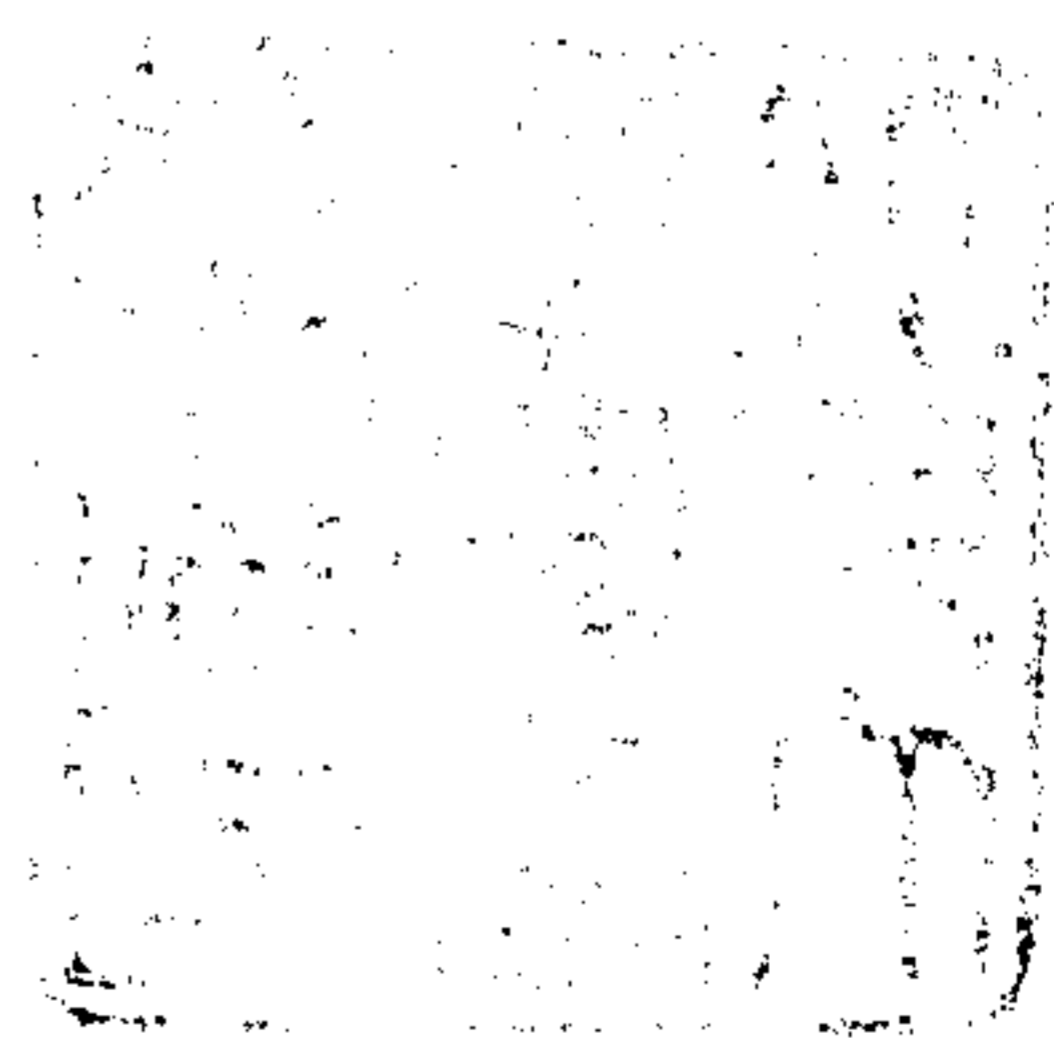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四〇・子部・雜家類

醒世一斑錄五卷附編三卷雜述八卷（醒世一斑錄卷三至雜述卷八）〔清〕鄭光祖撰……………一

費隱與知錄一卷〔清〕鄭復光撰……………二七九

讀書小記一卷因柳閣讀書錄一卷〔清〕焦廷琥撰……………三三九

卯兮筆記二卷〔清〕管庭芬撰……………三五三

冷廬雜識八卷續編一卷〔清〕陸以滸撰……………三八七

一斑錄卷三物理

琴川鄭光祖梅軒著

物理總論

天地之中一陰陽也陰陽分而天地定陰陽交而萬物生天地有理陰陽有理萬物有理人因其理而人事興人道立亦無往非理物之理何窮盡乎抑知一切之物皆在天地之中而一切之理皆不出天地之外天地以內有理有理則可以人心求之天地以外無理無理則人心無思索之處 或者曰未有天先有理此言不但不知天不知理并未知自己何以爲人夫人與萬物同生天地之中共含一理正以天之外無理所以化成天之內有理也未有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一

天之前實同天之外也豈先有蒙蒙昧昧之空中乎豈先有無日無月昏昏暗暗之處所乎何得謂未有天先有理哉然無理以成有理即無極而太極乃真物理之源也故必先辨而明之斯可以縱言物理

陰陽相生

地轉於中地面自西轉東一日一周人動也動則生陽兩物相摩隨足行一步約地轉一里火日爲陽主地生之也日火生土淨水日曬生綠地者土所聚也即生土之徵日生之也月生水月滿則羣陰皆盈水之精氣上結爲月則水亦生月有生即有尅地上五行惟生於夏者尅於冬大地此一面生相尅則土中冷故生不加多尅不加少於外者尅於中地上暑則土中冷故生不加多尅不加少

物皆水土氣爲質

天以內之物莫大於日陽也眾星與月皆小於日陰也陽之本火也火生氣氣者火之表也即空也無空非氣亦無氣非空人在氣中而不知有氣如魚在水中而不知有水特魚能出水而至無水之處人不能出氣而至無氣之處近地則氣濃而重遠地則氣淡而輕過日天而上愈淡愈輕至恆星天外遠極氣盡然後無空地爲陰其質只水土兩物陰必耦也日鼓陽氣蒸於其上近地氣濃氣遂凝成萬物一切飛潛動植以生以長充物乎其開其質皆水土氣三者合湊而成物若枯槁則水已先去物若腐爛或火化則氣散而土便還其本質 氣凝成物即重而少物散爲氣即輕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二

而多方寸之木以火化之灰即是土其質甚少而氣則千百倍於方寸之木也 火若在甕氣衝出而散若悶之使息反收氣入內蓋氣欲凝而存其燼也 水之多寡有定水從甕口凝入中即加多雖銅瓶鐵甕爲之裂竹木火燒悶氣即息若火藥發鎗擊則城牆可洞山嶽可摧

熱陽也熱甚而木生火冷陰也冷極而水成冰

火酒在缸面味濃而腳味淡鹽水在缸面味淡而腳味濃酒味濃則輕鹽味濃則重此可證氣之上輕下重也鹽水中之渣滓沈浮上下重疊不一此可證日月諸星高低各別亦因其質各有重輕故雖同是空懸而亦層層各異也

火即是日

火因動而生得木而然乃天上之日分其餘緒以入人間也惟日善變化諸物火亦略同其能即如土可陶而成器石可燒而成灰金可鎔而為用非火孰能代之况凡物不能隔物透過火則炊茶煮米隔鍋底熱氣奔騰而上火鏡則聚日之光隔玻璃水晶而火然於物火之為物神矣實日之為物神也  
日是硫火以其氣知之雷火亦同可知硫乃天地間自然之火若火然於木氣便不同  
日是活火六月日曬銅鐵器極熱握之如受炮烙乃五穀曬足種之而萌若凡火薰逼不須如是之熱便不萌矣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三

氣分生熟

風日所漾之氣生氣也閉戶內融之氣熟氣也人若無故生氣無傷苟遇疾病須避生氣而就熟氣此與生氣遠非與生氣隔也若大箱大櫃之中火入可悶而息人入亦必悶而死山洞厥洞其深處亦若是

死氣

地面生氣入土不過二尺雖極大之樹其根深不過二尺以下生氣不到各物不生已在死氣之中山洞深處每有氣流通若不流通必悶而蘊死氣人不知而入吸其氣可以立死不死亦傷枯井中及古墓坑中與閤室甫開皆須防此

土能化物

乾隆四十六年直隸定州署內馬號中掘地得瓷器一窖完善如新及取出見風其聲漸如土木而碎可知名豢本千年不壞入土則二三百而已化又同邑某家合殯遷棺棺朽捉骨見昔日簪髻以殮之金如意已被土蝕而細段段欲絕附近之土則黃色可知真金火不能耗者土亦能化又人家布衣手巾落糞坑中取洗極淨而氣猶存埋田土中片刻而氣去矣

土有不化之物

杉木本亦易朽若入深土生氣不到則千年不腐試觀橋脚椿木入深土者歷年雖久而不變斧鑿之痕尙如新也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四

邊省打厥掘洞深入山腹洞腹石墮人不得出而死亦久久不變若從旁掘入旬日而通其中之人尙未死絕須與以粥出近洞口尤須於一二日中漸漸行出稍速見風即死不救又病死在厥洞深處屍亦久久不變

物隨乎地

宋之斤魯之削遷乎地弗能為良今世徽之墨湖之筆江西之蕪亦由地氣各定他處所產弗及也  
蘭在閩不香必過僊霞嶺乃香橄欖在閩性熱來江浙性又變涼王瓜西瓜在閩為溼熱之品在他處則性亦涼 人參在遼無補益入中土乃效物又有遷乎地而為良者也

人至南海煙瘴之鄉則易疾病北至塞外則少疾病且不出痘人之氣體亦因地而異也山海關嘉峪關外苦寒之地南人墜至聚集則天時轉而為和地又有因人而異者也

物隨氣運

世運和平凡物有無皆循自然之分然已有鳩化為鷹田鼠化為鴛雉化為蜃鹿化為獮猿化為虎種種變態不可悉稽若世運稍異則一切飛潛動植之物均可立刻化出且有古昔所未有意計所不及者即如前者某省地震為災忽出一種怪獸似狼恣啖歷斃之屍如鬼如域捕之不得又如明季鼠生蝦蟆腹中見風即大多至塞野食田苗立盡又有異鳥之至怪物之生兩銅兩鐵雨錢

一斑錄

卷五 物理

五

皆真物也雨霽雨粟雨黑子種之而萌食之而飽也張賊屠蜀時偶存山僻人煙忽有猛虎日出嗜人以至於盡此等異物果何自來乎蓋即一氣變化而成者也是知物之有無皆隨氣運氣運所不當有則必不能有即從他處移來亦必不克久長若氣運中所應有皆可從無成有胎生卵化實藉端耳昔人莫能定先有雞先有卵真井底蛙也

物有定限

天下至多之物莫如海洋之水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六夜靜時常昭小東門外通河橋偶有人夜起見河水盡涸到底少頃水至非自他處流來似從河底沁出轉瞬復舊計水涸時即海上潮溢

之時切思水在海洋應不患寡乃潮溢為災鬼神尚借水內地夜靜人不得見卒不免被人得見此可知莫大之水亦有限制欲多一分不得也

明嘉靖十八年七月大水沒揚州鹽場長江水落數十丈唐開元十四年亦然雖曰大風而實鬼神借水也

乾隆二十年東南數省奇荒安徽飢民掘蕨而食於山土中得米甚多其米色已如泥而粒有可分未壞者亦有不分成塊者藉以濟飢及於遠地蓋是時稻穀千里全空造物之氣無所憑依因聚而成此亦見絀於彼而盈於是也

物至柔者亦至剛

一斑錄

卷五 物理

六

稼穡作甘故米可釀酒亦可為饅餠之性緩之則至柔迫之則至剛水亦然也舸艦水手緣上桅檣失足跌下著於水面則渾身骨節無不斷折與跌著石面無異水至柔亦至剛也人從橋上俯視下河臉著水面甚痛一如被打

聲影皆有微理

空中融氣有所震而成聲前有牆一曲聲為勒轉必成應聲若牆外有圈洞則愈甚故山多之處應聲百出其變也 空曠之地壁立數尋巨石人貼石而立隔石發火銃放花爆而不聞聲不到也 不知者遂謂為聾石 人家牆壁以空鬚橫砌而成使口盡向內則室中所作之聲盡收入鬚雖貼鄰不聞 人家堂屋中行步聲

有上應梁宇者必其屋上覆高大且深而地下磚又鋪空故聲相應也

順風耳用銅製式如喇叭而較大人以口就之而喊其聲洪大可聞於隔山對江若以耳就之所聞亦較明 三夏蟬聲遠來以扇當之則聲似移近半夜牀頭聞細雨以手捧耳旁則聽亦加清 凡平地數十里外人馬大眾行聲可探之於地下法以四五尺大竹通去其節直埋入地甬尺上出以耳就之其聲轟轟然 聲音之理出於自然嘗聞舟子搖櫓其歌同調農夫戽水其歌又別同一調蓋本其所為之事而為之節奏雖欲不如是不能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即可信聞其樂而知其德也

一 雜錄 卷三 物理 七

凡物吹之成聲者平震之成聲者上挫之成聲者去擊之成聲者入四聲之分出於自然而成此聲者理亦微矣 舟上撐篙篙入水如曲漁人藉魚鼈照所見不獲也須求之於下乃獲盃中置一錢於底遙望不克見注水於盃令極滿則錢影浮於水面 光有所遮而成影光過小穴入暗室照於地照於壁其光中帶過之影皆倒不知者漫以為奇余嘗見屋漏日光在地如錢光中有雲影推過皆向西北知天上之雲實向東南舟中蔕棚遮暗隙縫漏入之光帶進棚外各影亦倒 在天日食仰視耀目可將厚紙刺一穴照於日另以一紙在穴下承其影視之則日食分秒畢見

而影亦倒 銅鏡面凸者物被照入影收而小面凹者切近照之影正而加大遠照之影亦倒

眼鏡過凡物之影以入人眼人自內視之也若自外視之則凡物之影皆二蓋其內外平面各主一影也若將眼鏡折疊照之則凡物之影皆四此猶以秤衡物物甚少則權進紐內亦可衡也 北極出地各省不同但製一圓木板兩面四周各排寫一日時刻木板中穿一鍼使鍼兩頭透出木板各尺 要中正不至 將板欹側使鍼一頭準對該處北極出地高下春分後秋分前看板上面秋分後春分前看板下面日照鍼影落在排寫時刻悉準無差 物有巧取之理

一 雜錄 卷三 物理 八

人生天地間無不窮萬物之理為一己之用聖賢典禮樂巧取人情以行道英雄任智術巧取人事以成業無論已即居處營宮室寒暑製衣裳水陸則舟車便之器用則皮革丹漆羽毛金鐵以濟之其巧亦難殫述惟將當世踵事增華之瑣屑者計之 凡春花皆應載陽之令而其機先具於秋冬人則烘之使早以應時用 凡花與菓佳種少劣種多人為接貼佳種得所藉而傳播遂廣 馬騾不易馴人為馴割豬羊不易肥人為割割則駕馭便而蓄養易 晝夜時刻測度為難製鐘表沙漏運其機長昏坐臥纖毫悉達於視聽 人眼視物遠近多弊製玻璃水晶之凹凸濟之眼鏡之用宏焉明時或行單照或製兩圓如錢康熙四十二年

上賜蔣文肅公母曹太夫人卽今之製 凡物遠視則難西洋製  
窺遠鏡山川城郭島嶼舟帆收遠爲近視小爲大窺天上日月諸  
星竝能得其真形且能於白日窺見 煮水使沸向有常則二十  
年來竈增巧製遠近鄉城胥效之南路浙界尙無之也 舟賴風  
帆風橫而用笏纜已出於奇乃風逆而行折搶一作敵風力大小  
適可湖舟一日能  
行百二 非意計所及 拘溪流製巨輪當之輪面運水上漑輪心  
旋轉鑿飾確磨之機以備 絲綢華潔非可以近穢惡乃機上織  
下白綢不無生澀必用小魚腸連血穢至腥惡者和揉之另以清  
水漾淨掛乾則滑然而佳縐綢織下生澀亦同用豬背脊中白髓  
與豬腹中胰脂積於鋼數日使臭惡不可嚮邇乃入縐綢於中越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九

宿起而以清水漾淨掛乾始見熟糯舍此別無他法治之  
物之理可以正取者人取之成事可以巧取者取之使曲盡人事  
世愈遠巧愈多前豈能知今之如斯今又焉能知後更何如也  
上篇言巧取人事以佔便宜則有違定命故凶此言巧取物理  
以助人事乃盡物之理則吉此中有自然之道焉習焉不察則  
淺嘗之矣

舊傳物理

前人之書言物理者多矣諸如畫灰缺暈摘草斷虹有是言而不  
傳其法未可盡信若云以雞子傾去黃白入露水曬赤日中能自  
騰空諒亦必無之事至云香油浸鮮鱒魚不變則已有爲所悞者

若物理小識博採羣書之雜說不揣真僞率以淺見成書不足尙  
也今卽舊傳爲宜爲忌近於理者稍錄之以備參考  
防風水浸雞豆每斗用防  
風四兩 熟者可經月生者經年

橙橘藏菜豆中可久

淋透爐灰藏茄子可久

錫罐貯好橄欖重封至夏

糟蟹醃蟹罈中入阜萊久不沙

鹽中置阜萊則滴不淋去

梅子與荸薺同食不酸嚼藕則牙不軟

菜乾拌肉雖暑難變拌雞則蜈蚣不近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十

燒鉛極熱投酸酒中則酸氣盡去

曬乾荸薺爲末炒豬腸勿蓋鍋熟時烹白酒脆美有味

栗與橄欖同食最香

雪水浸燈心點火不招飛蛾

清明柳條可止醬溢

薄荷可去魚腥

食蒜嚼生薑與棗子口無惡氣

橄欖研細燒團魚甚香

飲酒服礬沙末云可不醉此有爲所悞戒之

胡桃燒灰可以藏鍼



石灰可以藏鐵器

椒塗鼻口不染漆氣之毒

錫器上黑垢用燻雞鷲湯洗之

酒瓶漏以羊血擦之

鞋中置樟腦去腳氣置椒則去風

竈內燒皂莢鍋煤盡落

握銀杏一個在拳勿令人知炒粟不爆

燭上寫字用肥皂水調顏色則不滑脫

鷲不食蟲曰鷲齋

雞雛初生餓三日不下閉

一斑錄

卷主 物理

士

母雞喂以麻子則長生子

魚喜燕肉釣者以之

竹雞叫聲能去壁蝨白蟻

凡飛禽食穀者頸有脰食肉者腹有肚

駝糞煙能殺蚊蟲壁蝨

麻葉燒煙能逼蚊

水面浮萍日乾燒煙殺蚊

犀角羚羊角鋤薄片懷之使得人氣乃可碾之成粉

碾乳香入人指甲一二片則易成末或入燈心亦可

碾艾葉入茯苓亦易為末

櫃子能軟甘蔗

懸鐵與炭使平衡夏至則鐵加輕而炭加重

漆污衣先以麻油漬去漆乃以開水融膠洗去麻油桐油污同

葷油污衣用滑石末糝隔紙熨斗治之

血污衣萊菔汁擦洗

絹紙畫上墨污燈草漬水洗可去

墨污衣用杏仁或半夏或白菓搗塗洗皆可

衣服霉花用梅樹老葉或冬瓜或枇杷核擦洗皆可

葛衣用清水採梅葉洗不脆

酒醋醬污衣藕擦之則無跡

一斑錄

卷主 物理

主

種物以生芋擦之則久不蛀

楊梅蘇木污衣用硫火溼薰之洗去

蛇畏薑黃

蠶畏蚊須三四寸水養護之可久

蟹能解漆毒亦能壞漆

葶菜最壞漆雖堅漆之器犯之皆損

葶菁煮銅則軟甘草煮銅則硬

鐵索肥皂淹之可斷

鐵碓以煨金銀多年不壞以搥皂莢則一夕即碎

麩犯肥皂則麩筋不就

荷花忌污穢諸油尤忌桐油薑油

貓過揚子江金山則不捕鼠

珠近鐵器柏木屍氣皆致爆裂

青石忌蘆石碑蓋蘆蓆經露成痕又蘆束築石上石必碎

酒貯銅錫壺過夜有毒燒酒尤甚久貯飲之殺人

凡銅器只可煮粥飯不宜烹葷物若煮蟹食之成痼疾

蟹與柿同食成病

生蔥生蜜同食殺人

花生不可同王瓜食

鯽魚不可同甘草食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圭

魚湯過紫荆樹下略飄花屑即能殺人

凌霄花中露食之墮胎

瓶中養花水最毒養臘梅者尤甚人雖甚渴不可苟且

蝎子畏蝸牛

蜈蚣畏蜒蟻

杉木炭畫路蟻不敢過

蛙鳴聒耳以芝麻稽或野菊花切細末揚之立止三五日不鳴

琥珀可以拾起芥子

翡翠可以磨金落屑

獺膽乾於盃口置水能凸起一二分

今時各物

物之理何窮人之知有限況余見聞至陋者乎但已將諸書所載酌記於前不得不將一己之知聊記於後

金石

黃金產溪邊沙中者淘而得之生山中者石內金苗一路如瓜之有藤得一旁歧入尺許得金一粒重不過二三錢

白銀自厥洞掘出非土非石厥上名之曰硃音貢厥上俗入爐煉

成銀餅煉時爐煙至毒人觸之或至死蜜陀僧名金爐底即銀之

腳石青即硃之最下者邊微五金皆有厥彼此與廢無一定而前

後衰旺亦無一定也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十甫

銅有白銅青銅紫銅不一類又有生熟之分多產滇省每年八運入京各省所用多資滇產江蘇銅商亦有領文憑往日本採買者石綠即銅硃也 自然銅乃銅硃中揀出銅塊不令鎔化即以打造器皿色最古為玩器殊佳

鐵產浙閩滇黔川廣諸省其類不一各適所用厥洞山土甚黃鐵

之本色也故鐵之銹亦黃然鐵器著於木則黑故熱茶盃足印黑

漆桌面成黃圈以冷水貼鐵刀於其上夕而無

鉛錫多產黔省類亦不一每年京運四

硃砂產黔湖山地其液即是水銀硃砂無毒水銀甚毒凡血氣之

屬皆忌之而以殮死屍則歷于年不腐水銀煉成銀硃還其本色

也

玉出和闐佳者從溪河深水求之皆石子也石子是水衝成乃歷歲月之久外包璞而中含璠瑜黃綠白黑各極其妙可知地不愛寶亦隨時隨地皆可氣化非獨其地始能有亦非上古所本有之也若滇粵所產皆下品特有翠色者名翡翠為可貴耳

寶石紅藍二種碧鴉犀一作紅黃紫三種滇西夷地掘井求之深處其精華包璞中略同於玉

水晶產閩廣不一其色惟金晶為難得有中含人髮者人以髮肥水田因結入水晶永存其質

空青石傳聞可醫目皆曾見有大如雞子圓潤光滑有患眼疾者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五

覓得鑽而穿之石質堅厚中有清水一滴無氣無味以拭眼則稍痛竝無效驗

金剛鑽產南海質如紫石英而至堅唐時番僧入貢偽稱佛牙傳奕以羚羊角擊碎之三十年前南夷貢方物內有金剛鑽七兩今民間所見小等粒利能刻瓷釘盤者用之煨投火酒能碎

磁名吸鐵石生鐵之山其背有之每塊均有頭尾頭則吸鐵尾則驅鐵指南鍼以此為之實指正南在中國京師則偏東五度也或云南洋大浪山皆磁石故指南鍼向之不知洋中類有磁石洋船恐遭吸攔釘用紫銅及竹木為之

煤生於山類不一有柴煤質如腐爛木板燒之氣甚臭下品也曾

於其中得一鐵銹釘其所從來真不可測石煤高低不一亦有無煙無臭氣者厨火晝夜不息而屋宇竟無煙煤

硫黃生山下其上出之泉必溫邊省不一其所甚者可以燻雞毛熟雞子掘出硫土以油煎煉捨土取硫不獨川滇諸省有之臺灣之淡水琉球之屬島所產極旺商販者攜布與土人交易其地皆熱不可耐氣蒸如霧蓋天地真陽之氣上本乎日下則蘊於火井發為燄山磅礴而生雷火其結於土中則成硫黃也

石之佳者遠則青田靈璧近則太湖崑山未能悉舉泥之佳者白可為資黃可為缸鬚青可為磚瓦亦難悉舉吾虞北山之湖產赭石西山之麓產白泥亦充要用若子游墳山土多珠殆與閩地汀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五

西之真珠傘不異 草木

凡草木始萌抽一尖者屬陽稻粱黍稷麥之類是也其實可以釀酒擊兩瓣者屬陰豆菜芝蔴棉桐及一切果實之仁皆是也其實可以榨油山藥番芋之類亦抽一尖蕎麥粉茉莉之類亦擊兩瓣陰陽各不混也餘難悉記 春花皆落瓣而山茶杜鵑石巖則落朶秋花皆落朶而秋牡丹獨落瓣前人之論亦不盡確 牽藤附物者扁豆菜豆山藥牽牛株藤游龍之屬皆右繞本生於赤道以北者也何首烏金銀花天麻蘿葛扒藤雞矢藤之屬皆左繞始生赤道以南後來於此

茉莉生閩廣暖地其根卽是麻藥人服昏暈多則死

珠蘭最毒根尤甚亦生暖地燒其梗葉臭蟲盡絕

胡桃肉同嚼古錢成粉銅鈔炊茶入胡桃肉於茶中則不銅腥

荸薺亦能壞銅器略同胡桃

栗子將毛臍處向肩上一刷不換手不令人知卽入火煨不爆

蠶豆日曬不可翻動俟冷定乃收則綠色不變

李子核中實有仁物理小識漫謂無仁不知其何以云然

柿樹無鳥巢且不蛀昔人謂有十得

茶樹不可移女子許婚受茶以此然非不可移特移之不茂耳

荔枝每歲實一面故名側生

一斑錄

卷七 物理

七

大黃在中土爲藥下品乃四方藩服則藉爲治病資生之要

菸草本名淡巴菰出呂宋以入閩地性可禦寒三邊冬冷得疾者

非菸不治明時有以勸菸易馬一匹者後申重禁犯喫菸者律斬

旋邊軍多疾無以治禁乃弛崇禎末三尺童子莫有不喫者矣今

人隆冬寒冽吸菸數口便可支持

人參秉王氣而生爲補益聖劑價莫高於嘉慶初年亦莫廉於今

日前時銀以百換山海關私參之禁甚嚴民間所用難卜眞贋

雪蓮生積雪不化之地色微紅形如洋種菊花亭亭一柄旁無枝

葉得其一則一二丈地石坎中必復有其一不連根而有偶若一

聲張則不可得矣

冬蟲夏草川滇有之冬則蟲也行土中蟠蟠無一定春暖尾上長

苗一縷似鼠尾與眾草叢生冬又成蟲覓得如殭蠶然

不死草產山石陰處取而乾之雖歷久置陰溼之地又活若其由

漸自死則不能活矣

夜明木乃深山久爛之木夏月得熱雨忽明如熾炭此陰陽氣化

卽螢生於夏之義也以不能久故不足貴

不朽木出四川越嶲廳番地土人捻其根棉織成布染垢雖可以

火代浣然燒一次壞一次經四五次而全毀矣故不足重

楠木新解板人臥其上一寐卽成癱病雖視重茵尙須知戒

禽獸魚蟲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末

凡血氣之屬胎生者眼皮上掩下卵生者眼皮下掩上蓋胎生者

必從上脫胎下墮卵生者必從下脫殼上升受氣成形實秉先天

之理後天則智慮發於心而著於眼故眼皮獨見分別若化生者

智慮寡不一律也

龍神物也其渾身鱗甲皆能發風雷故能騰空其性又能收攝故

能取水及攝物飛揚蜻蜓千萬自其身下蓋龍身腥穢多蟲在天

飛行蟲蛻爲蜻蜒也其身亦不小矣山僻水塘名爲龍潭者至多

未必真有龍伏其中惟南洋有崑崙島大小二山在崖山明水秀

土地平曠康熙初臺匪擬遷於此因其地自春及秋日日掛龍狂

風潑地山中多洞腥惡不可近乃不果遷後紅毛人欲據其地兩

次轟砲祛除竟不能去是島遂永為龍窟 神龍取水天下所同  
偶或見其段段墮落鄉人名之為斬龍但天末掛龍得見者遠不  
過三十里墮下者何竟無蹤跡蓋神物有避人之理如雷擊有椳  
虎死有魄急求可得遲即隱去神龍之墮猶是也 本草云龍生  
晉地未知其詳乾隆閒江西瑞州府境開山得一洞中臥龍骨全  
具長數丈石洞不外通從何處出入而死此洞中神物不可測也  
火龍其形不甚似龍渾身放火用力則火盡為霹靂赤道以南  
窮洋荒島偶或有之若來北地水龍必集而與鬪其猛實勝水龍  
而眾寡不敵有鬪斃者乾隆五十七年夏鄰境忽有火龍飛至某  
鎮北戶屋上見火隨風逐旋水龍來鬪傷壞人畜民居不少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九

蛟亦神物雉與蛇交而生入土漸深長大百餘觔狀若猪腰其上  
冬不積雪若得知之須掘出鬻割風乾治食味近海參如聽其自  
出必風雨助之成水患近道光十四年七月蘇城西二十里寒山  
法螺寺旁出蛟狂風猛雨寺在山巔水深數尺寺中一切什物盡  
浮下山僧避樓上以免時數百里中處處水溢  
獅產西域土人覓孩獅豢而馴之自元明至今屢入貢康熙閒貢  
獅二帶往口外打圍遇兩熊甚大莫之敢撻放獅搏殺之一熊重  
一千三百觔一熊重八百觔老獅力盡亦斃小獅旋即逸去 獅  
身等黃犬尾如虎而加長面圓如人紀文達公消夏錄云見獅繫  
船頭將軍柱上縛一豕飼之豕近即噤不出聲獅俯首一嗅豕已

怖死獅偶一吼聲如無數銅鈺陡然合擊馬聞之皆戰栗曾有  
圖其形者

象生南方人設陷阱困之象解人意要求馴服而用之有終不見  
許而至死者苟一首肯必不違約聽人驅使如牛馬矣 象為獸  
中最大鼠為最小乃象反畏鼠可知極盛者必舍不足也 象肉  
干味謂其背腿足之肉塊塊各別無同味者 膽在四足春夏  
秋冬各居一足 四足無指而有爪各八合為三十二象棋之數  
以此 京師象房南夷貢象不少凡朝會象必先至朝門外行走  
無拘及內朝儀將序外人尚不及知而眾象兩班肅立是知禮也  
有許不改是知信也交必深淵不令人見是知恥也天寶時有象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十

死於祿山後世又有類此者則忠而義也其奴告苦節俸賜之則  
惠而仁也事之得失人之語言意氣皆能微喻則智而神也人能  
如是不亦賢乎  
虎大小不一等交則其牝絕痛故一交不再交嘯則風生其來必  
有趨風先至若狂奔以往其前必山風陡發毛黃而有黑斑雄虎  
毛淺僅如馬驢雌虎則毛稍深 余數至有虎之鄉知擒獲者甚  
少乃今上海縣行鋪虎骨疊疊千萬據云即我邑常昭歲需數百  
其他邑略同蓋來自外洋不知其果為虎骨否  
熊有人熊馬熊狗熊豬熊樹熊石熊多種人熊尤猛鷲以逐人無  
得脫者至冬令則諸熊與百蟲同蟄滇省村民得兩小熊於山巖

石洞獻於官時方冬令兩熊盤屈不動每日嚼其前掌烏鳥作聲  
二三次即不飢不求食也及逢春兩掌已枯瘦熊恆自砥掌至秋而肥藉以度冬之  
兩熊皆伸足以行殆猶熊也貯木籠與以食善飯後為上官索  
去 余曾途遇獲熊買其掌足各三黑毛濃厚共重十大觔後足  
形同人足前掌指短不類人手爪皆似虎治其掌烹之羶難盡去  
縱借鮮味於雞似終不足為珍品

鼯鼠大如象牙亦如象色稍黃古傳有是物今俄羅斯北海邊有  
之常匿層冰之下沙土中不見風日一見即斃以其齒骨製碗碟  
康熙時已通貢獻

馬騾知孝雄雖有性不犯其所生曾駕車長行車前兩騾與隨行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圭

一小駒皆駕轅老馬所生也一日老馬病死倒地兩騾嗅之知為  
死也以足扒地大哭聲淚並下小駒嗅之亦如是悲傷慘悼若有  
無可告人者車夫亦椎胸痛哭為喪財也以死馬賣錢千五百扛  
去開剝騾駒盡力追逐號叫而哭見者慘然 騾與騾不能生育  
與馬雌雄更換則並能生育

麝肉與鹿同佳香麝不可食其外腎即麝也連囊割取蒸熟為用  
生者其氣惡劣百菓觸之皆脫落孕婦忌之

香狸外腎有四不知者悞認為雌功用同麝

貓之眼有金銀兩色者其雙瞳一日屢變實應時刻子午長如線  
卯酉圓如豆寅申巳亥如杏仁辰戌丑未如側錢 貓不得雄春

日因其性以藤斗台貓於地四護牛糞莽然拍斗底怖之者三四  
即孕 曾見有物形類守宮四足一尾共長三四尺一大一小並  
養水桶中滿身皆甲類鱗鱗魚俗稱善甲魚腹下紋如龜或云名稱之  
為鼉其眼黃瞳亦一日中屢變知不僅貓眼然也  
猴種不一永善縣山中有黑猴其皮足並紫貂海虎以猴之性不  
宜男子故不可為裘

獺皮以滇產為上其所自一葉至十二葉應一歲中月數邊省漁  
戶養而馴之使捕魚溪潭捷於水鴉名鳥十倍

鳳凰生粵地罕至北方故以至為瑞其嘴質如象牙製為酒盃  
鶴足皆黑惟產呂四者色綠其頂紅至毒人即有高致何必愛此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圭

以生不測

雞子無雄春暖以指蘸童便并抹竈煤拭雞子上則伏出黑雞

野雞川滇有三種其一同他方一名白安雞即筍雞較大白羽黑  
紋紅喙紅足藍而牡丹頭深山數十為羣一名黃連雞羽色紅黃  
略似家雞而無冠有雙肉角色藍長寸軟瘦不卓治饌則同佳

鴨雌者至百雄只以二若僅一雄雖雌者甚少卵必多凡鳥  
皆知伏卵獨鴨類不然野鴨遺卵蘆灘千萬成堆春深日曬自乾

為雛卵有半啣適自裂生蛆雌即食之不日蛆盡即羽長而飛  
鴈鳥之最大者生回地色黑立則高如驢象飛則翼似垂雲所過

人避屋中牛馬或為攫去養而馴之獵取狼狐麋鹿甚驚

鴉鳥生南海形如鴉食毒蛇所棲之樹必枯死樹下數十步不生草飲於溪邊魚近之輒死遺矢在石石皆爛其毒在毛入酒溫之別無氣味人飲之立斃候食其肉猶可磨犀角汁解之

老鴉與壁蝨天下皆有惟我常昭無之老鴉即時至亦不甚逗留偶為巢亦不久自去蘇城即多歲惟糧艘北上則較少

火雞洋中來好食燒紅麩炭其食米粟蟲蟻與凡雞不異

倒掛鳥紅喙綠羽似鸚鵡而小僅如雀在籠好倒行籠頂聞香氣能收聚毛羽閒越時而放之

相思鳥大亦如雀雌雄一籠放其一旋自回籠並放之則去

壓油鳥黑色大不敵雞之半腹中油滿向人哀鳴捉而握之使其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三

油自糞門流去放之如慶更生山東沿海及新疆並有之

陽鳥川黔有之形如斑鳩長尾鳴曰桂桂陽其聲聯聯晝夜不已

土人稱為雀王或曰此即杜鵑書影杜鵑生子百鳥為之嘯

桐花鳳形如鳳五色燦爛大僅如指川中婦女用飾釵頭

雪雞生長雪山味甚鮮肥而性燥

岔口鳥大如雀嘴爪皆紅羣飛千百遺卵水上隆冬栗烈卵綻裂

而鳥飛出

海鰩魚中之至大者曾有乘潮入海港不能動居民聚斫其肉已

千百擔矣勉力一動人墮以百乃不敢近大潮再至乘風雷去

鱣魚善食水草故名草魚十餘觔即有子青魚三十觔有子鱣魚

須七八十觔乃有子湖州人養魚為利求其種於大江九江府春日土人廣繫稻草浮於水大魚生子滿其上滑膩如洩求種者滿載而歸兼程迅返過關不使延留先完關稅防腐變也

鮎魚巨口善吞物嘉慶七年常熟縣州塘岸農家繫五歲兒於牛繩使放草者農歸見繩入水若有物在水與牛牽拽者驚而急起之則一大鮎魚也兒已死其腹中久矣

四鰓鱸蘇文云巨口細鱗似即今之鱸魚與鱖魚相彷彿者也今人以蝦虎魚當淞江之珍恐非古人所謂

比目魚沿海各港類有之生而兩兩相比口眼腸腹各具各以一目照一面又一目甚小斜生額上不能視若為之撕開則不能游

泳而死萬不能與他魚合亦不能與原魚再合

鱖兜似蟹眼在背口在腹腹下足十二環口生有尾銳而長可為如意以簪髻其血綠色多子常負雄以行故得每以雙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三

麵腸魚出滇地昭通府城亦有之是鯽魚也大者二三觔肉瘦腹

膨中包麵腸非腸也皆白蟲耳長尺大如襪帶剖出蠕蠕見風立死同烹盛盤味頗美然得其情殊難下箸

娃娃魚又名孩兒魚滇黔溪澗類有之偶有大至百觔者無鱗首略似

鯉尾略似鮎有手足似人指縫聯皮如鴨腳能鳴聲似兒啼能登岸上樹漁者網得為不祥入滾水去其皮治而烹之鳴甚哀見之

慘然

鱣魚

鱣魚

鱣魚

鱣魚

鱣魚

象魚其鼻捲舒如象見則大水

載妻元禮田家五行

道光三年春昭境六河

鎮漁人自海上攜來一尾重二十餘觔是年果遭水災

馬頭魚嘉慶三年昭邑海灘插簷中曾到數十尾人莫之取聽其

臭腐後知琉球國有之名海馬其肉如彘得則先以獻王

鱧魚形如龍無角長二三丈尾有鈎距能捲近岸人畜入水食之

其至湖州惡溪為患韓文公祭之以文風雷逐去後數百年中又

至或捕而烹之或廣載石灰殺之今南洋尚多是物 鱧子至多

或出鼉或出龜鼈不皆鱧也

江豬即懶婦魚大者如牛熬其油然燈云照游戲則明照紡織則

暗蓋紡織者用必省膏故暗游戲者不知節故明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畫

蝮蛇粵地有之性淫尤喜婦人或遭追逐其膽運行周身畏上牆

草捕得縛而剖其心腹腎腸了不為意求其膽乃恐去其膽蛇即

死若膽存脫去不數日所傷全復其膽取下跳躍不定掛空轉蕩

經月乃乾人以酒服受刑不痛然瘞陽道 蝮蛇大者可食鹿食

牛其肉鮮肥粵人烹以餉客

脆蛇滇迤南有之長不過尺上樹跌下寸斷旋即自聯而去腊之

以治跌打損傷甚效

響蛇深山中游行如吹笙

雪蛆生雪山大者如瓠烹以作羹味頗美如乳酥

蚊大江南北所共有夏月聲聚如雷最可厭惡惟黃河以北氣燥

烈乃無然蘇郡亦有絕無之地如蘇城王廢基閭門外方基胥門

外萬年橋吳江縣長橋寶帶橋

元和地界

婁門至崑山半路宋家墳上

海縣黃浦皆係無蚊他不及知

蠅生積灰螢生積草牛馬糞腐草也故多生螢

蛻螂轉丸之蟲也能利火鎗將鎗裝好火藥鉛丸乃以蛻螂乾送

入鎗管發之可加遠數十步

蝙蝠有大如貓者曾在浙省中見其飛翔樹頂又余在滇深夜每

聞蝙蝠飛出其奮翅之聲甚大掠樹上宿雀食之今莫多於蘇城

府學其聲可駭

蝗飢蟲也晝夜食無停時生育至繁至易子如麥冬一粒而出百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畫

蝗始出甚細見風即大蛻一殼而成蛹又一宿生翅飛矣每逢發

亦魚子漂積田開次年最易成蝗防範捕捉非易事然其飛可

黑天食可赤地終因旱為災其竟必入海而死事難悉攷惟道光

十六年江北有蝗十月漂積江南水灘皆已半死不足為患

蟬有三種大者曰蚱蜢一聲直到底中者曰學廢其鳴聲如是小

者曰孟蟬聲細而長有轉聲以其孟夏先鳴也川滇三蟬均有聲

與江南者各異始信一切飛潛動植之物生於異域者自必各有

所異

蚌中有珠不獨廣東為然惟廣東洋中一處名珠池多生蠔蚌前

代屢採得必數斛珠以圓正光白無瑕為貴大者不過六七分重



而止故云七珠八寶珠重八分即以寶論 道光二十年有拐騙之流多攜蚌殼上或聯一珠或生奇異之狀有一殼內凸起彌陀佛像六尊上一中二下三端正層疊酷似小孩帽上銀製之彌陀佛大亦如之卻是生成竝非裝點然此蚌必人為作偽而生此佛像因不睬遣之

巴蜡蟲如蠶蛾而大出西域闢展前有雙鉗能傷人乾隆三十二年夏訛言射弓蟲飛逐人影嚙之人即昏暈自北直以至江浙數千里皆警然究竟何人被傷惟視其所圖之形即巴蜡也 右記金石草木禽獸魚蟲取其理之稍有奇異而皆真實無偽者著之以備格物者參攷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三

人身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言語也文章也仁義道德也人與禽獸之所以異於草木者氣也血也蘊含氣血能離地而行也人與禽獸比之草木則腸胃為根筋骨為韌皮毛為枝葉腸胃之為根也雖不入於土而食從口入即以口通地皮毛之為枝葉也雖不受雨露之養而氣從鼻入即以鼻通天 人之食入於口至於胃乃化而成液散給周身液又化而為血融養百骸血在肝腎者又化而成精精又凝而成髓充實骨中髓又結而成腦一條從命門兩腎貫背脊而上入額中結大塊為人身之至寶腦分兩股率肝精開竅於目以察五色又分兩股率腎精

開竅於耳以聽五聲又分兩股率肺精開竅於鼻以別五臭若心通於舌以嘗五味心通於脾以旺中宮其精氣亦通腦也

氣從鼻吸而入肺肺無下竅食從口受而入胃胃無旁竅乃融化之神膜不能隔絲絲縷縷各循脈絡而運徧一身

北方之人體質強南方之人體質弱蔡州人頭骨多一片西洋人瞳綠毛髮紅卷人身亦不一律

血統鹹味融貫周身而人口泉獨甘蓋氣攝之使分吟域故近而不混洋水盡鹹洋中小島之泉獨甘其理同也氣之所運不亦神乎

人身五行上三竅皆耦坤象也下三竅皆奇乾象也中為人中其名以此合乾下坤上為泰卦乾之上爻與坤之下一爻內外皆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夫

各判中路則通陰陽相交而成人也

笑本於心歎本於肝嘔本於脾噎本於肺呻吟本於腎欠申則心肝腦倦而思逸

天地生物無不使之相稱人身男子之形有鬚以稱女子之形無鬚以稱鳥獸橫身有尾以稱

人身手足必右便於左何也赤道以北之人向陽而生西方為右大地之面自西旋東故人舉手足均以右為順也但草木附地而

人離地人當受氣成形之時若向正北則必有稟賦相反者故數人中必有一頂髮左旋數十人中又必有一以左手為順者

目之視最遠耳之聽已近鼻之臭尤近舌辨味必著於物心之思

則逆於虛各盡其能以應萬事而人之事咸理

或曰天下色聲臭味人能知之者以有耳目鼻口也若色聲臭味之外復有一物又安得知之不知天人相應若合符節天與凡物相應皆合符節試看山洞深處水中亦有魚而無目蓋暗中不能見物即少能視一官此可證色聲臭味之外天無餘物耳目鼻口之內人不遺官 或又曰色聲臭味之外物又有寒熱溫涼之性人似無官覺察然可察其宜忌試其效驗古聖人嘗百草著方書心之官主之也  
聲揚於天陽中陽也色麗乎地而著於天陰中陽也臭本乎地而騰於天陽中陰也味與性皆麗於地而藏於地陰中陰也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五

人左手脈三部應心肝腎右手脈三部應肺脾命門肝生在左脾生在右脈宜然也若腎與命門同源肺與心竝無偏倚何以脈分左右蓋以腎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故肝左而心腎皆左命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故脾右而命門與肺皆右 人周身百脈皆本於心心一至百脈皆一至心十至百脈皆十至人兩手之脈浮沈大小或可稍異而斷無分遲速之理  
人食既飽則胃氣上行乘其時服上達之藥宜也腹餒則胃氣下滯乘其時服下行之藥亦宜也  
人身之魂即神也肝藏魂肝與膽相為表裏瘧來由少陽膽經發動神受其厄及後外感雖盡魂猶懷畏屆期病發如舊此即草木

皆兵不戰瓦解之義也截瘧者亂其神也時未至使神魂炫亂俾

忘其故病為之免若外感未盡而截之猶賊在疎防病必加重或行向不常至之地或

為不常為之事使忘病至之期理同於截毋悞信瘧之有鬼也

人之失魂者魂非能離人而去不過如骨之落髓耳嘗見老嫗引

小孩出外偶或傾跌受驚令拾一磚塊土塊懷之恐其失魂也愚

婦何知竟精於物理至是是必前有非常明哲之人遺此訓到今

也蓋人懷一物惟恐失墜則魂守舍一時有效久則漸弛驚恐不致失魂即

鬼神亦不能迷惑 小說記盜賊拐騙兒童婦女合妖藥拍人頭

頂或咒餅餌與食即昏迷隨之可知人身之神不難使之迷亂當

亦必有鎮定之藥解之七脩類彙治鬼魅魔人用降香麝香硃砂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五

雄黃阜角艾葉紙捲燻煙薰之一切夢魘鬼怪俱除

心主思腦主記齊召南陸馬損腦得蒙古醫不死而前記盡失人寐則腦與心神相會夢

每因之而成故夢必意想中事也即有出於意外終無吉凶應驗

人以夢為可詳妄也小說多藉夢為佳話概不可信人若妄信之

則惑於妖如夢吉而果得吉則為妖夢主不祥慎之

人之質有強弱人之魂亦有強弱二者雖虛實相為表裏而究可

分視人當寤時耳目鼻口司其職於外心肝脾肺運其神於內一

至入夢如弓之自張而弛也心肝脾肺有弊乃見如盜汗遺洩及

諸陰症是也

病水腫者醫家謂食淡可愈此治其末也屠戶宰豬打水入其肉

必先入鹽於水不然一經剝割水即瀉去而不留矣病水腫者不茹鹽周身之水宜亦瀉而不留云但病有其源當知何以致此症若源不知治末又烏可治哉

凡聲之大者可以震動一切近有人家出柩家眾盡隨到墓獨留一人守門戶既而眾歸見是人嘔血在地素無此疾也從此成癆不兩年殞命眾謂柩出必有凶神彼不幸遇之也豈知凡柩發引俗例必大奏金聲孕婦月分滿足每聞會筒喇叭而胎動立產猶蟄蟲聞雷而動之義也若人殆疾病將成而藉以發耶或問會筒喇叭金聲也聞之可以動胎然雷聲能震動蟄蟲何以反不動胎余曰凡人死則氣血聞雷而動如死屍聞雷腹必發脹是也人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三

生則氣血聞金聲而動如人中癡犬之毒腹中結成血塊聞金聲而毒即發是也孕婦聞之而產宜亦若是

人不可貌相

凡人窮通富貴本乎命不彰於面然貌不顯者必無福澤則似涇渭原可共證及徧觀富貴之人貌終難測又何也蓋威儀為定命之符貌雖不可測其心中之才智必異常人乃同此才智涼薄者意氣自矜每多失足厚重者安穩是務常保令終則相面不若相心相心又不如相德矣

耳目鼻口之容語言行動之態是天所定論相而能會其微或十得一二若天干地支之名生尅刑衝之號是人所造算命者據此

以推休咎不亦愚乎 人生誠有命然不知命果何本謂受胎之時血氣凝結值風和日暖為吉值疾風晦冥則凶乎若必以出母胎時定吉凶未免為識者所笑

心與福命相通

人之面貌猶家之門面心猶內室也富家或深藏若虛而至內室必能覘其實在福厚者言動渾穆何所自矜而心性之中必具才智大約能記者近貴能慎者近富能悟者近權勢能容者近安逸深沈者成器厚重者成德有恆者能成事克己者獲天佑若反其道者亦概可知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三

怕犬吠或怕蛇虺或怕行橋或怕污穢或怕死生或怕不吉利全無懼怕者非情而過懼怕者無厚福

邑有自幼能生嗜一切活蟲者同人不之信曾有令食活蟾蜍輸與洋表一個後於嘉慶五年生癰疽以死此人非情太甚志之以該其餘

不近人情

凡人語言作事但於至無要緊之處有一端不近人情有心人方能看出不必如活嗜生蟲雖其人可取其才智可用已可決其日後一無成就即貧窮孤苦之相也若是人命中有福則壞事愈大必將大事弄得一無完結然後成其貧窮孤苦

蓋人貴近情從來忠孝節義及富貴壽考之人無不本天理人情之至故人雖明敏通達偶於細小之事而見違情即不近人情知其情性必執拗偏頗不可任事者也前言未盡人雖端正誠實偶於細小之事而有顛倒知其生平必困苦艱難不能獲福者也若人本庸愚而又違情顛倒可無論矣

人各有其本心

水有所激可使在山此非水之本然也觀水者必於微波胥靜時定水之面目人有所激皆可為暴此非人之本然也觀人者亦必於一無關係之時定人之情性若無故好傷物害物不獨心性非良亦鮮後福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畫

無子之故

人之無子不幸事也豈有故哉然亦有有故者即我所知則有數犯一犯潔謂愛潔太過一犯愿謂一味厚道一犯刻錢財刻吝待人一犯尖心思尖穎語言尖利均傷忠厚一犯非情如前一犯佞佛是為一犯鍊術以弄鬼神人役鬼神神要將若人陰陽抵當法有陰陽喪矣有大福者或犯無害其次則無不顯應

若因果亦有數事一壞婦女之名節一負人財物至於重大一殘虐奴婢至於非情運當隆時折扣不盡或於一事見報其次亦無不顯應

人論內外

人有外濁內濁者庸夫也庸夫豈能獲福享父兄餘蔭有之

人有外清內濁者佳士也然英華太露亦有不皆獲福者

人有外清內濁者此不祥之人也災悔笑以免

人有外濁內清者此善藏之器也或者可以致福

疾病應運

疾為六極之一外感雜病雖有生死存亡之係不皆因運若疾由內發必非無故也病癡病癩皆福盡之兆病由心肝發也次則發背對口癰疽等大病亦因命衰即惡瘡忽發雖不係終身禍福亦必因一時晦至而然

偶有人前運實多不惟忽因一時得疾幾至於死而晦盡於是以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畫

後轉得康安者若前無不足則病非偶然也

行序應運

人生數子有皆不昌者而從無皆昌者然氣運必偏枯卦爻必相應伯季為耦則仲叔為奇氣運流行宜必相應苟或不然則參之以姊妹當必有如我言者

人有難知之晦

人身一切技術以精為貴然精之而至人莫能及為一己獨擅之能則又有因此而致不祥者若更能精通天文術數則足以殺其軀矣

人家珍藏奇物非幸事也或古玩或珠玉或異寶當世絕無僅有

而我有之最易致禍粗言之人所欲得招人之忌精言之蘊天地之奇實於天地之忌

人家多藏書畫此最無罪若廣貯書板更屬有功乃屢見藏貯之家每易家為之索火為之災豈蘊理多者必難永久乎則為富為貴愈宜切滿盈之懼

余因是知人以平安為福故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又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又曰滿則覆盈虛消息之中有微理焉

者濫解三字必難善後

凡人享用一切百物皆遭其劫君子素位而行亦自然之理然與其失之奢不如失之儉故喜慶婚姻以及尋常日用諸事費用過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美

情最宜知戒更或不量其力所不必言

人之處世務宜知節若任意而不知節或交遊不擇施捨過情或招攬太多應許太易即與世無患與人無爭亦必難免隕越

人之性情好惡務中正和平尚須虛心納言若任意一偏於人情世故中有所偏好偏惡即是致禍之本甚至拂人之性則蓄必速

夫身也 此又知人當以禮自守凡事中乎禮則吉任其性必凶

俗孽穢三字如何解脫

生人至可惡者一俗字至可怕者一孽字至可醜者一穢字然人

本血肉之軀以飲食男女為大欲此其軀何軀也此其欲何欲也

古今來卓卓豪傑論其品自必純雅純善純潔論其事豈能欲

雅純善純潔蓋生機藏垢污之中福澤高庸碌之內凡夫行動至

俗作事至孽品度至穢固不必有福人也如其有福則享之也

足君子以身入世不宜享之福不享固大遠世俗之情宜享之福

與諸福離異而然 此三字去其一字情非矯強出於本心是不祥也必其性命先

此乃總束人身之理以著人之至理如是夫乃知人不可與世

浮沈而溺焉不返亦不可離世獨立而藉此鳴高

陰陽消長

美

世界雖大無非陰陽消長之機陰伏陽著是盛世也忠孝必旌善

良知勸即些小曲直亦必有人論其是非陽伏陰著是衰世也刑

罰失錯姦惡無懲即強梁橫行無忌亦無人議其短長豈時勢若

彼而人遂可妄行以估便宜哉須知禍命有一定世雖失其理人

各如其分也蓋陽在外則彰善癉惡之事行而顯陽在內則彰善

癉惡之事阻而隱人能知陰陽消長之理則陰陽失律陰陽合德

皆可雜舉史事證之

陰陽失律

陽僭謂非分於陰如宋立新法以求足國之道陰陷謂不統於陽

如秦用嚴律以科無罪之民

陰僭於陽陽虎位僅陪臣而事權獨擅陽陷於陰魯邦眾推望國而公室四分

陽僭於陰公子藉夷門之策陰陷於陽寵姬竊晉鄙之符

陰僭於陽張儀誑楚絕齊以快其國陽陷於陰屈平竭忠盡智而傷於讒

陽僭於陰越以卑禮厚幣諂事強吳陰陷於陽吳為封豕長蛇吞食上國

陰僭於陽鄧艾三千死士微幸成功陽陷於陰孔明六出祁山偏安難振

陽僭於陰范增智足建功悔依西楚陰陷於陽蔡邕才堪華國脅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三

附強臣

陰僭於陽魚朝恩升座講鼎鍊之覆陽陷於陰狄梁公玩世羸集翠之裘

陽僭於陰木蘭竊窺從軍孝能代父陰陷於陽金藏死生為國忠極剖心

陰僭於陽馮道受四姓恩榮時譽未失陽陷於陰韓通實一朝忠義史冊無聞

附言常人之事失其理

陽僭於陰信虛無而事鬼神陰陷於陽干名義而權法紀

陰僭於陽不勞可以得褒賞陽陷於陰徒勞無以見功勳

陽僭於陰以頑嚚而累賢嗣陰陷於陽以才妻而配拙夫

陰僭於陽小人獲安居燕息陽陷於陰君子遭鞅掌風塵

陽僭於陰舍安好而生爭忿陰陷於陽逞嗜慾而耗貲財

陰僭於陽智小而漫思任重陽陷於陰才長而甘居下流

陽僭於陰務外而不思其本陰陷於陽拘墟而不達人情

陰僭於陽知交中誤結匪人陽陷於陰骨肉中忽生離間

陽僭於陰家庭生刻薄之行陰陷於陽倫常多乖舛之情

陰陽合德

五帝官天下唐虞昭禪讓之休

一斑錄 卷三 物理 三

三王家天下夏商啓親賢之治

合諸侯不用兵車桓公為五霸之盛

作春秋以示褒鉞孔子為萬世之師

入關中而約法三章高祖得成大業

至昆陽而決機一戰光武由是中興

唐宗任賢納諫四海共仰皇風

宋祖重道崇儒一代克昌理學

訪道求賢山中豈無宰相

以貴下賤天子亦有故人

蝗不入境虎盡渡河欽名臣之雅化

暮夜四知一夜十起見賢士之清操

清平調供奉題詩一朝佳話

金蓮燭學士歸院千古殊榮

君實真天下宰相

包拯稱人世閻羅

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如寡欲其言可以書屏

先憂天下之憂後樂天下之樂此志根於畫粥

董宜為漢廷強項豪門因之斂跡

陳搏聞宋興拊掌天下從此太平

附言常人之事合於理

一班錄

卷三 物理

三

家門和順子弟循良 立身拘謹作事端方 事上能敬待下

能寬 起居必勤日用必儉 心地明白語言文雅 衣裳古

朴筆硯精良 不出尖刺語廣行方便事 見義不任其變遷

遇事不輕於興舉 不務酒肉之味而務詩書之味不佔人世

便宜而佔物理便宜 婚姻之事不怠惰賦稅之奉不遲淹

右一篇之總束也此篇從陰陽說到人身仍從人身歸到陰陽

知物理有所本也

陰陽本太極

陰陽未分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無極即第一篇所云天之外

一個無字無極而太極陰陽以分即所云天之內一個有字有萬

物則金石草木昆蟲鳥獸以極於人共舍一理也理達則陰陽失

律徵氣運之衰理順則陰陽合德徵氣運之盛略舉史事發明之

是知第二篇始言自然之理終言中權之用無非推陰陽消長之

機明人事之所當然耳夫人事得其理則人心端舉世遵於正軌

人事失其理則人心雜異學惑於歧趨若鬼神乃陰陽造化之跡

盛衰亦同此一機余故以天地人事列於前以方外鬼神列於後

以是篇居其中為之樞紐而歸本於陰陽則陰陽實物理之本也

太極又陰陽之本也無極又太極之本也無極謂天地以前無理

天地以外亦無理人與萬物同在天地之中實同在幻化之中也

精於格物者亦不必拘周濂溪太極圖說

一班錄

卷三 物理

卓

一斑錄卷四方外

琴川鄭光祖梅軒

我自有佛

人生五倫之中所講無非君臣父子之事孔子曰某遊方之內者也人豈可從事虛無談空空於釋部哉然一片慈悲借為心法亦吾人之妙用也故余從未研求釋理亦未搜羅釋氏之書而所講之佛不妨就吾心言之所講佛理不妨就吾心之理推之庶幾遊方之外仍與遊方之內不相持也此我之佛也

人窮可以學佛

古來為臣如文信國受執為子如匡章得罪為士如管幼安居遼

一斑錄

卷四方外

十一

宇宙雖大彼無可享之福亦無可為之事斯可以為釋子而盡心於佛理矣

佛貴悟道

儒家之道必學以致之佛家之道須悟而通之學以古為師以今為據悟以善為師以心為據

明理儒難佛易

儒家明理甚難於位子臣弟友於德孝悌忠信本之以天理權之以人情體驗稍不熟有時而違情考究偶不到有時而愆義故人凡事昏理不明也遇事不昏行之而昏理不明也行之不昏值兩難而仍昏理不明也必也義精仁熟事無大小觸於心而立斷

明理之功乃無遺恨若佛氏之心不妨蒙蒙而大忌察察致傷先天渾然之元氣也但恐欲之不淨不患理之不明故儒貴窮理佛貴悟道窮理可以勉致悟道必出自然蓋能保其渾然之天真而諸欲退聽則妙悟隨之矣

去欲儒易佛難

欲有欲中之欲理中之欲色聲香味為天性之害此欲中之欲也若克伐怨欲意必固我亦足為義理之累此理中之欲也欲中之欲欲在定性以節之理中之欲在明理以消之理亦有理中之欲欲中之理孝悌忠信理中之理也若色聲香味而得其正亦孝悌忠信之人所不能廢此欲中之理也聖賢謂理中之欲須盡去而欲

一斑錄

卷四方外

十一

中之理不妨存佛氏謂理中有欲須盡去而欲中無理可畧存學聖賢者自極卑至極高如千層之餅盜躡欲少殺一人便是寡過仲尼未到從心不踰向是未能故欲寡其過而未能一語是說盡學中之況味而並無止境者若釋氏之學分上下欲未去盡雖絲毫之欲必為累終在下一段也欲已去盡雖絲毫之理即是道已臻上一段矣

佛為隱者

佛保其渾然先天之元氣不下視他物而位地獨高大公則無我愛護則無偏包容則無外揆其氣象是在義軒堯舜之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之氣象也但義堯有治法而佛無治法則謂佛



為義堯時之隱者可也

心無罣礙

聖賢之道不但貴仁義也更貴無入而不自得佛家之道不特貴慈悲也更須心無罣礙其理同也

先天後天

佛之理出於先天儒之理本乎後天先天則其道普遍視胎卵溼化諸生儼同一體於是空空之理點化羣生欲羣生共悟當前之事皆夢幻泡影俾屏嗜絕欲相讓無爭以免劫海之苦厄後天則其道用權親親較重於仁民仁民較重於愛物先顧重者後顧輕者不克兩全則舍輕就重其道本五倫以立教本仁義以行政

一班錄

卷四 方外

三

俾生人共知我生之事無非天理人情善者以勸惡者以懲同臻至治而後已

佛是心法

儒自致知格物以至均平天下內而聖外而王有心法又有治法即草茅未出之時蒼生早已屬望自己亦志在壯行修身實為治人地也佛之所處必萬無可講治法之理於是不為治法計自正心誠意至修身而止故其教若斯

儒自公卿以至凡民何人是佛佛言大千萬千之眾未嘗分尊卑貴賤似兩相悖矣然如來即仲尼之心仲尼即如來之用

佛之心法在大學為明德在中庸為至誠在論語為仁見凡人之

罹於苦難也則救之己不能救亦無可如何見人之將入苦難也則點化之不克點化亦無可如何若一揆度如何救此苦難之人則拯民水火即儒者治法之大若一揆度如何使人不入苦難則禮義以為教干戈以為防久安長治又儒者治法之大

三教同源

仲尼見世不可為亦有浮海居夷之念此不必虛語也若世事再甚於春秋其安身之法只得如是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也所謂天下無道則隱也行道之望既絕則蕭然自得抱道而藏者即仙人也若在蕭然自得時忽念劫海之眾生可憫終須救其苦難即是佛法若嫌善念無可致力須入世救援又是仲尼

一班錄

卷四 方外

四

生人皆有可憎之處而亦皆有可憐之處仙人看出人人皆有可憎之處而離棄之計為甚智非一味孤高也佛氏又看出人人皆有可憐之處而慈悲之念得其真非一味姑息也儒者則明知離棄之計為一偏而慈悲之念亦不可虛設於是入世救援

阿彌陀佛

以念佛為有益乎則於己何修於人何補於造物何功必也此心諸欲既退萬理得融忽發慈悲之念無以自解念阿彌陀佛一聲意自丹田熱血中發萌聲亦自丹田熱血中流出其不能自禁者如有痛而呻吟如有喜而歌詠亦如欲銘勒其慈悲之念而不敢忘亦如欲克伸其慈悲之念而不能遏一聲佛號三界聞之眾生

為之喚醒諸慾為之斂退

慈悲之動於中也口無以為詞只得念阿彌陀佛容無以為文只得合掌而拜世人所為無狀皆不克自省自悔日日混設佛像拜之混攤佛經念之謂可以消災降福則其計大拙其理大悖宜乎不祥之事疊至矣

懺悔

儒家殺人必抵命若不抵命雖痛自知悔無當也力能改過亦無當也釋家之懺悔何為哉蓋懺悔原非暫時思悔也若有所顧忌而思悔則無所顧忌而又循故轍必也化以佛氏慈悲之心力悔前愆幾不解前日何故為此不善前之我非今之我也前之有害

一斑錄

卷四 方外

五

於人者不啻我自害自己焉於是一切冤毒之氣如水之消如瓦之解此乃先天之教無法之治但人能如此其德性已入於佛道又豈易易乎

學佛不可強致

色聲香味人之大欲存焉佛皆化解之一歸於慈悲樂善然佛之為佛慾根已拔等於儒者之安行而常人學佛慾根深固尙難學儒者之勉行是以初學而發慈悲須先尋不忍之故初學而思去欲須先尋化解之由若出強致之功以為學其能久乎

人心本渾然穆然求乎心之所安則從理縱其心之所樂則從慾從理則萬善生從慾則萬惡生善惡同在一心猶人同居一室也

學佛者須自問心中明幾善從而推致之務使有善必彰又自問心中萌幾慾從而排解之務使根株胥拔情牽難割需慧劍焉是不可以不戰勝也

視善如涯岸知所向也視善如至寶好之深也善即是我我不見善則與善胥融矣視慾如蝨賊畏之也視慾如惡臭惡之也慾自為慾我自為我斯諸慾不染矣

佛為至樂

人事事求樂而樂中每罹至苦佛事事皆苦而苦中實寓至樂佛之苦佛能安之常人不能也佛之樂佛能知之常人亦不知也既不能又不知如之何可強

一斑錄

卷四 方外

不

思佛可以却病

凡人之疾可以藥治者不過命運中一時之晦無關先天福命若有暗病或從先天帶來及有心疾或從思想抑鬱而致則求醫無效者信佛有靈先奉齋矢願清心寡慾惜福養真而後時時懸擬一佛像上下左右如或見之時時即佛之所以為佛思而解之一曰佛何以低首以其憐憫劫海眾生也二曰佛何以含笑以其有樂於心也以其真解乎人也道若不明則常墮劫海道今已得則常登彼岸此樂而笑也道在至近而人遠求之道為人人可得而佛獨得之此真解而笑也笑故無已時也

三曰佛何以金身以其身之固也絕情慾則腎氣不洩慾念懷則肝氣不越薄滋味則脾氣不嬌寡言語則肺氣不耗舍思慮則心氣不虛如是而寒暑不能侵古今不能老其身與精金不異矣故謂之金身

四曰佛何以跏趺以其不蹈俗塵也

五曰佛何以坐蓮花以其潔也生人之慾濁似污泥諸佛之法芳似蓮花去人慾而明佛道不啻透污泥而發蓮花也佛之所處宜然也

六曰佛何以背火焰以其有真火也凡人之身真火藏於命門動之以慾生男育女而真火不完佛慾心不動真火乃全統貫一

一班錄

卷四 方外

七

身則氣血強於內疾病祛於外此火使之有形可從七竅放出藏於無形其氣祇從背後上蒸非有拏妖捉怪之術而一切妖邪不正之氣近之如毛之被燎焉

右心法六條養靜者須虔誠思想極之造次顛沛而不亂隱微夢寐而不忘嗜慾祛矣更行一切方便保養陰陽以濟之則可以回氣運於先天有缺陷者缺陷可免而過有疾病者疾病可減而輕捫心自誓餘生不犯陰刁刻薄驕矜等過而永守之原可盡享其命中所有之福以終天年此取法乎上也

附祛淫心法

目中懸一美女在前心為之解曰是女雖美不足愛也由其前思

之自始生以至襁褓百般污穢由其後思之自始衰以至老耄頭童齒豁百般醜劣今之美色不過偶然耳何足好而且其甚美者必有甚惡儻彼別有所好而至與我相惡情何以堪即義不違盟而或遭離別或遭患難或遭貧窘又折又何以堪然則天地間生此美色原為誘人墮入劫中如捕鳥者之用餌釣魚者之施餌我竟吞鈞入網乎哉時時將此念輾轉於中雖夢寐亦知所戒淫魔當從此謝絕矣即一切思想之疾宜亦從此漸瘳矣此取法乎下也

心佛總論

我之言佛乃運佛之理入我心非放我之心以從佛也既畧明其理於前又總言其理於後

一班錄

卷四 方外

八

佛無福蓄積而成大福人有福暴棄而至無福佛豈異乎人哉天下之物皆自無而有亦必自有而無若能看出無者為常有者為暫此佛之所以萬事空空者也

生人享福之處皆百物遭劫之場若能看出不忍造孽之故此佛之所以自甘淡泊者也

目前快樂之事即日後苦難之根若能看出塵世享福之人皆自啖其身之肉此佛之所以惜福者也

天下豈無道岸眾生自墮劫海若能看出大千萬千之眾到處無非苦難此佛之所以慈悲者也

世上本來無事眾生自尋煩惱若能看出此往彼來之眾所為盡

無著落此佛之所以清淨者也

至理豈能口喻生人枉費辯言若能看出傷煩傷易之儘所語均非切管此佛之所以緘默者也

佛有色乎曰佛無色也丹宇朱楹非所以為佛也

佛有聲乎曰佛無聲也晨鐘暮鼓非所以為佛也

佛有臭乎曰佛無臭也焚旃檀檀非所以為佛也

佛有味乎曰佛無味也山蔬玉版非所以為佛也

然則佛生何時曰自古及今皆無佛自古及今皆有佛一朝悟道人皆佛也然則佛在何所曰四方上下皆無佛四方上下皆有佛

一念慈悲我亦佛也聊繪兩圖以俟微悟

一斑錄

卷四 方外

九

運佛

之理

入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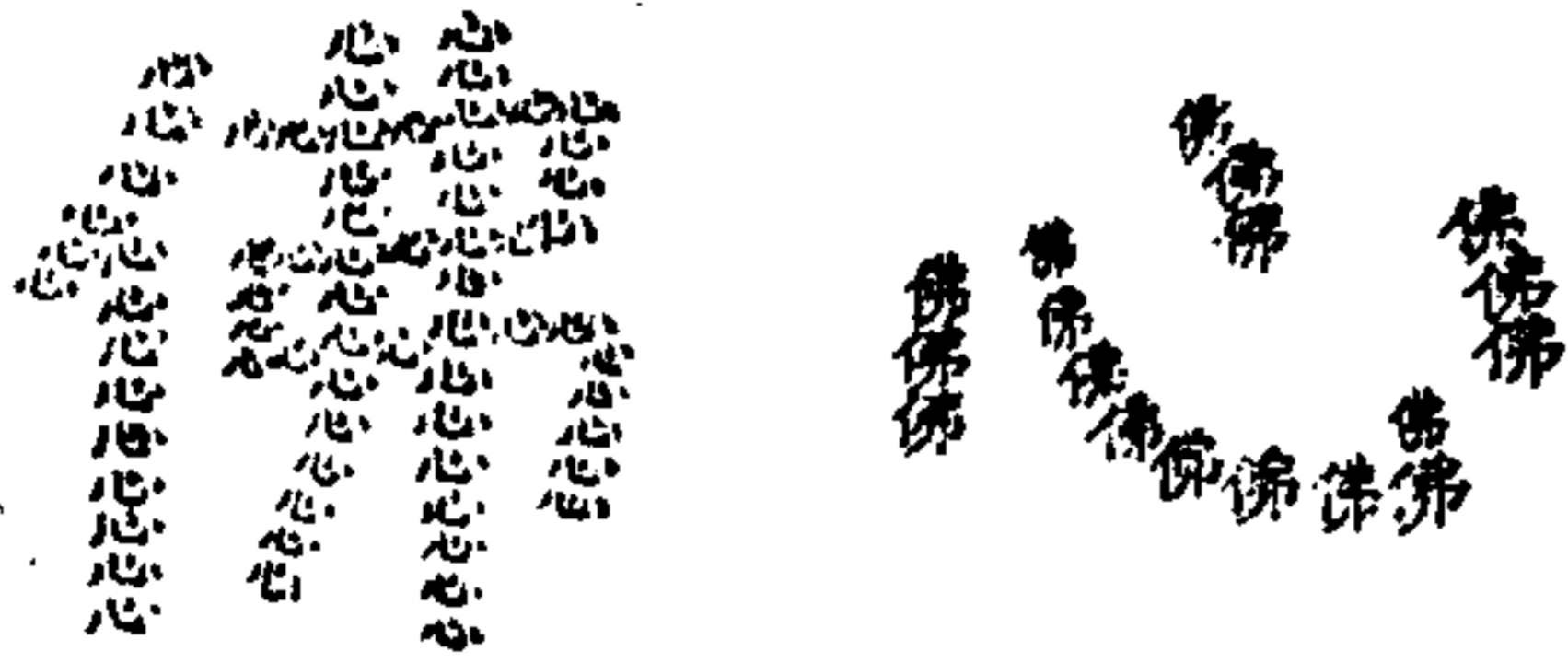
心圖

放我

之心

以從

佛圖



此則我之佛也  
均已詳之於前

此乃世之佛也  
須急關之於後

闕佛論

吾人生長儒門以云佛之為佛真不造其堂不躋其殿者也乃世俗競稱佛為西方聖人因思西方乃天竺與西藏耳西藏民風好佛嘗閱金川瑣記維西見聞紀籙曝雜記諸書與訪之至其地者知之其俗男女聯姻之後兩家各放男女出門遊蕩女與他人苟合歸而生子其女乃嫁所生之子恆奉為喇嘛即彼地之僧也長則一鄉信奉愚氓忘年失物莫不瑣屑問之喇嘛所答之言雖極謬而愚氓究以信奉終也尤可慨者愚氓父母將死則延請喇嘛而問何以葬曰天葬則以筐盛屍而懸樹杪聽惡鳥之啄食曰水葬則以席裹屍而委長流任波臣之出沒曰火葬則以薪坐屍而

一斑錄

卷四 方外

十

然烈火令祝融之燔灼或彌留一息僅存尙可暫延片刻而喇嘛所命孝子慈孫不顧也蓋謂氣絕而葬其竟已下地獄是以如是其急也一方中共推喇嘛之最尊貴者曰胡士克圖即華言活佛也詭云能知過去未來以惑鄉人鄉人夫婦時來瞻拜活佛擇其婦之美者近之鄉人夫婦並以爲榮夫入廟燒香中土尙重禁男女混雜乃夷地祗園反與春風相識若此乎又聞秋坪新語所記乾隆四十五年後藏活佛來朝士女敬禮爭以手帕覆地任車輪過去以收其跡至京兩月並無法術但以能知過去未來自誇時有知其欺偽者往謁而叩以死期活佛漫以後之某年月日對於是而笑其妄越數日活佛即以出痘死時傳一聯云杳杳三魂活

佛竟成死鬼迢迢萬里東來不見西歸蓋輕之也夫氣色榮枯智者何能察人壽修短乃神通遠者竟與俗士昏庸不異乎若北土長城以北亦有喇嘛亦有活佛大抵類是則天下何處尙有真佛哉我

朝德綏外藩凡遐方異域莫不因其俗而錫以殊榮是亦遠撫長駕之微意至內地梵宮禪宇聽方外之靜修即藉為神道之設教是亦太平盛事若民間無端奉佛念經本干律法吾人讀聖賢之書奉聖賢之教防微杜漸不得不正其心以端儒者之所守故前所論佛論其理而已必須運佛之理入我心不能放我之心以從佛庶不致悞信異端以荒自己之學云

一 雜錄 卷四 方外 十一

佛教自西藏行來藏地活佛食肉近女其教數千年於茲矣並不聞有茹齋戒淫之訓亦不見有中國相傳之經典可知中國佛教實中國自立之教中國佛經實中國自著之書但需染西方之習假其名以惑蚩氓耳則西來之教已闢之於前而中土之感不得不辨之於後

闢佛餘論

凡人一端大理則人人非之佛之說大不講理人竟無有非之而且多附和之者夫生人男女情慾乃天地自然之理聖人但節之以禮耳佛則以此為戒試思人之得以有其身者孰不自男女情慾中來哉聽佛之訓則人類從此滅絕設使人類先佛而滅絕則

佛又何來蓋為佛說者先未思其本韓文所以云人之好怪不求其端也

天下之物有貴賤之分而天下之人亦有尊卑之別聖人制禮以治之立法以防之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而天下治佛視路人無異至親僕隸不殊長上一切平等看待則本來治平之天下必因之大悞蓋為佛說者初不思其後之流弊何如韓文所以云不訊其末也

天地間萬物並生無兩全之勢人之以生以育於草木則春種秋收於禽獸則寢皮食肉勢必然也若聽佛汎愛而戒殺則蟲魚爭長鳥獸偪人人類亦必滅絕亦不訊其末也然人之惑於佛者別

一 雜錄 卷四 方外 十一

有其說

一曰佛補儒教之缺耳原不要盡人學佛然何等人當為儒何等

人當為佛載於佛氏何書此殆強為佛教周旋耳

一曰佛之說原為庸人勸非為聖賢設也然與聖賢言之則聖賢自有立身之道夫亦何害若為庸流言之在庸流之惡毫無可以勸化而一聞死後有鬼地獄可怕因共信超度之有法惡孽之可消行為因之恣肆而相與佞佛營寺剝濫土木之工虔禮拜廢耕鑿之務何所不至聖人明倫立教而有佛如苗之有莠焉何足為庸人勸哉

一曰佛實西方之聖人何可輕乎夫西方即西藏前詳矣但東

方之國而奉教西方則置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於何地  
一曰佛屏嗜慾修身養性積久成道但生人祗有堯舜孔顏一道  
其理出於天大聖大賢體而行之固無所私亦無可變也若歧  
而出者卽異端左道惑眾悞人倫理壞人心術之事佛如有道  
可成亦不過絕其後嗣使祖宗不血食便宜自己一身耳但其  
便宜之身安在便宜之鬼所謂成佛者又安在何皆使人不得  
見乎切慮子虛烏有事出無徵而悞人入陷阱也人可不自醒  
悟而甘爲所悞乎況嗜慾乃人體質中自有之性被惑者修鍊  
之始負一時勇往之氣以爲不難永絕迨歷歲月之久諸慾如  
夢之甦潛滋默動若人忽然獨有所見獨有所聞隱隱深中已

十班錄

卷四 方外

圭

意所謂魔也若竟順其意盡反以前之所爲氣質抑久而復勢  
已可虞若猶顧戀以前強致之盟與魔相拒勢必驟發顛狂迷  
罔成病以卽於死如云道力勝者魔不到眞妖說也慾爲人所  
本有豈有不到之魔哉  
余有好友諸慾無戒而好佛過情道光二年秋夜虔誠禮佛於  
書房忽見跪拜處方磚上透起觀音一尊金光燦目驚異掘地  
求之無所得視所掘方磚一塊已碎而三磚上佛紋如繪他人視之  
則無寶貴藏之越數年問之則曰近來視磚上之佛模糊些矣  
蓋其爲貧碌碌奉佛有間也人謂是子何足動佛魔殊不知豈  
志疑神久必生魔此因其未屏嗜慾也若慾魔之至則性命難

保矣

又有貴家女悉心奉佛日冀大士來度一日午後憑樓窗看雲  
忽見彩雲一片漸近漸低至則接於樓窗大士在雲中招之女  
喜極跨窗登之墮樓折股 又僧靜緣言其師兄某僧誠求仙  
佛偶與同伴行武林湖畔伊獨見一綵舟華且大漸來泊岸則  
舟中八仙如世所圖畫者在艙笑言亦喜極躍登鷁首則溺於  
水賴救援得不死余甚惜人能誠心如此却非庸眾可並乃漫  
事虛無致生迷惘儻有引之以入道義之門路歸於正學得其  
實其成就不大可望哉

附闢仙說

一班錄

卷四 方外

甫

上世化民成俗異端無自啓其門及戰國時禮教既衰楊墨遂出  
而混世墨子兼愛是兆佛氏慈悲六道之說也楊氏爲我是近道  
家修鍊成仙之說也後世學仙悞人與佛同害余并辯之  
世之佞佛者猶止圖功於既死而世之求仙者直欲克保其長生  
蓋凡事皆可自主惟死生不可自主雖有孟賁之勇烏獲之力均  
無能爲役於是好修者漫誇元養之功欲速者冀藉丹朮之助然  
古今來果有仙人則仙人安在何大衆多迷而不悟也而人之惑  
於仙者又自有說  
一曰仙人實居深山窮谷故人不得見然樵夫獵戶以及巖棲穴  
處之人深入崖谷而從不聞得遇仙人則何以故

一曰仙人實居天上然天上乃空虛無物惟日月諸星其質甚輕故能懸空無著萬無可居之理若云仙人居之於何徵信

一曰仙人實居三神山然海中果有三山則洋船萬千出沒於烟波浩渺之中者已無處不到即數萬里外之島夷亦無國不悉何竟無蓬萊方丈瀛洲之影響乎

一曰仙人視人穢惡萬狀故遠避而不得見然仙人亦人所成何避匿如此其甚況仙人豈無祖先墳墓何不見一來瞻視仙人豈無宗族後輩何不可一至提撕即人類而言有貞廉忠孝及經濟文章者其人且流芳百世何得概視為穢惡而竟無有得見者乎

一斑錄

卷四 方外

五

一曰仙人燒丹煉汞得道昇天然古來服金丹死者不少其人以云飛昇實無其事若燒丹煉汞乃妖術中惑人之事其云可以致富猶鍊筆錄之致貴也不知福命有定幻取後來應得之物暴殄於當前神仙果如是乎

一曰仙人由坐功服氣修鍊而成然鍊而成者其人安在夫造化有自然之理以云修鍊實重遠之蓋妖術以成仙之說誘人修鍊久之苟不發病而亡亦必斃到而死多見以是喪厥身者而從未見其成也人欲藉此為成仙入道之門真受人欺而不悟者矣  
一曰仙人能幻久為暫幻暫為久王子山中七日世上千年盧生夢盡邯鄲黃梁方熟也然此乃好事者造為幻誕之說以誑愚

夫何可便信為真

一曰仙人能隱形遁法騰雲駕霧預知以後之事夫隱形遁法亦妖術惑人之事騰雲御空龍雷神物實能之從未見有仙人也若前知後知乃術數之學何足為仙蓋是皆兒童意中之仙人也尚可信為真乎

右言仙人與佛乃人世必無之物昔漢武帝一生傾信仙人挾術而來者不少及後悔且悟曰天下安有仙人所謂仙人者皆妖人耳

道光十九年十月署兩江總督臣陳鑾署江蘇巡撫臣裕謙江蘇學政臣祁雋藻奏請飭下儒臣推闡

一斑錄

卷四 方外

五

聖諭廣訓揆黜異端崇正學四言韻文一篇頒行天下俾民間童年誦習激發良知涵育薰陶風氣蒸蒸日上

惟天生民異質同性界以五常統乎百行自聖及凡無邪有正本體既明趨向乃定惟聖覺世振頑啟愚防以刑政迪以詩書雷霆儆戶日月照衢提撕引掖惟善之驅編思古昔俗美化醇豆觴知義箕帚明倫以忠於上以孝於親里閭仁美鄰以德薰蓋惟先民正學是尙戶謹師承家遵蒙養行不履邪言不涉妄聖教既昌皇風斯暢事有二氏曰老曰釋老主清淨釋宗寂滅為教雖殊其指則一今之異端乃襲其說嗟彼異端何獨非民不知父子不知君臣若飲狂藥若墮迷津離經叛道與匪為鄰匪之不除邪說競作

偽托師巫妄言禍福結會傳徒糾盟黨惡使我良民受其愚惑惟民之愚見異思遷謂可成佛謂可昇仙教之不悟信之愈堅不惜軀命無論金錢嗟爾之軀生自父母望爾承先待爾啟後達固爲榮窮亦可守奈何不肖受其脅誘嗟爾之財辛苦所餘累非朝夕積自錙銖衣食所賴緩急是需奈何被惑罄其蓄儲今爲爾告爾其敬聽自來百邪不敵一正見現雪消遇霜草隕身敗名隳曾不轉瞬不見異端男女同室廉恥道亡綱常理息如彼禽獸豈容天日一旦伏誅悔之無及不見異端茹素念經愚我黔首亂我儒衿生爲民靈死受國刑殃禍不救祈祝無靈不見異端創立民號敢肆譁張自外覆幬剪鴉於林磔鼠在道曾不崇朝首領莫保前車

一斑錄

卷四 方外

七

可鑒覆轍當思何習其教更拜爲師念此蠢蠢哀我蚩蚩狂瀾不返疇其拯之乃飭疆吏乃命守土爲爾去莠爲爾除蠹殄此虺蛇投彼豺虎一警迷途同歸覺路自今庶民各守爾義農服耕耘士修孝弟商阜其財工勤其藝莫作非爲永保勿替更告爾兵武藝爲先冠不在美衣不在鮮武勇既備禮讓並嫻毋蹈非分永守勿愆矧今盛世何生不育化及昆蟲澤被草木飽煖有資俯仰具足幸生其時太平可樂勿干國憲勿犯王章各安本務共享平康秋田息蠲春社烹羊人其永壽天亦降祥

一斑錄卷五鬼神

琴川鄭光祖梅軒著

鬼神總論

鬼神乃陰陽造化之迹實主盛衰氣運之流行其隱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其著也塞乎天地沛乎滄溟而無窮極故自古聖賢未有不敬而事之者也至若輪迴地獄實庸俗之惑乃自古昔以迄於今自內地以及異域竟同然一氣而悞信之也余幾經考核幾經思索知鬼神爲天下本有之物非人死之餘靈愚人不諳其理而詔於奉事何哉蓋鬼神只是一物尊而重之則名爲神輕而忽之卽稱爲鬼舉其要言之曰體物不遺也曰因人爲靈也若運衰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十

而鬼神不安則妖異生於不測運隆而鬼神效順則休徵成於自然爲詳言之於後

人死無鬼

南齊武帝時有大臣范縝者著神滅論謂人刀也神利也未有刀去而利存則未有人滅而神存其喻明矣然所喻更有確於是者爲細言之  
人之骨節猶燈臺也  
人之血肉猶膏油也  
人背脊中一條白髓猶燈心也  
人背脊中白髓上結成腦猶燈心上結燈花也



人之腦開竅於耳目鼻口而人靈應萬事猶燈花上發火焰而光照萬物也

人之有神猶燈臺上之有火也

人至老倦而死猶膏油既盡而火自滅也

人遭疾病而橫死猶火遭風雨而滅也

人方死而身體尚溫猶火方滅而油盤尚溫也

人既死而屍存猶火既滅而燈臺存也然燈臺存者火安在屍存者神安在豈復有精靈為鬼乎

諳事鬼神

一珠錄

人謬以為鬼乃人死之靈神則鬼中之長媚之或邀降福慢之孰

與祛災人愈愚祀愈虔河伯娶婦雖社用人由來舊矣若近世諛

事鬼神何可勝道前者五聖淫祀幸除於湯文正公時為康熙二十五年民間

奉祀悉除惟上方山為五聖主廟雖改奉觀音而日久又復私奉

道光十九年裕公諱為蘇州撫院治僧以罪將廟折毀私祀乃絕

青蛙妖箴亦已漸滅而大江左右人之惑於是者楮帛香火歲費

若何牲牢酒醴日費若何抑且男女混雜則風俗壞廢時失事則

民力傷卽一鄉一邑之中每歲迎神賽會動費不貲我邑北郭划

船起於嘉慶十年間製小船一隻長六七尺中供神像城民以次迎奉燒香還願者即其家敬禮

已時道光二年昭邑尊劉力為禁革近年西城外鄭家橋民託樹

神聚眾常邑尊練親往驅除歷數民牧德政重重而閭閻尚多悞

信最可歎者貧民少官糧租籽升斗難償至於宕欠若供給鬼神

雖典衣剝債不敢吝嘗見飢寒交迫之徒問以積素奉事鬼神之費則必曰已夥且日不若是不至今日也嗟乎人之因愚而悞竟至是哉

體物不遺

天下之物多矣無處非物亦無處非鬼神此物之鬼神卽是彼物

之鬼神萬物之鬼神卽是一物之鬼神大則山川河嶽小則門行

戶竈以及人之一身何處非鬼神充滿而洋溢掘井得泉而曰水

專在是乎

因人為靈

有人則鬼神有以見其靈無人則鬼神無以見其靈有以見其靈

一珠錄

則似人外別有鬼神無以見其靈可知人外別無鬼神人心以為

有鬼神則鬼神如其心以見其有人心以為鬼神如是則鬼神如

其心以見其如是所以鬼神每乘人心虛假為冤鬼以作變怪又

因人虔敬假為神佛以示威靈畧引三事證於左

一聞鄰邑有甲乙二人比屋居一日同商於湖北甲則獲利乙則

折本乙歸途抑鬱忽生惡念以便推甲墮江反大呼同舟之人

救援時風帆迅疾眾不能顧置之乙至家假托甲折本怨忿投

江祇以箱籠等事還其家餘皆乾沒甲家雖共參疑信然無可

質實旋聞有善替亡魂者甲家延來作法攝小童之魂往替亡

魂以歸卽藉小童之口備言出門及身死情狀乙知甚怖託病

臥床猶冀遠難歸既知甲竟替歸所言一如乙假托之言乃大幸其姦不破猶意替竟者之欺人也然慮人可欺天不可欺或難逃冥譴無何白日遇甲鬼謂乙曰爾今能不還我命乎乙頓喪魂魄回家寒熱大作口作甲語索命其姦大露不免聞於甲家其妻百計求爲超度不允數日乙遂死矣孰知甲墮江時適投魚網旋即得救流落窮途乞食以歸備知乙姦鳴官得實以乙既死嚴追乙家之賊還焉

十班錄

卷五

鬼神

四

又言乙平日爲人並不姦險且有一二小善祇以忿恨而忽動於惡天故稍從寬減俾得先以病死不至顯受刑誅也

一聞里中有某者家本裕一寺僧信其可託密以私蓄五百金授某以生薄息竟未立券但憑紙摺取利記數而已後僧得疾臥牀自揣不起乃告其徒且使持摺往問某私念此財是十方所得其徒不肖傳之益其過耳遂萌吞冒之意竟堅稱己還其徒回告僧遂病革而死某惟一子次年亦死妾遺腹有孕及坐草某尙無孫徘徊廐事冀得生男忽見僧從旁麻入內某驚駭追尋聞內作呱呱之聲婦女奔出告喜生孫某毛髮皆悚知必是僧託生索債悔恨無及是孫稍長卽露不肖之狀某知孽由自

作天譴難逃事事順之及長行動迴與人殊每一出必罄囊負債而回又僻嗜扛挑之事力頗健一日坐轎自探親回中途不愜令一轎夫坐而已擡之徑至家餘勇勃勃某死家遂破後其孫病頭多蝨大癢力索剃去其髮將死力索袈裟家人卽往僧寺假與之乃死

某欺隱僧財適其家運亦將就衰故果報若此之速然五百之數一時傳語大衆皆知所以鬼神因人爲靈躍躍欲活也但其見僧入心虛也其孫之不肖天道也必欲削髮袈裟亦素認其身爲僧之後身也若竟信有鬼當再思之

一溧陽消暑錄記乾隆十五年官庫失玉器勘諸苑戶苑戶常明

十班錄

卷五

鬼神

五

對簿時忽作童子聲曰玉器非所竊人則眞所殺我卽所殺之鬼也問官大駭移送刑部姚安公紀文達公父時爲江蘇司郎中與余公文儀等同鞠之魂曰我名二格年十四家在海淀父曰李星望前歲上元常明引我觀燈歸夜深人寂常明調戲我我力拒且言歸當訴諸父常明遂以衣帶勒我死埋河岸下父疑常明匿我控諸巡城送刑部以事無佐證議再緝我鬼恆隨常明行但相去四五尺卽覺熾如烈燄不得近後熱稍減漸近至二三尺又漸近至尺許昨乃都不覺熱始得附之又言初訴時鬼亦隨至刑部指其門乃廣西司按所言月日果檢得舊卷問其尸云在河岸第幾柳樹旁掘之亦得尙未壞呼其父使辨識長

慟曰吾兒也以事雖幻杳而證驗皆實且訊問時呼常明則似  
夢醒作常明語呼二格名則似昏醉作二格語互辯數四始款  
伏又父子絮語家事一一分明獄無可疑乃以實狀上  
聞論如律

命下之日竟喜甚本賈糕為活忽唱賈糕一聲父泣曰久不聞此  
宛然生時聲也問兒當何往曰吾亦不知且去耳自是再問常  
明不復作二格語矣  
蓋常明薄福小人作此大孽故祿壽不久折盡鬼神乘其心虛  
假作冤冤索命對三司質證如生語其父絮言皆實無非常明  
所素知之事也二格有鬼豈容輕信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六

鬼神變怪

氣運一陰陽也陰陽和如春日載陽人事如其分鬼神亦安其所  
若陽太盛如炎夏人事越其分鬼神將順之扶助之人事但見其  
便易成事更覺其湊巧迨陽因盛過而衰如秋風應律人事將不  
順鬼神乃不安其所於是變怪之事大則見於國小則見於家畧  
舉史事證之

商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修德而祥桑枯死  
可知妖孽之興亦待人君修德弼之耳

周幽王岐山崩三川竭六月隕霜  
春秋鄭蛇鬪晉石言

秦始皇地裂

漢元帝夏寒日青

漢哀帝有大聲如鐘鳴殿中洪範所謂鼓妖者也

東漢靈帝青蛇見御座上侍中寺雌雞化為雄黑氣十丈如龍墮

溫德殿中

三國魏涌石負圖上有文曰大討曹

三國吳大帝割據江南英雄一世末年運變有妖托為神不見其

形但聞其言稱名王表與人問答有體言水旱陰晴有小驗而

吳自是衰矣

晉眾星西流如雨而隕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七

東晉日夜出高三丈

唐開元之末太平日久將改元天寶遂有張果葉法善請人托為

神仙以炫其術

後五代漢隱帝宮中數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擲門扉一十餘步

而落

後五代唐金陵大火踰月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

宋仁宗河北雨赤雪汴京同日無雲而震者五

宋徽宗宮中黑皆晝見其聲如推倒列屋恆在殿場永巷彷彿如

龜形僅丈餘黑氣蒙之不大不了中有金睛行動鏗鏗有聲所

過之處腥血四灑人不及避者遇之昏暈

南宋之末益王即位于福州是日大聲出府中眾皆驚駭

元仁宗陝西山移

元英宗大風拔木

元順帝兩日相盪日旁有一月一星雨血雨毛雨鼉天鼓鳴霍山

崩隕石數里李生黃瓜

明英宗南京宮殿災當夜即遇大雨火息次日殿基已長荆棘高及二尺

明懷宗即位將登寶座殿西北忽發大聲如天崩地塌仗馬皆驚

右皆史冊所載關係國家之大事者也惜不能盡如太戊修德耳今且以鄉邑間閭之怪異畧記於左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七

神廟妖靈

凡寺廟祛災降福雖一方實叨呵護而不必顯著威靈若鄉僻小廟民間私建本干例禁乃或有求必應香火非常而至煽動一方者大非佳事必因其地正氣衰妖氛結鬼神誘人祈禱而然也蓋人命福澤幾何災晦幾何不獨多寡有定也遲早亦有定妖氛既結鬼神竟能將庸庸者之命運默為轉移福使早得理同筆錄之取功名災使遲至理同符咒之治疾病甚至興起一方之疫癘能發能收以示威靈之顯應君子立心正則正氣足以勝妖作事善則祥光足以化妖福命大則時運足以鎮妖若常人自問無能須齊心共起而攻之則妖氛散而患始除矣

邪祟弄人

鬼神有時乘陰盛而為不祥之氛於運衰之人適當其精神散亂而為之祟使他就溺縊等事若乘人氣惱抑鬱又能誘人動不祥諸念此必因其地因其人因其時有偶然印合之理非人人皆可祟亦非時時皆可祟也  
祟忽興亦忽滅萬無盤踞一處為祟之理若人心疑懼可效讎以逐之人心安鬼神亦因之而靖  
雉經掘去其鬼亦釋人心之疑也即不掘亦何害以云討替則萬無之理也

妖魅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八

凡物皆可成妖而狐為易其為妖也亦乘陰盛陽衰之運以行其匿跡隱形偷竊食物等事或有能變易大小幻化羶香其能變人形通人語者得人精氣多也或據寺廟神像或佔人家樓房屋宇或作祟或不作祟大約狐亦有靈蠢之別巧拙之分其術亦有精與不精之異然必於是方於是家於是人之衰運相湊合而施其伎倆抑且妖亦有福命若時運一過亦同歸於盡非能久也  
命薄運衰之子偶有為魅惑者覺有物含其陰而精即騰薄或睡夢之中若有佳偶相就而喪精神更或有儼同夫婦為所惑者日漸尪弱性多佩雄黃麝香可免來時預抹真桐油於陰上亦免不然置獵犬於旁或從獵戶同其居處

昔有人為魅惑者流冠將至魅亦增憂謂懼其剛暴之氣也蓋一切陰邪之物遇正氣傷遇剛暴之氣亦傷是以太戊修德而祥桑枯死金人入宋而黑青潛消也

燐火

山深人少陽氣衰微或素有神燈佛燈之名皆燐也一方中地氣運行或亦偶見燐火遊行但焚焚之火從不作啾啾之聲即啾啾之聲亦必不見形作祟鬼神雖一理而其見為變怪則各別不相通也

山谷陰氛

深山陰氣凝結更或有山魃木魅因人跡罕到而成其隱也亦歸

一珠錄

卷五 鬼神

九

無影無蹤其見也居然有形有質不可徒信為無也

室神所主

古人室西南隅為奧今人家中堂亦必有居上一角為室神所主之處此角宜常令清潔勿置污穢刀刃等物如或犯之鬼神或因之為祟弄人生煩惱致死亡不可不知也

屋頂衝光

人家室中作事或正或邪或喜或怒屋上必各有其光上衝人不克見一切陰物如夜鳥妖獸邪魅之屬皆能見之鬼神每乘其隙而為之祟苟恣肆而不知戒見其光者必遙望而來結室神弄人或行身不由主而成非常之禍人宜慎之

凶宅不吉

人家房屋或犯一方神煞或本地氣不祥或因幽暗而陰氣不散或因高低向背之不順而陰陽不稱居是室者易致疾病死亡若詢知歷來如是不可不為留意也

神驚

人家於數日中有一死生驚駭之事往往先於靜夜聞鬼聲一如雞雞口中之聲亦如鬼車鳥是鳥一羣所作之聲甚清而近非依稀約畧者比鬼神何知但迎驚駭之機而作是聲故謂之神驚人必與此驚駭者乃聞若其事果否死生實不定於此也但死生雖不定於是而究竟是足慮之事若不足慮之事亦有令舉家驚

一珠錄

卷五 鬼神

十

駭者從不先見神驚神驚之聲必兩三人共聞若一人獨聞則必另有睡熟之人在旁雖不同聞而神可借也

屍異

血肉之軀死無不變乃亦有不變者因故棺開或屍乾如腊或竟如初死此秉妖厲之氣而然也道光丁酉三月昭邑大東門外沈同興磚瓦行後空地向為外來人厝棺之所他方人流落即文因病死棺其地已五年矣其家來掘骨開棺見屍如初死衣帽已毀而屍肉發硬不乾不腐眼珠仍皎唇與舌色稍黑亦皆如道光丙午金山桂死於獄庚戌歲故眾目共睹乃燒而收骨焉又底因葬易棺共見其屍亦未腐又有屍將殮忽湧肌無數此因困頓之運而見是不祥余目擊者屢矣

至若僵屍迷人走屍攫人見之小說得之傳聞者均難輕信

雜事

乾隆戊子二月余家桂樹開花三朶形如秋海棠色黃帶黑其香可愛甲午五月族伯家燒雞一隻入夜發光如螢甲寅六月族兄家蝦醃王瓜及夜亦發光如螢又余曾目擊人家蒸糯米忽一甌紅如赤豆飯又有做白酒成粉紅色稱仙人酒又有蒸年糕出甌忽分兩半又有當初冬時忽發牡丹芽寶護之十一月開玉樓春兩朶又有中秋後忽起蕙蘭花三幹類是一切之變怪記不勝記皆應如響

人在運中如在燈前必不能視燈後之物忽然得見可知其不在燈前也即以蛇一物言之蛇固陰物也其足尤詭秘數尺之蛇足長六七分甚多如蜈蚣然色紅赤其端皆有三爪有意欲見之置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十一

活蛇於白紙上或絲綿上可見若一打即縮而隱矣無端忽見其足與其交亦主不祥

人在運中如坐高位必不及取卑下之物忽然能得可知其不在高位也即以魚鳥小物言之既無網罟又非繳弋徒手而得亦主不祥

右家常雜事而如是者或因運逢缺陷則凡事謹慎切戒有所興舉過去斯免若不獨缺陷則運之變也

右鬼神變怪雖多言氣運所致殊不知氣運亦因乎人也人果守正而不變我未見氣運能移之者此人定勝天也人其善自反與

妖術

余昔隨侍先君雨亭公宦游滇省其地稍畱舊習跳端公等術雨亭公任事一方必力為禁絕有老於幕府計生者伊博覽羣書之秘要備知各省之民風因言一切妖術為官法所必當禁者亦仕宦所必當知余即諸書所記之事細為諮訪知人於鬼神當敬而遠之以安定命不當狎而弄之以成妖術妖術成而害他人即害自己命中所有先天之陰陽諸惡所不易折者竟因妖術折喪是當深惡而痛絕之也余與計生相聚數年今追憶余之所問與彼之所言錄其一二以昭鑒戒

一問扶乩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十一

蚺菴瑣語記杭州術士陳尙元自言龔真人曾降其廬授以禮斗降乩之法請仙不須兩人扶乩自能執筆書判問此說何如

計生言伊前在某官幕下禁止當地扶乩因細悉其情謂鬼神本無知識一因乎當乩者之靈以為靈則其智甚黠必託為某仙某佛或前代名人叩以天上冥中之事必曰天機不敢泄漏其實並無仙佛並無名人之鬼及天上冥中之事特作藏頭蓋尾之語俾不露所証耳

又云當乩者不但要能詩能文之人抑且要聰明不羈之士則乩因人靈為最便不然人之才不足乩之才亦不足又云乩書於沙盤飛舞旁人執筆錄之詩文詞賦頃刻成篇與人

應答而兼諸語往往盡妙若當乩者生平見過之詩書實已就忘  
乩神能搜人心曲引用而出凡人作詩文構思非易乩因人靈則  
不假思索竟有完善出色者

又云乩前侍立諸人或有私事為兩人所共知者乩便知之若只  
一人獨知者乩不能知若兩人甫自外來未與在場諸人混合乩  
亦不知

又云案上有某書壁上貼某詩旁人未曾屬意雖執乩者不知而  
乩上易知若旁人有意置此書詩留心以試乩之覺察則不能知  
余聞其語因悟人所守之事鬼神不得知之又悟鬼神若守之事  
人亦不能覺察也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圭

又云人呈詩文一卷未開緘乩不知也開而一著執乩者之目雖  
並未看明則已百行盡悉評論刪改無不中款

又云在場諸人或因事暫去乩前另有外人來說何語作何事在  
場諸人仍來當乩則全乎不知余故前云無人便不靈人外別無  
鬼神也

又云在局之人或情深罔極乞引先人之覓到壇則約日來降故  
意為難或仍不至即至亦不數語便稱有事急去實則亡人並無  
覓皆乩神詭託欺人惟恐以隱事詰問而破其欺故稱急去也

又云凡當乩必兩人左疑右人之所為右又疑左人之所為彼此  
相疑而鬼神鼓舞於其中余聞其言因悟天下事人我之間皆有

鬼神鼓舞於其中者也人安得知之須知而慎之

又云乩有稱善書法者亦必因人之能以為靈人為縛筆於乩蘸  
墨漿承以大小紙幅寫大字成匾對小字成單條行楷並妙

又云乩有令人備紙幅於桌四面押定不使走動磨好墨潤好筆  
諸人避出片刻而入則所乞書者均已成就墨未乾也并有乩以  
詩章與人令人在壇尋得則尺紙上書殊字豎畫勻細不類筆寫  
此並非與人習熟便可靈不因人殆聊結妖魅或崇同人做詭只  
能偶一為之者也

又云有開方為人治病始或不甚荒唐久必悞事而後已

又云有以修鍊之術授人教人服氣坐功騙人照其法行之而喪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圭

厥身

又云在場人正乩意亦正人心習久而誠滅乩意亦從而偏或作  
荒誕不經之言或騙人日後富貴動人妄想甚至以符咒授人開  
妖術之端故律有重禁

余後又閱紀文達公如是我聞姑妄聽之槐西雜誌灤陽消夏  
錄又續錄及趙雲崧詹曝雜記多有扶乩之事知計言不誣

一問避刑

律例所載有避刑邪術又有代為架刑之人問此說何如

計生言此等案情却未曾經辦但聞之同事云邊省有收水者以  
符咒治跌打損傷立效理畧同於祝由科是術書符於水能令犯

人吞之受刑不痛又有寄水者能以人手足寄於他物受刑如有代更或如孟密鬼術以木石易人手足見七修類稿非易去其體乃易其神耳使人如半身不遂或至於死然不過小靈小驗究竟難逃官法不然官法亦何所施乎

余謂跌打損傷及一切雜病治之當以藥醫為正若符咒則偷竊造化以惑愚人目前免其一後日償其二也  
若避刑架刑以及易人手足總以小臉惑人當官法紀人命死生妖術豈能為役

一問蓄蠱

洗冤錄載造蠱者取百蟲置皿中經年開視有一蟲食盡諸蟲而

一班錄 卷五 鬼神 五

獨存者為蠱能隱形似鬼神其毒不一皆變亂元氣多因飲食行之

又載金蠶蠱一名食錦蟲屈如指環食故緋帛錦如蠶之食葉漢蜀湖廣閩粵皆有姦人蓄之取其糞置飲食中毒人人即死蠶得所欲則日置他財使人暴富然遺之極難水火兵刃都不能害必倍其所置金銀錦物置蠶於中投之路旁人偶收之蠶隨以往謂之嫁金蠶不然入人腹殘齧腸胃完而後出也此據洗冤錄所載未知其說皆真否

又載粵西有藥思蠱狀如籠雞蟲如蠶豆大能變作小孩形遺嫁之法彷彿金蠶問此三說何如

計生言伊與同事多人從未經辨蠱案想妖人蓄蠱害人致富則必有之余前偶閱野客叢談記有祀貓鬼者毒人食人臟腑人必心腹刺痛吐血而死則死者家財搬運而至以致暴富貓鬼乃老狐之鬼依人行妖或即蠱之說也

又云俗傳向神借債神能使人頓興財運福盡而災晦駢集可知富厚繫人福命人之蓄蠱其罹天罰不知何似也

一問鐵布衫

蚶菴瑣語記廣信鄭龍如所著文集中載明劉大將軍綏門客名鐵布衫者有異術與人角戲其身挺立不動加以矢石拳棍畧無所傷予友傳一法亦名鐵布衫又名金鐘罩試果如龍如所述同

一班錄 卷五 鬼神 五

時里人徐姓者亦受是術借數人飲娼館潛與友約伴醉角力友持斧砍徐畧無所傷娼驚駭成疾徐後恃術作逆剽劫閭里為土兵所殺術竟不靈子亦傳是法符咒俱全自維老矣且徐藉此造逆竟隕其軀前車可鑑若留煉習胎害子孫取書焚之蓋鐵布衫者法名非人名也問此說何如

計生言此術得之傳聞鐵布衫金鐘罩者均言有物護持無可傷其體也人以手撫摩其體則猶人也若有意傷之則其皮肉中有硬核頂拒雖眼中以鐵簪子以斧皆不能傷然用之頑要則靈若用之戰陣則毫不濟一犯官法亦即無靈  
又云是人持一索立門限十人用力引其索不動此神助非實力



也及有扛挑之事不過需兼人之力伊即不能  
又云是人自誇志疑神鍊四十九日成其術時見有如電光一  
閃自頂至踵心無驚懼乃成有一人光甫至眉睫驚而止後但靈  
眉上一段

余以是知妖術雖靈皆不過頑要之事如金鐘罩果能有濟則  
徐姓何至為士兵殺也

一問筆錄

計生攜抄錄八股文一本似明文啓禎格式計云此文傳言乃明  
季筆錄所改竄課余以其言不經代為火之後問筆錄何如  
計生言前朝文人有鍊筆錄者其術須鍊四十九日苦功乃成每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七

作文一凝思而神至如醉如迷迅筆無停倏忽成篇不假思索文  
之機調書卷皆若人所知所能而完善出色則神之助也但能此  
術者相戒不得應試教授生徒雖窗課眾多判改如飛也若入場  
應試則鬼神有暗通之理必中主司之好尚以投其機中式之後  
殃禍橫遭悔之無及傳聞明季有三人能是術不守其戒而應鄉  
試一人中後以故不能北赴春闈越七年惟一子已十四歲死其  
人懊喪矢志不久亦死一人中後不久發癡一人中後上京墮車  
折其右臂蓋功名本若人命中有鬼神助之使蚤禍已如是若  
功名非所應有術鍊不成即或鍊成功名亦難強取有操是術入  
場五次遭病遭貼從未能完畢一次者而且神之明昧惟人所召

儻因人質鈍而致神之不文若人雖後來用盡困勉之功作文時  
無不昏憤以貽故轍

余謂人讀書至文理已通加功勉之何患文章不佳而求神助  
富貴為命中所本有屢試求之何患功名不就而必欲速人之  
弄鬼神適為鬼神所弄然此在計生亦得之傳聞未知前代真  
有是術否

一問惑眾

刺菴瑣語記今民間盛行所謂教門者說偈談經男女混雜歷朝  
厲禁而風愈熾蓋緣其師挾一幻術傳教與徒有置水一盂令人  
照見各樣衣冠有狐傳異香令人聞之皆願歸附又有坐香運氣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本

存想捻訣不數日開空中見一景象或見祥雲瑞靄天樂騰空金  
殿瑤山仙童玉女種種奇異愚人信為得道死心歸向明時有盧  
某者妄撰偽經名曰五部六冊近世尊稱為盧祖山東西則有焚  
香白蓮江南則有長生聖母無為慈團圓果等號約數十餘派各  
立門戶以相傳授但不知起自何時偶讀宋葉石林先生避暑錄  
乃知出自漢天師張真君道陵真君始行教時凡授道者出米五  
斗故云五斗米道孫魯嗣行即羽流家所傳齋醮祈禳符水祛禳  
法也魯為劉焉督義司馬雄據巴蜀垂三十年曹操征破之後有  
紅巾張角等亂遂為時君所禁其徒之高者仍嗣正派有不肖者  
志圖衣食慕世尚佛且僧家所入優厚遂附麗釋氏事魔喫菜而

誦金剛經謂之金剛禪其所挾幻術大約道家緒餘其傳道之時必與歎盟密室懼以地獄果報即夫妻同授秘不相洩子諸親友在彼教者雖不詳言其所以然其畧道運氣坐功拜表齋天俱道教科儀益證葉語之不妄彼所謂聖母者即斗母也糝團者虛靜天師所嗜今龍虎山祭必以糝也究其立意亦不過勸人茹齋戒殺化暴傲愚不可謂之全偽第其中師長匪人藉此作奸所以不齒於端人見罹於國法也問此說何如

計生言妖術惑眾在漢黃巾在元紅巾在明白蓮等教始藉小靈小驗以惑一方及黨眾既多不能無犯當官以法繩之彼恃眾而滋事矣滋事之始原慮所犯重大而卜之於神每為妖神所誑於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本

是為匪似有所恃且恐錯失機會死心一黨以逞其意及官兵勦辦術本甚靈者忽然不靈並伏官法而為害已不小矣所以當官須慎之於始稍有影響即行嚴禁不使黨眾既多流而為害也  
余後閱勘定教匪述編記妖賊羅其清苟文明蠱惑鄉愚其術有命課入民家排算舉家生命曰此王侯也此夫人郡主也最後至其家主大驚伏地曰求數十年不得乃今遇於此前緣定矣授一鏡令自照則見冕旒黃服夜使燃燈念咒羅拜燈藥漸大如盤孟復取金鼓亂震戶內徹席為門當階側聽絕無聲響愚民信之遂首領不保觀此知計言不爽  
一開採生

姑妄聽之記大學士溫公言征烏什時有驍騎校腹中數刃醫不能縫適生仔數回婦醫曰得之矣擇一年壯肥白者生剝腹皮繫於劍上以匹帛纏束竟獲無恙創愈後渾合為一痛癢亦如一公謂非戰陣無此病非戰陣亦無此藥信然

蘇屬拐小兒案後見吳門補乘拐子多浙人乘箬包頭船假醫卜雜技以游城市咒餅餌與兒童食輒迷不省遂引至舟中瞞自捩肢體使之索錢街市雖父母不能識弗從命則以銅管生吸其腦髓其肉以為糗或合藥貨之治冠神效所奉神曰麻叔謀曰抽筋娘娘祠在太湖中荒山上逢令節則祀以人是人而毒於獸者前方問亭觀承宮保為御史時曾被命來蘇於滄浪亭審此案又乾隆三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本

十五年夏破獲於吳江江浙二省會訊兩案祗斃現獲者俱難根究其黨也問此兩說何如  
計生言以人身之物治人損傷此幻理也在軍前殺人如草之時每多傷不應死者償其術又有當死而未膺殺戮者供其採割各如平命妖術舞弄其中凡軍營類有此醫傳聞明季張獻忠屠蜀時陳士慶之術最著但士慶自己絕後所治皆取幻理亦復何益至若妖人採生合藥治危究竟何人秘此而得長生可知妖術一途均為鬼神舞弄使有小靈小驗而身罹重典也  
詹曝雜記徽州歙縣妖民張良璧能吸童女精髓年已七十餘鬚眉皓白而面貌只如少壯嘉慶十六年案破良璧照採生矣

割律凌遲處死妻及子皆遣戍此亦可證計言

一問圓光

如是我聞云世有圓光術張素紙於壁焚符召神使五六歲童子

視之童子必見紙上突見大圓鏡鏡中人物歷歷示未來之事猶

卦影也問世說何如

計生言人家失物不由盜賊外來者家眾彼此推諉因延習圓光

者到家施術置鏡燈前使兒童窺之見鏡中一人面不了了而身

穿何衣足穿何履偷竊是物蓋皆眾心擬議可及之事也心虛者

或露出實情其實失物情狀豈能以術得之更或其物為家長藏

好遠出因未與眾說明致家中生此擾也

一班錄

卷五 鬼神

圭

吹影編朱滄庵於舟中失一銀盃心疑舟人婦也延善圓光者

致之光中見一舟舟中二客皆滄春友忽相與立鶴首野望舟

人婦乘隙探半身入艙取盃藏艙板下頃之舟至岸二客入

艙取盃不得若尋覓狀已皆登岸復有數人持燈火尋覓驚疑

而散舟人婦乃取盃付其夫兄某袖至銀店傾銷相與剖分歷

歷如繪後露踪跡實非舟人婦也又有貴官失珠價值千金有

董幕能圓光光見一吏抱文書立案旁乘隙藏珠袖中出於是

拘吏拷掠備至無實後啓一積珠儼在蓋貴官理文書藏珠於

積而忘之也吏已死獄中矣雖悔無及董自是不為此且舉以戒人

余因悟妖人以術騙人人受其欺而妖人亦為術騙不自知其術之非真此其所以為妖也

一問迷惘

樂陽消夏錄記德州宋清遠先生言呂道士善幻術嘗客田山蘊

司農家值宴賞有一俗士一少年一老儒殊敗人意滿座為之不

樂道士書三符焚之三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數回俗客趨東南

隅坐喃喃自語乃與妻妾談家事少年則坐西南隅流目送盼妮

妮軟語備治蕩之態老儒則端坐石上講孟子如與四五人對語

酒闌道士又焚三符三人乃惘惘始醒自稱醉眠道士曰葉法善

引唐明皇入月官即用此符當時誤以為真仙迂儒又以為妄語

一班錄

卷五 鬼神

圭

皆井底蛙耳後在旅館攝一貴人妾魂急捕之已遁去

聊齋志異所記多前朝事云有副將軍某負貲入都將圍握篆苦

無階一日有裘馬者謁之自言內兄為天子近侍茶已請開云目

下有某處將軍缺僕不吝重金僕囑內兄游揚聖主之前此任可

致大力者不能奪也某疑其唐突涉妄其人曰此無須踟躕某不

過欲抽小數於內兄於將軍錙銖無所望言定如千數署券為信

待召見後方求實給不效則汝金尚在誰將就懷中而攫之耶某

乃喜諾之次日復來引某去見其內兄云姓田煊赫如侯家某參

謁殊傲睨不甚為禮其人持券向某曰適與內兄議計非萬金不

可請即署尾某從之田曰人心叵測事後慮有翻覆其人笑曰兄

慮之過矣既能與之豈不能奪之耶且朝中將相有願納交而不可得者將軍前程方遠應不喪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去其人送之曰三日即覆公命逾兩日日方夕數人吼奔而入曰聖上坐待矣某驚甚疾趨入朝見天子坐殿上爪牙森立某拜舞已上命賜坐慰問殷勤顧左右曰聞某武烈非常今見之真將軍才也因曰某處險要地今以委卿勿負朕意候封有日耳某拜恩出即有前日裘馬者從至客邸依券對付而去於是高枕待授日誇榮於親友過數日探訪之則前缺已有人矣大怒爭忿於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簡何得授之他人司馬怪之及述所遇半如夢境司馬怒執下廷尉始供其引見者之姓名則朝中並無此人又耗萬金始得革

一珠錄

卷五 鬼神

幸

職而去異哉武弁雖駭豈朝門亦可假耶疑其中有幻術存焉所謂大盜不操矛弧者也問此兩說何如計生言幻術迷惘類能變人聞見使人認假爲真視無爲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妖狐迷人入荒園破屋一如琳宮珠戶亦同又云邊地相傳有隱形法者其人靜坐一室令人入來尋覓無所見即遍爲摸索亦不可得在索者已無處不摸到在其人但見索者四處摸到而獨未到伊一席之地若非幻術何使人迷惘如是但若數人入室尋索即不能隱或欲藉此逃法網則斷不能

一問追魂

蚺菴瑣語記崇正甲申有吳江薛生號君亮者至我都能李少翁

追魂之術又善寫照其法書亡人生死忌結壇密室懸大鏡於案南設胡床於案下床糊素紙持咒焚符七七日晚鏡中煙起亡魂從案下冉冉而升容貌如生對魂寫照畢魂復冉冉而下亡四十年外不能追矣郡紳徐家宰石麒父卒時未磨封命後麒貴贈官追至衣冠一如所封主事高登榜羅法典刑其子高承挺追榜魂至手掣自首而升知府沈震龍子婦屠氏以產死追來滿身污穢吏部主事吳昌時婦陶氏追至身穿水紅衫面色如生唐陳鴻傳長恨歌傳記楊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瘡起太真二小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維形神憔悴有道士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冀得復見即死不恨道士出

一珠錄

卷五 鬼神

幸

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咒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符符僅類人形而已使上齋戒懷之疑神定意想其平日事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觀之乃真貴妃面貌也上喜甚道士笑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壁而供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咒吸煙呵像上次命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造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既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葦葉鎖鎖之於是太真在帳中見上泣日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目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也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於

不意其言甚多太真意少釋與上曲盡綢繆勝於平日脫臂上玉環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啟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士具言太真所以尸解今見為某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姓王名舟不知何許人要其術過於李夫人是耶非耶遠矣問此兩說何如

一問樟柳神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畫

隨園隨筆云今邪術有樟柳神謂能役遣童男女魂以報事也按楚語史老教靈王拒子張之諫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官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韋昭注中身也殤官殤所居也執謂把其籍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制殤也此樟柳神之始也問此說何如計生言伊曾幫辦樟柳神惑人之案并連製造之家故知之審云雕樟柳木成寸長之人施以術則靈攜於身能將一切不要緊事向人耳邊報語並坐之人不克聞也但祇能報語不通問答造此總為妖術以云攝小兒女魂為之無是事也又別有符一道名報耳神亦同其不報要緊事非不敢報也凡事有干係實於福命有抵則隱凡事無干係即無抵乃顯在人視之若一致在鬼神實判

兩途樟柳神豈有知識其能報者妖術幻取目前顯然共知之事聞於人也故門口有賣物者過則報背後貓犬竊食則不報外面客來則報屋後賊至則不報製造之家有求其術者伊家必先書若人名姓卜於神前大約有福者不落此等術業妖不附也無福者亦不就此等術業妖無藉也必畧有薄福而將盡以致不祥者乃與之若人挾樟柳神而拐騙無知之財物迨盡其薄福而術亦不靈若人亦概可知矣姑將其拐騙之事畧記於左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畫

一行醫術以稍知醫理之人挾此術行道江湖病者延其診治或欲告以病之緣由彼則止之曰毋告我能按脈而知於是按其脈即照妖術所報病情一一語出人無不敬為良醫不惜重酬以求其治者多矣

一關亡魂點香燭能作念咒以召亡魂聽妖鬼所報說出亡人家一切不要緊之事目前亡人所識之人均能道其各姓此在智者倘疑信參半愚者能不信乎

一看香人家疾病不安看香者詭云能於香烟上看見其家鬼神察其休咎曾有一看香者至某家即妖鬼所報却難添枝葉忽有鄰婦走來知是婦昨曾與其夫戲語曰我將就縊也看香者

乃曰此位娘娘何故有緇鬼隨其後眾熟思駭異咸信婦有是言遂召討替之祟也

余謂挾樟柳神廣騙人財所得之財皆其命中所應有特受其欺者天未必補償其所失故君子不可以不智也

一問搬運

樂陽消夏錄記一術士舉魚膾一巨椀拋擲空中不見云已在書室畫厨夾屨中時賓從雜選書室多古器已嚴扃其婢僕開雜人等足蹟皆不得至何由而進且夾屨高僅二寸椀高三四寸許斷不可入疑其妄姑呼鑰啓視則椀置案上換貯佛手五原貯佛手之盤乃貯魚膾夾屨中是非搬運術乎問此說何如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天

計生言凡戲法皆無符咒若搬運則妖術攝取之法也其搬運之物必若人自己位置一器中或一室中謹閉而往他處試其術能將此物一一運去亦能將他物運入此器此室

又云近歲屢聞有操是術以行拐騙者騙富家云能以少變多先與銀一錠彼當面封貯匣中即交富家藏好云須越七日開則彼已將是錠攝去使其黨速往銀店照樣傾成三錠開匣時攝入則一變爲三也再試不爽與以重大乃攝而逃

余謂人心之癡於此爲甚彼能以少變多應秘其術以致自己之富何故來炫其術而願繼我富也其誠僞無庸問也

一問燒煉

七修類稿載宋史張永德傳云寓睢陽時有善生鄰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告適淮永德送之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與永德遊一日告適淮永德送之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

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爲將屯下蔡淮民中有一僧睥睨永德石之乃睢陽生也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富貴安用爲此又龍川畧志載子瞻從事扶風時有老僧欲傳以硃砂化黃金子瞻曰吾不好此雖得之將不能爲也僧曰此方知而不爲正當傳也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嘗以方授人有爲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輕傳公慎勿以授人如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天

陳卿者也後偶與陳希亮談圖作仲亮語及此僧所以陳固求子瞻授之悔曰某不惜方借負此僧未幾陳以賊敗去子瞻疑以方故深自悔恨後謫黃州陳子瞻在黃子瞻問其父用此法否慥曰吾父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死義甥孫沈某弟兄二人其弟爲人燬銀以給食日亦未足也不數年置有室廬妻奴設四肆弟兄俱於肆以交易又數年身有羅綺動有銀器往來有顯者迥異於昔日人言得燒金之術假煨工以遮人耳目且信且疑無何兄弟繼死家隨以廢其父一日攜一書告子曰吾兒得此足衣食今獻之於翁少丐錢穀可乎予因益信張永德陳仲亮之事召醫姪姪素好此語之姪曰沈與北司前某人同爲今

亦同棄世矣嗚呼晏子有言不義之富禍之媒也使承德得方未必不沒官也而東坡遭謫遭謫及及窮途而病死者亦或曾試此耶問此說何如

計生言以硃砂鉛汞煉成金銀多假託以行其拐騙然未嘗不真有是事但煉此而得之財即若人日後命中應有之財使蚤得於前已不免受天之譴亦何益也

余謂以此求富猶前言筆錄之致貴也皆妖也若金銀真能由煉而成則其術豈能久秘當必在在設爐竈共相較逐矣

一問陣圖魔魅

如是我聞記道士龐斗樞手撮棋子布几上中間橫斜縈帶不甚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五

可辨外為入門投一小鼠從生門入則曲折尋隙而出從死門入則盤旋不能出以此信魚復陣圖非虛語然斗樞謂此戲劇耳至國之興亡繫乎天命兵之勝敗在乎人謀一切術數皆無所用從古及今有以壬遁星禽成事者耶即符咒厭劾世多是術亦頗有驗然數千年來戰爭割據之世未聞某將某相死於敵國之魔魅也其他可類推矣問此說何如  
計生言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唐詩也然孔明著是名未曾收是效其說已可知矣至以術使人精神昏亂甚至發狂昏眩或臥病危迫致人生死此史冊所載巫蠱事也非不小有靈驗然人各有命往往行之無成

一問魔術

樂陽消夏錄云伯祖湛元公從伯君章公從兄旭升三世皆以心悖不寐卒旭升子汝允亦患是疾一日治宅匠睨樓角而笑曰此中有物破之則斃磚如小龜一故燈檠在焉云此物能使人不寐當時坊者之魔術也汝允自是遂愈此何理哉然觀此一物藏壁中即能操主人之生死則宅有吉凶其說當信矣問此說何如  
計生言人家大興土木工匠慮神煞有犯因造魔使禍有攸歸更或有所不嫌而為之均主不利於居是室者實不必應驗也若傳聞奇驗多出附會如果真靈應必是家運薄而與之合則造是魔者必先自不祥矣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五

一問走無常

如是我聞云于寶搜神記載馬勢妻蔣氏事即今所謂走無常也武清王慶坻曹氏有傭媪充此役先太夫人嘗問以冥司追攝豈乏鬼卒何故須汝輩曰病榻必有人環守陽光熾盛鬼卒難近也又或有真貴人其氣旺有真君子其氣剛尤不敢近又或兵刑之官有肅殺之氣強悍之徒有凶戾之氣亦不能近惟生魂陰體而氣陽無慮此數事故必攝之以為傭語頗近理似非村媪所能臆撰也問此說何如  
計生言走無常者人臨睡吞符水則必夢為一鬼引去倩取病者之魂人遂信無常鬼勾魂不能自入入室覓生人之魂為助實則

並無勾魂之鬼亦無病死之人特吞妖符而幻此一夢耳而巫者正藉此造言以惑人

余閱滌陽消暑錄與槐西雜誌均有走無常事又夜譚隨錄記佟鯨角爲巫而走無常能祓除不祥知皆附會假託而計言實無差謬也

余年十九在滇有家人閑談往事亦近似走無常其言云有某太守者不知爲前何代官吏伊素有心疾發則如死夢入陰司辦事其後爲蜀郡太守夢幻日增心疾頻發時有大帥鎮蜀忽奉傳喚適膺是疾家人以病告及甦已夜半矣次早往謁帥詰何病某以實告帥奇之欲得其詳某曰洩漏天機兩不便也越

班錄

卷五

鬼神

事

日帥偕入密室問之某難盡隱畧言一二曰十年之中荆楚有事今所急者人口冊也帥問有官吏名乎則曰帥第一人也帥愀然不樂某曰此盛事也人誰不至此而能若此者有幾人乎帥問此事究竟某曰是何妨哉五六年後以次妥協耳帥曰我何必計身須爲我一言究竟則曰二三十年西方有事餘不再言無何某攝上官事偶下泄呼家人囑後事且告之曰我本應上擢名亦在冊因妄言夢寐罰終於是其夜以疾卒家人扶柩回武林傳聞至今竊思陰司何在冊子以何物造夢寐之事殊不足憑即使其言果有徵驗亦不過多言或中耳何足信哉又滌陽消暑錄記顧員外德懋自言爲東獄冥官如是我聞記

顧郎中德懋在陰司治獄姑妄聽之記顧郎中德懋世稱判冥諸書所記似鑿然可據然余以走無常妖符幻夢推之頗疑顧公亦惑於術故如是我聞又云地球九萬里國土不可計人當百倍中土何游冥司者所見皆中土之鬼無徼外之鬼其在在各有閻羅耶嘗以問顧郎中德懋而不能答也

識緯術數

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說已近於術數人生世上但當盡人事之所當爲何必求知以後之事况以後之事果已預定而可預知則君子知之必赴義不勇小人知之必趨利生禍可乎然帝王以家國之大問世問年非吾人所當論若常人求知以後之

班錄

卷五

鬼神

事

事而信識緯術數則惑於妖也余故以之附妖術之後亦錄史事證之

周宣王時有糜弧箕服之謠致逃亡者收養褒姒以成日後之禍數卽有定而識則弄人以誤事也

秦始皇信讖而築長城徒事勞民傷財卒以二世失德非關北寇信讖何益

東漢將興莽國師劉歆改名應讖遂與將軍王涉謀誅莽事洩自殺亦誤於讖

東漢光武已定天下儒生疆華進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

自高祖至光武二百廿八年又火爲光武起兵二十八歲數皆四七



主乃即帝位夫正位凝命自有大體似不必信讖應之

三國吳主孫皓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皓於是不修德政專事兼井亦誤於術

秦苻堅既以讀讖殺王彤王佩讖過光武乃後又信讖入五將山致為姚萇所執終誤於讖

梁太子蕭統謬聽道士之言曰此地不利於長子埋蠟鷲等物於墓側為厭禱之術致終身慚憤不能自明亦誤於術

唐太宗時太白屢晝見占曰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太史令李淳風曰臣仰觀天象俯察歷數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其人已在此宮中帝惡之於是殺武衛將軍李君羨亦誤於術

一班錄

卷五

鬼神

畫

唐德宗時術士桑茂道請高大鳳翔之城以備非常是固已定李希烈朱泚之事然日後德宗竟諉之于數不思悔悟修省亦誤於術

後五代周世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上有讖語乃疑點檢張永德而以宋太祖代之亦為讖誤

歷稽前代之讖緯術數見於正史者彰彰如是而皆術士之興妖以弄人也大約盛衰治亂限於氣運則有之其曰預定已非君子所宜信若定其事者又定其名稱位號必多附會正史所採亦不盡實也如必信術士所云則人為戲場之優伶數為戲本之名目開場何如收場何如其中一切之節奏何如為優伶者照本演唱

絲毫不可克自主即大姦大惡亦不得為小人咎大忠大孝亦不足為君子多吾人勞心刻志以講明人事皆徒勞也其說何可問乎

無已則以定數為定命即余前所言福命有一定之限量也在術士豈能知命而著讖以弄後人或者傳疑傳信唐宋以前多不經之語自元而後一切圖讖秘記不聞復有流傳想上為之禁民間已銷毀盡絕也而世之好事者雖一言一動均喜言事出前定以為奇倘有為之造言簸弄於其間亦足為人道之害故余歷舉術士之誤人以為戒俾眾庶知所戒而勿復言數則幸矣

又信術數者固當知戒而在術士務知以後之事愈宜重為之戒也夫當世事物之繁曠人情之變遷君子窮理尚不克周知孰能

知後世之事若果能因其知之精而至知出理外則必未有能保其令終者此可比人受英雄籠絡不知是術方得終受解衣推食之恩如或知之必為所忌天人同一理也漏洩其機豈得無晦人又何故刻意求知而至干天之譴也

右記人世妖術可云詳且明矣計生言仕宦所必當知者以當官欲申禁令於民而猝難徧攷諸書之記載則妖術之何以興起何以惑眾何以為害何以蔓延一時焉能盡悉夫前事者後事之鑒余故彙諸書之要又備為訪切而備細錄之士林中儻有講求吏治者此書固不為無用而吾人以身涉世亦當知所守而不為惑也

一班錄

卷五

鬼神

畫

知後世之事若果能因其知之精而至知出理外則必未有能保其令終者此可比人受英雄籠絡不知是術方得終受解衣推食之恩如或知之必為所忌天人同一理也漏洩其機豈得無晦人又何故刻意求知而至干天之譴也

人不知命而輕信鬼神必至爲鬼神所弄人若知命而聽命於天則鬼神効順而爲人用故君子以知命爲守身之要也

祥瑞

自上世至今數千餘年歷稽聖帝賢王蕩蕩乎與天同大巍巍乎其德難名於時民安物阜人壽年豐雖窮簷妖厲深谷陰氛無不潛消於光天化日之下而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情鬼神鼓舞又必有呈其瑞而獻其祥者考之正史

太昊伏羲氏龍馬負圖出於河

炎帝神農氏天應以嘉穀地應以醴泉

黃帝有熊氏大魚負書獻於洛

一珠錄

卷五

鬼神

彙

帝堯陶唐氏麒麟遊於郊藪鳳凰巢於阿閣

帝舜有虞氏景星出卿雲興

夏王大禹天雨金三日

商王湯白狼銜鉤

周文王鳳凰鳴於岐山

武王白魚躍入王舟赤烏流於王屋

成王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

漢高祖五星聚東井

宣帝鳳凰集京師

東漢明帝大有年

章帝有青龍黃鵠諸瑞

唐太宗貞觀四年大有年

宋太祖乾德五年五星聚奎

自宋而後亦有祥瑞可攷而知也竊思古聖王因天之祥乘地之瑞制禮作樂以垂教萬世後之人飲和食德於流風餘韻之中習焉不察相安者遂若相忘余卽五星聚奎一事言之以著鬼神之德奎文星也中土將開至大至正之文運其休徵先上應乎天蓋宋太祖承五代之變善處藩鎮以收兵權罷節度使以奉朝請又重讀書之士詔求前代遺書自後戰爭以息文治獨隆彬彬乎一朝之盛遠過漢唐卽今之八股文章亦始於宋代也此文爲前所

一珠錄

卷五

鬼神

彙

未有其詞意中而正一切妖邪誕妄之說不入也其體格精而嚴一切鋪張揚厲之言不尙也明太祖以首出庶物之資洞鑒此實天地浩然之正氣千百世建中立極者非此無以揚其麻遂用以定取士之正鵠二百七十餘年之名卿賢相胥出於此也

本朝太平一統紀綱法度咸與維新獨設科之制仍循其舊誠以此文代古聖賢立言可以正人心而維風俗不容或廢也至我皇上道光元年四月辛巳朔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於婁壁之分壁爲圖書之府與奎並主文運自宋以來千載之中兩逢其瑞此豈尋常之慶幸哉迄於今

大廷恢作人之化草茅歌多士之興讀書君子志存精進者學古

窮經和其章以鳴

國家之盛孰為鼓之孰為舞之而宇宙太和之氣蔚為光華也

可頌 朝廷文運天開昭垂萬世矣

或曰禮部壽草翰院金槐不猶堯庭莫莢乎太常仙蝶諫垣神  
蟒不猶鳳凰麒麟在郊藪乎而以八股文章為瑞何也余曰今  
之祥瑞何可殫述茲舉其要者言之也世人多事虛無輕信怪  
誕古聖賢垂教竟不復計及所幸士子進身必限制於發明經  
義苟即發明者返躬自省又何至與俗士淪胥是人心賴以匡  
救世道賴以維持者此也天垂其象則文星見世臻其盛則文

一斑錄

卷五

鬼神

妻

治隆祥瑞孰大於是

古之人不盡言鬼神之理姑留神道設教以治愚氓雖取法乎  
下而庸庸者藉以警戒不少也乃法必生弊後世遂啓釋道請  
張言地獄輪迴以誘人之佈施作福養靜修真將生人本所當  
為之事反視為電光石火而忽之孔子惡鄉愿謂其同流合污  
以媚世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初不料後世更有亂其道戕賊  
其道盡橫目之民淪肌浹髓使吾人誦載胥及溺之詩而長歎  
也蓋孔子之道至斯而岌岌乎危哉余安得不盡言鬼神之理  
而力為之辨乎

一斑錄後言

右一斑錄五篇人事物理各居其一實則五篇皆言物理而均為  
人事也蓋人生各有其福而其福各定於命但必盡人事則克享  
其全不然每享其半而遺其半然人事何以不盡則必由理不明  
也人生於世滄海一粟不自寶愛與世浮沉目習見昏庸之情狀  
耳習聞昏庸之語言稍不留心省察其畢生之所為於人世當然  
之則時時刺謬自必招尤招悔顛覆敗壞以終其身余也自幼而  
壯自壯而老以云尤悔之寡豈不令人人絕倒乃不克敏於行而  
但託於言空言勸世其誰聽之然心有所不能已者姑著此一書  
俾人之觀之者細想夫立身行己之要務勿為萬物所溷勿為眾

一斑錄

後言

欲所乘勿悞信仙佛而攻異端勿悞信鬼神而惑妖術庶幾於理  
不悖於己無傷豈非吾於世人有厚望者哉若夫術士之言定數  
最足惑人吾又願世之君子守正以安定命而不為所弄焉吾將  
鼓腹而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可上媲美於羲軒巢燧之民矣



一 斑錄附編一 權量

度量權衡 國家有一定之則然以天下之大而欲使五方共  
 昭畫一勢有所難故律雖有私造斗斛尺秤不平之條而另言  
 例可遵錄之備查

乾隆二十八年戶部議覆御史吳綬詔條奏市用升斗悉令改  
 照官倉定式一律較定一摺查市集所用升斗各項名色歷來  
 民間使用相安已久自可聽從其便即如京城錢行有庫平市  
 平南市西市諸名色總以錢平之大小定錢價之低昂通融經  
 理與升斗事同一例勢有不能盡歸畫一者若如該御史所奏  
 悉照官倉定式較定升斗呈驗烙印給發交易其門面升斗等

一 班錄附編

權量

項限日繳銷如有隱匿從重治罪不但京城內外所有米糧行  
 戶一時驟令改易事涉紛更且驗烙官斗輾轉領給徒啓吏胥  
 需索之端於實政殊無裨益應將所奏之處無庸議

一	寸	二寸	三寸	四寸	五寸	六寸	七寸	八寸	九寸	一尺
寸	二寸	三寸	四寸	五寸	六寸	七寸	八寸	九寸	一尺	一丈
寸	二寸	三寸	四寸	五寸	六寸	七寸	八寸	九寸	一尺	一丈
寸	二寸	三寸	四寸	五寸	六寸	七寸	八寸	九寸	一尺	一丈

工部營造尺

此尺立方三千一百六十寸為漕斛一石合民間裁衣尺立方二  
 千三百三寸有零常昭南城外河下斛約以裁衣尺立方二  
 千三百三寸有零

以工部營造尺立方一寸定金銀玉石牙角沈檀各物重輕

赤金十六兩八錢	紋銀九兩
水銀十二兩二錢八分	紅銅七兩五錢
白銅六兩九錢八分	黃銅六兩八錢
鋼六兩七錢三分	生鐵六兩七錢
熟鐵六兩七錢三分	六錫七兩六錢
高錫六兩三錢	倭鉛六兩
黑鉛九兩九錢三分	白玉二兩六錢
金泊八錢	白瑪瑙二兩三錢
紅瑪瑙二兩二錢	磚磔一兩五錢二分

一 班錄附編

權量

青石二兩八錢八分	白石二兩五錢
紅石二兩五錢六分	象牙一兩五錢四分
牛角一兩九錢	沉香八錢二分
白檀八錢三分	紫檀一兩二分
花梨八錢七分	楠木四錢八分
黃楊七錢五分	烏木一兩一錢
油八錢三分	水九錢三分

民間裁衣尺 立方二千五百寸  
為河下斛一石

今校定此尺實準夏尺其九寸為工部營造尺一尺其八寸為木  
 工所用尺一尺 明史地上一度二百五十里會典則云二百里  
豈計道里者前用木工尺今用裁衣尺乎存黍

一	寸	二	寸	三	寸	四	寸	五	寸	蘇州兩淮
一	寸	二	寸	三	寸	四	寸	五	寸	蘇州兩淮
一	寸	二	寸	三	寸	四	寸	五	寸	蘇州兩淮
一	寸	二	寸	三	寸	四	寸	五	寸	蘇州兩淮
一	寸	二	寸	三	寸	四	寸	五	寸	蘇州兩淮
一	寸	二	寸	三	寸	四	寸	五	寸	蘇州兩淮
一	寸	二	寸	三	寸	四	寸	五	寸	蘇州兩淮
一	寸	二	寸	三	寸	四	寸	五	寸	蘇州兩淮
一	寸	二	寸	三	寸	四	寸	五	寸	蘇州兩淮
一	寸	二	寸	三	寸	四	寸	五	寸	蘇州兩淮

東西兩淮圍木尺

此尺一尺合裁衣尺九寸八分

木行論價稱換 土語口音呼作 換太小依木時價貴賤無一定而

蘇州東西兩淮各行圍量碼子則一定似碼子因木大小為重輕

一斑錄附編

權量

王

木七寸	碼一分	七寸半	碼一分二釐半
八寸	一分半	八寸半	一分七釐半
九寸	二分	九寸半	二分二釐半
一尺	二分半	一尺五分	三分
一尺一寸	三分半	一尺二寸	四分半
一尺三寸	六分	一尺四寸	七分半
一尺五寸	九分	一尺五寸半	一錢五釐
一尺六寸	一錢二分	一尺七寸	一錢五分
一尺八寸	一錢八分	一尺九寸	二錢三分
二尺	二錢八分	二尺一寸	三錢三分

二尺二寸	三錢八分	二尺三寸	四錢三分
二尺四寸	四錢八分	二尺五寸	五錢三分
二尺五寸半	五錢八分	二尺六寸	六錢三分
二尺七寸	七錢三分	二尺八寸	八錢三分
二尺九寸	九錢三分	三尺	一兩三分
三尺一寸	一兩二錢三分	三尺二寸	一兩四錢三分
三尺三寸	一兩六錢三分	三尺四寸	一兩八錢三分

若圍量每寸之餘多半寸碼亦加半多四分亦作半寸多七分即作一寸

屈氏數學精詳尺

一斑錄附編

權量

四

同邑屈曾發省園著有數學精詳刊定尺式每尺合裁衣尺八寸七分不知何本而漫云工部營造尺今為校核而知非也惟會典云京鑄大錢式闊八分則合此尺無差

量田尺

武林沈士桂丹甫康熙時人著有算法大全刊定尺式每尺合裁衣尺九寸五分 意木板久而銷蝕當是九寸六分與下藩臺額下量河尺同也 云此尺立方二千五百寸為量一石以工部營造尺立方三千一百六十寸為石計之只九斗六升有零以我邑河下斛計之只八斗八升五合不足

始此尺必有本也 每尺準裁衣尺九寸六分算 以本縣丈量書所執掌步弓核之每弓合此尺五尺

按衍聖公孔尚任銅尺記明部定官尺一尺合夏尺... 六分強也... 加一寸... 爲今量田尺似與此尺不異則卽以此尺爲今量田尺可也

阮漕臺量米尺

芸臺阮公元爲漕督... 漕艘五千經過量算繁劇公自製尺式... 立方一尺合漕斛一石量算便易其尺式一尺合裁衣尺一尺二寸七分半其立方一尺合裁衣尺立方二千七十二寸有零我邑河下斛一石約居裁衣尺立方二千五百寸爲準以此量一石校之尺合彼河下斛八斗四升不足姑存其式備查

藩臺量河尺

一斑錄附編

權量

五

道光十四年三月開濬白茆河上臺頒發丈竿兩次前一次其尺一尺合裁衣尺九寸六分強後一次其尺一尺合裁衣尺九寸二分今以其前尺定爲制則與銅尺記所云適符也

古尺考

古之人布指知寸... 以食指中截布手知尺... 舒肱知尋... 近取諸身爲度也... 十黍成寸百黍成尺... 遠取諸物爲度也... 縱黍較長爲今尺... 橫黍較短爲古尺... 古時中人... 之手稍長合今尺稍短合古尺... 一尺合今尺八寸一分此九... 九之數起於人身協於嘉穀實出自然也布指與十黍寸畧相同

布手與百黍尺亦畧同人身嘉穀古今不異也排縱黍百爲尺只合今世裁衣尺五寸二分繪其式備查

周官考工記曰人長八尺是周以六寸四分爲一尺... 之尺計之故爲八尺... 尺之積卽準人身以之度高下曰仞又人兩手開引卽準其身之長以之度廣狹曰尋也...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 以周六尺四寸爲步... 周之

世殆以二尺並用乎或云古是指與周之盛今是就東周列國言後世狹其田畝以征賦卽什而取二之意存參

蔡邕獨斷夏十寸爲尺... 殷九寸爲尺... 而司馬書儀紫陽家禮所著周尺一尺之制並準夏尺六寸四分核之適準今世裁衣尺六寸四分是必周以夏八寸爲一尺而又從八折也稽之前漢銅斛尺後漢建武尺晉前尺梁銅尺悉從同繪其式備查

今世裁衣尺上同夏尺於此可證

田畝之制自神農氏有九井並出之祥黃帝氏作遂畫九州之井

一斑錄附編

權量

六

一寸 二寸 三寸 四寸 五寸 六寸 七寸 八寸 九寸 一尺 一丈 一丈二尺 一丈三尺 一丈四尺 一丈五尺 一丈六尺 一丈七尺 一丈八尺 一丈九尺 二丈 二丈一尺 二丈二尺 二丈三尺 二丈四尺 二丈五尺 二丈六尺 二丈七尺 二丈八尺 二丈九尺 三丈 三丈一尺 三丈二尺 三丈三尺 三丈四尺 三丈五尺 三丈六尺 三丈七尺 三丈八尺 三丈九尺 四丈 四丈一尺 四丈二尺 四丈三尺 四丈四尺 四丈五尺 四丈六尺 四丈七尺 四丈八尺 四丈九尺 五丈 五丈一尺 五丈二尺 五丈三尺 五丈四尺 五丈五尺 五丈六尺 五丈七尺 五丈八尺 五丈九尺 六丈 六丈一尺 六丈二尺 六丈三尺 六丈四尺 六丈五尺 六丈六尺 六丈七尺 六丈八尺 六丈九尺 七丈 七丈一尺 七丈二尺 七丈三尺 七丈四尺 七丈五尺 七丈六尺 七丈七尺 七丈八尺 七丈九尺 八丈 八丈一尺 八丈二尺 八丈三尺 八丈四尺 八丈五尺 八丈六尺 八丈七尺 八丈八尺 八丈九尺 九丈 九丈一尺 九丈二尺 九丈三尺 九丈四尺 九丈五尺 九丈六尺 九丈七尺 九丈八尺 九丈九尺 十丈

我疆爾界三代相因尺制改而井地不改五十七百畝名雖異而實不異也

本朝江永六經精義云古以一舉足為武三尺再舉足為步六尺

中人長八尺即本考以今中人度之長只五尺然則古八尺當今

五尺此計田畝而論步所云今尺殆即今古一尺當今六寸二分

半古六尺當今三尺七寸半也

又云古者六尺為步為今三尺七寸半步百為畝計今尺積平

方一千四百六尺有零也畝百積萬步其方面百步為今尺三百

七十五尺合今步量田尺五七十五步中積平方十四萬六千二

十五尺合今步平方五千六百二十五步以今田二百四十步為

一斑錄附編

權量

七

畝五尺為步積平方二十五尺合計之知周人百畝而徹實準今

田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此其所以為古殆本周制以該夏商

漢儒多言六尺為步江永或即以漢儒為據也

三代之尺步不同而皆以步百為畝後世秦孝公用商鞅開阡陌

盡地力而以六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後至漢初始以此法通

行於天下

今將三代以後歷朝尺制畧稽一二錄於左

秦尺郎瑛云周八寸為尺秦比周七寸四分

前漢銅斛尺王莽時劉歆製校與周尺同得夏尺六寸四分

後漢建武尺亦與周尺同

後漢建初官尺漢章帝建初年關於冷道鑿碑廟下得玉律度

魏尺曹魏杜夔用以調律校周尺一尺四分七釐

蜀尺郎瑛校同周尺

吳尺郎瑛校同周尺

晉前尺校與周尺同

晉始平古銅尺校晉前尺長三分強

晉後尺校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

晉田父玉尺田父於晉田野中得周時玉尺校晉前尺一尺七

後魏前尺校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

後魏中尺校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二釐

一斑錄附編

權量

尺

後魏後尺校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魏孝文帝時一依漢

東魏後尺校晉前尺一尺五寸八釐

後周鐵尺果十二黍為寸校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

宋雜尺校晉前尺一尺五分宋武帝時平原人所送

宋氏尺考此尺為宋時民間所用校晉尺一尺六分四釐

齊尺郎瑛校與宋同

梁銅尺與周尺同

梁法尺梁武帝時作校漢銅斛尺長半分

梁表尺校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

梁朝俗閒尺校梁法尺長六分三釐校晉前尺一尺七分

隋開皇官尺

校與後周鐵尺同

隋銅龕尺

隋時從上相承有銅龕一相傳是蔡邕鑄龕其銘曰  
稱重十二銖兩之為一合三之損一轉生十二律 原隋後周  
玉尺同此龕

隋開皇水尺

隋開皇十年造律呂水尺校晉前尺一尺一寸八  
分或後水為木非

唐貞觀尺

校與後周玉尺同

唐開元尺

合建初尺又有以一尺二寸為大尺校夏尺八寸強

周王朴所定尺

校周尺一尺二分強

宋二景表尺

太祖建隆初所造長於王朴尺四分

宋李照縱黍尺

仁宗皇祐二年造

宋胡瑗橫黍尺

校周尺一尺七分

一斑錄附編

權量

九

宋大觀帝指樂尺

徽宗博求知音之士魏漢津上言聲律身度  
請以帝指為律

宋司馬書儀布帛尺

曰京尺亦曰省尺得今成衣尺八寸六分  
強後同明代詔定官尺

宋紫陽家禮周尺

即周尺得夏尺六寸四分

元尺

相傳甚長然無可考

明部定官尺

依宋時布帛尺凡田畝布帛營造所用悉同準五  
尺為尋十尺為弓二百四十步為田一畝校夏尺八寸六分強校

明鈔尺

周尺一尺三寸四分得此尺六寸四分近王崇謂明鈔尺與裁縫  
尺相近知此尺實合我鄉成衣尺而上下同夏尺也

本朝行聖公府古銅尺

前在國子監博士孔尚任從治下河於江  
年八月十五日造後又得一尺定為司馬文正公布帛尺孔氏  
作有銅尺記慮原太原邑各蓋建初時類於慮原者也考漢章  
帝建初年開於冷道縣舜廟下得玉律度以為與周尺同因鑄  
為銅尺原郡國而周尺下同建武尺今行聖公銅尺記云校建

一斑錄附編

權量

十

尺一尺一寸七分七毫即據為周尺似未盡合姑錄孔氏所校各  
尺以左備考

一云古尺一尺三寸六分 一云當漢末尺八寸 一云當

唐開元尺一尺三寸五分 一云當宋官尺七寸五分 一云當宋

尺四寸四分 一云當明官尺七寸五分 一云當今工匠尺

七寸四分 一云當今量地官尺六寸六分 一云當今兩尺

大布尺四寸七分 一云當今裁尺六寸七分

又銅尺中謂明部定官尺加一寸為今量田準尺核之準今

其細法亦尺九寸六分合前刊準尺則而明道里之數校近於

今用之數校小於今於此可辨

古今尺律當時雖考校至準而歷久必差蓋竹木有新舊銅鐵有

磨礱彼此照造以漸失之也故後人於時移世易之後得一古

玉律古銅尺如獲至寶職此故也余所刊尺式僅兩經寒暑核

之釐毫已爽雖或比校改正究亦難保無差闕者諒之



一班錄附編二勾股

算法精深無底天地暗藏秘奧於其中使人知不勝知終竟窮於摸索西法神矣極方圓勾股變弧一切之繁蹟均可以三角算求之而我中土人士學之匪易余也即所知至淺之理言之并不敢謂窺見一斑也

勾股容圓

凡勾股斜截四方長方之半也例以狹面補勾長面稱股斜面稱弦勾自乘之數股自乘之數合兩數即為弦自乘之數勾三股四者弦五其他準此故勾股弦三者據其二以求其一無不可知而盡天下深微幽奧之數亦無不可以勾股求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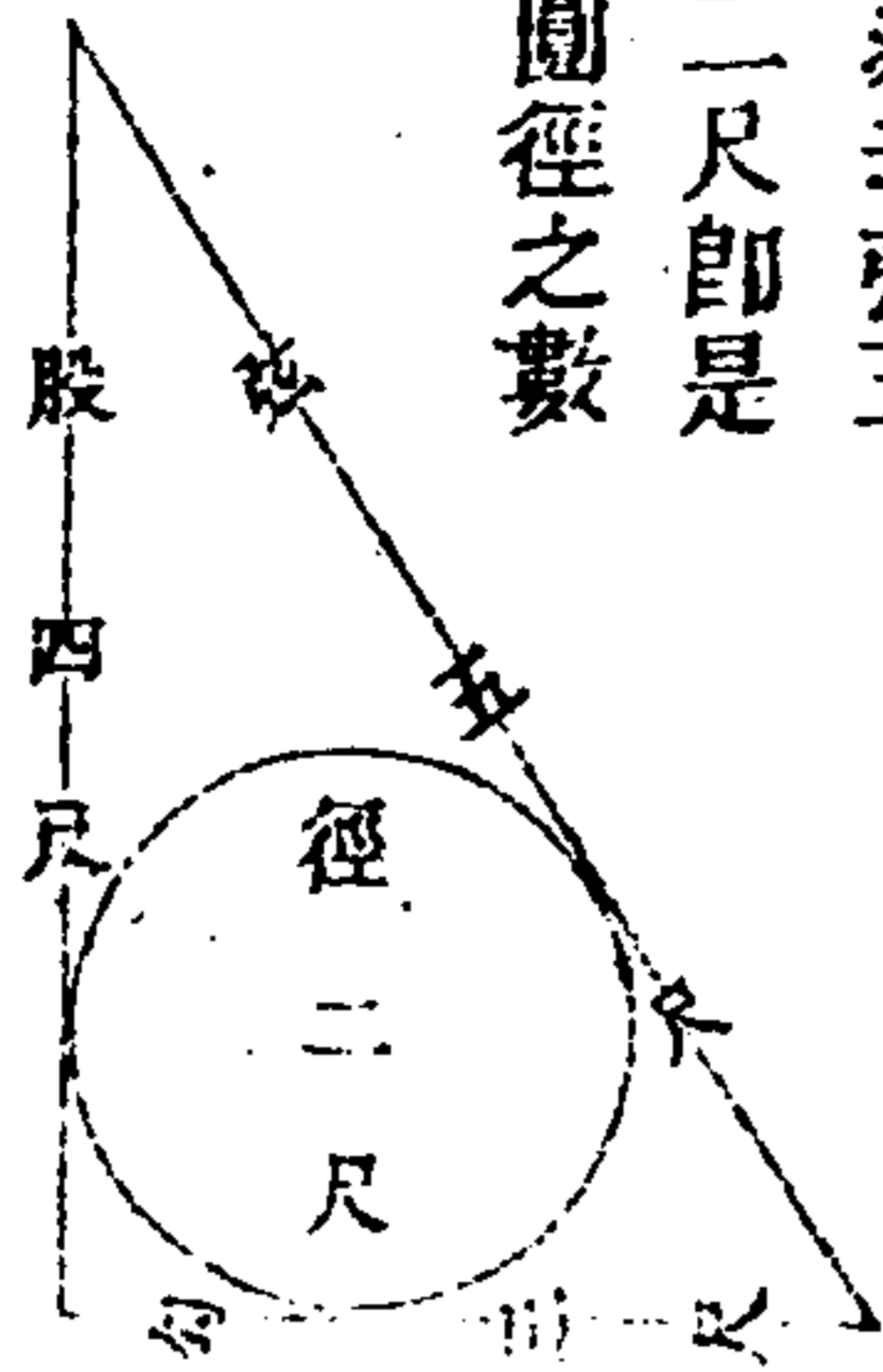
一班錄附編一勾股

合勾三股四為

七尺減去弦五

尺餘二尺即是

中容圓徑之數



合勾股七尺為法除股四尺得一四

二八不盡以勾三乘之得二八五七

為中容方面

勾股弦相求有別法

法以弦五尺減勾三尺

多二尺又以勾弦相併

得八尺乘之為十六尺

開方得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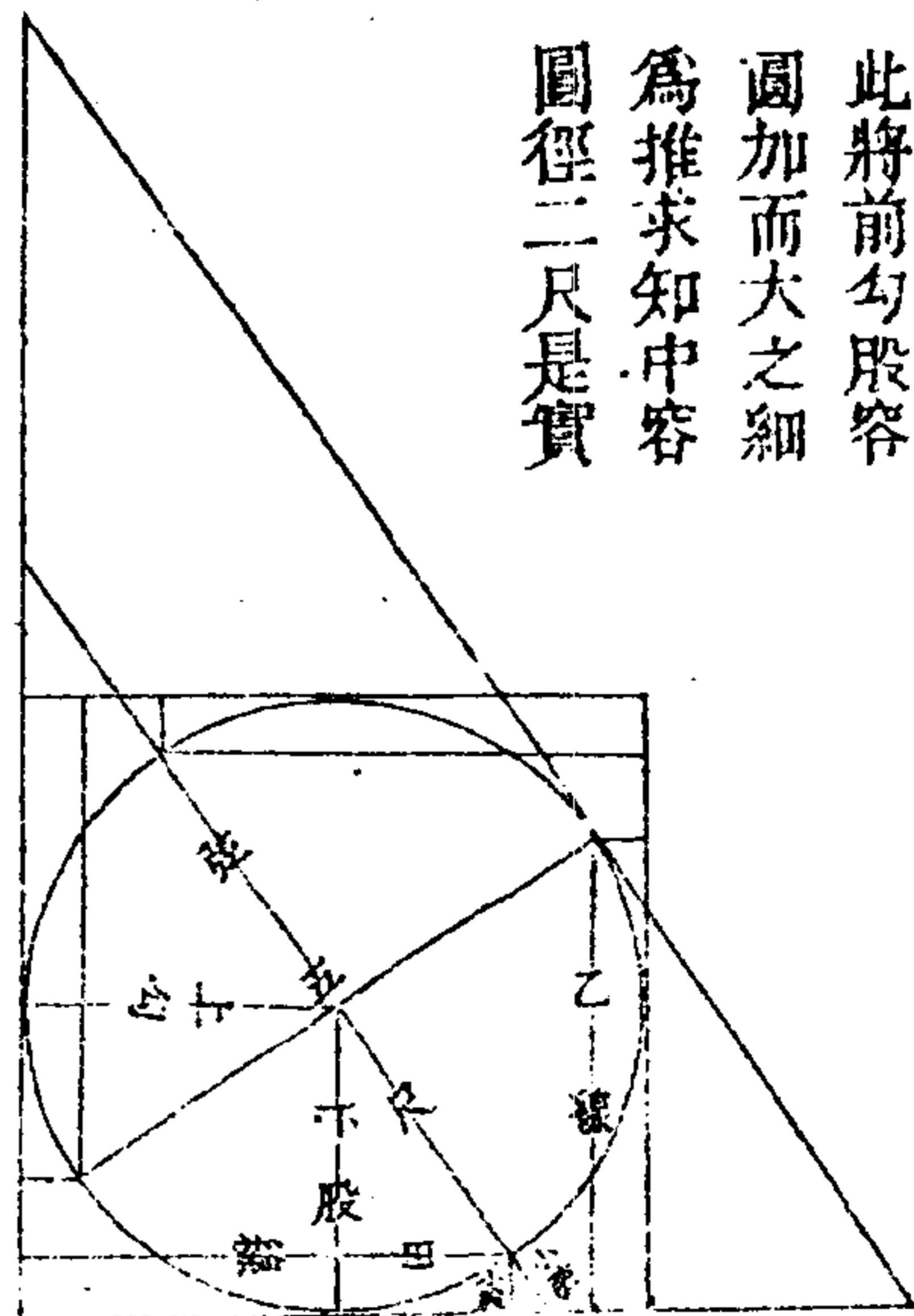
又以勾乘股一數股乘

勾一數勾股相較多一

尺自乘又一數合三數

開方之得弦

此將前勾股容圓加而大之細為推求知中容圓徑二尺是實



此可以勾三股四弦五為定率以股求勾將四歸而三乘之以弦求股將五歸而四乘之餘同

一班錄附編一勾股

法先將內勾股中算出容方須知此方面橫之即為上勾豎之即為下股倍之即為大圓徑於下股算得其弦減去大圓半徑

餘為小弦即小弦照定率算出小勾小股於內勾股三尺勾中

減去小勾餘為甲線即同大圓外著大弦處一直到下之乙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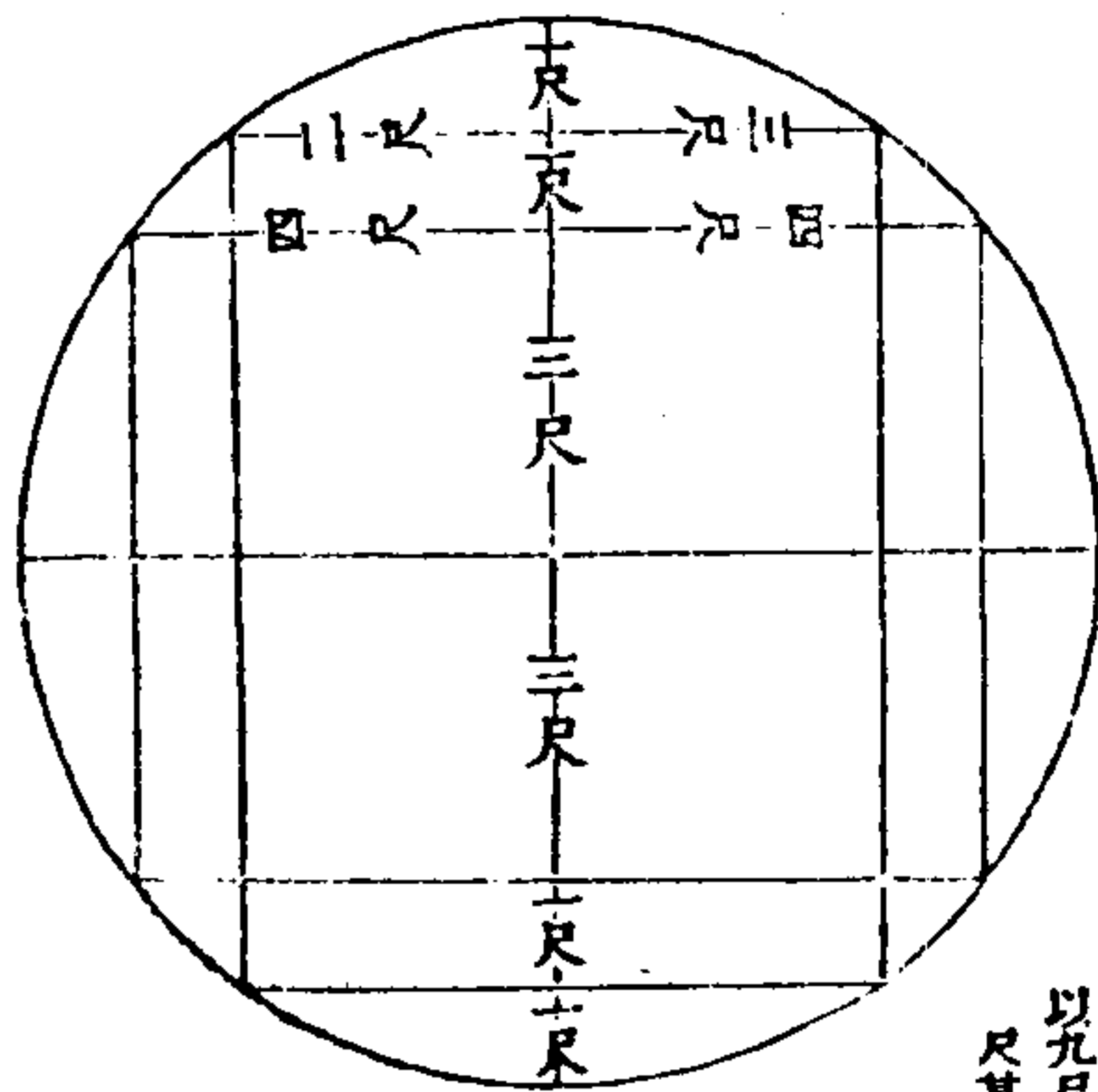
也即乙線照股率算出乙勾減去小股而加大圓全徑為下全

勾即以下全勾為法除大圓徑得數以原勾三尺乘之即得中

容小圓徑二尺

圓容勾股

圓徑一丈從上量  
下一尺作勾則兩  
旁之股各三尺即  
以三尺作勾下股  
到底九尺勾一股  
三勾三股九體例  
實同若從上量下  
二尺亦同此理也



上一尺相乘為九尺即  
以九尺開方之為三  
尺其條同

一斑錄附編

勾股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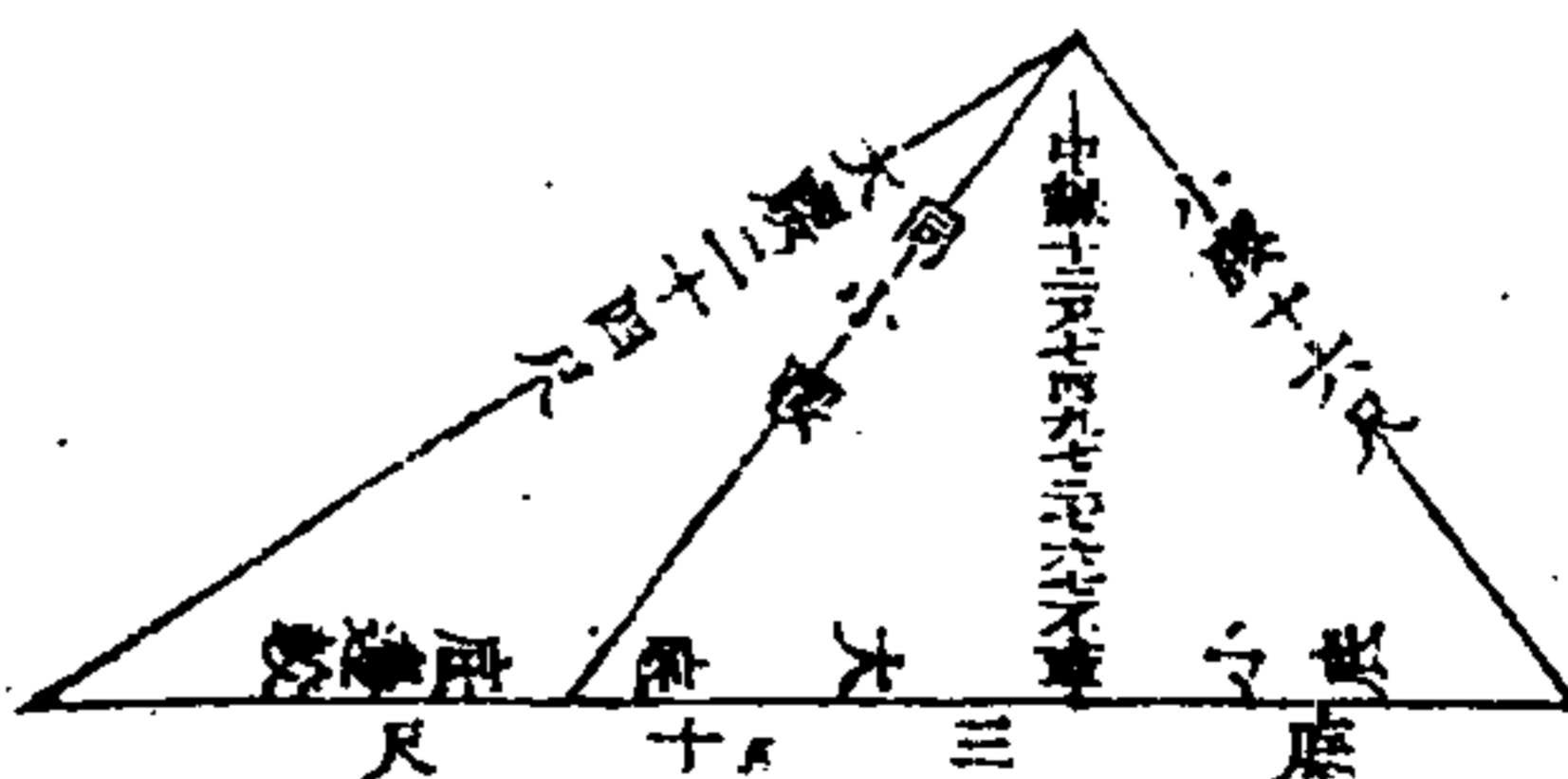
一問有一丈圓徑截去二尺留八尺截處潤應幾尺答曰八尺  
法將二尺乘八尺得十六尺開方之為四尺即截處半面數也  
倍之為八尺  
一問有圓徑量去二尺截處潤八尺問全徑幾尺答曰一丈  
法將八尺折半為四尺自乘得十六尺以二尺為法除之得八  
尺加上二尺是一丈  
一問有圓徑一丈截為二截處潤八尺問上下幾尺答曰上二  
尺下八尺  
法將一丈自乘得一百尺減去八尺自乘六十四尺餘三十六  
尺開方之為六尺於一丈中減六尺餘數折半為上二

三尖求中線

凡勾股以通方言若不通方者以

三尖論

法以大小兩腰合四十四尺相乘得  
三百二十尺為實以底三十尺為  
法歸之得十尺零六六六不盡  
曰底邊較於三十尺中減去底邊  
較餘數折半得九尺六六六為  
勾以小腰為弦求得中線十二尺  
七寸四九七二七六七不盡



大腰自乘  
之數減去  
小腰自乘  
之數實同  
大底自乘  
之數減去  
小底自乘  
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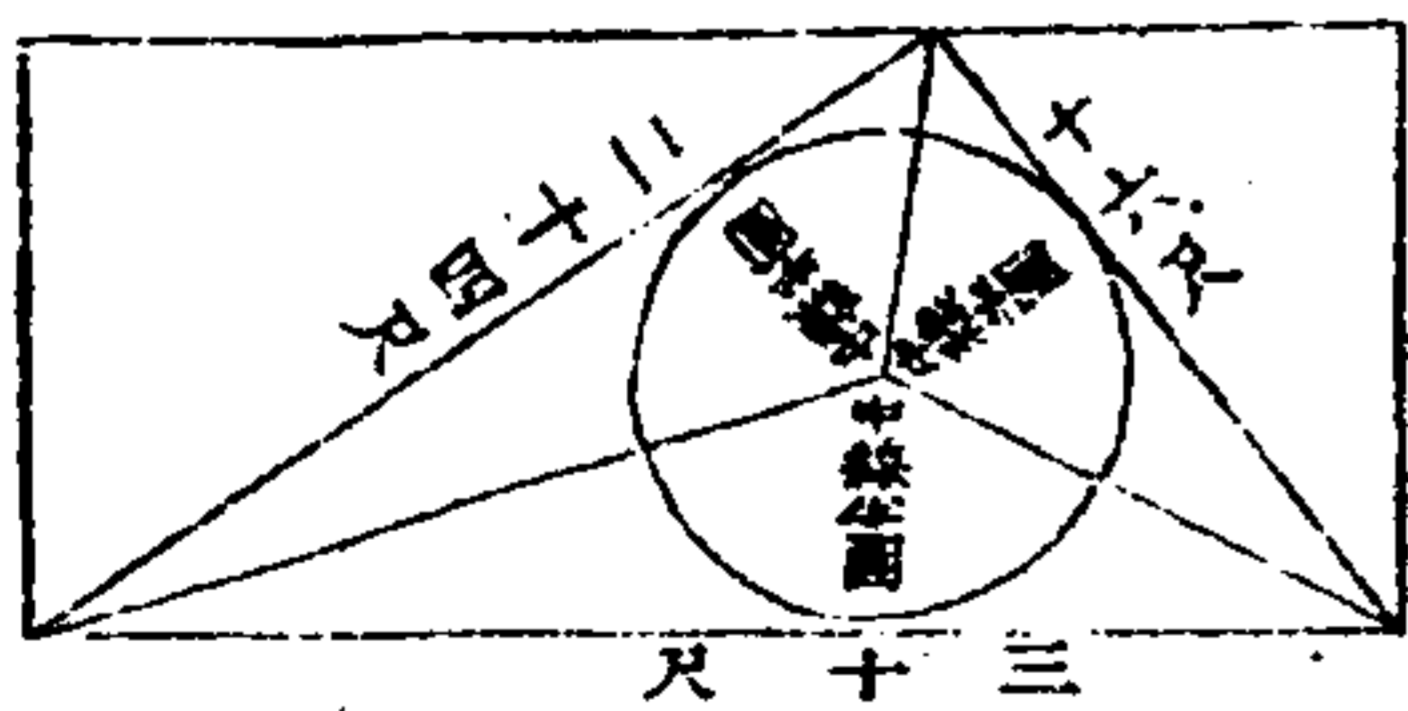
一斑錄附編

勾股

三

三尖容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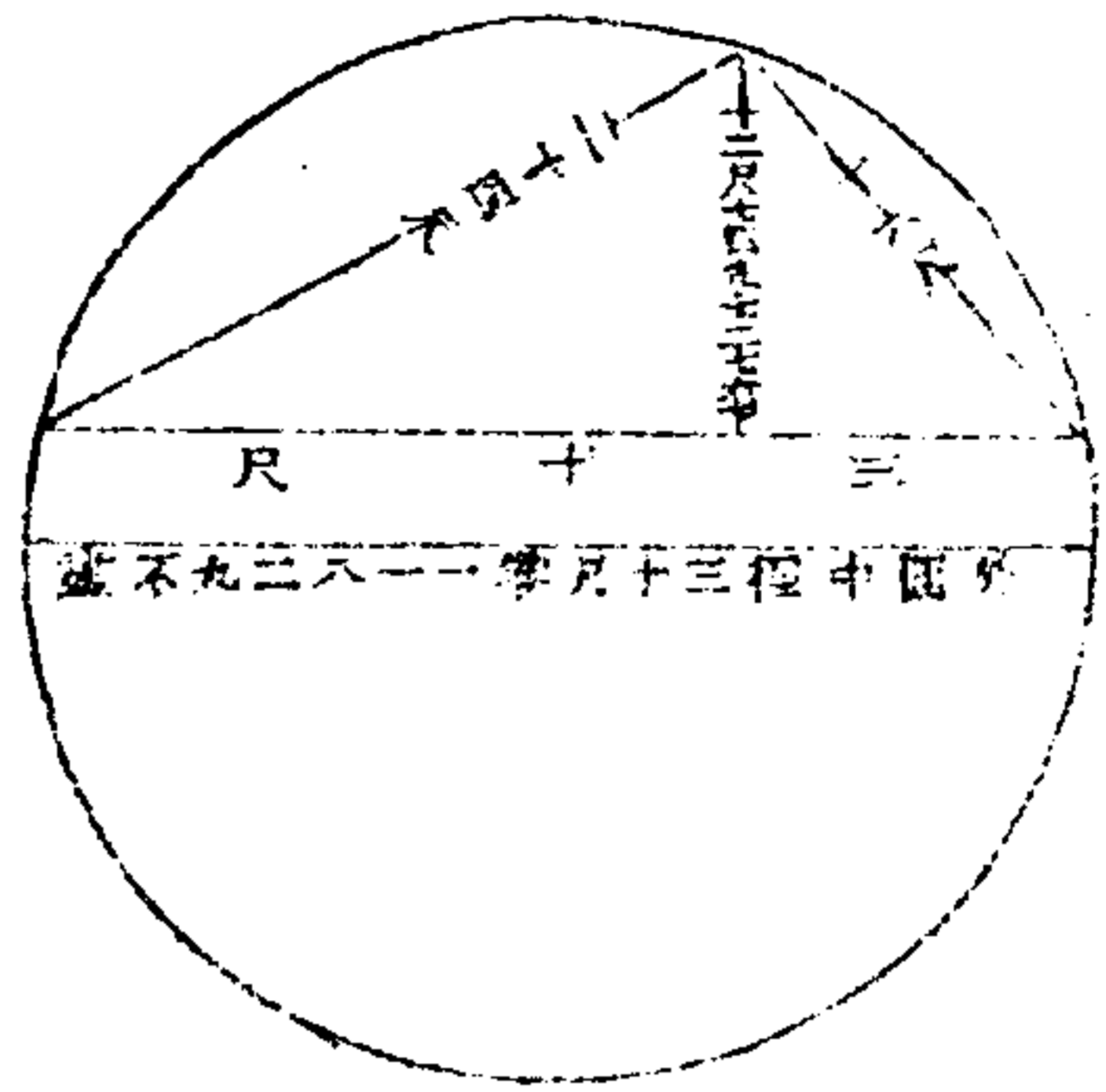
法將中線與底相乘得  
一長方平積為三百八  
十二尺四九一八三五  
一不盡又將大小兩腰與  
底合七十尺為法歸之  
得五四六四一六九零  
七二為三尖中容圓半  
徑倍之為全徑十尺零  
九二八三三八不盡



上下兩個  
長方平積  
其數相同  
並是三尖  
居半外空  
居半之形  
故詳明算  
法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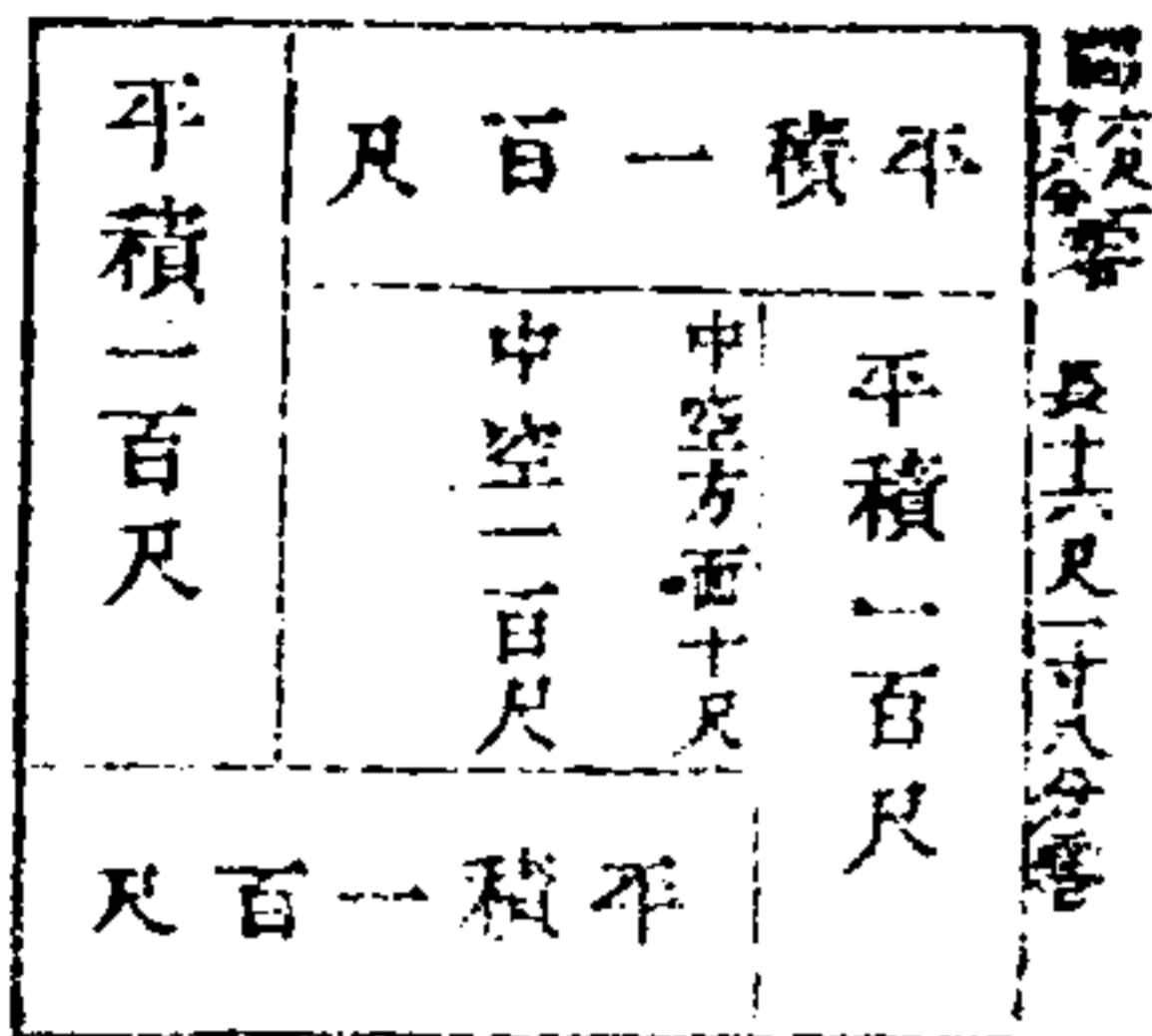
三尖求外圓

法將大腰相乘得三百八十四尺為實以中線十二尺七四九七二七六七除之得三十尺零一一八二九不盡即是外圓之徑



帶縱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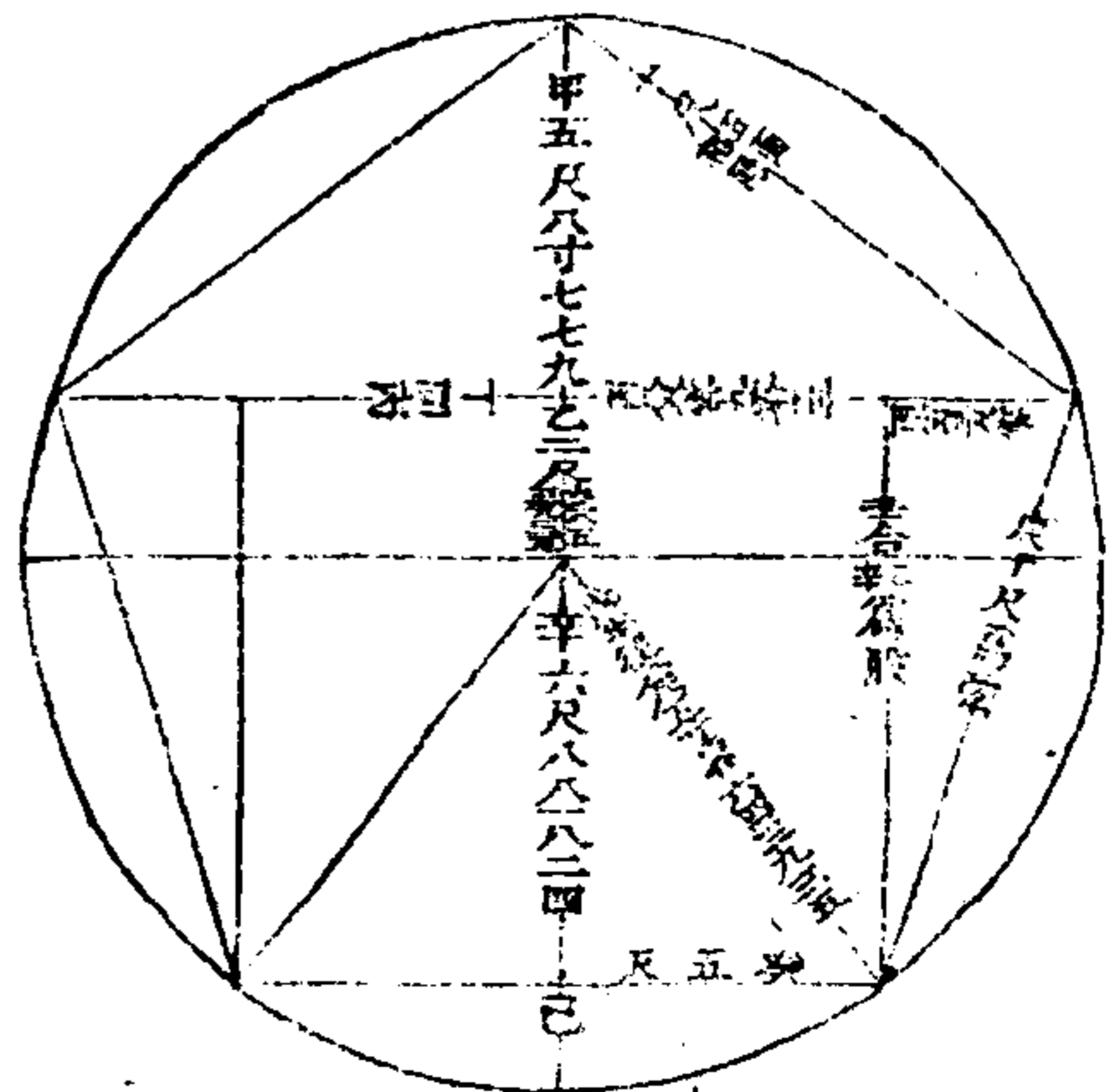
假如有長方平積一百尺但云長比闊多十尺問闊面各若干答曰長十六尺一寸八分零三



法將四個長方排成卍字中空之式則中空一百尺合四箇共五百尺闊方之為百二十二尺三寸六分零減十尺折半即為面加廿尺折半即長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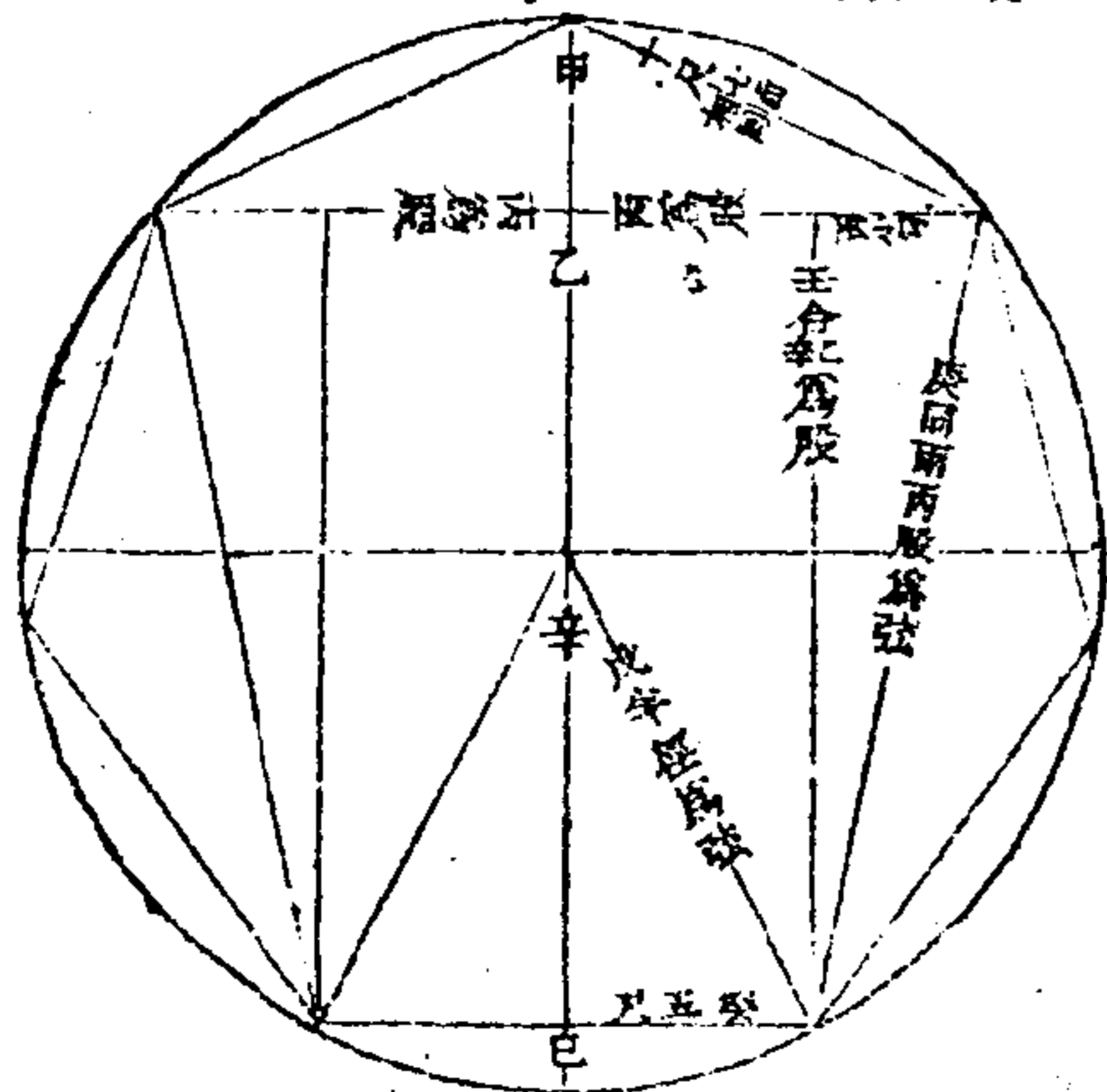
圖中容五面

須借上三尖算外圓大圓徑之法姑以甲作中線一數如五尺八寸除在兩面十尺相乘得外圓全徑即以半徑減甲數所餘為乙又以半徑為庚弦與下全勾求得辛股台乙為壬股與庚弦求得丙小勾三尺零



圖中容七面

借上圖中容五面為法姑擬一甲線除右兩面十尺相乘得外圓全徑即以半徑減甲數所餘為乙又以半徑為弦與下癸勾求得辛股台乙為壬股與庚弦求得丙小勾又以甲為勾以上面為弦求得丙股減去丙小勾而倍之應與下面符者不符則將甲數加之另算



此月食所見

之圖

月徑作一尺

五寸地影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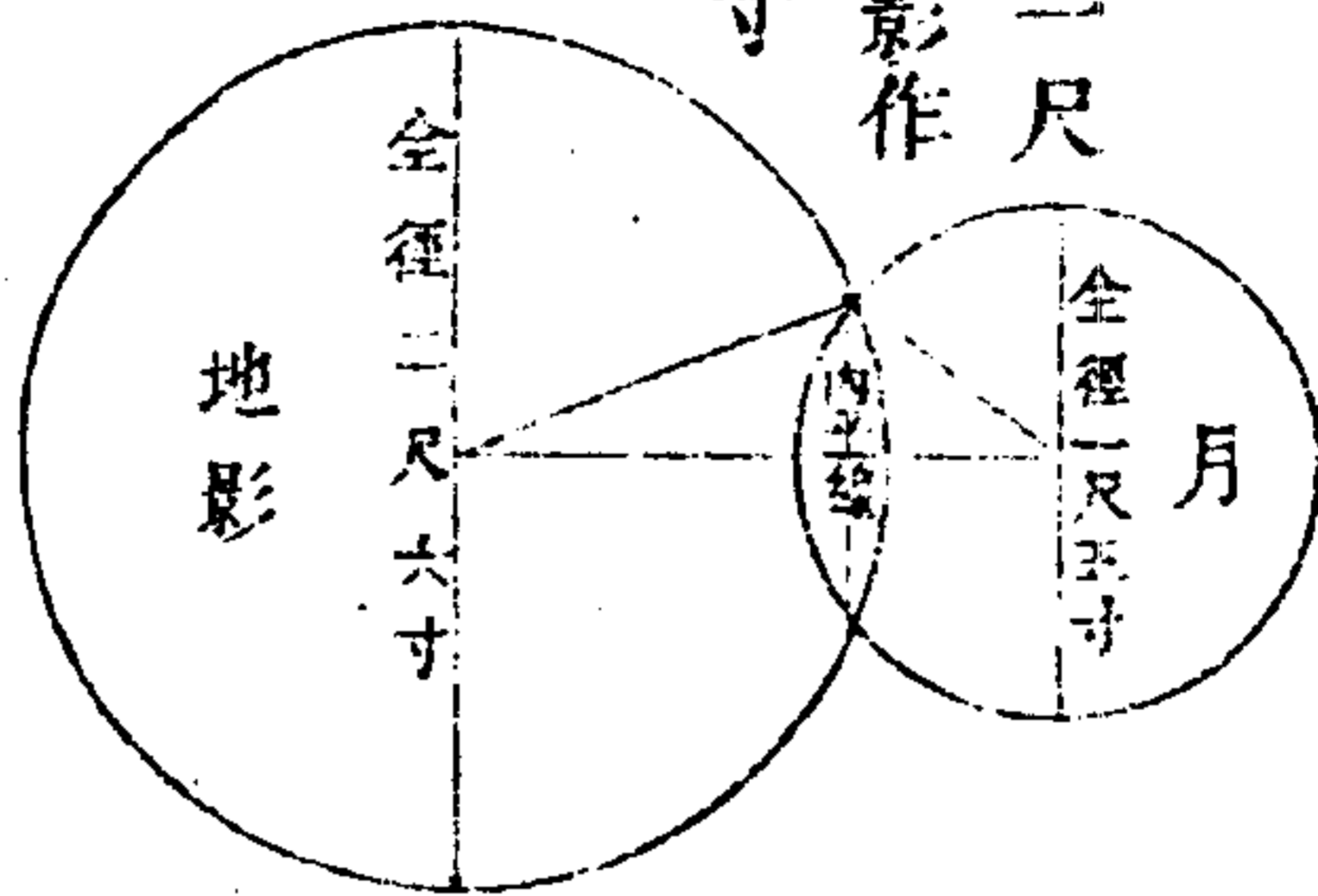
二尺六寸

相掩一

寸五分

算法在

下



法以三尖求得中線倍之為  
兩圓相掩內平線用後圓徑  
求周算得兩圓平線外面圖  
積是相掩之數也  
此是平圓相掩也若圓球立  
圓相蝕須先照此算得平圓  
相掩再用以後圓球求積之  
法算得立圓侵蝕數下同

一 斑錄附編

勾股

木

此即前

圖也所

掩多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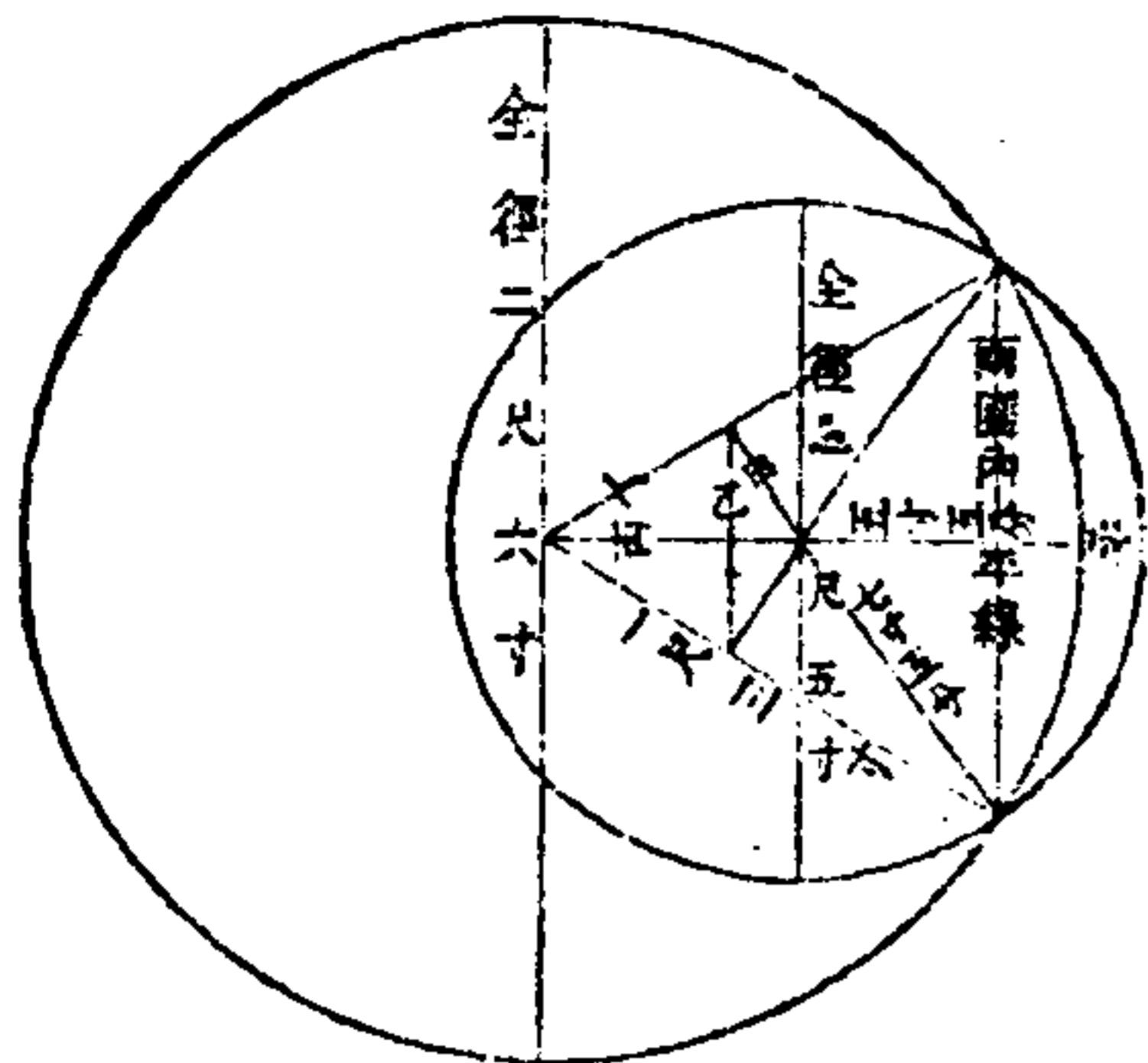
留明少

其算與

前少異

故另繪

其式



法以三尖求得中線  
又以三尖求得中線乙  
又以乙為勾與丙股求  
得丁絃照此勾絃之例  
以一尺三寸為大絃算  
得大勾倍之為兩圓內  
平線用後圓徑求周算  
得外圓一大一小之積  
以大減小餘乃月留不  
蝕之明也

立方容尖

立方之器大者如廩小者如櫃中容尖積上尖與廩櫃同高下  
積與廩櫃同大則所積尖形居三之一空三之二

立圓容尖

立圓之器大者如圓小者如桶中容尖積上尖與圓桶同高下  
積與圓桶同大其所積尖形亦三之一空亦三之二

立圓容球

立圓之器如圓徑與高同中容圓球形居三分之一空三分之二

立方容球

立方如廩中容圓球居十分之五二三五九八七七五

一 斑錄附編

勾股

七

平方斜面

面方一百丈斜角一百四十一丈四二一三五六  
斜角一百丈面方七十丈零七一零六七八二

平圓周徑

周一百丈徑三十一丈八三零九九八八  
徑一百丈周三百十四丈一五九二六六五

以平圓周乘徑得立圓球外包如瓜面青皮平積數四分之一即半  
乘徑相即平圓實積數此數以徑乘之為立圓如圓三分之二即  
圓球實積

圓徑求周

法以圓徑一百丈求中容四面之一以圓徑為斜線求方面  
又求圓中容八面之一以四面之一折半為股全徑減四面之一

又求圓中容十六面之一以八面之一為勾全徑為弦求得股  
面之一折半為股求得其弦為十六面之一

又求圓中容三十二面之一法同

又求圓中容六十四面之一

又求圓中容一百二十八面之一

又求圓中容二百五十六面之一

班錄附編

勾股

八

又求圓中容五百十二面之一

又求圓中容一千二十四面之一而圓周不盡之數得矣

以半徑與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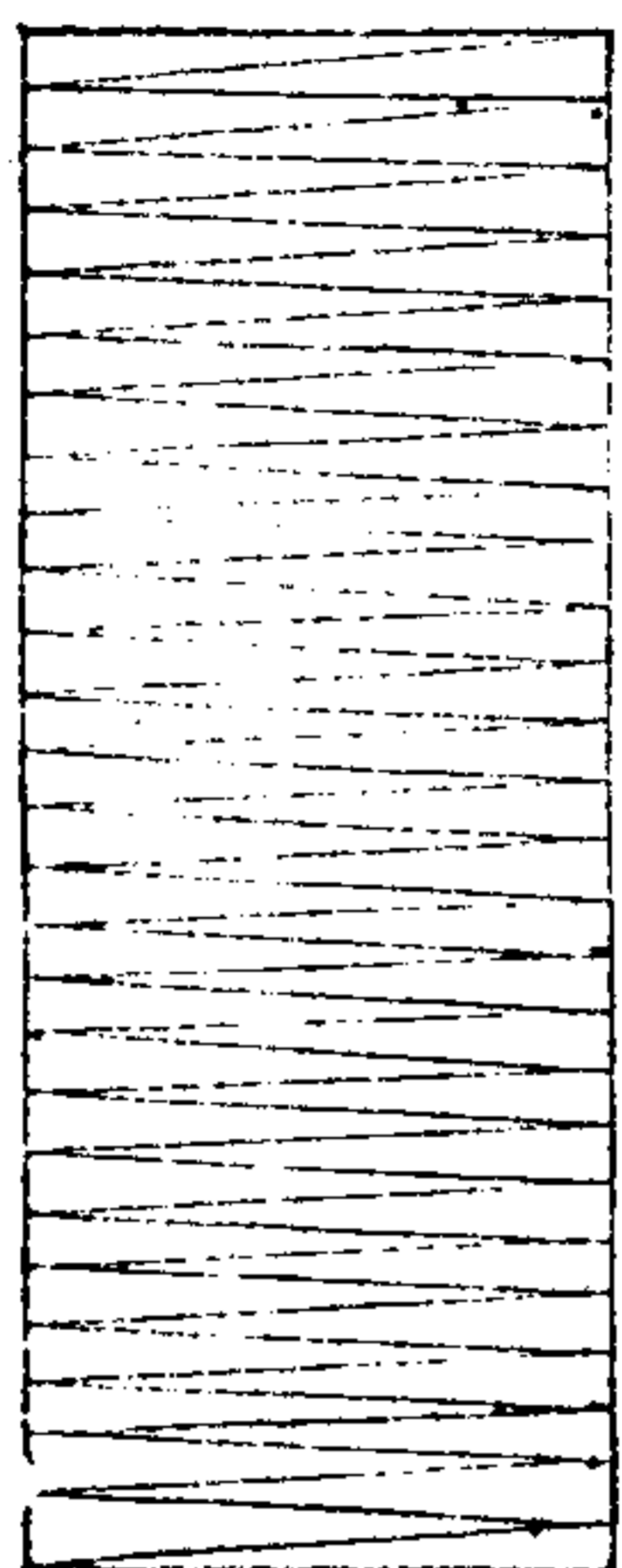
周乘之得平

圓實積數此

析圓為方以

方算圓之法

也



長半周令兩面為全周之數

圖七

圓球求積

法以前算平圓求周之數作準前算平圓求周自四面至一千  
二十四面從源至末每面由大而漸小今算圓球須從末溯源

每面由小而至大始將五百十二面之一為一千二十四面未  
即面作徑求周算得一圓之積其於全球猶瓶蓋之上開小蓋

也次將二百五十六面之一割去已算中圓外其餘作一小圓  
以計其濶而算得其積於全球如瓶蓋之旁有口頸由此逐圈

算下圈由狹而濶其濶以倍而增至第六圈至第七圈已濶至  
四丈九尺則圓形仍見其凸如能准特為中添腰徑分圈之  
濶為兩使濶者仍狹乃可以算若於此再下至八圈已濶至九

班錄附編

勾股

九

丈有寬酌於中添腰徑分圈之濶為兩於兩圈中再添腰徑又

分圈之濶為四其濶不過二丈二三尺自不為圓形凸碍矣至

此已為全圓八面之一若再求而下則圈更濶腰徑亦不勝其

添於是酌從斜面另起照正面之法逐圈與腰徑一并記明仍

以正面作主使斜面兩斜相對層層算出正面之圖則斜為正

用逐圈算下算盡斜面已得全圖八面之三再下又借橫面相

對圈數一如斜面逐條算下至橫面之心則全球得其半矣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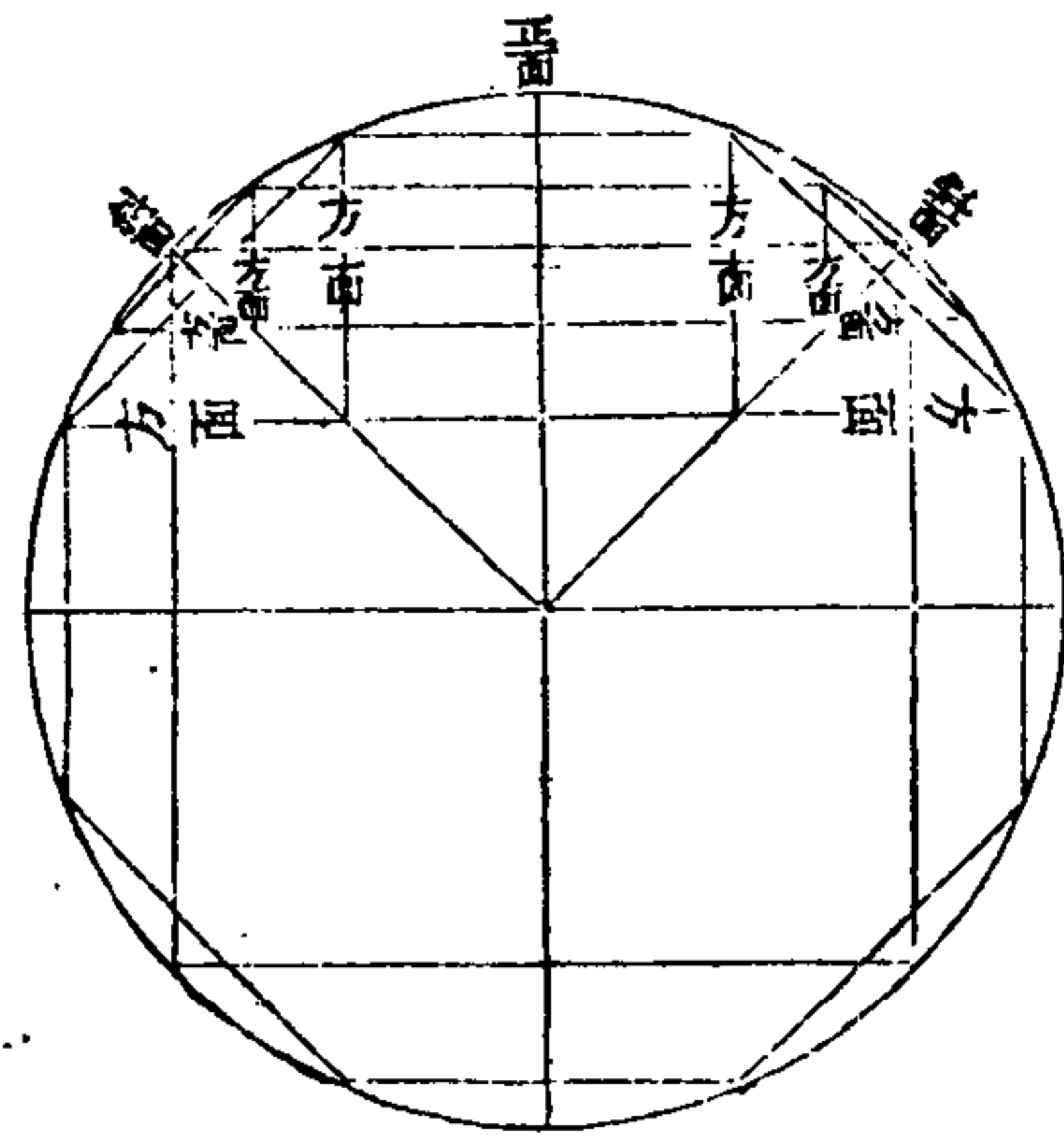
之為全球外包平方全數

以外包之平方數求球中立方實積可以瓜喻將一瓜從中切

而為兩又從中切而為四切而為十百千萬塊外自青皮切入

至中心而分則塊塊皆尖皆準半球之徑以青皮為立方之底以半徑為立方之高每塊所積皆三分居一之理也則合青皮平積之全乘以半球之徑三分取一為圓球立方實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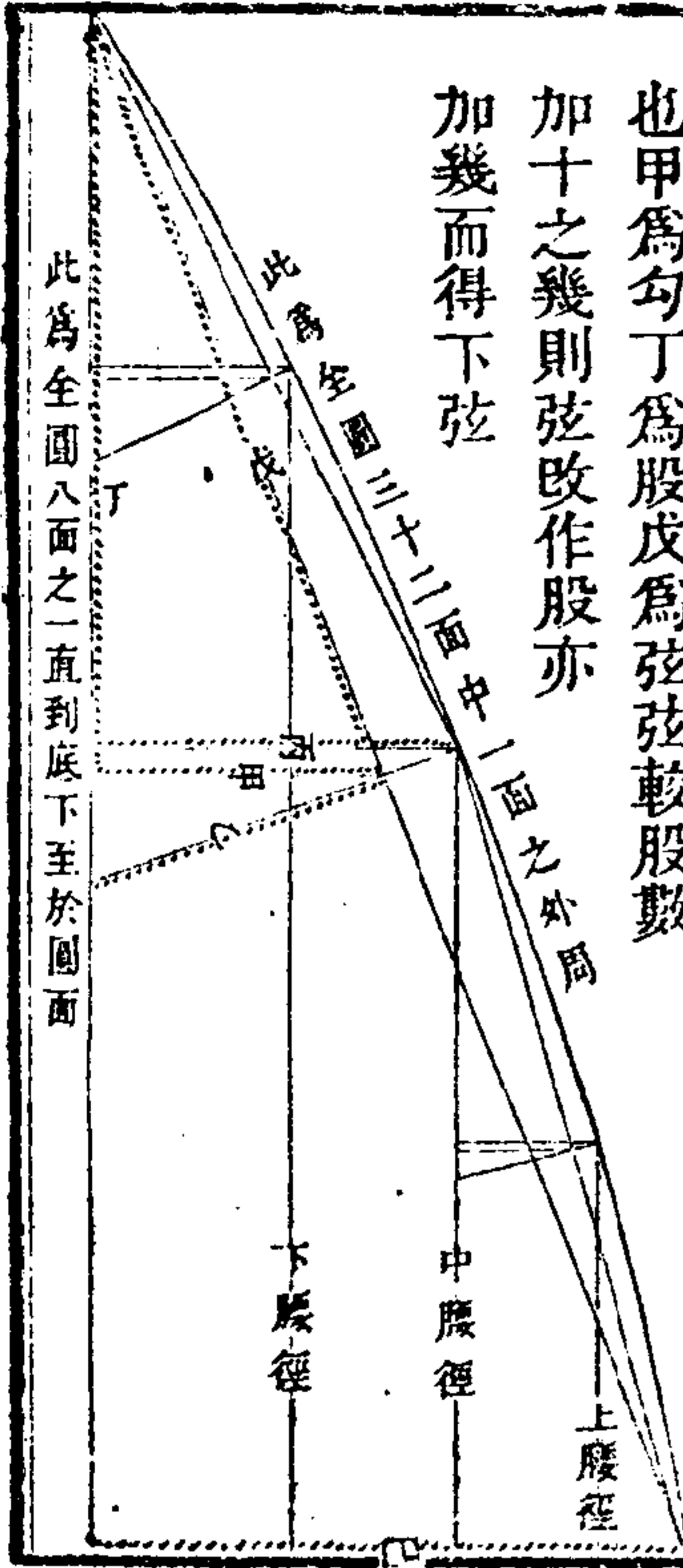
斜面八面之一十六面之一皆作斜角以求方面為正面用



一 斑錄附編 勾股 十

添腰徑式

平圓求周原算中查出從八面求十六面上小勾數於此數中減去十六面求三十二面上小勾餘數即已線也折半即甲線也甲為勾丁為股戊為弦弦較股數加十之幾則弦改作股亦加幾而得下弦



下弦較丁線加長與戊股求得乙勾於平圓求周原算中從三十二面求六十四面上小勾數合乙線為弦求得丙股乙線加甲線亦加求得下勾改丙股為勾以全圓六十四面之一為弦幾為丙股縮短可知於八面數中減去此下股兩倍數即中腰徑也

測量遠近

照右推求之法中腰徑可得上下腰徑亦自可得毋庸多贅

假如有一塔為高屋重疊遮隔屋上但露塔尖以測塔之高低遠近為甚易也

法取板門一具對塔橫置一桌上於板門面上畫一長方形橫

一 斑錄附編 勾股 十一

潤五尺前長二尺要甚準長方四角各插一細鍼將門敲使前高窺之使右兩鍼準對塔尖擱定而又窺左兩鍼向塔尖所差幾何若差一分則是遠二尺差一分也差至五尺當遠一百丈是右鍼去塔尖所遠之數一百丈也於二尺為五百倍之數也是弦也又察二尺直下與下鍼平其高幾何若高四寸則塔當高二十丈亦同五百倍之數是勾也以勾弦求股而知塔根去鍼之數

隔江河以測對岸之遠近隔山谿而測對山之遠近同此算法何盡此不過至淺之一事余因其稍有可用之處故特著之於末西洋量天尺即同此法

算堆積法附

一問假如有物排成平方三角尖積一攤有如第一路一个第二路二个第三路三个排至十路十个問共該幾個答曰五十五个法將兩攤所積一正一倒並排是潤十个長十一个相乘為一百十个折半即得

一問假如有物堆成立方三角尖堆一堆有如頂上第一層一个第二層三个第三層六个層層而下至於十層問全堆共該幾個答曰二百二十个法將底下一層照右平方算出是五十五个以高十層加二層凡算尖堆無論幾層皆要加二層算共為十二層乘之得六百六十个折三得一為二百二十个合算

一班錄附編

勾股

圭

一問假如有物堆成立方四角尖堆一堆有如頂上第一層一个第二層四个第三層九個層層而下至於十層問全堆該幾個答曰三百八十五个法將右三角堆二百二十个倍之為四百四十个減去三尖底下一層五十五个存三百八十五个合算解之曰此四角尖堆乃中容一高層一低層兩個三角尖堆也故如是算

算三七差分附

假如甲乙二人分物甲得七分乙得三分甚易算也若甲乙丙三人分物甲得七分乙得三分乙三分作七分丙得此七分中之三分問如何算答曰須將此三七分推上一路甲七分作七

七四十九分乙三分作三七二十一分丙三分作三三如九分合三數為七十九分為法歸除是物之數各照所應得數甲四十九乙二十一丙九乘之即得若四人差分五人差分及四六差分可以三隅反也

一班錄附編

勾股

圭

一斑錄附編三醫方

人以血肉之軀七情六慾訂於內風寒暑溼侵於外於是乎有疾病而天又徧寓補瀉溫涼之性於金石草木鳥獸蟲魚之中以治之夫乃知人病不根於命者皆可以藥治特人之知所治者為難耳余姑以曾經試驗之方錄一二以備選用

太乙紫金錠

山茨菇去皮川倍去蟲千金子揀白肉去油紅芽大戟去皮骨一麝香研去毛三錢飛雄黃五錢水飛各一方加山豆根兩共為細末擇吉淨室虔製用糯米粥漿和搗每錠重一錢

治時行瘟疫山嵐瘴癘纏喉風痺黃疸赤眼自縊溺死打撲損

一斑錄附編

醫方

傷男婦癩狂癆蟲鬼胎鬼氣小兒驚風疳痢等症

又解一切藥毒蠱毒惡菌河魴等毒百蟲蛇犬所傷

又治外症初起癰疽發背魚臍瘡腫熱毒上攻內服外敷無不神效

凡遇輕病磨服半錠重病磨服一二錠小兒減半孕婦忌服

凡牛馬六畜中毒灌之亦效

太乙救苦辟瘟丹

麻黃去根蘇葉 木香 茅朮米泔山豆根去蘆製半夏各一兩滑石水飛千金子揀白肉去紅芽大戟淨雄黃水飛川烏皮細辛各一兩砂一兩山茨菇川倍去蟲香附各二兩升麻

桔梗 雄黃 藿香 陳皮 錦紋大黃 銀花各三飯赤豆紫

小紫丹參 鬼箭羽洗淨各麝香研去皮

右二十七味秤取淨末擇吉淨室虔製以糯米粥漿和之杵干下每丸重一錢

治時疫癘痧中風語塞羊頭諸癩傳屍邪氣溺縊壓壓及傷寒心悶頭疼腹痛寒熱癰痢婦人月閉癰塊小兒驚風疳痢癰疹解盡藥諸毒蛇犬所傷癰疔惡瘡初起內服外敷神效凡輕病開水化服一丸重病二三丸小兒減半孕婦及虛症忌服

凡遇天行疫癘以絳囊盛佩入病家不染如邪已中人恍惚迷

一斑錄附編

醫方

悶頭疼腹痛服此可保平安

平安如意靈丹

真蟾酥二茅朮米泔浸明天麻蒸麻黃去根雄黃水飛丹砂水飛各錢錦紋大黃六甘草去皮二丁香六麝香錢一方加犀黃錢共為細末蟾酥以火酒化開畧加糯米粥漿泛為丸蘿蔔子大珠砂為衣

治霍亂吐瀉中暑頭暈絞腸腹痛心口迷悶及胃氣疼痛寒熱瘧痢溫水送下七八丸重者十三四丸

癩痧中風痰厥不省人事將二三丸研末吹鼻再用十餘丸研細湯灌



小兒急慢驚風將一二丸研末吹鼻再研二三丸灌之立甦  
走馬牙疳惡瘡疔毒蛇蝎蟲傷研末敷患處  
凡自縊溺水跌打死喝死驚死厲魅死畧有微氣心頭尚溫將  
藥研末吹鼻灌口並能起死回生孕婦勿服

透關散

生半夏 牙皂 各五分

共為細末取黃豆大吹鼻中男左女右  
救五絕一自縊二精壓三溺并治一切中風尸厥暴厥不省人  
事得甦即甦產暈忌用

附救溺死吐去腹水後自縊刺雜冠血滿口中凍死薑湯或溫  
用鴨血灌之男用雄女用雌凍死酒灌之若

一班錄附編

醫方

三

用火烘  
必不救

霍亂吐瀉

不吐瀉者即為絞腸痧此方並治之

明礬三錢陰陽水井水各一杯相和  
調服立愈此症忌飲薑湯即米飲亦忌

瘡蟲

硃砂 雄黃 雌黃 硫黃 麝香各五錢

右為末燒酒調攤病者背上膏肓穴分作三次用布蓋之將熨  
火自下熨上其蟲從口中出先製紗兜式如小口囊中撐竹絲  
人以口就兜口蟲入兜中殺之勿令逃脫  
又有一婦年二十餘歲五心煩熱乾咳口渴醫者令燒一雞置

小盒晚間令病者餒腹就睡以盒置牀頭半啓其蓋使雞香近  
婦鼻婦睡覺急將盤蓋緊閉而封之明日啓視有小蟲如醃雞  
以火燎之引二三夜蟲盡而婦病從此愈

嘔血吐血

大當歸愈大愈好要三五兩一隻者為妙不拘多少切片用陳黃酒煎濃頻飲之  
此方活人甚多

偏正頭風

硫磺一錢川椒三分

右二味同研極細滴水拌成小餅依所患在左塞右鼻在右塞  
左鼻若正痛則左右換塞內以茯苓研細末湯送下二錢涕出自愈

一班錄附編

醫方

四

瘧疾

華撥一粒置煖臍膏上貼臍中三日可愈又方生何首烏五錢忌綠青皮三錢陳皮三錢河水煎服不論新久俱效

鼓脹

黃牛糞男用雄女用雌陰乾微炒黃色為末每服一兩酒煎細濾去渣數  
服全愈

水腫

用田螺大蒜車前三物研作大餅貼臍上水從便出  
又方乾絲瓜數條去外皮用筋絲剪碎與巴豆同炒巴豆黃去  
巴豆不用但用絲瓜筋絡入陳米如瓜筋多寡同炒至黃去瓜  
筋但用米研丸桐子大每空心服百丸數服即效

萬應痢疾丸

大歸身八錢 廣皮一兩二錢 木香八兩 茅朮二兩 鹽水 紫厚朴 薑汁 枳殼 炒  
各一兩 白豆蔻炒去衣 生甘草 小木通 蓬朮 醋炒各 山稜 醋炒  
二錢 陳米一升 用巴豆四十九粒 同炒至 米黃為度 去豆用米磨粉入藥

共為細末 荷葉水泛為丸 壯年每服三錢 老年減半 小兒每歲服一分 傷寒後忌服 產後忌服

水瀉 湯下 肚腹痛 湯下 紅痢 湯下 白痢 湯下 停食 湯下 久痢不止

臭椿樹根皮一二兩煎濃汁黃酒沖服即止

時疫腫頭膏

一斑錄附編 醫方

五

用金銀花二兩煎湯服立消

跌打傷方 此方救活垂危者不可勝數

歸尾三錢 滴乳香油 洋沒藥油 辰沙水 血竭 瓦上 兒茶 研末焙各

明雄黃五錢 冰片 麝香七釐 共為細末 磁瓶收貯 每服五分重者兩服好 燒酒隨量下

破傷風

荊芥 黃蠟 魚鱔 炒黃色 各五錢 無灰酒一碗煎湯送下 汗出立愈

食雞鮮一方加艾葉三片

刀傷 軍門第

降香 對牡蠣 白蠟 五倍 去蟲屎 乳香 生半夏 血竭 各五錢

參三七一象皮六錢 共為細末 磁瓶收貯 止血止痛 無癢金瘡 切

不可飲水 但食肥膩之物 解渴若食熱薄粥 則血沸出必死

又方用雞骨炭紅糖搗塗細包七日愈

又方用生熟松香各半 研極細 糝傷處立止血神效

又方端午日取韭菜汁和石灰搗熟 風乾研糝 刀傷骨損效

折骨

開通元寶錢 古錢皆可 燒醋淬研極細末 酒調服 銅末自結為團 周束

折處

接骨仙方 骨斷粉碎者神效

五加皮兩 雄雞一隻 黑雄雞 去毛連皮骨血 與加皮搗爛 敷患處

一斑錄附編 醫方

六

用布包裹一週時揭去 切不可內自完好 再用五加皮五兩酒

煎濃服 盡量飲 醉熟睡為妙

湯火傷

陳大麥炒黑 研熟菜油調敷 諸藥不及

又方用老王瓜或番瓜爛 簍中有用取塗傷處 神效若回祿烟

薰至死者 萊菔汁灌之立甦

又方用鷺粟殼七個 蘇油煎出汁 拌輕粉白蠟調敷

誤吞銅鐵物

剝新炭皮 取其皮如必不可得 堅炭亦可 研末調粥飲之 每服二

錢自下 以此試之 果炭屑裏釘而下

誤吞針

出芽蠶豆半生半熟搗爛韭汁為丸吞下即出又方用蝦蟆眼珠對木通

湯下其針兩頭即穿眼珠從大便出冬月蝦蟆桑根下求之

竹木刺入肉

口嚼牛膝塗之刺自出其頭拔去又方鹿角煨研水調敷亦出

治魚骨鯁

威靈仙 桔梗各五錢黃酒煎沖黃糖服立下

解砒毒

防風兩研末和冷水搗汁調服又方石青細末冷水調服立解

鼻血不止

一 班錄附編 醫方

降香 參三七 槐花米各二錢小生地五錢煎服立止

噎隔

飲生鵝血可解

疝氣

以大瓊置一燒紅炭擊於中壘上放白胡椒數粒燒出烟人坐瓊

上令煙薰腎囊神效

二便不通

全葱一生薑四淡豆豉念鹽一共搗爛作餅烘熱扎貼臍上久

之氣透自通

小便不通

此病若因時疾是實症也用蜈蚣下半截焙研木通湯下若因虛

癆產後老疾是虛症也用蜈蚣焙研黃酒下

又方小便不通因痰閉氣塞而然者用白蘿蔔子炒香研白湯

吞下數錢立通

大便不通

松子仁去皮研一兩陳酒一鍾開水沖服即通此方產婦及老弱之人

風閉不通難用行藥者此方主之

又方用硃砂蘆薈各更衣丸藥店有合成者服一二錢立通此

皆善治非霸道也若用葶蔴子搗塗肛門不得已亦宜酌用

下疳

一 班錄附編 醫方

用蜈蚣天上炙研參患處妙不可言

治癰

以竹刺撥開痛上皮膚不必見血研銅絲置其上膏藥貼之

黃疽

用香瓜收花蒂割下如錢畧去內肉焙研吹鼻中滴出水愈

腸紅

絲瓜藤燒灰研淡酒沖服效

牙痛

細辛 芫花 川椒 小麥各五錢煎湯漱口不可咽下效或用好

燒酒漱口亦可或用桂圓一個開一小孔入食鹽令滿燒存性

研擦之效或用番瓜蒂焙研擦亦效擇便可也

一切瘡毒

桑樹皮去外青用內白與桐油搗貼患處

癰疽初起一粒白頭四

用活蟾蜍即一隻當腹破開紫瘡上一日四五換再用鮮金銀

藤葉黃酒煎服如漫腫無頭用炒黑陳小粉醋熬如漆攤紙上剪孔貼之消

疔毒

初起必生小炮痛癢麻木如釘著骨故名曰疔先用衣針四圍針去惡血後用野菊或根搗塗然後用藥否則走黃

一連錄附編 醫方

萬應針頭丸

麝香分二血竭錢一錢頭蜈蚣一條輕粉分一礪砂分二冰片分一蟾酥酒化  
共為極細末蟾酥搗成小麥子大一刀刺出血將藥入外用膏藥貼之即消

又治無名腫毒及附骨癰疽但覓大薊數本俗稱獨脚將軍草多生墳上形如萬年青而其葉稜稜如剪出搗汁沖黃酒服之五六服後必消

又方用鮮金銀花葉熬湯多飲可消  
又方用鮮芙蓉搗塗中留頭初起者消已潰者亦易斂  
又方用水仙花根搗塗之亦消

保產無憂方產後切不可服

斷艾醋厚朴各七錢當歸洗川芎各一錢枳殼炒蘇六分綿芪蜜荆芥炒黑各白芍酒炒一錢兔絲子酒炒一錢羌活甘草各五分川貝去生薑片黑棗二枚

水煎溫服臨月預服三五劑易於分娩不論少壯虛實並宜服之

治懷孕後偶傷胎氣腰酸腹痛甚至見紅勢欲小產一帖即安臨產催生無橫生逆產若見死腹中服此亦無不神效

固胎方治滑胎

川斷 杜仲各二兩雄猪尿脬一個

將藥填塞脬內酒煨搗爛為丸如黃豆大每月服一料空心米

一連錄附編 醫方

飲下

胎衣不下

荷葉對碎水煎濃服即下

仙傳保產回生丹一丸可殺母子兩命臨產催生產後各症皆所不治服此無不立安真正金丹也

錦紋研末一兩黑大豆三升煎取汁去肉陳米醋九兩紅花三兩蘇木三兩煎取汁去渣將大黃末入鍋內下陳醋二

煎成膏大黃渣鏟下聽用 川牛膝洗白芍炒炙甘草 馬鞭

羌活各五錢青皮去麩秋葵子 木瓜各三錢茯苓歸身 川芎洗各一兩大熟地酒蒸益母草去莖各二兩莢肉酒浸五靈脂醋地榆洗三

稜醋浸紙裹真黨參四兩香附醋炒元胡醋炒蒼朮米泔炒蒲黃隔紙炒桃仁各五錢  
去皮尖乳香沒藥各二錢良薑 木香 橘紅各四錢白朮米泔炒  
三烏藥去皮二兩五錢

以上三十味連大黃渣黑豆殼為細末入大黃膏畧加蜜干搗為丸每丸重四錢陰乾收貯

橫生倒產將小兒手足緩緩推入用淡鹽湯調服一二丸即下  
難產及胞衣不下俱淡鹽湯下

子死腹中車前子湯下

產後血升童便調服

產後瀉痢膿血山查湯下

一 班錄附編

醫方

十一

產後中風失音荆芥穗炒黑二錢調服

產後無力面黃口乾鼻流血徧體斑點酒化服

產後脹滿嘔吐陳皮湯下

產後大便閉小便澀乍寒乍熱滾水調服

凡產後寒熱如瘧或言語癩狂或敗血成腫一切異症每服一二丸立愈

并治經水不通連服三四丸自通

疥蟲作癢

凡無皮處如婦人陰中作癢抓破必爛有至死者須用辣物治之便乳癩初起

漏蘆 木通 川貝各五錢甘草二錢水酒各一碗煎服立消

又方小青皮五錢蒲公英一兩生麥芽一兩水煎多服立效忌食雞子

又方用巴豆一粒細辛五分共焙研稀絹包塞鼻孔一日消

又方用生半夏葱白各一個共搗塞鼻一宿效方全瓜蒌炒

血海敗

當歸 荆芥炒黑各二兩水煎沖陳酒一杯溫服立止

眼中有痘痘後眼中生翳同治

輕粉一分東丹二分研末捲入紙條剪斷見藥置耳中患左眼置右耳患右眼置左耳

痘即移去

又方用牛蒡子嚼爛塗顛門痘在眼中者亦移去

一 班錄附編

醫方

三

痘後餘毒結成癰疽連珠不已兼治年久惡瘡頭上禿瘡

馬齒莧搗汁豬油 白蜜各一熬膏塗之

小兒胎毒頭領耳核多年臭爛亦治痘後餘毒

白礬四錢木鱉熟石膏各五錢輕粉 硃砂各一錢東丹 黃栢各三錢

烟膏一兩

共為末熟菜油調敷

按驚方

胡椒七粒生梔子 葱白 丁香各七個飛麩撮一撮

共研末雞蛋白調攤青布貼小兒臍上一晝夜除去有青黑色即愈如未愈再貼一次

小兒口中白爛卽口疳

火黃牛屎尖牛每便之末必有屎尖火黃取起如核桃然一個焙

研加冰片少許吹白爛處如神

螳螂子

小兒類腫不能食俗稱土步子醫書並無割法今吳俗妖婦盛行此風每至割喉人不少須依此方治

麝香分一珠砂分五分大田螺二三同搗如泥作餅貼額門上藥乾病退

溫水潤去勿輕剝傷

又方用代赭石磨胭脂水令濃塗頰上數次卽消

黃水瘡

老菱殼燒灰小磨油調敷卽愈

天廔瘡

一症錄附編

醫方

連蓬殼煨研井水調敷愈又用小麥一合炒黑研入冰片少許冷

茶調敷亦效又豇豆菜壳燒灰同青金蒜油調敷已效多人

小兒脫肛不收

用不落水猪腰破一缺如荷包然中入以升麻溼紙厚包煨熟去

升麻令兒吃腰子藥性到以溫水洗肛自收

物入肺管

小兒吃海螵蠶豆不慎而入肺管此非藥可治急提兒兩足使倒

懸數咳卽出

又小兒以豆塞入鼻管不能出將兒兩耳與口掩緊務使不能

泄氣乃以一筆管用力吹彼無豆鼻管則豆必出至鼻管口去

之因甚易也

小兒食白菓發脹

鹹養魚骨燒存性研湯送下效

癡狗齧

狗癡必尾拖舌出亂走人生熟不辨或入人家入被齧最毒

初齧時須立將傷處水洗急求人便新糞乘熱塗之閱一時毒以

解若不急治少頃毒已入腹人不自知也須于傷處用杏仁木

鱉子香白芷研末水調塗以解外毒越一日待毒全入腹中乃

用斑蝥七個去翅足與米同炒米香白芷一錢雄黃二分同爲

末黃酒調服少時必急欲小便便盡仍急腹中微痛稍滴出血

尿若不如是必定與毒而腹中毒解若不爲治過十日腹中

一症錄附編

醫方

市

不嫌方知中毒然後服斑蝥而血塊從小便出甚屬難堪服斑蝥

狗毒而斑蝥亦毒又須連服生甘草湯視小便清利乃已忌食牛羊雞大猪肉及蝦蟹海魚

諸鮮發之物又忌芝麻赤豆白菓諸發脹之物須靜養勿聽金

鼓之聲過一百二十日乃慶平安

此患爲余鄉歲所常有之事悠忽粗疏不與治者毒入腹中結

血塊日漸長大過二十餘日則難治矣人若體質本內熱又食

鮮毒之物十餘日卽發病死如或不然亦必不能過六十一日

其中毒後出二十日體必不嫌腹中血塊生筋絡以纏五臟日漸委頓飲食

減少或微有寒熱毒發則齧處必癢腹中大痛如服砒信痛一

陣止一陣痛數陣而昏熟入皆不識一日卽死卽余所知壯幼男女三十餘人

矣

右為正治若方書又別有治法姑錄存參

紅蚯蚓韭菜地內者七八條竹片刮去腹內泥鹽水漂淨好醋一杯入蚯蚓

畧煮陳酒送下大便泄出毒氣即愈重者兩服

又方用番木鱉子白色兩個沙泥炒黃去泥用雄黃五分共研為末分兩服隔

五日再吃兩服 又多食田雞可愈

又方黑槐子灰五分好酒送下避風出汗越十日再服以防毒之

未盡

敵後百日忌雞羊猪犬牛肉及麩食茄子赤豆芝麻蝦蟹海魚

諸鮮毒之物終身忌食蠶蛹

一斑錄附編 醫方

蛇敵兼治蜂刺

用梧桐葉嚼塗之效

又方用細辛白芷與雄黃老酒磨濃入麝香內服外敷雖蛇敵

百口亦無妨

又方白礬甘草為末每服二錢又外敷之

又方用牛糞敷之

一斑錄雜述自序

傳奇述異談鬼言妖小說所載汗牛充棟然事參疑信則無稽之言未可輕聽也余已漫著前書五卷而又歷稽記載之可據傳聞之非訛及身親其事與餘年玩索一切事物之理而別有領會者難分次序隨筆錄之以消遣世慮或亦可以廣見聞昭懲勸乎且其中稍涉論斷概不信仙佛輪迴識語夢幻諸說實與前書之理一脈貫注則兼可以補前書之不足也故仍以一斑名篇而別之曰雜述使列於附編之後蓋同為管中之所見云

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小春十五日青玉山房居士筆記

嗣後隨時續記不拘年次

一斑錄雜述 自序

一斑錄雜述一目錄

父子宰相

少保劍痕

建文石

杜將軍墓

海塘

水雹

知命得吉

浙人戲對

割肉祭奠

詩才敏捷

韓瓶

御渡橋

晉廢帝陵

徐孝女

難夷

雷擊多人

文宗出題

徐癡

兕觥歸趙

鄉名沿革

紅豆

塌身路

漂泊異域

六國馬頭

妖神惑眾

顏公善射

貞尼守戒

一斑錄雜述一

軍功翎頂

雞鳴山十廟

雨花臺

有餘不足

答爾專布

出游知戒

拐騙須防

中崇

傳奇不足信

大木來港

石橋堅壯

莫愁湖

知味

史氏貞烈

笑柄

茶毒孩童

顧氏妖興

疥壁可惡

明代孝陵

報恩塔

靈谷寺

班答爾金

雪烈婦冤

江湖之技

旋風攝人

阿膠

焦山

目錄

一斑錄雜述一

父子宰相

巫咸巫賢父子皆為商相宋時得其墓碑於虞山之鵝鴿峯今祠在游文書院尙論古賢足增我邑之光矣

本朝蔣公伊之子文肅公孫文恪公亦父子大學士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伊登康熙癸丑進士為監察御史適遇大荒曾繪流民十二圖進呈具見官方經濟伊四傳至繼勲五代中統計為顯宦者幾二十人邑中巨室首推第一積善而有餘慶非幸也宜也

詩才敏捷

邑鍾虞山之秀人材甚盛

一斑錄雜述十

國朝狀元孫公承恩順治歸公允肅康熙汪公輝康熙汪公應銓康熙

康熙榜眼嚴公虞惇康熙探花翁公叔元康熙前輩記載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五日

皇帝面試各詞臣時諸翰苑擬閣怨七律詩一首限溪西雞齊啼韻內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丈尺兩雙半等字點線香二寸為限詩成者徐乾學歸九肅韓蘇州翁叔元四人徐詩十二思君隔五溪一簾風月六橋西百千情緒三更夢七八歸期半夜雞嫋嫋綠楊雙槳去萋萋紅葉四山齊寒衣九月催刀尺萬丈愁城兩淚啼歸詩百丈愁思繫遠溪尺封四五隔東西九迴腸斷三更雁一片冤驚五漏雞七八韶光隨隙去萬千幽憾與山齊



朱欄十二空憑徧半掩雙扉兩淚啼韓詩花開兩兩映雙溪尺五橋頭六馭西一室孤燈聞去雁半牀明月聽鄰雞八千里路夢難到二十四番風不齊九變七弦三萬丈寄情百里淚交啼翁詩萬嶺三山百丈溪兩心同在八蠻西迴欄十二嶺雙雁織錦三千憾午雞七月寒衣裁獨早一身寬窄半肩齊尺書四五憑誰報六九平分但淚啼香限之速詩限之難告成者吾鄉先達居二人焉

兕觥歸趙

前明我邑趙文毅公用賢劾江陵相奪情受廷杖時忽奉李太后旨還我活趙用賢得不死然股肉已爛後落下如掌一片其夫人腊而藏之公家居後或因時事不平夫人出此腊相示方其受杖

一斑錄雜述一

二

後出都人咸重之庶子許國祖道鑄兕觥以贈銘於觥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黙不惜剖心豈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頴陽生許國為定字館丈題此觥趙傳門生黃瑞伯黃又傳門生陳潛夫兩公並殉國難康熙間觥入何蕤音家朱竹垞為賦兕觥歌既為曲阜顏衡齋所得乾隆五十二年文毅公五世孫王槐知之乞翁單溪詹事方綱作歸趙歌致書顏氏以玉尊銀船易歸錢塘梁山舟同書與我邑蘇園公去疾孫子瀟源湘並有歌詩各著於其集為并錄之

兕觥傳來二百年黃陳章後今歸顏朱檢討詩未銘積而我一再詩文編子彙為此觥作歌并考辨此齋此觥緣不淺摹冊成圖標成卷觥

居東魯定我懷卷到江西欣容展客為誰乎可共論文毅五世之賢孫是夕挑燈墮雙淚天風激蕩江怒奔趙叟雙瞳爛如電見此兼旬廢眠飯湖湘三月寄書來不辭千里陳初願報書我為析其由百斛明珠那惜酬只緣陋巷珍高義代友論心直到秋秋來訪我匡山麓青眼相看真面目地從江介指齊魯天教舊物歸常熟顏公心事惟我知顏公嗜好那獨奇世間無物此觥配壓囊只要覃溪詩君往叩門再拜說澹交千古盤冰雪月暈光仍舊酒痕血誠氣可穿山裂顏公奉觥向君笑趙叟傾心誓相報觥喜多年逢故人叟泣還鄉告家廟向來藏觥事偶然今日還觥世更傳譜出兕觥新樂府壓倒米家虹月船

一斑錄雜述一

王

丁未初秋者翁先生訪我於南康諄致求觥於顏氏之意予因賦此以寄顏衡齋并書此一通以呈者翁先生當遍眎知交以博和作庶為忠孝清門又增此一段詩話也七月廿有九日方綱并識

觥歸不歸自天壤觥竟得歸理無爽忠孝難磨太史心鑄題忽入名公賞一百年來付孫子東魯西江兩媒氏文犀一角琥珀光連城之璧君家是是年臘月之望錢塘梁同書題

兕觥生於山一角觥只不以觸邪黃流燕喜 文毅受茲曾捧與秋子孫求之玉尊銀舟 單瓢誦顏故觥歸趙非物之有其在

克孝

才大江陵相朝權肯付人奪情慙孝子抗疏賴名臣氣落同官  
膽心孤去國身黃支珍一角豈但辟纖塵 堂堂文毅節豈為  
一杯加汗澤前朝重摩挲後輩誇可公天地物何必子孫家好  
事覃溪老新篇繼竹垞

少保劍痕

老徐墅在張墅西十里西街王直文宅今其孫是前明徐尙書棡舊宅也  
其廳楠木所建梁上有戚少保繼光劍痕乃尙書會監少保軍且  
與有舊尙書歸老少保過而訪之酒酣少保舞劍著於梁至今留  
此跡也方子漁熊有古詩紀其事

一斑錄雜述一

四

華堂開燕樺燭紅座上有客真英雄把酒談兵豪興發當筵吐  
氣如長虹島夷蹂躪東南土千里蔓延血戰苦將軍精練士三  
千疾掃鯨波息鼙鼓人傳犀利日本刀志識錦鞬奇鋒韜離奇  
密結鴛鴦陣少保所結陣名陣中騰出龍一條縱橫天矯隨所向攪碎  
鯨宮飛赤浪從此受鉞移前方便境連年清海瘴數奇祇惜慳  
封侯一編紀要遺神謀世亂七星燭霄漢時平三尺埋荒邱不  
知何年過此地腰間牢繫干將器想當海氛未靖時來就司空  
策邊議徐公為浙江會事進參議時酒酣耳熱起舞來不待午  
夜荒雞催霜花亂灑電光閃四座相顧顏如灰至今斗棋屹未  
朽麟血斑斑塵積久時移代易樂太平簷下無人一舉首

明南京工部尙書徐棡一子某曾官鴻臚卿孫六皆驕縱鄉里  
長名昌祚蔭刑部主事陞郎中以沉姑事死於獄三名名儒俗  
稱徐三敗是也揮金如土多行非禮以恣豪樂柳南隨筆移其  
事於汝讓尙書從姪非也如塔上放飛金而觀其飄颺桃源淵踏楊  
梅而觀其瀑布盡碎瓷鋪之器而聆其好音千金買善鬥黃頭  
而烹為美味皆三敗事人言或過實而其敗盡家產猶園載其  
隱惡非常皆不誣也四名復祚曾著村老委談小說及十五貫  
一文錢等戲六名鼎祚餘未考

韓瓶

余鄉僻在海濱在五代以迄南宋則為海疆重地當地挑河挖土

一斑錄雜述一

五

每得六耳瓦瓶質雖龕樸而饒古致相傳為南宋韓軍給酒器故  
土人名之曰韓瓶漢韓王信好飲有從灘水中得其瓶者六朝韓  
稱韓瓶惟斷王年尙近余鄉亦好飲有從其統兵處得其瓶者並  
會為所經故其瓶猶易得也按明馮琦宋史紀事本末建炎三年  
三月苗傅劉正彥之變時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  
在至常熟張浚以書招之等語想韓兵過此卽其時也今老徐墅  
東二里有地名五萬三俗傳蘄王曾駐此犒將士計時兵數五萬  
三千也雖志乘無徵而故老相沿應非無據後人得此瓶者恆寶  
貴藏之物以人重也數年前余母舅溫如吳公得其一自為詩歌  
徵和同人余姪彥翔過其家作七古一首錄於後  
延陵鑿古博且精吟壇提倡歌韓瓶名却借蘄王姓龕質樸

狀非瓏玲瓏瓊巖古圖列陶家今日無斯型傳是韓軍給酒  
器纍纍拋擲煙汀出之泥沙登案席傾銀注玉空晶瑩中有  
一坏南宋土土古而潤含波腥浸以花枝吐奇豔春風不吹葉  
自青咄哉建炎迄今代迢迢樓指垂千齡當日苗劉變肘腋勤  
王飛檄馳雷霆移兵海道赴行在旌旗樓艦吾鄉經以酒醑地  
誓滅賊氣雄激烈冲斗星焉知不卽此瓶醑醑時令肅三軍聽  
又聞背鬼類岳鄂一軍一瓶負綠醑黃龍直抵本同志諸君痛  
飲料勿停手持金鳳對敵酌紅妝提鼓來娉婷江蓬一炬事不  
遂奇冤慘擊風波亭聽然乞骸解樞柄來狎漁樵成獨醒意當  
挈之驢背上西湖醉倒春山屏遺此縱非手口澤海暝談頰流

一斑錄雜述一

六

古馨嗚呼箭瘢身若刻茲瓶今尙完其形願公摩挲作銅狄綿  
綿歲月書甲丁挹之清涼想逸致護之忠勇凝精靈漢瓦唐磚  
儘銷歇丁盃乙占同鐫銘濡毫作歌羌無實是耶非耶誰細聆  
還將往事扣瓶問守口無語徒玎玎

鄉名沿革

余張墅在前朝本名白茆墅墅在白茆河西岸至近宋南渡時有張太尉標  
居之遂稱白茆張家墅墅東五里有太尉廟其神位書稱宋進士  
利勅封白茆太尉張公標迄於明季稱未改也近百年來鄉人就便咸稱張家  
墅無有知爲白茆墅者矣

梅李鎮以吳越時有梅世忠李開山二將軍鎮此以守許浦海口

故名至宋時已有稱梅林者陸本地勝法寺詩道旁有古寺歸  
然聳梅林似乎可證自元明至今相沿已久茂園康公蒞任昭文  
建梅里書院又以李易里矣

老徐墅在唐名黃村見都公譚纂後李將軍葬此遂名李墓墅其  
河亦名李墓塘將軍後人亦土著於是元末許浦徐立贊於李後  
李日益微徐日益盛遂名徐墅共稱東徐墅與西鄉徐墅有別也  
及徐尙書長孫昌祚遷董浜稱新徐墅因又別之曰老徐墅明季  
邑尊耿公改歸墅爲橫浦改徐墅爲里睦名皆未著

董浜新墅因其地有港名董浜也舊名陳家墅自徐昌祚遷此遂  
名新徐墅及徐後又遷去但稱新墅因有白茆新墅在其南七八

一斑錄雜述一

七

里故彼此各據其地河港名之  
啓里村自元及今其稱依舊道光十三年春里中設粥賑飢邑尊  
張公綬組書匾額額於一庵曰古里仁風村人喜曰我等出貲財  
濟貧却又買去一罔字不兩得乎

支塘因白茆至此分其支曰湖漕故名元末張士誠築城據守以  
應白茆出入明修太倉州城令居民將此城磚石蟻運以去  
穿山本常熟地前明桑民懌悅讀書處亦名石帆山宏治年分屬  
太倉  
沙頭鎮前稱沙溪有志

建文石

梅李有廢寺已不知其名惟殘碣猶存上刊建文年號明成祖改建文以續洪武凡刊碑上年號無不剷除而此碣獨不及故至今遺傳稱建文石

御渡橋

問村在梅李北三里相傳宋高宗南渡會至此問路故名問村有橋名御渡橋俗遂訛傳泥馬渡康王故事

按宋高宗為康王時質於金至磁州脫歸臨漳河得崔府君廟泥馬以渡及即位不得祀北嶽遂以崔府君代之後世復北嶽之祭而崔府君仍配嶽祀泥馬所渡漳也非江也而今太平府江干亦有廟與碑記著泥馬故事并存之以備參攷

一斑錄雜述一

紅豆

閩廣有紅豆樹其葉似槐小滿節始花嫩芽在芒種節似扁豆結實亦如扁豆子較大色正紅有寶光人因珍之昭境惟白茆新墅西三里有補溪為元時上虞顧細二翁所居其莊名芙蓉莊翁之孫一江得南海紅豆樹一本植於莊因名紅豆村莊傳數世以莊與婿家錢氏故後為牧齋讀書處今莊久廢祇一石橋存焉花不恆開開必歲歉近惟道光四年盛花觀者舫櫂相接有歌詩圖畫者常境西鄉鷺山產黃火石相近有紅豆樹一本其來已久莫攷所始花亦罕開結子人亦寶之有村以樹名焉

杜將軍墓

八

張墅西北六里有陸墅嘉慶八年近墅張某家鋤舍旁隙地忽陷一穴發視知為古墓中空如屋某家僅得殉葬之物而出即為祟擾一旬中連喪二命某詢知之急返其物具禮祀之乃免後洗視石上所勒字蹟知為五代時杜將軍墓也

晉廢帝陵

陵在張墅南半里一切規模向已無蹤有河一灣名王墳浜浜底田中有荒草一阜寬廣數丈百年前有農某治田其旁地忽陷一穴某在穴口探視中有氣出其中其毒病半載死後又有入其穴得銅錫器已皆做壞近歲上官飭查各縣一切古墓地保據所在荒草一阜報出

一斑錄雜述二

塌身路

昭城東三十里張墅西二十里有沙路一條如山岡隆起各塌身路濶約半里不等其路可十馬並行自北而南不知其何自起亦不知其何所止意是上古江岸滄桑變遷向留此形蹟路以東地勢稍高皆濱海所種多棉路以西地勢稍低皆內地所種惟稻蘇松等處皆以此路分高低而殊種植焉其在福山此路與海塘陸十九年築相聯屬由路而南二十里饒坊橋十里梅李四里珍門廟二里沈墅四里董浜新墅六里支塘十里窟上二十里直塘八里雙鳳二十里太倉州城共約一百里計與海塘相去已六十里矣每歲十一月口外販馬來南者驅散馬數千分十餘隊每隊一人

九

揚鞭押赴先至金陵鎮江乃循此塌身大路過江陰抵常熟昭文以及太倉松江直往浙省馬雖填塞於路皆惟意所使旁人相中一馬意欲就買或慮不馴販者不施鞍鐙馭之奔軼絕塵控縱如意及買得畜之則又多偏強難制竊思駕馭一畜術之精者如彼他可知矣

又聞塞外無室廬牧者與販者必至某地一廟交易論價已定馬以廟斛同於米粟之入斛知數後魏婁提牛馬以谷量事實同於此也

海塘

常昭地濱江海之交夏秋東北風狂海潮每易上溢乾隆十九年

一斑錄雜述一

十

沿海一二里築塘捍禦俾以後有備無患塘高一丈面濶一丈底濶三丈六尺塘外連路空五尺塘內四丈許原戶耕種亦邀免賦以補堆去田畝之苦四丈之內又開塘河五丈河邊連路又空一丈共十四丈一尺一并豁糧是塘西北自江陰君山起東南過常昭經太寶越黃浦東南直接松江石塘共長九百八十四里聞是舉為邑紳孫莊九夢達與中丞莊公有恭有舊適有建築海塘之議夢達往謁中丞而成其美也自後雖有大潮內地不遭其厄然前之遭其厄者不可過而忘也為畧述之  
沿海潮溢歷來所有而世遠年湮雖志乘可稽均不知其細惟百餘年中文人有筆記故老有傳聞其為災已不小矣

康熙三十五年本地謠言將有非常之水厄蚩氓惴惴婦子有相對泣者至六月初一日潮溢崇明被災獨重常境時未分昭文後壽興永興等沙內地幸無恙

雍正二年七月十七八兩日颶風拔木虞山吾谷楓林幾為之凋十九日潮水上岸較康熙三十五年更高三尺沿海諸沙居民多被淹崇明及江北鹽場盡沒本地猶幸潮退較速稻禾花豆頗損人民獲全至後十年之災乃從來未有者也

雍正十年七月十五日太倉劉河海口水面忽來腥穢之氣海舶舵師篙手不可忍避匿艙底十六日早晴霽水面又有異香氤氳飄襲人衣傍晚大風頓起黑雲漫天忽赤忽黃海天半角爛然金色

一斑錄雜述一

十一

色猛雨隨之俄而潮如千軍萬馬奔騰而來如層巒疊嶂推排而至水上岸自數尺至於尋丈福山近城地勢猶高沿海居民悉已漂蕩所異金村非高區次日水已落田莊遠金村僅三里舟尚從橋面上行王家市高區也三日居民尚乘舟入墅殊不可解江  
南自松江上海以至江陰江北自海門通州以至如皋共二十八州縣被災北風尤猛黃泗浦以西正當下風之衝禍愈慘水之來也衝突漩澗不可方物直似地中湧出天地為災鬼神皆助理不易知不盡由海而來李家油車內大石磨數力夫不能舉者隨水翻騰過後河又越水田三邱而後定諸石橋面大石條皆隨水飛舞盤旋越數十丈或沉河底或止田間橋柱與境亦無不崩壞者 十七日早

內地潮水甫上岸已有數人乘草屋余至田莊與龍橋獲救殘喘以甦壽興沙人也隨風順漂半夜至此幾及百里矣 田莊有人行至與龍橋水迎面而至橋面尙露舉步欲上石橋輒作聲轉足急奔回首見水又至而橋石盡隨水去矣 福山港口一舊戰船破不可修十七日風潮衝至福山城下災民蟻附而上千百人隨潮所之忽遇大樓觸礙樓墻倒壓人盡溺焉 潮來勢驟沙上居民多不及備若近內地皆可緣木上屋或附物隨水因腹餒無力致墮於水者十居五六也 猪羊雞犬死於水宜矣若水牛習水乃一日夜與波上下亦死諸蛇得樹皆不死人有附於樹者蛇亦不相害潮頭擁過昂首上出人效之得免 福山木行張姓婦

一斑錄雜述一

主

臨薦適潮至登木簿所繫篋篋忽斷隨潮浮至內地產於木簿上母子無恙 有周姓兄弟同居潮至弟欲與兄同出避兄不肯強之不可弟與妻出躲一樹得生兄嫂並沒人謂其兄平日事事估便宜會使乖者故不得免與 有一人伏棺上浮至塘橋水流迅急岸上人無可下手忽觸高阜得免食以麥粥指棺曰此吾父也一路見人附物者紛紛沒於巨浪我伏棺上安穩至此妻與子定登鬼籛矣號泣悲慟人嘉其孝為埋棺高阜拜謝而去小長沙民也 有王姓年八十餘潮夜至二子排父寢欲扶出避稍遲屋倒二子入水於敗屋中覓父並死 蕭家橋錢某入城其婦與三子兩女居樓上夜聞風雨非常知潮必上婦呼婢同下樓先運米麥

搬運衣箱薪爨等具喘息稍定而潮已至又思齋中書籍祖遺乃夫寶愛因衝波冒浪往來上下竭力致之少憩又思夫帽一頂係新置掛於所寢之牀又下於水中捫摸得之又思有酒數罇夫所愛又挈婢努力下覓水已三尺矣力不能勝用祇盛罇與婢互相搭手於肩上下者再其長女忽心痛力阻其母不聽方在水扛拖忽聞廳前高墻傾倒聲若雷霆心驚股慄方上樓梯因滑失足而溺婢與子女號泣而呼絕無聲息惟聞風浪嘈喧而已十九日水退得婦屍於樓下其夫歸悲哀治殮不暇細詰及覓酒咸在因得其情乃大慟成疾未幾亦死 時浮屍從各港入內見有一隊女子手與手對縛中一婦年約四旬左一女右二女年俱少想係母

一斑錄雜述二

主

女也婦穿綿袖衫月色紗裹三女皆弓足紅鞋下體皆層層結束浮至李家橋人撈之耳上有金環四副取之為瘞於高處 小東門外一男屍浮至乃十五六書生也項繫銀圈欲撈之已隨急水向五渠橋去 凡溺死者必男伏女仰今在潮急流則仰伏無定惟潮以夜至寢處者多溺而無衣令人不忍寓目 內地水退遲而人物不損沿海水退早而人物盡失內地鄉民自十七日至二十日皆乘舟撈取浮來之物日得雞鴨若干猪羊若干得箱籠者鄰里相慶有得屍身金銀致富者後一二年中闔家皆死於疫非分之財可輕得乎 有兩小兒並縛棉花包上村民撈起爭得棉花有一人獨抱兩兒到家哺之後知福山棉花行張家各附棉花

包上皆不死但少兩兒抱往還之合家大喜知是人種萊菔為生  
養其一家報之 西徐墅有錢姓者率兩僕附便舟至海上收花  
租余鄉七月非收租之時意棉居停一佃戶家佃素循良具雞黍  
精款周至忽一語不合其佃即肆咆哮錢怒急入城欲鳴官適潮  
上居停之家已漂沒矣人不應死於是者又如是被災各圖通  
詳上報後發賑凡屋每間發銀六錢人每口發銀八錢小口半之  
設粥廠自十年八月十五日至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止共支帑銀  
若干

右前人有鈔本潮災記畧余節錄其要以見當時情景如是於  
以知海塘之不可不築也是年先曾祖敬庵公散財濟貧力行

一斑錄雜述一

四

鄉黨賜恤之美

乾隆十二年潮又為災當官發賑自後議築海塘

海塘築後塘外田畝改輕其賦歲額每畝完條銀二分漕米二升  
六合較塘內畝完銀六分七釐漕米九升八合為甚輕矣

築此塘後次年即數百里大荒不知者謂為風水所係此未必  
然惟自後塘外居民雖仍受潮患而歲收常稔塘內高鄉殷實  
之家數十年來較前大差似有關於風水十年前海運內地漕  
米數百萬由海而通之後塘外素稔之區連歉兩年陰陽生尅  
姑以疑信存之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東北風大作薄暮海上水溢居民竭

力支持冀水即退皆不事遷徙不意夜潮愈大水及塘半塘外人  
死無算內地賴有海塘之捍水從通港處湧入十七日早張墅低  
處水深一二尺高處尚有未沉浸者水色紅黃過張墅二里以往  
河水不過平岸未上溢也時塘外水已退內地至未申刻河岸乃  
出塘外田苗不至重傷而民居多壞什物浮積塘邊類皆無著與  
前事畧同時風轉西南潮又轉浚江北及諸沙災亦相等 余表  
親瞿文成家海塘外夜半潮至伊父棺停未出為水激蕩勢必衝  
倒牆屋家眾推棺使出至門道屋倒幸壓於棺人並從水中竄出  
升他屋避溺大風且雨之中共宣佛號以祈屋之勿倒次早潮退  
乃免時塘外情景類如是 內地有塘捍禦近塘六七里即被水

一斑錄雜述一

五

淹並無衝激之患而潮亦不若雍正十年之大自後數十年來潮  
雖或上溢又不若四十六年之大非今昔殊也海中諸沙如崇明  
半海裏帶等日長日大於內地如屏藩然故潮勢較差也

內地棉花亦不至重傷不意水退後又遭十日之雨於是秋成  
失望鄉民上報時縣公王一切不准至冬窮民無賴倡為喫大  
戶之計數人立荒塚鳴鑼頃刻千百成羣共往富家索食吳滙  
中居老吳墅西二里素有富名以稻草紮錢每人十文以糶糶  
昇出至橋頭給付次日眾約集吳墅聖人延力夫守巷門持木  
棍以禦及來者益眾不支而潰余外祖吳尊光家門道屋被拆  
奔喊於縣拿治有案

徐孝女

女名貞橫塘墅徐義方女也義方重然諾敦古誼一方稱長者有子二曰裕曰昆女四長適高次與四均適錢三即孝女也女自幼純孝不願離父母膝下矢志不嫁裕昆皆女弟也使專心習業女以晨昏定省為己事且奉長齋為父母祈福義方知其意堅姑聽之嘉慶十八年九月女母唐氏病危女私割左臂肉煎湯以進母病立愈家人未有知之者及道光二年時疫大作義方亦染病女侍湯藥衣不解帶疾危女默誓願以身代既而勢益危醫皆束手女號慟呼天潛入厨下以刀斷左手小指一節有半痛絕於地適族兄某見之恐病者聞不敢聲張使家人扶入臥室如其志以所

一斑錄雜述一

六

斷指煎湯進義方病立瘳遠近親鄰無不驚歎謂女之孝感如是時六月二日也越兩載女母忽於一日欲歸省其弟葵心問以何事女母不言既至唐家即以猝病死鄉里亦共稱異豈因死生有命非皆可以孝感者與抑使其母病於家孝女又必如前情迫鬼神將不得不曲佑之與後女於道光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歿年三十有六次年義方亦歿旋於六月女母舅唐君葵心為請於學憲給孝婉北宮匾額獎之余居張墅去橫塘僅三里義方亦素相識為述其事如此

漂泊異域

白茆海口在張墅東十里有張用和者其家素以泛海為業每至

關山東山海關東牛莊等處生理嘉慶二年有船號恒利者漂失

無踪同日遭颶又有許浦在張墅北十里戴家一船船戶王盛發漂入琉球那

霸港國主詢知是中土難民周恤備至酒米肉食胥從厚棧帆船

楫並修整其費幾及千金越一歲有半始得回家國主已為奏聞

朝廷體恤小邦著以所費抵已後貢費盡懷柔之道矣

後於道光三年九月張氏又有一船號源泰已至山東萊陽銷貨

又置豆餅羊皮水梨等貨而返遭颶倒拖太平籃凡海舟遇逆風包於大鐵籠上沉水長籠施之雖不著海底而舟賴以緩五日夜至一處入港寂無居人及入

內見烟從山下出登岸探之異言異服者聚而觀意殊不惡旋有

知事者至其赤足同眾而衣服有別意氣亦異殆猶中土守港口

一斑錄雜述一

七

之于把總也舟人以筆寫高麗琉球呂宋等號與認彼皆搖手及寫日本乃首肯因寫我中土郡縣地名示之頃又有通事者至畧能通語稱吾人為小唐人令將船再行而入至一大鎮名夾喇浦停泊云此地去王都八站已為奏聞矣國王居尊位凡事胥決於大將軍泊處彼令人看守不使吾人輕於登岸若登岸彼人必偕行調護舟中一切已缺藉得周濟其米色少黑亦可食其餘雜需看守者代為置辦逐日記有用帳一冊紙類高麗橫釘字彷彿中土書寫半不能識船中豆餅在洋鬆載存者僅半水梨羊皮彼人愛之多為取用越日其王諭到令資助所乏然原梳已斫帆無可施又奏許給乃引吾人上山擇油松一本酌船大小用三尺圍者攜



至船彼人所用之斧式如鋤以手量尺寸倏忽裝就但資用乏絕告以苦情乃引出港送泊長崎是彼國之大馬頭也彼國都島上極西邊有大清會館有蘇州人楊姓在其中辦銅虎邱山塘有嘉惠局管日本銅務往來凡六舟泊乍浦向借紋銀二百兩彼人引送開船交琉球琉球又轉送至山東海口乃尋海道回家四年五月初旬也索銀者已先致信來家矣攜回其地之大魚腊塊大如拳如臂脊肉也呼木魚甚硬薄片之亦不可口又有貓小耳形稍異捕鼠甚力

日本服式男女不甚可辨男不留鬚女不帶環身並穿海青官長海青紫綠色襪摺亦異庶民則青布黑布為之內不穿襪赤足穿草鞋官長則穿短襪頂髮前半皆剃去後髮聚而攪之翻轉約半炸於前

一斑錄雜述一

六

如扇剪之使齊以飾觀瞻人身各攜一梳一小鏡與膏沐之物朝必梳洗如式房屋畧如中土內無桌椅入則賓主席地坐米麥猪羊雞鴨所同惟時十二月見菜花麥浪已儼如三月錢用寬永通寶錢該國痛絕西洋天主教故西洋人無敢一至西洋貨物如羽毛嗶嘰白鳴鐘表之屬亦無敢攜至一物者銀用紋銀洋錢無影長崎鋪戶畧如中土亦有混堂男浴已畢則女繼之當地亦有龠劣女妓肯與異方人接引

視其攜回帳簿上書稱吾中土人為小唐人船為小唐船茶酒等字可識其餘難辨因考唐代疆域固較小於後代然海外島夷口角至今不改可知日本在前必夜郎自大至長崎有蘇州人辦銅

係有撫院文憑實載會典可信

凡海洋近內岸水常渾或混黃泥則其色紅黃稱紅水洋出外水清味鹹深二十托水色月白深三十托色轉青深四十托成油綠深五十托則漸黑深六十托則黑如墨矣若取水起視則其清如一其鹹亦如一舟中柴米均置足水則甚珍每日人只給一盃洗沐並廢鹹水不堪入腹并不宜浣濯也在洋中微有泥臭時聞於鼻以鉛筒取起水底之泥色並黃或軟或硬不一定黑夜人溺於舟旁水面濺起水珠如火星有光故暗中擊水可以生光而視舟被巨浪顛播舟中人如坐浮雲恆多嘔逆行走必倚壁板方免傾跌睡不用蓆滑則易傾也 舟乘風顛播舵尚有力若大風初

一斑錄雜述二

七

靜浪猶如故而舵上無力舟橫受浪更可怕 若南風狂數日忽轉北風其浪愈猛愈大舟落浪槽桅檣不見其末舟掀浪背腹底並露其骨 近岸水淺水草之多畧同內河有一種花與藤並似番瓜云水番瓜未知其結實何如也

水雹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五日未申刻有狂風自東北來驅雲陣天地為晦雷聲連續不斷水雹隨之計所經之地濶不過三五里而我張墅適當其衝在田稔麥已將收割小麥亦可望有秋忽遭此變並成齏粉雹積陰地兩日大塊如拳者尙未化盡麥子著土而萌青青如初種百年罕觀事也厲雪鴻太倉直塘人早喪妻一女已嫁無子借居許宅訓蒙子身

已二十餘年人品高雅好吟咏  
學頗博時年七旬手不釋卷 有古風記其事

庚戌清和纔五日亦日行天氣炎熱俄聞風從東北來撼戶排  
窗勢甚烈一聲雷轉阿香車半天雲潑張顛墨狂飆陡疾走沙  
石拔木掀天髮樹葉陰脇盛陽凝水雹大者碗盃小棗栗洞牆  
粉瓦屋振動七十老人心膽裂龍去西南煙霧收忍看南陌與  
西疇二麥摧殘木棉盡農夫叫苦空淚流吁嗟乎三時無麥農  
夫餓九月無衣寒更苦無食無衣世仍富處處村農喧社鼓日  
鄉城俱有神社遊人  
被雹打傷者甚眾

難夷

乾隆庚戌四月余鄉受水雹之災而海洋狂颶舟楫多遭摧敗有

一斑錄雜述一

辛

琉球船打壞任風漂至白茆港口其船夾底原人在船者不知其  
幾所存不過十二人其人衣服自下兜上如大袴然中一尊者畧  
似道裝與人爲禮如女子檢衽言語不通船上所存惟紅木等物  
亦已無多情形窘迫報官來勘爲置其人於邑之方塔寺給口糧  
其人喜食蠶豆行於市見象棋攤能知著法後詳報上臺令將原  
船拆賣適有其國貢使回國過蘇乃以十二人與之帶去

六國馬頭

今人類以水陸交會之地曰馬頭太倉州城外有一處地名六國  
馬頭土人猶能舉六國之名曰大小琉球日本安南暹羅高麗也  
前朝以來劉河吳淞江皆廣闊六國商販聚集雖不若粵海澳門

等處而馬頭之名迄今不改

知命得吉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能喻此已秉非常之福乃并有因  
此得吉者柳南績筆記吾邑扶桑孫公承恩登順治戊戌進士其  
弟賜先一年秋舉北闈被劾遣戍同產兄弟當坐臚傳前一夕  
上閱承恩卷至表中克寬克仁止孝止慈頌語大加稱賞拆卷見  
其名遣學士王熙問與孫賜一家否熙馳出禁城至承恩寓語之  
故且曰今升天沈淵決於一言回奏當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禍  
福命也不可以欺君父熙故與承恩善既上馬復回顧曰得無悔  
乎承恩曰雖死無悔熙馳去

一斑錄雜述二

壬

上猶秉燭以待得奏嘉其不欺遂定爲狀元

雷擊多人

從來雷火擊人不過偶傷其一惟嘉慶十年時周涇口西墅稍夏  
月當地好閑者以茶聚一廟內樓上下兩桌抹牌雷一擊穿屋直  
下樓上下共傷七八人後皆未死 道光丙申六月蘇城大雷雨  
雷擊數處在飲馬橋南吳姓爲閩門洋印店管數其婦與子在家  
出缸底餘水以受天雨雷一下母子皆斃余適過此入視見婦年  
約四十子年約十三四並橫屍可憫子右足脛熟羅夾襪被燒一  
處如拳大焦黑色餘無他異又知大仁坊同時死一人傷一人亦  
實其餘傳聞而已 次年丁酉常熟西城門外米鋪比屋皆王姓五

月十一日雷一擊王姓店主三觀之子死在樓上斛手二人死在樓下間壁孀婦戴氏以夫死服滿延道士設醮倩其父來家經理其父亦死又有近鄰武弁之子亦王姓來觀道場傷足後無恙此與城東門外死屍不腐為一歲中兩異事

妖神惑眾

後漢循州盜起有神降博羅縣民家大言許縣吏張遇賢當成大事羣盜信之附以為亂不久敗其徒執遇賢降戮於金陵之市本朝康熙四十年時浙西裘陳珮厚齋為陝西西安府涇陽令其鄉有妖憑人而作神言索建殿宇以妥我神否則降災一方使無子遺眾方疑信有一士過而謂其為妖時皎日當空忽霹靂一聲

一斑錄雜述一

三

士倒於地眾駭懼祈禱許為立廟士乃甦於是羣聚鳩庀斂錢及於城市為首者身披黃楮臂點肉燈多人擁護行道阻塞厚齋擒為首者杖之焚其楮滅其燈聚者一闕散而作神語者恍如夢覺方共信為妖 自古妖興或藉乩書或假巫口或竟憑人憑物憑空作人語稱神降皆因人心易惑而亦因一方衰運所召至云能作霹靂自必附會惟繩以官法立即解散而滅所必然也

浙人戲對

山舟梁同書為浙省名人書法獨絕然乞請太多有數年無以應者東墅謝公之子某屢請延約忽然動怒竟送老拳猝不備倒於地眾為勸解一時傳為美談同時又有某中丞之太翁喜佞佛濫

施捨中丞清廉食祿亟難應命太翁恐失信佛門潛往雲林捨身亟與勸回一時亦傳為奇事浙地文人善為對戲製一聯曰公子揮拳老學士斯文掃地太翁削髮大中丞不孝通天對句工矣然中丞有何不孝余故誌之為輕弄文墨者戒

文宗出題

雲楣彭公元瑞督學江蘇好為游戲多巧思案臨玉峯點名已畢有鎮洋縣補考二生到一生出題洋洋乎註中庸鬼神章一生出題洋洋乎註中庸大哉章隨又一生到出題洋洋乎註論語忽更有一生後到出題少則洋洋焉又案臨他屬見一教官姓王面麻其行二適是日考四縣出四題王二麻子其他類是傳聞是年彭

一斑錄雜述一

三

公進京恭祝 萬壽奏對之下立擬入題是臣事君以忠彭更問曰恭而安祝鮑治宗廟天之高也子男同一位萬章問曰年已七十矣曰臣每題取上一字是臣彭恭祝天子萬年也

天顏喜悅又十年前辛公從益來蘇出題亦多巧思有入場犯規者擬放劣等教官求恕以初犯因罰重試出題跳號者先生之號則不可失寫詩題下五言六韻者小子何莫學夫詩出恭就號口自便者恭而無禮此皆所謂善戲謔今不為虐今迄今兩屬文人猶傳二公之佳話焉

顏公善射

乾隆甲寅余在滇見顏公檢時爲知府帽帶花翎云由射箭邀恩也前於某年在京一日

皇上御宮門觀箭自王公大臣以至軍民人等咸來獻射於前顏公時尙未達以監生與射三發皆中紅心

皇上奇之云此必是我們滿洲人召問則漢人也愈奇之著再射一箭却又中紅心

天顏大喜遂賞花翎時署滇撫費公淳聞言欣羨卽懸牌示明日轅門看箭於是文武官員咸集而射射畢費公亦自援弓三發竟不一中大笑而罷夫費公文人也位雖至統屬文武究何能強所不習乃姑以試之大衆之前若不妨示之以拙此足見公之度量

一斑錄雜述一

三四

寬洪器宇渾厚能載大福故自後十餘年中由督撫而至大拜壽考令終也

割肉致祭

羅將軍名思舉四川東鄉人少時任俠負氣以事拘禁嘉慶初川楚教匪竊發東鄉縣侯張公宁陽奉上官令招集義勇侯深悉將軍忠勇有幹才乃出之於禁并出將軍所有案卷盈篋悉舉而焚之囑令率義勇勦賊將軍感涕受命輒立奇功十年閒位至總鎮及各軍凱撤張侯已故將軍思有所報不可得擇日設筵上供張侯神位牲牢酒醴畢具將軍灑淚祭奠忽解佩刀割臂肉一大盪就火炙熟匍匐而薦之血盈襟袖侍者莫不震驚駭絕淚汗交流

而將軍從容成禮若無所苦吾邑黃韻山泰宦於蜀備知其事歸田後述諸里黨爲著論記後多題咏不及錄

當教匪滋蔓時軍前足任勦辦之事者以楊公遇春桂公涵羅公思舉朱公射斗四人爲最著惟朱公因奉檄邀賊奔走一晝夜喘息未定卽遇賊戰歿事與宋之楊業明之曹文詔同一可慨餘三公皆立大功受高爵而羅將軍富貴壽考今杖朝杖國尙膺顯秩於湖湘乃前因莫報張侯之德至於割肉祭奠其義烈何如然張侯識英雄於縲紲之中能使共平巨寇亦千古之人傑哉

徐癡

一斑錄雜述一

三五

康熙時崑山徐氏兄弟並擢巍科膺顯秩長乾學康熙九年庚辰探花後爲刑部尙書次秉義康熙十二年探花後爲右庶子三元文順治十六年己亥狀元後爲戶部尙書大拜迨數傳而衰士子赴崑小試輒生今昔之感有徐癡者司寇元孫也家貧失業日抱三絃琴往熱鬧場索小施捨幾同乞丐矣嘗見多士環之嬉笑余曰諸君子勿以爲偶然也顯達如徐氏子孫不慎而至是今各屬文人具在將來豈無高發如徐者乎此殷鑒也蓋知勢位無常則視富貴當何如若知積善有餘慶則處富貴又當何如或告余曰徐癡最陋劣人或少假顏色卽拖住索錢他丐不至是也伊本不至赤貧居常毫無籌畫得錢惟知奉母而已余聞而驚曰果

如是耶是孝子也我儕誦詩習禮毋為乞兒所笑因小為施子後聞其母已死徐癡遂不知所往則從前之所為直為奉養故也安可輕哉

貞尼守戒

女子貞淫各本乎其性閨門自守者固然即出家為尼亦無不然常熟城北旱門內有直指庵所居老少六七尼戊戌七月有少年朱某潛入是庵與一少尼並縊於房是和姦有故而莫可如何也夫人好穿穴踰牆度事無可挽以至輕生豈非自作孽不可活此反不如無錫之惠山洞庭山之相公廟帶髮修行者習經懺亦習彈唱當地佛事類以尼代僧而尼庵之房幃華潔趨奉溫柔絃種

一斑錄雜述一

美

子弟俱作狹斜遊焉同為無恥彼不過與妓院等耳不聞其為害若是也數年前有縣公某蒞其邑盡拿若輩到堂吊屠戶衡豕秤權其軀體悉照當時肉價官賣今不識其地復何似矣然尼亦有貞修不可概沒者為另誌於左

陸墅西北一里有王姓妻某氏夫亡撫一女守節女長地方無賴涎其色氏因與女並視髮為尼捨宅為貞德庵俗呼姑墩庵矢志清修旋有人家養媳乞食來庵詢知因貧被逐無與憐恤因使人問明其夫家亦收留為尼取名自修教以勤修操作頗能理會及長夫家欲率眾來奪自修恐累其師密自縫其裏衣令夫家來娶既往托言光頭不堪為新婦須蓄髮彌月且隨孀姑寢處至二十七日

得閒自經聞於官邑尊林公象祖給戒行貞一匾獎之時康熙十四年也統兩事而觀流芳遺臭判霄壤矣

軍功翎頂

同邑蘇仁齋景詒園公去疾之孫虞樵載長子也與臺灣府知府王公衍慶為中表兄弟往與經管鹿耳門事務忽逢臺匪蠢動提督某公統兵出討懸示有願隨馬足立功者許來轅門投効仁齋應招次日五更取齊黎明啓行即隨而往為掌書寫筆記雖切近打仗處所不為懼提臺壯之事平賞白頂藍翎道光十二年事也旋回常里黨奇之以不藉仕宦而能立軍功者我邑前未有也附紀臺灣事畧

一斑錄雜述一

圭

臺灣於康熙二十二年入版圖茲民已十一次生衅康熙三十五年吳球四十年劉却六十年朱一貴雍正九年吳福生乾隆三十五年黃教五十一年林爽文莊大田六十年陳光受陳周全嘉慶五年汪降自後又開有蔡牽之亂胡杜侯之亂十五年許北道光四年許尙事平為築鳳山城費十一萬

附蘇氏閨範

杭州查梅史甲子舉人曾任直隸歷任知縣陞樂州知州有女聯姻蘇仁齋弟乳名東未嫁夫死女年十七也告父母不別配且言送父母終後必歸夫家至二十九歲父母喪葬畢令兄弟致其意歸蘇門如嫁禮女通詩文且長於寫生兼善山水而以未亡人自居雖尺練

寸幅不流傳於外言至寡從不絮及家常事亦從未見其啟口  
笑事孀姑至孝姑有疾湯藥問視爭妯娌先侍立牀前終日不  
倦與家中伯叔諸男子面見應答外不別通一語戊戌女年三  
十二有隨媵女名秀環少女三歲為女感化誓願奉侍終老亦  
無異志又余婿蘇元禧載胞姪也伊弟妻言氏舉人廷亦能詩  
畫而明道學未嫁值姑喪已能盡誠及歸凡祭祖先必沐手盥  
口以昭其敬與余女為妯娌最相得嘗謂余女曰我等不能轉  
移世俗亦不可與世俗波靡二者皆閨範足式故著之

大木來港

蘇城中北寺元妙觀一僧一道為兩大廟嘉慶二十二年雷擊元

一斑錄雜述二

天

妙觀大殿中西北一柱支持重大勢甚可危然其材遍選東西兩  
匯之料無以易之是冬我邑福山港漁舟出口遇水浮一物視之  
巨木也擬牽往江北售賣半濟風阻而回再往又如異之姑曳  
入港則風水皆順直達縣城東門外言港橋停泊觀者如堵余亦  
親見是木大可兩圍有半水苔青綠滿其上而中不朽首刊崇正  
三年四字正年兩字甚分明崇三兩字模糊以意度之良是郡中  
人出錢數十千購去而毀仍完固夫天生巨材上刻前朝年號諒  
已因工入選乃選而未用浮沉於汪洋浩淼之中歷二百餘年之  
久航海艱難卒無遇合一旦自來以供要用此與猶園所載福山  
大慈寺建轉藏殿少一梁材海浮大木濟之其事前後畧同

猶園所載

一切並不足信特此 此而必謂事出偶然不免立言迂腐如謂三  
清靈應則非儒者所宜信始巍我廟宇香火運隆或鬼神弄其巧  
以應其運未可知也若信為靈應已備著其戒於鬼神篇矣  
附記道光十四年太倉開劉河常昭開白茆崑山有農治田得  
石獸隨方向求之得石碑知為郊公賈之墓前人明水利者無  
過郊公也此與前明耿公知我邑大興水利而李墓塘底得一  
石上有耿公渠字其事亦同乃知凡事皆有感應皆因乎運也  
若以此輕信鬼神必大為所悞

明代孝陵

明代陵寢自永樂北遷之後十三陵並在昌平州地界惟太祖孝

一斑錄雜述一

天

陵在金陵朝陽門外東北三里鍾山之麓  
本朝優崇勝國著陵尸看守規模如舊閒人不應入問諸看守者  
曰朝陽門外由大道半里即孝陵頭門正南向不依指南城如城牆一  
方發三圈今門已久無左右牆垣亦無入去不遠正中有巨碑敘  
太祖一生事業本有碑亭今上覆全失惟存牆圍碑後路轉左向  
西有小溪跨溪有小石橋今亦圯過溪一路兩旁對立石麒麟角  
端獅象駱駝馬各二對路又轉右向北兩旁各有石柱一名翁仲  
一名仲翁過此又有石將軍四石內官四亦兩旁對立前路少東  
有大石坊已倒過去又向正北有小溪跨溪有小石橋五圯者已  
二過去上石級朱門一正兩偏此門左右並有牆圍門內前殿中

並列五碑中碑正面刊治隆唐宋四大字餘皆刊 御詩恭錄之  
崛起何嫌本做僧漢高同傑又多能每當巡省臨華里必致勤虔  
謁孝陵一代規模頗稱樹百年禮樂未遑興獨憐復古非通變反  
使燕兵覺可乘乾隆乙酉暮春月上泮御筆

金川不守景隆城燕王棟張蓋金川門 外而李景隆迎降壯哉叩馬御史楹御史連

叩馬欲刺棟 不成被殺先謁陵乎先卽位燕王欲卽位楊榮進日殿下先謁

楊榮却異姓連情 屈楊榮豈能及乎

金陵蒞止爲巡方展謁龍蟠奠桂漿保護遺規崇勝國紹承 家

法禮前王開基洵是過唐宋繼葉無能鑿夏商形勝不須矜壯麗

惟 天佑德慎周防乾隆辛未暮春御筆

一斑錄雜述

佳城三里近都城舉眼可瞻簷與楹彼子孫如無心可有心歎彼  
若爲情乾隆庚子暮春月下泮御筆

嬪謝都關 天運乘攘除非自本朝興代爲剪逆當方革豈是因  
危致允升常禁里民闌採木還教衛戶謹巡陵省方近撫 前王

蹟殷鑒惟懷惕倍增乾隆壬午暮春月下泮御筆

前殿後乃大殿大殿周圍石欄三層細雕盤龍石柱百殿宇七間  
兩披中間闊約三丈左右開約闊各二丈中間設暖閣內橫案桌

桌內兩椅並排正向椅角各四 皆雕龍頭椅下有墊使與桌平上並設二位

一書洪武太祖高皇帝神位一書孝慈高皇后神位後又各有一

小位盤龍邊暖閣前重疊木坊五各書年月於上一順治十八年 康熙六十一年

年一雍正十三年一乾隆  
六十年一嘉慶二十五年凡都統致祭一次則建一坊大殿後又  
有朱屏遮隔其門三內場寬廣過小橋至寶城亦如城牆一方中  
開一圍洞行入步步向上至後穿出寶城地勢已高即可轉上寶  
城四望城後山上樹木陰翳因在圍牆之內 故無牛馬損傷自寶城至正殿前殿  
皆向正南又出前門紆迴而至頭門約共三里

雞鳴山十廟

金陵雞鳴山十廟明成化年重修彭時有記一北極真武廟二祠  
山廣惠廟三五顯靈廟四府城隍廟五漢壽亭侯廟六蔣忠烈  
廟七卞忠貞廟八錢武肅王廟九衛國忠肅廟十曹武惠王廟現  
今十廟屢修復存石上記曰癡虎廟財神廟高王廟蔣王廟張王

一斑錄雜述

廟草王廟帝皇廟關帝廟城隍廟梅將軍廟

石橋堅壯

金陵城垣堅壯高四五丈厚 一二十丈而石橋亦相稱早西門外石城橋水  
西門外寬渡橋聚寶門外長干橋通濟門外九龍橋並濶四五丈  
三楚大王廟前之賽紅橋濶至十五丈簷曝雜記閩地多海汊而  
取石易故多長橋泉州府所屬如洛陽橋即惠安橋長三百六十丈圍  
七通濟橋八十餘丈順濟橋一百五十餘丈大通橋三百餘丈餘  
安橋三百餘丈盤光橋四百餘丈東洋橋四百三十餘丈安平橋  
八百十一丈其他長三五十丈者指不勝屈也福州府之南臺橋  
長不及洛陽而廣過之然閩地長橋雖多而廣不過二丈有寬欲

比金陵諸橋之堅壯皆不逮也

報恩塔

遊金陵者當以報恩塔為第一名勝綠琉璃九級檐椽椽題純用磚砌不支一木內四壁皆刊金佛像層疊而下晴日照耀綠色遠映入雨花臺海忠介公祠內書室中室有塔影塔五層以上關鎖不令遊人得至外有印成塔圖并志攤賣諒非無本姑錄備查

金陵聚寶門外浮圖一基孫吳大帝時始建寺重修阿育王塔名建初寺晉簡文帝改曰長干寺唐高宗顯慶年廣修廟宇改曰天禧寺宋太祖乾德年改為慈恩旌忠寺元順帝時火燬明永樂十年北遷因報高皇帝后深恩於六月十五日興工宣德

一斑錄雜述一

重

六年八月初一日完工勅工部侍郎黃立泰以大內圖式造九級五色琉璃塔一座曰第一塔以揚先皇太后之德塔高三十二丈九尺四寸九分共用銀二百四十八萬五千四百八十四兩頂上鉄圈九個方圓六丈三尺小圈方圓二丈四尺計重三千六百觔頂層鎮壓夜明珠一粒辟水珠一粒辟火珠一粒辟風珠一粒辟塵珠一粒黃金一錠重四十兩茶葉一擔白銀一千兩明雄黃一塊重一百觔寶石珠一粒永樂錢一千貫黃緞兩疋地藏經一部阿彌陀佛經一部釋迦佛經一部俱鎮壓在內又

國朝

御書不二法門赤烏靈梵匾額懸奉嘉慶五年五月十五日寅時雷逐怪蟲此塔三方九級損傷發帑修理於七年二月初六日開工六月初二日告竣而此塔煥然重新矣

雨花臺

雨花臺又名聚寶山乃一大沙堆也中皆石子偶有瑪瑙石在內凡沙皆水底衝積石子必山足水灘所有山今安往水今安往留此上古之蹟孰能以意推求若雨花則梁武事也

莫愁湖

湖在金陵水西門外約寬廣二里昔有美女莫愁居此湖因以名湖南岸有華嚴庵內多亭臺廊榭遊人入庵憩息水綠荷香實多

一斑錄雜述二

重

佳趣又有勝棋樓傳聞明太祖與徐中山王達棋於此樓以湖輸與徐氏收湖之利而不賦登樓憑眺則全湖之勝在焉樓懸中山王畫像一軸冠冕垂旒身被五爪龍袍面色微赤威勢雄壯鬚眉勃勃有生氣似四十餘歲人王為有明元勳第一戰討所向不嗜殺人可與擬者漢諸葛亮唐郭子儀宋曹彬元耶律楚材古今不數人微末之士得仰儀容誠厚幸也楹有聯曰先世著勳猷憶當年龍虎風雲楸枰一局熙朝隆享祀祈此日積繁湖沼湯沐千秋樓之下懸莫愁畫像雲鬢黛首淡墨描成聞此兩像皆馬士圖所繪也嘉慶二十年庵僧恒峯輯莫愁湖事蹟及題咏彙為一編曰莫愁湖風雅集太覺繁多余祇錄汪度二絕姚燹一歌於左



風裳水佩是耶非一去香空竟不歸惟有舊時雙燕子春來還  
傍畫樓飛

湖草萋萋湖月明隔城峯翠可憐生文通彩筆竟消盡只恐愁  
心畫不成

四月春風猶未已吹蕩春煙與湖水水上青山何所似擁髻莫  
愁明鏡裏風生水軒三面迴白鷺鷺空際來山光半入城裏  
括湖影全將天蕩開當軒俯仰人閒世莫愁尙得留名字坐上  
山川處處奇曾中今古時時至君不見英雄誰似中山王一杯  
昔對明高皇山陰墅賭謝太傅肥牛亭賜張安昌徐氏到今取  
湖稅軼事傳或非荒唐軼事縱傳何必詳元勳極貴同泯亡春

十班錄雜述一

水滿時春草長湖波澹澹漂夕陽欲喚莫愁歌一曲四座賓客  
各盡觴顛毛日夜生秋霜何暇遠計千載事石室金匱求芬芳

靈谷寺

出朝陽門由大路八里至孝陵衛市肆冷落入市處有跨街大石  
坊上書諸司百官至此下馬前明重陵寢之制也過市二里荒野  
中有石砌兩面如牆者上無字覆卽名山門想因坊類至此卽俗  
傳馬關山門者是也  
又里許至靈谷寺明太祖因建孝  
陵遷寺於此前爲無梁殿後爲大殿又後  
上石級爲後殿再後又上石級爲塔殿寺極宏大似稍麓率前場  
草中臥鐵物式類錠勝長五六尺厚半尺重可千鈞名霹靂鉞地  
近陵寢多石工意是運重之物大殿上有短石碑恭錄 御詩

蕭梁靈谷寺昔據獨龍中明卜元宮址新移碧嶂東於今四百歲  
不改八禪風壘壁拱雲殿雕瓊做月宮蟠階松益翠倒井葯銷紅  
佛地何興廢憑教萬慮空乾隆辛未暮春月下澣御筆

有餘不足

有厚福者未嘗不巧而不見其巧智慧藏於渾穆之中斯大器也  
若人見其多巧必不能強記見其伶俐必無有遠謀物莫能兩大  
理固然也

知味

古人於味鶯能知黑白雞能知半露水又能知石頭城下殆皆附  
會然川江一流巫山三峽之水有別嚴江亦一流而七里瀧之魚

一班錄雜述一

加美卽如我鄉潭塘其地只數里而其蟹亦加美夫魚蟹游行無  
限制是處何以能獨異則又何疑乎古人之能知味也

班答爾金

乾隆四十年兩金川平兇穢掃蕩尙有小兒女數百請命將軍將  
軍曰古之人恭行天罰者不嘗曰罪人不孥乎於是文武各官將  
此等小兒女分爲奴婢以全之余祖姑丈錢貢金蓋爲川藩分得  
兩童並帶回常一名答爾專布旋往浙閩一名班答爾金後年十  
七八曾隨到余家輕遠挑達身有羶氣習本地口音語言不異人  
指爲金川異種則怒年及二十死

答爾專布

達夫錢受椿貢金次子也捐職知府屢躡投閩省軍營効用由府道任臬事答爾專布服役忠勤及達夫伏法爲之覓棺收殮不憚水旱數千里昇柩得回原籍更隨侍達夫兩子遣戍伊犁則不憚萬里之遙矣及後邀恩赦又隨回常熟旋見兩子並無人品不可理論遍告族屬亦無如之何竟抑鬱成疾死錢氏曾以婢配答爾專布生一女名鳳未嫁性誠篤達夫前後爲官二十年隨人非少一經勢敗皆鳥獸散答爾專布一夷人耳竟能真誠効力歷險阻艱難盡瘁以至於死此人豈易得哉又可知凡人外具五官必內全五德小人從欲失之君子好義得之東海西海心同理同信夫

史氏貞烈

一斑錄雜述一

美

達夫淫蕩不檢一生過失可云非細乾隆六十年任閩臬伏法所生三子皆孩幼及後長成並不習上長月培放蕩無與爲室至道光年來張暨依其舅王氏家及二十年冬死幼子於嬰孩時過房同寅范姓家富且貴住京師及長家資爲之蕩盡死亦無後次子某先已定姻史氏常州大姓也至道光九年某已不殊乞丐矣或爲之道達史氏史答書招之族衆稍與修飾而往路經無錫黃埠墩猖狂挑達而溺於水史女知之聲色不改但將一切後事分派周遍并囑必告錢家爲之立後家人知其志在必死力爲防護女笑言自若竟不食親屬反覆勸慰女無一言但含笑而已水漿不入口形神漸倦越數日而死此非立志至堅從容就義者耶同爲

貞烈以視夫懸梁抹頸赴水投崖一時情迫可以意氣致之者相去復幾何哉當時卽以烈報官列於旌典錢氏卽爲立後以如其志切歎夫也不良至於若是而女子貞烈又至於若彼兩造其極眞上智下愚之判也然人窮乃見節義安常處順庸人之幸何必皆志士仁人之幸人戀數年庸福棄千載不朽之名奚爲哉特常人必不能至此而能至此者率性而行初未嘗計及名也

雪烈婦冤

貢金錢鑿多善政其攝紹興府篆時民有妯娌三婦皆寡長婦撫幼女清潔自持兩婦與傭僕曹千鎰通忌之適天暑黃昏後兩婦邀其納涼於庭預囑千鎰踰後垣入伏其牀下迨長婦回房熟寢

一斑錄雜述二

三

千鎰出而強私之婦力拒大號千鎰恐扼婦吭氣幾絕竄去婦悲憤自縊女僅九歲呼救已無及而兩婦恐嚇之戒不得洩然鄉鄰並知之矣嗚呼官千鎰以役滿已歸鄰族妄控爲詞前官未能窮詰貢金蒞事反覆推鞠無佐驗不承因褫千鎰衣驗其背有爪痕三路直至腹千鎰尙以搔癢爲辭貢金問搔癢之痕應斜不應直且豈有三月尙在者喚其女至內廨委宛叩之則泣然流涕悉吐實千鎰乃不能質坐死烈婦之冤以雪

出遊知戒

名山勝地游人雲集剪絡扒手皆冷眼窺探以伺其隙盜賊無賴且設圈引誘俾墮其術蘇州虎邱觀音山杭州天竺靈隱寺諸處

為尤甚余鄉數十年來屢有不曉事者往受其禍如二十年前某  
墅有兩家結伴同攜女眷出遊珠翠裙衫備極華美舟泊山塘夜  
靜為盜賊割斷繫纜輕拖至荒僻處明火執仗劫掠一空無顏報  
官隱忍其事深夜潛歸女眷幾欲自盡為一生話柄

又有鄰邑某家攜女眷往觀音山進香畢出立廟門擬翻山到范  
墳一遊適見有兩轎擡兩人自彼來歇定給錢頗和協因令兩女  
坐其轎行上山有前來者三五人偽作口角爭鬪攔路使隨轎者  
落後兩女被扛至山僻處衣剝盡四覓不得急鳴於官幸官長  
嚴明立者捕役隨往嚴拿有丐子言每處山後有兩女哭泣因一  
面急往尋覓二女一面即拿丐子到官訊究果得正兒丐係同黨

十班錄雜述十一

美

並置之法而事已不堪歸難與眾分明并為門戶之玷

近歲鄰墅又有糾女伴進香天竺者行走湖隄力怯路旁有小轎  
招攬扛擡問價不昂從之扛擡疾走隨者不能及被至僻處剝盡  
衣衫迨尋得已大不堪回舟賄舟子歸匿其事久之始有知者

又有某結伴趁糧艘北上者艘泊黃河岸見岸上多柴堆夏秋河  
流宛惡  
則以柴包土束成大細以禦畏潰適欲方便因以煙筒吸一火上岸覓柴堆後僻  
靜處忽被六七八人猝來擒拿說是放火是處火  
禁素嚴不可與辯綁卡房  
中以刀破腹立刻隕命同人亦無可如何留某關切者一人在彼  
理論餘不及顧糧艘行矣

又有士子趁糧艘北赴秋闈者過山東地界忽抱病猝故覓薄棹

殮之糧艘例不留棺為置棺於岸旁荒地而行所隨一人又昏不  
知事未切地名未為寄厝及到家報知往覓且不知置棺何所一  
路留心觀看約必在彼地數十里中荒草相似者多而棺不可得  
該地竊棺棄屍者往往有之也

笑柄

四十年前蘇撫院長公在省辦抄籍家產事已畢恐有未實以便  
服微行往聽眾口云何不意該處地保已識公面隨公行過麪館  
邀公喫麪公竟入與眾雜坐眾莫識也麪畢公以身未帶錢地保  
為之回帳公回衙傳三縣吩咐要還某處地保麪錢三縣色駭請  
示得實立拿該地保子四十重杖上覆公大笑曰此無知小人也

十班錄雜述一

美

杖四十則幾乎不活矣

又有某官善詼諧出差回覆適撫院燕會即席傳問畢撫院曰在  
席無可解頤聞爾善詼諧能使眾賓一笑否某官曰在下奉差到  
兩淮彼處最多妓女若輩丈夫俗稱忘入那知忘入不少御盡是  
小孩何也撫院與眾官俱不喻其意曰難道這些忘入竟無有一  
個大人者某官曰若說大人在下如何逃咎於是哄堂大笑

又有甲乙兩人挾怨相遇於茶坊立即扭打乙力不敵大呼救命  
適撫院前過者拿喊者交吳縣審問乙供我受打無如何而喊不  
知是撫院縣公說你為鬪毆細故便敢越控撫院刁健宜懲枷號  
三月

十年前有舟子某往蘇卸載回過漕艘旁聞艘上男女口角非常推一十七八歲女子墮水某急為救上已舟艘上人喝令勿救任他溺死細詢之知此女不容於繼母也某為勸解女父母必不相容曰爾既救之即為爾妻可也某年二十四正覓妻不得商於同伴往說艘上謂口說無憑忽得佳偶歸家動鄰里疑也須認明岳婿妻有其家方可無碍女父意回許之某乃假僮便衣帽倩能書者寫帖往拜岳父母女父究有憐憫之意將女奩具衣飾與之又私贈以百金某大喜過望拜謝領回女善操家某賴此棄操舟而擇別業不數年家小裕矣

江湖之技

一斑錄雜述一

早

余曾見婦女四人大婦約四旬少婦二十餘一女約十七八一女十四五在二丈地內相與往來行走而各翻筋斗甚捷幾使圍繞聚觀者不及見但見其足一蹶已全身翻轉髮衫並無風鬢鬢並不撒行走仍如式也 又兩婦各騎一馬兩來如飛相值則易馬而過 又攤大碗九隻於地是婦騎馬如飛過則九碗已盡收上馬去矣 其最少女尙未發力是童體也願與人較技以賭錢帛眾集錢二千倩鄉中負大力者試之立被傾跌詎料纖纖弱女長大漢竟非其敵乎 嘗至熱鬧場見有人赤上半體以竹圈二試套於身則僅能容其身非綽有餘者將兩圈上下疊置於地勉使不倒其人頭向上圍

中伸出則身翻筋斗而過毫無阻滯兩圈儼立未倒也 又見一人倚門立一人以刀擲之刀牢插於門頂與刀著而未傷也再以一刀擲向左一刀擲向右各釘於頸旁門上亦相著不傷觀者慮其太險彼則行所無事也 又一婦仰臥於地攀雙纖承梯兩足梯豎立不倒更有一孩子步梯而登至頂乃穿梯層級而下梯立如故

十年前在城見一男子身體短小似十五六歲面貌似必二三十歲人矣腰插三刀一手攜三足竹架與單皮鼓一面一手持三槌沿門乞食立竹架承鼓兩手上丟三槌而下著於鼓成節奏與其歌應和可聽索施捨一文錢而已若與錢七文令丟三刀則揮空

一斑錄雜述一

望

場而施其技丟三刀盤旋高下或蹶足則刀從跨過反手則刀從背轉忽高擲一刀上數丈落下則又與兩刀湊合如故其刀長八寸把半刃半刃頗利其丟擲握持竟不一悞歷觀人之技能可至於是方知古來名將練兵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其才畧固大過人而其訓練亦必不等尋常也

拐騙須防

五十年前蘇城始見淒涼黨或裝重孝之婦而稱喪夫或假斯文之士而云落難其人雖亦盜賊之流而乞人憐憫以墮其術與強詐猶稍異近二十年來又有碰詐摩肩鬧市以破碗擲地云失參刺扭索賄償雖奉官禁而卒不能絕此必與地保串也若責成地

保扭解應可禁絕若拐騙之巧小說所記已多近又有二事

十年前邑某綢緞舖忽來一人看綢緞似是鄉間富家管數云辦喜事揀擇三百金貨物出銀一錠為信坐而茶徧詢各夥名號其人更至錢莊則托言某綢緞舖要兌銀二百兩先帶淨足大錢二十千為樣出銀與看似不甚精邀莊一夥持銀來舖其人即呼舖中一夥名號令將銀平之不甚合凡舖進平必異出平乃命隨來莊夥坐而與茶自持銀云至間壁準平試驗則懷而走矣錢莊疑舖串拐舖則疑莊串詐至相涉訟

蘇城一皮貨店有貂套閱二載未售忽有水晶頂客官坐轎過轉面視舖似有畱意及轎回入視此套問價索三百官笑曰此地非

一班錄雜述一

聖

京師祇值二百今不暇明日來講乃去其從一人私囑店中要後文十兩助成交易翌日官便服隨二人攜銀步來既坐言京師事務無不熟悉一切貨物價值亦無不精明出銀與視則老元絲二百即令平之店冀其增不即許少頃官小忿令隨者賚銀以行其一人稍落後又囑店曰價若難增後文五兩亦可乃上前請官回官曰價少增亦何必深較但不知此衣稱身否因脫所穿皮馬掛而易以貂套問好否隨人稱好又出立店口亮處細視毛色忽一丐搶去官所戴拉虎帽官驚顧喝拿與一從者追之賚銀者以銀包交店暫守亦隨同趕上則皆杳然矣惟一皮馬掛在計值祇十餘金啓銀封中皆鉛錫蓋已於小忿一行時易之也

茶毒孩童

嘗聞武班演戲十來歲孩子跌打跳躍甚熟練余已惡其有戲而無情一日閒步一寺見是班寓焉正訓練跌打時隆冬滴水皆凍而大優令諸孩赤體翻筋斗至百且不許即穿衣服必待眾孩翻定諸孩迫於督率之嚴捨死如教已無人色可憐可憫不堪寓目此皆省郡貧家子艱於生計送入班習學班長先誑以發財便易及入局困苦殆不可告人死者不知數矣聞數日前以一孩練折腰大優折之於一桶中孩哀告不堪大優喫煙不睬久之放出孩死而體已僵矣

又拐子將拐得嬰孩折手足令長作怪形異狀或將幼孩肌膚括

一班錄雜述一

聖

爛貼以犬羊之皮令長合如生成或將嬰孩裹紮不令其軀得長後來變作惡劣形容攜此數者聳人視聽斂取錢文又有惡丐拐人家小兒女或瞽其目或斷其脛啞其聲爛其面雖其父母亦不識日置路旁乞錢得三五文者以些些之食延其命得少且遭鞭撻死即埋之惡丐有十餘孩乞錢則日供嫖賭不之用并有藉以起家者數年前蘇城北寺破出巨案為首關瞎子玉阿姐並正法號令而其為惡已不知數矣

以上三條實人世至慘至毒之弊是在賢明官長留心查察拯莫告而破欺朦正刑罰而除妖厲積後福於無窮也

旋風攝人

古稱羊角風卽今之旋風也陡然而起木葉亂飛或柴草被捲飄落遠近者有之乃道光七年秋余家外屋有寄居之農佃丁鈴鈴割草河岸忽有旋風西來伊被捲而昏待甦則已越河而在彼岸視筐擔鏈鉞則仍在此岸也此人面貌不賜體亦短小命衰運薄故爲鬼神戲弄至十四年白茆動工伊在工局幫作染疫死

陸次雲峒溪織志言黔中風鬼無影無形能以旋風攝人殆非無據塘棲南市梢多旋風書墻以告來往舟帆至此宜慎

昔余在滇街有茶房潘龍年十七見其領下有紫痕一道云去秋一日伊稍神昏竟不自覺入毛坑而縊於柱幸有前任黃太爺上

一斑錄雜述一

醫

房婢某圖見急取伊身所佩解手刀割斷其縊帶倒地得不死而領下紫痕竟不能去也

余妹婿浦朗齋任陽詩禮家也其叔祖字濬母鄭氏蘇州在嘉慶

十一年冬年已六旬其所居堂屋最後至前門須越廳堂以及門

道平日固不常出夜則重疊關閉忽於一夜人靜後獨起穿衣開

出前門而溺於河房中尙有婢媼陪伴在牀尙有十餘歲幼子同

臥竟無一人知覺天曉門前漁舟早泊見而驚呼猶不料浦宅內

眷也傳聞及內始共知之莫測其何因至是

余家僕黃關元居余宅後隔河小屋其妻沈氏於道光十五年十

一月初三日是日天方明沈先夫起視櫥中乏油語夫須市油歸

神尙清也旋啓門卽神昏狂奔二丈餘地而入於河其夫關元聞

急步聲異之又見所蓄黑犬狂跳大嚎出入門內似不勝情迫知

必有故急起視之其妻已在河中矣立予拖起入室去溼衣使臥

於牀乃得清醒不數日關元患赤眼兩目大腫二十餘日得瘥隨

又患時疾沉重幾危者累月此固其家之晦也余細爲咨詢沈言

時已數夕不甚成寐故起加早及一開門卽昏而狂奔初二三步

却猶自知之特身不自主耳及入河則全不知也余嘉其犬靈警

使善蓄之屢呼之不肯至余室可知能忠者必不貳也後是犬不

久卽夜爲賊害余重惜之夫人之中祟死於溺縊一鄉中歲亦恒

有茲特舉聞見至確者錄三事

一斑錄雜述一

聖

顧氏妖興

顧文彬居婁家橋在張墅西三里開磚瓦石灰行道光七年二月伊偶至

金涇廟在張墅北五里見廟有中霽神連樹一具頗新整係他家造而不

用故置此者文彬欲之因施石灰兩擔於廟將此位攜回其家而

家遂因之不靖文彬妻死已一年柩停在室靈位時時移動人口

亦忽忽不安爰將神樹焚於外而家愈不靖五月初屋上顛擲磚

瓦觀者四集文彬子銀佐妻弟江榮一方惡棍也不信至顧家大

言以觀其異忽空中來石塊傷其胷巫言將遭回祿舉家惶恐十

三日文彬睡夢中忽聞其妻呼喚聲云快將停柩昇出天火且至

文彬驚起急爲措置將一切雜物寄於他家十四日風狂尙小心

戒備火忽起於草房延及瓦屋連比鄰皆燼僅存伊子廂屋兩間却完善不少損而擲磚日夜不已姑信巫言情道士送神忽飛磚碎椀傷及文彬頭頂血流滿面道士驚竄文彬病臥磚猶擲及牀足姑許為神建廟稍安數日妖又起乃即於橋畔營度區區地庀材料定規模尚未建豎而遠來燒香者已問道至云病者在牀自言必到此地新造廟燒香也既而來者踵接姑捲紙印佛馬供奉以應之構未及半進香許願遠近來者挨擠不能容多於橋外禮拜閏五月底三間廟成來者日以千計往周墅陸巷觀音堂請觀音神像來廟供奉彼廟道士索錢爭論空中瓦石立至因不敢爭擡過張墅暫借娘娘廟神袍裝著以入新廟次日論還瓦石又至

一斑錄雜述一

果

乃另製償之八月初余過其地見說書唱因果茶館排攤者喧鬧一如城墅繁華香火甚盛壁貼各姓許願紙條鱗比重疊稽簿上登記之數已四千六百餘號每願錢一百二十文繳者已五百餘願顧文彬日收香錢數千朔望且倍蓰其數半為地黨無賴分肥無何廓其基造後殿文彬被燒之屋亦並重新年餘香火漸稀十二年冬文彬死貧如舊鄰近有時瑞張銀元並以小康開店因其香火之盛生意亦倍兩年中二人皆死皆藉寡婦操家雖能守志撐持而家日以索蓋妖之興因其地運之衰也

阿膠

山東兗州府有阿井舊屬東阿縣今又割屬陽穀縣在縣東阿城

鎮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孫林父追之敗公徒於阿澤即是地也或曰濟水發源於王屋其流伏而不見大禹治水鑿池探之後遂成井其性下其質厚用以煎膠治癆瘵之勝藥也阿城中有狼溪煎阿膠者用烏驢皮浸溪中百日刮盡毛垢汲阿井水煎之火宜桑柴三晝夜始成以麻油收者色微綠以鹿角膠收者色微紫明如鏡味甘鹹無惡臭真者蓋如是他說多妄若貨於墅者俱收雜敗皮革果係濟水煎之猶可用也如以他水則於好牛皮膠且不能及可以阿膠稱乎

傳奇不足信

吾邑前明有岱山和尚真實修行之僧也錢侍御秀峯之生其父

一斑錄雜述一

畢

夢岱山來家因名之曰岱好事者遂著為筆夢傳奇謂泰山之巔有高行僧為土豪欺侮佔其廟田僧忿而形化將化描容以授其徒囑令二十年後有貴官來須懸此使見其化之時即吾邑秀峯所生之時也其父夢有高僧來家謂我泰山僧也有緣汝家將了宿願後岱成進士為張江陵門下萬歷初江陵秉政偶告岱曰我江陵縣近年竟無科第何也岱對曰今歲秋闈兩位令公子定當高中不數日岱即奉朝命為湖廣主試江陵兩子並中自是張與錢深相契岱故得兩持使節其出按山東也上泰山入廟如遊熟地及見所描之容詢得前情立飭嚴拿土豪及土豪至而岱父勸解之書亦至矣土豪手段竟至是也王東澍柳南續筆又謂我邑

岱山和尙受巡檢司杖責而化托生爲岱後岱官至侍御史出按齊楚所至縣尉巡司之屬伏謁道左則必怒而命杖家人問杖之故輒亦不自解蓋未能消釋前生之怒也傳奇者均藉托夢再生之說以動人之聽以入人之心讀書君子凡事須有識見不可與庸流附和也

亦壁可惡

名勝之所宜著名人之蹟今虎邱二仙亭壁刊呂純陽陳希夷自敘文是殆凡上妄言耳刊此者過信子虛之說儼然著之於壁以爲奇自余論之宜勿刊爲藏拙卽如敘中第二十八字以諸字悞闕字全乎稚氣至云遇仙得仙與形化之後迄今千有餘年竟不

一斑錄雜述一

栗

一及十洲三島蒼梧碧落諸無徵之事似猶不善附會更若造爲隱僻之語以十八字十六字騙愚人摸索豈不貽笑大方是豈好事者故爲狡獪以玩世又嫁名他人以匿其蹟乎本欲將所刊於壁者錄而著之以揚疥壁之過特余性忠厚姑存餘地俾知之而自悟其非亦可已

焦山

焦山在金山下流十里時大江正中南北水分兩門澎湃之聲徹晝夜惟潮到則水平山大小約三倍金山云高四十九丈東麓有定慧禪寺漢焦孝先隱於是故寺前有三詔坊寺後山上有焦公洞此山多雜樹頗得眺覽過洞入觀音崖院門上夕陽樓乃無遮

翳樓面西正對金山大江之景歷歷在目由此再上至山頂稍凹蓋此山東西兩峯毗聯若一也東峯較高上有八角亭立亭側望江流下分兩道中容大沙云沙又分二一屬江北一屬江南由八角亭北轉下石級數武卽別峯庵僧院雖小却有佳趣由庵前下行繞山北回寺寺場有瘞鶴銘古碑或云晉王羲之書或云梁陶宏景書或云唐顧況書山陽張弼曾作辨舊傳此碑爲雷轟已沒於江今故湊合而成然刊刻麓劣卽是名人之筆亦不足貴此地人蹟希少不似金阜多游蹤寺前楹聯曰山月不隨江水流去天風時送海潮來令人意遠寺下首方丈前一軒中藏古鼎古爐各一各貯一匣中匣嵌玻璃窺之鼎約高一尺有半紋斑斑

一斑錄雜述一

栗

如魚鱗爐匾如盒高不及尺濶約尺餘均有蓋色皆青綠莫辨孰銅孰養匣面各有隸書工整錄之

焦山古鼎迺係神物載在志乘屢奉

御覽 宸翰所題日星並煥向來未加護藏非所以昭慎重也

并奉委管理茲山有典守

行宮 御書樓之責古鼎亦其一也製方匣以貯之面嵌玻璃加以鎖匙使觀者仍洞燭其中而數千年之物一旦什襲藏之從此纖塵不著亦未必非寶惜古物之微意云 昔乾隆丙申年九月工貢王忠抒謹識 袞廬相傳漢晉閒物雖志乘未載文獻無徵然古色古香實亦



非近代物也第其體質輕脆手彈指捫恐就污損製匣貯之式與古鼎同既為護藏甚密而又不礙於觀瞻云 皆  
乾隆丙申九月山陰王忠抒謹識

一斑錄雜述一

辛

一斑錄雜述二目錄

海運	漕糧	海岸坍長
制度因時	卜筮有本旨	鹽
履園叢話	雞血藤根	大燭會
溜筒江	涼山夷	銀廠
衙役兩異事	溪河至險	貴州道上
呂新吾正修錄	義利辨	巫山峽
林屋洞	大旱	大水
大疫	陳氏災殃	詩人知遇
南山人	訛言海盜	長夏閒談
一斑錄雜述一	目錄	一
勤善當知達權	埋兒必非孝道	少言戒模稜
定命如路	荒疫相因	伐蛟
雨異	奇寒	大雪
彩虹	淫氣朦空	游絲四墮
江河氾濫	歲收屢歉	大有年
棉花之始	棉花圖	教民紡織
憲頒早稻耨耘法	名厨佳製	才女感傷
兄弟爭產	古刻可寶	百一山房
翦髮辨	訛言送宮女	獅子

一斑錄雜述二

海運

自元及明都於燕京南糧北運屢由海道然皆不過運米數萬至

數十萬石以為常 此言海運然也若天下運米至京陸路病逸漫記云歲必四百餘萬石民糧不在其內

本朝康熙嘉慶間亦曾議及海運而不果至道光四年冬大風水

決洪澤湖高家堰黃河下流枯澀黃淮之交一段四十里各清口

為漕運咽喉五年春糧艘過此盤剝至難及冬高堰工修未竟故

議漕運為海運 京都歲需南糧四百餘萬石蘇州布政司四府

一州正耗額米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六年春招集商船於上

海縣自正月起運日沙船日蟹船日衛船日三不像船共一千五

一斑錄雜述二

一斑錄雜述二

百六十二號船最大者裝米一千四百石次八九百石至四五

百石不等計海道水程四千餘里從黃浦出口即向北繞過復賢

沙脚又折而南過崇明沙乃出東洋認奈山而轉北直過五條沙

脚經黑水大洋二千里始見涯岸認北槎又經綠水洋過成山角

乃轉向西行千里過沙門及大小黑山偏北收入天津口又逆水

行二三十丈小港內負緯撐拖一百八十里泊天津府城卸載

州另需 盤剝 挖泥壓船 尋常同空船 速回上海有又載米到天津者至

六月中竣事 每漕糧一石需脚價銀七錢 同於 商貨 上海行用以制

錢七十文稱一錢計每石實需紋銀四錢一二分開銷耗米大有

餘潤故次年春船戶投効者不勝踴躍而海運不再舉矣 舟行

大洋各隨風向自黃浦出口至便利者十六七日即到天津最遲

有至四十餘日者 大洋颯颯至險此番海運多獲安康其稍有

差失者計不過千百之一 如因風鬆載者五船所失米八百石係

在耗米數內不虧正項又有遭風砍桅者八船米數未動又有船

損米溼者如上海縣元字六十四號徐福泰一船於五月初一夜

遭風砍桅漂至文登梁家村擱淺船裂米受溼又大倉三十四號

蔣恆泰一船遭風觸礁傷底打至榮成之褚島淺灘傷水手一人

餘皆得救存溼米一二百石更有江南韻字五甲四十五號趙聯

盛裝荆溪縣第七號漕米五百石耗米四十石又裝上海縣漕米

一百五十石耗米十二石於三月初三日行至長山島遭風折桅

一斑錄雜述二

一斑錄雜述二

打至雀兒嘴套入礁石船沉人得救惟有太字錢元森一船裝丹

徒縣漕米四百石出黃浦口未見到天津不知下落

漕糧

國家徵收賦稅取於民者甚非易事即江南漕務言之周夢顏蘇

松財賦考每一旗丁運米一船約正米四百石計一切開銷加耗

米六十石五米二十八石行月米六十三石 遇閏加 貼運米二十

石二斗零抵通給還餘米十八石零又十銀五十六兩折色行糧

銀六十六兩 遇閏加 四兩 三修銀七兩五錢每船十年一換給銀二百

八兩七錢零計每年二十兩八錢零費夫銀七兩六錢打刺銀二

兩零每幫設千總二員每員俸銀八十八兩零隨幫一員俸銀五

十四兩又每丁給贍軍田三百畝不等合計共米約一百九十三石銀約二百兩又加以贍軍田三百畝所歸之糧是米未到京運費已浮於米況到京後又有設官設倉版之費乎讀書君子苟得上進而受升斗之給慎勿虛糜廩粟也

海岸坍長

余鄉逼近海濱嘉慶丁丑冬偶至高浦在張墅北十里臨海岸見汎地營房三間後一墩名塘浦墩已逼岸一丈有寬岸坍如危牆高四五尺下臨水灘云十年來坍已數里人戶田疇坍去不少十年前坍出一墳內有碑記云離海三十六里今自墳而內又坍入三里矣西去五六里徐六涇海口乾隆五十五年造橋長十八接今徐六

一斑錄雜述十二

三

涇狹如小港豈知前有長橋對岸狼山聞昔在海中如島四十年前已入岸內今沙長出又三十餘里海門同知廳衙乾隆三十年後所建本在近海蘆灘今在岸內三十六里矣

制度因時

文武二廟向本同制嘉慶十五年時有御史奏孔夫子之名諱關夫子名亦宜諱部議孔子至聖名諱已久關夫子神明也似難盡諱故自後定制以文昌宮與關帝廟配有事並行二跪六叩首禮孔廟則行三跪九叩首禮

康熙以前大小官員帽用朝帽頂用朝頂是起花金頂上銜下嵌照品級各有不同也雍正以後惟朝儀始用前制若見賓承祭悉

從今制如一品頂用珊瑚二品起花珊瑚三品藍寶石四品青金石五品水晶六品碑磬七品素金頂八品起花金頂九品未入流鑲花金頂是也以前舉人貢生監生頂用金雀生員頂用銀雀以後進士舉人貢生居常用金頂生員監生用銀頂 以前在京在外官員但有俸以後在外官員增養廉 以前江蘇繁難州縣皆未分以後多分新縣皆自雍正年間以次改正 向來駐防人口鄉試必赴京一體入場自嘉慶二十一年丙子科始許就所駐該省鄉試在江南廣中額三名甲辰仍依舊例

卜筮有本旨

基譜出自國手照在秤不一之局勢以明其保守攻擊之法著之

一斑錄雜述十三

四

成書使學者尋繹揣摩以精其術若易經是古聖賢內聖外王之譜也按當前所值之境遇以明其吉凶悔吝之道演為爻象使學者推辭考卦以通其義苟通其義而藉以決大疑於是有所卜筮之用亦不過斷之以義耳故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古人卜筮其理顯然今人所欲求知者志也所不求者義也恐與古人卜筮之旨少異矣

鹽

地之面受天雨溪之流源山泉均無鹽味若海洋千萬里水味皆鹹可知鹹乃地之本味故鹽入火不化若甜酸苦辣皆草木之質遇火即化者也太西水法云以灰淋水有鹹味恐未必然

浙江鹽松江鹽江北淮鹽皆熬諸海波天津閩粵亦然而地不同者性亦異造醬前後異用必壞前鹽兼用滇省白鹽井黑鹽井琅鹽井並產鹽而人食慣一井者忽易他井則成浮腫等疾

淮鹽產海州等處在呂四場將草灰鋪海灘越一兩夕土中鹹味

上入灰中積灰瀝瀝以前鹽在板鋪場一巨鎮也市方五里在海州城東四十里運同駐焉

有當官鹽戶四十八家與商同皆掘井取瀝曬之成鹽其法作上中

下三等池每池大可半畝深一尺餘先以瀝入上池日曬一日瀝即加濃開一

板瀉去面上清瀝下瀝已白色如米泔水將如是兩三池放下併

入中池又曬一日瀝已濃厚乃放入下池底用磚鋪整再曬半日即乾

白如雪當地鹽百觔值錢一百五十完課及一切費盤交到清江浦每百觔須錢一千五百矣

一斑錄雜述上

五

板鋪場去海邊尚四十里海水味雖鹹而遠不迨井瀝之濃當地

淡水只一池在墅外荒郊萬家咸賴夏時或涸則十里外又有兩

井在荒地水淡可用然擔須七十錢也

福建興化府鹽亦藉日曬於海灘作潭小磚塊鋪底式如盆以海

水澄清注潭日曬白如雪夏日三易冬一易當地鹽百觔值錢八十

塞外天然鹽生泡子也池中山西解州鹽池甚大闊七里張川東各

州縣皆有鹽井井口大如盆深至數百丈每開一井至數年工

費甚鉅且終有不及泉者用大班竹筒吸取鹹水井上立木架設

轆轤或人力推挽或牛馬盤旋每取一筒約水一石水色微黑氣

臭水味鹹淡不一有初淡後鹹者亦有初甚鹹而後漸淡者每水

一筋煎鹽自一兩四五錢至二兩一二錢鹽鍋坦如盤編竹和泥

圍之底鐵厚二三寸許水煎三晝夜注入生豆漿而成亦如煮豆

漿點鹽成腐然每窩可得鹽三四百觔凡產鹽之地必產煤以便

煎治亦見天地自然之理在犍爲等處產鹽甚盛并有火井抵煤

力十之三四鹽井愈深則水味愈鹹火井不必甚深深則下水亦

鹹可兩用也火初出祇是氣點以火乃成炬極大有硫磺氣取起

鹹水注於銅有油浮水面若膩脂然百盛別益夜來點火照耀頗

硫磺氣令人不耐然其性極寒塗小兒女頭面熱癩立消

履園叢話

我邑梅花溪錢君所著履園叢話殊佳然其論理有少歉者爲摘

一斑錄雜述上

六

出之其曰康熙三十八年

聖祖南巡見我蘇城市繁華人民殷盛謂舉人吳廷楨曰民庶矣

然恐未富此宜對曰民誠未富然惟聖主所以知之乃對曰民非

不富是聖主視民如傷故也此或遜致君堯舜之義不容不辨

又曰壽何足爲五福之首則古來大福之人豈有不享大壽者即

或年踰杖朝欲自寓謙抑亦不當如是言也又以富不足爲福則

善人是富富家大吉經典彰彰豈鄙夫之銅臭市井之錢神所可

同日語哉梅溪殆有激而言耳非的論也

雞血藤根

乾隆五十八年城東春德典當管帳某患血症就醫蘇城顧禹奠

顧曰君此病不生於川滇而生於江南雖良醫無策也川滇有雞血藤其根大補一切血症若得此我為君痊之某歸四下探問川滇之便知余家有僕包陞將赴滇某因重為之托先贈盤費銀四錠言若得雞血藤根任憑論價旋包至副官村街覓得其根十六七捆余見如山藥然皮色如泥土皮內肉赤如雞血中抱木心類茯神以不便攜帶眾為畫策削取皮肉成兩包伊顧之色喜曰此百金之望在焉不兩月歸即挈以行及抵城則某已死十三日一息僅存猶戀念曰滇信竟不至乎

大燭會

四川屏山縣在金沙江邊所屬上流百里有平彝土司與滇永善

一斑錄雜述上

七

分防縣丞所駐之副官村隔江相峙平彝司內三十里有老君山巔高十里有老君廟荒山無人跡惟六月初大眾持械鳴鑼而上共開殿門虎豹辟易進香者江左右遠近絡繹以赴六月十六為老君誕日喧鬧非常至二十日眾仍關鎖廟門而下從此又絕人跡其進香之例每一鎮或一村團集一會或一家出一願或兩家出一願每願清油一觔佐以黃蠟聚油千百觔融成巨燭一枝大或數圍長不得過五尺俾可扛入殿門故也燭上四蟠蠟龍製頗精巧可觀心用大木底托圓板數十人擡之鑼鼓為導拜香者每願一人羣而隨之直上山巔點燭合拜數百里中其會不知凡幾也

溜甯江

凡邊徼高山絕險中斷溪流行旅往來水不可以通舟楫陸不可以建橋梁者每設溜甯以渡行旅此面往彼則此高彼低彼面來此則彼高此低或用鐵索或用大篋牢繫兩崖巖石甯穿其上入與貨物懸於甯而溜之蓋力不能為鐵索橋如滇之瀾滄黔之盤江制度乃遷就為此在維西則金沙江浪滄江並有之四川則天全州有之金川則綏靖江上有之余又知滇省永善所屬之黃坪在金沙江東岸對江西岸有一港水由涼山夷地流出有人其域者云至底不過四站外聯峽邊赤脚等夷中有數頭人主其事大溪巨隔溜甯以通之聞前有附近居民某被夷人掠入涼山充苦

一斑錄雜述上

八

役若牛馬然有夷婦悅之遂為夫婦頗相安久之某思歸誑夷婦曰家本無妻且多財夷婦信之偕逃過溜甯某詐為脫手以墮夷婦於江回家備述其情其妻咨嗟歎息不語久之曰君受彼活命恩尚能割絕其好以歸原配於我誠為厚矣然君之忘恩負義亦已甚矣我前失身與忘恩負義之人為夫婦今何堪與忘恩負義之人重相聚乎願赴長流並為水底之冤魂也大哭奔河干投於水闔家哀痛求其屍於下流百里得之則與夷婦之屍緊抱合流而下也

涼山夷

滇省京銅之運由旱路落船一在大關鹽井渡一在鎮雄州南廣

一在永善縣黃坪共到川省瀘州會齊然後造船長運到京前有人接見不敢慢公問明分守名字各賞銀牌一諭以

朝廷威福爾山僻小夷宜馴謹以保巖穴皆唯唯命一路有在轎前喊冤者問知是漢人被掠而入者也公傳頭人問之稱伊等入來生理折本流落自不能歸公令隨轎以行經二百里帶出被掠者十餘人自是夷人得觀官長威儀稍知法紀不敢恣肆涼山內有地名拜布產馬不少其馬較小善走山路附近所用類多是馬近歲有新至其地者云黃坪對岸山內現開銅廠極旺屬四川宜遠府風景大不同矣又閱抄報知近歲屢次裁邊赤脚

一斑錄雜述上

九

諸夷滋事官兵致討并及涼山邊方小小部落一切平定風俗必更臻上理矣

銀廠

乾隆末永善縣離城三十里有金沙廠商賈輻湊縣設官房徵稅山頂一峯曰老君冠子其內開挖已久空等蜂房衆方慮必有覆歷之禍不知後竟何如近聞廠已大衰人煙冷落所有青龍廠洞深已四十里殆將歇絕矣

曩時魯甸廳烙馬廠已經衰絕再在前十年廠經大旺得礮必如一室之大既盡搜剔旁苗有歧可入挖至數丈必又得如一室之大與金沙廠相距三百里同屬昭通一府而銀苗各異

衙役兩異事

副官丞衙有總役李證年五十餘體甚瘦素有氣寒病每遇氣忿必至暈絕一如癰症是歲病危仍得痊偃蹇支持猶能料理衙務但忽忽發笑見官任事恆吃吃不止無如之何其以病諒之云腹中有氣上升即不能自禁其笑數年如是

又有役董貴能爲祝由科凡跌打損傷皮不破者入手立效非人意計所及皮破者稍遲亦有奇效伊所治病不受酬謝不避寒暑不計仇怨云有所盟誓故然

溪河至險

乾隆六十年余居停鹽井渡又名老鴉灘大凡五月夏雨過多山

一斑錄雜述上

十

水陡發溪流驟長四五丈及於上岸墅闔幾爲蛟宮後至九月初六日野人羣往上流四十里某地趕集歸途例必乘船一段約二十里是日舟子酒後失常不急收泊下及於灘在舟六十四人全溺皆鹽井渡人也凶聞至墅比屋慘哭之聲殊不忍聽相率於下流求屍得屍無不赤體衣雖有鈕並扣腰又有帶緊束而被水衝決屍身未有存者且身面發泡血肉尙未變親屬已不能識惟鬚髮多寡襪帶辨線畧可識認者即認而收殮越三日爲重九欲於此乘舟以賦歸與莫不寒心然無如何趁銅舟以行迅如奔馬每舟水手十餘人頭工舵工兩人爲之主每過急灘羣石當中流水分門戶兩人諳其通窒水喧語不相聞舟頭舟尾引手相應推招

板舵曲折以赴處處生畏真行險微倖事也自已未至未末已行二百四十里泊磨刀溪其下有九龍灘貨物至此必須起岸盤過另用灘下別船此灘雖空船小船皆不能下次日起岸繞山足而下見溪流高低已甚激成白浪一綫如銀長約三里亦奇觀也儻不慎而舟入於是豈有片板能完者

凡溪河之險類必如是乾隆五十年時同邑蕭君醴泉為貴州普定縣知縣接家眷赴任上麻陽船行辰沅溪河夜泊纜未牢繫忽逢水發醴泉夫人與媳及婢嫗一舟被水衝入急流並遭沉溺屍且無可尋覓後五十五年醴泉之子允中與余等結伴南行至常德府彼獨決意起早不敢再蹈其險

一斑錄雜述二

十一

貴州道上

華嚴洞在鎮遠府起旱第一站尖處洞口多碑記有小廟飛雲洞在第二站路旁廟內洞口治平地數丈可以憩息石壁上覆如屋其勢如雲之飛下臨深澗有瀑泉三溜從頂上下掛於澗對面有亭上登可以觀瀑  
大風洞在某站宿店對山洞中有風吹出  
黑蜂洞在某站山內洞口如屋有大黑蜂滿集人不敢近投以石塊則蜂三五飛起逐人  
牟珠洞在貴定縣西路旁廟內洞中昏黑僧以油松然火導入見兩旁石甚玲瓏因其似多為之號行十數丈而止洞深無底內通

巨川流行地腹水中有魚因在黑暗之中故魚無目

石板房某站宿店圍屋純用石板代瓦其地山石片片自脫居民便於取用故千家鱗比一律相同淳朴而古致真奇觀也

瀑水在邊土山多之處在在皆是然終不若貴州道上一處之大且高也憶其時先緣大溪行過長橋十餘丈仍緣溪行漸聞下流水聲若雷行而前忽觀全溪之水逢斷崖成瀑高深浩蕩其勢非常再前有天然石梁下跨溪流行上石梁則正與瀑對聲喧人語咫尺不相聞但見巨川之水如煙雲飛潑而下深可一二百丈試以如常行走誌之約行十步而見上水方瀑到下真大觀也惜行人皆風塵鞅掌無心賞玩耳若在滇省計之則廣南府大山諸水

一斑錄雜述三

十二

會而下衝與大石相觸激濺騰空高十丈散為白雨其聲若雷名響水塘與此可稱兩絕

啞泉毒泉路經山足見有清泉從石壁乳竇流出上刊碑記以戒行旅曰此啞泉曰此毒泉不可飲飲則傷人云云

有蟲鳴山岡之上牆院之中未睹其形聲肖響車伊啞長引中間輪輪之節奏問之士人曰陽蟲惟二三站有之時為三夏殆蟬之類與

松椽松子所生之房也生於松樹在黔地亦無他異惟偶見有大如枕者

亦有樹不甚大而生此如枕之椽一二未審其中之子何如也  
金雞洞在某站路旁其洞一正一側兩口各高十數仞有佛殿為

大同相形僅等小舍洞深中皆昏黑側洞中有一隙如月外透天光然望去甚遠云可行而出

金絲桃入滇數站徧野皆是高可如屋多結子土人樵以為薪

仙人掌因不冰凍蓄長如牆垣然可以禦火

花紅大同蘋菓氣味亦同價廉

梨至秋熟然無佳者

辣椒土人嗜食其本有大等於樹者摘實以梯凡尖處必排於桌以待遊客

掛蘭生山上含蕊時拔掛簷頭因其地忽忽下雨風日不害花開甚香花過仍栽山土

黔省所過處處皆山絕少平壤即省城數里亦皆山岡上下山氣

一斑錄雜述

三

多雨俗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

路多陡坡貨物往來馬馱人負舟車絕跡故制錢艱於攜帶分釐必以銀交易人皆身備釐戥應用

呂新吾正修錄

前明刑部侍郎呂新吾呻吟語實闡精微之理非真聖賢不能著又有正修錄抄本意是後人欲勸善者假託其名以為之故語多不純姑即所錄三段論之一云有里人專利已屢為訓戒弗悛後忽似更改因詰以於何感悟曰讀司馬溫公語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為子孫長久計又笑之曰此依舊是利心子孫安得受福余竊歎其不能與人為善也夫下學苟能向善即當嘉許之使漸入於

上達若動以無私忘我之至詣律之是絕人向善之路也何可以

之訓學者乎一云仙家不分瓦礫銅鐵都要點成金釋家不分草

木鳥獸都要證成佛儒家不分昏懦奸凶皆要化為聖余又識其

身為儒者而以所學與仙佛對勘其言似雜而未純也一云凡禍

患以安樂生以憂勤免以奢肆生以謹約免以觖望生以知足免

以喜事生以慎動免通卷惟此數語無弊餘未稱是

義利辨

小人趨利而不顧義其所喻乃不可告人之利君子重義而亦計

利其所喻乃大中正之利故易著无不利孔子因民之利時至

戰國專急功利而不顧仁義故孟子一聞言利而折之若講學者

一斑錄雜述

四

或謂孟子喻義而不計利未免有理無情

巫山峽

夔州府為西蜀咽喉行川江順流過瞿塘峽長十九里至巫山

縣人巫山峽兩面高山壁立濶僅百餘丈天光一綫舟行其中如

薄暮然上望山頂山凹左右若合符節可知上世原未有峽其為

人工鑿開無疑也況石壁上或尚有開鑿之跡排排可證峽長一

百餘里下半已屬湖北巴東縣出峽六十里協灘夏水長灘乃成

冬無之也又二十里歸州又三十里新灘冬水落灘乃見夏無之

也此灘上下皆有峽名歸峽與上瞿塘巫山並稱三峽

巫山有神女廟楚襄王故事也一夢何憑古今傳為佳話後人有



詩曰他人夢見我我固不得知我夢見他人人又烏知之昇王自有夢神女豈幽期如何巫山上雲雨今猶疑真足破庸衆之惑洗神女千載之冤

或曰孔子夢周公殷王夢良弼此不等小說荒唐夢豈皆不足憑余曰孔子夢周公乃因思成夢殷王夢帝賚良弼亦因思成夢旁求不過謂求賢說築傅巖之野惟肖不過謂得賢史筆稍藉神道設教鋪張之何必執其詞以為說

或曰人之夢遊不異人之竟遊人之於夢一小輪迴也如必謂夢為無憑則輪迴之說皆不足言矣然羊叔子得前世之金環顧非熊誦前生之玉笈且李仙借屍復活皆能記憶前事其說何如況

一斑錄雜述上

五

如前朝民婦司牡丹為夫蹴死借其鄰男袁馬頭屍復活若果虛誣焉能載入正史余曰人之神麗於血肉之軀軀亡而神滅人之記憶亦麗於血肉之軀軀亡而記憶同亡故齊次風墮馬傷腦即前記盡失何況死乎夫好奇好怪者人有同情而不揣其端不訊其末者又人之通病咸謂軀殼已捐一靈尚在神竟所之得記前因古今竟成一律欲辯之而不勝辯也老夫耄矣不能與君到阮瞻家讀無鬼論

林屋洞

滇黔川廣多山亦多山洞類可深入若江南山固不多有洞亦難深入惟太湖中洞庭西山鎮下之林屋洞至深可入者數百丈初

入洞口寬宏如大廈滴水不漬泥甚滑寸步難行尙不知內洞所在惟向內稍從右匍匐蛇行得內洞如在人口之入於喉若少左與兩旁之洞皆悞也洞中上下四旁皆玲瓏湖石是上古地水出入衝成從內洞深入洞忽大忽小忽起忽伏須處處識之毋使欲出而迷洞口微有氣出知其中不蘊死氣不然不可輕入也然須於冬季天晴水枯時入為便余屢至皆在春夏故未一入此山一阜峙湖邊與內疊嶂不相屬洞雖深其曲折只在一阜中深入者至隔凡兩字處則不易再入謂其內必仙境也但是處安知不切近外包土面僅鑿開一穴外透天光則仙境安在人之愚往往如是更有言洞在湖底之下并聞波浪之聲則其愚更不可問矣洞

一斑錄雜述下

末

口石上刊曰天下第九洞天又有碑記姑錄之備查

林屋洞在西洞庭山道書稱第九洞天俗謂之龍洞是也舊傳洞中五門一通王屋一通我嶺一接羅浮一連岱嶽蓋寰中七十二洞原自洞洞相通乃地脈聯絡山澤通氣之處非人所能測也又云洞外三門一名雨洞一名賜谷一名丙洞今有賜谷丙洞而無雨洞第賜谷丙洞門小不能容人遊自西洞門入意即所謂雨洞也門雖有三統名之曰林屋洞而已洞初入甚偏側後漸寬殿中深九丈橫闊七丈高可五六尺上結石蓋中雜禽魚鼓磬等形下盡泥沙旁有石磴可坐愈進愈狹門亦漸低遊人秉燭而入僅可蛇行匍匐約數十步中間仍復高起及由

此而進又有洞門束住寬而復狹狹而復寬凡六七起伏乃抵隔凡石焉初入自西而東再入則轉而南復由南而北故初入所執之火外不能見及從南轉北則燈光隱隱射出迨由東北而轉西北火又不見惟聞鐘磬之音蓋此處乃石鐘所在遊人拾石擊之其聲清越以長洞中石室銀牀金庭玉柱不一而足正不獨石鐘爲然也自初至此境凡數易至隔凡石已極約六七里許欲求向所謂靈威丈人得禹書之處已杳不可得更安所謂五門耶豈昔開而今閉與抑前人之說未可盡信與春夏地溼而多乳珠秋冬則否故遊者以秋冬爲宜然每入必汗下如雨爲洞深而氣暖也至洞外之石多青洞中之石多白所生

一斑錄雜述

七

伏翼亦盡白色者特以未見風日之故耳竊思桃源古洞記者不過云初入甚狹後忽開朗從無所謂匍匐而入者今乃曲折幽邃若此則由此而推隔凡之外想亦不過如是更爲深潭亦未可知此靈威丈人再入時所以但聞水聲潺湲而返嘗考宋淳熙乙未吳郡苦旱醮祭不效適有寓客林自少奉道有起龍致雨符其應如響趙別駕具詞懇林林爲具牘檄告水府令往林屋洞投之比反郡雨隨至其爲龍窟也信矣余曩遊此愧未能深入今太守能詩而好古爰遣人探得其實而命思樂誌之如此蓋皆得之目擊並非傳自耳聞也是爲記持授江南蘇松常等處太湖水利分府陞任四川保寧太守德

福鑒定 太湖司李程思樂記并書 舟頭分司陳作梅監督立 大清嘉慶三年歲次戊午仲春月穀旦立

大旱

二百年來屢逢大旱如順治九年康熙十八年二十年三十二年四十六年六十年雍正二年乾隆三十三年載於本邑志乘均不知其詳余惟卽目擊者言之

乾隆五十年自春及夏河流已小刈麥後雨澤更少五月底六月初聖人徧張紙旗畫龍祈雨米價始不過二千餘文一石粟麥七八百文一石望雨不得倏忽騰貴七月石米至六千餘文粟麥三千餘文產米之鄉高區全荒低區往年易沒者轉稔然此十不及

一斑錄雜述

本

一也棉花乏資本者無收有資本者收不薄故百惟核重絮少往歲花二筋十二兩得絮一筋是歲花三筋半始得絮一筋凡旱年棉花厚水澆者後必生蛀而壞是歲澆者倍收 夏秋之交河流四涸井底並乾余家茶水所賴東涇潭至深擔水以濟聖人日用遠出求水先君爲此請開貴涇自余家宅前起 雙浜自其家橋與北而南與貴涇合又 兩塘是冬動工開竣張吳周三墅至今尚賴過張墅而南入白茆其利 縣城外東湖卽前湖又 承湖 西湖 各山前湖水落過半無量碑見此碑倒臥湖中非大旱不能見見必成災不辦糧俗稱無糧碑嘉慶十九年夏旱高區稻全荒低區偶有熟者與前情景畧相似米價每石至五千餘文粟麥三千餘文 旱久地生毛城鄉皆同

必在衆人往來之所牆垢石罅莖莖停立拔取細視色青黃與犬身之毛莫辨真假 余高鄉多小港平時行路必循橋壩時水漲皆泗行路各隨所向取徑路直過 自縣城出大東門水路十四里罾里村五里蘇家尖十二里董浜新墅河素深濶又六里老徐墅河路已小又十二里至張墅河素淺狹夏水較大則舟行礙橋冬水稍落則舟重礙淺今逢大旱河等溝渠老徐墅東梢尤淺狹空船且不能過小舟自城來至此難行則船後插一篙入水舟人又立河中以兩股與篙共攔一蘆蓆使舟前流來之水壅而稍高待片刻可高一二寸則推舟疾行而過時張吳周歸橫塘五墅若有貨物須過此落船自城回須過鎖瀾橋落船 自縣城出南門

一斑錄雜述二十

九

水路七十里至蘇州齊門河皆深濶惟將至齊門在陸墓一段墅長三里河甚狹有淺數處舟不能過當地無賴伴助拖拔過一淺使進退兩難則索詐重價爲行旅患 後至八月下旬各鄉耳水皆停通海各港潮水內灌河路乃通至九月天雨亦相濟矣 余於六月下旬坐小舟至縣南門外時尚未曉缺月在天因暑出坐舟首知河中水熱取視如湯時已越宿舟上蓆棚與河旁石岸一切無不涼透河底三四寸之水清淺汨汨流向東西兩湖不應尙熱故識其異

大水

歷稽遇大水者順治八年康熙四年九年與十七十九四十一四

十七五十四等年雍正元年四年十年雖皆可考均不知其詳乾隆三十四年四十二年水亦大而不至太甚余惟目擊其甚者誌之

嘉慶九年五月雨大且多任陽李墅爲本境最低區先已沉浸報荒其餘半低之處民多竭力築圍岸擬黃淮之隄厚田水出外以存稻苗河水壅高二三尺其勢可危戒往來之船不得近隄搖蕩時雖不免於荒而冀倖保全者尙不少也六月初四晴霽後衆情已安不意十三夜風雨又大作遠近圍岸盡決於是全荒 常境西高鄉皆種稻是歲全熟昭境東高鄉棉花始長二三寸傷雨葉脫盡農夫一望喪氣後得滋長佳者獲半收次春烙秤二十花價

一斑錄雜述二十

十

每擔至錢十一千與乾隆五十九年同貴

道光三年大水較前更高一尺一切被災情狀更甚於前舟往縣城者東高鄉過董浜新墅四里至鶴嘴裏卽一望汪洋不辨涯涘惟向虞山搖櫓而已 低鄉民居水中一百餘日前次不過積薪五十餘日積薪之上多掛巨蛇沉竈產蛙一時炊爨盡用行竈黃沙鋼價增數倍 鄉民象養新雞尙未及觔素無賣理因大雨不已人無生計何暇飼雞街頭價賤相與買而烹之余欲下箸不覺惻然爲之縮手焉 余張墅附近五月十八九等日水入人居或及於尺一兩日卽退惟橋壩低田日久以次漸出若低鄉各鎮與縣城各門外附郭墅廬及城內低處如蕭家廊下一帶人居皆遭久浸 高鄉豆

苗御麥<sup>玉蜀黍</sup>水浸即死棉花在低田者被水沒頭浸一晝夜透出後水再上又浸一晝夜透出不死然不花矣復何用乎高田水未沒者棉花亦已重傷往歲立秋後六七日已有新棉花是歲黃花且無有蓋自開黃花結鈴以至開棉花須歷四十餘日爲時太晚共知有秋無望然至七月下旬其較優者十居二三似尙存五分歲收乃又遭陰雨爛壞故祇得二分歲收矣高鄉棉花黃豆沒壞者農家或又努力改種晚稻不意三伏無暑稻稞不發枉費血本愈覺傷心高鄉竹園半壞於水故次年春筍貴樹木則桂花桃杏香椿最易壞餘次之城中言子墓前相近有大松一本其地已久著名爲一棵松其松亦於是歲傷雨而槁人赤足行水中

一斑錄雜述上

主

日久足皆腫爛 六月中天已大晴而赤日中忽忽細雨余家稍收租麥苦不能曬出小黑蟲俗稱蚌子是也甚多園中有聲如沸殊難爲情至七月乃得曬乾風車擲出空麥百石中究不過二三石五月二十夜張墅一帶高鄉水最大低鄉及城尙小一尺餘七月初九等日低鄉及城中比前更大而張墅等處不及前一尺其理亦奇八月中余家人有至寨角呂家見其廳尙有水數寸也本府額公騰伊勘荒至白茆新墅入一廟見災黎避水在廟者所攜之食無非御麥子番瓜豆栖米糠等物公一一嘗之曰番瓜猶可下咽糠不堪矣急返郡立辦撫恤一賑哀鴻嗷嗷於今尙懷其惠牛乏草喂每頭僅值洋錢四圓額公力辦撫恤之後又請於上官

令蘇城善局設法開當牛局次年許以原本取贖救災恤民中又曲體物情如是 菱藕諸蕩盡沒中秋余買得熟菱二升錢五十六文亦倍價也且不可多得冬來各店家包裹諸物應用荷葉者純以粗紙代之 稻柴自六月即貴張墅每擔錢三百文及冬每擔至錢四百文 九月湖州筆客來詢之云伊地稻苗十僅存一桑亦多壞善連鎮人家水亦數寸魚池所蓄無不逃空 窮黎無生計一意求魚猶幸水大魚多自九月而後城墅街街賣魚蝦者提籃接踵過魚二十餘文一觔細蝦至二三文一觔 秋冬野鴨羣飛暮來災區曉歸海上多如蜂擁蟻集聲如疾風猛雨土人呼爲荒鳥而實皆野鴨中名鐵扇一種是也 是冬及春米貴石不

一斑錄雜述下

主

過錢四千二三百非民情本如是全賴官長廉明上臺仁德時少穆林公以臬兼藩力主荒政上而督撫依其議下而各屬遵其制浙關米過不納稅不停留自八月至十月底外來之米過關已六十二萬又幸江西湖廣豐足商販不竭又重幸准荒八九分百姓應完銀米一概蠲緩易曰損上益下其道大光次年春常邑尊李公貧至典衣罄盡昭邑尊臧公去官衆百姓爲上保赤心誠匾額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可爲各在位咏也

大疫

自古癘疫之興其症多前所未有人死每至十二三而所行之地遠不過數百里從無延及各省者惟道光元年夏秋疫作我邑常

昭忽甚於彼忽甚於此至九月少殺十月乃已名蛤蛛瘟死者實不及十之一病者則多而傳聞已甚一時竟視為鄴都地獄其症腹痛筋收氣塞洩瀉嘔吐五者或並見而分輕重或專見一二症凡染此病者類無六脈其死不過一兩日不死即瘥偶有病至十數日死者其洩瀉一如無肛門收束薄糞直下色白畧同米湯洩兩日雖肥人必瘦筋收則四肢拘攣手足各指倩人扯拔如不勝死則勝肚肉欠過腿彎手臂肉欠過腋下肋骨條條闕起周身之肉不知消歸何所邑尊劉出百金合藥普濟邑中好善君子在在施藥城內外莫甚於六月中下旬南門壇上一日而死數十人比戶喪牌擠輒懸掛 次年夏疫又作在城不若去年之甚鄉間則

一斑錄雜述二

三

過之余張墅自五月十七八日至六月初疫頗重如常行走之人倏忽報斃余宅上下人口損傷亦多宅後附近農家尤甚季龍生一家四口龍生先死於牀其婦亦病不能起號鄰佑則皆懼染莫之應旋婦亦死女十歲亦死男孩僅一暮無與憐顧不日亦死慘之至矣其鄰某因疫甚恐怖竟至自經 後知此疫傳染甚遠南自杭以至閩廣西自金陵以至江西兩湖北自山東以至直隸竟無地不然也

兩年來論是疫者不一其說治是病者亦不一其方余以為常年夏月人之傷暑者當時即病則一順發熱至秋兼感新涼則成寒少熱多之瘧自疫一行諸病絕不復見意疫乃傷暑內陷

也其洩瀉則病必在脾腹痛筋收則病必在肝氣塞則病必在肺幸而發渴則病必由胃腑過也急與飲冷則病立解若神昏則病已及心胞危矣然歷觀時疫之興必甚於儔人廣眾往來之地罕至人家深庭內院故養靜者不及也

陳氏災殃

縣城北水門外陳氏兄弟二人開棉花行兄某無子妾生一女十餘歲其弟娶妻未久與兄分居後堂屋嘉慶十八年九月行務正忙內外皆黎明起身一日某妻出房門見壁上有光意初日所照轉面見堂前地上有物如水銀傾瀉盤旋不定其光上耀驚而呼眾則其物如向對面房門一瀉而杳比鄰早起者咸見空中有光

一斑錄雜述二

四

墮入陳家即俗稱落災殃是也共以為不祥陳延道流建醮至冬又輸棉襖四十件濟貧力行善事以冀消弭次年春某忿妻妾不和忽不告而出四覓無踪嗣有往杭州天竺進香回者言某在靈隱為僧妻妾某好友同往覓之友為言家事賴誰支持安可子身以圖清淨某意動借至舟既行乃告以妻妾亦在後舟某云既至此何不令伊等一遊勝地友恐其意變徑與俱歸鬻髮仍理家事而其弟夫婦即於四五月相繼亡至秋冬有周姓死周妾與嫡子爭隱匿之項訟涉於陳某受訟累十一月官事繁迫是早某坐門口氣結填膈倒地竟不可救時昭邑尊朱公楠臺樹基任事此案至府完結陳氏一歲中慘遭家變如此

後某女嫁於郡中道光元年夏回家省母夜飯後感舊事之慘傷悼家業之零落因善洋琴聊打一通悽然淚下其夜夢回中奇痛次日即死前記蛛蛛瘟怪症實由此始也

詩人知遇

仲昱保字羹梅邑布衣所居邑之東曰翰村因自號翰村焉幼學詩於馮寶伯未知名家貧授徒自給時青州趙館山宮贊執信罷官家居詩名盛海內平生少所許可獨心折吾虞馮氏之學嘗遊虞焚私淑門人刺於鈍吟馮公墓因與馮氏交見翰村詩擊節歎賞謂經似唐羅昭諫康熙庚子秋挈翰北歸館之別墅課其諸孫羣從輩二十餘年病歿其子南雋奔喪力不能奉柩南還留葬於

一斑錄雜述二

五

博山城南義嶺之陽宮贊爲立碑曰 清常熟詩人仲翰村之墓從其志也未踰月宮贊亦卒南雋以父手訂翰村詩鈔一編托趙氏代爲之梓宮贊季子在軒念慨諾之南雋既歸音耗久絕乾隆三十六年夏有趙公顧山東博山人以大挑舉人署昭文事下車後訪知諸生仲硯園之誥爲仲氏長人品端方即邀至署蓋顧即宮贊孫幼受業於翰村者出翰村詩板付之知翰村後貧窘以百金屬硯園存恤之夫翰村一詩人耳宮贊乃當世名人不遠千里而私淑馮氏因契翰村至其文孫作宰詩板來歸恤及後嗣交情緣法均爲世之所希爲述其顛末如此

南山人

余鄉雖近海濱民皆安居樂業惟明代有倭寇沿海沿江頻遭蹂躪然倭亦有爲本地人所誅殲者今河旁路畔每有無著之土堆相傳爲倭子墩也

本朝倭不復至惟康熙二十年以前稍有臺匪之擾臺灣在大海之南本地名其匪曰南山人每歲夏秋東北風繁居民必留心探聽一聞南山人至立即盡室以行其至也數十舟泊海灘羣焉登岸執沿海土人爲導就沿海數十里中先入富家繼及小戶劫取布帛絨粟銀錢等物即押土人擔送至舟迫官兵至而賊衆已去遠矣 我張聖王氏之族最繁盛聖東一里爲王實宣宅家素封曾於夜半忽聞賊至一家倉皇盡走有塾師某臥書室忘與告警

一斑錄雜述上

五

賊至以爲即實宣也逼言藏物時屢受賊擾咸將珍穢衣以火燎貴之物潛藏僻處之又早去一二里拋蘆葦中次日尋得已幾斃矣 曾有一次南山人上岸里中有膽智者率衆各持一大竹帚俗稱江北掃帚纏以敗絮破衣取道油車潤以油至海灘然火盡焚賊舟次日賊盡擒獲自後賊至又雷賊守其舟矣後康熙二十二年臺匪既平而海疆從此無事

訛言海盜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七日薄暮東周墅西去十里另有西周墅有好事者劉氏僕赫隆伙居道士徐裕祿自海上歸行塘背遙聞海中鑼砲聲是巡船捉拿私販鹽匪也相與指顧故作驚異一路狂奔高喊海賊至矣聞者

駭愕然在周墅不聞再有流言旋即鎮定不意此信傳出周墅三里至余張墅則居民並信為真輾轉相告從而甚之余家去墅僅半里立門口一聽墅上人聲如沸男女啼哭扶老攜幼徑出南街擁塞而行雖素有膽者至此亦無不色變一路聞警偏而南由張墅歸墅支塘白茆新墅以至城偏而西由老吳墅西三里另有小吳墅老徐墅董浜新墅蘇家尖呂里村以至城六門為之戒嚴次日福山遊擊統兵至近城乃知是妄而回 初昏時余家聞警上下皆惶怖莫措遣人向北探聽惴惴行不一里即聞道路之言而返云某人某人已被害某家某家已被掠並信為實鄰里相識之人多至余家定行止先父勸且暫止出酒十餘罇分飲以壯其膽一時四下

一斑錄雜述上

老

人皆走空至半夜四無聲息漸知是訛共相慶慰 張墅人居及鋪戶百餘家并在鄉農戶俱捨家行次日歸視各家皆無失物情事然是夜或墮於水或仆於路男婦老幼死傷不少

自臺匪既平之後余鄉人安其居樂其業百有餘年矣以云冠盜之害劫掠之擾史冊所載不知果有其事否乃風影詭傳而舉鄉震動若此人苟不逢患難焉知安樂之足慶乎

長夏閒談

歲逢炎夏與二三知己盤桓多伸微論或謂賢子孫從陰陽中來又謂人之善必由於心地之明人之不善必由於心地之昏昏則嗜欲混行至於陰陽傷因果見災晦駢集甚至子孫滅絕更或不

知命而弄及鬼神幻使福移而早禍移而遲則陰陽之喪愈顯矣余為之深長思焉

此可知人之明慧天佑之也人之恬憺天保之也人之和平天與之也人之乖僻驕矜縱恣天棄之也

此可知人之子孫隆盛必有所本至於絕後原非細故又可知子孫不肖陰陽必先有所傷若至大不肖天原不作他有子孫

此可知人之入於妖妄固然是命中不祥然若能守其正則其不祥必較輕應可待晦過運來

此可知人之福可折而少亦必可增而多能修陰陽非徒勞也此可知人之福早享有晦則晚享必較優爭奪不如推遜明矣

一斑錄雜述二

美

此可知人能知命必能安分一切不安分者當共悉其徒勞也此可知人雖不善而無果報者福命厚也然使福厚而能更修其陰陽則其福又何窮乎

勸善當知達權

勸善之書多矣苟不惕以因果報應之說亦不過訓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之言無他說也余以為子之事親自無二道然無犯有隱亦宜權之以智若父之用慈尤須權度也至兄弟夫婦更不待言果能安常處順誰謂不當如所勸者如必執其理以勸天下則舜放象周公誅管蔡晏嬰御人之妻請去太公覆水之婦難收胡不一一勸之也

埋兒必非孝道

古之以孝行傳者不知凡幾其事皆可敬而不必皆可法也至若郭巨埋兒人世應無此理夫老人愛孫而分以甘旨至樂之事也以埋之為事親之道可乎或曰末俗之偷厚於慈而薄於孝郭巨賢者過之也余曰不然古今來風俗雖有時較優有時較劣而人心終不異也郭巨是何心哉若賢者矯枉過正亦須情理上講得去方可暫一為之吾意埋兒一事全出附會無疑也

少言戒模稜

生人貴直道但言毋太盡桓沖實東晉賢豪真識時務謝安任其姪致勝實微倖耳沖祇以言之不爾餘地至慚忿而卒晉先軫怒

一斑錄雜述十二

无

縱孟明實負忠勇之氣祇以不顧而唾自覺無禮至慚憾而死於敵詩戒斯言之玷有先見也不料後人因此啟模稜之弊遇事一無可否全失三代之直是又讀詩之罪人也

定命如路

人事定於命如由路然有橋當過有灣須轉所必遵也若由正由徑行險行易惟人自擇

又人之入世如倒騎驢走已過者歷歷在目而後來者雖近不見但所過皆坦蕩知後來未必即逢險隘所過皆桃柳知後來未必即逢霜雪然康莊亦有溝洫春夏亦多風雨君子知機尚小心備備若所過已不順後路定必多艱可恣肆乎

荒疫相因

荒而後疫如乾隆二十年道殣相望次年春大疫流行常人倏忽倒斃即未遭飢凍者亦不盡免也疫而後荒如道光元二兩年蛛蛛瘟又名欠筋痧甚盛而三年大水古今罕有也且從此二十年來歲無大稔而此疫亦終不斷絕窮簷蔀屋時或復見也蓋荒與疫同為陰陽愆伏先荒後疫為順先疫後荒為逆也

伐蛟

蛟乃自古所有數十年來每夏秋水發必傳聞徽州出蛟浙地出蛟千百里外事遠難徵信惟道光十四年寒山出蛟後余曾往見

一斑錄雜述二

三

其遺跡蛟出在七月二十四夜余張墅東北皆海相去僅六七里先於二十三日薄暮聞東北有聲如沸在海上則大霧迷空咸聞聲在空中眾稱為海愁次日大雨西南風狂一晝夜意寒山實在西南方百餘里故天風自彼來也二十五日處處水溢比道光三年尤甚幸退較速耳此水不從海入而其聲先應於海亦足誌異前浙閩總督孫公爾準有伐蛟法錄之備考

一徵驗之法蛟似蛇而細足細頸有白嬰本龍屬也其孕而成形率在陵谷閒乃雉與蛇當春而交精淪於地聞雷則入地成卵漸次下達於泉積數十年氣候已足卵大如輪其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鳥雀不集土色赤而有氣朝黃而夕黑星夜視之色



與氣亦漸顯未起三月前遠聞如秋蟬鳴悶在手中或如醉人聲此時蛟能動不能飛可以掘得及漸起離地面三尺許聲響漸大不過數日候雷雨而即出山居民人務宜留心察驗如有蹤跡協同保鄰掘挖有挖得報官者當堂賞銀十兩

一攻治之法蛟之出多在夏末秋初善識者先於冬雪時視其地圍圍不存冬雪又素無草木復於未起時二三月春夏之交觀地之色與氣掘至三五尺其卵即得大如鴛鴦以不潔之物或雞毛與犬血鎮之乃以利刃剖其卵其害即絕又聞蛟畏金鼓聲及火山中久雨夜立高竿掛一燈可以避蛟夏月田間令農人鳴金鼓則蛟不起即起作波亦不為大患以上諸說皆得之

一斑錄雜述二

三

經歷故老鑿鑿有據者也若交夏令不能驗地只可用前法聽聲於所居山麓豎高竿懸燈鳴金鼓此皆便而易行者也

雨異

余年方十三歲五月某日午後天雨滂於鋼盛於桶色稍紅與屋積紅塵不異

嘉慶二十三年八月初六日申刻大雨傾盆田野之水溝腫不及泄湧而入入室居屋上建飯不及瀉棟宇四漏大雨歲所恆有至於若是余生特見一次

後於壬午冬某夜天雨之水各家皆稱有羊羶氣

奇寒

嘉慶元年正月初八夜已在立春後十餘日大雪次早寒風刮面迥異尋常其雪因冷而滑著一切隙罅隨風而過門窗向北者雪由縫入屋面上瓦下磚重疊遮蓋而是夜之雪靡不下漏室中桌凳面上積厚一二分若樓屋又隔樓板苟有小隙雪尚能過往常積雪風過不揚是日雖深庭小街所積之雪不異草灰麥麩隨風而飛麥苗在田大半凍死田背向陽一面稍有存者後獲倍收樹木石榴枇杷桃樹多死橙橘香櫞金柑絕種是年冬無橙橘可知浙閩之樹亦並凍壞事至變常不可信南方必無嚴寒也至次年冬昭城各青菓店徧視只見兩橘以後乃漸如舊

一斑錄雜述二

三

處處皆須保護若洞庭兩山僅隔湖面數十里橘樹萬千從不因冬保護意地勢稍南冬寒稍差也獨是年無不凍壞

大雪

余鄉地非苦寒冬來凍斷河路不過一二次雪不過二三次其積而一望皓然者不過三五日獨道光十二年冬以及於次年春雪凡十數次積而不化至五十餘日亦稱罕觀

彩虹

道光七年九月初六日未申刻日暈有重疊彩虹或在日上或在日下或在兩旁又另有黑暈白暈倏忽更變故前後所見各不同凡歷一時之久未知他方所見亦若是否又是年十月十三日

未時見日生兩珥稍低於日從日並行其色紅黃碧綠白氣貫之是日崑山科考生童無不共觀常昭為崑鄰邑所見畧同

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未申刻日生珥如紅雲兩小塊離日丈許

日上近天頂另有彩虹一小彎弓背向日又是月二十四日午時

有白氣一團東西南北團團環轉與日同高近日則缺不得云貫

白氣畧有彩色或近於虹而日上下又另有虹兩彎如暈

十七年七月十七夜月上東方光甚皎潔對面西天有雲雨氣中有虹一彎與月相對色與月同久之乃滅

溼氣騰空

天宇澄清則日月之光朗故洋中鹹水下澄上無塵滓晝日可遠

一斑錄雜述二

三

望夜月亦至明若陰雨太甚長空為溼氣所朦不獨上記彩虹日

珥也即二曜光彩亦必較差故道光十一年大水七月中旬日光

所照視之若菜豆色入夜天無纖雲月出正圓照物無影至十月

二十六夜適同諸親友會飲時天亦晴霽立庭中四望在天但見

落落大星一切微細小星俱不覩也

遊絲四墮

往常春日亦偶有遊絲飛墮惟道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未申

刻常昭城晴日中遊絲從空四墮縣東街迎恩橋一帶尤多著於

樹木屋角飄飄若旗幟余戲捉之包於紙少時啟視已粘著可知墮下時尚溼也

江河氾濫

道光十一年各省大水長江所經無不氾濫上流湖北江西莫知

其詳若金陵城中行舟入市低處居民幾為魚鼈八月鄉試之期

奏改九月百年來未有事也赴試者舟過新開河北岸外即黃天

險也見所撈棺木堆積隄邊者無數目不忍觀至金陵居停之

家水痕在壁當時有門神洗足之語海門崇明半海裹帶各沙

於七月二十七八等日風捲東北海中鹹潮淹沒人死者海門以

千計官出徧勘各捲蘆蕪埋之半海等沙人死不勝收埋沙田最

宜棉花草少易治故田價亦昂貴今浸鹹潮多慮下年不可復種

余鄉海邊高浦等處八月初潮因風順逐過浮屍不少

一斑錄雜述三

黃

黃河同時亦漲洪澤湖高家堰坍人死愈眾難民來蘇常者官設

留養局暫令淹留其中非盡貧民女子曾懷珠玉臂纏金銀男子

或亦有功名者避水借泉南流問之淚潸潸下然本地亦苦歲荒

故未久又他去

歲收屢歉

自道光十年歲歉後次年各省大水本地大雨傷棉棉花連歲至

清明始開亦草木因雨失其本性之驗米麥騰貴米石錢四五百文麥石錢

百文三千五百民間紗布無息張墅遠近風景蕭條十二年春乞丐滿路

民皆食豆餅御麥子且有藉米糠豆查延命者是歲秋收中等而窮民積困莫慰至十三年春哀鴻在在滋事各鄉大戶議設粥濟

之人情稍定不意是歲秋成又大歉民情愈慌撫院少穆林公准開白茆以工代賑鄰邑亦各設法濟貧十四年春稍藉工事過去豈料秋收又大歉民艱真有難盡述者向來小康小裕之家莫不室嗟懸罄迨十五十六兩年紗布有息歲稱小稔米麥之價漸平民情乃定然原氣大傷不易復舊至今貧民談及往事猶泣下霑襟也

大有年

余鄉自海至塢身二十餘里稱東高鄉溯雍正以前鄉農所種豆多於棉租額畝麥三斗豆七斗麥以額償豆從七八九折照豐歉以定其數時種棉十僅四五蓋黃霉削草必資人多曩時人較少

一斑錄雜述二

畫

也自後生齒日蕃故種棉漸多於豆乾隆三十年後秋租折價各業書數於壁豆皆不照豐價約割歲收以定租數而各佃立寫租札則仍依舊規三麥七豆亦有二五麥六五豆及二麥六二豆曾有抄案田當官照租簿收租佃大苦焉

棉花自四月始種以迄七八月收成皆喜晴和而惡陰寒喜小旱而惡多雨苟適其宜則草易削苗易長花盤易生鈴子易結更無狂風搖撼之傷則花開力足奚慮歲不豐收然力田匪易余屢見始種初萌即遇東北寒風而凍死者半既萌稍長遇黃梅多雨而草荒者半及苗已長或傷雨而苗多無實或因涼而苗盡癡羅癡羅從俗稱謂葉青厚而無實也即結實已多或遭狂風及雨而絮中霑或遭陰雨

連綿而實多爛皆所常有大約十年中必有一二年大歉六七年中收一二年大豐就豐歲計之如乾隆己亥庚子癸卯己酉嘉慶丁巳乙丑己巳庚午辛未戊寅己卯庚辰道光辛巳壬午戊子己丑等年均稱樂歲而其中尤豐者莫如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余家後畝三畝收花九百觔前邱中有棉一棵獨結一百四十七鈴詫為異事一鄉類如是也又嘉慶二十三年寅黃梅小旱削草省工以後雨場調適悉合人意八月初棉花大開田中捉取甫過而重開又白雖刁農頑佃亦不能不自詡其苗之碩特不勝捉取耳初六日大雨貨棄於地次日又大雨眾束手歎初八日大晴眾收泥汚之花攤曬田中乏人捉取頓加工價至六七文錢一觔再供酒食

一斑錄雜述二

畫

各家幼童小婢盡受邀喚入田余鄰嘗於一日閒每畝收花六十觔往歲捉花每觔給錢四文立高原一呼男婦老幼四集時豈人少實花多不勝捉也常年畝得花百觔為上是年則猶目為下裝花需蒲包向不過四五十錢一對是歲至一百二三十文一對八九十歲老農皆云罕觀次年棉亦相亞而稻豆大差矣

棉花之始

棉有草木二種皆出海外其見於記載者大抵皆木棉也張勃吳錄云交趾有木棉樹高丈餘王語溪云一名斑枝花又泊宅編云閩廣多木棉名吉貝織為布是即白纈然今吳地所種皆草棉非木棉也按爾雅釋名及孔叢子廣服篇皆云麻紵葛謂之布又纈

鐵論曰古者庶人耆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桑而已故命曰布衣可見麻與紵葛三者之外古者別無所為布也但紵葛或專用之於夏而麻則兼用之於冬耳孔博士論語緇袍註云緇桑著也邢疏謂雜用桑麻以著袍也蓋貧者不能具絲絮故持麻使熟著之於袍也夫以麻為衣則不能禦寒以麻著袍則不能生暖古人五十始衰而後則必衣帛職是故耳攷草棉之始松江府東五十里有地曰烏泥涇高仰不宜五穀元至正間偶傳草棉之種植之頗茂有老嫗名黃道婆自崖州來以廣中治木棉之法教當地軋彈紡織久之三百里內外悉習其事今余鄉棉之為用甚普老少貴賤莫不賴之其衣被天下功殆有過蠶桑又孰能知開自黃道婆

一斑錄雜述二

三七

一老婦也近於道光十年上海縣紳士請准立祠列入祀典

棉花圖

敬錄直隸總督方公觀承恭呈棉花圖

聖祖仁皇帝御製木棉賦并序 木棉之為利於人溥矣衣被禦寒實有賴焉夫既紡以為布復擘以為統卒歲之謀出之隴畝功不在五穀下嘗稽之載籍島夷卉服注以為吉貝即其種也然止以充遠方之貢而未嘗徧植於中土故周禮婦功惟治蠶桑唐徵庸調但及絲麻至木棉之種後世由外蕃始入於關陝閩粵今則遠邇貴賤咸資其利而昔人篇什罕有及之者故為之賦曰  
攷吉貝之佳種披五索以窮源道伽毗而遠來由秦粵而衍蕃倣

崖州之紡織製七襄而無痕倣宋人之泝泝比八綿而同溫先麥秋而播種齊壺棗而登原宿黃雲於萬蕊墮白雪於千村落秋實於露晞軋機袖於星昏暎佐青年之帛陽回寒女之門幸卒歲之可娛乃民力之普存若應鐘之司律正薄寒之中人月照牛衣之夜霜侵葛屨之辰家挾千箱之續路絕百結之鵲曝茅簷而歌愛日賽田祖而洽比鄰謝履絲之靡麗免于貉之艱辛故夫八口之家九土之氓無沍寒之膚裂罕疾風之條鳴時和年豐火耨水耕歲落三鍾之棉場登百畝之杭同彼婦子樂此太平奚羨纂組之巧與夫縞紵之輕慨風詩之未錄省方問俗將補幽什而續授衣之經

一斑錄雜述三

三六

教民紡織

同邑周公又溪礪於嘉慶十一年以捐職主簿發甘肅補丹噶爾主簿以軍功陞補高臺縣十九年蒞任其地西北接嘉峪關窮民多出口傭食婦女不知女紅夫主久不歸即呈請改適陋習相沿恬不為怪公見土魯番棉花捆運入關者甚夥命工照我虞紡具製而試之果可為無少異因招致年老婦女入署夫人親為指授學習既能各給紡具並棉半勛為資本又募四川機匠製機募江南善織者設局教男子織成布使轉售於他方創始時同僚咸笑為迂公毅然行之不二年民皆踴躍奮興高臺布竟成一方土產民為之謠曰高邑民人實力田鴉衣百結實堪憐而今天賜神明

宰脫却羊毛盡著棉甘省天氣多寒而省城較暖道光元年公調  
阜蘭知近省地土亦宜種棉乃運高臺棉子教民播種亦教以紡  
織一如高臺凡岡阜確之地向種水菸者無不改種秋成果獲  
倍利後種棉益廣河北一帶產布尤佳有能織印花斜紋者甘地  
從未有紡織之利有之實自此始余照周公行述錄取因事有可  
據故信而著之

憲頒早稻種法

查湖南早稻名目不一有黃瓜早有糝黏早有滕穀早皆在六月  
收割其田係以石計布種一斗豐年可收毛穀六石次可收穀四  
五石不等每年於清明節前後二三日看天氣之寒暖於天暖日

一斑錄雜述

三

用大木桶酌量將穀傾入桶內以水泡浸平穀三日之後將水去  
乾旋用稻草包蓋時刻探視如穀發芽用手輕輕撥勻倘芽穀發  
熱再當用水潑溼至種穀既浸天時忽寒則不必去水多泡一二  
日亦無妨礙俟芽種長有半寸即可下泥五日後自能見青對月  
當即分栽栽時七八根併為一叢每叢前後左右相離不過七寸  
蒔插到十八天後將脚輕輕於秧之周圍按端兩次以後聽其揚  
花結實兩月即可成熟先於夏至禾在田時晚稻秧種已苗早稻  
既獲急將稻稿禾根翻入泥中接栽晚稻一切種法悉與早稻相  
同霜降後又可登熟矣常熟縣張刊  
前撫院少穆林公於水利大興之後憫當地屢逢荒歉故力辦

湖廣稻種遍發各屬恐其不諳樹藝之法令刊此並頒具見愛  
民如子之至意余與老農商之據稱本地麥與稻歲亦兩收若  
種早稻麥必難種姑令照所刊試之素不習者究不能如法早  
稻僅獲石米晚者又次之聞江西湖廣用石灰糞田畝七十觔  
當地農民又不敢用酌將此穀仍種一熟多廢麥秋侯有彼土  
農人來此商之

名廚佳製

閩廣多海錯其臭腥川陝多山珍其臭羶生乎其地安乎其食客  
至者不克同所嗜也若吳下烹飪著名已久自前明張江陵云自  
出都門至此始得一飽嗣後各省筵宴莫不治吳饌以樂嘉賓而

一斑錄雜述

四

他方人士來吳亦從未有不悅吳中所嗜而轉思其地者矣雖余  
也同處鱸魚橘柚之鄉而起居儉嗇未暇問四簋八簋之味然君  
子慮乾餼之失德高年恃貳膳以養生大烹盛饌聖賢亦重口之  
於味究不可以不講也  
從來重色者必求佳冶與知味者必講嘉穀事雖分屬而勢實相  
因乾隆間有某中丞好內廣置姬妾猶以為溫柔鄉中尚無尤物  
由京赴浙道過金閶諒吳下必多殊色而徧選竟無當意聞虞山  
靈秀潛來咨訪亦猝不易得因以便服閒步城隍廟前見有婦攜  
女進香者其女麗質天成不言生婚中丞驚為國色從者覘其旋  
入石梅尼庵為訪知是邑東鄉張璽王姓女乳名伏父訓蒙為學

究家係清貧應可貨取即謀於尼尼善為說合以成其事旋知女家亦係山西籍不無同姓之嫌然已定情待之有加禮而已及入浙署寵冠諸姬女本多才善心經通文翰偶繡句於幃幔曰色卽是空空是色要中丞對效蘇小妹三難新郎故事也中丞緩之同夢中語中丞曰胡不對卿須憐我我憐卿也中丞狂喜令並繡於幔並見紀文達公消夏錄自是寵竟專房焉春暮百花競放中丞喜人有花容花如人面開盛筵賞之諸姬稱美吳僕女獨無言詰之曰欲似我張墅毛厨所治恐未逮也中丞問其詳曰妾家住江鄉春初鮑美秋暮雞肥毛厨名榮字聚奎烹飪獨絕張墅與附近之梅林鎮重筵席者必致之近墅鄭氏有句曰鮑來張墅全無毒雞到梅林

一斑錄雜述上

望

別有香應可証也中丞奇之立將榮物色到浙榮一時名震西湖後中丞不久坐法榮歸名又重於鄉里切思與榮同事者不少其人多年習熟所治應無大異乃一經假手知味者必立辨為非出榮手則榮之藝真有不可及者後榮不久下世其姪孫毛觀大隨先君到滇藝遠不逮惟遺榮食譜一册流落余箱今檢出視之法製紛繁皆人所共知余欲著名厨之佳製翻閱全册無可著意姑將末後雜饌中數事錄之  
茯苓雞用肥雞切塊每淨雞肉一筋配白茯苓向藥店買五錢同人湯畧加白酒醬油嫌淡酌加飛鹽又加葱薑宜神仙燒有別味  
雞糊塗用肥雞入油鍋加酒及醬油稍加白糖燒使爛起去骨將

熟雞肉切塊連汁裝碗底另用生雞肉合肝雞切片入油鍋加酒醬油糖花炒又加入放好小古參與竹筍香菌熟南腿片一同炒好加膩起作碗面

鴨糊塗用鴨入湯文火燒爛去骨切塊又用筍與香菌熟南腿片共入原湯加膩盛碗面糝沙仁末

羊眼饅向熟羊肉店收取熟羊眼十數對剔去眼黑珠下鍋加白酒頭醬油糖花盛碗上加橘皮絲蒜花

羊脚饅冬月收鮮羊爪風乾至春夏用之煮使極爛去骨盛小碗澆以紅燒雞肉汁蒸令入味面糝沙仁末

凍羊膏盛夏用羊肉緊湯煮極爛盛鉢內悶井水中凍之立成羊

一斑錄雜述上

望

膏與冬月不異

湯鰻披鰻兩面皮連肉勿令帶骨切入鮮湯加薑汁佐以筍與香菌熟南腿片盛宜小碗

湯鯉用鯉魚肝煮爛換鮮湯加薑汁佐以糟鯉魚盛碗加葱椒烏殼用團米烏或刺垂鷹為上治淨入碗灌鮮湯加白酒頭醬油

冰糖葱薑蒸使極爛  
乾刺垂鷹於七月中買刺垂鷹治淨剖腹去腹中一切及喉管頭

足炒飛鹽拌令周徧合碗中隔井水涼之越宿取視鹽花化成小珠者以指抹勻掛風燥處以竹絲撐其腹吹一日夜仍收碗

中明日復掛吹之必乾以溼手巾揩去鹽味仍吹乾十數隻入

瓶灌菜油後頭勿使露久不壞油亦無傷至冬及春取用瀝去油每隻切四塊盛梳灌白酒蒸之爛其妙在汁酌加一切作饌佳或以汁調蛋蒸之加其肉於梳面亦佳

麪筋乾以生麪筋作條如筆管掛曬日中令乾收藏永不壞用之以清水浸一宿使透軟乃煮熟切兩半佐以香菌笋片作湯人當飽噉肥甘之後嘗此愈覺清趣

八寶豆腐用好豆腐切不大不小之塊滾水撈之去泔水瀝乾另以鮮雞肉與肝切片同蝦肉入油鍋烹白酒加下一切或如竹笋松菌鮮蓮子木耳香菌熟南腿片之類酌加醬油糖花已熟乃以豆腐傾入同滾盛用然須各物共計一半而豆腐不及一

一斑錄雜述

望

半必佳

附燒鍋方

肉菓二個 丁香一錢 肉桂一錢 白芷三錢 三奈一錢

右香料五味入紗袋黃酒十梳菜油三梳酌加飛鹽同入鍋燒以肥雞為上一切山鳥皆佳燒滾即用文火煨忌燻猪羊肉與鴨一切物在鍋冷定不起雖暑月不即敗

附糖蹄方

黃酒十梳醬油五梳稍加白糖八角茴香不妨稍多味須少各宜量肉多寡酌用猪肉須擇嫩而薄皮無惡氣者方可用蘇城陸稿春馳名四遠無他法也

才女感傷

工部侍郎鄒公之三子葉儒就釋其妻內閣學士尹公之女集四書句成文一篇以示感傷

攻乎異端我丈夫也甚矣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尹氏語人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三子者出非其道也索隱行怪吾弗為之矣今女安則為之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辟兄離母是誠何心哉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二樂也出妻屏子是誠何心哉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居仁由義君子人也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為人子止於孝今之孝者不顧父母之養曾是以為孝乎父母在不遠遊子好遊

一斑錄雜述

望

乎舍正路而弗由是焉得為大丈夫乎父作之子述之為可繼也望望然去之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父為大夫子為士蓋有之矣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而謂賢者為之乎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物之情也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古之道也吾何為獨不然攝齊升堂惡衣服吾不欲觀之矣摩頂放踵技一毛民鮮能久矣往送之門哭泣之哀皆失聲而良人未之知也於戲朝得見於鄒君夕死可矣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盍歸乎來

兄弟爭產

道光八年江西翰林院編修某與六科給事中某以兄弟爭產上控督狀奉

宮保總督部堂蔣批鵬鳥呼雛慈鳥反哺仁也蜂見花而聚衆鹿見草而呼羣義也鳴雁聚而成行睢鳩擊而有別禮也螻蟻閉塞而羅水蜘蛛結網而羅食智也雞非晨不鳴燕非社不至信也彼夫毛蟲蠢物尙有五常人爲萬物之靈豈無一得爾兄弟名仁而不克成仁名義而不知爲義以祖宗之小產傷手足之天良兄藏萬卷全無教弟之心弟掌六科竟有傷兄之意古云同田是富分貝爲貧當羞析荆之田氏宜學百忍之張公過勿憚改思之自明如必不悛按律究問

古刻可寶

粵東學使署有大榕根包石刻前使者翁蘇齋方綱於乾隆三十

一斑錄雜述二

墨

一年蒞茲土凡粵中石刻摹搨殆徧而於在署之蹟反不及盡搜道光五年我邑翁公心存又持使節到彼尋榕根仙掌石并得米元章石刻凡六行計三十一字中缺二字照式錄之

九口石

碧海出巖閣青空

起夏雲瑰奇口怪

石錯落動乾文

米黻

熙寧六年七月

翁公喜與茲石有緣作仙掌石新得米元章詩刻記節錄於左

石爲九曜之一橫臥池東老榕踞其上舊傳石背有米元章詩然不可尋矣蘇齋老人在粵八年著九曜石攷二卷附粵東金石畧後辯論最精獨以未見米詩爲憾余以道光乙酉來持使節乘池水方涸疏淤剔石凡蘇齋翁所得廿八種一一摹拓藏弄篋衍惟仙掌石尙爲榕根所掩因竭力洗刷始得全文東規數尺截去芽蘖石骨既呈畧辨字蹟濯而出之則元章五言絕句全首在焉雖碎裂剝泐而波磔分明向來搜訪金石家皆未著錄一旦快睹如獲珍奇蘇齋爲余大父行石殆與余家有緣也又按米題藥洲二字蘇齋悞連時仲公謂四行讀之定爲元祐元年近阮芸臺尙書新輯通志力辯其悞謂熙寧八年以前

一斑錄雜述二

墨

在廣南八年以後寓跡江淮無復南來之理然未見此刻亦不能定其爲何年今是詩年月具存足資互證信乎古刻之可寶也用書其緣起以告後之君子且俾論列金石者得所依據焉

百一山房

孫文靖公士毅字補山杭州人與吾處蘇園公去疾爲兒女姻親公登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恩科進士歸班後入仕至巡撫落職起用爲翰林院編修歷任兩廣四川江南總制而大拜強毅明敏多善政亦多軍功居官廉潔宦囊無多蓄金珠玉帛從不寶愛嘉慶元年六月卒於軍年七十有七遺表馳上天子震悼賞銀五千兩治喪公長子與卽園公婿也早卒長孫均



恩襲伯爵迎公柩 予諡 賜祭葬飾終之典自來漢大臣所未有也柩抵原籍隨後有數木櫃昇之甚重及啓視皆美石也計數一百一塊均字古雲將此石位置一室顏其額曰百一山房此與晉代陸績仕歸載回廉石在蘇城府學中前後相同一時各人咸集題咏甚眾共欽各臣之雅度焉

公明於武畧乾隆五十三年為兩廣總督春安南亂黎氏叩關告急公先以八千兵入其國轉戰而前八月大軍齊集至其國都隔一江有藤橋公以水陸攻之一日三戰克之納黎氏入其都公本欲乘破竹之勢進擒禍首不謂黎氏聽間謂國都已復餘可坐致來歸毋煩 天討於是敗散者反得瓦全越十餘日

一斑錄雜述二

七

以象夜攻某鎮臺營營動及某提臺營營亦動遂及公營公知失策姑統兵而歸其國即稽顙來附願備南藩因援服而舍之之義未再勤兵於遠若以後征苗平藏武功尤昭著焉

翦髮辨

乾隆二十九年春遠近驚傳有翦髮辨事路上行人多被翦去辨梢一段四五寸自二尖以及淮揚直至山東直隸無處不然一時出門行走人皆慎為之防而不免被翦富官嚴緝無蹤其始人心惶惑後見無他亦遂貼然凡三四月乃已  
後一二年又有翦雞毛之異人家雞宿於棲深夜忽聞如有擾之者起視則棲門半啓雞翹羽毛多被翦去其翦不甚齊似是缺口

翦刀所翦者然常昭比尸均有是事凡一兩月乃已

余以為是皆妖氣所致狐鬼肆其伎倆作此狡獪冀煽惑人心以致禍患幸 盛世正氣足以靖之故不久而影響潛消也

訛言選宮女

前人記載元順帝至元三年丁丑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採童男女與韃靼為奴婢且要其父母護送到北交割故自中原以至江南人家男女年十二三以上六禮全無率行婚配

明隆慶二年正月民間又訛言朝廷點選繡女四處驚惶杭城尤甚人家女子七八歲以上二十歲以下一時不及央媒擇配倉猝婚嫁野塵擁擠如搶奪官為之禁則黑夜潛行惟恐天曉歌笑哭泣之聲達旦千里鼎沸時適有貴官抵北關礮聲三震民愈慌曰朝使太監至矣幾至激變十三日上官榜示嚴禁不能止訛傳直至江西達於閩粵極於邊海愚民搖惑一至於是一富家僱錫工在家造錫器有女未配又不敢出門擇人夜半情迫急呼錫工起日可成親也錫工熟睡被攪方摹搓兩眼則堂前紅燭雙輝主人之女已豔粧待矣又一家黑夜送女往所約巷門關鎖不能啓倉惶開適一磨豆腐者早起見之不使啓鑰強要成親女父懼天明見是人年少日亦得即與女與之又有送女至婿家則已先有送女入正結花燭女父情迫日吾女送君為副室可也於是三人同拜焉又訛并選寡婦伴送入京於是孀居老少之婦亦皆從

一斑錄雜述二

八

人一民家母女二人嫁一家父子二人正相得又一婦守二十年已四十五六矣誓不再適有女亦二十餘歲未嫁至此不得已母女哭別各從其配先是元旦大風天地昏黑湖市新馬頭官船火起延岸上二十餘家官民船舫焚三百餘隻死四十餘人時童謠曰正月朔起亂頭風云云又有為之歌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錯對頭云云

天啓元年民間訛傳朝廷命內臣選民間女子充宮娥一時亦多苟合不問良賤惟以得夫為幸民間先有謠曰萬歷四十九女子賤如狗神宗於四十八年崩天啓元年是屈指四十九年也時有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為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

一斑錄雜述二

聖元

惟有嫦娥不嫁人

自元至隆慶已二百餘年若隆慶至天啓歷年未遠應可援前事為鑒乃一經搖惑至於若是不可不志之為戒

獅子

元時獅子畫家有圖其形者余見所畫之獅首大而圓似虎毛長四垂爪尾亦並似虎威勢雄猛無以過之小說記明嘉靖四十四年會試者有倩內相引至蟲蟻房看之見獅黃色酷似金毛狗尾端茸毛大如斗夷人名獅蠻者豢之獅居之阱渾鐵作柱復以鐵索二條繫其項左右鍊之命其放出則先將大鐵椿長可六七尺圍徑尺末有二大圈以椿釘入地中止餘二圈在上然後牽獅鐵

索出扣於上兩獅蠻左右掣之不令動內相命戲綵毬蠻取兩毬至大如斗五色線結成蠻先自戲舞獅伏地注目若欲起而攫者乃擲與獅以兩足捧之玩弄不置內相曰欲見噉物乎令從者取一生犬來未至數十武犬即倉皇驚仆洩便俱下獅亦似有覺者撒去毬作嘔視狀大吼一聲草木屋瓦皆震動蠻稟曰活牲口至前恐觸其怒因斃犬擲與獅舒兩足擎之吹氣一口犬毛散落如秋風捲葉犬亦軟如敗絮類無骨者內相曰凡物見獅骨先自酥故其食亦連骨不若虎之食獸必用舌舐去其毛而食亦存骨此獅之所以食虎豹而君百獸也後不數年是獅死云獅糞即蘇合香志之備查

一斑錄雜述二

五

一斑錄雜述三目錄

妖神賽會	藉神滋擾	上方山五通
交情超俗	伐樹犯神煞	物入肺管傷生
兒童宜戒	地氣自南自北	土中掘得奇物
小樹花實	室生雲母	元旦豬頭怪異
煞食魚殮	妖孽憑人	兒童變怪
神謔負財	災從天降	河工疾疫
堪輿可笑	掛龍	脬豆不可喻天地
惜字	面貌相肖	虞美人詩
白芨花	鬼目菜	梅花

一斑錄雜述三目錄

無橋不成黃酒	神木山	炎方瘴癘
洋船尖底白腹	颶風	蜃氣
海市	莘塔鬼燐	種據
泥行乘撬	西湖	孤山
雲林寺	天竺香火	岳鄂王墳
兩司衙署	嚴子陵釣臺	閩中風土
大禹陵	南鎮廟	塔院
石屋	曹娥江	呂字城
寧波府	阿育王廟	海船
招寶山	舟山	普陀山

前寺

潮音洞

後寺

梵音洞

磐陀石

法華洞

佛頂山

紫竹林

朝陽洞

飛沙嶽

一斑錄雜述三

目錄

一一

一斑錄雜述三

妖神賽會

貢金錢公鑿中雍正十三年乙卯順天舉人乾隆十七年為湖北江夏縣知縣獲逆黨吳南山功陞蘄州知州蘄地歲舉二郎神會昇孫悟空像為前導在會者藉其妖靈斂錢與雜糜費實甚公蒞任兩載力為禁革士民皆懼無不目動耳語公諭以正理毅然行之令祀二郎神者各於其廟勿賽於暨毀孫悟空像五在城者三在漕河者二山民始而懼既而喜稍稍置酒慶於家自是始知向者之為妄也蘄州志中有公自為焚孫悟空記錄之

蘄俗以季夏月日賽二郎神相傳先世神有功於蘄也神前導

一斑錄雜述三

卒或云卽小說孫悟空其像猿置木几中兩人肩以行所過家出隻雞百錢有差為神壽不與則木几搖動有聲或云悟空怒兩肩者用木几擊屋瓦器用甚則傷人余曰蘄人報神功有常祀常祀外以神嘗有功於蘄必不忍更費民一錢況悟空本屬子虛卽實有其人為神卒亦必喻神意奉神法不敢妄取民一錢此浮民托神取利以糜酒肉耳夫托神取利利雖微而亂幽明之界干國家愛養斯民慎重義利之典亦非神所安既予人責而並焚前導卒像投於江以絕人所附托而又以安神靈神其毋怒

藉神滋擾

宋時我邑周孝子名容歿後屢示靈應淳熙十二年進士趙必鏞

奏神驅虎除蝗赦封靈惠侯故鄉城到今皆奉廟食不意二三十年來梅李地黨無賴假神名於三月二十日為其地神廟捉船是日梅李塘至城三十六里絕無船隻往來或有不知而過者諸棍鳴鑼放銃擲神籤於船是船之人慌張畏懼備三牲禮物到廟祭享十餘年前邑尊劉公元齡與划船一併禁絕洵善政也

上方山五通

五通邪神民間奉祀不知始於何時柳宗元龍城錄云柳州舊有鬼名五通則知唐以前已有之吳中稱為五聖因蚩氓之惑而為厲康熙時湯文正公撫吳奏請禁絕胥門外十里上方山楞伽寺

一斑錄雜述三

係五聖主廟妖像雖已久毀而寺僧猶延私奉道光十六年裕公謙治臬事訪拿兩僧傳德成鑑收禁治罪宜知戒矣乃僧利於蠱惑私奉如舊吳俗疾病例問師巫山僧串慈到山齋獻以遂要索有茶筵燒紙收驚借債諸名目十九年秋裕公又蒞撫任再置山僧於法將山巔小廟全行拆毀真去惡能盡者矣又吳地最多賽會好事者有所利而歲時牽繁費無等裕公撫蘇一切禁止下民實受其賜又吳俗多尼守清規者絕少地黨無賴每藉為圖詐之餌裕公亦諭令還俗惜公不久去任未盡奉行而三吳士庶頌德不能忘也

交情超俗

歸公景照工部尚書昭簡公之四子乾隆二十一年以捐職主簿發直隸三十六年陞任邱縣知縣多善政不徇情面百姓稱爲歸鐵面後陞州任去官之日百姓公候城門以留之脫靴以新靴易不忘其德敬酒又公集界口送之榮其行也蔡公小霞廷衡浙江仁和人也北赴秋闈適公任昌平時以差到京回州與蔡途遇公一見而識其前程遠大面爲嘉許且決其是科必中間蔡有一子公卽以女許之蔡謙遜不得出玉玦爲定後兩月是科蔡果中式次年戊戌以榜眼入翰林旋公以事入都蔡及門六次而公不與晤自是音問兩絕及後公陞任冀寧道蔡亦外任道員公乃修書問候及公爲浙藩攝撫篆緣事遣成伊犁有年公子瑄萬里往省

一斑錄雜述三

三

道出甘肅及回適蔡任甘臬得見甚蒙優禮言公之識不可及公之志亦不可及當我未拾科名道途僕僕何以承公一見垂青且何以能決我是科必中及後在京不獲一見當時頗懷疑至後又悉公之志氣過人也知瑄歸途蕭索頗有贈遺辛酉公蒙釋回蔡知公在成必有未了遺價賚三百金爲贈使者遇公於出伊三站公原封却之曰方欲面懇一切非此數也及入嘉峪抵甘省相見甚歡留公署中數日一切接見人等蔡皆代爲賞勞公在伊十二年負欠二千四百皆力爲擔當情亦渥矣公之與蔡前則風塵中能識賢豪後則患難中得逢知己世俗之交能如是乎

伐樹犯神煞

余祖姑三長歸王氏家計艱難先曾祖爲建小宅居之去余家隔一河耳及祖姑歿卽葬於宅後甚適子孫數傳日益貧窘至嘉慶二十一年冬計無復之因伐此墳之樹以濟目前遂闔門病疫畧如傷寒自殘冬以及新正匝月中連喪男婦四人餘雖未死病亦甚危方病時幼孩寄往外家越數日亦病有王大年者祖姑之曾孫也在余家幫工懼不敢回家卒不免於病有朱姓與王比屋居一家晏然也如謂于祖宗之怒則貧民伐墳樹者多矣不聞至是如謂風水所關則比隣何故無恙余故以干犯神煞論之與前記杜將軍墓事畧同後二十三年冬王和祥大年從弟將所存樹根掘取次年春三月和祥亦死可云應如響矣

一斑錄雜述三

四

物入肺管傷生

城有巨姓子甫七八歲於四月食鮮蠶豆以最大一粒弄於口不料氣吸而入於肺管卽時委頓發喘醫皆束手自薄暮至夜半竟死其母鍾愛此子遂悲悼成疾未久亦亡傷哉兩命惜其時未有喻其理者但提兒兩足使倒懸則所入之豆一咳卽出本非藥可治河用延醫余已著治方於前而於此又記其事衰年惻隱不啻三致意焉

三十年前珍門廟有小兒食海螵悞吸其殼入肺管亦不知治及後咳出臭痰如生肺癰延至四十餘日死又七八年前有家僕之子十歲亦吸海螵殼入肺管亦延至四十餘日死其不及知者應

不少也

### 兒童宜戒

人家珍愛佳兒切不可帽飾珠玉臂鎮金銀嘉慶乙亥城內言子巷開茶肆胡龍龍者一子已故所遺惟一孫甫數歲有無賴陳天錫為鄰曾在龍家幫作與兒熟習一日晨過其門見兒帽上珠玉可值錢數千適門口無他人天錫即抱兒以行其所圖者不過一帽也然念取帽兒歸則兒能言頓起惡念殺兒棄屍荒僻之所龍家四覓得屍報驗緝兇擬議及陳拿訊即承梟首號令正其罪而龍嗣絕矣

又人家婢媼昏不知事對犬把兒屎與喫兩犬一爭立將兒勢與

### 一斑錄雜述三

五

腎囊一併嚙去立死余所聞者屢矣

### 地氣自南自北

宋邵堯夫聞天津橋上子規啼子規又名杜鵑恒夜啼唐宋以前從不夜啼曰地氣自南而北後世有以自北而南駁之者豈知地氣南北各有其正苟失其正必主水旱即如紅豆乃炎方之樹植於江南則宜不花乾隆五十年大旱道光四年大水甫過皆花近於道光二十一年亦花皆主歲歉  
又川滇交界數百里中夏月人家廬舍多生瓦蠶皆小刺蚤也江南向無之丁酉夏秋余鄉稍見有之次年鄉城簷屋之下皆有之而歲收亦連欠豐稔

### 土中掘得奇物

嘉慶二年西鄉農人治田於土中得一活物其身似蟾蜍而長及尺有尾長尺有半圍而側立上邊有齒如鋸其異之攜入城見者甚眾無有識者余受業師周武開鑄見之而言

### 小樹花實

人家庭院中遺有橙橘之核越歲萌芽至樹成尋丈花實出於自然若二三年小樹長僅二三寸者從不花實乃數年前聞某家有此小樹忽開白花一朵旋結實如豆為兒童摘去儘使長大成熟亦可異也

### 室生雲母

### 一斑錄雜述三

六

張墅南二里毛家橋有邵姓者草房三間中閒地土素凸起後凸益甚於道光二年春剝之使平則其中有物如蠟殼層層疊累色稍黑而明亮其厚約二三寸寬廣三四尺觀者拾其塊傳視遠近人莫之識余曰此雲母也應生山麓何生於人家詢知前居此屋是朱姓已死絕可知非吉兆也

### 元旦豬頭怪異

張墅西北十里湯家橋橋接海塘又北沿海二里某會尙所居會尙字斯文素端謹勤儉一方推為長者自道光十四年辦理白茆徐六涇之後至十七年四月病中風歿年屆杖鄉亦稱壽考是年歲底其家場上覆有空缸十八年元旦見缸底上有一小豬頭似

是彌月小豬以刀切下之頭也詢訪無有悉其來由即隣近亦無有蓄小豬者及夏婁氏一家病疫斬文所生五子二女連喪長幼兩子慘莫甚豬頭豈妖孽先見與

煞食魚殮

張聖東四里為白茆老闍東岸有聚聖庵旁有張某家某於嘉慶二十三年九月初九日午時死至二十二日俗例接煞烹雞魚等物共置一甌籠中祀於柩前人背避出過時入視見盆魚腹背之肉食去細骨一簇在盆外堆積整齊不少亂並無汁滓狼籍此必非蟲鼠所食莫不稱奇冬張氏遭火廬舍為燼亦妖孽與世俗有回煞之說甚屬荒誕紀文達公消夏錄云於隔院見回煞

一斑錄雜述三

七

之家有白煙出竈突切疑道士何知而能定其時日余以為是必人心共惑而鬼神因之為靈耳然不妨姑為詢訪據云以人亡日支干定回煞日數甲巳子午數各九丙辛寅申數各七戊癸辰戌數各五乙庚丑未數各八丁壬卯酉數各六己亥數各四張某亡日是甲辰合甲辰兩數為十四日故計自初九至二十二為回煞日也然天干地支是人所定也漫以計數亦妄大約鬼神因人為靈不祥將至而見妖孽則不誣也

妖孽憑人

張市西南四里有北港廟廟後有陳姓佃種余田又以賣饅頭為業道光七年三月朔陳兄弟作饅已成一甌蒸之餘餡在瓦盆者

忽連盆不見少頃啟甌則盆在甌中所蒸之饅壓壞不少却無他人來混兄弟交相嗟怨究不得其故不匝月亦遭回祿所有皆燼蓋人之顛倒即是妖孽若但以一切變怪為妖孽而不知反躬自問者當鑒諸此

兒童變怪

人家兒女七八歲至十餘歲焉有欺騙之術乃十餘年來屢聞有小兒女為僮婢糾合托為狐仙神鬼擲碗盞燒衣幔或將柩前靈位遷移或將竈神紙馬丟棄以誑家眾父母信之多行禱祀久之始露其實亦大主不祥是必因人家作事未能端謹而過信鬼神至於鬼神弄兒童以生妖妄其咎實由於己也

一斑錄雜述三

八

神譴負財

太倉州城中有火術街口有開南貨店某平時偽作誠實人共信為公正不欺有遠商存千金某店而偶失憑某遂圖賴為無控官無據押令赴城隍廟立誓某竟挺然共誓云如有虛謊天火燒死一家商無以歸遂縊於途越兩載某已亡不戒於火燒絕樓梯一家七口並死當火甚時焰蒙窗戶在樓諸人來往奔竄無一越窗而墮者樓後臨河有石塹救者從舟上擊擬可破牆圖援孰意塹忽斷如刀截又某之女已嫁他姓而即娶他姓女為子婦俗稱兩換親也往來路遠例必此以舟往彼即以便舟回火前一日兩家女各在母家忽以甥必欲回遂各回夫家某之媳亦並罹此厄此

嘉慶十八年事也然余以爲某一人作孽與一家何與而並受慘報特事非虛誣可舉爲欺罔之戒故著之

災從天降

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古有是語卽我常昭數十年來遭火出人意外者皆稱天火然其火起總藉人火爲因若論其招災之故亦疑信參半而已獨數年前河疫已過一日于薄暮時共見天表有二燈如巨星行空以漸自北而南一燈在空中自滅一燈至張市而墮有追逐來視者未及至而某家火焰騰矣其火起於廳房不知所自門啟焰出如龍蛇吐舌外者窗楹樑椽無不徧然前爲廳事後爲堂屋倏忽報盡室中所有一物均不及取真天意也

一斑錄雜述三

河工疾疫

道光十四年春挑白茆河起大工動大衆至四月十五日工竣後疾疫忽興在工一切人等苟經手餘錢者無不致病死者不少卽或當時不病災禍亦必隨至可知此工所集錢文皆衆戶努力捐輸以救災黎從中染指必致天罰也余賠墊已多風塵勞瘁盡力將事十五夜夢至龍王案下命余出兩手各受一印視之文莫能辨似有相識者謂余曰延壽一紀四字也覆視所印四字顯然余不信夢殆意想所可及故幻此南柯然染指者既受天罰盡瘁者宜獲天佑以至理推之亦不爲異

堪輿可笑

九

余張野有碧霞元君廟泰山女神也小廟後有土阜上築石址另建小殿以安神像相傳武王元女太姬配胡公後其神實主泰山故衆稱陳周娘娘廟當地男子雖多讀書而科名絕少若女子則屢嫁達官如王氏女一爲蔣太僕漣妻一爲錢達夫受椿妻余祖姑適錢公盍余姑適歸公景照及王氏女爲人物邑後又有尋訪來者得一女額玷紅記以秋白點頭置之堪輿家藉口可笑也

掛龍

嘉慶十五年五月十一日申刻沙頭鎮在張墅東南三十里附近里許有地稱小墅狂風潑地上翳黑雲農在田者忽見有物如牯牛立於前其身鱗甲大如扇開闔扇動搖搖然相去尙十數丈其氣已甚熱

一斑錄雜述三

十

意是龍也不敢近卽爲煙霧所蒙其聲如沸農不及避有被攝起墮傷者屋廬壞八家豬羊棺木均被攝四墮大雨如注沙頭鎮水深一尺雨過水落視龍所立處三四畝田土有小穴萬千密毗宛如以錐刺成之穴余家門外望之遙見東南天末龍掛一彎於烏雲之下其末尖而轉向下指有搖棹形攝起地上黑煙一道久而煙霧蒙之矣

明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時常熟俞市村第六等都忽見白龍一黑龍二從西北方來天地晦冥乘雲下降口吐紅燄眼若燈籠鱗甲頭角分明轟雷閃電猛雨狂風號空拔木捲去民居楊胡陳葛等姓三百餘家瓦屋草房千餘間磚石梁柱家用什物星散



亂飛至酉時東行入海升空而去又捲起民家船十餘隻墜地居民共死屈氏等大小男女三十餘人洪雨如注五日夜不止常昭合志與柳南隨筆並紀其事 俞市在西鄉大義橋俗稱大市橋西四里惜字墩北今遺老尚有知之者

脬豆不可喻天地

或問地在天中如豆在脬中其喻確乎余曰天乃清空一氣氣之所在無處非天高極氣盡理通於幻豈有如脬之殼渾包於外如果殼外包中必悶塞焉堪復成世界況既有如脬之殼以包於外則殼之外又為何所一經思索豈不爽然

惜字

或問敬惜字紙有益乎余曰生人何事不當惜勤於學者惜光陰

一斑錄雜述三

十一

儉於己者惜物力慎衾影者惜品行負志氣者惜名節至於字經典賴以傳文章賴以成誰云不當惜者但不可祇知惜字而遺其大者遠者焉若以惜字而論有益無益吾不知之矣

面貌相肖

余前在溟有隨人劉用後居停鹽井渡忽聞門外劉用聲出視其人面貌聲音極相似一時悞認而實非是及在家見親友所知中類有若是者如老吳墅吳某極似城東朱姓虹橋吳某極似余次兒希仲東周墅劉某極似珍門廟武舉人潘某不獨貌似也聲音意氣神情無不畢肖余嘗戲劉曰君何以不中武榜劉笑曰此真罕有事但彼面較大於我尚有差別然已難差別矣夫乃知人之

體態雖多變幻而終有窮期天下大矣天下之人多矣余所見幾人而若是者四合四海九州之大若是者其可數乎因又思茲數人者彼此素無瓜葛而且皆非獨子可無異議儻或涉於嫌疑則族眾攻其異姓亂宗若人或冒認同胞一脈龍圖當此於何處斷更思茲數人者生適同時年齒不相上下故無異議儻在前已故之人越二三十年而又見有若是之聲音笑貌豈不疑若人再生更或此兩人前後所為之事適有關涉豈不信再生以了前因儀泰當此於何置辯柳南隨筆記孫西川至金閭有賈人悞認其所憤咎詈幾至折頤其事畧同余志此以破千古許多疑案也

虞美人詩

一斑錄雜述三

十二

湘岩孫青老徐墅名諸生也十年前設帳余家新宅春日作虞美人詩頗自得意夜靜思此花以虞為姓並列於世傳百家姓中而我邑巨姓言氏歸氏反遺之又思此本著姓不止百家而趙鄭周吳實推一脈以云支派亦不甚多而且人之支派傳世既久每多湮沒由今溯古祖宗應不數人曲肱臆臆間似聞庭中有語之者日始生人時支派誠多後來人數日益增支派日益減三代以前眾庶已同一上祖迨暴秦既滅眾庶所同之祖又為上祖數傳之子孫矣支派之滅絕者可勝計哉亟拭睡眼出視空庭聞其無人惟見風月中階前虞美人花搖曳多姿或者其詩感動花神乎詩共七首余錄其三於後

自昔將花比美人美人原此花身煙開朝日窺粧鏡苦作芳  
茵襖襪塵細幹碧抽劍影直嬌姿紅染血痕新低回似憾難  
逝莫認隔蹀舞態真

依然楚帳一嬌娥小立亭亭燈羅豔質自來長命少美人信  
是細腰多化成卉草猶如此試憶君王奈若何羞與凡芳爲等  
伍開遲是要待春過

會與重瞳百戰俱兵殘垓下竟捐軀貞竟一縷常懷楚小草千  
年尙字虞花翦飛箱合露潤枝搖弱線藉煙扶似嫌芍藥妖無  
格薄輓輕裝韻獨殊

白芟花

一斑錄雜述三

古

白芟花紫紅色朶如蘭花白心無香一竿數朶挺自葉心以其葉  
闊類箬故又名箬蘭入藥用其根也花開以春夏邊省江浙並有  
之余家栽於庭者廿年矣隴蜀餘聞謂其色白五瓣瓣中有苞白  
質紫點內吐黃鬚武連梓潼山谷間有之有詩云西風盡日濛濛  
雨開徧空山白芟花此或別是一種奇花非白芟也

鬼目菜

讀陳壽三國志曹操爲魏太祖其本紀始稱之爲太祖矣後忽又  
稱之爲公此之謂自亂其例若孫皓傳有菜曰鬼目菜其高尋丈  
後不復見有記載及之者五年前偶至洞庭山六安寺有菜高數  
尺云已數歷寒暑余曰此鬼目菜也吳中尙存其種乎取一本回

植於家後子分種者多矣

梅花

金陵隱仙巷二十年前尙存六朝桂一本梅一本余於道光八年  
往遊已不可尋覓私意住持怕應酬煩劇而損滅之也

滇省城北門外二十里有黑龍潭水甚清冽旁石嵌空中甚深有  
魚大小不一最大者長三四尺其目皆赤係是一種無雜魚竟日  
伏不起游入投以食物則魚起爭食多可盈千此潭在寺中潭旁  
有紅梅兩大本其勢偃側幹若虬龍多用木支撐云是唐時物題  
詠多刊於石每歲大小官吏無不往游也

梅花紅白天下所同惟今日新增佳種非古所有并非數十年前

一斑錄雜述三

古

所有若白梅在野詩稱野梅非真野梅也余曾經永善縣荒山中  
見梅樹無數長皆不過二三尺枝幹四出如棘刺時爲正月中旬  
梅適有朶朶甚小此非人所種是天生野梅意梅花始生之真面  
目如是也

無橘不成黃酒

事酒昔酒清酒古稱三酒以意揆之酒因見賓承祭之事始用之  
或黃酒也昔者謂昨日一再宿可成或白酒也其清如水殆燒酒  
也也酒雖多其號終不外此三者合湊而成實則三者之外無他  
酒也獨是黃酒必藉橘皮爲麴藥北方與邊省無橘之地黃酒每  
難強作紹興佳釀紹興有五里橋橋東路遠不易至重價致之若

紹興人攜所用橘皮至他處如其制為之所成之酒氣味迥異不足以登筵蓋無橘之處其地氣異也此理不可不知  
北方地寒橘不可種宜也若滇黔暖地而亦無橘與川連界處有橘色黃味不似橘其地尚不可以成黃酒入川不遠橘色紅而香甜與閩產畧同矣則黃酒亦可釀而成之矣

神木山

滇黔川廣多洪荒未墾之山雜樹叢密曰老林良材徧生惜不當其地並遭棄置前明永樂四年燕都需用大木得一楠於川滇交界馬湖所屬今副官村地深山中其大六圍長數十仞伐創無可移運方費籌度忽大雷雨一夜谿谷中有聲如山崩海溢次早其木已

一斑錄雜述三

五

越百餘里自至金沙江邊而且纖毫不傷損因封其山曰神木山南洋各島產紅木紫檀中土利其用商販以至若臺灣嘉東木蕭腹木堅結相等乃並不來江南諸省據稱北地氣燥恐易拆裂然未有試之者安知其必拆裂也

炎方瘴癘

外藩煙瘴以緬甸為甚中土煙瘴以廣西為甚連毗而及於滇黔粵東瘴之名目不一總之是炎方鬱熱所蒸之毒氣然閩省廈門臺郡亦極南極暖而無瘴洋中各國地近赤道之下四時皆夏而亦無瘴意大地毒氣有所聚也滇沅江州瘴亦重官署建高爽之山七月中望山下稻已黃熟人莫敢下必過中秋乃下收割

洋船尖底白腹

來往外洋之船其底必尖深方堪風浪又鹹海易生蜈蚣亦蝶蠅之屬殼圓如戒指上稍小下稍大半生石上有刺棘人手足繫下煮食味頗鮮若生船腹纍纍不可脫則行海不靈活故洋艘飾白其腹使不易生即生而去之亦易不至重傷船腹也

颶風

粵閩濱海夏秋間多颶風拔木殺稼飛瓦衝墻謂之颶者以其具四方之風也其作必自東而北而西而南乃定謂之回南其將作也雷隱雲凝兆以斷虹謂之颶母又有石尤風兆與颶同但颶起止必對時石尤則畧異也他如海氣腥亦暴風之兆雲脚疏直謂

一斑錄雜述三

六

之風路舟人徒舟避之俟收斂乃行

蜃氣

廣東沿海之鄉每於夏月得觀海中蜃氣而尤以廣州東莞縣城南二百四十里所屬之缺口巡司海邊為最其海名合蘭海即珠池也明代曾采珠於此海中有大奚山匯深灣桑洲零丁三江之水漩洄而黝黑有龍窟焉水上常有積氣如黛如霧鼓舞吹噓條忽萬態其為城闕樓臺塔廟諸狀人物車騎錯雜於層峯疊巘之間尤極壯麗舟行其中弗見也自外望之變幻斯見即之輒遠離之復近雖大風雨弗能滅人以為蛟蜃之氣所為云其氣晴則大陰則小五色光芒不定或如旌旗戈甲則兆其地有兵革如倉廩

則兆其地豐登居人每候之以知災祥正月初三四五等日必一見不見則以爲怪

### 海市

蜃氣有氣而無聲海市則有聲而無氣在山東登州則常見於晝在廣東東莞則常見於夜當靜夜昏黑之中海忽生光水面盡赤有無數燈火往來有螺女鮫人之屬喧然笑語聲且聞賣珠鬻錦數錢量米麥聲至曉方止或曰其地故有沈淵每月出輒有鬼物就海中爲市所謂沈州夜市也在東莞城東南靜康鹽場海中同爲合蘭一海而與缺口蜃氣東西相去百餘里海有三島在鹹水中而島上石穴流泉甘美番船去者必汲之

### 一斑錄雜述三

七

庚子余在普陀顯明僧言古時普陀山之東有沙曰東金上有城邑後竟坍塌盡相傳曰坍了東金長了崇明數年前伊在海船過此洋忽見城郭如舊且見城上跑馬往來同舟之人皆以爲奇是亦沈州夜市之說也

### 莘塔鬼燐

鬼燐之說由來舊矣然得見者卒少其人彼寄身工作者恒深夜潛歸習業操舟者每終宵撥棹墟墓之旁荒僻之地皆所熟游問以鬼燐則均言未見此物果有乎無乎卽巴蜀佛光姚江神燈記載鑿鑿而他方人士亦無可問津不意己亥二月余有族人舟往乍浦夜泊莘塔一作孫塔地屬吳江縣一小鎮也北至連山居人湖十里南至羅溪八里西至平望三十餘里

方放銃鳴鑼以逐鬼物審之見燐火如明星熒熒往來分隊游行起自當地湖灘有聲如風雨將至故競相驅逐然人行近則不視遠至一二十丈乃見故人在此者見在彼人在彼者又見在此如是驅逐並不畏避至黃昏已過漸次他去則平望正糧艘所泊又相驅逐矣族人與舟子蔡姓薛姓並目擊繼余在蘇遇住居莘塔者詢之是實後余又坐羅溪船船戶孫姓云是夜伊船適在平望親見糧艘上放銃鳴鑼孫姓又云數十年來莘塔等處曾有是異可知鬼燐乃實有之事也惜居民少見多怪耳設靜聆其聲應亦必有可聽者當與海市同也

### 種蠔

### 一斑錄雜述三

六

廣州沿海所屬多蠔田歲兩種蠔其法燒石令紅投海中蠔輒生石上千萬相疊蔓延數十丈潮退往取漁姑蛋婦咸出謂之打蠔以木製如上字形橫尺許其直數尺上掛竹筐女郎以一足踏橫木一足踏泥手扶直木稍推卽動其勢甚輕捷殆古泥行乘槎之遺意至蠔所鑿蠔得肉置諸筐潮長相牽踏歌而還有詠之者曰一歲蠔田兩種蠔蠔田片片在波濤蠔生每每因陽火相疊成山十丈高又曰冬月眞珠蠔更多漁姑爭唱打漁歌紛紛龍穴洲邊去半溼雲鬢在白波

蠔乃蠔之屬蔡忠惠公造洛陽橋立石爲梁種蠔於礎以爲固又余嘗見海邊石上蠔殼粘連玲瓏可玩是卽石上生蠔之意也

泥行乘槎或作輶又作蠹

廣東澄海縣沿海泥灘潮落時土人取魚蝦蠓蠅之留落泥灘者赤足行泥則陷於是以木板長三尺餘厚半寸無兩旁牆板而翹其首尾若小舟前立二柱上橫一木人左足跪板上左手挾橫木而右足躡泥泥細而滑其行如飛駿馬不能及其名塗跳右手就所過拾取一切極其輕便土人云昔翁大司馬以此禦外夷古時大禹治水泥行乘槎即此故特著之

西湖

杭地湖山著名今古鏡湖廣可十里三面皆山南與北猶無疊嶂西則雲林天竺已在山中虎跑理安更在崇山峻嶺之內雲棲六一斑錄雜述三

一斑錄雜述三

九

和塔又在山外西南沿江一面湖受三面流泉匯為一渠清且漣兮雖狂風不起大浪造物似有意使為名勝地勢稍高水又壅而使高去岸僅尺與外水高低差一丈有寬東一面逼近省城惟餘一路有閘開則放水入城內河東北昭慶寺有二閘開則放水來北三閘常閉不令鏡湖水淺若三閘並放湖水可涸乾隆間歲逢大旱湖水曾涸十數日前者屢邀 巡幸湖旁裝點一新桃柳爭豔於春芙蓉競媚於夏令則裝點非昔而山水仍如故也湖底腐泥深尋丈名香灰泥湖旁之地多為寺廟所佔杭人艱於墓地故多殯棺之舍也

孤山

湖中偏北有孤山宋處士林逋諱和隱居之所北麓有放鶴亭後有梅林與處士墓山之陽偏東有聖因寺偏西有六一泉鮑淵之所正中為 大行宮中有文瀾閣藏書前有碑亭恭錄碑上

御詩四庫鈔書藏次第因之絜矩到南邦王寅秋以四庫全書分四閣者以次就藏因思江浙為人文淵藪宜合廣布流傳故發內帑雇覓書手再繕全書三分安置揚州之文匯金山之文宗杭州昭我國家藏書美備教思無窮之至意班傭此實官帑發盧徑彼殊眾力扛按唐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隱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禱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前辦理四庫全書四分時准各瞻錄自備資斧効力五年期滿給予議敘其中人數衆多不無伴進借此為終南捷徑者既慮有礙選法亦非策勵人材之意是以後次繕寫書三分飭發內帑銀百餘萬兩覓書手予值繕寫在鈔胥等受值傭書即同衮鉞必公慎取和屏而書成又不致遺遺議故仍於鈔胥無礙也

一斑錄雜述三

十

拾淄澠細辨斥蒙龐范家天一於斯近幸也文瀾乃得雙乾隆甲辰季夏御題

雲林寺即靈隱寺

西湖寺廟雲林為最大正殿七間兩披闊約十三丈高亦十餘丈柱圍至九尺人行其中形如孩幼殿大而華麗精巧建造大不易乃此殿一燬於宋又燬於明又燬於 本朝順治十五年又燬於嘉慶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給 帑銀一萬兩并各捐需重建經始道光三年七月初七日落成於八年四月十六日計用銀十三萬七千餘兩浙撫劉公彬士撰碑記事

天竺香火

雲林寺前飛來峯外卽三天竺入山半里中天竺雖有香火不至甚盛再上山一里半乃上天竺每歲二月至五月計百日進香者無日不擁擠塞途天方曉卽爭燒頭香起直至初昏大殿上一同戲場籤筭三五十具猶爭待應用人捨香錢數文總計甚夥夜不勝盤校架巨秤於殿百觔一袋約錢十五千五百一扛入僧房存下殘燭非有意置不點實燭架不勝插也殘燭中最高者曰贊花蠟燭觔賣錢九十二文其餘別下者觔錢八十文可用還作廟內開巨店真不二價每日燭錢多寡必與香錢相埒當春最盛之時一日卽可得若干數總計百日殊覺重大間每歲津貼雲林二千省中應用二千上天竺主持僧乃石門人一切不出面皆諉方

一斑錄雜述三

三

丈然方丈實延來卓錫歲得修金二百四十兩其接待大小官長知禮貌嫺應對俗僧所不能也廟門外及照牆後各有客寓僧所開也共二十四房以留香客其餘各店皆趕節場生意與昭慶寺及松木場同

岳鄂王墳

墳在西湖西北隅前明我虞周公近仁登成化進士參浙藩時特修王墓復其墓田以鐵鑄秦檜與其妻王氏及其黨張俊万俟卨四人劣形羅跪頭門內兩旁牆下乃鑄者欲不朽其形擊者欲立粉其骨鐵雖堅厚日久漸壞乾隆十二年四月布政使司唐重鑄歷五十餘年而又面穿乳破嘉慶十二年前浙撫阮公平海寇蔡

牽獲賊砲重鑄四姦之像此真所謂青山有幸白鐵無辜也數年前余偕友至此伊不忍擊余告以不擊有晦不信回至吳門伊獨道碰詐之擾忿甚頭汗交流至家良以余言爲不謬余猶慮其晦未遽盡仍不信冬夜過州塘遇盜狂窘報官有案至今猶凜凜於心也

附錄竹枝詞以供一笑

西子湖覓渡 一片湖光兩岸遙柳隄行徧六條橋趁船共向茅家埠舟子爭將香客招  
上天竺進香 心願爭燒一瓣香香煙繚繞燭輝煌善男信女紛無數選佛場如看戲場

一斑錄雜述三

三

羅漢堂數佛 五百金身一殿供塑成伏虎與降龍吉凶可卜  
隨心數喜得善提帶笑容  
飛來峯小憩 石洞豁舒大厦同天光一綫透當中自從西竺飛來後不讓吳山第一峯  
冷泉亭觀瀑 溪石玲瓏對寺門山泉飛瀑雪花翻挈朋同向涼亭坐靜聽濤聲晝夜喧  
香山房歇夜 僧房却與店房同草薦寒蕙老米紅二十四家  
留客住今宵添我白頭翁  
大佛寺聽經 古佛裝成十丈形喃喃旁誦法華經低眉自是慈悲事變相云何似巨靈

望湖樓眺遠 孤山南北翠相連飛閣凌空勢接天一到望湖樓上望滿隄楊柳滿湖煙  
 放鶴亭讀賦 梅林北麓有山亭會照高寒隱士星放鶴山頭招鶴返至今猶有賦刊屏  
 蘇小墓踏青 埋香抔土草如茵杯酒來澆弔玉人羨煞錢塘老居士竟稱蘇小是鄉親  
 鄂王墳唾姦 鑄就形同十地囚萬人唾罵已千秋而今老臉成頑鐵長跪雙雙竟不差  
 醋溜魚小飲 數尾湖鮮待客烹鹽梅調和覺香生幾多過客流涎甚應笑鱸魚浪得名

斑錄雜述三

三

于公祠祈夢 欲識榮枯定此生虔心到廟訴丹誠願公示兆南柯裡來日同人細細評  
 法相寺求子 曾聞祈子祀郊禱佛力能從感應回冀得庭階生玉樹青年夫婦或借來  
 龍井泉啜茗 定有神龍此護藏名泉佳茗恰相當到來兩腋清風起七椀吟成句亦香  
 放生池泛棹 無邊劫海孽波橫綠沼幽閒許放生佛法有靈能感化不教潛學校人烹  
 雷峯塔登高 傳聞遺跡是蛇妖塔影湖邊鎮寂寥兒女癡情談故事綠楊深處我逍遙

拔木井汲泉 巨木浮沉指井中癩僧曾此見神通垂燈探看稱奇異我亦隨人俯首同  
 古玉泉飼魚 一鑑方塘蓄水清羣魚出沒數分明游人慣與堂堂食不等尋常著餌驚  
 六和塔觀潮 潮聲動地竟如雷巨浪驚看雪作堆任爾銀山排十二一層我占最高來

兩司衙署

臬司署是昔日岳王帥府衙前西轅門外司獄衙內有栢口精忠栢雖無翠葉而枝幹不枯云是王手植又有井曰銀瓶井是王貞烈女殉節之蹟 署前照牆後即滿洲城駐防兵所居偶與其人

一斑錄雜述三

三

語云此地駐防人口大小約一萬數十年來無甚增減男女大小均給口糧男子考上為兵每月又給米若干定例駐防人口不得出滿洲城居住外人亦不得入來居住婚姻可娶漢女入不得漢女出若有正事如選官赴任及考試上京必告而出遠地生理計期須歸不得淹留不返此殆與金陵京口等處同也  
 藩司署是昔日秦檜相府署前有大方池周列石獅頭約九十名百獅池正中跨一橋池中多龍起伏不定大者背長尋丈首巨如甕場內自頭門行至大堂可五百餘步規模可云極大行大堂後上首另有門可入匾曰紫薇宮曙以內乃為衙署亦極寬廣有一處椽穿鐵索意當日有所拘繫而然又有鐵浴缸兩隻不知當日

何用惟此缸悉崇相戒不可近乾隆中有某藩臺蒞任其少君幼不知戒而病藩臺怒令置石灰於缸潑水使沸而崇自此絕衙後空場多巨鹿生人入即被觸能殺人殆以防盜賊也

### 嚴子陵釣臺

錢塘江自東海入來過杭城江勢向南一折而仍向西故名浙江江湖入數百里至嚴陵灘止灘水並無波險兩山夾水其長七里名七里瀧水清多魚且魚加美他產北岸有石磯人指為嚴子陵釣臺古來題詠不一大抵皆抑光武而高子陵如曰好個嚴子陵可惜漢光武子陵有釣臺光武無寸土又曰嚴陵磯下大江橫千古英雄幾戰爭今日漢家無寸土釣臺依舊屬先生然余則謂光

### 一斑錄雜述三

三五

武嚴陵兩得之也不揣可否為之續貂曰匿跡江湖何處尋廟堂懷舊繫情深釣臺雖是先生獨帝度高風共古今

### 閩中風土

余鄉客於閩者屈指以百數歸述其地山川物產風俗人情皆過而不留余偶即所述錄一二以廣見聞

常昭起身由蘇至杭共五站過壩由上河入艮山水城門八里舟泊斷河頭由袁家行起早出鳳山門十餘里至錢塘江邊開口裏上江山船由富陽縣至江山縣共七站起早過仙霞嶺上平坡二山景長獅嶺至浦城縣共四站一切行李什物每上船行建河順水六七日過建寧咸平等處至水口若由此順水一換小舟逆水

小溪百里至南臺鎮巨鎮也在福州南門外十里若至洪山橋入起早至福州府城省城雖在平壤然亦有山自省起早由興化府泉州府洛陽橋至廈門共七站

閩中鮮果以荔枝為上四五月以次而熟種甚多高下不等以核小肉厚者為佳省中猶少廈門則多若因關以北建延等處則無之莫道閩地皆產荔枝也興化四月熟者可為乾種不等大暑節熟者佳桂圓味純甜不似荔枝必帶酸自浦城建河一路皆有之錢二十文一觔味雖不迨荔枝然亦佳品也荔枝性熱不宜多食桂圓性平和黃梨來自臺灣大可與香瓜等氣甚香皮有斑若魚鱗上品也廈門只十餘錢一枚省內則貴尋常梨亦佳廈門三文一枚

### 一斑錄雜述三

三五

蓮心雖云當地所產在省內亦須錢百餘文一觔

金斗與金柑相似七月熟

琵琶果與金斗相近味酸

橋省中六七文錢一觔至邵武即貴價倍

甘蔗四文錢一大枝在當地其性發熱病者不食

橄欖省中四五文錢至十餘錢一觔在當地性熱食之動火氣亦不香故土人不嘗須北過清華山乃佳

花生即俗稱長生果廈門十七八文錢一觔省中稍貴土人醃之炒熟恒以九文錢買四兩

楊梅廈門大而佳



李子廈門有大如瓜者極佳省中次之猶佳

番石榴二三文錢一枚肉澹紅色味近番芋皮亦可食

番芋明萬歷時來自呂宋當地最多稱曰地瓜廈門尤多切絲日

乾上園上厥土人用以燒粥加下麥粉食之度日貧家養女及嫁

恒云尙未食三斗米者也又用以燒酒曰地瓜燒

黃豆較貴他方故豆腐必七文錢一塊

蠶豆鮮子廿四文錢一觔殘冬已有至春則多

番瓜即南瓜冬瓜茄子皆二三月即有

番蒜亦桃杏之類去皮肉黃而甜核亦如桃杏二文錢一枚

文担最多

一斑錄雜述三

毛

柿多而佳又有剝柿青脆可食

桃子亦有或言閩有佳者

梅但見有花不見有子殆結子不大不足數也

杏未見有佳者

桂花絕少有山丹花如山茶佳有四季蘭佳

茶葉紅白並產不皆建旗

西瓜但收子用瓢雖佳土人不甚食謂其發病江南人至彼恣意

啖之果遭洩瀉幾危

冬笋毛竹芽也十餘文錢一觔永安尤多而價尤廉毛竹笋二三

月去殼賣

芋頭土人謂易動風小兒不與食

水地碗廈門二三月連殼油鹽炒食

苦瓜即錦荔枝炒肉味苦土人以為佳

黃菜服土人寶貴親戚家小兒女至恒買與食之

芹菜有藥氣如野芹然

蕪菜即蕪空心葉近河潭潭草可食

芥菜大而佳食之不似江南發熱發病小家但買一葉一人足食

二麥三月即熟

稻有歲再熟者近山田內糞以石灰近海則用豆餅

油廚下煎炒用茶油花生油婦女抵頭有香油燈火用桐油

一斑錄雜述三

末

飯炊米一滾起而蒸之若著鍋燒熟則有火毒江南人不信果喉

為之腫舌為之瘡

海物鱗魚鱖魚黃魚鮓刀魚均有河豚大小不等社人馬膏魚多

鱖魚其殼可當拘杓用其子甚多烹之要油多

海蝦半觔一隻肉雖老却佳

海鰻最大數十觔一條

蠟黃肉如大魚眼睛片之可為羹

波螺肉亦可食其殼光滑可玩穿其底吹之畧同胡笳

地黃大如栗肉亦可食其殼與蜆殼皆有收去者燒作飾牆灰

棧子蟹土人稱之曰漆廈門最多七文錢買半觔一隻

蟬殼圓性能補益尋常三四兩一隻有大至數觔者省中七八十

文錢一觔廈門半價生者熟者入暗處皆如螢火又有小者方冠

大僅如指金門廈門一姑三四文錢買一碗亦名蟬

烏魚即海螺蚶八文錢一枚水煮燒之可食

海蜆水母鮮者醃之甚臭土人食之

帶魚鮮者甚腥二十餘文錢一觔

蚶子當地風俗歲底必用下淡水一撈去半殼酒醬醃食之

花蛤與昌蜆相似十文錢一觔

黃螺大與田螺同

香螺肉如海參片之醃食

一斑錄雜述三

竹螺大如指海蜆也

鱉連殼二十文錢一觔土人取其肉拌麵油熬食之

鱧魚鱠魚即草均有而未見有青魚

鱈魚有大而佳者

山鳥一切大小均與江南同人有病則不食

紅糟色紅意即白酒糟而加入紅麴也一切魚螺之腥燒必加之

風俗然也

省內天氣已暖然冬猶烘火若廈門則更暖冬可不用皮衣無有

烘火者矣兒童行走多赤足無閒冬夏大家且然

省內雖繁華而市脯無佳者點心亦無佳者

永安多香菌黃精又多笋四文錢一觔十一月即有而

荔枝已少

金門多紫茶餘同廈門

延平多橄欖

省內多棠棣實同花紅而小他家素有一本鹽水漬而食之

邵武多花紅蘋果人家樹上棲鸞鷲以多為兆有御麥

省內一切鮮果多蜜漬為用以當地多蜂蜜也

齋獻神佛不論何等俱用羊頭為敬

挑擔男女並役聯姻不用餅而用餅男家挑擔用男女家用女

男女之別頗重洗衣褲男女不同桶若令肩挑者擲取馬桶必被

一斑錄雜述三

索詐多錢

小家婦女多不纏足婢媼多赤足以行大家婢媼則有大足而穿

華鞋者若耳掛金絲大環簪簪大朶花則婦女之通例也雖有服

制猶用冷色花朶本地所製通草花貼絨花皆佳

男女惟紳富斯文之家裝飾與江南不異其餘多烏人打扮

婦人生產喫金花丸一服多只三服從不似吾鄉用苦蒿益母紅

糖而且新產三日例必喫雞杭州亦然即蘇屬洞庭山亦然惟表

氣各別且俗各不同也大家月內例食七雞

蚊夏月亦少帳幃可不用惟臭蟲自四月至九月最可厭惡

洛陽橋在泉州城外長及一里潮落見蟻黃如粟者滿其下

節重冬至甚於年

洋錢本地所用甚鈔毛藍印大花兩面皆滿帶來江南並難施用  
口音省城與廈門皆可聽惟永安之語最難聽

省中人語稱洋錢曰番餅廈門曰完納銅錢曰齊納喫飯曰嚼盤  
喫粥曰嚼沫喫煙曰嚼烘喫茶曰嚼對家裏曰又裏小童曰諸儂  
孫又曰東姑漾大男曰東麻漾少女曰諸儂漾嫁過女曰諸儂  
家中所用老嫗因其姓曰某又稱親友家差來者亦然若尊敬之  
則曰某母呼自己娘曰伊奶呼乳母亦然其餘哥姐弟妹呼之皆  
加一伊字於上作助語

大馬陵

一斑錄雜述三

事

道光庚子四月六日在杭城中斷河頭起岸莫家行橋每乘錢二  
百八十五錢每掛錢  
一百三乘轎轎後加箱籠轎中又置什物共重約二百餘筋兩夫  
擡之行如飛從人空身行不能及他處脚夫不若也經城野中二  
里出望江門城門盤詰甚嚴郊外野田周道如砥又七里至錢塘  
江邊往來行人甚眾並上渡船每入渡錢八文坐轎與擔已包  
在夫價中然不知者每多被誑江  
闊八里風微艣動容與中流遙見西北數里有船泊岸其地名  
關口裏凡往金衢者必在其地下船再遠則六和塔在煙霧中也  
抵南岸即西興鎮各夫落行交卸  
從西興鎮有驛僱鳥棚船行家最多欺弊以下畧同行內河不通  
外江路向東南而東兩岸多巨樟十里陡見高山一座蕭山也縣城建

於山下舟進西門兩岸墅區密比有王文成公祠明王守仁餘姚  
人卒諡文成祠前有大碑刊

御書曰名世真才三里出東門夜行八十里至紹興府

四月七日早從紹城南行七里前面山環翠繞會稽山也泊舟山  
足東岸即禹王廟規模宏大入頭門左轉至殿場樹木大且古巨  
松二本尤可愛登大殿中塑王像上有

御書匾曰成功永賴曰地平天成對曰江淮河漢思明德精一危  
微見道心又曰績奠九州垂萬世統承二帝首三王殿場有碑亭  
恭錄碑上

御詩展謁來巡際

一斑錄雜述三

事

憑依對越中傳心真貫道底績奠衡功勤儉鴻溝永儀型  
聖度崇深惟作民牧益凜亮天工 謁

大馬廟恭依

皇祖元韻乾隆辛未春御筆

廟宇小有坍塌後殿空無所有大殿左並列小殿中多碑記皆前  
代與近時郡守邑令蒞此所立殿場左廊已無右廊中有二位曰  
有夏文臣之位曰有夏武臣之位 殿場左首牆外有一亭欹危  
將倒有物攔阻不令人近遙見亭中有一石高尋丈上小下大式  
如茄下入於土已斷約重千鈞云是大禹治水時所用之秤椎也  
秤竿在江干遠且二里不及見 廟無僧道聞其無人門外居人

皆似姓禹王苗裔也。婦女孩童皆小家規制。云此方姓甚多。游庠者二十人也。

前聞乾隆四十年時西域貢大玉雕大禹治水圖於上約貯在廟。問之未有知者。但云多年前有本府某來此恐廟中一切珍貴之物後有損失令移貯官庫。

廟門外沿河而南即禹陵正路左轉而入有大碑亭碑曰大禹陵。其後則高山也。尚有平地數丈南首有一碑曰禹穴旁有小字曰大清康熙五十一年三月知紹興府會稽縣事符爵林重立并書。

南鎮廟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唐封會稽山為南鎮聞禹陵之南山內多可游處因覓轎往二里至南鎮廟坊上書天

一斑錄雜述三

畫

南第一鎮廟前匾曰表甸南疆曰永興舊鎮

御書碑曰秀帶巖壑

大殿有南鎮神像後殿有南鎮夫人像廟宇亦寬宏而衰頽冷落亦無僧道看守惟有數老婦在內治女紅。殿外旁屋中多碑記約亦無甚緊要故皆未錄。

上首側殿有神像旁聯曰姬孔情思說丁物色即幻即真作千古神聖明良之合一雙蝴蝶頃刻邯鄲何君何牧狗人世窮通得喪之占。下首側殿有二郎神勾元帥像前有匾曰夢覺曰幻其所真旁聯曰李母占星驚太白謝公臥月上西堂。

塔院

過南鎮廟翻山岡二里至塔院青林寺頗新整游行佛殿樓房上下壁畫極聯均足娛情適性內有僧坐關拜經者。

石屋

由塔院上山不半里即石屋寺稍見荒僻小憩從寺外上陡坡百步有巨石徑四五丈下足五皆大僅及寸立於欹危巖石上內倚石屋簷口石屋是天成中廣如屋與大石兩相比倚終古不墜甚險亦甚奇。

山巔有香爐峯山外平陸又有大禪院某寺均不及往舟回紹城過伍士門東門也外市塵冷落櫻桃大而佳十錢一筋亦云廉矣直東二十里阜部三十里過白塔湖已暮夜行二十里東關大鎮二

一斑錄雜述三

畫

十里曹娥江上沙泊後歸由下沙

曹娥江

四月八日在上沙起岸落行少憩出墅即曹娥江邊坐剝船順流下七里百官鎮在東岸對江西岸內二里有落行出墅至河頭內河不用剝船二里兩岸人與江通至文昌閣過船以行。

曹娥江闊不過三四十丈潮汐無停而永不淤墊天所定也為潮汐故凡內河與通無不築斷制同錢塘江也水渾而鹹兩岸野多海魚下流數十里出海流百里嶧縣又四十里新昌縣已屬山溪舟不可上溪水從天台諸山來歲常出蛟大水時發。

呂宇城

從百官文昌閣東行十里驛亭有壩外水低二尺將舟盤過兩岸一較橋用大篾並修舟舖兩岸多人族轉推較而過十五里五府街三里長壩二里跨湖橋十里西橫河開稍市肆傍沿河人家炊茶小坐門對隔岸青山景殊不俗壩外水低一丈有寬待一時許挨次將舟盤過下上更難若又重下河已通宜波來潮行而前迎潮泊待夜潮落乃行載不勝艱苦三十里餘姚縣兩岸各有一城縣治在北城內南城武弁分守中通一橋形如呂字名呂字城夜過餘姚河路過餘姚則開而或江迎潮再泊次日午方行暮大雨迎潮又泊餘姚來已七十里矣夜又行五十里至宜波府

餘姚即姚江縣城南一百餘里四明山素聞有神燈而萍水相遭

者昏庸殊甚皆不及知

宜波府

四月十日早泊宜波城外東北隅鎮武宮普陀院旁岸此地兩江合流前江是奉化縣下來六十里經府城東建浮橋以通行旅名靈橋因名是處城門曰靈橋門過來一里半經城東門外至鎮武宮前與北江合流東北以達鎮海余入鎮武宮晤僧永清倩覓海舟適有便舟可趁言定轉回即過船自鎮武宮至靈橋沿江一路名江下各店舖前海魚四集腥氣襲人鯊魚大如牛叢齒銳利赤魚大如水車盤尾長及仞他如鱈鰩黃帶比目烏賊及煙蛤蚶螺之屬鮮者無不腥惡

靈橋頗大乃橫巨艦十有四上鋪木板下開橋門橋闊四五丈長二十餘丈西接城內出來大路東亦暨肆繁華若沿江北轉一里半至大關在鎮武宮對岸東岸有光華寺乃極大禪院惜未往游

進靈橋門經提督衙前郵縣衙前府衙與蘇州府規模相似真據疆名郡也即極聯知之云念厥職匪輕休戚悉關六邑整躬率屬日慎日清日勤敏求斯心可問是非一聽羣言剔弊鋤姦不寬不猛不因循又云名郡冠東南山連奉象江抱鄞慈海環鎮定赫赫巖疆雄浙水循聲稽史册唐有黃羊宋稱吳趙明紹蔡張巍巍芳躅想前賢 又經北城宜紹台道衙前出東門至天后宮廟極華整戲臺殿脊尤巧尤奇他處罕觀 府城多大石坊雕鏤盡細多

一斑錄雜述三

素

大鳥曰鷺凡樹必集有黃鸝開闢語滑皆佳景也 偶見酒館治饌碗底豎甘蔗一段府中青甘蔗極廉片鷺鴨肉滿之凡十餘碗並上飯蒸之自必分配十餘席之用他般不及觀殆皆異吾吳又察當地治食諸魚類以鹽酒蒸食煙蛤之屬下滾水一撈即以鹽酒醃食余買鮓魚黃魚上海舟用油煎加酒醬葱餅一舟之人莫不駭異聞此地素有江蟻柱余特為此而來乃必於正二月間方可得今已過時不無失望

城外兩江之水皆甚渾而鹹潮汐長落高下六七尺計每月初一日第一潮已生午長未足比普陀晚二時 阿育王廟

四月十一日早渡過東岸由關前沿江岸南行尋術轉東出墅有清水內河趁小舟風大順直東行兩岸茶花麥浪十里小塔十里莘橋遙見前有高山又二十里泊寶幢小有墅肆在山足前無河路覓麓飯食之入山見桐子樹花開五出山徑迢迢三里至阿育王廟進石坊路至一亭而曲旁有古松偃臥松本圍七尺可行而上亭有匾曰靈虬舍又有小字云松之放光傳於有宋余謂松無光松之光即佛之靈也迄今殆近千年松身側地屈曲如虬蟠結蜿蜒莫可名狀余把玩久之因解橐築室其側顏曰靈虬舍此處有嘎沙鴉巴尊者日馴擾之夜深風雨當不慮其飛去也我溪潘恂題有對曰長松偃地蛟龍臥古殿摩空星斗寒 經大殿至二

一斑錄雜述三

幸

殿重檐有匾曰妙勝之天宋孝宗御製 二殿佛前正供石塔一座高可丈餘中空藏貯舍利小塔僧爲向佛祝告取出小塔長尺上尖下方木質紫黑色雕鏤中空虔誠從旁隙向上窺之見小塔中懸一小鐘大如酒盃小鐘內又懸下一粒云是舍利子在小鐘口約大如豆仰視不甚了了約畧是明藍之色微吐光焰作月白色從者窺之又云粒上有飛金者然色畧紅但佛有舍利胡不於光天化日之下使人正明目而視之誰令見之而如或不見也從俗數羅漢得一頭帶風帽子思如雪正似余俗狀哄然共笑時余適未攜杖也猶憶昨歲攜杖游西湖淨慈寺數羅漢得一頭帶風帽子思如雪而手亦攜杖者氣機所感巧相會合竟若是慎毋

因此而信佛之有靈也

山內尚有靈峯天童等寺以遠不及往而還風帆又順薄暮仍至海舟漫成一律曰育王寶刹已千年我亦來遊妙勝天舍利光明超色相靈虬蒼古臥雲煙踏殘谿壑皆無跡數到菩提却有綠茶罷禪堂忙欲返爲耽泉石且流連

海舶

四月十二日海舟客衆齊集共三十餘人中有普陀山後寺僧顯明者爲去年六月後寺有僧盜取珠寶觀音旋於十月破案今由縣解府彼故來料理今回去同舟與談一切海舟多禁忌一謂後船檻上是神佛所坐衆人或在檻憑依或來

一斑錄雜述三

表

往跨過皆不忌而不得坐其上一大小便與傾滌溺器後艙有一定處所不得隨便一桅橋下眼不得窺視一衆人坐艙板上不得抱膝謂要遭風水一凡坐不得令兩足空懸謂要延宕時日一飯畢不得架箸椀上謂要空擱時日犯之均遭舟子恚怒海舟不能無損漏底有積水去之匪易通用大竹一長段去節使其機畧同水龍牢繫艙旁柱上另以木竿一根頭縛棉絮入大竹中提之水盞上溢而出日三四次而舟底無積水是日風微揚帆無力待潮落已夜半行六十里泊鎮海縣

招寶山

四月十三日早舟子王仁發到鎮海關驗票是關運道所管凡海舟出口皆須持票到

加觀記舟衆皆登岸游行顯明借余入南門游總持寺寺門內有大方池對岸排列七刹景亦佳出東門沿城行至東北角則招寶山峙焉

招寶山大小可比崑山玉峯而稍高孤注鎮海城外東北角江海之交三面皆水與東岸山對峙隔海面約一里餘名蛟門為鎮海一邑險要即為靈波一郡海口外障非常之險要拾級而上至半山有碑曰第一山有亭可小憩有對曰仙緣到此無多路福地原來別有天殊有佳趣舉頭四望見縣城方如矩北城一面緊貼大洋畧無餘地西北汪洋中遠有島門是往乍浦海道西南大江蜿蜒而來即靈波來路東北洋中多山島門不一是往定海普陀之

一 遊錄雜述三

表

路不覺心為之曠神為之怡從來所到一切勝地罕此景也又登至巔上有小方城闊約五六丈長城門上題曰威遠城旁聯曰踞三江而扼抗看遠近眉鬚秀聳碧浪濼洞永固浙東之鎖鑰俯六國以當關任往來寶藏雲屯牙檣林立會同海嶽之共球願浙使者納蘭常安題

入城即寺門上題曰寶陀寺兩旁碑甚多有曰擎天鼇柱天啟丁卯歲孟冬吉旦欽差鎮守浙江太子太保左都督瀛海郭欽立曰天開圖畫崇禎辛巳之春總鎮兩浙太子少保玉峯杜宏域題上石級正中有亭內有碑刊大士像又上有一碑刊關夫子像經大殿至望海樓下兩壁嵌石多刊名人詩句惜不及錄 登樓

四望真覺海闊天空不啻身在雲霄中也有匾曰大觀極聯曰天與水無涯萬船遠宿龍柱麓地隨山共盡十洲環向海陀峯海洋汪誠若敬題 望海樓有天后像為鎮風水故神像不塑衣飾神櫺謹閉不令游人得見凡往普陀者例必回船收港方可登此山游覽余不知戒後竟往返無虞叨神明格外之庇

素聞紫菜出招寶山今知此處遠近海島皆產紫菜直至普陀與招寶如一若招寶所產曾幾何也

樓後有營汛其外即城後門立門口俯視山海景亦非常山腰有巨砲一位以守自洋收口之路 由原路回下山沿江行見江岸排巨砲十數位以守海口進來之路 行轉城南回舟

一 遊錄雜述三

表

時方午初日澹風輕騰搖波漾出撥寶山海口扁舟頓入汪洋萬頃中忽起順風揚帆舟如迅駛而不顧不勝快意漫成一律曰此身何處滌塵緣滄海遨遊我獨先越岸回看猶有際鯨波東去實無邊一帆風力叨神助幾點靈山在眼前自是蓬瀛應可接休言弱水路三千

洋中諸山大小不一行而前風漸微薄待潮停多島之閒四望皆山島門甚多非熟於此者不能識路亦何知已在大洋之中舟人云艖前山外即無島嶼若遇惡風此閒浪甚洶湧勿以為不殊內地也夜半隨落潮行共一百六十里泊定海縣

舟山

定海城建舟山之足舟山即吳越甬東地四面皆海如崇明然  
四月十四日早冒雨起行城外市中未及入城見沿岸汛地排砲  
七位中一銅砲尤精壯即回舟行 海水皆鹹民居海岸多燒鹽  
戶舟過歷歷在目 少頃入於無際風順舟如迅駛遙見普陀山  
在前東落伽山稍遠偏舟行認一小嶼名金鉢孟近之而過云已  
入蓮花洋見此洋之水絲絲縷縷清濁不和蓋外洋水清內洋水  
濁此分水處故也後舟子云此洋四十里最險惡遇東北風與來  
潮鬪水浪甚硬舟皆憚之所以舟上日用梳蓋皆極麓劣而小祇  
五六文錢一隻涉此洋五次不打碎已為歷久之物即本年正月  
二十四日宜波鎮定等處漁船在洋忽遇暴風舟壞以百人財兩

一斑錄雜述三

舉

失此蓮花洋中亦壞數舟海外風波非可易視也 行而前普陀  
漸近回望眾山皆遠蓮花洋已過薄暮泊普陀道頭水口上岸處  
頭舟山來共一百二十里

普陀山

普陀一山周四十餘里在大洋中山地全屬於廟糧賦全免無乞  
丐亦無婦女居住佃種僧田與開小店者皆不攜妻室  
道頭有小廟三日前寺下院殿宇較好曰佛頂山下院猶整潔曰  
後寺下院殿已坍塌只存荒屋三間顯明乃後寺僧為牽率而入  
只一僧一香火應酬以備次日夫輜

前寺

四月十五日早大霧迷空起行過山岡有二里至前寺經下馬牌  
進大石坊正中有碑亭刊

御製普陀普濟寺即前碑文文詳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五日亭

後有大方池中接平橋橋上建八卦亭 池內有古檜四樹不甚

高而本甚巨其一上長寄生之樹 廟門列石獅甚巨旗杆新建

旗幟方張飄飄生色 池荷浮水未擎暑夏當更增一景也 池

東另有一圈大石橋此池並無舟楫不知何故建此高橋橋外池

面更廣東面有塔一座七級插雲名太子塔相湊而為寺前佳致

罕有其比 進山門內有大碑亭刊

御題高呼萬壽四大字又有普陀羅伽山普濟寺碑記亦詳康熙

一斑錄雜述三

舉

四十三年歲次甲申嘉平月上旬書 旁又有石刊勅諭南海普

陀山普陀寺住持及僧眾人等云云萬歷二十七年二月初十日

登大殿有

御題匾曰普濟羣靈 入後藏經閣下有大樹十上繪五爪金龍

樹內貯

本朝發下經典登樓上有大樹八內貯明代發出經典樓有

御題匾曰宣布聲聞 到方丈有

御題匾曰獅子窟康熙癸未年二月

賜南海普陀住持臣僧道旭 旁有聯曰即心即佛但從彼岸問

迷津渡頭寶筏開時慈航有路是色是空誠向茲山瞻法相洞口



祥雲護處變化無方葉赫寶誠沐手敬題 辰正出前寺由下首  
向西北上山遙望洋中白霧片片尚如白雲飛揚而山氣已清白  
日臨照路漸以上經非常之大石上有題曰振衣濯足頂架巨石  
成門上刊曰西天法界曰化門又上橫行山腰經梅福菴外有丹  
井泉水一方清且冽共行三里至靈石禪寺

磐陀石

入靈石禪寺見有大石如屋頂於大石之上有題而刊於石者曰  
磐陀石侯繼高書 曰如見大士 曰鎮國寶石荆南程士文立  
背面曰西天 曰南無阿彌陀佛 曰金剛寶石 曰天下第一  
石臨海都司楚黃崗李文玉題 曰大士說法處副總兵何汝宸

班錄雜述三

舉

題 曰寂寂曰惺惺點南陳周書題

下山南繞有大石相架如屋荒無人跡遙見洋霧猶飛未淨 又  
下至大佛頭一極荒廟從屋中穿處仰見石上刊一佛面也 又  
至金剛洞亦荒僻 又至觀音洞有古梅一本畧與盤桓 又下  
經大石上題曰中流砥柱 下至山麓行麥隴菜畦間 上至山  
亭即早晨取路歧向東南聞水聲俯瞰山足沙灘海水上下白浪  
非常又遠見山凹黃沙一帶下入於海即次日所行而前至紫竹  
林山亭來此二里  
陸石來共五里

紫竹林

從離門行山徑入廟廟前有廟雖小頗幽雅聞此處石中有竹葉紋

拾碎石驗之良是 小憩見有水藻名海陀毛者類我鄉豬酸酸  
草僧云可食 出廟後上石檻有泉砌石一方蓄之上題曰光明  
池云前明正德皇太后患眼疾曾來取水於此此泉在高山之腰  
溢而外出下掛斷崖有如吾虞拂水巖 臨巖俯視下臨海邊石  
灘石壁下入於水中有黑色石一路闊約丈餘蜿蜒相間僧曰此  
龍脈也 山足躍浪甚高僧曰海潮若為狂風驅逐而至浪花且  
上及於此也因向訪首陀潮汛

初一至初三 卯酉生 子午退 十六至十八同

初四至初五 辰戌生 丑未退 十九至二十同

初六至初八 巳亥生 寅申退 二十一至二十三同

班錄雜述三

舉

初九至初十 午子生 卯酉退 二十四至二十五同

十一至十三 未丑生 辰戌退 二十六至二十八同

十四至十五 申寅生 巳亥退 二十九至三十同

出廟至照牆後山地空曠外對大洋牆背題曰千里一覽道光十  
二年春和立義烏馬為推題

潮音洞

從紫竹林照牆後行石路出數十武有小廟三間門口匾曰潮音  
洞前有泉水一池廣約半畝水草綠蛙具有佳趣初不料尚在高  
山之上但聞洪濤作吼亦不料已在切近由池外行數武見前有  
石條攔阻似外臨虛阱迫視之頓喪魂魄下乃大海白浪滔天在

十數仞之下手戰股慄從者扶掖以行前路漸低層級而下二三百步迴視石罅如大術時天風和緩洋中並無白浪究竟浩淼廣大之區水勢軟蕩石壁沙岸當之則激成巨浪入於石峽更進內洞其勢可怕其聲可駭也洞中稍暗云虔誠靜觀可見大士此即所謂潮音洞也每年二三月香汛必有看見大士願隨大士成佛而捨身躍入洪波者或有不顧痛楚將香火然去一指為誓願冀大士鑒其誠而度登佛地者故潮音洞小廟牆上嵌石碑禁止然指捨身但念然指者多矣捨身者亦多矣乃得見大士者不聞并見大士相隨幾許捨身之輩則意捨身惟大士為可其餘皆徒然也

一 遊峨嵋雜述三

舉

石縫上下水為漱淨無纖塵石隙或留一勺之水澄清而鹹近水多蚊蟲殼甚硬牢生石上有刺又有蟲生石縫之內吐舌外出圓如龍眼絲絲會合如瓜蒂觸之即縮

小廟周遭泉石上下多奇卉有一種似河潭潭草而花翠可嘉乃掘起即萎莫可攜取

回行三里經前寺旁有小店數家向買山圖山志及乾饅等物又北行里許至法華洞

法華洞

進外門蜿蜒上石級約二百步至下一層怪石架空如屋如巷石上有題曰育龍池其下石窟內有清泉一潭澄澈見底者是也

又有並題者曰空清福地東皇王燒香 曰普陀巖山陰何斌臣題 曰不知暑雲中史尙康題 曰戊子年閏三月十四日弟子陳良佐自京師送佛二尊前後二寺供奉梵湖二洞親見菩薩又從石罅行上一層大石上有題曰法華轉心 再行上一層有石室甚大上有題曰送子洞內塑大士三尊 再上見有大石如人面俯瞰 再上從旁門入廟少憩見有鄉人攜紫菜育子信者旋由法華洞廟正路出

朝陽洞

由法華洞出北行里許至朝陽洞小廟也登樓俯瞰沙灘一路洋水上下浪白如雪聲震如雷真大觀也下樓石洞在側橫對牆屬

一 遊峨嵋雜述三

舉

一圓外見空洋無際天水相連按節氣每年正二月間有數日太陽東昇準對牆廟洞受日光正照洞中佛面

後寺

出朝陽洞北行二里至後寺先經天后閣至此須上有匾曰勉為良善嘉慶元年四月撫浙使者覺羅吉慶路曲而上石級層層經天王殿有碑亭刊

御賜普陀山法雨寺即後寺碑文文詳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五日

至九龍殿僧言明代御金殿前上層石欄旁細刊二十四孝殿內

御題匾曰天花法雨殿中有大圓磬口徑三尺他寺未見 殿後正中有大碑亭恭錄碑上

御書一夜春工綻絳囊碧油枝上晝煌煌風勻祇似調紅露日暖  
惟憂化赤霜火齊滿枝繞夜月金津含蕊滴朝陽不知桂樹知情  
否無限同游阻陸耶 臨米帝清 康熙三十八年歲在己卯春  
三月二十七日

陛見於杭州行在所

御書 欽賜

勅建南海普陀法雨禪寺住持 臣僧性統於四十一年十二月十

七日立石 賜 又有碑亭內有

御製南海補陀法雨寺碑文亦詳山志康熙五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

日書 入後殿上有

一班錄雜述三

聖

御書匾曰藏經閣有大樹貯經典畧同前寺 入方丈上有

御書匾曰修持淨業 下首有珠寶觀音殿內有珠寶觀音大士

像赤金製成高約五六寸嵌珠寶去歲被寺僧竊匿後破案仍供

奉於此 游行寺中見僧厨有大鐵鍋二口徑六尺大銅鍋一口徑七尺

枇杷樹結實尚青似未能即熟後於二十三日在塘樓見枇杷已熟四路往販每擔錢一千一百文

聞琉球元旦即有枇杷此山已近琉球何地氣如是 是夕宿後

寺見客房四壁塗抹殆徧目不識丁而好疥壁至是

佛頂山

四月十六日由後寺內西面旁門出向寺後西北上山盤曲一千  
六七百級乃至山頂最高處較吾邑虞山尤高又行平坦之路數百步經

雲扶石其石如人立搖動而不倒共以為異 又大石上題曰即  
心即佛 曰海天佛國侯繼高題 至佛頂山善陀北寺宇亦宏  
顯方大興修建是吾虞一尼名巧八九年常邑脫逃人犯典史  
上履因共稱貞修有素虔誠募化四千洋銀來此動工余同居虞  
地而竟茫乎未知 登樓眺望四面皆海兩面杳無邊際亦大觀  
也餘無他奇由原路回後寺時猶已未飯畢又行

飛沙巖

出後寺由上首向東帶北橫踏山腰右臨大洋三里至飛沙巖山  
凹數十丈純是黃沙想上古亦係水底然去水灘尚數十丈雨衝  
人踐千百年來尚未坦伏與陡坡不異沙淨無泥故諸草不生偶

一班錄雜述三

聖

有如野芹者其根深入沙下神其說者謂菩薩以佛力使此沙常  
實山凹以通人路否則此處斷於海矣余以此沙可炒瓜子花生  
取升許攜回

梵音洞

過飛沙巖仍踏山腰三里至梵音洞一小廟也殿宇高下兩層並  
峙高巖之上巖下石罅如大衙兩面石壁如削下乃洪波吞吐人  
不可至石罅高下可十尋深亦如之罅口闊丈餘高下適中人為  
架聯建小屋一間勢如懸樓飛閣從小廟行下石級一百五六十  
級方至此屋中外障牆壁惟空內一面以對石罅然恐燒香虔信  
者捨身躍下故亦閉之以柵余由柵觀之見石罅上有大石覆出

小廟建大石之上，鑿底天光已少，底內又嵌一罅，闊只數尺，從上及下中嵌一石，石上石下罅中已昏暗，視不能明，即所云梵音洞也。虔信者跪柵內，注目少頃，云必有所見。余從兩人，一云見有如金剛者，然一云見如關帝者，然余無所見。惟見罅口石上有如隸書壽字者，二乃石上本有之紋，非眼花所致。夫愚氓虔誠積想，每易生魔，至此而云有見，亦未可知。但常人以得見菩薩為幸，雖無所見，豈不從謊此信佛者所以不患無靈而奉佛者所以不患無伴。天下何處有佛而天下亦何處無佛也。相傳紫竹林是大士修行之所，此地是大士捨身之所，故潮音梵音二洞皆可見大士所見人各不同，故共信為活佛而歲時並有捨身之人也。石級之

一斑錄雜述三

變

半旁石刊有清書，又有番字，類洋銀邊上之字，皆不能識。由原路回，仍行高山之腰，俯瞰洋面，漣漪成紋，而其色青黃紅紫，片片不一。云水近邊際為各色泥沙所混，故也。落伽山在梵音洞東南，隔洋面二十里，上無廟宇，當香汛向有茅棚數間，以待香客，無可游玩。今一荒山而已。從梵音洞回，不半里巖邊有落伽洞，一開小廟，準對落伽山一個枯僧，晝臥喚起無可與言，乃行午末回後寺。寺僧有山淨者，云是常州府城北門外金姓，伊讀書已入泮為家，庭失睦去歲潛來此地，出家年方二十餘歲，家有父母妻室均未尋及，與談片時，洵是斯文之士。

四月十七日自後寺回海舟，余三人宿兩夜，給與香金二番，又使與銀一百，三百用，轉三日與行李一擔，給

普陀山惟佛頂山前寺後寺三處為大廟，其餘小廟不下二三十無可游玩，故多未到。寺僧惟佛頂山喫真素，其餘未能盡一其供。客齋蔬惟紫菜作湯，猶可下箸，而麻油畧無香味，若野筍長尺大如小指豆腐且無油，燒醃菜酸而且臭，飯皆糲米，若習於嬌養者至此將何如。

見海舟載回空酒罈頗多，僧如戒酒焉有此罈。然顯明謂余曰：到過潮音梵音二洞回去，可以裝點幾句好話說說，此可知僧雖飲酒實不足云醉。常人虔誠至此，希見大士，真常在醉鄉而無甦醒

一斑錄雜述三

幸

時也。道頭岸上見有靴袍頂帽之士，往來相度形勢，云是定海紳富要築隄，以便在船起岸之人，俾香汛婦女不致倩人背負也。潮汐長落無停，沙灘多蚶，色紅其殼一獨大一，又絕小，厥狀頗怪，又多波螺與蠅螺，大小固不等，長短圓扁亦各各不同，而其中皆是一蟹，並名蟹螺，此乃天地生成之物，並非蟹入空螺殼也。余令從人捉取分兩罈，蓄之情路遠不克到家，水族黃魚最呆，隨渾潮蕩漾至岸，旁人徒手亦可得之，口作聲夾夾然，蚶蛤之屬，掘沙灘得之，其餘一切石上所生之蟲，與潮音洞所記不異。在舟待一日，客眾齊集，中有後寺管帳者云：後寺歲收山租約五

百千更有定海糧田千畝歲收租穀亦可千擔香汛即今歲亦獲二千七八百千則僧應不貧而廟宇不若前寺新整何也

四月十八日午行四十餘里過蓮花洋將暮泊馬峙洋中小島也

有人居待潮夜行過定海又泊螺頭亦洋中小島此一帶遠近島嶼甚多皆有人居

四月十九日巳初行午過鎮海風極順申泊寧波換船夜行

四月二十日巳初過餘姚寧波來已一百二十里

四月二十一日早過曹娥江至下沙陶家行換烏棚船行午過東

關申末至紹興入伍士水城門穿城出西角門夜行

四月二十二日辰過蕭山縣午後渡錢塘仍至斷河頭袁家行

一斑錄雜述三

幸

一斑錄雜述四目錄

鐵券文

修史宜慎

哈立麻

無鬼論

夏物易蛀

細鱗魚

銷書可慨

老莊

糧船量米法

宋藝祖大廟普辭

黃蠟棗子

萬字文

蒙山茶

漢人二事之失

婦人再嫁

牝雞晨

噩夢不祥

麥舟橋

外國表文

張江陵

景德鎮燒窑

無蚊之地

緬甸濱海

看菊入夢

人參肉桂厚朴

海底撈砲

物生必相濟

一斑錄雜述四目錄

目錄

暑景午時最久

前知不可信

雌雄鴨

鬼神定格

瓜

鳥雀時來

題詩被斥

松竹海洋

笋石

阿魏

冷熱皆有氣

正氣壓邪

番芋

墳樹生煙

櫻桃九熟

常昭土產

金陵雜事

神驚因喜

大玉

大樹

搬運邪術

禽獸有微慧

神廟靈籤

枇杷

三吳海物

科場之盛

塞外虎鹿

竹刺

虞山拂水

萬民留葬

楊州今昔  
 永樂北征一  
 永樂北征二  
 永樂北征三  
 永樂北征四  
 永樂北征五  
 三保大監下西洋

一 班錄雜述四

目錄

一

一 班錄雜述四

鐵券文

唐昭宗乾寧四年賜吳越武肅王鐵券及宋上於朝太宗復以賜武肅王之子惟濟券高一尺餘闊二尺許狀如簡瓦券詞黃金商嵌其詞云

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司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閩越等州諸軍事兼閩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惲之德

一 班錄雜述四

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偽東昏鏡水狂謀惡貫滌染齊人而爾披攘兗渠邊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波瀾泰拯區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積冠侯藩溢於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刻五熟之金寶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龍榮始終克保富貴恕卿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明太祖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明年冬念功臣勞

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鑄以鐵券下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尚藏因取為式其質鐵其形如瓦高一尺闊二尺左右二塊面鑄券文嵌金故曰金書宋制高閣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今錄魏國一篇於左

朕聞自古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羣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効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為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捲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最多今天

班錄雜述四

三

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恩皆遵先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免爾三死子免一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論及子孫世世為國良臣豈不偉與

宋藝祖太廟誓辭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祖以得天下於柴氏默訓後皇以忠厚存心又以刑不上大夫之義恪遵古訓其道純於王而不雜於霸也

外國表文

宋徽宗時求大玉於西域于闐其國旋遣使奉表至譯其表語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五百國條貫主師子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古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為難得似你尺寸的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尺寸的便奉上也

明洪武時淳泥國入貢表用金刻番字譯其表語云淳泥國王臣馬合謨沙為這幾年天下不寧靜的上頭俺立番邦裡住地呵沒

班錄雜述四

三

主的一般今有皇帝的使臣來開讀了皇帝的詔書知道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裡好生歡喜本國地面是閣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皇帝記心這幾日前被蘇祿家沒道理便將歹人來把房子燒了百姓每多喫害了托著皇帝詔書來的福蔭喜得一家兒人沒事如今本國別無好的東西有須不中的上物使將頭目某替著我的身子跟隨著皇帝跟的來的使臣去見皇帝願皇帝萬萬歲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淳泥國王臣馬合謨沙表

修史宜慎

能火為熊在造字者何必有意諸小說記熊入城主將有火災之

兆無足介意乃親明鑑孝宗宏治十一年十月清寧宮災先有熊  
踰西直門郎中何孟春日宜慎火已而禮部內府等處連年災是  
信小說無稽也誌此以戒修史之妄

黃蠟棗子

嘗觀明代諸書即黃蠟一物意或為燈燭之需乃歲用至十二萬  
筋棗子為宮中香炭之需歲征山東直隸至八十萬筋我儕饑爛  
繩樞寒酸有素豈知富貴大體然物力維艱供輸匪易晉承魏代  
之奢御牛青絲紉斷詔以麻易之讀書至此不禁欣然喜也

張江陵

明張居正湖廣江陵縣人萬歷初江陵為相迎其母赴京其母畏

一斑錄雜述四

長江之險地方官為聯舟如岸俾乘輜以濟及敗其母向在衣裳  
且自溺焉 江陵父喪設祭所列果品皆像山形甘蔗山崩壓死  
野人觀者於其下既敗楊御史劾之曰五步一井以清路塵十步  
一廬以備茶竈

江陵秉政國幾富強即使好權用勢究亦過不掩功乃勢位富  
貴卒不可長至於甚敗是以君子戒奢且不欲多上人也

哈立麻

明永樂時遣中官侯顯往迎西僧哈立麻至燕京建法事則空中  
白象白鶴皆見送佛曲至南都亦如之正史所載也然當是時建  
文諸臣既夷十族而無辜餘黨尙在縲絏佛果慈悲正可為之解

釋乃不過空中見神物以昭其異是即傳言無悞亦祇西僧之術  
耳是故君子可欺以其方昔謂番僧恣意採生多割即共見  
死者之魂升天其效術欺罔甚矣

萬字文

百家姓千字文村塾中必讀之書也至千家姓猶有知者問以萬  
字文皆瞠目矣按萬字文隋滿徽撰去周興嗣作千字文時年代  
殊非懸絕而傳世獨罕當是因其繁多故耳

景德鎮燒窑

江西饒州府浮梁縣離城二十里有大鎮曰景德窑器悉產於是  
官窑設焉萬杵之聲殷其如雷夜則火光燭天中原四大鎮佛山  
朱仙漢口之外此居其一人民繁富甲於一省明時士之游庠實

一斑錄雜述四

五

多而科第絕無嘉靖間萬年賊起鎮人逃匿停火三月是秋鄉閭  
中吳宗吉一人風水所關或有驗與近歲聞地窑器足並  
江西景德鎮少衰矣

無鬼論

晉書阮宣子云嘗有論鬼神者皆以人死為鬼修獨以為無今見  
者云著生時衣服豈衣服亦有鬼耶論者大服又阮千里著無鬼  
論人莫能難自謂此理可以辨正幽明有客來論甚苦理將屈遂  
作色曰僕即鬼也因不見又裴啟語林宗岱為青州刺史焚淫祀  
著無鬼論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  
君有青牛犇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  
言絕而失明日岱死然則作無鬼論而見鬼者又不止一阮瞻也



余素憾不得一見異類故前書力著無鬼之說以俟之

蒙山茶

四川雅州府名山縣之蒙山頂曰上青峯有茶園然所產不過數  
觔唐時極重以為仙品又山東青州府蒙陰縣之蒙山其巔亦產  
茶名雲芝茶然或者嘗之以為苦澀難下咽也

無蚊之地

高郵州濱於湖水澤多蚊惟露筋娘娘廟無蚊舊傳有貞女蕭荷  
花隨嫂氏過此嫂避蚊借宿田家女執不從夜宿草莽中蚊囓以  
死至露筋焉貞靈所感今其地無蚊 太倉州城中安慶橋俗稱施家橋  
夏夜無蚊見州志 松江府城某門外河中有里許三夏無一

一斑錄雜述四

六

蚊郡人多移舟避暑於其地焉 荊州府江右岸有李姥浦無蚊

夏物易蛀

一切藏貯食物至夏無不生蟲若蓮心則尤易蛀雖勤為曬治不  
克保全今歲偶以大蝦乾與之同貯一器則兩物並無蟲蛀識之  
以知物理

漢人二事之失

人之體質必順乎天成乃女子愛娉婷纏足以修其容男子從宮  
刑淨身以充其役夫宮刑已古人有犯而中乎刑罰則寺人亦盛  
世所必有然墨劓刺宮其刑太慘後世仁君改作軍流徒杖以全  
人之肢體豈非王道蕩蕩乎

緬甸濱海

乾隆五十三年江蘇有海舶往琉球貿易者中途為颶所傷隨風  
漂蕩直至緬海之濱緬國自乾隆三十四年征平之後尚未許通  
朝貢在舟八十人盡被拘禁旋且因水土不習多致疾病以次死  
亡至五十五年緬夷乞入貢以祝

萬壽許之彼將難民送還僅存二十人已不似人形入滇境又死  
一人十九人得唱刀環也

細鱗魚

邊省雖多溪河而魚類希少鯽魚皆小惟昭通府城有類腸魚為  
大青魚鱗魚惟省城滇池俗稱昆陽海子有大者然皆不多得也螻蛄則

一斑錄雜述四

七

省內有甚小者川滇之界有色紅如螳螂大亦如之者川滇所界  
金沙江則偶有鱈魚即著甲魚其他有黃老丁形如土哺大者至筋  
又有木頭魚亦類土哺無大者更有細鱗魚味如鱧骨絲多而細  
均不足為佳品乃聞塞外細鱗魚竟可並江南鱈魚此殆

宸遊所及水族効靈故特見其異乎

西域伊犁有大河亦有大魚然其性寒食之多致腹疾居人恒取  
喂鴨可知生非其地即遭擯棄人與物有同慨也

婦人再嫁

或問程子言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然乎否乎余曰女子志氣  
高者原不事二夫然君子以中庸之道望人難以難能之事責人

故先王著禮亦有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之服女子不幸喪夫權其可以再嫁而嫁豈遂同穿穴踰牆而不齒於人乎故古人臨文亦不必諱言者如宋時葉水心翁誠之墓誌云女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是也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古來不知凡幾其合乎人情者可以為天下後世法其過乎人情者雖大可敬而不可以為天下後世法孰不愛死孰能以死為極小事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程子殆自信其躬之必可逮於是乎言

余以為男子再娶理畧同於再嫁而人不以為嫌者為女以男為主男不以女為主也然情則未嘗不相等君子論事務平情故先

一斑錄雜述四

八

王緣情定制令人務外咸趨高以避卑而一核其情則今亦何能勝古此即今人遜古人處

看菊入夢

淵明採菊乃今之野菊采小花黃菊之源本如是也日後因人灌溉栽培種變而多由粗及細名號不一曰松子曰鶴翎曰麟刺曰剪絨曰蓮曰球曰幢曰超各備五色而佳種之來必自鄰邑嘉定吾鄉竟得多種善為培植至深秋吐豔供於室插於瓶留於圃者並足賞玩而世守弗替者莫如在前鄰氏猶憶三十年前余借眾往訪同人多有詩章寄興而我亦以俚句效顰先入鄰氏圃有句曰花到重陽如有約天教三徑不全荒菊主人順昌白衣也因又

有句曰花分五色黃為正令屬三秋白亦尊菊種有名綠波斯者主人造句曰澹含秋水波斯綠倩客為對余知菊中又有名黃金甲者因為對曰力戰西風金甲黃主人甚喜即倩同人能書者書作對聯懸掛草堂旋余等並至舅家見亦供多菊紅燈綠酒迥異茅檐因有句曰莫道花神非富貴不終籬下過重陽及夜月色燈光之下花影縱橫因又有句曰金屋藏嬌秋有夢銀蟾到圃夜離竟夜攜多菊歸插於小盃掛壁而臥夢仍游鄰氏菊主人謂余曰君前生亦在詩人之末今慧心已失何必復事吟唔以形其拙余問前生何名則指伊壁上聯曰此非君所題耶有款可自觀之屬目先見下聯是竹杖扶持未折腰七字款不及計忽為大聲驚

一斑錄雜述四

九

醒乃花盃繫絕而墮也惜哉花神妒我夢耶既念佳夢亦須福命消受余不得終此一夢夫亦何憾有題邯鄲夢曰四十餘年公與侯雖然是夢也風流吾今落魄邯鄲道要與先生借枕頭余則謂得借枕頭即是命中應有此一場好夢戲以俚句駁之曰無端幻爾作公侯可信平生福命優好夢不堪消受得邯鄲道上莫來游又曰人生有命得封侯何必神仙借枕頭落鬼邯鄲圖一夢恐君入夢不風流不禁為之軒渠

銷書可慨

偶於書攤見有書賈記數一冊云是歲所銷之書致富奇書若干紅樓夢金瓶梅水滸西廂等書稱是其餘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數

切歎風俗繫乎人心而人心重賴激勸乃此等惡劣小說盈天下以逢人之情慾誘為不軌所以棄禮滅義相習成風載胥難挽也幸近歲稍嚴書禁漏卮或可塞乎  
近日文人有惜字論謂殘葉零遺猶小過也若將聖賢之文墨造為綺麗之詞章穢褻之書本則罪通於天矣誠哉是言

牝雞晨

凡母雞越歲至次年春夏在深庭內院不與雄雞同養者類能啼實不足怪也書引古人有言究為時事而及不可執其說以為必是余家道光七八年歲有此事至九年一母雞自春及秋生子不甚斷天曉出窠必振翼引吭而啼數聲其聲一二不若雄雞之三日

一斑錄雜述四

十

聲甚嚮似雄雞被捉之聲竊思余家素安貧窶而一饋一粥不假外求連年若是而迄今無恙是宜志之以排俗論

人參肉桂厚朴

人參肉桂厚朴雖稱上品亦同常藥前人有用人參煎膏者見壽世保元可知非珍奇難致之物至雍正年先曾祖年高藉參資補云其時大參半筋值元絲銀五十兩後漸貴至嘉慶初極貴大參至三百五百換自道光以來價日落今論價仍在他藥上然極廉矣莫攷其何處來也肉桂產安南乾隆五十三年孫文靖公提兵南伐自後肉桂驟貴厚朴產川中嘉慶初遭教匪之亂而厚朴亦自此貴今價日漸落矣兵燹所經樹木尙然而況人乎

老莊

老聃莊周其姿秉極於聰慧而其識見極於偏僻以致立論竟全無顧忌所云曷不為上古之無事此不過太上忘情之說殆必因評論上古大同之世從而狂其說以逞其偏僻更或據萬物歸空之說以恣其詭辯雖其析理幽深非無可取而大旨終歸棄禮滅義一如許行為神農之言而已若莊生且竟云盜亦有道謬謂聖人之重仁義適所以資盜適所以興盜竟謂聖人不大盜不止此是我儕三夏乘涼之夜相與說笑柄以供一噱也縱言至此亦太誇矣然莊生欲亂聖人之道而終不足以亂之者以未言人死有鬼漫造子虛烏有之事以動人心也自地獄輪迴修煉超度之

一斑錄雜述四

十

教興人心如水之就下一往而不可挽如釘之在木深入而不可拔遂大為聖道之害矣

余讀禮運至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知聖人以親其親推之不獨親親以子其子推之不獨子其子美哉聖道之大也及至貨惡其棄於地力惡其不出於身又疑人已之分禮之本也若人已不分禮何以立此即太上忘情或以啟處士之橫議俟質之高明

噩夢不祥

歸公景照於乾隆五十六年任浙藩緣事成伊犁嘉慶二年伊子瑄不遠萬里往省之出嘉峪關途遇柴老亦因遣戍赦回者也旅次述及前事云伊侄孫柴大紀乾隆五十二年任臺灣安平鎮總

戎士寇竊發逆首林爽文率眾攻府城大紀儘力戰守夜夢前明張經大破倭寇於王江涇告捷露布爲嚴嵩所捺反功爲罪醒而惡之時福公康安督師駐廈門我邑達夫錢受椿諱名三將軍在軍前投効受椿以川運軍糧事例報捐知府選貴州黎平丁艱服滿又選湖北黃州以事革職捐復又選陝西咸安又以到任遲延革職回籍福公正言聽計從也大紀自得噩夢辦事叢脞致罹重咎後屈指猶妄盼好音又夢其下心腹任用之守備蔡某惶惶入告詰以何事若此則袒而示之背見其背上一大時字回身則其面已花似塗朱墨曰我等在海洋應有二十年大運也大紀斥之出蔡偕大眾入謝起而涕別忽聞喊聲動地見帆影塞洋盡出鹿耳門去悻而甦坐以待旦則收之者至矣柴老以親屬

一斑錄雜述四

主

在衙慌迫失智漫以餉銀三千攬入園池因亦以埋贖獲譴至此也言訖淚涔涔下云噩夢實致不祥也然人生本是夢何必拘夢爲真夢亂既平受椿以軍功復知府職遂補福建福寧府後由糧道任臬事六十年陞廣西藩司陞見忤和坤旋破出抽詞拔卷巨案受椿解回閩省伏法臨刑削子手以紅布蒙其眼惶怖哭泣昏眩中猶乞命曰柴總戎饒我後二年又有福山守備楊天相巡洋獲大盜多名兩江總督蘇審出誣良爲盜照律將楊天相斬首號令天相平時爲港眾欽服臨決福山人士排筵送之天相慷慨大啖既醉飽北面謝恩催行刑者速正律法亦好漢也

海底撈砲

芸臺阮公撫浙時平海盜獲安南大銅砲最精壯甚愛之其重二千觔兵船載過温州玉環屬三盤海面遭颶沈溺海底深二十丈無可撈取覓得郵人善泅水者任昭才令圖之伊用八巨繩入水下繫於砲上用八船空四船而以四船滿載碎石緊繫四繩將碎石運過空船則重船變輕提砲上升數尺矣又以彼四繩緊繫彼四船運石更換漸次提砲及於水面阮公嘉昭才之能擢爲武弁入水師營食餉

任昭才善泅水入海底能歷數時之久行數里之遠伊言海中十餘丈以上有浪撼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海底之沙平淨無

一斑錄雜述四

率

淤亦無他異浙海底有珊瑚但不及南海之堅在下視之甚鮮色采之出水卽嫩萎無色魚不一類過泅者之旁莫不相駭而去惟大魚能吞人當避之大魚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故水動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

人雖習水斷無不呼吸之理私意以猪脬十數个每個縛其口於小竹管吹氣使脬足卽以物塞住竹管之口俾留一脬之氣用十數脬共繫一繩繩繫一石使石僅能沈脬則人在水底可提石以行人要呼吸則拔竹管之塞吸脬中之氣仍呼入脬而塞之藉十數脬之氣更替呼吸或可歷久在水若急欲起將繩放石則脬立提人浮水面石另繫他繩亦不棄去也未知其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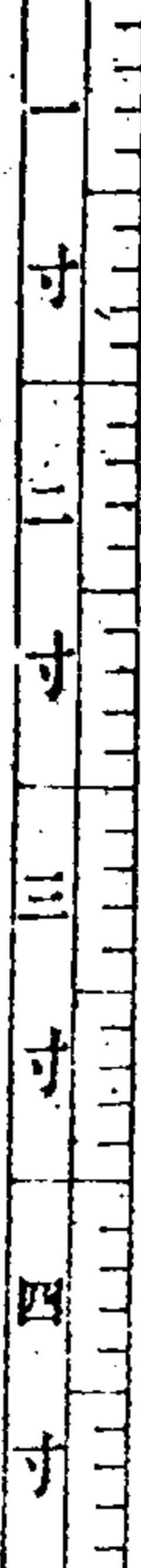
若是否若沙魚至數十觔即能噬人不獨大魚能吞人也

糧船量米法

芸臺阮公為漕督管八省之糧過淮盤算者共五千船船十餘艙  
艙載米數十石至百餘石不等以尺量艙之寬長深而算米數書  
吏舊法名三乘四因持珠盤據營將所報尺寸算之曰某船多米  
幾何每船少米幾何總督返躬自問未盡明也漕務有尺以備造  
船勾水丈竿未置橫木為勾從船諸事之用舊以此尺長一丈寬  
外勾船底量船落水尺寸一尺深二寸五分實積立方合漕斛米一石故量者量船艙寬長  
深三者丈尺寸分之數一乘再乘以寬長相乘之數得米實積之  
丈尺寸分數又四因之因單乘也四因可代二五歸除得是艙積米石斗升合

一班雜述四

數今以部頒鐵斛較準一石立為六面相同之立方形即以其一  
面之寬長命為一尺製成丈竿用量船艙積米為至便附尺式



右尺立方一尺配準漕斛一石余以核前書附編所載量米法  
尺立方二尺五寸為一石又不符則漕斛不可以此為據姑誌  
之備核

麥舟橋

朱石曼卿三喪未葬流落丹陽范堯夫助之麥舟後曼卿歸其值  
堯夫適不受高其義乃造一橋在丹陽縣東南七里官塘西岸名

麥舟橋乾隆庚戌科狀元石公韞玉即曼卿後裔嘉慶二十三年  
三月立碑於橋畔

物生必相濟

凡人以藥治病恒可求之至近即參朮不產本地則必有通其有  
無者不必勞心力於千萬里也故有鳩鳥之處即有犀牛有水弩  
之處必有鸚鵡有巴蜡之處即有茜草有鹽井之處即有火井與  
煤天地生物必使相濟於至便之地乃自然之理也

暑景午時最久

日月出入為青濛氣所騰本未出者已見其出本已入者尚見未  
入不獨卯酉然也即辰巳未申皆有差惟午正乃無差余嘗留心

一班雜述四

圭

體察知日在巳初三刻而暑影已到巳正日在未正而暑影尚在  
未初三刻故以暑影定時刻一日中惟午時為最久則欲定時刻  
須以自鳴鐘在午正時與暑影配準又須按指南鍼偏東度數配  
準則所行晝夜時刻乃無差悞

或云日過赤道北則青濛氣向北日月之影上騰日過赤道南則  
青濛氣向南日月之影下騰夏日午時最長冬日又午時最短是  
未必然特立論精奇不可不並存其說

冷熱皆有氣

夏月炎暑一切熱氣皆不得見至冬則人口呵出之氣及於尋丈  
冬日栗烈一切冷氣皆不得見至夏則藏冰出置筐中其氣蒸蒸

如煙起夫乃知冷與熱皆有氣非其時則見

搬運邪術

前歲戊午常境西鄉有攜土稱是西洋來土可以鉛錫鑄成銀洋錢者設爐火索上好洋錢一圓為引當面將洋錢與鉛錫並投入爐鑄實已藉術將洋錢運去但存土與鉛錫在爐融化傾入胎板閱少時開板成新洋錢三圓實則新洋錢是伊等帶來藉術運換胎中所鑄之物眾不知是術信之多與金銀則攝而逃

是歲秋成余鄉又有外來人攜蒲包沿門稱要買棉花者憑鄉人索價不較與棉花二四十筋一經彼手擎入蒲包即索鄉中秤稱之只一二十筋實已藉術運去約半矣鄉人不信則將棉花倒還

一斑錄雜述四

六

逐家纏擾彼舟中棉花盈載矣而其人終攜空蒲包回船無如何也雜六又有妖人來擾

前知不可信

識緯術數前書已律為妖術矣然言有未盡再絮言之小說所載前知者每造為隱語或刊於石或記於書當時人並不解日後奇驗余即此理評之付之一笑夫人若能知日後之事胡不直言而為隱語或曰漏洩天機恐于天譴然則言之恐漏洩天機不言又不甘沒我之先知是為隱語者實炫異矜奇之士也夫人好炫異矜奇豈但不入於聖賢而且必黜於正士器小量隘又焉有神智以知後來之事是又必無之理也

後來之事自聖賢以至智慮深遠之士皆不能知識語奇中射覆至精必定妖術以小靈小驗惑人使人深信以為不軌至於成大禍悞大事非真能知以後之事也造是言者必於事過而增附會故雖史冊所載亦概以妖術該之更以前知不祥以揚人之好言術數俾既足以勸又足以懲為前書之正論云

正氣壓邪

或問妖邪之術異域則多中國則少至江南而尤少何也蓋大地九萬里中國獨得其正江浙人文彙萃尤鍾中國正氣之厚故妖術罕至即至亦不若他方之靈驗邪不勝正也

禽獸有微慧

一斑錄雜述四

六

禽獸智慧豈能及人而偶有一隙之明反過於人者為其不能言故秘其性靈以通於微緲此猶人替而無見則其記獨強也勘定教匪述編言賊將至則牛馬雞犬皆嗥聲如鶴唳殺氣所到人無聞見彼則先知展禽云廣川之鳥獸恆智殆不誣乎

雌雄鴨

鴨雌雄迴別不可混也甲辰三月見一鴨羽色兩似宰而刺之其內腎只一而三稜廚夫數人皆不能辨其為雄雌

番芋

芋名蹲鴨番芋名山茹明自呂宋來福建乾隆初傳其種至中州後偏於天下矣呂宋近赤道下故番芋藤不甚繞附於物然究在

赤道北故有繞亦必從右並誌以補前書之缺

神廟靈籤

道光戊子正月余往金陵舟至丹陽河流枯澀不得已起早坐小車以行遙見茅山在前雪積尚白路無他樹惟早梅已放寒香可愛小橋流水亦覺生情漫得句曰雪積前山冷未消征車千里路迢迢東風推醒梅花夢帶得寒香過野橋旋見谿山積水匯而成渠土人以長浴桶三聯並縛一梯於桶面浮水乘之夾泥載物與舟楫不異又得句曰谿山積水綠波生地僻難教撥棹行三桶相聯乘坐穩依然野渡一舟橫是日行九十里夜宿句容次日舍車跨驢背早發又得句曰襍被匆匆破曉行晨星殘月尙分明荒村

一斑錄雜述

六

路入煙雲裡又值前岡上下頻連日鞅掌驢背且無鞍鐙體弱難免告瘁又得句曰策策西風撲面寒騎驢何處覓雕鞍人閒那有疑於我不怕勤勞怕宴安後於二月上旬由大江順流而返天方曉出燕子磯口太陽東昇半江之水皆彩色又成一律曰舟到江心一葉輕朦曉色正新晴曦浮水面金盆出霧鎖山腰玉帶橫九派朝宗來浩瀚八年疏鑿溯平成相親相近多鷗鳥豈我忘機有舊盟從此經黃天蕩泊金山下焦山門收丹徒口水小不得入聞多船停泊待潮時值西北風潮來甚小關不啟者三日衆心共望東南風甚切余不勝焦悶徘徊關上小坐金龍四大王廟見壁上懸掛籤訣一本意欲藉以叩問神明然籤筒無可尋覓姑向神

施禮命意第六籤揀視之訣曰

經營南北與西東事事勤勞總見功目下漫言心未遂時來運至便亨通

知不妨少待然游行岸上殊覺無聊令從者指廟門外碑上一字以決過關回家之機得一逾字余念此字上本從入今碑從便體書人字即現在衆人不能入關之兆但下從從終歸通達之義況人下有一字在中月字在邊意月半邊可通一月則達於家乎越兩日是十四夜風轉東南潮大至外水高內水一尺關夫急忙啟板衆舟擠軋並過乃行才十里又阻月河之淺糧艘適至又空三日得過及二十一日到家屈指距出門之日正合一月竊意籤非

一斑錄雜述

七

抽得字由自揀而已意所命神即憑之此其所以爲神乎然無關係之事不妨問之神明若有關係之事必須裁之以理若盡信之而向神以決可否則悞事者多矣

鬼神定格

常州府城北五十里有鎮曰呂城乃昔呂蒙所築意武夫子不

欲有廟於是當地遂塑顏良爲土神因漫傳此十五里不得建關帝廟并不得懸掛神像與演戲及之若或干犯神譴立至此或鬼神因人之信稍著奇異以要一方香火亦未可知也

小說記孔林三十里草無荆棘自必是聖化所感又云葦宏之

無草爲怨思所積真姬墓在葦草風不能搖爲貞心所屬吳門

離墓碑久仆於地若為立之則城門白晝殺人此乃俠氣所感昭君青塚塞外黃沙白草而塚草獨青此是心終思漢或云塚不生草與外同青又徐州不打春邳州無東門犯之則蝎必傷人甘州城外有鎮風塔明時曾撤之日多大風蘇州城西大焦山開石為用自洪武至今已開而頂上白鶴峯不得動有開盡白鶴峯燒盡蘇州城之語金陵秋試久未出大學題云易遭火燭之忌故出題避之是則難深信也

墳樹生煙

張墅西六里周家橋有黃家宅是乾隆間黃成章所建聯並又建祠堂與墳墓成章無子均不惜工費盡力致之今其嗣子已故孫

一班錄雜述四

三

聚賓猶守舊業今歲庚子二月二十日辰刻墳內柏樹百本枝葉叢茂忽生煙如焚遠近集而觀者千百人聞樹上有聲亦畧如焚然無火焰上騰亦無灰燼下墮擲以磚塊則著處煙一轟聚賓具香燭祈禱無應至未末方止樹色雖不焦黑而皆變黃閱兩月青翠以次復舊余家祖墳在宅南二里嘉慶二年柏樹忽變黃色當時未加詢察後知亦為生煙之故因言前事而知嘉慶五年臘月徐六涇港口有武生王某者其祖墳曰王典墳忽樹上生煙如焚入夜并有紅光如火凡三日夜柏與榆共五百二十本皆黃如死至次年三月尚不滋長某本不足因賣此樹

枇杷

枇杷惟三吳為佳更以洞庭山白沙種為上遠省邊方雖亦有而不大肉甚薄且中含脂水可厭然南海春季已熟島夷之地早春已熟則又以時異也

瓜

西瓜前只有紅黃二瓢今則雪瓢愈佳香瓜他方未有惟吳中有之前只有長圓青白數種三十年來又有梨瓜二十年來更有洋瓜種愈佳矣然不耐久惟西域哈密瓜為古今上品其形與長番瓜等其香味與洋瓜相似而細膩過之當地以七分熟者裝桶車載入關有取者沿途以次剔去至京則熟及十分恰可呈進各省大員或上邀

一班錄雜述四

幸

御賜則其至已在冬季可云耐久矣

櫻桃九熟

櫻桃古稱崖蜜產洞庭山者粒大而佳山有鷹鶴鳥雀辟易藉少傷損人家種植網遮匪易歲逢立夏即自紅熟杭州同時堪登盤俎者并櫻桃有九俗稱櫻桃九熟余見余穉乾隆中常昭有畫且題詩曰

梅脆櫻紅豆莢鮮玫瑰香暖麥秋天山厨正熟松花餅煮茗同

參玉版禪

櫻桃鮮者固佳若剔去核水漂糖煉日乾成脯尤佳

竹種最多其萌為山蔬第一最早者燕來時即萌名燕竹笋次則



象竹笋最晚莫如斑竹笋竹雖歲寒不彫然喜暖利南方毛竹笋  
來自浙地大倍象竹若安南大竹圍圓數尺一節截作兩桶盛水  
可數石余曾見之其笋至大惜不得食也

蠶豆剝取嫩子供饌洵稱佳品足並嘉穀他方間有粳性者須辨  
用毋悞認他方必無佳者

茶貴新鮮則色香味俱備色貴綠香貴清味貴澀而甘啜茗可以  
祛腥膩潤喉吻不必希盧陸高風而齒頰饒有韻趣浙地以龍井  
之蓮心芽蘇郡以洞庭山之碧螺春均已名世然我虞山亦產茶  
嘗至普福維摩僧出供客其佳不亞蘇杭特不可多得耳若安嶽  
六安茶湖北安化茶四川蒙山茶雲南普洱茶與蘇杭不同味不

一斑錄述四

圭

善體會者或不知其妙若閩地產紅袍建旗五十年來盛行於世  
竊以為非正味也

玫瑰花其香甚濃開人肺腑悅人脾胃借梅酸餽漬之極佳

青梅子在樹纍纍可觀供盤對酒亦可食種甚多如消梅杏梅桃

梅松梅不可枚舉余素畏酸今則畏酸如虎概置勿論惟梅至五  
月而黃開有六月八月黃者更有石梅十月尚青人以下品目之  
余則以為罕物當珍也

麥蠶清香可口以此嘗新亦頗不俗

松花粉摘其蔬曬而取之無臭無味藉拌餅餌其色黃可取

水地豌豆小而子甚圓煮食亦香甜然余謂是不足並以上各佳

品當易芥菜以湊九物芥菜鹹而陳之為上品鮮時亦有味也

三吳海物

吾鄉地濱江海水族實多初春刀魚即鱈河鮓仲春鮓殘鮓俗稱鮓  
春鮓魚鮓魚此雖生於江海之交而不入鹹水若四月煮魚五月  
黃魚來自洋中鹹水而不入澹水彼此苟易其所無不立死惟鮓  
魚白戟著甲鮓魚本生澹水若至海口與鹹水習其性漸化漁人  
網得數十筋者慮其重大倔強則備內地帶出澹水將魚當頭一  
衝而魚即暈如死乃起得之突之諸魚時至皆乘春夏發陽之氣  
欲生子而然也

鳥雀時來

一斑錄述四

圭

鴻雁秋來為避北地嚴寒冰凍不開無可覓食故也春暖而去為  
欲乳卵故也南方地性不宜不可以乳卵

春燕入人室亦為乳卵巢於梁避蛇鼠也秋去或棲海灘蘆葦與  
深山巖石時不乳卵故無事依人

戴毛鷹初秋至黃雀深秋至菜花鳩首夏至皆覓食得所欲也近  
十餘年來又有鳥類戴毛鷹四五月農忙時至其鳴曰鬼鬼鬼谷  
土人呼為催忙鳥向所無也

常昭土產

常昭兩縣田地共一百六十七萬人口幾近百萬米麥棉豆菜三  
農所藝綿布紵布女紅所成若牛羊雞鶩鴨菱茅檐多所蓄池魚

海物禽鳥水陸亦多所產然此實同鄰境求其不同者計之有如桂花香收乾桂花爲之製成珠串煙盒帽架等事足充土貢又如老透雲陸店線香雖郡城孫春陽朱東陽名店皆來販取他如南鄉螃蟹其爪黃色曰潭塘金爪蟹白淨而肥不腥而香洵深秋異品冬來芹菜青嫩芬芳亦一方所獨山麓松菌熬油澆麪絕佳而人必稱三峯僧院所供爲上者以游人出北城流連山水七八里至彼飢者易爲食也茲數者他產雖優終不能及

科場之盛

道光丁酉科江南秋闈士子進場至一萬六千餘人爲從來人文之極盛有題於號曰此地不來非好漢再來不值半文錢然自古

一班錄雜述四

幸

授巍科者何必聯捷或改之曰得中再來亦好漢不來不值半文錢

題詩被斥

道光庚子 恩科南闈有歙縣士子被貼以卷上白題集唐詩四句云小廊迴合曲欄斜指點龍游是妾家燕子春來秋又去瀟瀟風雨泣楊花此與前記道光五年事畧同是歲試期因大水晚一月去前次辛卯科十年來兩逢大水改期也  
上年已亥科金陵河棚有妓徐大姑娘字壽卿者通文墨不重財賄而重詩句相訪者詩不佳卽不納有士子某以楊花詩四首往謁徐不勝賞留與盤桓兩宿值文宗錄取遺才某因得意太過竟

將楊花詩題於卷後被斥徐輕而絕之某徘徊河岸幾同卍子無歸余視其詩而笑曰此我同里秦藕香詩也何得漫爲盜襲買笑青樓且至悞及功名乎不得不錄詩證之

卷簾斜日影漫漫撥入游絲弄晚寒飛處問誰同雪賞開時有客怨春殘生來薄相原非福竊附芳名豈耐看一種閒情易撥亂幾回吹散又成團

纔看點點硯池旁又逐輕身蝗過牆畧似客游蹤不定絕無人捉影何忙照來流水三生悟趁得斜風一味狂只怕幾絲寒食雨霑泥身世太淒涼

愁思縱橫別緒縈自家行止欠分明寒鴉落拓歸何處清淚飄

一班錄雜述四

幸

零過此生漫與梨雲同曉夢不如蘆雪少春情相憐只有魚兒好未化浮萍已識卿  
開不成開落已先東風飄泊向誰邊任旁人識無才思愛小名曾入管絃此後雲泥能定否從前眠起太安然百花飛舞休相傲畧借吹噓也上天

金陵雜事

金陵城九門聚寶通濟正陽南朝陽東太平得勝前名神策皆面儀鳳石城西門三山皆西門城內另築城界東隅爲滿城紫禁其又有三門西門南門太平門在滿城外秣陵集繪圖未準金陵貢院明紀綱故宅也至今凡至秋試入貢院先一日必祀之

以少牢不稍懈

後湖極廣大菱與芙蓉無際登雞鳴山即昔日臺城望之一大觀也中

有島舊時為沈萬三花園

道光壬午城西驍騎營修護國菴掘土得一碑乃紫陽自書五言

絕七言絕兩詩其七絕云白雲薄薄水洋洋雞犬相聞又一鄉逢

著老人不知姓一瓢酒飲水雲涼其五絕不及錄此碑現嵌菴壁

可考

塞外虎鹿

塞外虎最大有至五百餘觔者中土至大之虎不過三百五十觔

最小一種曰山貓只百餘觔耳塞外鹿最大者至七百餘觔角長

一斑錄雜述四

美

尋丈以久而小種類不一然終是一物月令仲夏之月鹿角解今

猶是也而仲冬之月鹿角解意塵是北方之獸南方無之

松竹海洋

松竹梅稱歲寒三友實則竹利暖地古云北地多竹今則絕少若

松在塞外迎秋落葉故出塞者見青松彫謝知身入絕域南來者

見綠竹滋長知地近江南

外洋水至清全無山島見島嶼相望知已在內洋見水漸渾濁知

已近內岸在外洋中見日正偏南知尚在赤道以北見日正偏北

神驚因喜

知已在赤道以南見白鳥高翔即知有山島在近也

人家將有異常之事則神驚甚之而至變怪均主不吉前書以妖

孽該之矣豈知鬼神知機但驚有非常之事將至而究不知其事

為何事亦不知其事將何如故變怪神驚主凶者百而主吉者亦

有其一傳聞前輩某公大魁天下其家中變怪百出闔家惴惴而

狀頭報到道光甲午同里遵遠徐元達發解亦然

竹刻

嘉定縣竹刻極雕鏤之巧傳聞始其事者為前明朱鶴字松鄰鶴

子纓字小松孫稚征字三松三代皆讀書文雅士而以雕刻為餘

技至今擅其技者不聞流傳他邑而所刻一切誠足供賞玩五年

前偶至支硎山吾與菴見有以大竹拼湊刻成如來佛一尊踟躕

一斑錄雜述四

幸

石洞內石洞亦竹刻勢極玲瓏石縫中又雕成竹枝層出竹葉皆

生動如真共高約三尺洞上又有藤蘿倒垂洞前另有一松一楓

兩樹別倚一巨石挺生比洞石稍高又有藤蘿繞樹而上幾處掛

下無不古致可嘉純似天成無一絲勉強明知是大竹拼湊却不

能尋其聯屬之跡可云極人工之能矣想此非數千工不克成云

是前任藩臺慶公嘉雕工妙手故令為此而捨於廟者外護紅木

神櫺窗用玻璃以隔塵穢竹刻若此亦觀止矣

笋石

石中生就之質節節直上下大上尖渾如一笋解成石板兩面相

同或一笋獨立或兩笋長短並排其旁石質青白或兼有山坡雲

秀等形製為插屏等物為玩珠佳余曾屢見後知此石產荊州府所屬容美山內

大玉

回疆于闐產美玉白者如脂黃者如蠟更有赤者如血青者如龍黑者如墨備五色也蘊天地之精華石中竟含九德乾隆四十年時其地貢大玉高七八尺圍一丈幾尺後聞依大禹治水圖伯益縱火禽獸蛇龍皆逃匿狀發揚州建隆寺治之後於嘉慶開其地又得大玉如屋重七千觔者一五千觔者一回民舉解登程後知未準解京即解至之所從而棄之也蓋前以遠琛來獻俾同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後則不寶遠物而所寶惟賢也

十班錄雜述四

末

虞山拂水

天下谿山瀑布多何可計獨我虞山之西由洞天福地坊上陡坡一里有半至劍門石勢巖巖曲折而上又數百武至山巔有祖師廟東即齊女墓也廟前有小溪流水向外過橋下數丈至懸崖而瀑若遇西南風緊則瀑水蕩漾半皆翻轉向上近則石壁石橋遠則僧房佛殿皆水所能到名之曰拂水洵無雙之奇景也然去城暨六七里風水又不易湊合不得見者多焉余曾兩見未始非人生之幸漫為拙句記事錄於後

虞山西崖高千尺絕壁中分如劍劈路盤三折勢峻峭攀石捫蘿喪魂鬼行行漸到古寺前寺前崖豁鳴流泉流泉下注忽無

地凌空百道飛嵐煙陡然天風西南來逝水全川半勒迴水綽蕩漾珠簾舞翻上層巒如白雨山橋石壁兩淋漓豈是蛟噴與龍吐我立橋頭喜欲狂霑衣濡帽猶徜徉斂容却走依廊廡雨花飛逐還如縷心疑此雨天上來翹首青天日正午

阿魏

撒馬兒罕東五百里有國曰沙鹿海牙地生臭草高尺餘葉如蓋煮其葉成膏即阿魏他書所載皆未實故著之

大樹

中國大樹樟樹榕樹栲樹黃穀樹銀杏樹其壽皆可永世故其勢皆至參天然大不過數圍而已乃松江柘林城有大銀杏大數十

一斑錄雜述四

末

圍根蟠一城相傳為宋時物海船收口望以為的則算二少雙之樹也

萬民留葬

于公宗堯年十九歲以父蔭除常熟縣本聖賢之骨為神明之吏抑貪橫而矜全良善鋤強梗而申雪冤愆雖老吏弗及不幸蒞事四載膺疾不起臨終遺牒以申上官不啻一字一淚恭錄於左申為

國恩未報憲德未酬伏枕哀號叩賜矜全施澤存沒事 某粉榆陋質幼叨父蔭於康熙七年四月二十日到任歷今四載慎守官箴從無踰越賦性孱懦又兼煩劇之區催科寡效撫字無能遂

致積勞成疾於本年三月間忽生癰毒潰流不止然不敢遽以病告者將留此身上報

皇恩而副憲裁耳詎今日漸沉重有不禁哀鳴者 某遜年錢糧因軍餉孔殷止有移緩就急並無絲毫侵欺遞年刑名為地方凋敝悉皆化為無並無錙銖點染唯是受事以來不徇情面不用吏胥祗盡必嚴除惡務盡而吳下刁風凡遇卸事之官輒受窘迫或棍徒媒孽其短長或胥役乘機而舞弄前事之鑿真可寒心 某生平自維夢覺無愧獨痛年甫二十三父母俱亡有妻無子胞兄遠在京旗男婦凡百餘口未知置身何地言之淒絕伏乞憲臺大沛澤枯之仁慈實示嚴檄飭行署官使榮孤孤接

一斑錄雜述四

事

得守候交盤其一應任內錢糧冊籍仍著各經承澈底清造毋致 某身後朦蔽生姦家室免於流離則白骨生肉生不能犬馬死亦効銜結矣

公初歿停喪署中諸紳矜為之經理喪事百姓扶老攜幼提冥鏹蔬酒踴踊號慟奠於靈前者不知其數問之多悲不能言訃至京公兄宗韓兼程至謀所以歸從水則有風波之險從陸則有顛簸之虞擇日將行喪至北郊火化孳公骨以歸百姓聞之無不大慟曰吾父母也奈何欲火吾父母乎至其日五更先有人塞北城門眾百姓號慟聲徹上霄臥轍挽留時喪在道宗韓不許將近北關百姓搶攘昇轉權厝於今之祠中時有邑人瞿式飛深感公恩以

其屋為公祠眾因就之宗韓曰承諸父老挽留亡弟之柩不容火化但作何計較眾願留葬虞山宗韓曰近例凡八旗人丁客死者無論現任官軍不許營葬所住地方奈何眾泣告曰行將奔控督撫請疏具題

聖明在上應順民心而破舊格桐鄉朱邑可法也宗韓泣謝曰亡弟何幸諸父老愛戴若是果請於時巡撫慕公天顏題准士民相度西山某字圩而葬公焉大署其碑曰萬民留葬

揚州今昔

揚地繁華莫盛於乾隆五十年以前園庭之富麗裝點之新奇今日已非昔比丙戌余偶至其地知舊日規模只有一二存者稍為

一斑錄雜述四

事

志之以備後日之考

自鎮江渡江長江開收瓜埠鎮已行小港糧艘別有七里過關左岸有 大行宮錦春閣臨河一面圍牆上露廊樓長亘數十丈

又行十餘里至三义河左岸有高口從日從文寺正殿黃瓦所蓋時以木支撐急待修治場有康熙乾隆

御碑此寺甚大法課清嚴僧眾多靜修者 寺西有行宮前有朝房 寺前有九級浮屠

前路盤旋六七里前後兩灣相望桅檣甚邇 又北十餘里遙見

一白塔即揚城南門外壘相也 至南門兩岸皆極繁華處轉東

行城下過朝關門有轉北過徐寧門缺口門東關門又前泊便易

行城下過朝關門有轉北過徐寧門缺口門東關門又前泊便易

門在城東內河在岸壩內內水高一二尺不與外通

在內河喚小划船沿北城西行里許右岸有史相國祠堂懸畫像於中東面聯並一堂中有相國葬衣冠墓碑刊

皇清賜諡忠正明督師太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公墓上匾曰丹心鐵石旁聯曰佩鄂國至言不愛錢不惜死

與文山比烈曰取義曰成仁又曰梅花下有衣冠葬席帽時知社稷臣 墓屋後場土岡高僅及尋長約三四丈即名梅花嶺上有

小亭旁有小梅十餘株係新植或前有古梅也

又行而前里許有慧因寺

一斑錄雜述四

又前右岸為小洪園云此園向為諸園中最大臺榭迴廊山石池

沿惜多殘損前因欲邀 御覽外無牆垣障隔舟行如在園中

左岸已是城西北角有大洪園門題虹橋修禊四字前有黃亭園中地迫於城不甚寬而甚深雕窗繡戶左顧右盼應接不暇臨池

有潤竹亭其內有楠木廳石洞穿出別有天地均非尋常可比過城角舟轉向北即過虹橋長橋臥波之外右岸為小洪園西一

面長及一里全園之勝如浮水面左岸長隄一直花牆竹柵名手位置牆刊長隄春柳四大字中有長岡五色碧桃爭麗開以綠柳

畧有亭榭點綴花牆中忽隱忽見隔岸與名園相對峙可稱絕勝又前行一二里右岸茶畦麥隴黃綠如錦中有湖石假山尙存或遠或近或大或小無非廢園遺址 左岸樓閣玲瓏有魄白重瀾

綠書糝青甚妙內係大酒館然所治殺饌不似吳下不足為佳

又前行左為小金山寺在水寺亦可游右岸皆廢園也

又前即長春橋左岸牆刊邗上農桑四大字中有 聽機樓過橋不遠右岸為桃花菴鹿眼紅籬內襯黃牆又有應時花卉相

映帶景亦絕勝內有浮筠舫六如軒三賢祠及軒閣迴廊開以橋隄並有佳致

迴舟仍過長春橋歧而右轉過小金山至五亭橋橋面昔建五亭今無左右蓮性寺稍覺冷落有南無塔式如圓花瓶在高臺之上與他塔絕

異 過五亭橋而前左岸有春臺祝壽坊此一帶臺榭軒閣斷續相接

一斑錄雜述四

長及一二里殘損過半有方拆卸未畢者尙有精緻樓閣其匾曰

潔翠樓高詠樓並不可登前河轉北兩岸皆田野過右岸老虎山前有接 駕亭過此則前無去路而泊

上石級百餘步岡頂有法淨寺牆上刊曰淮東第一觀秦少游句襄平高士鑰題江南拙老人蔣衡書 入寺行上首懸示坊樓閣

窗楹雕刻盡細 行下首一軒上有匾曰賢守清風中塑歐陽文忠公像前廊嵌石刊裘日修所繪文忠公像有乾隆壬申夏初

御題詩旁刊正體小字曰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 翁方綱恭臨 後旁屋壁嵌石刊時和筆暢四字又連寫蘭亭一篇皆丁丑

御筆 前廳有匾曰平山堂廬陵歐陽修題楹聯曰隔江諸山到

此堂下太守之譙與眾賓歡 此寺在岡頂與觀音寺相並隔數百步 行宮在岡前泊船之近中有尺五樓等所

永樂北征一

永樂初北方久不靖七年春遣給事中郭驥使本雅失里元後為所殺七月遣洪國公耶福武成侯王聰等統兵十萬討之悞聞本雅失里新為瓦刺襲破福自率千騎先馳乘勝渡臚胸河中伏福及聰等五將軍皆沒帝故決意親征或曰帝以傳聞驥尚在元嗣君處親征凡五集返壁也八年二月以北征詔天下

二月初十日駕出得勝門文臣金幼孜楊榮胡廣扈從兵甲車旗之盛躍於山川

一 班錄雜述四

畫

二月十三日度居庸關人馬輳集僅容駕過晚次永安大雪

二月十四日大風寒甚且行且獵午後次懷來

二月十六日發鎮安道旁有土垣如小城乃元時官酒務每歲駕幸上都取酒於是午次雞鳴山相傳唐太宗征高麗登此雞鳴故名迨元順帝北遁此山忽崩聲如雷

二月十七日發雞鳴山上有斥堠下有故永寧寺基其西北崩處土石猶新其下即渾河流出盧溝橋行里許路甚窄人馬輳集危迫殊甚又三四里渡橋山下有土垣是元時花園尙存舊柳數株又行二十餘里過均兒山險同雞鳴下臨河水路陡絕積雪凝附車行馬驟毛髮栗然過此山漸平帝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

二月十八日午次宣府帝閱武營內

二月二十四日渡一河水迅疾及馬腹近岸冰未解水從下流人馬從冰上渡不勝戰栗前入山峽又登山而下六萬全風寒雪

二月二十五日發數里至一城帝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入德勝口甚險山皆碎石若堆栗然入關石峽兩壁如削車馬壅塞拆關垣以度積雪未消地凍冰滑馬蹄時踏人下馬便旋靴底露雪上馬兩手攀鞍皆凍不能屈伸二十餘里上野狐嶺風沙眯目小石擊面人面風吹皆紫黑下山度關至興和城北下營帝曰足寒不要附火只頻行自暖金幼孜何在勿凍傷其足

二月二十六日帝祭所過名山大川謂幼孜等曰地勢遠見似高

一 班錄雜述四

畫

阜及至又甚平坦此陰山脊故寒過此又暖

二月二十七日帝閱武天晴大風忽陰大雪

二月二十九日獵者得黃羊至

三月初二日駐蹕興和賜幼孜等食黃羊

三月初七日過鳳凰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即元之中都此處宜牧馬西北有海子駕鷺鴻雁滿其中遠望如人立者坐者行者聲效者白者如雪黑者如墨馳騎逐之飛起旋又蹶躩迴翔於水次午次鳴鑿戍帝指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有小伯顏山

三月初八日駐蹕夜帝坐帳殿前望北斗正在頭頂

三月初九日帝閱武營師列陣綿亘數十里旗幟鮮明戈戟森列

大飲將士

三月初十日行山谷平曠見鹿蛻角於地長數尺槎牙如樹枝東北有山即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長隱隱如雲霧層疊即小伯顏山遠望若高少焉至其下則甚卑沙地平曠多鼠穴馬行多陷漸近一山諸軍掘井所出之沙有黃如金者白如雪者又有青黑者傳觀中官射一野馬進帝曰此野驪也又行數里前望如水近則如雪乃是鹽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峯即小伯顏山也帝登而下見草閒有兩路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而成駐營少水軍士多不食夜大雪盈尺次日以雪供炊皆足

三月十六日幼孜分路迷入橐駝山谷中有泉甚清旁多豐草閒

一斑錄雜述四

妻

無一人鹿蛻角滿地有人家居址墳塋遇數卒驅驪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山轉深登高岡一望蕭條勒騎回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忽有軍帥過見幼孜三人亦下馬同坐草閒皆不知駐驪處因分路尋之由東北峽中行見有小石頂大石層疊高低如人所為者自興和來但見荒草惟此石壁上生栢一株青翠可愛行峽十餘里途窮復回忽中官二人來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行山谷盤山頂下山麓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又渡大川經山麓泉潄潄澗深馬不可渡乃休息泉上

三月十七日由山開東南行數十里雪漸大隔山隱隱聞銅角聲過一山見隊伍前進知大營在前五十里至錦水磧見帝告迷路

故帝笑曰爾等疲倦且休息

三月十九日行十餘里道旁見古城帝曰此答魯城也朕嘗獵於此帝登山射黃羊午次環瓊園有榆林烏鳶

三月二十日次壓魯川水鹹炊飯黃色食難下咽

三月二十二日次金剛阜曠野無際地生沙葱皮赤氣腥臭沙蘆蕨根大者徑寸長二尺辛辣微苦食之作蘆蕨氣

三月二十四日夜甚寒視水成冰

三月二十五日次小甘泉有鴛鴦海子頗大水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

三月二十七日掘沙穴中跳兔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兔爪足則

一斑錄雜述四

妻

鼠尾長端有毛或黑或白足前短後長跳躍以行犬不能獲詩所謂躍躍兔免者也有海子出鹽色白瑩潔如水晶疑即水晶鹽也

三月二十九日次清水源有鹽池鹽色或青或白軍士皆取食

三月三十日駐驪清水源去營六七里地忽出泉人馬俱足

四月初二日幼孜進神應泉銘

四月初五日發清水源過此坡陀漸少大風寒幼孜帽被風斜常以手執帝笑曰今日秀才酸矣晚至屯雲谷清水源載水來炊

四月初六日早發霜氣甚寒皆衣裘狐帽午次玉雪岡

四月初七日過一大坡陀甚平曠遠見一山甚長一峯獨高帝曰此賽罕山華言好山也又曰阿什華言高山也其中人至則風雷



交作故寇不可登不然一覽數百里為所窺矣午次元石坡山桃花叢開草莽中帝登山頂製銘紀歲月命胡廣書之并書元石坡立馬峯六大字並刻於石胡廣優書法時無大筆用小羊毫筆鈎石勒成甚壯偉可觀晚有泉出地如神應泉人馬皆足

四月初九日地平曠至一山谷有舊井二水可飲新掘井皆巖苦過去兩旁皆山晚至歸化甸有泉出地名之曰靈秀泉

四月十二日早發山谷多鼠穴馬行多踏行二十餘里地多美石有如琥珀瑪瑙碧玉者其光瑩然多拾以為玩午至楊林戍亦多美石不如前佳晚有泉出於營之西南命之曰神泉

四月十六日次禽孤山東北山頂有巨白石

一斑錄雜述四

美

四月十八日行沙陀山桃花滿地又榆林叢生鷹隼集於上甚晚固舉手可探午後至廣武鎮川中有土城基是國初征和林時所築以屯糧洪武二十一年藍玉大破北寇塞外盡平脫古思林木耳依其丞相咬住於和林二十三年傅友德王弼從燕王晉王征和過川有泉泥臭馬皆不飲西南山峯甚秀帝欲刻石林咬住降徧覓得一石畧可書風雨忽作遂下至營復命帝曰人言此山有靈異遂命之曰靈顯翠秀峯

四月十九日晚次高平陸無水於廣武鎮載水來此晚炊

四月二十一日次捷勝岡有泉湧出名之曰神泉山多雲母帝命胡廣書捷勝岡雲右山刻於石

四月二十二日行數十里荒草無際次清冷泊有泉湧出名之曰

瑤應泉

四月二十三日次雙秀峯無水自清冷泊載水來炊飯帝以遠勞出塞與士卒同甘苦以橐駝所載水徧給衛士視軍士食始進饌四月二十六日至元雲谷使臣舒百戶自瓦剌回言彼事夜命寫勒以璽覆地伏而書之書畢已四鼓矣

四月二十八日東北有山甚高大蒼翠如江南諸山其下一峯上多白石元氏諸王葬其下晚至長清寨有清泉賜名玉華泉夜帝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

五月初一日渡一岡遙見臚胸河又前臨河立馬賜名飲馬河水流迅疾向東北兩岸多山榆柳夾岸水中洲渚皆蘆葦青草長尺

一斑錄雜述四

美

餘云不可飼馬飼則成病水多魚有以獻者駐營河上

五月初二日賜扈從諸臣食鮮魚

五月初三日順河流東行午次祥雲巖

五月初四日次蒼山峽哨馬營獲敵騎四五人得箭一枝馬四匹來獻

五月初五日次雲臺戍地生野韭沙葱人多采食又有金雀花花似決明莖似枸杞有刺葉小圓而未銳又有一種黃花茶花大如荷葉大如指長數尺人皆采食

五月初八日獲一寇知本雅失里西奔兀古兒扎河晚遂渡飲馬河下營

五月初九日帝定以輕騎逐寇使人各齎糧二十日其餘軍士令  
清遠侯率領駐劄河上

五月初十日駕已發哨馬營獲寇數人及羊馬輜重來大營清遠  
侯遣人護送馳上帝所可用為鄉道

五月十三日帝遇寇於幹難河大敗之本雅失里以七騎遁

五月十九日捷音至大營

五月二十日駕回飲馬河

五月二十二日分軍由飲馬河先回帝以騎兵追逐餘寇東行是  
日發平寇詔移師征厄魯特甚忙迫

五月二十四日循飲馬河南東北行午次蟠龍山大雨平地流水

一斑錄雜述四

甲

五月二十六日離飲馬河取便道入山晚次定邊鎮無水載水為  
早炊

五月二十七日午渡河水沒馬及腰暮至雙清源夜禁火

五月二十八日至河干水益深用柳枝縛筏以渡得一木板上有  
番字譯之乃祈雨之言番中有此術也

六月初二日午經闊灘海子有山如長隄以限海水此海一望無  
際水中高如山白浪隱隱自高而下近處若地勢極低理不可曉  
帝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等七河注其中

六月初六日渡澄清河入柳林柳蒙密不可行下皆汗泥行五六  
十里下營大雨如注至晚不止

六月初七日凡四渡河河水甚急午次克忒克刺華言半個山甚  
峻拔入此河稍狹山攢簇多松林帝曰此景甚似江南至前山水  
益清秀可愛不謂絕域中有此奇觀晚次蒼松峽兩岸坡陀閒樹  
林翳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荒草深數尺草梢已為馬所食  
獲寇二人知寇曾經此

六月初八日渡泥河數次兩岸泥深人馬多陷晚過黑松林蒼翠  
可愛少憩日沒復行乘月入山谷倍道兼行上坡下澗不勝崎嶇  
月落咫尺難辨至平川多沉淖導導亦惑遂止飛雲壑

六月初九日行二十餘里過數山前哨見寇列陣以待帝飭諸將  
嚴陣先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地勢見寇出沒山谷中少頃遣人偽

一斑錄雜述四

甲

降帝知其詐亦給之又行數十里寇選鋒以嘗我中軍帝麾宿衛  
立摧之寇披靡追奔數十里駐靖魯鎮

六月初十日無水將士皆東行渴甚以衣於草間搜漬露水扭出  
飲之行數十里始得水

六月十一日帝率精騎窮追潰寇棄輜重滿山谷晚次長秀川  
輜重彌望

六月十二日隨川東南行寇棄牛羊狗馬滿山谷

六月十三日帝逐寇山谷又大敗之久方回營  
六月十四日渡河泥深陷及馬腹餘寇尙來窺伺帝按兵佯以數  
人載輜重誘之寇競奔中伏生禽數人餘多死寇由是絕乃班師

六月二十二日發淳化渡河水深及馬鞍又入一澤中長六七里  
草深泥水相交又渡兩河行泥濘幾陷

六月二十三日行入淙流峽一水中流路傾側與水縈迴甚險凡  
七八渡高下升降人馬俱疲

六月二十七日發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拂面嚼嚼晚次  
通川甸即應昌東二海子開帝登山遙望海邊石山即三石山也  
西南曼陀羅山下有寺基元公主造寺出家於此

六月二十九日發金沙苑是程多水途邊多榆柳沙陀高低樹青  
沙白行數十里有大海子伐木為橋以渡

七月初二日次開平元時殿址猶存荒臺斷礎零落野草開帝在

一 班錄雜述四

畢

軍念軍士勞苦每蔬食是日宴賚始復常膳

七月初四日次環州帝召賜諸臣瓜果

七月初五日次李陵臺渡數河水深及馬鞍

七月初七日經元西涼亭故址四面石牆未廢殿基樹木已成抱  
殿前柏兩行仍在

七月初八日入山峽路甚險如行夾城中

七月初九日次龍門兩山對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由水中行

七月初十日次燕然關

七月十一日次長安嶺至此方出險

七月十三日次懷來

七月十五日過居庸記關內橋自八達嶺出關口凡二十三橋  
七月十七日駕還北京

永樂北征二

九年厄魯特貢馬

十一年本雅失里為其下馬哈木所弒立答里巴為可汗帝遣使  
招徠之馬哈木留勅使不遣帝怒切責之冬馬哈木擁兵飲馬河  
將入寇帝詔親征

十二年發山東山西河南鳳陽淮安徐邳民十五萬運糧赴宣府

二月大閱

三月十七日帝躬率馬步官軍五十餘萬往征瓦剌北寇答里巴

一 班錄雜述四

畢

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辰出安定門皇太孫從

三月二十日度居庸關

三月二十五日次宣府

四月初六日駐沙城大閱

四月十一日次凌霄峯雨連宵不止甚寒

四月十二日次大石鎮無水暗宿

四月十四日霜寒

四月十八日次錦雲積大風雨雪

五月初一日早寒午次楊林戍

五月初九日大雷雨下雹如雪積地二三寸

五月二十三日午次飲馬河微雨晚晴

五月二十七日移營於飲馬河北十里凡五渡河暮大雷雨

五月二十八日次飲馬河

五月二十九日自飲馬河北仍五渡河次飲馬河西三峯山

六月初二日發清流港微雨循飲馬河行二十五里晴下營午後再行暮次崇山塢無水暗宿

六月初三日次雙泉海元太祖發跡之所舊有宮殿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中闊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刺河寇常出入之處也

一 斑錄雜述四

備

六月初四日次雙泉海前哨見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退去

六月初五日前哨馬遇寇交鋒殺數百人寇宵遁

六月初七日次急蘭忽失温寇首答里巴同馬哈木太平把禿罕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列於高山之上可三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帝躬擐甲胄帥精銳先往各軍隨後整列隊伍寇下山迎戰火鎗四發寇驚走復集於山頂且戰且却將暮帝以精銳前驅奮勇力戰寇大敗死傷無算皆號痛宵遁斬其王子十餘人部眾數千級追奔過兩山馬哈木等脫身遁帝欲窮追皇太孫請及時班師乃詔班師宣捷於厄魯台

六月十一日出三峽口餘寇復聚山上又有數百人據雙海子擊

以火鎗寇先後皆遁晚次雙泉海

六月十三日次飲馬河清源峽以下數日皆循飲馬河行

六月十七日過飲馬河西北三峯山而東南下營阿魯台遣頭目數十人詣軍門謁見帝賞賜慰勞遣回

六月二十日渡飲馬河循南岸東行次日復然

七月初一日次玉帶川大風微雨

七月初七日次歸化甸

七月十三日次錦雲磧帝召賜諸臣食燒羊燒酒是日立秋節

七月二十二日次宣府雨

八月初一日駕由安定門入北京

一 斑錄雜述四

聖

永樂北征三

十三年春馬哈木貢馬謝罪且還前所留使卑詞帝慰撫之

十四年春阿魯台敗瓦剌來獻捷自後阿魯台又為瓦剌所敗窮蹙南竄帝納而封之數年生聚繁富浸桀驁拘留朝使出沒塞下為寇

二十年春阿魯台大入興和殺都指揮王瑛帝決意親征命皇太子監國

七月帝至開平謀報阿魯台攻萬全帝曰詐也慮我搗其巢以此牽制耳疾驅之次殺古源阿魯台盡棄其輜重於闊濼側而遁命焚之收其牲畜而還帝曰阿魯台恃逆恃兀良哈為羽翼也當移

師前之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並進與遇敗之追奔三十里斬其部長數十人

八月諸將分道進者以次獻捷下詔班師

永樂北征四

二十一年八月邊將言阿魯台將入寇帝曰彼意我不能復出爾復自將征之命皇太子監國

十月大軍至陽河聞阿魯台為瓦剌所敗部落潰散遂駐軍王子也先土千率所部來降帝大喜封為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賞賚甚厚遂班師

永樂北征五

一 班錄雜述四

崇

二十二年春阿魯台犯大同忠勇王金忠已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請討之開平守將亦勒如金忠請帝勅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各選馬步兵至

三月朔大閱

四月初三日以親征北寇告天地宗廟社稷命太子監國

四月初四日車駕發北京

四月初十日過居庸關

四月十七日帝千秋節禮部請賀却之

四月二十五日次隰寧忠勇王所部獲諜者言去秋寇已先聞出兵挾其屬遁及冬大雪丈餘牲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兵且至

復通往答蘭納木耳河趨漠北以避帝命諸將速進

五月初五日次開平士卒有霍濡者時塞外尚寒帝撫恤之

五月初十日帝諭楊榮等曰朕昨夜夢神告曰上帝好生者再此

何祥也榮等對曰陛下好生惡殺格於天除暴安民而若玉石俱

燬惟陛下留意乃勅罪止阿魯台一人所部頭目以下悉無問

五月十一日命痊道中遺骸帝親為文祭焉

六月初一日次金沙礫得寇馬九匹帝曰醜寇多詐慎防毋怠

六月初八日次天馬峯窮搜山谷宣陽候陳懋忠勇王金忠英國

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回奏言臣等搜尋三百餘里已至答蘭納木

耳河瀾望荒草寇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疑寇遁已久

一 班錄雜述四

崇

六月十二日次翠雲屯帝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北地早寒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古時王者制夷狄驅之而已不窮追也朕志已定其旋師

六月十三日命諸將分兵兩路南歸不可輕忽須嚴兵殿後晝夜

警備如常

七月十一日次通津戍地平廣多糜子軍士馳騎犯之急下令凡

種藝無居人者皆勿犯

七月十五日次蒼崖戍帝不豫

七月十六日帝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

七月十七日帝崩秘不發喪含殮畢所至朝夕上膳如常儀大學

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赴皇太子

八月初一日靈輿渡開平

八月初七日次鵬鶚皇太子命至哭迎軍中始發表六軍號慟

八月初九日入居庸關百官縗服哭迎

八月初十日及郊皇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

三保太監下西洋

自古帝王以征討定天下者皆所向無敵獨至海洋遠服必有不克遂所願者如唐太宗兼併羣雄伐高麗而無功元世祖混一區夏討日本而挫折是也獨明成祖宇內既平五次北征出塞又使

一斑錄雜述甲

獎

內監鄭和招徠海外島夷治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有二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自蘇州劉家河出海過福建五虎門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西洋諸國宣天子詔資金帛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臨之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星槎所歷三十餘國其耗費不貲而得無名寶物亦不可勝計一時陸壘水慄窮洋遠近莫不來享來王自後凡奉命海表者必盛稱和以夸外番蓋為有明之盛事云

第一使永樂三年六月命鄭和副以王景宏等通使西洋至五年

九月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獻所俘三佛齊酋長戮於都市

第二使永樂六年九月再使往錫蘭山截破其城禽其王九年六

月獻俘於朝赦不誅釋歸國

第三使永樂十年十一月再使往蘇門答刺禽其偽王子並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

第四使永樂十四年滿刺加古里等九國咸遣使朝貢辭還復命和等往賜其君長

第五使永樂十九年春使和等復往二十年八月還

第六使永樂二十二年正月舊港佛齊酋長請襲宣慰使職又使

和齋敕印往賜之冬還成祖已晏駕

第七使宣德五年六月又使和等歷往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畧記各番貢物珍奇於左

一斑錄雜述甲

舉

真臘國即今之暹羅貢金縷衣象五十九

阿丹國貢麒麟前足高九尺後足高六尺頸長一丈六尺頭有短

角二牛尾鹿身食粟豆餅餌

蘇祿國貢大珠一其重七兩有奇

忽魯謨斯國貢麒麟又貢獅子虎形黑黃色無斑首大口廣尾尖

聲吼若雷百獸見之皆伏地

麻林國貢麒麟天馬神鹿

占城國貢象五十四再貢象五十一

祖法兒國貢駝雞頸長類鶴足高三四尺毛色若駝行亦如之

不刺哇國貢馬哈獸狀如獐花福祿狀如驢

其餘如榜葛刺國滿刺加國須文達國彭亨國蘇門答刺國即今之亞齊柔佛國錫蘭山國暹羅國古里國大小葛蘭國瓜哇國三佛齊國淳泥國阿魯柯枝國西洋瓊里國瓊里國喃淳利國刺泥國急蘭丹國溜山國木骨都東國刺撒國沙里灣泥國竹步國那孤兒國國大小不一所貢有麒麟犀牛象良馬千里駝黑熊黑猿白鹿火雞鸚鵡倒掛鳥珍珠珊瑚瑪瑙寶石玳瑁琉璃器皿水晶寶鏡刀片腦蘇合油棋楠香龍涎香沉香蓮香乳香熟香金銀香檀香胡椒阿魏藤竭蘇木象牙硫磺石青烏木苾布西洋布嘉文簞木棉布燕窩之屬不悉記

附記絕域奇異

一斑錄雜述四

幸

溜山為海島西南極遠之國永樂十年鄭和奉使至其國十四年其王遣使來貢其國居海中有三石門並可通舟地薄曠少民多以魚為糧無城郭倚山聚居氣候常熱人係回回其山下有八溜皆落深也海舟悞人多沈溺又言其國外洋中更有三千溜即弱水三千之說是不可信



一斑錄雜述五目錄

詩言不可誤解	中秋步月	聖賢身教
聖賢必絕異學	援儒入墨	謬解至言
陰陽雜書	談相	推命
命定於天	悞翔為翮	朱子語錄
水銀殮屍	雄黃燒酒殺人	矯誣聖賢
蜀漢舊瓦	巨珠	花寶相因
古今人多誤	一統輿圖	地勢高下
番僧	元代疆域之大	角端
豺	狐疑	南方借寒於北

一斑錄雜述五

目錄

方竹叩竹	雉食毒蛇	淘金
銅禁	禁用銅錢	河豚有毒
傷指殞命	舊夢續成	僧尼多詐
割股過情	出蛟	遺詔不殉葬
多藏寶物	晝晦夏雲	地震
大雪	圓橄欖	果實多年
花卉宜忌	富家幫餉	人參
舍譽星	繼囚	三日瘧
州塘石岸	工作宜知	岳鄂王詩
人身異秉	為夥餘生	今古非遠

豕肉如螢  
老鬼叢話

人鼻罕正

游仙詩

一班錄雜述五

目錄

二

一班錄雜述五

詩言不可誤解

中土三教並立吾儒已多敵國今且不止三教矣可勝歎哉然異學興於中土來於異域皆謂人死有鬼造天堂地獄之說惑人也若知人死無鬼當必渙然冰釋有助之者曰異學之始亦皆有神聖開其端子奉儒教篤信人死無鬼但詩亦儒經也試思申甫嶽降豈非生有自來文王在上豈非逝有所為而且蕩蕩上帝下民之粹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則又何必無鬼神之事人死無鬼其誰信之余聞之而笑且不勝其笑不得不與之辨曰古之作詩者每多形容推廣之語誇張文飾之詞蓋詩之體格不妨如是非若史

一班錄雜述五

筆所記務從其實也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其旨不過謂地靈而生人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旨不過謂文王之德參天地亘古常昭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其旨不過謂上天應必有神聖主陰陽氣運之明命誦詩者均不可拘泥而自誤也若執其詞以為說則有上帝應必有上界推之而凡民之鬼宜必有下界再推之而上界宜必有天堂下界宜必有陰司地獄亦必有輪迴再世之事異學皆藉此倡立邪說為儒教之害而汝且尋儒書之疑義謬其解而為之助也亦太甚矣若異域相傳其地昔有神聖之君者非若我華夏之神聖也祇是逞幻誕說虛無欺蚩蚩之氓使謾信神通羣焉歸附而已豈亦有奠山川平禍患建不朽之功正人倫興教化





致太平之治乎吾方惜域外民庶亦具人心而未嘗讀我儒書又不得者儒碩彥與之啟屯蒙明性道以全人理不謂我儒家之子竟至棄所守而與之附和也夫異端邪說匪今斯今矣一關於孟子再闢於昌黎並不能遏自唐而下如狂瀾之倒而余終望同人有助挽此頽靡也故不得不力申其辯

中秋步月

月至秋則愈潔中秋夜月人所同愛會偕友閑步門外誦秋光一半盡桂魄十分圓句徜徉于大路過一節婦坊友曰是實可敬然亦有不可執一者人家生兒生女總為一脈甥與孫實無差別男子重有後女子宜亦如是儻父母無子止生一女又為人繼妻前

一斑錄雜述五

工

妻已有兒女而已無所生一朝夫死翁姑何害父母則慘然矣是則以再嫁為宜守節為過其餘守節與改嫁尚多兩可者不得槩以凱風相刺也余曰兩可事正多余家有舊僕幼為父母賣來服役父母亡其兄不忍弟之淪於奴隸勉為贖身去無何兄亦亡伊無倚念舊主恩仍來投靠此在余家為忠僕在彼家為不肖子亦未知於何為是也忽有同步月者兩人前來方共論天地之理一謂先有天一謂先有月聞余等言即正色曰婦人以守志為大節男子以能忠為知義豈容兩可余問先生何處來一曰我從來處來一曰我從無來處來余友駭絕拖余疾走避之曰此宋儒也我與爾今宵見鬼不祥孰甚然此殆篤信宋儒者耳豈即鬼也

聖賢身教

隋龍門王通獻太平十二策於朝不用通因不仕或謂之時相楊素曰彼實慢公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若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 通學日益深弟子從之者日益眾買環問何以息謗曰無辨問何以止怨曰不爭通嘗言聞謗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囿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諡之曰文中子是真能以身為教者也宜著之為典則

人情怙過者多克己者少今人聞有議論其非必力為爭辨殊不知我身實在行積無愆苟有以意氣相加者每望見顏色而

一斑錄雜述五

事

自然消釋若我之行已無足服人而徒恃口與人爭辨爭愈力毀愈甚庸人類如是君子當返躬自省焉

聖賢必絕異學

唐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夫能精究者尚不自信可見術數之真不足信也 奕遇病不呼醫餌藥其亦知醫藥不過小補非真能挽回定命者也

奕忿釋氏之左道惑眾嘗上書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賦偽啓三途天途色欲人途愛欲地途貪欲張六道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

福關之人主貧富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藉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良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是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令匹配即成十餘萬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僕射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無君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時朝廷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乃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庸穢穢者勒還

一斑錄雜述五

鄉里

後太宗朝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死復咒即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勝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咒之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 又有婆羅門西域僧獻佛齒物莫能傷以之擊物則物必傷損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西方有金剛石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盍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宋哲宗時有范鎮者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淳白坦夷

不言人過天下稱之曰范景仁司馬君實不敢有所軒輊

援儒入墨

佛教流入中國聞之者多信之者愈多然妄說輪迴守五戒修行人猶易惑若一念西土喇嘛活佛之行爲其是非顯而易見人苟論理勢必并中國所行之佛教亦不能盡信矣乃前明有諸生沈祿宏者以儒服儒冠而悞趨寂滅即以儒家筆墨造爲偏倚之言淨土七筆勾等說俾佛與儒似不大悖謬而實則悖謬甚自此儒生之信之者尊而奉之稱爲蓮池大師此非援儒而入於墨耶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或曰子以一人之見而欲違當世億萬人之見亦甚難矣余曰不然自古不信佛者已多即今天下之大不信

一斑錄雜述五

五

佛者亦安見其少況我儒家信佛而佛家凡爲和尙者豈有信佛者哉聞者愕然神定乃失笑曰子真解人要言不凡

謬解至言

同人相聚縱談書理以及於鬼神或曰孔子言朝聞道夕死可矣似亦爲身後計蓋聞道則死可以成仙佛不聞道或死而入地獄也又無鬼論謂衣服無鬼然體物不遺安得謂衣服必無鬼乎余笑曰爾見理不精故信道不篤至謬解聖經以怙仙佛之非夫聞道死可謂生順死安無復遺恨體物不遺謂凡物皆有鬼神非謂鬼神可以離物而見人有鬼不能去其軀而見衣有鬼亦安能離其質而見多辯胡爲

仙佛之賤賊儒教也必先謂人死有鬼蓋謂有鬼則可造天堂地獄輪迴再世諸說使從之者以身後為重則不得不以生前為輕漸至捨身不惜以身飼犬彘而亦不惜於是顛倒倫常違拂君父風俗為之壞盡故有志於學者必須先明人死無鬼則一切邪說無隙可乘斯正本清源之論也

陰陽雜書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詭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而為之敘其敘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諸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微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

一斑錄雜述五

六

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阮卒秦白起伐趙阮未

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漢光武家南陽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

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壽夭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

明者也其敘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

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

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

九月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房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

葬簡公墓之室掌墓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

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辟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

辰日不可哭泣遂堯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識者以為確論

談相

五代時周元豹曾相唐明宗貴不可言及明宗為帝欲召元豹詣闕廷臣趙奉曰元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滅族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且厚賜金帛切念明宗為五代令主乃識見若是夫元豹相人大貴不知凡幾明宗是所或中服其相之神矣其餘不中者動妄想罹大禍其能食元豹之肉乎況明宗大貴命秉於天先言之亦何益論理當正妖言惑眾之律

一斑錄雜述五

七

以警其餘拜官爵賜金帛奚為

推命

康熙閒吳中有張某者以推算祿命之術游公卿間嘗許繆念齋形狀元及第丁未繆果捷大魁一時驚以為神門外車騎填委張亦自高聲價累致千金韓宗伯炎時猶貧士教授陋巷中不敢自往乃屬友人代問之張厲聲曰此人來歲當死遑問功名乎如此命吾不取一錢也韓聞之悵歎而已明年韓游太學遂中順天鄉試又明年癸丑中會狀聯元及第張遁去不知所之聞學常以語人也

命定於天

紀文達公之姪與其僕同生大家子弟富貴所本有後不永年其僕職居奴隸四五十猶奔走使役遂共謂權衡輕重兩命適同此殆星命者之遁辭耳亦何足信余家先曾祖三女長次已嫁均有所不憚曾祖母因將幼女姻事獨主之一日偶至高烈婦眼光殿有少年入來覘其品貌卜日後必致貴顯詢家世即錢貢金壘也即倩尼作伐嫁雍正後佐夫事父與繼母為媳亦頗不易及夫於雍正十三年中北榜祖姑歿已經年僅遺一女貢金即繼娶顧氏日後官至二品榮貴皆顧氏享之論者謂曾祖母一經目擊即識賢豪可云有眼然祖姑福薄無如之何是或可以信命

悞翽為翽

一斑錄雜述五

九

吾鄉顧氏載於越史志人物而繫以顧姓者實始於漢孝子顧翽其孝行見於西京雜記云翽會稽人漢初會稽太守在今蘇郡少失父父名貴史繼作遺東甌王搖之孫內屬封馳義侯以功進封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餅常率子女躬自採擷更導水自種供養家近太湖後湖中生雕胡即今之茭白郡縣曾表其閭舍同里顧蕉香恩亦其苗裔三十年前曾與同至府學見講堂匾額林立首列漢孝子顧翽是悞翽為翽也恩即思顧請改正而力有不能今未知曾改正否姑誌之

朱子語錄

楊用修慎謂朱文公品評古人誠有違公是而違人情者而王阮亭居易錄亦謂朱子晦菴議論多偏讀灼艾集益信其言曰朱文

公談道者書百世宗之愚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違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各臣錄稱其道德文章夫文章可也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為道德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共仰也乃極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以安石之姦邪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文忠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瘕不特此也秦檜之姦人皆欲食其肉者也乃稱其有骨力岳忠武之死人盡為垂涕者也乃譏之為橫漢儒董賈之流皆譏其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則云匡衡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以至諸葛忠武侯則名其為申韓陶靖節則譏其為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頭往來之書疊疊于言必使之不為全人

一斑錄雜述五

九

而後已古人云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朱子語錄論人皆於無過中求有過者也

按程子頤朱子熹皆宋代名儒程子曾以方行慶禮事畢不欲弔司馬之喪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又既以釋氏為非而入廟不肯塑像坐朱子既講理學而重信風水之吉凶至今父母不合葬以邀地利二公之道詣高遠抑至此乎乃竟有議朱子者夫朱子名重當時後世讀書君子莫不奉為師表即有敢議其誰敢信余獨歎王荆公亦生宋世方其進用天下且冀二帝三王之治設但以其文章黼黻昇平即有新法祇著之於書亦誰知其可行不可行者不謂得操國政使宋世重受其禍而天下

後世遂知其執拗悞事也豈非安石之不幸哉

水銀殮屍

吹影編死者用水銀殮所費甚鉅且殮時情況甚慘江浙無有用之者山陝西富家間或行之有老漆工曾目覩其事云於人初絕時預備水銀數百觔用細竹管灌入其口塞其兩鼻兩耳及下部數人揉之良久身軟拔去下部之塞則血穢與水銀錯雜而出又灌又塞又揉之如是數次身軟如綿視其手足指甲皆有水銀流出則週身遍矣然軀殼僅存令其腹中空無一物亦孝子仁人所不忍也

十班錄雜述五

十

凡物自無而有亦必有而無自然之理也人之身亦無不然子孫盡力盡勞以送先人之終自有常度若冀其屍之不朽不獨殮之也慘迫其後必有悔不速朽之日也可不謹之於始哉

雄黃燒酒殺人

雄黃能解蛇虺諸蟲之毒而其性亦烈用以愈疾多外治若服只可分釐之少亦不可衝燒酒飲也有表親錢某任少年意氣端午拊戰大飲雄黃燒酒少時腹痛如服砒信家眾悞認為痧與痧藥使吞或且為提胃刮背百計治之有知之者曰雄黃性烈得燒酒而愈烈飲又太多是以為患也急覓解法而人已斃矣志之以告不知戒者

矯誣聖賢

川滇荆楚之地為諸葛武侯德化所及後世屢傳某地出一碑有文云云皆應時事末題武侯之名夫武侯出師表云凡事如此難可逆料斷非緣飾之詞豈千百年後之事反能逆料乎此必好事者為之或謀不軌者用以煽惑人心也讀書君子凡事須有識見不惟此不可信即隆中之對亦須量度其是非也

蜀漢舊瓦

成都貢院云是蜀漢宮基至公堂上蓋之瓦尚多舊物質堅凝細膩與銅雀臺瓦相似可以為硯每塊縱橫約各尺旁有小字云臣諸葛亮造素禁竊匿故士子出場亦必搜檢後因防範匪易於乾隆三十年時盡卸解京此川人趙壽吉伊家有瓦一片如是姑志

一斑錄雜述五

十一

之以備攷核

巨珠

康熙二十七年懷遠縣民楊子育漁於陶鷺夾湖獲巨蚌剖之得大珠一顆如龍眼重六錢四分以非民間所宜留安慶巡撫江有良代為咨送工部以進

元成宗九年賈胡獻寶珠議以六十萬錠酬其直而未果

古傳寶珠可以禦火災又云含於口可以不渴事俱未必真人亦何事珍之太甚廣東求珠者入水每為鯊魚吞噬後人以法鉤拖不令人命受沉淵之險然曷若勿求之為得也

花實相因

一切草木實必有花惟百合御麥山藥頂花而旁實其餘花實多相麗也世有無花菓葉巨如葵氣臭實大如枇杷味雖甘而不足食細審之其實有收花處特花小而人不察耳世人心粗氣淨凡物類多悞認若銀杏雖似無花然細尋其踪尙有細如鍼頭者是收花之跡文廟殿場多銀杏近有見其開花似桐花而細

古今人多誤

螺中有蟹實本生成而云蟹入螺殼牛實有耳而云鼻聽免實有雄而曰皆雌雷火有光卽是電雷電實一物古或分爲二一今王漁洋居易錄謂鷓鴣尾有米趙雲崧蒼曝日記謂兔生鷹窩中周櫟園書影謂女子不可識字多見名宿曾羅萬卷書文章考據之

一斑錄雜述五

三

名滿天下而於人情物理之眞往往弗深考也

一統輿圖 此圖惟中土照內府所刻餘皆妄意欺世

刊本一統輿圖陽湖李氏有辨志云此圖外閒傳播絕少孝廉董方立精心仿繪復博稽掌故旁搜方志自乾隆以來州縣之更改水道之遷異皆參校確實而著之以道光二年爲斷東盡費雅喀西極葱嶺北界俄羅斯南至於海總爲一圖原依天度經緯分劃天上一度當地上二百里自黑龍江北極出地六十一度至崖州北極出地十八度南北相距四十三度計程八千六百里余按地周九萬里分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當地上二百五十里 明史與陽瑪諾天問諸書所同 圖云每度二百里是前尺較短於今僅從八折實本會典

若江自岷山入中土水經注發源羊膊嶺江源志發源甘松嶺皆云其源在岷山上流千餘里西域聞見則云自後藏西南會雪山諸溪之水經番地入中國則遠甚矣今圖上江起岷山其不符一也又閱明成祖前後北征錄皆云塞外有闊濼海周約千里幹難臚胸等七河注其中是一大澤也今圖上無之其不符二也至寧古塔實臨鴨綠江今據圖不然其不符三也餘難悉考誌此備查

地勢高下

大地如魚水山雪山乃其脊而脊尤以西域回疆一帶爲最高故中土形勢西北居上余於長江行幾盡矣自川東下每過一湍必低尋丈或數丈卽不在急流之所水亦漸有高低試看舟旁創簡

一斑錄雜述五

三

拖纜水爲所當其高低卽有一二寸之殊滔滔千百里當何如哉聞岱宗高四十里下視齊地諸山能望見東南海洋是猶近於海也若峩峩之址其高已遠出岱宗之上而巔高又七十里下視全川諸山亦能望見海洋則甚遠矣 西藏極西有岡底斯山與雲南永昌外磨盤山則較此更高京師三里河在天地壇前去通州五十里高通州六丈九尺置二閘可行舟但有一二處走沙大通橋去通州四十里高通州五丈置十閘方可行舟

番僧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朔

聖祖遣使往諭俄羅斯漢臣張鵬翮等從出居庸關經蒙古四十

九家地界入噶爾噶境六月二十七日過番僧數人面目類羅漢而身骨俱軟能以足加首以首穿腋脚跌似羅漢狀內一僧能華語自言大西天人求活佛於中國徧游普陀五臺峩嶓諸名山不見有佛聞達賴喇嘛似之及往見而知其非也又傳聞外國有金丹喇嘛是佛游窮荒往視之又非也今值額諾德魯特與喀爾喀兵亂時喀爾喀新為厄魯特所敗搶去行李失散同伴僅存殘喘耳鵬翮謂之曰爾捨生死游徧中外求活佛而不得究竟信天下之佛果有耶無耶僧笑曰今日方知其無矣曰既知其無盍反而求諸心可耳鹿鹿奔走胡為哉僧唯唯乃去

元代疆域之大

班級雜述五

古

元為蒙古部落起沙漠太祖十四年南宋寧宗時西域殺使者太祖遂西征十六年次鐵門關分兵攻玉龍傑等城次年渡湖潮關河與太祖會十八年遂定西域十九年至東印度國見角端班師  
太宗九年南宋理宗初春蒙哥征欽察其部去中國西北三萬里夏夜極短日暫沒俗勇猛青目赤髮意即今紅毛破之其長八赤蠻逃海島蒙哥亟進師會大風刮海水淺可渡蒙哥喜曰天助也進擒之甫班師而水至後軍有浮渡者

憲宗二年南宋理宗時命太弟忽必烈後即世宗征大理今雲南諸王命旭烈兀等征西域初至木乃兮國下一百二十八城又西至乞石迷  
部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傳位四十二世以至其時亦破之降其三百餘城又西至大房

下一百八十五城又西渡海至富郎國及石羅子等十餘國得城以千計見元人劉郁西使記忽必烈之征大理也師出臨洮由六盤山踰土番經行劍外二千餘里既至忒刺分三道進至滿陀城過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濟又渡金沙江遂入大理留兀良合台鎮之而歸八年又命忽必烈攻鄂南宋地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來會由橫山寨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圍潭州遂至鄂宋人方防蒙古於北而蒙古忽自南來舉國皆駭其後順帝北歸川陝悉為明有而滇與漠北尚信使往來不絕則今之西藏新疆尚皆元地元之疆域大何如矣

角端 內即角字 今從俗體

班級雜述五

事

元主西征至鐵門關忽有神獸能言曰汝主宜早還耶律楚材曰是名角端好生惡殺天道以告陛下乃班師明成祖北征至黑松林野人遇獨角獸曰角端羽林不敢射以告成祖乃班師  
本朝康熙時北海之濱烏龍江上深山中有獸曰康打犴大亞於象色青蒼羸首驢耳牛蹄塵尾項如橐駝膺有毛一縷似羴牛一角高三尺餘土人取其角為決拾益古塔將軍巴公遣甲士深入險阻獲其三子大如小馬不知生幾月矣多以乳牛更哺三軒車傳輓入京餌以糗糧不歲餘大如其母淨猛獨角踞百獸中騰躍西苑金齏玉饌之間洵異獸也

豺

虎與狼雖自小豢之不能易其性豺則可豢而馴人入山呼之使隨能爲人禦惡獸三豺并力能食一虎矣

狐疑

北方地寒冬來黃河之水連底凍合車馬直渡如陸地冰初合時人猶懷畏但看冰上有狐足跡即放膽以行蓋狐性最疑細聽水下無水聲始敢涉足人可以之爲信故人多疑者稱狐疑也

南方借寒於北

康熙二十九年冬京師天氣不甚寒而江南自京口以達浙省江西其栗烈倍徙常年揚子大江錢塘西湖及鄱陽太湖諸巨澤皆凍合齊魯竹盡死江浙柑橘樹無不枯斃次年京師無柑橘惟願

一乘錄雜述

夫

橘開有至者價甚昂也按宋時江南大寒積雪尺餘巨河盡冰凡橘皆死伐爲薪葉石林作橘薪歎以志其異元天歷中亦然可知寒暑亦祇有此數薄於北甚於南相借爲用可補前書物有限量一段且知前記嘉慶元年正月奇寒亦自昔有之也

方竹印竹

方竹產滇大關廳鎮雄州等處大僅如指畧有方形質堅厚可用爲烟筒此竹叢生荒山筍長春月居民挈妻攜子入山採取火衆乾之竹種成小細入市絕佳

印竹即羅漢竹亦產其地小者如指節大如錢巨者如盆節大如碟節圓迴環如刀口向外不可用編造一切器物惟爲玩珠佳故

以之作杖也

雉食毒蛇

毒蛇多生廣西江南則已少矣余鄉荒墳蔓草間偶或有禿虺爲至毒其首紅藍類野雞身長只尺腹扁闊尾短甚傷人立斃然不恆有也其次名緊七步色藍長僅數寸又名七寸子人被傷行不及七步即倒也余幼時於豆隴見其小者游行匿避甚捷不知是蛇徒手追撲幸不得未遭其嚙又其次有地區蛇長不過二尺此胎生小蛇既生尚能出入母腹色如塵土打之則身忽匾其眼不見物口吐絲及尺伺諸蟲觸而食之有農佃戴某夏月耳水赤足行車溝覺足背如著冷水一滴即兩眼昏黑如深夜一雲神定見溝有是蛇殺之

一乘錄雜述

夫

然足無所傷苦行回家不半里而足連股脹已不能屈伸急覓方治數日得平復

曾有人於荒草中見野雞逐地區蛇是蛇鞠如張弓以打野雞三

打力竭遂啄而食之如是毒物飽於腹而不害豈野雞之性能制

毒蛇乎有蔣佃婦爲地區蛇醫腫見血惶怖特甚而竟絲毫無恙後知其方食野雞臙故也

淘金

川中各江之濱多從沙內淘取黃金法用水作淘牀長五尺五六寸寬二尺七八寸四周邊高三寸許邊內前鑲木板一塊長六七寸後鑲木板一塊長二尺許板前安橫木一根較牀長數寸橫木下安柱二根高三尺許木柱立定則淘牀前低後高橫木之上鑿



圓孔二另安二尺餘十字木架架下二小柱插入橫木孔內使其  
活動架縛圓竹筐高三四寸徑一尺六七寸將沙倒入筐內牀後  
把住木架一頭不住掀簾用水頻澆則沙隨水流金性沉沉在筐  
底細縫中透下木牀其木牀除兩頭鑲板中空三尺許另安木板  
一塊厚三寸其上橫刻木槽百十道寬二三寸深寸餘筐底透出  
金沙順水沉入槽內另用木匣一個空一面如簾箕式然後將槽  
內金沙掃入木匣就水中漾擺沙土攪盡但存金屑再用水銀同  
金屑入銷銀罐燒煉水銀成灰金成小粒如黃豆大每牀一人掀  
簸木架一人挑水三人挑沙共須五人用力合作每日得金多則  
五六分少僅一二分敷一日之食而已金每兩可易錢十五六千

一斑錄雜述五

太

文嘉陵江烏龍江金沙江等處均有淘者貧民賴以生活焉

銅禁

五代擾攘錢法久停鼓鑄而民間多銅佛像周世宗特鑄周元通  
寶錢限民間佛像及銅器五十日內輸官受值過期匿五觔以上  
罪死司馬溫公謂不以無益廢有益此見周世宗之仁明今古錢  
中偶有周元通寶錢以周字直脚者為真如謂係佛像所改鑄可  
治難產則妄

本朝雍正十三年先祖上京秋試京師黃銅之禁正嚴信回家中  
將典內眾姓已絕未絕銅器一併交官

禁用銅錢

前代下令行鈔市禁銅錢除零星給值不能盡禁外其滿千以上  
皆須以錢向當官兌鈔交易故人肩錢入聖巡者即隨之後易代  
制更鈔皆不用民間持鈔下淚不忍輕棄棄而塑成佛像者比比  
若以紋銀行市實自明代始也

河豚有毒

河豚我吳濱海之鄉並食之以早春為佳晚則腥愈甚毒愈重或  
至腹中生斑形匾色雜如草蓆子尤見腥惡然味頗肥美嗜之者  
揀之使淨雖三月仍恣口腹其揀之之法必去其雙睛與背肉中  
兩路紫血及雌者之子晚者之斑揀併一器必棄諸園埋諸地若  
雞犬竊食無不立斃其雄者有白無毒美其名稱西施乳為上品

一斑錄雜述五

太

其皮多刺可憎剝下切而同烹惟近尾一段皮獨無刺絕佳當亦  
可美其名稱楊妃襪其餘肉與肝骨顯皆切而洗漂務使血淨  
並入油鍋煎加酒醬油茴香葱薑糖并可加甜醬燒須極熟宜遲  
遲毋躁若急欲供饌致未熟透實可殺人非戲言也此物產江海  
之交淡水春過絕跡不審歸於何所前人詩云萋萋滿地蘆芽  
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蓋以此也吾鄉每春誰家不食近數十年來  
却罕聞有殺人者非不殺人烹飪無不嚴也猶憶道光三年二月  
有以雙豚贈者余自為治精當可信矣食後旋覺口欲撮兩手虎  
口皆麻歷少時始解疑非豚所致次日以存者復食之則口撮加  
甚虎口與手皆麻心胃亦覺不豫乃怖急食橄欖解其毒久之得

安則信脉之故矣家之人實並食而余獨然者殆體軟弱而食或稍多也數日後同食者苟有宿疾無不發越余發傷風疾竟月不瘳每舉以戒嗜之者

傷指殞命

人之斷肢體者古有刑今人冒白刃弄斧斤亦有偶傷指臂者或不死也乃前有海上屈姓在海舟被鼠噬虎口些些傷損不料脹及全臂竟至於死又有墮工章壽避大戶之刻過海謀生在海門數年偶於耳水之溝迅手掠一魚鱗傷其指旋即腫痛亦至於死今歲辛丑余往洞庭西山從者為鱖魚刺傷食指下面橫筋腫脹寒熱幾至弗瘳回家猶病臥十餘日從此是指不能屈伸矣

一斑錄雜述五

從來小故可以致大禍人其鑒此

舊夢續成

夢因思想而成常也有思想雖未及而究為思想所可及猶不足異乃有思想必不能及其夢曷故三十年前余夢至郝氏草堂屬目懸聯未周而寤深自惜好夢未完今辛丑春應唐氏之招賞花飲酒流連竟日既唐君葵心作詩微和末有黃菊西風爾後約扶筇莫負蟹螯肥句味其詩趣不覺夜又夢游郝氏草堂懸聯儼在上句乃草堂供奉常容膝也下句則竹杖扶持未折腰也款云赤華仙榭小侍者吳森題醒而狂喜但不知吳森何人是余之前生也因思百家姓周吳鄭王吳本先鄭豈此書傳世久竟操輪迴再

世之權乎果爾我來生之姓亦可知矣西藏達賴喇嘛能知過去未來偽也我竟能知之耶可為噫噓姑志之見夢幻之奇

僧尼多詐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化孰知小人即以欺詐為事而其計行有茲僧照其面貌壞羅漢乃出化緣繳願者見廟壞像駭為佛寶有靈此已見於小說矣又有尼菴苦香火冷落一日他廟神會菴前泊船不少有美婦趁船到此起岸一足悞蹈汗泥急行入菴舟子譁言婦給船錢一百乃是冥資入廟理論則無是婦忽見大士像一足遍染汗泥舟人驚駭角崩泥首將冥資焚於爐眾共信為菩薩顯聖而且舟中香氣四騰規視者益相駭異遠近傳聞自此

一斑錄雜述五

香火甚盛廟亦因之而靈實則舟人與婦皆尼影串者也

又聞有姊妹兩女皆殊色姊已贅婿析居東樓晨對窗理粧見牆外藤蘿敷花正麗採而玩之嘗其花心之露不意胎為崩墮妹尙未字於西樓亦嘗花心之露而腹遂敏歆無可自白私與其乳媪言之媪之妹即前尼也往商之尼令且先謂夜為妖婚今已數月將不堪矣其母驚且憂添姬伴宿聞女嚙語益信之墅後多古墓鄰近多農業有某家共五六口晝出治田獨其妻在家作午後餐妻亦尼所熱盛麪數盤排於桌出喚眾回則見一盤如已餐將盡麪條零落后窗跡之及於鄰墓石人口中眾譁為所竊食某將斧砍石人之口與尼妻又潛以雞血抹砍處觀者塞途次日女告

母曰昨夜妖不至矣闔家相慶餘事得彌縫遷就迄今不知幾何年矣石人俚稱石朝官有題其背曰公卿面貌石玲瓏翁仲曾聞號仲翁藉爾成全曖昧事莫嫌不諒寸心忠夫人因輕信仙佛故僧尼得行其姦詐若用其姦詐而全曖昧其可耶其不可耶吾不能決請高明者決之

割股過情

自古孝子以奇行立名者實多賢者過之之事若唐時有為繼父割股則過益甚矣然當時議之曰繼父為父之仇因割股而治以不孝之罪似又欠持平儻繼父待之實同己子而如是則亦愚而已矣於義理尚未顛倒也若必以繼父為父之仇則置其母於何地乎

十班錄雜述五

地乎

出蛟

大水陡發必傳聞出蛟究竟蛟何狀乎則未之見也今歲辛丑五月二十六日洞庭東山之頂翠峯寺出蛟水高數尺從山頂衝下壞民居不少山西面尤重東面次之過後尋覓其跡見土翻五窟云出五蛟後兩日常熱顧山邑西四里亦若是羊尖近顧山其人來言彼處大石橋皆崩人口有溺者余謂蛟不克見焉能定其必是但山水陡發往常不如是甚眾口同聲亦不可辨為必非也

遺詔不殉葬

自古失德之事惟殉葬為最秦風為之賦黃鳥矣自後亦代有其

事若明英宗兩用內官致禍朝政亦無足稱惟遺詔不殉葬官殞後遂因之為例則歷來賢明之主未能及此

多藏寶物

歷代權姦贖貨無厭一朝敗事籍所藏見於史冊者畧記一二以昭鑒戒

唐籍元載家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

宋籍王黼家黃雀鮓且至八十壘他物亦稱是

又籍童貫家劑成理中丸且至八百觔他物亦稱是

明籍王振家金銀六十餘庫 珊瑚高六七尺者 五十餘枝 玉局百

他珍玩無算

一班錄雜述五

事

又籍劉瑾家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 元寶五百萬

錠銀八百萬兩 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寶石二斗 金甲

二 金鈎三千 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 獅蠻帶二束

金銀盞五百 蟒衣四百七十襲 牙牌二匱 八爪金龍

盃甲三千 玉璫印一顆 穿官牌五百 金牌三 衮衣四

其餘一切珍貴之物不可悉記

又籍朱寔錢寔賜國姓家金七十擗共十萬五千兩 又碎金四箱 銀二千四

百九十擗共四百九十八萬兩 又碎銀十匱 金銀首飾五百一十一箱

金銀湯盞四百 金銀臺蓋五百二十副 玉帶二千四百束

珍珠二匱 金縷環四箱 珍珠着葉纓絡七箱 烏木盆

一 花盆五 沉香盆二 金仙鶴一對 織金蟒衣五百箱  
螺鈿屏風五十座 大理石屏風三十二座 圍屏五十二  
二 蘇木七十槓 胡椒三千五十石 香椒三十槓 緞疋  
三千五百八十槓 綾絹布三百二十槓 錫器磁器三百槓  
佛像一百三十圓又三十槓 祖母綠一尊 銅鐵獅子四  
百尊 銅盆五百 古銅爐八十三 古畫四十槓 白玉  
一 金船二 白玉琵琶一 銅器五十槓 巧石八十槓  
其餘一切之物不悉記

戒卷漫筆記錢監曬衣用裁縫十六人折衣半月籍數可想也  
又籍江杉家黃金七十圓 白金二千二百圓 他物亦稱是

十 斑錄雜述

又籍嚴嵩家黃金三萬二千九百兩有奇 白金二百一萬七千  
兩有奇 玻璃瑪瑙水晶珊瑚哥柴官汝等密象牙瑤瑁檀香  
等器三千五百五十六件 古銅龍耳等鼎犧樽獅象寶鴨等  
爐一千一百二十七件 二王懷素歐虞褚蘇黃米蔡趙孟頫  
等墨蹟三百五十八冊 王維小李將軍吳道子等清明上河  
圖海天落照長江萬里南嶽朝元等古名畫三千二百卷冊  
羊脂玉碧玉黑玉等帶二百一條 紅玉盃漢始建國元年注  
水卮白玉永和鎮宅世寶盃盤玉屏風玉山玉船玉玉佛玉  
人玉馬玉斗玉珮玉爐玉壺玉瓢玉盃玉版玉節等八百  
五十七件 金龍壺盃盤等二千五百八件 珊瑚樹六十株

空青四枚 金徽玉珍等古琴五十四張 沉香五千五十  
八觔 大理石倭金等屏風一百八座 大理石牀十六張  
宋版書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軸 雜嵌螺鈿瑪瑙瑤瑁牀六  
百七十五張 倭刀兵器三百四十一件 象牙瑤瑁等鑲嵌  
琵琶琴絃子樂器八十件 紫礦白礦三百九十五兩 辰砂  
二百五十觔 其餘一切之物不悉記  
又世蕃有金絲帳 金溺器 人雙陸 其餘亦不悉記  
暨晦夏雪

明孝宗宏治十六年四月雲南景東晝晦七日七夜莫辨晦明十  
七年六月京師雨雪

十一 斑錄雜述

地震  
本朝地震莫甚於甘肅宣夏乾隆三年雲南劍川州乾隆六年前朝地震  
即燕京論莫甚於天啟六年又前成化二年至三年四月共三百  
七十五震  
大雪  
江浙冬寒遠遜北地雪未有及尺者道光十二年已云罕觀乃去  
年辛丑冬常昭雪至二尺路斷行人開而通之畧似金川維西之  
雪塙然急亦必至春始通文移南路湖州南潯等處尤大杭城更  
大雪及尋丈市中開一丈需錢三百五十文房屋多遭坍塌室中  
書亦然燈出門莫辨方向窮民凍餓死者甚多從來所未經也次

年桃梅杏李實以倍而枇杷橙橘則少傷於雪也

圓橄欖

書影謂橄欖有圓者余在滇省曾見之大僅如桂圓肉味苦且澀是橄欖本味

果實多年

川滇香櫞結實至冬而黃因無冰雪經春再青長而加大一樹若留十數隻歲必有所傷損越七八歲得存一二大等栲栳柄巨如臂浙地金華然其種稍異江南無肉櫞乃今歲壬寅五月見有盆玩香櫞一實已經隔歲皮又轉青亦罕有也

花卉宜忌

一斑錄雜述五

玫瑰畏鳳仙若同栽一院鳳仙無害玫瑰必漸枯死牡丹宜綠葉同種一處則並茂

富家幫餉

武昌有巨富者其生母歿時封貯銀一百萬兩囑其子待以後國家有用時助餉嘉慶初川楚用兵開捐例其子某因據情呈出恩旨特賜某為道員且命某如果願出仕則許到京即用如願家居則聽勿強又加級晉封其生母以光泉壤可謂榮矣夫民之富國之瑞也富而能以義奉上又家之瑞也朝廷以恩禮待下如此其厚富民以真誠事上如此其忠而且婦人女子皆知報効尤為難得惜忘其姓名姑追述其事如此

人參

遼參所產在烏喇黑龍江等處每歲除上供外惟親王郡王世子貝勒貝子等得遣人往採各有定數康熙三十三年以來帶私參入關數多下九卿議減王等以下採參之數立有定額山海關設部員權稅法嚴重矣三十六年又定創參人數人參數為例

- 親王一百四十名 人參七十觔
- 世子一百二十名 人參六十觔
- 郡王一百名 人參五十觔
- 長子九十名 人參四十五觔
- 貝勒八十名 人參四十觔

一斑錄雜述五

- 貝子六十名 人參三十觔
  - 鎮國公四十五名 人參二十二觔半
  - 輔國公三十五名 人參十七觔半
  - 護國將軍二十五名 人參十二觔半
  - 輔國將軍二十名 人參十觔
  - 奉國將軍十八名 人參九觔
  - 奉恩將軍十五名 人參七觔半
- 以上准免關稅其他每參一觔納稅銀六錢出關買參之人准於盛京開原等處採買不許於打牲之處採買也

含譽星

從來太平日久則含譽星見嘉慶十六年八月初有星在西北天  
近北斗其光東指長約在天二十餘度不知者或疑為彗後見邸  
報乃知是含譽星也後至十月光漸收而隱

按唐書懿宗咸通五年三月丁酉有星出於婁亦似彗司天監  
奏是名含譽瑞星也 若同是星而光較小者余於前後數十  
年中已四五見不足為異

### 縱囚

唐太宗縱囚三百如約自歸而赦之歐陽公譏其上下交相賊以  
欺天下後世乃我邑園公蘇去疾以乾隆癸未進士任貴州八寨  
同知恂恂儒雅不尚敲朴誼實有重囚哀告家有老母求歸一省

### 一錄錄述五

素

園公憐而縱之事聞于上遂受褫革囚知之不忍以己累公來歸  
公所公得復職此則以誠意交相感矣誰謂讀書人易悞事哉

### 三日瘧

江南多瘧疾盛夏炎蒸人身表發已甚至秋新涼外束易成瘧疾  
或日至或間日至若身無他病相牽纏則瘧亦易已惟聞二日至  
者曰三日瘧則不易已也少時家之人有患是甫三至勢必不能  
即已而余曾聞道路之言謂瘧鬼來東方屬木治之者但令於男  
左女右手脈部上以筆書有人在此討木頭錢勿令旁人知亦勿  
令病者視則鬼畏而去瘧可已姑以試之不料瘧竟不至而所生  
一女甫數月忽嬰疾一日即亡夫乃知此亦妖術也凡妖術無一

定皆妄意求之幸而無靈即無有害靈則可以移人禍福於秉命  
之中以斷喪人之陰隨其害不可勝言矣豈真瘧有鬼哉人生處  
事皆有正理欲妄行以求效驗者盍監此

附治瘧方 何首烏用生忌 鐵五錢 青皮三錢 陳皮三錢 煎服不論久暫皆  
效此以人事補天之不足醫術不同妖術也

### 州塘石岸

吾邑常熟縣元稱常熟州西南七十里至郡城河深且濶曰州塘  
左岸傍塘向皆石築上通人馬往來不知歷幾何年矣惟前明萬  
歷年楊公漣為常熟縣令將此岸重新修整邑人所共知也璉在  
任數年其聲譽比我

### 一錄錄述五

素

朝康熙時于公宗堯則遠不逮惟後以佞直死天啓閣禍忠名遂  
著史冊後塘岸日久漸壞且為航船所忌潛使之斷而石亦漸被  
偷竊余幼時見所失猶不多今則存者不多重新難矣

### 工作宜知

凡建造墻垣新成者忌水故工作不宜於冬月數年前郡縣修葺  
城墻輒縫灰粘初皆不固董其事者咸憂之迨歷半歲之久而漸  
固及週歲則甚固矣夫土木之工誰家不用乃一時猝無知者此  
可證今人之少識也若各海港建閘甫成即放水者當鑒此

### 岳鄂王詩

我邑翁氏與江浙兩省之翁實同一系稽諸譜牒其為洞庭翁者

必自白沙一支白沙村在洞庭東山莫釐峯之西麓村有碣曰將軍翁公之墓公諱德裕字承勳原籍在陝宋欽宗靖康元年歷官都統制著有武功高宗南渡扈蹕來吳慕莫釐山水之勝預卜退老計焉厥後帝如臨安李綱張浚相繼罷去公意偏安一局終非至計遂借弟承事慨焉賦遂初之志退而隱于莫釐建炎四年也于時勤王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壯其行贈之詩曰萬石侯家幾葉孫弟兄紅旆獨烏巾攜琴又向姑蘇去誰信朱門有逸人武穆岳王時為右營都統制與公為忘年交亦贈以詩曰吳山無此秀乘興一游之萬頃湖光裏千家橘熟時平看月上早遠覺鳥歸遲近載誰真賞白雲應得知公之得詩于張俊何足重重其得詩于武

一 雜錄雜述五

幸

穆也此詩不載武穆王集公若無先幾觀變之才明哲保身之智能為武穆重乎又歎張俊同專閫外之寄其勤王招討亦在名將之列乃後黨於長脚陷及忠良為千載唾罵亦何樂而為此

人身異稟

張野西北三十里先生橋有施阿六者身長且大比中人之軀長過三尺其鄰里習見不驚至他處則必觀者如堵具此形體宜有非常之勇可以搏虎豹制蛟龍而究不過兼人之力性更怯懦聞操兵鎗砲聲即怖欲逃故難任用其冠履衣裳皆另製食可盡斗米故從未得飽亦無有與為妻室者常在海船司拋鐵貓今其人年約六旬餘矣古有巨無霸非訛傳也

人身又有極矮小者昔在滇省城見有人長僅一尺頭面與常人等特身甚短小耳後余居停鹽井渡又見有若是者日抱三弦琴走街坊為人推命後在蘇城又見有行而過者在崑山又見有托瓜子盤至茶肆生理者聞伊有妻儼然人類也此殆人之氣體在幼或有所傷長乃成此一格乎

為駭餘生

徽州人陳得觀少時在湖北枝江縣某典鋪為小夥嘉慶初遭教匪劫掠在鋪二十餘人同時被害存者僅三人然陳勝肚肉被割幸不死耳後於道光六年在常熟城某店中行走猶如故述及前事面色慘沮每解足示人也

一 雜錄雜述五

幸

今古非遠

生今之世尚論宋元已足稱古若再上而溯漢唐再上而溯殷周以至唐虞遐哉洪荒初闢其事大半不可考矣然唐堯至今四千年彈試置四千錢於地我生六十餘年於四千錢中減其六十餘文則必見其闕如若減十人之積則其闕已甚以云百人之積則且溯黃農而上唐虞已在後世今與古豈甚遠哉余前書所以推極太古著世界由來也

豕肉如螢

嘉慶十九年春老徐墅屠戶兩家一時販到之豬蓄欄中其豕身光明如聚螢宰割四分其肥肉塊塊如是精肉則否烹而熟之

尚不改後著者食者並無恙是歲大旱亦未必豬爲之兆也不過事值偶然耳此蕉香顧君曰擊其異

人鼻罕正

人之鼻非偏左即偏右罕有正者族伯洵美鼻獨正相者謂其必有一日致富貴然伯能畫知醫而好酒不事家人生產至老益貧颯然一身隨處借宿七十一歿族衆集資爲殮先叔祖謂翠公能詩生平著作有稿繁夥伯爲長子不知守先人手澤余夢詢他人有冬日即事云榮得場窠挑積雪魚求縮項割殘冰句有味枇杷云鳥驚金作彈蜂訝蠟爲丸句又有二律游武林湖云夢想西湖已數秋今從湖上泛輕舟兩隄橫束分明鏡絕閣中開瞰碧流帝

一斑錄雜述五

圭

子故宮春樹合梵王精舍暮鐘浮欣瞻十景邀 宸翰到處停機爲少留冬夜有感云長夜無眠百慮生欲攻難破是愁城疏櫺月照燈微影破紙窗虛風作聲身擁薄衾如縮猬心當逆境似懸旌夢魂欲放華胥去爲促譙樓快轉更其佳作實不在是惜莫可追尋矣

余族姪燭字岷芳書法宗率更體殊道勁畫亦秀雅宜人且工詩惜稿亦散佚僅記其中秋一聯云風清千澗碧月白萬家秋似亦可嘉性耽菊購覓多種手自灌植年方三十染病不起彌留時菊已吐豔猶令位置床前眷戀不釋既族兄雲疆哭之以詩有手種黃花未及看頓飛黃雪一庭寒之句兄亦素稱能詩奈不自收拾

醒世一類

著作片紙無存矣

游仙詩

遠香周數濂項橋張聖南十五里人娶張氏余甥婿也少負不羈才入泮後紳歲訓蒙余家并與余同受業於葵軒張老夫子春日偕往鄰墅賞花舟中擬以春水船如天上坐爲題渠立成七言長律一首張老夫子許其必獲科名自後歲科四次連得冠軍而未得秋闈一捷及道光元年爲浙省學幕四月在蕭山染時疾歿衆並傷之今訪其遺稿有游仙詩一册是在余家設帳時托爲夢寐與神仙唱和實伊與諸同人所作特其詩句清麗姑照原本錄出曰庚午之秋余得游仙枕每夜夢過往神仙來訪必多投贈之句與問答

一斑錄雜述五

圭

之詞未可過而不留也因按日誌之

十月初七夜夢有仙翁來詩曰昨夜蓬山送却秋偶騎青鳳過瓊樓我家本是彭篋後帶得當時舊玉鈎我乃尺木居士是也

同人乞仙方治病曰天地原來養大春靈樞安用說紛紛乎心種得無邊藥便是神仙第一人

又有乞仙方治病曰帶來疾病在先天玉骨清臞借鶴傳若得前賢心法去便教浩氣勝神仙問何謂心法曰一點心燈照玉臺即仙卽佛箇中來文章萬卷詩千首不管窗前長綠苔求指明心法曰心法有大小自古無真傳小者在進取大者躋聖賢問可無妨否曰問我在吉凶曰養心之田不用參與此積善乃其先



時殘菊猶妍翁令作菊花詩同人呈詩曰老圃誰延一瓣香年年黃雪媚重陽遠含秋水神俱澹笑對南山壽更長艷艷霜天吟玉局紛紛月地拜金剛持螯竟訪東籬主杯酒浮花醉草堂翁改曰老圃長留一瓣香滿天黃雪艷重陽玉局句不佳金剛句亦混自去斟酌

遠香呈詩曰三徑年年費送迎重陽時節拜先生瘦來骨相真秋士老去頭銜署冷卿身世便教成瓦合文章端不染春情稿遺未兩句翁曰第五句無疾呻吟且瓦合亦混少年人不宜作此不祥語戒之

衆請仙翁作菊花詩翁曰老矣勉強應酬請君勿笑一片黃金在

一斑錄雜述五

誰視作空空花神拍手笑讓東籬翁聊以解困呵呵

衆請仙翁長留得霑教益翁曰同住東吳東復東木棉花裏餞秋風康成家世多清福長願樓居醉碧筒衆以樓居未便請設帳於東鄰書室曰一雙飛鳥兩葫蘆何必樓居視聽娛巢父平生只營窟維摩斗室足跡跌半村半郭君客膝于水千山我跨驢夜夜二分明月上幾人還喚作仙乎竟與諸君作五月緣可也衆人請題東鄰書室翁曰寒翠所區也一簾花影雲拖地半夜書聲月在天對也又詩曰行行飛白又飛花寫罷黃庭寫法華滿地松陰迷鶴夢隔窗煙雨穩鷗家達人便學方三拜吟事還輸溫八叉一笑雁來紅又老天涯春色上梅了

衆人進酒三爵翁曰諸君有酒且自醉吹却霜花一片寒讓我不談玉版慧參完同此興闌珊有桑林老僧在外且去

衆人因翁暫出戲書龍駒馬三字置案西北角又書二十四橋明月夜句並置案上意欲請翁覓對須臾翁入曰忽有龍駒真天馬來西北矣君等題起二十四橋是催我騎鶴去也呵呵

翁曰我與老僧語僧曰長吟秋水花多笑居士真引人入勝矣我對曰獨立空山雪亦香老僧將惟我獨尊耶妙否衆問老僧何名翁曰上一字明月一輪十五夜下一字東風如夢醒桃花衆問是圓覺否曰然

是夜偶觀楊忠愍公集即夢與忠愍公遇敬恭乞詩公詩曰去去

一斑錄雜述五

復來來眼花此地開明朝海山步但見金銀臺和要七絕遠香和曰一聲長嘯破空來無數黃花特地開欲向神仙通一語寒香暖茗供平臺同人又潛書袁簡齋詩呈曰當年足下看雲生三疊琴心道已成悞寫上清蝌蚪字一篇真誥不分明公曰遠香作猶可此詩似袁老仙舊句罰重和須臾同人呈詩曰當年移棹洞天來夾岸桃花爛漫開寄語漁郎休問渡人間春色在雲臺公曰此作極佳雲臺竟作漢人事更蘊藉明日東山放鶴歸再與諸君唱和也十月初八夜又夢仙翁至疊前韻曰一聲長嘯海山秋修到梅花上玉樓笑指少年場裏物飛瓊爲我脫吳鉤

又述呈忠愍公詩曰玉皇親手解銀鑰詔賜隨身白鳳凰兩道封  
章驚鬼膽一枝雄筆動神光吹來鐵鎖香無諦看到銅駝泣數行  
磨銳干將誅不盡人間猶有

又述忠愍公詩曰一篇封事墨花香吹入天宮白玉堂浩氣全家  
碧血錄招重終古白雲鄉功名付與千秋史人世收回九曲腸長  
揖錢塘岳武穆敢從公去學銀鎗

同人呈和忠愍公詩曰看雲僧去鶴歸來忽見桃花處處開欲向  
洪厓通一訊他年許上幾層臺翁改曰秦漢桃花萬古開拍盡洪  
厓肩上雪飛身吟過玉清臺

同人又呈昨和忠愍公詩翁笑曰今夜桃花開不盡矣改看煞桃  
一斑錄雜述五

花眼倦開綠波流不到瑤臺

遠香亦呈昨和忠愍公詩翁曰遠香詩真應酬因代作曰玉簫聲  
裏唱歸來無數桃花仰面開拋却一雙紅尾鳳手攜子晉上瓊臺  
桃花未能免俗耳子晉則有感簡齋之詩也斯人可歎哉旁有人  
黑甜鄉去矣何不少待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也君等且賦睡鄉詩  
我亦銀海生花矣

十月初九日夢陳設寒翠所仙翁至曰當年同一例佛火與燈青  
明月過斗極天風動大星山雲皆夜睡談笑亦碑銘此中無一物  
兜率楞嚴經受君清供我在香先明月到地蕉綠上天樹色動畫  
柳花趁船因緣作果弟子皆賢好清淨道場也

主人來爲我去却陳設聽我吩咐

一要燈但取一燈明似豆不須雙鶴帶來雲

二要香但取菴瓶香一線不須漢鼎色瓜皮

三要檯但取栢枝堆一葉不須黃雪踏菱花

四要座但取蒲團安小榻不須猛虎伏階前

五要茶但取空空沈佛影不須煨龍問茶神

六要金剛經但取綠巾寒塵卷不須紅錦妒機絲

聽我說偈

與某人偈十二箇時辰一百箇忍字十九道碁盤一百卷明史

與某人偈視道如尺防意如城用心如秤守口如瓶

一斑錄雜述五

與某人偈舉目昏昏醉舞躑躅十畝之宅五畝之園仙佛爲性聖

賢爲根元之又元衆妙之門

與某人偈繆公繆公有古人風入手如夢折腰如弓還君白髮醉

君碧筒不若歸去環堵之宮大呼隱者與之嘯歌乎其中

同人呈自著信默編一小冊翁批曰住打頭屋論仁讓福繡以文

章其曰可讀人世紛紛並出牙角不如神仙一口紅玉萬事空空

霜天一曲我取一箇葫蘆藏書去矣

同人某和題寒翠所原韻曰煮盡松花煮石花寒香一口讀南華

白雲自有仙人屋黃葉重尋處士家曲檻疎煙浮鴨鼎橫塘幽火

響魚叉開窗野色平如掌惜少青山數鬢了翁改白雲天上仙人

屋黃葉江南處士家

遠香亦和詩曰踏殘蓬島萬重花長揖仙人夢綠華心地清虛金粟影文章綺麗玉皇家無邊日月耽壺裏有跡雲山上畫叉幾度鐘聲鳴九耳滿天楓葉湛紅了翁改曰邀來風月垂簾押贏得溪山上畫叉

同人承母命請偈翁曰婦人識字便知大綱梅花一屋春草一堂如鴉吐乳如雪飛香北門之管一生之忙東風來矣須種垂楊

有人問終身翁曰洞庭之雲與鶴為羣腰纏十萬兩字儉勤又有問終身翁曰爾父無足爾兄無目爾善視之無窮之福

十月初十夜夢仙翁與圓覺偈同來翁曰圓覺請坐聽我話懷曰

一斑錄雜述五

美

選佛場中位置余一巾一拂一遺廬窗迷丁令雙雙鶴花撲庚家策策魚小賦西京留雜記荒談南部出新書偶然榔杖成龍去捉月歸來有玉蟾又曰屈指三回明月看一聲長笛倚欄干簾張飛白鷺羣舞茶闌空青蟹眼寒有道先生過郭外凌虛仙子下林端橋頭且向君平問銀漢何如蜀道難

同人抱孩姪出求醫方翁曰醫小兒者名曰啞科所最貴者養其天和母乳若濁子慧不多泥孩竹馬與之高歌余冠岌岌居安樂窩又承嫂命問終身翁曰只在寒松翠竹閒年年老鶴守柴關但教安樂窩無恙便與仙人跨鳳還

圓覺與仙翁談禪

僧日子知動心處否翁曰私向春簾問鸚鵡寂無人處感看山

僧日子知人空定否翁曰銀蟾到地心無跡黃葉連朝不打門

僧日子知忍辱處否翁曰終見假王穿袴下尊拳原不打嵇康

僧日子知煩惱處否翁曰金谷有珠售不得玉樓無夢燭難銷

僧日子知繁華處否翁曰十隊銀船春結客三更珠戶夜開樽

僧日子知清寂處否翁曰鶴背寒翹千尺雪竹梢風碎一家秋

翁與諸同人詩曰昨夜寒塘花一枝衣香扇影共扶持船連月色空簾額柳盼春光老鬢絲古樹著花霜有態好山無夢睡醒知來

朝散髮蓬山去又為游仙誦小詩又曰已招鶴去守寒翠又送鳩

摩踏軟塵掃地焚香皆倩客木魚經板不知春臘頭喜試防風粥

一斑錄雜述五

美

波面如也捉月人銀燭闌珊渾欲睡却兜紅雨露花身

前初八夜翁批信默編曰我將一箇葫蘆藏書去矣同人取同樣

無字書一本謊眾人曰書何嘗取去而書中所寫之字跡全失矣

眾皆驚異雖加點者亦不能無疑今眾以問翁曰曾聞班史付高

僧一箇葫蘆墨本真昨日葫蘆依樣畫不將文字問紅塵眾知是

謊相與大笑

僧曰昨於千人石見龍子與尺木長短句曰千人石兮七里塘波

一凹兮圍祠堂祠堂不靈詩不著白公不作坡公死五十三級紅

闌干四百八十塔影寒風篋送韻仙列屋竹影蘸髮盡綠錦雲

入市霧亦橫霜擊寒花夢不成黃鶴一去一千載飛錫擲來空碧

外同人問龍子何人僧曰劍池下老龍也老龍波底聞伏而不動  
尺木分欲雨不雨空天雲翻身直入珊瑚壑長爪畫地毫無水怒  
起一躍不知處寒翠一輪明月起窗光到水薄於紙

十月十一日夢有仙翁隨侍之老僕名尺葉者亦能詩曰強半詩  
從鶴背成橫塘東去及殘更人如出世三尊佛月送看山萬里行  
白傅相招留却火孫登長嘯作寒聲平生與榻奴同號隨得彭錢  
老此生

又夢仙翁至曰遠香來我有詩贈你立見登身白玉臺鳳凰池上  
任徘徊文章爛漫籬邊菊品格芬芳嶺上梅目下風雲驚閱苑育  
中殿閣憶蓬萊從來仕宦皆如海我勸周君得意回

一斑錄雜述五

甲

十月十五夜夢尺葉至云有和仙翁題寒翠所疊韻古風請教諸  
君曰山塘熱開桃花山塘冷烘唐花桃花唐花因人熱仙人見之  
傷年華旁有老僧拍手笑不如常看瞿曇華山前秋水去山後秋  
草沒長橋直踏白傅家秋水復秋草黃葉成人家照得真娘脂粉  
活古月一夜山之義足跡一涉詩一首白傅聞之手不義忘却老  
奴守寒翠鼻涕一尺垂髻了霜花一羣乾鶴去小巢陡落古樹了  
弟子齋肅剪去銀花明日一仙一佛到一詩擲地成歲華先教黃  
鶴出門去後招青鳳闌一家弟子都入睡鄉久其一讀書指一義  
老龍吐涎結古篆蠟鳳下淚成紅了  
仙翁至有人問其卜壤佳否翁曰看彼北流流於南陬芳草二點

眠此牧牛牧牛之所實兆公侯古人有語狐枕首邱

又有徽人問終身翁曰古稱新安大好山水棄之出門騎鶴人豈  
利少囊短其清如此北山之北兄弟行欲往從之湘水黃從之何  
如手不揚膠附漆兮錫合饒老子知足金玉滿堂

十月十九夜夢仙翁至同人呈文翁曰舊作耶新製耶曰近作翁  
曰明年歲試不比錄科場規諸君皆須用功我且出題論語夫三  
子者之言何如孟子歲一字某人某人要題否曰要曰不得其醬  
至無量其猶正牆面至禮云禮云詩水港小橋多得吳字孤雲雁  
帶來得孤字皆五言八韻擬庾子山春賦擬徐孝穆鴛鴦賦皆不  
限韻

一斑錄雜述五

甲

又與諸人詩曰昨宵江上踏殘陽紅葉中間雁數行人世須筆畫  
日筆生涯休問鬱金堂醉鄉踪跡閒雲似香火因緣倚客忙偷得  
梅花春小小羅浮一醉且千觴  
十一月初七夜夢尺葉至同人問仙翁何久不至曰與老僧雲游  
不知何往有詩寄與諸君曰聽到姑蘇夜半鐘迢迢漏永露華濃  
新詩未遂三生約舊雨相違一笑逢學業雞窗成畫虎功名雁塔  
許從龍爲予寄語青雲客家住蓬萊第幾峯  
十一月十五夜夢仙翁至曰文來文來同人呈其猶正牆面一篇  
曰佳則佳矣但上鈞下挽須濃艷 又同人呈歲一篇曰前文極  
意爲之未能沉浸濃郁此篇大如作手未免少些說話明年歲試

必須如此 某人文何在對以數日抱病翁笑曰明年歲試亦稱病否要用功至囑 同人某問宗師月課題季文子三思一節如何作法曰重再字三字亦不可忽畧又問以易經作主以重離習坎作襯可乎曰襯可易經作主不必

十一月二十夜夢仙翁至與遠香詩曰笑汝腰支軟西風染麴塵藥囊同席捲書帶與花勻久別人如月深宵海眩銀何當歸小閣襟被夢黃神子文何在呈月課一篇曰鏗鏘夏玉陳言之務去有意為冠軍之作必能如願以償經解典核切據詩工穩賦雅而有致

同人呈功過格翁題曰至人任太古心地虛絲絲庸人反厥性功

一斑錄雜述五

望

過尤紛紛咄哉哀了凡立格旁行明忽如上中下古今人表評吾願立學者耳聽而心聽萬事入吾手一一如浮雲

十二月十五日夢仙翁至題瓶供臘梅曰分得瑤臺譜牒長半枝偏強欲凌霜黃金有色原相重紅豆為鄰別有香一笑故人皆編袂十分寒骨不頹唐膽瓶清供誰相守獨對雲中古鶴翔

又云有昨登金山絕句曰當年花看曲江城惜少鬢頭起一鳴今日上山真絕跡滿身金碧踏空行 尺葉云昨隨主人登金焦亦自漫成一律與諸君一晒曰登高極目豁曾襟遙憶崑崙萬丈岑月色斜迎師弟步濤聲吼亂主賓吟共談此際金陵古最恨當初鐵鎖沈控鶴歸來天欲曉未知衣溼露濃侵

仙翁又有登天台一絕曰一枝鸞拂倚金仙尋遍天台十洞天三兩枯僧逢著處亂抽紅葉說寒禪

翁曰二月因緣良云有雅歲已暮矣百事闌珊方相出巡門神冷落滿房寒翠盡得春光紅豆啄殘臘梅飽放諸君心事同此茫茫待得開年元辰初吉椒花一頌屠蘇一盤粲粲弟子彩彩衣服別有佳談以永終日今當遠歸腰脚未健窗前明月只此一回且勿秉燭尺木行矣粲粲諸君勉旃勉旃

正月初一夜夢仙翁至曰半月相違已隔年趨承香火敬依然登盤新菓鮮且潔銀燭紅燈再結緣又曰爆竹聲中一歲除新年景象想當初千家酒獻椒花頌萬里人投雁足書化鶴登仙還就列

一斑錄雜述五

望

懸羊辟盜且安居

稿遺希兩句

有咏雪裏梅花曰雪裏青山分外明梅花冒冷韻尤清曾騎鶴背千村訪却聽雞聲一夢驚臘盡芳園疑玉綻春歸古岸忽枝橫端相終遜三分白笑倩寒香漫與爭

正月初五夜夢尺葉至曰大風吹我襟浩氣却魔侵一曲高山奏獨彈古調琴子期長沒世誰為我知音慷慨悲歌際曾中感古今何如寒翠所諸客共談心不飲黃花酒還成白雪吟驚看人醉舞愁聽響寒砧去日花明樹歸來月滿林新詩成百首何怕夜更深主人須於元宵來令我道達

正月十五夜夢仙翁至曰有一謎走馬兒看花乘龍兮鶴霞跳獅

子兮採茶入寶獻兮八仙乘槎打一字同人擬議未定翁笑曰諸子未看燈否是燈字也

正月十九夜夢尺葉至日昨在蓬萊見衆仙唱和我記三絕述之曰拍馬湖山第一峯春光蓬勃畫圖中濤頭幾曲胥江上猶是當年逐浪風又曰亭亭石竹匝山家門對青山一徑斜海上蜻蜒牽客至雲衣散落鶴翎華又曰萬里長風擁紫闌盤空獨立羽衣單自從元日蓬萊去三素雲中世界看

二月初一夜夢仙翁至曰君等亦思及年光耶昨日春風已過十之三矣歲試在即如何如何我與諸子談考事舉頭原是卯金刀一笑長鉤去釣鰲今日鴛鴦新樣在牛神蛇鬼莫心勞

一斑錄雜述五

聖四

我與某詩一笑維摩小病來弱支無力上強臺須知妙筆空空在折取瓊枝撒手回問龍骨牡蠣可服否曰龍骨少減可切勿多求方藥心田便是丹田凡草原非瑤草養病先須養靜求方豈得仙方又問鹿角膠可服否曰果然藥店出飛龍瑤草琪花處處逢勿藥君家原有喜何須捕鹿過高峯

梅花正開衆請詩翁曰只有一句石牀掃雪夜無痕佳否衆請續完全首曰諸子得隴望蜀可加一句老鶴守寒春有夢呵呵

二月十二夜夢仙翁至曰五月之緣盡於此矣特來一別衆請留續後緣翁曰諸子尚有願戀之意耶夫寒翠所者乃張墅口氏之書齋也口氏世居洞庭西山與余同郡同縣又有親焉去年秋遠

香周子得游仙枕與過往神仙唱和詩句予適往東海過之一時游戲涉足於茲爲題其額又益之以詩結五月之緣焉因思寒翠所之景雖無茂林修竹可比蘭亭又非酒力茶烟可追黃岡竹樓之雅然當曉旭初昇光動窗几雞聲呶啾小鳥啁嘈此晨初之景也披衣晏起推窗四望花影已移藥欄風暖此午時之景也夕陽半榻水光連天人語隔溪樹影在地此晚來之景也犬聲相聞酒客列座松窗茶沸衣惹爐香此夜靜之景也一日之景不同抑知四時之景更不同若夫春草池塘夢尋惠連之句水田白鷺人行朝川之圖秋聲作賦不減六一風流踏雪尋梅豈讓襄陽佳興哉四時之景不同而吾樂亦無窮也况諸子皆賢又誠敬若此我愛

一斑錄雜述五

聖五

其景喜其靜宇宙閒福地若此者何可多得哉我所以眷戀至於五月之久良有以也茲無以辭主人之請聊書此以謝  
春水船如天上坐 得婦字

拍堤紅雨暗無邊新漲南塘綠一川春到人閒隨逝水客如天上泛輕船劃開山額層層樹穩坐湖頭活活煙黃雀風和頻放棹石磯湖滿聽鳴榔插花四壁添供養讀畫中央位靜便波灑空青迷鶴夢窗含虛白落鷗前影如橫漢瞻躔七遠抵乘槎鑿大千玉宇瓊樓聊放眼珠簾繡柱記當年高擲官闕長安近倒浸琉璃世界全湘簾拂霞侵几潤布帆挾日瀉濤圓滴身螺翠吟髯冷對面虹橋舴尾穿曲曲村流江勢抱同舟還憶紫霄仙

又錄彥細迓香姪試帖自物明月後遠香題詩

寒香一口薄神仙勝讀南華秋水篇京洛九家吟未到歲寒三友畫同傳從教老輩驚才子合有前身住月天我亦梅花耽癖者瑤臺慚愧姓名鐫

老鬼叢話

有王老鬼者忘其名里人以言之非真者曰鬼話王多鬼話故共呼之為老鬼其言殊動聽士庶咸樂聞之一日邑侯集紳士蒞鄉約所講論古今事理以訓鄉人適老鬼在近設攤生理抵掌而談鄉人赴之者衆鄉約所反寥寥焉余忿其惑衆然不等談唱淫詞無與禁止姑錄其說感庸衆者於左為妄言妄聽之戒

一斑錄雜述五

罕

- 一謂于忠肅少時有鬼持扇乞題大造乾坤手等句
- 一謂夏忠靖治水夜有黑衣神攜美女乞詩以鎮蛟龍
- 一謂韓宗伯葵少與人賭瞻夜宿枯廟飲五通酒懷其金盃
- 一謂王十朋一生是水底黃龍一夢老僧乞書賣金山契免禍
- 一謂龜山足有鐵索鎖水怪巫支祁於井中
- 一謂帝王所雷之地會有天子氣預見於是
- 一謂某地有龍穴得葬主子孫大貴
- 一謂王公卿相幼時先有異人識其相貌非常
- 一謂人足底生黑痣主大貴
- 一謂遇仙佛得丹丸服之獲上壽

謂仙能點化冥頑佛能超拔地獄

謂仙佛降龍伏虎斬鬼驅妖

謂女墮懸崖食仙果經年身輕能飛

謂入深山別有世界出則世事已更

謂騰洋流落海島遇高僧得度

謂入深山偶見舊時有人居遺跡謂是仙踪

謂石洞中通別地人點燭一枝可行過百餘里路

謂人至窮洋海島獲寶物回

謂四海各有龍王多藏寶物

謂洋中巨魚巨蟹如山

一斑錄雜述五

罕

- 一謂得聚寶盆能以少變多
- 一謂人在海島與猩猩生子忽得伴登舟猩猩挈子並投於海
- 一謂多士赴試有在途調護病者彼感其意出關節與之獲雋
- 一謂春會秋鄉先有人夢見天榜
- 一謂幹功名求財利得關帝廟籤與祈夢甚靈應
- 一謂達官顯秩是高僧轉世
- 一謂胡賈見人家一物識為寶許重價
- 一謂得古鑑少蓋偶沈於河撈之則與蓋並獲
- 一謂名醫昏夜悞與人藥適符其症而愈
- 一謂有女遺水附箱惡少取箱沈女後成婚不肯與為夫婦

一謂人至三十歲生三十子

一謂劍仙武藝通神

一謂熊入城主火

一謂坐功服氣透過元關神能出舍死則玉柱雙垂

一謂得太陰練形之術死屍不腐遭發掘

一謂少年之身體被老僊者易去云是奪舍

一謂李淳風著推背圖預知唐宋兩代事

一謂治河修屋出一碑上有識語適合時事

一謂隣阻拆屋度歲得拆出一尺上寫支干合新正歲次

一謂術士決事觸帝王怒問其壽曰正在此時因殺之成其名

斑錄雜述五

哭

謂災變將至有異人期以石獅眼出血蚩氓受人給適驗

謂善卜者卜有仙人來乃人攜純陽畫像至自愧其術不精

謂論命者揆年定人一生富貴及後以小驗大以大驗小

謂天上有宮闕天門月中有仙娥桂子

謂閻王斷獄公平各鬼照善惡輪迴六道

謂人為陰司官吏入冥辦事

謂人夢至陰司見已之食料尚多知不即死

謂陰司勾攝有悞令送還陽或借他人屍復生

謂人再生得記前因歷歷可據

謂人死遇其鬼於他方以死為屍解

一謂人淨眼能見鬼或繪鬼趣圖

一謂巫覡能見人家鬼如何情狀以合時事吉凶

一謂鬼求金剛經許之得藉脫苦來謝

一謂鄧都縣人鬼雜處山上有陰陽界

一謂人趕路投宿妖鬼之家

一謂疫鬼奉天使行瘟疫

一謂偷兒夜窺人室見繯鬼討替因為號救

一謂夢美婦相招戒不往醒見母免生多子一死因其不往也

一謂人將死而神魂先已出舍

一謂婦屍產子棺中鬼出求食投紙錢於水而浮

斑錄雜述五

哭

一謂穩婆昏夜收生巨室出視乃一古墓得謝則冥資也

一謂殭屍追人走屍攫人縊鬼溺鬼討替迷人

一謂嫁娶有花粉煞

一謂積棺枯廟殭屍男婦自為配合

一謂殭屍夜出置易經棺上曉回不能復入

一謂貴官幼時落難有鬼神呼伴護持之

一謂靜夜窺見隔壁鬼出見

一謂人夜宿荒塚聞鬼屬蛇虺勿相犯

一謂靜夜聞馬羣在櫪對訴苦情

一謂人夢游蟻穴為之宰輔



謂廟中神像夜出為祟

謂墳上石馬食田禾

謂人死回煞如何可怕

謂婚姻犯披麻煞幸得貴人為解

謂龍虎山正乙真人府役使神將

謂正乙真人以籃盛水火以示靈驗

謂正乙真人祈雨靈驗一切術士祈雨靈驗

謂茅山道士與正乙真人鬪法

謂法官能役使神將拿妖

謂法官拿妖訊知前有冤讎不能為治

班錄雜述五

聖

謂練術者能發掌心雷呼風喚雨撒豆成兵

謂進香者遺金玉之物於神座回家剖雞魚得之

謂虔誠進香心嫌香燭不及點到回家香燭已還於竈上

謂妖狐妖鬼與人為夫婦

謂妖狐幻同一人莫辨真假

謂妖狐取精成內丹

謂夜叉變美婦食人

謂妖物附至聖神位與貴人身體以避雷劫

謂人善鳥鎗弓箭助雷誅妖物

謂婦人與人要約行盡於腹失信則蠱發而死

謂妖術養婿視醜妻為美名雷人洞

謂妖術以女招婿登牀不可近去其魔制乃得偶因借逃

謂龍特明珠若印劍偶以珠與人後遺攝取

謂有老蚌素匿深淵忽龍來攫去其珠遺殼大幾許焉

謂大蜈蚣大蜘蛛腹生明珠

謂將巨魚巨鼈放生後獲其報

謂山行悞入蛇腹勉力得出皮肉已腐愈而額骨露一塊

謂人問壽於乩判以明懷宗末歲三月十七日死

謂人家兒女妖亡稱為索債力証前因

謂得人形何首烏服之成仙

班錄雜述五

聖

老鬼所言何可悉記余不過畧舉約百事書之於壁以為戒耳一日有下士來訪頓生辯論余以為誑者彼皆以為真至意氣相加拉余向神廟決是非過茶坊曰此內懸關帝畫軸即其前一卜甚便入見武夫子面貌威嚴侍者努目持刀可畏乃軸旁更有免關尊口四大字下士駭懼不敢前余即而視之尙存若要賒欠四寸適為軸所遮也不覺失笑然可見老鬼為神明所怒聊示其機于此矣人之好聽鬼話者豈竟無冥冥之懼耶

一斑錄雜述六目錄

茅山記游

茅山古篆

華陽洞

象龍池

牛痘

太西水法

木牛流馬

八陣圖

異類同生

龍鬪

大厦招災

火力甚大

取火漸巧

錫器有毒

游月宮

無往不復

口頭禪可惡

骷髏美女

鄭虎臣

飲冷知戒

月閨節氣支干

蜜蜂

野鳥大獸

九頭鳥

朱墳白鳥

虎

象

一斑錄雜述六

目錄

龜

名園感舊

良醫可敬

嶽地風俗

婚姻佳判

奇女子

奏對知體

四書改錯

賢者守經

貞烈女

重喪

黠鬼侮人

獎亦嗜古

賞鑑難憑

紅樓夢原稿

詩文不可為據

粵東潮汐

中甸風土

行店欺詐

戒石

女兒酒

團練鄉勇

燒搶巨案

神火

妖人來擾

拐騙孩童

金價

銀錢貴賤

邊方錢弊

洋錢

一斑錄雜述六

目錄

米價

麥價

棉花價

貨殖貴賤

田價

各州縣田地蕩額

古今戶口

一斑錄雜述六

茅山記游

甲辰三月初八日舟發常熟過華蕩夜泊大灣

初九日早行過九里柵山在西南岸內四里午至無錫過黃埠墩適兩江

制府者公英新放兩廣過此游人辟易夜泊洛社

初十日曉多船並發午至常州府東門上艤舟亭新篁綠縹十里

過西門又三十里奔牛鎮在望左轉入區擔河十里已暮泊東市

略有人居

十一日早行過蔣市及道墅橋向西路多曲又過利莊橋北郭里

等處共一百十里入清清河泊三茅菴前地屬金壇菴為茅山元武宮下院河路至此漸

一斑錄雜述六

至西陽鎮止菴旁居人僅數家東來香船皆泊此

十二日乘山轎西向山行里餘右顧西陽鎮甚邇又里餘穿許家

村有菴茶又四里送子仙姑廟荒山濯濯又三里半山土地廟路深入

山又而小廟尚在迤邐上山荒山濯濯三里登山脊元武宮在

西北山間殿宇高下一大道館也從山脊左轉南上名老虎行半里

右顧臨深下有山路屈曲名十折前又上陡坡二里登大茅峯頂有

廟曰頂宮為茅山最高峯道院凡六怡雲毓祥繞秀白雲儀鶴迎旭每歲三月初香火甚盛遠望茅

山只青山一座登此四眺知大小峯巒凡百或高低聯屬或溪溝

間隔山足拖岡時已春暮絕無長林豐草邈近吳君鑑堂蘇南人與

同憩怡雲道院適有香會從東南上昇王靈官小法鼓樂雷動旗

幟電閃拜香人衆入廟喧闐少頃余等與會同不峯西會由大路

余等徑從十八折下繞華陽玉柱蓮壺三洞前而至元武宮此廟

大小略等穹窿若房舍精雅供奉美備則遠不迨道院凡十二清

閣白雲閣傳經閣春臺閣含輝閣依雲閣竹石軒協贊齋劍光閣隱仙樓聚仙樓登雲閣有道會司各院公舉

三年易換住後宮執掌玉印俗稱元武宮曰印宮其教亦同正一而與龍虎

山不相統屬現在道會李耕私余憩清虛閣本院道士莊允春年六十三

今其徒孫章樓齋住持此院廟遠市肆一切素品酒食並在廟自製承道士讓

臥樓與居其同來香客會衆并雜村婦近二百人草草同住清虛

閣土人攜開布與茶葉在山略買一二

十三日濃陰大眾皆下山余尚欲往二茅峯三茅峯以周游覽乘

一斑錄雜述六

橋由廟夾街上後山盤北二里至二茅峯下頂有小廟忽飛雨花遂取

道東下童山尚有野獐跳躍過前下山避雨許家村回船旋起坐

三茅菴遇鎮江客與談二十二年六月間伊處事相與嗟惻

十四日晴使從人攜壺具往三茅峯求龍峯頂小廟上冬遭火道

火給道士香錢二百於豢龍池取二十二龍以回方午即返棹既

夜亦行

十五日午過常州府入天寧寺在東門外叢林新脩夜泊戚墅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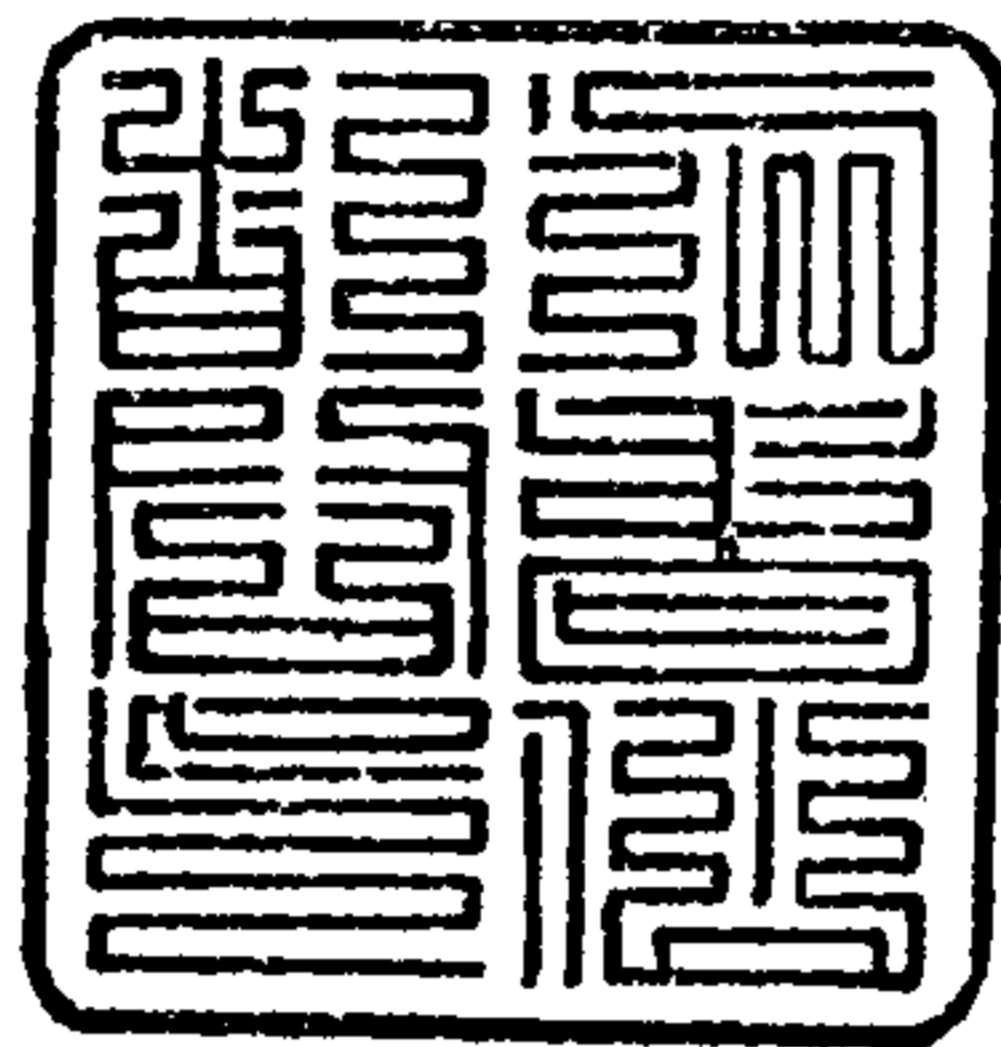
十六日午過石塘灣上有武廟花園華雅對佳地靜雲山皆入古

未刻至惠山舸艦縱橫士女雜還神會將至夜泊無錫東門外岸

有燈會觀者擁擠次日過詩關由山塘回

茅山古篆

龍虎山正一真人玉璽其文雲篆曰陽平治都功印云是張道陵  
傳下茅山道會司玉璽其文古篆曰九老仙都君印云是李斯小  
篆志云此璽玉  
色光潤隨時遞  
變以昭靈異余  
審之玉色青綠  
未知其真能遞  
變否姑為摹繪  
其文以俟識者



九老仙  
都君印

一斑錄雜述六

華陽洞

華陽與玉柱蓬壺三洞同在元武宮山凹對面石壁下十數丈之  
內洞口皆窄小蓬壺洞口有書於石曰內有毒蛇華陽洞口有書  
於石曰內有深水不可入有題詠刊於石者多剝蝕難讀勉錄其  
一云吁嗟此洞天乃在人寰裏神仙不可窮勝游聊爾耳欵曰窳  
菴可見以茅山為名勝古今所同也  
句容縣志華陽洞內東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四郭上下石  
皆空懸百七十丈四方交通五門闔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 御書第八洞天四字賜茅山懸掛誠以此洞空曠遠  
闊非尋常山洞可比也然余視茅山全勢不及三十里乃中空反

過之殆已入於地下乎 凡山洞皆深入地下上古地水沸騰由  
此出也故洞中上下兩旁被水激蝕盡同湖石玲瓏人之入也遇  
水必厲揭過隘必匍匐過上下必俯仰鑽緣且處處須標記否則  
洞罅混亂出必路迷其石勢架空亦無足異架空而至數十里盤  
盤囹圄等於蜂房水渦則罕遘矣然究亦不足異也若洞中石脂  
懸注略涉形似即以名之愈不足異在洞語言聲音洪亮則大履  
中亦然也其深入地腹必無底可窮漫以為仙真所居神龍潛伏  
不亦愚乎

象龍池

三茅峯頂有小廟南向前有平坡數丈旁有源泉一泓廣等一舟

一斑錄雜述六

四

巨石上掩日光少到長白楊一叢根扶疎於水中有水蟲藏匿形  
同守宮大亦相等四足一尾黑色滑膩如蝦蟆尾圍立如蝦腹及  
尾下色赤如硃相聯屬前兩足皆四爪後兩足皆五爪成目為龍  
名其泉為象龍池并神其說謂置龍盃缶雖蓋藏謹嚴攜下過半  
山土地廟則龍必隱去歸山矣句容縣志宋大中祥符間真宗敕  
取龍子有御製歌送還山在真宗時東封西祀所在粉飾茲亦宜  
然而好事者據此遂以龍之靈異為有本余難與眾人辨或惟將  
名為龍者攜回二十餘尾其有爪能緣扒且乘身溼能貼腹於盃  
缶之旁從而越去者有之潛逃已久復獲於牆隅溝隙者亦有之  
或不耐禁制歷久而自斃者亦有之以云隱去實無是事也古有

秦龍氏其如是耶付之一笑宜興縣南門外四十里龍池山

山志雷平秦龍二池一在二茅峯並有小龍游泳其中或取之

名山為民祈福文慶禱取一龍來獻因將二龍以行中途風雨

果失其一持一龍至闕下細視其形誠有可異為歌以紀之

俚淺不似未代

氣體故不錄

牛痘

人生必出痘一次種而出者不雜時疾痘必較輕故俗例孩童必  
延痘科種痘余至茅山見句容縣官出曉諭禁止民間私自種痘  
凡種痘縣城當官設局有醫學訓導主之以牛痘為苗牛痘乃小

一斑錄雜述六

五

牛所出之痘視小牛眼眶有痘粒者即是其家報者賞錢一千但  
取痘苗無損於牛以種嬰孩之痘百不失一不受分文酬謝若有  
私種之徒在鄉招搖撞騙以悞孩童者立拿究治報信者亦賞錢  
一千拿獲者賞錢二千此事罕聞特誌之

太西水法

熊三拔太西人明萬歷年來中土其地人心精巧於一切事物之  
理類能鉤深致遠故有所製造皆他方所不逮著有太西水法一  
卷其厚亦有龍尾車者形如大木桶而長過丈中具機巧人為旋  
轉則水逆而上道光十四年本地開白茆河郡中發下神仙車即  
太西法也試之機雖巧而終藉人力且製造匪易儻有損傷修葺

為難不如當地水車為便易然其巧妙實大過人不可概沒也至  
云天下之水皆應月成湖海洋廣大故湖大池沼狹小其潮甚微  
故人不及覺然洞庭鄱陽諸巨澤何竟無尺寸之潮乎似三拔格  
物尚未精當其說並不足為據

道光十六年清江浦治河需厚水之具購得龍尾車法式謂可以  
自為運動製成爲用藉以省河上工費不少也於時制軍陶設局  
贊化宮費及三千金成之車大四五抱扛擡需百夫壞牆垣以出  
試於池沼立刻告涸然運轉甚重推挽亦必多人乃繼試一二而  
關鍵已壞然即不壞亦全資人力非果能自爲行運也卒歸廢棄  
焉

一斑錄雜述六

六

木牛流馬

武鄉侯木牛流馬千古奇器傳疑傳信未有能知其究竟者余謂  
製造雖巧必無自能行運之理使果有其事當時工匠豈有不傳  
其法於後者哉或曰木牛流馬乃山行小車下山挽之如順水推  
舟自蜀中運糧至漢中皆下多上少連雲之棧山雖險而路似平  
坡故可用也

八陣圖

古人善用兵者何嘗講八門生死之利鈍武鄉侯王佐才干戈征  
討已小用之豈有講鬼神方術之理方術皆涉妖妄君子不為今人追說八陣  
圖以唐詩為據余前從川江過夔州府舟人指江干石子數堆為

證全無靈應此與石壁上兵書辰沅溪邊與川江邊石壁同一妄也

異類同生

虎生三子中有一豹如果有其事豹與虎猶同類也陝西山谷鳥鼠同穴雖不同類而田鼠化鴛鴦化田鼠理猶近也乃東園友聞云鴛鴦生三子中有一狗飼之用獵鴛鴦上飛狗下走所逐同至曰鷹背狗則天下安有是理哉趙雲松簷曝雜記云兔生鷹窠中余前噉之由此以觀余謂其迂腐彼豈不笑我寡聞乎

龍鬪

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八日無錫洛社西三里地名嚴港有白龍與

十班錄雜述木

七

火龍鬪狂風甚雨中忽有火燒棉花行數家壞民居人與物有被攝而墮者

大厦招災

蘇州府堂屢燬於火致柱椽並塗雖黃故名黃堂杭州雲林寺即寺大殿自宋至今亦屢燬於火雷峯神尼兩塔亦然近六和塔又因燈而燬矣蘇城北寺塔最大木尺圍二十丈自平地至第九層高亦二十丈再上至頂又六七丈明正德壬申五月六日有火自空飛來流為烏延燒及塔後之條治不知其幾矣今則重新於潘氏也我邑三塔方塔在城內東偏乾隆十一年中秋王克明點塔燈不戒於火而災塔心木倒摧大殿正梁梅李鎮離城三十六里尚聞其響克明費三千金賠修一

新後漸頹壞嘉慶十三年重修未竟而止今已圯裂堪虞無人問及也東郭新塔道光三年修治尙整梅李塔道光九年十月三日火燒三層至今亦未修葺以故虎邱塔七層外簷有柱中無木梯層板若金陵報恩塔九級全用綠琉璃磚瓦建成內外上下無一木支持而嘉慶間又為雷火擊壞若蘇城盤門內開元寺有無梁殿樓上下皆五間純以磚砌簷椽榑桷細巧盡妙天下無雙塔建平地者治基時無不極力經營而及後無不敬側若浴海沙土并不能建塔

火力甚大

火力猛狠不獨鎗炮然也人家失火延燒箱櫃火氣穿突遠至四

十班錄雜述木

八

五丈俗稱火銃若房戶門窗內閉火氣中膨人從外推之不能啓勉力得啓火隨氣出人為之傷故西洋船製機軸如風車格式拘火力使旋軸頭外出船腰裝輪棹水船行甚捷同踏車船

取火漸巧

上古茹毛飲血不知有火自燧人立教鑽木之用宏焉然唐以後不聞鑽燧殆已知聚太陽之光激金石之性並能致火乎乃有明一代已利用火鎗禦敵而戚少保記効新書持火鎗者需他人點放是猶未知後之製也今人劈麻骨染石黃於尖乞火至便名取火又名夜光昨見有名洋木者劈細條染藥於端用畫於木石之上即得碧火如豆更有紙爆含機擲於地而發響人心歷久愈巧

如是

錫器有毒

錫壺貯燒酒有毒若久貯或經日曬飲之能殺人若便壺用錫本已有毒更或悶曬而使毒氣蘊結於中須用冷水滌之至再方可用不然受其毒成瘡疥不可不慎

游月宮

世傳明皇游月宮乃為術士迷罔非真有月宮可游也或者又謂并非迷罔直使之夢游耳然能使一人有是夢豈不能使數人同有是夢若有所欲為而使數人同有是夢又必受其惑而莫知返矣妖術難防人其察之

十班錄雜述六

九

凡人入夢未嘗無知而不能思余以為世人行事多悞悞若夢吾身在道如魚在水游行自得而不自知其為道也吾行悖道如魚脫水涸轍難安而亦不自知其道在何所也苟能細心思之醒卻紅塵之夢自必異於庸眾而可希於豪傑矣不然即未有妖術之惑而惑固未解也

無往不復

人左手順者舉箸持刀並以左余家男女上下亦有數人若左手能書法者惟見董浜新市醫士陳杏田能揮筆開方伊亦能詩借同人刻有忘年集因問余所云大地之面自西旋東故牛馬負犂與人轉磨並從右然人右手順者何故持筆圖詩文則又必從左

圖轉余曰此無往不復之理也即君左手順者數十人中或得一人與人髮頂有右旋亦有左旋非無定相也背復之故耳

口頭禪可惡

飛來峯既可飛來何不飛去曰一動不如一靜佛亦念佛曰求人不如求己似真能參透禪機而有是言也余無以答旋以魯論一言折之曰是故惡夫佞者

骷髏美女

或見畫舖畫一美女與一骷髏並倚以示美女即骷髏之幻形也體質美女之歸宿喚醒愚夫余曰人貴近情不可忘情學貴節性不可滅性以骷髏視美女是忘情滅性也聖賢所必斥也

十班錄雜述六

十

鄭虎臣

吾祭陽鄭氏在宋世兩著奇節神宗用王安石新法天下怨憤致亢旱不雨時有鄭俠陳書請去新法帝為感動欲罷之立致大雨後南宋偏安之業全壞於賈似道及似道放循州又有鄭虎臣為天下殺賈似道其忠義之氣非常也是宜寬其不奉朝命之咎俾帶罪立功為當況翦焉傾覆之際忠義之士得一為難乃秉政無人拘常法斃之於獄故雖有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竭力效忠而國事終莫可挽回也

飲冷知戒

五月炎蒸人多飲井水以快口腹但須注水於盃審視無蟲方可

若誤吞螞蝗之子在腹長大必病腹痛或竟至於死醫家不及察見嘗汲井泉注盥見有螞蝗子三細如芥粒並一伸一縮浮沉隨水旋轉余指以戒人此物軟滑細小入口必不能覺而入腹必不能化因念曾有數人好飲井水患腹痛死職是故耶太倉黃篆文館余家述其鄰某患腹痛死將殮忽有螞蝗太倉曰長數寸透尸胸出又昔余在滇寓昭通府城黑神廟貴州會館朝夕與訓蒙周子談云其家在貴州遵義府有少年好飲冷水螞蝗入腹旋上攻頭而居鼻管膜中多年時作痛癢及娶婦設筵席恣飲雞肉湯忽螞蝗頭出鼻管內指探得一抽去之此百難得一耳

月閏節氣支干

一斑錄雜述六

十一

月大小元年與六十二年相似若六十二年有閏則其二月與前正月同也凡七百六十七個月而周元且天干亦同地支則相衝如元元元且甲子則節氣後早五日少四刻有差閏月元年與二十年略相似所差不多天干地支本年元且同前九年二月十五日共九十七月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十花甲子輪四十八周節氣元年甲子日立春則九年丙午日立春天干後二日地支取相衝二十四個節氣皆如是今癸卯年正月初六日立春建本候刊初七日非推算之咎

蜜蜂

蜂類至多均尾藏辛螫獨蜜蜂一種能釀蜜明太祖時有蜂丈人太祖咨以養蜂之道對曰多取其蜜則蜂易敗少取其蜜則蜂必盛是多取者少取而少取者多取也蓋江南斂重以諷諫焉 蜜蜂喜暖惡寒故閩廣極盛江南冬寒已需保護北方則保護不易然遼陽寧古塔地極寒列而蜜蜂亦有之

野鳥大獸

豪豬孔雀每自江湖攜至道光六年有大黑鳥可三四十觔喙如鸚鵡短足利爪頸近首處有二三寸一段無羽毛云雷公鳥 乾隆時曾來一豹連柙昇至觸其怒聲略同虎 嘉慶年又昇來一虎或與以豬首遙見即掀播欲得投柙則銜而聲哮似能連骨吞

一斑錄雜述六

十二

噉者 道光七年四月有攜鼯二養大木盆淺水中大者長四五尺小者二三尺四足一尾形同蜥蜴腹大如蟾滿身軟甲紋類龜腹背上硬甲三路如著甲魚即鱗鱗魚尾上削如魚脊下平闊二三寸漸狹至尾梢而尖四足並具五指中指並有爪眼上眉骨突起硬甲睛黃瞳與貓似如豆如線因時遞變口吻如蝦蟆不噉人 今壬寅十一月牽至一熊身大倍狹犬豕黑毛濃厚小眼大耳廣額尖喙前掌不類人手後足頗似人足股短臃腫立則高人一首作人行遲鈍膝曲向前可如人坐胸前橫生白毛一路闊尺長二三寸馴擾不思奔逸與糕餅則張口而人投之擲以柑橘葶薺等物稍遠伸足鉤得食之迫使作聲唔哩略近於豕殆豬熊也余前



見小熊至冬而蟄今正冬令而此熊不蟄將以咨博物者

九頭鳥

爾雅有鷓鴣文選有奇鷓九頭即用爾雅典故後世遂援以作據謂天

下真有九頭鳥殊不知古書所傳並不察真偽直至千載以訛傳

訛如故也以余所知其昏夜飛鳴者乃一羣小鳥大等菜花鳩餘

三四月菜花開時羣飛而至海灘以類為招日得盈千名鬼車鳥海上山中則白日飛鳴人

所習見何嘗一鳥九頭若川黔深山老林怪鳥不一余偶經其地

亦曾留心咨度並云未見則何處復有九頭鳥乎

朱墳白鳥

羽族鷹之屬其類頗多最大者曰鷂曰海東青關東回疆有之

一斑錄雜述六

圭

養能捕一切野獸最小者曰鷓祇能捕雀其中者曰鷹能捕雉兔

野者曰老鷹在山食鳥雀及松鼠小猴人居在山小雞小貓小豬

羊或被攫去余昔在滇見摩天者自深山出恆以千計鳥雀宜無

餘賸而當地鳥雀又甚蕃也余鄉近海濱更有馴養鷓鴣者大與

鷹等另一種也云來自紫型山未馴者夜不使寐經月漸馴用以

捕靈雞掘鱸海鷗諸大鳥或不迨以捕青鷓黃鷓白鷓其長技也

當春二三月諸鳥羣飛過天放鷓鴣擒之飄飄下墮游於江湖者

調於鼎鼎矣然此等野鳥多不過十數成羣耳乃今於辛丑壬寅

兩歲塌身路沈市東一里朱家大墳方中秋前後五六十日每日

將暮白鷓必四集而棲不可計數墳樹固茂密而高挺長松千尺

如萬樹白玉蘭花盛開真奇觀也聞有自相爭鬪墮而為人得者

眾以為神不敢力捕觀者四集亦不畏避至天明四散莫知所止

矣是鳥長喙長頸長脚似鶴而無朱頂似鷺鷥較大而首無拖翎

嘗至焦山見有巢於層巖樹上者不謂偶然翔集其多若斯

虎

余鄉迹遠山林而二百年來虎會兩至前至在康熙時未得其詳

惟乾隆二十四年麥黃甫過東周市北海塘外辰巳之交淡日中

突見一虎緩步於大路意是田家小黃牛逸出或持竹竿攔之虎

振尾一吼聲似水車忽轉即奔匿陳氏後竹園中陳氏四兄弟並

乾隆末訓一鄉震駭或至陳家啓北牖覘之虎伏地近在二丈有

一斑錄雜述六

酉

膽者投以磚石不為動取周市質庫警夜竹鳥鎗實鐵子擊之虎

怒起嘯場圍風生闖倒兩竹一躍高出樹杪越河落對岸人家竹

園仍伏畏日光也湧幢小品謂虎豹一躍六丈推此可信旋鑼聲

至至虎奔匿海塘人莫敢近有力士秦三牯牛者伊曾路遇逃繫

牯牛直前相觸秦兩手持其兩角力足與敵因得此名時為鄉眾

所激不得已持十六觔棗木棍跡至虎所虎出受二棍爪著於肩

而秦仆後一手虎又奔匿他所夜食鄉中一犬次早北城人攜雀

籠登陣遙見外濠有泳於水若一犬然過濠一躍上城驚知是虎

奔報武衛守備率兵逐捕虎已上虞山門在月城窟旋躍城出而

上山兵眾縋城尾之時行時止莫之敢攫薄暮至劍門虎入石窟

既昏有兵其恃膽往探見暗中如雙炬然其雙睛也卽發一鎗虎  
大吼山石皆震然不見其出旋再探無所見直待天曉某操刀率  
衆入陡見虎上懸石罅蓋死已久矣大喜過望鉤下昇入城徧詣  
官紳獻功某得食馬糧終老

象

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乾隆五十五年南夷接踵來朝貢象不一  
有母象懷孕至滇省城產一小象如驢觀者湧塞母象怒而走出  
市中遮檐屋角如摧枯拉朽象奴急趕上攔回比登程北上小象  
行遠而鳴母象鼻捲上背負之而前其過橋梁必先以鼻試鼻按  
不動過必無妨督衙前大石板下水流汨汨被試立折其食竹枝

一斑錄雜述六

五

稻柴悉資鼻捲拭去泥沙而入於口飲水亦先以鼻吸彎轉入口  
飲之省中賣水者大桶貯水店口象過鼻一抹而潤有饋桶梨亦  
先資鼻貯而入於口以頸不能轉側下俯故也其四足腫腫直立  
後腿灣曲向前與牛馬異身高約丈大可十倍於牛小眼大耳兩  
牙前出五六尺鼻從中掛舒捲伸縮惟意所欲然鼻皆脆骨苟有  
所傷卽死不救但畏獅若虎豹熊羆力皆可勝生長南方暖地強  
使北行實失其性多有斃於中途者其死直立不仆過湖北死於荆門州者尤多  
至京師馴養食祿冬寒栗烈製衣禦之朝會則供儀仗喻意通  
靈出人意表夏浴巨川性發牝牡交於深淵不令人見亦無孕者

龜

龜之至大者能吞噬人畜羣聚可以潰河隄湖岸惡物也杭城百  
獅池大龜背廣尋丈石岸爲制非能馴也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市  
得一龜重七十五觔越日解而烹之先燻其肉入湯煮復撈置冷  
水氣頗腥惡瀝乾以次入油鍋爆過分三大鏊加好黃酒蒸薑蔥  
香花椒馨聞四鄰將爛加醬油甜醬白糖味與鼈同而皮肉肥厚  
美勝於鼈其肝血腥不堪食腸亦不佳相傳腸爲佳品妄也又聞  
其肉懸掛拖長到地今於未烹時試之不驗後驗其叢多癩知傷  
於猎者非一次也得於小東門魚肆云其裙原有鐵牌去而貨之  
論價時行主陳某並無疾病至夜猝病死此適逢其會耳蠢茲水  
族宜供刀俎庸有晦乎

一斑錄雜述六

六

名園感舊

寺廟之盛莫過杭州園庭之盛莫過揚州康熙乾隆百有餘年  
商殷富窮極土木相競勝今十不存一矣獨我蘇獅子林湖石玲  
瓏架空穿洞盤旋上下往復迴環閱元明四五百年如舊石洞上  
頂數尺之土白皮松藉以滋長大可盈抱余少時見松漸枯死今  
再種者又拱矣滄浪亭亦我蘇名勝屢經修葺故得常存嘉慶十  
五年與周子遠香司馬君香巖等由紫陽書院往游並有題詠姑  
爲效顰云聞道滄浪好乘春結伴游清流存一曲古蹟已千秋岸  
柳無邊綠山亭盡日幽行吟人共返回想復情留今諸君久作古  
人矣 邑東郭三里翁闈大司寇叔元公別業也臺池花木良多

勝槩有早船十二桂軒尤佳近百年來已久歸蘇氏道光五年蘇葉封桐與其子奎炤同游岸余往訪盤桓有賀君喬梓皆新貴愧我桑榆托舊交句越十餘載再往則屋宇頽廢園地可墾者盡成田塍餘皆蔓草荒蕪游人無問津者余因有燕不世情歸舊主花還古道戀荒村句蓋寓感也 紅豆村莊昔為錢氏業今將二百載地名羅馬村又名芙蓉莊石橋面已去僅存下三圈東南十數丈有土地廟紅豆樹在橋西北徐家茅屋後大一抱餘云已是旁枝再起非原本也皮色似榆葉似槐小滿節初滋嫩芽花不歲有若有在芒種後開昔日歌樓舞館今破瓦頽垣亦不可覓矣

良醫可敬

一斑錄雜述六

七

人逢厄運癩疾本不難治而庸醫悞之若命當無事證已危迫而良醫濟之乾隆中蘇城葉天士負盛名先祖立齋公年高資調理以便之郡往訪之門庭烜赫生徒踴濟待命就診者以次進天士意氣驕矜任談世故似無意於醫者先祖雖承另眼然略與按脈即喝養榮湯侍者書方授之歸服數劑體愈不嫌而止惟我鄉梅李鎮有王敬亭者精醫理遠近疾病多藉補救而尤以傷寒為擅能乾隆四十九年族侄履義病傷寒雜治罔效越十餘日神昏譫語似將憊敬亭至日幸尙蚤兩時緩無及矣急投竹葉石膏湯即神倦而寐越一時甦神氣已清體亦大適共欽其技之神也邑陳航黃亦醫家也患傷寒不克自主同人顧問皆惶惑漸至束手敬

亭曰是實無難何邑無人也但君受人酬謝多矣盡分潤焉然亦祇四十千可歎黃醫饒於財如數予之藥下咽不半日而疾解余家知數某與伴食不嘗雞告以手有瘡疥外治多方未效也敬亭視之曰外科弗能治盍試以內科予一方服五劑前痲結脫後不復滋他日晤謝詢之曰此陽明溼熱也清之自痊外治胡為同時稍後梅李鎮又有外科陳顯嘉者見證從無錯悞鍼刀藥餌奏效實多及門多士咸受指南嘉慶初目已雙瞽手之所及與視不異孰能生巧矣今兩家子弟咸食舊德鄉里尙賴之

徽地風俗

徽俗重地利尤信孤虛旺相之說故既定吉壤而窆葬再羈歲月

一斑錄雜述六

八

者不少也又尙吵親喧譁擾攘以為合昏之常態有女子力本兼人幼習拳勇不堪眾擾免冠解帔揮拳禦侮莫不披靡蓋未行覲見之文親族固所不識既吵親不拘禮節又焉能咎新人之不循婦道乎時適有卜葬於附近者擇吉同此時日正欲下窆聞譁急止謂犯大將軍也停棺於墓直待兩載俟此婦生子乃敢封為馬鬣

婚姻佳判

劫親陋俗今昔共有村舍締姻男家急欲得婦女家或故難之因勾結當地無賴猝至女家婿一指揮眾即相助搶女入轎擡回成禮聞有婿未識女面悞將學織鄰女劫奪女雖力辨眾以為飾詞

不理強迫成婚訟於官官以習書經中式訊鄰女亦未字因判古時釐降二女本可同夫著並嫁完案此深於書而以書教乎又有兩家同日迎娶輿夫爭轎挾忿及迎婦各歸途遇廝打追逐眩亂好事者乘昏暮將兩轎互爲易地轎本相似不知其悞直至入宅合卺隨從婦女啓幙慰問方驚其非兩家相去七八里夫婦雖未同宿卻已成禮急訟於官官以習詩經中式詢問媒妁似可通融因判天作之合著將妝奩調正完案此深於詩而以詩教乎兩事近於古之以經義斷獄者何不謀而合也

奇女子

人事有迫於無可如何者未可拘常禮而自悞太湖婦女亦習操

一斑錄雜述六

七

舟乘風破浪視爲固常近有內地迎婦湖中者用金闔華艦回至湖半狂颺陡作衆惶怖無措忽新婦急卸冠袍振臂出令舟子以長綆縛舟中物投水而拖繫於船舟卽不橫并爲把舵乘順風姑收他港雖稍繞遠趕泊家門廟臺演劇方圍圓夜未央也賓朋滿座謂新婦尙未于歸而家衆迎鸞已叨再生之庇咸驚喜傳爲異事又有甲女自幼字於乙及長父母俱亡兩兄廢墜遺業漫索厚聘標梅已賦姻事無期女知壻讀書應小試奉寡母居家無多人因托燒香出輿夫卽熟悉近鄰回途經僻靜處令轎暫停將私憾告之亦共抱不平乃問乙家所在造焉入門見母女問曰此卽我姑否我是甲家女姑之媳也我兄無良豈有男大不婚女長不

嫁者我今燒香回特來省姑母出不意姑延之坐女曰女子定姻卽無更改我生爲乙家人死爲乙家鬼姑在何所我卽隨姑住何所我不歸兩兄家矣令將轎中隨帶所有奉姑收藏輿夫亦爲說合卽尋壻歸成其伉儷壻適會文某家題是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館師課習六壬命題實出無心而衆發大噱六壬之名由是噪

奏對知體

乾隆四十五年各省大員進京恭祝

高宗純皇帝七旬萬壽先數日有某公入見問年對曰臣年七十七笑曰與朕同年對曰臣犬馬之齒不敢比南山之壽又有某公

一斑錄雜述七

八

入見 上問爾父亦曾做官今在家年幾何矣對曰臣父年七十亦曰與朕同年對曰臣父杖國之榮那敢比于春之慶歸公景照從浙臬陛見 上問出身對曰臣捐職主簿從直隸永定河工出身 上曰如今永定河工有一盤總帳爾能算否對以不能 上笑曰爾既在此出身安見爾不能算對曰臣就使稍知一二在君父面前不敢自誇錢公整任川藩時金川平定軍需局銷算忙迫尙有八百萬不知如何開銷因大功既成奉 恩旨寬免及六十年公之子受椿從閩臬陞廣西藩司陛見時和坤用事 上首問爾父親虧空八百萬的對曰臣家有絲毫家產留存總是 皇上恩典又問閩省有

虧空否對曰臣臬職專司刑名屬下虧空非臣所能知此等奏對均為知體

四書改錯

毛奇齡博覽羣書精考典故有足多者而其駁四書朱注則於是非頗多顛倒如傳不習乎曾子自必謂孔子傳於吾故以不習日省吾身乃謂吾於孔子當言受吾於吾弟子乃可言傳何也三思而後行自必謂多思則私意起乃必謂多思極善人所難能何也天命天也天何言哉獲罪於天一切天字實指自然之理言執一理字駁之又何也孔子重管仲一匡天下之功姑寬其忘君事仇之罪必謂不可以垂教萬世宰我欲短喪幾動孔子之怒後世亦

一斑錄雜述六

王

人共非之而反謂三年本屬太久是并將聖經亦駁豈非拂人之性惟朱注太王陰有翦商之志則謬然所駁亦不自毛始也孔門重德而於桓公之霸反重功蓋一匡天下哀周重賴之故非仁而轉許為仁有虞龍甫之士或未可與權

襄淋邵淵耀言大學明德新民自屬兩事若止於至善即明德新民之事也或未可分作三綱領又論語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應是謂家臣悖叛如實以哀公以越伐魯似欲季孫防魯君也孔子之意或未必然毛駁朱注不遺餘力反未及此

賢者守經

為君子者不患不忠不孝所患愚忠愚孝項羽得太公呂后遺漢

王書曰而不即下烹而翁矣答之曰吾翁即而翁幸分我一盃羹漢王豈竟無父子情哉蓋事至無可如何必須偽作無情為上計故賴以全不然亦不過如伍尚能死耳曷足貴乎然項羽不殺足徵英雄之略取天下而徒殺人父何為且留雌雉後或滅劉計亦深遠歷代名賢論此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豈非賢者守經先主取蜀明知劉璋必不能守使亦為漢賊兼併漢事愈不可為矣故假以滅號之計取之雖失信義而勢不能已也不然伏龍鳳雛皆聖賢也不為阻而為助亦何情哉宋蘇東坡曰先主一生信義獨此事失之余以為英雄生知後儒論古且不能學知

貞烈女

一斑錄雜述六

王

女子貞烈高下亦無一定惟以死無貳以死不辱雖貧寒小戶其志終可憫可嘉北水門外壽帶橋頭有曹姓女自幼聯姻昭邑縣胥之子某及長某所為無狀迷遠地不回女年逾二十父已早亡其母為別字楊尖朱姓在舅家出帖慮女知也而女已知即自經時道光十七八年也 我張市奚祥寶編戶民也女名秀貞年十七市棍徒其姿屢調不得一日乘閒強犯之秀貞厲聲號棍逃去其母陳氏回見門首多人喧論而室內房門緊閉扣女不應壞戶入女已懸於梁矣解救已死時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也眾欲為鳴官鄰里懼累勸阻時祥寶已死陳無可如何竟聽勸而止嗚呼秀貞一孱弱女子耳遭強暴以死自明乃狂且漏網冤仇莫

雪君子聞之有餘憾焉並書兩事以闡幽光也可

重喪

世俗謂人死有重喪之日此道士妄言也其云正月七月逢庚戌日二月八月乙辛日四月十月丙午日五月十一月丁癸日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戊己日人於此數日死者百日中或親或戚必又死一人俗例人死次日遇重喪則入殮故早故遲避之此言曷足信哉然運當否塞雖荒唐謬悠之說有或者余家蔡陽鄭氏歷積百餘年來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十六日曾祖母鄭氏歿二十二日二伯祖龍友公亦歿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六叔祖謁翠公歿次年正月二十三日叔祖母沈氏亦歿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嫡祖母吳

一斑錄雜述六

筆

氏歿四月十八日嫡母吳氏亦歿六十年二月初三日生祖母李氏歿初九日同居從兄裴伯亦歿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十四日繼母吳氏歿三月十二日四弟婦呂氏亦歿道光元年六月二十一日余岳丈陳文謨歿七月十七日余妻陳氏亦歿九年三月十五日庶母陸氏歿四月初九日父雨亭公亦歿一門中彰彰如是戚屬如舅家吳氏與姨家司馬氏並居老吳市東街夙傳詩禮門望家道亦相埒前事不及知惟自道光元年二月十六日舅家表弟平卿歿新入洋未娶二十一日姨家表弟蘭洲亦歿好秀才七年八月十七日母姑席氏歿十八日舅家姪孫蔚申亦歿廩膳生十八年八月十一日舅吳桂山歿十月初七日姨家表弟香巖亦歿即蘭洲兄亦好秀才

有為有守一門棧棟司馬氏妯娌寡守潦倒難堪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舅家姪孫月泉歿二十九日其父文漢亦歿方共歎老成彫謝而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司馬惠官十四歲猝以病歿司馬氏僅存香惠官優於兄方共危重喪有例忽於八月初七日吳吟香亦歿吟香較優於兄宅見心已遷居入城人謂藉以逃當地災晦則吾不敢信也

點鬼侮人

鐵圍山叢談任宗堯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贈觀察使多藝一斑錄雜述六

舌

能宋徽宗末從尚書王益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為上節至四明放洋不十日忽傳副使船壞始宗堯將登舟寄所齎玩好琴書於相識故人家至是相與嗟歎一旦故人女暴病神昏妄語為宗堯鬼訴曰我所以涉鯨波萬里者本希尺寸賞不謂葬於魚腹故人念乎所有三琴實平生愛賞其上者可歸之我家中者亦奇古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又言箚中物歷歷分區不遺毫髮其故人駭惻為與哭自是四明一郡並信使者歿於海矣而宗堯自高麗歸一舟上下皆無恙方知人心疑信每易為點鬼侮弄此可補正編鬼神因人為靈故錄而著之

弊亦嗜古

行營雜錄府尹承當路旨造言污蟻歐陽文忠公旋得白猶坐以甥女張氏匭其買田作歐陽戶名出知滁州夫以他人產業立己戶名以納賦稅是後世包攬之弊也可知此弊亦頗嗜古

賞鑑難憑

人之嗜古須防貽笑紀文達公至塞外見有古碑未經摩搗字蹟雕琢如新從而搨下賞鑑家以為翻刻有武弁將木板仿照刻成灑火藥於面燒之使去其鋒稜然後搨下賞鑑家以為此真原本何顛倒乃爾 又有畫方僅尺澹墨掃成煙波浩渺氣象中漾扁舟舟中坐一女子又一女子為之搖櫓並有恬靜安閒之致上有詩云沙鷗同住水雲鄉不記荷花幾度香可笑麻姑太多事猶知

一斑錄雜述六

畫

人世有滄桑跋曰畫中人自畫并題賞鑑者擬議莫定余未見此畫姑倩能詩畫者如所云摹仿成之加題二絕於上曰可是江鄉景物佳佳人借隱水無涯朝朝搖艫芙蓉裏一任花香上鬢釵雙雙姊妹泛春谿前望桃源路欲迷不與世人通一語自描小樣自家題款嫁前人之名以待賞鑑旋有士相訪見之曰仙姬逃世偶遺片畫於人間君效他人之尤作此狡獪即可以欺世其可以欺畫中人乎相與一笑

紅樓夢原稿

紅樓夢末傳瀟湘妃子詩四句曰盃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又曰人間亦有痴於我何必傷心是小青誠哉佳句惜兩不

成首也會於所知家見有紅樓夢抄本十餘本中多刪改意是原稿雖已不全而末本完善姑翻末頁觀之詩曰偶攜女伴到湖濱尋徧芳原總是春直去改西冷橋畔暫逡巡羅襪凌波染麴塵成上一首又曰柳滿長隄花滿汀晨粧空自妒娉婷直去改宴罷歸來月一庭情懷無限訴誰聽成下一首刊本皆略去愈見藏蓄舍情殆亦幾費躊躇也

詩文不可為據

詩文寄興類不顧其事之有無駱賓王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句佳矣而靈隱寺羣山環繞江湖在重山之外何云門對滄海在二百里外焉得樓觀蘇文忠公豈不知黃州非周瑜破曹操處操

一斑錄雜述六

畫

船艙千里並歐陽文忠公豈不知瓊滌無山赤壁醉翁亭三賦千古傑作而語皆不實即舟人夜語覺潮生漢陽附近江湖豈能遠至詩文若此最多並不可援以為據 今人刊詩稿一帙中必有聞杜鵑啼一首是借其名以博雅人深致耳伊知杜鵑為何鳥乎即杜鵑枝上月三更杜鵑啼血猿哀鳴唐人亦因有望帝子規之說引作詩料初不考其物之有無也今鳥形同喚刺蝟之鷹四五月農忙時來其鳴曰鬼鬼鬼谷入夜不已口或吐血備查

粵東潮汐

海門諺曰初一十五水上日午與福州初一日潮寅末長巳末消沙申末長亥末消春潮大於寅卯辰夏潮大於巳午未秋潮大於

申酉戌冬潮大於亥子丑 皇華記聞亦有粵海潮

瓊海潮晝夜惟一汛半月潮長則東流半月潮消則西流 焦氏

說楷瓊海潮望前東流望後西流 讀書記數略瓊海潮兩流半

月東流半月西流

余未至瓊姑錄以備考核然恐諸書彼此勦襲以訛傳訛也

### 中甸風土

中甸維西本西藏地乾隆中土地日闢遂以兩地並屬於滇麗江

府中甸去府五站同知駐焉武職有都司千總當地有土守備二土千總

八聽夷人詞訟為同知所屬其地多寒少暑五月尙飄雪霰六月

尙衣綿裘冬雪未厚有緊急公務土官差人開路尙可藉當地毛

### 一斑錄雜述六

毛

牛力若雪厚路封行人斷絕矣 風俗信佛教重喇嘛凡寺廟俱

喇嘛居焉

有金廠一每年額課黃金十二兩每日收沙金六七錢合計一歲

可得沙金二百餘兩每沙金二兩銷成淨金一兩

有銀廠三每歲額課紋銀八百兩

有銅廠凡廠上取空銅礮者一等人買礮煉銅者一等人販銅及

遠者又一等人開爐煉銅者名爐戶藩司頒發循環簿登數

凡買礮煉銅不拘何處人但先向官領銅價然後至廠上買礮煉

銅礮十擔必須入鐵礮二擔每擔錢二百文同傾不然不化約用炭八百

筋爐下做塘窖深六七尺圓徑二尺口稍大底稍小礮化銅汁流

滿一窖乃潑以米飲湯若潑水銅必飛濺其聲如沸面結一餅伸大鐵鉗

夾而拖起一片再潑再拖層累如其窖焉冷定悉扛入官房三六

九日分之每百筋扣三十筋入官日幣銅官價給銀六兩一擔已

領付民價或又扣十筋分作數項官得一項名養廉銅書辦人等

亦各有分項官收銅照官價給以銀也此乾隆開事

### 行店欺詐

乾隆五十年時先君雨亭公進京至清江浦起早預知姜家行公

正擬投之僱車將至有來接客者問之曰姜家行也舟抵岸彼即

招夥伴起行李入其行則非姜家也車價大貴往詢姜則相差甚

遠主僕兩人難與行衆較量只得含忍喫虧 後往雲南在鎮遠

### 一斑錄雜述六

毛

府起早落行僱夫馬二十八站至雲南省城夫每名銀五兩馬每匹銀九兩先給

腳價十之四其餘論定分五包至中途以次給發將銀與行夥當

面平準紋銀申五色分封鈴以該行圖書不料行夥預以低銀如式包

成五包潛帶在身乘機調換後在途給發衆夫喧嚷共知是該行

之弊而數千里窮途與誰理論只得增酒資貼補風塵勞瘁且夕

饒舌真可憾也

每會試期舉子王家營起早車價必大昂嘉慶十年汪公志伊撫

蘇崇文愛士衆舉子入謁乞論該處行家以做橫索公謂行文札

飭一紙書耳但慮衆車因此或竟相率遠避悞及各位功名轉咎

在官者之不善處事也諸君子亦將臨民凡事慎毋輕易



戒石

戒石之制起自宋代各州縣並於大堂二門之內正中建此石上刊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以垂訓戒昭文縣雍正四年新分設石未用甬道建木坊書於其上常熟縣因出入阻礙於道光六年去之亦建木坊以代

女兒酒

紹興之地宜酒地氣然也吾蘇酒非不佳然善飲者終以紹為上且其酒獨可致遠雖邊徼異域猶以之誇勝也其地人家生女親朋咸以糶致賀本為作糶用大家禮繁因饋多而釀酒或至數十寶寶另製可容百觔以次應用直至辦嫁之後以其餘輾轉饋贈余曾得

一斑錄雜述六

无

一獲於其地若他處所得多有以新酒貯原寶者開而享客咸謂不飲此向未知紹酒之佳也沽於市者可同日語乎

洋酒以玻璃瓶貯每瓶可二觔略同燒酒然味甚甜而非用糖氣甚香而非用藥善飲者咸稱妙絕其來遠矣

團練鄉勇

道光二十二年海疆多盜奉

上諭令沿海居民團練鄉勇

情難自已姑擬條議十章上請於

來商船民戶屢遭劫奪奉諭團練鄉勇以防不測是亦時勢宜然

但光讀書迂腐未悉戎行姑就私見上陳以備選擇切謂烏合不

可以禦敵團練非僅博虛名苟團練而資用無出焉能集眾集眾

而紀律不整焉能統領統領而器械不備焉能教戰教戰而號令

不嚴誰肯用命因稽古名將練兵論戰之法古盛世寓兵於農之

制議使城鄉殷實各戶按其田數產業量其力分勸各出鄉勇與

夫聚集團練操演純熟城池海口之防守自然完固邑居鄉處之

士庶自不驚惶無事則既集之眾可令暫散歸農有警則奉官傳

喚一呼雲集可守亦可戰有備則無患揆度時勢諒亦可行祈早

定章程為未雨綢繆之策光等不敢以庸碌自安衰邁自諉願協

力合辦務使海盜無隙可乘云云蒙批團練鄉勇即古人寓兵於

農之意以本地之人籌防本地事宜既無兵丁征調之繁又無糧

一斑錄雜述六

手

餉轉運之費法至善也候札飭常昭兩縣邀同該職及本地紳商富戶確辦等諭旋以時勢難合不及舉行姑錄條議於左以表愚

忱四月二十三日

一議團練必須眾擊也古之人觀地中有水之象以田賦出兵今

畧仿其政按城鄉殷實各戶使立社以出鄉勇鄉夫如有田五

六百畝者可令當一社出鄉勇一名二三百畝者半社出夫一

夫但要勝挑負推挽之任每日每名該社戶出錢一百二十五

文法給八十文飯食四為勇要擇有力能習戰鬪者充當不得

以老弱怯懦之人塞責每日每名該社戶出錢二百五十文供

...

給八十文飯食五十文安家一百一十文積聚爲製辦鎗刀一切之費若有田千五六百畝者可當二社有田二千畝者可當三社半有田二千以外者可當三社每一義莊酌當數社若開張行店酌其本之厚薄典當亦酌其本之大小可以當社多寡必須得一至公至正明察服衆之董事毋苛濫毋偏私諭衆姓努力輸將實可免闔邑劫奪之害編派妥洽訂日與舉屆期一體團練

一議隊伍必須整肅也編十勇分左右爲兩伍合爲一隊用車二乘夫五人挑載行糧鍋鏟衣被一切使到處可以治食可以歇宿設一隊長管束本隊是非責成隊長十勇各穿號衣掛腰牌夫但掛腰牌車編字號各有一定不使混淆合十隊爲一哨設

一斑錄雜述六

幸

社總一名團總一名管束社總主城鄉局務收取各社戶所集錢文爲製辦一切器械及分派糧食事宜團總覓雇知排陣精武藝之人爲之訓練此社總團總二人本哨各社戶公舉當地能事者當之使共領一哨之衆另派兩車十夫爲之護從合五哨爲一營共計一營之衆社總五團總五隊長五十勇五百夫三百車一百十又公舉老成能事二人統領爲營總爲之設金鼓旗號以明一營視聽以成軍容另派兩車十夫給營總爲護從聽指揮教操演則夫勇不得亂次戰鬪則使夫勇視聽旗鼓上前不得稍有退避合計常昭兩邑應可團練五營共計各總統領夫勇約四千人請官長邑紳閱看允洽各社又公舉能事者數人隨官紳彈壓護從而成一標之衆

此可守可戰之良法也

一議號令必須嚴明也濟濟有衆所貴齊其心齊其力然後可用古名將練兵制度紛繁刻難盡述就簡便言之但訓以排列隊伍之法爲之指點爲之講解必三令五申又粗刊軍政一篇刷印每隊每哨各給兩張使夫勇中識字者時時閱看與衆講解務要明白然後督之以嚴令使不敢不遵若有狡猾之徒初時樂得供給假作倜儻及知將用出戰遂生畏懼因而逃避者查拿到營解官立正軍法示衆蓋戰鬪之事死生交關強敵在前皆思退避惟督率至嚴使知進取可以立功退回即犯軍法士卒方肯用命戚少保云務使士卒畏主將之號令更畏於強敵

一斑錄雜述六

幸

則戰無不勝若畏主將之號令不如強敵則必敗無疑矣但念我若舍死衝鋒而進敵又焉能當我即所謂一當百也從來大勝皆如是也

一議器械必須精良也民間刀鎗久已無備今擬用武不得不製造以禦外侮若火鎗砲位民間且未諳如何製法必須當官覓工匠來社辦理每一勇用長鎗一枝短刀一把每一夫備短刀一把每一隊備小砲二位火鎗四枝弓箭四副隊長社總團總督戰遇急也要幫助打仗亦各備長鎗短刀若至事平偃武火鎗砲位交官其餘盡改農具務農

一議武藝必須純熟也試看江湖之士耍飛刀鑽刀鬥賣拳弄棍

一切技藝何等精練我鄉勇中若得此等人於交兵時衝鋒賊焉能當團總主教須覓通曉排陣之官兵與精熟鎗刀之武士為之教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夫勇歷久自然武藝純熟用之戰鬪應必致勝

議社戶必須齊心也團練一事至要至急在知機者自必樂從而昧義者難與慮始雖舉報夫勇均派供給皆量其力所能為而鄙吝之人不肯與眾同志者自必有之然一人如此眾必效尤當官須着其隣社秉公查報如果力足辦公故為梗議則必公同議罰如竟一味抗違豈不思此乃至要至急之務奉公即所以自全若此舉不成海盜乘虛登岸地匪乘機搶劫各社之

班錄雜述六

筆

身家安保即若人之身家亦安保以一人之庸劣悞一邑大事必是心懷叵測眾社戶據實稟明俟官長定奪

議夫勇必須踴躍也各社戶舉其隣近之人為夫勇自必諒其可出充當若其有故及早先自陳明則不得容他畏葸推諉試思古時三丁

抽一誰能推諉者且給飯食安家原情亦不為苦況果能致勝論功有賞立功重大官必詳請簡拔英傑之士豈可錯過機會若有病求代須核其真當報警之時雖其家有事不准替代若無端托故及聽旁人之言淆惑者當官一併查究

議戰鬪必須有制也每欲進發夫勇聞號啟行隨纛旗所向必須製一攜牌當先以禦賊來鎗箭十勇為隊車載一大攜牌

製成式 兼載小砲二位先推勇與夫緊緊隨之前二勇手持一小攜牌與長鎗後四勇持火鎗又後四勇各執弓箭若要換執刀鎗可將所持之物暫寄車上遇敵在前聞鼓進戰號令至嚴鼓急行亦急雖蹈水火亦所不顧并不得回頭望後鎗砲及箭切忌未近先發不能傷賊一人此兵家之大忌也必至切近聞號乃發賊必有所傷我之十勇共持長鎗舍死出攜牌之前刺賊十勇務奮力相助前隊奮力後隊亦務上前相助若前被敵傷要問後不相助之罪非可落後以佔便宜也上前殺賊隊長哨長看明是何人之功何人奮勇紀功論賞

議辦理必須秉公也統領之人眾社公舉自必皆能事信實之

班錄雜述六

筆

人然舉荐既多賢否豈能一律不妨預為詰誠儆之於先在督陣督戰論賞論罰務要至公不得有所包庇與挾嫌怨若社總經手錢文尤當公正一切應用開銷稍有浮濫即行議罰若有心欺冒舞弊捏飾當官定擬

議防守必須周密也本境所防三處為要其一縣城為省郡外藩縣城安則省郡安其二福山海口與江北狼山相對峙素有兵守然得鄉勇為之聲援使官兵無內顧憂則營汛加威其三自前海口與太倉邊界相聯接尚少兵防若有鄉勇為之巡視使縣城無外顧憂則表裏並固一標鄉勇分三處防範務使熟習三處地勢明曉三處戰守之法庶不至臨事慌張如幸平安

無事則夫勇亦可暫散歸農毋庸粟儻且暮報警則册籍不  
改團練統領之人註明册上一奉官長傳喚即處處有備城鄉  
百姓必不至畏避逃亡以致失所即鹽梟海盜亦無隙可乘地  
匪無賴亦何敢橫行無忌也

右議團練之法十條果能興舉實今時至要至急之務雖各社  
戶出錢似乎匪易然亦量其力所能為一歲十二個月約用一  
半聚集團練一半仍聽散歸各業團練既成上可以衛官長下  
即可以各保身家鄉里得所保護則農業庶可無失各業戶租  
籽有著則賦稅必不缺供黨拿地匪盜賊差快協同該處鄉勇  
奉行則必不慮有抗違情事社總團總皆身家殷實之人其所

一斑錄雜述六

三

保薦亦不慮有倔强不馴諸弊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總歸以官  
長為之主若鄰邑仿照舉行數省海疆一體有備海盜亦何隙  
可乘此乃今時至要至急未雨綢繆之良策也

燒搶巨案

糧船每船一旗丁軍籍掌管各給屯田二三百畝免賦以資運力其  
田散處各鄉名軍田余張市一帶屯田屬太倉衛歲收佃租畝不過  
錢七八百至一千一二百佃力易償陸市小吳市等處屬蘇州衛  
租有增無減畝至錢一千六七百者猶與當地佃租相埒其有至  
二千三四百則高鄉沙土種棉息薄不能堪此而負欠矣有佃王  
長明王長元家小裕上年奉縣枷追自春至八月始得釋抑鬱深

矣至二十二年間有 恩錫眾方冀寬減乃向年索租必至十月  
是歲先請縣示要追陳欠佃忿益增十月二十二日旗丁到鄉  
租已過半矣而不許錙銖拖欠王佃逞忿一呼竟羣起四應燒旗  
丁收租一船打毀二船次日又燒九船要搶巡司所枷承催不力  
之地方元王長而彼不願逃枷眾乃拉當地善作中保之閔元元  
為首共至牛角尖某家商進止違拂而出又至老吳市鬧巡司衙  
大堂至 時眾祇五十八人也二十五日附近不安本分者從而和  
之人遂眾所過逼大戶入夥同行先打牛角尖程景堂家及相近  
龔家共至碧溪市有徐耕陽者懼為眾兇擁迫避入徐二蠻家眾  
遂推二蠻為首打王裕齋家及其堂兄弟王士楨等家燒搶甚毒

一斑錄雜述六

美

是年夏海疆多搶案裕齋報搶名連二蠻是日二蠻登其門 又至  
洋洋得意猶自明無涉打搶已士楨父子到二蠻家陪禮 又至  
陸市打地方張惠新家一切什物連屋架盡拆而焚於野片瓦無  
存又打顯載錫家什物燒盡屋係典居未拆出市又燒軍租催頭  
兩家倡言要打各大戶收兇租者著還各佃租錢搖惑眾心次日  
雨停頓一日二十六日又羣至小吳市先打王懋園家毀門面其  
餘未壞打陳雲溪家但毀店面出市東一里打朱華農家什物裝  
修燒搶無餘又至薛玉堂家適玉堂外出珠翠衣飾古玩書籍字  
畫倍徙他家燒搶淨盡玉堂弟某聯屋居住亦遭燒搶較玉堂家  
約燬及一半又打徐六涇港口陳茂堂家茂堂有勇力集人防守  
奈眾寡不敵細軟先已寄去裝修什物亦被焚燬時眾兇滋事有

旋風時或先之衆兇始則挾所忿繼則自危而不能自已且因搶而動所欲貿然蠢動幾身不自主似實有鬼神播弄以成其禍者二十七日打彭家橋某家陳茂堂姻家閔元元手攜紙摺照開數以次焚搶本欲至張市打歸家倉房忽聞梅里地方季芳捐縣牌曉諭衆兇迎拒季芳亦受傷又至白蕩橋打吳家先生橋打梅家爲其地防守之衆趕散報搶者連日聚訟縣堂二十八日衆兇至長浜打錢萬金家是日縣侯藍率兵差由梅李塘下陳茂堂季芳集鄉勇迎護且遣心腹人雜衆兇中僞與爲黨使爲內應官至梅里上岸聞人聲鼎沸欲勿進衆請乘便轎詣塔前衆兇蜂擁至茂堂季芳率衆關內應突起乃擒王長明兩子與王阿南等二十二入餘

一斑錄雜述六

壬

衆駭散時已暮官宿梅里二十九日官從彭家橋一帶徧勘各報搶家悞聞白馬菴爲衆兇聚集之所親至白馬菴拿大經和尚衆皆白馬菴附近人而菴僧並未與聞後訊明得釋時遠近騷動前一日余入城請官示諭令起鄉勇接應余迅回承辦是日天未明即率鄉勇西上至老吳市日方透土知昨日已拿獲多人今早衆兇尙四路團聚擬要挾以索被拿之人余急率衆前往在市及唐家油車防守鄉勇並隨而行經小吳市歷見各家被燒被搶情形知衆兇聚者又皆逃散前至牛角尖沿途鄉勇以次加增衆方餒幸陳景堂家備糶點給發衆情鼓舞而前沿途有識前日助搶者余令擒之又知有遊蕩茅屋中者一併扭出官在白馬菴遙見東路人衆懷疑即知

是鄉勇來助隨從之威愈壯余謁見縣侯將路獲人犯面交即奉諭遣夫押至梅李公館收管解城官勘畢各遣搶家而回白馬菴派夫看守不免擾累衆兇之家王長明兩媳忿極力尋長明回自經於門前杏樹閔元元徧商自全無策投河死後定案於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徐二巒斬決於蘇州十月初四日王關王絞決於縣城餘犯減等治罪推原其故皆軍租之取盈所致也

神火

莘塔平望鬼燐已記於前然祇一夜事乃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夜忽起燐火我邑蘇家尖遠近北至梅李塘南至白茆塘五渠東湖濱一帶近則徐家浜龐家浜七星橋遠則相城陸巷等處夜見燐火起一點至於千百點

一斑錄雜述六

壬

焚往來居民驚擾若上前追捕則又全無踪跡乞丐小竊或乘之偷盜元旦而後邑尊李帶兵役巡行清水港梅李等處民情賴以鎮定徐家浜獲解妖婦後提府審訊無實釋放而燐火夜夜如故初十後漸少直至二月乃絕 因此事相與詢度知嘉慶二十年正月初八夜吳江縣太湖濱直至湖州大金鎮一百四十里燐火無數且有聲略同海市 塘棲東岸市肆人居後有空地水南廟旁有明尚書卓明卿著有類書卓氏藻林者墳燐火夜恆有之 海上人云海灘廣闊每至歲底恆有此火特不如是多耳 曠園雜誌康熙三十四年除夕前四日至元旦後十日越郡四郊驟見火光徧野人民驚駭撲勦無踪正與今相類

附錄談蒼所記神燈

大理府白雲峯下有放光谷四圍皆有佛光 義眉山放光  
南嶽衡山金蘭峯下有聖燈 眉州彭山縣岷峽山有天柱峯  
夜見五色神燈 四川蓬州有山燈土人呼為聖燈 華山玉  
貞館時見聖燈 白羊峯時有神燈 雅州瓦屋山頂夜有神  
燈 太行山洞天東西夜有天燈 廣德金牛嶺洞外有神燈  
妖人來擾

搬運之術已記於前至若聯結多人燒化符錄來擾鄉里則未也  
三年前聞有江湖男婦數十人假逃荒名來游各鄉鎮婦女當前  
直入人家內室攫零殘食物及茗盃餘瀝入口雖銀錢箱櫃封鎖

一斑錄雜述六

弄

並能攝取伊等夜來聚居寺廟空屋覘其賭博甚豪大酒肥肉以  
為食豈因荒流徙之民哉上年癸卯又聞嘉湖兩屬亦受此擾南  
潯為巨鎮店口居民遭攝取者已多有舖戶某不信力為辨誣然  
人言籍籍姑回自檢則帳臺十六番無有矣

今二十四年五月初六日忽又有如前男婦近百人在老徐市  
西十 夜宿智林寺初七日至老吳市亦宿廟中尚不聞有他初八  
日辰來張市旋及典當以至余家男婦雜遝一湧而入急攔之出  
昨吳市典當給錢二千各店又拼 旋皆東去夜宿六河鎮次日喧  
淡六千今張市典當給一千六百 傳所過各處被攝去洋錢等物其在老吳市請生吳吟香假館在  
家七番被攝其至徐市西三里小居浜黃家適男丁咸出內眷懼

其恃眾給錢四千八百去而屨中現收佃租洋錢百二十圓全失

矣其至張市東北三里老闍顧家櫃貯錢十餘千內八千被攝張  
市北二里王家宅基 眾皆在田門未啓從窗牖被窺見房內箱  
籠內有布疋銀簪獨洋錢攝去約值十千是夕至六河欲宿神廟  
道士不容次早來廟於神前祝告點香燭焚符錄若設誓然去而  
櫃內窳窳有聲啓視所貯洋錢三百九十八圓 是鄰姓 全被攝矣  
急集眾追之彼已料及十里至橫澗不少留去經沙頭鎮見當地  
眾情不善亦徑去不可追矣其行李鍋擔五十餘挑率先行三五  
里似慮人搜檢者挑夫遠地僱來云每日人給錢七十供素飯其  
婦女足亦纖小倩人背負以行各持一傘或云傘柄中藏利刃每

一斑錄雜述六

罕

夜歇宿或廟或空屋必燒黃紙 即所經各 意書符錄在上次日起  
行亦然視煙頭所向以小利鈍

拐騙孩童

道光二十六年夏秋傳言妖人咒食物毒害小兒聞燕城養育巷  
五六蒙童受其害有至彼細訪則移言盤門至盤門則又移言齊  
門難徵確實即抄御史謝榮棣奏浙省匪徒肆行毒害小兒民心  
惶惑飭查覆奏五月開蕭山縣地方韓羅二姓幼孩同時猝斃並  
非中毒不願檢驗似所傳皆訛然通政程庭桂又奏京城內外近  
多拐誘幼孩施用迷藥孩童類皆目瞠口噤形神恍惚現獲拐匪  
請從嚴究辦則非訛言矣

金價

珠玉金銀禹時有貢其寶貴由來久矣然不繫於市知古時日中交易祇布帛菽粟牲禽魚鹽與一切器用耳自後有刀布錢文通用凡物自必視以定價歷秦漢以迄唐宋究未以金銀主物價也及明初則漸以白銀通用矣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易銀一兩四貫易黃金一兩十八年後黃金一兩當銀五兩永樂十一年黃金一兩當銀七兩五錢萬曆中黃金亦不過以銀七八換崇禎中已至十換

本朝初金價亦祇以銀十換至乾隆時日漸加貴余於五十五年至滇省時黃金一兩換白銀十五兩數年無甚更改時江南亦略

一斑錄雜述六

里

相等又聞西洋各國時黃金一兩換白銀十六兩嘉慶初其價有時上下今白銀日益貴金價隨之約亦十六換洋銀二十二圓兌一兩

明代以前金價雖無考而宋欽宗括民間金銀饋女真得黃金三十萬兩白銀六百萬兩旋又嚴為搜括再得黃金七萬兩白銀一百四十萬兩皆二十倍之差也金價或亦若是

銀錢貴賤

明洪武時行大明寶鈔鈔一貫十串折銅錢一千至英宗正統十三年夏五月禁用銅錢民間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

說鈔談往明京師紋銀一兩買錢六百崇正年買至二千幾百因嚴私鑄設石臼杵之民間以遵制報命實則愈趨愈下也

又馴養瑣語崇禎時京錢一文重一錢六七分外省錢一文重一錢末年京錢百文值銀五分外省錢百文值銀四分

本朝順治四五年崇禎錢百文只值銀一分每錢重一兩值銀二分五釐余鄉業戶有舊時租簿順治四年麥收款薄租價麥一石折大錢新鑄順治青錢一千六百文至二千若小錢即崇禎等錢十六千文至二十千相去竟至十倍次年尚差至四倍後其差漸減

常昭合志銀錢貴賤均未放實所載不足為據自余所知乾隆四十年以前我邑錢與銀並用銀通用圓絲紋銀論申五色銀一兩兌錢七百文數十年無所變更故我邑至今銀錢之價已大更而俗語尚以七十文錢稱一錢銀子七文錢稱一分七百文錢稱一兩銀子七千兩

十兩七十千稱百兩循其舊也乾隆四十年後銀價少昂五十年後銀一兩兌錢九百嘉慶二年銀價忽昂兌至一千三百後仍有長落近十年來銀價大昂紋銀一兩至一千六百且至二千矣

邊方錢弊

乾隆五十五年滇南省城銀一兩兌錢一千五百文至五十九年兌至三千三百錢式大小一律惟有略薄或間有沙眼此錢局之弊非私鑄也制府福公到省首嚴錢法詳示通省設局收繳違制錢文有某店繳未淨盡搜得僅數十文藩臺親審其人立斃杖下

一時錢價復舊 邊省皆旱路商販來往攜銀為便省內大錢通用不過附近鄉里各府有準設局鼓鑄者錢式照省城其通用亦

一斑錄雜述六

里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不過府城附近所屬寫遠多沿舊習雖素有禁令而未能絕也嚴令之下以此

東川府設鑄錢局時銀一兩兌大錢三千二百文府城距省六站沿途純用小錢銀一兩兌錢五千餘文皆私鑄也

昭通府過東川又五站沿途亦皆小錢府城所用大錢從東川解

來銀一兩兌二千四百時當地物價準此錢者米一斗較我邑二

清湖一湖一百六十鹽用川永善縣過府城又三站所用之錢竟

同慈眼銀一兩兌至十千副官村一巨鎮也去永善又七站分防

縣丞所駐錢式中等銀一兩兌四千五載其餘如鎮雄州大關廳

所駐鹽井渡亦一鎮也屬大錢法略同副官

一斑錄雜述六

聖

川地由副官村金沙江順流東下二站敘州府與錦江成都合流

為川江下至瀘州至重慶至夔州錢與副官不大異水路便攜通

也銀一兩兌二千四百至三千二百不等再下至湖北宜昌

府在平原已出荆州府時其地純用順治康熙青銅錢銀一兩兌

八百餘文雍正乾隆錢絕少

貴州一省自鎮遠府起早西行二十八站至雲南省城亦有私鑄

小錢應用而過往行旅雖分釐必用銀若自鎮遠府水路麻陽船

順溪流東下經辰州府沅州府以至常德府亦在平原出山三十

入錢亦中等稍有更變均非官板其時如此

由武昌東至鎮江南至江西浙江北至清江浦用錢俱是官板

洋錢

康熙二十四年臺匪既平海疆無禁康熙十二年嚴海禁各外洋

各國來閩廣通商其時祇知用銀乾隆初始聞有洋錢通用至四

十年後洋錢用至蘇杭其時我邑廣用錢票兼用元絲銀後銀價

稍昂乃漸用洋錢中有馬劍者重九錢四分兌錢九百餘文雙柱

佛頭並重七錢三分兌錢七百餘文五十年後但用佛頭一種後

以攜帶便易故相率通用價亦漸增蘇城一切貨物漸以洋錢定

價矣嘉慶二年佛頭洋錢一圓兌錢忽至一千一百旋價仍落道

光二年有御史奏洋錢乃外邦之物何以用中國則七錢三分

之銀兌至制錢九百餘文核計銀價其貴太甚時洋錢一圓重七

一斑錄雜述六

聖

六分豈非外夷即以中國之銀鑄成洋錢用入中國彼則安享其

利中國則隱受其病於是洋錢之價頓減蘇常市肆幾至不用七

月江浙兩省撫院會示曉諭令洋錢不得傾銷但準七錢三分銀

價通用人情始定不久仍復舊價九百餘文十二年價出一千二十年

紋銀一兩兌錢一千五六百洋錢一圓亦至一千一二百近年銀

價大昂洋錢隨之然前洋錢七錢三分抵紋銀八錢三四分者以

漸而降今只抵紋銀七錢一二分紋銀一兩兌錢二千洋錢一圓

兌錢一千四百四十常昭南門外河下為米馬頭洋錢定價以

漢時西域屬寶國即今回疆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唐

宋時拂菻國亦鑄金銀為錢然非今之洋錢也今閩廣外洋諸國



最西者大西洋計水程七萬餘里 峽以內小西洋計水程三萬餘里 若商販所正及者為亞齊為彭亨為柔佛噶喇吧東埔塞以及南洋之呂宋蘇祿凡來中國貿易者並用洋錢其四工反衣形較小而厚者曰小吉其餘不一等荷蘭者為大頭則較次三花七星者則又次噴噴喇者為鬼頭已不用佛頭而外有雙柱馬劍今俱不至中國所見外邦洋錢花式正甚多也若廣東造者曰廣板形大而聲響福建造者曰建板旁有字脚作鈎蘇州造者形同小吉而聲尖其弊則有夾銅灌鉛等事外邦用入中國者回洋一次打一藍印過關口打細花大花今中國沿海江浙閩廣等處洋錢盛行若長江湖流而西至蕪湖即不用北上過黃河亦然

一斑錄雜述本

望

米價

康熙四十六年時米升錢七因千里大旱價頓增至二十四五次年大水四十八年又大水升米不過十六七其時制錢青銅質甚佳所鼓鑄尚未普徧故錢可貴而物價廉也自雍正至乾隆初米升錢十四五二十年千里蟲荒米升至三十五六餓殍徧地後連年豐稔米價復舊石不出千後價漸增五十年大旱米升錢十六七者頓至五十六七民難堪矣猶幸紗布有息自後升米以錢二十為常嘉慶初米價已漸增十三年春升米三十五六夏秋至六十次年升米尚四十八十九年大旱升米至五十四其間常價亦必四十二道光三年大水升米不過錢四十二是官長調度得宜也後二十

年來升米以錢三十二三為常惟十四年因歲頻歉升米至五十二近五年來升米僅二十二三為罕觀也

麥價

小麥五六十年來石以錢二千為常價惟嘉慶四年春鄉城麥盡人家有斗石存者價至四千餘十年春石至三千五百十一年四月又盡石價又至四千十九年大旱三千五百道光十二年亦三千五百十三年冬石至四千二百自後皆以二千二三為常價糶麥貴賤隨米價大歉之年較米價八折大豐之歲六七折向如是也近三四年石價一千五六較米價僅五六折矣

棉花價

一斑錄雜述本

巢

自國初以至雍正棉花一擔十六兩錢二千上下為常價乾隆間價漸增擔亦不出三千四十六年五月擔僅二千三四六月十七日風潮後價長以倍越一歲竟至六千自此而後常價終在四千五十九年雨荒冬春價至十一千嘉慶九年水荒次年價至九千後復舊十九年大旱二十年價至六千二十二年價至八千四百道光元年以連歲豐收價降至三千二百三年水荒次年春價至十一千後數歲以四千四百為常十三年冬又至十千十五年冬八千四百後復舊二十年後連歲價至八九千自二十四年而後價一落再落近又以五千為常價矣 棉子為油不足計菜油擔以六千為常惟道光十二年價至十二千從來未有

貨殖貴賤

貴之徵賤賤之徵貴貨財生殖自古如斯乾隆二十年自夏及秋多雨少晴棉花已荒而稻苗極盛至八月中薄暮隴頭有蟲小細於蚊羣飛嗡嗡不三日田禾大變竟至稞粒無收時祖姑丈錢公蓋知黃州府其地為全楚米糧聚集之所一時屯積充初苦無售處不解江南商販何希我邑竟無一人至彼者時其地石米僅四五百文先伯天倬擬往探以商懋遷先祖立齋公慌以長江之險而止及八月條得江南荒信凡有米者概閉糶矣

乾隆六十年九月余隨先君自滇由川江回道經重慶其地為全川百貨雲集之所時其地白蠟價廉紋銀二十兩一擔行家說合至再先

一斑錄雜述六

卑

君以拙於商販辭之後十二月抵蘇經白蠟行店姑詢時值店主急問曰貨其至乎望正切也元絲銀一百零八兩一擔若端木氏當此利三倍矣

田價

常昭兩邑低區宜稻高區宜棉地勢然也若西高鄉烏山土盛水耐久不若沙土易涸故亦宜稻前明中葉田價甚昂畝至五十餘兩以至百兩論肥瘠兼論地道迥不同也至崇正末年穀屢荒盜賊四起又加以三餉並徵民間咸以無田為幸畝祇值一二兩若田又較劣則送人亦無肯受者本朝順治初良田畝不過二三兩康熙閒至四五兩雍正年併徵

積欠田價又落如順治時至乾隆初田價漸長高鄉四五兩繼而低鄉七八兩益昂至嘉慶二十年後歲收屢豐高鄉田畝至十千低鄉且至二十餘千州塘斜橋一帶且至三四千

各州縣田地蕩額乾隆二十七年本三江水利全書

長洲縣 六十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三畝六分

元和縣 五十六萬六千七百六十七畝七分

吳縣 四十五萬四千一百七十畝四分

吳江縣 六十四萬四千二百二十八畝

震澤縣 六十八萬三千六百五十畝二分

常熟縣 九十一萬四千九分

一斑錄雜述六

吳

昭文縣 七十六萬二千六百三十六畝二分

崑山縣 五十八萬一千九百八畝三分

新陽縣 五十七萬一千七百六十八畝

婁縣 三十三萬二千六百六十七分

上海縣 七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三畝七分

青浦縣 七十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九畝二分

太倉州 四十三萬九百七十二畝八分

鎮洋縣 四十二萬三千九百五畝五分

嘉定縣 六十四萬五千一百五十四畝九分

寶山縣 五十七萬八千三百十八畝四分

崇明縣 一百七十六萬七千一百八十七畝三分

古今戶口

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承平日久則登

禹分九州 戶一千三百五十五萬口三千九百二十二萬

周公相成王 戶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口四千九百二十三萬

春秋時 戶 口一千一百八十四萬

漢平帝 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口五千九百五十三萬

東漢光武 戶四百二十七萬 口二千一百萬

桓帝 戶一千六百七十萬 口五千六萬

三國統計 戶一百四十七萬 口七百六十七萬

一 班錄雜述六

樂

晉武平吳 戶二百四十五萬 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

隋煬帝 戶八百九十萬 口四千六百一萬

唐高祖 戶三百八十萬 口

元宗 戶八百九十一萬 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

代宗 戶一百三十萬 口

宋太祖 戶三百九萬 口

眞宗 戶七百四十一萬 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

神宗 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

徽宗 戶二千八十八萬 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

元世祖混一 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

順帝末 戶 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

明太祖<sup>二十六</sup>年 戶一千六百五萬 口六千五十四萬

孝宗 戶九百一十一萬 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

世宗 戶九百三十五萬 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

神宗 戶一千六十二萬 口六千六十九萬

國朝一統昇平

順治九年 戶一千四百四十八萬

康熙二十一年 戶一千九百四十三萬

三十年 戶二千三十六萬

四十一年 戶二千四十一萬

一 班錄雜述六

幸

五十三年 戶二千四百六十二萬

乾隆十八年 戶三千七百八十四萬口一萬四百五萬

乾隆六十年 戶部稽查天下戶口較康熙六十年已增數倍至今

又歷五十餘年

聖天子休養生息民生殷庶超越千古擴熙熙荷湛恩而歌樂

利我百姓何幸而得生長太平之世快覩萬年有道之盛哉



一斑錄雜述七目錄

刊書錯悞 借根法之妄 岳鄂王秦檜

楊忠愍嚴嵩 賢姦幸不幸 賢姦宜辨

善惡果報 天人相應 上天惡殺

祥瑞妖孽 土貢爲累 井田車戰

讀書悞事 名臣致良知 秦百二齊十二

楚雖三戶 分封之禍 方正學

內官 嘉靖大禮 宿學乖情

佛教漸染 神龍愛珠之妄 人身微理

禽鳥能言 禽鼠有神智 種羊之妄

一斑錄雜述七目錄

本草濫收藥品 湖絲 三旋紡紗

氣運流行 蚊怕橋門 至誠悞用

血光之妄 占氣之妄 婦人七出

生人十難十易 世事十有十無 蔡文姬

風馬牛 議論多而無成 讀書疑信

鳳鳥河圖 門人問交 死生富貴

慢令致期 觀過知仁 道德齊禮

至言不期應驗 巫醫 五十以學易

夢不足憑 華嶽非魯地 至誠如神

以義爲利 孟子 人無有不善

並耕 卜筮 弱水

七旬有苗格 酒誥 禮貴合情

避諱復讐 三世醫 迎尸

檀弓 宋襄公葬夫人 喪子喪明

泰山無虎 孔子不知墓 仲夏登黍

獺祭魚 雷聲戒容止 內則

孔子家語 左氏浮夸 韓文原鬼

長恨歌 老子 莊子

荀子 楊子法言 公孫龍子

韓非子 列子 尸子

一斑錄雜述七目錄

譚子 胡子 抱朴子

精菴理招晦 鄉民不法

一斑錄雜述七

刊書錯悞

地上南北相差並以所見北極出地定之天上北極出地差一度地上南北相去差二百五十里域中域外北極出地度數詳於大清會典他方有悞不及知若我蘇州府至杭州府路偏西南不必計相去約必在三百里外北極出地宜差一度有奇今會典所詳兩府北極出地所差不及半度必是刊刻有悞誌之備核

南京城周九十六里順治十六年城內屯駐防滿兵築界城以界滿漢滿東漢西界城起自通濟門南東與南城如丁字而北即留面西一門俗稱小直北二里餘又留面西一門西華再北界城轉向東

一斑錄雜述七

約一里又留面北一門北再東又如丁字接聯東城滿城內將軍都統建衙統駐防兵屯駐中有前明紫禁城一方故明宮殿凡四門面北曰厚載門出而向北滿城半里至界城之北門又出向北漢城約半里至太平門與西各衙署民居無城間隔今閱江宜府志所繪城圖內界城北過西華門直接北城太平竟遺却滿城北一面此志在康熙年刊定在後應無更改

又偶見崇明縣志其圖繪崇明一境之地全抱在大江之中南對鎮江北向瓜埠距海口似遠在數百里外此金焦兩山之形勢宜如是若崇明一境實在大江海口之外大洋中與內地太倉州境對峙凡志書所以備查攷一切據以為準不宜輕率至是

借根法之妄

二十年前太倉州州尊張作楠曾著算法一部翠薇山房集其中有借根法人共以為奇余偶為尋繹付之一笑蓋據所云方倉者謂立方上下四旁六面大小所同之倉也既云現在倉中有米高一尺八寸加至六倍而倉滿則此倉共高一丈零八寸可知也以此六面長闊相同之一丈零八寸一乘得此倉平方一面再乘而得此倉立方全積之數六歸之而現存一尺八寸之米數可知乃故難其說美其名曰借根法易故 張州尊自詡精識天文見天星彼此有所陵犯漫占休咎自信為真亦同此妄

岳鄂王秦檜

一斑錄雜述七

岳王秦檜公論久已有定晦菴謂武穆橫而秦檜有骨力後學識淺不能喻其微意乃竟有翻其案者如明耶瑛七修類藁且謂武穆不能恢復秦檜再造南宋豈不令人髮指夫七修類藁臚括古今之事成書數十卷亦頗不易細為簡閱知其鑿物並無精義若一立論斷無不偏執甚至顛倒即如謂人疾病當死雖神醫莫治此其篤信天命自必不誣又云人不當死雖錯治亦不害理雖如是而余以為命不可恃人事亦當盡也忽又總論古今而曰故聖賢亦無上壽則不解其何以云然矣 其謂武穆不能恢復者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有金牌之召何不滅去金人回朝伏罪此兒童之見也時張俊楊沂中劉錡皆已奉詔班師武穆雖勝不

無勢孤若恃勝不奉朝命鼓衆進戰儻士卒解體奈何唐李光弼戰功將畧亞於汾陽一旦擁兵不朝部下卽不復稟畏况欲進討以滅強敵乎

宋二帝蒙塵畧同明英宗北狩當時已遙尊英宗爲上皇矣廷議復欲迎之景帝不悅曰我非貪此位皆卿等強樹焉今又欲紛紛何于忠肅曰天位已定豈復有他但禮當奉迎耳夫英宗景帝兄也若二帝是高宗一父一兄也時徽宗卒於金已五年間喪亦已三年而欽宗尙在金牌之召檜殆陰謀迎合故復興莫須有之獄害忠良而成和議得遂其挾敵固位之姦計但明英宗旣回後忠肅終受冤死豈此事或非天意乎岳廟楹聯曰天意不教還二聖

一斑錄雜述七

三

臣心空欲振偏安是矣夫武穆被難門遭慘戮忠肅罹禍家無餘貲盡忠報國而至於英雄淚滿襟矣于廟有匾曰爲臣不易然哉今兩少保忠骨並瘞西泠一則樹頭呈異一則夢兆祈靈忠良誠不幸然游人弔古血憤千秋而湖山轉藉以生色也彼車前馬嘶夫何足較

楊忠愍嚴嵩

本朝明史館開有李公穆堂楊公農先並謂嚴分宜可與爲善不當列入姦臣傳可恨楊繼盛猖狂妄行織成五姦十罪之疏傳悞後人令分宜含冤莫白切思嚴嵩貪瀆營私嫉賢悞國人所共知何必繫忠愍之疏一爲校量其姦殆上與秦檜不異乃亦有爲之

文飾爲之護佑者又曷怪盜蹠董卓安祿山史思明黃巢魏忠賢前皆有廟享之榮乎

賢姦幸不幸

宋趙韓王品詣何必盡純杜太后傳弟不傳子畧似臨終亂命卽爲書之藏於金匱後又曰太祖已悞陛下豈容再悞是知前則逢君後乃固位也餘事可勿論矣而時逢明主歷相兩朝卒保君臣之分明趙文華拒色全人之節嚴分宜旣捷甲榜猶讀書十年皆君子人也乃一入仕途暝眩於勢位富貴而大改初心是以君子力學務有濟變之才尤貴中先有主所性分定不見異思遷爲純一若歷代賢姦流芳遺臭其遭際實多幸不幸也

一斑錄雜述七

四

賢姦宜辨

呂蒙正不欲知朝士指摘之者爲誰是人有過而已不欲知也王旦不欲令寇萊公知其荐引是已有善而不欲人知也婁師德之於狄仁傑亦是眞聖賢也若王莽謙恭下士王欽若進言蠲天下逋負一千餘萬丁謂請罷兵撫蠻寇蔡京立改畿縣雇役之法皆與忠蓋無殊知人亦頗不易然王安石將大用知其禍者已先側目秦長脚將進用識其姦者先爲寒心賢姦豈不可辨哉所患觀人之見淺耳

善惡果報

或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言果不爽乎余曰此聖人之信天道

也亦人世自然之理也但世情變遷隨乎時人事盛衰依乎運古今來忠臣孝子半佑乎天半限乎運可知而不可知者也

天人相應

宋徽宗時久旱彗出竟天罷蔡京元輔以張商英為右僕射是夕彗星即滅次日即雨帝喜書商霖二字賜之 又凡中國大兵出塞及兵歸入塞之日天必應以大雨屢次不爽

上天惡殺

史冊所載凡忠良被戮天雖大晴必昏暗如翳雲霧偶舉一二如晉陸機陸雲明于忠肅公即如是是冤氣上衝所關重大也然即罪所當誅者臨刑亦有變異乾隆三十八年山東王倫平舒公赫

一斑錄雜述七

五

德兵入臨清州城駢誅賊黨五百人余家有僕包陞時適隨軍目擊上天猝然昏暈戮已即晴明如故昨歲蘇城決囚乃情真罪當之犯也臨刑適有片雲遮日慣看決囚者咸曰黑雲又上矣決後其雲零落漸滅云向每如是十常七八也

祥瑞妖孽

人家事物偶有變常即共惡為不祥之兆若倫常之大身心之要 不加察也夫家庭以和睦為順以乖舛為逆居處以勤儉為順以侈泰為逆心術以忠信為順以姦詐為逆作事以周密為順以龐莽為逆嗜慾以有節為順以恣肆為逆順則獲吉逆必不祥人須細察其至近事物變常可弗計也

土貢為累

土貢黃蠟棗子已詳於前乃宣德六年常州府知府莫愚奏本府宜興縣貢茶舊額止一百斤漸增至五百斤近年乃至二十九萬斤除納過外尚少九萬斤乞恩貸之上曰不意茶害乃至此令免逋欠又於二十九萬斤中止貢其半時去二祖朝未遠宣宗盛德土貢尚至如此即云減半亦已重矣

楚中魚鮮成化初年鎮守內臣私獻不過千斤後漸增至數萬斤改屬布政司貢船至十二號孝宗仁恕仍命中使承辦用船止二號萬歷壬辰以楚貢粗惡至褫左布政使為編氓蓋其數增多又屬於司久矣此非職貢之正弊規貽累竟至於此

一斑錄雜述七

六

井田車戰

禹湯文武之治天下也首在乎德以仁義率天下次在乎才以權變措時事三在知人以賢才佐治理至若制度之傳於典籍抑末也本之則無而欲仿貢法助法徹法以求其盛治豈非優孟衣冠乎勿怪韓非以守株冀復得兔笑之矣

三代以上民氣古朴而亦因地廣人稀雍豫燕冀徐揚地多平行故可畫地而授入家之產後世民生既盛趨利日巧勢必盡地力而計畝科糧為因時制宜之良法故春秋之後至於戰國許行自楚陳相自宋並來觀政於滕井田蓋久不行矣滕以五十里之國問於齊楚荀延旦夕耳志欲法古以冀奮興孟子不得不告以前

王之仁政故又告之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其游於齊梁何嘗以方里之制勗時君哉不意後儒讀書慕古手持周禮一冊集生徒生講席侃侃而言曰天不變道亦不變生乎今之世豈可反古之道夫仁政必自經界始也我能使天下之大人有恆產國無游民禹湯文武之盛庶幾復見於今日哉然亦思畫井之外邱隴奇零必多餘地棄之可惜若仍令墾種則八家之規制不齊矣而且井疆畫盡或尙有餘民又將何法處之至邊省多山千百里中一井尙難區處又將何法處之不得已各計一方之田數民數均分限種不得私相買賣制曰王田豈知士農工賈民性各有所宜民業各有所便順其自然則安舒樂利束縛馳驟卽艱苦隨之王莽行此

一斑錄雜述七

七

不及三年天下警警陷刑者衆姑將所授之田聽民買賣而天下已分崩離析矣井田可得復行乎

行軍論戰自周之末人皆習跨馬以馳則鐵騎奔騰豈不便於輪轅之控馭故車軸之利祇用載輜重隨軍爲可明季孫傳庭師出潼關步多馬少聯車爲陣以禦賊馬足是亦一道若欲用以馳驅戰鬪此房瑄之所以悞事也

讀書悞事

人心猶鏡也鏡先自明然後能鑒物心先有主然後能學古歷來豪傑讀書者半不讀書者半古聖賢吐詞爲經舉足爲法固並著於書然智者攻書乃身心之助愚者攻書卽癡獸之本聞前明季

世有某邑遭兵已甚警矣邑衆率皆出避獨兄弟兩人翻書爭三代井田五十七百畝之同異至不及去而罹於難

名臣致良知

或問王陽明以致良知爲訓豈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可不事周知乎余曰大學明德非良知乎在明明德非致良知乎中庸天命謂性非良知乎率性非致良知乎余不能講道學而姑論事功陽明能平南賴橫水桶岡湖頭諸賊及宸濠之亂千古名將何以過之又江西一省人民愛之如父母仰之如天日千古循吏又何以過之此有實效可徵者也輕於置議者使其處陽明之地有是效乎人惟反躬自知者可與論古今若據附會道學以前賢爲口實余

一斑錄雜述七

八

不敢奉教

秦百二齊十二

山河之險固甲兵之強盛秦得百二齊得十二此二字當作並立解謂秦百倍於當時並立之國齊十倍於當時並立之國乃蘇林謂秦二萬人當諸侯百萬齊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似非

楚雖三戶

封侯曰萬戶言多也茲云三戶言至少也蓋楚之亡最無罪人心最不平將必歸心於楚而使之復興雖三戶之少尙足亡秦也津名三戶必當時以三戶爲至少之定名而因以名津項羽渡此入秦事適相值不足爲識



分封之禍

三代以下分封衆建一見於漢再見於晉三見於明晉由宮廷內亂不足計漢與明畧相似也是豈無法兩全憾賈生治安之策未用耳明之有天下燕王實與有功於建文乃胞叔也諸王亦皆胞叔父行也漫信齊黃惟翦鋤是務亦出非情何以體太祖分封之意哉當時亦有以治安之策進諫者即方正學亦言宜以德化無如先入齊黃之言不能用至於成大禍悞大事齊黃之肉其足食乎然建文天性之恩不厚故讒言可以入之是故物必先腐而蟲生國必自伐而人伐也

方正學

一斑錄雜述七

九

方正學之忠烈千古罕有但爲臣而不忍其君之國破家亡一死報之足矣必欲盡激烈之行爲而不顧所係之輕重則君臣有義者母子何竟無恩任其性而害及全家并及九族且使同朝尚義之士從而加激亦不顧宗族以殉君子惜之

戒庵漫筆成祖明太宗嘉靖年改成祖殺方孝孺親族八百二十口今金陵

雨花岡下方公祠石碣刊曰十族同難八百七十三人刑戮慘矣滿城內有前明紫禁城其中一切無有惟河池石橋無損有石赤色磨之色落相傳昔日方公受戮處血漬於石而然

內官

明太祖鑒漢唐宦寺之禍而深有所得於易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

言極垂戒之法以內官不得干預朝政八字鑄鐵牌列於朝堂使後王觸目警心不至違此重戒乃日後內官叠用始則如鄭三保奉使西洋非不宣昭威武季則如王承恩煤山從難非不竭盡忠貞而其間王振之辱國喪師曹吉祥之弄兵謀逆劉瑾之擅作威福魏忠賢之殘害忠良其禍非尋常比也夫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熄聖人在百世之上而於百世以下之事有先見焉此所謂聖而神也鐵牌安用哉

內官擅政顛覆朝綱固也乃內庭公主選駙馬全出伊等主張毫無忌憚永寧公主神宗胞妹也大奄馮寶選富室梁邦瑞爲駙馬索賄未厭將邦瑞暴踐一月而亡公主發居猶處子也抑鬱一載

一斑錄雜述七

十

亦歿若壽陽公主鄭貴妃所生神宗愛女也下嫁駙馬冉興讓稍失看管奄名管梁盈女意即被醉扶無算辱冒及於公主且先爲庸想使公主不能向母鳴冤其全無天日如此

嘉靖大禮

漢成帝無子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哀猶人間愛嗣也是哀帝於成帝已早定父子之分故以成帝爲父禮所當然亦追崇所生爲帝后宋仁宗以濮王子養於宮中立爲皇太子英宗亦先定父子之分英宗即位亦欲追崇所生此天子天性勉爲朝議所阻而止韓琦歐陽修並言禮不忘本引喪大記謂爲人後者其本生雖降服而不沒父母之名似緣情定制之本旨司馬溫公光則謂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宜稱皇伯父漢國大王若明世宗入正大位於孝宗前無顧亦謂宜稱皇伯父漢國大王

十

父子之分繼統不繼嗣也如必以嗣爲重武宗何竟無嗣况世宗以本生與憲爲皇叔則其母向在於世宗且分君臣之分竟不克母以子貴矣豈人情乎漢宣帝亦追崇所生悼考爲帝惟光武上繼元帝不追尊本生安平黃氏議爲情薄時廷臣共執一偏之見至於重干君怒使世宗大惡朝臣之非情旋至顛倒大案妖人漏網承審之大小官吏並負沈寃而莫白皆議大禮致之也但大禮卽聽諸臣之議亦何益於朝綱何補於君德有明一代官方半皆如是可慨也夫

宿學乖情

君子之道無遠求希賢入聖終不外乎至情蓋人本至情以行事夫婦之愚時或合道若執理而不顧離情雖宿學亦悞事也余鄉

十班錄雜述七

十一

前輩有某者集生徒開講頗能闡發經旨之妙蘊講至精微有聞之墮淚者然其人驕傲矜誇並無盛德蓋理則喻而情則離也余曰果有盛德言必渾涵從來謙懷若谷者屬屬一似無能而隨時處事一往情深使人之見之者莫不從而加敬余因明儒性執故類及之

佛教漸染

今之西藏卽古羌地前漢羌胡殺首子蕩腸正世可知漢時藏地尙嚴異種亂宗之義乃因其地稍近天竺印度後竟漸染佛教今其地盡奉喇嘛之訓以歡喜是尙兄弟不共妻者謂之不友女子無外交者莫與爲婚喇嘛之首曰活佛衆尤重之採生炙割惟所

命妻孥子女任所欲信其神通無不從也可知此亦其後世之惑古時原不如是

或曰佛胡神也卽有靈應與我中土之人不涉余曰佛夷地之妖人也僞托前知後知之名以蠱其地之蚩氓安得謂之神哉若夷地之人同具天良同可教訓若得祛其惑正其性亦無不可同於中夏余引領而企望焉

神龍愛珠之妄

珠生蠔蚌故珠之質與蠔蚌之殼畧同龍神物也何需乎珠而云千金之珠在驪龍頷下莊子且謂驪龍方睡而取其珠古今人未有不信龍之寶愛其珠者一爲審度皆無稽之談也今夏月天末

十班錄雜述七

十二

掛龍如鼠尾安得有珠龍之巢穴在南洋崑崙島其地日日掛龍亦不過如鼠尾下垂其洞盡在山中腥涎滿洞口人不敢近亦不聞有珠龍之愛珠其妄可知

人身微理

余鄉菊多佳種秋光已暮蟹螯正肥余憶少時偶出閒步避雨入村塾師乃厲君連城也曰今日諸徒問難頗有意議一云宋儒莫能定先有雞先有卵何也一云今早東方掛龍取水度其下必在海洋乃洋中水鹹而其致雨鹹味不隨而混何也無與剖析姑引中庸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答之適門外搗銀杏漿衣云不生蠶蠶也又有飲茅根湯者云洛牙駒也余笑曰學者兩問胡不令反

求諸身蓋蟻蝨生子而子又成蝨即雞與卵之喻人身汗與血皆鹹而口泉獨甘亦鹹味不隨而混之喻相與粲然少選又有自田間來晤者房主許君出酒食款待厲君八旬指顧成詩云座客有農兼有賈村膠容買不容賒在座均不失為雅客

禽鳥能言

凡鳥舌匾故能鳴而不能學人言獨鸚鵡舌頗似人故能作人語然不過兩三句歌謠時而出諸其口不能自知其為何語也此鳥產滇省迤東者佳粵地及南洋來者綠羽中間赤羽更有渾身白羽如雪其身較大其鼻上有羽一簇上指而反向亦能語畧同相傳有雪衣娘能誦心經並能通人意皆出附會

十班錄雜述七

十三

別哥性靈能解人語雜時修去其舌尖些些之歧象養既久能與人對語余曾見最靈警者攜至所熟店鋪一錢市栴榔一小包習慣遺之就在屋擲上一錢伊即銜錢飛向是處拋錢入鋪啄所攤賣一包回矣又能到塾中喚官人喫飯集其首同回

禽鼠有神智

長城野鼠知隆冬無可覓食積榛仁於穴多至二三斗若水鳥魚古名鵲即長喙短足皆赤色而渾身綠羽可愛時伏水濱伺小魚上漾即掠得吞之不嚼不嚼入於脰須臾魚化存骨一團周皆津滑啞而吐之歲屆堅冰將至伊竟預取小魚曝河干枯梗成腊藏入土窟漁人見其出入掘視藏腊幾條知天冰幾日竟無或爽

此其智皆大過人也人亦能知預為防維飢饉薦臻其亦何害水鴉杜詩家家養鳥鬼以魚為食魚化於脰吐漁人蓄以為利有能獨擒巨魚六七觔者若魚一二觔全吞入頸漁人傾而得之魚中有魴鯽骨刺旁出龜與鱉皆有首能攻鴉啄而不吞待漁人掣取此鳥誰為訓教而知機如是

種羊之妄

南方有萬斛舟北方有千人帳塞外牧牲畜逐水草日日遷徙無背止則片片聯成巨帳屋廬以牛羊毛為覆行則分駕馬帳容多人以避風雨南方有火烘蛋鴨類不知伏卵野鴨積卵水乘春令哺劫火暖閉室卵入成雛北方有地種羊此語相傳久矣然今四海一統北盡沙漠外蒙古西盡哈薩克巴達克山何處有地種羊之事據

十班錄雜述七

十四

傳剝羊皮而食其肉勿碎其骸骨亦勿傷其內臟埋淺土而上覆以草經春雨復長皮肉而活其膺貼地須播鼓怖之使自脫皆附會也惟西土有重骨羊其肉瘠其骨重而其皮則佳美其名曰種羊皮殆因此而訛

古語類不足據即如西域息雞草馬不食者也班固謂馬一食即飽土蜂自有子荀子言以青蟲呼類我而化文人不能精究物情東坡石鐘山記喚醒迂儒不少

本草濫收藥品

藥以療病寒熱溫涼升降補瀉人所共知共見者至三五百品亦云備矣乃搜羅而及不經見不易得之物如震肉云雷神之蟄虎其肉如蟻

鬼云虎死其雙 羊哀云生 狗寶云生 更及一切不祥之物究竟人誰得之人誰試之而知其主治何疾也余卽空青主治眼科而知其無效餘可推矣

### 湖絲

蠶桑之利天下所同而必以湖州府屬所產爲上若太湖兩洞庭山之絲質已稍粗性亦稍剛蘇地各處皆遜川中所產猶相亞然終不迨閩廣更無論已若織手亦大有高下綴蘇州不及金陵線縐蘇州不及杭州易地弗能爲良

### 三梳紡紗

吾鄉地處海濱壤皆沙土廣種棉花自常熟昭文南至太倉嘉定上海南匯金山直至橫浦其

### 十棗錄雜述七

五

地畧 軋而爲絮彈而爲綿紡之成紗經之上機織之成布常昭兩邑歲產布疋計值五百萬貫通商販鬻北至淮揚及於山東南至浙江及於福建民生若無此利賴雖棉稻兩豐不濟也但棉紡爲紗紡車所架只一梳抽緒只一條每日人可五六兩前至上海泊舟閘上見有紡車並架三梳抽三緒者兩足踏一木旋其車皮環隨車以轉則三梳胥旋左手指縫夾三棉條引三緒右手持一細竹竿按陣押其緒於梳上偶或一斷右手幫而續之云每日人可十兩余奇之覓一車以回多年人莫能用

### 氣運流行

余居城居鄉各半恆見一方中一家失火則十數日中必聯續復

有失火之家一處有縊溺等事亦然蚩氓咸信災爲神降鬼有討替之因乃道光十二年人家素不孕之婦多生兒女是可徵氣運使然妄信鬼神則悞

### 蚊怕橋門

蘇城胥門外萬年橋爲三吳吳興吳郡丹陽第一橋轉側又有日暉橋與之相映帶大馬頭上盛夏無蚊閭門外聚隆橋爲外水吊橋又有渡僧橋山塘橋與之相映帶方基一隅亦三夏無蚊他處石橋高壯有類是者其理難測

### 至誠悞用

坊記善則歸君過則歸已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

### 十棗錄雜述七

六

孝君以義重親以恩重宜若是也乃道光二十七年三月蘇松各地結伴進香普陀者路過杭州渡錢塘江中流遭風一舟六十餘人皆溺我常昭婦女六人獲救者二其得生與死者之家無一怨佛之不保佑而終咎己之不盡誠夫人用情至是亦蔑以加矣不用之於事君事親而用之於佞佛不大可惜哉

### 血光之妄

物之穢惡孰有如糞人如廁之餘畧事洒濯卽相與入廟若到新產之房皆以爲血光沾染雖浣衣濯冠亦不可以瀆犯神明夫血之穢惡何至更甚於糞人血穢惡豈更甚於犬豕牛羊乃過屠門不相戒至產婦之房而戒慎焉亦人世之一妄也

占氣之妄

從來一王崛起其發祥之蹟追述最多附會漢祖之興實應天地之運而漢曰赤帝子斬白帝子一証也又謂漢王所至上有五色雲二証也甚至謂漢王之生其母有神龍蟠踞并疑漢祖非太公所生其証不太甚乎至無理者謂江南有天子氣始皇以游幸收之又鴻門之會范增謂漢王有天子氣勸項王殺之夫漢王果有天子氣則其為天子已上定於天豈能違天之命而為項王謀乎後世苟有帝王臨幸之處必証其地有天子氣余願後之修史者盡削此等不經之語以昭傳信

婦人七出

十妻錄雜述七

七

古禮婦人有七出之條今不聞復有出妻事可見古今風俗大有不同矣或曰不順父母淫僻盜竊三者理當論出即有三不去共年喪不去先貧後共富不去無歸不去亦何可已若嫉妒口舌乃尋常婦女之通病恐不勝其出豈得不顧門楣不體顏面至此哉至於無子理宜置妾惡疾理宜醫治法亦從出婦人真不幸也生女悲酸莫此為甚余為別其重輕亦野人之淺見也  
諸書所記孔子出妻曾子出妻子思出妻孟子亦幾欲出妻古聖賢豈乏刑于之化以敬慎重正之大婚而輕於棄絕如此想必多誣余以為古時婦人寡而再嫁已多太易至輕於議出何薄於夫婦哉當以今之風俗為正

嘗思古禮難循不獨出妻再嫁也如無故每好作歌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固也更或意與所關或主賓相答反之和之習為故常我則難與共學又升堂無椅榻可據坐必席地今四夷坐皆席地實古禮也入室必脫履戶外我亦難與居處又重雜佩玉不去身觸璫珩璜左右無不周備又嚴避諱入門必問又多致祭每食不忘余疎懶性成若與古為徒將烏乎處之

生人十難十易

至難正者性情至難明者義理至難優者才力至難端者品度至難深者造詣至難得者名譽至難防者人慾至難洗者舊染至難測者人心至難保者富貴 至易安者游惰至易溺者嗜好至易

十妻錄雜述七

六

惑者仙佛至易壞者名節至易招者怨謗至易染者俗情至易敗者事功至易勞者志向至易入者讒言至易生者煩惱

世事十有十無

天象必有定數必有福命必有時運必有祥瑞必有妖孽必有鬼神必有感應必有神物必有妖術必有 神仙中舉必無佛法超度必無人死為鬼必無陰司地獄必無夢兆應驗必無墳墓風水必無識緯術數必無托胎再生必無天宮龍宮月宮必無求籤問卜相面算命之準驗必無

右十有十無之說聞之者未免多疑寡信而其中尤不信者謂墳墓之無風水也余曰自古王侯卿相之生豈一抔黃土一方風水

所能致如漢繡衣御史王公賀曾活萬人宋兵部侍郎晉國王公  
祐手植三槐皆預卜子孫之獲福積善而有餘慶猶君子尚德之  
本心若信吉地可以致富貴其流弊必至棄禮而滅義唐郭汾陽  
祖宗墳墓概遭發掘而其富貴無傷地師何以教我

或又曰晦庵朱夫子精講地利得兩吉壤並不忍棄分父母之柩  
葬之至今傳世已久其徵閩兩派尙得襲兩地五經博士此非吉  
地之信而可徵者乎余曰君子喻義小人喻利文公分葬父母或  
因時勢事理不能合耐未可以兩估地利誣昔賢

蔡文姬

晉后妃傅羊皇后母蔡氏同產弟羊祐或謂蔡氏卽文姬也按文

十班錄雜述七

九

姬蔡伯喈邑女精音律通文翰才名絕世嫁河東衛仲道夫亡無  
子爲南匈奴左賢王掠去十二年生二子曹操前與邑善憐而贖  
之同嫁董祀再寡又嫁羊導生一女與前妻孔融女所遺一子同  
時病危文姬憐前妻止一子已女不暇顧而殤可云賢矣後文姬  
又生一子名祐仕晉卽羊叔子也又生一女云卽惠皇后余爲考  
其年歲操贖文姬在三國未定之前至羊祐卒已九十年至羊后  
爲劉曜所奪又四十年時羊后諫非老邁屈指年歲不符紀此以  
備攷核

風馬牛

馬牛牝牡相誘曰風書馬牛其風謂馬牛畜類宜其不知廉耻乃

臣妾逋逃直同馬牛之風左風馬牛不相及謂馬與牛雖不顧廉  
耻然且各從其類而不混何君之涉我地也此楚子刺譏之詞謂  
齊桓畜類不如也若謂馬好逆風牛好順風是曲爲之解矣

議論多而無成

明楊嗣昌督師先定五正六輔之說娓娓可聽智者已早卜其無  
成矣自古聖賢之安天下英雄之制大敵言必簡行必要而事功  
必成猶工師之得於心應於手無多語也若多言以爲訓未有能  
善其事者迂儒之言教亦然

讀書疑信

歲至巳酉年力衰適極矣自維目不識丁展卷滋愧然世人之好

十班錄雜述七

三

均非我之所好世人之所爭均非我之所欲爭長夏大水困坐小  
樓聊取幼時所讀書本畧爲溫習獨學無友有所疑者無可問難  
有所信者亦無與質衷姑記一二於左爲周爰之待

鳳鳥河圖

夫子何必重祥瑞意是聞楚狂鳳兮鳳兮已而已而之歌又欲與  
之言不得故自言鳳鳥雖不至河亦不出圖而吾安可不望行道  
而遂已夫上章太宰是宋之官應是夫子去魯衛過宋適楚而有  
是言弟子各以所聞記之而未合一章乎

門人問交

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此正論也疑未可以言爲迫狹所以

夫子於陽貨則瞰亡往拜於孺悲則辭疾而歌季孫色荒受饋夫  
子不脫冕而行原壤母死作歌夫子為弗聞而過君子上交不詔  
下交不瀆即自信能賢亦焉得以何所不容為訓哉此亦見子張  
之難與並為仁乎

死生富貴

命即天也天即命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人宜勿存冀待之心亦  
勿生憂懼之念以圖趨避命與天惟聽之冥冥耳若信命秉於有  
生之初或啟時俗論子平推星命之弊

慢令致期

注謂緩於前而急於後似與上句不戒視成複疊或曰慢令是非

一稟錄雜述七

三

理之令如始皇之築長城煬帝之開河伐高麗徽宗之括田求花  
石致期謂刻期嚴限以賊害其民姑備此一說

觀過知仁

武王克商封紂子武庚於殷其待勝國之後可云厚矣而適以啟  
頑民之畔夫子言觀過知仁孟子言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惟其仁  
所以有是過也然事關重大終當慎之於始使不有是畔為盡善  
夫且不可謂天之後密書訓言令子孫務存厚道而不令人知  
所以得保始終此真可三二帝而四三王

道德齊禮

道德齊禮治之本也所以裁成君子道政齊刑治之末也所以防

閑小人夫子別之曰免而無恥有恥且格或因當時為治者但務  
其末耳原不言可以偏廢虞廷命典禮兼命作士可證也若誤會  
為治但當道德齊禮即近老莊治貴無為之旨

太上貴德即是道德齊禮之說初原無弊惟異學偏執其說力主  
無為至於棄禮滅義所以夫子又言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以明  
自古為君祇有大舜紹堯之後禮樂已經明備斯治可無為此陰  
與異學分南北至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作專治解或作攻去解  
皆與異學為水火矣然未盡言也迨孟子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乃不得不放淫辭距詖行斥許行之亂滕正夷子之入墨與異  
學為寇讎矣然後世異端迭起更造地獄輪迴等說滅天理絕人

一稟錄雜述七

三

道後儒過之而莫能過當又孔孟之所不料也

至言不期應驗

夫子言三桓之子孫微矣所以警強臣孟子言不仁而得天下未  
之有也所以抑強侯其言皆不必驗於後也此其所以為聖賢之  
言也若言出而到後不爽是世俗附會術數之士然也學者或以  
此存疑見亦淺矣

巫醫

神農嘗百草黃帝著內經自後良醫輩出以濟世似醫亦人世補  
救之一要何至下與巫並或曰女謂之巫男謂之覘醫與覘醫有  
平仄之分而音實相近遙遙千古豈不如魯魚亥豕之悞或又曰

巫醫乃巫而為醫如今之祝由科以符咒治疾病事近乎妖妖者應惑人而假靈毫無實濟故夫子云然余曰良醫不世出理當別論若時俗之醫淺近者多即不如瘍醫之陋亦宜為君子所輕余偶過城市聞鋪戶有醫者云左手脈數些余為路人毫無干涉而不覺失笑蓋謂左手脈數自必謂右手脈遲一病夫而脈左右不同心主百脈之謂何是與巫並稱宜也

### 五十以學易

五十始衰五十曰艾古人以五十為事業滿足之期故夫子言五十以學易與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同似未可以一字作卒字解

### 十斑錄雜述七

#### 夢不足憑

人之夢或因思想而成或因畏懼喜好而成或因嗜欲雜乘心情淆亂而成究皆不足憑也詩太人占之不過等於卜筮之末不可恃為正理孔子夢周公殷王夢良弼說已詳前若信為可據則漢文寵黃頭之助梁武受北地之降其可法乎若禮記成於後世其云夫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已屬附會至云夢帝與我九齡近於不經矣考之通鑑武王年實五十有四何曾至九十有三為君子者能不談夢以同流俗亦寡過之一要也

#### 華嶽非魯地

中庸理亦中正而言則幽深似與中人以上言孔門傳授心法應

無疑義改性道之名曰中和雖奇突可不置議或言子思魯人華嶽秦地觸景言情疑中庸非子思所作然或子思曾登華嶽或適見史冊所言華嶽而筆之於書均未可知惟云人皆曰子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余初以為今人類如是豈料古之人先已如是耶

#### 至誠如神

天下之大合君子小人及億人兆人之眾有同然之一病何病也蓋務欲預知日後之禍福祈籤問卜叩其吉凶談星論命聽其虛說一接諸實皆徒然也豈知日後之事必不能預知如可預知則亦大非佳事吾夫子明等秋陽妖氛陰霧豈容入照故但知素位

### 十斑錄雜述七

吉

而行以安子臣弟友之定分思無越畔即其道之絕類離倫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告以後來之事何必預求其知若生人之至大者莫如三綱五常迹其大體相因雖百世亦何不可知中庸至誠之道章亦賢者之見耳

#### 以義為利

大學孟獻子曰與下長國家兩節文義分明是一正一反雖本旨終歸以義為利而論文當是義利兩分前乃以義為利後乃以利為利存疑備質

孟子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建子之卯月二日卒於報王二十六年建子之子月十五日壽八十四

孟子七篇不能如論語渾成而言性道却能發孔子所未及其於



孔子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功乎當春秋之世尚存先王之遺風諸侯會盟必引先王之訓至於七國急功利喜誇詐不問復存述及先王者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儒生抱道孤立更有宵小造裡言以讖君子如謂伊尹要湯百里自鬻孔子主癩疽寺人孟子辯不勝辯而已負好辯之名後之人有譏孟子者曰完廩捐階未可知孟某深信亦還疑岳翁方且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然此本其時好事者造言萬章就所言為問孟子但以孝弟之道告之餘未暇辯耳惟為君固以仁義王天下然強侯並列焉能但恃德化而即可有成孟子言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又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似皆言之太易又說大人則貌之似尚涉意

一稗錄雜述七

圭

氣敢質之通經者

人無有不善

性具義理亦兼人欲人無有不善但主義理言以嗜慾為陷溺似亦兩可與論語不同而同

並耕

尸子神農氏並耕而王此殆天子三推之禮也異端藉此說以破君臣上下之定分而曰並耕而食饗煖而治

卜筮

緇衣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箕子陳疇宜皆大經大法乃七稽疑而及於卜筮乎大約古時家有藏龜之室國有卜筮之

人風俗人心類必如是故詩書禮易皆有著龜之用然不過觀其義而已如欲藉卜筮以求知其日後之禍福必至眾心共惑於是王制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其法嚴矣

弱水

水豈有不能載物者後人因弱字之義而強為之解也夏書導流水道黑水導弱水皆水之名耳則名為黑而水未嘗黑名為弱而水又何以見其弱乎況今疆圉之拓且過夏時西南西北窮荒之地盡入版圖不能載物之水安在

七旬有苗格

或問苗民既已逆命何能因誕敷文德而遂感格余曰苗固冥頑

一稗錄雜述七

美

然或恐王師再至玉石俱焚故即稽顙向化乎又或如後世悖逆之徒旋至自相離畔縛首惡以獻亦未可知殺三苗於三危當即一事

酒誥

易戒濡首禮防流禍詩衛武公飲酒悔過酒之易於溺人甚矣武王一戎衣定天下商政可反而民之漸染不能刻期滌蕩作酒誥論其民王者之政也後世禁酒種秫稻者獲罪厥酒具者犯科霸者之事也

禮貴合情

禮為生人所當執守大戴小戴皆能補四子之所未及然制度必

本之人情若離情而講禮節雖中度不貴也讀禮者知之

避諱復讎

曲禮一篇中甚致意於諱除廟中臨文不諱外其餘公諱私諱亦太煩矣自有昌黎諱辯此風漸已 又甚致意於復讎夏代少康滅浞左傳趙孤滅買伍胥覆楚夫差報越是事關重大理勢當然若常人動論報復計及於父母兄弟交友之讎豈專諸豫讓於禮亦宜有是人乎自有柳柳州復讎論駁而此風亦已維風俗正人心文章之所係重矣

三世醫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君子慎疾宜然乎但前二世誰當服其藥者

十班錄雜述七

毛

或曰鍼與灸與脈息為三也然世字之義又難為索解

迎尸

古無人死有鬼為靈之說祭法人死曰鬼鬼者歸也言衆生必死死必歸土之義也凡祭孫可以為王父尸以孫為祖宗一脈故也若信有陰靈可以來格來享焉用迎尸 迎尸古禮相因至春秋齊襄公田見大豕為公子彭生又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人情漸信有鬼為靈自是而降不聞復有迎尸祭祀者

檀弓

檀弓一篇外訛實多先就其精當之處言之却能補孔孟之所未發如曰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事師無犯無隱又之死而

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於理實精當伊川嘗謂湯武弔民伐罪其是非開不容髮余讀檀弓至此而微悟曰此其不仁不智之中真程子所謂開不容髮者也

宋襄公葬夫人

宋襄公先其夫人卒左傳可證焉得有葬其夫人事

喪子喪明

古人主賓相接無不謙恭盡禮曾子弔子夏之喪子而又喪其明相嚮而哭豈有忽指斥其自悲無罪之言怒氣相加從而刻責之者况曾子非鹵莽之人乎

泰山無虎

十班錄雜述七

毛

從來有虎之地雖盡力搜捕不能使之永絕地氣使然故小說記人可化虎鹿與鯨魚皆可化虎說雖怪誕而事或有之若夫子時泰山有虎不應後世絕無

孔子不知墓

古人偶去其鄉必不忘其父母之墓及反必展於墓顏淵贈子路之言即載於檀弓夫子雖少孤豈有不知其墓直待合葬乃問而得前此春露秋霜竟置先人於度外乎即古不修墓亦可疑

仲夏登黍

黍必至秋乃熟十黍為寸百黍為尺長短之度定於黍也若曰仲夏農乃登黍於時未合

獺祭魚

鷹祭鳥豺祭獸獺祭魚皆言弱肉強食所在富足如祭祀供物陳列必備之義讀書旁搜博考宜如是故寄園有獺祭記

雷聲戒容止

士如歸妻迨水未泮古時婚義每擇吉於仲春何嘗以雷聲為戒況雷亦歲時嘗有令其警之於房室之內亦不獨仲春

內則

烹飪之制雖所在不同然口之於味有同嗜所著八珍似皆不可食若以雞肝為不可食不解何故

閨房瑣屑自有當然之則安得悉予訓教而曰妾雖老年未滿五

十珠錄雜述七

七

十必與五日之御夫年未五十亦不得云老豈肯征袍袞歌於詩又必定其制乎似非人情

孔子家語

人惟心先有主則聞見皆行己之助魯男子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然哉真柳下惠之知己也

賢賢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是并不如不知賢賢不知惡惡之為得也樂子之無知我又得一解

智者知人仁者愛人與智者人知之仁者人愛之是各隨所見也若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加於人一等矣余注意於人毋自欺人毋自薄亦仰止前賢而有此淺見

至禮不讓而天下正至樂無聲而天下和何哉蓋士務修齊農務耕稼工務規矩商務懋遷各守其節無體之禮也守其節而和以相濟無聲之樂也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肆哉此古帝王冕旒蔽目紘統蔽聰而成天子之穆穆而余又恍然於英雄克敵焚交關之書漢光武唐太宗周世宗之所以能成大事也

風水吉凶非上古也詩公劉相其陰陽不過計川原向背之宜周禮卜人占夢皆有官而無相地之職事魯哀公問宅東益不祥此即今人所云陽宅之風水也迨後東晉郭景純精講墳墓之利由是而至於唐至於宋明直至於今未有不嚴父母藏身之所究竟

十珠錄雜述七

辛

為禍為福終在人事一切附會均不可輕信以自悞

隼中肅慎之矢當即墮於其地能飛越萬里至於陳必不墮矣云墮於陳之庭妄也今山足露古塚中皆空無一物蓋磚石為坑可歷久棺與骸骨百年即化也防風有骨豈能歷二千年而尚存者若癩羊商羊萍實何後世不聞焉見人之重孔子者不能知其道與德何如而漫造詭怪之說以形容其博學通神見亦淺矣不觀桃花扇戲本乎柳敬亭拍梧桐板子唱曰大聖人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其何以昏瞶至此哉蓋甚無知之言而笑其虛誣也人可附和其誣而誣至聖乎

左氏浮夸

左邱明就孔子筆削二百四十二年之魯史為之傳記以詳其事  
實描繪人情宣揚令德開千古文章之勝選哉弗可及矣然濫取  
里巷之流傳稗官之記載錄而著之如卜筮之應驗夢兆之應驗  
妖祥之應驗童謠之應驗巫祝之應驗以虛誑後世不無疵累  
卜筮巫祝彼自有俚俗之書如後世籤笈之有訣其所占驗皆事  
後而加附會共相驚異古今實同蹈此轍而不知其非然引之而  
著於書不可以為信史

韓文原鬼

鬼神體物不遺所在皆是亦所在皆靈四時行百物生草木春滋  
秋落蟲魚鳥獸生長化育何往不然相安於正其靈藏而不著若

一斑錄雜述七

手

人弄之而見其靈妖術也無故而忽自見其靈妖孽也原鬼無形  
無聲論其正也若既與為妖或有形有聲昌黎未之知也惟不  
以鬼為人死之餘靈識見實宗孔孟

或曰人死為鬼鬼死為靈靈死為瞿瞿死仍為瞿古語相傳久矣  
安得謂人死無鬼余為茫然若迷者久之曰由是言之人雖十死  
而終不滅其靈也人宜勿畏死矣况瞿死仍為瞿則瞿無可死之  
理其與世人所說之神仙不異乎相與絕倒

或問鬼神體物不遺而人之身何如余曰於人身即神魂也神藉  
身養身藉神活視聽言動各司其職於外五臟六腑各効其用於  
內人生則神麗身而存人死則神就身而滅如謂身死神存妄也

蓋人身猶人家之房舍也心猶一家之主也神則一身之靈也我  
心所定之謀畫神不能移神原隨心若我心未定之意慮神大能  
為我主張若牽引若迎合一切祈籤問卜或見靈應以此則心亦隨神又神麗我  
身與所在體物之鬼神無不融洽故人心所有之事鬼神無不知  
之知為德義則敬之知為節烈則畏之知為慈祥忠信則重之愛  
之如是自邀護佑若知其蠢愚則輕之知其陋劣則惡之知其陰  
刁險狠則忿之怒之如是自降災厲前記心虛而召或鬼索命以此又人為妖術  
所惑如明皇游月宮是神被惑人為鬼神所弄如前記是神被弄惟有福  
與德鎮之妖術妖神無能為禍

或問中庸朱注鬼神二氣之良能鬼乃陰之靈神乃陽之靈又曰

一斑錄雜述七

圭

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似作虛言為解余曰前賢所見者  
深非我儕能喻存而勿論為可

長恨歌

白居易唐世一君子人也其長恨歌一篇未免動後人議論人有  
言明皇幸蜀道經川北峩嶺山實在川南人有言海上仙山固屬  
虛無然既云其中綽約多仙子矣乃又曰中有一人此皆小疵可  
不計至臨邛道士致竟鬼實是妖術小說附會錫盒金釵詞中有  
誓以惑愚人君子宜惡其妖妄乃反附和之使傳為佳話況太真  
以女禍亂天下姐已褒姒不少異而且漢王重色不顧詩刺新臺  
乃尚以天生麗質梨花一枝稱道其貌之甚美即才子不忌風流

亦不免失言矣

老子

老聃姓李名耳聃音貪壽考之稱為周之間人孔子三十而立因往周問禮焉既但欽其學之博識之高而知其偏執有成見斷不能與之同道故以猶龍目之以游方之外置之云以之為師即三人行必有我師之謂無足重輕也所傳道德經實多精理然云絕聖棄智盜賊無有終亦歸棄理滅義故後人以老莊並視其贈我夫子曰事君全身事親忘身雖亦正理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我儒亦熟籌之設君恩深重朋亦知能致其身為臣道乎若事親忘身自然是為子之道然不幸而處其

一瑛錄雜述七

筆

變我夫子又以大杖不避咎學者矣明知之否

莊子

莊周字南華戰國時人之學出於老氏務詆訾孔子之好學好禮所著南華經又從而甚之者也夫我儒之道本諸心為性感而遂通為知覺有義理焉有嗜慾焉惟義理能制嗜慾則嗜慾為義理用嗜慾皆義理也由是而行之於身孝弟忠信人所共由之正路也更以此推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帝之與王前事彰彰可鑒周以淵默靜虛不識不知為道德其亦何所為道德不過虛言欺世耳跡其於尋常一事論之入於元微至於滅理淺顯之理辯之入於幽僻至於滅性總謂世治不如亂人生不如死物

有不如無尊與卑同上與下同得與失同樂與憂同善與惡同破

天下大公之正論乘生人本有之天良少正卯行偽而姦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莊周亦一人兼之荀卿謂宜先盜賊而誅之良是夫大盜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焉可德化我儒所以有刑威之用殘愚誅鋤而民生始奠也乃欲弭盜而務去其防反咎我儒之有仁義是開門揖盜老馮道賣國求榮之無恥猶不足以況之也何物狸往何來魍魎而敢跳梁作霧於光天化日之下狙公賦茅如謂朝三暮四而羣狙悅取以喻漢王服黔布之術尚不失為英雄寓意他謂朝四暮三而羣狙悅是詭詐也猶騙敵來降非鳩即殺之喻也用意亦陋劣

一瑛錄雜述七

書

荀子

荀卿名況七國趙人著書二十篇文皆繁衍多緒其非十二子一篇漫謂子思唱之孟子和之造前古之說乖違幽隱殆謂舜完康浚井等語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與作方畧殆謂言必稱堯舜等語言必行堯舜文武之道而不知法後王治世殆謂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等語此其論亦未達大體揚子法言謂為詭邪說若性惡一篇則於義理全悖矣夫人之秉性義理與嗜慾兼之理勝慾則君子慾勝理則小人乃其謂爭奪生而禮讓亡殘賊生而忠信亡淫亂生而仁義亡是但言欲勝理耳彼豈知忠臣烈婦無二事之願愛親敬長自孩提已知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者乎至無禮者謂人之性善喪失其性故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偽子

之讓父弟之讓兄皆反乎性而悖乎情何其言之悖理傷道若此哉

其言禍托於欲而人以為福福托於惡而人以為禍此是愚夫混世塞翁為之喚醒足矣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乃千古名言

天字有數解天之高也今夫天惟天為大此上天之天也天厭之獲罪於天富貴在天此自然之理謂之天也天命之謂性顧說天之明命天秩天敘天德天良此生人稟賦之天也天之未喪斯文

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定命之天也四個天字合言之誠可渾而為一分言之則各主一解天論篇雜各解為一亦未能純

荀卿與孟子同時昌黎文是二儒者吐詞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余以為惟孔子可以當此數語孟子亦須少遜荀卿則擬不於倫矣此韓文之疵也

一 瑛錄雜述七

三

揚子法言

揚子法言

揚雄字子雲新莽大夫也著法言十二篇宗孔孟之學立論義亦可取惟以復井田為要政亦讀書流弊之言也至末譽王莽為伊尹傳說尤一書之玷

明洪武十九年詔文廟從祀罷揚雄進董仲舒

韓文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似未閱兩書而漫作同然之論况荀已前謂優入聖域矣何言之麗也

公孫龍子

家語公孫龍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五十三歲後平原君食客有公孫龍前後或非一人前漢書有公孫龍子十四篇伊著堅白異同

之辯又與孔穿論臧三耳雞三足空談滅理日後晉人好清談脫畧禮節不顧名義徧染於公卿大夫至悞國事殆此作之備所謂言偽而辯也宜名正典刑以清妖孽

韓非子

韓非七國時人韓其言或宗老氏或近莊生不必計惟以妄信著龜為愚可以亡國頗有卓見又云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言亦可取若其致意於強臣竊柄宵小弄權等說皆言人之所不必言至云鬼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

鬼則入於下愚矣

一 瑛錄雜述七

三

列子

列子鄭人學本老氏著冲虛經八篇主清虛無為其思幻其言誕其識偏多寓言近似莊生號道家即小有可取終非君子之言也

尸子

尸子名倭七國時魯為商鞅上客鞅誅亡入蜀著書二十篇記述古昔逸事未免無稽畧兼議論亦無甚精義惟云守道固窮則輕王公又曰人知砥礪其劍弗知砥礪其身學身之砥礪也語可節取

譚子

齊邱子竊譚景昇化書六卷其說或似老子或似仙釋談理多虛

格物不的恣意荒誕絕無可採

胡子

胡文仲宏胡文定公之季子著知言四卷乃道學之書談性命有可取處亦有於理未愜處論治亦以井田為要務其人可知

抱朴子

晉葛稚川洪著內外篇各二十卷內篇講修仙服氣鍊汞燒丹是乃行妖術以違天命喪身亡家之禍且立至我儒欲問之乎至於用符籙辟虎狼蛇虺純是妖道所為何足與辨外編亦不足觀

諸子總評天地生物以人為靈人心至道所存大聖人體而行之堯舜開其端禹湯文武周公續其緒我孔子集大成雖不克

一斑錄雜述七

七

振東周之業然顏曾思孟傳得其人後之學者守四子之書佐以五經暨左國史漢迄唐宋八家之文斯道也固萬世常昭矣乃更有諸子如老聃莊周及荀揚韓列輩以偏僻之見浮游之論各著一家言爭鳴域內其於事理類必變異常情而曲為之解故令人索暗尋幽以藏其詭譎古今來文人學士搜羅傳記之遺姑使流行未經刪斥余讀書之暇細為尋繹知其言之可取者亦我儒嘗言之理其言之不足取者既不軌於正義亦無當於小補如蠅如蟻一笑置之足矣最可憎者觀物不精而又立異自高恣為簧鼓至於卑制度惡防維顛倒綱常為我儒之賊秦火豈無用哉胡不舉索隱行怪之書付之一炬

精碁理招晦

人之技至於博奕君子所弗尚也然奕理精微人苟性與相近實可遠出常人之上吾鄉向無妙手初意即有國能亦何至與眾懸殊乃吾張市北十里湯家橋王君近思竟獨擅其能在道光十五年時相率饒人四五子日益求精數年後前饒四五子者悉可饒至九子因以碁游於城及於蘇更及於杭千百里中惟施省三本明人以碁游行遠近常寓蘇州城中與為對手不幸至二十四年春右手脈科生一無名腫毒百醫不效歷三載至二十六年五月十六竟以是歿年僅四旬精此一技而致不祥悲哉余所謂生人有難知之晦者非耶為畫盤式著其饒子之碁數局於左為證

一斑錄雜述七

七

# 碁盤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

奕法 著左 須照 盤上 號數 下子





○四●毘○世●罕○廿●弄○扶●廿○廿●老○世○五  
 ○苗●共○况●弄○四●二○信●四○金○仁●苗  
 ○桐●伍○世●備○滿●世○世○世○世○世○世  
 ○世●扶○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擘○扶○比●比●世○世○世○世○世○世  
 ○九●世○廿●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其●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一 奕錄雜述七

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饒九子第三局

○九●百○况●扶○比○比○比○比○比○比○比○比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饒九子第四局

○七●世○五●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其●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一 奕錄雜述七

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右碁五局錄並未終而已見白碁高妙至殘局皆不足觀雖舍之可也

或曰王近思精於碁招晦施省三何故無晦余曰省三吸煙嗜賭飄然如江湖乞丐晦已重矣近思小康安分晦未有消釋也或又曰然則安分之人轉有因之招晦者乎余曰惜無福與德耳福可鎮晦德可弭晦彼顯然宜及之禍且可以免精於碁何妨

鄉民不法

前道光二十二年冬鄉民藉軍租克刻之名打搶各大戶王闕王等雖已正法而餘黨尚多寬宥并有飽所欲而搶捕未及者時過三載不知儆者方冀有所藉而復以為利

梅里鎮北有金德潤者始曾入海從盜後因幫助捕盜功給干總銜既又緣事斥革削髮為僧受戒頭有灸疤旋又蓄髮還俗住正三圖為地棍

二十六年正月常昭漕務難辦撫院將浦蔡兩姓奏治罪定一律新章時常漕尚在伊始而昭漕已將及半正月二十一日小戶入城與漕總薛正安理論於是金德潤等聯其惡黨冒作糧戶沿

十珠錄雜述七

聖

途號召人眾相與入城先至縣衙喧嚷說傳衙署盡廢縣尊避入捕衙繼至薛家

肆毒伊家器用什物無不精辦花卉書畫古玩無不美好其媳房奩具亦完備華整忽遭此擾財帛一空粗細一盡越日縣公毓訪

知不法人名飭差下鄉拿人有前當該處經造陸大起及賣青菓朱某自稱熟悉其地願為引導意欲下鄉賣法照前燒軍租船案以為利也二十二年冬陳茂堂起鄉勇幫縣拿人後白而兩人並馬庵遠近凡小有家者無不以嫌疑為累

為金德潤等傷害公差再下眾克抗拒幾不免二月二十一日眾克因陳茂堂商起鄉勇助縣拿人羣聚立燬其家聲言恟恟官出示安民而止

五月中旬二麥已熟農佃例還各業麥租余張市西四里承吉庵

頭陰涇陽涇一帶農佃念業主收租克刻因造言謂麥租折價各

業每石錢二千者何得至二千四百秋來花租每畝錢一千者何得至一千二百過一期限錢每千各業加錢三十者何得驟加錢一百而且各業新買田產召我等立寫租札每畝索錢五六百乃我等意中事及於干猶可努力支持若索至錢二三千一畝我輩典衣剝債男啼女哭誰則知之時當地惡棍因眾情不平思前正月入城滋事尚不嚴辦正可藉此以恣搶劫共質之當地無惡不作之金山桂伊又從而慫恿之日要做索性做得大些各棍因貼無名榜帖於承吉庵牆約眾於二十一日滋事以打覓租為名然眾情不無懷懼共卜於是庵神前或籤或筮叠遇大吉黨眾分卜

十珠錄雜述七

聖

於他廟亦無不大吉眾計乃合然眾心總參疑信又共誓以所約之日必遇天晴為天助及至二十一日紅日東昇天無纖翳眾乃

放膽鳴鑼聚眾沿途脅迫附從首至陸家市承吉庵西北四里打額載錫

家伊為軍租催頭前二十二年已經打過次至婁家橋打額某家伊為經造幫錢家收租又至

許家橋入余弟與侄家探視所注意者不值眾已盡出以行忽有旋風捲入時眾克所往每有旋風先之又因其急於閉門眾疑關其黨在內遂

返而肆打門道大廳與兩廂一切裝修盡燬打入內室燬已及半忽見有面熟者因悔其悞時諸克皆咬他鎖人因共出經余家無

所不平謂前開浚白茆少憩即行至張市闢王家義莊有與眾克相識者力為勸阻截其租斛一角舍之至歸氏住城黃倉房拆燬倉橋

盡淨出南市經余兄應弟香所寓屈宅倉房城居來鄉燬之眾克造言收寬租者但指張市一方言至此亦可已矣而志在劫奪又徑至歸市入西街經歸氏倉房城歸讓齋收租燬之至中市又有歸氏倉房城歸笠芝為在市燬之出東市經歸氏祠堂城歸子勤董氏婿收租之所燬之又北打催頭徐某家又北三里入徐市擾馬正與布莊已暮眾乃散

二十二日又鳴鑼羣聚而南打搶朱四和家歸市東二里有惡賊近北港廟陳姓挾雛唆使也再至歸市經董家天益堂亦無所不平悞壞其欄杆柜臺其眾自相喝止無可解釋嫁詞於其管數唐某共往燬其家再北又至徐市燬搶顧奚谷家又燬搶顧子昇家又燬地方

十稟錄雜述七

望

徐蕙芳家又燬搶王靜山兄弟兩家又落鄉燬搶歸少虞家又往小居浜徐市西燬搶黃心葵兄弟兩家地棍朱耀如之唆使也如先受黃家提拔後越日縣公毓下勘耀如騎馬前導揚揚得意有智林寺僧瑞龍路訴耀如是當地惡棍知僧有蓄積曾遭捏串婦女詐及千金黃亦指名控告耀如逃匿北門外白鵲寺拿獲旋心葵與府堂質審是實收府監死從半洞拖出其棺是日眾克回徐市燬搶程旭堂家伊家素良善無眾怨悞傳伊柜臺上開寫滋事人名故亦遭打困又至顧某舉人家從後打搶而入內室粗細一盡門道未壞街上經過者不覺  
二十三日眾克分南北兩路北路中有朱隆者力欲再來張市又

有張開通者必欲往老吳市相與扭扯及入吳市南打搶肉莊王家王某有臂力與鬪受傷家為之燬西觀音堂所寄看騎旗傘一切並遭燬壞往北街打胡某家店面錢物燬棄滿街內室未入又打搶柳青發家前為武弁並無眾怨至東街欲打吳姓司馬姓兩家收羣兒要打王家而悞洋銀首飾雖已寄遠識門面悞打已故司馬枚蘭洲家寡居可憫錢與什物並遭燬搶出市而東本欲打黃鳴和家路人悞之乃打搶王萬堂家近周入東周市燬瞿桂棠及劉三房店面內室未入又打搶瞿省齋家弟至壽出而復入者三燬搶盡淨有雛人唆使然也聲言要到范家日暮不及其往南路者至何市只一二百人入市打高惠卿家但燬窗格又打搶在市王某家王某捐六品銜家頗裕與市東四里徐氏姻親亦毒是日

十稟錄雜述七

與

場一切舖眾欲回矣有旋風捲出東市時眾克所往每陳盡燬又有東路來人與徐家有嫌者乞請前往眾行里許腰纏已重聞徐有備欲返忽當地人眾蜂起領同前往及至徐家守禦者放空鎗眾因不懼且分眾繞後越河夾攻守者潰散聽眾燬搶米廩五壞二棉包千餘拖出未半燒之樹亦死衣服絕好且多書畫古玩並珍貴悉付祝融洋銀珠翠半拋河半被搶銅錢棄後河人可行而上眾克飽所欲矣  
二十四日羣聚欲再來張市以及橫塘六河忽雷雨眾以為天不復助再卜於神亦不吉乃止而散縣尊毓心無所主姑出榜安民而連日報搶者三十八家紛擾公堂不得已勉集鄉勇數百每名

每日給錢三五百老弱乞丐胡亂充名捉船及百徧插旗號大東門外街尾直至市梢聲言下鄉捉人

二十七日眾克聞風大集於董浜新市候鄉勇下來鬪仗聲勢雖盛而氣已餒地方季芳連夜來城報警

二十八日至早毓公密下小舟飛棹上蘇見撫院請兵是日眾克已懼不能復聚稍有集支塘鎮褒清寺聲言候官者

二十九日辰刻毓公回昭撫院李公星沉於卯刻提本標兵又發火票調福山兵是日眾克已皆逃匿

三十日申刻本府桂公超萬協中軍官統兵到昭舟泊大東門外福山總鎮孫公提兵來會

十稟錄雜述七

閏五月初一日本府與游擊統兵差下鄉巡相機而進探知前實無警乃將訪聞諸克姓名與各遭搶家所控之克踏門拿捉本府令兵丁在船不得起岸免却許多事端足徵仁德 是日金山桂懷姦慮破捏稱伊家亦遭打搶到官謊報當官已預知其姦即拿管押 是日眾克盡逃海口有禁不能出共至太倉趁航船上蘇次日至婁門起行穿城出胥門直至太湖水口覓生計後四散不能悉其下落  
初二日先後拿到共二十餘人當官各取供詞記姓名管押  
初三日本府與委員熊公象鼎楊公承露即所寓昭城隍廟內將眾犯嚴審明白一併收禁本府先回蘇去

初四日縣解人犯三十餘名上蘇脫逃者懸賞格拿獲張昆榮者賞洋銀二百圓拿獲張庸及王四麻子者各一百圓後於初十日王鼎隆拿得王四麻子解官受賞

初六日成關朝忽來東河上至余城寓此人亦住張市南一里為眾克脅迫助與鳴鑼喝拆鄰近車棚四往不法繼隨眾逃至太湖水口計窮獨自回來乞余救援余即向縣稟報扭解管押十餘日未曾准辦

六月初一日在府審定收禁共三十餘人畧記知名者於後

金山桂 蔣遂玉 朱耀如 張關通 王金科 王四麻子  
以上六人死於監拖牢洞 蘇惠龍 病同死 江五鬻子 陶曾和者共十三人不能盡悉

一珠錄雜述七

霍關通 王大 王二 朱隆 同罪逃回又以持刀行兇收禁 袁方 袁金 兄弟兩人同罪後逃回 宋元益 周關玉 徐關榮 徐關慶 王金德 趙小富 朱小崑 吳市脚担唆搶王肉莊刑訊九死不承後得釋戴德二鄉愚無知見訊明得釋其餘人犯不及細知  
方兵差拿人正三圖 在張市西北二十里 金德潤等頗畏懼姑信妖術以問鬼神其術曰札童子將五六歲孩童蒙眼穩坐施符咒使神憑是童藉童口言休咎則曰天遣陰兵三千保護毋恐眾又禱於該處神廟叠遇大吉而兵差捉拿亦未及其地眾克共信果邀天助  
七月初九日鄰邑鎮洋縣鄉民亦入其城以擾縣衙并及其紳氏是有見昭文正月二十一日之事而效尤也當官共知前案不能

不辦新昭文縣公何飭差拿金德潤等六人眾克集而拒捕縣公乃召募鄉勇

七月二十二日縣公何統鄉勇數十船下梅里塘眾克聚圍差勇股慄苦懇勿進縣公回城叱責差勇無能不得已上蘇請兵

時前後兩三日晴日中雲過天頂或飄下雪花鄉城多有見者然天氣並不寒冽用兵亦不過彈壓所治亦情真罪當天道遠哉可知此與眾克之禱告於神並不足信也

二十六日縣中知兵將至提船以待空中忽忽飄雪花如故

二十七日日本府桂與撫標中軍提兵至福山兵亦來會

二十八日官兵下梅里塘縣公何早晨轎出衙巨蛇從屋下掛於

一稟錄雜述七

稟

前眾情驚疑後究無他可知理所當為之事不可以小故生疑也本府切訪至再知眾克已散方登舟統兵眾下夜大雨河水平岸棉花大傷

二十九日兵泊塘橋時眾克皆已藏匿本府已信前無伏藏之警

猶遲遲而進

八月初一日兵停塘橋

初四日兵至正三圖本府方令拿人眾克已逃空獲兩犯燒五家

初六日又獲十一人本府以該處鄉曲小廟神像諒必為妖孽憑

依令將總管周神猛將李王四像縛解回城暫置城隍廟路頭堂以示籤茗惑眾之咎後至二十七年八月官以眾犯獲者已多乃

令備鼓樂將神像送回該處廟中

初七日本府同蘇去漕總薛正安收禁為此案由他辦漕不善也

正安為漕總二十年矣營私固辦漕所同然始受旗丁需索既被漕規挾制積重難反勢無可已至是獲罪次年發配河南越一載

死歷來漕總得保令終者固不多然必至家破而身又客死他鄉

亦大不幸矣其姪薛貴捐從九品銜出入縣衙並被言曹參處問流罪發配

八月十五日獲金德潤於顧山西門外四十里縣公頂帶乃復伊又削髮在其地

廟中行醫人有識之者報官擒獲

二十二日撫院恭請

王命將金德潤與季瑞斬決於蘇城北寺旁教場季瑞開麵店家

一瑛錄雜述七

幸

小裕七月二十二日官集鄉勇下鄉眾克聚守入夜不散三更腹餒叩入其店硬將其所存之麵治食季遂無可談罪臨刑號哭極怨金不聽其言

九月十一日通案棍徒除定罪外分別釋回大半

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九日絞決吳三鬚子曹明季銀芳三人於昭

城內方塔寺前惟要犯張庸張昆榮未獲後聞在江北某家

一斑錄雜述八目錄

頻年水旱	江淮氾濫	巨魚濟飢
已酉水災	收荒	震澤三江
洪荒之跡	地銷	鬼神相戲
鬼神微理	俞姓奇遇	人參
玉泉觀魚	地震	地能變樹
德必兼才	試劍石	沃土不能無山
守汴日志	天助大風	雨微
花木之異	物大小相類	雞犬之異
好勝之弊	鬪雞合烹	身教言教

一斑錄雜述八

目錄

五福三樂四要	隱士有三等	名士壞風俗
利口傷天	德厚違情	紅樓夢
聊齋志異	紀公五種	陳壽三國志
關廟對	失德與妖	子不語之謬
居易錄	貞婦詩畫	天主教
訛宜辨正	螺以左旋順地	溫公九分人
韶武兩樂	麟鳳河圖	周之至德
三年不言	莽邊舟	從仁從暴
有心哉擊磬乎	忠恕	下役能忠
命作慢	有言者	我獨無

不為酒困

使門人為臣

雖少必作

瓜祭

再讀道德經

鬼神知機

龍舟獻技

孿生相肖

疾病

良史可嘉

三日不朝孔子行

天不可階而升

惡許為直

半部論語之妄

神驚

妖避厚福

婦人不幸

再證地面旋東

虛心涉世

優伶激勸

不語罕言

之三子告不可

衛靈公能用人

三代各有易

災晦預兆

兒童弄鬼神

有知草

書法精微

心無二用

庸夫矛盾

一斑錄雜述八

目錄

烏鵲	妖翦雞鴨羽	律例方圓
藏書招禍	黃石公素書	天人愛人之異
知足守身	窮通	為人務大節

一斑錄雜述八

頻年水旱

余所經大旱不過乾隆乙巳嘉慶甲戌兩次近十年來歲多陰雨  
梅花恒至清明始開道光二十七年甫立春而梅白於樹余意入  
夏必有小旱後河南山東旱蝗而江南無事偶閱前明記載嘉靖  
三十八年大旱民啓云十日方成一布晨出而見奪於強暴之徒  
廿錢買得一升夜歸而不到妻孥之口往事亦可畏也

江淮氾濫

道光二十八年江淮河漢上流水發六月二十日狂風爲暴數千  
里所同黃淮洶湧長隄勢必開決不得已爲開其勢較輕處長江

一斑錄雜述八

以北被水者六七州縣旋至七月初五狂風又暴聞又開一處民  
扶老攜幼南來者不一其羣又聞兩湖亦大水漢口亦沉浸九月  
金陵之水尙未退也我常昭海潮一溢於六月二十再濫於七月  
初五沿海各地人死不少常熟沙莊在太海門沙莊昭文昭文崇明沙莊在太海門沙莊  
在崇明中以其沿海田廬盡沒災民千百成羣爲鹽梟  
渡來南岸到處極賣法難悉禁居民日夜慮其滋事幸無二十六  
年春夏之衅其端不開

巨魚濟飢

二十九年春各沙被災居民情苦萬狀至閏四月初一洋中忽有  
巨魚追漁舟乘潮入半海沙港須臾潮落不能出居民聚斲其肉

是魚長二十一丈身大九丈無鱗皮色黑而光滑如茄名烏茄魚  
剖之皮甚厚內肉色紅近似牛肉兩岸梯登割剝擔挑車載始濟  
附近繼及於遠且航過崇明其肉不下萬擔餓夫鼓舞歡忻熟而  
吞啖是殆海若馮夷驅此魚以助賑濟之所不及乎此與正編所  
記海鮪魚乘潮入港之事略同

已酉水災

數十年來大水無過道光三年不意今二十九年之水又因大江  
上流水發爲災更重金陵水大時夫子廟前下馬牌沒到軍字牌  
文武百官軍民人等舟行入市與民居樓房接引南閣改期十月  
至此下馬凡十二字始得考試太平府城外居民死亡逃徙聞無人跡大小房屋被人

一斑錄雜述八

拆賣及於遠方賤值建造

自四月二十七雨起至閏四月初四五日連朝惡雨凡河港高低  
各壩舟行直過二麥在田本已歉薄遭此更歉時棉苗初肇  
雨瓣亦因冷雨而憔悴幸閏四月初八日忽然晴霽麥與菜子  
成熟在田農民急忙收割若再雨一日卽不堪矣小麥收割例後  
麩麥二十日雨自閏四月十六日起又連綿不已延過二十小麥  
黃熟在田不能收割漸紅腐萌芽低鄉向年秋水大發稻熟在田  
有自水撈取者名撈水稻今小麥亦自水撈此麥發紅人食其麩  
必嘔以喂雞鴨犬豕亦不能堪至秋冬稍或可時物價頓增  
一擔洋錢六圓米河下一石雨至五月低鄉先已沉浸高鄉亦所  
錢四千二百麥三千柴三百

在斷水至十二三日水溢非常余家老宅在張市西半里大廳內水高一寸有半廳場一尺有半惟市廛地勢最高尙未沈浸五月中市到低鄉船載來荒物新雞四十錢一隻猪肉四十錢一劬牛二千錢一隻器用什物堆積河干以求賤值余聞不忍細詰已不知其淚之何自來也旋蘇城巨室照道光三年之例仍開當牛棧而牛之宰殺已過半矣

四鄉到縣報荒自不能免而地棍又從中慙恧鬧事且造妖言以冀汚饑良善謂爾人衆能擾縣署我大戶定不收租等語其情殊屬可惡

邑南門外東西兩河岸人戶悉開張糧食牙行門口水皆上岸搭

一斑錄雜述八

三

脚楞聯聯相接以通往來五月下旬大江上流水漲金陵等處大不能堪姑開東堤以洩下流之水於是本地水溢因之愈甚六月初連日大晴而水漸以長余新宅在東河門口相與加高脚楞大廳爲一方最高處廳內水高二寸左右鄰近皆擱行甕以供炊爨咸謂較道光三年之水更高八寸時物價愈貴米一石錢五千稻柴麥四千小麥三千五百惟魚蝦大賤鱖魚即草魚自北路來南在許關湧過多至塞河間是丹陽句容等處水發人家池養之魚隨水逃下也然何竟若是之多因此六七劬鱖魚只二十餘錢一劬鱖魚青魚蝦蟹稱是蟹秧小如豆粒來自江海閏四月二十前後海口各港白茆河徐六涇許浦隨潮湧入多至不可思議入內地易長且大三夏至秋

串入市至後愈肥只二三十錢一劬然皆不足濟飢也

任洋李市爲一邑最低之區先遭沈浸不必計城大東門外三里橋南岸牛尾圩亦低亦不必計過三里橋東去九里畧里村又六里蘇家尖又八里鶴嘴裡長夏數月民居如在大海舟行多不循原路過橋穿市多取捷徑抄去如此水國有樹亦無蟬噪宜也而大水中絕無蛙聲異哉

民居風生浪大墻壁坍塌數家合一小舟向高區求乞妻孥苦守甕臺之上望眼將穿而歸仍空手死者連比余在東河新宅共觀城來一婦抱一乳哺嬰孩面無人色至高木橋上坐而思索似不忽然少選作勢擲兒下河哭倒橋上移時匍匐回去不知其作何

一斑錄雜述八

四

計校矣西城內九萬圩水深數尺有老少兩婦與幼兒女五口共繫一條繩並赴水死余連聞慘狀心膽俱碎夜不能寐急返東鄉老宅就我力所能爲將號飢者施捨

時遺棄孩童在在皆是城中好善之家開孩兒局於致和館及老塔寺兩處十三歲以下小孩一概收養嬰兒覓乳媪喂哺然終不勝救

前道光三年二麥小豐農家趕晴收割及水發各個償租已至三分水溢而退佃不思大陸續尙多還償今歲獲麥所收至薄絕無辦租而小麥稍有辦租多係紅腐之物道光三年棉雖遭水而高田未沒者尙獲中收今非前比中秋始有棉花入市十劬賣洋銀



一圓兌錢一千蓋陳棉不能作種新花貴其子也時陳棉拾一  
冬賣至鄉農共慮來年乏種八圓

道光三年夏秋各業看田索租苟有熟稻後租皆有著今年雖有  
熟稻租亦無著蓋之麥先荒民情窘迫也當官著各經造開報業  
佃荒熟細冊欲就熟田稍徵上忙條銀忙迫多日亦竟未行

自鶴嘴裡四里至董浜新市道光三年稻全熟今年荒亦過半又  
自董浜新市十八里至余張市皆係高鄉稻則皆熟但棉地種稻  
十不及一若棉沒壞而翻稻者為時太晚有仍荒者若曹家灘在

亦全沒東高鄉惟塌身路一條地勢似高岡闊約半里  
東為高鄉西為

一斑錄雜述八

五

低鄉以南自上海嘉定來經太倉州治又過雙鳳窰即入本境又  
經支塘珍門廟梅里而北直達福山一路種稻全熟而棉豆亦有  
中收者 海塘外棉則同荒稻亦中收

內地惟常熟西高鄉大河洋尖等處例必種稻今歲全獲豐收與  
前道光三年同而且米柴得價獨稱樂土

低鄉浮屠棺木無不被水余去即董浜新市一處市梢撈取堆積  
已二百餘具非皆小家物而無一來踪跡者其中有新喪屍穢不  
可嚮邇水半退好善者掘壇地一坎埋之

樹木被浸花椒杏樹棟樹無花果綉球牡丹芍藥玫瑰鴈梅杉木  
最易死桃梅石榴枇杷木樨天竹桑樹松樹榆樹欄樹西湖柳次

之惟楊柳不怕水橙橘香椽海棠栢樹李樹梨樹葡萄凌霄薔薇  
木香芙蓉亦浸不壞竹園諸竹皆死惟慈孝竹叢生不壞

我邑棉花定價向論洋錢秤依烙秤名二十九兩自道光二十一  
年每擔洋錢五圓三四角時洋錢一圓合二十三四兩落至四圓

四五兩二十六兩落至三圓三四角本年水未沒價已漸增至五  
圓六七角水沒後自冬及春增至洋錢八圓時洋銀一圓合居民  
以紗布為活花絮已二百八十錢一筋十六我鄉布闊八寸三分

長十七尺每疋需花絮十二三兩紡而成紗再織而成布只  
賣錢二百五十文以此營生略無餘羨十二月米一石錢至六千  
錢麥四千民相率以豆餅黃豆打去充飢市賣十六若御麥子豉

一斑錄雜述八

十

豆赤豆菜豆亦可充飢錢一升高粱不能春白性澀為糧下品  
三十錢 此下番瓜即南猶可食也若至米糠豆渣麥麩則不堪矣

大江以南四府一州惟鎮江之荒較輕句容一邑全熟聞徵漕米  
金壇溧陽等處亦全荒 南路松江嘉興湖州與我蘇同災池魚  
逃盡桑樹多壞杭州水災亦重省城內外居民概不可問過錢塘  
江而南災漸以輕

低鄉人居如在大海苦倍高鄉而無路行走卻少滋事之人余東  
高鄉至七月初民收些些之麥食盡而飢張市北二里龍潭壩地  
棍黃恩錢惠倡喚大戶之說煽惑愚氓初二日僅三四十人向殷

實之戶好言求乞人得錢二三十文次日聚集漸眾沿途脅迫附

從已至三五百人所到強索老閩顧某聞風而慄預備錢十餘千  
爲明日計余思此風若不早遏又將成二十六年之禍急呼族衆  
鄰近諸人令各率雇工家屬及附近熟佃約明早黎明共集各喫  
粥一蓋將農器去其金使有膽者持以向前率衆共至龍潭壩與  
喫大戶之衆理論則昨日滋事之衆已聞風散匿黃恩亦逃避接  
索不得因但將錢惠扭回擬解官而伊服罪誓不再肆釋之次日  
錢惠克性復萌毆打毛姓謂是他多嘴不然誰知我喫大戶者因  
就近報於白茆巡司拘錢惠責懲詳縣立案一方人情乃定

八九月高鄉田畝雖皆就荒猶稍收雜糧以濟及十月民計又窘  
我張市東四里過橫塘市又二里過界河橋即太倉州界其地爲  
一斑錄雜述人

七

州境上下四圍其民素不安分而且前無懲警因謀欲藉荒搶奪  
我鄉向年風俗棉花七月始開八月而盛農家勤於提取至九月  
則盡數盈止在田零落者已可不計窮民丐婦路過取之不過三  
五成羣名搶野花若田主出罵即四散去矣今歲棉花等於珠玉  
卽有零落亦甚珍貴彼州界不安本分之儔以搶野花爲名十月  
初三日糾黨羣起搶掠人家在田棉朵越日人益衆并農家箔上  
攤曬之花奪之稍與爭論卽拆其屋更按其室內存貯之花搶出  
均分遇民家場圃所納禾稼亦拆分一盡四往不法至初十日黨  
衆盈千入我昭文界沿途地棍附和羣來張市繞避市廛向西而  
北一路擾掠小戶如霍家陸家李家皆束手遭其搶奪未刻集刑

家宅前計所得均分余以爲是不可以坐視也急集前衆且曉之  
曰現在當官出示諭令各鄉協力捕盜我等今日是奉官也而且  
官諭格死不論卽有所傷非犯法也其勿懼於是衆皆踴躍而往  
過橋賊中有力者突前肆鬪傷我三人頭破血流其勢衆寡不敵  
余令姑守住石橋以遏其歸路又令人四出呼衆相助且拔去其  
在後木橋使不得他往少頃我衆漸增賊衆盡餒有欲涉水逃遁  
有就荒坟避匿一時擒獲二十四犯錄姓名住處於左

陳昌 住白茆橋 金銀龍 住白茆河 吳科 住薛家橋 吳喜 住界  
王餘 住張家祠 徐維德 住新福家 陳開福 住渡橋 蔣德 住蔣家 黃金  
海 住劉家 張小龍 住毛家巷 張銀福 住育家 袁關順 住裏家 蕭昌 住孟家 王瑞

一斑錄雜述人

八

明陳三郁康封倪關二倪四黃順 並住上 黃文奎蕭文李開雲 並住下

當夜備船六號協地保將搶犯二十四名併解次日到縣邑侯章  
堂訊是實將二十四犯各打三百收羈朔日具公文移解太倉州  
發落 支塘一帶亦有低鄉飢民被地棍牽率滋擾大戶越三四  
日黨衆已至四五百人間我張市捉解搶犯遂怖而散議者謂此  
次若無與阻遏其禍不知何底在良民固遭擾害而若輩必至獄  
囚纍纍斬絞流徒亦不知幾何人也  
自是鄉里肅然而飢口嗷嗷夜來竊盜充斥幸當官詳准賑飢給  
帑而兼勸捐城鄉大戶協力輸將低區災分極重設局城隍廟先

與撫恤繼與賑濟我東高鄉分設賑濟局於十月二十日給發官帑以賑飢口余亦承辦兩圖至十二月窮民飢寒交迫余同高鄉各董事各勸當地殷實之戶捐輸又自捐輸於二十日以民捐發賑窮民苦苦度歲至三十年春民情愈不能堪又給官帑於二月初一日再賑飢口至於三月貧病交迫死者已多余又同各董事於四月初一日再以民捐發賑幸旋即麥收豐足人心乃定

此荒為百年罕觀自七月至次年四月乞丐成羣余每日施捨錢必數百及春而目擊心傷煮粥待之餓者貿貿然來概有所與又窮佃最可憫者五十餘人另籌補救天災至此民情至此何忍置之度外乎但儒素之家所行不過小惠耳而忽來不虞之譽豈得

一斑錄雜述八

九

無愧若低區飢口到城乞食者不可悉數城中紳富併力衆擎廣為施捨又自冬及春於各城門外多設粥廠無歸者南門外搭蓋草房處之飢寒交迫貧病兩困之夫十救六七則惠莫大焉 各鄉鎮濟貧則莫如留里村瞿氏糶平米減十文錢一升設粥每日兩次所費不貲此不愧為富而好禮者

巡撫部院傅桐棟在抱力圖救災之策查前道光十四年以河工代賑因刊開河條議備發各屬詢訪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事宜本縣章公竭力承辦先將白茆等河海口開通俾內地大水洩瀉無壅至九十月低區類可種麥實受其賜至十一月內地之水反小於平時故野鴨羣來不過偶飛一陣不若道光三年之甚也

十二月初七日本縣章公下勘白茆新開海口工段知內地河渠並宜重開便道到余家面諭勸捐興工次年正月二十二日各董事集公局會議分派白茆河段承開二十六日督糧道倪公下鄉祭河余奉傳接見面諭承事先自捐輸與各董事各自設局厚水動挑二月底報竣又承辦高浦及張市本地雙浜貴涇兩河飢民藉此以度災荒

收荒

庚戌太倉陸公增祥狀元及第五月初一日京報聯捷州縣隨門叩賀旋撫院亦特差中軍官遙臨致賀狀元夫人例必游街撫院擬送戟門旗牌為儀衛其家以路遠辭之時大荒甫過咸謂人傑

一斑錄雜述八

十

者地之靈狀元乃拔數千里之福萃於一家故歲荒至此也土語稱雞鴨蛋中之黃音實同荒於是多備雞鴨蛋熟而去其中之黃實以嘉穀擇吉於五月十九日游街是日也天氣晴和共信文星照耀州與縣兩衙官太太各排儀衛至狀元家賀喜即陪伴夫人坐文輿出府遍游州城六門大街觀者所在堵牆女子至狀元夫人榮亦極矣所過街坊人戶各與無黃蛋一枚謂荒已收回祈上天降福勿使災履再累地方亦見好善克己之至意

震澤三江

書云震澤即今之太湖受蘇松常太杭嘉湖七屬之水匯成巨浸湖周約八百里形勢非方非圓南邊港口曰澗已至七十餘瀆聯

汝又多潭蕩無非水國湖水歸海其港縱橫不一總在蘇州嘉興兩府交界之吳江八尺平望等處多港東出又經周章盧溪莘塔而東會平湖來港合成黃浦大江闊二三里浩浩蕩蕩折而向北過金山境至上海又折而東至寶山出海平日潮汐洶湧入內直達松江以上尚有暗潮因湖上而平緩加高數寸且至平望而止凡小港受海渾潮者數年必塞獨黃浦一條乃天地自定為太湖之水出海尾閘永不壅塞黃浦以東沿海由南匯金山仁浦又西南沿錢塘江邊經海鹽海甯直至仁和數百里共築長隄以捍海潮無一港外通若黃浦西北沿海由太倉以及昭文常熟江陰小港不一皆人力開出藉以濟當地水旱其與內地河路雖無所不

一斑錄雜述八

十一

通而太湖大水豈能恃此歸海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人漫指東江中江婁江以證三江實妄蓋今古四千餘年之隔地勢大不相同大約古時水高故有三江後來水落別成世界矣

洪荒之跡

四川巫山峽闊約半里兩面石壁高千仞而頂上峯凹左右若合符節可知上古本無此峽必由後世開鑿湖北武昌府城內有蛇山一岡蜿蜒甚長北抵江邊建黃鶴樓鎮之樓八面三層江面外四十里先已望見外欄以城江闊約二里對岸漢陽府沿江一阜與南岸蛇山勢若相接可知江流亦斷上古山岡也太湖中洞庭諸山其麓十數尋皆湖石浙江杭州山麓龍井飛來峯等處亦皆湖石福建廈門一島

周三百里山石高下無不渾圓如壘卵萬石虎溪二巖其岡巒亦若是豈非皆上古洪水衝成之跡 燕子磯大小石子其先亦必由水成入泥沙而泥沙久亦成石始初成石其廣大不知幾何乃其餘消歸鳥有獨存此一岡孤注江干其由來不可思議 太湖中鼉山今皆青石水灘石子亦青石子若按剔其下沙底更有各色小石子其由來亦不可思議 金陵雨花岡沙岡也塞外翰海西域戈壁皆沙積也沙必水底衝積而成其由來皆不可思議

地蝕

庚戌挑河河底汗泥之下溼土亦堅實其中類有地蝕穿穴余偕眾董事承辦工段斬壩雖闊至一二丈此面厚水動挑彼面所壅

一斑錄雜述八

十一

之水下從地蝕穴漏過泛泛而上洞漸以大可致大壩坍塌補苴不易地蝕如鰻尾渾如蛇黑色身滑膩無鱗平日漁人未見有得者口如浪鱗魚不能噬人云是毒物未知真否

鬼神相戲

余游武林湖屢矣十年前偕友上孤山盪手梅花泉偶得句曰扶筇僕僕亦何求為愛林泉老不休莫道青山無一語而今笑我復來游有此一个笑字不意即召鬼神之相戲旋入淨寺田字殿從俗數羅漢得一于思如雪首戴風帽而手攜杖者恰肖余俗狀眾為絕倒後至甯波阿育王廟偶忘攜杖嘆及僕從就兩旁十八尊羅漢數之即得一于思如雪首戴風帽而手亦無杖者并為僕從

所笑回家後偶啖油爆猪肝又噴烹飪太鹹食已展卷適是菽園雜記第一頁卽記明夏忠靖公不啻猪肝過鹹足徵度量豈非鬼神又笑余度量之淺乎昨歲又往武林數羅漢得一額凸向前如盃左臂勾一葫蘆而笑容可掬者當時不知所謂及返至洞庭買山茶粗細分裝大小數罇過船裝船舟子疊大小二罇形似葫蘆余以左臂暫爲扶持極肖所數羅漢不覺發噱旋抵家衆詢所買茶價或曰抗矣土語以買物不知價而喫虧曰抗而人之額凸向前曰抗額角鬼神似思索盡致而笑余龔莽者古人敬鬼神而遠之抑亦慮爲所笑乎

十班錄雜述八

七

我身之神而不自覺有如馬之行止疾徐馬也而實有執策之人制之也所以我生入佛殿掣神籤我身之神迎其機以昭其靈應至於活潑潑地但此爲無關係之事耳若事有關係人心必涉於私夫人心之公私小異而鬼神之向背頓殊卽其成敗之機顯然可決亦必顛倒弄之使悞大事

鬼神微理

鬼神因人爲靈余一生所遇事有確真而言之似謊者又有言實從謊而聞之似真者是皆鬼神因人之運弄其巧以著其靈也猶憶余少時在滇策馬長途馬因受驚奔逸身爲之墮而左足在鐙不能脫此萬無不死之理乃手方著地而繫鐙皮條適絕事出極

險而身不少傷所戴涼帽尙未脫於首豈非命不當死著此巧免之奇余每以此告人人皆不信又家有沈嫗出入閨闈善沾便宜多負欠繼母歿伊亦年邁或謊之曰昨夢太太喚汝嫗不悅曰近日我方不耐煩母作此不祥語也是夜嫗卽發寒熱次日過余猶怨所言之妄乃寒熱再至卽不能起漸至困頓越十六日死矣蓋嫗福命已盡亦如孕婦足月聞鼓吹而立產也若以此謊人無不信真有是夢鬼神因人爲靈如此

十班錄雜述八

七

可以得溫飽而可以不事生產乎居易者素位而行真君子之知命也若曰一飲一啄事皆前定此術士之誇張多事後而增附會果篤信其說則我身處子臣弟友之中用情必不厚赴義必不勇學業必因之惰悞天良必因之涼薄矣然亦必無預知之理也今之惑於此者徧天下矣安得振木鐸以警之

余姓奇遇

余年十三四時家有值書房僕余阿七者常州人慇直無詐僞性好爲長隨夜靜不爲人見習捧茶上茶垂手半跪諸儀繼在城聞吳槐江熊光爲京員入軍機忽生艷羨與其僞言我必跟吳六老爺以槐江行六也嘉慶二年張紹九變入詞林余謀隨之入京如

其願荐與吳時吳公下人多有才幹者亦多公以為惟其能幹所以能行其欺罔由是於余有默契焉旋公加三品京堂銜又放直隸藩司陞至兩湖總制又調任兩廣粵省事繁總制門官是非常之任覬覦者方擬議不一而公獨諭余為之不啻一軍皆驚後同儕荐人暗為謀畫則經手出入亦與眾不異而公轉不疑也自是有所干求者特與作荐稍牽舊誼者不吝贈遺余堂官之名著於遐邇及公謝職余亦辭歸常州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概不待言此因氣機相合鬼神弄巧成之余所謂天意之將然也人不自知其何故而輒生感動是也若依俗論必以為一介小民無端而屬意吳公有前因焉

一斑錄雜述八

圭

人參

邸抄盛京吉林甯古塔三處解到官參除分賞王大臣外餘照例發交兩淮鹽政粵海關監督變價交廣儲司銀庫歸入正款錢糧近年參枝瘦弱成色不足變價壅滯難銷  
盛京每年放參票一千七百五十二張每張收參五錢共收參一百五十六兩吉林甯古塔每年放參票六百二十八張每張收參二兩共收參一千二百五十六兩核計參六兩內以五兩為官參一兩為公用盛京每公用參一兩折給銀十兩為參局公用吉林甯古塔每用參一兩折給銀十五兩為公局公用

玉泉觀魚

丁未三月從天竺下至玉泉觀魚有購得極細龍井芽茶者瀹於名密細蓋曰泉非此茶不稱但不可多得物以罕而見珍此之謂矣旁有一士觀魚贊歎曰水至清則無魚豈其然哉余為之喝破曰此乃一聯絕對泉發一噓承以蓋茶見贈

地震

地下之氣攻動則地面搖撼小則數百里大則數千里甚則牆屋崩頽人遭覆壓土裂成罅湧出地水陷入人居聞道光十三年九月雲南省城震特甚屋宇傾倒人死萬計不死者競奔空地以避城內五華山承華閣城外南教場搭草舍棲止地坼土多側立近省數百里楊林一帶皆同且震不即已至冬月猶盡日如在舟中也若東南數省

一斑錄雜述八

圭

震必不甚余所知嘉慶三年小除夕兩震至今不過三四次惟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寅刻之震較甚於前危牆跛屋有因之倒塌者

地能變樹

古云橘踰淮化枳淮在北地冬寒栗烈橘不耐冷必難種植化枳之說或未必然若桂花在江浙最芳馥攜至京師當年不異次歲即花稀後無花矣佛手柑浙閩蕃生至蘇即不實如黃豆攜至閩地種之實已少即所實再種漸至無實西瓜子自陝至滇黔種之實已不佳再種其子實全變

德必兼才

吾人讀書明理或亦自命不凡謂一朝得志必將行聖賢之道及至通顯不自知才幹不足遇事阻礙苟且寒責者有之又或因事勢多艱中途變志漸入時趨者亦有之且不解孔顏當此將何以自處也是以君子有其志必貴有其才遇事能變通達權以合乎道雖古聖賢復生諒亦不過如斯也不然初心難遂往往然矣毋徒咎向道之志不堅也

士君子立身仕途不能違時者依乎時可以如志者行我志半今半古不汨於時俗亦可矣若人所不能革之弊我能革之人所不能興之利我能興之即百里之政蹟亦可觀也至於陳書進諫知所以致君握政攬權知所以濟世世俗之見一洗盡之安見古聖

一斑錄雜述八

十七

賢之道不即在是

居官切不可無端作俑興舉一事後必從而甚之毫釐千里積重難返須防之也又不可輕易立法當立法之初人共稱之及世情變遷法必成弊法愈多弊愈重裨益一時而遺患無窮矣又作事不可溺情執理溺情非獨下士縱所欲也賢者過情亦同於溺執理非獨迂儒多所悞也賢者守經每同於執前朝吾鄉先輩有動必以規矩為法者一日自外歸及門值驟雨疾趨而入即自悔曰儘可溼了衣豈可亂了步仍出從雨中徐步而入又有篤信吉凶者每入房必選擇時憲良辰乃令婢媪整備一切其夫人為妯娌譏笑發願將溺器等事擲出房外遂甚怒徧告親友及於妻黨必

使其夫人認過而後已如此古執自不至為俗吏然恐必不能為好官

試劍石

虎邱試劍石截然中分相傳是古人試劍之跡余笑曰劍銚之利即可切石如泥然劍體豈能隨銚入石泉乃釋然 古時寶劍有干將莫邪龍泉太阿諸名似為希世之寶但劍僅一器之微胡不知以人為寶而以物為寶哉今苗刀倭刀甚利而銚不易鈍為可貴然未有著名如古劍者

沃土不能無山

江蘇四府一州宿稱沃壤雖皆平陸而皆不能無山獨太倉一境

一斑錄雜述八

夫

只穿山一岡長三四十丈濶約十丈高三四丈上有小廟三楹匾曰婁東勝境其東麓拖長下有穿洞如橋門跨於平地人行直過亦一奇景山北石勢壁立石罅中有洞已沒於土此山少土石骨峻嶒縫多紅芽大戟秋風玉露之中花開絕佳

守汴日志

汴梁無險峻可倚明季闖賊三次攻圍不能克壯哉眾志成城與唐之睢陽同苦節李光壁黃澍諸君子真千古人傑哉及後食盡計窮創車營冀通河北之饋識者危之蓋汴城至河干七里木城兩面捍禦呼庚癸於彼岸揆時勢豈能刻期濟事賊百萬眾併力來攻木城能久守乎木城一失汴城焉保勿怪巡撫高公之弗聽

也為計者莫便於以河決賊當三夏百日之久密飭河北官弁相度地勢猝以大衆渡南岸萬鋤開決即不能如關壯繆水淹七軍之暢快當必使巨寇狼奔鼠竄迹跡遠方真可談笑而解重圍也若在左鎮來援時且可滅此朝食乃計不出此卒令湯湯之水反為賊用不大可惜哉

天助大風

項羽圍漢王三匝危矣忽大風起西北折木發屋揚沙晝晦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光武昆陽之戰風雷助之而獲大勝明成祖靖難兩次敗衄並有大風助之而致大勝天意將然凡事皆有鬼神默佑獨風之所助為尤著

一斑錄雜述八

五

雨徵

古云礎潤而雨不盡然也晴明涼爽忽天氣變熱而礎潤是雨徵也若淒風陰雨忽然礎潤是晴徵也獨我鄉茅生池畔夏秋而長其葉節間忽吹沫一如蟹嘴所出天雖晴朗雨必隨之蘆節亦偶有吹沫者草木有先知乎故志之

花木之異

夏菊五六月花開黃紫不一色至九月再開其色均不似前而花式亦與前並異此同本異花也雞骨樹花雖無香而式與金銀花無二此異本同花也若銀杏皂莢有不實者人目為雄樹亦奇物大小相類

紀文達公言新疆有紅柳小娃全具人形而長不及尺是與人分大小也豈知獸則虎之與貓禽則鸚鵡之與倒掛魚則河豚之與斑魚花菓則蘋菓之與花紅物非一種而大小同形正復不少況人本有小人國乎

雞犬之異

犬之所司守戶吠盜或勤或惰終無大異乃余家前有一犬能捕鼠今某家又有一犬能捕魚下河灘靜待魚至近噬之此絕無僅有事也志之見物性變常非意計可及

宋徽宗時雖雞化雄指為妖孽此偶然耳豈知盛世亦有是事謂之祚祥亦可也 雞有猝然自斃者俚稱地箭打殺地箭何物云

一斑錄雜述八

三

凶神也然凶神能殺雞獨不能殺鴛鴦犬羊乎余家僕某目覩一公雞於門口飲啄自如忽跳躍作聲雙翼撲地立斃意雞實有此一種急病如人之中風然悞信鬼神則妄

好勝之弊

人心好勝賢哲亦不能免然學問之淺深事業之成敗何可甘為人下其次一藝之精一知之廣於人已亦尚有關係也若下至蟲禽之末其強弱優劣與我何涉不意蟲中有蟋蟀禽中有鴿鶉黃頭寶之嗜之者其飼養之精雖孝子之事親無以加焉其選擇之嚴雖明主之求賢莫之過也出而爭勝負得志則共推一鄉之榮失意即不啻終身之辱不亦愚乎偶與同人言人生處世之道凡



事可以勿爭者慎毋輕爭余先祖立齋公題楹聯以訓子孫曰讓一步天空地闊忍三分浪靜風恬一生謙謹於此可證細為領畧知其學之深也近歲鄉風喜鬪黃頭一日約集於張市攜籠過者踵相接余戲詰之曰今以此出而鬪勝將以為爾勝乎人勝乎其人為弗問也者而過之後傳其言謂余一肚皮不合時宜何可與校余不禁為之大笑然亦如之何哉

鬪雞合烹

偶集多雞於庭而兩雄很鬪解之不可即用合烹倏忽登於俎而舉杯共酌矣余笑謂客曰此同盤呈味正以其很鬪速之也人若能消爭忿之氣以歸正理其利益於身心者可勝道哉昔六國妄

一斑錄雜述八

三

自爭雄秦因得肆其吞併可以蚌鵝論亦可以此雜論

身教言教

或問呂新吾呻吟語諄諄訓誡頗入精微斯可謂之善教乎余曰師之為教除學者心不向道外皆有可教之法但使一二語動人天性之良斯善教也一二語提人未察之理斯善教也一二語醒人向悞之趨使人知改途易轍斯善教也學者受所教而能精深之旁通之是亦學者之善也呻吟語雖多純儒之言而不憚盡其繁曠似亦流於言教至云帝王之道黑聖賢之心黑其理不無幽幻似與老莊諸子相近矣善教者當以身教為要也或又問身教言教之實余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非身教乎其身正不

令而行非身教乎但教者本諸身亦必量學者之身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是亦身教若不問學者能知與否但析義理而盡細言之即我身實能希賢入聖而所教總為言教更或未達真詮但據古書之言以為訓則言教亦不至是

五福三樂四要

生人有厚福五或享之而不自知一曰心地明白二曰身體康健三曰家門和順四曰子弟循良五曰生逢盛世  
又有至樂三人亦不知信天命之有定凡事不致枉為一樂也明生人之義路不致悞入歧趨二樂也寡塵世之嗜慾常得身安禮法三樂也

一斑錄雜述八

三

又有四要凡人一生遇合恃福命要盡人事一家隆盛恃財勢要循禮法一身強健恃氣血要習勤勞一心籌畫恃智計要合天理惟君子知機而日進高明庸人昧義而究乎污下

隱士有三等

懷才不試寄跡林泉非林泉可樂也道與世違隱居以待時會伊尹傅說膠鬲尚代有其人其次有濟世之志而自知才德不逮匿跡消聲以藏其拙許由巢父沮溺丈人皆是也若負同人標榜之名托不求聞達以傲世轉冀仁君賢相旁求所及而以隱居為仕宦之捷徑則賤丈夫矣

名士壞風俗

西漢司馬相如始以琴誘卓王孫寡女借逃至甘爲當城賤役何面目見人旋又欲棄之如遺使卓女有白頭吟之歎此乃一淫邪放蕩之濫惡小人也只以文章偶然遇合後世遂欽爲名士竟無有唾罵其行止之狗彘不如者矣蓋歷來名士最壞風俗晉之劉伶嵇康明之唐伯虎祝枝三殆無或異

利口傷天

乾隆年表親錢達夫恃官場餘勢姦梟狂妄加人一等借衆唱昆腔曲有意氣不投者指摘其所唱一字之音未正卽被罵曰我輩唱曲也將如是講究爾已自居爲優而與娼隸爲儕偶也又同里有王武成富而仁厚後其子紹宜務宛刻一日苛求佃租各個哀

一斑錄雜述八

畫

求曰我等數十年舊佃從未刁頑先老相公在時並未至是紹宜曰若不如是爾曹肯想念我父之仁德乎後達夫十年而伏法紹宜一傳而無後利口者鑒此

德厚違情

明孝宗深知其母爲萬貴妃所害惟恐重違先帝之意竟不追諭廟號曰孝殆必以此但燕啄皇孫其罪已宜不宥况又重以不共戴天之讐乎守常禮而不計大故何以慰其母在天之靈又何以警後世宮闈之禍孝思安在公道安在或者非情

西漢霍顯弒逆及後追論盡法宜也然霍光攝政功同姬旦理當宥及十世而竟不留一綫又覺過法

紅樓夢

有所假托著一大部傳奇宣揚朝廷之尊嚴光昭王侯之體統儒生孤陋寡聞將此展玩一番亦何必非藏脩游息之一助至於富貴之積弊紕袴之氣習閨閣中之瑣屑閒情熱鬧場中之炎涼世態吾人格物致知亦何可無此聞見此書立意高而奇傳情深而確使天下不可無一不能有二當與蘇若蘭織錦回紋比肩而壽世惟既有假寶玉何必復及真寶玉是爲疵瑕若後之無知者捉管而漫冀續貂誠所云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一斑錄雜述八

畫

聊齋志異

具非常之抱負無可發洩不自知墨生香筆生花風雲鼓舞噓成屢氣樓臺滿海天半壁此書並非立德亦非立功并不足爲立言而滿齋仙人自不朽

紀公五種

長夏無聊觀紀文達公灤陽消夏錄續消夏錄姑妄聽之如是我聞槐西雜志五種欽其居心忠厚論事公平雖東坡說鬼明係子

虛而總不失為尙德之君子兼之記事亦可備參考與尋常之小說迥異

陳壽三國志

三國曹魏蜀漢東吳也蜀猶延漢一脈陳壽以篡弒之曹魏易漢統已出非情其首列魏太祖曹操本紀始稱太祖後忽稱公已亂次以濟夫人心歸漢四百年矣何進昏庸帝星下墜然共主猶在也操襲董卓之智竊攬朝綱圖移漢祚董承與劉備計安社稷壽乃書作謀反是有曹而無漢矣君上如被牢籠妃后連遭弒逆壽又書之曰漢皇后坐與其故父書言帝怨恨廢黜死夫君弱臣強皇后何遂別之為漢母后被強臣黜死此人倫之大變壽不書曹

一斑錄雜述八

壹

操弒皇后而曰皇后坐罪何哉後曹丕稱帝是篡漢也壽書之為禪位唐虞故事如是耶自此赤劉雖改玉改步而偏安尙有君有臣諸葛北征必當書之曰漢丞相率師來伐壽又書之為寇邊統計前後所云壽豈目不識丁乎殆自居為曹氏芻豢之狗馬聊効守戶之吠駕車之嘶著此志也吁吾不欲觀之矣  
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千古有幾人哉武鄉侯亮七擒七縱以服南夷使終亮之世不復反才與德並造其極雖哉弗可及矣或問孔明自比管仲樂毅洵不爽乎吾鄉先輩曰孔明道大德全自比管樂猶從謙也曰然則以比仲尼何如曰東海西海焉能分其淺深南嶽北嶽焉能別其高下大聖大賢未可輕於軒輊既而日出

師表凡事如此難可逆料細體此言或於仲尼有纖毫之不逮蜀漢人材孔明而下定推趙雲孔明以聖賢而英雄子龍以英雄而聖賢也觀其一生所為無一失計亦無一失德偏安亦重賴之不獨一身是贍為眾人之所不能及也

關廟對

稱道武夫子者以義為正如云佐輔漢室則失荊州又因之而致號亭之挫功不掩過多矣若論廟對秋燈叢話有英雄幾見稱夫子豪傑於斯乃聖人亦何足稱佳余至金陵見有對曰此吳都也不見孫權立廟今君帝矣何須曹操封侯佳矣然不可移於他所余鄉武廟重新無可丐楹聯姑以臆見書之曰一日不降曹民到

一斑錄雜述八

美

於今猶稱漢百世尊為帝人誰溯古重封侯句則不文姑勿以頌功德了事

失德妖興

孫權承父堅之志兄策之業保有江東亦英傑也及年老運衰聽護廢嫡以妾為妻忽臨海羅陽縣廣西屬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不見其形而語言飲食與人不異又有一婢名紡績亦然權遣使齎輔國將軍印綬迎之王表隨使以行所在郡守令長談論無以過之所歷山川輒遣婢與之相問及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數使近臣饋酒食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次年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乃亡去夏四月權薨年七十一余以為妖興怪見亦衰

世之常然鬼神焉能語言又焉能飲食是必妖人乘衰運興妖肆  
隱形之伎倆以惑人耳

子不語之謬

小說所載鬼怪妖異確實者十不得一附會者十且過九然能懲  
惡勸善為下愚設法亦何必力為排斥若袁子才之新齊諧子不  
語立品既失正記事又無實不獨壞人心術抑且悞人間見人家  
亦何必藏此書他難悉論即如柳如是為厲一段只採道路之言  
全未據實我邑前明錢尚書牧齋故宅後改建為今之新城隍廟  
其宅原有茶廳大廳等屋旁有絳雲樓是牧齋藏書諸名家文稿  
及法書名畫古玩之所此樓先遭火廢餘屋於雍正四年新分昭

一斑錄雜述八

毛

文縣因無新城隍廟邑人權借其大廳為城隍公館於是錢氏賣  
其宅俾改造為廟現今昭文縣署係前明陸姓故宅後售與嚴子  
祿康熙閒嚴又賣為海防廳同知衙門及分新縣乃改為昭文縣  
署其內屋向有為崇之說然無實據乾隆四十五年夏初縣公王  
錦往江甯公幹一夜其署中一妾兩婢同室縊死急報王公回移  
知常熟縣黃公代為相驗以遇崇結案未知其有別情否特其署  
非錢尚書故宅宜辨正勿訛

居易錄

治瘧之方已記於前雜述五矣今歲庚戌之秋余鄉大荒甫過時  
行是疾即余家上下病三日瘧者五間日瘧者十六日日瘧者六

以前方治之或一服立愈或二三服漸瘥此方採自王阮亭居易  
錄實受其賜阮亭居官多德政文學極鴻博真一代偉人而居易  
錄廣收鬼怪妖異仙釋星相風鑑符咒術數等事至謂近世有遇  
三國時徐庶者核之儒理尙未能純一

鄉有女童年十三四恒患鼻衄兼患臍下小腹中疼痛時劇余漫  
擬一方用鹽水炒香附五錢酒炒川芎當歸各三錢水煎一服立  
愈二三年來連愈多人便賤驗佳哉不可忘稔

又余下半身患陰癰五十餘年矣徧覓良方有效必復年日益邁  
而癰日益甚偶以白胡椒硫黃研極細搗瘻處去其垢潤以火酒  
而搗藥旋發熱如燒宿患全除亦宜著之以行方便

一斑錄雜述八

毛

貞婦詩畫

蘇門查氏貞婦也已記於前能詩及畫而未有能見其片紙隻字  
者二十五年秋歿後妯娌揀其箱篋有如是齋吟草一帙約詩百  
首及大小畫片數十幅自是詩畫並傳於外余見其墨梅一小幅  
頗精雅惜為無知者謬書宋人詩不受塵埃半點侵竹籬茅舍自  
甘心只因悞適林和靖惹得詩人說到今四句於上余為之題曰  
縞素為姿不染塵清霜寒雪鬪精神自從和靖先生歿直到如今  
不嫁人書於一色之紙擬為補苴貼合有識者見之笑曰此所謂  
一個不是一個貞婦有知並逢其怒因就其吟草自作梅花詩覓  
女子能書者書作貞婦自題剔去俗筆而聯之余因併錄其詩數

首於左著查氏一生苦節

詠梅 抱得冰霜性瓊枝影自橫不爭春色艷願訂歲寒盟質本天然潔香流自在清倚闌常靜對倩爾伴平生

詠菊 珊珊畱傲骨願與訂知音避俗高人志孤芳隱士心淡宜涼月照寒耐曉霜侵移近東籬側清香酒滿斟

菊影 籬前隱約一重重不礙行人三徑中每倩殘燈描冷淡儘教皓月寫玲瓏紅窗綉戶秋無跡寒雨疎煙悟已空卻笑醉中還悞擬如何著眼太朦朧

暮春卽景 游絲搖颺小樓前春到歸時倍可憐紅老枝頭鶯宛轉綠攢花蒂蝶周旋隔簾細雨疑朝霧遠樹微雲認暮煙風

十班錄雜述八

五

信幾番彈指過南薰應已上琴絃

送春 春殘底用怨茶蘼去縱匆匆到可期要識榮枯原有數漫言風雨太無知已成淨果歸宜早解悟空花覺豈遲多事黃鸝啼不住畱春春轉笑人癡

夏日卽事 永晝誰爲送好風窗前修竹影玲瓏晚來負手池邊立人在荷香月色中 攤書煮茗興怡然猶傍軒楹撫七絃一曲瀟湘秋滿紙不知人世有炎天 招涼人愛坐殘宵雲翳層層暗碧霄別有一天好星斗流螢點點上芭蕉 沉李浮瓜豈足誇天然涼境不須賒樓西梧葉稀疎處一綫蛾眉逗影斜 扶桑初逗影微茫盥手先焚佛座香料得家園諸姊妹細梳

雲髻趁朝涼

中秋對月 流光冉冉易消磨又見清輝到薜蘿千古公平惟此月茅簷華屋一般過 沈吟轉憶數宵前素魄光微未上絃自是盈虛隨定分何曾肯要世人憐

盆魚 未向滄江汗漫游居然勺水亦清流潛鱗不羨雲如藻機息何嫌月似鈞如此濠梁應失笑有人湖海歎沈浮觀魚觸我無窮悟故故萍根弄水漚

牡丹 爛漫紅英眩曉霞春光老去倍豪華護持第一培根本富貴百年能幾家 曄曄明姿艷艷裝色香雙占冠羣芳誰憐紫閣紅零後絕似邯鄲夢一場 百寶闌干白玉堂競誇魏紫

十班錄雜述八

三

更姚黃永嘉竹裏花無數未必人知第一香 風雨無端一夕摧紛紛狼籍委蒼苔神仙只合居蓬島悔被東皇賺得來

天主教

明季京師天主教有西洋人龍華民湯若望主之凡皈依其教者先問汝家有魔鬼否有則取以來魔鬼卽佛也天主殿前有青石幢一大石池一其黨取佛像至卽於幢上撞碎佛頭及手足擲棄池中候聚集衆多然後設齋會諸徒黨架爐鼓火將諸佛像一概燒燬余思天主教與我儒教亦遠惟欲殄滅佛教轉似與我儒教有助然烈皇小識謂某年六月初一日燒燬佛像日方正中空無纖翳忽大雷一聲將池中佛像及爐炭盡行攝去池淨若掃衆

皆汗背合掌跪念佛號自是此會遂絕則天下安有是事哉此殆死心護佛者之造言以惑愚人耳

或曰子於二氏可謂深惡而痛絕之矣而於僧道並不嚴拒何也余曰彼以此爲謀生之業耳其心轉不必皈依也我儒家自夫婦之愚上至才人學士受其惑而莫知所返是吾憂也

訛宜辨正

乘槎入漢是海上客非張騫受食反璧是晉公子重耳非藺相如馬前覆水是呂尚非朱買臣

螺以左旋順地

草木生長面南方之陽而向上故在赤道以北者順地之轉旋從

一斑錄雜述八

三

其右若螺之類至多而性皆寒陰物也生長皆面北方之陰而向下其順地之轉旋必從左赤道以南自必反是

温公九分人

伊川論司馬君實爲九分人余同人有戲問余曰儻有以伊川問君實將謂之何余曰若以之問東坡殆必謂之一分人文正公度量恢宏所論必不從刻然亦未必許爲十分人也夫文正公乃宋代大賢爲一時良相惟資治通鑑舍蜀漢而以曹魏爲正統議皇嗣大禮謂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革安石新法驟罷免役而行差役似少通變小德誠有出入而其大德不踰閑也但謂之九分人必出諸仲尼之口而人心始服

韶武兩樂

韶盡美盡善武盡美而未盡善此夫子但論樂耳韶樂是命夔所典宜揚帝德極聲容之盛情文之備武樂亦可如是而有未逮夫子惜之

帝之與王幸則爲禪讓不幸至於征誅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舜禹湯武易地則皆然夫子雖嘗言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然帝王究竟是同德况吾夫子事事尊周豈肯聞其樂而有所軒輕 樂備八音和以歌詠兼之舞列器如後世演劇虞書鳥獸踰踰百獸率舞是舞列中形容帝德所及鳳凰來儀亦韶韶第九成推類至極之形容均非實有其事 子在齊聞韶歎美之餘悠

一斑錄雜述八

三

然神往歷久而不能置至於鐘鼓管籥之用屈伸俯仰之節自有樂工執掌管師矇瞍所宜習也注本史記云三月上有學之二字或未必然

麟鳳河圖

古盛世麒麟游於郊藪鳳凰巢於阿閣後之君子不必不信亦不可盡信孔子久傷道不能行至欲居九夷欲乘桴浮海而自歎其衰之甚忽聞獲麟故不禁因之喪氣耳何必以麟爲帝王之瑞獲之是聖王不作之符徵故歎其道之窮也 明三保太監下西洋荒服之外貢麒麟者不少亦無足爲瑞或云牛馬在海濱龍過與交而產麟與龍駒見之小說未必盡誣

鳳凰粵地之鳥漢時亦至文王時鳴於岐山自然可信注舜時來儀但據書所云也或亦未可盡信

龍馬負圖古傳有是事耳夫子何必力辨其有無余謂時移世易有今古之分而人物無異祥瑞雖盛世所宜有究竟附會者多人必以神奇變常之感召推古聖或失之過

周之至德

人三日衆獸三日羣論語三思三黜以三爲多也三月不違仁三月不知肉味以三爲久也惟吾日三省吾身與三以天下讓乃計數耳

太王之時商道浸衰周日強大太王戒警恐懼見其季子歷生孫

一斑錄雜述八

三

昌長有聖德計惟以國傳季及昌到後必能恪守臣節泰伯微窺父意恐已在而季不得立即借仲去之其去也不欲有商之天下成父之讓一也行已之讓二也借仲並讓三也而且消聲滅跡使民無得而稱大王純忠泰伯與仲純孝而亦純忠故夫子贊歎其三以天下讓爲至德逮其後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果能無忝前人之德故夫子又贊歎周家之世德爲至德非但美文王也若注云大王陰有翦商之志欲傳季及昌以有商之天下泰伯不能幾諫以正父德惟以去之遂父翦商之謀是泰伯父子咸懷不臣之私其德亦何足稱而夫子稱之如此况三分服事夫子當獨美文王而何以合美周之德乎魯頌詩云至於大王實始翦商乃從

武王克商而溯開國之由詩言亦未盡妥也獨是夫子兩稱至德言不盡意遙遙千古使泰伯之德依然無稱後儒悞會詩云使太王終抱不白之冤於沒世吾人讀書明理不得不正其論而存公道於天下 或問日後武王伐紂其重違太王之志乎余曰弔民伐罪卽起商先王而問之亦必以紂爲可伐也伊川與東坡之論均不足與辨

三年不言

三代人君孰不有居喪之禮而三年不言但見商書說命篇子張以是問吾夫子以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告之未嘗竟謂三年不言也余意古人君居喪盡禮殆循三年無改之至誼用父之

一斑錄雜述八

三

臣行父之政使冢宰攝職不以一人之政教號令宣布於天下耳豈有爲君而可以三年不言哉

書是史臣載筆詩是樂章詠歌夫子刪之有難與究正者亦姑存之而已吾人讀商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魯頌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等語若拘仲尼剛過而篤信之恐亦非仲尼之遺意也豈必血流漂杵靡有孑遺見正於孟子而後知其未可盡信哉

募盪舟

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蕩公應與募盪舟畧同以意推之當如今之飛棹衝波冒險不顧耳若云陸地行舟古今安有其事 詩丹朱罔水行舟是必根上傲虐兩字當如今舟行至淺澗之段嚴令

於下將其舟力拖而過是虐也若陸地行舟其事固必不能爲况慢游悖德者亦何所樂而爲此

從仁從暴

或問大學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自是身教下句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敢問如何從暴余曰紂沈湎於酒下民化之卽是從暴之意大學門人記曾子之言實傳孔子正道獨此一句順上文之意直書之讀者可不求甚解無用吹毛求疵

有心哉擊磬乎

鍾子期聞伯牙鼓琴能知其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此寓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耳畢竟無其事荷蕢過孔氏之門必已知在內擊磬

一斑錄雜述八

畫

者是孔子故問磬聲而言如是若不知擊磬者爲誰能聞磬聲而知其有心濟世乎

忠恕

子貢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不過一個恕字及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夫子亦不過告以一個恕字蓋子貢易言之故未許其可及夫子重言之故可行之終身也 大學絜矩之道所以平天下備言上下前後左右亦不過一個恕字夫子一貫之道曾子釋之以告門人亦不過忠恕兩字蓋外行其恕必內本諸忠人未有能忠而不能行恕者亦未有行恕而不本諸忠者忠恕之道卽一貫也

下役能忠

吾人處望有守出望有爲忠字何往可無而忠字亦何人能盡不料於微賤之輩忽見一點天心猶憶幼時余姊馭下嚴一婢年十二每見罰跪地下面無人色十指凍傷如鼓椎服役惟謹一日其父肩錢來贖意其不勝之幸矣乃反含淚不忍去循分供職如故及姊亦遣之然後勉隨其父以行其父來時前橋尙斷婢出適修治橋成蓋其忠出人意外或因之稍見奇異未可知也

命作慢

大學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先儒以命字作慢字忘字不欲以不能用賢諉之天命良是然論語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

一斑錄雜述八

畫

之將廢也與命也似同此語氣下文過也似謂君子常失於厚此節以不能用賢歸之天不能退不善責諸人並爲優柔不斷者戒或亦可備一說

有言者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又以言取人失之宰子皆謂言則是而人則非也若便佞口給取惡於君子矣安得謂之有言者

我獨無

桓魋爲宋司馬悖逆作亂與司馬牛善惡不同類不可以之爲兄牛無兄弟之助故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憂者憂其爲亂非憂其將死也



不為酒困

困卦名也此章書是夫子讀周易至困于酒食因反躬自省而有是言謂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公卿父兄之家冠婚喪祭鄉相見六禮時行惟喪事主哀即有酒食不事宴樂吾於此不敢不勉其餘諸禮公卿父兄以酒合歡或至相勸吾亦未能違眾易云困于酒食真問諸已而難自安也以云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第七篇默而識之與德之不修兩章是夫子與學者共相警戒共相勉勵而以身為教也豈則謙而又謙之詞哉故或有以聖與仁推夫子而夫子不敢當但自明其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而已矣

三日不朝孔子行

一斑錄雜述八

集

季桓子受齊女樂君臣皆荒於色而三日不朝夫子自必有一番諫諍而君與相皆不悅夫子必定致司寇之職而君與相竟不慰留越日值郊祭夫子向以大夫之列從祭而君與相禮貌大衰祭畢而歸弟子有請去者夫子曰如致燔於我猶可冀其悔悟父母之邦非可輕去也及燔肉又不至夫子乃決意去魯且恐女禍及之也所以歌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何歌之質而無文如是哉蓋忿激之詞也

不語罕言

夫子何嘗不語神宰我問著於禮經猶曰戴氏之書成於後世也若中庸鬼神之為德一章語渾而該理精而當其為夫子之語何

疑乎若仁即論語諸弟子之問與夫子自言以訓及門可云詳且明矣不語罕言記者稍或失當

使門人為臣

子路使門人為臣殆因問疾者多而夫子曾為大夫故姑設家臣接應賓客豈逆料夫子之病不起預為之備而欲以家臣治其喪乎及夫子病閒知之責子路之欺罔故至於盡言如或大病有二三子在縱不得君臣禮葬亦可葬以大夫焉用家臣為也

天不可階而升

夫子德與才並造其極所謂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之者乎然至道自在人心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未有能盡好學之功耳夫子固

一斑錄雜述八

集

不可及究亦無不可及不得比天不可升絕人嚮往之心

之三子告不可

論語各注慊意者少不慊意者多其重違余意者未有甚於之三子告之外注者也此節書朱注猶可不議若程胡兩論則謬極矣古今來豈有不度德不量力而能與師致討者夫東周孱弱鄭伯射王中肩不能問楚子借王猾夏不能問而能問齊之陳恆乎至吾夫子致仕居魯手無兵柄欲其先發後聞其將偕三三子操戈向敵乎此在兒童婦女宜無不知而負一代大儒之名者反不知之乎曾羅經典迂腐固執談仁言義皆足以誤天下事此其所以為宋儒云

雖少必作

少小憇也小憇自必小坐但未可以少字竟作坐字解或以少為年少則豈有年少而冕衣裳者

惡訐為直

君子之與人也動之以仁激之以義範之以禮人有善誘掖之獎勸之以成其善人有不善化解之愧恥之務使其人不終為不善舜之隱惡揚善如是也孟子以善養人如是也若攻其陰私顯其不善使無自全之地是激之使終於不善也君子之望人不如是君子存心亦不如是

衛靈公能用人

一斑錄雜述八

本

靈公無道而不失國以其能用人也然豈有為君無道而能用人者或戲言曰此南子之功也敢問何謂曰南子能知蘧伯玉為君子豈不能知仲叔圍諸人之才畧靈公或婦言是用乎不然豈妻嬖處吾夫子宜乎危邦不入矣乃適衛而且見其小君豈徒然哉余笑曰子於汚君濁世之中猶能不抹人之一善亦見忠厚存心然宮闈遠羞勿掛吾人齒頰

瓜祭

蔬食菜羹瓜三者皆薄物也薄物可以不祭少司氏食夫子所云可證已然或敬其人及其物則薄物亦祭而祭必齋如祭無不敬也瓜字作必字似乎未可

半部論語之妄

論語豈可以半部分者此無知之言也趙普欺人可笑歷代名儒竟無有駁之者何也

三代各有易

連山以艮為首歸藏以坤為首夫子曰吾欲觀殷道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三代皆有易名各不同而義理必殊途而同歸即周易論文王分定六十四卦周公因之分六爻孔子又因爻而著象思深故易無定理不必然也而亦不必不然也三聖人之意見如此後之君子孰能精其義而通之

再讀道德經

一斑錄雜述八

素

老子是先天之教但貴端本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細推之與吾儒闇然日章之言脗合蓋即不動而謹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諸言也仲尼先天而兼後天之教有心法亦有治法為時中之聖故禮樂興而刑政亦所不廢其理不相悖也惟學老氏者不求其旨但掠其說毫釐千里以逞其誕妄如莊生者不可恕

神驚

歸公景照余姑丈也乾隆二十四年為贅婿來余家至三十一年捐主簿分發直隸試用已生三子隨姑母尚留余家次年三子共出時痘延醫視之知為悶痘勉用藥攻之痘皆見點相與

慶慰黃昏共坐書房忽聞鬼聲連接如在門窗之口簷下醫者不悅曰不宜有是次早入視痘皆隱矣兩日中三子死二

乾隆五十五年姑夫任浙江臬司余隨先君在其衙一日薄暮余

侍姑母坐上房忽聞庭外隨化門旁鬼聲三四姑母曰明日又將

決囚衙中恒如是也次日甫夜姑夫宴客將軍道臺方集門上入

告釘封文書到決斬犯者撫文例必釘封撫轅中軍已提兵來會姑夫出大堂

與南面並坐吊監犯至例於二門之中門去門下開板令犯從下

鑽入多人扶持上跪發鄉幕賓旁臬判斬條給之賞該犯酒一盃

饅頭一個乃扶起開中門申砲中軍官上馬押出監斬於西湖邊

方門上入告時外面長隨至隨化門旁聲言入內恰即鬼聲所作

一班錄雜述八

美

處也計前一日部文由驛尙未過王江涇鬼神焉得先知必氣機已動而先致神驚如此

嘉慶二十四年余年四十四矣四月十一夜靜猶對書燈忽聞鬼

聲啾啾如在門窗之內相去不及一丈地知數日中必有一死生

驚駭之事戒家衆在在留意至十五日將暮有瘦狗來宅急令防

禦時長子希曾在北宅讀書已被嗜左股衆送之回適在鬼聲所

作處聚集問視吾鄉死於是者屈指可數因百計治之且多守禁

忌兢兢不懈歷百二十日乃安未知是中其毒而藉濟於藥耶抑

未中其毒而徒事惶恐耶特因之預致神驚則信

余一生所知之神驚只錄三事以著其異特所聞鬼聲之處與

所受驚恐之處適相關涉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耶試深體其微鬼神之理思過半矣

災晦預兆

本市董竹泉鐸明外科醫合方藥行方便不取酬儀葭屋窮民不

辭風雨濟之里中有善舉必力與其勞一鄉何可無是人然渾圓

無稜角鄉人皆好之或謂余曰此鄉愿也余曰古時人皆敦品故

以鄉愿為德之賊今吾鄉風俗日益就偷苟非鄉愿亦何以容於

衆乎竹泉兩子長于中年早故妻與媳無內助才抑鬱無聊葺其

丙舍數楹培花木獨居以避市囂一日其友倪信忠王藝園黃科

文三人訪之中堂六椅主賓對坐左右各虛中座忽左座無故作

一班錄雜述八

卑

聲如上墮下磚瓦然相顧失色尋視畧無踪跡信忠連歲家多不幸又自引為不祥主賓驚疑而散越十八日竹泉在家夜起中風

沉重旋獲小愈猶能勉至所知家越兩載殺人並惜之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夜余黃昏獨坐忽燈花一爆火星近

余鬚僅寸而止再過一寸似有知者然乃所止之火星忽又爆而

向上如扇面開張余驚其變常急往告長子希曾以火燭盜賊為

意持燈巡視內外雇守夜者以防不測相與警戒歷長夏無他至

七月二十八日申刻希曾竟以疾歿計聞已百二十日矣乃兆已

見於前乎 余因喪子之痛夜卧而思因果報應之多愆不覺入

夢見有升座如王者欲將余議罪余自明無罪王者曰爾救人之

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何云無罪余不勝駭意曰此四者余深愧未能然豈有因之獲罪乎王者曰理有倒置事有逆行人有因祖父不善之積而致餘殃有因自己作事之非而入坎窞又有因其秉性乖張日後必增人世惡孽必禍人世善良天故並使遭此苦難爾憐之非違天道耶余悵惘久之不容不辨曰若此論一出則使古今來苛刻無仁者轉令有所藉口慈祥樂善者反得譏其失德矣王者拍案怒余悻而甦旋思儒書豈有談因果報應者余力學而未能篤信故招此夢幻之不祥是自取侮也

鬼神知機

有自京師回者誇言前門關廟靈籤余曰鬼神知機我身之神與

一斑錄雜述八

望

所在之鬼神無不融洽事雖伏而未發隱而未彰鬼神尋釋其機可以預為人告若所問非道或心有所私必為顛倒易所謂知機其神乎余前在鎮江橫閘在丹徒鎮金龍四大王廟亦曾祈籤亦曾自拆逾字又在武林湖與阿育王廟數羅漢並昭靈應皆鬼神之知機也若以後之事鬼神豈能預知即現在已定之事如前某家舞乩共信奉之適鄉關報捷舟過其門因問我邑獲中幾人不能知也又有以盃合一物使揣亦不知也蓋無機可尋鬼神即窮於是人漫欲將以後之事問鬼神犯愚與私兩字是以仲尼之門無道卜筮著龜之用者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可證也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以事之夫子譏其不智

妖避厚福

為人一生凡事全資福命蓋命中有福比之家中有財財若不足或至稱貸濟之福若不足或用妖術欺之然財至已盡稱貸亦所難行福至已盡妖術亦不能輔但生人時運未至固不可行妖早用時運已至亦不可逞情妄用也若人有厚福鬼神重之畏之當必默為護佑如助之行妖是戲侮也鬼神豈敢為哉故有天爵者上達聖賢之理有人爵者高居卿相之尊跡其生平必不去尋妖術而妖術亦不來附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

兒童弄鬼神

小說所記舞乩與紫姑神詩是皆鬼神因為之者之能詩以為靈

一斑錄雜述八

望

也若不能詩如師巫之所為與兒童之嬉戲亦並著靈應會於元宵見十餘歲孩童用蘆梗二枝長三四尺紮令如轎損然兩童對立擡之其伴點香燭在前揖而祝之則蘆損夾動若有憑焉詢以一切以夾數應之或準或不準概不足計惟戲以女環一團鈎於損見兩損夾著須臾而開則環已過於彼損此豈兒童之所能為實鬼神之用也若因其有靈而欲藉以卜吉凶則悞人只道人不能知之事鬼神必定能知豈知鬼神只能知人之所能知即見機先覺亦人之所能知者也從而惑焉可乎

龍舟獻技

舟泊金閭值端午龍舟競渡舟尾高去水面丈餘舟人奏技在尾

上翻筋斗入於水划上舟舷則又一人翻筋斗入水矣此豈易為之哉習於水如是應可令水師效此以增武備

婦人不幸

漢朱買臣微時性放達狂歌過市其妻羞之請去何至如戲演逼休等齣特買臣已貴其妻借後夫來謁是真全無志氣之愚婦人矣然因慚愧而至自縊尙有知恥之心若莊子乃敗度敗禮之妄人以不悲妻死為曠達未知其妻果否失德也戲演扇坟劈棺等齣形容之或者狂生有幸而婦人真不幸乎

有知草

草木無知近十餘年來有怕人草苗長一二尺葉類合歡吾鄉所

一斑錄雜述八

聖

稱烏絨樹以手觸之其葉頓然弛萎不似他草無知少時乃漸起復舊然不耐冰霜經冬必枯其花粉紅亦類烏絨樹花結子在小莢中次年再種須至夏令早則不萌

學生相肖

兄弟同父母其貌恒不相肖同父母而又孿生其貌亦不必相肖乃今太倉州西門外周硯益開永盛布莊於道光七年其妻孿生兩子一名二觀一名三觀其音容體度無可差別父母自幼以衣別之今咸豐二年皆二十六歲三觀喪妻續娶陸氏為狀元之族余張市東四里橫塘市在市徐南山開肉莊道光十年其妻第三乳孿生兩子一名元觀一名仲觀亦無差別自幼父母為仲觀穿

左耳懸環別之今咸豐二年南山已故兩子二十三歲數十年來鄉中孿生不少並不相肖即如今歲翁岷亭俊堂訓蒙余家伊游庠二十年矣其弟三觀亦與岷亭孿生者也面貌不肖性情亦不肖讀書不成聰慧亦不肖也

再證地面旋東

地面自西旋東人故以右手為順牽磨耳水皆右旋也有友尙懷疑信一日偕行金閭城市途眾擁擠往來各從其右則彼此皆順夫人之行路何常乃一至其所即不自知而相率如此此順地右旋之又一證也

書法精微

一斑錄雜述八

醫

市關各業牆標巨字有至盈丈者誰能具此大手筆云雕字懸空火照其影使遠達於牆可大逾十倍從而鉤勒致之也因思虞初新志有雕桃核成船舷牕滿刊蘇子瞻前後游赤壁賦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等句精工完備常人肉眼不克睹以顯微鏡窺之則纖毫畢著大者如彼猶人意計可及小者如此匪夷所思矣吾友王韻香洞庭東山人賈客吾虞兼擅書法偶以芝蔴數粒見貽隨帶其鏡照之見一粒上書西宮夜靜百花香唐詩七絕一首款韻香王朝忠書人工乎鬼工乎同人共稱奇絕因念非常之技必有非常之用若當蠻觸兵爭豈不以黃金千斤買作告捷露布乎

疾病

人生不能無疾病然疾病亦有自然之理當循不可強致也猶憶少時延外親劉駿甫視家人疾留飲清談劉曰吾等所醫雖證有大小輕重究竟可治者皆偶染之疾非痼疾也余曰俗言藥醫不死證死證不可醫劉曰非也藥醫不是病是病不能醫余出前書所著藥餌不可過信之說相與質証世有因疾病藥醫罔效而姑以烏烟治之者始作極效信為仙丹乃不數日烟引成而病仍至是取效數日而又增一病也劉云是病不可醫信夫

虛心涉世

一斑錄雜述八

聖

天下事物之理何窮而人之知能有限惟虛心以應之則所失猶少若一為自是其弊尙可問乎唐太宗以弓矢定天下出其所合用之弓以示弓人弓人辨為非良材太宗爽然若失所知進一籌矣夫太宗為唐開國令主尙且虛懷若谷况等而下之至我儕一儒生乎猶憶先曾祖敬庵公成家立業有志欲入仕途報効考上州同知職時未開捐例有考職登進奈家務莫諉已傷遲暮先祖立齋公偕姪省吾伯服勞孝養臨終公猶諄諄以告曰凡事皆無定理為人必要虛心爾叔姪做到老學到老庶乎可也體此一言知公之識見遠矣

心無二用

勞薪炊半露雞前已辨其虛說若一人只有一心不能兼顧兩事乃云左畫圓右畫方是一心而二用也雖聖者不能為也

良史可嘉

董狐書趙盾弑其君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自是書法不隱但使趙盾果為首惡書法又何以加焉夫子惜之曰越境乃免嘉良史也儻書曰晉人弑其君夫子亦未必與爭關君國名義史尙直筆為太平揚勵史尙鋪張故夫子曰文勝質則史

優伶激勸

曾觀戲演蘆花記閔子騫之繼母衣中以絛奉已子以蘆花供騫

一斑錄雜述八

聖

其父知之而怒決意出妻延妻父母至以大義告之莫不歸咎於妻無可解勸乃寤誠懇求免父始不悅及哀求至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乃意回而止於是繼母亦感其孝愧悔交深於無人之所對天自責而發宏誓從此將寤愛逾已子兩弟亦感兄德欽敬備至父潛覺之而心亦大安一家感化和順盈門騫之孝不置矣觀劇者亦發天良多引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共相贊歎又演周總戎遇吉守寧武關別母亂箭等齣當關賊來攻將軍以忠義勵士卒力戰卻賊關已知難欲退乃左右兩輔倚為唇齒者相率降賊過吉腹背受敵知事不可為惟有老母繫念歸而見母其母侃侃正言令其效忠不得顧私恩將我老人繫戀遇



朝選撫山東聞章丘李少卿家藏書頗富借觀不與起大獄破滅其家李悲恨以死是藏書而又同懷璧也生人難知之晦如此

### 黃石公素書

或問張良得黃石公兵書而為漢代賢佐今其素書儼在吾人博學於文亦當留意余曰書莫好於四子五經以及左國史漢若用兵步伐止齊之節亦治平中之一事孫臏吳起及後世善用兵者類有傳書素書何足道哉但孔孟以前無孔孟孫吳以前無孫吳項羽學兵法稱萬人敵漢祖豁達大度何所學而能創業乎張良得素書為主者師韓信國士無雙何所學而善將兵乎自古豪傑奮興智能天縱子房本可運籌帷幄黃石公乃秦時隱士授之以

### 一斑錄雜述八

吳

書不過一指點之機緣耳我儕力學有正業毋舍近求遠毋見異思遷為一生守約之要

### 天人愛人之異

人之愛人也如慈父母之愛子亦至矣能與義方之訓延名師使沾教益擇益友使得觀摩長養成成人斯亦甚善若但寶其身體美其衣食適其起居順其喜怒必至驕矜之性因此長嗜慾之開因此甚愛之適以害之比比然也至於天之愛人則不然初不似愛而愛之實深夫子立言渾穆只一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孟子則盡言之曰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是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余心情淺隘每見兒童失所而知其無母無不黯然神傷有益友責余曰庸人以安樂為幸志士以憂患為幸子滿懷皆兒女之情豈丈夫哉余改容謝之更請盡言賜教既而曰人生處安樂宜深憂患之思慮憂患毋生怨尤之念強毅以立身圓通以入世君子哉余三復斯言而愧未逮焉

### 知足守身

足食足兵善政也仁足以育萬物義足以正萬民聖道也人一生當盡之事均不可不足若一切為己之謀均不可望足人世之嗜欲何窮至理之盈虛有定不見夫夏暑足而秋涼生冬寒足而東風至乎君子故素位而行隨在知足庶幾善守身者

### 一斑錄雜述八

辛

### 窮通

君子直道而行一生每有窮時小人猖狂妄行一生亦有通時惟明足燭理知窮者非窮通者非通邪說不可惑正路必當循世與志合則志伸而不可滿盡持盈保泰之心焉世與道違則道晦而不可濫保固窮安命之理焉

### 為人務大節

德大無名智大不矜仁大不惠巧大無奇信大不諛勇大不力人能行其大而不務其細謂之大人





一斑錄五卷附編三卷雜述八卷清昭文鄭光祖撰道咸間  
 青玉山房刻本六冊白紙初印本光祖字梅軒事迹不甚可考  
 光緒帝昭合志中當有其人據道光乙巳(二十五年)自序知  
 尚輯有舟車所至(叢書)已刊皆前人記邊疆域外風土人情  
 者一斑錄初刊于道光十八年其雜述僅六卷此重刊本增  
 為八卷又有增損移易乙巳作者年七十一據此本封面咸豐  
 二年增足劇改新印距乙巳又後七年當七十七歲作者尚  
 存世也此書流傳絕少蓋咸豐時蘇浙軍火頻仍道咸間  
 所刻書較乾嘉間刻書反少見也朱邦任題詞稱梅軒司  
 農淵博活如海疑曾官戶部細核全書知乃一御紳人物  
 少曾隨父在浙幕(其姑夫歸景照乾隆五十六年浙藩  
 係事成伊犁)而居雲南頗久其祖姑夫錢登曾任川藩(登  
 子受椿任閩臬後伏法大約中年後即家居以儒家自命  
 有農佃若干戶能詩書分天地人事物理方外鬼神各一卷  
 附權量勾股醫方各一卷雜述八卷雖未極精深然醒世振  
 俗在當時正不可多得之筆記也作者細心觀察物理人情  
 不矜奇務博反映出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期常熟地  
 區歷史的一個側面可以看出地主階級是如何在保護其  
 既得利益上的種種想法其可貴處在致意於人情物理  
 之真究天地人身物理之原闡前賢名宿之謬釋俗傳邪  
 說之妄記物候物產物價多有可采其尤可貴者曰郭巨  
 埋兒必非孝道婦人再嫁與男子再娶異同天下蓋九頭

皂紅樓夢小說立意高而奇傳情深而確使天下不可無一  
 不能有二其闡仙佛鬼神鬼因多可喜而又信無形之鬼  
 神不信前定不信輪迴而信命運曰盡人事而聽天命百  
 餘年前儒家具此等識見者正不多見也  
 千九百五十二年過陸福寺樊玉珊先生寶僧齋新收此書  
 說為孤本乃以重價清歸寒齋二十餘年歷經波折幸  
 寶此書偶一翻閱如服清涼劑樊夫多識古書每子每相  
 遇輒致呼予康成噫予豈敢假此今樊夫暮木已拱商量  
 書籍之樂又少一人吾道窮矣丙辰立夏後十日補記  
 通縣鄭炳純晉一氏識于槐齋

費隱與知序

近世盛行西法自乾隆之季迄今以算學知名者十數而欽汪萊李  
 嬰吳李銳四君之名尤著二君皆與予善予嘗招集于秦淮水榭二  
 君各言中西得失之故饒饒辨論不可合予故未習此問之初不解  
 為何語及二君相繼物故後來又言西法本出于中而加精密或又  
 謂中法勝于西而人不加察然皆為微言似妙道不可言傳者鄭君  
 元甫予以世交相習數十年聞其能通西法而已道光辛丑同客豫  
 章過從既久乃出示所著費隱與知二百餘則予受而讀之所述皆  
 世人驚駭以為奇祥奇怪之事而鄭君推本說之或以物性而殊或  
 以地形而變或以目力而別明白平易如指諸掌當鄭君之未說也  
 循其迹幾于聖人所不知及其既說而目驗之則夫婦之所與知也  
 鄭君性沈默不欲多上人與汪君同里李君亦所朝夕而名則遠遜  
 予既不習此無以質君與二君之優劣然予聞二君言如夢寐而讀  
 君書則渙若冰釋則鄭君遠矣是書也不僅能窮物理之極且使天  
 下人嗣後見事之奇怪者知物理自然之常而得免其驚駭是至庸  
 而至奇真宇宙不可少之書予幸遇之故弁其首以告天下後世之  
 善讀書者道光壬寅清明日安吳包世臣謹

序

一

費隱與知目錄

- |          |          |
|----------|----------|
| 五行四行各明一義 | 五材六府無妨增減 |
| 地居天中無物可比 | 物有形色氣無可名 |
| 氣別一物難以物名 | 金能生水推求其理 |
| 宣夜言天最疏而確 | 日月無質說未必然 |
| 救護日月未為具文 | 三際中冷其理無礙 |
| 三際立名真實非虛 | 土圭測深注有誤解 |
| 占雨以風方隨時驗 | 地溼成雨多在夏時 |
| 雨有三種各有辨別 | 龍之行雨西說所無 |
| 龍雨之說別具一解 | 西風多燥閉亦致雨 |
| 溼氣占雨陸地而異 | 寒日久雨必雪乃晴 |
| 缸汗驗雨江南無聞 | 溼氣化水由于舒欬 |
| 雨有浮濕雨不遽止 | 望雲占風錯行有故 |
| 風生螺旋別存一解 | 溼氣成雨旱氣成風 |
| 風有燥溼各具一理 | 熱極生風理有可徵 |
| 四時風勢各自不同 | 熱極生風不可執一 |
| 東陰西爽燥溼之由 | 西寒東暖風亦因之 |
| 東風解凍甚于巨日 | 近曙逾寒由日將出 |
| 四方之風因時而異 | 冬日自寒東風自煖 |
| 東風冷燠不相矛盾 | 冬凍樹木春凍人肉 |

目錄

一

氣吹則冷河之則溫

溼布懸空乾由風日

同是溼化雨露自分

露重霜繁雨收雪散

同是溼化霧露迥異

四時有霧各主一占

氣化風雲色有隱見

大地塵埃藉隙光見

落星成石石本非星

恒星不見注說疑非

雷有所擊以類感召

鏡刻無後理即是神

鐵吻利爪神非其神

臘雪稱瑞預兆年豐

物體兩類日凝日流

潮汐應月理有可徵

潮分子午秋潮獨大

地希色自由溼不升

冬令提凍俗說非誣

天令稍回冰結益固

目錄

三

冬日希信驗風有徵

霜冷雪寒先後有因

甘省地寒紅廟理反

北燕西涼冷同勢異

米屯中虛寒雖熟入

壺貫穿心火尖得力

火力在尖從何着想

日性同火力亦在尖

日力在尖火鏡可驗

虛能容受積物生火

削冰取火凸鏡同理

冷燒白酒隔紙易然

火酒久減復燒則難

燒酒及油水中之火

油滾能然氣感其類

煤息重燒潑水易然

火陣薪勞不宜為用

改火出火古今異同

隙無定形漏日恒圓

雲過景移因乎凸凹

氣動移景理與雲同

鏡日穿隙交角理同

簾漏日景能殺日力

天棚納涼不及野樹

異質見氣煖易寒難

洋燈上升綠火氣薄

火亦氣類更輕于氣

氣必上行亦能下就

瓶水滿中倒覆不出

玻璃隔氣能透冷煖

煙煤熏窗空處獨黑

紙卷直立水上寸餘

泉水成湯由于地火

黑貓背燈能見火光

皮綿之煖由能含氣

身具異真裏中出火

吳綾為裳摩之火出

火別陰陽因乎寒熱

水映物大凸鏡之理

盂水物大底圓所致

目錄

四

水能返照上闇下明

水照日光見古錢形

水性至冷熱亦易退

泉水一泓不乾不溢

雨水紅綠雨鐘之根

溼地之害甚于舟居

雨水至佳露雨為最

毒能害物雨水偏佳

畜水生蟲無害于水

雜木透水杉木不透

風油雨漆乾各有宜

漆以燥融髮偏宜夏

水龍激水力惡乎勢

重能搏轉力亦藉勢

風善入隙力在交角

風日交角過限力殺

引水過山仍必就下

熏煙取水氣法之精

崩岸之水力大無匹

一指堂舟能使之離

柁撥舟環旋轉無已	金重水輕空則可浮
沈香能沈寸方不合	冰輕故浮將化則沈
氣輕于物不以力言	火有所自性因以分
火氣上炎衝成旋風	灰能收溼中具火性
火日同熱各具其勝	凸鏡取火山于光澗
鐵石取火硬觸氣逼	人物利始皆由化生
人潛水底恃能換氣	能沈能浮善運其動
氣薄氣餘論火同異	筋骨故疾先雨則兆
氣虛之證肉內不充	肉中有氣說有本原
肺藏氣多為司出入	氣虛之狀取譬燈火
目錄	
射不下氣肺受其傷	齒痛楚毒甚于腐毒
肝隸五臟百病從生	觸司最鈍天有深心
老人畏寒反耐風霜	神與精氣合一而分
色欲耗精神疲氣促	欲火稱相對君而言
人有精神宜用宜惜	精神宜用愈出愈靈
精神所出非可限界	昏寐寤覺夢居兩界
身中水火體用同資	火由熱化熱自日生
溼氣化水腎氣化精	腎水微妙與火同情
短視不衰亦當別論	老花短視優劣辨別
目視近遠收展其光	身中水火實有其物

身中之火與火孰勝	氣絕為死非能無氣
舉室長齋數世多絕	長齋非宜茹素三善
胎裏食素未必由佛	飲食滋益過則為灾
腥羶舊說別有會悟	氣味滋味各有所屬
腥羶茹臭有美有惡	享調之法略舉其要
鹹能固物亦可輕堅	肉少無味生片則鮮
本味借味不可同論	雨水最佳漏脯則毒
井為止水無有毒蟲	毒能害物習慣亦常
氣侵物同熱獨壞物	夏日殺饌留之有法
庖人潔鹽煮雞子殼	私處至穢窮以香珍
目錄	
氣有佳惡由熱而升	花以熱香非必性熱
人糞有毒糞清解毒	麝皮收貯宜晾過夜
夏日極烈曬衣宜秋	茶壺斟寫最忌沿口
茶催添水不少停滾	佩玉數多蹉跌鮮傷
研材之佳在大石子	研貴石子尤須論質
研質佳者敲墨石老	墨盒之妙燥溼得宜
筆鐵欲齊非謂不銳	篆圓隸方源出規矩
虎子融錫茶瓶獨宜	鐘欲發火製造有方
炭盤作法宜求火尖	盃用火酒比例可推
樟腦發火全以氣行	弔花露水本法為優

缸水防凍法宜置炭

沙鏡夾底因氣宜洩

沙鍋滲漏補用鹽生

新查防裂塗以葭醬

淬錯有方謹及硝醬

風箱氣法入大出小

琉璃圓缸水半魚壽

臺儀候風純用銅鋼

挂帆用桅江船斜立

牙灰去垢粗中之細

以母召子理確語奧

比例之理間有反施

隔孔取景凸鏡異同

硃頰相生子母還原

布帛經緯力有優絀

經緯之力紙同布帛

倨句外博製器精微

羅經偏東由于地服

剪紙浮鍼不圓不靈

獸厚于背鳥臙其匈

目錄

七

鶴鶴距高冕雁尾肥

馬眼照人可以齒馬

石羊膽寒故能止喘

牝狼牡獲次其差等

狼跋之什新說較長

魚蝦陸貍鷓鼠宵察

鯉藏于沙猶魚在水

費隱與知

古欽鄭復光元甫著

孫文鈞 畢山 同校錄

五行四行各明一義

客有問于子曰費隱與知原本泰西之說歟曰然西說可盡信歟曰吾信其可信者而已曰自古言五行西士言四行孰可信曰吾兼信之曰四行之說吾固非之矣利氏乃斥金木不足以配五行見乾坤體義是交譏耳于安得而兼信之曰利氏之抑金木于水火土是也其訕五行非也古人稱五行是也今斥氣于四行之外亦非也何則五緯之著于天雖山人命之亦可知其從來者舊矣未聞西士易金木之名也後人說理附會陰陽穿鑿生克吾固弗信而卜筮諸術往往神

費隱與知錄

一

驗者固不可謂非陰陽生克之實理也則金木焉可刪也氣在天地充滿流行變化之所從出能以西士四行之說為誣乎西洋水火土水火風雷西域稱述如是始利氏也是故古人稱五行蓋錯舉其要實足以該乎萬物而獨不言氣者非遺之也氣不可見故渾而不言如蓋天之學非不知天為渾象也氣不可執故寄于五行猶四端之推未始外信于五常也今必以氣為不可言行是囿于中西之見耳豈足為通論哉至于西士之于四行稱為元行元行也者非以為包舉萬物特于萬物之中拔其尤異者懸于眾間若曰天下之物莫識所始莫究其終惟此四行耳此豈金木之所能匹乎而執是謂五行為非又豈識立言之各有當乎此吾所以不盡然西士之說而亦可以兼信者也曰

然則卜筮諸術之推宗五行誠可信矣而不盡驗者術未精耶曰非也至精者亦偶中焉蓋幾先見耳曰如此則不得謂出于實理曰不有實理安得有幾猶之料人事必本于實理以為揣測之端而知上哲人亦不無千慮一失故聖人不貴億中也曰然則子之論唯求是耳何中西之足云而曰原本西法耶曰丙子之秋小住維揚北華族弟推究物理頗合于西士之旨予因舉泰西水法等論互相證明遂援筆記之曰積月累編為一帙將以就正通儒烏敢忘其所自也客曰善爰書之以識其緣起云與知子鄭復光識

五材六府無妨增減

問古人稱五行西人述四行子兼信之誠有說矣然則兼采中西刪

費隱與知錄

二

其重複曰金木水火土氣亦可稱六行耶曰是不必然然固無不可也前人立說一人倡之眾人和之比皆是如水火金木土穀是為六府水火金木穀是為五材宋胡宏詩祭社云五祀者穀與水火金木也人所用莫過五材然則吾中土之所謂五行者豈必增一不可減一不能者哉

地居天中無物可比

問地居天中虛懸不墜由于大氣舉之其說既詳備矣而驟聞者終不能無疑蓋不親見目驗耳近聞傳說江慎修先生曾置黃豆于猪脬中灌氣繫口則豆懸中心可證此理然否曰竊疑未然蓋地居天中自是天地之質本然之所而愕以不墜者乃是固于所居之上下為上下不知地心為下所戴之天皆為上耳中國與滿刺加國既足

費隱與知錄

底相對彼猪脬在中國雖中實以氣氣自上行豆自下行若在滿刺加亦如此則上下相反豈豈能在中央若謂氣在脬中即不以向地為下故滿刺加與中國皆能使豆在中央是中國有一中滿刺加又有一中天地之謂惡得有二中乎且猪脬微明不能甚透豆在中央豈能見何由知之耶時在戊申寓山西以猪脬展轉之豆俱在下緊切見豆甚明顯也

物有形色氣無可名

問有形有色乃為物惟氣難名何以隸四元行中曰性情才德皆備而後成為物豈獨形色已哉夫火以紅為正色炎為德灼物為才猛烈為性情蓬勃無定向上出者形也夫水以元為正色潤為

費隱與知錄

三

德漬物為才流動為性情波瀾莫定而終歸砥平者形也夫土以黃為正色燥為德生物為才莫定為性情細則塵而大則地者形也推之萬草莫不皆然惟氣無體無方或現或隱洵難名狀然氤氳蕩蕩運行不息充塞空虛變化微妙即以充塞空虛者為其形運行微妙者為其性情才德亦無不可

氣別一物難以物名

問氣屬空虛即以爲物亦止燥濕兩種燥則屬火濕則屬水分屬水火不得別為一物古人五行中不取甚為有見四行終覺強勉曰氣之微妙難以物名五行不取可也謂氣止燥濕兩種亦可也若謂燥即火濕即水非水非火即是空虛然則呼吸藉氣是人禽昆蟲時刻

吐內水火也否則吐內空虛也吐內空虛是底語吐內水火未免  
怪異矣蓋人有呼吸故能運動氣能運動故生呼吸而又燥濕兼資  
出入動盪以遂其生養之理作息之用故人在氣中掉臂游行而無  
礙者如鳥飛天如魚在水高下浮沈無之不可使魚失水則窒礙矣  
人之于氣理亦必然以爲惟空故能運動不由乎氣乃習見云然耳  
不知舉臂欲上是氣從下托之垂臂欲下是氣從上抑之皆氣之助  
也微之鳥飛魚泳可知不然如瓶塞口置蟲瓶中必死矣氣不動故  
也不動之氣且然况無氣乎是故氣之爲助微妙如此不但此也火  
非氣則無以炎上水非氣則無以潤下土非氣則無以生發木非氣  
則無以萌芽金非氣則無以從革萬物非氣皆無以成其材質而効

費隱與知錄

四

用于天地之間吾以爲氣寄于五行何非水火土之所能配况金木  
乎洋而弗言可也列爲四行可也若謂即是空虛只如無物烏乎可

金能生水推求其理

問五行生克其理精奧尙可意會一二惟木生于土而云木克土至  
金之生水竟求其理不得敢問何也曰此必有說鄙人淺陋未之前  
聞然以意推之相克之理木生于土而反言木克土者謂沃土種藝  
則土瘠也相生之理惟水之生莫知所始而其來也一由于雨一由  
于泉雨爲濕蒸其來自天非可目擊而肥揣源泉混混出于山間石  
穴之中必是濕氣上蒸遇石而化可知也雖亦不可見然冬月呵氣  
于金石則時化水可證也  
石于五行屬金本草言朱泚生汞汞化銀銀化金愚曾見生汞如紫  
之有明燦自光者入火能化可證也

何也金與石皆生于內同出一原故也此之謂金生水歟

宣夜言天最疏而確

問言天者莫古于宣夜蓋天渾天三家渾天言天渾圓最首天體蓋  
天言天如蓋則闕其半已爲尙論者所不取至于宣夜言日月相浮  
空中行止須氣故七曜或住或游逆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無所  
根繫遲疾任情宜爲後人所指擊迨至萬厯間利馬贊來中國始有  
渾蓋通憲之說乃知蓋天非不知天爲渾圓第舉所可見者立言耳  
而寓渾于平立法蓋爲精妙是蓋天之學得西法始顯也惟宣夜一  
家傳之者郊叢數語僅存無從表章已記許孝廉杜林有宣西通之  
作未知其旨味其名書之義當是欲爲宣夜證明其說也細思在天

費隱與知錄

五

諸曜行度若無定則豈厯所能推苟有定則何自古迄今屢變而終  
不能得其確實之數乎蓋運行本無定則而人極遠非歷數十年  
不能見其差故也然則宣夜之說最疏而實最確矣曰然有明歷法  
用授時術三百年而無大差 本朝用西法取數最密初用不同心  
天未幾而改小輪又未幾而改橢圓是數愈密則差愈易見也其密  
焉者立法之巧也其差焉者運行本無定則也余嘗謂學侶厯法當  
隨時實測更改故聖人取象于革宣夜遲疾任情之說理固宜然然  
筆之于書則未免爲人非笑僭妄之名不可居也道光甲午臨中實  
測恒星經緯之差刻有成書言恒星頗有古有今無者尙未明其理  
今實測得是行度漸高則隱而不見嘗謂恒星常其居一層天終古

不變尙未之知也此論見之官書則宣夜之說信而有徵已

日月無質說未必然

問夢溪筆談云日月之形如丸耶如扇耶若如丸豈不相礙對日如丸盈虧可驗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然若曰天道荒渺難知其理有可信者存其說可也其理所難言者存而不論可也沈君固博雅多能而有形無質之說殊未慙鄙意夫日月相距甚遠儀測可知若苟相值以爲有質始相礙耶則如扇亦不能無礙以爲無質不相礙耶則兩氣相雜亦必有見蔣友仁傳謂邇來西洋歌白尼等置太陽于宇宙中心最近者水星次金次地次火次木次土太陰之木輪繞地球土星旁有五小星繞之木星旁有四小星繞之

費隱與知錄

六

各有木輪繞本星而行最遠者乃爲恒星天常靜不動太陽爲光體月水金火木土六曜皆暗體借太陽爲光與地球相似設有人在太陰及他曜面上其視地球亦如地面上之太陰有時晦滿上下弦今六曜皆似地球豈有六曜及太陽循環地球而獨地球安靜之理乎不如設太陽于宇宙中心而地球及餘曜皆旋繞太陽以借太陽之光斯論不亦便捷乎是其說亦未嘗以爲必然而如是推算便捷無礙理則較是耳又云遠鏡望太陰見黑暗處似山林湖海及地面所有之物太陽光照太陰之面其點皆生黑影于太陽正對處測其所生之影則知太陰而上之山其高過于地面之山也然則其意竟謂太陰及諸曜皆與地之爲物同而小異耳如其說而申之人于地視

費隱與知錄

爲若大世界而西人嘗言地在天中止有一點無分數可測又言諸星各大于地若干倍者皆從推算得之其說至確豈有若星其大之天僅包區區一點之地而諸曜之大于地者反空洞無物不能各成其世界乎然則各曜各具一世界如地其理亦未必不然也但各曜之中其人與物作何形狀其何性情有何設施則不可知耳沈公有形無質之說豈其然乎

救護日月未爲具文

問日月之食古人以爲謫見于天故爲人君者必當恐懼修省以答天變沿至于今救護拜禱之禮仍而不廢未有過而議焉者當是古人未知可以預爲推算也此亦聖人有所不知之一事耶曰聖人固

費隱與知錄

七

有所不知初不自諱也然日月之食恐懼修省實是聖人通于神明之故而立爲百王不易之法非具文也夫推算交食時刻不爽而必以爲天變者日月照臨爲人仰賴而忽失其明雖事所必有不能不以爲災變如陽雨本無定期爲萬物長養所資向以不時爲害况日月交食可數年不遇者倏而比年一遇或數遇安得不以爲天變而爲之儆戒乎或謂遇災而懼可以感召天和天心悔禍自可除食不食或雲遮不見食矣故人君修省以答之然歟曰當食不見食諷諭不足道也當食不食推算誤耳苟非算誤而能然則所謂推算不爽者其術乃是偶合非法也若以爲感召回天天自可以變其行度之常以應主德此論反近于自信不及姑作此自全其說愚亦敢爲附



和也鄙見以為過矣而懼豈徒然哉必將立起自責務求俊又詔求  
直言遷善改過膏澤下流汲汲皇皇如將不及君臣一德上下同心  
雖有奸宄之民不敢為非雖有窺伺之敵不敢召孽所謂弭禍患于  
無形也如此而日月虧食豈日告凶譬如風雨不時不免害稼而預  
講荒政民無菜色矣感名之理無異于是豈可以為聖人有所不  
知而并疑救護日月之法為非姑以其文行之又何必以當食不食  
為聖人解乎曰是固然矣救護之法得毋近于兒戲乎曰此亦古禮  
鄉人儺之類耳凡禮之有繁文縟節者非聖人之不憚煩也語云勞  
則善心生逸則惡心生救護日月之所以繁文縟節者亦以悚動其  
心而作其誠敬之意云爾不然日月在天若有食之人居其所一無

費隱與知錄

八

事事何恐懼之足云

三際中令其理無礙

問天有三際人居溫際上冷際上火際溫由于日冷際隔之何能溫  
日力能使地溫接火之際何能令日近日之區為火際固已夫火之  
熱附物始顯火際何屬空虛下至冷際其熱漸殺加以風所來往故  
成冷際冷者天地本然之氣故戴極之下半年為夜則人不能存日  
行南陸略遠天頂即成返寒可察也夫熱氣下射惟力是視既能至  
地即非冷際所能間隔且日下射止一綫故冷際即有微溫亦止此  
綫而又空無所附旋熱旋冷矣迨射至地地本冷體日氣附之冷熱  
相和故成溫際又日氣甚燥地有濕氣燥濕相和亦遂成溫

三際立名真實非虛

問天有三際人居溫際固也冷際火際皆不得到何由知其有此曰  
火際固不得到然以日氣至地能使冷體生溫則其際之熱比火更  
甚可知也至于冷際固是凡揣當然然不可謂必不到也登高至極  
即覺與地冷度不同至山巔則殊絕矣余登樓霞風不可當及游綿  
山至鐵索嶺皆與平地絕異又曾四月褰衣時至夏鄉見西山積雪  
此皆冷際之徵也但冷際之冷盛夏甚于返寒山巔猶未得稱冷際  
者非高不及以其際尚馮依乎山故與依乎地者不能大異也若使  
其際當空即是冷際矣又況出此更上其際不值日線下射處乎

土圭測深注有誤解

費隱與知錄

九

問土圭測景以求地中日南日北限以二極無疑義矣至于日隨赤  
道東升西沒無可限也何以云日東日西乎曰周官注云如偏東于  
土圭如日之將夕是地于日為近東如偏西于土圭如日之將朝是  
地于日為近西皆不得中也此是順文而解而偏東于土圭偏西于  
土圭二語竟無意義可辨又云近東者多風靈近西者多陰雨于本  
經外因風增靈因陰增雨似亦疑其未為的訓故于日夕日朝上加  
兩如字作譬況之辭又因風與陰未足形不中之害故增靈雨二字  
按今廣東地最偏東氣候四時多雨甘肅地最偏西未聞多雨也鄙  
意周官日南日北四句是泛論當求地中之意而日南二句是主日  
東二句是帶言不可不中之意謂人之居室亦宜于得東西南北之

中非測地正文也下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方是求地中之法故即  
按云謂之地中更不復牽帶東西字可知天地四句則推言地中之  
效然東西二句又實非泛設也蓋以居室之向明之言造室者必宜  
南向不可偏東或西若向偏東是日出近東也必日沒西北夕陽反  
背則有寒氣侵凌故曰景夕上言景長景短之弊此言景夕正謂未申以前尚可見耳多風也若  
向偏西是日入近西也必日出東北朝暾遲來則覺室隙森晦故曰  
景朝多陰也言景朝者亦謂晨已以後猶可見耳如此解似覺字字着實矣

占雨以風方隨時驗

問春秋東風或兼南北皆雨夏日東風兼北雨兼南晴或單北風亦  
雨冬日東風兼南雨兼北雪何也北華曰雨三種一海氣成雲一地

費隱與知錄

濕鬱蒸一龍雨其地濕上升化雨不必東風若東風之雨則海氣吹  
來也中國在春秋寒暖適中海氣東來不論兼南北皆雨夏溽暑南

風熱濕情銷燥故無雨兼北微涼則暖氣遇冷化水水火兩者時易

也故雨其單北風則由地濕上升遇風冷化雨也冬沍寒故難雨雖

寒風海濕須帶南風微暖冷際逼之乃雨至北風之雪則將化雨時

遇冷而凍耳冬暖以春尚故風亦雨香

地濕成雨多在夏時

問水泉隨地而有雲氣隨時而合其成雨也何獨在夏北華曰濕氣  
非暖不升濕情不盛不雨江湖比海其氣縣絕三時比夏其暖縣絕  
以江湖之濕不遇夏之暖不升雖升不盛故難成雨

雨有三種各有辨別

問雨有三種何以辨之曰雲從東來或條合而雨驟至或滂合而雨  
纏綿皆洳氣之雨因風有緩急濕有多寡熱有盛微而雨勢不同也  
雲氣空合油然而生油然而雨則山川地濕之雨也若夫陡然雲合  
沛然雨驟則龍雨也北華云爾然龍雨之說愚尚未敢信之

龍之行雨西說所無

問疑龍雨者謂無龍乎曰非也泰西諸論皆實測物理此編之所本  
也龍之見于經傳者舊矣易曰飛龍在天不言行雨又曰雲行雨施  
不言山龍若龍能行雨亦非可目睹而臆揣者也故疑之且北華之  
斷為龍雨者不過因其陡然沛然耳泰西水法言夏月鬱積濃厚決

費隱與知錄

十一

起上騰力專勢銳雲足促狹晴雨隔膝膚寸暫合溝澮旋盈極似所  
謂龍雨知西士固無龍雨之說也

龍雨之說別具一解

問龍惟冬蟄陡然沛然雨必在夏豈春秋龍不雨乎北華曰夏日亢  
陽濕消氣燥穀賴長養望雨彌殷天生是物性陽而水族用以致雨  
以濟民生也與知子曰亢陽難堪人物所同龍自謀也而人賴之造  
物之功施之而不見其跡類如此夫 陡然沛然雨必在夏正是鬱  
積之所為此所以疑龍雨也曰既疑之胡復說之曰龍飛于天如鯉  
乘霧飛亦理可信也殆其性與陰雲相習或乘雲游戲空中而具大  
神力能攝地面一切濕氣上升因成大雨理或有然若世俗所云取

水于地行雨于天非愚所敢知矣

西風多燥間亦致雨

問雨有西風者乎北華曰數日東風吹來海氣密雲不雨或濕情少或不過寒故雨未成在轉西風或因風甚寒或值雨適化遂下降焉凡風南暖北寒以日道常在南而少北也若東西一線皆太陽每日所經然東風必微暖而西風必微寒者東為日所纒經西則日過已久耳如日出卯入酉卯時東風則日正在東西風則日過西已六時設酉時東風則日雖在酉而東方為日照六時西風為日照方臨設午時東風則東方為日已照西風為日未照此皆東暖西寒之證也惟子正以前則西較東去日稍近然在夜半又當別論風之所自未必與地半周

費隱與知錄

十一

然則西風帶寒地氣濕蒸值寒成雨固其宜也然多在時露天諺曰時裏西風時裏雨若非時露必去夏已近氣候已暖天有濕情得西風之寒成雨也然亦必帶北此時東風反晴必不帶北過熱燥之也又雨生于濕氣濕出于水者緩出于地者速時露天氣縱有東風吹來海氣尙是緩緩而來未嘗即雨惟西風兼北即時有雨緣陸地為日暴熱西地陸地甚大水為流體暴熱較甚熱極濕升更甚于海也若西風兼南則南熱西燥濕情亦消不論何時皆是晴矣江南一帶地勢卑下濕情尤濃故西風之雨江南最驗

濕氣占雨隨地而異

問占雨者以地與海準之地有不同則占亦有變通否北華曰然廣

東之海大於江浙去海又近其氣之盛有非南風之暖所能燥者而濕盛益熱加以南風助之溫暖遇冷際逼之更易成雨間之自廣來者言多雨少晴職此故也與知子曰北方多晴少雨固由去海遠故而水深土燥本地濕氣之雨當鮮其東風而雨即從江浙等澤國之濕上騰不雨者吹來應亦有之不必定從海氣來也

寒日久雨必雪乃晴

問寒日久雨不晴必雪乃晴何也北華曰久雨不晴必濕氣以漸而來故雨線綿不斷耳凡濕氣上升成雨必帶暖性氣暖者遇寒則斂濕從海來遇雪冷氣一斂若或阻之故海氣不來而晴也間遇久雨忽起奇信雖不雪亦晴正同一理

費隱與知錄

十二

缸汗驗雨江南無聞

問山西以缸汗驗雨江南水缸不見有此何也曰此礎潤之理由欲雨之氣濕熱則氣換熱上升水缸質冷故相值而化水成汗山西缸汗而江南否者山西地氣寒特盛也曰江南礎潤而缸不汗何也曰石性常冷審器自火山冷故略殺唯古資火退曾一週之或瓶貯雪水值天氣暖時開亦有此是雪水之寒所致非濕盛也故亦未必雨耳

濕氣化水由于舒斂

問氣之化水由于濕濕之化水乘夫熱何以濕升為氣不見為水氣乘其熱不變為燥可得聞歟曰水濕乘熱則化氣升氣故能升如見焉水則下遂矣

馬能遇冷凝旋成水氣遇冷則凝氣之舒散爲之也水氣熱則舒  
舒則散而濕薄故不即化水而濕爲之升遇冷氣飲則聚而濕  
厚厚故凝其濕而水復厥矣然水雖因熱化氣中燥濕情豈能變  
燥燥乃火氣豈凡氣之所變然濕氣久溫空中若不化水漸散漸薄  
則濕消燥亦未必不變爲燥但不可泥爲濕化耳

雨有浮漚雨不遽止

問雨點著地時起浮漚俗稱送飯云有大雨將至如先送信者然驗  
之得十五六何故曰雨者濕氣上升之所爲也地氣上升既已成雲  
而雨濕氣果盡即不成泡故雨降即晴矣若地氣仍上升不斷氣方  
上升雨點下冒所以成泡故知雨不遽止然間不驗者或濕情不甚

費隱與知錄

占

濃厚或升後爲風所散耳

望雲占風錯行有故

問望雲內行知爲東風然一時之雲兩層上西下東何也曰余嘗江  
行遠望見雲自東而南而西而北一時殆徧因知風爲氣之動氣動  
因天行之速旋轉動盪遂有無數旋螺之形大小不等從天至地而  
漸散其止見一方之風者是適當螺旋最大之處環處不及見也  
其並見兩三方之風者是適當螺旋小處若無風之時則適當螺旋  
之所不及處至于風息及轉方則螺旋移動之故觀環盪水中大小  
旋渦彷彿似之此于舊說所未及推得旋風之故有如此非可概不  
說也又風自天而下爲地甚實不能如矢自下而上  
亦不見上而下東

風生螺旋別存一解

問風所從生舊有數說熱氣上騰一種濕熱之氣至冷際爲雲則散  
成雨其色恒白一種乾熱之氣至冷際爲雲則散成風其色恒黑此  
其一也諺云熱極生風又其一也風爲陰氣地面之上陰爲陽隔則  
旋繞而爲風又其一也風屬于日日爲火君地發燥熱橫披直騫從  
日而噴則爲南風從日而吸則爲北風又其一也未嘗有因天行之  
說渾蓋通憲謂宗動天去地六萬餘萬里風行能如其遠耶曰此  
雖臆測然螺旋之風甚難詮釋似可存此一解凡物一動遂有風生  
一棹江湖水生無限旋渦衆騷運天氣能不爲之鼓盪乎若以宗動  
之遠爲疑實不然矣譬如兩人共屋相去丈許以扇揮之必覺微涼

費隱與知錄

占

弱之力不能及丈而此相去之間皆氣充滿氣爲風動氣亦生風矣  
况天之能力至廣至大而謂力不及地可乎且太陽去地亦有一千  
餘萬里其暖氣及地能力又可思議耶

濕氣成雨旱氣成風

問高厚蒙求謂濕氣成雨理也旱氣成風然否北華曰驗之於事甚  
確約舉數端理無窒礙

一系諺云風讓日出渡江者多俟五更又中夜鮮發風暴蓋濕氣  
上騰多生于夜唯風爲旱氣故濕情能融和而解散之至于五更  
是日將出濕情尤濃何者凡日入地地上濕氣漸次上騰即是露  
氣或氣未盛未便成露或氣雖盛尙未化露因欲遂其上騰騰則

不積不積則不厚迨至五更日將出地其氣已至濕氣為日氣通而下之相聚相保所以濕情最濃故霜繁露重亦莫如此時也  
 西水法謂夜半已後去昨已遠亦如一歲之寒盛于日全之後當其寒時氣升稍重故晨露尤繁又具一理 每日將曙恒似陰晦迨至日出潔然朗朗未嘗有雲故俗稱漫雲知天將曙亦濕氣為日所逼之象此氣不必甚高未能成雲也  
 二系北方多風因水少濕微不敵燥旱故也  
 三系諺云熱極生風原熱之由由于日夫日生燥燥生熱則熱生風者燥故也

風有燥濕各具一理

費隱與知錄

六

問謂風為旱旱氣應熱而風時冷謂風去濕濕乘熱生而風時熱謂濕生蟲風為旱氣而蛙反由風其故何也曰希欽則乾濕鬱則熱氣候之大較也旱乾而熱唯日為然若風之旱氣性自應希至夏有時熱多在夏時南風因其地為日所逼暴暖氣聚焉風吹而來已非風之本體然此亦必帶有濕情矣所以毛服過之受其濕而生蟲也若夫風之去濕必擇晴霽爽燥之天方可吹涼若遇陰霽之風吹涼皮服藏之筒中則必鬱而生蟲矣假令終日風中或乘霽日風涼密為收貯甯有受濕之患哉

熱極生風理有可徵

問熱極生風何理曰風者氣鼓盪而成溫和之日鮮風雖風不暴氣

平靜也熱極氣中遇冷驟然一伸一欽風由以生曰豈以他處皆令日大地之上必有冷處况天有冷際氣之上升不至冷際理不可止氣若所趨亦仙熱地勢不能伸也

四時風勢各自不同

問高厚蒙求謂風春則向上夏則橫空秋則向下冬則刮地何故曰春日回暖氣故上升扶風使上夏氣燥熱騰上更盛日氣微時亦復向上若日烈下射風為日阻欲上不能地氣上蒸欲下不可故橫空焉秋氣始收風乃得下冬氣藏盡故任刮地也然此亦特言其大致耳未可盡拘

熱極生風不可拘一

費隱與知錄

七

問冷際在天氣既上升必無弗至而熱極有不風者何也曰氣為動體變化無方胡可執一如值熱上升不必直上或未至冷際為溫和所解或既至冷際而欽去他方或遇雨而化諸如此類甚不得成風也

東陰西爽燥濕之由

問風東陰西爽南暖北寒何也北華曰大海在東濕易成雲故東風多陰西乃大陸濕難上達故西風多爽日行黃道偏南少北中國夏至午正日到巔頂距北尚差五六度故南暖北寒也

西寒東煥風亦因之

問風西寒東煥北華謂東風多濕濕氣必煥蓋非煥則濕不來然否

曰然然以事論則必然若論其理究因乎日蒸濕氣亦因日而熱耳  
至西風帶寒則因天下之物非按日與火之氣無不寒者也北華又  
謂水性自冷而濕氣自熱然否曰然水因日熱乃升為濕但水為流  
體上層微熱既已升去成濕其下冷水又復勻和故氣升之時氣自  
熱而水自可以冷也

東風解凍甚于巨日

問東風解凍因暖也然俗稱東風甚于巨日何也北華曰冬日鉅凍  
將化時加井水則易化蓋井水冬溫亦東風解凍之理夏日供冰每  
值日烈則化遲值陰濛天則化速是東風甚于日之理夫水冷結冰  
成其冷質日以熱氣逼之則冰愈求自保冷愈固結故化反難此物

費隱與知錄

六

之情也陰濛之氣其熱較微與冷氣相為融通故熱氣易入冰之冷  
質止于如此陰濛微熱刻刻相侵以多勝少安得不速其化耶東風  
解凍亦必值天暖將解之時若在沍寒正盛之日烏能解凍乎

近曙逾寒由日將出

問氣候寒暖由日遠近故夜寒于晝將曙則日漸近反覺最冷何也  
北華曰日落寒生寒從外入其勢甚緩室有暖氣與之相融猶不覺  
寒將曙則暖氣從日邊來驟遇寒氣入室故侵肌膚也夏日驟雨室  
內反熱亦此理耳俗言衣皮者至五更頭皆回冷非回冷也寒氣入  
之耳又言貂皮獨否無是理焉與知子曰貂皮力勝人或不覺其冷  
殆有之矣

四方之風因時而異

問諺曰西風不過西東風連夜吼南風腰裏硬北風兩頭尖何故曰  
風有因暖而致者暖氣發宜也有因寒而致者北風氣發宜也東

風與北因寒而致故東風值夜愈寒則不息也北風值早晚之寒則  
彌甚也南風與西因暖而致故南風值午愈暖則愈甚也西風值酉  
則日落不暖故勢衰也又日落濕生能解旱氣風為旱故頓息也此

亦言其大較耳西風兼二理故驗居多北風而暖自與指其時之  
非實也因寒暖來自日出東則風因北暖  
日入西則風因北寒故語意自不相悖

冬日白寒東風自暖

費隱與知錄

五

問冬日氣候甚冷海中何由得熱氣而為東風吹來北華曰冬日之  
冷就人所居而言不知此處冬至其居冬至後下者正當日衝且不  
啻如夏至之熱則其氣到空自無不熱况水為流體各處之熱餘溫  
尚能波及也

東風冷暖不相矛盾

問前言東風連夜吼謂風因寒而致是謂東風寒也又言風西寒冬  
暖故東風解凍甚于大日是謂東風暖也豈望女生義乎得毋矛盾  
否曰此駁益我良多因一時思慮未到耳即欲刪去然細釋之實可  
並存不悖蓋四方寒暖統言其概則東南偏暖西北偏寒析之則南  
北為甚東西為次又時有變遷東南亦有寒時西北非無暖候而風  
所由致既有因暖因寒之別而因暖之風不盡暖因寒之風亦不盡

寒也且因寒所致口是專指連夜吼之東風言東風帶暖亦是指解  
凍之春風言不然春多東風其不解凍而凍加甚焉者時多有之則  
此時之東風能預斷其為寒為暖乎然則謂東風因寒而致則連夜  
吼不連夜吼則不因寒致謂東風帶暖故解凍其不解凍則其時東  
風不暖語意自不滯礙固未可以拘執論也

冬凍樹木春凍人肉

問諺云冬凍樹木春凍人肉夫木冬寒于春何以冬凍  
木而不凍人肉耐冬而不耐春乎曰春能凍人者春日暖回而氣猶  
冷人身由斂而舒故反易凍也然亦指作苦人時往來風雪中者言  
耳冬冷非不凍人人多室處且身中之氣收斂故耐凍至樹木則常

費隱與知錄

二十

居風雪中冬日安能不凍然較之人則堅老無分數可論矣故春不  
凍况正當發生之時乎觀冬日地窖掩藏雖牡丹嬌嫩亦可作堂花  
供養也俞理翁癸巳彙稿有燻花說言同密謂之堂玉交臂謂之密  
花匠謂之燻故當作燻然謂燻在廣韻音韻音之誤也堂殆  
謂止可作堂中玩耳亦  
有垣致古堂與唐亦通

氣吹則冷呵之則溫

問氣同一口吹之則冷呵之則溫何也曰氣含身內其原自暖吹之  
必撮其吻是逼氣使出其本雖溫而催動外氣撲物外氣本涼故冷  
使手正切于口若呵氣必張其口是緩殺出氣使外氣散盡則口中  
吹之亦不涼矣暖氣正被子物故溫所以冬日呵晶玉氣遇冷體悉化水珠也若復  
吹之即時而乾可見冷為風本體風為旱氣自能去濕而呵氣之風

則帶濕之象也

濕布懸空乾由風日

問濕布懸空逾時即乾其濕焉往曰一由于日日氣暖水過暖則化  
氣上升升盡則乾一由于風風氣冷冷則氣斂氣斂過物即若吸之  
凡屬凝滯吸之不動惟水為流體吸之則應而水附于布不能往應  
因化氣而往化盡則乾矣曰無風日處云何日日之燥氣風之寒氣  
無處不到苟其氣到其耗水也自同

同是濕化雨露自分

問同是濕化雨露焉分曰濕盛則雨有非日所能燥故天之降雨不  
分晝夜而露者微濕所為大異于雨是故地氣微騰視之無形聽之

費隱與知錄

三十

無聲星皎則蘊而彌厚日出則晞而無痕其過乎物若濡若蒸沾衣  
袂重者艸珠勻故濕必于清夜而不能以晝零也

露重霜繁雨收雪散

問占者以露重霜繁驗晴若無濕情何有霜露既有濕情何弗雨雪  
北華曰濕情甚微為晴氣所逼乃成霜露既成霜露微濕遂消是以  
晴晴天將雨雪乃盛濕所釀濕氣既盛上騰成雲非日氣所能下逼  
故氣遂其上升緣何得霜露耶

同是濕化霧露迥異

問同是濕氣霧露焉分曰露氣輕微故麗晝者露之則佳其氣澄清  
也必夜氣晶瑩而後降焉霧氣重濁故晨征者中之輒病其氣鬱勃

也必地氣蒸溽而後出焉根源不同故其爲物迥異也

四時有霧各主一占

問春霧雨夏霧熱秋霧涼風冬霧雪諺何以云日陰陽消長天時變化之機也霧者濕乘暖出也冬春之日地氣本冷而時有霧濕熱之情其變則雨春兩冬雪其理同也夏日燥烈而時有霧濕熱之情不勝其燥故熱秋日暑退寒生而時有霧濕熱之情窮而欲變故涼

氣化風雲色有隱見

問雲實爲氣積其采何來風從雲生其形焉在日氣譬玻璃若不可見而實有其形順以一色則隱錯以異質則現焉故冬日空中悉是冷氣口中氣暖出則如烟阿則見而吹則不見者是可證也雲氣與

費隱與知錄

三

空中之氣必燥濕寒暖異質相錯故見爲雲至其采色則或日月星光所照或空中光明相映而成然雲之爲色終薄非厚積之不能見譬之霧然遠觀遮物及身入其中遂如無矣故化風至地非無形也以其微而不可見矣又雲既化風其勢已變且離故處日月之光照映之處俱已移動安能復見其形耶

大地塵埃藉隙光見

問日入隙必見塵埃知大地以上無不塵埃者非藉日光不能見耳謂日宜居暗視明方易明顯似也然移目于隙日中仍能見之何也曰居暗視明乃目之視理此一端也異質斯現乃物自顯之理又一端也蓋日入隙一縷光中其氣暖無日之處其氣涼涼暖異質相錯

費隱與知錄

故塵埃見焉若大日之中純乎暖無日之塵純乎涼何塵埃之可見也鏡向日光縷難見以就隙中則顯然矣此理可驗

落星成石石本非星

問說鈴云星落至地猶熱天經或問云初落之際熱不可摩如磁器初出夢溪筆談亦言星落民間滿籬皆焚何故曰落星非星是火土氣升至火際熱而下墜是以有光是以成石土煉成石其熱可知西洋說書之甚詳且言星體甚大遠過于地即推算未必無差亦非指鹿爲馬可比以一人之所歷落星多矣何自古及今不聞有如此其大如日大星不落則古有今無何故且六等星已過地十餘倍六等星遠鏡不見是落星必大地何以載其能無杞人憂乎故知星無落理落

費隱與知錄

三

必非星也

恒星不見注說疑非

問春秋莊公八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注云日光不以昏沒今謂落星非星是火土氣西法又言日入地十八度則黑毋乃與經異乎曰經雖志異然經傳皆無日光不沒之說傳止言夜明蓋火土之氣將然故先成光而夜爲之明迨至中夜則然而下隕如星故言星隕如雨云星者因其似而名之倘果真言是星豈無一二恒星缺失當替者乎至日光不沒則注之失也 夫子據事直書無由知西法西人自鳴其學無由知說經今以西說解經實四達無礙敢謂說經有功姑以證西人此說之非無稽耳 曰如而古字雖

二九三



通然星隕如雨言多也直作如字解豈不明顯作而字解何也曰從傳也傳曰與雨借也則當作而字讀矣凡作如雨則是無雨而為雷况之辭乃詩賦形容文法非春秋據事直書之體况左氏親承聖教當時星與雨借必是流傳實事豈能舍傳說經乎夫星能借雨不滅其隕星之多亦概可見矣

雷有所擊以類感召

問東華錄言雷擊物必完好無損傷者樹有枯枝馬剪耳皆不擊何也北華曰雷為完固之氣所鬱始物之完固者以類相感耶曰雷擊不孝豈不孝子皆完固者耶與知子曰物非人比至雷擊不孝緣雷為橫氣亦不孝之橫氣感而致之不然惡人多矣何獨于不孝有專

費隱與知錄

三

辭耶高厚蒙求曰沴氣所感故所擊必當爾見事文類聚載伊川曰人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辟歷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為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古人已前言之矣

澆刻無後理即見神

問澆刻人無後理耶神耶曰天即理也則神亦即理也凡物厚者久長薄者易缺豈非理乎此與雷擊不孝固可深信而不疑者矣豈盡神道設教歟

尖吻利爪神非其神

問世傳雷神尖吻利爪高厚蒙求曰所擊必當雷有神非妄也又曰

尖吻利爪殆亦蛟龍之屬蒙求之所謂神即俗說否曰尖吻利爪斷為蛟龍之屬殊為有理所擊必當即此是神神固不必見形也若以尖吻利爪為神真世俗之見且雜說家多有言噴雷者各中陽集詳設有其事則為蛟龍之屬益信矣豈有神而可噴者哉

臘雪稱瑞預兆豐年

問臘雪稱瑞春雪則忌以氣候相違也豈臘雪久化尚留土中為百穀助耶又邇來間亦無雪來歲亦稔且嶺南日不視雪不恆歉收何也曰臘雪稱瑞論其概耳大抵冬日宜冷則來歲豐成雪宜臘為冷也凡土力生物皆藉濕熱地面冷則含濕而鬱熱故冬寒不雪來歲

費隱與知錄

三

亦稔也雪為水凍其體既濕愈隔氣而鬱熱春雪雖冷而氣候已溫溫與熱以類相感能引濕氣上升由春而夏一雨一熱由夏而秋一雨一寒亦是此理熱隨濕升地氣不鬱所謂冬不斂藏也故土力薄矣雪忌春者此也

物體兩類曰凝曰流

問流體凝體說本秦西蠟當屬何體曰天生之質水與汞純乎流者也玉石諸類純乎凝者也餘則多有兼體如蠟與五金是也北華言油與蠟有近五金處以其液極則能成火故內有物或其本身所挾查滓久熬則能焦貼融底而其本體乃清潔焉以是推之是水自能澄滓為一類油近水而略難澄又兼蠟體為一類蠟與滌青近五金銘之則滓可去然質輕滓必下澱五金質重滓皆上浮各為一類汞

屬五金五金凝而能流汞獨流而不凝參錫則相入為錫大錒又為  
一類頗黎則係錫與博山石粉參和為之故得巨火則錫可任製造  
近似五金敲則碎如石粉又為一類牙角近末可任雕鐫而角獨能  
鎔液而不流又各為類惟火與氣動而上升與流體之就下相反又  
各一類

潮汐應月理有可徵

問海水潮汐泰西水法云月為陰精與水同物勢當相就故月輪所  
至水為之長而成潮汐長則氣入水為之輕潮降氣出水復故重高  
厚蒙求引舊說云日行地底所過水熱月升而冷激漲成潮月輪在  
天所射之處亦各再激為汐然同物相就必有實理遇冷而激何以

費隱與知錄

美

能漲理必有在曰氣之舒斂為之也氣與物接不少間斷凡屬凝體  
不動不變氣欲稍斂勢難相就惟水為流體能與氣相就月性光寒  
其升在空則空中氣寒不得不斂氣斂而上則與水欲離水與氣接  
不能離空故舒而就之水是實物舒是水中之氣氣者水之精也  
可見水內故水為之長此潮汐之所由生也至潮汐應時則諸書言  
之詳矣摘錄二則于左

松郡朝潮望于午潮來月升在卯酉蓋申浦早都城五刻浦東更  
早可知發潮處原在卯酉迤邐西至都城不能不遲耳為厚  
自樂天詩早潮才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自是北人未諳潮  
信今杭之潮每月朔日以子丑二時到每日遲三刻餘至望則子

潮降為午後半月復然故大月五十八回小月五十六回月之麗  
天出東入西大月二十九回小月二十八回日

潮分子午秋潮獨大

問謂潮因月冷則子潮似也何以午亦有潮謂午因對射則為有午  
時而能名為冷者乎且水冷則斂何以反升謂潮因乎冷則冬日尤  
冷何以八月獨大曰水與氣接連如一體若兩者俱熱水固無處可  
升斂兩者俱冷亦何得而斂乎夫因冷而升者正謂空中冷而水  
不冷也而謂午時不可言冷者亦就人所居處論之耳天上冷  
月對射之衝在人所居上際此際既冷則此處地氣上行而水為之  
上升矣此午潮理也以子時論一日太陽所繞一周大地皆濕而月

費隱與知錄

三

升之處其氣獨冷而斂故水亦為其所斂而上升是潮汐皆兼有水  
暖之理水未必暖因氣更冷則斂其暖夏日手心極熱探  
暖盛于夏至之後水法則水之暖莫如秋時而天清月朗多屬秋  
日則月光之寒亦莫盛于秋夜月冷水暖故潮大宜于秋日而七月  
為秋之始水暖而月寒未甚九月為秋之終月寒而水暖將退故八  
月潮獨大也

地希色自由濕不升

問天希則地而上之色覺較白于尋常何也北華曰凡色乾則白而  
濕則暗天冷則地而濕氣不升發也  
冬冷提凍俗說非誣

問地本無水冬冷忽冰釋成水俗稱提凍言猶地中提出其水而成凍也然水何自來日地中有濕之處自是有水但不聚或聚成水耳空處氣寒則斂而相保然與地接不能離地而使空故欲脫不脫若或吸之地中有濕濕亦氣也地上之氣既希地中濕氣較為溫和吸之則聚聚而過希所以成水水希而凍凍解得水也

天希稍回冰結益固

問冰生于希有九分希而不凍至十分希始凍者退至八分希而不解何也北華曰既成希質其力甚大故冷退至八分不但不遜九分且突過十分矣蓋本有九分又加八分則為十七分也嘗遇大希後日驟融和而研仍滴水成冰悟為研成希質故也因置研熱茶中取出研雖仍希而鎮日不凍矣諺云雪後寒亦是雪成希質風有所附故希覺異常也

費隱與知錄

三

冬日希信驗風有徵

問冬日希信何以驗之北華曰久東北風或東南風若不雨雪必成大希何也大凡風帶東必微暖氣候不暖不結希信且暖生于日東風多陰能使日氣不足一轉西風必大希矣故西北風無不希者西風既久反不甚希何也西風多燥能使日氣足于地面也嘗候希信往往久西北風而不甚希以常晴也凡希信每值天變必一變一希與知子曰各地氣候不齊京都少陰則一風一希亦一變一希之意大抵一陰則地所受暑熱之氣為陰希之氣一逼入地而地面希矣

故希變熱也亦然但是陰後回暖暖逼冷入地而地面難矣

希希雪寒先後有因

問霜以露結雪為雨凝其原無別暖則雨露凝成雪霜其委亦同諺曰霜前冷雪後寒何也日雨降無分子晝夜露凝必在乎夜間雨必天陰乃降露為晴霽之徵其所從來者固已異矣是故夜有露氣不冷不得成霜霜之次日必早化而大晴故前冷而後不寒也夫有雨氣不同雲微暖無以障雪雪積則氣凝為希故先不寒而後寒也若雪後便露見現而消亦不見其為後寒矣

甘省地寒紅廟理反

問甘肅地居西北其地氣寒理也出口愈向西北故愈寒宜也而土

費隱與知錄

无

人言至紅廟即烏魯木齊地今為迪化州也反不寒他處似此者亦有之何故趙伯

厚先生振祥云西北地寒東南地暖地氣之常而應寒不寒必其地邊高中下能避風故能聚氣也與知子曰此語極確廣東偏南不能遠過滇省余嘗至兩地冬皆有蟲雲南之蟲並不歸人廣東則嗜鼠親人無殊秋夏矣時人語云三冬可無襪不可無帷帳洵不誣也雲南土人自言其地冬固不極寒夏亦不極熱綠地勢高而多風也可反證紅廟不寒之故

北燕西涼冷同勢異

問甘肅甚冷過于京都冬日窗隙都中必彌縫之甘肅反不必然何故曰余寓都門嘗十餘年誠覺希甚于南而就幕甘省半年時冬晴

多日晝未甚寒至暮則冷不可過同事李夢湘先生云此地冷氣得與都中不同京都之冷似橫來來自窗門甘肅之冷似直來來自地中也余細驗之確不可易彼地雖掃地巡更役徒無不履襪者其鞣幫厚半寸底厚幾二寸矣謂非地氣使然乎

### 米屯中虛寒驅熱入

問米在屯中天寒固宜不熱天熱亦復不熱唯熱時驟遇風雨則米中發熱何也北華曰天時冷熱氣在米外惟熱時驟寒熱為寒逼入米中也與知子曰泰西水法云夏熱在土為寒所逼下入于地井水成暖冬寒在土復為熱逼下入成寒正是此理

### 壺貴穿心火尖得力

費隱與知錄

三

問壺貴穿心火氣直出反勝留邪曰凡物向前力必在尖火尖物也熾必在尖火有盛時則尖有長時未必適合且壓住則火不暢遂其力不顯若穿心則尖有短長皆在包中矣故當略勝

### 火力在尖從何着想

問火之熱應生于體則應近體而益熱今謂熱熾在尖而確已亦有所受之否曰火熱在體而力在其尖雖無所授乃從三際悟得也火猶日也火性上炎猶日下射火際切日固為最熱下此不猶近日乎反為冷際宜日氣所不及矣再下至地面不遠日乎反為溫際豈非漸近其尖而然乎蓋日力在尖近尖漸溫不盡水土參和也

### 日性同火力亦在尖

問日熱在尖至地則近尖而非其尖揣其尖母乃出地下乎曰然尖何在曰不過地心蓋下過地心則轉成上出可知其不能過也日日氣下行隔于地不入必屈地盤而何地面不成火曰天之有日不借以生火則無所用火生地面則物被焦灼故地面距日輪天必在尖內所以成溫雖屈盤地面而屈盤之勢力遂散開又參和地面水土之冷亦只得溫然其熱性自在且屈則益求伸盤則鬱愈厚而求伸則熱入地下發生萬物潛其空處遇瑕而出爰為雷為火山為火井以為民利不致漫延地面為民害也

### 日力在尖火鏡可驗

問日熱生火必由于尖亦有所驗否曰火鏡取火是其驗已日為圓

費隱與知錄

三

體其光四出常有無數光道即是無數光形下射地心就論其一股為地隔斷其尖未能生火得火鏡縮短使成一尖熱氣攢聚乃成火焉非明驗歟曰鏡何以縮光道縮何以使溫成火曰光者火之色熱者溫之本光濃即火力足溫極還熱本體日射既尖則是斜線約行而長入地中故線近直鏡凸則面如弧曲而光線必斜甚日光順之故縮而短因現日尖尖則光濃濃則熱熱極則火也詳鏡鏡論癡

### 虛能容受積物生火

問說鈴言積物生火若石灰油紙糠皮馬矢糞土堆積既多久而生火何故曰油物及灰皆具火性糠皮雖不必具火性然其為物虛而惹火積多則因虛鬱內熱因熱具火性因惹火而焚燒也

老問曰庚  
亦曰中行

而或云油紙相直放則不生火何故曰氣之性上行橫則過之直則宣通故熱氣易散然積久殊堪慮耳新油帶尤甚予曾見新油紙數日揭開已熱矣

削冰取火凸鏡同理

問博物志云削冰令圓向日以艾承景則有火何理曰余初亦有是疑後乃試而得之蓋冰之明澈不減水晶而取火之理在乎鏡凸翳慶己卯余寓東海時冰凍甚厚削而試之甚難得圓或凸而不光平俱不能收光因思得一法取錫壺底微凹者貯熱水旋而熨之遂光明如鏡火煤試之而驗但須日光盛冰明瑩形大已凸稍淺徑約三寸限外又須稜穩不搖方得且稍緩耳蓋火生于日之熱雖不係鏡質

費隱與知錄

三

然亦有寒氣能滅日熱故須凸淺徑大使寒氣遠而力足焉

冷燒白酒隔紙易然

問熱火酒得火即燃者則否若取紙大如豆許研令光結結不若結入水則透而沈浮之酒面得火亦然何故曰火酒一杯非些須之火所能熱隔以紙酒必滲上滲上之酒甚微得火即熱熱氣上升與火相接而然也

火酒久滅復燒則難

問火酒十分燒之不斷必盡十分而後止若滅之復燒縱能然亦不能盡十分矣何故北華曰此與孰煤相似又火酒精華全在乎氣方其氣乘熱升為火所牽不得不緩使水氣消耗故能燒盡十分若及

半而熄則耗水乃少矣與知子曰火方燒時若牽曳之漸來灌其內水性退讓于下酒為火提水為火耗水酒盡矣及半滅火如聚物一處忽然散開難以復聚譬如疔瘡誤破遂致走黃不能收功矣火酒不盡矣日則味淡蓋酒氣盡矣見燕酒乎氣洩則所餘者水安得復有五分可燒邪

燒酒及油中之火

問燒酒及油水類也獨能着火何也曰水有質而無質其乾也無述油無質而有質燒酒無質而氣獨盛油與酒各有自具之精華焉火之為物氣也恒附于物而見故除水性相反無不欲然者然油究水類必附物而後能然燒酒雖水類而以氣為用氣與火為類故獨能不附物而然終屬水類故火在其面不能入其中也山西見一物名省油煙以

費隱與知錄

三

琉璃為之形如油壺管中之孔透氣置油內則油盈管則燃燒之少頃則管中油滾而然矣蓋油為管束則油少易滾也油滾則能然想亦可名為省油煙耳甚不適用而可具一理也

油滾能然氣感其類

問油滾亦不附物而然何也曰熱則氣升火乘氣發火酒之然以氣其理也然終不比火酒純是火性故離離即滅耳曰黃酒亦含有氣獨不能然何也曰火酒性烈與火相發黃酒則和平矣北華曰黃酒水多火酒水少且火酒用弔取其上升精粹蓋火所附者因其精華故木有脂者松之類則耐燒火所就者感其燥烈故木無脂者杉之類則易引火酒純粹是精華也火酒上升是燥烈也黃酒和水為之可同年語哉王文斗翁云鎮江煮百花酒釀其火侯見有氣汗取出瓶外以火運之能然為度云然則黃酒亦能然矣

氣升方又兼  
者其不能

煤息重燒撥水易然

問火性就燥而避濕獨有煤炭生煤方經易燒熟煤經火燒反難火  
煤既經火應較乾燥反撥水燒之何也曰煤土類也必藉木炭後而  
然且出火即息雖既旺時不藉他物而合之則旺離之則息正與土  
相仿蓋同乎土者其質稍異者其中脂膏也熟煤經火脂雖未盡外  
層已枯當其燒時火吸取之及火滅氣熱遂將脂澤逼入中心外存  
枯殼故火無可然得水一潤澤與水類以類相引火氣吸之故易然  
也被疎者當其火盛小兩殼之反如火上添油蓋火勢既熾若者得  
水灑之又稍耐火故反旺也 用煤屑法每煤五兩黃土一水調  
之帶濕即可燒黃土  
者取其同類而黏也

費隱與知錄

語

火陳薪勞不宜為用

問日知錄云火惡陳薪惡勞何惡于是曰荀勗食飯而知炊山勞薪  
晉書太傅又路史 符朗食雞而知薪常半露說 古有異人之妾故能  
師陳亦有此事表微然理故可推也火附于薪薪勞則力少火陳則勢衰將不堪用  
矣日知錄云晉長明燈膏而不熱今煤燒之時紅如落日而無精采  
止如火陳之理蓋火氣雖衰火毒益蘊凡火力新則氣猛用速猛烈  
熱宜速則熱暫故毒不結也曰長明燈世世種以治病謂之聖火何  
云陳火有毒日所治之病不可考大抵虛寒宜之藥品有毒居多治  
病何嫌周禮所謂五毒攻之是也  
改火出火古今異同

費隱與知錄

問周官司籩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杏夏季

桑柘秋柞楸冬槐檀取五方之色而疏言棗杏雖赤榆柳不青槐檀  
不黑其義未聞又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注鄭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  
火後有火災又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疏二月後擅放火則  
有罰輯注季春建辰之月火星始見故使民出火雖烈山焚萊亦可  
也季秋建戌之月火星始伏故使民內火雖鑿金焚萊亦止也其詳  
可得聞歟曰古者取火于木其術甚艱不得不蓄火種火以種傳不  
能無陳惡鬱而生毒故每時一改以救時疾今取于石性不可知然  
每日一新自無所害北方用煤不能不陳南人初至多發煤瘡亦陳  
火之弊也幸北地氣寒稍能耐之試觀段嘉祥第五十六卷在南方  
或生齒牙之疾在北方則人人用

費隱與知錄

語

之其且煤鑿易壞亦未有經久而不改火者至于改火之木或取其  
色或因其性義有所屬斯已耳固可不必穿鑿矣若夫出火內火意  
古人民折民陳之制寒則室處熱則露處用火亦因之火星未出民  
猶聚室而用巨火治籌故火氣鬱而感名成災當出火則烈山焚萊  
亦可所以宣其鬱也當納雖鑿金焚萊亦止所以防其鬱也

隙無定形漏日恒圓

問日光穿隙無他物隔于隙之內外必見圓光而隙不必圓光何以  
圓曰此日體也予嘗見罅漏日光悉是半月形忽悟為日食果然凡  
光照平壁皆見光體所發之光而不見光之體形故中隔片版則見  
版景似版有方孔則版景中現孔方光若引版漸遠于壁則孔之光

漸模糊再遠則方孔變為圓光而極清若再遠則仍是圓形其光漸大而淡矣試以月上下弦時必半圓形而為倒象是月體也蓋凡光穿孔則上邊照下下邊照上右照左左照右當其版離壁近則金光在孔中心甚小故日體外浮光俱入孔內照孔之象甚清推而遠之其于視法則孔體覺漸小日體覺漸大至日體恰塞孔面則日外浮光不見故孔之方景模糊而日體倒入見焉若方孔中離板下邊多一物則其景必在上邊而成倒象

離孔之遠視孔小大若孔方分別物離孔約三寸以外可遠不可近

此塔景倒垂之理也夢溪筆談所謂算家稱為格術者也

格術者日之照物從日上下兩邊各出光線下射于地中格一物有孔則光日大孔小則光線約行孔若近地則日上邊仍射孔上邊下邊仍射孔下邊光現孔形無異也若引孔遠于地則兩線必交成角而上下之格一物而相射必相反矣左右亦然所為交角也能不取倒象乎

費隱與知錄

美

成倒象故老花眼鏡以凸處光線之交如物格之所以取火見倒日取景見倒人亦此理也

詳鏡鏡

雲過景移因乎凸凹

問天棚架影隨日漸移緩固不覺然影因日生雲過而影移何故曰此凸凹鏡理也雲無定形非凸則凹凡日視物皆為直線若隔鏡凸者視小成大隔鏡凹者視大成小皆可以折綫入目故目與物參直中隔一凸或凹亦參直則物影在自本所若凸鏡偏左則物影偏右凸鏡偏右則物影偏左凹鏡反是是以目與物參直中持凸凹鏡渡過此綫則物影不能漸移入鏡中往往跳躍而入遂見為移動空中雲氣既有光而不平即如凸凹鏡矣日與架參直而成影忽有雲

光渡過雲光亦有其影日影濃而雲影淡不能相奪而能相亂故見為移動也試取鏡試之安繩于日中繩景在地持鏡于繩之上或下緩移而過若是乎光雖鏡過而影如常不動凹則景動為甚凸則次之

鏡影須遠若靠繩近則凸凹之鏡有黑景不能灼見清顯矣

凸凹鏡受日光更能奪日之明不比雲景尤顯著矣蓋是日與繩及景三事參直鏡自左而右日入鏡中則鏡中日所視日本所稍左故景反在右鏡漸右則景漸左移矣欲知此理以目對物物略長於鏡徑持凸凹鏡于中鏡邊外見物真形鏡中是物景乃移鏡左右則上下真形與鏡中景不接屬故知是景偏左右也

謂火氣上蒸亦是凸凹不平成物亦見移動

氣動移景理與雲同

費隱與知錄

美

問雲過景動前謂雲有凸凹似也偶設方案測景表東有樹時方晴無時不有也故葉拂氣動氣有厚薄是生凸凹而見景動也日濛氣不可見何表景能動曰氣不可見然與玻璃同玻璃能生差故氣差亦然也

氣差亦差玻璃差見儀象志

鏡日穿隙交角理同

問鏡與日同發光何林隙不見倒鏡體隔與隙同透明何至壁止見方匡形曰此大小比例理也使然炬能長數尺則遠照入隙必現倒尖安屬高至千尋則光透下土必有圓輝矣蓋惟屬大而離壁不遠與孔小而離壁極近同理燈小而隙不更小與隙離日近能見月外

之天同理余嘗見燈盞把脫現圓孔如豆距燈光三寸置燈距壁亦三寸像現倒尖景焉蓋隙距燈與隙距壁恰合交角中限也詳鏡鏡論癡

簾滿日景能殺日力

問牡丹不勝炎日編葦簾遮之簾有縫隙不嫌透日乎曰艸木皆喜日曬但牡丹嬌嫩生于四月炎日恐太過故以簾殺日熱耳曰夏日之景望而生畏簾縫直透所殺幾何曰殺其太過原不嫌熱然以為所殺無幾則又不然北華曾驗得前後住宅一簷有珠簾覺涼暖頓殊益日熱視光濃淡縫雖透日光綫入隙必顛倒一交其交處最濃過交漸淡夢溪筆談所謂格術者也簾縫甚密其交甚短其淡愈

費隱與知錄

三

甚得不涼暖相縣邪

天棚納涼不及野樹

問夏日天棚日色不透覺暑氣猶熾而赤日曠野一樹亭亭日光穿漏趁之頓覺涼爽宜人何也曰熱氣愈鬱其熱愈盛人坐涼處既久亦不覺涼故夏日天棚雖能蔽日以不透風仍鬱而熱且人靜坐屋內雖涼不覺耳若夫人行曠野方受煩熱乍赴樹陰清風徐來故應涼爽雖樹漏日光而日穿過隙出交角限其力自殺與葦簾遮日同理未必勝過天棚天棚在庭與樹陰在野所謂不同理則不可為比例也

異質見氣暖易寒難

費隱與知錄

問以口中氣明異質見雲之理確已然暑日貯冰亦是異質胡弗見氣曰寒暖之氣相錯見形自是同理然暖氣易見寒氣難見夏月空中之氣悉不能見譬如玻璃質厚微覺有色者比之暖氣質薄淡而無色者比之寒氣其薄而無色緊切人目見外物明顯了無窒礙不見

玻璃若離目稍遠亦遂見之此如身在霧中咫尺之間尙如無霧數丈之外明見霧隔矣冰氣太稀難以比擬且冷氣係自上出若夫亦後旋出旋散不似熱氣奮出直達也

暖氣如繼突出烟及滾水外遠雖近目亦能見之此如寸許厚玻璃即切目必有所見是故雨雲少色晴雲濃艷必有涼暖之分矣僕謂寒氣亦應可見未有以證之己卯十二月廿一日立春是年冬雪甚冷時余寓東海揚州府東臺縣也冰結甚厚將立春日天晴轉暖忽缸

費隱與知錄

三

內氣出如烟無冰之缸則無是見者詫為冰有暖氣余謂必冷氣也果然蓋

水非冷不凍冰冷則氣益斂即日中置冰亦難以質異見形晴天而暖多無大水亦無從見冷氣東海斥鹵家蓄天水冰堅恐其凍缸故乘稍化破而聚于乾缸內因得久留以證此理亦一幸也明海京師之處則貯時湯之理當故無差也

洋燈上升綠火氣薄

問洋燈之戲何以上升曰天下之物莫輕于氣故氣上行物重于氣故必下墜而火氣更輕于諸氣故能炎上火者氣之至薄者也故其質為至輕洋燈以紙為質下用銅絲為絡或紙薄銅片為絡樟腦火酒升麻松香諸藥擦作紙轉油內浸透貯絡中約十餘根然着俟烟足始放遂冉冉上升矣蓋



統計其重不過數兩而燈體積方可七八尺其中皆氣既然後煙  
逼氣出則中含火氣火氣輕于外氣即加燈體之重仍輕于氣故曰  
上升迨其燼枯火息仍歸本體之重自不墜耳

火亦氣類更輕于氣

問火氣何以輕于諸氣曰氣止三種其一燥氣其一濕氣其一適中  
之氣天之下地之上皆氣充滿必適中之氣其燥濕二氣雜乎其中  
不下即上矣火氣乃燥之極者也但雜乎其中尚未成火是故硬與  
硬觸如火刀擊石逼氣至薄遂成爲火故火氣至薄爲至輕炎上矣  
濕較氣重中含水也故難上升其上升者必爲日所吸遂成爲雲化  
雨仍下降焉然則氣熱而舒舒則薄氣冷而歛歛則厚故重薄故

費隱與知錄

單

輕也

氣必上行亦能下就

問氣必上行乎曰氣與火同類而異用氣與水異質而同情火上炎  
也使持惹火之物下就之亦必焚使持利滅之煙下就之必復然此  
非火炎下也以其質必附物故就燥也氣之爲物性故上行然不能  
不與物接故物下墜則氣上行使舉物上行則氣又下行而彌其空  
焉蒸氣之根生于天而下濟乎地其性能舒而大能歛而小故有一  
空隙即輪而入雖空在下亦必下而就之而不可謂其性下行如金  
石沈水水出金石之上不可謂水性就上也

瓶水滿中倒覆不出

問納火于瓶倒覆入水則水吸入不出何理北華曰瓶內空處皆氣  
實之納火則熱氣悉舒出倒覆入水水封瓶口火熱既解瓶不容空  
氣無由入水代實之矣外氣不入水終不出 醫宗金鑑有筒拔膿  
法用竹筒長七寸徑一寸藥水煮熟合瘡口上拔之筒上開孔作杉  
木楔俟筒溫冷拔楔使易落云何理與知子曰拔楔則外氣入故自  
落也俗有風寒打火確法用小口確燒瘡紙納之即合痛處風寒自  
出然必實處方可用有誤用臍上者腸出死矣

玻璃隔氣能透奇暖

問人隔玻璃相語甚模糊不清豈非不透氣邪曰然則玻璃安窗  
冬日寒氣逼人日光照入與隔紙處寒暖懸絕又似能透氣者何也

費隱與知錄

單

曰玻璃透日不透風其透奇暖則有二理蓋氣之微妙其隔于物有  
穿物直透冷熱者有隔物自生冷熱者所謂穿物直透者其理易明  
矣所爲隔物自生者因本體甚冷外面受寒氣而加冷故內面亦發  
寒氣入室如隔鍋煮水鍋熱則水沸矣非火直透入水也又如裘服  
反正着之皆暖者毛向內則皮隔風而毛含人氣毛向外則毛自歛  
其暖而皮含人氣不出故皆暖若鞞則但不透風耳此冷暖氣皆兼  
內外言之理也玻璃透寒所謂隔物自生者也而其透日則兼二理  
蓋光爲火色透光即如透火氣之微妙有如此是透也而不得謂之  
爲通達是氣也而不得謂之即外氣曰北方用玻璃窗大冷輒昏暗  
內似有霜一層蒙之又車中往往有雪恐此物終能透氣也曰不然

車中自是縫隙所透焉有不透水而透雪之理若所謂似霜者則以玻璃體冷室中一切濕氣遇冷化凍所成之象非霜也玻璃瓶盛油素不滲漏不透可知而久曬日中則水氣耗半是內熱水化氣升也磁缶體厚耗水較難惟沙確竅底處多無油此在略能滲漏盛水則可久貯蝦油則必透出又知鹹能入骨也膏油亦然同屬油味臭故稱傳斯語至于瓷餅貯雪夏日瓶外作氣汗水俗謂雪水善透非也此礎潤之理耳泰西水法已詳言之惟玻璃窗值日照處却是透暖故曰兼此二理蓋日以光為暖能透光即能透暖火鏡取火可驗但非外氣透入耳曰冷不能透而熱獨透何以其情不同曰冷者天地本然之氣其來也漸熱者日光獨具之氣其來也銳故應不同觀冰具冷質夏日能使

費隱與知錄

望

物冷不似火在冬日能使物孰亦可見矣試驗玻璃窗其冷也非與玻璃近即無獨冷之地其熱也日光照處室內有光之地獨熱異常豈非明證歟

烟煤熏窗空處獨黑

問櫺窗糊紙為燈煤所熏空處多黑于黏實處何也曰實則拒而虛則受物之情也况紙見麩黏則加堅結若其空處雖氣不能直出却能漸透透去一層則復來一層故較黑也又透糊襯底他處黑愈顯此處白矣

紙卷直立水上寸餘

問紙入水易透固也然直立紙卷于水內何至透上水面寸餘曰水

及水平而不上者力不足也紙入水即濕水乘氣而就溼不煩力浸故也

泉水成湯由于地火

問湯泉不可枚舉言因乎硫者十之九以多作硫氣也間有不作硫氣言本之朱沙而泰西水法則云如重湯煮物與硫又隔一層故不作硫氣或言本之朱沙礬石無是理焉說鈴有駁硫之說者謂水熱因硫硫何不熱熱果因硫何以兩泉一湯一冷駁之良是然熱不因硫緣何硫氣不可解也夫朱沙之性不熱固已舉則大熱且大熱之石亦不止硫何獨以湯泉屬之曰西人體物考驗精細確者居多湯泉屬硫必有實據未可以空言定之然泉水湯而硫體不熱與礬性

費隱與知錄

望

熱而泉不成湯其理同一相反誠不可解唯有湯泉處必有硫黃有硫黃處不必皆湯泉則其理有可言者泰西水法言地中有火又遇石氣滋液遂生硫黃然則泉值地火水煮成湯火所不及餘泉自冷地既有火自可生硫硫是石液體自不熱水恰近硫漸染硫氣水遠于硫自不能染礬雖性熱或無地火故泉不湯此雖意為之解理自通達無復疑滯矣

黑貓背燈能見火光

問黑貓背燈摩之有光如火何故曰凡物之熱成具火性光者火之色也凡光日為盛火次之暖氣又次之故凡具火性者莫不有光但分盛微微則難見耳暖氣光微故不見遠觀被照者豈只見夫色不

易見者順以一色則隱錯以異質則顯必黑貓背燈始見其光者光為黑襯故也豈獨黑貓凡皮服非白毛者細片連連速措之亦見有光或夜間脫皮服時背燈亦見有光則以在身含暖之故唯舊皮則否可知皮舊暖退故光微不見耳

皮棉之暖由能含氣

問皮棉之暖皆具火性邪曰此有二理一由火性自具一由蒙茸之質能含暖氣不散故新皮與棉兼斯二者舊則暖殺矣舊棉復彈又畧暖者彈鬆則含暖氣也舊皮復稍而暖是灰具火性而毛又鬆則兼二理此論羊及諸小毛耳若洋貂等皮雖舊而暖不甚減則底絨厚耳曰天氣既冷何由得暖氣而含之曰人身暖氣外出身被皮棉

費隱與知錄

燭

乃含之不散耳

身具異稟袖中出火

問耳食錄集道堂先生著載清河令王公城衣袖抖之皆有火出莫明其理此何故邪曰小說家言固不足據然以暖氣有光之理推之則人之賦稟不同有寒體有火體火體暖氣必甚王公蓋獨具非常之質見其有光理有可信殆不得以出于小說而疑之

吳綾為裳摩之火出

問吳郡都卽三條贊筆謂吳綾為裳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星出蓋吳綾俗呼為油緞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人服之體氣蒸鬱宜其致火也然否曰此未能試理實有之油具火性已見他

條夫火者暖氣為之也厚熱則暖暖則見光固不俟在油性矣

火別陰陽因乎寒熱

問西齋偶得

集古博聞清吉符氏名博明字希香乾隆壬申進士官兵部郎中雲南道西道與翁覃溪先生同年抄本未刻

引舊說雷震典中銅錫鐵物各銘為一衣物無損猶曰在外及檢匣中所藏金珠銀首飾紙銅如故啟視則各分而銘矣蓋雷為陰火先燔金石耳陰陽之火各六在天曰火星火在地曰火敲金火鑽燧火在人心曰君火陽也在天龍火雷火在地水中火油中火在八相火三焦火陰也陽火先蒸草木後燔金石陰火先燔金石後蒸草木陽火得水則熄陰火以火攻之則熄得水則燄熏天矣其說甚新然否曰推測火理極慮專思已覺略備而火有陰陽竟未之及而西齋可謂

費隱與知錄

星

開我愚蒙憶原稿曾載海賦陰火潛然一問舉泰西水法海含火性

因大寒水暖見光為蒼丁心齋先生言居濱于海確知海中之火不暖用以駁難因遂交羅細釋西齋之說尙未詳備而分屬陰陽亦未確當其星火必指落星然非真星也落星是火土氣所結已見他條以星光為火之說惟石敲金謂火石擊石雖俱見火星而極細極

淡不如合一謂火刀心火相火在人身言可分陰陽兼身外言皆陰火矣其龍火似當與雷火合并小設雖有火龍之說太誇誕不經而在地則缺地火

火山火井地中火

地火者水田稻禾忽然枯槁名曰地火不見其火也地中火則謂開古礦者見稀木焦灼必是地中

有酒中火燐火螢火黑皮火是不備也記小說載有人得雷鑽者靡望不摧以其形制無用欲改作刀甫入火則作青烟化去所謂天火

得人火而熄也而大雨淋漓雷電奮迅所謂天火得水而愈熾其說確矣然謂陽火先蒸草木後燔金石此其見其間者謂雷火先燔金石想無不確而繼以後蒸草木既曰衣物無損此則于何徵之殆是順文之誤邪且即如其言止雷火然耳其餘陰火固不然也油中火如銀工用鐸誠可燔金不能先乎草木也鄙意火分陰陽謂日陽雷陰可也謂雷陽海陰亦可也此皆專詞則別擇舉則通耳而必徵諸其實但可以光熱者為陽光寒者為陰陽火不煩言說矣陰火則燐也螢也海水也有火之光無火之暖此外亦不多見惟月與星舊無火稱據受日為明其本自出于火比之螢燐殆遠過之以為陰火豈曰不可海然陰火水賦已有明文而泰西水法云海水不冰中具火

費隱與知錄

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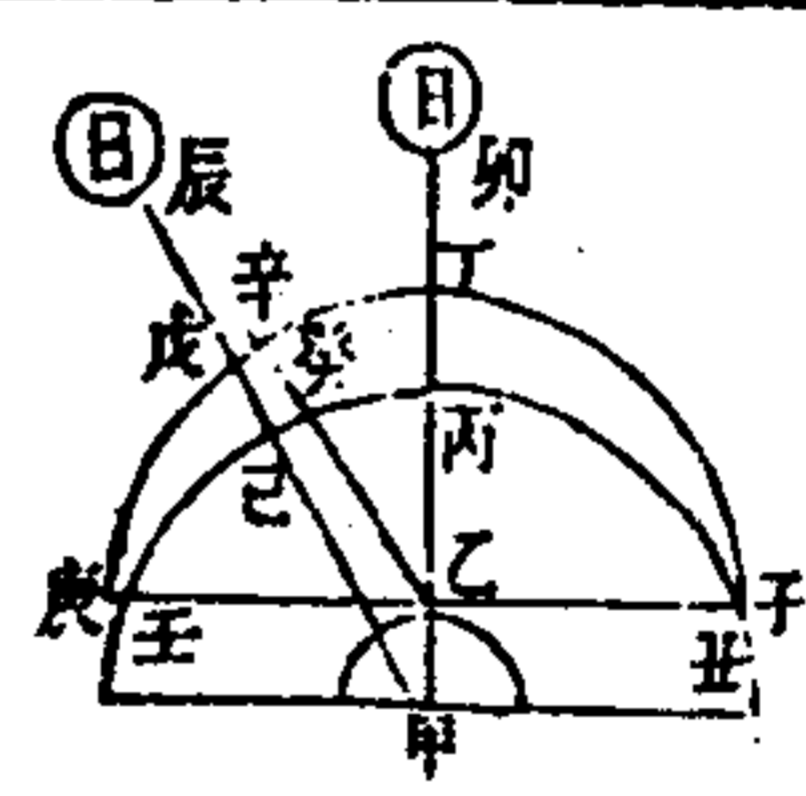
性似與陰火不協然海水自暖其光乃寒是寒因暖見故必動之而後出焉則與異質斯顯之理仍合而與丁君之說亦不齟齬矣至燬雷火能鎔金而不損紙則神異獨具與火毒即火流雲母用所應標俗名玻璃

水映物大凸鏡之理

問物在水中其形較大與日星初出地平為清濛氣掩映同理泰西人言之屢矣而未言其所以然曰此凸心鏡理也地為圓形水附于地亦圓故其中有物如隔凸視之故覺大也濛氣出地高畧相等附地則面亦成圓體故日星行度低時得見為大至行漸高則漸小者或以為漸高則濛氣漸收所致非也蓋日初出濛氣正濃行度漸高

費隱與知錄

則漸收誠然若星則不能收濛氣何以亦低大而高小嘗取平光玻璃隔四五層不見物大故知凸使然也日行度高低凸之深淺自同低大高小其說不可通矣曰此視法不同也何者以卯與辰為日壬



內丑弧與庚丁子弧等則己之凸原不深于丙之凸但目在地心甲則壬己丙弧為其弧今日在地面乙則庚辛丁弧為其弧而濛氣弧則為壬己丙夫乙目視庚辛丁固與視庚丙丑等而視壬癸丙必不得如視庚丙丑矣何者試取淺凸鏡先正對物視之見物幾何大再稍側之則淺凸必較深而物加大矣此如以庚辛丁凸側作壬己丙凸則視辰于癸必大于視卯于丙也 遺鏡說云日初出非正

費隱與知錄

吳

圓乃似雞卵今取凸心鏡上下側之則物方而見長可證也

孟水物大底圓所致

問水趨地心而成圓面其在孟內則凸甚微所顯孟底之物應甚微也今置錢孟底側視不見沖水孟內則現半錢水圓之凸不應如此其大曰錢形微大由于水凸錢見其半則不盡係乎水凸也儀象志有水差氣差玻璃差之說譬如玻璃對照必直線而入玻璃隔物亦必直線而出故其形浮象水面而能見半錢耳此一理也至孟中之錢雖不甚大以孟而水之凸推之尙大不及此則又因孟底之圓所致凡凸鏡正反皆能顯物形大詳鏡鏡論癡

水能返照上闕下明

問張衡靈憲言火則外光水則含影劉邵人物志言日火不能內見  
 金水不能外光引以證沈水上聞下明之理夫下視明矣上視對明  
 何以返聞曰水猶鏡也鏡透明者能見兩面水面者如水面一層水  
 景即皆能受光合  
 景之法必于對面故水面視水底則底含面景故受空際之光而明  
 也水底視水面則含面底景故受沙泥之色而闇也曰水面通光豈  
 不能透空際之明曰凡通光鏡必平面直視方能透見若斜視及凸  
 不合度皆難見若凸深者甚至一無所見能勿闇乎水晶未成器者  
 凸凹不平則色  
 昏影是其證也人入水動必無  
 平理可知也理詳鏡鏡論後

水照日光見古錢形

問置碗水于檐際日中對碗隔紙則見紙上日影中心作四弧形兩

費隱與知錄

吳

兩相背如古錢狀何理曰碗為圓邊水能含影天光四際空明碗邊  
 四遮成四弧形現故此狀矣曰碗之圓周渾然無角即天光四垂亦  
 是圓體四角之影何自而來曰天雖圓體宅院則方日道自東而南  
 而西空中之所受光日所居處最盛對面次之兩旁又次之即如剖  
 而為四此四弧形所以合成四角也如云水之受影如碗團團則碗  
 邊外曲倒入水中成影必當作凸形乃變為凹形亦勢有不能知者  
 試易方物貯水則所見之影為直形可證也

水性至冷熱亦易退

問水性至冷日曬一時而熱者水或曬一日而不熱也故知之曰然  
 而不盡然也天下之物唯火至熱然亦由日氣而生也日所不至諸

冷畢來或日曬不透即熱易冷如金石之類是也水所之以鎮日日  
 中而不熱者由于水為流體氣為動物水面方熱其下冷者旋即和  
 之熱氣入水旋即散開故止能因曬而溫不能熱也水少曬入而熱  
 亦道之下言也

泉水一泓不乾不溢

問江河大旱或致斷流而泉水一泓不乾不溢涓涓滴滴豈反變長  
 流邪曰空中悉氣氣惟燥濕二種細縕嗙拂所以潤枯燥濕遂萬物  
 之生長也氣之潤者中具濕情空無所附不遇冷體但能潤枯而已  
 若遇冷即化水矣潤氣無盡即化水不窮泉出山石之間空洞陰晦  
 冷氣蘊結石性至冷此泉所以化水不竭也水盈泉溢則水升化氣

費隱與知錄

吳

故不加多水汲泉虛則氣足化水故不見少若江河曠野雖有來源  
 而大旱之時風過損焉日曬損焉土耗損焉故淺涸也濕潤之氣固  
 無時不有而曠野飄揚何能與山石空洞者比也

雨水紅綠雨縮之根

問雨水積潦時見紅綠閃爍似油結聚水而疑死水不潔或生毒也  
 而蓄雨之缸霖以蓋徹其澱時亦有此孽而飲者弗忌也何故曰嘗  
 貯糧艘見其日必冲水暑三四作恐燥裂也雨後必冲怪之舵工曰  
 雨水有縮乾則滑足乃悟紅綠即雨縮也如豆漿之結腐皮蓋精華  
 之所聚耳潤物之能其在此夫

濕地之害甚于舟居

問濕生于水舟居者日在水中或不愛濕陸地卑下人多濕疾豈江河之濕不敵沮洳乎日水父也土母也氣孕也熱生也水與土合而氣胎焉氣因熱鬱而濕出焉蓋人之受濕其氣也濕之有氣原含水內非熱不出觀滾水直達可證也江河水熱多由日曬而水為流體旋熱旋冷有似日氣在空熱無所歸仍成冷降之理不能遽成濕氣上升間或天暖蒸成大霧彌漫亦自有濕侵人舟中或不常遇唯夫陸地卑下水氣所鍾附土不散是流體變成凝體無所復之惟有乘熱上升侵人故多不免耳

### 雨水之佳霉天為最

問水以雨為最俗稱時霉之雨尤佳霉最害物何獨宜水北華日海

費隱與知錄

手

水成雲化而為雨雖離本質究出于鹹江河大地生雲化雨雨多出于大地根氏自殊曰既離本質仍分根氏何以驗之與知子曰此實難言觀火酒再弔者醇于初弔亦可證已蒸變堂云燒酒不可再弔以熱則成火也所謂乾燒乃是初出之氣水料足故醇至尾酒則近水矣若以再弔其酒較醇

### 霉能害物雨水偏佳

問霉雨之水最佳則霉之害物不應由雨害物之霉由雨則霉之雨水不應無害謂霉雨害物雨水宜霉母乃矛盾曰否水潤萬物者也豈以害物因濕而鬱蒸成內熱乃為物害水不任咎也時霉之雨物資長養果雨時若地勢爽塏又何害焉偶遇雨恒濼隘重遷不為

之所人則致疾物則生毛乃為害已若收貯雨水清虛澄澈是無上水品何害之有

### 蓄水生蟲無害于水

問水生子音結成種南子不為種注偽蟲也按自雨種一形如短浮水面忽翻身而沈一重形屈申而行俗呼魚斗蟲或稱打扛故泰西水法言蓄水宜金魚數頭是食水蟲或鯽魚是食水垢會投雜魚于雨水缸數日子又驟盡豈魚皆食蟲乎魚游舒緩似非能逐蟲者速盡何故曰雜魚似無不食但未必是食盡蓋水久靜則氳氳之氣化生魚游不息則氣動而散不可以江河大地比水因魚游不復化生其存者半為魚食半化蠶飛耳至于雨水生蟲甚于他水以中含生氣也俗言雨水清最淨而聚子不非毒蟲水聚不宜以生蟲故此理也

費隱與知錄

手

何害乎

### 雜木透水杉木不透

問潘宏遠言雜木久浸水則透杉木不透何也曰當綠水之入物除紙易透外止齊水平雜木較重透一層則沈一層復透復沈故能全透杉木至輕雖透一層不能下沉則水力不足不能透入中堅若繫重壓墜水底久浸應亦全透如鋼鐵入火不化若全埋炭中鼓以風轉則火力足而可化焉存考

### 風油雨漆乾各有宜

問語云風油雨漆易乾之理相反何故曰油從水出風為旱氣水遇旱氣故易耗水耗則油乾矣漆為木液似水非水情近于蠟遇燥則

銻既化之蠟入水則凝漆之濕也如銻其乾也如凝蓋稠膩之性遇燥之熱則銻故難乾遇濕之冷遂凝故易乾也

漆以燥銻髮偏宜夏

問漆以燥銻而髮反宜夏何也北華曰夏熱濕蒸日燥而氣自潤且日匿則溼逾甚不似冬日氣斂溼微晝夜皆燥也

水龍激水力馮乎勢

問水性就下搏而躍之激而行之則能上出因也今觀水龍必蔽其孔使力既足而後放之乃能高遠何也曰水龍之水上出因管中之水少而輕箭中之水多而重以重搏輕是以上出然重之敵輕力也而搏激之則有勢焉故不小其孔而加以人力則雖上出能不高遠

費隱與知錄

三

然則蔽其孔者所為欲開先闔以足其勢也夫勢銳于初猛于速而水之性好連其所以斷者氣閉之也當其初出管口已能高遠人速激之使不及斷故雖後出之水無不乘勢連連以及高遠矣

重能搏輕力亦藉勢

問重能搏輕理也此愈重而彼愈輕則搏之應愈遠夫紙輕于石無分數可言以手發石能及數十步紙則不能何也曰重之搏輕力也而有勢焉前言之矣蓋空中悉是氣氣綿而密夫無厚方能入有間氣雖讓物而彌綸無間紙雖無厚而形體頗大又兩物相觸輕者讓重紙與氣觸輕重幾等石與氣觸輕重懸殊未可比例也且以手發石遠生于此力而勢兼生于彼重重與力配乃顯其能弓之發矢弓

力必利乎矢重搏之仆敵我巧更借夫彼力胥是理也

風善入隙力在交角

問風無微不入窗紙破損雖至數寸室內或不覺涼而當窗坐處有一綫之隙即致受寒名曰賊風何故曰風之入隙力專勢銳中人必病無可疑者蓋風大隙小其過隙也亦成一角即有交角之限其能力之大全在此交過此則散開而與室內之氣融和不成風矣故不甚覺涼而人不靠窗雖窗紙破損亦不至病獨窗紙有隙坐時恐恰當其交故戒之名賊風也

風日交角過限力殺

問風日交角以隙之兩邊綫約行相合而成故有定限然穿過此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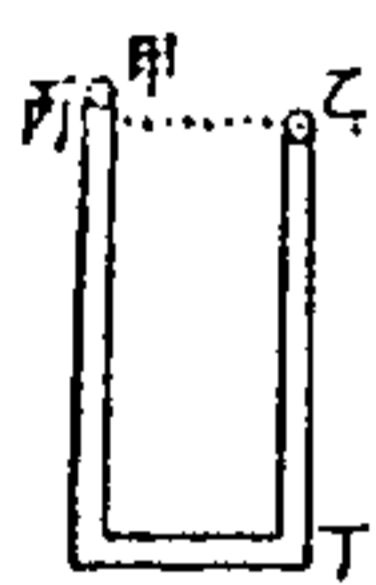
費隱與知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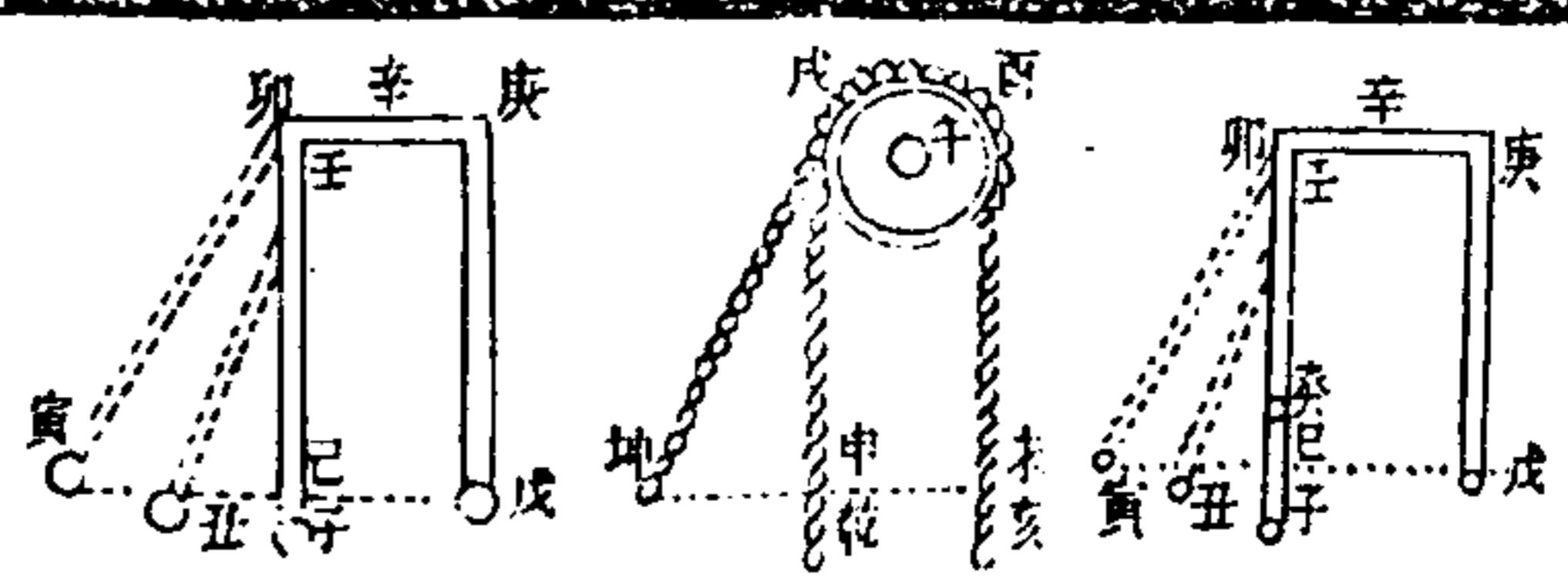
三

仍出兩綫何以其力遂殺曰凡風日出一綫其力必欲直遂今兩綫斜出至其交處則合為一夫一綫止有一力兩綫合一則有兩力且所謂兩綫者錯舉上下為言耳而周圍層層則有無窮之綫皆聚此交即有無窮之力合成一角故其力極大過此交後皆欲直行則上綫敵下左綫敵右即有餘力亦止各得一力而已能勿殺乎

引水過山仍必就下

問水性就下過山龍何以能使水上曰吾友鮑澤之中謙昆仲嘗深究水理為予言明徐相國光祿有言出水處乙苟低于受水處甲一寸則雖數十丈乙丁至可引之而上出水處甲苟高于受水處乙一寸則水必回矣水自乙出矣





是說最確夫過山龍之水自戌至庚為上其實子低  
于戌是仍就下也若卯子箭移為卯丑則出水漸緩  
若更移為卯寅則水必回從戌出矣何者戌低于寅  
也子推其理蓋重法也夫卯已藏水與庚戌等則重  
必等加已子一段故重于庚戌而下墜矣此如安軸  
于午上挂鐵索兩端引平如未申則軸不動以酉未  
與戌申其重均也若引未至亥軸必左旋而墜矣引  
申至乾軸必右旋而墜矣故水既到壬而辛處無氣  
入之則水不能空而分之為兩故庚之水欲出戌而  
卯之水欲出子兩相牽引輕者力絀必自子出矣移

費隱與知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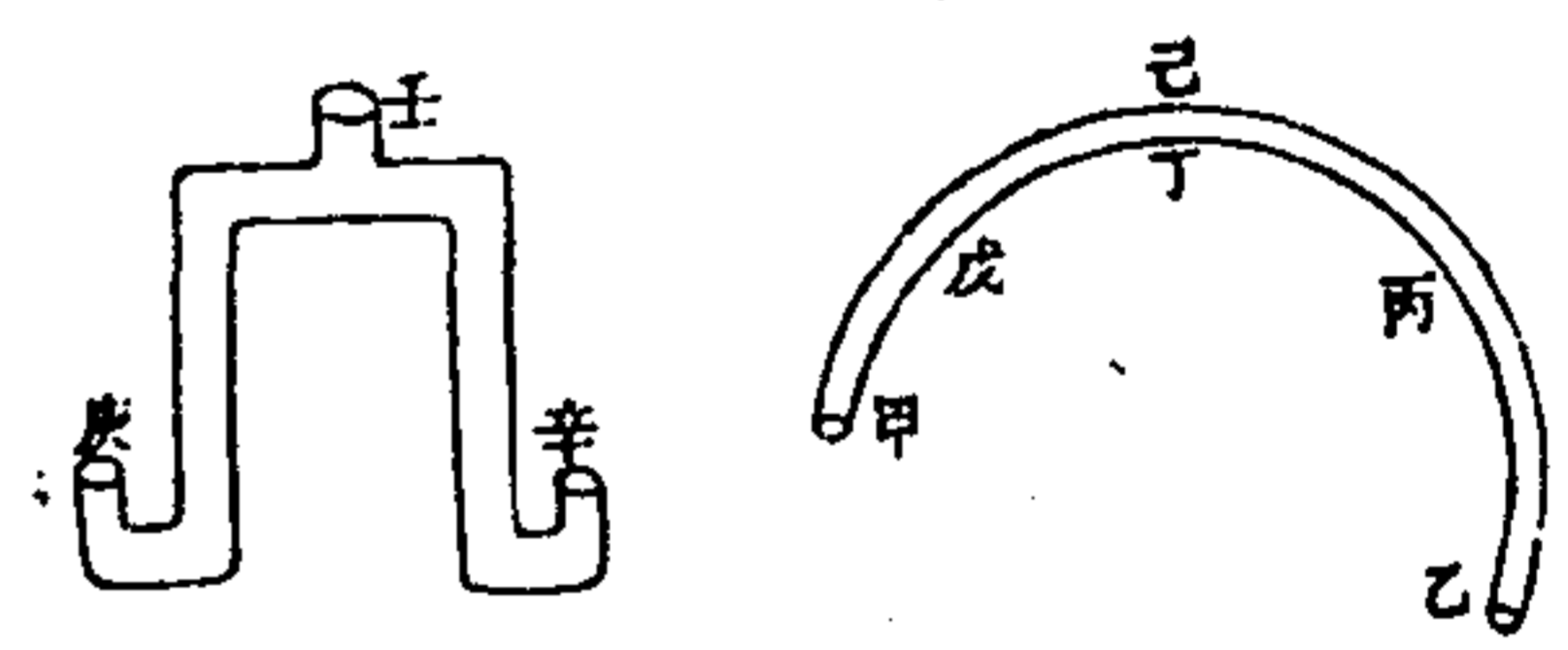
焉

卯子為卯寅雖卯寅之重等于卯子而卯子下垂卯寅斜地斜迤之  
勢不敵下垂譬挂鐵索在軸如坤戌酉未則坤戌重于酉未當右旋  
自坤下墜因戌坤斜迤之力不敵酉未下垂之勢必左旋自未下墜  
不能右旋而下也

熏煙取水氣法之精

問奇器圖說有虹吸法鮑澤之曾作小樣竟不能取水令上然吸用  
橐籥其法甚妙沈鳧邵先生言竹筒取水有熏以煙者其法如何  
曰過山龍用口吸者以筒內藏氣吸盡入口則筒空而水入矣故虹  
吸器大口不能吸用橐籥則吸盡理無可疑煙熏之法愚所未見其  
理固有可言者如箭甲乙欲引水從甲至乙則塞甲口以火熏乙處

費隱與知錄



如箭甚長則箭外多設火于丙子丁子戌使箭過  
體俱熱則箭內之氣盡從乙出爰塞乙口而納甲  
于水自水中去甲乙兩塞則水自行然塞乙拔甲  
不容稍緩因箭亦又推得一法吾欲有瓦規燒  
就方箭有榫可接砌入地中無則用磚砌亦可先  
塞庚辛兩口從壬灌水令滿再塞壬口萬勿走氣  
爰拔庚辛兩塞則庚入辛出而水行矣若器小則  
不須此只用常箭先倒其箭灌水令滿爰堵兩端  
令水勿出安置如法一齊放其兩端所堵則水自  
行諸法皆是使箭不藏氣俾水代實其空不煩詳說也至虹吸小樣

費隱與知錄

焉

不靈當作大樣試之然恐作者本是空談未微實耳姑記于此存考  
崩岸之水力大無匹

問水之力視其重為大小理也然崩岸之勢其力無匹何故曰水之  
所趨其地必下來源必上來源斤兩悉注所趨故莫重乎此所以無  
匹也又凡物之力藉勢則加大或不可量如椎之力生于椎重以人  
運之能力至大矣夫水之赴壑其勢沛然且無閉不入綿綿不息故  
力至大也然水為流體亦緣有閉隙則然耳若岸堅致無瑕水將順  
其軌而滔滔去矣何暇攻岸哉

一指掌舟能使之離

糧艘並泊手撼之重如山岳若以一指點之漸即移動何故曰水惡



異已故船勢常動此理可驗蓋水勢平者一河之水其力常均船浮水上則壓水使下故此處水欲其去此彼處水亦欲其去彼然勢均力齊故不能動船而常有欲動之意今以一指掌之雖指力無多而此處之水多借一指力使船不來船不來則因旁之水皆欲入船底所壓者而取平故驅船離去耳若手撼之使驟去惡能勝任哉來船相觸手推足踏雖亦一夫然須俟其自去非徒恃力也

柁振舟環旋轉無已

問柁振則舟環而旋轉無已何故曰凡物之性好化異以為同喜伸曲而為直但在凝體勢不自遂耳試觀物入土中久則成塵土變之使同乎土也物入火內有化為無火鑠之使純乎火也物投水際或

費隱與知錄

美

浮水面或沈水底漚之漬之漸就腐蝕水消之使純乎水也是化異以為同也草木之屬拳曲在苞漸伸漸長竹角為弓百彎百縱固由物性亦因物在氣中欲其直以順之耳是伸曲而為直也今船在水既不能沈與水相異故水不容其常在于此欲其速去是以船勢常動柁既振後成磬折形如後圖



船如甲乙柁如乙丁振之則如乙丙成甲乙丙磬折形矣水當甲乙處順其理矣而與乙丙相值處其理不順則水之心不快也因欲移丙至丁夫丙移至丁則甲必至戊而船頭如轉矣甲乙丙變為戊乙丁是仍不順也不順則移之不止故舟環水中也曰振柁

與拔槳同殆拔水使頭轉也曰不然苟是拔水而轉則振柁之後不復更振何以舟仍環轉邪

金重水輕空則可浮

問金入水而沈木入水而浮金重木輕性也奇器圖說謂水分數輕則不能載物若水之分數重于物之分數幾何則物之浮出水而亦幾何又若不係乎金木之性也者何邪曰奇器圖說謂黃金一兩錘打成箔可數萬張銀則不能以為金性稠密于銀之故因悟得金性實而密故內含氣少而重于水木性虛而疏故內含氣多而輕于水凡水之浮物由于水有本重既為流體不得不平忽物來水面壓下數寸則物底之水逼下數寸而旁溢上出之水力欲下趨物底復其

費隱與知錄

美

原位取平故與物相抗而負之使浮也金石之屬堅重異常有非水重之力所能勝者遂速讓之而出其上以取平故沈也是知物之沈者雖由于重而其重之數不論多寡祇視其形之大小與水等其重強于水則沈如金作鉤為實體其大不能以寸雖重數兩入水必沈也物之浮者雖由于輕而其重之數不論多寡亦視其形之大小與水等其重弱于水則浮如金作球為虛體厚一毫其大一尺雖重有三斤四兩七錢八分入水必浮矣故銅盤上無水則凹處悉是氣計其大與水等則水方及尺重卅斤零七兩四錢五分必重于盤故浮若內盛水令滿計其大與水等則銅方不過寸餘而相等之水重不過數兩是銅重于水必沈也觀舟雖沈不至水底木性虛而疏內含

有氣重不及水耳余因檢寸方定率得寸方重九錢三分紫檀是  
木寸方一兩零二分斷其入水必沈黃楊入水亦堅重寸方七錢五  
分較水則輕決其入水必浮均試之而驗油寸方重八錢三分故應  
常浮水面也

沈香能沈寸方不合

問入水沈浮黃檀紫檀以寸方定率推之皆無不合唯沈香寸方重  
八錢二分何以能沈曰谷應泰博物要覽云然而沈水者為沈香半  
沈浮者為雞骨香云云是沈香自有輕重寸方定率但據一種言之  
邪又聞潘宏遠言雜木久浸則透水微沈惟杉木不透因悟沈香其  
木質性易透與他木殊以本重加透水之重則較水微重故能沈邪

費隱與知錄

弄

獨得沈名始由于此存訪通人

水輕故浮將化則沈

問冰是水結輕重應等何以常浮水面曰均是此水其中亦分純雜  
精粗故本體亦微有輕重之不齊今貯水一缸其上層必是純者精  
者故得在面冰從面結體應較輕此一理也又天氣乍冷水遇冷斂  
方其斂時上已成冰則冰有定重天氣益冷下水益斂則較冰加重  
故冰浮也聞冰將化便有沈者正是天已回暖水復外舒冰尚未解  
欲舒未能反重于水故有沈者矣

氣輕于物不以力言

問氣輕于萬物乎曰唯唯否否氣可以言輕者對物以之重者而言

而非其質也蓋物性各趨本所地心為萬物本所天為氣本所氣之  
上行猶物之下墜趨其本所耳非但以爲輕使然也譬如兩人皆自  
西往東甲行百里乙行八十里相差廿里謂甲速乙遲可也使甲東  
乙西雖相差百里不得謂甲速乙遲也而謂物重氣輕可乎曰若然  
則大地之上皆有氣上行使有至輕之物下墜則與相逆相拒當不  
下墜矣而不然何也曰物趨本所固已而物又各有其性各成其類  
萬物之趨地心同而有疑體流體之別如水之就下欲趨地心以附  
于地而爲流體則橫驚取平其他疑體則不能矣惟氣亦然故物將  
下墜氣非不相逆相拒因其爲動體故能翫出而曲上且其意欲速  
上物欲速下故讓物下墜焉曰物欲速下既與氣同何以獨不讓氣

費隱與知錄

弄

曰疑體不靈不變故難讓氣然以物趨地心當作直線絲豪無曲今  
物自空墜不能如矢者亦未始非讓之也至于毛羽之屬委曲到地  
更顯然矣曰氣之與物相逆相拒雖毛羽終必到地亦可謂輕矣曰  
輕者重之對言力不勝也若謂氣之力不勝毛羽則大不然試觀猪  
豚鼓氣人力不能壓扁豈非其力實勝況乎氣盪成風無論海船如  
山藉以馳駛則垂天鵬翼悉氣舉之邪莊叟或出寓言本神虎當是發實

火有所自性因以分

問火由于日而火所自得或以鏡或以石或以木火之所附或則煤  
或則炭或則柴或則油或則蠟或則脂或火酒性亦應異曰然火之  
所自曰謂鏡所取之火最烈石次之木爲清火之所附煤剛而實酒猛而虛

炭熾而純柴烈而柔蠟油綿而密必附物以呈能松脂疏以達或脫  
空成俄煤之火其末不可見而物遇之焦酒之火其根雖甚鉅而物  
不能灼炭之火久柴之火暫油蠟之火勻松脂之為用介乎酒與油  
蠟之間古之聖人始為亨飪使助胃化故肺腑無所傷而又有出火  
納火之令取之于木改以四時為其瀆也是以民鮮疾病自人趨簡  
易鑽木之制不講而又貪于滋味煎炒炮炙蓋有陰受其禍而不知  
者矣曰何以驗之曰求之徵驗時有不效以人之體質或天地氣候  
不同耳觀吸煙者取之于日或以為喉齒作痛南人初至北地或肩  
癢起粟困于煤火可徵也又禽獸不火食種種火證竟不一見亦其  
驗也曰然則人亦可不火食耶曰古人贈用生切浙人喜食魚生至

費隱與知錄

卒

于生蝦尤為通行常品可見人非不可生食但火食已慣驟投以生  
其傷滋甚曰然則人欲養生如何而可曰多食煨煮少食煎炒庶幾  
火毒稍殺耳

火氣上炎衝成旋風

問祭祀焚化時有旋風俗稱神喜殆以歛響肌擬之是否曰鬼神之  
事茫昧難知夫火氣上炎空中之氣雖有寒燥之殊而其燥也較之  
于火則相去懸絕火暖上衝氣下壓則火力彌熾如錐之刺物凡  
刺堅不入必轉而入之火之上衝亦應類是故轉如螺旋而成風也

灰能收濕中具火性

問灰能收濕石灰尤甚嘗見藏饈者用成塊石灰貯之甌底隔紙上

放覆包棉墊蓋緊甌口次日取出日曬無其乾也問製饈者出模鋪  
薦灰上自能收潮蓋灰自火出性燥故也木灰亦然灰下不宜獨石  
灰成塊者潑水則沸可孰物中藏有火矣久置自散火焉往乎曰火  
暖氣之盛也不必盡見火之形見前論矣方其塊時是初出火故暖  
極盛遇水則燥濕相激破塊而出勢甚遽烈故與火不殊迨至日久  
風氣噓拂是以解散蓋暖氣緩舒其暖漸殺火不附物固無因而見  
其形也

火日同熱各具其勝

問火與日其熱孰多曰是不同日為暖之本火為暖所積之氣胡可  
比也第各言其勝日為神妙于火火為猛烈于日日以光生暖火以

費隱與知錄

卒

氣化物故曰淡其光如布棚雖尙見日景而人可避晷而火附  
于物如才燒銅即不見火形而熱可灼手 火鏡對日可取火鏡雖  
有光取之終不得火其不同如此嘗以日性下射火性上炎疑燈光  
體小以鏡取景是從旁照之非理也若能于大炬上取景似可得火  
今思殊未必耳又日與火相去懸絕想近日之區流金燦石可也豈  
止孰物已哉吾欲筆下多作錫視器器

凸鏡取火由于光濃

問凸鏡取火由于光線交角詳前鏡而日穿孔亦有交何故無火曰  
日光生火必由光盛故鏡有凸淺無火者必徑一寸以內而交角長  
數尺如中花鏡有凸深無火者必徑六分以內而日景止如粟加遠

凸之類 蓋凸深而徑短則光小不盛焉凸淺斯限長則光淡不盛焉  
是也 鏡小限長則清明 則映故遠淡不真 日之穿孔雖有交角若孔大徑寸則交角必數尺  
此所謂光淡不盛也若交角數寸則孔體分必計此所謂光小不盛  
也日之穿孔隨在在之若易得火則人其危矣此亦造物之微意也  
夫

### 鐵石取火硬觸氣逼

問五行相生木能生火故鑽木取火似也今用火刀火石取其便也  
于五行相生之理毋乃缺歟曰五行相生河洛之精奧不敢妄議非  
所知也至木能生火古樹常有是事未必專指鑽木言也 天都載云  
教人取薪云云久火有毒人多疾疾用桑木作釜中刻小槽用木牽  
鑽不用鑽一人拽之火無煙灰在性接火即燃按四時太極抄云云

### 費隱與知錄

卷三

據此則實謂木生火矣夫火不盡  
木生但謂由木生之火蓋人耳 火石有火西人謂由火氣在地鑽  
壓不出所成愚亦未盡謂然何者水晶斷非火氣所成敲之更勝火  
石故知之意硬與硬觸則氣逼迫而薄氣薄則熱因生熱火耳火刀  
用鋼必淬以鹽水使極硬或用生鐵亦極硬也水晶有火而玉無火  
水晶脆利而玉縝密也青石不甚硬故無火而石工力鑿時一見火  
鋤鐵無鋼而鋤水庭石時亦見火亦其理也磁片煤渣因火鍊硬可  
以敲火則火氣鎮壓之說兼有之矣曰兩刀兩石亦是硬與硬觸何  
不有火曰未嘗無火但火少光微不足用耳蓋火必附物而見鋼擊  
石必有屑氣附其屑乃見火星兩石則輕不得力兩刀則銛難起屑  
故也 了心齋戶部守存火法太簡云試以極大之火刀遇極利之火  
石鋪細白紙而承其火星每一星必有豁化之痕子在焉是也

### 人物初始皆由化生

問近見江都焦理堂 先生行述言張子人物之初出于化生其說  
確然可信上古以後不聞者以草昧既開氣不鬱積耳俗有雞與卵  
孰先之難得此可釋然人出化生不能無疑曰張子之說焦君之解  
理誠是也而人不能無疑者無其證也不見夫蟲乎謂為化生誰曰  
不然獨不見于人者蟲小而人大也夫鑿有一隙即能容氣氣久而  
鬱鬱積細縕而蟲生焉人及禽獸則無此地故無此事然記載窮荒  
僻壤多有似人而異形者安知非出于化生但非目所見耳夫物有  
變生蜂蟻是也有胎生人獸是也有卵生魚鳥是也有種生草木是  
也而始總由于化生蓋因有而有後而生物曰蕃如衆生是也自無

### 費隱與知錄

卷三

之有而後生理不絕如化生是也請得而明其說天地闔四元行耳  
四行畢具乃能化生物之成也必依一行而三行醞釀之然後成物  
魚與蝦水涸則斃是水行中物也水積者大且久日火温之土藉之  
氣含之其生也忽焉草與木土離則枯是土行中物也其不種而生  
亦然人禽昆蟲氣絕則僵是氣行中物也書有蟬禪有蝨絕無種類  
其生亦然以是理推果有大地草昧晦蒙藏畜大氣下託于土鬱積  
濕熱氤氳既久將必得其全者為人得其偏者為禽為獸有固然者  
唯火至純不受餘物以人所見之火未有甚大且久能成其細縕者  
然火浣布 僕曾得而試之  
來自四川藏中 或謂火山中鼠毛所織或謂火山中草木  
皮所緝大約兼有二種非火能化生何以有此 天經或謂有特形具  
質之火如燭如蜂如

豕來揚而出猶水生鯨鯨乘潮則能殺人又注游鯨曰水中亦能生  
物如山由生鼠生龜生蠶生蠶也雜說家所載不一而足以非  
目擊可知四行之于物無不有化生之理矣

人潛水底恃能換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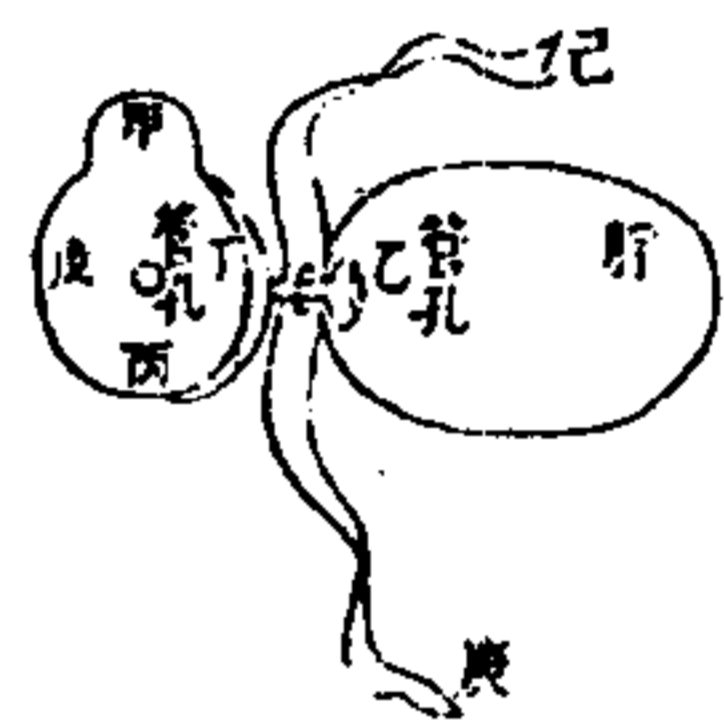
問水能溺人善泅者何以能潛水底曰人之呼吸其息以氣水不藏  
氣水中亦含有氣然是雜在內故沈水者氣乘機出即成浮泡直上  
水面而去呼後必吸氣無由來水即代氣入口喉不能拒蹙貫入腹  
則氣出盡而脹死或阻氣不出而悶死矣善泅者則能于水底換氣  
也曰換氣之法如魚呷水乎曰魚為水族與人異形呼吸必殊矣觀  
魚噉嚼不見浮泡開有浮泡必其在水面時故知其呼吸與人異趣  
也曰萬物皆具有氣魚獨無氣乎曰魚固有氣但與他物不同而水

費隱與知錄

吝

乃寶物亦不可為呼吸其氣必藏魚泡中與水推讓雖有呼吸其氣  
不出于口俗稱魚尿泡泡與肝同勝光也似無是理如果又有腮逆  
口與他物異甚人之泗水則由習練先含水一口欲呼則出水于口  
使氣稍舒而氣不出水欲吸復納水一口使氣稍斂而水不入腹因  
成呼吸故得不死然終屬矯強不暢迨忍不可忍時則出氣一口必  
飲水一口彌其空焉久之必探首出水面暫息而復沈不能常如魚  
之潛水自如也 曾見兵法家言水師用銀作一瓿環之管一端銜  
口內一端兩歧入鼻意以氣出口則入鼻周流以當呼吸然竊恐難  
用今擬一法用猪鬃一枚口接一管用時人緊塞其鼻唇內氣勿泄  
足銜管入水呼則藏氣于唇吸則還氣于人似為勝之脗如嫌大或

取其半蜜縫及接管處皆固之以漆或雞鴨嗉亦可塞鼻向恐不適  
又思一法



如圖作銅或銀片如甲丁以掩鼻甲處恰可  
藏鼻中心開孔安管穿一洞帶尾管端乙入唇  
口端略大如喇叭式線繫唇口使不脫甲丁而  
皮面蒙瓠一層合于口鼻上帶繫繫于膺後令  
水絲塞不入而口鼻與膺通氣自如矣

又見西洋入水一法忘其名去河底樹作皮衣一件如口袋但手有袖  
足有袴腿套入繫緊使水不入其值眼處有玻璃令可透視背上作  
一長筒出水而通氣人在河底施斧鋸如常矣

費隱與知錄

吝

能沈能浮善運其動

問人溺必沈善水者何以能沈能浮曰水為流體故物入水非沈即  
浮其理以水寸方定率重九錢三分見數理物重乎此者皆沈金石  
之輕乎此者皆浮也竹及輕木之類故泥重于水而水內有泥澄之則沈撓  
之則濁者以泥雖重而水動則泥為水鼓盪而起猶鳥重于氣鼓翼  
則乘氣飛空也人重于水故不動則沈動則可浮善水者手拍足踏  
故游行自如也曰急水巨浪善水者或亦溺死何故曰善水者無溺  
死理非由力竭則由浪擊昏聩也

氣薄氣餘論火同異

問內經云氣有餘便是火今謂刀石取火是硬與硬觸則氣逼迫而

薄氣薄則熱因熱生火與內經之說矛盾矣曰冷氣則斂而厚氣熱則舒而薄理有必然無可疑也內經謂氣有餘為火若無餘安能舒乎蓋內經專指火性奮迅之勢言余之所說亦非臆創本之西人高口名上一字失誠所著空際格致則專指冷熱之體質言譬之如湯盛之以碗滿即為足不滿為不足若碗半即為有餘苟即此一碗湯加水半碗亦必為湯有餘而其味則薄矣細驗自見似相反而實不悖所謂言豈一端夫各有當者此類是也

### 筋骨故疾先雨則光

問筋骨有故疾者先雨則痛何也曰釀雨則空中之氣上升鬱積斂聚凡有濕者如或拔之人體亦有濕情非可拔取故身中之氣發宣

費隱與知錄

奎

應之氣欲外舒而內所含之氣不足及有故疾處則內有所閉皆作疼痛若身中之氣收斂則有不足尙可自保故冬日雖寒氣自收斂筋骨多健交春氣舒多發故疾其理亦然

### 氣虛之證肉內不充

問人身之氣由于口鼻一呼一吸略無阻滯有何不足諺曰胖人多氣虛何邪曰出入之氣外氣也肌膚臟腑之內無不含氣則內氣也所謂氣虛者指內氣言肉實則氣足肉浮則氣虛內氣與外氣應故凡舉動則血動而熱熱則氣舒乍舒必斂惟內氣足者舒斂俱微若內氣不充必借外氣外氣驟入內氣又舒外氣逼出故見喘象飲酒者身動其證也舉重者輒屏氣屏氣則內氣逼而欲出故亦喘舉輕則否又

喘更由于肺肺最淨且專司呼吸也脾則一身之肉皆淨更易不足耳

### 肉中有氣說有本原

問肉中有氣初聞甚奇細思甚確亦有所受之乎曰天生萬物細組煦嫗皆氣為之故物無不含氣即以五行論火稱至純不受餘物而純乎是氣因其有光成形別名為火水中含氣見泰西水法他如木體質實樟枋作箭醴醇沾裙庸非氣乎至堅至實莫如金石而磁石吸鐵金煎引藥無氣何以能爾奇器圖說云金體至稠故質至重為酒極多銀則不及然入水何以亦輕百分之五至于鐵腥銅臭其氣顯然亦足為證矣

費隱與知錄

奎

### 肺臟氣多為司出入

問五臟有肺比之心腎則虛比之膀胱則實何故曰司氣出入故也有生之類胥藉乎氣之出入使腹內誠實則氣不能入使腹內誠空則氣不能出唯肺處夫虛實之間故能舒能斂使氣出入也曰斂舒如何內氣外出因乎熱故肺借以舒外氣內入而為冷故肺借以斂借肺氣之冷熱得舒斂氣借肺之舒斂得出入人借氣之出入得運動交相借以為用也

### 氣虛之狀取譬燈火

問氣虛者其狀何若曰譬之燈火油盛力足其火十分必見其綿綿不斷若油將盡則忽伸長至十分旋即縮短此喘象也

射不下氣肺受其傷

問射必下氣恐其傷也夫氣行腹中空處蕩漾不愈于力逼使下乎  
曰子嘗習射于張千戶隱芳戒曰必下氣否則恐致失紅今推其理  
蓋百骸內無不藏氣獨肺最嫩而司出入嫩則易傷司出入則忌阻  
塞凡舉重用力則氣熱而舒屏氣不舒必閉肺間受其傷矣古春人  
也板築之呼邪也皆所以舒其氣也今用力者亦然紅證肺病也下氣之法是使氣藏小腹  
則上焦空而肺氣出入自如迨小腹之氣逼極空處能虛與委蛇且  
小腹內肉較肺實非氣所能傷也予四十後行步過急亦微覺喘試  
下氣疾行則不復然非其效歟

齒痛楚毒甚于膚瘍

問齒痛甚于膚瘍謂痛在牙則刀刮不知謂痛在齦則齒落頰釋何  
故曰痛自在肉緣肉包齒外與齒相切肉腫而齒礙之腫愈甚則痛  
愈加故備極苦楚正如膚肉既傷觸物加痛故齒落病除也

肝隸五臟百病從生

問醫家言肝于五臟百病所由生造物何心生此以為人害邪北華  
曰心欲有為必氣行之氣之鼓動惟肝發之醫家動言傷肝蓋無事  
不用氣故無事不用肝此其所以易傷亦用之太過然也

觸司本儀象志語 最鈍天有深心

問人為萬物之靈天生聰明不遺餘力獨寒暑之覺觸司最鈍此寒  
暑表所由作也造物豈有意乎曰豈無意乎統計萬物觸覺寒暑獸

為最鈍鮮凍死者有皮毛以禦寒也蠶為最靈鮮過冬者無皮毛以  
禦寒也蠶亦有毛甚希且無底耳蟲稟氣薄冬則命盡造物所不甚惜無足論者  
惟獸有皮所以給生人之用愈能耐寒用彌切矣使人觸司極靈則  
無衣之民豈不隨蟲蠶乎

老人畏寒反耐風霜

問物嫩畏外侵老則堅蒼理也乃同一皮服少者服之而暖老者服  
之猶寒豈老不如嫵邪曰即此可知皮之溫暖由深厚而含暖氣則  
由人老人體氣暖不足耳至于能耐風霜老人頗多勝于小小也

神與精氣合一而分

問人有恒言曰精氣神精與氣實有其物神則謂何曰哲思程甥嘗

費隱與知錄

矣

云飲食精粕下降其精妙之分乃化為精精足化氣氣盛化神甥素  
治醫必有所授北華曰以虛實之迹論之精為最實氣近于虛而用  
皆兼虛實蓋精藏于腎即是腎水本由飲食之質所化而成實亦無  
質出竅而後有質焉然由色慾而耗固見有質其用猶實若用之一  
切舉動思慮皆有耗損則純乎虛矣氣如呼吸亦見為實若手持足  
行不見為氣而莫非氣至于一事人不敢為即是氣餒已獨敢為即  
是氣壯此雖就義理上論不係乎所含之氣然登高履險則實所含  
之氣有強弱也若夫神無形無質在乎虛實之外矣譬如鑪然油精  
也火氣也而四照爛然者神也故油少鑪昏非無油無火也神不足  
耳醫家有補陰者有補陽者嘗肥揣陰足則陽生陰實陽虛虛者安

得而補之所謂陰虛易補陽虧難補也今知不然蓋陽似虛而非虛不大虧損亦可補治若專補陰究亦無益如油燈少暗若不挑之使明即添油至十分則油擁上而燈亦滅矣

色欲耗精神疲氣促

問色欲之耗精甚矣于神氣何如北華曰氣雖虛物甚覺傷氣正與耗精同但不似耗精之顯然然少壯房室事後輒忘亦復不覺以此理推其耗神也必然矣

欲火稱相對君而言

問醫家稱色欲之火曰相火何義北華曰對君火言也曰為皆主于心心有君火心之所動不能自行則資乎氣氣動于肝而後布百之

費隱與知錄

主

散以成其事故百骸如臣發號施令肝有相之義焉

人有精神宜用宜惜

問苦志之士曰精神愈用而愈靈養生之徒曰精神愈用而愈竭二者孰是北華曰皆是也衰邁之年氣血漸枯用之太過勢必竭矣天下固有酣豢富貴無所事事壯健而死者非不用之害乎蓋天生人必期致用氣血不動遂成壅滯譬諸油盞油既充盈燈心如髮則火不旺猶欲添油勢必上擁使火滅息不用不靈害猶小也曰少年人多用老年人不用可乎曰多字不字亦有弊在少年精神日長十分自可用至八分若用至十二分亦云過矣老年精神日退十分飲食滋補八分則用三四分不亦可乎

精神宜用愈出愈靈

問精神愈用而愈靈亦曰精神愈用而愈出孰為長曰靈者天畀我以精神不用之學則汨沒矣譬燈時換則光長而旺夫木短忽長此者出之謂也而於於而旺者即靈也此為勸學者言也出者天畀我以精神惜而不用必竭而不生矣譬之之十日可長一分留之十日不能長一尺何者勢之有所限者非可強求其餘理之所不絕者原不禁乎其用也此為醒愚者言也曰道家何為以不用求延年曰彼但不用于思慮耳熊經鳥伸故莫非用也然率民于無用殊非天意矣方宅揆先生云邇來神仙呂祖時間亦松輩何往乎蓋性神定疑一時未散遲而又久亦有死時達哉斯言君子盡其所當為而已矣

精神所出非可限界

費隱與知錄

主

問精神愈用而愈出指壯時耳若衰年勢必不能則所謂愈出者當是未抵其止界耳曰然而不盡然也試以力論估舉之士不敵負擔之儻不用之驗也天生犛力鮮過三百斤者亦可知其止界矣而鐵布衫之偷駢其手指可以橫斷牛項直洞牛腹則千斤不啻也止界云乎哉曰人有知者也草木云何曰物之不齊不可概論易曰風以散之散亦何關長養正以其與運動相通耳夫風之散與日暄雨潤同歸造物之功以用為長其理不可信乎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散亦動之但雷動之動乃謂振動耳

昏寐寤覺夢居兩界

問人寤則有知寐則無知而夢在有知無知之間何故曰知覺運動



皆心火為之也心火直上順火之性是故寤寐故有知也養心之火資乎腎水如燈油然在心之下沾其滋潤火得常然以成百為迨至昏夜一日之用既倦火水漸就不接故人思臥又有月上升使凡有水之屬成應月而升本素下本法則腎水上擁使水內潛因而思臥當此之時人不橫臥則腎水終不及心故不能寐凡睡者必將身微斜或躬其身令心腎相湊方能成寐于此可見既寐之後腎水包于心外火資水養能不外灼故無知也至若心火太甚橫驚別出雖在偃息猶不能安又為水擁不得順其火性故顛倒生夢在有知無知之閒也七人臥難成寐止腎水不足雖臥而上擁猶不足以包心故心火不能全潛雖寐易覺可證此理曰腎非空殼何能藏水北華曰腎

費隱與知錄

圭

水潛藏能發能收止是腎氣其上騰包心與入壽發潮相似心火亦是心氣與真火形體不同故能不因水滅也

身中水火體用同資

問人非水火不生活此指真水火也若身中水火更切矣曰然火為暖氣一身肌肉無不含氣暖乃發宣是生呼吸故人得活不止藉火化飲食也精液脂膏屬乎水肌膚藉其潤澤以和柔運動不然則如槁木折之不動安能運乎是水亦不特藉以生氣也曰水由飲化脂血兼由食化火自何來曰一身層層包含則鬱而成熱火由熱化不但天生所自具也人塞口鼻則閉死閉則火滅人自縊則氣阻氣阻則火不通故救自縊不宜驟解驟解則火鬱驟開突發而脫宜緩解

而急度以氣如火之還魂火藉氣續遂得活焉

火由熱化熱自日生

問火由熱化固已熱自何來曰熱之根生于日熱之本具于胎故萬物資日溫暖者無不生有皮殼封固况人秉五行之秀天之篤生賦稟自具火氣加以皮肉包裹完密滋養以脂膏膏油能養元火本人身發散以呼吸且飲食鬱中皆能生熱如竹得溫而熱善則成溫熱又以運動節宣不使濕熱為害也觀人遇冷進以飲食不論冷熱之品俱覺溫暖亦一證也

濕氣化水腎氣化精

問腎氣化精其理如何曰交媾動盪故腎氣因熱熏蒸如雲如霧身

費隱與知錄

圭

內惟膽味苦性寒濕熱遇寒故化水成精應是如此曰舉膽言之亦有所授否曰淮南子云膽為雲又云鍊雲生水程敦慎師云此指生功者言從此悟入耳

腎水微妙與火同情

問火之成形虛妙微至不以大小多寡論矣水乃實物非可驟多驟少也腎水究竟如何曰腎猶濕地濕氣上騰則熏蒸淋漓即是腎水雖若未成不可謂非水也腎水熏蒸正以滋養自骸此水之去路也飲食精華糜爛變化腎因沾足此水之來源也泊乎房室精遂出竅真成水矣或謂身內有物如囊專以貯精或謂精為骨髓所化非也如果有物即當有名意是比擬之辭至于色欲過度腎氣不給索動

百骸因而血流髓枯則信有之非果髓飛化精也

短視不衰亦當別論

問老花短視一由于睛長之申縮一由于睛凸之甚微故有視近視遠之分鏡鏡論癡言之詳矣或謂短視人視近至老不衰良然其理安在日目之不同除病傷外止少目老花近視三種少年睛之光力既足遠近咸宜固無論已其老花短視皆日之不良者也但老花出于精衰短視由于目累故老花必在齒長之年短視或在垂髫之日矣至于一切能力老則漸衰老花短視其情一也顧老花以視近見細老則彌甚人亦覺其衰短視以視近見長老仍能視人不覺其衰唯一已可默喻也而或不甚留意或不引人以自證虛已以推求則

費隱與知錄

畫

已亦終不覺矣且人情無不好勝諱言衰老其蔽之也眾矣若夫老花視遠時竟勝于少年則非此老花之精足乃適值彼少年稍稍短視而不自知者耳至短視者八九十歲雖自言視近如常而觀其目睛如隱雲霧微作藍色非日衰之證歟

老花近視優劣辨別

問老花能視遠而短視不能宜若精不足矣然月下或黃昏反能察細書又何也曰視遠視近由睛不同不以衰旺論其緒甚長詳後論至于短視不見遠而能察昏暗者正以昏暗非近不可固短視者所長也試于黃昏察細書加凸鏡視之則墨濃而字顯矣是可證也  
目視近遠收展其光

費隱與知錄

問鏡鏡論癡原曰云睛形一解一外凸聚光一內長伸縮故妙諦可聚成三角以察細近可展殺三角以顯高遠又一系云目前數寸隔紗視物合眸微啟則經緯井然而外物不清若張其目則物呈露而紗茫然以為伸縮眸子之證理故應爾而又云短視多矇矓其目而視遠知其伸縮與常人反何以驗之曰遠鏡視遠應縮故知張目為縮也短視以矇矓視遠而用遠鏡必更縮以斯知其與常人反也

身中水火實有其物

問火以氣為質以色為形水以氣為本以澤為形人身中之水火若止是氣是未成爲水火也若謂已成形則水固應有之然以腎水論恐已難爲其容至于心火成形必無是理疑身中之水火但謂其具

費隱與知錄

畫

有是理耳然否曰非也不成形不得謂之水火但形之情狀不同耳蓋火是氣水亦是氣果未成形孰得定爲是水是火也彼鑪火之上已無紅色而蓬蓬勃勃見之有象探之灼手得不謂之火乎身中之暖亦猶是也山上出泉不見其源涓涓不竭何必有容始謂之藏人身百骸滋潤皆資腎水發生得不謂之水平所以有是水火者固由于具有是理然烏可據具有是理以為言哉曰百骸滋潤不兼資飲水乎曰飲食皆腎所資以為長養之源而不得遠及百骸腎水既足百骸乃取給焉若謂肌膚之潤由于飲水曾見面容枯槁者飲升勺之水而遂潤乎

身中之火與火孰勝

問身中有火其形固不能與火同矣其力何等乎曰其情不同難以相比真火猛烈故投物則灰燼煮物則糜爛其用神速而氣宣物雖變而不至于化身中之火猛烈雖不必然而包含于內鬱抑熏蒸其用微妙故形味俱變略似土化之法成腐臭矣

氣絕為死非能無氣

問物不容空則氣入實之何以死則氣絕豈腹內獨能空乎曰否氣絕者非無氣也呼吸絕耳蓋臟內氣不舒斂故口鼻之外氣無內氣使之呼吸是內外斷絕也凡死必臟腑受病或破損氣洩而絕或阻滯不動而絕臟腑未傷者不死故手足斷有不死者其或致死則以痛傷臟腑氣絕耳

費隱與知錄

美

舉室長齋數世多絕

問舉室長齋者不可謂非善也然聞傳之數世多有絕者何也曰天愛人而賤物故生萬物所以養人肉食其一端也暴殄則不可耳而長齋之人必精力有所缺陷焉而不足斯失其所以為養殊非天意矣聖人之所謂仁必合乎天理之當人心之安非煦煦嫗嫗者比浮屠之說始于漢代六朝以後諸文人創為釋典託諸佛氏不能通知聖人仁民愛物之旨而以茹素為仁其實並非西方佛氏之教今西天法佛亦人也食牛羊兩實有資於非同也說虎畢世而交不再猪一乳而豚數十食人者其生齋人食者其育蕃天意可知矣

長齋非宜茹素三善

問舉室長齋前論非之若每月齋期于意云何曰亦不必限以月日素食為恒可以惜福不貪厚味合乎養生省費財善于居室則所全亦多鈞而不網之義也東坡志林安分以養神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亦此意耳

胎裏食素未必由佛

問口之于味有同嗜也肉食之美誰曰不然而世乃有胎裏素者然則佛氏之說其信矣乎曰非也任道如韓昌黎朱紫陽闢佛可也吾不能及也行蹤如金道隱堡方蜜之以智信佛可也吾不必為也至胎裏素則生性之偶殊與不食牛羊屏除蔥薤者等耳豈果西方輪回之人乎假令胎裏素者實由刻苦前修降生不味則其人必當負瑰異之才資度世之具矣而胎裏素者未見有其才具也有其才具者又未必其胎素也且聞有但不食肉而食猪油者又是何等前因者邪

費隱與知錄

三

飲食滋益過則為災

問飲食之品濃淡清濁不可枚舉其益人處安在曰大要不出兩端曰氣曰味氣即水化味因油山氣能補氣油能補形形成于外氣行其中則無不補第過則為災耳

腥羶舊說別有會悟

問語云南人以腥為鮮北人以羶為香然否曰鄙意欲易其辭曰腥臭之味多屬鮮羶腥之品多屬香周禮膳膏羶腥及腥與羶並舉是未嘗以羶腥腥二者為惡唯辨其不可食者則與羶同為惡是羶亦

不盡美也至于臭者氣也古人兼香臭言之唯惡臭乃指今之所謂

臭也蓋庚臭氣載母起後以自臭亦指惡臭言其文義以爲解

專指惡臭者甚別 又臭專屬惡氣古今異解耳如漢書地理志

傳名聲藉甚言其聲也而孟康注言狼藉之其豈不謂極其古言

狼之藉藉以形容蓬亂之兒不專屬指斥後人乃分其義爲惡之

專指惡臭也 古今食法不無異同古未聞有以臭爲味者

嘗不食但不稱其佳耳其字作臭又有海魚名鱧魚字書音廢俗

加鮑王莽傳顏注音覺則俗語亦有斯本矣然不作鱧魚之與可也

今乃有蝦油其氣質惡惡之者固多嗜之者亦甚以爲珍然其作

法與醬油相似何以變化而成不與惡臭等若夏日暴曬魚肉則稍

腐敗矣嗜之者偏覺適口開胃蓋有鮮存焉僕幼不食牛羊以其類

也後食牛則嗜之即稍覺其類弗惡也羊則屢試嘗之終不能食也

嘗在友人處偶食之不知如何庖治羶去而美亦盡然後知牛羊之

費隱與知錄

夫

羶正牛羊之香也而僕獨不能兼者蓋其類亦稍異故古別牛爲羶

也旅人多喜食羊甘省羊極肥大滿洲總制某常使人往涇州市羊

肉詢其故則省中饋羊以料故肥而羶甚涇州則放羊于山故不

甚肥而羶亦較甘省人嘗謂 是腥臊羶香皆美稱耳若夫嗜羊而不

肯嘗牛一嚮者世多有之此嗜好之殊與僕之不食羊等然泰以牛

犬當戒之見者或亦不免所謂疑則不能食也僕之于羊固毋庸戒

如大鍋生片及都中羊頭皆能食之但取羊頭加料再煮反不能食

雖嗜羊者亦難獲可見理不可執一也然羊架炭生片僕亦不能食

不過與火鍋水之別耳異之揚聲林兄言歲年須拔以羊油方美

若用香油則不羶矣所謂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海不足以論事理也

亦有疑其羶而不能下箸之時此皆未可與言真味也但論理宜務

持其平世有真知味者其許我不可知無真知味者其非笑之奚嘗

費隱與知錄

子載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蟲權長孺有嗜人爪癖觀此

三事不僅同葛歌羊棗矣然葛歌羊棗猶爲食物瘡痂臭蟲人爪數

千年上下傳此一人又未可與蝦油等同類論矣

氣味滋味各有所屬

問腥臊羶與香臭氣也酸甜苦辣鹹調和之味也肥鮮滋味也今以

腥羶屬香是以氣隸氣也強二而爲一矣以腥臭屬鮮是以氣隸味

也合異而爲同矣亦有說乎曰腥羶與香各自爲氣而腥羶近惡香

則美矣犬自臊牛羊自羶然其中別有香腥臭自惡羶則美矣魚蟹

自腥蝦油自臭然其中含有羶所以皆爲美味也又各氣味自各一

義有因相近而適相合者如麝之臊與香相近故皆以爲香不復以

費隱與知錄

夫

爲臊也有因相合而不相掩者如蝦油之羶與臭相合故嗜之者既

喜其鮮遂不嫌其臭矣蝦油香而腥羶而臭腥羶氣去其

人不食蝦油則惡氣不除故好惡殊科矣

腥羶與香各成其氣合之未免駭聽曰此故難言如葱蒜之屬以

爲臭聽者勿怪也其入饌也曰加香頭亦莫之怪何以一物又香又

臭豈非習聞之久故信之者無所疑乎是有心知其意者矣

烹調之法畧舉其要

問烹調之法宜如何曰烹調之宜姑舉其理大抵不出乎三劑曰火

劑曰水劑曰料劑煎炒宜武火蒸煮宜文火煎炒期酥脆武火則速

熟蒸煮期透爛文火以緩攻故也是爲火劑燒炒宜少水煨煮宜多

水少則易稠取其濃也水多則難耗取其不再加也凡煮物熬久則水氣盡如熬膏然故味濃名曰收湯煮支膠亦入膠色作書家必重或然用之亦此理

若湯熬濃後再加水則水氣勝而味薄不得已加是為水劑酒去腥

鹽作味酒不厭多多則有味鹽不宜早則難爛油厚味而起酥醬謂和油也下同

及半加酒母驟蓋俟滾乃蒸之凡湯滾和酒必停滾停滾則不入骨作酒氣矣故法緩緩作數次加無非使之不停

燒肉則醬酒水同時不忌醬與鹽宜少者淡可使鹹鹹不

可使淡也香油能去惡故治魚者先煎牛及鹿野鴨並宜之蒸去

惡而起香薑去惡而起鮮是為料劑大抵酒視肉三之一醬視肉四

之一如肉十二兩則酒四兩醬三兩如肉十斤則酒四斤而水三足矣燒

則水與酒醬數蓋肉足矣至于物產異宜水土異俗則在斟酌乎寸

心非可以言傳者矣

鹹能固物亦可軟堅

問相傳鹹能固物又曰鹹可軟堅二說不無矛盾曰皆是也魚肉諸

品醃則耐久非固物乎醃肉之法每肉一斤花椒鹽四兩炒熱力按

之必使其軟如綿方透非軟堅乎爨會煮肉問人言鹽不可早使物

難爛必七八分爛方可人鹽以能固物也因過時未入而良久不極

爛善庖者言入秋石則易爛果然因悟軟堅之理又知必七八分爛

即當入鹽此火候也凡物情皆偏向所勝肉未爛時著鹽則鹽以固

物之能助之故愈難爛肉將爛時著鹽則鹽以軟堅之力攻之故愈

易爛

肉少無味生片則鮮

易爛

肉少無味生片則鮮

問食物百品肉固稱珍其製法無非燒炒煨煮而已說者謂肉至少必斤以上方得味而吾歛言水出山骨雖清而削人非常得猪油不

可故寒儉家往往以四兩為率實不足以稱味潤枯而已然北方燕

客冬日例用火鍋食生野雞片說文云于中燻肉是也而食之

以為珍美或放此用沙鍋巨火煮水極沸食生羊肉片圍坐大嚼以

為佳夫食野雞則甚少固與四兩肉無殊食羊雖多而一鍋白水才

孰即食豈能得肉多之味乎曰凡生則腥凡腥有鮮一切肉食皆然

不獨在羊腥惡味也鮮美味也見前論矣肉孰則惡去而美存故生

片之佳以鮮為味也然久煮則腥盡而鮮亦不存故以極薄之片極

滾之水使之速孰而食方為得法且凡肉初孰則嫵再煮則老久煮

乃爛故生片亦不宜緩食也白片肉雖半斤亦得味其理同曰初孰

反嫵再煮反老何故曰生肉是整段故堅韌嚼之不殊經火則析段

成絲故易嚼而覺其嫵再煮則發挺故硬而老久煮火候至足靡爛

矣

水味借味不可同論

問生肉片以鮮作味綠腥也素殺如筍及麻菇之屬稱為鮮品亦可

同論乎曰否生肉片之妙在腥亦專為猪肉推其理其他肉雖同而

又微別如雉與羊生片雖微帶腥而或鮮或羶各有自具之味獨猪

肉味借味不可同論

問生肉片以鮮作味綠腥也素殺如筍及麻菇之屬稱為鮮品亦可

同論乎曰否生肉片之妙在腥亦專為猪肉推其理其他肉雖同而

又微別如雉與羊生片雖微帶腥而或鮮或羶各有自具之味獨猪

費隱與知錄

全

費隱與知錄

全

以腥稱故食生片法但取其嫵而兼得其腥中之鮮耳其鮮乃借味非本味也筍及麻菇乃本味極鮮固當透煮鮮味始出而麻菇之類唯鮮菌可特食若乾口麻則為他殺佐使無取特食也北地筍貴喜食炒片緣可少用耳謂取其脆良然不善治或帶生澀以為佳反鄙孰煨未為知味也

開口味取時帶土論之雖乾故無毒不似鮮菌者須試以銀器蒸地藥解毒者也

問太上感應篇有云譬如鳩酒解渴漏脯救飢抱朴子及嵇康養生論荅難兩篇皆以鳩酒漏脯並舉無注釋本草綱目李士材醫學三書言是屋漏之水滴入肉脯有毒殺人夫雨水稱最亦從屋來屋漏何遂殺人乎曰屋上蟲豸何物不有而雨水取焉者勝于地也凡露

費隱與知錄

全

天之水雖從毒過無有不解屋漏則逼仄鬱積胡可同語如隔夜茶脚白毒載洗窺錄而醬及秋油露經伏秋為日用常需矣蓋屋宇空隙毒蟲潛藏適雨所經滴入脯中如調和然脯肉無多毒方極盛能勿殺人水為至潔物入其中非沈即浮且一缸之水即入一蟲之毒何足害人而況音雨水者停之澱之徹之陳之何毒不散乎雖然漏脯固毒未必便同砒礬所以大為之防者恐適當其會蓋其慎也屋上挂灰洗窺錄亦言殺人而本草綱目載在藥品毒物有制亦可服餌固又一理也

井為止水無有蟲毒

問潛身遠害飲食宜謹人尤兢兢夫江河長流固無疑擇矣鑿井而

費隱與知錄

飲不懼蟲毒平曰水為至潔物入其中不沈即浮澄久者斷然無毒彼江湖大澤固因解散無毒以蛇之大其沫不足一杯投之巨浸毒于何有譬猶潑杯墨于巨缸不足以汚絹素况長流乎井為止水小于池塘而積汲焉者緣井中所容不過小蟲蟲最畏寒冬日盡蟄無緣入井春秋之閒閒有小蟲氣候尚冷斂斂即毒弗舒焉若在夏時井中甚于沍寒蟲方避之不暇敢入井而吐毒乎惟古井不汲陰狸既久非淘浚不可飲則戶知之

毒能害物習慣亦常

問毒物多由熱性何以百蟲多毒熱毒多能害物何以貓能食蟲雞尤甘之何以雞不毒人且人又有食五毒者何說乎曰蟲多濕化濕

費隱與知錄

全

能生熱故蟲多毒物各一性獨不畏毒固應有之貓喜入窠想秉性甚寒故耐熱毒試毒古多以犬不聞以雞所以此故此一理也雞能化毒故毒入即化不待其發此又一理夫毒入既化自不為害而鮮發動風未始非毒之餘氣也至人食五毒則由習慣嘗想書生稍一作苦則手足重爾不堪其累而治鐵者鐵甫出鑪赤手拾取其習慣之能有如此者于食五毒何疑乎

氣侵物同熱獨令壞

問魚肉之屬天熱則壞生者尤甚蔬菜之屬天熱亦壞生者獨否熱氣冷氣侵物自同熱獨壞物必有說矣曰熱氣欲宣鬱之不出故馳突于內使物速其壞皆由于此天氣炎熱物受而溫熱氣外逼溫漸

變熱氣所加受于物而外熱再來又逼入內熱氣屢入則逼攏無隙可出是以內戰而壞也若夫冬日冷氣之來旋斂內即溫熱外斂亦出冬有日而更易寒夏過雨而益熱由子冬斂斂夏斂斂勢不同也又外冷履停物亦受其氣而成冷斂則斂而相保氣凝不動故不壞也魚肉之屬內有水氣皮膜裏如麪粘然內濕外乾所以易壞孰則內外通達火之熱于天氣者物不壞其氣通達故也水非內含皮不外羈鬱肉稍減故略耐久耳夏則必淡而作冷定乃益之者從乘極熱以此內鬱出盡鬱氣乃可以益也若蔬菜之屬生者不壞則由其質清虛而所含者清水清水自具冷性能解熱侵日水清則過熱內耗以虛則氣有出入無所為鬱也至若醃魚肉更能耐久則以情同枯木內氣不含外氣不入不獨能固物也

費隱與知錄

論

夏日殺饌留之有法

問夏日殺饌留法若何北華曰煮之極滾勿動俟其冷定安冷井水內逼之在極燥天十不失一最患天氣陰濛發潮之日若遇此時十失三四也與知子曰氣遇動則撓之其出不暢冷定再逼冷水其冷在物而天氣愈熱冷為熱逼入物愈固故不壞也陰濛蒸溼則物內之氣感之外出冷出則熱入矣故易壞也井水究不極冷京都有水則無失矣若無冰處縣之井中當亦十不一失焉山西楊墨林兄宅內飲其中十餘日不壞然害內陰濕稍染毒氣似不宜久若留饌二三日當無害耳

庖人潔鹽煮雞子殼

問庖人因鹽不潔取雞子殼浸水和鹽煮之將滾未滾上生沫去之

滾則參水再去其沫熬乾遂成潔鹽何故曰是不必然清水者鹽亦自能潔然此法亦有故其凡汗入水輕者上浮重者下沈帶浮者難去故借火成沫以去之必于未滾者滾則散開用雞子殼者內有脂清黏能裏汗易成沫也煮鱈魚湯欲其潔亦如此但鱈自有凝成沫不須他物也

私處至穢窮以香珍

問氣之佳惡因其本體花之濃豔其氣清芬宜也私處汗穢麝香所出何也曰氣其質也臭其味也臭兼香惡專屬之惡古今異詞耳夫萬物殊質味應各別而味有本于生者有出于敗者味出于敗自無不惡味出于生其美惡則自人定之麝之香實穢也制之乃佳故顯

費隱與知錄

論

生麝者多嫌其氣食鴨翠者

翠尾肉一作翠內則舒見翠是也

以腥為松子香牛羊

實糞嗜之者乃過于猪焉

氣有佳惡由熱而升

問氣佳惡不同性亦當分曰物各一性固應不同而論其大致則物必有味非熱則其氣不出疏無論已此外如丁香肉桂其有香者無非熱品糞之臭則由鬱熱故糞成金汁性即大涼亦不臭焉然則無論佳惡當其氣味外達或性溫或暫鬱無不帶有熱矣藥品馨香皆主辛散其理也一切香料久則不香熱性退矣制茶火炒發其香也隔年香退性乃大涼亦是一證曰薄荷冰片云何曰此亦辛散明載本草以為涼者誤會耳蓋辛辣入舌近似涼爽非性涼也喉齒諸火

病亦戒用涼

花以熱香非必性熱

問花無不香性熱歟曰此又一理草木之出于土皆藉濕熱以生以長無溼則無所資以加少而為多無熱則無所助以舒小而為大方其舒時亦具有熱故成香氣不必其性熱也物乾枯而臭味不減乃多性熱耳

人糞有毒糞清解毒

問糞有毒而糞清解毒何也曰毒者害也有暴之意故渾言之凡有害于人者皆可稱毒而析言之則熱品猛烈為害最烈故多稱毒涼品即害人不盡稱毒也糞出人腹豈是毒物唯鬱積生熱不無小毒

費隱與知錄

全

及久貯熱盡糞清反涼遂解毒焉

有相約食牛肉者誤以糞為鹽者至更關取食糞牛以味淡方覺然

竟無恙名醫謂之言凡毒萬物亦解可知惟乘清氣升則毒出盡焉又凡毒品皆可制用或少用俱不殺人因熱不甚也此未可試然以批為鹽食牛而止則此本本草謂金有毒以質重殺人故非暴害之不多所食亦少可知矣

謂各明一義可也備要力辨其非或謂蛇齒所化者有毒容或有之非本草意也

曬皮收貯宜晾過夜

問收皮衣者曬之云乘熱收貯或俟冷透收之方不蛀何故曰濕熱生蟲氣熱極則奮迅易出耳然既收矣恐濕難淨此說雖近理殆不可用也冷透之說蓋是也日曬極熱則濕乘熱升迨至冷透成極燥矣余在山西聞本地人言此地不比江南夏日皮衣只宜風吹不可

費隱與知錄

見曰二三月及冬稍可需波衣工云風吹固佳其言夏不可曬者想是收不得法耳大抵曬皮總須冷過一夜去淨塵土方可入箱自免蟲蛀蓋土能生蟲而不熱亦不生蟲耳且熱則皮傷毛亦自脫不必蟲也又云已生蟲者狐貂厚毛等皮必須針梳把搜使蟲窠去盡免留種遺患也羊皮則難用針梳法宜細竿鞭朴再用硬毛刷刷之可也

夏日極烈曬衣宜秋

問日莫烈于夏而曬皮衣者于秋日復曬為佳何故曰日自以夏為烈燥亦以夏為盛非夏日之力不能曬乾正恐乾後復受濕耳秋日復曬固自佳耳至于南北地氣之殊天氣陰晴之變各各不同是在

費隱與知錄

全

乎一心之斟酌矣 前謂皮衣宜晾亦宜秋

茶壺斟寫最忌沿口

問茶壺斟寫最忌沿口而下何法可免北華曰口出水處宜薄使水無所附水入口處宜下使水之出重而有力入口之眼宜大口內宜光乃無阻滯

茶催添水不少停滾

問大茶催添水一桶燻安于一邊其一邊入水之口作漏管到底水大滾後頻加頻用云生水在下孰水在上可給鎮日妙自在管又孰水甚多而每所取用及加生水甚少故稍停即滾耳然以水入水謂孰水必不雜生水誰辨之而誰信之曰用管妙矣孰水多生水少稍



停即滾亦確而疑生水雜入孰水則不然雖停滾時亦不能雜何者水為流體物入其中則輕者居上必然之勢也水熱則舒而輕水冷則歛而重重沈輕浮非攪之必不相雜况束之以管使生水下趨本所乎此理之不必疑者也

佩玉數多蹉跌鮮傷

問漢玉可貴固不待言問佩之者偶然失足能使人不傷而玉或代受其傷所以為寶有信之乎曰然有是言也其確否未可知曾聞韓兄季卿韻海言蹉跌兩次均未傷意以為確又記先舅氏吳南蘇先生亦云凡佩玉至半斤以上則失足而人不傷時未遑詢所出如誠確也其理則有可推者為凡物重必在人心人身要害莫過于心而

費隱與知錄

矣

心居形體重心處失足受傷必心當其重佩玉在腰則重心不在心而在心與腰之間玉重則重心即在玉矣故傾地之勢其吃重在玉不在人即人受傷亦不中其要害此理也言漢玉者增其聲價或隨所佩而順言之耳至玉受傷自因觸地所致玉重加以人重宜也豈真能代人者哉

研材之佳在大石子

問古今研譜更僕難終大要有三一日細研墨二日下墨易磨三日發墨墨發然細則能發墨而下墨則難細細而下墨又難耐久兼此三長固佳然久用不乏何由預知北華曰近始悟得研材不論何地何坑但得大石子試之能細即佳何者石老則皮粗蘊璞則心細石

子是璞也然小恐尙嫩大則必老璞故細老故堅堅故下墨耐久細故發墨無渣也與知子曰此論甚確夫細與下墨勢若相反而不然者以其齧墨也此材質之美也至若石蘊于璞由小漸大必老而堅心包璞內雖老亦細矣然亦有非石子而兼此三長者必取材恰是近心處蓋凡石在土無非石子也但為人鑿取已去粗殼無所包護

細處久亦變粗故果是佳坑得其近心為研自足珍賞惟已成器無由辨別故北華舉子為言耳若夫火奈青花之目金星魚子之名則珍之者之妙為品題無與于臨池者之實用矣 此外尙有一長曰潤純由天生之質固當別論而細與齧墨亦由于質惟質佳而是大石子方可斷其久用不乏耳

往往有研一方半邊粗半邊細者即石子亦所不免自是生質本然此所以貴

手巧歐公研譜云本以子石為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

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為上

研貴石子尤須論質

問北華論研取大石子不論何地何坑似乎不必求其質矣恐未然也曰北華所論自是其理一端原不可泥也蓋研以石為者非凡石皆可為研豈有不論材質之理研材紅絲石為最古歛研嗣出端溪

晚出紅絲廢矣蓋古專重發墨不以下墨為貴故有米老性急以下墨為快之謂然匙水千研亦一恨事紅絲多不下墨宜為端歛所掩

邇來臨池家所重不過端歛其實地為研材者夥矣友人徐石奇所藏一硯色帶黃是大石子外有粗皮色更黃如雞肝潤細下墨俱臻

費隱與知錄

矣

絕頂端欵無以過之無能識者是即所謂不論何坑何地也余曾得易州石二方下墨非常其一稍粗姑不論其細者極細下墨頗珍之而趨煙佳墨作書闐然用至經年則研心曰矣始知石質太嫵並石研下矣然易州石實亦有佳者北華所謂不論何地是謂不必端溪龍尾耳不論何坑是謂不必下殿廟前耳蓋端溪儘有極細而不下墨者龍尾儘有下墨而不發墨者俱不足貴固不若他產具有四德者之為愈也

研質佳者敲墨石老

問石細似不應下墨而細似久用易之理也然研材佳者不然何理曰發墨在細膩下墨在鋒芒皆有二種一由生質自具一由新

費隱與知錄

李

發于剛故細而下墨者必質有鋒芒者也謂之雖細必膩而不滑試之墨則親所謂敲墨也久用不乏者必石質堅老者也蓋石有芒必能下墨但恐過嫩故生質之芒久則鈍新發之芒久則鋒惟老則堅故能耐久譬之錯然石粗下墨如粗錯石細下墨如細錯久用不乏如精鋼足火之細錯曰錯紋仍是粗矣曰非也無可比擬故比之錯蓋細中之芒更而盈是也研材之質自是如此何謂更盈之有即孩兒手何謂盈與墨相親似更若滑則推之似膠漆於移動然夫石豈能更盈因盈故必似硬矣又譬如磁無鋒芒者如有釉處雖不極細終不下墨硬而滑故也硬謂與手相親滑謂與墨相親有鋒芒者如無釉處雖磨治極細亦能下墨須善會之石細佳否以此為辨作石老嫩必久用方知鮮能發墨北華所以取石子也一說木質則老當有此理但只若曰石質粗細自由天定謂細在璞非璞久亦細

費隱與知錄

能變粗恐未必然曰石長最緩不可目驗然以理推石子多細故當如是觀木初生無不細者迨長成幹皮乃極粗非其證乎石生地中漸長漸大既琢為研則質死而粗細乃定其在坑內體質既大雖經斧鑿如樹翦枝未戕其生而無璞包函自應老變粗也故辨研者以細潤下墨驗其質以大石子驗其老耳

墨盒之妙燥溼得宜

問都門應試銀作墨盒重其事也抑有非此不可者乎曰然善書者不擇紙筆謂腕力所運神自赴之筆墨不到益增其妍故也應試但取勻稱工整紙墨沁蕤獻皆在所抑矣故墨非燥溼得宜不可夫燥溼得宜本非難事但日烈風燥轉瞬之間即已過當凡屬有溼情者久貯則面

費隱與知錄

空

生膜則水清亦受塵象生膜此乾耗之也唯棉能藏墨雖天氣酷燥而藏墨既多銀日不乾按之即出紙之即勻無生膜之患且墨渣皆喫入棉不膠滯筆故勝于研臨池工深者雖未能言其所以自覺心手相應耳銅盒亦可或謂易臭殊未必然銀較潔淨自勝之耳

筆鐵欲齊非謂不銳

問筆忌參差以按筆則短毛雜出也筆工以效文言製筆全在觀工中心長層層包裹鱗次漸殺如層級然愈多愈好果爾豈不短毛雜出乎曰余初疑之細思殆不妄矣蓋筆先選豪者末銳者也層級少則旁多而工省故柔者尚附于鐵而稍剛者必挺出為累欲拔去則依附者亦不止一毛故善修者必洗去墨膠然後可分別其強弱

之一毛而去之惟層級多則裏毛薄而毫末又銳固不依附筆心故圓轉如意也夫所謂齊者謂其鐵相順層級難見耳若真千根萬莖攢聚如翦豈不禿笨安可運擊哉

篆圓隸方源出規矩

問書法起止次第原無一定然自上而下自左而右惟其順耳作隸書者或先橫後豎或先豎後橫是何意也曰余十二三隨侍山左親見桂未谷先生作隸先橫後豎亦學塗鴉而未能質之先生返里後數年見邑城賀東陽先豎後橫問之據云俱可然應先豎賀無盛名余時亦幼不甚信之不復詢也後雲三兄以書名京都久客旋歸余年稍長書學較進因談及之三兄云自古皆有筆法相傳雖或不及

費隱與知錄

全

親承亦必轉相授受非然者即稍有可觀亦難入室如顏書多用轉筆歐書多用折筆轉筆出于篆折筆出于隸無傳授者能識之乎此余數十年來從易田程年伯蜜菴方先生諸名家口講指畫又加以參悟而後得之者也書豈易言哉僕得聞此言乃信古人所謂衛傳之義義傳之獻云云實有淵源非謾言也遂因悟得隸法先橫後豎正以見橫豎相連處不使牽率而下連者斷之示用折筆之意然則二法均無不可賀亦有本之言而謂先豎為是則囿于師承向非了義也蓋書始象形萬形出方圓篆隸之原自是如此而能通其意即川筆次第相承而連者運之以斷亦豈有異致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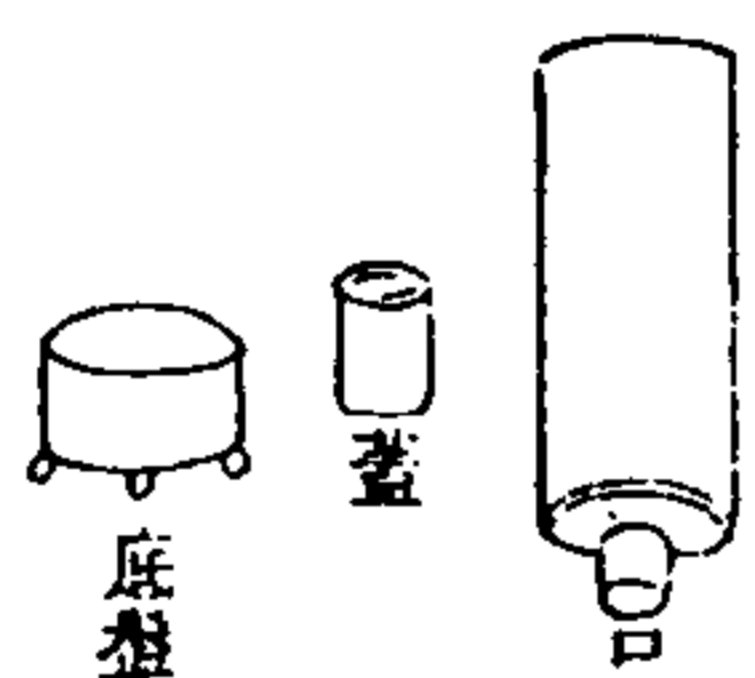
虎子融錫茶瓶獨宜

問茶瓶用錫為其不走香氣也聞湯器之錫宜之湯穢茶潔豈以腐朽為神奇歟曰非也湯鹹腐物錫經剝蝕則劣去精存故茶瓶為宜然用精錫自佳何必定取諸此但以湯器之錫為穢則又不然語云見水為淨況經火鑄汰乎又云眼不見為淨亦非欺人自欺之謂應書言微妙之差非目力所及見推算所及用即如無差湯之穢在氣味形色錫經火化甯有氣味形色者可論則目不及見亦無害為淨矣但供神祖則不可用所以致其誠敬也然錫雖精者而製造茶瓶之法亦宜講求並附其法于後

層蓋要作夾層方緊實無隙香無從洩矣安置口

費隱與知錄

全



向下濕氣皆空際蕩漾從上入也故別作一底盤下三足中鋪石灰或鹽灰上隔紙一二層瓶口蓋好以口為底座底盤上溼無從入矣觀圖自明也錫爛則所存錫乃精此理必然想五金皆同會見鐵工收得廢器余謂此價當較賤矣曰舊鐵勝新何能減價于此可惜

鑪欲發火制造有方

問鑪欲發火制造如何曰木炭腹宜大而上口略收則火氣聚且正對鍋底方耐火得力腹之深與大稱如大在四寸約深二寸可也鑪色宜近後壁使扇之風利于上達腹可無門色下鑪門宜大使受外氣而火旺匠

作安風箱則鑪止一孔甚小恰足受管蓋風力甚大用時則旺不用則幾熄惜炭故也煤鑪則腹愈大口愈小腹門以掛灰須小而下徑二寸門徑寸五腹須卷尺深亦尺餘方能聚火色下門可大二寸多入風也

炭鑪作法宜求火尖

問風鑪之深宜與大稱以徑大四寸配深二寸何故曰尺寸亦非一定此控發火之鑪約之耳夫火之爲物下圓而上尖火性上炎尖是火力聚處故火莫熾于尖余嘗以指試燈光橫過其中復過其尖遲速均而尖之熱較甚可知矣然則視鑪腹之大貯炭而求其尖以爲之深不亦可乎依顯炭亦不宜惟滿使壓火不旺且不合其尖矣

盆用火酒比例可推

費隱與知錄

奇

問火盆用火酒宜口小則耐久然大徑一倍其速數倍又火酒燒水水滾時有氣汗如豆迨汗收盡則滾矣何故曰火中有汗者是空中濕氣遇冷而凝也惟火酒之能然全賴其氣故其上升純乎濕熱緣而不紅亦異凡火煤餒初經火則否中有膏澤也雖新近處火亦微緣遠處紅油以水爲質也惟木炭多燥故緣少可見緣因水煮未滾尙帶冷意濕熱遇冷故化水也水既滾則冷消矣此華曾考徑大以倍則西大四倍其主貯酒之杯口大則火盛氣盛則易升故應有差倍則西大四倍其速盡亦約得四之一然則亦比例之理也大約口小而炬多勝於口大而炬專以尖多而力殺也尖多則熱處多力殺則耗費省矣火酒不蓋日久而不能然而分兩不損可見是氣升矣此北華說

樟腦發火全以氣行

問樟腦包細片內束緊外用火煤徑燒之其火約二寸餘即吹滅而

細不損何也北華曰樟腦香最酷烈以氣爲用也故遇火而氣出與相應力不及細然只可暫試略停頓則氣過而細受其灼矣與知子曰此理亦近燒酒燒酒之火煮物極硬燒物極爽蓋火以氣爲用其力專趨火頭燒酒無根故本身無力也 樟腦化水燭心蘸之存用一逗卽然矣

吊花露水本法爲優

問泰西水法吊花露法隔磚何故日本書用大磚蓋甕口上置平底銅鍋高四五寸四旁發以磚塗黏土爲窩窩底并泥磚厚二寸文火燒之詳其意磚窩者欲火氣足也隔磚者欲火勢殺也緣花汁水無多火過大恐汁乾而焦火不足恐氣緩而耗不獨此也凡水熬久則

費隱與知錄

奎

有孰湯氣味如敗果矣吳葯齋先生云湯氣無害貯瓶封口數日湯氣退而香益清 今吊露用水蒸取所獲多也然水氣過勝想不致本法耳

缸水防凍沙宜置炭

問磁缶至堅水壯輒裂謂置木炭不裂確否曰儀象志言物空其中內氣遇熱必舒而破以香出其遇冷氣必斂而破以外通雖銅鐵所成亦必破裂愚謂此物不容空之理不可以詞害意試作銅鐵空球豈寒暑能自破然磁缶凍裂實是此理蓋冰釋其面遇冷侵氣斂因是破焉木炭雖實而虛稍能舒斂推讓而氣之情性遇物則讓故力無復奮注是以不破也儀象志或指寒暑表言嘗見錫作者屢涉寒其證也蓋氣與水相倚而後其力與錫相行

亦風力無量者置丹陸地則地燥天壤矣北華曰正作生心製成管  
及錐口則屬然且兩頭穿細眼云無眼入火則裂又怕濕氣也此見  
儀象志所云原不指寒暑氣也  
又云可證與水相倚之說為不妄

沙銚夾底因氣宜洩

問沙銚煮水頗速間或大火水響而承不滾俗稱夾底遇之遂成廢  
棄何故北華曰滾者熱之極也火氣不鬱其熱不極凡堅多密鬆多  
疏唯沙器質堅而體疏以多隙也沙銚之厚雖有微隙其孔不透者  
固無礙乎盛水間有透而斜曲以通者其隙尚微猶不至漏而火氣  
則能達達則不鬱故不滾也若新置即以米湯煮之可無此患何者  
米湯性稠彌其隙也

沙鍋滲漏補用鹽生

費隱與知錄

奎

問補漏用鹽生何物也曰問潘希微言以鹽滴并鐵屑為之取其生  
縮也蓋凡物久則漸少唯縮愈久益多而鐵之生縮多由潮濕鹽味  
鹹回潮使易生縮也凡磁屬質細故其初裂兩片再合仍開苟合縫  
無隙可乘滴水不漏故止用局但恐局眼仍鬆塗以石灰即可用矣  
沙器較粗雖已箍緊尚恐開筍處不能合縫故用鹽生彌之耳

新磁防裂塗以薑醬

問新磁防裂法以薑汁及醬塗之何故北華曰醬鹹而稠濕薑汁稠  
而辛散磁屬性冷而脆火熱燥激故裂也稠取其黏有護之意焉濕  
取常稠鹹取常濕而辛散之者欲使稠護之物引而遍及焉且曰磁  
質甚堅塗附之物何能入骨而常濕邪與知子曰此常濕指回潤言

亦言其始耳見火之後則已孰假矣芥子園畫傳言凡顏色碟先以  
米泔水溫煮再以生薑汁及醬塗底入火煨頓承保不裂今新盤多  
用水煮然後用之蓋磁以冷熱相激而裂先用冷水漸漸煮熱故不  
致相激煮過再用則見熱貫靴米泔水稠想更佳耳

淬錯有方暨及硝替

問鋼不火凡用打或器燒紅入冷水則硬則更鋒入火則頹故作錯  
曰淬俗名燕火冷熱相激也者未火先開取其更而易製也余天相云淬錯法用醬一斤硝半斤  
調勻塗之淬水小錯不須如此只用鹽少許塗而淬之可也與知子  
曰醬與鹽味鹹同類淬刀用清醬淬火刀用而醬更兼黏所以殺火  
烈耳火不極烈鋼不遽化則鋒不遂頹又用硝者鋼性最堅熱不久

費隱與知錄

奎

不易化硝性易然催火之力使速其熱以便淬水不至羈久頹鋒耳  
至于錯小不過細微之用鹽淬已足蓋小則易熟細微則無嫌稍鈍  
矣

風箱氣法入大出小

問風箱之製用雞毛其法如何又一出一入氣法自同而出之氣覺  
小然否曰橐籥之製南方用雞毛蓋取其蒙茸道遠經其指蒙茸注  
管也按管謂籥也籥者有板雞毛蒙外之積也籥內之  
籠之板連一層以隔氣而易鼓余改穗則滯矣然亦以小故也山  
西大風箱壓以重石用紙數層裹邊並不覺滯可證也南方作法櫃  
內靠吹火處作氣溝一條山西作法隔櫃為上下兩層下層高寸許  
以代氣溝其理同工匠優為之至籥之鼓氣餘入大而出小者櫃靠

人一邊多受軸兩孔牽軸出時孔有洩漏也

琉璃圓缸水半魚壽

問小口琉璃缸養金魚多不能久說者謂琉璃出于火故魚受其燒灼似也然沙缸何莫非出于火乎且水滿則魚死甚速半水稍耐久謂水滿則悶死何理曰缸貴陳故琉璃燒魚亦其一理更有兩端一養魚以池為上得地氣也舊沙缸次之釉缸雖舊養魚易死者缸滑魚不能去涎也魚身有涎每喜靠缸翻身去之乃易大一凡透明之器圓即成凸鏡琉璃缸圓而中空是一外凸內凹之平鏡而實以水則為一平一凸故人視魚其影時大也夫凸鏡不合目則眼脹不適人尚難堪魚能久存乎至于水滿脹死其理確然今天天渾然無綻氣不外洩以至大

費隱與知錄

矣

故氣滿其中仍有推讓以任萬物之呼吸如人在屋內雖盡彌縫縫呼吸自如也若以盤掩口即悶死矣又聞黃河僻處有用整剝牛皮牛後開大孔以入人牛一足開小孔欲渡者從牛後孔入即繫住大孔即置水中渡工乃從小孔鼓以氣而後繫住小口人雖悶不至死不入水不可繫口以渡工乃騎其上渡之可知氣入與物與氣多則器向小器悶死也氣蓋更皮則與外氣推讓又聞人臥棺內無蓋亦自推讓可耐呼吸氣多則與內氣厚薄推讓又聞人臥棺內無蓋亦悶若戲蓋之即吸住驟不能開而死矣又神仙鑪法藏火鼓于木匣煮物易爛然必匣上開寸孔下開寸半孔上下互易亦可若同作寸孔則火息矣蓋小孔出氣則大孔入氣大孔出氣則小孔入氣故兩孔俱大則易洩氣固無所取兩孔俱小氣出入不暢火必滅息兩孔小大則

費隱與知錄

上孔出而下孔入小孔出則吸大孔益力大孔出則吸小孔益疾下用空體色上止一可知氣有收束出入不暢仍能悶人也琉璃缸口徑一二寸氣出入必不暢魚以噉噉為呼吸則水時升降缸既腹大口小升水必重魚力難勝矣若貯水及半缸內藏氣亦半則水

費隱與知錄

矣

如在平圓不為釘束噉噉自如故應耐久宋中丞沈水齋說子于役來見劉流前儀見有駢一物注水匠者問之曰源說也蓋取羊皮去其骨肉而製之故以為名云按唐長孫無忌有趙公源脫帽北魏公孫大短舞多器行序有源脫字解者多不能指實皇華記關樂府有源脫舞音脫二字皆當平聲此于孫秋深先生鏡抄本猶存夏按源脫之義自謂源然其皮耳蘇活字所用故以平聲別之古人用字之法多如是死字活用如衣讀意兩讀德是也活字死用如五兩讀亮是也但古人制字多馮實物故活字死用者甚少然理同也兩讀為亮者有二詩葛屨五兩謂屨必成雙五兩十隻也又百兩御之謂車有兩輪百兩百乘也此皆舉數言數則義實而物猶虛惟侯風之具名五兩則以斤兩之字為名真是活字死用耳 豹牛皮之說聞自關德果兄亦言土人有自帶羊皮者履流檢出對之以氣則時之自滅登彼岸復出其氣收指而去當道可以澤其名之

候風臺儀純用銅鋼

問淮南子若倪之見風也許慎注音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去聲蓋即今之候風旗其來久矣其製未詳今剝木為鳥尾插三角布旗穿高杆上則鳥隨風轉鳥味所向知風所自統說文不載觀其從系必絲帛為之名曰五兩蓋言輕也今用布或價廉耳製造之宜可得聞乎北華曰旗大于鳥高四十五度則招風腹圓眼細則利轉可意會也布易朽敗為憾耳嘗見 靈臺用銅半虛而半實腹軸鋼俱堅牢所不待言恐露處錯錯耳詢之有司荅曰錯處不用用處不錯為幣然矣曰銅質頗重風能動乎與知子曰是薄銅片實處當風安能不

動不見風帆乎其重如何微風尙能張之此而不動必是無風焉用

占 挂帆用桅江船斜立

問江船桅斜向後連係船正立其故何也曰問之舟子桅斜則下邊得力便行偏風桅正則上邊得力宜行順風河行風小上邊得力則行速江行風大下邊得力則行安又江濶可折搶請大聲下水風不日折搶河不能也斜桅亦無取焉

牙灰去垢粗中之細

問玻璃襪箔非牙灰不可機實土羅巨火蝦紅取出則成个其灰極粗色白後黃似牙故名夫灰能去垢理也牙灰甚粗不無傷玻璃否曰糠質非堅殼之成灰更無筋

費隱與知錄

骨玻璃頗堅如何能傷凡灰皆去垢膩但恐久膩垢牢灰細難下耳用牙灰正取其粗也惟粗而不硬故牙灰稱最僕嘗用之沙穢玉寶極細則無用名曰乏沙擦銅鐵錫器無不極妙蓋其堅過鋼其細極銘堅則無垢不去銘則柔末無傷與牙灰質正相反而用正相當也然玻璃觀箔必用牙灰者詳錄第殆取其極純之紗難免不淨或不可用耳此則須試之未可臆斷耳

以母名子理確語奧

問玻璃觀箔易若蓉湖傳白廣人且言日以母召子何求弗獲鉛為內本有鉛其語甚奧能淺言之否曰兩物膠黏必藉乎溼油漆自溼注火化而溼膠丹家多言乾天注是生性溼亦水水滷書籍其乾亦黏汞其具水性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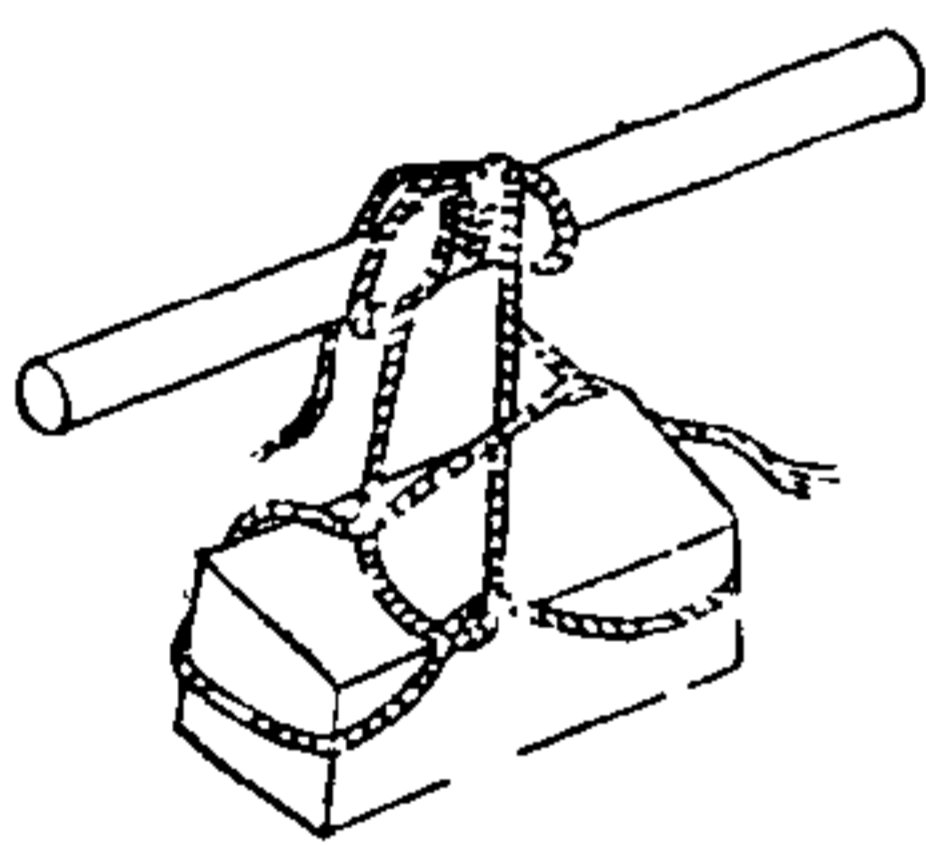
鉛錫皆能乾汞箔與玻璃杆格不入錫見汞化而相帖汞見錫乾也觀玻璃法先以汞稱其箔使光亮次滿堆汞次隔以紙次而相黏矣置玻璃于紙上左手按玻璃右手抽紙則箔即黏玻璃矣詳錄第益五金入汞除黃金無不淨者汞堆箔時雖未全透已有喫入者矣抽紙則箔上餘汞隨紙流去透下餘汞淨箔令上玻璃下按則兩相湊合其勢洵有力矣曩謂紙以去塵尙知之不盡

比例之理間有反施

問比例之法爲用甚廣然亦有未可通者如人長五尺自上跳下不過五尺以比例論則貓長尺餘其過于人奚翅倍蓰又篷索之粗徑五六分其挂帆活結一抽即解若戲作徑尺之舟推其篷索僅當一綫如用活結必挂帆不住豈非比類之窮乎曰此亦比例之理當反

費隱與知錄

用之夫跳越同一躡身而越法在力跳法在輕身輕力大乃能及遠故人重百餘斤力不能跳五尺以上者軀重懼跌也貓重斤餘雖屋上可逕下矣至若越法專藉生質之力又當別論然亦宜輕人跳與越難易迥殊而貓則不甚懸絕力不同科所謂不同理則例不可比也又如馬力大于人數倍一尺之階其下殿齧而危巖斷徑則趨齧而過矣無他重倍于人故有人易而馬難者而力倍于人遂亦有能人所不能者知乎此則蟻墜千仞而不死虎隔山頭而能奔俱可無疑矣若篷索之用活結者蓋篷愈重索愈粗則結愈吃緊故繩可用活結者綫必不能



亦反用之比例耳嘗見石工扛石只于石面  
絡繩更不兜底及上肩索緊自不復脫乃悟  
石重索粗也固自明了

隔孔取景凸鏡異同

問隔孔取景可現倒象如凸鏡理而以目置取景處則不見物象與  
凸鏡亦同交線隔之也所謂隔也然則理無二致矣而出交線外孔之  
取景則倒象仍現目之視孔則物象不見而鏡則目當凸交不見物  
象曰遠凸交又見倒景何以獨異曰凸與孔其同者交線也其異者  
小大也交小而物大故能束物象而取其景鏡與孔同也鏡大而交  
小故出交則交線無權而交之四旁鏡光明通倒攝入目之能力顯

費隱與知錄

重

矣若孔能取景是交力也故與凸同出交則孔外四旁無明且非攝  
景之物何能見倒景乎其緒甚長餘詳鏡鏡論癡

硃汞相生子母還元

問燒銀朱必有黑烟覆之以盆烟着盆內掃聚一處即成水銀說者  
謂銀朱本水銀所鍊此為返本還原嘗試朱沙亦然何故曰本草綱  
目言水銀有生孰燒粗末硃沙所得者色小白濁不及生者甚能消  
化金銀使成泥又曰南人蒸取之得水銀雖少而朱沙不損但色少  
變黑以此推之是以朱沙為母則水銀為子以水銀為母則銀朱為  
子故水銀本自鍊之能紅者秉朱沙之母氣也至銀朱能成水銀則  
還原之理無疑而所以能還原者以汞為流體與水相似熱則化氣

上升遇冷而凝仍復本體其理應同

布帛經緯力有優絀

問布帛之屬經緯相同而橫力不及縱何也曰經緯之線雖同而經  
之入機則絲絲條直理順勢勻其緯之入經則藉乎手一絲一織則  
力有輕重又經本直也夾緯則經亦微曲然經之直本勻其曲亦勻  
緯之入經本不直也人力逼之更曲更縐用其縱力經既勻直則經  
經相共受人任使其千絲萬縷相與偕來偕則力分分則任輕故耐  
久也用其橫力緯既縐則緯各異受人任使斯一絲一縷次第  
獨進獨則力專專則任重靡不傷矣

經緯之力紙同布帛

費隱與知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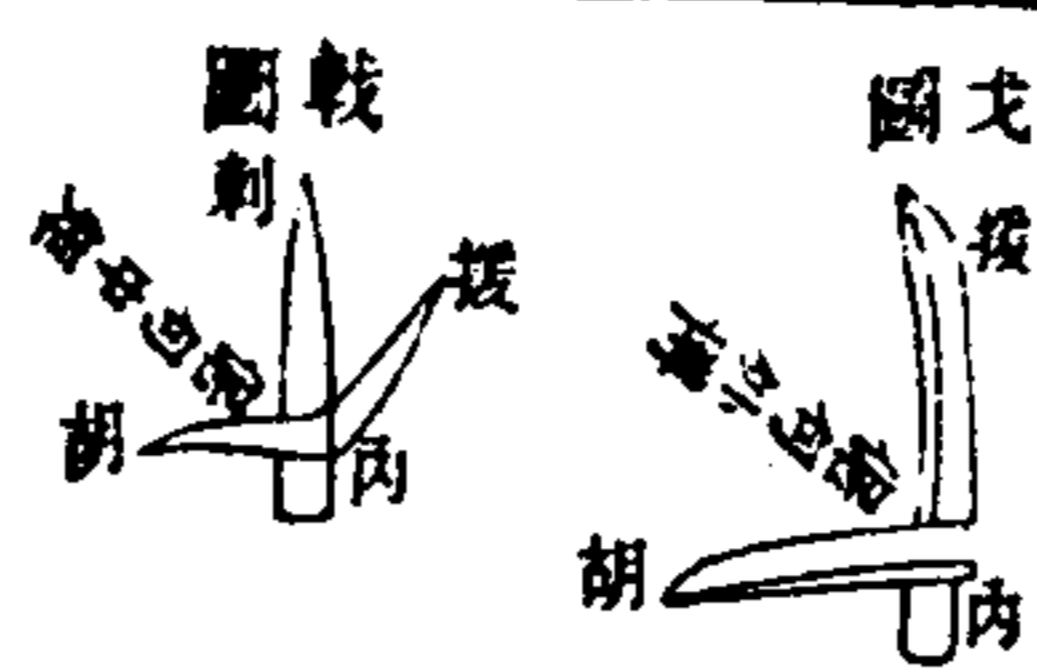
重

問布帛經緯從橫力異誠有說矣紙由漚爛不得成絲就水結片不  
由于織其有從橫者簾紋耳何以橫力亦不及縱力曰紙之從橫由  
于撈出從上流下一股一股順簾而流亦如絲之有經直而勻故也  
若其橫處正當簾之線縫故向明視之則見其較他處尤薄并不似  
布帛之有緯故更無力耳

倨句外博制器精微

問舟用竹篙其端一尖一鉤名曰挽子鉤所以挽固也尖所以竿直  
前豈不得力乃無不斜出者何也曰此考工記冶氏造戈倨句外博  
之說也戈以援刺敵刃不向前則不得力以胡鉤敵太彎向內則不  
得勢所謂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也不入者刺不得力也夫猶夫  
斷之決謂一鉤即得百不一





也然所以必倨句外博者未經指明蓋胡既刃出則斤兩偏重用之不能稱手故令援稍外博則斤兩偏重之勢稍殺也故先言已倨已句之病而以倨句外博一語釋之其不得不然之勢使人于言外領取邇來古戈出土者甚多僕嘗取數種較之其倨句外博無不相準而其鋒端必稍曲向內猶恐太倨也挽子之尖斜出正是此理曰冷氏言戟則曰倨句中矩抑又何也曰戈所常見戟出土者則未之見通藝錄程易田先有戟圖謂胡與刺之倨句中矩則胡與援之倨句外博是援與胡兩邊斤兩相稱則刺與胡無妨中矩矣通藝錄戟圖未知果是得見真戟否或由相其文義

費隱與知錄

高

想象為之然形制即未合其倨句中矩與左右岐出則確然無疑

羅鍼偏東由于地脈

問鐵能指南何以中國偏東而西洋人又謂在大浪山東則指西在大浪山西則指東惟正到大浪山則指南其說可信乎曰西說既非身親姑可不論而中國偏東京都五度金陵三度京都五度有奇太云何度有餘不備畫一者蓋測日星器大法備尚難準確况測地脈細度分甚微測實難矣且羅針至大難以過尺突出外針大蓋前不切盤面則既見諸書確然無疑而偏則各地不同從儀象志圖悟得是各順其地脈也地脈根兩極南北如植物出土皆指天頂但不能不稍曲焉耳惟植物尙小又生長活動故曲較大不似地為一成

之質其脈長大故曲處甚微焉又地脈之根止有地心一處其處最直而漸及地面不無稍曲鍼為地脈牽掣故偏亦甚微曰鍼為鐵造鐵順地脈向南向北自因生塊本所致然理也迨製成鍼鐵向南處未必恰值鍼杪且鍼本不指南磨磁乃然會開步本指南余試以寸確試之而驗也不甚靈耳是針則不確矣墨林氏以為用鐵花針者小而輕靈也而儀象志又謂燒紅之鐵銅絲縣之既復原令兩端自轉而向南北又舊塔磚如鐵鎗者亦然夫鍼或因磨處在鐵故鐵獨靈若燒紅則全鐵入火何以獨靈指南曰鐵若圓形無由知其指南針是長形雖各處皆欲指南必輾轉相就然後分向南北不得不在其鍼矣如投木于水順其水性亦必直行方安有時而橫者緣木非有直指之性不過隨水直流耳而水之流也變動不

費隱與知錄

夏

拘活潑特甚若舟有柁則柁直舟直矣故磁石本體生于地脈有向南處有向北處針杪磨向南處則指南磨向北處則指北雖磁生地中亦有向東西處而鍼則無有指東西時是知磁雖四面而南北為脈鍼因長體故向必在端鐵本向南北感磁益靈而金性從革非由本所也 沈存中夢溪筆談云針磨磁石指南有磨而指北者余試以羅經持石其旁針或相指或亦不動即轉石則針必轉迨至針端恰指石時即作識石上石轉一周必有紅黑兩識乃別取鍼不拘用杪用本磨紅識處則指南磨黑識處則指北百試無爽乃知沈蓋嘗試而為是言第不詳耳或謂有磨而指東西北者高厚蒙求云鍼必淬火不然雖養磁石經年終不能得指南之性余磨之即時指南說

乃未確然宜從之觀儀象志有燒紅之語可知菘物久露則本性不  
純者必藏熱府中燒紅則變化使復其舊矣泮水則鐵礪學殆助  
其力之意凡鍼材亦本有火也

剪紙浮鍼不圓不靈

問方家水羅用繡花鍼浮天池中沈則取出按乾再投試用盪水投  
衣鍼則多沈少浮體大較重也因取梅紅廢東翦如錢大小輕投水  
上使載鍼浮亦可指南然偶未翦圓即不靈何故曰此重學也圓則  
易轉方則有角為礙指南鍼全藉鐵磨磁石之靈其力幾何以鍼之  
重加以紙之大苟不極圓安能轉動乎 有言針不須磁自能指南  
者唯繡花針能之然亦甚緩不及磨磁之靈動遠矣

費隱與知錄

夏

獸厚于背鳥膜其胸

問鳥獸胸背厚薄何以相反曰天生萬物各具一形何能一一為之  
詮說然鳥獸背厚薄相反者實有其故可得而言焉夫獸以走為  
能鳥以飛為務凡物上輕下重則置之而安上重下輕則移之而便  
不見洋規矩乎銳其兩髀豐其軸端蓋取象人形頭重脚輕矣獸惟  
背厚故脚輕脚輕故其走也疾鳥惟胸膜故下重下重故乘風也穩  
不見夫風爭乎放之不穩則加繩為尾取其下垂之重也

鶴鶴距高鳧雁尾肥

問鶴鳴醜項長而掌短不能高飛南懷仁謂鳥之飛者項長則足長  
伸足以稱其重心其說是也然項長足短不能高飛惟鶴鳴為然鳧

費隱與知錄

雁亦項長足短與鶴鳴無異而獨能高飛則又何說曰項長足長此  
一理也家禽野禽其性既殊其能亦異又是一理何可概同然重心  
當稱理實至確弗可易也鶴鶴之類項長距高鳧雁之傳項長掌短  
皆能高飛而鳧雁掌短為便浮水其能高飛亦非無說蓋其尾厚大  
異于鶴鶴故稱其項耳若不有長項反無以稱其尾不能飛矣南懷  
仁甯不知此或偶遺之耳

馬眼照人可以齒馬

問談助云 王崇簡著馬眼照人見全身者齒少半身者滿十齒所照  
漸短其齒愈大何故曰此不通光凸鏡理凸深則照物小淺則大小  
見全大故見半也精足故凸深老漸殺耳俗稱牛視人甚大故畏人

費隱與知錄

夏

一童子能馴擾之似矣然以為目橫故視大則非也凡目凸深者照  
物愈小視物愈大近視之睛老花之鏡可驗也以此推之牛馬皆同  
且皆不能見遠觀馬過門限必俯首至地然後躍過豈非不見遠之  
徵乎

石羊膽寒故能止喘

問石羊膽頗貴重可止喘醫書不載簷輿雜誌 歐北先生言其膽在  
足倦則翻足復健如初故人錫其膽能止喘何故曰余不諳藥性但  
推其理凡膽味苦性寒人之喘因行急氣熱則肺為之鼓而內氣不  
能充故喘寒能解熱使肺斂而小則氣無不充矣石羊膽想寒更甚  
耳存此以俟博雅 通雅廣西山羊血治跌打能起死回生余家有

三三五

石羊膽二匣山羊心血二瓶瓶匣俱甚小銀爲之似一處之遠未知  
卽此羊一物二名或一類二種否粵西偶記亦載有山羊心血 又  
見一書名言廣西山羊行走如飛捕之者須百人圍山漸次逼攏  
方可得之若圍急或從高跌下如死卽須速擒不則甦醒復跳躍而  
去矣

牝狼牡獾次其差等

問山西患狼然不多過余寓靈石張家莊年餘田邨獲其一毛蒼白  
而黑末良是狼皮而形與狗同言是狼者十之六七而疑非狼者十  
亦二四也考訂若是其難邪曰然初視之頗疑其非忽悟爾雅云狼  
牡獾牝狼淮南子曰鳥雄擊獸牝猛故獾爲熊之牝狼爲獾之牝虎

費隱與知錄

夏

牝曰乳虎皆異名以別之也此殆獾邪驗之果牡也或云獾有狗獾  
有猪獾猪獾大于狗獾然大不及此曰此所謂獾乃狼之牡者其貪  
惡次于狼亦名爲獾豈謂卽獾乎亦如熊虎履其子狗不謂卽犬也  
未數日本邨獲其一形同似略凶疑其牝也驗之亦確嗣又獲一牡  
審之則牡狼尾毛緊直牝狼尾粗倍之毛蒙茸而未喙尖長而尖小  
異于狗唯吻長于狗狗吻至眼前角狼裂至眼後角矣又狗目昏橫  
狼目則豎且然終粹不能別若路遇此毛色早防之可也所見狼  
三雖牡惡較遜不過神氣間臆度之然絕不似搏噬之屬老楊二兄  
云生狼臉紋如鬼形可畏惡死則沒矣大喜怒時可證殊有理 又狼見記  
載有數種一狼狼相比爲奸者一獨行狼尤惡不與他狼伍他狼亦

不敢伍之一口外有狼每出必羣一狼嚙則衆狼齊噬人物過之鮮  
能免者殆一類而數種物多有之亦不可以概論也

狼跋之什新說較長

問兩般秋雨菴隨筆言狼跋其胡載寬其尾狼惡獸奈何以比周公  
蓋以比四國之困周公而公則處困而亨云云是也又言狼遇人先  
旋繞甚疾故跋胡意尾俟人懼方食之此說未見所出且甚疾則與  
跋胡意尾語不相比附以爲如何曰鄙意狼食人而亦畏人其性狡  
猾故見人且前且却有跋胡意尾之狀耳至于所見三狼皆無胡則  
詩注老狼有胡當不誣也

魚蝦匿耗鴟鼠宵察

費隱與知錄

夏

問鏡鏡論癡有云魚蝦察于水而耗于陸自是想當然語夫察于水  
宜也何必耗于陸乎曰然人入水多不清晰故知水內視法與空  
際異明于水者常暗于陸也與子之角者缺其齒又別曰鼉龜之類  
亦出于水似不耗于陸也曰鼉類能陸故不耗于陸如鳧類能水亦  
必察于水且兼能者固當別論曰鴟鼠明于夜而猶于晝又何以知  
之曰舊有是語大約目睛羞明非全不見也觀晝日之鼠似此語非  
妄故信其說又鴟必昏夜始出曾見晝出或因于鴟也

蠅藏于沙猶魚在水

問蠅乾二種一名美人蠅蚌類也鮮者殼亦似蚌一種有鼻名竹蠅  
殼似竹段長三四寸兩端俱空不能游行惟埋沙內取之者俟潮利

退覓沙灘中一孔一蟻鉤而出之。或一鉤不得即舍去他求。若復鉤之。則以族行。諸孔皆空。須俟下次潮回矣。夫蟻蠢然一物耳。豈能相告語。且非有足何能沙中避去乎。曰。潛身遠害。造物之仁。物固有各具之能矣。蟻之在沙。想從沙化。即能沙中藏匿。如魚在水。得水而嬉。如鳥飛空。乘氣斯舉也。沙能助蟻。故蟻能役沙。偶一離沙。反不能動。如魚失水矣。其避匿法。雖不可知。大約避時必動。一蟻動而諸蟻皆覺。則天之生是使獨也。下次潮來。舊孔沙湮。鼻氣出入。復成新孔。又任人取。終屬蠢物也。此雖傳聞未敢云確。正與人居氣中無氣不動之理相發。語雖近怪。實微妙也。

費隱與知錄

章

一第150号  
丹波多田  
1  
文三十一

江都焦廷琥

# 讀書小記

讀書小記

積學齋徐乃昌感書

江都焦廷琥



錄字有四音一讀由漢書貢禹傳未必不錄此也注錄與由同兩龔傳錄是逆上指又云各皆錄嘉一讀儒貢禹傳云以寬錄役鮑宣傳云苛吏錄役注錄讀曰任一讀悲韋賢詠詩云犬馬錄錄師古曰錄與悠同一讀陶漢書引華陶皆作谷錄

伯益亦稱化益漢書律歷志云化益為天子代禹

叔與叔通漢書昭帝紀云三輔太常郡得以叔栗當賦賤者之稱曰白衣漢書兩龔傳云聞之白衣注云白衣

給府趨走賤人若令諸司亭長掌固之屬

豈與但通漢書何並傳豈容小棺師古曰豈讀曰但世古列字鮑宣傳云男女遮世

樣古讓字漢書蕭望之傳云自脩仿慢不遜讓樣

與與暮通漢書匡衡傳云以將軍之幕府

妻與屢通漢書何武傳云妻蒙瑞應

楚人謂虎曰於菟漢書班固自叙作於桴

今人於文中每用今茲來茲字據按呂氏春秋云今茲美木來茲美麥注茲年也

舊唐書蕭嵩傳云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

拜席元宗呼為親家母親家母之稱始此

今之候選於京者官之則必借貸期以得官乃選謂之京債考諸唐時已有此積習舊唐書武宗紀中書奏赴選官人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貧口固不由此今三年三銓於前件州府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脩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與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脩清廡

舊唐書楊虞卿傳云鄭注為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局錄小兒甚密按西遊記演此邱國事即本此以此知稗官小說未嘗絕無所依附而無道之事持書史冊閱者為之惻然

晉蘇獻王攸居文帝喪哀毀過禮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凡進之是時為魏末晉初在王叔和之先已有傳仲景之學者

俗語云外甥多似舅按洪氏容齋二筆云有周用書語而證以俗諺者如光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云外甥多似舅此語宋時已有之然何無忌酷似其舅則又不始於宋矣

今魏遺曰送禮後漢書周燮傳云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

賓客往來投刺每於東西書一正字相承已久莫能考其由來王鳳洲觚不觚錄云丙子入朝投刺俱不書正字其初以為雅既而問之知其避江陵諱也觀此則東西書正字明時已然觚不觚錄又云余自癸酉起官見書牘以指潤紅帑帖其上問書啓字今手本上有指潤紅帑書一稟字殆亦啓字之遺風耳

今人呼者為快兒明時已有此語明陸容菽園雜記云民間俗諺吳中為甚如舟行諱翻諱住以住為快兒又云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說文遊行難也引易曰以往遘吝恨惜也亦引易曰以往吝吝遘二字通漢書景十三王傳曰脫却遘師古曰遘與去同按說文無去字去即吝之訛耳

俗語於病之難治者而強強治之多曰死馬作活馬醫宋何遠春渚紀聞云有名士臥病既久其子不慧請於醫曰大人病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此語起於宋當時以為笑近則群習之不覺矣

六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亦有以六經言之者景十三王傳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

宋無名氏釋常談於傭書二字引吳志闕澤為人傭書以證之不知班超傭書已見於後漢書何未之及也

霍去病傳令短兵鏖畢闌下晉灼注云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鏖精今世俗以鏖槽為齧齧瑣屑之稱與鏖同類

李廣傳為人長髮臂注引如淳曰臂如猿或曰似當為緩臂師古引詩有兔爰爰以證緩義之可通瓊謂緩義之說非也爾雅釋訓爰爰緩意詩傳本之而釋詁則又云爰于也必疊字乃訓緩未聞單拈一爰字有緩之訓也如緩緩為行貌僮僮為竦敬斤斤為察沃沃為壯佼楚楚為鮮明彊彊為乘正丁丁為椽棧聲陶陶為驅馳貌若卑拈一字則其訓皆不可通爰與援本可通用且

史記作援臂可證也或訓以緩而引詩傳證之亦迂矣

盛與治通張衡思元賦咸姦麗以盡媚兮注盡音舒

說文螾神蛇也螾蝨食苗葉者引詩曰去其螟螾則螾為神蛇之稱詩之螟螾字當作螾矣張衡思元賦云螾蛇螾而自糾

漢明堂於職官被誑者加以捶撲雖九卿不免前明廷杖之刑殆昉於此乎

論語足恭而外亦有讀足為去聲者後漢書馮魴傳于足特詔以他鄉縣是石令如舊限注足音即諭反

### 讀書小記

賊字說文所無後漢書鍾離意傳云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又云此臧穢之質誠不敢拜表安傳云未嘗以臧罪鞠人張酺傳云受臧猶不至死又云酺願自引臧罪兩漢書中凡受臧賊字皆作臧惟蓋勳傳按得其賊千金餘萬其字作賊則後人傳寫妄加之耳

臧又與藏通荀子解蔽篇心未嘗不臧也注臧讀為藏古字通又後漢書楊秉傳帑藏空虛則亦可讀去聲矣

說文亦無俸字按廣雅釋詁奉祿也周禮太宰祿以馭富注祿若今月俸奉也漢書呂后紀養錢奉邑注引韋

昭云粟米曰奉後漢書楊秉傳云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則兩漢以來奉祿之奉無作俸者顧野王玉篇亦無俸字至陸德明經典釋文乃曰奉本或作俸是俸字作於魏晉之後矣張有復古編云奉別作捧俸並非說文然燒也或从艸難徐錯以艸部有難注云草也此重出瓊按後漢書侯瑾傳云難柴以讀書注難古然字說文火部難字即難之訛

勞賞之勞讀去聲與牢通後漢書應劭傳云簡其精勇多其牢費注牢稟食也或作勞功也  
賻襚之襚或作祝史記朱建傳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祝



注引韋昭云衣服曰祝祝當作禮

太史公李布贊云身屨典軍臣瓚曰屨數也則屨為屨之訛孟康云屨履踏之也于文為不辭開後人望文生義之端矣

翻生陸賈傳後沛公引兵過陳雷一段重出不類太史公語

旗幟或作旗志史記叔孫通傳云設兵張旗志

今俗以紙寫錢用諸祠祭創於唐見唐書王璵傳

酒望子宋已有此語朱翌倚覺寮雜記云酒家揭帘俗謂之酒望子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今之風箏古之紙鳶也創始於韓淮陰方是時陳希反於代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希約從中應作紙鳶以為期謀敗身戮而紙鳶之制今為兒戲曾氏之說不知何本

盧浦筆記十卷宋劉昌詩撰謂孟子馮婦草當以卒為善為一句士則之為一句野有眾逐虎為一句周泰祭辛雜志亦同

歐陽公歸田錄云世俗言語之訛而君子小人皆同其謬惟打字耳張世南遊宦紀聞云韻略無打字引黃師尹曰丁當也以手當之也按穀梁宣十八年抗殺也注

祝謂捶打則晉人已有此語錢辛栢宮唐謂打字為打字之謬其說載於潛研堂文集

宋王觀國學林十卷以辨別字體字音字義為主自六經史漢旁及諸書凡注疏箋釋之家莫不臚列異同考求得失其字母之說甚益後學如酒甌之甌漢書食貨志及司馬相如傳皆作盭目臚之臚漢書揚雄傳作盭盭矢之臚或亦省作盭觀國曰盭者字母也加金則為鑑加瓦則為盭加目則為臚加黑則為盭凡省文者有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則眾義該矣近時嘉定錢溉亭教授塘欲離析說文繫之以教學者奉以為準而觀國字母之說實開其先

說文於沛字云水出王屋山于濟字云水出常山房子贊皇東入泚則濟為石濟之濟與四瀆之沛自異禹貢無石濟之濟而字皆作濟

劉敬言白奴不可擊高祖械繫之及白登圍解乃赦敬曰吾不用公以圍平城也與袁紹殺田豐正相反可知知成敗之故矣

韓信辱於淮陰少年既貴以少年為楚中尉李廣至霸亭霸亭尉呵止之後乃殺尉廣不及信遠甚一坐所尊則先祭酒梅人祭酒尊敬之詞不獨官名也

後漢書班超傳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

宜卑問有可通者漢書呂后紀壇天下注引晉灼曰壇古禱字後漢書楊震傳銜三鱸魚續漢書及謝承書鱸皆作鯁

蘇東坡得聖散子方自言得之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悉以此投之無不愈今載蘇沈良方中葉夢得避暑錄話有論聖散子一則其略云蜀人采谷出聖散子方初不見於世間晉書自言得之異人子瞻奇之為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天下信以為然疾之聚釐不可差無甚于傷寒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問證候而可用者乎其論甚正錄之于此

避暑錄話又云道士楊大均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及兩部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脈不出藥但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即取紙書授之分兩不少差余在蔡州親見其事瑣謂非也即以作文言之絕無心得徒以五經三禮三傳臚列滿紙未有不笑之者也又或曰某處本之昌黎某處本之柳州其文必不佳何也未嘗身入其中也醫者造微之學其法至變徒以熟記素問本草為神未必然也

### 讀書小記

俗語謂拜為下禮宋百歲翁楓窗小牘云臨安有諺語凡見人不下禮呼曰彊團練

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云蘇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為未安故改作引今之書序為序叙者多矣其亦知所本乎

老學菴筆記又云今人書某為公皆以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祭侯鄭伯會于鄧范甯注鄧公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公地本又作某按今汲古閣穀梁傳注疏本作某地引釋文無本又作某四字又按說文公茲衰也息夷切則公為公公之公禮記使者自稱曰某書惟爾元孫某公羊宣六年傳勇士某者儀禮遠其皇祖某子皆無有作公者某之為公僅見於范甯之注漢以前無此也陸務觀以為古字未必然也

說文菑不耕田也从艸苗徐鍇曰當言以艸以田以苗則下有苗字相類按徐氏以苗為田不識字甚矣說文由東楚名岳曰由篆文作由與苗聲相同而形自別也張有復古編於形聲相類中列由苗二字並則詞切然由象岳形苗或作苗同則二字顯然各別何至相類

今入閣補大拜宋僧忠洪冷齋夜話云荆公方大拜賀容盈門

今三品以上皆稱大人百姓稱之者或連其姓按此風已見於東漢後漢書蔡邕傳云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板將為國患又鄧禹傳云宮中耆宿皆稱中大人

今以左手舉箸者眾必笑之冷齋夜話云予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舉箸

布衣相稱多曰閣下名號之混宋時已然宋彭乘墨客

揮犀云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之古侯伯亦有閣所以世之書題有閣下之稱今則一例閣下可謂上下無別矣

古未有押字唐人謂之花書即草書其名也今謂之花押宋時多有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王荊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脚中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

馮道之前已有刻本書藉葉夢得云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

司馬相如上林賦扈從橫行晉灼以跋扈解扈從師古

從之宋葉夢得以侍天子不當言跋扈按葉之辨是也廣雅釋詁扈使也使與臣同義封氏聞見記云扈從臣下侍從至尊扈豈跋扈之謂哉

枚乘七發所言廣陵曲江即江揚州吾郡江辰六閘以廣陵濤橋其齋閣秀水朱檢討與書爭之以為七發所言在錢塘不在今之揚州江都汪明經作廣陵曲江證

以闕朱氏之謬按貴錫璫有廣陵濤辨引證精確在汪明經之先今載貫道堂集中其略云潮在廣陵不獨枚

枚稱之南齊書曰永明三年檀道濟始為南兗州廣陵因此為州鎮土甚平曠刺史以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

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樂府長干曲古詞云送浪故相邀菱舟不怕這妾家揚子住便弄廣陵潮亦若今錢塘

之弄潮也南兗州記云瓜步五里有瓜步山南臨江中濤水自海入江衝擊六百里至此岸側其勢稍衰南徐

州記云京州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南北激赤岸尤更迅猛並以赤岸在廣陵觀此則漢及六朝潮盪于廣陵可知錫璫字滋衡密之子也本成都人入江都籍卒於康熙間

公羊隱五年傳百金之魚何休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按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一

金為萬錢則百金為百萬錢矣何休與史記注合高誘注戰國策黃金萬溢云二十兩為一溢注操十金兩往卜於市云二十兩為一金則一金即一溢今人謂銀百兩為百金一兩為一金不大相遠乎

漢黃金一斤直萬錢萬錢當錢二十宗王楙野客叢書稱其時金價倍蓰于漢是金價之貴自宗已然

俞成瑩雪叢說謂王勃落葉與孤鶩齊飛落霞者飛蛾也非雪霞之霞土人呼為霞蛾此說竟穿鑿又謂霞不能飛其說更迂

羅大經鶴林玉露稱陸象山少時買棋局一副仰而視之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三局余謂象山之棋本精耳若謂悟河圖而棋遂高吾不信也

今人用錢每枚曰文舊唐書代宗紀勅天下青苗地頭錢十五文率京畿以文自今一例十五文唐以前未見稱錢曰文者

今人有圓光之術考之于古晉書佛圖澄傳劉曜攻洛陽澄令童子繫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眾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圓光之術當

類此

晉書鄧嶽傳云鄧嶽本名嶽岳以犯康帝諱改為嶽按光典四岳禹貢岳陽太岳史記皆作嶽詩及河喬嶽淮南子作嶽陸德明釋文云岳本亦作嶽說文岳為嶽之古文崇高形嶽岳實一字也諱岳而名嶽晉人之疎於訓故一至于此

因柳閣讀書錄

江都焦廷琥

今人有先輩後輩之稱按說文車發百兩為一輩又詩

采薇箋云今微生矣先輩可以行也先輩二字始此

詩采薇傳云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釋文云紒本

又作紛按禮記內則云古佩紛悅鄭注云紛悅拭物之

佩中也今齊人有言紛者說文無紒字紛馬尾韜也與

鄭箋助御者解轡之義合

說文博局戲也六著十二棊也博大通也則博弈之博

當作博博學之博當作博令則混為一矣

殷中宗時桑穀拱生穀與穀不同五穀之穀以禾穀聲

桑穀之穀以木穀聲說文云穀楮也詩其下維穀穀惡

木也即桑穀之穀也穀穀俱古祿切今俗混而為一非

也

民之無辜並其臣僕毛傳云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

之園土以為臣僕鄭箋云言王既刑殺無辜並及其家

之臣僕按箋義較勝如毛傳則并其二字不順

小宛宜岸宜獄傳去岸訟也皇矣誕先登於岸箋亦云

岸訟也釋文云岸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按周禮射

人注引詩作犴鹽鐵論論篇篇引詩作犴說文犴或从

犬引詩曰宜犴宜獄荀子宵生為獄犴不治不可行也

注犴亦獄也獄字从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

吾守故獄謂之犴漢書刑法志云獄犴不平之所致也

後漢書皇后紀云家嬰縲紲於園犴之下則犴獄之犴

正作犴韓詩是也說文岸犴皆五肝切毛詩作岸音相

通也

番維司徒家伯維宰傳箋皆未釋維字則不以維為名

矣正義云番氏維為司徒之卿家伯維為冢宰之卿以

維為名非毛鄭之義且家伯維宰之維訓作家伯之名

殊覺不詞正義之添設也或正義本無二為字乃傳寫

之譌耶

以銀易錢五為貴賤嘉慶三四年以前銀一兩易錢一

千三百文今則止易八百餘文考宋史嘉定元年王柝

使金加犒車錢三百萬貫金主環命改犒軍錢為銀三

百萬兩則其時銀一兩貴於錢一貫矣

姊夫姑夫亦稱姊壻姑壻北齊書神武養於同產姊壻

鎮獄尉景家神武高隆之父幹為姑壻高氏所養因從

其姓高隆

今童子學書謂之倣必末書學生某習元史燉燉傳云

今秘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于學生之下親署御

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  
唐薛虎字而杜牧之詩云門外韓擒虎  
古人謂私有蓄聚曰私房魏書崔巖得一錢尺帛不入  
私房

寢

后寢曰路寢天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疏云  
正內路寢者寺人既不得在王之路寢而云內正五人者謂在  
后之路寢耳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內官故以內言之故先  
鄭下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  
王有六寢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  
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遠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然後遠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  
秋書魯莊公葬于路寢僖公葬于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  
后六寢曰六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鄭司農云六宮後五前一  
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  
御八十一人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  
象玉立六宮而居之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  
六宮若今稱皇后為中宮矣此先鄭以六宮自后以下至女御  
為六後鄭以六宮專指后也  
后宮曰北宮內宰以義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  
北宮而糾其守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于王言之內  
小臣掌王之陰事陰令注陰令王所求為于北宮疏北宮者對  
王六寢在南以六宮在北故云北宮也  
后不專居一宮鄭氏內宰注云夫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  
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惟其所燕息  
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

容論婦禮惟其所燕息即不專居一宮也

六宮後五前一先後鄭皆同賈氏內宰疏云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備云者鄉所分居六宮九嬪以下皆三分之一分從后兩分居宮假令月一日一分從后至月五日從后者五日滿則右邊三宮之中舊居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者又來入右邊三宮從后至十日又滿則左邊三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者來居左邊三宮又至十五日則三番滿總備故云十五日而徇夫曰左邊三宮右邊三宮則六宮並列無前後之分矣非注義也  
后六宮又曰內宮女史送內宮注鈎考六宮之計疏云內宮六對王之六寢為內宮

大裘祀天

司裘掌為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按此祀天專指冬至祀圜丘而言也賈疏謂四時所祀天之事然皆共之不限六天之大小直言祀天又引孝經緯謂祭地之禮與天同性玉皆不同言同者唯據衣服則知崐崙神州亦用大裘按先王制禮必因乎時四時雖有祀天之事然夏秋迎氣非服裘之時祀地之禮不同祀天牲玉且然何況衣服方澤之祀時為夏至在周為七月在夏為五月是時也衣單袷可也斷無服大裘之理經言祀天非謂四時皆服大裘也鄭雖有六天之說亦必謂夏至服裘也夏衣葛冬衣裘夏可衣裘將冬可衣葛乎衣葛而祀于圜丘必不能也則衣裘而祀于方澤亦必不能曾謂先王制禮強以必不能之事乎賈疏既非經旨亦失鄭義後世拘於此遂因有夏不可服裘而天地合祭者豈先王之制哉唯冬至嚴寒之時祀天于壇故特共此服外此正月祈穀亦用之故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曰昊天上帝明為圜丘之祀五帝則為祈穀之祭非四時迎氣之祭也

歸廢歸脈

說文祿社肉盛以屋故謂之祿天子所以親遺同姓以示辰聲  
春秋傳云石尚來歸祿說文無脈字是字當作祿作脈者俗字  
也鄭氏注地官掌屋引作天王使石尚來歸屬云屋之器以屋  
飾因名焉與許氏同而字則作屋乃大宗伯注又引作石尚來  
歸脈屋脈兩引不同蓋以器言之則曰屋以祭肉言之則曰祿  
亦猶裸為濯祭之名裸持于京則字作裸既濯而後則字作濯  
也說者謂鄭志作屋不同俗字作脈亦不同說文作祿不知大  
宗伯注云引作脈也春秋傳曰屋宜社之內鄭注詩禮皆本之  
詩乃立家土箋云詩乃立家土箋引春社傳云屋宜社之內許氏五經異義云左氏說脈  
社祭之內盛之以屋宗廟之內名曰膳與鄭氏大宗伯注同是  
許鄭無二義也

實柴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按說文  
柴燒柴焚燎以祭天神以示此聲虞書曰至于岱宗柴是燔柴  
之柴當作柴柴乃木蒸之名見木部而司農云實牛柴上則柴  
即木柴之柴因燔柴而祭名曰柴柴之言柴也亦猶禋之取義  
於煙鄭注禋祀云禋之言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經於  
禋祀作禋知其取義於煙於實柴作柴所以祭名曰柴文之互  
見者非柴為柴之譌也又案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注裸之  
言濯蓋裸字取神示之義故以示降神取澆濯之義故從水其  
實裸之名即因濯而右之禮記既灌而後迎牲論語既灌而後  
字即作濯裸之言灌亦備柴之言柴也

祭祀之好羞

古人共祭祀之好羞注謂四時所為膳食若荆州之鮭魚青州  
之醃胾雖非常物進之孝也疏抗醃胾魚未釋按說文肉部  
胾醃醃醃也醃為醃謂之醃胾也說文無醃字惟云羞藏  
魚也南方謂之鮓北方謂之鮓以魚羞省聲鮓羞也一曰大魚  
為羞小魚為鮓是鮓魚之鮓當作羞為藏魚之名如今鮓魚之  
類也



腥有三義。一為生肉之未熟者。聘禮腥二年。禮記大饗腥是也。一為味之腥者。同禮人秋行。猶腥膏腥。與膏香膏腥膏。注言是也。一為肉有如米者。之稱。人承有視而交。腥注。腥當為早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早。按說文云。腥。星見食。死。令肉中生小息肉也。小息肉。即如米之謂。許氏之義。不必破。腥肉中。如米。即為腥之本訓。與鄭氏破腥為星。異說文又云。腥。犬膏臭也。是腥。腥之腥。當作腥。

債賈也賈與賈不同

胥師飾行債賈者。鄭司農云。債賈也。疏云。鄭云。債賈也者。此經云。飾行債賈。明債為賈。不得為買。上文每云。賈債。債不得為賈。故為買。是鄭望文為義。故不定也。按說文。債賈也。从人。賈聲。賈。街也。从貝。尪聲。賈。出物貨也。从出。从賈。賈。避切。賈。余六切。賈。賈。自是二字。賈之聲。為賈。賈。其義。當為街。說文。街。為街之重文。行且賈也。賈。人凡賈。賈者。賈。為出物貨之。名。賈。為行且賈之名。陳。按肆。曰。賈。持。而。行。于。市。以。求。售。者。則。曰。賈。兩。字。自。不。重。賈。胥。師。飾。行。債。賈。謂。飾。物。之。惡。者。而。賈。也。先。鄭。云。債。賈。也。與。說。文。同。今。本。作。債。賈。也。傳。寫。之。誤。取。先。鄭。又。云。謂。行。且。賈。偽。惡。物。者。後。鄭。謂。使。人。行。賈。惡。物。於。市。巧。飾。之。此。後。鄭。申。前。鄭。之。義。非。必。前。

前。後。合。說。文。證。之。兩。鄭。訓。債。為。賈。皆。當。作。賈。賈。為。行。且。賈。之。名。賈。疏。所。見。之。本。於。鄭。注。賈。字。皆。傳。寫。作。賈。遂。謂。飾。行。債。賈。明。債。為。賈。不。得。為。買。上。文。每。云。賈。債。債。不。得。為。賈。故。為。買。以。鄭。氏。為。望。文。生。義。又。以。先。鄭。與。後。鄭。不。同。不。知。先。鄭。曰。行。且。賈。後。鄭。曰。行。賈。與。說。文。賈。街。也。街。行。且。賈。也。正。是。一。義。賈。疏。不。能。分。別。故。鄭。義。不。明。也。又。賈。師。凡。國。之。賈。債。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注。債。賈。也。故。書。賈。為。賈。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賈。非。訓。債。為。買。也。

媒氏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無夫家非謂鰥寡

按男女無夫家者。謂男年三十未有室。女年二十未嫁者。媒氏察之。非謂男女之鰥寡者也。鄭注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疏申之云。上文已云。令會男女。謂無夫家者也。今又言司察男女。無夫家。是當已有匹。故鄭云。無夫家。謂男女之男女。鰥寡者也。然經文明言無夫家。不言鰥寡。以無夫家為鰥寡。鄭氏之謂也。奪相舟之志。壞節義之風。曾謂先王之禮。而惡出此乎。為充宗辨之。而遂以周官為非。不知此鄭注也。非同禮也。聞鄭賈之說。可矣。乃以之証經文。何哉。

廟寢  
前廟後寢二祀則無寢夏官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注  
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祀無寢詩云寢廟繹也相連  
貌也疏云此云五寢下云小寢大寢不言祀之有寢明二祀無  
寢也引詩云寢廟繹者欲見前廟後寢故云相連之貌也按  
爾雅釋宮云有棟西廂曰廟無曰寢寢廟大況是同有廟無廂  
為異耳必須寢祭在廟為在寢故立之

車中皆立惟婦人坐乘

男子立乘惟安車則坐乘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事若不得謝  
則必賜之几杖乘安車是也婦人坐乘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周  
禮巾車王后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鄭注安車坐乘車  
凡婦人車皆坐乘是婦人不獨安車坐乘也

參乘

鄭氏戎路注云右者參乘疏云若在軍為元帥則將居鼓下將  
在中御者在左若凡半兵車則射者在左御者居中若在國則尊  
者在左御者亦中央其右是勇力之士執干戈常在左右故云  
右者參乘也

王齋日三舉

膳夫王齋日三舉鄭司農云齋必變食疏云齋謂散齋致齋齋  
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宰案玉藻云朝食加日食一等則於  
此朝食當兩太宰不言之者文不具蓋一日一太宰王之常食  
也齋則三太宰故曰變食司農引論語以證之則論語所謂變  
食者亦於常食有加也豈不飲酒不茹葷之為變食乎

其氏專而長

大司徒以土會之禮辨五地之物生。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穀物其氏專而長。注專圍也。按專即圍。說文圍圍也。从口專聲。是專有圍義。竹器之圍者則曰尊。蒲叢之圍者則曰尊形。之方者必分四面形之圍者則聚於一。故專之義亦為專一也。

裸禮有二

一為宗廟之裸。一為賓客之裸。小宰裸將之事。注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樹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撰也。皆掌裸事者也。宗廟裸而天地不裸者。鄭氏以為莫稱賁疏云。賁載之德其功大盛。欲報之德無可稱焉。故無裸祭。統君執圭。璜裸尸則宗廟之裸。王自裸也。裸賓客則大宗伯攝其禮。王不自裸也。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之。注云。代王裸賓客以卷君無酌后之禮。言為者攝酌獻耳。疏以燕禮大射諸侯神皆使大夫為賓。掌火為主人。為君不酌后之禮是也。陳氏神書謂大宗伯攝裸為攝后。非是。后之裸禮亦有二。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

贊瑤爵蓋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以璋瓚酌饗也。亞裸此后之亞裸宗廟也。內宰又云。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裸之神。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在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此后之亞裸賓客也。后亞裸賓客謂上公也。侯伯以下則否。大行人上公之禮再裸而酢諸侯之禮壹裸而酢。諸伯之禮壹裸不酢。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再裸乃酢。王此上公之禮也。神侯伯裸賓客而王而已。后不裸是為壹裸。而酢禮王男一裸不酢。詳見鄭氏大行人注。陳氏祥道以大宗伯攝裸為攝后。非攝王。王裸賓客自裸也。鄭氏鈔謂小宰贊裸為贊王。內宰贊裸為贊后。若宗伯攝裸何用贊乎。亦以裸賓客為自裸。攝裸為攝后。劉氏執中亦同此說。



僕十二三出就外傳時課誦之暇即喜觀書涉獵于山經水注稗官藝術者流每袖挾一編不時繙讀心有所得筆而存之積四三年成一巨帙受室後碌碌為衣食計閒則習舉子業除四子五經外餘書屏貯高閣弱冠後雖得一稔而愛博之心反不如初矣今歲課蒙郭溪長夏無事攜十年前筆存之冊汰去二三取毛詩總角州子之義題曰卅字筆記誌幼學也事雖無裨於帖括然童子時一種去取不可據歸摧焚並錄之以志壯不努力之愧壬午荷月既望並湘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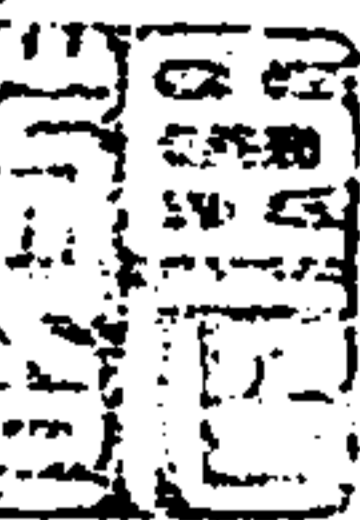
管庭芬識

卅字筆記卷上

淳溪

管懷許

庭芬



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三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百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五字且以中才為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姿稍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便入耳著心見不忌失全在日誦之功耳

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七十五字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合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字日誦三百字更一年三四月可畢即減半亦不過二年半至爾雅十一卷存以流覽可不復成誦

周易正義十卷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二十卷漢孔

安國傳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四十卷漢鄭元箋孔  
穎達疏周禮註疏四十二卷漢鄭元箋唐賈公彥  
疏儀禮註疏十七卷漢鄭元註孔穎達疏禮記正  
義六十三卷漢鄭元註孔穎達疏左傳正義三十  
六卷晉杜預註孔穎達疏公羊註疏二十八卷漢  
何休註唐徐彥疏穀梁註疏二十卷晉范甯註唐  
楊士勳疏孝經正義三卷唐元宗註宋邢昺疏論  
語正義二十卷魏何晏等註邢昺疏孟子正義十  
四卷漢趙岐註宋孫奭疏爾雅註疏十卷晉郭璞

註邢昺疏

戒問程子易重幾何曰易重一斤以易有三百八十  
四爻一斤有三百八十四銖也然則詩三百篇書  
五十八篇亦有斤兩可稱乎此非程子之言後人  
戲之耳

尤西堂作負卦曰負喪心凶匪我負人人負我有初  
鮮終悔之終吉象曰負賴也奸賴良也其人存其  
心喪也我負人身之殃也人負我世之傷也有初  
鮮終賴不可長也悔之終吉反災為祥也象曰水

火與水違行負君子以德報德初六負債吝小有  
言遂无咎象曰還債无咎信可復也九二君子不  
負恩一飯必酬之象曰一飯必酬自求福也六三  
負負多反覆貪小利中有大害証凶象曰見利忘  
義害所伏也九四責友婚媾變為讐絕交凶象曰  
賣友絕交亦可痛也六五大人包荒小人背本勿  
較天祐無不利象曰大人包荒是有容也小人背  
本不祥也上九或錫之莫益之反擊之以怨報德  
是為中山狼終亦必亡象曰以怨報德蓄及其躬

也

逸詩之可採者有支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  
亦可支也詞驪駒曰驪駒在門橫夫其存驪駒在  
路僕夫整駕戴轡之柔矣曰馬之剛矣轡之柔  
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取予不疑則理  
首曰曾孫侯氏四正其舉大夫君子允以庶士小  
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翹樂翹翹  
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又我之懷矣  
自貽伊感又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

作羅傳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台我  
居子行百里者半于九十策無過亂門覽九變復  
貫知言之選書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與善必  
報其德家墨以為明狐狸而蒼子青青之夢生于  
陵彼生不布施死何含珠葬舟張辟雍鶴鶴相從  
八風回回鳳凰啾啾尚書維有燕麻無棄菅蒯維  
有姬妾無棄蕉萃九百君子莫不代匱周道挺挺  
我心局局講事不定集人未定此類甚多  
關雎以下鳥之屬三十有九兔豕以下獸之屬二十

有七葛藟以下草之屬九十有六桃夭之下木之  
屬五十有六二其餘伊威蠨蛸魴鮒鱣之類可  
備燕魚之注不在此類數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故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  
孝子之潔白也故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時和  
歲豐宜黍稷也故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萬物  
得由其道也故由庚廢陰陽失其道理矣崇邱萬  
物得其高大也故崇邱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由  
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故由儀廢則萬物失其

道理矣

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  
白梁粟也禮記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櫞也杞  
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  
杞也集于芑杞言采其杞際有杞核枸櫞也茶有  
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罍茶蓼  
陸草也

高忠獻講學東林有執木瓜詩問難者謂投我以木  
瓜報之以瓊琚其中並無男女字何以知其為淫

奔空皆然然惟蕭山來風李曰卽有男女字亦何  
必淫奔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  
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為淫奔也言未既有  
拂衣而起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為淫  
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  
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  
所指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誰曰狡童淫者  
也忠獻遽起揖曰先生言是也吾不知朱子聞之  
以為何如也

尚書亦多逸者夫子刪定百篇伏生止傳二十八篇

河內女子得秦誓魯壁既出合成五十八篇所逸

四十二篇如汨作九共之類是也虞書仁閱覆下

則稱夏天說文夏書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周書

從命而不拂敬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荀

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昭相時惡民說文維高宗報

上甲微子周書聖作則慎始而敬終終則不困

又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左重黎寧使天地不通

特德者昌特力者亡又欲起無先又農不出則

乏食云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王天之

大律又先其算命漢國無三年之食非其國墨上

言者常下言者權又掩雉不得更順其風淮南厥

兆天子爵白前車覆後車戒又附下而罔上者

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

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說文社惟松北綿綿不

絕蔓蔓奈何詩天將有生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詩

天子不取反受其咎詩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

主父記功忘過者宜為君湯春天齊乎人假我一

日又天子見怪則修德楊以左道事君者誅商其

為逸書無疑至若伊訓之誕資有牧方明漢兌命

之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記秦誓之師

乃鼓譟前歌後舞又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

怠又司馬在前明洪範之卜兆有五曰圍詩康

誥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今文並無豈夫子所

刪乎抑後人脫簡乎

又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大傳引予辨下方士使民平

平使民無傲周施章有服明上下周太社惟

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禮書

傳皆今本所無

朱子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

脫文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本之二典禹謨先

生蓋嘗是正則其他固未之及此所傳有朱子書

說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語以成之非朱子

意也或謂日本國有真本尚書人初未之信後讀

歐陽公日本刀詩有云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

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

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則外國真有其  
本歐公之言未必無據朱子之不注者豈以是耶  
李淳風甲乙占述洛書以禹貢山川分配二十八宿  
岍為角岐為亢荆山為氏壺口為房雷首為心太  
岳為尾砥柱為箕析城為斗王屋為牛太行為須  
女恒山為虛碣石為危西傾為室朱圉為壁烏流  
為奎太華為婁熊耳為胃外方為胃昴桐柏為畢  
陪尾為宵嵯冢為參荆山為東井大別為柳岷山  
為星衡山為張九江為翼敷淺原為軫此亦異聞

諸地志皆未之援引也

河導崑崙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  
流千里至積石山三曲也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四  
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秦重山五曲也東流貫  
砥柱觸闕流山六曲也東至洛會七曲也東流至  
大伾山八曲也東至絳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  
尚書大傳惟王后元祀帝命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  
祀六沚用咎于下注用此時始大祀六沚之用咎  
于下者是洪範乃祭祀之名猶之禘亦祭名不止

作喪服之漸解

汲冢周書克殷解尸逸英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  
之明孔晁注曰受德紂字也又毛詩疏引汲冢書  
曰幽王欲殺太子宜曰使虎食之宜曰叱之虎帖  
耳服今本逸去

禮記間有逸文如命捕人張揖上林賦注引月令則吾將安仗

謝靈運山云在禮六經者所以扶成五性也白虎通

禮士大夫三年之喪國君不呼其門似孝子無出門  
之禮然士喪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帶蒲席是孝

子亦出門也但本館本木鐸欲以無聲耳禮子曰

士于公門脫衰俱孝子可出門之証

西狩獲麟在哀公十四年九月春秋紀事自此而止

春秋與麟原無交涉也後人以文成而致麟則以

麟為祥以麟獲而絕筆則以麟為變皆臆說也家

語因之遂造孔子初生麟至顏氏繫之以絞等語

以麟始以麟終大聖人生死不應與妖作怪如是

秦繆公卒葬雍世死者百七十人秦之良臣奄息仲

行鍼虎與焉坑儒之禍基于此矣以霸王而謚曰



繆宜哉

楚之興也華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興衰

視其儉侈而已

某作么出穀梁註鄧么地

春秋繁露逸文見於他書者如三皇驅車出谷口寰宇

記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冠之在右玄武之象也

通又鄭康成箋冢土引春秋傳曰屋室社之由今

春秋無是文

說文引爾雅禴禘積積今本逸

十

漢興緯書隋始禁之今其目之可考者如易緯之易

稽覽圖易乾鑿度易坤靈圖易通卦驗易是類謀

易辨終備易乾坤鑿度易卦統通圖易卦氣圖易

元命包易萌氣樞易中孚傳易運期易九厄議易

河圖數書緯之尚書璇璣鈴尚書考靈曜尚書刑

德放尚書帝命驗尚書運期授尚書鈞命決尚書

中候尚書洛罪級尚書五行傳尚書大傳中候握

河紀中候考河命中候摘洛戒中候雜篇中候洛

予命中候摘洛貳中候羨明中候勅省圖中候授

起中候準誠哲洪範緯春秋詩緯之詩推度災詩

紀歷樞詩含神霧禮緯之禮含文嘉禮稽命徵禮

斗威儀禮稽命曜禮辨謚記樂緯之樂動聲儀樂

稽耀嘉樂叶圖徵孝經緯之孝經援神契孝經鈞

命決孝經中契孝經左契孝經右契孝經成禧拒

孝經內事圖孝經元命包孝經雌雄圖孝經分野

圖春秋緯之春秋演孔圖春秋元命包春秋文耀

鈞春秋運斗樞春秋感精符春秋合誠圖春秋考

異郵春秋保乾圖春秋漢含孽春秋佑助期春秋

十一

握誠圖春秋潛潭巴春秋說題辭春秋佐助期春

秋孔錄法春秋少陽篇春秋命歷序春秋內事春

秋緯論語緯之論語撰考識論語比考識論語摘

輔象象論語摘象聖論語陰禧識河圖緯之河圖

括地象河圖稽命徵河圖稽耀鈞河圖如開圖河

圖要元篇河圖皇參持河圖赤伏符河圖赤伏符

河圖會昌符河圖考曜文河圖絳象河圖握通紀

河圖玉板河圖龍魚河圖握矩記河圖帝通記河

圖著命河圖柱佐輔河圖真紀鈞河圖秘徵篇河

圖天靈河圖合古篇河圖提劉篇河圖錄運法河  
圖闔苞授河圖帝覽嬉洛書緯之洛書甄曜度洛  
書寶辨命洛書錄運期洛書靈准聽洛書摘六拜  
洛書稽命曜他如鄭康成注二禮引易說書說樂  
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

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書丹立石經於太學門外此  
初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此二刻  
也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補之此三刻也唐  
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此四刻

也文宗時立石于國子監九經並論語孝經爾雅  
共一百五十九卷此五刻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  
經最為精確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昶石經  
也宋淳化中刻於汴京今猶有存者

石鼓之文謬者不一謂周宣王之鼓者韓愈也謂文  
王之鼓至宣王刻詩者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者  
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者歐陽修也謂宣王而  
信之者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者董道也謂字文  
周作者馬子卿也文有今刻落止存九鼓之字辛

鼓無字可存矣以吉日之詩比而觀之大都謂宣  
王之鼓者近是

世傳罔字為武后十字之一然亢倉子云兵至於罔  
邑之郊則罔字非武后作明矣

楊升菴云古文心字以倒火作𠂔心火臟也予案今  
之草書寫心字及火皆作散點亦有理

說文引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  
鯢莊子音羨崔譔曰鵬音鳳

馬氏日抄曰門字兩戶相向本無勾踢宋都臨安玉

牒殿災延及殿門宰臣以門字有勾脚故拾火厄  
遂撤額投火中乃息後書門額者多不用勾脚我  
朝南京宮城門額皆詹孟舉所書北京大明門等  
額皆朱孔易所書門字俱無勾脚也

杭州人呼孩子為牙兒原有此牙字作孩者非  
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褚少孫  
補裴駟解前漢書一百二十卷漢蘭臺令史班固  
撰曹大家補顏師古注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宋宣  
城太守范曄撰劉昭注三國志六十五卷晉平陽

侯相陳壽撰晉書一百三十卷唐太宗文皇帝撰  
一作房喬等撰南齊書五十九卷梁安亞外兵仁  
威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尉錄事蕭子顯撰宋書  
一百卷南齊散騎常侍沈約撰梁史五十六卷南  
齊散騎常侍姚思廉撰父察原本陳書三十六卷  
姚思廉撰父察原本隋書八十五卷唐太尉揚州  
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長孫無忌奉勅撰  
魏徵顏師古孔穎達等協修魏書一百十四卷北  
齊尚書右僕射魏修撰後周書五十卷唐禮部侍

郎兼修國史彭城縣子令狐德棻撰蘇綽牛宏等  
協修北齊書五十卷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葍撰  
南史八十卷唐太子典膳丞宗賢館學士御史臺  
主簿兼直國史李延壽撰北史一百卷李延壽撰  
舊唐書二百卷石晉劉昫撰新唐書二百五十五  
卷翰林學士御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  
制誥充史館修撰判秘閣歐陽修撰宋祁等協修  
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宋薛居正撰新五代史七  
十五卷歐陽修撰徐無黨注宋史四百九十六卷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事軍國重事前中書  
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敕  
撰遠史一百十六卷脫脫撰金史一百三十五卷  
脫脫撰元史二百十卷明翰林學士宋濂翰林待  
制承直郎王禕等撰明史三百六卷 國朝張廷  
玉等編王鴻緒稿

正史雜史中每多逸文今散於他書者約記數則如  
尚書盤庚有商及王文獻通考陰甲至小乙兄弟  
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弟之

統也文獻通考漢祠太乙以昏時祀到明今民間  
夜游觀燈是其遺事太平御覽引開其玉戶施種  
於中比若春種子于地也十二相應和而生其施  
不以時比若冬種子于地也十二相盡死固無生  
者容齋五筆載後漢書襄楷傳引官淮陰毅毅仗  
劍周章南朝劉義慶洪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  
班彪志吳子問孫武子曰敵保山據險挑之不  
出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不懈潛探其情密候  
其息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太平

御覽引豫讓斬襄子衣出血襄子回輪而亡史記  
國策引竭石有九門廣成子引國策周三十七王李選善  
注引國策元戎以鉞如矢歐陽詢引國飢不違食  
李不韋言文選注引吳越滄洲有漢武臺周學紀聞  
四體疲春秋采葛婦詩

秦滅六國趙最可悲長平之役戰而死者四十五萬  
降而坑者又四十萬卽于此時生一男子曰趙高  
先後殺始皇二子而滅秦之宗社生一女子曰邯  
鄲姬以呂氏易嬴氏之宗而莫之覺此兩人從內

乳之蓋趙國之冤氣所化也秦滅六國楚獨無罪  
誘楚懷王而幽囚以死王剪六十萬人風驟雨至  
勢如破竹陸終熊繹之祀忽諸卽于此時生二男  
子于東楚曰陳勝吳廣生二男子于西楚曰劉季  
項羽奮臂一呼四方響應而非子之基絕矣此四  
人者從外取之蓋楚國之憤氣所化也天道恢恢  
豈不大哉

南唐保大宋浚秦淮得石志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  
九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佑

反江東年號後趙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  
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將及符讖先著也今知王衍  
而不知輔公佑知宮人之鏡而不知秦淮之石故  
著之

唐乃李虎之後招拔部落耳忽祖老子尊為元元皇  
帝奇矣明皇又尊道尊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老  
子生于李下不聞有父也又以臯陶作士謂之大  
理理卽序也復尊臯陶為德明皇帝豈非元之又  
元乎宋之始祖推趙世家遂為程嬰公孫杵臼立

廟益奇矣真宗夢玉皇之命令汝祖趙元朗授汝  
天書翌日聖祖至云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再降  
乃軒轅黃帝後唐時復降生趙氏說鬼說夢荒誕  
極矣明太祖不肯祖朱晦菴殆不可及

官制之最可笑者無如宋之官觀使祥符間以首相  
領玉清昭應宮使又置景靈宮會靈祥源觀使以  
次相及樞密使次第領之執政為副使侍從為判  
官天聖初昭應宮災始罷政和中詔天下咸建神  
霄玉清萬壽宮復領如故蓋因真宗悞信天書崇

奉道教至徽宗自號道君皇帝則以天子自為之而當時大臣雖賢者皆泰然受之絕無一言可謂舉國若狂矣不知所提舉管勾者竟何事也然前此唐之宰相已兼太清宮使蓋元元之遺教也吾謂梁武帝好佛捨生彼時百官亦當以寺觀為頭銜矣

李後主亡國最為可憐宋徽宗其後身也神宗一日幸秘書省見江南國主像人物儼雅再三嘆訝適後宮有娠者夢李後主來謁而生端王及北狩金

六

人用李主見藝祖故事亦異矣李主再為人君而再亡國深為不幸矣亦以雪其小樓昨夜之寃也殆于倒行逆施矣

明太祖既登極避勝朝國號遂以元年為原年民間相傳如此而史書不載

孝宗生子胎大宮中秘之張后抱壽寧侯子為兒一老太監知其故竊嘆曰此豈可再傳異姓耶密取毒藥點其陽物遂不育武宗狀貌既異列祖而荒淫無道亦為非類其不以牛易馬者幾希如老太

監者可謂忠矣惜逸其名

嘉靖三十三年春倭人入寇兵備道任公環督兵江陰以待之其子遣人候問公作書報之云汝輩絮絮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倭寇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嚼檀裹革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惟榻耶後來事未知如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

七

汝母前只可以此言曉之不必多說兒輩莫曉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也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毋貽父母之憂便是常聚首亦受奚必一堂哉此書載江陰李訓戒菴老人漫筆字字真摯可以激發忠孝

宏光非朱氏子孫福藩為賊所害幾無噍類史相國河欲立潞王馬壯阻之往迎福藩已無種矣不得已取他人子代之後有童妃來南京絕不相見斃之獄中既而出奔母子異路其非一家可知幸而

速亡貴陽之罪通于天矣或云宏光亦出福藩但非世子耳童氏乃世子妃也姑以傳疑

神童俱係文人未有以武著者渾瑊年十一歲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問曰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拔石堡城收龍駒馬官拜太師封王比千古一奇也

熊大司馬璉先中萬歷某科湖廣武鄉試第一名後又棄武就文中萬歷丁酉科湖廣鄉試第一名于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兩解世間無

于

漢重孝廉曹掾曾舉孝廉唐重進士黃巢曾舉進士儂埃智高發三解不得志遂起兵兩廣因立兩解試攝官之格張元昊殿試不第徑往西夏自是殿無點落之士必以科目取士豈能網羅異人

葉子之風盛于明末曰馬曰槩曰打曰鬪皆刀兵之象而有担有放有比有滅不祥莫甚焉張賊之名獻也李賊之名鬪也偽鄂之名大順也牌中皆有之至于馬吊興而百老阮小五之名獨著則為南渡馬阮之識而國亡矣

柳南隨筆曰乙酉五月豫王兵渡江宏光主暨大學士馬士英俱出走偽太子王之明忻城伯趙之龍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都督趙其傑等以南京迎降王引兵入城諸臣咸致禮幣有至萬金者錢獨致禮甚薄蓋表已之廉潔也其所具之東前細書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百拜叩首謹啟上貢計開鎔金銀壺一具法琅銀壺一具蟠龍玉盃一進宋製玉盃一進天鹿犀盃一進夔龍犀盃一進葵花犀盃一進芙蓉

玉

犀盃一進法琅鬲盃一進文玉鬲盃一進法琅鸞盃一對銀鑲鸞盃一對宣德宮扇十柄真金川扇十柄弋陽金扇十柄弋奇金扇十柄百子官扇十柄真金梳扇十柄真金蕪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右啓上貢又署順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即入張況與豫王記室諸暨曾王佐善因得見王鐸以下送禮帖子而記之以歸王佐又語況云是日錢公捧帖入府叩首墀下致詞于王前王為色動禮接

甚歡云

又田雄執宏光主至南京豫王置之司禮監韓贊周第令諸舊臣一一上謁諸臣見故主皆伏地流涕王鐸獨立戟手數其罪惡且曰余非爾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去曾王佐親見其事是日獨錢宗伯伏地慟哭不能起王佐為扶出之聞人言鄭成功在海船一愛姬縫衣失針遍覓不得鄭以目指之曰此非針乎姬笑曰真賊眼也鄭大怒即縛姬斬首投海中此賊殘忍至此

孫可望在滇劫永歷入營日支糧五升肉菜少許許

餉司上日計簿曰皇帝一員皇后一口太子一口

可望怒罵曰奴輩不書皇帝一尊而云一員使我

得罪主上乎其可笑如此

明莊烈帝御履以布為之簽記製造年月及工價聞

後門外西什庫有貯焉

尤西堂曰物之聚者未有不散不獨財色然也書亦

有之自秦火作備其後劉歆入畧一萬三千餘卷

新莽燒之湘東蓄書十四萬卷江陵破悉自悉焚

之王世充得隋書八萬餘卷沒于砥柱開元四部太和十二庫宣和太清龍圖所儲皆遭兵燹無孑遺者何況士庶之家乎先祖文簡公造萬卷樓一夕而燬于火近者錢氏之絳雲樓其續也予修明史纂藝文志經史子無論即集部至三千餘種然僅存姓氏題目而書之有無大半不可問矣文章劫運彈指滄桑而一二儒生尋章摘句沾沾自喜為必傳亦可嘆也

虞山王東淑曰吾邑藏書之富自昔所推成宏時有

錢員外仁夫者其藏書處曰東湖書院嘉靖時有

楊副使儀者其藏書處曰萬卷樓至錢宗伯絳雲

樓之藏則更倍於前人矣宗伯之門人毛晉子晉

錢曾遵王收藏亦富毛藏書處曰汲古閣錢藏書

處曰述古堂今所藏俱散為雲烟不可問矣

自暴秦焚書後率多偽造延及後世猶然如風后握

奇經岐伯素問尹喜子乾坤鑿度俱連山易劉三

墳張天覺或卜周易傳張陰符經李素書張商麻

衣易戴所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石經大學朝鮮書

經倭國詩經俱豐 晋史乘楚史檣机俱吾 三畧六

韜鷲冠子子華子俱 文子徐靈 關尹子孫元命包

昇孔叢子并宋咸注 亢倉子唐王賢 列仙傳非劉王氏

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衡公問對俱 龍城

記王性 省心錄沈道 指掌圖非蘇 周秦行記李德

人碧雲賦魏 天祿閣外史萬歷 周歲華記麗 震明 胡

於陵子明 陳后金鳳傳明 香奩集五代 物類

相感志宋 贊釋

陶九成所輯說郭及陶堯續說郭共書一千二百五

種瑣記雜說無微弗錄惟卷帙浩繁節略為多然

本全本幸存者固無足慮全本已失者正幸嘗其

一齋為之擷芳而取菁也古云存什一於千百不

信然耶周櫟園云金陵寇家有說郭全部以四大

厨貯之今坊刻多逸去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卷明永

樂元年七月奉勅編

毛子晉所刊津逮秘書十五集第四集通古大象歷

星經二卷元缺文一頁第六集金石錄墨池編有

目無書第九集五色線三卷失刻中卷

道書以一卷為一弓佛書以一條為一則佛典又云

多羅樹葉書九三百四十縛縛音絹字亦借為卷

也弓音周與軸通

演繁露曰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

俗傳刻板書始于馮道唐柳玘家訓序言在蜀時嘗

閱書肆見字書小學率雕本印紙似在道前若五

代史和親文集百卷自鐫板以行世與道同時

人也宋史藝文志曰周顯德時始有經籍刻板學

者無筆寫之勞未始也史糾駁之以為刻板當始

于唐武宣之世云云然亦無所考也後漢乾祐時

聶宗羨為博士校定公羊刊板國學宋真宗幸國

子監問邢昺經板幾何昺曰十餘萬臣少從師授

經經有疏者百無一二力不能傳抄今板本大備

士庶家皆有之東坡李氏山房藏書記言見老儒

先生自言少時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得之皆手

抄讀之近年市人轉相摹刻百家之言日傳萬紙

古無刻本大率傳抄故南史沈麟士年過八十猶



抄細字書數十篋梁表峻自寫書日課五十紙其  
後刻書之事至北宋而始盛然陸深河汾燕錄云  
開皇十三年上勅佛經雕板行世是刻板書隋已  
有之更在柳氏所言之前矣

宣和畫譜二十卷共二百三十一人六千三百九十  
六軸宣和書譜二十卷共一百七十七人一千二  
百五十本當時購求之費奚啻百萬比于花石綱  
矣至金兵入汴索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括  
借都城十不及一何不以此物與之但恐軒離不

粘沒唱非賞鑒家耳然高宗南渡有思陵書畫記  
其富相等趙家父子癖好如此豈不作骨董天子  
乎

王東淑曰李中丞鶴野鹿山泉州人也康熙甲子舉  
人歷官浙江巡撫性嗜書所藏多善本每本皆有  
圖記文曰曾在李鹿山處後坐事繫獄書多散逸  
前此所用私印若為之識者夫近代藏書家若吾  
邑錢氏毛氏插架之富甲于江左其所用圖記輒  
曰某氏收藏曰某人收藏以示莫予奪者然不及

百年而盡歸他氏矣中丞所刻六字寓意無窮洵  
達識也

諸子中每多逸句今散見於羣書者如引墨轉無已  
天地滅移列子天瑞篇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  
列子力命篇引三子復于墨子曰告子勝仁墨  
子曰告子為仁猶跛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  
文選注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  
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太平御  
子今莊子逸禹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  
篇亦不載

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快中鼓塗山氏往見  
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山化為石禹呼還我子石  
破北方而生啟顏師古注武帝紀引淮南子王者諸侯所以田  
獵者上以供宗廟下以集士眾也春謂之田何舉  
本名而言之也夏為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  
之蒐何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傳左  
正義引李子教身長七寸遊鵲嚙中秦胡乞身長  
白虎通李子教身長七寸遊鵲嚙中秦胡乞身長  
教文一步渡河與齊魯戰折板傷齒太平御覽  
盜跖篇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按展禽僖公時人孔子

生于襄公二十年相去已八十餘歲至伍子胥之  
死在哀公十一年子路之死在十五年相去九五  
五六十歲引之不太遠乎故韓退之王介甫皆以  
莊子為偽作

廣東新語曰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順德  
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或問之曰吾南人  
採南音安能與達魯花赤俯仰耶

日一歲而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  
其于日而與之會一歲九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

光

晝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  
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  
月同度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  
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日亢月而月  
為之食是皆有常度數見詩集傳

晉書天文志曰對月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  
闇虛闇虛逢月則月食

易乾鑿度春秋元命苞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  
六萬歲春秋命歷叙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

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  
十餘萬歲漢書曰上元至代桀之歲十四萬一千  
四百八十年漢陳晁言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  
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唐李淳風推自麟德元年  
甲子上距上元甲子積二十六萬九千八百八十  
載僧一行以大衍數推上元甲子積距開元甲子  
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一千七百有四十是其日數  
也宋邵堯夫云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歲以十  
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云自開闢至堯正當其

光

中數諸說不一其孰為是耶

即春風自下而上升紙鷲因之而上升起夏風橫行  
於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  
以隕冬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

玉真先生云陽氣為雷陰氣為霆雷有聲霆無聲雷  
性善霆性惡雷好生霆主殺

河圖謂雷曰玉虎鳴

隋書元冑傳文帝嘗於正月十五日登高與近臣登  
高時冑不在上即令馳召之及冑見上謂曰公與

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正月十五日登高不見他書嘗考之韓退之有人日登高詩

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蓋指二月也小

謝詩因之故曰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今人刪去猶字而竟以四月為清和

元周公謹云上已當作日干之已古人用日如上辛

上戊之類皆日干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則上旬無已矣

張說上大衍歷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日

辛

上之蓋八月初五日為元宗千秋節宗璟表云月

唯仲秋日在端午是也又續世說齊暉為江西觀

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獻銀瓶高八尺則九月之

五日皆可謂之端午也

呂種玉言鯖日古書皆以七月七日之夕為七夕今

北人即以七月六日之夕為七夕思之未得其說

當詢其所自

冬至陰極陽生梅桃杉和花皆五出也夏至陽極陰

生威靈仙鹿葱射干淨瓶梔子花皆六出也出音綴

人生六十年大約如四時始生至十五知識漸開如

春之句萌甲折折十六至三十人事紛紛如夏之

發揚舒洩三十一至四十五謹密老成如秋之斂

華就寔四十六至六十料理釋擔如冬之凝結歸

藏其中以五年配一月以一月配一日大畧相等

過六十年以往名種利鎖得以息肩適性怡情游

行自在翻如枯木之再逢春也

伏羲氏畫地之制九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

五十六萬四千五百六十六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

世

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五十七出鐵之山千三千

六百九

河圖括地象曰地有九州東南神州曰辰土正南邛

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開土正

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元州曰成

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

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巖厲

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顛而堆阜

黃河十二月水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  
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荳  
花水八月菽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  
月走凌水十二月感凌水

人言秦始皇築長城不知自秦以前已有築之者未  
并六國之前燕趙秦之國邊于匈奴趙武靈王胡  
服習騎射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  
燕亦築長城自遼陽至襄平秦有隴西北地上郡  
築長城以拒胡又齊閔王築長緣河經太山餘一

千里至瑯琊臺入海又燕秦說魏襄王曰西有長  
城之界則魏亦有長城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築  
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然則長城之備  
胡亦不自始皇始而始皇特從而繕治之更加廣  
長耳自此以後漢武帝元朔二年復繕長城北齊  
天保二年起長城六年築長城七年又築長城周  
靜帝大象元年築長城隋文帝開皇五年築長城  
六年又緣邊築數十城七年修長城秦後長城之  
事如此

廣陵邵伯湖中有小洲上建露筋烈女廟俗傳有姑  
嫂適至此而暮發勢甚盛時有數男子張憫宿其  
中嫂不能忍亦就之宿姑獨露坐餓殞至于筋見  
而殞詞客過者或詠歌之不知其誤江德藻聘北  
道記云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  
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為露所齧至曉  
見筋因以為名北音謂鹿為露故悞為露耳酉陽  
雜俎云江淮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  
夕白鳥啗其血滴筋露而死始則誤鹿為人既又

譌男為女世事往往皆然故特表而出之  
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尼以為塞竹書紀年  
云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

卅兮筆記卷下

淳溪 管懷許改名培蘭氏 畧存

史冊皆言樂嬖妹喜案竹書紀年云樂愛岷山二女而棄元妃妹喜於洛遂以夏返與正史不合似妹喜是樂之后也而寵者非喜也

孔子有妾見孔叢子子貢對楚昭王曰孔子妻不服

采妾不衣帛孔明有妾見答李嚴書曰吾受賜八十斛畜財無餘妾無副服陶令雍端二子皆年十三亦是有妾之証

國策本注龍陽君幸臣也鮑彪正之曰早幸姬非幸

臣也前魚者即易經貫魚之義魏王令曰敢進美人者族幸臣無進理美人之稱非幸姬而何不得以楚之安陵為比崔鴻十六國春秋半龍衣晉書載訖中語獨鄭櫻桃則云是鄭世達家女姬石虎惑之有專房之寵與載記云櫻桃是男寵不合

神仙傳稱始皇與龍女交而孕生兒棄之沙灘項梁牧養之長大有勇能自曳其身而飛教步故名曰羽

古逸史載趙高為趙之公子抱忠義之性自宮而隱

秦宮中為趙報仇張良大索時即避高家故得免難拾遺記以高為有神仙術子嬰煮之七日不死想以其能忘暴秦故史多有而賢之矣

嚴子陵娶梅福季女生子茂茂生隆隆生耳子陵年八十終

宋曾三異云莫愁乃古男子神仙隱逸者流非女子也見劉向列仙傳楚之石城有莫愁石象男子衣冠甚偉

鍾馗之名小說為終南山進士屢試不第死後為神

能啖鬼見形於明皇上命吳道子畫之熙寧五年印賜輔臣各一本此一說也爾雅以鍾馗為苗又一說也考工記終葵椎也鄭康成注天子搢批珽曰大圭長三尺行上終葵首終葵首者圭於行上又廣其所方如推頭馬融廣成賦暉終葵楊廣斧取揚推逐疫之義是以北史堯暉名鍾葵字辟邪隋書漢王楊諒將名喬鍾葵字辟邪皆本此意又一說也左氏祝駝數分器有終葵氏蓋上古之國

名又一說也庶物異名疏唐號州歲貢終葵石硯  
二十枚又一說也劉禹錫有謝賜鍾葵歷日表則  
又一說矣

楊升菴曰李察陳情表有少仕偽朝之句責備者謂  
其篤於孝而妨於忠矣嘗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  
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偽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  
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  
指此類乎

李白生于彰明縣之青蓮鄉故號青蓮司馬公父以

大德五年守光州而溫公生遂名光

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自辨妹嫖始客曰惜此神技  
劇自婦人余曰嫖嘗脫舜於瞽象之害則造化在  
乎堪作畫祖見客中間集

女子稱寡而左氏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易林曰久繆  
無偶思配淑女求其非望自令寡處是男子亦稱  
寡也女子稱嫁是男子亦稱而列子國不足將嫁  
于衛張湛注自家而出曰嫁是男子亦稱嫁也  
山谷題九江石工仲寧所居曰琢玉坊太守台刊黨

人碑辭曰寧以刻籙黃詞翰得飽暖今不忍下手  
見揮塵錄則不刻黨人碑非止安民一人矣

唐曰訖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其言昔為  
兄弟今為半子也是婿稱半子之始又婿為嬌客  
見老學菴筆記秦檜有十客以女婿為嬌客

歐陽子曰受業者為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為門人論  
語為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于弟子者也洪  
氏隸釋隸續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人然則  
古時弟子門人大有分別今則混而為一矣且以

門人當弟子而無弟子之稱更有士人稽首于佛  
菩薩三清文昌之前自稱曰弟子猶可異也

晉元帝踐祚允諸侯咸奏批之曰諾而草書若字之  
尾如鳳形故謂之鳳尾諾今訛為鳳尾詔非也

古樂府河中曲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  
文章今遂謂金釵美人十二行悞矣  
加級者首級也秦法每戰斬一首級敵者予一級蓋  
軍功也今因他事而加級悞矣

南史齊武帝于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東昏曰

何不純用琉璃比帝王之居也今以妓為青樓悞矣又令人動稱勾欄曰教坊甘澤謠辨云漢願成廟設勾欄以扶老人非教坊也教坊之稱始于明皇因女伎不可隸太常故別立教坊

世但知女子拜曰檢衽而不知男子亦稱檢衽見元

遺山題跋

今人以鷹犬為詈語後漢張能表碑云仕郡為督郵

鷹撮盧擊直以為頌語

措大一說士不可犯如醋之酸故大人也一說士居

五

新鄭之郊故以鹽負醋而賣落皂不遇因以名一

說鄭有醋溝甲族所居也一說能舉措大事也見

資暇錄

今稱與人言不相合曰矛盾不知所出嘗見尸子云

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其盾曰吾盾之堅莫能計

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

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如何其人不能應語蓋本

於此

小兒痘症古醫書岐黃素問皆無之左傳史記好言

人狀貌而亦不言及面麻二字李時珍以為始于

馬援征武漢變染此疾歸名曰虜瘡不名痘也問

考之史傳惟文苑英華載陳熙幼時面瘡初脫見

清源牧咏河陽花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胡不咏

之黥應聲曰玳瑁應相比斑犀豈不加天嫌未端

正滿面與粧花似屬痘見文字之始

三姑六婆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

婆師婆葯婆度婆穩婆也晉書所謂甘好是也蓋

與三刑六害同也

六

李義山雜纂有設風景之語謂清泉濯足花上晒裙

背山起樓焚琴煮鵝對花點茶喝松下唱道近有

人復廣數條曰雅集詩勢交清歌談俗事妓席裝

官樣文會撒酒風看法書名畫暗贊食方物請益

賞名花焚香

通鑑以迎佛始于漢明帝按帝王世紀秦時西域沙

門寶利房聘秦始皇囚之竟飛去漢書武帝得西

域祭天金人置甘泉拜禮皆佛之先聲續大事紀

以漢哀帝元壽元年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弟子秦

景浮圖經為佛入中國之始拾遺記尸羅朝王穆  
王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則更在前矣又列子  
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早聞於中國矣  
胡人禮佛舉手加額曰南膜拜穆天子傳膜拜而受  
希通錄云南漢音無乃胡人之拜佛而頌其號  
故併錄之佛經注注以南無二字冠於諸佛之首  
者此也

世俗謂僧道有妻者為火居乃火宅之謫蓋以在俗  
為火宅而出家為出火宅又為火宅蓮華若有室

則復入火宅矣

道書云鈞天樂部萬種所其流人間者琴耳樂調亦  
萬種其流人間者思一六犯工尺六字耳思今作  
四一今作乙犯今作九又宋朝詞話有五九公赤  
等語公赤今作工尺

念珠之數一百八顆晨昏鐘聲一百八叩佛氏之象  
蓋取其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而為之

蕭史造鍊雪丹與弄玉塗之即今之水銀粉

東方朔瑣語載木屐起於晉文公介子推從亡後歸

後逃祿隱迹綿上抱樹燒死文公撫木哀嘆伐以  
製為雙屐每念推世亡之功輒俯視其屐曰悲乎  
足下足下之稱始此案推姓王名光字推介休人  
故稱推介子推

古今注以金吾為木棒一解也顏師古以為鳥名二  
解也應邵以為執金革以禦非常百官志當讀金  
吾為金禦三解也

楚詞小腰細頸若鮮卑注鮮卑帶也晉以後為五  
胡之名

案博古圖古冠俱有款識款謂陰字識謂陽字款在  
外識在內夏冠有款有識商冠無款有識識音

相傳甕甌始于後周梁世宗然潘岳笙賦披黃包以  
授甘傾綠瓷以酌醴柳子厚有代人進瓷甌表陸  
魯望詩九州風露越寧開奪得千峯翠色來是瓷  
甌不始于後周之說

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恬乃秦時人  
而詩中已有彤管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授



筆以時文寫之其來尚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為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殊不知莊子書中有砥筆和墨之句則以毫染墨明矣竹筆豈可砥耶莊子在恬之前筆不始于恬明矣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蹏乃小紙也則紙已見於前漢恐非始于蔡倫謂二人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始于二人則不可也

九

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紀勝之曰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五木自天生五木倚穀倚人生故五穀候于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死而獲死也楊升菴曰龍生九種一曰鼉屬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獸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叫吼今鐘上之紐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蚣蝱性好水

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立於刀環八曰金狻形似獅性好烟火故立於鼎香爐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首其外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寐故以警巡

又袁棟書隱齋說曰龍生九子不成各有所好囚牛好音樂胡琴頭上刻獸是睚眦好殺刀柄上龍吞口是嘲風好險殿角上走獸是蒲牢好鳴鐘上獸紐是狻猊好坐佛坐獅子是霸下好負重碑座獸

十

是是狴犴好訟獄門上獅子頭是負負好文碑兩傍紋是蚩吻好殿脊獸頭是或云鼉屬形似龜好負重故用載碑吻吻好望故立屋角上憲章好因故立于獄門上饕餮好水故立于橋所螭蝎好腥故用于刀柄上螭螭好風雨故用于殿脊上螭虎好文彩故立于碑首金狻好火烟故立于爐蓋上椒圖好閉口故立于門上即詩人所謂金鋪也蚣蝱好立險故立于護朽上鯨魚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獸吻好食陰邪故立于門環上金吾性通

靈不睡故用巡警蒲牢性好吼故懸于鐘上又云  
饕餮好飲食故立于鼎蓋蚺蝮性好水故立于橋  
上又云蚺蝮好負重今碑下獸是即霸下音同字  
異又云蚺蝮好水橋上獸又云瓦猫好險蒼前獸  
螭好慵門前獸皆與升菴說異故並存之

風雅頌既已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三變而  
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雜詩五言起蕪李或  
云起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  
傅常孟八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

湛九言起於高貴卿公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末  
年辨曹子建父子之詩黃初體魏年辨與建安  
年辨中才于之詩太康體晉年辨左思潘岳二  
諸公之詩永明體齊年辨齊梁體通兩朝南  
宋諸公之詩與齊梁體一也唐初體唐初體  
北朝體通魏周而一也唐初體唐初體盛唐體  
景雲以後開元大歷體子之詩元和體詠公晚  
天寶諸公之詩元祐體蘇黃江西宋派體山谷  
唐體本朝體通前之元祐體蘇黃江西宋派體  
宗以人而論則有魏李體李陵魏武曹劉體子建陶體  
明謝體運徐庾體庾信沈宋體佳期陳拾遺體子

卯兮筆記 卷下

昂王楊盧駱體王勃楊炯盧張曲江體公九齡  
少陵體太白體高達夫體高適孟浩然體岑嘉州  
體參王右丞體王維常蕪州體韓昌黎體柳子厚  
體韋柳體曹合言之李長吉體李商隱體即西廬  
同體白樂天體元白體其體一也杜牧之體張籍  
王建體謂樂府之賈浪仙體孟東野體杜荀鶴體  
東坡體山谷體后山體但數篇他或似不全之者  
其他則本王荆公體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  
共自體耳王荆公體蘇黃陳以上而以唐人尚隔  
一邵康節體陳簡齋體陳去非與蘇也亦揚誠齋

體其初學半山后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  
又有所謂選體選詩時代不同體製隨異今人  
梁體漢武帝與犀臣共賦七言每句玉臺體玉臺  
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西崑體即  
但謂綴體者為玉臺體其是則不然者西崑體即  
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香奩體韓偓之體皆稱  
宋楊劉諸公而名之也香奩體韓偓之體皆稱  
集宮體梁簡文傷於輕靡時非宮體有近體詩也  
黃帝彈歌斷竹斥木飛土逐肉二言之始也詩頌振  
振鷺鷺于飛歌咽醉言歸三言之始也鬱陶乎  
予心顏厚有怙悞五言之始也詩雅我不敢效我

友自逸李長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九八言之始也杜詩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九言也李太白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十言也東坡詩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十一言也

少陵飲中八仙歌分八篇人人各異本非重韻

唐有日試百篇宋太平興國五年趙國昌應百篇科

自陳求試上親出五言四句詩曰松風雪月天花

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九二十字每

十三

字五篇率四韵至晚僅成數十首特賜及第

宋太祖微時咏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辣捷千山萬山

如火發源更走向天上来趕却殘星走却月真英

雄語有開氣國氣象後史官潤色之云未離海嶠

千山黑纜列中天萬國明語氣卑弱直文人伎倆

耳

侍讀楊徽之以能詩聞以朝太宗索其所著以百篇

献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

太宗和賜選十聯寫於御屏江行云犬吠竹籬沽

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高易斷魂塞上云成樓烟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浮花水入瞿江峽帶雨雲歸越舊州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石雲生筆閒繞庭松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暹梧葉雨聲寒梁周翰詩云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蓋紀寔也

十四

余靖尚書使契丹為北語詩契丹受之再往益親余

詩云夜筵設罷修盛也臣拜洗受賜也兩朝厥荷通好也

情幹勒厚重也微臣拜舞也祝若統福祐也聖壽鍊

擺嵩高俱可忒也極極也國主舉大盃謂余曰能道此

余為卿飲復舉之國主大笑遂醕觴又刁約使契

丹為北語詩云押燕移商畢移商畢官名者房賀也

跋支賀跋如執也餞行三匹裂古裂似小木器以木為之加黃

漆密賜十纒狸形如鼠而大居食穀梁嗜肉也

秦檜容陸士規工詩嘗挾書于臨川守饋道不滿升

堂授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檜恣陸歸請見不出  
然猶令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黃陵廟一  
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  
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檜吟賞  
再四待之如初陸詩不減唐人而賦檜此事大可  
採入詩話

劉伯溫思美人三字詩曰雨欲來風蕭蕭披桂枝拂  
陵苔繁英隕鮮葉飄揚烟埃靡拾搖激房帷發綺  
綃中髮膚惜寂寥思美人隔青霄水渺茫山峯荒

雲中鳥何脩脩欲寄書天路遙東川主逝不可邀芳

蘭花日夜凋掩瑤瑟閒玉簫竟眾眾心搖搖望明  
月歌且謠聊逍遙為今霄宵

閔僧懷濟有詩二絕云家住閔山東復東其中歲歲  
有花紅而今再到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家住  
閔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而今再到鶯啼處  
鶯在舊時啼處啼人多誦之

一全真題詩桃川壁間云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  
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烟火細嚼梅花當點心讀

之似不火食人語

唐伯虎花月吟云花香月色兩相宜惜月憐花臥轉  
遲月落慢憑花送酒花殘還有月催詩隔花窺月  
無多影帶月看花別樣姿多少花前月下客年年  
和月醉花枝 國朝趙吉士先太史效子畏體作四  
律曰花輝玉萼月凌樓問月評花散夜游花霧腫  
隴殘月度月波蕩漾落花流多情月姊花容瘦解  
語花姑月佩流留想月長歌花競秀月臨花與鴈  
行秋二曰花枝拂月裏香塵月色花姿共一真探

月花驚樓宿鳥看花月倚旅行人月邀花步尋難  
遍花簇月眉曲不伸退谷誰為花月主花洲月渡  
夜投綸三曰秋老花殘菊月餘月初纔別浣花居  
曾翻月樣花玉譜新檢花叢月老書衰草殘花沙  
月白曉風斜月野花疎練光紫月花溪碎吞月啣  
花潑刺魚四曰開盡心花對月論花身月鬼兩温  
存花朝月夜餐雲母月窟花房繞竹孫急繫花鈴  
催月御高磨月鏡印花樽撫花弄月憐尤惜重疊  
花陰罩月墩六先生此題九十二首今更錄其精者又無名氏續四律云月臨花鏡影交

加花自芬芳月自華愛月眠遲花尚吐看花起早  
 月方斜長空彩散花迎月深徑人歸月伴花美却  
 世間花月意撚花玩月醉流霞二日春宵花直千  
 金愛此花香與月陰月助花光春燦燦花羞月色  
 夜沉沉盃邀月影臨花醉手弄花枝對月吟明月  
 易虧花易老月中莫負賞花心三日花開爛熳月  
 光華月色花情共一家月為照花來院落花因隨  
 月上愁紗十分皓色花輪月一徑幽香月讓花花  
 月人間稱二絕倚花賞月醉須賒四日有花無月

恨茫茫有月無花恨轉長花美似人隨月鏡月明  
 如水照花粧拖錦月下尋花步攜酒花前對月嘗  
 如此好花如此月莫將花月作尋常

世有惠口頭俗語皆出名士集中如世亂奴欺主時  
 衰鬼弄人杜荀鶴詩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  
 愁羅隱詩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崔戎酒開門不  
 管窓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大風  
 吹倒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宋人笑趙師畢欲  
 詩晚飯少吃口活到九十九修類稿所引難將

一人手掩得天下目詩書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  
 郎女真蕙詩一舉首登龍席榻十年身到鳳凰池張  
 詩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詩康兒孫  
 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信詩是非只謂多  
 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自家掃去門前雪莫管他  
 家瓦上霜並見事林廣記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唐人  
 董穀碧里雜存作明孫黃臨刊詩駿馬長駝痴漢走巧妻常伴拙  
 夫明謝在王東淑曰歸湘字溶溶吾邑閩秀也有春日村居四

首頭傳誦一時今錄其半于此其一云竹翠沙明  
 迎絕塵清江芹暖鴨知春門前車馬應嫌僻鏡裏  
 鶯花不笑貧幾陣疎風開柳絮一番瘦雨淨苔茵  
 年來種得桃千樹偷做仙源學避秦其四云碧紗  
 搖落印芭蕉花底烹泉捲素濤昨夜雨深催芍藥  
 連朝日麗熟櫻桃柳絲拂路綠陰亂麥隴翻雲翠  
 浪高一曲洞簫良夜靜清風明月任逍遙  
 洪夢梨字蕊仙號白雲道人江陰女子也才色雙絕  
 往來多名士而尤與汪西京沈暉吟社諸君以西

京故間以詩與道人相倡酬記壬寅春吳靜川理  
招同人集三影軒分韵賦詩以寄道人各依韵和  
之和王露滑昌青字云湖橋烟月浮空碧琴水山  
城入半青和孫陶菴鏞花字云有恨光陰丁墨亭  
不情風雨妬梨花和周以寧棟葉字云可有風情  
依碧柳未須顏色借紅葉和許南文永春字云花  
糝碧苔三月暮酒潮紅頰十分春又是歲之暮夏  
西澗先生招同人集遵道堂分韵賦詩再寄道人  
道人亦各依韵和之和西澗兒字云茶碾碧香浮

光

雀舌酒清黃色借鸞兒和露滑銀字云雙尖聳塔  
排空碧一澗噴泉倒立銀和陶菴中字云粧罷桃  
笙奪獨見自注獨見夢回茉莉入通中自注通中  
孫麗明光然字云山黛染成眉入翠火榴簪得髻  
初然和侯衡秉衡銓書字云碧紅初泛盈如酒黃  
白新標插架書和陳亦韓祖節字云結成舊恨兼  
新恨嫁得蕭郎是漫郎和西京浮字云簾碧琉璃  
三伏冷綃輕烟霧一身浮和靜川深字云風生蓮  
渚擎紅墮雨卷茶烟暈碧深和東淑微字云山雨

嵌空籠淡柳黯淡柳烟橫翠入霏微此數十句皆  
秀麗可誦又我我齋賞梅同西京作云愁來萬事  
壓眉端忽覩梅開意自歡我欲問花花問我相逢  
夜半不知寒病中送西京還虞山云亂頭粗服送  
君云行分手難為此際情願向生前拚一死好世  
死後訂三生此二詩亦佳道人在近代蓋馬湘蘭  
王修微之流亞也不幸年未四十而歿西京收拾  
遺詩僅得數十首編成白雲遺稿好事者爭傳之  
並見柳南隨筆

子

吾邑查太史某以誹謗罹國法其女亦徙邊塞女故  
工詩途次題驛壁云薄命飛花水上游翠蛾雙鎖  
對沙鷗塞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淒六月秋渤海  
頻潮思毋淚連山不斷背鄉愁傷心漫譜琵琶怨  
羅袖香消土滿頭

琴城孫愷似上舍往高麗攜詩一冊以歸多絕句有  
可誦者如姜克誠湖堂早起云江日晚未生蒼苔  
十里霧但聞柔櫓聲不見舟行處成侃羅噴曲云  
為報郎君道今年歸未歸江頭春草綠是妾斷腸

時林悵聞怨云十五越溪女羞人無語別歸來掩  
重門泣向梨花月僕遜山中雨云一夜山中雨風  
吹屋上茅不知溪水長祇覺釣船高崖瀝雨荷云  
胡椒八百斛千古笑其愚如何綠玉斗竟日量明  
珠鄭之升留別云細草閒花水上亭綠楊如畫掩  
春城無人為唱陽關曲惟有青山送我行崔淑生  
贈採芝云只見青山不見村漁郎無路覓桃源丁  
寧為報東風道莫逐飛花出洞門姜渾贈妓云雲  
鬟梳罷倚高樓鏡篋橫吹玉指柔萬里關山一輪

七

月數行清泪落伊州申世護傷春云茶甌飲罷睡  
初輕隔屋聞吹紫玉笙燕子不來鶯又去滿庭紅  
雨落無聲鄭知常醉後云桃花紅雨鳥喃喃繞屋  
青山間翠嵐一頂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亭江南  
成侃漁父云教逐青山教谷烟紅塵不到白鷗邊  
漁翁不是無心者管領西江月一舸金淨江南云  
江南殘夢畫懨懨愁逐年華日日添雙燕來時春  
欲暮杏花微雨下重簾李仁老杏花鵲鴝圖云欲  
雨未雨春陰重杏花一枝復兩枝問誰領得春消

息惟有鵲之與鴝之又毛大可遇高麗使問其國  
中女子能詩果否答曰豈惟女子曾見一枝洗粧  
漱頰脂于水水帶紅色吟之應聲曰疎雨秋兼  
漏日飛回潮晚帶斜陽落豈非佳詩

楊升菴填詞絕少近見其廿一史彈詞叙事既妙首  
尾各有一詞詞錄其最緊切者西江月云颯颯西  
風渭水蕭蕭落葉長安英雄回首北邙山虎鬪龍  
爭過眼閒者滿橋楊柳淒涼露冷風寒斷蟬聲裏  
倚欄杆不覺斜陽又晚南鄉子云攜酒上孤亭滿

三

目江山列畫屏賺得英雄頭似雪功名虎嘯龍吟  
幾戰爭一枕夢魂驚落葉西風別換聲誰弱誰強  
都羅罷手傷情打入漁樵話裏聽尤西堂續明代  
彈詞亦有浪淘沙一闋云世事浪淘沙頃刻天涯  
鳥飛光走兩輪車繞送斜陽歸去也月上梨花漢  
室與唐冢枉費喧嘩三五酒了一壺茶君看前朝  
宮闕地鬼火神鴉讀之皆可當黃雞三唱也

填詞圖即是譜詞字面○為平●為仄譜平而可仄  
者用●譜仄而可平者用○大約上半為現譜

之音下半為通用之法

陳亦韓老於塲屋作別號舍文備極形容是年遂得中式其辭云試士之區圍之以棘矮屋鱗次百間一式其名曰辨兩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跣跣擔囊貯滿聞呼唱受奉就位方是之時或喜或戚其喜維何爽塏正直坐肱可橫立頭不側名曰老辨人失我得如官善地欣動顏色其戚維何厥途孔多一日底辨囊溷之窩過猶啞之寢處則那嘔泄昏忙是為大瘡

星

誰能逐臭揉筆而哦一白小辨廣不容席檐齊於眉牆通於路踞庶為焦僥不局不脊一日蒞辨上兩寺風架構綿絡藩籬其中不戒於火延燒一空凡此三辨魑魅所守余在舉塲十遇八九黑髮為白齒顏變醜逆將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別毋掣予肘

王東淑作宣德爐說其文曰明宣德時內佛殿火金銀銅象融而為一遂命鑄爐凡銅鍊六火則露寶光上命加火一倍煉而條之復用鋼鍊為篩格以

赤火鎔條取其極清而滴格下者為爐存格上者製他器此宣爐之質也爐式畧宋瓷其上者曰百摺彝曰乳足曰花邊曰魚耳曰鯨耳曰蚰蜒耳曰薰冠曰象鼻曰石榴足曰桶囊曰香奩曰花素曰員方員馬下者曰索耳分襠曰判官耳曰角端曰象面曰雞脚扁曰番環曰六棱曰四方曰直脚曰漏空桶白竹節其款陰印陽文真書大明宣德年製又有呈樣無款者最為難得此宣爐之式也宣爐妙處在色焚火久則假色外炫真色內融燦爛

星

善變嫩如哀梨入口即化凝如魚凍呵氣便消須有此兩種光景斯為上乘又有製時空罇以赤金衝滿之名曰衝眼得火則金色盡顯益從黯淡中發奇光焉火候既到即久不著火納之汙泥中拭去而色如故則為真假者雖火養數十年不能然也其色有初年年中年末年之分初年竹米燒斑尚沿永樂爐舊製中年用番酒浸擦薰洗易為茶蠟亦間有滲金者末年乃露本質著色更淡矣色凡五種曰栗殼曰茄皮曰棠梨曰褐色而藏紅帶色



為第一又有所謂雞皮紋者覆手起粟迹如雞皮而撫之寔無有又有所謂燭泪痕者或在腹下或在口下在腹下為湧祥雲在口下為覆祥雲是皆火氣所成尤不易得此宣爐之色也此物為世所珍頗多磨質者余非鑒古之士聊就帝京景物畧遵生八牋方坦菴宣爐歌所言并參以他說為之詳其質別其色式辨其色作宣爐如左或亦好古之一助云

偶得倚器銘搨本一紙銘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

五

蓋天下守之以謙勇力蓋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其詞寔可書之座右字俱小篆陽文宋志云言場屋經義之文雖無兩義必欲釐為對偶請考官誠飭之以救文體是經義之有八股濫觴處魚米之鄉半村半郭之間當四方無事家庭無故之日肢體康健婦子恬熙度除瀟洒風日清閒花木紛披屏牕軒敞攤卷長誦六經三史諸子百家以及詩古文詞稗官藝術此卷完放閱波卷不計日之早暮有得于心輒書于紙舉頭遐想間但見

綠樹迎風閒雲逐鳥幾忘身世之紅塵矣間咏小詩時作數字破寂而彈鳴琴客至則布楸枰以日以年樂而忘返不知天地間更有何事耶

范少伯之瀟洒石季倫之豪富狂如阮籍趣若陶潛交友佛印蘓學士輩侍兒則紅拂綠珠奴隸得崑崙一人足矣讀書萬卷飲酒百斛坐米家船跨犇王馬遨遊天下不負花朝無虛月夕身嘗康泰壽享遐齡不亦快乎

三月茶笋初肥梅風未困九月尊罍正美林酒清香

六

勝客晴窓出古人法書名畫焚香評賞無過此時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陶靖節曰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於五六月北窓下臥遇清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啼日夕欲頽沉鱗競

躍是上界之仙都上界一塵世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鳥徑懸崖涉水於  
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竹  
籬茅舍燕處其間蘭菊藝之臨水時種梅桃霜月  
春日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  
釀村酒而飲之案有雜書莊周太元楚辭黃庭陰  
符楞嚴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屐往來窮谷大  
川聽流水者激湍澄潭步危橋坐茂樹探幽壑  
升高峯顧不樂而忘死乎

七

每鳥啼花放欣然有會於心遣小奴挈樽酌白酒  
醞一梨花瓷盞急取詩卷快讀一過以嚙之蕭然  
不知在塵埃間也

唐子西云山靜如太古日長似小年余家深山之中  
盈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  
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級山泉拾松枝煮  
佳茗啜之隨意讀國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  
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  
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

足既歸竹牕下則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麥飯欣然  
一飽弄筆牕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  
跡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王露一兩段  
再烹佳茗一盃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  
說杭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  
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傾刻  
恍蕩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  
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羅鶴林語  
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來命坐青山

八

當戶流水漱籬有談塵事便當以大白浮之  
江村夕陽漁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晒網  
罟酒家白板青帘老翁挈魚提甕出柴門時偕三  
五良友朋散步沙上不大勝長安騎馬衝泥耶  
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與公私  
擾獨時松百畝日騎牛叩角其間吏不打門犬不  
夜吠猿呼虎嘯各適其適則受賜多矣  
蓬戶掩兮井迳荒青苔滿兮履綦絕園種邵平之瓜  
門栽陶公之柳曉起問童子山桃落乎辛夷開未

手癢灌花除去蟲絲蛛網時不巾不履坐北牕披  
涼風焚好香烹佳茗忽見異鳥來鳴樹間小倦竹  
床藤枕一覺黑甜蕭然無夢即夢亦不離竹坪花  
塢之奇醒而起行數十步則霞光霞零亂月在高  
梧矣妻孥來詰朝厨無米予笑而答之明日之事  
自有明日在且無負今夜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  
此意相對怡然

白樂天曰僕去年秋始游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  
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堂前

光

喬松十數枝脩竹千餘竿青蘿為墻垣白石為橋  
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流落於簷前紅榴白蓮羅生  
池砌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盡在其中不  
惟忘歸可以終老

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舫載楊子酒浩歌一聲  
好風送响素琴三弄淡月偏空敢云烟水幽人不  
作風波險客

四月有新筍新茶新宛豆新舍桃綠陰一片黃鳥數  
聲乍晴乍雨不暖不寒主人非雅非俗半醉半醒

爾時從鶴皆飛下

一花一竹一爐一几詩編經卷以送殘日交友止於  
田父嘯傲止於烟霞生涯在於詩藝朝市升沉之  
事絕不到門即到門輒有輕風吹之而去

長夏無事杜門焚香讀西方聖人書不見一俗士倦  
則偃臥涼風下自謂不減羲皇上人不善仕亦不  
樂仕也

雨雪數日偶乘興至江口沽爐頭濁醪登樓長望瓊  
林輝映浩然獨酌山下人家柴門半掩青帘斜飄

辛

風雪中遠水含空上下一白金焦二峯如水盤浸  
兩巨石叢空翁倚艇枯楊垂釣時有片帆出沒烟  
雲乍隱乍現真奇觀也

垂楊小橋紙牕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客來  
則尋常茶飯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馬蹄為何  
物

冬夜獨坐坐至更深寒燈無少燭籬犬無聲茶烟不  
起鶴亭難醒斯時也此心其與太虛游乎

得二頃陂四圍列植梧竹垂楊之屬陂中養魚數千

頭中構一島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籍及金石古文右室貯美酒肴一小室具茶竈瀉釜兼畜鮭脯瓜菜閣上一榻兩几允讀書小倦即呼酒數行醉輒假息島有維兩舟艇客有問奇善觴咏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倦則相對隱几興盡便復載去若俗客見撓者雖叫呼竟日了不應酬以此終身足矣

潔一室穴南牖八牕通明廣榻長几各一几勿多陳書筆墨硯田楚楚有一小几置素牋百幅小架陳

世

得意書數種古帖一本讀則取之讀已仍還菜心目間常空洞無物則得意思洒洒多靈別二室藏書書分十二部部分十二架一室供面壁達磨陳古爐鼎茶具酒壺一古窰盃一具讀倦則浮白以助其氣別設榻客至焚沉水品茶相對坐也

袁宏道招王蘿山書曰竹多處無雲陰亦滿一簾蘿月四天鎖碧儘堪幽賞忘下其過我

又招黃震宇送春書曰茅齋無良物幾卷圖書數竿修竹儘堪供狂生尚羊客其過我酒澆清月詩慰

寂花不許東風歸去



冷廬雜識

冷廬雜識自序

學莫貴於純純則不雜著之為書可以闡淵微之蘊成  
 美盛之觀此必具過人之質復殫畢生才智以圖之用  
 力深斯造詣粹理固然也余不敏幼惟從事舉業弱冠  
 卽以是授徒三十五歲通籍宦游武昌天逾年改官歸  
 復理舊業三十八歲為校官幸遂祿養冀得舍帖括專  
 精典籍而勢不可舍事與願違孜孜於手披口講迄今  
 又十七年矣自念半生僭畢於道無聞且以心悸疾不  
 克為湛深之思雖詩詞小技亦未底於成近歲屏棄不

冷廬雜識自序

作暇惟觀書以悅志偶有得卽書之兼及平昔所聞見  
 隨筆漫錄不沿體例積成八卷名曰雜識蓋惟學之不  
 能純乃降而出於此良自愧也至於搜採之未精稽攷  
 之多疏論說之鮮當則甚望世之君子正其失焉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二月朔日陸以活書於杭州學舍



冷廬雜識卷一目錄

尊師重道 四庫全書卷册

藝林佳話 有美堂後記

博學鴻詞 廟中丞

烏鎮 驥隙驪隙

形容失實 子台我朕

皇甫芝庭詩 八仙巖

破邪論序 金布衣

石屋煙霞二洞 印章

冷廬雜識卷二目錄

對語敏捷 解元連捷

鴉胆子 徐文長胡穉威

潘文恭公 吳蘭次太守四六

羅願 蕭何陳平韓信

古書 行軍之道

世說新語里話 他日異時

鬚髮早白 胡梁園比部

贈僧聯 徐霞客游記

何書田 蠟蛭

彭文勤公 張太史聯

首飾 斂葬

卑職 搥鼓捕盜

后稷至文工 周階

崇尚貞節 唐文粹

生員 受業

徐楚畹 冷泉亭

張夢廬 黃莘田詩

蒼耳子蟲 魚骨棧

冷廬雜識卷三目錄

沈曉滄司馬詩 藝文志 鞭

玉芝堂談薈 陶安

逸民榜 秘法

倪太史 麥粉

四子書集註 黃滔詩

罷荔枝貢 別賦

溫八吟 陶淵明祠堂記

四三楊 唐駢體文

秦殿撰 漢口竹枝詞

王伯厚	孤山梅石圖
諸葛丞相祠聯	蔡學博
原	自呼其名
當	勺藥椒
定來	甲申十九忠臣
申時行王錫爵	韓文公廟碑
慎樞公	汪子黃
鴛鴦湖權歌	戚公餅
地有湖山美	文字之鑿
陸費中丞詩	桑水部
張長清	陶太守聯
兩浙校官集	郭頻伽詩
四子書說約	王忬楊選
六世之字命名	三邦
古今字義	樊紹述
曾子閔子	師
開城門卻敵	龜策列傳
文家採綴之筆	裴行儉

冷廬雜識卷一目錄

三

嵇封翁	西青散記
陸太常	吳彙潭孝廉
女信國公四六	希蹤靖節
四庫全書表文	虞鳳娘
華歆	木
家禮	埤雅
蠟燭	馮文介公
廖少司農	詩品
陳雲伯	論文成
露筋祠詩	功令
饑飢餓	皇甫韻亭詩
對花啜茶	兄弟聯名
七巧圖	

冷廬雜識卷一目錄

四



冷廬雜識卷一

桐鄉 陸以湑 敬安

尊師重道

雍正二年二月奉

上諭帝王臨雍大典所以尊師重道為教化之本朕覽史冊所載多稱幸學近日奏章儀注相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詞朕心有所未安今釋菜伊邇朕將親詣行禮以後奏章記注稱幸非宜應改為詣字三年十二月

冷廬雜識卷一

先師孔子聖諱理應迴避令九卿會議具奏奏稱凡係姓氏俱加卍為邱字凡係地名皆更易他名至於書寫常用之際則從古體卍字奉

上諭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卍字是仍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首查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卍為邱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卍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朕尊崇

先師至聖之意四年八月初八日

上親行釋奠禮太常寺卿呈儀注獻帛進酒皆不跪

上特跪以將敬

命記檔案永遠遵行

聖天子尊師重道遠軼前古宜乎人文化成錄極盛也

四庫全書卷冊

高宗純皇帝命儒臣編輯四庫全書特建文淵文溯文源文津四閣藏庋乾隆四十七年第一分告成排皮於文淵閣書凡三萬六千冊計經部十類六百九十五部一萬二百十四卷二十架九百六十函史部十五類五百六十三部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九卷三十三架一千

冷廬雜識卷一

五百八十四函子部十四類九百三十部一萬七千五百六十六卷二十二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集部五類一千二百八十二部二萬六千七百五十七卷二十八架二千十六函又於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行宮之文瀾閣各繕一分安貯有願讀中秘書者許陸續領出廣為傳寫

聖天子昌明文教嘉惠多士之心至矣

藝林佳話

馮硯祥有不全宋槧本金石錄刻一圖記曰金石錄十

卷人家長箋短札帖尾書頭往往用之仁和吳堯牀明  
經齋得宋本咸淳臨安志又得乾道淳祐二志刻一印  
曰臨安志百卷人家所藏書卷中多用之吳門黃蕘圃  
部曹不烈多藏宋板書顏所居曰百宋一廬吳以千元  
十架揭榜與之敵聊城楊至堂河督以增得宋板詩經  
尚書春秋儀禮史記兩漢書三國志顏其室曰四經四  
史之齋是皆可為藝林佳話

有美堂後記

吳山有美堂故址久廢今杭州府治後堂乃襲是名刊

冷廬雜識卷一

三

歐陽公記於屏門嘉慶癸酉夏四月大興翁覃溪學士  
方綱為嚴少峯太守榮作後記手書刻石於堂之西偏  
記為歐公作駁難紆折淡蕩之致不及歐公而意義深  
密有裨吏治特錄於此昔歐陽子為梅公儀作記以游  
覽之勝歸於斯堂愚竊非之梅公取賜詩地有吳山美  
之句以名其堂而歐公實切杭湖言之曷為而非之乎  
君子於友宜擇所當務者以告之錢塘湖山之美則一  
語足矣何賴乎作記為斯記者宜舉習俗之工巧邑屋  
之華麗悉衷諸質樸而勉以勤儉持以淳厚然後所謂

富完安樂者貞之於永久必如是以言所有者有風俗  
之美焉又言臨是邦者選公卿侍從之臣因而言賓客  
占形勝此則宜導以早作夜思黜貪舉廉懲奸剔弊釐  
案牘以靖閭閻防微而燭隱必如是以言所有者有吏  
治之美焉杭人文藝甲於東南選者浙西文滙紫陽院  
課諸編多尚華縟是宜崇經術使士皆研精傳注不苟  
為炳烺之觀然後風會益趨於醇實必如是以言所有  
者有文章之美焉歐陽子豈不知此而徒娛意繁華之  
是稱耶今則官清而政平士務學而民安業胥入於

冷廬雜識卷一

四

聖天子綏和燾育之中使歐陽子居今日其文當不如  
彼矣吾友嚴子少峯即歐陽子所謂清慎好學者也故  
竊舉曩所疑於歐陽文者為吾嚴子記之

博學鴻詞

康熙己未乾隆丙辰兩次博學鴻詞其制微有不同己  
未三月試一百五十四人取五十人一等二十人丙辰  
九月試一百九十三人取十五人一等五人丁巳七月  
補試二十六人取四人二等三人己未試一場賦一詩  
一丙辰試二場第一場賦詩論各一第二場經史論各

一己未取者進士授編修餘皆授檢討其已官卿貳部  
曹叅政叅議者皆授侍講丙辰取者一等授編修二等  
進士舉人授檢討餘授庶吉士論年散館有改主事知  
縣者已未自大學士以下至主事內閣中書庶吉士兵  
馬指揮劉振基薦督捕理事張永祺薦等官皆得薦舉  
丙辰三品以下官薦舉者部駁不准與試已未凡緣事  
革職之官皆得與試陳鴻績以革職丙辰部駁不准與  
試考詞科之制自唐以來未有如我

朝搜羅宏廣英彥畢集者洵曠典也兩科人才皆以江

合廬雜識卷一

五

南為極盛已未取二十六人丙辰取七人已未王頊齡  
丙辰劉綸入閣皆江南人也其次則浙江為盛已未取  
十三人丙辰取八人

顏中丞

連平顏澗亭中丞希深乾隆時官平度知州因公事在  
省適遇大水民皆登城避水太夫人命速發倉穀盡數  
賑饑為上官所劾

上諭有此賢母好官為國為民權宜通變該撫不加保  
奏翻加叅劾何以示激勸乃即擢知府母子三品封銜

後官至巡撫子檢由拔貢官至直隸總督遷漕督孫伯  
燾由翰林官至浙閩總督歷考前史擅發倉廩振旱  
間或蒙朝廷嘉獎從未有褒寵優隆若是者幸得遭遇  
聖朝膺茲異數而天之所以報施者亦至矣

烏鎮

吾里舊名青墩有溪為界溪東曰青鎮屬嘉興府桐鄉  
縣西曰烏鎮屬湖州府烏程縣故又名雙溪今則概稱  
為烏鎮近日名流過烏鎮詩不少惟仁和杭董浦太史  
世駿一律最切當蒼涼西北柵六邑一灣通遠樹歸帆  
隔斜陽戍壘空風流思九老顛頽倚孤篷回首吳趨路  
荒荒有朔風蓋由蘇之杭有捷途必過鎮之西北柵其  
地乃吳江震澤秀水桐鄉烏程歸安交界之所也

驥隙駟隙

史記張良魏豹傳皆有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語又李  
斯傳云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隙也墨子  
云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  
今人引典祇用駒隙罕有及驥隙駟隙者

形容失實

史傳有形容失實之語如史記蕭相如傳記相如持璧卻立倚柱則曰怒髮上衝冠趙奢傳記秦軍鼓諫勒兵武安則曰屋瓦盡振項羽本紀記羽與秦軍戰則曰楚兵呼聲動天皆描摹傳神之筆事雖虛而不覺其虛彌覺其妙此龍門筆法所以獨有千古也晉書王遜傳襲其語而增一句曰怒髮衝冠冠爲之裂則近於拙矣

子台我朕

尚書辭義古質而子台我朕等字往往並見論語中吾我子等字亦復參互用之如二三子節先言我後言吾吾有知乎哉節先言吾後言我子疾病節先言吾後言子至孟子好辨章則先言子繼言吾終言我蓋文家錯綜變化之法已肇端於斯

皇甫芝庭詩

吾邑皇甫芝庭茂才癖持躬醇謹鄉里無間言工作試帖詩應試賦春隨人意生詩云江花三月暮謝草半池春見賞於學使者入泮所作試帖詩甚多惜身後散失殆盡

八仙巖

台州城西北隅八仙巖奇石布列境絕幽勝旁有小池水清冽可愛名曰鑑泉巖前呂祖殿藥方甚靈求者不絕殿中對聯數十惟臨海成孝廉乘湖作最佳看下方擾擾紅塵富貴幾時祇抵五更炊黍夢湖上界茫茫浩劫神仙不老全憑一點度人心

破邪論序

虞永興破邪論序最爲世所寶貴余觀崑山葉徵君奕苞金石錄補謂破邪論序有云太史令傳奕學業膚淺識慮非常乃穿鑿短篇憑陵正覺法師愆彼後昆撰破邪論一卷夫胡僧咒人奕破其妖妄識者躓之今反以爲邪世南從而和焉何也又觀桐城姚姬傳比部無惜抱軒筆記謂破邪論序自署銜太子中書舍人太子官但有中舍人安得有中書舍人永興父名荔而序中用荔荔字此必唐時僧徒寡聞見者所妄作僞託欲以自取重於世耳以二說證之其非永興書可知吁世俗鮮精察之識而以僞爲真者多矣不獨此帖爲然

金布衣

錢塘金布衣農畫梅竹蒼勁絕俗晚又畫佛自署號最

多曰冬心先生曰稽留山民曰曲江外史曰昔邪居士曰龍梭仙客曰百二硯田富翁曰心出家菴粥飯僧余於杭城骨董肆得其畫竹一幅題曰凌霜雪節獨完我與君共歲寒筆墨高古良可寶玩

石屋煙霞二洞

杭州石屋煙霞二洞皆在南高峯下余於咸豐辛亥往游由赤山埠折而南行二里許至石屋嶺嶺不甚高有亭可憩踰嶺即為石屋洞寬廣三丈深丈許中鑿釋迦佛諸菩薩像四壁鑄羅漢五百餘皆塗以金左壁題名

冷廬雜識卷一

九

云陳襄蘇頌孫奕黃顥曾孝章蘇軾同遊熙甯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按志稱東坡題名字甚漫漶相傳黨禁時鐫去茲所題字畫完好而筆法俗嫩定是近人偽託題壁詩大半剝落不可讀惟道光二十年郡人曹籀隸書銘十三字尚可辨識云嶽峯兮石屋中有素書兮留我讀洞西北有窟甚深顏曰滄海浮螺稍南又一洞曰甕雲汶上劉玉坡制軍韻珂所題有記刻石東又一洞為石別院東北又一洞為小石屋皆鑿佛像洞額題曰湖南第一洞天款字已滅洞外屋舍傾圮門徑亦蕪惜無

好事者為之修闢又行二里許過滿覺隴為煙霞嶺嶺峻甚石滑不留履攀蘿捫葛而上半里始抵洞洞在嶺之顛有廟十餘楹結構小而軒宇明潔翛然塵外登樓望遠隔江諸山皆在指顧洞深四丈廣丈許外寬內隘皆刊佛像有姚伯昂侍郎元之題湖南第二洞天隸書左壁吳越千人功德塔尚存俗稱千官塔上有都指揮使吳延爽題名延爽乃吳越文穆王恭懿夫人弟也寺僧智慧為具午飯小住半日俗慮淨滌竊謂石屋之曠爽雖勝煙霞而幽奇遜之凡凡洞皆在山麓此獨在嶺

冷廬雜識卷一

十

春凌虛縹緲當為西湖諸洞之冠

印章

印章以切為佳錢塘袁簡齋太史枚之三十七歲致仕蕭山汪龍莊大令輝祖之雙節母兒語最新確他若興化鄭板橋大令燮之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衍聖公孔慶鎔之九歲朝天子則自述其遭遇也歸安孫太史辰東之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則自道其形狀也錢塘陳雲伯大令文述之團扇詩人則以團扇詩受知於阮學使也至如楊鐵崖之湖山風月福

人之印唐六如之江南第一風流才子魏叔子之乾坤  
布衣則尤顯著於世非此三人要皆不能當也

對語敏捷

高宗純皇帝燕見詞臣出對曰冰冷酒一點水兩點水

三點水南昌彭文勤公元瑞應聲對曰丁香花百人頭

千人頭萬人頭儀徵阮文達公元在翰苑時

仁宗睿皇帝因燕見命以其姓名屬對公即對曰伊尹

對語不難難在敏捷非有風慧者不能

解元連捷

冷廬雜識卷一

上

解元連捷幾中會元而抑置第二者一為乾隆壬申

恩科浙江解元李祖惠秀水人是秋會試已定元矣總裁

海甯相國陳公世倌以同鄉引嫌改列第二而以第三

邵嗣宗太倉人掄元李歸班官終江西高安縣知縣一為

嘉慶戊辰恩科江南解元顧元熙長洲人已巳會試總

裁錢塘相國費公淳取列第一侍郎英公和以第二名

孔傳綸二三場與博多奇字遂易置焉顧終翰林院侍

講識者謂李願闢作實勝邵孔使不抑第二則三元可

得矣豈非命乎又德清許方伯祖京乾隆戊子領解已

丑會試卷已擯棄為武進劉文定公綸搜得驚詫曰有  
文若是而棄之乎徧示諸總裁皆歎賞即定元其先定  
元之本房謂此卷乃禮記俗謂禮記為孤經乃言孤經  
不可中元文定依回久之遂置第五至今首藝猶膾炙  
人口而會元徐闈之闈作世鮮有知之者

鴉胆子

鴉胆子治休息痢欵程杏軒文囿醫案甚稱其功效用  
三十粒去殼取仁外包龍眼肉熬丸每晨米湯送下一  
二服或三四服即愈此藥味大苦而寒力能至大腸曲

冷廬雜識卷一

上

折之處搜逐濕熱本草不載見於幼幼集成稱為至聖  
丹即苦參子也藥肆多有之吾里各醫張雲寰先生李  
瀛亦嘗以此方傳人吾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藥以治休  
息痢無不應驗兼治腸風便血凡熱痢色赤久不愈者  
亦可治惟虛寒下痢忌之

徐文長胡穉威

明山陰徐文長消與我

朝山陰胡穉威天游才相若遇亦相似文長為諸生時  
提學副使薛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及為胡宗憲

所知秋試前嘗極力為之地卒為廉官某所遺竟以諸生終胡以明經應博學鴻詞試鼻血汗卷扶病出比應京兆試翰林某入闈分校自詡曰吾必中胡某為闈榜光卷落其房而某不能句讀即鉤勒皆悞時乾隆辛酉年也比甲子長安朱某以庶吉士分校順天其父與胡素交好倡言入闈不中胡君卷則爾輩剽吾目及得胡卷又以奇古不能讀反加紅勒焉辛未以經學薦左都御史某忌之但稱胡詞章遂不得召見卒困抑以死徐有青簾書屋集胡有石筍山房集皆傳播藝林遇不遇

冷廬雜識卷一

上

僅一時耳其才則千古矣

潘文恭公

吳縣潘文恭公師世恩試童子時終日端坐不離試席吳縣令李昶亭逢春異之拔置前列因出對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公對韓昌黎為百世之師又云青雲直上公對朱絳方來李決公必貴後為狀元宰相某公贈聯云大富貴亦壽考蓄道德能文章說者謂今代偉人非公莫能當此語也

吳蘭次太守四六

江都吳蘭次太守綺送王阮亭司李維揚序云官名大李地有垂楊琢對絕工末二聯云嗚呼風雅薄則朋友之道衰行誼乖而治化之本闕子之往矣言脩謝傅之甘棠我且歸焉用訪岐公之芍藥筆力陡健語意亦細膩沈着不徒以妍麗見長

羅願

宋羅汝楫子願知鄂州有善政曹涇作本傳引新安續志謂鄂州大旱願立日中請禱致疾而卒王禕作小集後序亦云然乃宋史謂知鄂州以父嫌不敢入岳廟一

冷廬雜識卷一

上

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死於像前是欲假以神忠武而適見其妄也聰明正直如忠武豈因其父之惡而譴及其子哉

蕭何陳平韓信

蕭何聽鮑生之言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又用召平之言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又從客之說多買田地賤賈貸以自汙遂釋高祖之猜疑陳平從陸賈之計交驩周勃用能誅諸呂而安劉韓信聽李左車之計撫趙服燕又用蒯通之策襲齊而定臨菑此三人

者皆智慮絕人而猶賴謀猷之益可知事理之奧取諸  
已者隘得諸人者宏也

### 古書

古書之名今有改減其字者如周易稱易經尚書稱書  
經孔子家語祇稱家語五代史記去記字古列女傳去  
古字白虎通義風俗通義皆去義字說文解字去解字  
二字世說新語去新語二字習俗相沿有不知其本名  
者矣

### 行軍之道

冷廬雜識卷一

五

孫堅孫策皆以單騎出行爲仇家所殺裴晉公討吳元  
濟亦嘗率輕騎觀兵沱口賊以奇兵掩擊幸李光顏有  
備力戰卻之不然殆矣故聖人行軍必以懼爲先以謀  
爲主誠慎之也

### 世說新語里諺

里諺見於經傳者最古史記漢書次之其在百家之書  
則惟世說新語爲後世所樂稱以其辭之質而雋也試  
略舉之舉卻阿堵物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阿堵猶言  
這箇也那得乃爾失士卒情外人那得知那得猶言何

得也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一出猶言一次也何乃  
洵吳人以冷爲洵也拉攏自欲壞拉攏猶言摧裂也殊  
不爾聊復爾耳爾猶言如此也歎息絕倒當復絕倒絕  
倒猶言笑倒也善於託大託大從容博暢之意儉父儉  
道人儉奴儉鬼吳人以中州人爲儉明其爲別種也使  
君如馨地正自爾馨阿見子敬馨與阿皆語助辭下官  
家有兩婆千萬婆亦語助也至於前此所已有者如太  
邱問炊何不留留字見爾雅唐突西施唐突見後漢書  
此類尙多不備述也

冷廬雜識卷一

六

### 他日異時

他日有作前之日解者孟子吾他日未嘗學問是也有  
作後之日解者論語他日又獨立孟子他日見於王曰  
是也異時亦然史記秦始皇本紀異時諸侯並爭厚招  
游學此指前之時也蘇秦列傳贊異時事有類之者皆  
附之蘇秦此指後之時也字同而義殊經史中似此者  
多矣

### 鬚髮早白

氣血衰則鬚髮易白每於此徵年祚焉余觀晉書王彪



之傳云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而官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三此殆異稟不可以常情測矣又宋杜祁公衍年過四十鬚髮盡白卒年八十

胡梁園比部

吾郡石門胡梁園比部枚督學貴州實心校士以主持風教自任堂立碑銘云窮極勿賄賣關節苦極勿需索供應忙極勿拋擲文字怒極勿凌虐生童嘉慶癸酉值拔貢之期悉心校選得士稱盛

贈僧聯

冷廬雜識卷一

七

贈僧聯用佛家語數見不鮮錢唐吳薇客太史敬毅贈虎跑寺平山和尚聯云爐火紅深與我煨芋窗樹綠滿煩公寫蕉具有雅人深致

徐霞客游記

明江陰徐霞客宏祖游記敘生平游歷之處由中國徧及遐荒自萬曆丁未年二十二即出游至崇禎己卯自滇得足疾歸幾於無歲不游無地不到其游也持數尺鐵作磴道窮搜幽險能霜露下宿能忍數日飢能逢食即飽能襍被單夾耐寒暑其尤異者腳力健捷日從叢

箐懸崖歷程過百里夜即就破壁枯樹下然松拾穗記之蓋他人之游偶乘興之所至惟霞客聚畢生全力專注於游勇往獨前性命不顧其游創千古未有之奇其游記遂擅千古未有之勝霞客亦能詩題小香山梅花堂云春隨香草千年艷人與梅花一樣清流利可諷

何書田

青浦何書田茂才其偉居北簞山下工詩家世能醫書田益精其業名滿大江南北侯官林文忠公則徐撫蘇時得軟脚病何治之獲痊贈以聯云菊井活人真壽客簞山編集老詩象由是投分甚密而何介節自持未嘗干以私人皆重之

蠅蟻

蠅蟻音嬰搜蟲名玉篇曰蛛蟻博雅曰蠅蛛昌黎詩蛭垣亂蛛垣即此吾鄉俗呼為絡蜻二類多足狀如小蜈蚣而體較短潤匿居隱處溺射人影令人生瘡如熱癩而大身作寒熱千金方云畫地作蠅蟻形以刀細取腹中土以唾和塗之再塗即愈近又傳一方云入夜以燈照生瘡處之影於壁百滾湯澆之即愈此皆以影治影

之法氣類相感抑何奇耶

彭文勤公

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天資絕人督學浙江時試卷皆自閱几置卷數百二僕侍側左展卷右收卷循環不息侍者告疲公優游自若也按試告示有大場則萬卷全披小試無一字不閱語乾隆丁酉典試浙江得人最盛所取文不限一格而議論識力詞采氣局色色皆妙試卷萬餘徧加評騭著語不多切中作者之病至有奉落卷而感泣者吾邑某先達薦而不售卷評一字曰庸因是

冷廬雜識卷一

九

發憤揣摩盡變其習即於次科獲雋是科副主試茅耕亭閣學元銘山閣後贈公聯云閣士頌之白吳於越讀公文者如韓歐陽公在翰林時

高宗純皇帝嘗命作周有八士至季隨破題先示首句云舉八士而得其七公即應聲云皆兄也嘉慶丙辰聖製新正千叟宴畢仍茶宴廷臣於重華宮詩

命羣臣次韻和珅倚人代作所和嗟字意不愜屬公改正公即易以帝典王謨三曰若騶虞麟趾五吁嗟一時和者皆莫能及

張太史聯

錢塘張太史曰銜學優品懋通籍後不與當道往還樵蘇不繼蕭然自得題聯於堂曰相對半床書冀漸臻聖域但啜一甌粥誓不入公門

首飾

毛詩副笄六珈傳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首飾二字始此劉熙釋名有首飾篇凡冠冕弁幘簪纓笄瑱之屬皆列焉是統男婦而通名曰首飾矣今獨以號婦人釵珥等物蓋猶沿詩傳之說

冷廬雜識卷一

九

歛葬

禮越日小殮三日大殮蓋望其復生也今則越日大殮者多矣禮三月葬蓋死者入土為安也今則積歲不葬者多矣送死大事而遲速乖違風俗之敝亦人情之偷也

卑職

元袁清容柄上柏柱修遼金宋史事狀自稱卑職袁時官翰林侍講學士乃為此稱今翰林於上官前稱晚生惟外官自五品以下見上司則自稱卑職

搥鼓捕盜

魏李崇為兗州刺史令村置一樓懸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搥鼓一通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竊始發便爾擒送宋薛季宣治武昌時金兵且至而縣多盜乃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守計定訖兵退人心不搖此治盜之良模也又明李驥為河南知府境多盜驥為設火甲一戶被盜一甲償之犯者大署其明日盜賊之家又為勸教文振木鐸以徇之此則清盜之源元牧

冷廬雜識卷一

五

民者所當取法矣

后稷至文王

史載周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羅氏路史歷證古書謂后稷生台暨台暨生叔均不窳非后稷之子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其可考而見者自不窳至文王十有七世馬氏釋史亦主其說姚姬傳經說謂文王五十而娶太姒武王娶邑姜亦年四十以是推之周人先世大抵壽長而娶晚是以自不窳而後十六君而閱千年若據此說則必十六世皆六十外始生子矣

周隋

周世祖保全元氏分授庶官隋遷周鼎盡滅宇文氏之後迨煬帝奪嫡宇文述實主其謀後即為述子化及智及所弒報復之道昭昭矣

崇尚貞節

墓誌婦人之書再適也見於宋子京之誌張景妻唐氏及陳了齋之為太令人黃氏墓誌銘女之書再適也見於陳了齋之為仁壽縣君高氏墓誌銘蓋宋世士大夫家婦女再適者不以為異故范文正公年譜直書其母

冷廬雜識卷一

五

謝氏再適長山朱氏今制崇尚貞節婦人再醮者不得請封雍正元年

詔直省州縣各建節孝祠有司春秋致祭所以勵風教維廉恥者至矣宜不復沿陋習也

唐文粹

姚鉉唐文粹中歐陽詹自明誠論呂溫諸葛武侯廟記立說頗謬韓昌黎革華傳意致不及毛穎傳似可不選至段文昌平淮西碑遠遜韓作何取彼而舍此如愛其才藻則奚不並存之耶然其大要以復古為主搜擇博

而別裁正一代文物之盛賴是以存宜其繼文選而垂範來世也

### 生員

日知錄謂宣德七年癸天下生員三萬有奇蓋現存之數也今天下歲取生員二萬五千三百餘名約計現在之數以三十年為準凡歲試科試各十其得生員五十餘萬名可云盛矣

### 受業

門生謁座師房師帖紙書姓名蓋始於

冷廬雜識卷一

五

國初御史楊雍建言中式士見主司但用姓名書帖不得稱門生今惟手板書姓名而無稱謂若用之東啟則皆書受業蓋以避門生之稱也

### 徐楚畹

海甯徐楚畹學博善遷鄉薦後困於公車家徒壁立以星命之學游歷江湖三十餘年嘗寓吾里北宮每為人論一命無貴賤皆取百錢題一詩簡端云若肯妄為些子事何須更泛孝廉船兒童莫向先生笑強似人間造孽錢後官天台教諭卒於任

### 冷泉亭

杭州冷泉亭有聯云泉是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相傳為董香光句又天台范掄題聯云滌熱腸泉是冷好衛淨土峯故飛來句有作意西安吳辛峯學博慶泰謂故字平弱當以特字易之良然

### 張夢廬

同邑張夢廬學博千里醫名隆赫道光間應閩浙總督無錫孫文靖公之聘至閩時公患水脹已劇猶篤信草澤醫服攻水之藥自謂可痊張乃詳論病情反覆數千

冷廬雜識卷一

五

言勸其止藥私謂其僚屬曰元氣已竭難延至旬日矣越七日果卒其論大畧云專科以草藥為丸為醴峻劑逐水或從兩足滂溢或從大腸直瀉所用之藥雖秘不肯洩然投劑少而見效速其猛利可知夫用藥猶用兵攻守之法參伍錯綜必主於有利而無弊從未有病經兩年發已數次不辨病之淺深體之虛實祇以峻下一法為可屢投而屢效者蓋此症之起初因飲啖兼人胃強脾弱繼則憂勞過度氣竭肝傷流之壅由于源之塞若再守飲食之厲禁進暴戾之劫劑不啻剿寇用兵而

無節制則兵反為寇濟師無餉而專驅迫則民盡為警  
公何忍以千金之軀輕其孤注之擲耶彼草澤無知守  
一已之師傅圖僥倖於萬一以治藜藿勞形之法概施  
諸君且倚賴之身效則國之福不效則雖食其肉猶可  
追乎此愚之所痛心疾首而進停藥之說也語殊切直  
特錄之以告世之溺惑於庸醫者張有謁孫宮保句云  
身思報國仔肩重病為憂民措手難見所刊閩游草中

黃莘田詩

國朝閩詩人以永福黃莘田大令任為首所著香草齋

冷廬雜識卷一

五

詩風華韶秀戛戛生新七絕尤勝泰安道中山行云倡  
條冶葉拂青驄帽影鞭絲困午風十里棗花香不斷行  
人五月出東蒙勸農云暖風晴日卷雙旌立馬來聽布  
穀聲一事最饒田峻謂木棉花下看春耕西湖雜詩云  
珠襦玉匣出昭陵杜宇斜陽不可聽千樹桃花萬條柳  
六橋無地種冬青梨花無主草空青金縷歌殘翠黛凝  
魂斷蕭蕭松柏路滿天梅雨下西陵懶慢無心上畫橈  
青旗沽酒不曾招不知細雨裙腰草綠到春風第幾橋

蒼耳子蟲

蒼耳子草夏秋之交陰雨後梗中霉爛生蟲取就薰爐  
上烘乾藏小竹筒內隨身攜帶或裝錫瓶患疔毒者以  
蟲研細末置治疔膏藥上貼之一宿疔即拔出而愈時  
須先以針微挑疔頭出水余在台州僕周錦種之盈畦取蟲救人屢  
著神效比在杭郡學舍旁蒼耳草甚多以療疔毒無  
不獲效同邑友人鄭拙言學博鳳翔攜至開化亦救治  
數人彼地無蒼耳草書來索種以傳又青蒿蟲治小兒  
驚風最靈余孫榮霖曾賴此得生此一方皆見本草綱

目而世罕知其效特誌之青蒿蟲亦在梗中焙乾研末和燈心灰湯調送下

冷廬雜識卷一

五

魚骨樅

台州城中東嶽廟有魚骨樅潤一尺長丈餘中平兩端  
曲形似椽廟祝云是魚之尾骨其脊骨更大在海濱某  
廟中按隋書漕國順天神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  
馬騎出入蓋視此更巨矣昔人謂水族惟魚最大信然  
沈曉泊司馬詩

邑沈曉泊司馬炳垣自幼好為詩以名孝廉為外吏  
等版雜磨不廢吟詠佳句如鎮江云岸高山比勢地隘  
水為門天津云關鎖東西鑰河流大小沽舟泊京口云

大觀窮日月孤勢出樓臺皂河云鷗情隨水遠柳意得  
春先揚州云明月隨人過淮浦暗潮帶雨入江城過畏  
壘湖云遠水帆飛林影外高樓人在雁聲中皆超心鍊  
冶不愧作家

藝文志

唐書藝文志凡小說家書無不採錄獨不及應制之賦  
試帖之詩明史藝文志不列名家時藝稿蓋史例宜然  
也

鞭

劉寬崔景真俱用蒲鞭又崔伯謙用熟皮爲鞭不忍見  
血示恥而已此皆無愧慈惠之師矣

玉芝堂談會

徐應秋玉芝堂談會類摭故實累牘連章可稱華緝然  
其書尚有二失一則搜羅未徧卽正史猶有所遺一則  
援引昔人文辭每不標明某書前之失猶可言也後之  
失旣乖體要且蹈攘善之愆矣

陶安

明太祖優任陶安賜門帖子曰國朝謀略無雙上翰苑

文音第一家此惟劉基宋濂乃足當之安嘗自謂謀略  
不如基學問不如濂語非謙也劉宋晚歲帝眷寢衰而  
安獨以禮遇終余按基卒於洪武八年濂卒於洪武十  
四年而安卒於洪武元年然則安亦幸而早亡得以保  
全恩寵耳

逸民榜

乾隆癸卯科浙江鄉試首題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  
朱張柳下惠少連獲售者鮮登第時稱逸民榜嘉慶癸  
酉科題剛毅木訥近仁所取文皆恬靜之作登第者絕

少時稱啞榜丙子科題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所取文皆動宕發皇登第者獨多時稱  
響榜大抵場屋文字察理宜精而才不可斂審法宜密  
而筆不可枯必也以沈實之思運高華之氣風骨近於  
古而聲調合於今斯爲舉業利器

秘法

杭州吳山有售秘法者一人以三百錢購三條曰持家  
必發飲酒不醉生金斷根固封慎重而與之云此訣至  
靈慎勿浪傳人也歸家視之則曰勤儉曰早散曰勤

而已大悔恨然理不可易終無能詰難也

倪太史

震澤倪太史師孟幼穎悟七歲時與蔡某同塾讀書蔡亦聰俊舉四書註倪小兒也以戲之倪應聲曰蔡大龜也客有於席間令作蠶豆破題者倪即云豆以蠶名可食而不可衣也

麥粉

嘉慶己卯年杭城大火一王姓家四隣俱燬而歸然獨存人詢其家有何善行則曰無他惟五世不以麥粉洗

冷廬雜識卷一

五

衣服耳余按仁和沈梅村大令亦然寒夜叢談云麥爲百穀之始所以養人之生者甚廣而世人多以之漿洗衣服甚至裙襪足纏亦用之云如是則耐著且易去垢也今試以一家計之每日約費麥三合通十七省四五千萬家計之每歲共需麥四五千萬石嗟乎登之則歷四時食之則徧天下徒以區區汗私澣衣之故悉舉而棄諸溝瀆中暴殄天物無踰於此安得家喻戶曉而爲世惜此無窮之福耶此論最爲明切無如舉世習慣莫知警戒也

四子書集註

士子習四子書皆恪遵集註而往往不能全讀乙未歲在京師同人宴飲秀水汪子黃同年憲舉令云述外國四書一句不能者罰衆無以應譁辨云此書從未寓口得毋杜撰耶汪曰出孟子仁也者人也節集註非僻書也檢視果然乃各飲罰酒偶闕董東亭太史潮東皇雜鈔云周雅楫清原以康熙己未召試入翰林一日入直聖祖忽問以增廣生員四字周不能對

冷廬雜識卷一

三

上晒之曰四書尚不讀全何云博學後檢之乃在子適衛章圈外註唐太宗置增廣生員云云可見當日鴻詞中人已如此矣

黃滔詩

錢塘袁簡齋太史枚隨園詩話載晚唐人辭某節度使七律前四句云去違知已住遲親欲策羸驂屢逡巡萬里家山歸養志十年門館受恩身以爲一往情深必士君子中有至性者惜不記其全章與其姓名按此乃黃滔辭刑部鄭郎中誠詩其下半首云鶯聲歷歷秦城曉柳色依依灞水春明日藍田關外路連天風雪一行人

第二句乃是欲發羸蹄進退頓滔字文江莆田人昭宗  
乾甯二年擢進士第官四門博士後遷監察御史裏行  
充武威軍節度推官王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  
將酒規正有力焉滔又有題陳山人居句云隔岸青山  
秋見寺半床明月夜聞鐘寫景亦佳

罷荔枝貢

宋李復古迪畱守洛陽始貢牡丹花蔡君謨襄爲福建  
路轉運使始進小園龍茶賢者乃亦爲此南宋洪君疇  
天錫爲福建安撫罷荔枝貢後賢勝前賢矣

冷廬雜識卷一

五

溫甫制軍檢巡撫福建亦奏罷荔枝貢

別賦

江文通別賦起云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乃賦中絕  
調後惟王子安仿之作采蓮賦云非登高可以賦者惟  
採蓮而已矣調雖相似情韻則不逮矣

溫八吟

王定保唐摭言謂溫庭筠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  
每賦一詠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爲溫八吟孫光憲北夢  
瑣言謂溫庭筠才思豔麗工爲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

賦凡八义手而八韻成時人號溫八义今人徵典但知  
有八义罕知有八吟矣

陶淵明祠堂記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歸去來辭皆有悠然自得之趣視  
矯世絕俗之士相去懸殊後世但知其人品之高卓越  
千古卽史氏亦僅以隱逸目之惟宋羅端良願祠堂記  
最能得其品誼之實其略云淵明生百代之後獨積然  
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  
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日行志聊資三徑而

冷廬雜識卷一

五

已去不日爲高情在駿奔而已饑則乞食醉便遣客不  
藉琴以爲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以爲達故把菊自足  
眞風所播直掃魏晉澆習又云在縣日淺事雖不具見  
然初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助其子而慈祥繾綣之意  
與視儼等不殊只此一語便可祠之百世迹其求邑雖  
指公田爲酒之利然來去以秋冬仲月非播植之時而  
傳遽有種秫之數又督郵小兒雖不束帶向之固自未  
害不足遽用是日決去畱也此爲未深知淵明者端良  
此文及淳安縣社稷壇記甚爲朱子所稱蓋以持論之



獨精也

四三楊

陽湖趙雲松觀察翼陔餘叢考謂史有三三楊乃晉楊駿楊珧楊濟唐楊憑楊凝楊凌明楊士奇楊溥楊榮也按元史楊凝臺城人與中山楊珍無極楊卜齊名時人有三楊之目是有四三楊矣

唐駢體文

新唐書不錄駢體文然亦間書一二如駱賓王為徐敬業作檄斥武后罪云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于

冷廬雜識卷一

四

公異為李晟作平朱泚露布云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封赦為武宗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又草李德裕定策功進太尉制云謀皆予同言不宅惑李德裕為武宗詔王元遠何宏敬伐劉稹云勿為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是皆唐人駢體文中精粹語也

秦殿撰

嘉定秦簪園殿撰大成事母純孝先意承志母稍不悅則長跪請罪家貧躬啜藜藿奉母必甘旨嘗續娶某氏

女婚夕女泣不止詢知已有夫父母以其貧逼改嫁急招其夫至令即夕成婚以奩具贈之迨乾隆癸未春聞承提房師戴太史第元見其字甚劣謂之曰子字僅可二甲速學焉或可望二甲耳乃晝夜臨池功日進比殿試對策字益工先是諸城劉文正公統勳閱卷已定長洲褚廷璋第一同郡某素有隙語文正云外間早已迎新鼎甲矣公勃然曰豈我亦有弊乎遂以十一卷至二十卷進而改置一卷至十卷於後秦竟大魁多士豈非德行格天有此美報耶

冷廬雜識卷一

四

漢口竹枝詞

餘姚葉茂才調元漢口竹枝詞三百首述人情風土俚語居多其賦後湖詞有云散步人來遠市闌一回心境得寬開眼光直到天窮處夕照黃陂數點山筆意獨俊逸可喜

王伯厚

陸子元聲雋載宋鄞人王某以販馬為業畜一獼猴其妻夏日醉臥獼猴與之合醒後知之大恚殺獼猴自是有娠生二子應麟應龍厥狀肖焉是殆謂伯厚昆季也

按伯厚之父名馮登進士官至朝請大夫吏部郎中家世仕宦安得有販馬之事伯厚弟應鳳非應龍其生也後伯厚八年特與之同日耳伯厚生於嘉定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褚氏堅瓠集乃備采其說不為考正訛以傳訛豈非誣讎前賢耶

### 孤山梅石圖

滇中大理石象物賦形最稱異品其大者尤為難得阮文達公由雲貴總督入都以孤山梅石圖石贈林文忠公時為江蘇巡撫林謝簡云荷瓊瑤之寵錫真過百朋欣水壘

冷廬雜識卷一

五

之紛披須論萬里惟此烟雲吐納本蒼山靈秀之鍾况乎樹石蕭疏繪孤嶼橫斜之影憶抗郡久開節鉞即逋仙亦在幘幘當年攬勝名區探梅寄興此日系懷舊部琢石成圖割翠綠之千重肖丹青之一幅登諸棊几恰疑鷲嶺飛來障以湘簾似有鶴聲遠至出嫵娘之仙館清供瀟珍慙和靖之宗風俗塵難浣於此想見老輩風流雖贈答間亦有雅人深致

諸葛丞相祠聯

蜀諸葛丞相祠聯云日月同懸出師表風雲常護定軍

山興亡天定三分局今古人思五丈原已知天定三分鼎猶竭人謀六出師語皆可傳

### 蔡學博

諸暨蔡東軒學博英舉乾隆丁酉孝廉司訓江山縣二十餘年以扶植人倫為己任兼留心於民瘼歲饑勸各夫姓於宗祠輸粟平糶嗣是歉歲則踵行之全活無算後以老病乞歸自岸門達水次餞送者數百人咸歛息曰好官去矣卒祀名宦鄉賢祠著有侯采副草立言皆平易篤實有功名效其論名云世有忠臣孝子而其後

冷廬雜識卷一

五

不昌人以為不獲其報不知名者造物之所寶忠孝而受大名則已厚報之矣若其後復昌是猶稱貸者之償其本而加以息也且人世美名易浮乎實苟好名而實不相副即為盜名名之盜天之賊也得免誅譴幸矣尚冀後嗣之必昌乎故古人以名勝為恥余以為名勝則更可懼懼之奈何絕去沽名念而勉為其實則可矣又與從姪神書云以我病軀居此閒官而猶不自暇逸聞者必笑為愚然每觀得美名而其實不副者後多不昌蓋名為造物所寶竊而得之必于天譴我自到此外間

以虛譽相推其實於人無所裨益吃此地飯用此地錢而又謬被佳名返己自思時深警惕故凡職分所可為備有關公事有益地方者皆欲盡心力而為之不敢苟自不敢偷安均此長心愧心耳觀此可想見其孳孳力行不求人知之實學

原

日知錄謂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董周禮原蠶文王世子未有原漢原廟之原皆作再字解

冷廬雜識卷一

一

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或以為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嫌於元朝之官改此余按孟子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原泉混混漢書董仲舒傳道之大原出於天司馬相如傳爾陘游原皆作本字解易原始要終原謂尋其本也然則改元為原正未可議矣

自呼其名

鳥獸自呼其名見於山海經者甚多皆非世所常有其見於他書者則有鴟有鴞有鶻有脊令有鷓鴣有鷓鷯師有鷓鷯蓋取其名自呼有鴨蟲則有蛤蚧有龐蜂原

其始人特因其鳴聲而命以名後遂以為能自呼其名凡禽言如布穀脫布褲等皆若是也

當

鄜湛若有前當票序後當票序全謝山春明行篋當書記述之因謂六經三史無有當字按後漢書劉虞傳虞所資賞典當胡夷注當丁浪反是當字所自始也

勺藥椒

勺藥香草也而贈之於相讓之日椒芳物也而貽之於醜邁之時人洎其情物亦違其用矣世之治也禮教隆

冷廬雜識卷一

一

而婦職修草木皆得其所周南所以次采葛召南所以次采芣也

寔來

春秋桓六年春正月寔來三傳皆以為州公自曹來惟胡傳以寔為州公之名且推衍諸侯失地名之義謂迫乎大國而失國者非其罪也可以諸侯之禮接之若不

且左傳以爲度其國危故不復則其爲人當猶能量力度德而不至於恣肆妄爲似不當於無所證據之事加以罪名至與蔡獻舞等同科也

甲申十九忠臣

甲申十九忠臣附以孟章明爲二十南都又益以陳侍御純德

世祖賜諡獨無純德黃梨洲徵君以甲申之難侍御在俘戮之列而雜入之意者以此不預乎余按明史本傳不言俘戮惟云都城陷賊下令百官以某日入見衆攝

冷廬雜識卷一

一

純德入還邸慟哭遂自經因考范文忠公以下二十人皆聞變卽時致命而侍御獨死於入見之後此所以不得諡也歟

中時行王錫爵

趙用賢以蘇松嘉湖諸府財賦敵天下半民生坐困與進士袁黃商榷數十晝夜條十四事上之中時行王錫爵以爲吳人不當言吳事調旨切責寢不行甚矣其悻也夫申王亦吳人爲大臣者道在澤民况鄉邦疾苦尤當力爲拯救乃反加以譙讓而沮之是誠何心哉二人

之不得爲良臣卽此可見又吳中白糧爲累民承役製破家給事中張棟請令出貲助漕舟附載申時行王錫爵緹其議見李獻可傳

韓文公廟碑

陽湖惲子居大令敬潮州韓文公廟碑文云公之闢佛闢於極盛之時宋人之闢佛闢於既衰之後宋人之闢佛以千萬人攻佛之一人公之闢佛以一人攻爲佛之千萬人故不易也可爲名言至論

慎樞公

冷廬雜識卷一

一

先祖慎樞公諱琛烏程庠生居室在承壽堂南偏之樓因號南樓少秉異質讀書過目成誦作詩文十言立就嘗與友人泛舟里中自南柵浮瀾橋至北柵白娘子橋凡九里許默識兩岸人家招帖歸書於冊覆之一字不訛友大驚服與本生先祖秋畦公爲再從兄弟友愛甚篤卒年僅二十有九秋畦公哭之慟後遂以先君子嗣之公詩稿甚多惜皆散佚今搜輯七首列於篇其采入兩浙輟軒錄湖州詩錄者不復載遊飛來寺登峽山云禪林開絕勝山路轉清陰一徑蒼苔滑千峰花雨深

聲通鳥語雲氣滿衣襟好向風泉側琮瑋寫玉琴清遠  
早秋云卷簾官閣惜淹留風景蕭閒及早秋王祭生平  
最多感無窮心事在登樓白贛州來逆風寒雨日行不  
過二十里闕其作詩云高林紛落葉密篠叢寒烟贛江  
三百里風雨滯歸船歸興云薄晚林巒秀色日斜村落  
微紅我與沙鷗有約歸舟又及秋風晚過七姑祠云夕  
陽江上七姑祠蕭蕭靈風滿桂旗無限好山似雲鬢  
花香外影離離一樣青山窈窕妝不將眉黛嫁彭郎到  
門幾曲青溪路落日清風桂館涼衢州兩岸人家皆種

冷廬雜識卷一

聖

橘爲業丹黃萬樹詩以賞之云秋林霜重熟黃柑勝口  
行吟興倍酣滿眼西風篔步鎮挂帆何異洞庭南水縮  
烟寒橘柚村千林金彈壓柴門兩年燈火天涯夢記劈  
新黃對酒尊

秀水高均儒填諱

汪子黃

秀水同年汪子黃孝廉靈天才穎異英氣逼人書法秀  
挺詩亦清俊道光壬辰秋試後潛入貢院觀填榜見已  
名在十三賦詩云廣寒宮闕異人間防衛森嚴晝掩關  
親見上眞註名姓居然身到列仙班癸巳會試因其叔

寅禾太史世樽分校迴避不與試賦詩云五雲縹渺阻  
仙津書劍蕭然客邸春怕向黃金臺下過落花三月作  
歸人乙未開後留寓都中旋於丙申正月病卒詩稿散  
失今記憶所及者惟此二首急錄之以擬吉光片羽

鴛鴦湖權歌

吾鄉自竹垞太史賦鴛鴦湖權歌後繼作者數十家雖  
品格各殊而風致皆可玩味道光辛丑南海羅羅村學  
使文俊試禾郡士復以命題所取佳作亦有足步武前  
賢者裴公島上柳毵毵細浪三篙已漲藍畢竟詩人名

冷廬雜識卷一

聖

不滅踏雲獨訪芋香菴

秀水汪韓度

宣公橋畔水滌涸

三影亭前去復來唐代文章元代曲勸郎還上讀書臺

秀水蔡之沅 水邊水鳥盡雙飛和雨和烟立釣磯郎向

分湖拋妾去妾從合路載郎歸

海鹽沈炳垣

百里官塘

日往還陡門西去玉溪灣看看兩岸田如野平望南來

不見山

石門程禧

甲桑乙黍更親桑民到於今頌越王

試向天文覓牛女便知耕織萬家忙

桐鄉金鶴清

戚公餅

吾浙市肆所售光餅以戚少保繼光兵間遺製得名瑞

安項雁湖文學齊以爲宜避少保之名改稱戚公餅作詩紀之有云孔類緝錢形啗解連環結攜來肉串縣穿作魚貫密文學幼耽吟詠長棄舉子業專意攻詩中年下世其弟几山學博傳霖編其遺詩曰且甌集付刊余最愛其夜舟入郡橋花作香二十里不斷絕句云碧流如玉駕扁舟樹影離離夜氣秋新月一鉤花兩岸水香扶夢到温州温州三字鮮有人詩者此獨擅長

地有湖山美

乾隆丁酉科彭文勤公主試浙江以地有湖山美爲詩

冷廬雜識卷一

四

題得梅字蓋本宋真宗賜梅摯守杭州詩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也吳誤作湖公自請議處罰俸然自是文人學士遂以湖山有美作詩料蓋公負一代盛名言可爲典且改吳作湖句法尤渾括而有味也

文字之鑿

乾隆時吾鄉葉氏家業隆起作堂顏曰養浩自後家中人死亡相繼有善測字者指扁字曰葉爲羊食又值牛口焉得全急毀去之乃安余考劉績罪雪錄載張乘樵能以拆字言吉凶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某王公某莅

任浙江日改拱北樓爲來遠樓槎往視之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劉公以歷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旁二點相續者淚點也公命槎易之乃爲鎮海樓此等解晰字義真非尋常智慮所及復按陸儼山深豫章漫鈔載其郡中譙樓太守題扁曰壯觀同知王卿陝西人也見之忿然曰何名壯觀自我西音乃賊官耳又紹興郡齋廳事扁曰收愛戚編修潤謂太守曰此可撤去我自下望之乃收受字也形聲近似之際可與宋人德邁九皇

冷廬雜識卷一

四

克長克君等語同爲文字之鑿

陸費中丞詩

吾邑陸費春帆中丞琛由明經起家縣令歷官至湖南巡撫自幼卽耽吟詠在長沙節署時築校經堂課士嘗以湘江竹枝詞命題自賦十二絕極饒逸悻悻之致錄二首於此斑竹涓涓淚尙零望湘亭上弔湘靈孤蓬聽雨巴陵岸一夜愁心滿洞庭三十六灣蘆荻秋飛花如雪撲郎舟請看今夜灣灣月雙宿鴛鴦已白頭

桑水部

杭州桑菽雨水部調元游五嶽歸題聯書室云六經讀罷方持筆五嶽歸來不看山其為塾師時先命往讀經背誦如童蒙經熟始教以文法選天崇文二十六篇詳加評語令熟誦之以是登科第者甚多紹興某名士經術湛深而文格重鈍不利於試年逾四旬猶困場屋因受業於門桑閱其文曰病已深矣悉屏其所習文戒勿寓目授以曹垂燦進士君子之至於斯也文令專誦三月始課作文迄一年誦曹作已數萬遍竟易重鈍為輕靈乃曰此後惟子所誦投無不利矣次歲即舉鄉闈聯

授成進士

張長清一

吾里張長清負異才制藝高卓四十餘歲始入泮首題夫子不荅破云天道有應而不應聖人不對而亦對也次題仲尼祖述堯舜有云三代以上道在堯舜三代以下道在仲尼堯舜者中天之仲尼仲尼者春秋之堯舜也傳誦一時未幾即卒無子才士之厄甚矣

陶太守聯

吳縣陶太守慶增以翰林起家道光己亥科為浙江副

典試所取多知名士已酉歲於濟南府任所丁母憂哀毀過甚肝氣疾劇而卒年僅四旬其父猶在堂也歿時自輓聯云死而有知應喜慈親仍聚首生何所戀長離老父獨傷心聞者莫不悲之

兩浙校官集

上虞許齋生教授正綬司鐸湖州選國朝兩浙校官之詩古文辭編集付梓作徵刻啟分貽同志有云二百年之文獻不薄冷官十一郡之典型無輕前輩其詩集於咸豐初告成雖採輯未徧而發潛闡幽琳瑯滿目亦足為寒蠶生色

足為寒蠶生色

郭頻伽詩

吳江郭頻伽明經曆少有神童之目一眉白如雪屢試不售囊筆江湖詩名噪一時所著靈芬館集氣骨清雋洗淨俗塵余最愛其言情之句摘錄於此西湖春感云二月落花如夢短一湖春水比愁多汝上道中卻寄載園云歲月不多須愛惜功名無定且文章寄壽生獨游云狂因醉後輕言事窮為愁多廢著書夢中得句云憂果能埋何必地人猶難問況於天雪持表弟至杭得家

中書賦贈云此地逢君同是客故鄉如我已無家客中  
飲酒云身世不諧偏獨醒饑寒而外有奇窮

### 四子書說約

舅氏周固軒先生餘志行醇篤無愧古人生平無他嗜  
好惟研精經書深探理奧著有四子書說約易庸春秋  
集義諸書說約尤為精粹間有與朱子集註異者自謂  
非敢矜奇惟求歸於至當以闡明聖道而已謹為摘錄  
於左儀封人章云封人一見夫子而即相稱如此其德  
亦可知矣夫子之周流刪定正是設教致治不必待得

冷廬雜識卷一

四

位而後見也故中庸言大德者必受命亦不必謂身為  
天子而始言受命若夫子承先王之道統立萬世之人  
極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非受命而何故曰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天命之篤於夫子也蓋已久矣豈得以勢  
位言之哉其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彼謂天生夫子正  
以垂教天下萬世不必以位之得喪而患之將殆也擬  
議之辭非謂將來也若以得位言則封人之言不驗矣  
子在川上曰章云水有原則其流不息道有本則其用

不窮觀其逝之萬殊而知其來之一貫夫子欲學者小  
德之川流以悟大德之敦化告諸往欲其知來也夫往

至費也來至隱也往之費人皆見之而其費必根乎來  
之隱則惟知道者乃能知之蓋道必有本本立則道自  
生而其逝自不舍晝夜矣學者見水之不息而不知道  
之不息知道之不息而不知道之所以不息此夫子所  
以寄慨無窮也豈徒無間斷之意哉孟子告徐子說乃  
此章正解棘子成章云夫子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即  
是文質相等之意則子貢之言未為失也蓋文陽質陰

冷廬雜識卷一

四

陰陽不偏勝而後得中可久耳惟質為近本夫子有甯  
儉毋奢之說子貢所以先以君子稱之而後救其失也

### 王忬楊選

王忬為薊遼總督把都兒辛變數部將西入聲言東忬  
遽引兵東寇乃以其間由潘家口入渡灤河而西大掠  
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忬遂被逮  
死西市楊選為薊遼總督辛變與把都兒大舉自牆子  
嶺磨乃峪潰牆入犯京師戒嚴選遣副將胡鎮等禦之  
不勝寇畱內地十日始北去初謀者言寇將窺牆子嶺



部檄嚴待之而三衛為寇導者給選赴潘家口以是寇勢乃張選遂坐死戮於市余按二人之見怒於世宗者雖不僅因此事然即此事論之已足見其防禦之疏被譴實咎所應得吁有主兵之責者其於知彼知己之術何可忽哉

六世之字命名

晉宋間人命名往往數世同用之字而惟王氏為獨多人皆知王羲之獻之靖之悅之四世以之字命名不知有六世相同者如王廩之胡之茂之裕之瓚之秀之及彪之臨之納之准之與之進之其名皆載在史冊

三邦

禹貢三邦顏師古謂荆州界本有蠻荆楚三國致貢箇銘楷其名稱美也此說勝於諸家毛晃以為春秋書荆人來聘即楚人也詩稱因時百蠻蠻非一國之名謂蠻荆楚為三邦恐非經意余謂蠻荆楚皆屬荆州之域毛氏云荆即楚人然安知非當禹之時本為二國逮後始為楚并如春秋之晉分為戰國之梁而梁亦可稱晉耶

雖有百蠻之稱然禮記明堂位又言九蠻周禮職方

氏又言八蠻詩蓼蕭序注又言六蠻則三邦之所云蠻亦何不可指為一國歟

古今字義

字義有行之今而古未備者如寺字古作官府解不指僧寺也兵字古作兵器解不指兵卒也字字古作撫字解不指文字也有行之古而今不用者如壽兼善惡祥兼吉凶落兼始終臭兼香臭誕兼信誕亂兼治亂之類又如下事上亦言慈上規下亦曰諫貴賤皆稱朕生死皆稱諱男女皆稱僮如此之類古之異於今者不可悉

數

樊紹述

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如涎玉沫珠瑤鸞碧漱鬼眼瀨耳提鷗擊鷺風月燈火之等句奇雋可諷又如萬力千氣蒼官青士後世多引用之其餘大半艱澀雖有諸家注釋未能盡析其旨吳居正謂昌黎盛推紹述謂其詞必已出不煩繩削而自合文從字順則其他文殆不盡若此矣余按唐藝文志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今皆不傳所傳者僅此記與蘇州越王樓詩序豈真人情好

奇轉以奇而得傳歟

曾子閔子

聖門以孝稱者曾子閔子曾子被杖於父閔子見疏於後母蓋惟境處乎變而能盡子職爲人之所難爲斯爲孝之至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其是之謂歟

師

古之爲師也以道德降而託之於經術如田氏之授易孟氏之授禮是也降而託之於辭章如韓子荅李翊書柳州荅韋中立書是也又降而託之於舉業假以爲利

冷廬雜識卷一

五

祿之資則師道衰而學術益替矣有志世教者當思所以救之

開城門卻敵

諸葛孔明以萬人屯陽平司馬懿率二十萬衆至前土失色乃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懿常謂孔明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此計蓋不獨孔明也漢李廣嘗以百騎卻匈奴數千騎又元鐵哥從征乃顏其黨塔不歹率兵奄至鐵哥謂彼衆我寡當設疑以退之於是帝張曲蓋據胡牀鐵哥從容進酒敵按兵規

之懼有伏夜遁去夫劄奴塔不歹等固可以疑沮之司馬懿智謀素優使爲嘗試之計分二十萬衆之二三以擊之則陽平之城可得矣豈孔明之謹慎而敢出此此事見郭沖三事裴世期駁之是也

龜策列傳

五經中詩皆用韻周易尙書禮記左傳亦各有韻語子則荀子成相篇全用韻至以敘事之文而爲此體者則惟史記龜策列傳此篇爲褚生所補其敘宋元王得龜事二千八百餘言皆用韻語語多悖妄索隱正義譏其

冷廬雜識卷一

五

煩蕪鄙陋史通以爲無可取信不誣也

文家操縱之筆

文家操縱之筆太史公最爲擅長有以一句縱一句操而於一篇之中屢見之者試以魯仲連列傳證之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

士也曰與人刃我甯自刃曰吾與富貴而絀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此皆以兩句自為開合之法也

裴行儉

裴行儉兼文武才用兵無不勝其法不外詭謀誘敵及用反間而已突厥伏念來降行儉謂受降如受敵救嚴備亦以防其詭也使渾瑊知此何至為尙結贊所劫哉

嵇封翁

無錫嵇畱山封翁永仁客范忠貞公幕中耿精忠叛與忠貞公同被繫三年遇害獄中作百苦吟和淚譜續離

冷廬雜識卷一

聖

騷寄友人收藏之題詩云此身若遂沈淪死畱與寒家子弟看後其子文敏公曾琦并其遺集彙刊之世所傳抱嶺山房集是也方公殉難時文敏公甫七歲其室楊太夫人守志撫孤備嘗艱苦後公入祀忠義祠太夫人

舉節孝

特旨旌門子孫文恭公相繼入相天之報施亦云至矣

西青散記

金壇史梧岡教授震林西青散記多記為神仙幽渺之辭最愛其諷世之語雋而不腐勝讀勸誠陳言一生有

可惜事幼無名師長無良友壯無善事老無令名貧賤人可惜者二面承唾為求利膠生豚為求榮富貴人可惜者二臨大義沮於吝荷重任敗於貪聰明人可惜者三妄譏議謂之薄自炫獎謂之驕懷積激謂之躁豪俠人可惜者三助凶人得暴名揮泛財得敗名納庸客得虛名又云才子罪孽勝於佞臣佞臣誤國害民數十年耳才子製淫書傳後世熾情欲壞風化不可勝計

陸太常

嘉興陸倣嚴太常紹琦康熙己丑進士以詞林起家督學廣西以其地去中土遠內雜夷獠不能盡知功令

冷廬雜識卷一

爾

罹罪至死迷不得悟乃奏請諸生誦習律令得旨通行著為令臨歿手書訓子自述生平不妄交一人不妄為一事不妄取一錢聞者許為實錄

吳蕪潭孝廉

仁和吳蕪潭孝廉光昇大興朱竹君學士筠之師也為學根柢經史試禮部不第年過七十賜學正銜其辛未會試舜之居深山一節文結曰是以古之聖人其靜也如山其動也如水主司孫文定公以示同考或曰結

無之乎者也字不當中式遂乙庚辰既而曰四句文有  
曰禍重於地莫知之避同考斥之辛巳文已中式矣主  
司指摘字句謂大夫曰何以利吾家文有簞簞不飭等  
語又斥之學士作哀辭中云言必有出兮如已出而聾  
耳駭兮目眩而噫何必辭書兮轉喉觸頤周經誼語兮  
僉謂余欺予以勒帛兮乙而罷之靜動山水兮語以重  
遺昔孫文定兮執卷而諮莫爲先容兮遭按劍疑文工  
遇拙兮不偶而奇蓋指此也

文信國公四六

冷廬雜識卷一

五

文信國公詩文秉正氣而成雄絕一代四六亦工集中  
載山中廳屋上梁文有云未問君王便比賜鑑湖之宅  
何須將相方謀歸綠野之堂又五色賦記言唐謝觀白  
賦云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  
里冠豹赤賦云田單破燕之日火燎於原武王伐紂之  
年血流漂杵更仿之作黑賦曰孫臏銜枚之際半夜失  
蹤達摩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客絕倒一客賦黃日杜甫  
柴門之外兩漲春流衛青塞馬之前沙含夕照一客賦  
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

天因反觀前作惟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雪曰火曰血  
皆著迹且漂杵是武王一處事燎原與田單不相干一  
客改之曰堯時十日並出燦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  
天燭地一客又曰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如何對或對  
曰秋泊袁宏之渚水浸一天此雖遊戲筆墨亦可見公  
於斯道曾殫鑽研之功也

希蹤靖節

明何濤爲安慶推官到官三日吏白當伏謁監司濤舉  
蹙曰非吾所能卽棄官去陳庸爲荊門州同莅任五日  
不能屈曲卽解官杜門不入城郭此皆能希蹤靖節者

四庫全書表文

乾隆四十八年編纂四庫全書告成進呈表文係獻縣  
紀文達公所撰刊入全書卷首公遺集中亦編入焉  
公門人長沙劉相國權之跋其後云四庫全書開館吾  
師卽奉命總纂自始至終無一息之間不惟過目不  
忘而精神實足以相副經手十年故撰此表振筆疾書  
一氣呵成而其中條分縷晰悉具備同館爭先快觀  
莫不歎服總其事者復令陸耳山副憲錫熊吳稷堂學



五侯家是也觀此可知當時民間向未有蠟燭則燭之  
川蠟或始於漢物原謂成湯作蠟燭恐未足據

馮文介公

仁和馮文介公培元少孤貧母何太淑人自課之性聰  
穎而幼於學為文不起草伸紙立就精楷法落筆迅敏  
鄉會試中式全卷無添注塗改字 殿試副本亦真書  
皆從來所罕有道光甲辰以第三人及第歷官光祿寺  
卿咸豐壬子督學湖北十二月武昌府被陷公入署後  
圓古井殉節年僅四十事聞

冷廬雜識卷一

五

贈侍郎銜

賜諡文介公為諸生時肄業崇文書院見知於掌教胡  
書農學士敬課作多刊行如老兵云萬里秦時月蒼茫  
出塞塵餘生弊有肉獨皮膽包身倦羽三更雁寒衣百  
結鶉建裝無底事中外一家春課讀聲云最來勤業坐  
蕭辰膝下嬌兒喜最馴傳授范滂蘇學士經詒韋逞宋  
夫人青檀寂寂遺編在紗幔依依問字頻記得芸牕佔  
畢處尚聞餘韻樂慈親西湖采蓴曲云門外波光碧似  
油翠羅衫子御珠樓楊絲柔軟專絲滑一樣相思兩樣

愁皆為士林傳誦兼工墨梅畫輒題其上得者珍為三  
絕

廖少司農

將樂廖運山少司農騰煙以孝廉起家宰休甯擢御史  
歷官卿貳康熙乙酉主試江南賦詩有承命重驚山嶽  
負焚香虔矢帝天臨榜發盡孤寒知名士羣情悅服下  
第者亦洒淚追送江潯按

國初主試恒有由舉人出身者雍正時猶然如元年雲

南主考鄂文端公爾泰時官員外二年湖北主考蔡仕舄四

冷廬雜識卷一

卒

川主考許隆遠是也此後則罕有矣

詩品

鍾記室詩品自漢迄梁百三人別本一百二十二入上  
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漢七人魏十  
一人晉三十八人宋二十六人齊三十人梁十人漢四  
百餘年祇得七人宋齊以下僅百年而得六十餘人蓋  
五言之學六朝始盛抑略於遠而詳於近理則然也惟  
同時昭明太子文選詩六十二家詩品所述者五十一  
人韋孟東哲應貞四言張衡七言既不列於品若漢之

蘇武應瑒晉之盧謏司馬彪王康琚宋之徐悱劉鑠皆以五言著稱乃亦見遺然則所取殆猶未備歟又如以劉楨列上品陶潛列中品徐幹阮瑀列下品品第違失昔人多議及之然其鋪觀列代撮舉同異實能推究淵源闡明旨趣且百餘人之詩今不盡存尚賴此以流傳俾得考見得失誠於詩教有功可為後學之津梁也

陳雲伯

錢塘陳雲伯大令文述少負才名後以乙科出宰由皖之吳所至有惠政補官江都縣前令以迎送為事積案

冷廬雜識卷一

空

盈萬陳初至署聽事曰勤補拙儉養廉更無暇餽問送迎來往賓朋須諒我讓化爭誠去偽敬以告父兄耆老教誨子弟各成人乃排日訊斷不逾平而積牘以清詩長於歌行才藻富有雄視一時近體亦韶秀風華著有頤道堂集行世五言如百花承輦路片月下宮墻疎星江浦樹殘月海門潮翠落中峰瀑青橫太古苔關干花四面樓閣樹中間七言如雁外晚鐘橫白塔烟中寒月丁朱樓水榭微波秋落葉江樓斜月夜聞簫落花到地飛還起芳草如烟踏更生奇石湧雲臨水立寒泉漱雪

隔花飛地因久住艱言別人為多情易寫愁皆妙

諡文成

魏彥觀

諡文成者漢張良晉郗鑒宋殷景仁唐盧懷慎南唐晉壽遂明劉基王守仁張良劉基王守仁為不愧

本朝制國書大臣達海額爾德宜及乾隆時大學士阿桂諡文成

露筋祠詩

王阮亭尚書題露筋祠詩云翠羽明璫尚儼然湖雲祠樹碧於烟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論者推

冷廬雜識卷一

空

為此題絕唱按米襄陽露筋祠碑云神姓蕭名荷花詩不即不離天然入妙故後來作者皆莫之及

功令

言舉業者必恪遵功令不敢旁採他說立異求勝即筭疏家言亦有從之而見黜者嘉慶戊寅恩科浙闈三題民事不可緩也至亟其乘屋歸安名宿楊拙園知新主夜作絞索以待明年蠶用立說房官呈薦主司謂此說若有所本當入選否則恐遭磨勘吾不任其咎也房官乃徧搜孟子諸家註釋並無此說楊竟被黜而不知

本毛詩中孔疏非僻書也又乾隆間李學使漢歲試嘉  
郡經題隲有六駁某生素負文名上毛傳駁如馬偃牙  
食虎豹立說竟以紕繆黜置四等因憶宋王且知貢舉  
論題當仁不讓於師有舉子主賈遠說以師爲衆且惡  
其說黜之以且之賢而猶若此況其下焉者乎

### 饑飢餓

穀不熟爲饑腹不實爲飢飢之甚爲餓饑飢古異義後  
人通用誤也

### 皇甫韻亭詩

冷廬雜識卷一

七

同里皇甫韻亭茂才坤情懷倜儻豪於酒詩筆亦俊所  
作隨手散葉偶檢篋中得其遺稿三首急錄之詠菊云  
幾番疏雨潤老圃菊初黃月色一籬淡露華三徑涼秋  
深人比瘦夜靜影俱香誰送白衣酒花前暢引觴題沈  
鏡湖垂釣圖云江北江南汗漫游歸來逸興寄扁舟白  
蘋風急秋將晚一尺鱸魚欲上釣得魚換酒且高歌鷺  
友鷗賓日日過愛向水雲深處泊滿船明月臥煙蓑

### 對花啜茶

對花啜茶唐人謂之殺風景宋人則不然張功甫梅花

宜稱有掃雪烹茶一條放翁詩云花塢茶新滿市香蓋  
以此爲韻事矣

### 兄弟聯名

兄弟聯名始於漢季如劉琦劉琮應瑒應璩是也然如  
伯達伯适已兆其端明呂光祥東野志稱伯禽少子東  
野氏第三代生二子長暉次晞六代生二子長縉次紳  
此則史冊所不載矣

### 七巧圖

宋黃伯思燕几圖以方几七長短相參行爲二十五體  
冷廬雜識卷一

七

變爲六十八名明嚴激蝶几譜則又變通其製以句股  
之形作三角相錯形如蝶翅其式三其制六其數十有  
三其變化之式凡一百有餘近又有七巧圖其式五其  
數七其變化之式多至千餘體物肖形隨手變幻蓋游  
戲之具足以排悶破寂故世俗皆喜爲之



冷廬雜識卷二目錄

忠義傳

李方叔

扁用成語

鄭太守

義塾聯

卷面題詩

典獄

徐鐵洞

典當

蓮衣僧

方正學

張杞山

沈蟾客先生

閔中丞

楊忠武公

程京丞

冷廬雜識卷二目錄

窮通翁

二宋

徐瘦生

吳石華詞

授經偶筆

顧母

孫文靖公

計學博詩

羅提督

字典

丁掇英先生

倪烈婦

除夕奏凱

魏侍御聯

蜈蚣入腹

食忌

馮中丞

林文忠公

中華書局影印

復父讐

諸葛武侯祠堂碑

趙太史

三石公

文選字句

山齋留客圖

醫宗四大家

五月五日生

馮少司寇

顧萊厓

畢大令

錢王祠聯

雪詩

朋友

錫

李梅卿

吳香竺詩

朱綠筠

冷廬雜識卷二目錄

浙江鄉試錄敘

三續千字文

周禮

改月改年

祖孫父子同名

仲廉甫劄記

醜錢啟

李孝廉

顧侍讀

周孟侯先生

新樂府

孫愈愚

吳香圃詩

關帝說

劉三山

沈鹿坪師

臘

起復

葉素菴

端木舍人

孔子生日

孫瀛帆詩

禱神文

讞獄

孔孟弟子

名與姓通

允征

同姓名同字

文體相似

有澹臺滅明者

七修類聚

經史數見字

一言

銀頂

俗稱

帥中丞

冷廬雜識卷二目錄

三

黃少司馬

小軍機

李方伯

紅豆

楊拙圃先生

改姓

梁元帝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梳銘

舒元輿銘

印章隱姓名

張睢陽廟聯

巢居閣

琴銘

沈氏姑

學林

七夕詩

目疾秘方 吐生

冷廬雜識卷二

桐鄉 陸以漸 敬安

忠義傳

盧奕在忠義傳其孫元輔以能紹其祖附焉其子杞乃入奸臣傳得罪於名教雖有賢父令子不能遺其惡也

李方叔

蘇文忠公典貢舉遺李方叔呂大防有失此奇才之歎文忠歿方叔哭之慟且為相地下兆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蓋

冷廬雜識卷二

一

其知己之感有不在形迹之末者非若薄俗之士徒以窮達判恩怨也

扁用成語

乾隆間京師武廟製扁某親王邸西席江蘇貢生某擬天子重英彙合

聖意賞六品銜又如倉頡廟題始制文字盤古廟題人

之初引用成語皆切當

鄭太守

吾邑鄭漁帆太守心一以名幕起家由佐貳官至袁州

太守因病乞歸卜居蘇州時有故鄉之思題書室聯云  
無可奈何新白髮不如歸去舊青山

義塾聯

杭城義塾立法甚善仁和費辛橋方伯丙章題聯云莫  
謂孤寒多是讀書真種子欲求富貴須從伏案下工夫  
激勵寒峻辭意肫切又許齋生致授題嚴州義塾聯云  
雖非千萬間居然廣廈為語二三子慎厥初基語亦簡  
貴

卷面題詩

冷廬雜識卷二

咸豐壬子浙江鄉試第二場山陰某生闈中發狂病曳  
白而出卷面題二絕句云記否花前月下時倚欄偷賦  
定情詩者番新試秋風冷露濕羅鞋君未知黃土叢深  
白骨眼淒涼情事渺秋烟何須更作登科記修到死央  
便是仙歎書山陰胡細娘某生旋卒於寓所輕薄之報  
可不畏歟

典獄

道光甲辰夏陝西神木縣民李述秀與族婦李蘇氏有  
私為族女李春孩所見欲殺之以滅口李蘇氏以鑱柄

毆傷其左右腳腕李述秀以鑱柄入陰戶即時殞命移  
屍懸於李春孩之父果園隣人錢述法望見趨問詐稱  
李春孩罵伊等為賊起衅致斃事聞於官縣令王致雲  
據供定讞李蘇氏援鬪毆律擬絞李述秀杖徒贖上巡  
撫李星沅臬使傅繩勛以李春孩年甫十三有何忿恨  
致迭毆而傷陰戶屬西安郡守李希曾覆訊始得實情  
改讞援謀殺律李述秀擬斬李蘇氏擬絞奏聞得

旨王致雲褫職李傅李以審訊精詳俱加二級同時有  
順天通州民婦康王氏之姑康陳氏與姨甥石文平日

冷廬雜識卷二

角為石文平毆傷憤懣自縊石文平賄囑康王氏偽稱  
病故而康王氏之戚王二素與有怨揚言康陳氏之死  
係康王氏石文平因姦謀斃指揮蕭培長王瑩訪獲審  
訊康王氏等畏刑誣服迨起棺檢驗適雪後陰晦嚴寒  
未用糖醋如法罨洗認縊痕為被勒遂以謀殺定讞  
刑部額外主事楊文定以案多疑實白之堂官請  
旨覆訊始得實情改讞康王氏以受賄私和石文平以  
威逼人致死皆問杖流奏聞得

旨蕭培長王瑩承審失入從重發往新疆遇赦不赦楊

文定留心折獄平反得宜卽擢補員外郎一獄皆見耶抄一失出一失入俱訊驗率畧而然可以爲鑒

徐鐵海

華亭徐鐵海幼時甫入塾卽能辨四聲塾師奇之比長酷好吟詩後以飢驅客游諸侯足迹半天下晚年移家清平山下編集爲清平山館詩鈔佳句如雪消山閣寒又手月到溪橋夜覓詩霜前一雁橫雲路海上諸山落酒杯皆有逸致其六十生朝自述云素筆生涯百不堪關河萬里走孤驂眼看五嶽曾經四淮南嶽衡山未到手散

冷廬雜識卷二

四

千金已過三余自隻身出門及移家武林并肉子故後凡有長物寄存戚友處者盡爲毀沒合計三次破家而三梅鶴笑人徒自苦湖山谷我不嫌貧也知浪蹟非長策直擬西冷結草菴見者可以識其生平矣

典當

翰林院地望清切而每有空乏之虞宋楊大年詩外表有云漢臣之餓且欲死難免侏儒之嗤孔徒之病不能與敢懷子路之愠行作若敖之餒鬼徒辱甘泉之從官近某太史作口號云先裁車馬後裁人裁到師門二兩

銀師門三節兩生日惟有兩餐裁不得一回典當一傷神艱窘之况情見乎辭矣

蓮衣僧

蓮衣僧量雲楚人少習儒業晚投空門愛西湖之勝樓止湧金門外之靈芝寺署所居曰未簫室同年音玉泉司馬德布爲題聯云結屋古城下洗鉢清溪傍蓮衣工書亦能詩嘗自題其像有快意事教來日少故人墳比遠山多之句

方正學

冷廬雜識卷二

五

明成祖令方正學草詔正學投筆於地且哭且罵致干成祖之怒世或議其激烈已甚方氏望溪亦論其任剛而自謂不屈者以聖賢之道衡之正所謂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不知其哭罵之時乃正氣所達不能自己顏常山舌段太尉笏古人類此者多矣何獨於正學而議之善乎明史傳贊曰齊黃方練之儔抱謀國之忠而乏制勝之策然其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論斷平允可以息衆喙矣

張杞山

震澤張杞山布衣葛質樸無他嗜好惟喜為詩著有吟  
雪軒詩彙句如寒雲沈浦雁暮雨入江湖亂紅霜後葉  
一碧水中烟閉九日同人游荻塘云登臨休悵是他鄉  
秋老林臯野菊黃今日招邀須盡興百年幾度兩重陽  
山塘雜詠云白紵清歌風擅場至今水調聽吳娘瀟瀟  
暮雨紅橋外不是離人也斷腸雅有石湖風味

沈蟾客先生

嘉興沈蟾客先生攀桂同年石菴孝廉養和之尊人也  
喜行善事以郡城南北官塘圯沒時時潮人乃倡捐修  
築躬自監督不辭勞瘁自嘉慶己卯至道光壬辰塘路  
百二十餘里皆陸續修固賦詩紀事有問津不唱公無  
渡百里湖山指點中之句

閔中丞

歸安閔峙庭中丞鶚元九歲時其外舅尚書毛公於元  
宵宴客中丞以舊姻與焉公作對屬客曰元宵不見月  
點幾盞燈為河山生色是日適屆驚蟄中丞即對曰驚  
蟄未聞雷擊數聲鼓代天地宣威公大稱賞遂以女妻  
之

楊忠武公

近世名將以崇慶楊忠武公遇春為第一才勇既偉知  
遇亦隆由固原提督遷陝甘總督武臣授文職曠典也  
公髯長三尺許經大小二百八十餘戰無不身當先未  
嘗受創平張格爾凱旋兵初過州縣橫甚毆知縣報聞  
反見責公意不謂然比至柵責帶兵官各四十受責者  
五十餘人斬殿官者以徇兵後不敢譁在固原任二十  
餘年每營簡練精壯三百名以擡礮列前繼以鳥鎗十  
人一長習進步連環鎗以次弓箭刀矛噴筒火彈層層  
護之用馬隊翼於左右署其名曰速戰陣天下稱勁旅  
焉

程京丞

吾邑程春廬京丞同文少負異質湛深於古嘗讀書吾  
里分水書院戲題於几曰胸中無所不有一事未能到  
手儒林名宦山林待我四十年後嘉慶己未登第由兵  
曹入樞垣一時典冊皆出其手名望隆起方將大用遽  
卒士論惜之

窮道翁

太倉王相國揆之督學浙江也取士公明人有窮通翁之謠言所取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後湖北李其來督浙學不喜典重文字好取短篇士之美秀者拔置前列貌不揚者雖已入彀必摘其文中疵累黜之時有謠云文宜淺淡乾枯短人忌鬚麻胖黑長

二宋

核餘叢考謂有三二宋指宋史宋琪宋雄宋郊宋祁元史宋本宋駿也余按元史宋子貞與族兄知柔人稱大宋小宋明史宋克宋廣善書稱二宋又

冷廬雜識卷二

八

本朝長洲宋既庭教諭實穎與宗弟疇三俱以孝廉知名時稱大宋小宋道光癸卯浙江鄉試臨海宋衛未瑱以同祖兄弟同舉孝廉其同年亦以二宋稱之

徐瘦生

吾里徐瘦生茂才照工書喜為詩家貧授徒自給中年後絕意進取課讀之暇兀坐高吟怡然自得嘗題聯齋壁云志不求榮滿架圖書成小隱身難近俗一庭風月伴孤吟詩橐甚富歿後皆散佚無存

吳石華詞

嘉應吳石華學博蘭修酷好倚聲所著桐花閣詞清空婉約情味俱勝可稱嶺南詞家巨擘錄其尤者於左菩薩蠻云愁蟲瑣碎啼金井離人漸覺秋衾冷一味做淒涼夢魂都不雙 當年相戀意萬種心頭記酒醒一燈昏更長細細温廉州七夕寄內虞美人云一年又到穿針節樓角纖纖月素馨棚外倚欄杆最憶二分風露玉釵寒 人間無限銀河水相隔長千里九回今夕在天涯只有心頭夢裏不離家梁子春梅屬題春堂藏書圖乳燕飛云一夕酸心話問平生說猶未忍那堪圖畫阿

冷廬雜識卷二

九

母昔兼師與父儲取縹緲滿架將舊日釵鈿都捨一盞寒燈親口授有縲車伴盡啼烏夜衣絮冷寺鐘打 而今回首悲親舍哭秋風樹根讀竟淚泔泔下賸有緇帷常入夢猶侍殘機未罷算此種深恩誰寫任說馬周當富貴痛泉臺何處頻封鮮我亦是傷心者學博嘗謂嶺嶠精華之氣荔支得其七八如敝鄉者桃又得其二蘭輩數十人其得其一耳

授經偶筆

嘉興錢新梧給諫儀吉官京師無力延師教子與其室

陳煒卿女史爾士親自督課女史嘗於講貫之暇推闡經旨著授經偶筆以訓子女內則執麻象治絲繭織紉組紉學女事以共衣服說云古者婦功在於麻象絲繭織紉組紉其成也實實堅重而可以為久後世乃以刺繡為工輕而易敗朝為被服之華夕同土苴之棄耗力費財甚無謂也古者黼黻文章以奉朝祭此廟而不宴者也今俗尚侈靡婦女履底或有繡文是古昔祭服之節今緣之履底矣又若繡衫繡扇充溢吳市儻化奢麗視若尋常賈生所謂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其言切中

冷廬雜識卷二

十一

習俗之弊

顧母

顧亭林先生之母王氏崇禎時旌表節孝即明史列女傳所稱王貞女也先生有與葉詵菴書辭薦舉云先妣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

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蓋其辭決而其志彌可哀矣

孫文靖公

無錫孫文靖公爾準以翰林起家出知府歷官闕浙總督興利除弊懋著勳能乾隆戊申應北闕試報罷有贈黃炳奎詩云昨朝銀榜揭天門姓名填於知誰某男兒立身有本末何物料名堪不朽又已未歲禮闈報罷作三十自壽詞云但說文章堪報國恐蒼蒼未盡生才意識者早決為大用之器

計學博詩

冷廬雜識卷二

十一

秀水計壽橋學博楠崇尚風雅兼精於醫著有一隅草堂詩集句如黃葉覆松徑寒泉鳴竹林風多秋在樹人靜月當門才非有用窮何怨性本多情老愈深貪閒轉覺離家好多用先愁卒歲難楊柳東風來海燕桃花春水上河豚皆妙

羅提督

東鄉羅提督思舉戰功見於魏默深州牧源聖武記者詳矣偶閱富陽周芸臯觀察凱所述逸事其智能亦自可稱非徒以武力雄一時也公嘗率兵入南山搜餘賊

村人苦猴羣盜食田糧必發火器驚之公問故令獲一猴來薙其毛畫面為大眼諸醜怪狀荷其口明晨俟羣猴來縱之去皆驚走猴故其羣也急相逐益驚越山數十重後不復至官夔州游擊廳關臨峽山水迅急瞬息千里鹽梟及販鬻人口者至則鳴金叫呼越關以過船皆設礮械兩旁繫大竹彎如弓他船追及斷繫發之船必覆人莫敢櫻公募善泅者持利鋸匿上流水中俟船過附而鋸其舵抵關適斷船不能行觸石破盡獲之又

冷廬雜識卷二

七

有巨惡某峻訟守欲得之以屬公公佯不悅曰是文官事何語我夜踰垣入其室見為草狀及橐篋所出使數人候門外復入起扃人橐俱獲曰昨所以不許者彼耳目衆欲令不為備也

字典

字典十二集二百十四部旁及備考補遺合四萬七千三十五字古文字一千九百九十五不在此數韻府四聲一百六韻合一萬二百五十七字上平聲二千二百七下平聲二千一百十三上聲一千八百四十四去聲二千二百九十六入聲一千七百九十七祇及字典四分之一而世俗通行所識之字不過四千有餘僅十分之一耳

丁掇英先生

吾里丁掇英先生元采歸安籍先伯父石公鄉舉同年也刻苦好學尤耽楷書生平書殿試卷不下二千本十上公車不第賦詩誌感云十度長安客途窮眼執青風塵徒自苦文字竟無靈對鏡悲雙鬢挑燈伴一經故交揮淚別從此老林垞後司鐸秀水二十年乃告歸卒於家先生與石公投分最密遂訂兒女姻長子虛谷學博仁咸為三石公石公罷官後羈寓甘肅寄先生書備述升沈之感謹錄於左白別履甚屢更寒暑每因去雁思作報章

冷廬雜識卷一

七

而憂從中來操翰復輟今者一官再躋萬念皆灰帳設扶風門稀立雪酌魯酒而薄醉聽秦聲而寡歡奇愁塞胸抑鬱誰語竊願為閣下陳之僕賦命多窮性復寡斷當丙寅歲微罪去官片帆歸里即能名心永息故業重溫成茂先勵志之詩著虞溥勸學之語東脩之羊時至問字之酒頻來則雖不能如仲長統之樂志邱園向子平之畢願婚嫁而蒙來求我熱不因人怡怡然無所得失也而乃貧猶乞郡老更離家典杜陵之衣書子盥嘗之券技窮隄鼠蹟類羔羊以致遠道間關頻年奔走積勞



成疾望遠難歸迫至計無復之而悔已晚矣猶謂塵勞已倦仕籍猶存雖西笑之自慙或東隅之可補不意驚波復起鍛翮重遭當宦轍之初停忽官階之遽去元冬垂盡邊地苦寒聽簫鼓而心驚睨刀環而目斷蕭寥卒歲侘僚回車何為而來破涕成笑二月中行抵長安幸賴董觀橋中丞憫窮鳥之投懷拯枯魚於涸轍薦主同州講席始得暫為枝借免作蓬飄然已精力俱疲神魂欲竄每當天寒日暮月冷風淒一燈熒熒獨與影語幾不知此身之猶在人世也或者謂羌村杜老終遂生還

冷廬雜識卷二

西

窮海坡公虛傳死信苟年華之未邁豈歸計之難成不知松菊全荒終當乞食樵蘇不糶何以為家倘使憔悴還鄉啼號舉室青裙病婦貧無沽酒之釵白雪嬌兒寒索然糠之火乞數升而未得米市價高懷一刺以空投侯門終絕劉伯龍徒為鬼笑阮嗣宗莫救途窮而且家少薄田縱乏催租之吏客持舊券還須避債之臺呼負負兮誰憐抱區區而莫訴斯時也即房中奏曲亦作秋聲膝下含飴都無甘味矣又何如飛鴻印雪一任留痕落葉打包長為行脚也哉嗟乎試看白髮已逼殘年不

及黃泉更無歸路興言及此涕泗交頤想閣下聞之亦必為之撫膺三歎也韶春餘閨畫景方長閣下作明山賓之學官坐元行冲之講席酒材分致菜把生香官不勞形夢亦成趣君誠樂矣僕有憾焉憶丁未歲與君同赴大挑君乃薄外吏而不為僕則得冷官而復失輿禮無分皓首徒悲緬想曩時祇以 在蜀時曾有奉懷句云宦海無波只此官由今思之斯言益信端函削牘聊布夙心愁人之言動多激楚伏惟鑒察不盡依馳

倪烈婦

冷廬雜識卷二

五

倪烈婦和王通甫女也年十七嫁東里倪德昌三月而寡謹事舅姑不衰閱八年舅姑以家貧欲嫁之陰納聘行有期矣先一日乃告之婦佯諾即晚檢半臂一耳環一以與姑曰是猶足為數日養夜半投於河遲明父至述夫婦同夢女歸以死告且謂上帝命為河神無苦也方其駭愕里中諺傳太平橋河有屍被髮蒙面上下衣密縫視之則婦也凡溺者男覆女仰而婦屍獨覆人莫不異之此道光八年四月事也九年詔旌其門里人為葬於棲霞山下趙茂才之琛題其華

表云碧水冷銀瓶祠近岳家追孝媛青山標石碣墓隣  
孫氏聚貞魂

除夕奏凱

逆回張格爾背叛四城失陷

宣宗成皇帝命大學士長齡為揚威將軍統兵征勦四  
城收復張逆潛逃至噶爾鐵蓋山為兵丁揚發田大武  
所擒其時為道光丁亥除夕將軍馳奏凱音有句云開  
九重之間闔歡傳 鳳閣椒花聽萬里之鑾歌 喜溢  
鰲山燈火銀旛綵勝祥光爭耀於紅旂玉燭金甌瑞氣

冷廬雜識卷二

六

常凝於 紫陞切時令抒詞非比尋常稱頌先是克復  
四城時張逆潛逃有議請割棄四城者有議屠戮叛眾  
者將軍以四城失守接兵未至半多逼脅良莠難分誅  
之不勝誅且出卡即外夷部落脫使羣起疑懼鋌而走  
險為張逆添羽翼與四城為勁敵矣於是脅從出卡眷  
屬得免緣坐竟藉以勾攝張逆入卡就擒人莫不服籌  
畫之善

魏侍御聯

天竺白衣送子觀音殿楹聯甚多皆庸淺不足道惟錢

塘魏春松侍御成憲所題裁對自然不失讀書人吐屬  
句云白衣仙人瓶中水楊柳朱芾男子天上石麒麟

蜈蚣入腹

明張冲虛吳縣人善醫有道人以竹筒就竈吹火誤吸  
蜈蚣入腹痛不可忍張碎雞子數枚令啜其白良久痛  
少定索生油與噓遂大吐雞子與蜈蚣纏束而下蓋二  
物氣類相制人腹則合為一也事見吳縣志按明江氏  
瓊名醫類案亦有一方云取小豬兒一筒切斷喉取血  
令其人頓飲之須臾灌以生油一口其蜈蚣滾在血中

冷廬雜識卷二

十七

吐出繼與雄黃細研水調服愈南方多蜈蚣且家家用  
竹筒吹火嘗有是患錄之

食忌

醫書所載食忌有無藥可解者錄以示戒痧症腹痛誤  
服生薑湯 疔瘡誤服火麻花 骨蒸似怯症誤服生  
地黃 青筋脈 即烏痧脈 誤認為陰症投藥 渴極思水誤  
飲花瓶內水 鹽肉荊芥同食 茅檐水滴肉上食之  
食三足鼈 餽饌過荆林食之 老雞食百足蟲有  
毒誤食之 蛇虺涎毒暗入飲饌食之

馮中丞

吾邑馮柯堂中丞鈐歷官楚院有惠政撫院時於後圃  
薛梅及蔬果顏曰菜根香題楹帖云為恤民艱看菜色  
欲知宦况問梅花誦之可想見其志趣

林文忠公

林文忠公在河工時題所居室聯云春從天上至水由  
地中行題客座聯云蘆中人出河上公來又贈河丞張  
姓者聯云乘槎直到牽牛渚載筆同游放鶴亭切地切  
姓人咸歎其工妙

冷廬雜識卷二

六

復父讐

唐以前復父讐不抵死者多至唐始有抵死者憲宗時  
梁悅復父讐職方員外郎韓愈議復讐之名同而其事  
各異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  
處之有詔以悅申冤請罪詣公門流循州自後多得減  
死然猶不免於戍如明之何競張震皆然至

本朝蓬萊王孝子之復父讐竟得開釋復功名則以典  
獄者賢能體

聖天子孝治天下之意也其讞詞推原律意尤足以維

國憲而厭人心全謝山太史祖望作王孝子傳載其事  
甚詳茲畧述之王孝子名恩榮父永泰因實產與縣小  
吏尹奇強角口被毆中要害死時恩榮甫九歲祖母劉  
氏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內傷自縊死  
母劉氏瘞其姑藁厝永泰棺於市僦屋其旁居之泣血  
三年病甚將死授恩榮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  
此恨不可忘也恩榮涖權大事家盡落依舅以居厲志  
讀書稍長補諸生誓於父柩前尋仇以弁自隨其舅諭  
之曰豎子之志固當但殺人者死是國法也爾父之鬼

冷廬雜識卷二

九

餒矣恩榮流涕聽命年二十八舉子辭於舅曰可矣遂  
行兩次遇奇強斫以斧不死脫去遠遁棲霞相隔八年  
奇強偶返蓬萊入城過小巷恩榮突出扼之劈其腦腦  
裂以足連蹴其心而絕恩榮乃自縊赴縣會奇強家訟  
當日永泰故自縊非毆死縣令欲開棺驗視恩榮請曰  
小人已冇子矣甯抵死不忍暴父骸以受毀折叩頭出  
血縣令惻然乃為博問於介衆皆曰恩榮言是遂巡詳  
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殺擅行  
凶人者子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不論是否未嘗不教人

復仇也恩榮父死之年尙未成童其後登殺不遂雖非  
即猶即矣况其視死如飴激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持  
子開釋復其諸生即以原貯埋葬銀還給尹氏以章其  
孝時康熙己丑年也位恩榮事者撫軍則中吳蔣陳錫  
提學則北平黃侍講叔琳與滇南李觀察發甲也余按  
唐李肇國史補云衡州余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全  
所殺長安復讐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伏見余氏  
一家遭橫禍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請下  
百僚集議其可否詞甚哀切時裴垣當國李鄴司刑事

冷廬雜識卷二

五

竟不行老儒薛伯高遺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史執政柄  
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以下孝子事相較非今之遠  
勝於古耶康熙己未烏程有嚴孝子廷瓚復父讐詣縣  
自首縣令欲生之爲請於上司方侯督撫具題而孝子  
已死於獄蓋爲讐家賄獄吏殺之也牧民者鑒此益當  
加意致慎矣

諸葛武侯祠堂碑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余於武林帖肆得之乃明蜀  
府丞秦騰高所鐫補者碑高八尺闊三尺九寸字廿一

行行五十字首行題節度掌書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  
魚袋裴度撰營田副史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成都少  
尹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柳公綽書末行題元和四年歲  
次己丑二月十九日建首行空處有宏治十年巡按四  
川監察御史藍田榮華跋錢宮詹金石文跋其下滕嵩  
跋語殘缺不見鐫補年月惟有由唐逮今將盈千載語  
當在有明中葉以後末行空處有康熙十一年巡撫羅  
森跋諸跋語俱有剝落處碑文上二格下四格亦然惟  
末行年月以下粵東藩使膠西宋可發跋楚楚可誦云

冷廬雜識卷二

五

讀唐碑文瑰麗書端嚴稱雙絕匪溢當時不以文字推  
裴柳重本也文傳者文重人傳者文亦重彬彬君子哉  
碑文以唐文粹校之微不同如震懾之懾作疊謀久駐  
之計謀作爲上下無異辭上字前多一而字志願未果  
作日日未果尙皆無可指摘至荊州之荆作故罷毗之  
毗作毗於義未安若是筆誤則以之上石何草草耶米  
元章謂柳尙書字勝其弟誠懸今觀此碑筆力柔靡遠  
不逮矣豈因重鐫而失真歟

趙太史

乾隆乙未科會試奉新趙太史敬襄卷為房考白麟閱薦三藝已刊擬第四名總裁以前十名試卷例應進呈重加校勘見趙卷第五策用大厯字白以為已改寫作厯不為犯諱總裁嵇文恭公獨以為不可白爭之甚力文恭疑愈深卒擯棄之於是取中在後之卷策中用慶厯萬厯等字者皆斥之自後科場禁例除閱厯字照常書寫外其本字係指天文者雖經改寫而古字本通試卷內必宜敬避蓋文恭弱冠登朝畏慎無過失獨嘗於進呈文字內有引

冷廬雜識卷二

三

御製詩用字未經改寫者坐是出 南書房故生平遇廟諱

御名倍深敬畏然宋制尚避嫌名則古字本通之字自宜謹避也趙於庚寅科以十五歲登賢書自是踏踏公車者二十餘年至嘉慶己未科始以第三名登第入詞林改吏部主事未及半年即乞歸授徒二十餘年而卒著有竹岡齋集

少石公

伯父少石公厯官郡守清而不刻初抵惠州府任歸善

縣學博甘某年已八旬龍鍾叩謁耳又聽應對俱謬或諷可以年老黜之公曰士人畢世勤劬僅得備位下曹已足憐憫况學博乃老而後官非官而後老何忍苛求乎卒善視之迨公移任高州甘即登白簡公自幼刻苦力學於詩嗜之尤篤晚年自定青芙蓉閣詩集六卷海內傳誦之嘉慶己卯歲星查從兄瀚攝篆徐聞縣公得信作詩勗云南天遙隔海漫漫書到都從隔歲看道遠忽如遷客去身親方信宦途難刑書未讀猶儒術民隱能知即好官載石鬱林先德在莫因寶玉厭貧寒詩不

冷廬雜識卷二

三

載集中蓋絕筆也公即於是歲捐館知交輓章極多同邑孔梧鄉學博廣覃題聯云典郡矢清廉歸裝片石論詩重忠孝大集千秋語最警切

文選字句

嘉慶間場屋中式文字習用文選字句往往有訛妄不通者如垂衣裳而天下治題文用東都賦盛三雍之上儀一段不知雍宮建自漢朝黃帝堯舜時無之且賦語云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而文中抄用因坊本注釋服字下有音二字

遂誤以爲正文書作鑄鋪鴻藻信景鏤揚而截去世廟  
正雅樂五字割裂紕繆真堪發噱見給事中辛從益所  
陳條奏中

山齋留客圖

道光己亥余選台郡教授廡近闌闌椽棟多傾而地勢  
宏敞西南諸山列戶外余稍稍葺治隙地皆補以花叢  
香滿室每與二三佳客清言竟日幾忘身在城市爰作  
山齋留客圖并賦詩以寄興云空齋閉門居閒散伍丞  
掾經世愧無術幸愜庭闈戀廊廡日清曠一瓊此安宴

冷廬雜識卷二

十四

迤邐城外山濃翠撲人面烟雲莽終古倏忽狀萬變於  
斯悟塵幻榮利又奚羨願偕素心侶撫景恣笑拚情真  
略形迹俯仰任所便品題各揮毫秀綠入吟卷回睇階  
下花深叢正摘綯 浮生役萬事形悴神亦傷豈如適  
我性優游飫衆香韶春淑氣轉繁英媚晴光花開雜五  
色軒檻列成行佳客抱琴至角巾共倚伴客至不常聚  
花開不恆芳見花復見客曷不盡百觴酒罷樂未已攬  
衣舞回翔江湖多風波吾黨興自狂淹留日既夕月華  
吐遙岡

醫宗四大家

新安羅養齋浩醫經餘論云醫宗四大家之說起於明  
代謂張劉李朱也李士材輩指張爲仲景不知仲景乃  
醫中之聖非後賢所及况時代不同安得並列所謂張  
者蓋指子和也觀丹溪脈因症治遇一症必首列河間  
戴人東垣之說餘無所及其斷症立方亦皆不外是知  
丹溪意中專以三家爲重格致餘論著補陰之理正發  
三家所未發由是攻邪則劉張堪宗培養則李朱已盡  
皆能不依傍前人各舒己見且同係金元間人四大家  
之稱由是而得耳此說足以正數百年相傳之訛

冷廬雜識卷二

十五

五月五日生

俗忌五月五日生然史書所載如孟嘗君胡廣張桓侯  
飛王鳳王鎮惡齊後主齊南陽王綽崔信明宋徽宗翁  
應龍紀邁遼懿德皇后趙元昊等其遭遇不同最奇者  
田特秀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所居里名半十行第  
五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  
五日卒見金史

馮少司寇

臨海馮蒿菴少司寇甦康熙己未殿試充讀卷官事畢賜茶乾清宮

命與同列賦詩馮詩先成有還看景運息戈鉞句

上諭鉞韵稍生險韵排律用之不妨律詩似宜他擇即

面奏改定有鄒枚供視草還看房魏畫凌烟云云

上首肯稱善施愚山侍講為賦詩云受詔近傳新句好

親承

天語與深論朝士豔傳之馮工於七律如歸舟雜興云

北望雲山燕市遠南來舟楫楚程多寒食雜詩云兒女

冷廬雜識卷二

五

燈前同是客園林枕上幾還家俱佳

顧棗厓

吾郡石門顧棗厓修性嗜吟詠兼善丹青遷居吾邑築

讀畫齋繪圖以見志有曾留棧綠常開徑祇愛丹青不

買山之句與歛鮑棗飲孝廉廷博交好亦喜刊書有讀

畫齋叢書行世

畢大令

文登畢恬谿大令以出精研古訓嘗謂宋儒好鑿空以

俗訓訓古經其尤甚者自春秋至唐書策所載皆子糾

兄而桓公弟顧於干載下意變其長幼以伸己議識者

踴之年七十以舉人大挑一等分發江西委署安義值

赦令邑有兄殺胞弟之案大令列之不準援赦上游駁

斥大令執不念鞠子哀混亂倫彝刑茲無赦之經義以

諍之大府已定劾休適欵程春海侍郎恩澤主試廣東

取道豫章大府欵之侍郎問大令起居甚悉事乃得解

嗣補崇義宰官著有九水山房文存二卷楊至堂河督

刊行於世

錢王祠聯

冷廬雜識卷二

五

杭州錢武肅王祠在湧金門外規製宏敞有王文成公

題扁云順天者存楹聯則有諸城劉文清公曠題云啓

匣尚存歸國詔解裝時拂射潮弓又孫文靖公題云衣

錦還鄉保萬民於安樂上疏歸國啓百世之蒸嘗又裔

孫嘉定伯瑜中丞寶琛題云功在生民惜傳聞異辭信

史尚留曲筆德垂奕禩悵播遷中葉支流莫溯淵源

雪詩

道光辛丑十一月吾鄉大雪高積丈許壓圮屋宇傷人

甚多時余司鐸台州台地少雪是歲雪亦有數尺同人

用坡公北臺書壁韻作詩哀然成集錄其尤者於此同  
雲釀出六花纖一陣惺鬆一陣嚴密慘漸飄風外絮薄  
融初著水中鹽積三尺厚封苔徑添一分光映畫檐無  
限好山排几案霎時失卻舊青尖臨海洪裕卦 漫空六  
出舞穠纖侵曉寒尤較夜嚴花發庭前皆白玉霞飛嶺  
上誤紅鹽迴風態擅三春絮奪月光凝萬戶儻好沁詩  
脾嚼梅蕊冷香透澈齒牙尖仁和鍾茂才憲堯 聲靜簷  
鈴不觸鴉霏霏玉屑碾雲車冰紋凍折垂頭竹粉本新  
翻沒骨花驢背一鞭人覓句馬蹄千里客思家夜深檢

冷廬雜識卷二

點刪餘草塗抹淋漓墨瀋又錢塘陳茂才景曾 不待月

來明書閣作迴風舞觸雕檐陽湖貢茂才美錦 幽爐嘯

詠冰裁句比戶歡呼玉積檐仁和馮茂才煦 開徑鴻留

雙爪印迎門鶴舞一身花臨海張明經英元 余亦有作

云園亭凍影啼鴉門外沈沈少客車大地湖山開淨  
域諸天色相幻空花僵眠夢冷高人宅禁體詩嚴學士  
家試向梅枝問消息滿林香簇玉了又

朋友

太倉陸桴亭先生世儀思辨錄有云朋友之功可以配

天何者君子能著書不能使之傳世惟天能使之傳世  
然天亦不能使之傳世讀其書而心好之者能使之傳  
世故曰朋友之功可以配天子雲太元曾何足云然微  
桓譚則幾不傳而況不為子雲者乎乃讀書而心好之  
者不可得甚至有嫉其書而惟恐其傳者朋友之害又  
可以配兵火其論至奇亦至確

錫

臨海洪僉事若臯南沙文集謂方書金銀玉石銅鐵俱  
可入湯藥惟錫不入間用鉛粉亦與錫異錫白而鉛黑

冷廬雜識卷二

且須鍛作丹粉用之明名醫戴元禮嘗至京間一醫家  
術甚高治病輒效親往觀之見其迎求溢戶酬應不暇  
偶一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加錫一塊元禮  
心異之叩其故曰此古方爾殊不知古方乃錫字錫即  
今糯米所煎糖也嗟乎今之庸醫妄謂熟諸古方大抵  
皆不辨錫錫類耳余謂今之庸醫不特未識古方也即  
尋常藥品亦不能辨其名有書新會皮作會皮蓋不知  
新會是地名也有書撫芎作撫川芎蓋不知川與撫為  
二地也此皆余所目見者



李梅卿

嘉興馮柳東教授登府之室李梅卿女史晚早嫺翰墨  
倡隨靜好盛年祖謝教授深悼之女史尤工詞自題倚  
梅圖有雪影壓殘鳥夢月痕冷靠花身之句其寒夜南  
柯子云細點瓜蓋譜間栽蕙草花三年為婦憤貧家且  
喜蘆簾紙閣手同爨 獸火溫簫局蛾燈罷紡車戲他  
小女縮雙了懶放妃針今夜較寒些及後教授題城頭  
月詞於後云唐詩一卷曾親授紅豆雙聲就簫局俱寒  
紡車絮雨夢也休回首 蘆簾十載為新婦草草分離

冷蘆雜識卷二

三

驟寫韻樓空橫琴月冷總是斷腸候

吳香竺詩

吾郡石門吳香竺大令文照嗜吟詠有句云一官如獨  
客萬事付閒吟嘗賦移居秀州傾脂河詩云橋迥夾岸  
有人家一半簾櫳綠樹遮慣飲傾脂河畔水生成兒女  
盡如花人咸稱誦之

朱綠筠

錢塘朱綠筠女史璘聰慧能文矢志不嫁當代聞人欲  
見一面不可得家貧售詩畫以自給余曾見其扇頭畫

菊題詩云無花開爾後風雨已重陽醒卻繁華夢甘為  
冷淡妝有心難向日無骨不凌霜底事翩躚蝶猶思抱  
晚香是真能孤芳自賞者

浙江鄉試錄敘

明萬歷初年各省鄉試皆由外吏巡按等官主文柄自  
十三年乙酉科始遣京朝官臨校浙江正考官則為無  
錫孫宗伯繼皇副之者為刑科右給事中江夏常居敬  
監臨為巡按御史王世揚提調為左布政使衷貞吉右  
布政使余一龍監試為按察使馮時雨副使史繼志同

冷蘆雜識卷二

三

考試官為推官王守素知縣周孔教學正黃宏教教諭  
楊啟新林岳偉倪思益杜方偉劉懷民廖自伸訓導陸  
策合提學僉事蘇濬所選士三千七百有奇取九十人  
見宗伯所作浙江鄉試錄敘

三續千字文

宋長洲侍其良器暉作續千字文不用周興嗣千文中  
字江陰葛氏剛正又作三續千字文亦無複字并自注  
萬四千餘言篇末云梁韻昔敘暉編今錄申浦葛與昭  
勳族胄七略旁覽三篇繼就俱詮詰註俾誨警幼序諱

卷末聊示悠久昭勳句蓋指其伯祖丞相文定公邈理宗時繪像昭勳崇德之閣剛正在從孫之列故曰族肖云

周禮

周禮之制王莽用之而敗王安石用之而亦敗方正學一代偉人乃以用周官更易制度無濟實事為燕王藉口無他古與今異勢不可強以所難行也禮時為大信夫

改月改年

武后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來歲正月為一月自天授元年至久視元年凡十一年元宗改年為載自天寶三載至肅宗至德二載凡十四年法令不能行久遠亦何事變更為

祖孫父子同名

魏安同之父子皆名屈是祖孫同名也漢馮侯留章復其子又名復廣平節侯德其嗣侯亦名德宋林邑王父子名楊邁羅處士父子名靖元楊文振子名文修明劉忠武父子名江是父子同名也漢劉繇父名與長子基

字敬輿是以祖之名為字也吳越錢文穆王名元璣子忠獻王佐字元祐是以父之名為字也

仲廉甫劄記

仲廉甫劄記太倉馮偉人偉著中多論學之語有云孔子好言仁孟子好言義其旨一也仁以心之離合言義以事之是非言故不處不去孟子之所謂義而孔子謂之仁殺身成仁孔子謂之仁而孟子謂之取義尊德性之學與道問學之學旨亦如此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道問學之所以存心也動靜不失其時

冷廬雜識卷二

其道光明尊德性之所以致知也後世互相研擊各持一是而不可通豈非意在門戶而心得之實轉荒乎此說可以破朱陸異同之見至謂太虛刻刻在前而人不見見之而不能師之能師之者神聖仙佛也師之則與太虛同壽矣人能以太虛為師安得以異民目之是欲合儒釋老之教而混之毋乃言之失當乎

醜錢啟

同邑沈芝岩茂才逢源天才亮特為督學山陽汪文端公廷珍所賞拔少訂姻於張氏家貧力學銳志進取誓

不登科不娶年逾三十猶未售親戚勸其畢姻爲似續計而孑然一身家無擔石乃爲釀錢以成婚焉既屢不得志於有司益縱於酒每當夜深人靜持杯獨酌狂呼慟哭輒驚其四隣遂以是得病卒年三十有六無子遺橐散失錄其釀錢啟云伏以納幣無過五兩判於周官有財振人八厨茂於漢紀謝公移帳助隱之爲周旋僕射營婚致子琮無暇日蓋合獨以時者禮也假人不德者義也自來逸軌多載前聞源東髮受經早諳昏義弱冠弄翰間肆閨辭慕鮑宣之風流企何曾之酬酢素門

冷廬雜識卷二

話

合胖訂兩小於朱絲張姓連天繫一紗於玉臂固已姻聯白建喜得勝流緣合老人卽期報板矣然以爲情繫兒女懼累英雄肘繫香囊恐妨書史求凰有曲不驚在御之聲特雉無媒未設早婚之令以故涼宵弋鴈星刺匏瓜春社飛鴛風虛少女乃者仲卿龍具京師棄其無才昭諫白衣雲英笑其未脫十年不字負此韶華三星在天歌殘邂逅歷姹紫嫣紅之候春事已闌開口脂面藥之頰癡情漸悔滿身風露識季迪之欲婚一闕朝飛笑牧子爲未達夢已徵於桑下曲待奏夫房中所慮嫌

練繭紉難捐嘉飾方標半燭不少門財在戴良有布被之將亦希高隱而裴航無杵臼之聘終隔仙源庫乏男錢罌乾女酒蓋幾幾乎泥中有絮春風徒吹洞口無桃胡麻空熟矣於是草元弟子戴笠故人將使鳧不單行心成一秣集千狐之腋暖到鴛幃分一葉之陰春回鸞樹烏璫十事不令貽笑純材玉鏡一枚卽可相攸溫嶠是則長源迎婦供帳徧於北軍甯戚欲妻平章待夫管子阮修婚費斂自名流黃姑聘錢貫從天帝以今擬古足可軒渠故乃灑墨管城命詞側理杼子結約告爾若

冷廬雜識卷二

話

岑類臬卿索花粉之需異吳市競金錢之擲行見兩行花燭悉有耀之自他一色祿紗等解衣之惠我有情誰能遣此且慰目前介特之心此事使卿有功預防他日擲掄之語

李孝廉

嘉邑李孝廉貽德深於經學兼工詩文辭嘉慶戊寅歲登科年已五旬矣留京十載不歸其同年某卒於京邸因賦詩云故鬼未還新鬼續憐人猶自戀長安未幾亦卒聞者悲之

顧侍讀

仁和繆蓮仙良編刻文章游戲類皆娛情肆志之辭惟長洲顧耕石侍讀元熙二賦命意高遠非尋常筆墨汗卮賦序云晉傅咸汗卮賦謂卮為小兒竊弄誤墮不潔以比士君子之墮行嗚呼卮也而弄諸小兒何待其既汗而後咨嗟太息哉賦曰天下之寶任之匪人既汗而悲其過實未毀而喪其真故球圖不可玩之以婦寺而大阿不可假之於童昏唐花賦序云南方窰花牡丹為盛北方地寒梅亦不花花者皆唐花也早開而無香且易悴賦曰泉之竅於山也人鑿其胎玉之蟄於璞也人斲其胎花之孕於根也人發其蓂吁此人之所以戕物而物之所以宵處於不材二賦寥寥數語而卽小見大含孕無窮名作也

周孟侯先生

吾邑周孟侯先生拱辰明季貢生吾母之七世祖也先世累著清德母夫人夢硯生花而生公比長聰穎絕人又勵志於學嘗坐小樓去梯三年讀古今文五千篇有奇由是才藻豔發名噪一時吳興莊廷鉞將刊明史以

冷廬雜識卷二

五

厚幣聘公先一夕公夢其父界以一合昏視之則赫然一人頭也驚而寤適莊使至有警於是夢峻辭卻之及明史禍發諸名士株連被戮者多公獨脫然無異識者謂世德之報屢不得志於有司牢騷抑塞之氣悉寓於文辭著有聖雨齋集其宮詞八十首寄興無端尤足令才士讀之同聲感喟摘錄五首以當管鼎一嚮露痕高漾月痕低六院笙歌五院迷莫道襄王惜香夢巫山只在畫欄西垂楊深閉畫樓春花送黃昏鶯送晨三十六宮閒似水平明催召號夫人金鈴獨踏落花泥盤路苔痕旋欲迷誰道舉頭剛見日鳳樓疑在十洲西碧簫吹破思依依聽盡宮鶯半掩扉最是無聊看不得桃花片片背儂飛翠鬢寶鬢玉膏新一對菱花一怡神每恨蛾眉綠如許不如影裏李夫人

新樂府

山陰胡茨村觀察介祉取明崇禎宏光時事作新樂府六十篇篇各有記載述甚詳願往往有與正史異者如諸公子篇謂魏大中子學濂官庶常汗甲申僞命而略其死事一節東江歎篇謂毛文龍盛時伎貂書幣走津

冷廬雜識卷二

五

要如織陳繼儒負盛名方游輦下獨不及心銜之甚適於錢龍錫座談東江事言毛跋扈僭越當斬狀錢因以語袁禍釀於微細而中於封疆橫議之罪真不容誅不知此乃妄傳未可據以為實盧家軍篇謂象昇率親兵赴戰行至賈莊遇刺死而明史則紀其戰死蒿水橋事甚悉三罪輔篇謂誤國之罪以溫體仁薛國觀周延儒為稱首楊嗣昌實心任事才又足以濟之帝知之甚深故眷倚獨重使廷臣不以門戶掣肘俾得精心辦賊未必無成顧攻者紛紛遂使憂危憤鬱方寸擾亂以抵敗

冷廬雜識卷二

庚

亡此說尤為失真余觀明史本傳崇禎時先後增賦糜餉嗣昌主之實為禍本復庇熊文燦以撫賊誤國厥罪甚大又陷虜象昇戰死惡方孔炤劾下詔獄抑孫傳庭使不得遂其志而賊勢益張嫉伎之私視體仁等亦無甚異謂之實心任事不可也悲潼關篇謂孫傳庭死於亂兵而明史則謂其躍馬大呼而歿於陣假皇后篇謂或言初福王世子歿德昌郡王序當嗣位馬士英為鳳督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觀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負博進者持以質錢士英物色之則以為真嗣福王矣

國變後遂推戴以邀授立功天下皆以為嗣福王即皇帝位矣彼童氏以為今嗣福王即昔之德昌王而抑知昌之德昌王非今之即皇帝位者耶故有斷斷不可見者按此說亦正史所擯不足信也其所為樂府惟悲潼關一篇音節近古云潼關天下險大督將家才一戰王師沒三秦賊騎來河流終古恨風雨至今哀白日行當墮揮戈力豈回

孫愈愚

烏程孫愈愚明經夔刻苦於學耽吟詠尤工為古文辭

冷廬雜識卷二

庚

嘗與震澤張淵甫學博履書曰文章之道一真氣所彌綸自時文興而士安於剽竊摹擬之習去而習古文亦同此伎倆安得不偽究之天下惟真者為能感人於無窮而偽者祇可欺一時之目自古文章傳真而不傳偽故讀書不必多而要在通其意抒辭不必麗而要在達其心云云又嘗選歐陽永叔蘇老泉東坡曾子固劉原父李太白之文各數十篇朝夕諷誦而不取王介甫惡其辨言亂政也

吳香圃詩

吾里吳香圃茂才全昌歸安人少有雋才稍長以詩賦  
受知於學使者阮文達公入郡庠屢試不售輒軻憔悴  
以老著有香草齋詩鈔西溪云采藥西溪行寒流曲如  
帶日落牛羊歸柳墟暝烟外寄俞生香儼云漂零萍梗  
又經秋此夕思君獨倚樓寒雁一行何處去白雲天遠  
大江流又斷句云殘年衰髻客獨夜大江船落日樹邊  
盡孤舟溪上歸樓頭細雨三更笛江上寒潮一葉舟小  
溪疎柳誰家閣極浦斜陽獨客舟久病人如秋樹瘦苦  
吟聲比夜蟬寒皆清逸可諷

冷廬雜識卷二

四

關帝謚

關帝謚壯繆人皆謂繆非美稱獨綿竹黃州牧成章持  
論辨之云昔關帝之謚壯繆也陳壽以謚法名與實爽  
曰繆傳謂帝剛而自用反以致敗也又或謂武功不成  
曰繆千載下卒無一人為帝表暴者而不知皆非也按  
禮記大傳以序昭穆古本作繆左傳穆多作繆若秦穆  
公史皆稱繆是穆與繆古文多通用考謚法布德執義  
曰穆中情見貌曰穆夫布德執義中情見貌孰有過於  
帝者謚曰壯繆蓋傷帝之死國與宋岳飛謚武穆同意

壯繆作繆亦猶秦穆魯穆之或作繆也今世俗以繆  
為橫戾之繆以為惡謚而諱之非情事也黃之論如此  
余以為秦繆之謚昔人嘗以為非美名矣黃說雖辨終  
不能舉歷久相沿者而易之也伏讀乾隆四十一年七  
月  
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謚並  
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  
為之論定豈得為公從前

冷廬雜識卷二

四

朕復於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  
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謚隱寓譏  
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  
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謚應改為忠義第本傳相沿已  
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着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  
傳末用垂久遠其官板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  
旨一體增入欽此

聖謨煌煌洵足彰聖神之德而垂示萬古矣

劉三山

廣州劉三山孝廉華東志行高潔洋商某資緣入鄉賢  
祠三山力持清議忤大吏意襦為布衣士論惜之仁和  
周南卿茂才三燮贈以詩云天柱風雲事可嗟閒身且  
伴鐵梅花三山鄉人各鐵梅富人名肯揚雄載自把文章弔白  
沙

沈鹿坪師

歸安沈鹿坪師焯家練市鎮少好學夏夜同人皆散步  
納涼獨默誦所習經常達旦不輟屢試高等每一藝出  
人皆傳誦時俗學以剽竊塗飾為能矯其弊者又貌為

拾遺雜識卷二

三

高古不中有司程度公折衷至當探經書之蘊而出以  
高華究理法之精而歸於沈實以故游其門者大小試  
無不利公精於數學乾隆丙午舉秋試後杜門授徒不  
與計借人勸之就試公曰吾當於乙卯歲獲售今猶未  
也屆期果以二甲第八名登第先是有顯官私人榜後  
通款於公謂詞林可得公力卻之既而以知縣歸班改  
就教職補官台郡學博台於前明科甲極盛人才輩出  
今則稍稍衰矣公曰振興文教乃吾責也遂進多士而  
勸之以學遠近嚮慕登堂負笈者踵相接公視其質之

拾遺雜識卷二

三

高下循循善誘數年之後文風漸復嘉慶己卯引疾歸  
館於青鎮嚴比玉太守廷旺家余亦親受業焉公閱余  
文謂曰子作文無根柢猶欲築室而無土木也安得成  
余於是始知殫力於經後得忝竊科名皆公之力也公  
生平所作制藝不下數千首詩古文詞亦迺整有法惜  
皆散佚茲錄篋中所存詩三首於後留別嚴比玉珮仙  
詩云桃李春深首荷肥偶傷懷抱拂衣歸時有俊儒官明之痛  
久忝齊竿濫學術終慙鄭璞非忽枉新鸞求友喚故教  
秋燕傍人飛頻年坐擁談經席擬返衡茅書掩扉話到  
衷腸首重回沈吟且盡手中杯曾聞良玉燒須試漫道  
黃金散復來循吏聲名多郡秩贊郎詞賦總仙才不辭  
臨別將言贈記取荆花一處栽題李梅修撫心圖詩云  
子與日三省伯起夜四知古人貴慎獨炯若鑒在茲勞  
勞方寸地且夕輪轉馳暗室虛無人想見肺肝時勿問  
馬得失勿問蛙公私中有丹元子俯首將何辭君家見  
聞錄言行皆人師繪圖藉自儆嗚我系以詩我亦問心  
者前任台監理廟丁楹帖有撫此重致思致思且勿語  
語恐旁人唾

臘

月令臘先祖五祀正義云臘者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然則伏獵侍郎亦非甚謬未若金根車之改金銀車也特其人不學遂貽日實且古人作書可以通假後世則不能耳近有士子試藝誤書非為飛而被黜此字古亦有通用者矣

起復

宋劉琪為江西安撫繼母憂起復琪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為先王罪人今

冷廬雜識卷二

星

邊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為漢儒之罪人乎丞相史嵩之丁父憂起復徐元燕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何至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臣特為陛下愛惜民愛為大臣愛惜名節而已其論起復之失最為懇至讀此覺明吳中行諸人論張江陵奪情意激而辭煩猶未能得其要也

葉素菴

仁和葉素菴孝廉金書才華富贍工書畫善吟詠家貧鬻文京師以養親中年殂謝士林惜之嘗贈余扇頭墨梅題詩一絕云風雪漫天臘正殘一枝素萼獨凌寒拈毫寫出清癯骨未許人間俗眼看今已為友人攜去每誦遺什輒為惘然

端木舍人

青田端木鶴田舍人國瑚天才穎異詩賦受知於阮文達公官歸安學博十餘年後以精究地理為禮尚書恩所薦萬年吉地工成

冷廬雜識卷二

星

特賜中書加六品銜持品高介絕俗在京師不事干謁蕭然斗室惟以著述自娛相國某慕其名招之不往以此浮沈冷宦不得遷擢而卒所著有易指地理元文太鶴山人詩集在歸安學舍作云官閣焚香過十年烏皮尚戀舊青氈日長散帙無公事睡起匡牀有俸錢百代看成燈下燼一鄉逃入酒中天玉河東畔蓮莊北聽唱漁歌月又圓寄園紫藤精舍作云朝隱頻年未放還寄園今寄我清閒看花西寺逢三市土地廟每三日花市與寄園止隔一牆祝草東垣隔八班每八日一詣中書直廬官悟茶香人短榻佛燈



書味夜空山中供觀音佛龕紫藤老惜生涯薄每倚春風借酒

顏寄興閒遠讀之可想見其為人斷句如哭林西溪云

山川如故徒埋骨天地無情莫著書寄太鶴山房云文

章事大愁言命仕宦途多幸息心淮安作云城根驛路

藏秋草樹杪河聲走夕陽出儀真青山頭江口云潮生

城郭添新渡木落江湖出遠帆落葉云風高古屋秋如

雨月滿空山夜已霜黃浦舟夜云一行楊柳烟為岸四

面蘆花水是天淮陰弔韓信云一代英雄兒女手百年

恩怨布衣時鱗魚云四月如銀宜貴客一生多刺比風

冷齋雜識卷二

四

人皆擺脫凡近憂髮生新所作聯語亦可誦挽温州林

石笥云氣絕凌雲他日豈遺司馬稿淚傾流水此時先

碎伯牙琴挽宋雨亭云愁寄天邊子始成名身易簣哀

傳日下父終遺命世傳經

孔子生日

上元葉健菴中丞守興安府時郡諸生以八月二十七

日為孔子誕辰稟請赴廟行禮公為辨示止之謂嗣後

諸生不得復為此舉倘各塾師生以終歲讀孔子書不

可無以申敬應於春秋祭丁日各於私塾行釋菜禮似

為得禮之正即陋俗相沿必欲於八月二十七日展其

誠敬亦祇謂之釋菜則可謂之祝壽則不可其俗稱謂

孔子會則尤不可云云余按禮部則例載八月二十七

日恭遇

先師誕辰

大內至王公百官均致齋一日各衙門不理刑名民間

禁止屠宰前期緝緜頭牌具奏得

旨並出示九門及禮部前是孔子誕辰之期已垂 功

令百官職者屆期均應致祭興安府諸生稟請行禮似

冷齋雜識卷二

四

不得嘗為陋俗惟不應用便服且有祝壽及孔子會等

稱耳

孫瀛帆詩一

仁和孫瀛帆茂才光裕博學能文中年棄帖括為申韓

家學暇則恣力於詩才藻豔發傾倒一時道光癸卯客

台郡滋陽張蘭臺太守庭樺幕中一見如故遂訂交焉

以所著樹蕩草堂詩鈔見示佳句如南山古寺題壁云

落花滿徑鳥啼斜日半肩僧上樓箴作詩者云花到

半開香正好酒經重釀味逾醇尤長於樂府道光辛丑

壬寅間嘆夷擾浙會賦從軍詠十章激昂悲壯於行間  
情事描寫曲盡可稱詩史茲錄其二乍川戌云塘繞當  
湖環乍浦浙西重鎮堵門戶都護防城擊炮鼓東指舟  
山鬱風雨帆檣出沒無定所健兒橫戈吼如虎氣壓驚  
濤吞醜虜一旦沿塘集樓櫓礮火轟天飛猛炬棄甲曳  
兵擲弓終抱頭紛竄虎如鼠官兵散賊兵聚官兵爲客  
賊兵主主人移居讓客處主人未歸客亦去往不迫兮  
來不拒君不見乍川戌昔時重鎮今曠土朝廷養士二  
百年後先奔走日禦侮杉青牓云鴛湖水草結天碧杉

冷廬雜識卷二

吳

青牓口苦蘇齧牓外屯軍幻塵劫草染鵲紅水嗚咽乍  
川失守寇氛邇鶴唳風聲禁不止居民聞警紛避徙樹  
竿之徒乘亂起將軍下令誅漢奸殺人如草多株連甘  
涼健兒勢洶湧遇敵則怯遇民勇摩厲以須逢狹路爾  
來好送頭願去奸民狡黠良民懦奸民漏網良民誅將  
軍非嗜殺健兒豈盡誣與其失不經甯殺不辜縱殺不  
辜休怨子芳蘭尚以當門鋤况犯虎威持虎鬚屍累累  
血滿滿烏鴛啄肉委路隅亡何有鄉名子虛一邱之貉  
誰賢愚吁嗟乎將軍令司馬法昨日誅某乙今日戮某

甲簿錄雖分明猶慮有冤脅奈何羅羅難不及呼名鴨  
點鬼無名鬼亦愁模糊夜哭杉青牓

禱神文

錢塘陳雲伯大令文述宰江都日江水漲淹田廬民不  
得棲食因齋戒爲文禱於禹廟及江海祠日念小民之  
或忘帝力實出無知譬人子之偶拂親心定容悔過道  
路傳誦以爲名言

獄

蕭山汪龍莊大令輝祖由名幕而爲循吏所著學治臆

冷廬雜識卷二

吳

說佐治藥言已風行海內所有獄獄之辭畧誌於此無  
錫縣民浦四童養妻王氏與四叔經私事發依服制當  
擬軍注以凡上常州府引服制駁注議曰服制由夫而  
推王氏童養未婚夫婦之名未定不能旁推夫叔也臬  
司以王氏呼浦四之父爲翁翁之弟是爲叔翁又駁注  
曰翁者對婦之稱王氏尙未爲婦則浦四之父亦未爲  
翁其呼以翁者沿鄉例分尊年長之通稱乃翁媪之翁  
非翁姑之翁也撫軍因王氏爲四妻而童養於浦如以  
此論則於四無所聯屬議曰童養之妻虛名也王習呼

四爲兄四呼爲妹稱以兄妹則不得科以夫婦四不得爲夫則四叔不得爲叔翁撫軍以名分有關又駁議曰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王未廟見婦尙未成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身以輕爲比書云臯疑惟輕婦而童養疑於近婦如以王已入浦門與凡有間比凡稍重則可科以服制與從輕之義未符况設有重於姦者亦與成婚等論則出入大矣請從重枷號三箇月王歸母族而合經爲四別娶似非輕縱遂得批允江淮衛漕船多滿十年糧道發價改造其

冷廬雜識卷二

五

間有停運三次二次者戶部以未滿十運駁取擅動庫項職名司錢穀者援例頂詳總漕不准商之汪汪曰援十年之例而部以十運爲計劃也非破其十運不可乃爲之議曰截留漕船以裕民食破格之恩前所希有是以向來止計十年而不扣足運但船隻一項利於行駛不利停泊蓋一經停運久泊河干上之日曬雨淋猶有苫蓋銀兩時爲檢點至船底板片泥膠苔結日漸朽損若因船身無恙勉強起運重載米石遠涉江黃設有疏虞所關非細故不敢因慎重錢糧致誤

天庾正供既滿十年不得不造議上總漕大爲許可達部允行長洲縣婦周張氏年十九而孀遺腹子繼郎十歲將授室而殤族以繼郎未娶欲爲張之夫繼子而張欲爲繼立嗣輾轉訐訟前令皆批房族公議歷十八年未結因查全卷知乾隆十九年前張指一人可以立孫而房族謂其甫離襁褓未必成人後又另議終至宕延汪擬批張撫遺腹繼郎至於垂婚而死其傷心追痛必倍尋常如不爲立嗣則繼郎終絕十八年撫育苦衷竟歸烏有欲爲立嗣實近人情族謂繼郎未娶嗣子無

冷廬雜識卷二

五

母天下無無母之兒此語未見經典爲殤後者以其服之禮有明文殤果無繼誰爲之後律所未備可通於禮與其絕殤而傷慈母之心何如繼殤以全貞婦之志乾隆十九年張氏欲繼之孫現在則年已十六昭穆相當即可定議何必彼此互爭紛繁案牘因立繼書遵依完案烏程縣馮氏因本宗無可序繼自撫姑孫爲後比卒同姓不宗之馮氏出而爭繼汪議據宋儒陳氏北溪字義系重同宗同姓不宗卽與異姓無殊之說絕其爭端

孔孟弟子

孔子弟子自稱名孟子弟子如萬章咸邱蒙有自稱吾者孔子弟子稱孔子曰子孟子弟子稱孟子曰夫子孔子弟子問仁者七問孝者三問政者六而孟子弟子所問皆不及此正不獨孔子之稱弟子以名孟子之稱弟子曰子可徵其隨世變而異也

名與姓通

通鑑五代後漢有虢州伶人靖邊庭胡身之注曰靖姓也優伶之名與姓通取一義所以為諱也日知錄云考

冷廬雜識卷二

五

之自唐以來如黃幡綽雲朝霞鏡新磨羅衣輕之輩皆載之史書益信其言之有據嗟乎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則自嘉靖以來然矣余觀士大夫命名連姓為義唐宋已然如李無言魏嗣萬程九萬王佐才安如山凌萬頃之類明初亦間有之如凌雲翰成始終夏時正傅汝舟傅汝楫之類惟至嘉靖以後而始盛耳

嗣征

宋吳氏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辨證精核其論義和主坡公義和忠於夏之說謂嗣征作於夏之史官故其本序

稱嗣后承王命徂征此欺天下後世之辭如司馬氏討

諸葛誕而假魏帝詔以為恭行天罰也孔子序言允征往征之此所以正羿專命之罪如春秋一字之貶也不知既出於羿之史官為欺天下後世之辭孔子何以列之經且義和既忠於夏序何不言及之而惟云義和酒淫廢時亂日耶

同姓名同字

古今同姓名者不可勝數同姓名同字余所知者僅有三耳典籍所載恐尚不止此數漫識之以俟續補王承

冷廬雜識卷二

五

字安期一晉人湛子一梁人儉孫陳子張先字子野一宋天聖二年進士開封人仕至知亳州鹿邑縣年四十八歐陽公為作墓誌銘一宋天聖八年進士烏程人仕至都官郎中年至八十餘能為詩及樂府號張三影歐陽公稱為桃杏嫁東風郎中陳鳳字羽伯一上元人嘉靖乙未進士累官陝西參議一無錫人嘉靖時布衣

文體相似

韓文公作樊紹述墓誌銘即似樊之奇特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銘即似尹之文簡而意深羅鄂州作爾雅翼

序用韻王伯厚朱景濂序亦皆用韻蓋惟才力足以相敵故即能用其體也

有澹臺滅明者

武進士億經讀考異論語曰有澹臺滅明者謂近讀多以有字連下為句攷此宜以有字為讀蓋對師問而應曰有也與孟子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亦以有字句絕北宮黝屬下語勢正同余按孟子有字句絕凡四交隣國有道乎賢者亦有此樂乎不動心有道乎然則有同與問答皆以有字相應此處上下文法不同似以有字連下讀為是

七修類彙

郎瑛七修類彙謂李商隱集謝逸詩句又以西臺為南唐李建中王阮亭香祖筆記曾嘗其誤以余觀之疵謬尚不止此如隱語昉於左傳麥麴山芎藭之喻而以為起自東方朔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南道主人見魏書裴延儻傳而以為始於唐鄭餘慶親家翁見隋書房陵王勇傳而以為始於五代李愚誦馮道謂今之祭物眾矣名亦工文備述黍曰薌合數語而不知其出於曲禮

謂表德用甫字起自王荆公而不知後漢書已有之如袁閔字夏甫杜密字周甫葛襲字元甫之類是也謂點心始於能改齋漫錄而不知本於唐書鄭修傳吳氏特引其語耳謂趙明誠為清獻公中子是誤以正夫為閔道也謂劉健今尚在年已一百七而考之明史則云卒於嘉靖五年年九十四其他謬誤尚多未遑悉正也

經史數見字

經史各有數見之字周易也字尚書哉字詩經兮字左傳將字故字史記漢書乃字南史便字深字新唐書巨

字

一言

一言有作一句解者一言以蔽之一言可以興邦是也有作一字解者一言可以終身行之是也又六言六蔽之言亦作字字解後世詩家所云四言五言七言殆昉於此

銀頂

道光戊子年言官奏請改正服色以混戴金頂者甚眾飭令遵例惟七品官及進士舉人得戴素金頂八九品

官及貢生戴起花金頂生監戴銀頂一時購頂更易肆  
中賴以獲利寒士皆購錫頂代之肆工雜之以鉛歷時  
未久色即黯黑有力者以銀鑄實心頂約重一兩許加  
以磨琢望之與六品碑礫頂無異往往於酒筵酣飲之  
時爲人竊去行之年餘仍沿舊習間有守法之儒猶戴  
銀頂則羣譁笑之甚矣習俗之難更也

俗稱

今之稱謂有與古相反者如爾雅謂妻之昆弟爲甥而  
今則稱爲舅矣儀禮舅之子稱內兄弟而今則稱爲表

冷廬雜識卷二

四

兄弟矣此猶有所本也至如稱五世祖爲太高祖或稱

高高祖稱父之舅爲舅祖當稱大舅見後漢書張禹傳

史袁象傳稱從母爲姨母稱姑爲姑母稱姑夫爲姑父或稱

姑丈稱妻父爲岳父稱姁爲伯兒稱弟之妻爲弟婦皆  
習俗沿訛不可以入文辭若稱舅氏爲舅父則史記已  
有之稱外舅爲丈人外姑爲丈母則柳子厚文已有之

帥中丞

黃梅帥仙舟中丞承瀛撫浙有惠政乞歸後以公餘銀  
四萬兩發商生息永爲澹湖之資胡書農學士賦詩紀

之有聞道歸無半頃田爲民留費歲三千之句

黃少司馬

昆明黃少司馬琮道光丙戌館選戊申歲以父母年踰  
大耋陳請歸養其奏牘有云八千里外高堂之夢想時  
殷十五年來一日之瞻依未遂白雲徒望遙隔鄉關清  
夜自思難安寢饋情辭懇摯不必以設色爲工

小軍機

紀文達公性喜詠諧嘗作京官詩數十首傳誦一時猶  
記其小軍機一律云對表雙鬢報丑初披衣懶起倩人

冷廬雜識卷二

四

扶圍爐侍妾翻貂挂啟匣嬌僮理數珠流水是車龍是  
馬主人如虎僕如狐昂然直入軍機處低問中堂到也  
無有京官不願外遷觀察而老於京卿貧病而死者公  
戲輓之云道不遠人人遠道卿須憐我我憐卿

李方作

嘉定李許齋方伯廣芸少時孤貧力學鄉會試乾隆丙午庚戌  
皆以經策受知於大興朱文正公珪會試幾得元以律  
句用毛詩二字未安抑第六因賦詩云泥金報去人皆  
後淡墨書來我最先蓋填榜從第六名起五魁後入也

又 殿試後賦紀 恩詩云待詔齊來金馬門賢良策  
 進 帝親掄架壇將以為皆得揚解人真勵有存鼎足  
 三分須有福奎躐五緯已承 恩孫山名第非容易頻  
 占前茅感可言 鄉試第四 殿試第六 李以縣令涖官浙江卓著循  
 聲洊擢閩藩潔清自矢以幼僚屬為其誣許大府素忌  
 李之公正必欲周內其事質訊時肆意脅侮李不能堪  
 遂自裁奏入  
 上震怒遣二星使實勘閩人合詞訟冤事得自主其獄  
 者皆得版誼閩人快之

拾遺雜識卷二

吳

紅豆

吳蘭次太守詞云把酒祝春風 雙紅豆有毘陵女  
 子日誦之以為秦七黃九復生時號紅豆詞人長洲惠  
 硯谿大令周惕居近吳郡東禪寺寺有紅豆樹移一枝  
 植階前自號紅豆主人會稽王笠舫大令衍梅賦紅豆  
 詩云故園酒祝吳林蕙別浦人祠惠半農 半農乃硯谿  
 有紅豆齋小草鄉人因 蓋用  
 其齋名稱紅豆先生 本朝典也

楊拙園先生

歸安楊拙園先生知新績學能文屢因闈試讀書益力  
 好周軫貧乏家以中落後長子燕雨觀察炳堃出宰中  
 州祿入稍裕好施益甚著有夙好齋詩鈔句如晚登南  
 城云落日在高樹平蕪生夕烟初秋登望臺云江山  
 留故蹟天地入新秋送姚千之云桃花柳絮隨孤棹流  
 水青山入遠村秋闈報罷云世事分明論成敗人情頃  
 刻變炎涼春初由豫抵家云千里雲山迂客路一天風  
 雪送歸人皆足嗣響唐人

改姓

拾遺雜識卷二

吳

姓有去字之偏傍而改者節之為會由來遠矣王莽末  
 疏廣孫孟遠避難去疎之足而為東王審知據閩時人  
 避其諱去沈之水而為尤文彥博先世本敬氏以避諱  
 改企履祥先世姓劉避吳越諱而改黃子澄死靖難子  
 易其姓為田名經魏忠賢時魏氏有去鬼而為委者又  
 如熊為能慎為真敬為苟謝為射之類不可悉舉

梁元帝

梁元帝於甲戌歲被害年四十七所著金樓子自言於  
 丙申歲婚則是年方九歲耳何其早也又言余年十四

苦眼疾沈痾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二十六年來恒  
令左右唱之計自年十四迄於末年未及三十六之數  
疑必有誤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采葛詠之見譏謗交構之際猶不  
忘君也讀之可以怨于衿詠之見學業衰廢之時尤亟  
須友也讀之可以羣

梳銘

明詩綜七十一卷項真名下靜志居詩話云予嘗見其

冷廬雜識卷二

存

爲閩人銘梳奩曰人之有髮且且思理有身有心奚不  
如是筆法極其飛舞繹其語殆亦非真狂生也予按銘  
乃盧仝所作見唐文粹云人之有髮分且且思理有身  
兮有心兮胡不如是項蓋減易其字而書之耳

舒元興銘

舒元興玉筍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曰斯去千年冰  
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  
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容齋隨筆稱  
之以爲有不可名言之妙余按元興所作陶母墳版文

銘語亦簡妙彭蠡之濱峨峨高墳有晉陶君哲太夫人  
前瞻千年卜孟爲鄰後千萬年卜誰爲鄰西江悠悠東  
湖滔滔彭蠡有竭斯墳更高

印章隱姓名

有於印章隱姓名者如姜白石夔之鷹揚周室鳳儀虞  
廷乃運典格也徐文長渭之秦田水月乃拆字格也蓋  
昉於辛稼軒六十一上人印文

張睢陽廟聯

台州巾子山張睢陽廟屢著靈應郡人奉祀甚虔楹聯

冷廬雜識卷二

存

云慷慨誓師守睢陽蕞爾之區孤城中人皆樂死從容  
盡節振河北英雄之氣千載後貌尚如生運意精湛又  
云保障在江淮業肇中興正史論功先郭李輝光齊日  
月心明大義孤城著節邁顏盧語亦圓穩

巢居閣

祠宇楹聯往往工拙互雜獨西湖巢居閣聯語皆可傳  
誦祠傍水仙王北宋尚留高士躡樹成香雪海西湖重  
見古時春陳若霖梅鶴寄高閣遺稿千秋笑司馬湖山  
寫清冷寒泉一掬拜坡仙朱上林華表千年遺蛻可聞



元鶴語孤山一角暗香先返玉梅魂 吳廷琛 山冷好教  
梅似續巢新應有鶴歸來 方應綸

琴銘

浦城祝桐君司馬鳳階精琴理以前人琴譜闡發未詳  
著琴譜四卷蓄一琴名秋聲其自題曰嘉慶戊寅予始  
學操縵於伯兄秋齋先生庚辰姊夫詹正齋贈是琴材  
質古厚而漆剝音放置之有年嗣稍識琴理因悟修斲  
之法道光辛卯手自治之伯兄為題秋聲二字以雅器  
復完其音清實也咸豐辛亥五月兄遽謝世明年夏予

冷廬雜識卷二

三

馳驅吳越燕魯攜是琴行撫之感愴爰題辭曰惟石之  
岳桐生巖孤高適性枝剛堅斲之為琴歷長年氣與質  
渾木液竭鏗然發音疏以越抑兮實汎兮清秋聲移情  
永喪伯兄甲寅七月既望鳳階換屬余為之銘曰斲之  
補之質完善撫焉調焉韻清遠山遙水紆息游與俱萬  
慮滌除悠然古初揮絃正譜持特識四海知音未易得  
言念同氣意何極

沈氏姑

沈氏姑蕙心德性幽閑大母施太恭人最愛之少嫻吟

詠詩格清新姑夫沈虛舟咸亨為歸安名士結褵未久  
即得痼疾姑遂絕口不吟詩幼時所作亦深自諱匿不  
以示人余請之再三始得見之詠松云瘦石寒梅其結  
隣亭亭不改四時春須知傲雪凌霜質不是繁華隊裏  
身秋日閒居云翠幙初寒小閣幽茶烟裊裊拂簾鈎一  
庭秋色堪吟賞底事詩人慣說愁秋夜云細雨初收爽  
氣浮香飄桂樹露華秋姮娥也愛窺書史先遣清光入  
小樓

學林

冷廬雜識卷二

三

王觀國學林謂漢晉以來卑者呼尊者為足下平交相  
呼亦以足下今自高而侮人則曰足下而稱尊者為座  
下几下席下閣下又何耶不宣不具不備不次其義一  
也今平交用不宣尊者與卑者用不具卑幼與父母尊  
長則稱不備而居喪則用不次頓首稽首叩首其為恭  
敬之禮則同也今居父喪者用叩首母喪者用叩頭又  
何謂耶此皆出於近世吉凶書儀世俗不攷其是否而  
咸遵用之間其義則不能別也此亦徇俗之太過也余  
接近世尊與卑曰足下稱尊者曰閣下而無座下几下

席下等稱不宜不備不具大畧與宋時相同惟不次未  
嘗專用於姑喪又如不既不盡不截不悉不一皆與不  
宜並用至於居父母之喪則概用稽首此皆了無取義  
而習尚相沿即通人亦莫能易殆所謂禮從宜者歟

七夕詩

餘杭陳煒卿女史爾士錢新梧給諫之室也習經史工  
吟詠賦七夕詩命意最高梧桐金井露華秋瓜菓聊因  
餽物酬卻語中庭小兒女人間何事可干求

日疾秘方

冷廬雜識卷二

齒

患目赤者小便時以指蘸入目中閉目俟其白乾日三  
四次即愈惟當淨洗手面以免不潔之咎此方載醫學  
綱目他書不恆見屢試屢驗秘方也又石室秘錄治目  
中初起星用白蒺藜三錢水煎洗之日四五次星即退  
此方亦神效

吐生

泊宅編謂天地之間有吐而生子者鷓鴣兔凡三物按  
蟾蜍亦吐生見埤雅

冷廬雜識卷三目錄

論文

誤信降人

說經

河閒婦傳

方侍郎

游龍杖

趙少宰

文昌神

治生

善於法古

同其皆悉等字

君子小人

達德首知

忘已之難

父母

諫

冷廬雜識卷三目錄

賄賂免禍

舒鐵雲

于觀察詩

香屑集

李忠定公

胡霖若

姚廉訪

永樂大典

馮柳東

徐詠梅

悼亡詞

證義

子子蟲

浙江學使署聯

愚汀公

進士歸裝

姚侍郎奏牘

同證

取蜀將帥

公忠

畫工

金岱孝詩

姜太史

阮文達公擬疏

悼亡詩

雙節乞詩啟

吳布衣

星查兄詩

孫子瀟

吳梅村

文字沿襲

鄭太史

麥餅

徐觀察

琵琶亭

王建孟知祥

冷廬雜識卷三目錄

二

柳文

說用兵之害

新唐書

八君子圖

三高祠

鄭御史

錢少詹

王文端公

卻老要訣

錫奴銅婢

周蘇門

安次香

杜平旅壁詞

巴錦膏

王仲瞿

四聲

浙撫著聯

吳京丞

元遺山

用心精專

宏簡錄

明加田賦

李文靖徐文靖

躡履倒屣摩履

你

天壽天燾

鮑防

武功縣志

詩賦奇格

尺牘新鈔

卮

桂林一枝

石鼎聯句詩

識時觀變

唐

字

冷廬雜識卷三目錄

三

張乖崖

思忠豫防

張春舫

滄稼生

寄園銷夏圖

嚴比玉

弈國手

陶蘭

鄉闈覆試

王笠舫

朱笠亭說詩

王廉訪

梁學士

墨譜

沈漢甫

岳忠武王銅印

李少司寇

鹿洲公案

西塞山

西南夷傳

吳烈女

詩分唐宋

擲粥

冷廬雜識卷三目錄

四

冷廬雜識卷三

桐鄉 陸以恬 敬安

論文

魏文帝典論論文謂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似不若杜牧之荅莊充書為得其要云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蓋文而無意則氣亦無所統馭韓蘇之文氣極盛矣然非研理之精有意以宰制之安能幾於斯乎

誤信怪人

冷廬雜識卷三

漢岑彭征公孫述遣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元察罕帖木兒信降賊豐士誠言觀營壘遂為所刺明胡大海喜降將蔣英劉震李福之驍勇留置麾下致被賊害是皆昧軍旅思險隱情以虞之義者

隗囂

隗囂為更始所徵不聽方望之言而甘心臣事迨光武招之則信王元之計負險拒固卒至於亡蓋有愛士之雅而無察言之明視竇融之識時歸命相去遠矣

河間婦傳

柳子厚河間婦傳遺辭猥褻昔人曾議之然其文固有為而作其記遊戲之所一則曰浮圖再則曰浮圖可知佛廬之貽害甚烈而婦人之喜入廟者可以警矣

方侍郎

桐城方望溪侍郎苞文學之者以為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李安毀之者謂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錢竹汀鄭全謝山太史祖望嘗謂侍郎生平於人之

里居世系多不留心自以為史遷退之適傳皆如此乃大疏忽處也余謂作文不留心里居世系乃文人通病

冷廬雜識卷三

非獨望溪為然至其文格清真簡潔要當推為一代宗工錢全二公皆不逮也

游龍杖

詩隲有游龍陸璣疏云一名馬蓼高丈餘蕭山湯敦甫協揆金釧嘗取其榦以為杖輕而易持名曰游龍杖賦詩詠之

趙少宰

河陽趙少宰士麟政績昭顯兼優理學所著敬一錄有云朱陸入手不同其於大原則一學術止論差不差不

論同不同持論平允可息兩家聚訟之喙

文昌神

台郡士子祀文昌神甚虔城中自府縣兩庠外又有祠十餘處二月初三之期先一日各釀錢會於祠中笙歌徹夜三日而後罷城東北隅白雲山麓正學書院亦有是會臨海宋心芝學博經畬題聯云二月二日迓神麻祈天上星君文皆奪命一甲一名承舊學願海濱士子試輒掄元一甲一名蓋指臨海秦尚書鳴雷於嘉靖甲辰年登第所居故址在書院側

冷廬雜識卷三

治生

許魯齋嘗言學者以治生為急士之患貧者往往藉口斯言妄求封殖是特誤會其旨耳今觀其言曰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窮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務農為生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審乎此則知所謂治生者必準乎義之所宜豈導人趨利哉

善於法古

西門豹為鄴令投巫嫗三老於河而河伯娶婦之俗以革後漢宋均為九江太守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民男女一以為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均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蒸即祖鄴之意而變通之是善於法古以為治者

同其皆悉等字

同其皆悉等字漢書往往有之陳壽三國志尤多略識

冷廬雜識卷三

於此同其戮力臧洪傳咸共贈賄管仲傳悉其會聚倉慈傳皆

悉俱東陳羣傳咸悉具至先主傳竝咸貴重劉封等傳士人咸

多貴之張嶷傳眾悉俱濟吳主權徐夫人傳若悉竝到韋曜傳

君子小人

賢如顏濁聚段干木周處其初嘗與強暴為伍奸如王莽秦檜嚴嵩其初亦著善良之名是以一息尚存小人皆可以自新君子必不可可以自恃

達德首知

賈武何進誅宦官不速反召禍釁機事不密則害成也

桓彥範等誅二張不盡夷諸武卒貽後患小不忍則亂大謀也此皆由於識之不精故三達德必以知居首

忘己之難

陳白沙弟子張詡為白沙作行狀云成化己丑禮闈卷為人投之水復下第後二十年御史鄒某聞之禮部尚書某從吏云某所為也先是先生寓居神樂觀科道諸公往來請益無虛日既而某被科道劾疑出先生故特惡之深揭曉編修某時為同考官主書經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不果時京師有會元未必如劉

冷廬雜識卷三

五

戩及第何人似獻章之謠以及與夫販卒莫不嘖嘖稱屈余考明史成化己丑會試時禮部尚書為姚夔本傳稱彗星見言官連劾夔夔求去不允又稱其在吏部時留意人才不避親故王翱為吏部專抑南人北人喜之至夔頗右南人論薦率能稱職史之所言如此則夔固能拔擢英豪者乃獨逞私憾於白沙而擯之甚矣忘己之難也

父母

漢召信臣杜詩稱召父杜母宋知廣州邵煜陳世卿亦

稱邵父陳母邵以鑿海濠通舟屢不為害陳以奏免計口鹽廣人歌之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所行止一事而名垂無窮蓋澤之及人遠也

諫

唐穆宗問柳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此以筆諫也宋太宗幸景龍門觀水磴因語侍臣此水出於山源清冷甘美故餘潤所及凡近河水味皆甘宋琪對曰亦猶人之善惡以染習而成此以水諫也金楊雲翼患風痺稍愈哀宗問愈之方對曰但當治

冷廬雜識卷三

六

心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此以醫諫也是皆能得諷諭之術者

賄賂免禍

晉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魏邢巒懼為元暉盧昶所陷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乃得解二人皆有大功於國而猶恃賄賂以免禍殆亦時會使然若遇主聖臣直之朝當不出此

舒鐵雲

大興舒鐵雲孝廉位詩才藻逸書法亦秀挺絕倫兼善音律每填詞曲輒按絃管以調之僑寓吾里十年後從王朝梧觀察之黔值征南籠紳苗為觀察治文書威勤侯勒保見而器之恆與計軍事紳苗平勒侯移督四川為經略率三省兵攻白蓮賊招之往以母老道遠辭之既歸貧無以養乃乞米吳楚閒出行攜二大篋一儲書籍一貯絲竹此外行李蕭然也歲歸省母在真州聞母喪戴星而奔不納勺飲者彌月以哀毀卒與先伯父三

冷廬雜識卷三

七

石公論詩最契其詠陶靖節云仕宦中朝如酒醉英雄末路以詩傳最為公所稱賞曾遺公書自道其作詩甘苦云承評論拙詩如諸天雨花非下界人所能消受至謂稍斂其鋒而出以沈鬱頓挫則實位詩短處而已知之而人未知之而先生固已知之是誠知己之言敢不服膺而謂位尚有所不愜於心耶詩稿本係草錄即乞批評於上暇日擲還則受益無量夫作詩文者比於當仁不讓以太白之才而老杜尚有尊酒重論之句况其他乎抑位生平行路之日多讀書之日少偶得佳句輒

第一二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復沾沾自喜近年略知收斂以期不懈而及於古并願  
多讀書以廣其識而舊時習氣尙未全除今茲所言正  
乃切中其弊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授要道謹以此言  
書諸紳矣今年仍與鷺庭太史公同往揚州未知明年  
又在何處重承關念附及此言烏成程君拱寬七言近  
體頗佳禾中則更寥寂何日一櫂南湖細掃青苔之榻  
位雖不勝杯勺猶當謀斗酒以歌太守醉也舒年十歲  
卽下筆成章年十四隨父翼官粵西永福令讀書署後  
鐵雲山房因以自號

冷廬雜識卷三

八

于觀察詩

文登于蓮亭觀察克襄風雅工詩歸田後愛武林山水  
之勝移家來居賦自壽詩云古稀歷過四年餘爲愛西  
冷築室居策杖閒行同輩少杜門卻掃世情疏湖山杳  
靄堪遊目花木幽深且讀書樂趣思尋周茂叔清風皓  
月自如如觀察著有鐵槎詩存錢塘周雨亭觀察澍序  
稱其險夷一視無非中正和平之意以爲纏綿悱惻之  
音信然

香屑集

華亭黃唐堂宮允唐香屑集集唐詩九百四十二首各  
體皆備其自序集唐駢體文三千餘言工巧渾成極才  
人之能事自言應試屢黜窮愁外侮百感紛至每用艷  
體爲集句寓美人香草之言以寫憂而寄思蓋皆未通  
籍時所作也卷末自題云日日成篇字字金 方于酒濃  
花暖且閒吟 羅隱 詩中得意應千首 姚合 頗學陰何苦  
用心 杜甫 多少魚箋寫得成 劉兼 直應天授與詩情 陸  
龜蒙 陽春唱後應無曲 黃滔 盡是人間第一聲 崔塗 其  
自負亦不淺矣

冷廬雜識卷三

九

李忠定公

咸豐元年福建巡撫徐繼畲奏請以宋臣李綱從祀  
文廟禮部議准從祀  
文廟西廡在先儒胡安國之次其大略云查歷代從祀  
諸儒皆以德行純懿有功經學者爲要至我  
朝康熙年間以宋臣范仲淹從祀始於道德學問之外  
兼取經濟非常之才蓋聖門政事之科原與德行文學  
並重厥後雍正年間以漢臣諸葛亮從祀道光年間以  
唐臣陸贄宋臣文天祥從祀此四人者皆經綸彌天壤



忠義貫日月列於從祀鉅典誠

聖朝教忠之至意也茲查李綱仕宋歷官觀文殿大學士忠言讜論定傾扶危倉卒尙守圍城刺血以草奏疏力排和議躬佐中興宋史稱其負天下之望以一身之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而不知身之禍難屢顯於死而愛君憂國之心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史筆昭垂洵爲千古定論至其生平著述爲該撫原奏所稱者有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二種原奏所未稱者有中興至言建炎類編及乘閒志預備志各種今皆不傳僅

冷廬雜識卷三

十

存其序於集中其爲 文淵閣所著錄者惟梁谿集八十卷及建炎時政記二種而已臣等細觀其文集奏議於政治得失言之深切著明純忠亮節皎然不磨核其品學經濟實與諸葛亮陸贄范仲淹文天祥相等自當一體崇祀以獎忠義云云

胡霖若

烏程胡霖若孝廉縉少負才名阮文達公督學吾浙試諸生十臺懷古詩胡居最嘗祈夢西湖于忠肅公祠見鏡中有會元二字乙丑聞後報錄誤以會元胡敬名姓

相似馳報捷元是科孝廉卷以額滿見遺取謄錄第一未幾卽卒蓋夢已兆之矣其友歸安鄭夢白中丞祖琛悼以詩云十臺詩句動公卿長爪通眉太瘦生花信滿城飛不到一生名姓誤韓翃

姚廉訪

桐城姚石甫廉訪瑩負經濟之學尤長於論兵道光二年爲縣令臺灣兼攝南路同知時大府以前臺道葉世倬言欲改班兵爲召募總兵觀喜疑不能決就廉訪問策爲議上之觀公以爲然葉公旋擢閩撫面對猶及此

冷廬雜識卷三

十

事

上命與總督籌之三年趙文恪公來督閩浙軍見此議乃罷其議大略以爲臺灣自康熙時入版圖迄今百餘年設立重鎮水陸十六營弁兵一萬四千有奇皆調自內地三年更易既有兵糈復有眷米歲費十數萬天庾正供不少惜此何所取而必爲之哉蓋嘗推原其故竊見

列聖謨猷深遠與前人立法定制之善不可易也夫兵者凶器至危以防外侮先慮內訌自古邊塞之兵皆由

遠戍不用邊人何也欲得其死力不可累以室家也邊  
塞戰爭之地得失無常居人各顧家室必懷首鼠苟有  
失守則相率以迎暮楚朝秦是其常態若用爲兵雖頗  
牧不能與守故不惜遠勞數千里之兵更迭往戍期以  
三年贍其家室使之盡力疆場然後亡軀効命臺灣海  
外孤懸緩急勢難策應民情浮動易爲反側然自朱一  
貴林爽文陳周全蔡牽諸逆寇亂屢萌卒無兵變者其  
父母妻子皆在內地懼于顯戮不敢有異心也使罷換  
班之制改爲召募則與臺人守臺是以臺與臺人也設

冷廬雜識卷三

有不虞彼先勾接將帥無所把握吾恐所憂甚大不忍  
言矣且兵必使常習勞苦屢陷危機庶不致畏葸而卻  
步此惟班兵則能之雖不免調發之煩養贍之費而特  
此以保障全海其利甚大若召募則其害不可勝言并  
無所利可以決所從違矣廉訪嘗言近時武人大都習  
爲文貌棄戈矛而講應酬以馴順溫柔取悅上官文人  
學士尤喜之以爲雅歌投壺之風嗟乎行陣之不習技  
藝之不講一聞礮聲驚惶無措雖有壺矢百萬其能以  
投敵人哉馴弱如此無甯粗猛粗猛之甚不過強梁強

梁卽勇敢之資善馭之猶可得力馴弱則鞭之不能走  
矣語尤切中要害

永樂大典

明永樂大典割裂羣籍分隸各韻原書遂多散佚明代  
士人纂書梓行亦皆芟削篇句使後人不能見古人全  
書迨我

朝開四庫館彙萃遺編俾各書均成完帙又復搜求浩  
博參考精確流傳廣遠宜乎人才輩出著述如林而校  
刊羣書者俱能詳慎不苟一變前代簡陋之習也

冷廬雜識卷三

馮柳東

馮柳東教授宰將樂縣一年卽改就教官司鐸甯波大  
吏重其才將薦之朝力辭賦詩見志云邱爲奉母貧常  
樂彭澤辭官老益堅著述甚富阮文達公爲刻補考三  
家詩吳文疏徐幸菴侍郎士芬爲刻金石綜例李昶林  
宮贊泰交爲刻論語異文疏證故其詩有厚祿早看同  
舍貴新書難得故人刊句尤工填詞其散館一等改官  
陶中留別都下諸同年滿江紅云一枕昔騰鶩催醒春  
夢夢早也莫問得時歡喜失時煩惱風好已通蓬島路

水空忽換霓裳調想

君恩只許住三年瀛洲渺 詩書債粗完了功名事渾  
難料看策助清鏡頭顛催老仕本為貧甯厭俗祿猶逮  
養何嫌少試今朝騎馬作粗官山他笑和者數十家皆  
莫能及此在四明作種菜圖自填滿庭芳調云種豆棚  
低館瓜亭小千古卻英雄長鏡短柄不數草堂風漫  
說周妻何肉清齋供菜肚都空小園賦寒畦一稜春韭  
更秋菘 昨宵新雨足丁甯阿段好灌連筒并桔槔無  
用俯仰都慵料理瓜壺經濟頭銜換老矣園公休賒望

冷廬雜識卷三

五

飛錢籬落生計笑鄰翁又作楊柳岸圖自填長亭怨慢  
調云又聽到樓鴉時節冷雨疎枝秋聲來驟送別年年  
亂條攀盡忍分手銷魂短艇早催度河橋口柳縱有青  
時卻不管離人消瘦 馬首悵殘陽千里倦向西風沾  
酒一絲影裏已換了暮蟬亭堠問那處夜笛樓頭恐歸  
去綠陰非舊但有曉風尖付與鶯儂蝶悠題詞盈幅亦  
皆遜原唱之佳

徐詠梅

德清徐詠梅茂方球學術淹通尤敦志行為贅壻長興

獨居一室惟以文章自娛暇則訪遺碑搜故實竟日不  
以為勞嘗游龍華觀舊畫得沈石川文衡山諸手蹟熟  
視不忍釋至卷尾見明季尚書烏程某氏名掩卷惟恐  
不速其生平議論必依名節文章必守矩矱著有還印  
廬集詩最工七絕如立夏前一日呈嚴九丈許大云鼠  
姑開到十分時勝侶招要未是遲我欲驅愁愁不去春  
來心事落花知嘉禾舟中云侵曉蛙聲亂野塘黃雲覆  
壠漾晴光漁歌欸乃衝波去疏柳前村又夕陽饒有風  
味

冷廬雜識卷三

五

悼亡詞

仁和沈秋卿藩掾星煒少游膠庠壯歷幕府屢試不過  
乃試吏於楚北上游重其才咸刮目待之著有夢綠山  
莊集詞勝於詩悼亡臨江仙詞十闕情文交至尤為集  
中之冠特錄之序云亡婦江來歸四年情好綦篤丁春  
月吉舉丈夫子遂得羸疾漸成不起病中令余坐榻前  
絮話一切彌留時僅一執手而已痛定悲來不能自已  
爰作臨江仙十首記得樓頭深夜語幾分春到梅花天  
寒翠袖薄羅遮月和人瘦透影上窗紗 今日瓊窗成

獨倚無憀憶遍年華東風依舊滿天涯斷腸玉笛吹夢  
入誰家記得春前江上別離愁黯盡黃昏羅巾空惹舊  
啼痕香寒被角應許夢溫存不信浮雲催聚散而今  
真箇銷魂此情欲語更誰論迢迢彩石何處問西崑記  
得滄江歸路晚飛鴻遠寄相思三生恩義少人知紅箋  
記註珍重乍開時一別秋風人隔世錦書惆悵何之  
淚寒鯨枕雁來遲淒涼心事望斷碧雲祠記得畫眉窗  
下立粉香輕浣羅衣落花消瘦草痕肥翠分淺黛一角  
遠山低痛絕當年京兆筆柔情已逐雲飛月中環珮

冷廬雜識卷三

七

是耶非空餘遺挂掩幔卻依稀記得荆花開五樹東風  
忽頹雙枝謝庭殘雪燕歸遲衰親健在猶賴汝維持  
何事仙雲纔現影玉簫又動離思傷心阿母最堪悲七  
年一瞬三度喪瓊姿記得良言曾勸我讀書須惜分陰  
功名水到自渠成忍將心力輕棄十年情畢竟珊瑚  
沈斷網夢花空許相尋西風無那又飄零青燈負我我  
自負卿卿記得天涯逢七夕指雲初見秋河可堪經歲  
別離多綠窗消息爭奈薄情何似此星辰原昨夜劇  
憐潘鬢蹉跎陰陰涼月轉垂蘿闌干風露盈水欲生波

記得繡簾風影細并刀乍剪輕紈綵絲無力挽雙鸞絮  
痕著處點點唾花寒幾向空房尋舊跡新愁又上月  
端模糊卷本鼠拖殘年時鍼綫和淚更重看記得涼颺  
吹碧樹愁心不耐清秋短衣喜趁薄寒收遙知臨篋中  
夜自綢繆太息年華同逝水孤蟾影破瓊鈎寂寥庭  
院曉霜浮繭絲抽盡雙袖冷香篝記得傷心臨去日喘  
絲欲斷還連相持縱有萬千言不成一語忍痛向重泉  
曾是達人應作達此情何計周旋茫茫來日快抽鞭  
好將心事同證後身緣

冷廬雜識卷三

七

論義

明代諡義者惟大學士高公穀盡文義

國朝順治初大學士德州謝公陞諡清義乾隆中雲南  
臨元鎮總兵武威王公玉廷征緬甸死事諡勤義

子子蟲

杭城水濁人家皆接天泉水用之日久往往生子子蟲  
以齋雜著謂自天明至日未入接者為陽日沒至雞鳴  
前接者為陰陰陽水各自為益孤陰不生獨陽不長自  
無子下蟲之患涇縣胡子暉子貫附言亦云午前之雨

屬陽午後之雨屬陰獨陽之水取養金魚子不生蟲蟻

浙江學使署聯

浙江學使署在杭州府學之東署中桃李甚繁有牌額  
題曰桃李門學使彭文勤公題大堂聯云天地自成文  
湖山有美國家期得士桃李無言萍鄉劉金門侍郎鳳  
誥聯云使節壯湖山東南壇坵文光拱奎壁咫尺宮牆  
皆按切其地不可移置他處

愚汀公

本生曾祖愚汀公諱所歷官興化清遠知縣愷悌真誠

冷廬雜識卷三

六

民皆愛戴而操守清廉不通苞苴郡守族之讒於大府  
入計典罷歸時年六十有六宦橐蕭然仍事筆耕問字  
者麋至公因材訓迪孜孜不倦嘗謂農人自食其力余  
則自食其心矣有句云登堂盡是論文客入篋從無造  
孽錢仿晏元獻法字紙之廢棄者必翦取空隙處置篋  
中以備用謂子弟曰此雖細事亦惜福之一端也因題  
聯於篋云用勿棄餘常為此生留後福類無嫌雜須知  
斯世少全材

會稽高燭榮填諱

進士歸班

進士歸班銓選每稽時日而寒儒當報捷後費用不貲  
轉增逋負往往仍橐筆售文猶難自給不免室人之謫  
宋危逢吉有婦歎詩云記得蕭郎登第時謂言卽入鳳  
凰池而今老等閒官職日欠人錢夜欠詩描摹情況惟  
妙惟肖近時進士則歸班者少矣

姚侍郎奏牘

桐城姚伯昂侍郎元之因事被議褫職旋奉

命授內閣學士姚繕摺謝 恩其略云

聖無棄物木雖朽而仍難

冷廬雜識卷三

九

帝有恩言垢縱汚而頓修欽承 新命回憶前塵燕識  
舊巢庇夏之歡更洽羊追歧路補牢之計彌殷臣惟有  
事事講求時時省察向傾葵藿感 恩有勝於遷除收  
望桑榆糾過常榮於瘡痍措語雅近宋人

同諡

魏羅斤羅伊利皆諡靜魏獨孤庫者隋獨孤羅皆諡恭  
唐韋肇韋渙皆諡貞是祖孫同諡也魏韋道福韋欣宗  
皆諡簡唐邱和邱行恭皆諡襄姚懿姚崇皆諡文獻是  
父子同諡也唐竇璵竇誼皆諡安是叔姪同諡也梁蕭

昂蕭昱皆諡恭是兄弟同諡也五代以後則罕見矣

取蜀將帥

容齋四筆謂取蜀將帥多不利如漢岑彭來歙晉鄧艾  
鍾會唐魏王繼岌郭崇韜康延孝宋王全斌崔彥進皆  
然吹劍錄亦云開禧開禧巨源李好義討吳曦皆為安  
丙所殺余觀自宋以下元之潤端取成都招降利州潼  
川增海取漢印簡眉閬蓬等州遂甯重慶順慶等府紐  
璘取彭漢懷綿等州李德輝取重慶合州後俱得保功  
名以終殆因所取者祇數郡未得全蜀地也然憲宗之

冷廬雜識卷三

三

自將伐蜀也出寶雞攻重貴山所至輒下而竟崩於合  
州城下明傅友德廖永忠平蜀還受上賞後皆賜死尤  
奇者湯和亦同時征蜀以軍後至無功賞不及而和獨  
獲令終追封東獻王諡襄武

公忠

王旦呂夷簡皆為宋初賢相而一因遵行天書一因導  
廢郭后匡救偶疏貽慚沒世殆由私心未淨遂致大節  
不純此古人言忠所以必先公歟

書二

歛程易疇學博瑤田辨畫工帶月荷鋤歸之誤謂月一

彎而在左闕亦在左者有二時一當初五六日人向南  
日已過中加未申時之閒月未及中一當廿六七日人  
向北日升加辰巳時之閒月已過中二者竝日在天月  
雖如是而不可見矧農人歸恆薄暮初三後數日閒則  
有新月可帶其畫在人左則必闕其右若畫在人右者  
又必闕其左廿六七之殘月在天當丁夜時其形亦然  
然夜半以後發胸以前非農人歸息之候云云觀此知  
畫雖小道貴有格致之功且必運以靈思如楊行密之

冷廬雜識卷三

三

畫工繪李克用叱日狀作臂弓然箭之形仍微合一目  
以觀箭之曲直深愜克用意得免死厚賂遣歸宋人畫  
踏花歸去馬蹄香以數蝶隨騎擅長

國朝畫院祇候金廷標畫琵琶行不似唐寅直寫一女  
抱琵琶而畫白樂天等屬耳之情為

高廟所稱賞至畫之率略者若昭君則有帷帽二疏則  
有芒屨陶母剪髮則手戴金釧漢祖過沛則有僧鬪牛  
則尾舉飛雁則頭足俱展擲散呼六則張口皆不免為  
世口實明仇英一時作手而蘇李泣別圖所繪橐駝皆

作馬蹄謂非疏於研考之故乎

金岱峯詩

秀水金岱峯教授衍宗詩沈著清老無捕頭畫角習氣其木瓜詩二首理真詞雋不落賦物家窠臼梨一益百損林一損百益所以古之人投之俾有獲苞苴之禮行豈日報可責幡幡者惟瓠葉者有昂承筐亦幾何要在情不隔能令受者心生死感其德瓊瑤於木瓜奚啻過什百敢日報禮然期以身許國聊比玉之華貢此一心赤 萬物無貴賤見用則皆珍一物適一用致用則

冷廬雜識卷三

三

在人望極可獨渴呼林能緩筋格物得其理取效疑於神物理有相感何況人心真又有夢從軍作云據鞍草檄禿千毫萬帳無聲北斗高請為將軍窺敵壘雪中躍馬夜橫刀氣格高爽雅近中唐

姜太史

慈谿姜西溟太史宸英作吳約菴墓誌云

國家制科三年即放進士至三四百人少亦不下百五十人而天下省試所錄士又無論以千計其閒賢不肖雜揉冠未上頭一經未上口猥列賢書冠進賢以齒序

於搢紳者何限而宿學碩儒砥行立名蹶蹕而不得進終於襤衫席帽齋恨入棺如吳氏一門祖孫父子夫婦之閒至以涕洟相慰勉貧老至死不悔彼為之有司者果公與明非耶詎獨無人心耶夫自有道者視之窮通得喪彼在外者亦何與已事奈何當事者之曾不加意致使士沒齒有不平之歎也每一誦之輒為感喟不已蓋太史久困名場年七十始登第生平嘔心矮屋艱苦備嘗故言之慨切若是太史於康熙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為同官所欺掛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

冷廬雜識卷三

三

中吳江陳大令萇輓以詩有文章舊價欣方慰辛苦初心悔已遲之句蓋傷之也

阮文達公擬疏

阮文達公於乾隆辛亥年大考題為擬張衡天象賦擬劉向封陳湯甘延壽疏并陳今日同不同賦得眼鏡詩閱卷大臣見公賦博雅而不識賦中窆字之音置三等繼查字典始置一等二名奉

諭第二名阮元比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親改擢為一等一名遂由編修游升少詹事其擬疏辭云臣

第一二〇〇年...

向疏郵支單于兼并外國日益強大殺辱漢使者在廷諸臣未有為陛下畫策者都護延壽副校尉湯遠戍西域特發符節勒師旅直逼康居破其重城馘名王斬關支氏請懸首橐街夷邸以威遠服是沈謀重慮制勝萬里師徒不勞兵矢未折功莫偉焉而議者徒以湯矯制不論其功反欲文致之是臣所未喻也夫將在外有可以振國威制敵命者專之可也今延壽湯不避死難為國雪耻而竟無尺寸之封其何以勸帥兵絕域者昔李廣利之於大宛曠日持久靡敵師旅僅獲數馬功不敵

冷廬雜識卷三

四

罪孝武猶且侯之今郵支之功當十倍於大宛竟使致身之臣未得封爵且不免吏議臣竊惜之宜請釋其矯制之罪賞其克敵之功加以高爵惟陛下察之此劉向之疏意也臣伏見我

皇上奮武開揚平定西域拓地二萬餘里凡漢唐以來羈縻未服之地盡入版圖開屯置驛中外一家豈如郵支呼韓叛服靡常殺辱漢使哉此不同一也我

皇上自用武以來出力大臣無不加賞高爵或有微罪斷不使掩其大功下至末弁微勞亦無遺焉未有若延

冷廬雜識 卷三

壽等之有功而不封者此其不同二也我皇上運籌九重之上決勝萬里之外領兵大臣莫不仰承

聖謨指授機宜有戰必克閒有偶違廟算者即不能速成豐功又孰能於磨慮所未及之處自出奇謀徼幸立功者此其不同者三也公嘗謂所以改第一者實因三不同最合

聖意

悼亡詩

冷廬雜識卷三

五

黃莘田悼亡詩情真語摯悽愴動人遠勝王阮亭作摘錄八首於此馬鞍山下奠壺壘麥飯多應減舊香為叩蓬門中一慟今年不是婦親將為儒盼至為官後依舊華齡百事乘錯嫁及人更誰怨詩書貽累到裙釵每為客滯天健萬里寒更更有華沒齒一言忘不得七年除夜五離家余已並下第出都復客汴中三載莊孺人五離家之句時孺人歸余七年矣鹿門即是白雲鄉浪向紅塵約一場多少寒盟言在耳不堪閒坐細思量淒涼舊事散如雲感逝傷離到十分屈指連年知己盡圍門何可再無君

四六九



若論謙約宜遐福同享期頤未過情長汝十年還健在  
不應汝便薄浮生亦知此事人多有其奈昏昏接不開  
出去無聊歸又悶等閒棖觸上心來殘燈欲滅未明天  
病骨衰顏照猶眠早晚急營三畝地與君同穴不多年  
按中州集泰略悼亡詩元遺山稱其高出時輩以視黃  
作安見今人不及古人耶其詩并錄於後自古生離足  
感傷爭教死別便相忘荒陂何處墳三尺老眼他鄉淚  
數行多事春風吹夢散無情寒月照更長還家恰是新  
寒節忍見堂空紙挂牆

冷廬雜識卷三

五

雙節乞詩啟

汪龍莊大令於所居建雙節堂為其繼母王生母徐徵  
詩文多至七百餘家有乞言前後二啟其後啟中句云  
念因極德終難報止此徵詞料吾身生亦有涯要諸沒  
齒又云跂望而首惟九頓先人之英爽憑焉立言而名  
在千秋作者之精神聚矣語最沈著

吳布衣

杭州吳布衣彭年遊幕中州才名藉甚天津邵烈婦為  
志廬茂才之室結褵一載茂才卒烈婦於七七之期自

經於茂才死所一時文人俱賦詩哀之吳得句云蝴蝶  
有情同出夢驚鴛鴦到死不分飛見者推為絕唱

星查兄詩

星查兄瀚幼時沈靜好學以賦詩受知於阮文達公入  
邑庠先伯父三石公歷典名郡清廉自矢不名一錢元  
仰事俯育摺挂艱劬嘗賦詩誌感云多事轉思為客好  
無田始信讀書難後宰花縣慈惠撫民以不善事上官  
罷歸著有愜所遇居詩草送窮歎避債謠二詩尤為人  
所傳送窮歎云草艇縛茅錢鏤紙麥飯一盂羹二簋破

冷廬雜識卷三

五

帽遮頭倒兩履磨折開門揖窮鬼鬼曰謔諍君勿嘆解  
紛片語請具陳君家三世箱青銀胡不買田百頃腰千  
緡處脂不潤甘食貧粗飯脫粟衣懸鵝廉吏之孫廉吏  
子被褐負薪奚足耻窮為善士福之始清白厚貽無過  
此願君世世子孫永保之俎豆我應千載祀君不見黃  
頭郎君久待詔腦滿腸肥託權要銅山摧塌錢奴弔饑  
鬼愁涎窮鬼笑避債謠云韓侯昔未遇漂母一飯淮王  
城陶公走乞食鄰翁解意壺觴傾千金之酬意亦厚冥  
報相貽事則有感恩戴義尚不足天涯何處逋逃藪我

生貧薄天所遺可憐臣朔常苦飢途窮反爲友生累報  
之恨晚敢云避西風獵獵雲茫茫主人僂臥客在堂還  
似飢驅叩門日言辭苦拙意未詳客語轉親氣轉下日  
我豈爲索逋者十千沽得尊中酒銀瓶玉壺爲君瀉我  
聞此語顏爲酡重君恩義爲君歌長江萬里走東海公  
義更比江水多君不見塞上老翁失馬時禍兮甯非福  
所基集枯集苑偶然耳若負公恩有如水

孫子瀟

常熟孫子滿太史原湘鄉會試名皆第二旋以二甲進

冷廬雜識卷三

兵

士入詞林妻席道華寄詩有溫嶠仍居第二流之句舒  
鐵雪孝廉爲作長歌有云搢笏猶勝讀社牧張筆聊可  
嗤丁稜元祐碑中文潞國昆明池上沈雲卿蓋皆切第  
二運典也

吳梅村

咏吳梅村詩最著者吳江王載揚藻云百首淋漓長慶  
體一生慙愧義熙民嘉定金繩武愍祖云兩代詩名元  
好問畢生心事沈初明可謂吳曲同工梅村出山後朝  
宗嘗遺書力阻後有懷古兼弔朝宗詩云死生總負侯

廉諾欲滴椒漿淚滿襟又臨歿詞云故人慷慨多奇節  
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閒偷活悔恨之意深矣

文字沿襲

文字有通用而承其訛者如以北堂諷草爲母以桑梓  
爲同鄉以鶯鳴爲求友以折桂爲登科以鮑堂昔荷廣  
文爲校官以誕爲生日以乾沒爲監守自盜漢書註得  
利曰以櫬爲有尸之棺小爾雅空棺謂之  
櫬有尸謂之柩以八分爲隸  
此類至多皆沿襲不能改也

鄭太史

冷廬雜識卷三

兵

陳大士晚膺鄉薦其座主晉江鄭大白太史之元嘗爲  
作制義序其略云大士以古文辭名於世今人之學之  
者其制義之文而已大士制義亦不容學其深渺與博  
高不可詣者常足使人困於艱其得意疾書率爾成文  
者又足使人走於易大士名最久浮沈蹭蹬亦最久其  
文若與功名爲仇而世之爲制舉文者慕效之不止豈  
非真有足以服人者在乎文章之境情與理二者無大  
士之情之理而學大士是故工拙不同而謗譽各異此  
豈大士之過哉李北海一代書流人爭寫其字北海語

人曰學我者拙似我者死于舉以告學大士之友者夫以大士之文猶屢顯名場幸得太史而始遇太史賞其文而不願人效其文蓋以應舉之文必不可以高深從事也斯誠知言也哉

麥餅

鄭大白太史詩明詩綜不採今觀其所著克薪堂集詩多俚率語惟賜麥餅詩序可備故實云麥餅宴始嘉靖開迄今崇禎五年九十餘年矣蓋曠典也故事四月八日佛誕有不落夾製黑黍飯用不落葉包之為世廟蓋角名不落角一名不落夾

冷廬雜識卷三

序

嘗聚大內佛骨佛牙萬舫焚之宮中始革其制以四月五日薦麥寢廟因賜百官義深遠矣

徐觀察

漢軍徐鐵孫觀察同年榮山知縣起家文學政事卓著一時公餘惟事吟詠兼工畫梅性嗜石舟輿所至輒拾取佳者以歸藏之齋中顏曰石嬋娟室各繫以詩嘗行溫州道中編出所藏石子摩挲洗玩忽詫忽笑舟子不知其為何事也因賦詩云慘綠嬌黃盡可憐赤如初日翠朝煙囊開白舫青簾裏心到蒼山碧海前蜀道無如

此間樂外人從笑老夫願南來置得傳家物陽羨無須更買田

琵琶亭

琵琶亭在九江府城外江邊乾隆癸亥觀察瀋陽唐公英重修增建高樓題額曰江天遺韻壁刊白傅遺像是南薰殿本嘉慶中欽人方體所摹登樓四望前臨大江後對廬山左則古木千重右則人煙萬井樓下迴廊旋繞境極幽曠遊人題詠甚多觀察有句云今古商船多少婦更誰重此聽琵琶殊寓感慨

冷廬雜識卷三

尾

王建孟知祥

王建孟知祥先後據蜀建子行見滅於後唐慘遭赤族知祥子昶見滅於宋册封楚王諸子皆膺顯秩薛史謂幸與不幸何相去之遠余觀建之興也所至殺掠蜀中諸州皆罹其毒民不聊生行又荒淫不道致速喪亡知祥入蜀未嘗殺戮復撫民以仁惠昶雖任用庸臣而在國二十八年尚能以仁慈為治撫養羣黎然則幸與不幸非皆由自取乎

柳文

柳子厚先君石表碑七十人其誌字文遺則曰齷齪自守袁汝與一出候命往損則曰為相無所發明柳冕則曰頗躁鄭元均則曰強抗少所推讓蓋不盡用褒詞洵為獨創之格嘗見選柳文者僅標其目曰先友記竟若為子厚之友也者而所載人數不及其半亦妄甚矣子厚又有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附載其友十三人子厚即自列其名於第四是亦一例

說用兵之害

冷廬雜識卷三

三

自來說用兵之害者莫如漢賈捐之棄珠厓議有云當此之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後漢肅宗從大僕袁安議許還南部所得生口於北虜乃下詔曰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効燒塙之人屢嬰塗炭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蓋襲用其語唐張柬之論兵戍姚州之弊云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陛

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辭較略而意更沈摯至李華古戰場文則推衍焉而益暢其旨矣

新唐書

宋景文喜用生澀字句新唐書中如耘夫蕘子武后憑固不受李軌可勝咤哉傳贊優草尚文蕭儉牝味鳴晨長孫無忌道無撥遺合傳朝不保昏列傳偷景待儻沙等傳贊此類甚多

冷廬雜識卷三

三

八君子圖

王安石為誤國小人劉敏叔畫八君子圖乃與韓王魏公潞公歐陽公溫公蘇公黃太史竝列未免薰蕕相混袁清容為作贊云矯矯貞姿淫而不淄吾將瞻依為學是師推崇失實亦未得評論之公

三高祠

吳江三高祠祀范少伯張季鷹陸魯望宋劉清軒賦詩云可笑吳癡忘越憾卻誇范蠡作三高元謝應芳上書饒參政謂蠡事越亡吳吳仇也禮不祀非族法宜去請

祀太伯仲雍季子而張陸列其旁饒躋其言會亂中止  
余觀宋史洪咨夔知龍州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諭其  
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此舉殊快人意洪在理宗朝  
卓著風節宜其能更革積俗釐正祀典也

鄭御史

張居正奪情其門生吳中行趙用賢疏論被黜人盡知  
之又有劉臺疏劾居正專恣傅應禎朱鴻謨疏語侵居  
正得罪以去皆其門生也又涇縣御史鄭銳亦出居正  
門下疏論奪情事有云為輔臣忠孝迫於兩難懇乞聖

冷廬雜識卷三

語

慈酌去留之權宜以植萬古綱常事懇暫容其奔喪圖  
葬使得以少盡人子之情仍救其依限回京又有以終  
全大臣之義語較吳趙為和婉明史不載見趙紹祖涇  
川叢書

錢少詹

嘉定錢竹汀少詹大昕生周歲能言祖母沈指玉而二  
字教之更以他書指示皆能確認晬日盤陳百物惟取  
一筆祖青文茂才王炯謂此兒他日必有文譽入詞林  
後與紀文達公齊名有南錢北紀之目性強記經史半

能背誦遇有疑義輒檢以互勘期通曉而後止人有新  
刻書持質者必正其謬如嘉善謝金圃侍郎塘校刻荀  
子性惡篇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不可學不可事而  
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  
據書平秩南訛史記本紀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偽  
謂古文為與偽通兩偽字皆當讀若為字餘姚盧抱經  
學士文昭校註顏之推觀我生賦不解王凝坐而對敵  
白詡拱以臨兵二語謂白應作向漢末黃巾賊起向裊  
言於河上北向誦孝經賊自消滅見後漢書獨行傳與

冷廬雜識卷三

語

晉書王羲之傳凝之間孫恩寇至自言諸大道鬼兵相  
助事正相類言其不設備也又盧補注顏氏家訓於誠  
兵篇宋有顏延之句疑延年無領兵覆敗事以宋書劉  
敬宣傳證之曰此是顏延非顏延之也後人妄加之字  
耳又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形天無千歲宋人據山海經  
疑為刑天舞干戚五字皆當校改以為形天二字非謬  
宋本山海經自誤耳顏師古等慈寺碑以刑天與貳負  
對文今石刻尚存字畫分明刑形古文相通天轉為天  
則大謬矣後鎮洋畢秋帆制軍沅補注山海經遂用其

說正向來刊本之誤

王文端公

韓城王文端公杰未遇時在陝甘總督尹文端公巡撫陳文恭公幕府立品正直二公甚重之乾隆辛巳授南宮廷試卷列第三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彌封傳集引見

上是日閱十卷幾二十刻特拔公卷置第一

御製辛巳御殿傳臚紀事詩有云西人魁榜西平後可

識天心偃武時蓋是時西域底平開疆蕙績而公適掄

冷廬雜識卷三

元

詩持及之數十年遇合

恩禮加隆已基於此矣

卻老要訣

唐柳公度年八十餘有強力嘗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孟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嘗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明海甯賈銘年百歲太祖召見問其平時頤養之法對曰要在慎飲食張本斯五湖漫聞云

余嘗於都太僕坐上見張翁一百十三歲普福寺見王

瀛洲一百三十歲毛閒翁一百三歲楊南峯八十九歲

沈石田八十四歲吳白樓八十五歲毛礪菴八十二歲

諸公至老精敏不衰升降如儀問之皆不飲酒若文衡

翁施東岡葉如巖耄耄動靜與壯年不異亦不飲酒松

江府志李玉如大耋猶健步行四十餘里或問以養生

之術曰七情之中惟怒難制我能不怒而已吾邑皇甫

凱承茂才頰耄年嬰鑠能於燈下作細字卒年九十六

余嘗叩以何術攝生日無他五十歲後不御內生平不

冷廬雜識卷三

使腹受餓嘗攜佩囊置食物飢即啖之而已此皆可為

卻老要訣

錫奴銅婢

溫足瓶名錫奴蘇州薛一瓢雪鷄銅杖字曰銅婢此可

以為對

周蘇門

錢塘周蘇門大令向青以孝廉宰楚之廣濟縣鋤除豪猾幾為中傷日久公論始出上官咸知為良吏量移漢陽縣未及中毒遽卒於官著有勾麓山房詩草語多真

勢如過灘云方知天地閒險多平者鮮祇求心性安勿  
怨時命舛自題省過圖云幼讀聖賢書長識忠孝字感  
激至君親無端為雪涕肯出自性真不關緣飾斷句如  
午後百花靜春深羣木高柴門口仄移帆影乘徑風高  
落翦聲亦佳又途閒口號云煙竈頽牆半水痕綠楊陰  
裏賸孤村石壕夫婦方團聚忍使催租吏打門真藹然  
仁人之言也

安次香

蜀中安次香上舍崇庚才調倜儻工繪事喜吟詠幕游

冷廬雜識卷三

吳

浙中先君子官遂安學時與之相識徵歌角酒情好甚  
敦嘗賦西湖柳枝詩云春水平時颺綠波一生消受好  
風多長亭萬縷都輸汝不繫離愁只聽歌饒有風致

荏平旅壁詞

至京師沿途旅壁題詠甚多往往有佳者道光癸巳春  
闈被放還南於荏平旅壁見江南念重學人贈歌者秋  
桂二詞情味蒼涼殆下第後有託而言者惜未知其姓  
名其詞云茅店月昏黃不聽清歌已斷腸況是鴟絃低  
按處淒涼密雨驚風雁數行我自鬢毛蒼怪汝鴉雛恨

也長等是天涯淪落者蒼茫燭炬樽空淚滿裳 宛轉  
撥檀槽渾似秋江湧怒濤樂府於今如嚙語魂銷勸汝  
人前調莫高上客鬱輪袍慙愧村娃慢撚挑卿唱新詞  
吾亦和蕭騷今古憐才是爾曹

巴卿膏

外伯祖周悠亭先生向潮兄弟三人次春波先生踴潛  
余外祖也三葵園先生以清俱好善樂施賈人某負通  
五百金賞不能償焚其券某感恩次骨以家傳癰疽秘  
方相贈按方製送獲效甚神錄之以廣其傳

冷廬雜識卷三

元

仙傳巴卿膏奇方

治發背癰疽疔毒一切無名腫  
毒未成即消已成即潰力能補  
膿不至

大患

巴豆 五錢 鱈魚 兩筒重十二 高陸 十兩 漏蘆 兩 開楊

花 二兩 白及 五錢 香木 蠶 五錢 蓖麻子 三兩 去殼 錦紋 大黃

三兩 烏羊角 二兩 全當歸 二兩 兩頭尖 三兩 雄鼠糞 白斂 兩

切 穿山甲 二兩 黃牛腳爪 一兩 研 豬腳爪 一兩 研 蝦蟇皮

乾 二兩 川烏 五錢 草烏 五錢 蒼耳子 四兩 元參 二兩

鼠糞 雌多雄少 雌者兩頭圓而無毛 雄者兩頭  
尖而有毛 不可混用 蝦蟇乾宜新取其力猛也

右藥入大廣鍋內用真麻油三觔半浸三日熬至各

藥焦黑濾渣再熬沸乃入後藥

飛淨血丹 廿四兩

用槐柳條不住手攪熬至滴水成珠熄火待稍冷再入後藥

上肉桂 五錢 乳香 四錢 沒藥 四錢 上輕粉 四錢 好芸香 四錢 去油 去油 去油

此五味俱研極細徐徐摻入用銅箸攪勻待凝冷覆地上十餘日火毒退盡乃可用

王仲瞿

冷廬雜識卷三

罕

秀水王仲瞿孝廉異例儻負奇氣交辭敏瞻下筆千言立就家貧依其外舅以居賦詩有娘子軍中分半壁丈人峯下寄全家之句舉乾隆甲寅鄉試闈作沈博絕麗膾炙一時與舍鐵雲孝廉交最深舒贈以聯云菩薩心腸英雄歲月神仙眷屬名士文章在京師時法梧門祭酒式善重其才與孫子瀟太史鐵雲稱爲三君作三君詠適川楚教匪不靖王之座帥南漚吳白華總憲省欵薦王知兵且以能作掌心雷諸不經語入告睿皇帝斥吳歸里而王應禮部試如故然卒憔悴失意

死識者悲之

四聲

字之上去聲誤讀者尤多觀山陽阮少司寇蔡生茶餘客話所載成語合不上去入者亦有外謬可知沿訛已久且不獨吾鄉爲然也附錄於後并訂正之

君子上達 何以報德 妻子好合

兄弟既翁 天下大悅 能者在職

邦有道穀 道上去聲 涇以渭濁 忘我大德

生有聖德 充耳珣寶 神保是格 是上去聲

冷廬雜識卷三

罕

贈彼旱麓 早上 王道正直 言以道接 道上去聲

沈湎冒色 雷夏既澤 天九地十

咸仰朕德 朕上去聲 宏父定辟 天禍鄭國

天子建德 端冕撝笏 天子令德

惟彼四國 君子是識 是上去聲 天子建國

公子御說 司馬仲達 萌者盡遠

寒暖燥溼 燥上去聲 毋有障塞 元酒在室

鐘鼓既設 天子下席 君子進德

天子祝學 祝上去聲 天子用八



乙未秋余在都中與葉素菴孝廉歸安溫稼生工部同年文禾席間仿行前令共得二十餘句附錄於後

坤厚載物 天五地六 於女信宿

維此二國 童子佩鞶 蒲與二屈

吾子好直 將以衆逆 其子幼弱

齊與晉越 商紂暴虐 公子棄疾

何以冀國 昭子退曰 劉子摯卒

曾子怒曰 曾子問曰 征鳥厲疾

毛者孕鷲 三老在學 觴酒豆肉

冷廬雜識卷三

聖

浙撫署聯

浙江巡撫署中有桐城方恪敏公觀承聯云湖上劇清吟吏亦稱仙始信昔人才大海遶銷翰氣民還喻水願看此日潮平其後公之姪受疇來嘗聞浙復題聯於署云兩浙再停驂有守無偏敬奉丹衷遵寶訓一門三秉節新猷舊政勉期素志紹家聲自跋云乾隆戊辰先伯父恪敏公由直隸藩司擢任余弟維甸又曾以總督權父之後亦由直隸藩司擢任余弟維甸又曾以總督權撫事六十年來三持使節洵殊遇也敬誦

御賜詩中新猷舊政有守無偏之句謹錄成聯以誌國恩世德云爾時嘉慶癸酉六月上浣也

吳京丞

錢塘吳西穀京丞清鵬於嘉慶丙子登賢書所作攀桂仰天高詩有云萬花齊入手一鏡正當頭主司歎賞稱為通場之冠

元遺山

元遺山為崔立撰碑納降改服詒後世口實而搜羅散失作中州集壬辰雜編續夷堅志等書俾金源氏一代

冷廬雜識卷三

聖

文獻因之而存其功豈淺鮮哉趙雲松觀察詩云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持論平允是能知道山之心者

用心精專

高達夫五十學詩而成名杜祁公七十學草書而盡其妙由於用心之精專也彼當壯盛之年而因循自廢盡亦以三公為師乎

宏簡錄

袁隨園謂邵尚書宏簡錄有天王宰輔功臣旌德臺諫

庶官之稱已屬無謂如宋之高瓊唐之裴寂尤不應以  
功臣目之更有雜行一門以田承嗣李懷仙祖孝孫薛  
懷義上官婉兒列為一傳不倫甚矣余謂是書有不當  
缺之字而缺者如員外郎缺郎字節度使宣撫使缺使  
字樞密院缺樞字賢良方正科博學宏詞科缺科字塗  
煙閣缺閣字之類不一而足册辭牽涉自己處亦乖體  
裁如唐韓愈柳宗元傳册云唐文三變韓柳著稱論道  
不同觀過難憑特憐半世與罪為朋我今百年莫與相  
競唐文翰傳後册云劉氏三長人所最難一願逢時亦

冷廬雜識卷三

四

願有官逢時孟浪有官素餐嗟我何人獨抱歲寒册千  
萬冗洗百億癩五史彙成足稱大觀子子孫孫莫漫封  
刊富弼韓琦范仲淹傳册云始稱韓范終曰富韓班班  
建立黽黽同觀遭逢盛世奮起單寒嗟予何苦罹此多  
難一事無成慚彼寸丹

明加田賦

明之加田賦始於萬厯極於崇禎萬厯時之議加賦者  
周永春成之者李汝華也崇禎時之議加賦者梁廷棟  
成之者畢自嚴也彼四人者徒知為一時計吁亦何益

矣

李文靖徐文靖

宋李文靖公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  
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  
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明  
徐文靖公溥亦云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患不  
能守耳卒無所更置二公皆名宰相而所言如是蓋息  
事即可以安民彼際承平之世而變更成法以建樹為  
能者實二公之罪人也

冷廬雜識卷三

四

躡履倒屣學履

漢書雋不疑傳暴勝之為直指使者不疑盛服至門上  
謁勝之躡履起迎師古注謂納履末曳之而行言其遽  
也三國志王粲傳中郎將蔡邕貴重朝廷聞粲在門倒  
屣迎之又祁原謁魏太祖太祖摩履而起遠出迎此皆  
可想見折節下士之誼

你

你字本作你後周書異域波斯列傳你能作幾年可汗  
此其字之初見於史也又北史李密傳與你論相殺事

何須作書傳雅語

天壽天壽

王伯厚玉海載唐太宗子泰封魏王改封漢王僭號改元天壽元僧覺岸釋氏稽占略載唐代紀年昭宣帝後有少帝漢王紉一代為朱全忠所立年號天壽旋復被鳩二事均不見於正史漢王紉并無其人時代遙遠末由辨其真偽矣

鮑防

穆質舉賢良方正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禳沴質對漢故

拾遺雜識卷三

吳

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宏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恹欲下質禮部侍郎鮑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質高第劉蕡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策指斥宦官第策官馮宿賈餗龐嚴以為過古鼂董長中官不敢取其時惜無如鮑防者一衆議而拔之防傳中惟此事著稱於世而馮宿等以不能取蕡貽謗千古後之取士者可以鑒矣

武功縣志

康對山武功縣志七篇計二萬一千餘言體例謹嚴

述精核而官師志善惡並載褒貶互施儼然春秋筆法尤為人所難能人物志兼載後稷唐高祖太宗列女志兼載姜嫄大姜其識亦迥超流俗王文恪公姑蘇志載晉穆帝后何氏後周宣帝四后例迥相符合近世修蘇州府志者以后妃自詳正史非郡縣志所宜載而去之謬矣

詩賦奇格

韓文公南山詩用或字五十一若字三十九如字七歐陽公廬山謠二百九十六字祇叶十三韻此詩中奇格

拾遺雜識卷三

吳

也舒元與牡丹賦用或字十二如字二十四此賦中奇格也

尺牘新鈔

尺牘新鈔十二卷祥符周櫟園侍郎亮工所輯明季及國初名人牋啟皆悉采入篇首全錄文心雕龍書記篇以為序創體也選例二十條末條云彥和拙文心之秘雕龍扶簡牘之精後世言辭翰者莫得踰範焉故是集即用原文以當弁首無煩屬序徒係支言前賢明體之書若為今人預製近代發函之作先獲哲彥宜源推是

義也豈獨一書凡有作者皆當定例所采尺牘不尙華藻頗有粹語略誌數篇於後 杜于皇濬荅某公僕嘗有言自古小人之禍君子激之君子之名小人成之至於成君子之名業已受小人之禍天下事因之破壞者不少矣區區愚見得之十年讀史敢以爲左右獻 陳興霸孝威與門人饒子正人當庇人不當爲人所庇爲人所庇卽能自立亦半人耳庇人者尙餘半在人其相去遠矣 唐肯堂與滅齋舅氏舅氏之明遠俊偉宜救八閩之艱危毋圖一身之貴秩宜秉正而自持毋隨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輝耀於天下者自期毋以高爵厚祿可誇詡乎衆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私望也凡事利一身而有害於千百人者身雖利子孫必蒙其害利千百人而無利於一身者身雖不利其利必歸於子孫舅氏宜深念之勿謂場迂論 王鞠劬相說荅學道幸全讀養心錄知足下之於道深矣而不佞願効芻蕘少爲刪之易之冠經論語之冠書道德經之冠諸子通書之冠諸儒孫武子之冠兵法惟其簡也簡則後來不得以偽雜者濶之而於醒世捷傳世遠亦立言者

冷廬雜識卷三

吳

之責應如是耳 梅杓司磊與兒耘昔朗三兄嘗言吾守先季豹爲金公家法云閉門讀書與開門結客不可偏廢不讀書則根本不立不結客則聞見不廣至守身立名之法又云交富人不可與之稱貸交貴人不可巧其竿牘我旣無求則士氣自壯而彼之驕惰亦無由生成已亦所以成物也今時名士皆一切反是豈不可懼可歎 吳日庸第與友前人著藹燈餘話遂以此妨營宗之祀一朝臣於公會處出此書亦爲物類所鄙此不過唐小說之流而識者猶借閑檢如此今者肆邪刻有百倍於畫眉者其迹近於兒戲其見存於射利其罪中於人心士習禍且不可言唐臣狄梁公奏毀天下淫祠當世偉之至今猶令人聞風興起然淫祠之害及於愚氓淫書之害游於賢智吾不知輔世長民者作何處是 吳冠五宗信與周雪客趙夢白先生作齊人文云勵名行者不以飲食爲細長清議者不以妻子爲患二語不知提醒多少醉夢人我輩爲文不能開導人心扶翼世道雖難如花熱如火祇堪覆瓿耳 朱密所吾弼示第一札寄吾弟不暇長語第謂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

冷廬雜識卷三

吳

人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機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則萬事瓦裂慎之哉

三

司馬溫公作書有誤字旁注上蓋用非字之半見雲龍漫鈔今人誤書旁注、或注、殆卽非之遺意歷久而變者歟

桂林一枝

桂林陳蓮史方伯繼昌 廷試時因病勉力對策僅得完卷閱卷大臣初擬第二歛曹文正公振鐮謂

冷處雜識卷三

三

本朝百餘年來三元祇一人無以彰文明之化改置首列遂以三元及第其座師刊桂林一枝圖章贈之

石鼎聯句詩

韓昌黎石鼎聯句詩有以爲斥時相者吳安中謂皆退之作如毛穎傳以之滑稽耳所謂彌明卽退之侯喜師服皆其弟子茗溪漁隱曰公與諸子嘲戲不應譏誚輕薄如是之甚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亦退之自謂耶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

有是人矣此說似非入吳然謂有彌明其人恐仙傳拾遺亦無足據且彌明之詩既若是之奇特則生平所作必多何不聞有他作傳於世閒而唐人詩文中更未嘗有稱其人者耶獨斥時相之說似爲得之當公奏討淮西之事執政不喜及爲潮州刺史憲宗將復用之又爲宰相所沮詆爲狂疏方是時李逢吉皇甫鏘程异之徒以褊小之才膺鼎鼐之任罔克同心輔治而惟以媚忌爲事公於是託爲此詩以譏之其云謬當鼎鼐朋妾使水火爭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願君莫嘲諷此物方

冷處雜識卷三

三

施行語意顯然可見特恐爲人所訾故託之彌明以傳其所爲序皆假設之辭非果有其人也

識時觀變

寶融以河西歸漢馮盎以越歸唐錢俶以吳越歸宋此皆能識時觀變順天心而保民命者其澤延後嗣也宜哉

唐

佛書唐字往往作徒字空字解如妙法蓮華經福不唐捐是又唐受唐擾義亦同

字

字有分其名之半者如宋關詠字永言謝翱字臯羽明  
傅恕字如心劉侗字同人之類是也有倒易其名者如  
宋吳大有字有大明冒起宗字宗起是也有疊字者如  
閻爾梅字古古是也以名為字者唐以前恆有之唐以  
後寥寥余所知者宋有戚同文陳亞之元有丁鶴年明  
有鄭克敬王敬中周孟簡女子以名為字者

國初有徐昭華一字之字自周秦至唐恆有之唐以下  
惟明汝南諸生秦錦字京一字之字而即以名為字則

冷廬雜識卷三

三

惟唐有之劉濟李琇張巡宇文審李倫郭曖劉义以姓  
為名者明有沈沈著酒概四卷見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張乖崖

張乖崖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預戒止有違者即連拜不  
止或偃坐罵之下急抑何太甚然世俗皆好諛尚諂正  
賴以此維之庶剛方之概不致盡泯

思患豫防

晉出帝初立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景延廣不肯但

致書稱孫而已契丹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

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

不可以為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

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

無以取信也因請載於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

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

益怒越六年德光犯京師執延廣召喬瑩質其前言延

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所藏書延廣乃服明都御史

韓永熙官江西時忽報甯王之弟某王至韓託疾乞少

冷廬雜識卷三

三

需密遣人馳召三司且索白木凡王入具言兄叛狀韓

辭贖莫聽請書王素紙左右昇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

韓上其事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相歡諱無言使

還朝廷坐韓離間親王罪當辟械以往韓上木几親書

乃釋

本朝睢州湯文正公斌巡撫江蘇河督靳輔議罷濬海

口工而起高郵車邏鎮築高堤東內水高丈餘不能出

海總督于成龍力排其議

仁廟命尚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

合勘兼問七州縣耆老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罷工者  
十八九謂宜并罷者亦十之一二使者意嚮之公力爭  
使者曰公言吾當口奏及公內召

上語及海口公對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  
上愕然曰爾時汝胡不言公具陳前事召二人與質對  
二人強辨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行後即彙士民呈牒  
竝某議具文書印册存漕臣所漕臣亦如之存巡撫所  
檄取旬日後可覆視也二人語塞

上怒立罷之而發官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  
冷廬雜識卷三

此皆得思慮豫防之道者非明燭於幾先而慮周於事  
後其孰能之

張春舫

同邑張春舫大令枋績學能文舉嘉慶辛酉孝廉由教  
習得知縣己卯歲將選矣是科捷禮闈試卷首題脩已  
以安百姓誤書脩作修磨勘罰停於庚辰歲 殿試以  
知縣歸進士班銓選因賦游仙詩云可憐一閱竟裳詠  
證果翻遲十二年時歸班者約十二年方選旋於甲申歲卒

溫稼生

溫稼生工部余癸巳乙未入都皆與同行留寓全浙老  
館與鄭拙言學博三人同院而居余與拙言閉門習業  
稼生則歡場結客角酒徵歌偶一拈毫頃刻成文才鋒  
鏘鏘余自愧弗如也丙申同捷春闈授職後以工曹需  
次稽遲鬱鬱不得志益縱酒自放癸卯秋以疾卒於京  
邸年僅四十二余哭以詩云慘絕郵亭計天涯別淚潛  
鵲魂千里外幻夢十年閒少妾淹空邸新納姬人衰親  
尚留都中  
慟故山傷心江上雁同去不同還 憶作春明客深情  
獨我知癸巳乙未計偕入  
都皆同寓寄園 聯吟花寫韻贈別柳攀絲丙

冷廬雜識卷三

夏捧檄出都君饒飲 豈意重逢日翻成永訣時庚子秋  
晤君於  
於陶然亭賦詩贈別 詎知竟不復見 千秋身後事珍重一編詩稼生工吟詠  
善寫山水嘗自題畫扇贈余曰春明聯袂已經年鄉樹  
蒼茫隔遠天記取他時歸隱地白雲青嶂雲溪邊斯人  
已矣遺墨猶新每一展誦輒為歎歎累日

寄園銷夏圖

道光乙未春試後留寓都門偕同人避暑寄園園為休  
甯趙天羽給諫吉士故居僻處城西人迹罕到古木參  
天綠陰翳翳相與列坐清話情志洒然園之南軒極幽

折雜花滿庭昕夕徒倚其閒把酒論文不知身之是客  
出都後回憶前游歷歷縈抱因追繪成圖賦詞二闕記  
之故老吟蹤賡百餘年風流闈寂室虛猶韻宦隱園林  
稀熱客片席名山據穩溯往事殘碑同認手種榆枝高  
出屋鬱蒼蒼界斷紅塵境新月上瀉涼影 闌干十二  
通花徑想樽邊嫩髮嘶傲幾經閒凭疏地筠簾低不捲  
半榻爐煙漾暝似前度敲詩清景雨過空階苔翠合早  
一天秋意來疏鬢茶夢熟北窗枕 金縷曲 掩重門碧雲  
深鎖林蟬時遞幽響滿床竹几安排好風趣自然疏曠

冷廬雜識卷三

三

借便仰任大扇寬鞋箕踞形骸放閒情跌宕趁齒昔香  
濃芭蕉葉滿索醉倒佳釀 招涼地數處軒虛漏徹囊  
琴攜其來往人生能幾知音聚況有煙霞供養天末望  
算別後光陰倏忽年過兩迢迢結想問畫裏亭臺三千  
里外舊侶更誰訪 摸魚兒

嚴比玉

嚴比玉太守與余同受業於沈鹿坪師推襟送抱情誼  
獨敦太守好學工詩兼有濟世之志官滇南循聲懋著  
方將起擢遽以疾卒遺稿未刊記其昔時游西湖句云

風來雲氣初離樹雨過泉聲尚滿山高寺鐘聲隨湖落  
隔江山勢擁湖來赴都謁選留別同人句云千里關河  
成獨往廿年燈火負初心皆可傳也

奕國手

本朝奕國手首稱范西屏世勲施襄夏紹閣次之皆海  
甯人范著桃花泉棋譜施著奕理指歸並行於世施性  
純孝父病封股工詩善琴不獨以奕見長近時海甯陳  
子仙亦善奕海內少雙

關蘭

冷廬雜識卷三

三

關草見於歲華紀麗關茶誌於茶錄中州集馮內翰壁  
致仕居崧山龍潭山中多蘭每中春作花山僧野客人  
持數本詣公以香韻高絕為勝少劣則有罰謂之關蘭  
此事類書罕載

鄉闈覆試

北闈鄉試中式久停覆試之例道光乙未科南海曾公  
望顏奏稱北闈鄉試頂冒代倩之弊日甚請復覆試之  
制得

旨介行是科以文理不符被黜者二人直省鄉試中式



覆試則始自道光甲辰科以中式者多抄襲陳文遂定  
斯例

王笠舫

會稽王笠舫大令衍梅豪於詩嘗謁鼓山書院掌教奉  
賢陳古華太守廷慶適有饋江瑤柱者太守日子能為  
我用饒字韻賦此者當烹以酌子因押全韻成詩其警  
句云升沈一柱觀闔闢兩當衫太守歎賞稱為絕唱遂  
命歌者奉觴以酬之大令有三月五日寄家人詩云與  
月樂天花樂地將詩驚鬼酒驚人筆意奇崛又有和孟

冷廬雜識卷三

庚

郊古別離云黃金最輕薄買取別離愁不若長貧賤同  
心到白頭寓意微婉深得風人之旨大令性嗜酒病劇  
致書盱眙汪觀察云任云日來飲酒如曹子建之才之  
多每日所飲之血亦如曹子建之才之多未幾下世

朱笠亭說詩

海鹽朱笠亭大令炎博雅工詩其評沈歸愚尚書唐詩  
別裁集直抉作者心源弁言一則尤足為後學指迷云  
是集嚴於持擇辨格最正一切傍門外道芟除殆盡以  
之導後學是為雅宗入手須辨雅俗近今有兩種格體

一為考試起見讀試帖如萬彩刻繒全無生氣一為應  
酬起見翻類書用故事如記里點鬼絕少性情此固畢  
劫不知詩也又或取法於古各立門似亦有兩體其從

癡奎律隨入手者多學山谷江西一派或失之俚從二  
馮所批才調集入手者多學晚唐纖麗一派或失之浮  
是皆不能無偏且律髓止載律詩才調集第及中晚亦  
頗未備又若阮亭三昧集立論太高十種唐詩散入各  
集未易尋其途徑故惟歸愚先生此書最便拾誦此書  
外更取阮亭古詩選玩習則五七言詩已得其大凡再

冷廬雜識卷三

庚

以十種唐詩參看近體亦略該備然後於文選樂府采  
擷菁萃於宋元名人詩集博其機趣揮霍萬象惟我所  
欲矣

王廉訪

睢州王廉訪縉由知縣起家卓著循聲屬邑民安某客  
於外繼妻高氏通於劉某忌前妻之女言其情謀亂之  
女不從其成女以死公曰高母道已絕仍照故殺子女  
律擬其何以戒為繼母而淫且毒者遂比照故殺妻前  
夫之子律論斬其題報可遂著為例其為江南按察使

也宿州某生攜妻子授徒某氏家其妻臨產妻兄之女  
來視數日妻子均中毒死館人曰若與妻兄有隙乎曰  
有之曰是矣必令其女置毒也生控於州刑訊女不勝  
楚遂誣服公疑之問館中來往者何人女曰祇十二歲  
學徒耳召而曲誘之曰師扶我急因置碗麪中生之妻  
兄乃得釋無錫民某與攻皮之匠毆已而匠死有僧故  
與某仇證為傷重致然令如僧所誣論擬公察門毆日  
月在保辜限外因詰曰傷久何得不醫具言醫矣檢所  
川方則匠死傷寒耳僧乃伏平反多類此蘇州胥門外

冷廬雜識卷三

辛

有坊曰民不能忘為湯文正公建也公與同鄉民即鐫  
公姓氏於其次

### 梁學士

錢塘梁山舟學士同書為文社公詩正長子二十五歲  
舉乾隆丁卯科孝廉三十歲應壬申恩科會試未第  
特旨賜與殿試入詞林三十六歲大考二等擢侍講  
是年丁所後父艱歸既澹於榮利又素鯁介恐不諳於  
俗服闋後引疾不復出嘗賦詩云一事比人差勝處不  
曾強仕已歸田

### 墨譜

明方于魯墨譜程君房墨苑繪刻精工藝林清賞較其  
優劣當以墨譜為勝墨苑中自著序記語涉矜誇其搜  
羅名人題贈雖多而如顧秉謙沈灌等筆札亦皆載入  
未免蕪蕪相雜且此書為文房清玩乃廬列時人備誌  
科第官爵殊乖雅道不若墨譜之能得體要也譜中載  
汪仲淹墨書述于魯之言曰試墨如試金當略其色澤  
求其神氣其法用紫石研注水涓滴同磨多少同磨之  
一縷如綫而繼其光紫為上黑光次之青又次之白為

冷廬雜識卷三

辛

下黯泐無光或有雲霞氣又下之下也此數語可為相  
墨金針

### 沈漢甫

震澤沈漢甫茂才金渠好學能文屢試不遇鬱塞無聊  
之思悉於詩寓之著有春風廬詩集句如竹色隱高屋  
杏花明短牆十里湖聲寂一肩山影涼雨聲寒客館花  
事老山城湖光吞樹小山氣壓雲低江上白波雙槳去  
山前紅樹一僧歸煙村半夜雞聲早水國三秋雁影低  
落日一星明樹杪微波雙槳出蘋花皆妙

岳忠武王銅印

嘉慶戊寅山陰李宏信以所藏岳忠武王銅印歸於棧霞嶺王祠屬王廿四世孫秀元世守之金壇段驥作記摹刊祠壁印準今尺寸六分有奇厚三分其文曰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岳飛印陰文五行行六字凡三十字蓋古印字之最多者

李少司寇

壽光李松園少司寇封由翰林改刑部時有翁強汚其

冷廬雜識卷三

空

婦婦爪傷翁面得免畏其再逐遂自盡眾謂傷翁不孝不宜旌公謂婦此時惟恐不免耳是無妨於孝仍宜旌錢文敏公維城從其言由是遂知名

鹿洲公案

漳浦藍玉霖太守鼎元鹿洲公案乃其尹普陽湖陽時所紀節錄以見折獄之良陳氏兄弟伯明仲定爭父遺田七畝構訟謂兄弟本同體何得爭訟命役以一鐵索繫之坐臥行止頃刻不能離更使人偵其舉動詞色日來報初悻悻不相語言背面側坐至一二日則漸漸相

向又三四日則相對太息俄而相與言矣未幾又相與共飯矣知其有悔心也問二人有子否則皆有二子命拘之來謂曰汝父不合生汝二人是以構訟汝等又不幸各生二子他日爭奪無有已時吾為汝思患豫防命各以一子交養濟院與丐首為子兄弟皆叩頭哭曰今知悔矣願讓田不復爭矣曰汝二人即有此心汝二人之妻未必願也且歸與計之三日後定議翼日其妻邀其族長來求息請自今以後丞相和睦皆不願得此田乃命以田為祭產兄弟輪年收租備祭子孫世世永無爭端由是兄弟妯娌皆親愛異常民閒遂有言禮讓者矣

冷廬雜識卷三

空

西塞山

湖北有西塞山一名道士磯湖州亦有西塞山亦名道士磯張志和漁父詞所云西塞山前白鷺飛乃在湖州時作而放翁入蜀記指為湖北之西塞山廣輿記等亦沿其誤

西南夷傳

王伯厚謂柳州游黃溪記仿太史公西南夷傳按白香

山冷泉亭記云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冷泉亭爲甲鄧牧沖天觀記云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由浙江西杭最山杭西餘杭最逆天目大溪上有十八里曰洞霄宮者是爲大滌洞天又餘杭最勝處也史鑑韜光菴三天竺寺記云環西湖之山凡三面西山爲最佳據西山之佳惟四寺靈隱爲最勝領靈隱之勝有五亭韜光爲最幽蓋皆效其體也

吳烈女

湖州太湖濱綠葭灣吳烈女以貧故養於夫家夫曰李時新佐父九臯治肆事於湖北女獨與姑居姑與疏族李大礮通時來飲酒使女給事左右女不肯姑怒挾女無完膚大礮與姑謀并污之以塞其口姑於是爲好言誘女曰大礮有恩於汝夫汝善事之汝夫歸以汝爲能報德也因出金跳脫與之曰此大礮所贈女取而擲之地時六月六日俗必食餠餽姑與大礮共爲餠餽使女炊女不肯炊姑乃自炊之炊熟大礮與姑食邀女共食女不肯食大礮強灌之則啼而走傍晚女浴於室大礮從暗中突出欲走門已閉遂自後窗投於水鄰媪救之

冷廬雜識卷三

三

起微有氣至夜半蘇復自投於水竟死族人以大礮逼姦致死報縣烏程令莊有儀素不解事縣人謂之莊糊塗者也檢驗時姑堅執大礮無逼姦事竟以失足落水完案時乾隆三十六年也越二年震澤縣盜案發大礮論實坐斬衆憤稍洩而逼姦之案已結無可翻烈女不得邀旌典至道光三十年里人乃具呈當事請旌於朝歸安方燾作徵詩啟以表彰之有千尋雪浪淨滌淤泥一片冰心朗昭河漢之句

詩分唐宋

冷廬雜識卷三

三

王右丞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王介甫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同一詠鷺鸝也一則妙合自然一則巧極人工唐宋之分卽此可見

擔粥

擔粥法始於明季嘉善陳龍正簡而易舉道光癸巳林文忠公撫吳冬薦饑仿行此法雇人挑赴各城以濟老弱貧病活人無算

治廬雜識卷四目錄

高東谿

宋大令斷獄

大游仙詩

下第詞

馮侍御

菱塘權歌

內閣中書

倒句倒字

詩園於習

曲端

麒麟

賀失火

唐宰相無諡

明待功臣

唐縣尉

李易安朱淑真

治廬雜識卷四目錄

明東廠二校尉

秋畦公取士

趙屏山

張八愚比部詩

晏元獻

破體字

翻用前人詩意

金史

拂珊瑚

對對難

點班

重字

一揮九制

金佗

李安遠

隋文帝廢長

胡大海

明公主郡主

中華書局影印

劍

韓陵片石

范文正公子

七月詩

宦寺

六駁

警枕

栢梁臺詩

方術傳

州箴

史越王表

火浣布鳳首木火油

父子精相術

柳仲塗文

陳壽不妄劾人

輜重

韓侂胄函首至金

愛惜士子

治廬雜識卷四目錄

喜雨志乎民

雙烈

傳述易訛

民之父母

西游記

巖石帆詩

青腿牙疳

馮侶笙詩

竊人之書

轉敗為功

撰述傳信

討武曌檄

石敬瑭杜重威

單傳

夏山如怒

秋鴻館詞

張孝廉

郎蟹

吳澹川詩	六舟僧
張解元詩	志書
秋鳥	祖德
天時	酒令
費宏	馮
寡能克衆	公
史記複見之句	兩浙翰軒錄
葉杏堤	高伯平
藥忌	世其道德
冷廬雜識卷四目錄 三	
朱瓣香詞	君
父	母
疾風知勁草	畫狀元
煮人獄	湯火傷方
李司馬	鄭笏君詩
葛壯節公	郭參政詩
何小山詞	海蟬詩
倒用印	周南卿詩
長人	高斗樞

明崇禎朝相	王紹宗
王僉事	山海王戎
玉堂	王
太上感應篇	吳越
三字字	藏書
表章苦節	李杜
顏氏家訓	一代奇才
程筠軒詩	鑿星門
品	十目一行
冷廬雜識卷四目錄 四	
李笠翁	萬方伯

冷廬雜識卷四

桐鄉 陸以湑 撤安

高東谿

宋高東谿先生登上淵聖皇帝五書集中尚存其四大旨皆主於任用君子黜退小人有云昔漢元帝承宣帝之後好賢不堅惡惡不著知蕭望之周堪張猛之為賢任之且貳而勿專知宏恭石顯之為惡去之且疑而勿決卒焉小人道長而高祖之業自此以衰夫元帝承宣帝之後猶爾况陛下承衰弊之餘必欲振起中興之業

冷廬雜識卷四

不能拔擢四方之君子不能逐在朝之小人日為此輩昏惑臣恐宗社傾覆而陛下猶不知也臣於彼時雖欲為陛下言之已無及矣臣老母年六十餘別無兄弟侍養而臣又不沾陛下命之寵偷活歸畊於勢當然而乃不避斧鉞願效愚忠者今日之事存亡所係萬一陛下肯聽臣言則我祖宗基業可以永保無窮而臣雖殺身破家固已無恨矣又云商太甲之始即位也不明於德賴一伊尹而卒能中興唐明皇之始即位也勵精求治賴一李林甫而終致禍亂今陛下始即寶位有太

甲之不明而朝無阿衡昧明皇之有初而遽相林甫臣不勝為宗廟社稷痛哭人常以古為監而陛下不能以今為監則其不明莫甚也其辭愷切沈痛洵能言人所不敢言惜高宗不知信用卒為秦檜所抑貶黜以終可慨也

朱大令斷獄

朱竹君學士文正公負天下重望有二兄亦皆服官著聞於時長名堂官大荔縣丞次名垣以進士歷官濟陽長清縣令長於斷獄遺事詳見學士文集節錄之為司

冷廬雜識卷四

民牧者龜鑑焉濟陽少婦周新嫁王巧一月婦歸甯而歸明日巧死翁媪及鄰人以巧食婦所煮粥而遽腹痛嘔泄死也謂婦毒夫死訟於官朱命以粥及所嘔者飼狗狗不死又召吏審巧之死無毒狀獨齒嚙堅不可破視其私則入腹中乃趣召婦曰死者口不啟汝罪而寃不能明也汝能啟其口當為汝辨之婦泣而前跪啟焉觀者皆駭吏持銀匕入死者喉驗毒出以示眾皆曰中毒非是朱因問婦以巧死時狀始知其一夕三御蚤起即飲水三器已而食粥遂死朱太息久之謂翁媪及鄰

衆曰是乃死於陰淫寒疾也顧欲坐婦毒死夫乎皆再拜謝扶婦去後婦竟爲巧守節縣故獄具有以烏鎗取屍雉而火自後發中人洞胸死者當抵罪宋卽爭曰此無死法上官訶駁數四慘死如是而故縱耶宋曰律過失殺條曰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正載貪射禽獸之文知縣不能枉律斷獄卒爭如所引乃已縣有役以事逮民民死歸卽斂訖已而訟役殺之轉輾三十年不決上官檄朱會所在檢骨骨在淺土敗柳棺中作人曰久疑不可檢也朱令坎地架木昇棺其上弛前和及四牆

冷廬雜識卷四

柳方土正見徐徐撥土正首足纏以席奈坎注醴須臾骨如蒸狀作人卽檢訖告曰屍獨腦骨紫血傷見方寸許衆喜謂得情朱熟視之曰未也此傷處滌可去衆笑曰傷三十年入骨豈可滌耶朱呼水刷之骨白無流而訟遂息或曰於錄無此法公何以辨之朱曰傷者紫色中重而外輕若量漸減然此反是是腐血汚耳衆歎服

大遊仙詩

沈鹿坪師之子還浦茂才珠復錫田茂才採晉皆克承

家學食餼於庠汪支端公視學吾浙以擬曹唐大遊仙詩題試士師時秉鐸台郡與還浦錫田皆有作公大稱賞有老鳳清雛之目師劉阮洞中遇仙子云竹露松烟夾道蒼忽聞人語破幽茫花間有犬休指曉谷口無鶯白奏簧隔水遙窺驚未定迎風小立話偏長殷勤勸進胡麻飯不喚劉郎便阮郎仙子洞中有懷劉阮云準約腰支理舊裳洞門春寂鎖愁長碧山有約泉聲香紅樹無情月影花遊逝飛觴還是夢仗尋坐幙復誰香虹橋未便經離別也對寒星望玉郎還浦仙子洞中有懷劉

冷廬雜識卷四

四

阮云漫隨金蝶化衣裳愁比人間別更長黃竹歌殘雲黯淡玉梅夢杳月微茫泉調琴篴難爲韻花撲簾櫳祇自香猶憶胡麻飯初熟加餐兩兩勸仙郎劉阮再到天台不復見仙子云石上分明記會真在山緣隔出山塵關心風月誇僚壻過眼烟霞失比鄰藤杖龍鍾空自老桃花狼籍不勝春重來北隴休騰笑身到仙源得幾人錫田仙子送劉郎出洞云碧雲無際是天台流水何曾去復來久住不知塵世別瀨行始惜洞門開香分芍藥腸應斷綠到藤蕪首重回從此沃州山下路更無人迹



長莓苔仙子洞中有懷劉阮云嫩奏瓊簫整羽裳離愁  
更比世間長朱欄十二春岑寂碧宇三千路杳茫瑤草  
有情空自綠桃花無語為誰香遙知下界還相憶幾度  
樽前喚索郎數詩皆為時傳誦錫田嘉慶己卯聞作甚  
佳竟不得售投井而死師因是悽鬱乞病歸還浦亦屢  
薦不售未及中壽而卒俱可悼也

下第詞

沈錫田戊寅下第賦陌上桑詞語絕悽惋傳來一紙魂  
銷頃刻秋風過了舊侶新儔半屬蘭堂蓬島升沈異數

冷廬雜識卷四

五

如斯也漫誦凌雲才藻憶挑燈昨夜並頭紅蕊賺人多  
少 愧劉蕡策短江淹才退五度青衫淚繞桂魄年年  
只恐嫦娥漸老清歌一曲憑誰訴惹得高堂煩惱夢初  
迴聽外芭蕉夜雨聲聲到曉

馮侍御

吾邑馮孟亭侍御浩於乾隆戊辰科登第乾隆乙卯重  
赴鹿鳴宴季子鷺庭太史集梧供職京師先為具呈掌  
院有云緬前事以興懷有如得雋借後生而與齒亦可  
忘年人皆傳誦之

菱塘權歌

張夢廬學博精醫理求者盈門所得金盡以贖親朋歿  
之日家無餘貲第積書數千卷而已家居後珠村嘗采  
村中事作菱塘權歌百首茲錄其五首云村北村南盡  
水鄉西塘過去又東塘扁舟到處皆秋色十里菱花冷  
夕陽吾鄉舊名朱村又與前朱村接故又名後朱近欄溪溪中曾產珠又名珠村漁燈三  
兩照漁磯網得魚蝦夜未歸柔櫓伊啞何處去過橋驚

起鷺鷥飛鷺鷥橋在村東二里英雄千古總荒萊烟樹空濛杜  
宇哀一片桃花紅雨裏踏青人上將墩來將墩在村北高數十級可

冷廬雜識卷四

六

登眺相傳明胡宗憲追倭 絳春橋畔是儂家綠樹深  
至此乃屍骸所積之地也 深酒旆斜一徑墻陰人迹斷南風開偏紫藤花曾祖佩千公自  
大樹洲遷居絳春 小姑一語誤鴛鴦指點孤墳怨恨  
橋北今世居焉 長日暮尋芳人影散梨花冷落野庵傍康熙間烏鎮孔  
珠村事母至孝娶妻楊氏甫三日為小姑所譖不悅於  
姑憤修終曲承母意誓不同寢後母歿遂遨遊四方三  
十餘年卒於雲南楊氏百計迎骨歸未幾  
以哀死里人悲之醮錢合葬古仙巷側

內閣中書

京朝官惟內閣中書舍人進身之途最多有以進士引  
見而得者有以進士授即用知縣後吏部棟取引

見而得者道光丙申 恩科行之棟有以會試薦卷中

取為明通榜而得者乾隆間有之有以舉人考授而得

者有以 召試取列優等而得者有由舉貢捐輸而得

者黎源王葑亨通政友亮於乾隆己丑會試列明通榜

授此官有謝友人賀啟云銀羽南宮方笑中眉無勇搗

毫東掖忽欣除目有名維舍人昔在中書與學士對稱

兩制泊乎前明伊始降同七品之班第因所處之清嚴

爭謂此途為華美天依尺五地接台三頭銜埒於新翰

林體統超乎散進士何期下第反得升階未登千佛經

冷廬雜識卷四 七

敢誇出世之佛試覽百官表幸陪入閣之官某學書不

成識字有數受深恩而逾分蒙遠譽以過情谷鷲上雞

樹而栖雖云大樂野鷲占鳳池而浴祇覺增慚王又有

謝人惠玉如意啟起聯云人生幾事如意者舉俗愛其

名君子於玉比德焉良工琢為器語亦雋妙

倒句倒字

漢書每有倒句如更議不宜時霍山自若領向書必我

也為漢患者之類是也又多倒字如妃后子父論議失

得貴富舊故疑嫌病利病疾并兼悅喜苦勤懼震柔寬

思心候伺激詭諱忌棄草之類是也

詩囿於習

皇甫子循方言關中之詩梅燕趙之詩厲齊魯之詩後

河內之詩矯楚之詩蕩蜀之詩澀晉之詩鄙江西之詩

質浙之詩嗶吳下之詩靡此皆為習所囿也惟有志之

士能矯其失以歸於醇耳

曲端

曲端為張浚所殺死非其罪人皆惜之然端嫉李彥仙

聲績逾已當婁宿攻陝浚使端出鄜坊繞其後救之而

冷廬雜識卷四 八

端詭託不行致使陝城陷沒金人得以併力西向不忠

不義其罪甚大史以剛愎恃才訾之猶未足概其生平

也

麒麟

明史外國貢麒麟者甚多阿丹國麒麟前足高九尺後

六尺頸長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按爾雅釋獸麀

麀身牛尾一角注云角頭有肉京房傳云麟麀身牛尾

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明史所言頸長如此未見

古書且不言一角有肉疑是別種非真麒麟

賀失火

韓詩外傳晉平公藏寶之臺燒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  
柳州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蓋本於此

唐宰相無諡

唐宰相多無諡者李泌功在社稷而亦無諡尤為缺典

明待功臣

明待功臣之薄甚於漢劉文成歸後惟棋酒度日蓋即  
子房辟穀之意然猶不免於胡惟庸之毒害可慨也

唐縣尉

拾遺雜識卷四

九

唐舉進士第者往往授縣尉應舉不第乃亦有謫官縣  
尉者如賈島為長江縣尉温庭筠為隨州縣尉是也考  
唐制縣令有京縣令上縣令中縣令下縣令尉亦如之  
京縣尉從八品下上縣尉從九品上中縣尉下縣尉皆  
從九品下豈黜陟各異其地耶

李易安朱淑真

德州盧雅雨巖使見曾作金石錄序力辨李易安再適  
之誣謂德父歿時易安年四十六矣又六年始為是書  
作跋是時年已五十有二匪夏姬之三少等季隗之就

木以如是之年而猶嫁嫁而猶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

情亦如德父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後悔之又不肯飲恨

自悼輒謀謀然形諸簡牘此常人所不肯為而謂易安

之明達為之乎觀其存經喪亂猶復愛惜一二不全卷

軸如護頭目如見故人其惓惓德父不忘若是安有一

旦忍相背負之理此子輿氏所謂好事者為之或造謗

如碧雲駝之類其又可信乎陳雲伯大令亦云宋人小

說往往污巖賢者如四朝聞見錄之於朱子東軒筆錄

之於歐陽公比比皆是又謂去年元夜一詞本歐陽公

拾遺雜識卷四

七

作後人誤編入斷腸集漁洋山人亦嘗辨之遂疑朱淑真為泆女

皆不可不辨按去年元夜詞非朱淑真作信矣李易安

再適趙汝舟事詳趙彥衛雪麓漫鈔諸家皆沿其說盧

氏獨力為辨雪其意良厚特錄之以俟論世者取裁焉

明東廠二校尉

明東廠為禍之酷自古未有獨有二校尉以義烈聞其

一蘇宣大名府南樂縣人給事中楊爵下詔獄東廠使

人更迭偵伺積五日一報宣至獄中知爵晝夜樞縉石

脛前為樞木轉礮成傷瘡宣自起樞上木以重瓦間合

脛處使相去寸許自此瘡愈復有譏宣者下宣獄笞五十奪其役爵卽獄中書片紙慰宣宣答曰公當開廣心胸勿以宣爲念是秋許放還田王送之通州同宿旅店次日各以詩贈別繼宣者楊棟霸州人母病割股調羹以進爵與劉周二子下獄不能自食棟以東轍使來覘力言於司官得代供米物事見萬曆間武進張按察使師釋月鹿堂文集

秋畦公取士

先祖秋畦公諱世埭率密縣時乾隆丙午戊申秋試分校竭晝夜之力悉心評閱所取皆知名士時稱爲得人丙午分校時嘗賦詩云梧井朱門落葉深吟語聲隔院沈沈艱難一字頻搔首容易三場盡愜心噉果試田咀後味賞琴須辨響餘音秋風幾樹天香動吹向寒山老桂林是科闈前舉秋帆制軍試大梁書院諸生拔祥符方松幣方伯載豫卷冠多士決其必售填榜之夕不聞唱其名心竊訝之及拆前五名卷則以第四名魁其經卽公所取房首也乃歎曰今益信文章自有定價而司衡鑒者亦煞費苦心矣

歸安朱開虞詩

趙屏山

吾郡石門趙屏山茂才宗藩精錢穀之學在某大令幕中數年某故後遺孤尚幼囊橐蕭然且倉庫虧短甚多後來者將以上聞趙設計彌縫復爲經紀其喪乞援於其素所識者俾其妻孥得扶柩以歸由是人皆義之名譽益起當道爭以厚禮延聘性剛直而明敏主人有過必而規之嘗謂急事緩辦緩事急辦二語實爲幕學要訣蓋事出倉卒心神未定稍一任性卽貽後悔必慎始圖終熟思而審處之若微渺之事人每忽而置之不知積少成多弊卽自此生矣時以爲名言道光庚子趙在臨海縣幕余時司鐸郡學過從頻數投分甚深辛丑冬去之茗上作詩留別先君子及余俱有和章原倡云小住山城迹似蓬交情縷縷共春融行踪自笑同遷客歸計惟應伴釣翁載月好探茗水曲停雲悵望越天空明年待續尋芳興記取花開齒齒紅先君子和云天涯游躅轉如蓬傾蓋歡心水乳融醉引壺觥同傲俗笑看杖履各成翁君與余同辛丑生百年吟席留眞賞千里歸帆指遠空此後相思隔江樹離愁題寄彩牋紅余和云望望吟

勝逐去蓬歸程千里雪初融酒樽樂志柴桑叟茶甌隨身笠澤翁驛路正逢梅破臘屋梁愁見月當空何時重踐論文約窻燭更深剪碎紅

張八愚比部詩

吾邑張八愚比部拒續學能文兼工詩律乾隆庚戌會試詩題老當益壯朱文正公器其詩為老手特拔之入額詩云天道惟貞一人心在自強敬為難老術動即永年方質勁霜彌茂花遲圃更香鞍矜神采壯鏡感鬢毛蒼此類邱陵小難齊 日光戒猶思抑抑謨益念洋

拾遺雜識卷四

洋本是無終始何曾有弛張 健行歸體振不息運乾綱張由文安縣令捐陞郎中素諳刑名學有所評論眾皆服其公允遂主諫稿卒年五十有五疾亟時神明清朗案頭有小仙一本口占云那與春光再鬪妍羈魂一縷逼凋年誰教垂死開雙眼得見凌波第一仙著有海隱山房詩集

晏元獻

晏元獻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二句詩詞並見詩為示張寺丞王校勘七律元已清明假未開小

園幽徑獨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難禁艷艷杯云游梁賦客多風味莫惜青錢萬選才詞為浣溪沙調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迴云云小園香徑獨徘徊元獻得上句彌年未能對王琪為對下句元獻大喜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王之才固足稱元獻服善之雅亦何可及耶

破體字

朝考殿試最重書法大要以黑光勻為主并不可有破體字犯此者讀卷官票發為識不得在前列乾嘉間競尚趙松雪體破體字亦不以為嫌曾見嘉慶乙丑科彭狀元浚 殿試卷破體字極多甚至惡書作惡所書作所今則一筆不可苟且矣

翻用前人詩意

詩有翻用前人意者如金昌緒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陳燦霖古怨則云獨臥繡窻靜月明宿鳥啼不嫌驚妾夢羨汝是雙棲朱受新春鶯則云任爾樓頭啼曉雨美人夢已到漁陽李太白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徐翔鷗則云人道橫江惡儂道橫江好不是浪

如山郎船去已早杜牧之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  
不相饒潘其燦則云朝來攬明鏡白髮感蹉跎畢竟無  
公道愁人鬢畔多張祐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  
墓田盧雅雨離使留別揚州則云爲報先疇墓田在人  
生未合死揚州此類未能悉數也

金史

昔人謂金史敘次明淨勝於遼元然如后妃傳後所載  
海陵私其從姊妹莎里古真餘都莎里古真在外爲淫  
泆海陵聞之大怒謂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  
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  
過於我者乎又海陵嘗曰餘都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  
可愛此等猥褻語亦皆采述殊失體裁

拂珊圖

先祖秋畦公與海鹽俞是齋先生琨交最篤曾爲公書  
拂珊圖名流題詠不乏佳作摘錄於左

戊子小除陸秋畦大兄屬予作甫里圖戲爲寫此憶少  
時和友人漁父一律并以移贈云夷猶一櫂出蘆葦艇  
子前頭坐釣翁揚柳岸邊停急雨粟留聲裏趁斜風煙

波閱盡江山老夜月歌殘天地空不是無才甘避俗閒  
身愛住浪花中是齋俞琨

笠澤已著魯望書釣竿更拂巢父樹他日相逢載缺瓜  
還共白蘋洲上住 多君懷抱比雪清著履幾兩書百  
城夢遶雷川千尺水烏篷泊處柳風輕秋畦大兄既屬  
題字復成此二絕以博一笑則夫弟耀

宛宛垂楊映石灘溪山佳處有漁竿知君偶此成高寄  
不爲緇塵揀腳難 兩載深情惜我遐一尊酒盡卽天  
涯送行并觸思歸興西定橋邊日未斜秋畦老世兄屬

題拙修稀璜

秋畦大兄往反公車二十載於茲學甚富身甚貧而不  
知其寄興甚超逸今歲庚寅春將以先世事歸里子勉  
留之不得適攜所爲拂珊圖扇題按圖名本取杜詩釣  
竿欲拂珊瑚樹句乃不自爲照而貌天隨子其上蓋亦  
自況云爾昔天隨自號江湖散人予懼秋畦之或將終  
焉也故有落句以志慰諷云覲面分明笠澤翁筆牀茶  
竈舊家風人依叢碧深青裏境在寒煙宿雨中入海漫  
尋巢父逸哦詩還比日休工只愁催踏看花馬便號江

湖恐未同題為秋哇大兄老同年弟趙佑

偶然吟意在江湖且復煙波作釣徒四面雲山圍舴舻

一灣風露泊菰蒲心原似水同行止志不求魚任有無

我上秋船尋伴侶蘋花香裏定招呼己丑初冬題奉秋

哇老先生清教秋船馮華

澹澹春波濯柳絲一竿風月貌天隨依稀陸滙溪頭路

舴舻舟中萬軸詩題奉秋哇太年伯大人誨正再姪震

東

對對難

冷廬雜識卷四

花

吾郡有師弟同赴省試至武林關天晚關閉師出對曰

開關遲關關早阻過客過關弟應聲曰出對易對對難

請先生先對是科弟獲雋

站班

參謁上官各有定期俗名上衙門屆期下僚必黎明赴

官廳俟上官出入皆趨俟庭隅魚貫序立於傍斂容屏

息以示敬謂之曰站班凡在督撫署則於司道郡守之

出入皆然在司道署則於郡守之出入皆然他如慶賀

祭祀迎送諸禮節凡上官所到之處無不先往伺候其

出入故需次省會者奔走僕僕幾無暇日余在楚北時

同僚靈寶許明府虎拜營改翰林口號一年事業惟公

會半世功名只早朝二句云終朝事業惟跑路畢歲功

名只站班又戲作聯語云寒城跑路滿面尖風古廟站

班一身明月蓋紀實也

重字

重字古作二今則從一乾隆中江西舉人姚近第二場

第四篇重字未經重寫磨勘官簽違式應議武進劉文

定公覆勘奏摺云此等本無應議明文第舉子決科墨

冷廬雜識卷四

法

義理宜詳慎不得與自作行草書札概從兩點省文且

在題字中如不按題紙重寫即應貼出除此卷照簽交

議並請

敕部明著為令俾共識遵循

一揮九制

宋劉原父做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子九人將下

直為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明劉主靜定之亦嘗一日

草九制筆不停書又中旨命製元宵詩內使卻立以俟

據案伸紙立成七言絕句百首原父論著流傳天壤而

主靜撰述無聞然明史所載章疏二篇義正詞嚴亦足垂不朽矣

金佗

吾郡金佗坊宋岳珂故里珂金佗粹編自序謂先王佩佗授於鄂不肖幸紹封舊封則金佗乃因封爵取義後遂以名其居按爾雅釋訓委佗佗孫炎謂佗佗長之美佗授之佗意蓋本此今俗皆作金陀似誤

李安遠

唐李安遠歷官潞州都督懷州刺史卒諡曰安道封遂

冷廬雜識卷四

五

安郡公諡與封叠犯其名史冊罕見

隋文帝廢長

隋文帝曰謂傍無姬侍五子同母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諍為亡國之道乃卒廢太子勇而立廣遂底滅亡則以聽婦言而惑佞臣也勇又多內寵于帝后之忌自啟毀階欲免於禍得乎

胡大海

保越錄述元呂珍守紹興拒明軍事甚詳時明首將為胡大海縱兵抄掠財物米穀婦女孳畜又發掘塚墓白

理宗慈獻夫人以下至官庶墳墓無不發金玉寶器相載而去其尸或實之以水銀面皆如生被戮斬汗辱者尤甚據此則宋之陵墓一發於元初再發於明初矣考明史胡大海傳大海善用兵每自誦曰吾武人不知書惟知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掠婦女不焚毀廬舍乃保越錄所載若此豈當日國史掩諱其惡歟

明公主郡主

明公主郡主無再嫁者即此可見宮幃禮法之肅視唐世迥殊矣

冷廬雜識卷四

五

劍

西溪叢話云歐公父墓表云回顧乳者劍汝於其旁曲禮曰負劍辟咎詔之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今按集中作劍汝而立於旁茅氏八大家本則作抱汝而立於旁抱字雖明顯易解不若劍字之典奧

韓陵片石

庚子山謂韓陵片石堪與共語蓋指温子昇所撰定國寺碑為高歡克爾朱世隆紀功也今觀其文辭采華綺殊乏風力其末云雖復高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水



固以傳之不朽終亦紀此無忘極意褒美至以天銷地  
淪相形措辭亦乖體要

范文正公子

宋令文有三絕子之問以文章起之悌以勇聞之慈善  
書各得父一絕范文正公之子各得其父一體仲子純  
仁得其德量三子純禮得其文學幼子純粹得其將略  
以視宋氏之子蓋遠勝矣

七月詩

七月詩八章章十一句而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之

冷齋雜錄卷四

注

體皆備詩中言一之日二言二之日三言三之日二言  
四之日二言四月一言五月二言六月二言七月七言  
八月六言九月六言十月五言三月闕則以蠶月代之蓋  
天時與人事相權而後調變之用精愛育之利溥也

宦寺

漢以後宦寺之禍史不勝書然亦有賢者如漢呂強北  
齊田敬宣唐楊復光後唐張承業宋邵成章明懷恩  
吉何鼎李芳陳矩王安簡冊褒稱美名著焉知人貴自  
立不思類之賤也

六駁

隰有六駁毛傳云駁如馬倨牙食虎豹陸璣疏云駁馬  
梓榆也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正義  
謂山有苞棣隰有樹槎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余  
謂非獨此也詩凡山隰對舉者七阪隰對舉者二南山  
北山對舉者五皆不言及獸可知傳之說未若疏之說  
為長

警枕

錢武肅王用警枕司馬溫公亦用警枕與王賢相勸勞

冷齋雜錄卷四

注

正相同也

柏梁臺詩

聯句長篇始於柏梁臺詩詩凡二十六句句各叶韻時  
來材故復二韻治之復三韻自大司馬迄上林令各就  
其職事言之至末二句郭舍人云齧妃女臂甘如飴語  
忽涉於豢東方朔云迫窘詰屈幾窮哉語又近於諧祝  
三代以前君臣賡和之作相去遠矣

方術傳

水經注引鄧德明南康記盧耽為交州治中元會至朝

化爲白鶴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履步騰爲廣州惡之  
以狀列聞遂至誅滅然則王喬之免鳥竟得天降玉棺  
百姓立廟何其幸耶後漢書方術傳語多怪誕蓋不免  
出於附會已爲葛洪神仙傳晚出之劉向列仙傳等書  
作濫觴矣

### 州箴

揚子雲十二州箴冀克青徐揚荆豫益雍關并交是也  
初學記所載多涼潤二州其潤州箴云廟鍾山孫陵  
曲衍江甯之邑楚曰金陵吳晉梁宋六代都興此皆漢  
以後事豈得謂子雲所作徐公碩儒當不若是之舛或  
其書爲後世妄人所增有是誤耳

### 史越王表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史越王辭免太傅作表欲用侵  
尋歲月七十有三未有對余有錫之父對以補報乾坤  
萬分無一王大稱賞謝似四六談塵又云呂成公求退  
表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乃出於李  
黃門邦直明楊儀明良記則又謂劉文成公作表用蹠  
跖歲月六十有三未有對高峰和尙對以補報乾坤萬

分無一

### 火浣布鳳首木火油

凡物遇火則焚而火浣布鳳首木等獨得火不燠又火  
油得水焰彌盛錢武肅王嘗用以勝淮師

### 父子精相術

唐袁天糊客師父子精相術明袁琪忠徹亦父子精相  
術琪相人往往因其不善導之於善從而改行者甚多  
技也而進乎道勝古人矣忠徹陰險與羣臣有隙卽緣  
相法於上前齟齬之術雖精不足稱也

### 冷廬雜識卷四

### 柳仲塗文

柳仲塗文近於艱澀蓋承五代散體之習力矯其弊意  
在於古其理高其意而文辭之工拙不暇計也其東郊  
野夫傳曰年始十五六學爲章句越明年趙先生指以  
韓文野夫遂家得而誦讀之滿是時天下無言古者野  
夫復以其幼而莫有與同其好者焉但朝暮不釋於手  
日漸自解之又昌黎集後序曰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  
至於今凡七年日夜不離於手始得其十之一二又再  
與韓洎書曰唐有天下三百年間稱能文者惟足下與

我兩家開之學為文章不類於今者餘二十年其學之專且勤如此宜乎倡一代風氣之先立言不朽也

陳壽不妄劾人

明刑部尚書陳壽為給事中時言時政無隱獨不喜劾人曰吾父戒吾勿作刑官易枉人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壽於成化時嘗劾去鎮守中官不檢者又劾萬貴妃兄弟及中官梁芳僉繼曉知其非竟不劾人也特不妄劾耳

輜重

冷廬雜識卷四

五

輜重有三解前漢韓安國傳顏師古注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蓋以輜重為兩車謂車以衣蔽之而載人重車則載物也釋名輜車載輜重臥息其中之車也輜廁也所載衣物雜廁其中也李善二京賦註引張楫云輜重有衣車也蓋皆以輜重為一車而一則謂人與衣物並載一則謂以衣蔽車而兼載人物也今人以輜重為行者載物之車是又於三說之外別著一說矣

韓侂胄函首至金

韓侂胄既死將函首至金黃度以為辱國倪思謂有傷國體樓鑰獨言姦兒已斃之首何足惜此君子一言以為不知也

愛惜士子

福建長樂梁敬叔觀察恭辰勸戒近錄云嘉慶戊午闈鄉試新城陳鑑亭觀以鹽法道在貢院頭門點名並監視搜檢有應試廣文懷挾一包裹兵弁搜得獻之陳公取包裹置坐右謂兵弁曰既有懷挾應再細搜兵弁乃重檢考籃等稟曰無之陳因目廣文曰既無懷挾汝不

冷廬雜識卷四

五

進去何待廣文乃領卷徑去而兵弁瞠視無一辭旁觀者皆稱頌不置夫科舉之搜檢前代即有之功令不得不嚴而奉行不可不存寬大之心以全

朝廷待士之體以養士子廉恥之原如觀察者可謂知政體矣後觀察官至倉場侍郎因憶嘉慶甲子科浙江鄉試阮文達公為監臨時事絕相類第一場點名時搜檢官某以士子懷挾之文字跪白於公公若為弗見也者某乃起置文字於案公取視之正色曰此舊帳簿也安所用之某惶惑退去公嘗謂僚屬曰士子入闈能帶

文字不能帶福命

國家嚴懷挾之罪在功令不得不然吾輩當仰體

聖主作人之意愛養為先何可任意苛求罔顧大體乎  
存心仁恕如此宜乎富貴壽考兼備一身也又道光壬  
午北闈仁和蔣侍御詩為科場巡號官有號役訐告某  
士子懷挾文字蔣謂若果懷挾則當搜檢時諸王大臣  
豈肯縱其入闈此必汝熾匿之物藉以挾詐耳立予杖  
責而逐之是亦能以愛惜士子為心者

喜雨志乎民

冷廬雜識卷四

民

道光丁未科新進士 朝考詩題喜雨志乎民語本穀  
梁惟江西萬良點明出處有勤民誌魯僖句以一等三  
名入詞林年已六十四

雙烈

嘉慶元年七月京師民崔升偕妻陳氏至杭州投親不  
遇無所得食同縊於西壁坊客寓錢塘縣令蔣重耀為  
葬於萬松嶺側且作判辭以立案其略云共處太平何  
至謀生無轉計良由狷介願甘駢首不求人雖匹夫匹  
婦之自經愚誠可憫然同死同生之大節理實無虧用

特捐廉卽為搆地掩茲雙愍遂其夫潔而婦貞錫以一

杯庶幾行成而名立仁和周南卿茂才三雙為賦雙烈  
行有云生則異鄉死同穴一貧致死長鬱結一死守貧  
真決絕錢塘江水表汝潔嶺上萬松表汝節殉名殉夫  
總一轍士與女兮視雙烈後土人於其墓傍立祠祀之  
大著靈應禱祀不絕先是乾隆時杭州有何氏子與隣  
女高氏有盟約高父母別為議婚女遂與何同時縊死  
仁和令唐仁植判令合葬謝語云目擊雙懸心憐其命  
民葬本由物則惟從一之足嘉王道原順人情尚有終

冷廬雜識卷四

民

之能正教必豫童牛之牯踰閑難責諸虫氓風或殊艾  
殺之歸節取弗遺於侗俗用捐廉精俸勸貞珉歌葛借  
孔雀之詞文梓起鴛鴦之塚庶幾連理長榮南國一杯  
承傍西冷一時傳為美談好事者競登其墓或攜楮帛  
奠之自崔墓興而何墓遂廢今并不能確指其處蓋崔  
之死雖不得云正命而夫縊婦殉義烈足風視彼何郎  
跡判貞淫固不僅以連理雙鴛供騷人之憑弔也吾友  
孫瀛帆茂才謂聞諸故老云萬松嶺畔向有匪人夜劫  
孤客俗稱打悶棍土人禱於崔祠屢顯靈驗由是宵小

潛蹤行旅獲安此外尚有驅虎逐疫諸蹟果爾則有功德於民其歷五十餘年而香火勿替也固宜

傳述易訛

雪浪齋日記以李太白詩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屬之歐陽公特以晚易人以王灣詩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屬之靈澈特以月易日以暮易舊又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徐師川詩也中州集則以屬之張公藥傳述易訛往往若是

民之父母

州縣署舊有聯云最防官折兒孫福難副人稱父母名語意警切嘉慶間秀水邑令某初至頗著仁聲士民贈以扁云民之父母未幾改操廣通賄賂或於其扁側題一聯云漫道此之謂誰知惡在其後被劾去

西游記

西游記推行五行之旨視他演義書為勝相傳出元邱真人處機之手山陽丁儉卿舍人晏據淮安府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謂是其鄉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吳承恩所作且謂記中所述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錦

衣衛兵馬司司禮監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此足以正俗傳之訛邱氏自有西游記見道藏

巖石帆詩

吾邑巖石帆明經光祿性耽吟詠文場久困益刻苦為詩尤長於五律如夜飲金養真肆耕草堂云回首平生事為歡只友朋深村涼夜酒細雨草堂燈舊侶稀堪惜吟懷老倍增一尊共相賞此外復誰能秋夜云忽又流光換飄蕭鬢已殘浮生垂老易盛世見才難河漢影相隔梧桐陰自寒西風動瑤瑟幽怨不禁彈格老氣蒼不

冷齋雜識卷四

序

墮凡近斷句如靈巖云春深吳苑樹煙鎖太湖山贈鐵隱上人云禪心窗外菊詩意畫中山舟泊吳興云細火橋邊市疎鍾郭外山三押山韻皆妙

青腿牙疳

咸豐乙卯年吾里皇甫湘山上舍岷患牙齦腫爛兩腿青脹其勢甚劇諸醫不效烏程溫醉白口診之謂病名青腿牙疳不必服藥惟食馬乳可愈如其言一月全愈又一戴姓婦人病證相同亦食馬乳得痊按此證見於御纂醫宗金鑑八十四卷外科門長洲唐笠山大烈所

著醫官博覽論曾述及之吾鄉罕有此證醫家知此者亦鮮矣

馮侶笙詩

南海馮侶笙明府錫鏞豪於詩官太平時與錢塘范春船學博元偉論詩甚契吟筒往還無虛日所刊于滬集二卷乃捧檄采銅滇南紀行之作也五言善寫景七言善寫情如確子窰道中云亂山圍故壘老木臥殘垣黔陽雜詠云天驅三伏盡地割萬峰開留別太平士庶云身如遊客忘程遠情在蒼生惜別多秋日偶成云酒綠

冷廬雜識卷四

悶酌翻難醉棋爲愁敲更易輸蒼梧留別鄧星槎云與我相同惟宦况羸君如許是鄉愁皆爲集中警語

竊人之書

竊人之書爲已有自昔已然如虞預之竊王隱郭象之竊向秀何法盛之竊褚生宋齊邱之竊譚子是也元明以來如吳澄三禮考注晏壁曾有之倪士毅四書輯釋胡廣等襲之唐汝詢詩史顧正誼據之張自烈正字通廖文英攘之張岱石匱書谷應泰得之改名明史紀事本末近代王尙書明史稿實萬季野所繕也傳觀察行水金鑑實鄭芷

哇所撰也王履泰畿輔安瀾實戴東原所著也此皆彰彰在人耳目者

轉敗爲功

宋與金議和种師道勸欽宗乘金師度河半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後患比京師城破欽宗思其言嗟痛之元兵圍襄陽危急汪立信說賈似道選兵五十萬沿江距百里而屯刀斗相聞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似道不從元師遂渡江深入伯顏知立信之策歎曰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明李自成陷山西蒯濂總督王永吉請撤甯

冷廬雜識卷四

遠吳三桂兵守關門選士卒西邊寇卽京師警旦夕可援給事中吳麟徵力主其說輔臣陳演魏藻德謂無故棄地二百里不可麟徵復爲議數百言六科不署名獨疏昌言不省比賊勢日偪帝悔不用麟徵言旨下永吉而已無及矣此三策者皆可轉敗爲功而乃以淺見汎之卒底於亡是豈得僅諉之天命哉

撰述傳信

蔡中郎自言爲人作碑未嘗不有歎容惟爲郭有道頌無愧韓昌黎文劉父護之爲諛墓虛辭悅人知賢者亦

不能免嘗觀尹河南劉彭城墓誌云某謨述非工獨能不曲迂以私於人用以傳信於後故敘先烈則詳其世數紀德美則載其行事稱論議則舉其章疏無溢言費辭以累其實此則所謂修辭立誠可為撰述者法矣

討武嬰檄

任昉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云陵土未乾訓誓在耳路賓王討武嬰檄演作四句云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士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可謂善於脫化

石敬瑭杜重威

冷廬雜識卷四

石敬瑭為李氏婿乞師契丹以滅唐杜重威為石氏婿乃亦降契丹以亡晉天道之不爽若是

單傳

漢揚雄五世單傳童烏既沒繼緒無人周繼自曾祖父揚至魏孫恂六世單傳皆知名此後不聞有濟美者孔子之子伯魚七傳至鮒始有弟子襄以上俱單傳迄今胄裔繁衍英彥世出蓋盛德之後積久益昌非常人所能竝也

夏山如怒

郭熙論畫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暉平叔格改如滴為如怒竊謂暮雨後之景滴字為勝若當時呆炎赫之時怒字尤肖其真詩云夏雲多奇峰蓋亦於怒字意為近

秋鴻館詞

杭州武林門內天后宮棟宇宏敞雖在城市境極靜僻余已亥秋曾寓居於此北廂之壁有丁見堂諸君題詞讀之想見當時文藻之盛恐日久湮廢備錄之以貽同好秋鴻館詞調寄滿江紅并序西湖勾留有年矣秋九

冷廬雜識卷四

月同人畢集窮筵蠟股酒樓禪榻游必竟日聚必卜夜會合之樂得未曾有入冬將各散去金谿補官北上選樓赴維揚小茗歸棲水丹生返棊東九能歸吳興春穀入都門曬泉與余歸禾中念良會之難再相與倚聲作者有七湖山戀人蒼然雲表朔風初厲遠懷何如嘉慶戊辰十月既望丁子復識鴻影連江卻都被西風留取肯浪擲爪痕點點秋光輕負一月閒心鷗外遠兩湖清響尊前有悵臨風何處覓坡翁頻搔首 殿不折穿雲走船不繫搖風久向亂泉聲裏禪關徧叩坐到南屏鐘

動處飽看西子妝成後問青山別後倚晴空相思否嘉興

丁子復橫笛江城又攪起離愁千斛乍傾倒同岑小住

濁醪共漉夕照峰頭高下展秋聲樹裏東西屋恁更關

不厭把新詩三過讀誰挑得蕉林鹿誰認取柯亭竹

嘆匆匆分手雲龍難逐風月且談今夕事升沈莫向君

平卜唱驪駒寒色上征衫腸迴殺仁和王崇本驪泉秋廣無多

掃敗葉不容停着恰意外萍踪三兩湖山樓泊名字蚤

從香國飲性情別向塵樊鑿倚疎狂一例結苔苔誰繩

削英靈氣王郎研圓妙想都陽誰儘瀾翻肩陷總諧

冷廬雜識卷四

半鐸襟上酒痕淒似雨江邊帆影閒於鶴繞天涯何處

乏新知非昨開化戴敦元金谿鳩叫霜寒已看到六圓月

天付與湖山詩酒一時清絕攜屐頻來今舊雨對床莫

辨雲泥客况連朝放棹豁雙眸楓林色燕臺路風塵

隔鴛湖畔煙波濶問茫茫後會者番堪惜我向西州應

慟哭時得東人過北郭傷離別待重逢何處續前游

尋鴻跡錢塘王槐丹生如此湖山能幾度良朋勝游纔盼到酒

香菱熟已是殘秋舊雨聲消黃葉路新寒夢醒白蘋洲

正風前一笛弄淒清人倚樓婁東水家尚浮竹西月

客還留更蹇驢衝雪遠度蘆花叢菊怕沾羈旅淚疎揚

難結別離愁把片情且付與煙波隨去舟仁和李

霜風吹落葉敲窗如雨頻喚酒燒殘紅燭已經幾度杯

底破除千載恨城頭留戀三通鼓約明朝小艇更看山

西泠路歡娛事元無數別離恨長終古算雪鴻萍水

且休回顧此去諸公須愛惜後來我輩休塵土再十年

重與證前盟歸安殿元照修能棹入西泠暢好是秋光

濃候合便把杖頭錢挂聯來吟袖花港盡船人去遠蘋

洲漁笛吹來又廣空狂懷抱未消除還如舊南屏路

冷廬雜識卷四

尋僧走萬峰頂攜樽就愛吟詩聲裏晚鐘清透好句欲

分紅葉艷遙岑已共黃花瘦奈鞭絲搖動各天涯分襟

代州馮振孫春穀

張孝廉

嘉興張孝廉昌衡英才卓犖人皆以大器目之嘉慶丙

子秋試中式揭曉後數日即卒一月間連喪其子女妻

亦自縊以殉惟一老母存焉其同年平湖高孝廉一詩

慟以詩曰仙才合守舊青瑣悲榜生平欠宿緣怪爾文

光騰萬丈一時冲破玉樓天連理枝開頃刻花傷心最



是折蘭芽獨拋白髮燈前坐地下依然聚一家令人不忍卒讀

郎蟹

安吉郎蘇門觀察葆辰畫蟹入神品人皆寶貴之稱為郎蟹自題詩亦多佳者錄其七絕二首云秋來不減持螯興願學東坡守戒難聊借硯池無數墨寫生且作放生看橙黃橘綠稻花疏盃酒雙螯小醉餘若使季鷹知此味秋來應不憶鱸魚

吳澹川詩

冷廬雜識卷四

尾

秀水吳澹川明經文溥詩品高遠阮文達公謂為兩浙詩人第一著有南野堂詩集五言如桐影方流月琴聲不見人鶯啼春去後客到雨深時江湖多落木風雨急歸舟暮雨啼禽緩殘春過客稀峽雲開曉色關樹老秋聲鳥飛風未定人語月初生別浦流春水閒門落古花七言如并州雁到楓初冷江上人歸橘又黃青山獨行路不盡白日欲暮春無多一笑身家書卷外半生心事酒杯閒皆清逸出塵吳自言幼嗜吟詩三十歲而成癖寢食都廢嘗有示兒詩云秀才衣鉢傳三世選佛功名

隔一塵除卻驚人詩句外平生事事不如人可想見其用力之深矣

六舟僧

杭州近日詩僧首稱海甯六舟達受工草書墨梅尤精金石篆刻得懷素大小草書千文墨蹟鉤摹上石賦詩紀之有自喜不貪缸面酒莫教蕭翼賺蘭亭之句阮文達公稱為金石僧江夏陳芝楣中丞鑿嘗延主吳門滄浪亭畔大雲菴婺源齊梅麓太守彥槐贈以聯云中丞教作滄浪王相國呼為金石僧後又主西湖南屏方丈

冷廬雜識卷四

長

厭酬應之煩退居海甯白馬廟吟諷自得人皆重之

張解元詩

嘉興張叔未解元廷濟家居新篁里嗜奇好古自商周以來至近代凡金石書畫刻削髹飾之屬無不搜聚構清儀閣藏之各系以詩其題黃文節公書新篁臂閣自注竹高八寸二分闊二寸四分字高三寸三分闊二寸二分嘉慶辛酉從諸城相國所藏文節書劉賓客伏波神祠詩墨蹟摹得云誰鑄寒玉半規如兩字浩翁老筆餘存客臨摹須閣學此君擡舉自中書鏡前萬畫蠅頭細窗外千竿鳳尾疏為喜嘉名符小里愛渠吾亦愛吾廬袁永之

北征圖 絹本橫卷高六寸七分長二尺五分陳道復畫  
前有祝京兆題北征二大字後有祝京兆王雅  
宜文壽承彭寅父顧華玉錢貴湯子重湯子鳳陸芝王  
國金元賓袁邦正袁尚之袁補之袁典之諸題詠  
靖四年乙酉科袁永之袁領應天鄉薦云匹馬有臺賦  
第一此其入都時諸友人送行作也

北征旗亭楊柳故交情文章門第傾耆舊風雨河橋夢  
弟兄早歲應須成富貴傳人何必薄功名十年三上長  
安道愁聽陽關疊幾聲筆意清俊兼饒情味

志書

國朝志書如平湖陸清獻公隴其靈壽志不登寺院黜  
異端也不載坊表尙開修也不及前人文字之彰著者

冷廬雜識卷四

房

如樂毅報燕王書之類欲人博求之典籍也體例最嚴  
會稽章實齋學誠作永清志敘例有云近人輯志藝文不  
載書目濫入詩文雜體因力爲釐正別具文徵其識亦  
卓近時烏程紀石齋磊震澤沈退甫眉壽作震澤鎮志  
以列女載流寓釋道之前亦足矯流俗之弊

秋鳥

吾鄉土產秋鳥味絕鮮美出乍浦陳山居康僖公墓當  
是日日本國所產秋來春去初至剖其腹猶有青椒大者  
名載毛鷹亦曰鷓鴣中者花鷄小者鑽雞詳載沈季友

橋李詩繫附考此物惟宜碎切豕膏和糖霜椒末漬以  
酒釀蒸食或細切調雞卵蒸食亦佳有苕西人購數瓶  
歸家炙啖之枯勁無味詫爲不佳盡棄其餘傳以爲笑

吳江郭頌伽明經磨嘗與諸名士賦秋鳥詞一時推爲  
絕唱其詞云荒林落照認宰樹蒼茫一羣鷺噪纖纖鳴

絃已有弋人尋到陶村馬曠披絲好算總輪酒邊風調  
蜀薑鳴釜吳鹽點雪櫛瓶開了 問何事輕離海嶠有

綠衣同戲紅椒堪飽萬里頭顛來博樽前人笑雲羅滿  
地西風早想江湖騫雌多少料應夢斷蠻天一角暮煙

冷廬雜識卷四

房

孤島 調寄桂枝香

祖德

多石公幼時卽爲愚汀公所鍾愛乾隆丁酉登賢書愚  
汀公已不及見秋畦公作詩示多石公日記否垂髫日  
桑榆祖暮齡陶潛歸乞食伏勝老窮經願汝扶鳩杖呼  
子過鯉庭與宗期此子倚枕重丁甯風木增吾痛思親  
涕泣然一官邀薄祿十載隔重泉清白遺家訓丹鉛記  
手編勉旃懷祖德從此著鞭先多石公晚年每一誦之  
輒爲隕涕不已

天時

立春後五戊為春社立秋後五戊為秋社芒種後丙日起  
起霉小暑後丙日斷霉夏至後一日起時三月初時五  
日二時七日未時必有南風逾旬方止謂之起趨風即  
蘇詩所謂萬里初來舶趨風也夏至後三庚起伏為初  
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冬至日起九九九  
八十一日大寒後逢戌起臘立春日止有謂春分秋分  
後戊日為社夏至後五庚為末伏者非也

酒令

冷齋雜識卷四

四

蔡寬夫詩話謂唐人飲酒必為令有舉經句字相屬而  
文重者曰火炎崑岡乃有土圭測景酬之此亦不可多  
得也云云余嘗與友人宴飲效此為令僅得二句曰山  
出器車日一二臣衛

費宏

費宏三人內閣其卻錢甯拒宸濠忤張璁桂萼峻節卓  
著無愧名臣惟大禮之議第署名公疏未嘗特諫不得  
與楊廷和蔣冕毛紀石珩等以直言去位惜矣

焉

焉字古有以為發聲者如禮三年問焉使倍之周禮秋  
官之屬行夫焉使則介之荀子非相篇焉廣三寸鼻目  
耳具而名動天下淮南子時則訓天子焉始乘舟是也  
當塗徐位山徵君文靖作之乎者也矣焉哉語助七字  
詩十四首引據浩博惟焉字語助當作尤虔切而詩中  
多用於虔切者如焉支焉逢焉見焉知焉甘之類蓋以  
作尤虔切者搜索尤艱也然荀書獨未引及殆偶遺之  
歟

寡能克衆

冷齋雜識卷四

四

段會宗以三十弩至昆彌所手劔擊殺番邸傅介子以  
二壯士刺殺樓蘭王薛萬均以死士百人走寶建德二  
十萬騎王君廓以十三人破賊萬馬璘以五百部士敗  
史朝義師十萬李存孝以十八騎拔洛陽劉整以十二  
人取金信陽城岳少保以五百騎破金兵五十萬寡足以  
克衆惟智勇兼備者能之否則行險輕進鮮有不敗者

公

父稱子為公見鼂錯傳君稱臣為公如漢文帝稱田叔  
武帝稱車千秋等史不勝書至宋哲宗時宦者朱用臣

證議有天子念公之勞久徙於外之語措詞尤失體

史記複見之句

史記複見之句往往有更易其字者如商君列傳家給人足平準書貨殖列傳則云人給家足楚世家三年不蜚蜚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淳于髡傳則云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秦始皇本紀飯土掘廢土形李斯列傳則掘作隄形作鋼自序則云食土簞啜土刑至高祖本紀自序皆云撥亂世反之正而自序有云匡亂世反之於正留侯世家運籌策帷幄中贊

冷廬雜識卷四

云夫運籌策帷幄之中一篇之中亦自不同

兩浙翰軒錄

阮文達公督學浙江時哀集十一郡

本朝已故名人詩為兩浙翰軒錄凡三千一百三十三人詩九千二百四十一首胡書農學士之尊人蔣唐上舍濤古歡書屋詩亦采入錄中學士賦詩以誌云天教浙水啓龍門文士泉臺盡感恩一代登樓操選柄千秋覆瓿慰吟魂家無專集名難假才偶同時例不存條例無專集及生甲乙編排微意在續修留待後賢論國風凡詩右者不入選

從此補三吳尚有幾城未抵無一品集繁存爵里條例公鉅卿集足單行者祇選四靈家小輯江湖藝林採備有闕出處數詩以存梗概他年志詩派分添此日圖感極樗材荷培養更蒙摺拾到潛夫

葉杏堤

同邑葉杏堤茂才文照篤志好學家貧授徒為生晝晝館課夜乃自課恆達旦不寐每應試被放輒哭泣數日目為之腫常云若得登科錄中題名雖死何憾竟以力學得疾卒年未及三旬其友徐瘦生茂才照挽之云一

冷廬雜識卷四

生祇為名心死六極惟將惡字除語甚沈痛葉作小詩亦有致會記其春雨遺閣一絕云陣陣風吹密雨斜薄寒簾幕濕陰遮空庭盡日無人到獨倚闌干數落花

高伯平

墓誌銘每乞顯者為之多飾說不可信吾友高伯平明經均儒自為妻墓誌銘手書命其子行信篆額并刻語獨簡質銘辭尤真擊動人間高均儒妻姓陳氏秀水人父諱耀母氏畢妻以嘉慶十七年十一月戊寅生九歲喪父十三歲字均儒即就育于吾母明年妻母卒及明

年母命成昏禮越二十有七年而妻卒時為咸豐二年四月壬午年四十一子行忠行信行篤行信嗣從兄細儒女玲字孫慶豐三瓊殤今卜於四年正月辛丑從吾母葬于海鹽縣元保山先兆之側辭曰之子歸子方笄兮吾母顧之而尤憐予孤寒以客游兮恆千里而經年歲時歸省晨昏兮母謂婦職之罔愆泣思吾母之慈愛兮彷彿猶聞乎斯言即斯言以銘幽分已足禔之子之賢伯平先世由閩徙浙今隸籍秀水游清江最久楊至堂河帥以增重其學行與訂忘分之交屬校刊書籍甚多

冷廬雜識卷四

聖

藥忌

吳江徐靈胎徵君大椿謂醫藥為人命所關較他事尤宜敬慎今乃眩奇立異欲駭愚人耳目將古人精思妙法反全然不考其弊何所底止略舉數端以示儆戒人中黃腸胃熱毒偶有用入丸散者今入煎人中白飛淨藥若煎服是以糞汁灌人而倒其胃矣人中外末溺汁灌人矣鹿茸糜茸俱入丸藥外症痘症偶入煎人以治熱毒時河車臍帶補腎丸藥偶用今入煎臍帶病腐腸而死大寒傷胃前人有用一二匙治陽明熱龜腸代之水毒今人用一碗半碗以治小兒死者八

九蚯蚓痘症用一二條酒沖已屬不與今蜈蚣蟻蟻皆用三四條大毒大寒服者多死蜈蚣蟻蟻皆極毒之物用者多石決明眼科磨光鹽今亦以此法入白螺殼煎此收濕藥亦入雞子黃此少一切煎劑何義煎劑其味何在蘇引經之藥燕窩海參淡菜鹿筋丑筋魚肚鹿尾此皆今無病不用燕窩海參淡菜鹿筋丑筋魚肚鹿尾此皆不入藥劑必須洗浸極淨加以薑椒葱酒方可醋炒半入口今與熟地麥冬附桂同煎則腥臭欲嘔醋炒半夏醋煨赭石麻油炒半夏皆能傷肺令橘白橘內筋荷葉邊批杷露查核扁豆殼此皆方書所棄今余按徐氏所指誠切中要害惟海參淡食最能益人嘗有食之終身而康強登上壽者惟不宜與熟地等藥同煮耳又批杷露治肺熱咳嗽效頗速似不當在屏棄之列

冷廬雜識卷四

聖

世其道德

昔人謂古之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氏宋有呂氏韓氏明有孫氏然袁之有術柳之有際韓之有侂胃實為門戶之差此皆在於季世殆因乎國運歟

朱辨香詞

山陰朱辨香同年守方才藻絕俗登第後還下世嘗於秋夜枕上戲詠聲字用獨木橋體作醉太平詞十二

解殊有別情漫錄於此高槐怒聲修篁恨聲蕭瑟葉墮  
 堵聲破牕兒紙聲 沈沈鼓聲寥寥磬聲小樓橫笛聲  
 聲接長街柝聲 鄰狗吠聲池魚躍聲啾啾獨鳥棲聲  
 竹籠鵝鴨聲 蟲娘絡聲狸奴趕聲牆根蟋蟀吟聲又  
 空梁鼠聲 重門喚聲層樓應聲村夫被酒歸聲聽雙  
 扉闔聲 蘭牕剪聲芸牕讀聲婦閨少婦吞聲雜兒啼  
 乳聲 啁啾曬聲喃喃夢聲啾啾小女嬌聲有耶娘惜  
 聲 盤珠算聲機絲織聲松風隱隱濤聲是茶爐沸聲  
 風鳴瓦聲人離坐聲窗盤叩響連聲想殘煙管聲  
 冷廬雜識卷四  
 床鈎觸聲窗鏤蕩聲簷前玉馬飛聲似丁當珮聲 空  
 堂颯聲虛廊颯聲花陰濕土蟲聲作爬沙蠅聲 遙聲  
 近聲長聲短聲孤衾挨到雞聲盼晨鐘寺聲  
 君  
 君尙書稱辟稱元后稱皇帝詩經稱天子禮記稱后王  
 戰國策稱陛下史記稱上稱巨公漢書稱朝廷稱天辟  
 稱至尊稱聖上稱縣官後漢書稱上帝稱天公獨斷稱  
 天家稱大家稱官家三國志稱明上魏晉六朝時稱官  
 稱殿下後魏稱皇上左傳稱若天北史稱大尊唐時官

中稱宅家唐語林稱崖公  
 父  
 父爾雅稱考戰國策稱公列子稱家公史記稱翁韓詩  
 外傳稱先生廣雅稱娶爸爸翁方言稱俊晉書稱大人  
 魏晉六朝時稱尊陪而紇傳稱多北史稱郎北齊書稱  
 兄兄舊唐書稱哥古詩稱耶閻俗稱郎罷關東稱罷罷  
 吳俗稱老相又稱爺爺稱阿伯北方稱老子江州民稱  
 大老韓昌黎祭女孀文自稱阿爹周易稱父母為嚴君  
 今則專以稱父矣  
 冷廬雜識卷四  
 母  
 母爾雅稱妣詩經稱母氏廣雅稱媼媼媼媼姐姐金史  
 稱阿婆古詩稱娘李義山作李賀小傳稱阿嬭漢書稱  
 嫡母為民母北齊書稱家家漢書列侯子稱母為太夫  
 人陸放翁家世舊聞稱庶母為支婆  
 疾風知勁草  
 猗覺寮雜記云疾風知勁草有五事謂後漢王霸南史  
 庾仲遠唐蕭瑀裴諝李絳也按隋書楊素傳素平漢王  
 諒帝手詔勞素云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

臣公得之矣蕭瑀傳所云太宗賜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當本於此

畫狀元

唐岱號靜巖滿洲人官參領工山水

聖祖御賜畫狀元見胡書農學士

國朝畫院錄

煮人獄

霍邱范二之為某媪贅婿逾年忽不見范父訟於官縣令王某雇乳婦為媪同村人問以媪婿事曰聞之鄰家

冷廬雜識卷四

完

知以姦被害王信之嚴刑拷訊范某氏供與義兄韓三有姦恐敗露共殺范二之剉碎其骨煑化其肉以滅迹韓三與媪供皆同旋於其房後檢得碎骨定案達府犯供翻異府以碎骨為證犯謂是牛骨非人骨也府不聽遂達臬司時秉臬者為夏邑李書年少保鞠之供如前惟犯無戚容供詞太熟疑有冤反覆開牘得問曰死者肉煑骨剉固已肺胃肝腸等物何在耶復以是訊之犯皆愕然供各異詞公曰是真有冤矣遂停鞠以待越半載突有人至臬司大堂哭喊問之即范二之也因負博

進他道探知家難特來前冤獄因是得解使因犯無翻供定案申詳立殺三命則院司得重咎府縣且擬實抵

一時無不服公之識并謂有盛德者必有厚報是時公

年五十餘尙未有嗣次年舉一子名曰銘皖以地誌也

後又連舉數子公中乾隆庚子進士銘皖中道光庚子

進士公年八十餘重遇 恩榮宴父子相隔六十年作

同年為

熙朝之盛事始天佑之以彰平反鉅案之德也乎公從

弟檢齋大台道融疆恕堂文稿記此事甚詳因節其略

冷廬雜識卷四

完

為世之司獄者告

湯火傷方

鏡花緣說部徵引浩博所載單方以之治病輒效表弟周蓮史太史士炳為余言之因錄其方以備用余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藥在台郡時求者甚眾道光癸卯夏有患湯火傷偏身潰爛醫治不效來乞方藥檢閱是書中方用秋葵花浸麻油同塗時秋葵花方盛開依方治之立愈乃采花貯油瓶中以施人無不應手獲效

李司馬

羅江李石亭司馬化楠以進士宰餘姚有循聲復攝平  
湖縣事前令某七年積案三千有奇司馬計日定程早  
午晚決訟各數事縱民觀聽三月盡理民爲之語曰雪  
霧七年三月見天嘗言居官有六字訣眼到身到心到  
行政以仁愛爲主不輕勾攝曰堂上一點殊民間數點  
血也乾隆壬申分校浙闈得嘉興李虹舟祖惠卷呈薦  
主試李鶴峯宗伯因培遂定爲元榜發知爲浙中老宿  
宗伯賦詩慶司馬得人云吾宗有墨綬岷峨發精英乍  
如得荆璞價重十二城遺我共欣賞古色果崢嶸司馬

冷廬雜識卷四

和云兩浙文才藪此卷超羣英想見腹便便何處擁百  
城席奪五十重意氣猶崢嶸

鄭笏君詩

烏程鄭笏君孝廉祖球高才短命其弟夢白中丞哀遺  
詩刻爲紅葉山房集佳句如過清涼寺云危石下秋瀑  
幽篁深夕陽清漁云魚飛挾風力湖黑勁雷聲入菁山  
云四圍半僧寺一徑萬梅花獨對亭夜坐云絕壁松濤  
晴亦雨空山蟲語夏如秋表忠觀云魂魄猶思造南宋  
文章何幸遇東坡古壁云畫像陰森神鬼守詩題漫漶

姓名虛語皆警特

葛壯節公

山陰葛壯節公雲飛爲定海總兵以父憂去官逾年嘆  
夷陷定海大府以書屬公墨經從軍事公方督耕田間  
卽趨歸白母母張太夫人日金草無避汝受

國恩厚行矣勿復疑遂詣鎮海請盡出勁兵扼金雞招  
寶兩山間又以計俘夷軍師安突得夷大驚擾公設計  
請乘機收復巡撫烏不能用已而有通市之議大府命  
公率所部往收定海而以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

冷廬雜識卷四

總兵鄭國鴻帥師協守時道光辛丑二月也公以南道  
頭空曠增築土門又請自竹山門至摘箬山徧列礮臺  
治後曉峰嶺築礮臺以杜侵越小竹山門下塞其江路  
對土城諸島均置防守使夷舟不得近謂必如是則定  
海可固督師裕謙以費辭則請借三年俸廉興築督師  
怒曰是挾我也堅不許八月夷再犯定海衆二萬餘我  
兵合三鎮僅四千飛書大營請濟師督師疑其張大戒  
死守毋望援公苦戰六晝夜日僅啖數餅耆老有煎菘  
以進者公投諸水與衆共飲之士卒皆感奮成戍天大



霧夷全隊逼土城公聞風帆海水聲知夷艦將至礮擊  
焚之夷倏遁分道攻曉峰竹山曉峰無礮夷眾奪間道  
上并攻破竹山門遂下薄土城時土城兵分守他所麾  
下僅二百人公率以拒敵持短兵奮呼而進殺戮無算  
至竹山門方仰登一酋長刀劈公面去其半血淋漓徑  
登酋賊乃以礮背擊公洞胸穴如盤前後四十餘創遂  
卒定海義勇徐保夜跡公尸於竹山門雨霽月微明見  
公半面宛然立崖石上兩手握刀不釋左一目睽睽如  
生欲負之行不能起拜而祝曰盍歸見太夫人乎負之

冷廬雜識卷四

四

起乘夜內渡大吏護公喪還山陰張太夫人一慟而止  
曰吾有子矣時王鄭二總兵皆死難而公死尤烈事聞  
上悼甚賞加提督銜世廕騎都尉又一雲騎尉賜長子  
以簡文舉人次子以敦武舉人子諡壯節附昭忠祠且  
立專祠以祀

御製祭文云朕惟良臣蹇蹇昭大義於匪躬鉅典煌煌  
沛鴻恩於賜卹唯忠貞之克篤斯褒予之重申爾原任  
浙江定海鎮總兵提督銜葛雲飛識遂鎔鈴律嫻步伐  
初膺甲第旋攝水師薦膺屢登不愧干城之選崇階洊

陟疊邀綸綍之榮邇以螻怒當車蛙鳴自井念兵戎之  
未靖資驃騎之先驅叱咤風雲施壯士天山之箭超騰  
矢石帥丈人地水之師同仇者一德一心賈其餘勇連  
戰於六書六夜誓不空還軍鵝鶴而皆驚賊鯨鯢而待  
掃方謂金精氣壯離披麾下之塵何期石鼓聲沈倉卒  
矛頭之慟忠魂不返毅魄猶馨覽奏心傷為之涕實界  
殊恩更及其子式煥漸綸命大吏常恤其家重頌內帑  
秩均一品義設專祠於戲鼓聲思將帥之臣易名兩字  
俎豆視功宗之禮炳節千秋靈如有知尙其歆格

冷廬雜識卷四

四

天語褒忠至優極渥同時避敵倖生之臣讀之當益滋  
愧矣

郭參政詩

長洲郭參政諫臣明史無專傳其發嚴氏姦狀事附見  
林潤傳中有詩集四卷鈔入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具載本末而朱竹垞太史明詩綜  
沈歸愚尙書明詩別裁皆未采入今錄四首於後秋日  
都門送別有感云爲送南歸客翻憐北駐人白雲凝望  
遠華髮共愁新落日湖邊橋秋風江上葦何時返初服

吾亦任吾真夜宿儀真公館云風色曉來定濤聲聽漸  
平大江當縣繞片月向人明柏府寒鳥集松階夜鶴鳴  
沈吟燈下坐多少別離情柳枝詞云河橋青樓幾窺春  
淡著煙光別樣新留卻長條休浪折春來多少遠行人  
送王司業同年北上云江上西風動客旌故人相對眼  
俱青一杯贈別休辭醉世路於今畏獨醒又斷句蘆岸  
近沙頻下雁漁村隔水遠聞雞十里暖煙迷竹塢一篙  
春水沒魚梁皆清逸可詠

何小山詞

冷廬雜識卷四

聖

青浦何小山上舍其章精醫術尤工倚聲著有七榆草  
堂詞後其兄書田茂才其偉刊行於世子最愛其題  
西溪漁隱圖菩薩蠻云玻璃冷浸蓮湖月鱸魚風起秋  
波瀾流水繞漁村蓼花紅到門言尋樓隱處客向煙  
中去疏柳挂斜暉扁舟猶未歸送春和朱淑真韻蝶戀  
花云一寸柔腸愁萬縷才得春來又送春歸去借問東  
風和柳絮卷將春色歸何處打起枝頭雙杜宇聽到  
聲聲總是淒涼意告愁落花不語西樓日暮瀟瀟雨  
一寫景一寫情各臻其妙

海螵詩

詠海螵前人罕有佳句開泰徐新齋觀察同年之銘詩  
獨擅長如七層塔湧螺紋細九山珠穿蟻穴勻高簇犀  
痕羅剝齒小盤蠶樣釋迦頭皆新警奪目

倒用印

段秀實取姚合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以追朱泚所  
遣之兵令言時為將軍是以司農印詐為將軍印也五  
代史周本紀倒用留守印李崧傳倒用都統印則皆偽  
作詔書而以印詐為天子璽矣蓋當軍興擾亂之頃故

冷廬雜識卷四

聖

得假以紛眾耳

周南卿詩

周南卿茂才幼以神童名嫻吟事家貧客游足跡半天  
下所至名公卿爭迎之著有抱玉堂詩集斷句如送鄭  
漁帆司馬得告還里云才子偶將官作達高人多以病  
為名三十初度云家累催人兒女大名場責我友朋多  
挽吳數人祭酒云湖山氣併文章秀天地恩容出處寬  
語皆俊拔

長人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左傳杜註謂長三丈公羊何注謂長百尺穀梁范注謂長五丈四尺據國語仲尼稱誰僥長三尺大者不過數之十自當以杜說為正按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夏默乞活人護磨那胡人申香奄人皆長一丈八尺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殆即長狄之種類歟

高斗樞

明崇禎初鄧高斗樞為長沙兵備副使時上寇蠶起長沙止老弱衛卒三百城庫雉堞盡圯斗樞至建飛樓四

冷廬雜識卷四

卷四

十大修守具臨監賊艘二百餘抵城下相拒十餘日卻去尋擊殺亂賊劉高峰等撫定餘衆十四年進按察使移守鄖陽即被寇且十載屬邑有六居民不四千斗樞至甫六日張獻忠自陝引而東斗樞與知府遊擊等分扼之戰頻捷賊不敢犯十五年至十七年李自成四攻鄖卒不克而去當是時湖南北十四郡皆陷獨鄖在夫以如是之才僅使局守偏隅而庸劣如熊文燦楊嗣昌輩轉握重兵以討賊安能免於債軍誤國哉

明崇禎朝相

明崇禎朝五十相文震孟最賢入閣三月遽罷而奸如溫體仁輔政乃至八年之久是猶病劇而投以峻劑之劑欲不亡得乎

王紹宗

王紹宗寫書三十年庸足給一月即止不敢贏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劫之不肯赴幾為所殺後事武后官至秘書少監乃與張易之兄弟交結見廢始樹介節而終墮令名則以不能擇人故也

王僉事

冷廬雜識卷四

卷四

明崑山王僉事志堅窮經辨志有古儒者風官南駕部時雅不欲以游閒談讌把玩日月而又謂隨俗詩文徒以勞神諱世非有志者所為乃要諸同舍郎為讀史社九日誦讀一日講貫移日分夜兀兀如諸生時少閒借金陵焦氏藏書繕寫勘讐盈箱堆几嘗賦懷李長蘅詩曰一編餘故篋字畫麻姑細彷彿共丹鉛深夜重門閉誦之可想見其居官况味凡為閒曹者當以僉事為法庶幾術業不分而身名俱泰也

山濤王戎

山濤之稱王衍也。以爲何物老嫗生甯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王戎則以爲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褒貶懸殊。卽此可判二人優劣。而晉書乃謂戎有人倫。識鑒噫過矣。

### 玉堂

漢玉堂乃天子所居。又爲嬖倖之舍。文翁立石室曰玉堂。則又爲講舍。宋學士院有玉堂。太宗曾親幸。又飛白書玉堂之署。以賜蘇易簡。歐陽公詩云。金馬竝游年最少。玉堂初直夜猶寒。自是玉堂遂專屬之翰林。

### 冷廬雜識卷四

王

後漢書司徒王况。况王音肅。在中畫之上。今世所行汲古閣本。誤刊作玉。王工亦从王。說見正韻。而正字通駁之。今坊本皆、在中畫之下。道光乙巳會試第三題。至於治國家四句。

御筆書王人之王獨、在中畫之上。可以正流俗之譌矣。

### 太上感應篇

元和惠松厓徵君棟太上感應篇箋注引願歡堂誥以

爲太上者太古上德之人。是書乃修真者述太上之旨而爲之。尙德者用茲無悔。乃君子之光。背義者以此思憂。實小人之福。是以昔人表而出之名。曰感應。余按太上感應篇著錄於宋史藝文志。其言禍福與聖人餘慶餘殃之旨。同注者多人。惟徵君所箋闡發精深。敷陳古雅。其體有散有駢。有韻語。要皆擷經籍之華。示躬行之準。洵有裨於後學。而不得與尋常勸善書竝觀。

### 吳越

吾鄉爲吳越之地。聚訟紛紛。惟梁氏玉繩之說最核。云

### 冷廬雜識卷四

昔人以錢塘爲吳越之界。唐釋處默詩有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之句。宋陳師道亦有句云。吳越到江分。蓋爲史記楚世家。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句所誤。以春秋內外傳考之。吳地止於松江。非浙江也。浙江乃越地故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西至姑蔑。

### 三字字

湛園札記謂張天錫字公純。蝦乞伏慕末字安石。跋三字之字。古今僅見此二人。余按北史三字字甚多。周文帝子十二人。皆三字字。如孝武帝字陀羅尼。武帝字彌

維矣之類義皆難曉惟公純暇文義可通至宋劉伯貢父兄弟曰伯曰仲即五十以伯仲之義不得謂之三字字矣

藏書

藏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唐杜暹云鸞及借人為不孝語何隘也宋李常積書萬卷於廬山以遺後之學者不藏之藏其識遠其量宏矣

表章苦節

歸太僕書張貞女死事憫其為強暴戕害而邑令不為申雪又作張貞女獄事張貞女辨復與唐庚伯李浩卿

冷齋雜錄卷四

在

嘉定諸子殷徐陸三子等書詳晰論之後果以諸生言正姦人胡巖罪而貞女之節大白於世乃明史不采入列傳又太僕集中如宣曹章陶沈節婦王計烈婦碣傳皆極意經營之作所以發幽光而維持名教也而史多不載因歎古今來苦節懿行歿世無聞者何可勝道此數人者猶幸有太僕表章得垂不朽耳

李杜

黃常明碧溪詩話云李太白文章豪逸真一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齊名真竊忝也此論誠

然猶未足以盡之少陵篇什固多忠君愛國之辭顧其褊躁之性見之事為恐亦無裨實用觀其上疏力救房琯稱其才堪公輔言竟不售而太白救免汾陽卒賴以匡扶社稷厥功甚鉅是豈少陵所能幾耶

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辭旨明切足資勸戒至其歸心篇尊崇釋氏謂非堯舜周孔所及且云若能借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佉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鬻之利乎謬妄乃爾實為全書之玷

冷齋雜錄卷四

在

一代奇才

胡天游徵君自言為古文學韓昌黎澀險處時似唐劉蛻元元明善前人如王阮亭朱竹垞詩文偏據其疵瘡時桐城方望溪為古文有重名天游力詆之以故忌之者眾全謝山太史至誠為夫已氏平心論之望溪之文高潔固一代正宗天游之文雄傑實一代奇才觀其與朱孝廉書云近世于文章絕無解者但得豎夫芻兒塗巷語言乃謂之工反是乃謂之不工工不工偵悖若此彼其作者肯徒為之柳河東碑饒娥范曄傳皇甫嵩妻

李習之傳楊烈婦雖古今傳之其于辭猶未工僕嘗觀  
三國志注五代史皇甫士安敘龐娥親歐陽公敘李氏  
與習之高懸女碑激發盡意可爲工矣假出自今世使  
衆讀之必有背嫉交訾深相不善者嗟哉凡人行事自  
聖賢豪傑忠臣孝子悌弟信友奇行異節欲使聞于後  
要不能不藉文以傳今之俗人知託乎文矣顧惜其能  
者偏好其不能者做清陋鄙一至於此可爲憫笑云云  
持論若此宜文之不諧于俗也

程筠軒詩

冷廬雜識卷四

同邑程筠軒茂才拱寬工詩晚歲精研醫理求治者踵  
至壽臻大耋詩集散佚偶於友人案頭見其殘稿二首  
急錄之將進酒云君飲酒我歌詩勸君頻舉金屈卮醉  
鄉別有一天地樂處不許凡人知左手携劉伶右手招  
阮籍空囊無一錢杯中物不可缺吏部醉臥酒甕邊  
翰林自稱酒中仙古人曠達乃如此肯與禮法之士相  
周旋繁花滿林修焉委路紅顏少年傷心遲暮人生有  
酒且須飲美景良辰莫虛度明星煌煌照西廂錦筵銀  
燭添幽光夜如何其夜未央清歌一曲累十觴樽空舉

瓢酌天漿遷居感賦云男兒的是可憐蟲二十頭顧未  
送窮虛向懷中藏故刺誰從爨下賞焦桐酒樽大戶干  
鍾少詩號長城五字工惆悵立錐無地可滿天風雪響  
哀鴻

靈星門

聖學樞星門當作靈星門上元程綿莊徵君延祚嘗辨  
之云詩絲衣小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高祖始令天  
下祀靈星後漢書注靈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祭靈  
星宋史禮志仁宗天聖六年築南郊壇置靈星門至理

冷廬雜識卷四

宗景定間移用於聖廟蓋以尊天者尊聖也建康志金  
陵志並云聖廟立靈星門元志誤以靈作樞後人承而  
用之則不知其義之所在矣程所辨如此余按明史禮  
志至聖先師孔子廟祀洪武十五年新建太學成廟在  
學東中大成殿左右兩廡前大成門門左右列戟二十  
四門外東爲犧牲厨西爲祭器庫又前爲靈星門是樞  
星之當作靈星審矣

札

韓昌黎爲李于墓誌銘言其服柳泌水銀藥以死類及

以藥敗者六人為世誠德清許周生駕部宗彥效之為  
吳臺卿哀辭言臺卿篤信此言長齋禮拜忘其體之羸  
又受道士戒百日不語方夏暑火鬱肺遂病血而死因  
謂此之術始猶一二好事者信之繼則樸實之士信焉  
繼則聰明之士亦信焉禍福以此為筮學問以此為師  
疾病以此為醫背陽而入陰舍昭昭而即冥冥其幽陰  
沈墨足以銷散人之精爽而君乃由之以至於死云云  
余觀近日此方盛行往往服藥而速之死蓋其為害尤  
烈無如習是術者終溺惑而不知返也

冷齋雜識卷四

十日一行

阮文達公題嚴厚民杰書福樓圖厚民湛深經術精校  
蠶魚經俗子誤改書 詩云嚴子精校譬館我日最長校  
之福也因以名樓 經校文選十日始一行自註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  
余哂之夫必十日一行始是真能讀書也公此語可為  
祖心讀書者針砭夫一日十行由於天資過人誠使質  
之鈍者十日一行則用心密而獲效宏豈遜於一日十  
行者乎所謂學知困及其知之一也

李笠翁

華亭董聞石舍尊鄉贊筆謂李笠翁性善逢迎士林不  
齒所作一家言大約皆壞人倫傷風化之語今觀其書  
誠有如聞石所云者又有尺牘一冊干謁公卿多作乞  
憐之語尤為庸鄙惟史論二卷持論較勝如謂漢文問  
決獄所以重民命問錢穀出入所以惜民力為宰相者  
正當因勢利導勸之省刑罰薄稅斂陳平乃以誇誕之  
詞掩其疏略之過不可謂識大體謂唐相揚綰而郭令  
公滅樂非徒成人之美蓋欲修好於宰相而不敢稍忤  
其意惟恐將相不和為強寇所伺謂項羽不渡烏江固

冷齋雜識卷四

疑為亭長所執而然其疑之所自始則以烏江片土  
此時非雞犬不驚之地亭長何人能不隨眾避兵而尚  
艤船以待乎况漢王起兵時亦一亭長也此日之亭長  
安知非當年同事之人受計而來羽于斯時既無他舟  
可避而死于亭長之手不如自刎之為烈此等議論殊  
有見地過一家言遠矣

萬方伯

明德化萬方伯衣官福建參政時倭犯興化懸金募敢  
死士乘城守更伏奇兵待賊賊薄城守者矢石雨下奇

兵遊擊斬其渠魁眾遁走未幾賊又悉眾來攻乃賞健  
 兒十餘人攜火藥夜縋城下令分投縱火賊處處撲火  
 無暇攻城城中人得縱射撲火賊死賊遂不撲火火愈  
 熾督城上守者益堅燃炬鼓噪擊柝達旦賊見威甚乃  
 皆遁遷按察使倭再寇闖至北嶺將圍福州以五百人  
 覆嶺下三千人分左右翼登嶺上度賊過合而表賊賊  
 大潰斬獲無算後官河南布政使為巡撫所劾乞病歸  
 築北山草堂題其楹曰心懸魏闕三千里身在匡廬第  
 一峯屏居三十年著有草馬子行世後人重刊改為萬  
 子廷諫方伯明史無傳而拒賊事深合兵法偶閱廷諫  
 採錄之

冷廬雜識卷四

七

冷廬雜識卷五目錄

醫學源流論	嘉靖冤獄	中年書
賜書加點	常令之物	凡例
方文勳	何文安公輓聯	四庫
洪地齋	漢陽于役圖	
大成殿藏書主記	鱗魚	
史文靖公	科名盛事	
討賊誓詞	凡將篇	
師古	文辭襲用	
鄭崧陽	為學之道	
王文成公用兵	从吉	
至公堂	父子同試鴻博	
五絕佳作	凌黃沅	
孔梧鄉	鯤濱姪	
文弟子	自然氣化	
揚姓	明閣臣狀元	
複句	發語辭	
古列女傳	潘太守詩	

冷廬雜識卷五目錄



唐伯虎	吳宇入詩
賦韻	孫春沂
孔大令	左忠毅公
裴晉公	蔡明經
瑀華妹	義田
謝侍郎	張太史聯
稱人為官	建文帝
二鳥詩	何文肅公
七李杜	蘇紹
尊經閣祀典	神釘
外吏起家人閣	王惺齋大令
案	維莫之春
疏表傑作	九言詩
吳柳塘詩	初三月
塵角解	願亭林獄事
汪文端公	對聯複字
眞賞難逢	俚語本佛書
韓詩外傳	論衡

瓊	杯中角影
明史體例	語意相似
郭子儀	文章流別論
豫章行樂府	清和
飛英塔	華陀廟聯
徐冲晦	瘴方
元眞子祠聯	蒙求
文選	安儀周
齊名	明政
朝邑志	成仁取義
李太白瀨水貞義女碑	知縣承襲
鄭湛若	荆刺
天祿識餘	敬後語
前漢丞相諡	疊字
忍字	楊守謙客
五聖丹	方公祠
吳祭酒尺牘	會試總裁五人
學政三年六人	題句鐫竹

三世能詩

用民與利

漢書造語絕異

千里駒

有明一代至文

黃鶴樓聯

西村集

傅神寫照

張少宗伯

博古通今

三圈手

臨文不諱

續名醫類案

冷廬雜識卷五目錄

四

冷廬雜識卷五

桐鄉 陸以活 敬安

醫學源流論

徐靈胎醫學源流論云有病固當服藥乃不能知醫之高下藥之當否不敢以身嘗試莫若擇至易輕淺有益無損之方以備酌用如偶感風寒則用葱白蘇葉湯取微汗偶傷飲食則用山查麥芽湯消食偶感暑氣則用六一散廣藿湯清暑偶傷風熱則用燈心竹葉湯清火偶患腹瀉則用陳茶佛手湯和腸胃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即使少誤必無大害又有藥似平常而竟有大誤者如腹痛嘔逆之症寒亦有之熱亦有之暑氣觸穢亦有之或見此症而飲生薑湯如果屬寒不散寒而用生薑熱性之藥與寒氣相關已非正治然猶有得效之理其餘三症飲之必危曾見有人中暑而服濃薑湯一碗覆杯即死若服紫蘇湯寒即立散暑熱亦無害蓋紫蘇性發散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按此論懲藥誤而發微病用之最為穩善養生家不可不知

嘉靖冤獄

冷廬雜識卷五

明嘉靖時冤獄莫甚於李福達而陳沈次之皆因議禮而成以是知名不正必至於刑罰不中也又張福獄亦由私忿而致奇冤李福達事見馬錄傳陳沈事見葉應

賜書加點

侯景將鎮河南請於高歡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生詐偽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及歡疾篤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偽

拾遺雜錄卷五

權禍乃降梁隋文帝愛其子漢王諒與之約若重書召驗親敕字加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道蓋即襲景之智景大慙不足道隋文廢長立愛乃亦假小智以濟私恩宜其速底敗亡致諒亦不得其死也

常食之物

醫家謂粟百益一損梨百損一益韭與茶亦然余謂人所常食之物凡和平之品如參苓蓮子龍眼等皆百益一損也凡峻削之品如檳榔豆蔻仁煙草酒等皆百損一益也有益無損者惟五穀至於鴉片煙之有損無益人皆知之而嗜之者日衆亦可憫矣

方文翰

乾隆時淳安方文翰大令黎如主講杭州紫陽書院魏中名士如陳勾山太僕兆崙杭董浦太史金長孺大令虞皆不服乃拈驅蛇龍而放之消題為課諸人所作才氣雄肆祇就驅字放字著筆方作獨詮發消字衆始悅服

何文安公輓聯

道州何文安公師淺漢幼失怙恃家貧刻志勵學通籍後登掌文衡道光辛卯典浙試後即督浙學待士外嚴而內和校閱公明士論翕服庚子薨於位海內之贈祭文輓聯者嗣君編錄成集刊之今摘其尤於左英相國和云再世獲傳衣最喜緣深堪歷久三台期接席那知望切竟成空副憲毛伯雨師式郇云梁世簪毫方期啟沃酬恩尚克同心作霖雨數句駢牡豈意春明話別不堪回首望停雲曾京卿望顏云朝露酒遺賸問幾人東閣重窺有子才如蘇右相春明陪末座憶兩載南車親奉前賢悵失鄭司農錢給諫儀吉云淵雲大文趙張為政魯建家風時望兼漢建數子省臺故事都邑謳思門

牆述訓令名傳荆國先賢鄂太史恒云一品荷殊榮文  
望官聲端謹咸欽臣節粹千秋逢異數崇銜美諡幽冥  
應感聖恩深汪明府仲洋云踐道一身脩貫乎言功者  
德易名當代少止於理義日安

### 洪地齋

臨海洪地齋孝廉坤煊負異才朱文正公視學至台地  
齋方居內艱物色得之命以墨經與古學之試遂於乾  
隆己酉歲拔入成均與蕭山王晚馨紹爾東陽樓更一  
上層齊名稱爲浙東三傑王子應試北闈報捷後偶感

### 拾遺雜識卷五

時疾自疑虛羸誤服參耆而卒距揭曉甫十日宋弼山  
明府世舉植以詩云泥金報捷正喧闐誰遣巫陽下九  
天泉路又添才鬼席家門剛啟賀寶筵元城空說甯經  
寄伯道何時卜墓田太息都門分手日八街槐影語纏  
綿藉甚文名落拓身每於疎散見天真憐才竟負朱公  
叔古貌空傳杜子春地齋目萬卷書憑棺束骨千金方  
誤藥沾唇地齋知醫自都門舊雨知無幾誰送靈輶下  
路續

### 灤陽于役圖

先伯父石公官京師時與諸名流爲詩酒之會江都  
羅兩峰布衣聘亦與焉乾隆壬子三月公奉

命往熱河校文津閣四庫書羅爲作灤陽于役圖并  
題詩云欲雨不雨吟春陰欣然結社成詩林鴈詠同君  
展修禊恐此會後還追尋春華正放長安陌駕言灤陽  
事行役愈云小別各罄懽莫負當筵酒脂碧圖作青綠  
山水著色不多神韻獨絕

### 大成殿藏書主記

杭州府學文廟重修於嘉慶壬戌年時司事者爲邵上  
舍志鋹以廟主已做乃更易新者藏書主於大成殿  
座後而爲之記錢塘陳曼生司馬鴻壽書之刊於大成  
門外東廊其辭曰攷古廟主藏用石室有事則陳既納  
北壁爲辟火災兼示靜謐後世敬禮備謂尊不可撤以  
座甯主丹漆是飾維大成殿座遵後世式厥制崇高工  
用鏤刻歲久勿治華采或蝕茲廟貌既新敬鳩衆力儲  
材重作舊觀勿失又今兩廡主改遷嘉栗尊新藏舊藏  
處宜密謹於座後仿古夾室盡安舊主俾永無佚藏同  
祇主惟祭不必出爰識始末使後重修者悉時元默聞

茂壯月吉日承修學宮人邵志銀謹述

鱖魚

爾雅鱖當鮪郭璞注今江東呼最大長三尺者為當鮪邵氏正義謂即鱖魚杭州鱖初出時豪貴爭以餽遺價甚貴寒窶不得食也凡賓筵魚例處後獨鱖先登胡書農學士詩云銀光華宴催登早鱖味寒家餽到遲體物殊切

史文靖公

涇陽史文靖公貽直祖鶴齡父夔子奕魯四代皆以翰林起家公於康熙庚辰聯捷成進士年甫十九在外督撫七省在內六官之司罔不爰歷居相位垂二十年名注朝籍六十四年乾隆庚辰重赴瓊林宴癸未薨於位年八十二名位福壽罕有其比

科名盛事

本朝祖孫會狀惟長洲彭侍講定求及其孫尙書啟豐尙書之婿陽湖莊學士培因亦大魁天下可稱科名盛事

討賊誓詞

明臨海陳木叔函輝嘗作告太祖討闖賊誓詞云敵王所憚請其揮魯陽指日之戈與子同仇應先擊祖逃渡江之楫又云濟則君之靈為臣無二心在人之內誓死靡他讀之覺忠義之誠溢於言表

凡將篇

司馬相如凡將篇云鐘磬竿笙筑坎篪同時柏梁臺詩云枇杷橘栗桃李梅句法相類其源蓋出於詩經倚桐梓漆鱖鱓鯉等句而七字成句則如禮記喜怒哀懼愛惡欲爾雅永悠迥違遐闊緝熙列顯昭皓頌等語已肇其端迨史游作急就篇稻黍稷稷粟麻稗等句亦皆以七字隸七物後世詩人多效之如韓昌黎陸渾山火詩鴉鴟雕雁鴈鶻鷂蘇東坡韓幹牧馬圖詩雅駉駉駉驪駉劉青田二鬼詩蚊蠶蚤蠹蠅蚋等句其尤著者也

師古

事必師古然亦何可泥哉齊泰黃子澄援漢削藩之議而燕師以起楊士奇楊榮引棄珠崖之說允安南黎利立陳氏為後遂致棄地殃民馬中錫效龔遂化渤海盜

冷廬雜識卷五

六

冷廬雜識卷五

七

事撫令流賊解散卒無功致謗下獄死漫言法古而不  
審時度勢以圖之鮮有不敗者也

### 文辭襲用

古人文辭有不嫌襲用者鄒陽諫吳王書云鸞鳥累口  
不如一鸚鵡樊準薦龐參書用之孔融薦禰衡書亦用之  
三國志呂蒙傳亦用此語

### 鄭峯陽

明崇禎時武進鄭峯陽翰林鄂以杖母之誣受極刑漳  
浦黃忠端公道周謂正直而遭顯戮文士而蒙惡聲古

冷廬雜識卷五

音安

今無甚於此者餘姚黃徵君宗義作峯陽墓表謂公為  
如相溫體仁所陷路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亮之  
以理未必驗之以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公卿之賢者  
儀部峯陽之父振先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遂挾妾以出  
流轉僧寺頗為人所指目公無可奈何而夫人篤信佛  
乘與一尼甚暱公求尼為之勸解尼神道設教假箕仙  
言上帝震怒將降禍於夫人夫人受戒悔過儀部始得  
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筴參話之法訛為扑作教  
刑之事當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則恐有礙於父母故

憐隱忍就死齋寃於地下豈非仁者之心與雖然儀部  
之眷妾夫人之妬親之過小者也使公蒙詆醜大誅於  
天下其輕重可無辨乎是故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  
不著此後死者之責也峯陽事載於明史者未詳得徵  
君之文而始自吁以莊烈帝之偏忤溫體仁之狠賊鍛  
成此獄可謂奇冤

### 為學之道

凡為學之道見聞欲其博術業欲其約蕭山毛太史奇  
齡作詩古文必先羅列滿前考核精細方伸紙疾書其

冷廬雜識卷五

九

夫人陳氏性悍始以毛有妾曼殊輒置於人前曰爾輩  
以毛大可為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必懶祭所成毛  
笑曰動筆一次展卷一回則典故純熟終身不忘日積  
月累自然博洽嘉興錢文端公陳羣少時嘗問於秀水  
徐閣學嘉炎曰學何以博徐曰讀古人書就其篇中最  
勝處記之久乃會通後述於朱太史彝尊未曰斯言是  
也世安有過目不遺一字者耶姚姬傳比部嘗倣作詞  
嘉定王太常鳴盛語休甯戴太史震曰吾昔畏姬傳今  
不畏之矣彼好多能見人一長輒思並之夫專力則精

雜學則粗故不足畏也姚聞之遂不作詞且多所捨棄以古文名世余按此三者皆為學切要之言有志者當奉以為法

王文成公用兵

王文成公好講學而精於用兵其討大帽山賊師富也指揮覃桓縣丞紀戰死公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遂擒師富其討橫水賊謝志山也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之

冷廬雜識卷五

其勦餘賊於九連山也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宸濠之亂慮其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因先遣間諜以計撓之凡此皆出奇制勝所謂兵不厭詐非小儒所能知也

从吉

三年之喪乃凶禮之大者世俗居喪而通名以慶賀必書从吉失禮甚矣至父歿母存則曰孤子襲古昔有國者之稱通人亦嘗辨其非然猶可援孟子窮民之說以

為解未若从吉之尤謬也

至公堂

貢院至公堂有

高宗純皇帝御題聯云立政待英才慎乃攸司知人則哲與賢其天位昂哉多士觀國之光又

御題七律四首結句云寄語至公堂裏客莫將水鑑負初心大哉

王言詢足為主文者儀式也

父子同試鴻博

冷廬雜識卷五

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科有父子同試者山陽張鈞存吏部新標毅文太史鴻烈是也吏部以順治己丑進士官中書擢主事時漕使者任諸蠹胥播惡江淮問吏部甫釋褐即抗章發其惡贓累巨萬下巡按御史秦世植案驗得實竄極有差朝野咸稱其風節

五絕佳作

杜于皇濬詠東坡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少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王百朋錫詠太白云誰道謫仙狂豪情託舉鴈日無高力士心識郭汾陽以二十字渾括其

生平在五言絕句中雖為別調然自是佳作可傳也

凌蔭沅

錢塘凌蔭沅女史祖媛丁松生丙之室也事親孝兼工詩詞于歸一載遽卒松生為月遺稿翠螺閣詩詞詩如

裏湖權歌云桐川莊外浪迢迢橋得青樽更碧簫商略

儂舟泊何處嫩寒春曉段家橋詞如菩薩蠻云簷鈴簾

破紅閨夢曉妝人怯餘寒重纖手捲簾衣風前放燕飛

落紅紛似雪倦了尋香蝶樓外易斜暉春歸人未歸

皆清逸女史生於四月八日製有玉牌鐫與佛同生四

冷廬雜識卷五

三

字

孔梧鄉

同邑孔梧鄉廣賈司訓臨海余與居同里及官台罷學

晨夕往來情好彌洽嘗贈以詩云閉戶尋真樂全忘禮

法苛閒身書供養豪氣酒消磨官冷何妨懶詩傳不在

多從游倘相許未厭數經過孔詩筆俊爽如其為人尤

長於七律放懷云傳到千秋人幾何茫茫身世太蹉跎

出山踪跡雲無定逝水生涯夢易過可惜後來知者少

不堪前事愧吾多放懷且飲尊中酒眼底升沈一剎那

倘作云亂書堆裏置身寬我本儒生稱此官境到悟時

心漸斂過因改後夢方安不知報德談何易可惜留名

事大難且向燈前課兒讀幾家傳得舊瓊寒

鯤溟姪

鯤溟姪憲會秉性聰穎為先伯父三石公所鍾愛道光

辛巳鄉試俛得復失以是抑鬱無聊復患咯血病遂棄

舉業入貲為州吏目需次畿垣詩名藉藉大府皆垂青

焉姪與余總角時共硯席每分題賦詩吟哦達旦壯歲

睽離郵筒常寄詩酬和姪有懷余詩云讀過書應嫌我

冷廬雜識卷五

三

少刪餘詩尚比人佳又云百里知難屈後賢天台杖策

望如仙平生道學兼文藝不獨才名婉鄙處推崇過當

心竊愧之丙午余讀禮家居姪亦奉諱南還以所著繕

性居詩草見示謝華啟秀造詣乃益精矣錄其尤者於

此易水弔荆軻云萬死無迴顧荆卿亦大難囊中利匕

首眼底白衣冠熱血一朝灑悲風終古酸英雄成敗異

不必咎燕丹保定秋思和綸齋三弟秉樞都門秋思韻

云有弟長安市上游台併蹤迹海中樞弟名京華余羈

不易著書同作千軍計識字常應萬古愁少日有才期



用世異鄉無客不悲秋阿兄潦倒今尤甚更許添修五  
鳳不岳忠武王墓云沈沈鐵像跪孤墳一代賢奸衆目  
分只爲南軒能幹蠱青山寂寞曲將軍反游仙云鄉環  
秘冊費深藏只是黃芽絳雪方易造玉樓難作記始知  
人世有文章露筋祠云曾從江上弔曹娥又挂輕帆此  
地過庸行千秋歸女子死貞死孝兩難磨

女弟子

毛西河集附徐都講詩其女弟子徐昭華所作也初昭  
華請業於西河命題仿六朝體賦得拈花如自生詩云

冷廬雜識卷五

五

明珠照翠鈿美玉映紅妝步移搖彩色風回散寶光蛛  
絲髻上繞蝶影鬢邊翔誰道金玉色皆疑桃李香擬劉  
孝標妹贈夫詩云流蘇錦帳夜生寒愁看殘月上欄杆  
漏聲應有盡雙淚何時乾又云芙蓉花發滿池紅黛烟  
香散度簾櫳畫眉人去遠腸斷春風中西河深賞識之  
余尤喜其塞上曲云朔風吹雪滿刀鐮萬里從戎何日  
還誰念沙場征戰苦將軍今又度陰山長雲衰草雁行  
平沙磧征人向月明思婦不知秋夜冷寒衣還未寄邊  
城曠騎三千出漢關雕戈十萬臥燕山月明近塞煩驅

馬尙有將軍夜獵還感慨豪宕出自闌閣洵非易及西  
河序其詩云昭華既受業傳是齋中每賦詩必書兼本  
郵示子請益陸續得如千首畱其映不忍毀去遂附予  
雜文後存出藍之意云云近日袁隨園女弟子詩蓋仿  
此而益臻其盛然人既多而詩不盡佳失之濫矣

自然氣化

龍易骨蛇易皮鹿易角蟹易螯人則易齒此自然之氣  
化也

揚雄

冷廬雜識卷五

五

柳仲塗謂揚雄劇秦美新譏莽而非媚莽且以雄之著  
書而作經籍爲聖人曾而豐謂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  
子之明夷王介甫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其  
餘褒之者未遑悉數自朱子綱目書莽大夫而論始定  
近世文人復有襲柳氏諸家之說爲雄辨白者然皆偏  
護之見終無以易乎朱子之說爲能得其真也

明閣臣狀元

明閣臣百六十八人史無傳者二十六人權謹洪熙張瑛  
陳山宣德苗衷統正俞綱王一景泰靳貴正德袁宗嘉慶臬賈詠張

壁張治呂本嘉呂調陽余有丁萬史繼偕周如磐丁紹

賦朱延禧馮銓黃立恆張瑞圖施鳳來天啟來宗道楊景

辰何吾聯謝陞崇明狀元八十九人史有傳者三十八

人而已吳伯宗任亨泰黃觀張信洪武胡廣建文曾棨陳循

樂馬愉曹鼎宣德劉儼商輅彭時正統羅倫吳寬謝遷費宏

化倫文敘康海顧鼎臣宏治楊慎唐皋舒芬正德羅洪先唐

汝楫申時行嘉靖張元怵沈懋學隆慶朱國祚翁正春唐文

獻焦竑黃士俊周延儒錢士升萬曆文震孟天啟劉理順劉

同升魏藻德崇禎

冷廬雜識卷五

複句

論語有複句而不相連者如焉用佞弗如也賢哉回也

禹吾無間然矣天何言哉是也孟子亦有之戰國策史

記效之而文法益變矣

發語辭

經書發語辭尙書最多都俞吁咨嗟猷等是也論語噫

字孟子惡字禮記噲字左傳呼字史記唉字夔字咄字

此數字亦互見於他書至嚇字則惟莊子有之

古列女傳

春秋時婦人以全節著者詩惟其姜春秋惟紀叔姬劉

向古列女傳乃增衛宣夫人蔡人之妻息君夫人齊杞

梁妻楚平伯嬴楚昭貞姜楚白貞姬其說有異於諸家

者且晉園懷嬴列於節義則是不再嫁矣說亦與左傳

異

潘太守詩

湖北興國潘太守觀藻官台州有年其同年某待御以

葬父告貸不允入都喉同列劾其過誤罷官賦畱別台

州詩爲時傳誦云爲觀日出躡三台萬八峰頭滌筆來

冷廬雜識卷五

七

碧海笑看鯢變化青天自許鶴徘徊平臨箕斗空成錦

管領湖山信費才好謝石梁雙澗瀑年年花發滄離杯

休道壺瀛最上頭三山纔近好風收一麾到海真蛇

足入口浮家問鶴樓魔力能噓無縫塔含砂偏射下灘

舟波濤見慣歸帆穩山月江風鄂渚秋 桃源歸遯楚

江清十萬花光夾岸迎宦海浮沈今結局 堯天歌詠

付餘生黃冠紫綬都如夢紅樹青霜儘此行莫待瀟湘

芳草綠春山處處子規聲 書生面目太酸寒試著初

衣覺便安不厭清貧求小袍也須福慧了塵官無田致

悔歸田晚到海信知觀海難敢對西風怨搖落賦閒原是賦秋潘

唐伯虎

宋有二唐伯虎一眉山人唐庚之兄初名瞻後名伯虎見宋史文苑傳一全州人進士終梧州推官見王鞏隨手雜錄

臭字入詩

臭字入詩少陵朱門酒肉臭道有凍死骨獨有千古中州集劉內翰瞻廚香炊豆角井臭落椿花亦自可誦然

冷齋雜識卷五

六

不可以擬杜詩矣

賦韻

賦韻以四平四仄為率後唐莊宗時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從質以後從諫則聖為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韻五平三仄為識者所請近世賦韻有七平一仄者如嚴子陵釣臺賦以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為韻是也有一平七仄者如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賦以撫事感慨作劍器行為韻是也此豈古法所宜有乎

孫春沂

杭州孫春沂武尹曰點寸園伯父之壻也工書善弈豪於飲兼好吟詠試北闈屢薦不售乃筮仕江蘇非其志也詩句如生涯棋局在心事酒杯知文字空餘知己淚湖山易動故園心詩句欲成燈有味春寒猶在酒無權皆清逸可誦

孔大令

吾邑孔蔚盧大令廣平生而早慧九歲詠御爐香云夜深常繞君王讎不逐寒風去渺茫有先達某公歎曰此韓冬郎再世也宰陸川縣折獄至慎嘗攝北流縣事歲

冷齋雜識卷五

五

早勸民平糶而豪家皆居奇以待厚值細民弗堪相率掠其儲粟適提鎮在州縣去州近豪家夜奔訴各張大其詞開列劫盜數百人提鎮不察按牒廣捕概予重杖貫其耳縛示眾捕勢如風將激變急詣提鎮請盡付之細鞠其情實首事者坐以長流次責懲有差觀望者盡釋之豪家及無賴皆帖服其事親至孝母有痺疾發時轉側需人躬自扶掖不假手於人病劇倉皇避人涕出嘗母糞為其妻陸孺人所窺見禁勿語陸臨歿始泣以語子婦云

左忠毅公

左忠毅公光斗嘗言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為錯又言李伯紀知爭事不知爭人事之失一事人則無窮皆名言也被逮時勉其弟曰率諸兒讀勿以我戒而謂善不可為覺范滂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一語猶傷於激

裴晉公

宋強至韓忠獻遺事謂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著亦有未是處君子成人之美不

冷廬雜識卷五

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處恨不得聞之竊意宰相當佐人君進賢退不肖晉公歷和四朝勳德隆茂無可指摘惟劉蕡以對策詆宦官見謫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李邕上疏請回所授官以旌蕡直晉公於斯時不能採羣言以回君聽擢蕡而用之忠獻所云豈為是歟

蔡明經

德清蔡明經壽昌少有神童之稱趙太守學轍府試愛其才以女妻之嘗借遊碧浪湖趙口占魚鱗水紋圓到岸句命之對即應聲曰龍嘘雲氣直冲天後卒於都門

年僅三旬士論惜之

瑀華妹

長妹瑀華貞靜而慧八歲讀詩經唐詩俱成誦十歲學為詩出筆韶秀先伯父多石公見之曰此吾家女學士也性不喜華飾屏棄粉黛有諷以穉年非所宜者則曰自有本來面目安用俗艷為許姻同里嚴琴史茂才銓年十六病卒著有裁香室詩鈔一卷摘錄數首於此漫興和定圃兄韻云佳境可行樂莫愁生有泥杯邀千古月庭種四時花山色當門近泉流繞屋斜揮毫成一

冷廬雜識卷五

得句漫籠紗冬日沈織雲表姊韞珠姪女過談有作云北風吹不盡寒意入簾來庭積未殘雪室藏將放梅恰逢知己至頓使笑顏開擬共圍爐坐攜樽倒綠醅舟中卽事云春光已滿畫橋西野岸周遭望欲迷流水聲中孤棹遠夕陽影裡遠山低沿堤柳葉藏鶯語夾路花香襯馬蹄載酒歸來天正晚一鉤新月挂前溪枕上云欹枕當寒夜殘更隔院催新詩吟未穩進入夢中來偶作云一桁花枝壓畫簾小窗日影上書籤恐妨梁燕歸巢路滿院東風不下簾過蠶澤云橋邊烟影淡無痕橋外

春波綠到門十里東風吹不盡桃花開遍夕陽村

義田

吾邑石門蔡學博載樾承其父大令德淳遺命仿范文正公義莊之法為田以贍其族人乃與從弟載坤合出七百萬錢以七之一為祠祀先人又思田不可遽得以六百萬錢入質庫歲得息錢四十二萬族中之貧獨五十以上者婦女寡而不嫁者幼孤無養者廢疾者計日給米五合錢十文青年守節者倍之冬夏各給以衣帳斂死者買公地葬之大小試各有贈獲高者加厚焉六

冷廬雜識卷五

五

十以上遇生辰各有贈視其年以定輕重會墨酷吏及民為匪類墮其家聲者雖妻子屏不與告於邑令為規條以垂永久其時在道光六年九月實應宋文定公師士彥為作記以傳竊思尊祖收族之道莫善於義田自文正公創始後效法者代不乏人此舉規模雖不及前人然量力而行俾族人不致失所其意甚厚誠使世之擁高貲者皆能遵而行之其有裨於風俗人心豈淺鮮歟

謝侍郎

謝金圃侍郎屢掌文衡鑒別精覈乾隆辛丑主春官之

試同事者有吳侍郎玉綸士之不第者造為蜚語曰謝

金圃抽身便討吳香亭倒口即吞二語實本寄園寄所

寄言者以聞侍郎曾督學江蘇吳亦曾督學福建

高宗純皇帝密詢兩省大吏江蘇巡撫閔鶚元覆奏以

道路之言事無實迹而聞督李侍堯有幕客李三俊亦

辛丑之不第者代李草奏文致其詞

上以事雖無實清議不諧於是吳降三品卿侍郎亦降

為內閣學士後於己酉歲三月初 上書房諸臣以會

冷廬雜識卷五

五

試期近候主文之信同時皆不入直因此並予謫降侍

郎遂降為編修免入 上書房嘉慶中追贈三品卿侍

郎於乾隆己亥典試江南得長洲錢開學榮置解首辛

丑主試春闈閣學會 殿試皆掄元而是科所取曹文

正公德州盧文肅公皆為名相得人之盛一時莫與並

云

張太史聯

某記室隨玉尚書麟塞外數年甚見推重玉卒後某乞

人代為挽聯鮮當意者時平湖張海門太史金鑄以計

借入都為撰句云短後記裁衣雪窖冰天萬里追隨班  
定遠長安仍索米鷲肩火色九衢慟哭馬賓王蒲城相  
國王文恪公師見之極口褒賞旋入詞垣才望著一時  
焉

稱人為官

俗稱人為官繫以姓與行初唐人文往往有之如王勃  
序云張二官松駕乘閒柱筵追賞又云朱五官芝庭襲  
譽盛文史於三冬桂帳凝懽照綺羅於九夏又云白七  
官天台傑氣地乳奇精楊州序云楊八官金木精靈山

冷廬雜識卷五

五

河粹氣駱賓王序云尹大官三冬業暢指蘭臺而拾青  
薛六郎四海情深飛桂尊而舉白又云闍五官言返維  
桑修途指金陵之地李六郎交深投漆開筵浮白玉之  
樽今則罕有以此稱入文字者

建文帝

明史書建文帝自焚而於程濟傳書金川門啟濟亡夫  
或曰帝亦為僧出亡濟從之莫知所終蓋野史皆言出  
亡故亦存其說也

二鳥詩

韓文公二鳥詩方崧卿據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  
白畫像贊以為為李杜而作柳仲塗以為刺釋老朱子  
考異以為為已與孟郊而作按詩中不停兩鳥鳴大法  
失九疇周公不為公孔邱不為邱等語似與方朱之說  
不相符合當以柳說為長

何文肅公

明孝宗朝何文肅公喬新為劉吉所憎罷歸十四年中  
外多論薦竟不復起嘗貽李鏗書云歸田以來憂患不  
干於心毀謗不入於耳視陸官公在忠州蓋過之矣方

冷廬雜識卷五

五

壯時猶不如人况老且疾豈可再起以取後生描畫哉  
倘相知有問及者煩告之曰老病日侵不堪當世用矣  
自古及今再起者孰能善其終哉寇萊公王三原且然  
况其他乎此非特立品之高抑亦知幾之哲吁使夏貴  
溪能知此義亦不至於殺身矣

七李杜

李杜有七漢李固杜喬李雲杜眾李膺杜密魏書世宗  
詔王肅曰英惠符於李杜此合晉杜預魏李冲而言之  
唐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朱李韶杜範又新唐書杜審

言傳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至杜子美詩云李杜齊名真忝竊又指李銜矣

蘇紹

康對山武功縣志人物蘇氏最多然如蘇則之孫蘇愉之子蘇紹金谷園賦詩最勝見世說新語獨不採入豈以其僅為文人如通鑑之不載屈原杜甫耶纂紀亦甚嚴矣

尊經閣祀典

金岱峰教授司鐸臨安用全謝山太史尊經閣祀典議

冷廬雜識卷五

五

而稍變通其說恪遵 功令以十三經注疏為主參以大戴禮記國語說文其已入兩廡者不贅易祀王弼韓康伯孔穎達詩祀毛亨周禮儀禮祀賈公彥禮記祀戴聖左傳祀杜預公羊祀何休徐彥穀梁祀楊士助孝經以唐明皇未便列入專祀邢昺論語祀何晏孟子祀趙岐孫奭爾雅祀郭璞大戴禮記祀戴德盧辯國語祀韋昭說文祀許慎外增祀功在羣經之河間獻王劉德暨作諸經音義之陸德明共二十一人餘不概及據所讀書而言也學使者姚伯昂侍郎允其請爰設粟主於閣

上以春秋二八月仲丁祭之釐錢百金生息以供祭品其祭文云伏惟起以義者有未見之禮六傳其言者居不朽之名三況乎抉經心而執聖權闡微言而明大義以先覺起後覺實經師為人師茲際清時特修曠典等舊德先疇之食報陋儒林道學之分途馨香補兩廡之道詁訓仍專家之守治崇正學 朝廷敷醴化於鼓鐘禮奉先師庠序肅明禋於俎豆尚贊涓官溫州教授又奉祀許鄭二儒於倉聖祠手題聯扁倉聖祠扁云聖德天生聯云作黃帝史官記動記言鼻祖神靈明四目開元公爾雅釋詁釋訓耳孫著述衍三蒼許公叔重龕扁云學祖聯云家傳十四篇書合三蒼為一律諷九千字學通五經無雙鄭公康成龕扁云經神聯云微言守遺當奉大師為表幟實事求是敢從二氏問傳薪

神缸

天台縣署三堂有神缸人犯之每有殃咎得吏等歲時禱祀恆宰雞瀝血以祈福余於壬寅夏至署見之缸覆地上四圍離地寸許高不及二尺圓徑三尺有餘血痕凝漬其上仁和沈蘭亭煌有記刊於壁其文曰五福神

冷廬雜識卷五

五

相傳卽缸神也守斯土者朔望必祭神之靈爽始於  
本朝康熙間以是縣志無可考哀簡齋太史續齊諧會  
記之未之詳也煌於道光癸巳秋就館茲邑詢之父老  
及署吏始知其說有三一曰縣署向屬審基是爲審神  
然縣志載署治歷年久遠並無增擴之舉其說似不足  
信一曰神缸

本朝初由海門逆流而上至青溪乃止內有五蝠隨波  
不散邑令神之因迎入署卽五福神缸之說歟而一則  
謂其下有井前明有投井殉難者後人以缸覆之而懸

冷廬雜識卷五

民

不著地其由忠烈之氣上升而使然耶阮芸臺協揆督  
學浙東時曾一發之果有井噫此三說也其殉難之說  
爲可信焉夫天地之大何所不有石言華降史冊昭然  
况秉乾坤之正氣焉有不歷久彌新者乎天台爲仙境  
爲佛地無怪鍾靈毓秀甲於他邑又豈獨堂東之神桂  
云爾哉余聞之縣吏云巡撫阮公元發缸後卽了內觀  
去其時學使劉公鳳誥亦發視之未幾以科場事獲譴  
自是邑人奉祀益虔

外吏起家入閣

大學士自外吏起家者陽城田文端公從典康熙戊辰  
進士爲英德令泰安趙公國麟康熙丙戌進士爲長垣  
令趙公宰邑時勘災足浸水中三日故病跛每入朝許  
給扶以行

王惺齋大令

嘉興王惺齋大令元啟積學工文手批歸震川文集抉  
發精當摘記數則於此讀書各有所見如一部史記古  
今人稱美者累千百言未已吾獨謂妙處只是曆理清  
晰震川文亦然 震川文只落筆處一二語便定一篇

冷廬雜識卷五

元

之局自後雖波瀾百變而皆不離其宗蓋篇篇如是故  
能隨方布陳而無一成之轍迹可尋其妙在一切字  
震川文只是一個精切而有條理人徒以寬博目之不  
知震川者也 人但知震川文學史記見有感慨處便  
謂學史記不知震川之文之妙在意理稠疊而摺綴分  
明此其所以爲真史記也 太史公爲吳王濞列傳首  
尾四千餘言結云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起正月  
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只用二十四字括盡震川陶  
節婦傳結云婦年十八嫁於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



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只用三十餘字真有一口吸盡西江之勢昔人所謂命世之筆力也

案

案有以爲床者周禮天官王大旅上帝則張瓊案是也有以爲食器者考工記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註云玉案是也有以爲几者許氏說文所云几屬是也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註以爲古盥字當是考工記玉案遺製史記萬石君傳對案不食田叔傳趙王

冷廬雜識卷五

序

張敖自持案進食後漢書梁鴻傳舉案齊眉蓋皆指食器言也揚子方言案陳筵宋魏謂之檯自關東西謂之案當亦指食器類書有屬之几案者似誤蓋方言皆以類相從案在盂盥栝盤栝落箸筯之間故知其爲食器也

維莫之春

詩維莫之春句法絕奇王元長曲水詩序引之以粵上斯已爲偶蓋卽仿其句法

疏表傑作

本朝疏表傑作備於儷體金膏一書其最佳者如禮親王永恩等請祝 萬壽表云建極保極會運世乃統於元大生廣生祿位名必得其壽直省將軍督撫永瑋劉我等請祝 萬壽表云極天所覆偕一十七省而其樂舒長入入也深閔五十二年而彌加淪浹又云雖天地爲心如父母不言施報而歲月以冀卽愚賤亦具性情大學士公阿桂奏請編緝八旬盛典疏云九五演易九五演範疊五策天地之全八千歲春八千歲秋積八入宮商之頌又云嘉筵紹於 彤墀老吾老及三千叟太和光於葭屋孫生孫者二百家兩廣總督孫士毅等賀平臺灣林爽文表云波澄海國看王師洗甲而還春暖臺陽慶邊黎啟扉而臥歷溯聖主當陽之顯烈敢以前平蠲角遞事頌慶而仰瞻先幾燭照之府籌則卽綏靖鯨身亦繩祖武禮親王謝賞平定臺灣告成 熱河 文廟文摺云書誦者萬本

冷廬雜識卷五

序

萬徧越七觀六義以垂型受藏而三沐三薰合四海九州而忭頌大學士朱珪謝進

御製說經古文跋論摺云百四十四篇之經訓日月光

懸八千大千世之心傳孔姬道貫

作而善述合文思勳業於

一人

君實兼

師示心學躬行於萬禩戶部侍郎曹文植請馳封胞伯

故廩生曹某云廿年家塾劬勞不異於所生一品朝榮

冷廬雜識卷五

追逮忍歧於自出大學士于敏中謝

賜雙眼花翎云若朝陽之翔翮羽軍能比此文章如順

風之遇鴻毛安足方斯遭際河南巡撫和蘭謝

賞戴花翎云動色凜梁鵞之翼豈徒登異於觀瞻關心

比池鳳之毛倍切欽承於負荷蒲田鄭王臣謝

陵表結聯云繼封禪七十二君九握貞元之秘後天皇

萬八千歲長為仁壽之君皆堂皇博大不愧作家

九言詩

九言詩最難自然協律用以頌聖尤難嘉慶己卯年

六旬萬壽鄭笏君孝廉代某尚書作九佳全韻詩端莊沈麗傳誦一時篇長不及備錄摘書起結以見一斑起云

皇帝御宇二十有四載

乾行不息百福頌孔皆海隅日出幸生 太平世衢歌

卷舞直到 長安街三皇各稱一萬八千歲我

皇之德更與天地借結云軒轅以來四千五百歲閭桐

推算無如 今茲佳八百慶歌卿雲糾縵九成樂作

鳳凰鳴唱唱微臣願效葵藿向陽意導涓洳海深愧盤

冷廬雜識卷五

泥蛙蕪湖謹綴九百九十字竊符九九之數陳 堯階

吳柳塘詩

震澤吳柳塘茂才祖修淡於聲利壹志丹青詩主清新

如蕪湖絕句云關吏狎狎去復還客囊顛倒在江船書

籤莫怪無人檢文字何曾值一錢除夕七絕云半落從

他族序遷絕無人怨與人憐平生受盡癡狀益論價應

須十萬錢法雨泉云山巔高下勢際洄時為琮瑋聽一

回世上濁波流不盡此泉莫放出山來皆有為而作者

余尤愛其送查翁荒攜家還海甯斷句云何堪久客逢

歸棹北復中年別故人情溢於辭令人諄諷不厭吳有  
僕楊清能詩題琉璃河關壯繆廟有鐵槍不為米温死  
此地如何廟壽亭句命意亦新

初三月

道光丁亥偶與嚴比玉太守閱吳澹川明經南野草堂  
筆記有與吾邑汪霽堂濂作初三月酒令吳先成合云  
初三月玉一鉤問何人挂在柳梢頭注云初三月影纖  
纖學姮娥斜樣兩頭尖吳續令云初三月似指爪半彎  
兒指破青雲表汪亦續云初三月未分明想佳人睡起

冷廬雜識卷五

五

眼纔醒余謂比玉曰此吾鄉故事也曷效之比玉因成  
合云初三月映殘暉鏡開奩縹露影些微余云初三月  
魄生剛訝高懸弓勢未全張比玉續云初三月逗簷端  
似廣寒宮瓦覆鸞鸞余亦續云初三月色無多要團圓  
須吟浹辰過時比玉之弟佩仙分守在座亦成合曰初  
三月吐華新苑天仙妝罷半開唇今二君已皆宿草回  
溯前塵恍如春夢因追憶而備錄之

塵角解

時憲書十一月改塵角解為塵角解始於乾隆戊子年

高宗純皇帝以為木蘭之鹿吉林之糜角皆解於夏惟  
塵角解於冬曾於南苑驗之時王其訛又

命時憲書紀年仍增注六十一歲至百二十歲使花甲  
環周益綿壽世之慶蓋始於乾隆辛卯年云

顧亭林獄事

顧亭林獄事志乘未詳見於與顏吏部光敏書特錄其  
略先是蘇州沈天甫施明夏麟奇呂中偽造忠節錄託  
名已故祭酒陳仁錫譏毀

冷廬雜識卷五

五

原任閣輔吳姓一序詐其子中書吳元萊銀二千兩事  
發刑部定獄即將沈天甫等斬決此康熙五年中事也  
次年萊州即罷黃指揮培之僕姜元衡剛易此書增入  
黃氏唱和詩控其主與兄弟子姪作詩誹謗

本朝又與顧亭林搜輯諸人詩皆有誚語處士於七年  
二月在京師聞之即出都抵濟南幽繫半年因援沈天  
甫故牘謂姜元衡所控之書即沈天甫等陷人之書事  
旋解株連二十餘人均得開釋處士賦詩六章紀其事  
有偉節不西行大禍何由解之句又末章云天門詆蕩

蕩日月相經過下閔黃雀微一旦決網羅平生所識人  
勞苦云無他騎虎不知危聞之元彦和尚念田盡言此  
舉豈足多永言矢一心不變同山阿詩集中皆不載詳  
見顏氏家藏尺牘

汪文端公

山陽汪文端公廷珍為大司成時訓迪勤密取文以清  
真雅正為宗一時人才彬彬極盛會稽莫侍郎晉德化  
鄭太史兼才才藻尤富皆為公所賞識莫嘗戲謂鄭曰  
吾若典試必能取子為元後莫先入詞林嘉慶戊午歲

冷廬雜識卷五

典試福建鄭果以第一人登科士論翕然皆無間言夫  
東坡於李方叔尚有眼迷五色之歎以今方古實乃勝  
之矣

對聯複字

對聯有以複字見長者歸安徐阮鄰師保字題甘肅鹽  
茶同知署云回民漢民多是子民我最愛民無異視禮  
法刑法無非國法爾須畏法莫重來鳳臺余菊農觀察  
士璵題送子觀音祠云大德日生願眾生生生不已至  
誠無息求嗣息息相通安化陶文毅公澍題育嬰堂

云父兮生母兮鞠無父母有父母此之謂民父母子言  
似孫言續獅子孫即子孫以能保我子孫蔡東軒學博  
司訓江山縣歲饑勸各大姓輸粟平糶題聯於堂云盡  
力盡心未能盡職任勞任怨不敢任功

真賞難逢

世俗以夫婦之事為敦倫以僕令奴僕為飭紀嘉慶已  
卯科吾浙秋試某房官閱文見有飭紀敦倫句大駭曰  
敦倫豈可飭紀怪誕極矣亟以筆直抹之同邑盧茂才  
康錫應秋試被放闈文用舍重而徒句為房官所抹沈

冷廬雜識卷五

茂才逢源歲試前列文用曾南豐其人出而天下平句  
旁評云杜撰余親見之可知場屋文字真賞難逢即尋  
常語句亦有被抑者更何得炫異求新乎

俚語本佛書

俚語有出於佛書者偶閱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漫識  
於此肩毛成其光明脅肋四分膿血增一阿床佛本  
經鑰匙雜寶店肆中阿喫酒無量搔痒賢愚欺侮  
勝天王藏經須賴合經調戲解脫擡舉舍利弗阿痕迹通論  
般若經布施須賴調戲通論擡舉毗曇論痕迹通論  
狗咬大威德羅尼經

韓詩外傳

隋志韓詩外傳十卷李善注文選引孔子登泰山觀易  
姓而王者七十餘家事及漢皋二女事徐堅初學記引  
魯哀公穿井得玉羊事今本皆無之蓋十卷雖仍隋志  
之舊而已非全書矣

論衡

王充論衡毀聖訐親獲罪名教其餘誕妄之語難以悉  
數至論行善福至為惡禍來謂由於遭遇適然不因人  
事是與易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書惠迪吉從逆

冷廬雜識卷五

五

因之旨顯相背戾不將率天下之人去善而就惡乎古  
今來骨理之書鮮能傳世此獨歷久不廢者蓋其引證  
浩博才辨宏肆而篇帙繁富亦時有平正之辭足以矯  
俗祿偽也學者於此書當審擇而節取之

項

程氏大昌演繁露云說文瓊赤玉也詩有瓊瑤玉佩左  
氏楚子玉為瓊弁玉纓皆對別言之若等為一玉不分  
言也今人用瓊比梅雪皆誤余按詩木瓜篇毛傳云瓊  
玉之美者則與玉對舉安知不以精粗為別耶又按齊

風毛傳云瓊華美石瓊瑩石似玉瓊英美石似玉其言  
似玉則色白可知似不必泥說文之言

杯中角影

晉書樂廣傳載杯中角影事與風俗通義所紀杜宣事  
絕相類二書文法各異而晉書簡要勝之

明史體例

明史體例極精姚廣孝入列傳不以僭許之也秦良玉  
入列傳不以女視之也閩黨佞倖姦臣列於宦官之後  
流賊之前其嫉之也深而貶之也至矣

冷廬雜識卷五

五

語意相似

史漢有語意相似而叠用者略識於此史記空言虛語  
高祖內外表裏書踰年歷歲趙世家延年益壽商君  
隱情張儀露兵暴師主父漢書年衰歲暮傳 俊雄豪  
傑通 飄至風起通 道遠路遠 中山靖王 天下少雙海  
內寡二王傳 招殃致凶傳 殘賊酷虐苛刻慘毒方  
進等盛齊隆王莽 窮凶極惡傳 思過念咎傳 道盡  
塗殫如傳 後漢書歡欣喜樂傳 怨恨忿懣傳 程陟  
危歷險作都

郭子儀

新唐書高郢傳郭子儀怒判官張曇奏抵死郢引奏甚力忤子儀意下徙猗氏丞南部新書謂郭令公惟奏杖殺張譚物議為薄譚即曇之訛也汾陽盛德乃有此事是可知懲忿之難

文章流別論

摯仲洽文章流別論以交交黃鳥止於桑為七言以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為九言與毛詩異讀其說當有所本然玩其文義自當斷讀為宜

冷廬雜識卷五

豫章行樂府

薛道衡豫章行樂府云不為將軍成久別只恐封侯心更移視唐人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意更深曲不獨空梁落燕泥句足以動人也

清和

長洲沈歸愚尚書德潛說詩時語謂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明指二月謝康樂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人談讀謝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賢者

不免云云按歲時紀四月朔為清和節又魏文帝魏賦伊暮春之既替即首夏之初期天清和而溫潤氣恬淡以安治謝元暉詩麥候始清和劉士章詩首夏實清和是以四月為清和不始於宋人矣

飛英塔

湖州飛英塔在北門眠佛寺主闔郡文風乾隆甲寅塔圯重修五年之間出兩殿元乙卯王勿菴侍郎以銜至已未姚文信公文田道光乙未塔又圯闔郡會試遂無一人登第丁酉重修戊戌鈕松泉庶子福保大魁甲辰周縵雲侍御學濬以

冷廬雜識卷五

第二人及第嗣後科甲復盛風水之說非無憑矣塔高四十餘丈中又有石塔高數丈已亥秋余與烏程周蓮伯孝廉學濬昆弟登其顛梯級玲瓏躡空而上蓮伯有詩紀遊云浮屠涌招提報德資鎮奠侈剝生輝光象教力能變七級森嵯峨八窗互貫穿密勿窮攀躋危梯躡螺旋騰身歷鵬鷲矯首切星漢眾山蒼弁來環衛若鰲怵其區亘北戶際天渺無岸俯攬菰城中一氣入凌眇短樹牛毛疏連葢蟻垤間是時風日佳天宇肅清晏爾雲慙未能自笑樊籬鷄愿乞飛霞佩攜手游汗漫

華陀廟聯

客有述華陀廟聯云未譬曹顛千古恨曾醫關臂一軍驚又云岐黃以外無仁術漢晉之間有異書稱前聯尤佳余謂曹顛關臂事皆不見正史不若後聯之大方也

徐冲晦

徐冲晦處士宋仁宗時召對除大理評事固辭後居杭之萬松嶺精象數謂子孫世世勿離錢塘永無兵燹按徽宗宣和三年方臘作亂十二月二十九日陷杭州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二月王師水陸並進戰六

冷廬雜識卷五

聖

日斬賊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官府庫與僧民之居翌日宵遁大兵入城臘旋就擒計臘所陷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是冲晦之言亦未必驗特宋元革除之際兵不血刃安堵如恆異於他處之屢遭殺戮耳

瘡方

餘姚吳蓉峰學博麟書患膿窠瘡醫久不痊後有相識遺一方云得自名醫為療瘡第一良藥如法治之果愈余於庚戌年患此甚劇亦以此方得痊茲錄於左

廚房倒挂灰塵三錢錫伏地氣松香一錢茴香一錢花椒一錢硫黃一錢銀一錢癩蝦蟆一錢枯礬一錢蒼朮一錢白芷一錢硃砂一錢右藥共研細末用雞子一箇中挖一小孔灌藥其中紙封固口置幽火中燉熟輕去其殼存衣再用生豬油和藥搗爛葛布包之時擦瘡處

元真子祠聯

平望平波臺元真子祠有聯云泛鏡水千腔歸來餐菘飯蕞羹地真仙境聽棹歌一曲隨處有荻花楓葉我亦漁人筆意瀟灑可喜

冷廬雜識卷五

聖

蒙求

蒙求一書所以資童幼之誦習作初學之階梯晉李瀚創為之徐子光為之注名曰蒙求集注宋王逢原又作十七史蒙求明姚光祚又以王逢原所作未備從而廣之分三十七名曰廣蒙求然有對偶而無韻注又簡略劉班取兩漢事括以韻語名曰兩漢蒙求王芮歷敘帝王世代略述古今事蹟名曰歷代蒙求徐伯益集婦女事實為韻語名曰訓女蒙求元吳化龍集左傳事為韻語名曰左氏蒙求胡炳文集嘉言懿行可為則效者

屬對成文以啟導初學名曰純正蒙求此數書今世尙有其本而得採入

四庫中者則惟蒙求集注純正蒙求又有爲諸家所著錄而其書罕傳者則如名物蒙求三字蒙求蒙求增注廣韻小說蒙求宋范鎮本朝蒙求胡宏敘古蒙求孫應符家塾蒙求宗室蒙求宋舒津蒙求續蒙求和李翰林蒙求之類是也

文選

唐初李善與許淹公孫羅並承江都曹憲爲文選音訓

冷廬雜識卷五

四

蒼雅之學而李注盛行於世與顏師古漢書注並稱開元中呂延祚復集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向李周翰共爲之注與李氏注並行然當時文士如李匡又作資暇錄邱光庭作兼明書深斥五臣之謬遠遜李氏之精核大淹通如李氏其所未詳者且百有十四亦可見此書之博奧有未易沿討者矣唐宋士人皆習此書迨熙豐間王安石著三經新義頒於學宮主司以之取士於是以穿鑿爲能以附會爲工而選學漸廢然而承學之士代不乏人精於是者若洪氏邁王氏應麟皆有論辨足以

發明其旨趣蓋其書歷久常新故其學闈久弗替後人雖有廣文選續文選等書終不能與之爭衡也

安儀周

周芸舉觀察內自訟齋文集載朝鮮安儀周事公奇其略云儀周名岐從貢使入都偶於書肆見抄本書不可句讀以數十錢購歸細玩之解乃前人窖金地下錄其數與藏處皆隱語徧視京都惟明國公屋宇房舍似之卽世所稱大觀園也乃求見明公曰公日用以千萬計度支將不給願假金十萬不問所之三年還報因指所

冷廬雜識卷五

四

坐室柱曰發此磚可得金如數公笑命具舂舂獲如所言遂付之去至天津業鹽爲商三年還謁曰幸不辱命息三倍公曰是亦不足供吾用願再爲我謀曰無已則假金百萬公笑曰安得發地再得之儀周起請徧觀諸室至寢門內曰是可得發而與之乃至揚州爲商三年報曰倍之俟公取用公曰其再經營之又十餘年儀周老辭歸國公問與飲食曰若異人有異術曰非也岐得異書知藏金處請爲公盡言之因一一指其處公曰若不需耶曰此公物天以與公者仗公福已得贏餘足自



給拜公賜矣儀周好賓客濟貧困多豪舉富收藏盡以書畫歸國子孫匪者為安氏觀察謂儀周知物之有主不妄取而以力取其餘似有道者余謂儀周躬自致富而能施與不吝崇尚風雅誠足誌也

齊名

韓柳齊名而聲氣異元白齊名而志節殊觀其平時酬贈惟事辭章責善之風邈矣

明政

明多敝政閣臣奪情典禮替矣廷臣予杖刑章悖矣厥

冷廬雜識卷五

尾

臣侵權名位紊矣莊烈帝勵精圖治不能改其失此所以終不競歟

朝邑志

王阮亭謂韓五泉朝邑志與康對山武功志並稱先輩稱為巨麗今按朝邑志字僅五千七百餘筆墨簡古洵為傑作然名宦不載事實選舉不載年歲失之太略紀楊恭報復知縣事乃小丈夫所為未免採擇不精未若武功志之簡而能核也

成仁取義

文信國公生於宋理宗端平三年丙申五月二日死於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壬午十二月九日得年四十有七及第在理宗寶祐四年丙辰年二十有一宋史謂年二十蓋舉成數言也公與弟壁同舉進士後壁降元公季弟璋亦仕於元公獄中詩有云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橫蒼烟又云二郎已作門戶謀江南葬母麥滿舟不知何日歸兄骨孤死猶應正首邱又與嗣子陞書有云吾以備位將相義不得不殉國汝生父與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嗚呼成仁取義何

冷廬雜識卷五

尾

人不當勉為乃同體之親異趨若此公之所云殆以事已至斯且誼關骨肉不得不爾豈國而忘家之本志哉

李太白瀨水貞義女碑

李太白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歐陽公集古錄趙德甫金石錄皆不著錄其文則見於唐文粹考史記伍子胥傳不誌貞義女事自太白詳述之而其事始顯夫子長世為史官勤搜散失顧於貞女佚之因歎古今賢媛德茂行卓而湮沒不傳者可勝歎哉太白詩冠有唐文亦清俊適俗文粹所載凡二十篇大率皆投贈登臨之作

惟此文表揚幽光體裁莊雅昔曹娥孝行得邯鄲淳之碑而始著而貞女奇節亦侍太白之文而益彰迄今過瀨渚之旁世遠風微遺徽寥寂而撫覽碑銘誦明明千秋如月在水之辭猶令人遐溯英淑悠然慨慕文章之有裨世教豈淺鮮歟

知縣承襲

知縣有承襲為之者

國初遼陽甫置縣下令能招百人往者官之義烏陳達德率百人以應授遼陽令勤墾闢招商買興文學逾年

冷廬雜識卷五

民

政化大行卒於官其子瞻遠奉

詔承襲蓋異數也時為諸生衰經受職踵父之故轍而循次成功邑人感慕為之立祠歷官常州同知達德能詩有游靈鷲句云磬入巖松初地寂龕生海月晚潮來

鄺湛若

明南海鄺湛若父子殉難事南疆釋史不載今參考諸書錄其遺事以補之鄺露南海人初生時甘露降於庭槐不餒母乳有慈上人見之曰此天上玉麒麟豈與人間乳氣耶以露水調米汁餵之因名露字湛若五歲父

命作甘露詩應聲而就及長工諸體書學騎射嘗跨馬值南海令黃恭庭行轅下騎弗及黃怒拘之御史梁森環為請罪弗釋遂亡命走廣西游岑監諸上司為徭女執兵符者雲緝娘書記歸與赤雅一編崇禎末補諸生學使以恭寬信敏惠校士露五比為文以真行篆隸八分五體書之黜置五等大笑棄去縱游吳楚燕趙賦詩數百篇才名大起戊子以薦擢中書舍人庚寅奉使還廣州會王師至露與諸將死守十閱月而城陷幅巾抱琴而死露好歌詩大言汪洋自恣以寫其牢騷不平之

冷廬雜識卷五

民

氣所居海雪堂環列古器有二琴一曰南風宋理宗宮中物一曰綠綺臺唐武德年製明康陵御前所彈也因貧以所玩質子錢二琴亦時出入質家作前後當票序有詩云三河十上頻炊玉四壁無歸尚典琴少嘗師事阮大鍼泊阮羅織東林乃貽書絕交侃侃千言子鴻字劇孟亦崎士年三十餘能詩及擊劍丙戌之役抗命不從率北山義旅戰於廣州東郊死之贈錦衣千戶余謂湛若奇人也乃貽書絕交守城死節是奇而能協於正矣世有以狂目之者豈足見其真乎

荆軻

綱目荆軻書盜袁隨園非之其論甚辨余謂軻既欲生劫秦王當先量力之能否力所不能為而冒昧行之徒殺身湛族以速燕之亡能毋貽笑於天下後世哉竊謂史記所書刺客當以荆軻為最下當其待客未來因太子光之請遂發怒不能姑待且知秦舞陽之往而不反而仍與偕行謀之不愼事安得成

天祿識餘

杭堇浦太史跋錢塘高江村侍郎士奇天祿識餘云不

冷廬雜識卷五

五

觀左傳注妄謂經皇為冢前之闕不觀漢書注妄引後漢紀以證太上皇之名不觀水經文選兩注妄詫金虎冰井以實三臺不觀地理通釋妄分兩函谷關為秦漢青雲二字莆田周方叔以為有回解迺以隱逸當之聚頭扇已見之金章宗詞咏出歸乃謂元時高麗國始貢銀八兩為流本漢書食貨志乃引集韻以為創獲人米盧郎見齊隋兩書姚寬叢語云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入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數之多也乃用元微之八采詩成未伏盧為證是知一未知二也余觀此書

有經書習見語亦皆采入其誌冷僻之典又多不標所出之書至於舛誤之處亦不止此如十洲記漢武帝天漢二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色黃蓋神馬之類入水經日不沈入火不焦乃謂入水不濡又脫入火不焦句古今注荷花一名水芝西陽雜俎湖日蓮子也乃謂蓮子湖日芡實水芝親家見後漢書應泰傳注見於史者始於隋書房陵王勇傳乃謂見唐蕭嵩傳儀禮士昏禮云日入三商為昏賈公彥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乃謂周禮漏下三商為昏商音滴梁元帝纂要日在未日

冷廬雜識卷五

五

歇後語

宋吳升優古堂詩話謂友于見南史劉湛友于素篤北史李謚事兄盡友于之誠又陶淵明詩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按友于二字後漢書已有之吳彌傳陛下隆於友于又晉書馮統傳陛下友于之情甚篤色斯亦始於後漢書左雄傳或色斯以求名赫斯始於後漢書曹節傳發赫斯之怒貽厥始於晉書賈充傳贊茲歇後語

之濫觴也

前漢丞相諡

前漢丞相四十五人二十人無諡平當平晏父子為相皆不得諡至於王商之剛直而諡曰戾張禹之奢淫而諡曰節亦拂乎是非之正矣

疊字

李易安聲聲慢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連疊七字昔人稱其造句新警其源蓋出於爾雅釋訓篇篇中自明明至秩秩疊字凡一百四十四般般悽悽

冷廬雜識卷五

一段連疊十字此千古創格亦絕世奇文也

忍字

張公藝書忍字卽不癡不聾不為家翁之意似與家人嚴威之旨有殊不知骨肉之間以分相維亦以情相接故於大防宜謹不得以玩肆致吝而於小節宜寬不可以操切生嫌其義未嘗相悖也

楊守謙客

洪武初教官給由至京帝詢民疾苦守嵐吳從權山陰張桓皆言臣職在訓士民事無所與帝怒曰宋胡瑗為

蘇湖教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賈誼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道者固如是乎命竄之邊方吳張之對蓋為陳平有主之者一言所誤按嘉靖時俺荅入寇保定巡撫楊守謙率師入援薄俺荅營而陣無後繼不敢戰客有勸之戰者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悞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不納竟以失誤軍機棄市客之識勝吳張二人遠矣

五聖丹

冷廬雜識卷五

癩狗毒蛇咬人者多死方書雖有治法不甚著效惟蕭山韓氏所傳五聖丹獲效如神救人不可勝數韓氏惟製藥施送秘不傳人鄭拙言司錄開化從其同寅汪睦齋學博世鈐處得此方見示汪喜錄單方製良藥施人此方得之於其至戚乃自韓氏竊得者汪按方製藥以拯人無不應手取效因錄之以廣其傳

上號當門子 一錢 梅花冰片 一錢 火硝 三分 上號腰

面雄黃 一錢 九製爐甘石 一錢

右藥共研細末男左女右用竹挖耳點近鼻處大眼角

七次隔一日再點七次再隔一日又點七次雖重傷者  
自愈若犬獸至二十日外者不治若用藥後誤喫羊肉  
用藥再治遲至二十日外者亦不治宜忌羊肉發物四  
十九日兼治痧症悶死時疫傷寒痲發不出者亦用此  
藥點眼為男左女右

方公祠

名宦建專祠子孫亦得祀永世勿替者天台方公祠  
其最著矣公諱印號樸菴安徽桐城人明宏治間以孝  
廉知天台縣薄賦省刑勸農桑治學校抑豪奸一切以

冷廬雜識卷五

七

真誠出之為縣九月卒囊中僅餘俸銀八錢僚佐吏民  
為助棺殮小民罷市相弔諄入祀名宦祠萬歷間元孫  
大鎮巡按浙江建祠置田百餘畝屬學宮收租後漸為  
官役侵漁祠宇蕪圯道光十二年十一世孫傳穆觀察  
浙東偵知其故乃盡以其田屬邑令使擇紳士之賢者  
司其事歲登出入之數於官纖悉必書申之大府著為  
定律方氏子孫闕數歲必至祠省視以桐城縣印文為憑祠中給資斧錢  
六十 由是堂宇崇煥歷久常新祠中從祀者為公之元  
孫大鎮浙江巡撫九世孫觀承浙江巡撫觀本秀水知縣十世孫受疇

閩浙總督維甸浙江巡撫十一世孫傳穆甯紹台道蓋皆官於浙者

吳祭酒尺牘

錢塘吳毅入祭酒錫麒官京師時耽情騷雅不屑奔走  
權門以故品望日高而生計日薄嘗貽友人書云弟藏  
身人海終日閉門亦謂軟紅不到而釜中魚長甑裏塵  
生幾欲服卻粒丹行食氣法修到太虛真人地位又云  
自唱還雲之曲本擬有田可種藉奉晨昏無如饑來驅  
我遂復入春明之夢兩年羈絆一步不移大抵生平好  
作冷人天故以冷待之破帳紙窗索然若時有西風

冷廬雜識卷五

七

吹到不自知砭肌消骨也讀之可想見清寒風味

會試總裁五人

國朝會試總裁惟順治丁亥己丑二科皆七人其後或  
四人或三人二人而已道光己丑科曹文正公奉  
命典試以老病辭  
上不允時總裁已四人矣特增一人於是歛吳大司農  
椿以光祿寺卿典試蓋異數也

學政三年六人

太湖李學士國祀道光己丑館選癸巳大考馬拔討交

耻論誤書耻作耻列四等爵俸二年戊戌大考心共寒  
潭一片澄詩次聯云雙清觀我相一片勵臣心

御筆加圈列一等第一名由編修擢侍講學士己亥督  
學浙江關防告示有年少登第學識淺陋之語未幾御  
史蕭山高枚參其寬縱 召至都未及啟程即以療疾  
卒年僅三十餘督學三年一更任而自丁酉至庚子共  
易六人前此所未有也丁酉冬華陽卓侍郎秉恬來升  
總憲去戊戌春桐城姚侍郎元之來升總憲去己亥春  
侯官廖侍郎鴻荃來升總憲去是夏李繼之庚子春江  
冷廬雜識卷五

陰季正詹芝昌來是秋以丁憂去南海羅學士文俊來  
在浙三年最得士心

題句鐫竹

餘姚吳蓉峯麟書官仁和訓導署有竹林小池種花滿  
園終日諷詠其中不問俗事因題句鐫竹自述其樂趣  
云廣文冷官不理詞訟教授生徒鎮日閑空有客入門  
便衣迎送散步竹林隨口吟諷飲酒微醉華胥一夢睡  
起醒來抱孫自弄快活逍遙卓異勿用可笑神仙苦修  
山洞

三世能詩

唐人三世能詩者錢起子微孫可復可及珣柳公綽子  
仲郢孫璞璧珪玘音八元子孝標孫褐盧氏則綸以下  
四世才藻尤盛  
本朝三世能詩秀水朱竹垞太史彝尊子昆田孫稻孫  
為最著

用民興利

宋种世衡築青澗城初無水穿井百五十尺至石乃曰  
能屑石一畚者酬百錢居數日及泉民甚賴之王明為  
鄞陵令故事有所賦饋明日令不用錢可人致數束薪  
芻水際令欲得之得數十萬明取以築堤由是民無水  
患明李中巡撫山東歲歉令民捕蝗者倍予穀蝗絕而  
饑者濟陳幼學為確山知縣芑地多茂草根深難墾令  
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幾草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  
畀民此皆得用民興利之道者唐代宗將幸華清宮先  
命完葺柳子華為修宮使設棘圍曰民有得華清宮瓦  
石材用投圍中踰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山積矣此  
則脅之以威乃權宜之術矣

漢書造語絕異

前後漢書造語有絕異者如刑法志云不祥莫大矣焉  
燕刺王旦傳云其者寡人之不及與東平憲王蒼傳云  
豈况築郭邑建都鄂哉豈况二字屢見不及備引趙壹傳云三王亦  
又不同樂宦者傳論云社稷故其為墟此等句法後世  
罕或用之

千里駒

千里駒之見於史者彙載諸說邵家而徐氏玉芝堂談  
蒼趙氏陔餘叢考所記較多漢劉德魏曹休晉傅咸劉

拾遺雜識卷五

庚

曜符則宋張敷梁蕭暎王茂任昉袁昂劉杳邱仲孚王  
規北魏李伯尚李孝伯袁躍北齊馮翊王潤崔昂元文  
遙北周杜某隋張虔威唐李嵩李千里宋趙子通遼耶  
律的珠共二十五人余為補四人曰李景年十六國春秋前趙錄  
朱友倫傳五趙攀舊五張汝霖金魯連子有徐劫之  
二號千里駒黃山谷見其甥洪芻詩曰不意江南翠  
此千里駒此皆不見於史而陔餘叢考亦引之又宋  
仁宗稱劉承年為劉氏千里駒見宣和畫譜見  
阮咎稱見詠之為吾家千里駒見曲洧舊聞

有明一代至文

馮恩子行可請代父死疏楊繼盛妻張氏請代夫死書

皆有明一代至文也雖暴戾之主閹之當為釋怒乃行  
可賴通政使陳經入奏恩得減死戍邊張氏書為嚴嵩  
所遏而繼盛遂死權奸之禍烈矣

黃鶴樓聯

湖北黃鶴樓聯甚多錄其最著者一上高樓緬當年江  
漢風流多少千秋人物雙持使節喜此日荆衡形勢縱  
橫萬里金湯史驗我去太匆匆騎鶴仙人還送客茲游  
殊戀戀落梅時節且登樓錢惜恨我到遲鶴已去怪人來  
早詩先傳 何時黃鶴重來且自把金尊看洲渚千年

拾遺雜識卷五

竟

芳草今日白雲尚在問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  
一樓萃三楚精神雲鶴皆空殘笛在二水彙百川支派  
古今無盡大江流 欄杆外滾滾波濤任千古英雄挽  
不住大江東去窗戶間堂堂日月儘四時憑眺幾曾見  
黃鶴西來

西村集

明史明古鑑西村集弔內閣陳某詩云何事先生早蓋  
棺薤歌聲裏路人歎填門客散恩何在負郭田多死亦  
安鹽海已無前日利冰山誰障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

李爲道羅生已復官按明史陳文傳言羅倫論李賢奪情文內媿陰助賢益爲時論所鄙又言既參大政無所建明朝退則引賓客故人置酒爲曲宴事務請屬遇睚眦怨必報名節大喪此詩蓋道其實也

傳神寫照

傳神寫照見於晉書顧愷之傳後世謂之行看子亦稱行樂圖至今日而此風盛行幾於人各爲圖競出新意命名求人題詠甚至有空紙一幅名曰尸解圖以乞詩者真愈出愈奇矣

冷廬雜識卷五

空

張少宗伯

鎮洋汪少司空廷嶼以第三人及第初名寤補博士弟子員學使桐城張少宗伯廷璐張以第二人及第奇其文曰他日名位不在吾下爲易其名且加廷字欲引爲昆弟行也有相士之特識兼有愛士之虛衷江南人至今稱之

博古通今

袁隨園宰江甯城中韓姓女爲風吹至銅井村離城九十里村氓次日送女還家女已嫁東城李秀才子李疑風無吹入九十里之理必有姦約控官退婚袁曉之曰

古有風吹女子至六千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忠臣豈肯作詭語者第當年風吹吳門女竟嫁宰相恐汝子無福耳李讀詩大喜兩家婚配如初是知聽訟者當博古也汪龍莊大令官湖南時宜章縣寡婦鄭宋氏無子欲繼親姪鄭觀族人謂觀無兄弟且父死不宜後他人宋愬縣及州越四年愬木道發汪關訊汪曰觀宜嗣宋無疑婦立繼聽其自擇昭穆相當獨子勿禁傳曰已孤不爲人後謂不受命於所生父也今剛得出繼

冷廬雜識卷五

空

天子命之矣又何訊焉因止宜章不傳兩造援例詳結是知聽訟者當通今也

三圈手

東陽樓枚臣茂才梯震少負雋才年十八病盲猶健於女與友朋門藝以指圈桌可立就時人號曰三圈手學使周春坊清原至金華執卷求試曰某盲艱於書不艱於作乞得書敏者二人七藝當立成如其言果然又命作詩衝口如應響遂補博士弟子員事屬破格人皆稱樓之才而尤頌學使之賢云



臨文不諱

昔人為祖與父作墓表家傳皆直書祖父之名不假他人填諱當是臨文不諱之義近代名人如全謝山太史集中先公墓石蓋文姚姬傳比部集中姚氏長嶺阡表皆然明都穆南濠詩話亦書父諱蓋不欲泥避諱之說致親名不彰耳

續名醫類案

錢塘魏玉橫之琇續名醫類案六十卷世無刊本余從文淵閣借四庫本錄一部凡六十六萬八千餘言採

拾遺雜載卷五

取繁富閒有辨論亦皆精當玉橫自述醫案數十其治病尤長於脇痛肝胃脘痛肝木疝瘕等證謂醫家治此每用香燥藥耗竭肝陰往往初服小效久則致死乃自創六方名一貫煎統治脇痛吞酸吐酸疝瘕及一切肝病惟因痰飲者不宜方用沙參麥冬地黃歸身枸杞子川棟子六味出入加減投之應如桴鼓口苦燥者加酒連尤捷余仿其法治此數證獲效甚神特表其功用以告世之誤用香燥藥者

冷廬雜識卷六目錄

顧兼塘詩

姚姬傳比部詩

朱立齋詩詞

小本書

姚文僖公

功在怨磨

鉤隱

葉馨陔先生

塵史

玩好不可溺

明史

詩酒券

圖作佛圖

桐鄉

水龍

葛壯節公詩

冷廬雜識卷六目錄

劉園

四代同堂

父為部民

璞王之喻

疊字詞

齊少宗伯

活人種竹

班馬異同

陳太僕

禽言

烏爾吉祭酒

三殿五城

聊齋誌異

未四六

未婚守貞

箴

朱莊

詠史詩

不繫園

葬會

陳殿撰詩

著述當自定

齋號

昭君詩

玉泉雪水

器銘

周文忠公

沈又希先生

錢景顏先生

吳小宋大令

武昌府署聯

疏用嗚呼語

金元玉

海忠介公

水仙

猴經

冷廬雜識卷六目錄

傳臚

汪太史

魯雲崖大令

皇甫養亭先生詩

西湖

羅漢像

童二樹畫梅

孟子外書

百家唐詩夷堅志

明倫堂聯

小山詞鈔

飯飯錄

藕湖泛月圖

賦重發端

漢唐

宋石經

浙閩號舍

三字經

任昭才

教子

戴石屏詩

從祀

逸民列傳

明代縣令

王節愍公

屠太守

集字聯

明季大臣

四書逸箋

小詞長調

彭澤父

歐陽公七律

夜紡授經圖

西湖秋柳詞

明登科錄

鴛水聯吟

冷廬雜識卷六目錄

弔腳痧

蔡沆霞先生

羊車

浙西要害

冷廬雜識卷六

桐鄉 陸以湑 敬安

顧兼塘詩

無錫顧兼塘明府翰宰涇縣有恩廉潔自矢後虧帑項被劾邑民醵錢代償力拒之曰吾甯獲譴不忍累吾民也既遣戍怡然就道著有拜石山房詩鈔道出松陵絕句云短笛吹殘倚柁樓此身只合伴浮鷗蘆花也有江湖恨一夜秋風已白頭饒有風致斷句如夏日田園云綠楊陰下練車響紫棟風中煮餅香臥病云夢中得句

冷廬雜識卷六

全篇少枕上懷人遠道多皆可諷誦

姚姬傳比部詩

姚姬傳比部以古文名天下詩亦清俊可誦如地擁江聲出天橫雨勢來雨歇羣山響春深萬木齊石壁凌江閣風林隔浦船俱佳姚與趙雲松觀察皆於嘉慶庚午重赴鹿鳴宴趙繪為圖姚題詩云敢道與君成二老與逢此會亦千秋語亦婉妙

朱立齋詩詞

長興朱立齋紫貴司訓杭州詩名隆起嘗於溫州道中

得句云沿街墻比竹籬短貼水橋如板棧低惟親歷其境者始知其佳又有諸將擬杜詩云元戎寵冠百僚班其盼膚功指顧間緩帶輕裘羊太傅圍碁賭墅謝東山馬馱殘月宵移帳旂捲清風曉渡關隊銀刀人簇擁錯疑新破蔡州還潛師宵濟費安排誰遣多魚漏洩來爛額焦頭新鬼大短兵狹巷幾人回豈容小醜成堅壁敢向危時議將才赤手長鯨疇縛取至今烽火有餘哀寂寂蘭陵破陣歌運籌借箸定如何空將併命憐肝膽終冀安邊有牧頗犄角先同猿鶴化蒼黃轉恨兕犀多

冷廬雜識卷六

二

伏波橫海登壇久肯向雷池一步過翁洲消息斷經年島嶼波濤路渺然風利爭傳黃蓋艦火攻競報李苗船果能志奮中流楫自可功書幕府箋烽燧未消憂水旱何人籌及大農錢雪花消後杏花紅誰掣鯨魚駭浪中鼠目鸞頭膺上賞雞鳴狗盜奏奇功親賢授鉞風雲壯巴蜀飛符士馬雄不有捷書馳海甸諸公何以答 宸衷詩蓋成於暎夷陷甯波之後旨深語警獨出冠時詞亦清俊錄二首買陂塘 天寒歲暮鄉思無端陳君筱初不盡九日書詞云甚無端水程山驛天涯偏又萍寄浮於安陽學舍

雲當貴非吾願何况一官宛紫疏懶意也不擬飄零湖  
海求知已閒愁喚起正落葉堆門殘蕉風隔雨響窗

紙 同心侶却有哦松隱吏誰憐家世蘭綺青袍十載

蕭騷感髮鬢寒擅滋味春及矣只願逐賓鴻北向成歸

計欄杆自倚筭最是無情桃花峻嶺鄉路隔千里臺城

路高大榜仙將赴南溪縣尉之任出楓江話詞云大江別  
別同索題述此解時已亥立夏後二日也

東下君西上天涯又紫離思酒載吳船詩編蜀道三峽

啼猿聲裏清時宦味儘官閣看山了無塵事出水平橋

最憐揮手舊珂里 芙蓉塘畔甲第記林泉選勝客與

文史夜雨連床謂令弟第 春風進艇我亦曾陪裙屐零

襟斷袂有如雪楊花替人垂淚待話相思綠波傳素鯉

小本書

小本挾書始於宋時見戴埴鼠璞近時坊間所刊尤多

且多訛字道光庚戌年考試教習詩題山雨欲來風滿

樓得陽字乃許渾咸陽城東樓詩句也小本書刊咸作

戊沿其訛而被黜者百餘人

姚文僖公

姚文僖公官內閣中書時常至閣取歷科狀元殿試卷

觀之日必書卷一本嘉慶己未科大魁天下論者謂  
殿試卷字為

本朝狀元之冠公秉性剛正嘗以事忤某協揆意 殿

試時某適閱卷匿其卷他處仁和孫補山相國士毅覓

得之必欲置之前列謂此卷寫作俱佳擯之何以服人

某不得已改置第九本進呈

御覽特拔第一此固由於天定而相國憐才之意亦可

感也公時藝絕高初為廣東主試嘉慶庚申所取文皆古淡

通榜無人登第繼為福建主試西乃降格取之遂有登

第者後為山東主試丁卯皆取才氣發皇之作登第者獨

多自謂取士後盛於前取文則前勝於後常以為憾

功在怨磨

明夏尚書原吉治水吳中民初不便詢諸父老父老對

曰相公開河功多怨多千載之後功在怨磨公斷而行

之功效到今

本朝黎襄勤公世序治南河用碎石築茶勤公毓美治

東河用磚南河有石可採東河無石故以磚代皆為眾議所撓兩公毅然

行之遂以成功予謂凡舉非常之事鮮不致怨惟有大

識力者乃能堅忍持之然必有千載之利始可排羣議以成大功若利不能及久遠而亦強民力為之則悖矣

鉤隱

折獄龜鑑鉤隱門載王恭戎邊留犍牛六頭於舅李璉家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舅曰犍牛二頭已死當還四頭老犍非汝牛所生恭訴於縣縣令裴子雲以恭付獄追盜牛賊李璉璉皇怖而至叱責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賊汝莊內璉不服喚賊對辭乃以布衫蒙頭立南墻下璉急吐欵云三十頭牛是外甥犍牛所

冷廬雜識卷六

五

生非盜得也子雲令除恭頭布衫璉驚曰此是外甥子雲曰是即還牛更欲何語復謂璉曰五年養牛辛苦特與五頭餘並還恭聞者歎服又載江陰令趙和唐闕史作趙宏咸通初審問淮陰民隱諱東鄰贖契錢事東陽令侯臨追還他邑民寄姻家財產事皆相類又金史移利幹里朶傳云有農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十千寄鄰家賊平索之鄰人不與訴於縣縣官以無契卻之乃訴於州幹里朶陽怒械繫之捕其鄰人詰之曰汝鄰人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錢

而釋之其事亦相類近世良吏仿此而著循聲者不可勝數亦有與此相反而蒙詬者余戚江蘇田某以二千金子張某購絲張不與絲而匿其金田訴之郡邑吏不得直乃控之大府大府以無券不允且加責焉田發恨死此咸豐四年事也

葉馨陔先生

同邑明經葉馨陔先生綏祖學識淵通兼達世故里有爭競者以數語解紛皆屈服嗜酒喜交遊每當良辰令節招集朋好酣飲忘疲恆出新意為觴政以娛賓入其

冷廬雜識卷六

六

座者輒流連不能去家素封以是中落晚歲授徒自給心緒鬱抑年未及六十而卒其自輓云半生豪氣銷杯酒垂老愁懷託硯田蓋紀實也先生於余為父輩姻且比隣而居幼嘗侍談讌記其酒令數則一字三筆而四子書中祇一見者若有一勺一勺不古錢四字備四聲者大泉五十永通萬國天福鎮寶正德通寶二物並稱有奇耦之分者冠履欵環領袖杯箸扇對成語三字疊韻者典淡顯輕清靈敏透瘦手柳酒古人姓名三字同一韻者田延年高放曹王方慶劉幽求一字分

兩字而三字同在一韻者虹螭祺禕仲諷情

塵史

王彥輔塵史謂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  
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諸身  
爻辭說卦罔不該矣而獨不言眉與頰以余觀之若花  
之桂棟鞠果之菱芡草之蕩芷葱蒜苔木之楓栝等詩  
皆未之見至易所不載者如蠶唇眉乳臍等亦未可悉  
數又爾雅釋鳥不及鶴釋蟲不及蝶物類至繁偶有遺  
焉無足異也

冷廬雜識卷六

玩好不可溺

王思質忤貽嚴世蕃以清明上河圖贖本世蕃恨其有  
意給已假失機事致之死程季白寶愛將樂石構一軒  
藏之董思白為題曰樂雪齋後官中翰為權貴邀取不  
與買禍以死玩好之不可溺也豈獨珠玉寶賄為然哉

明史

王尚書鴻緒明史彙三百十卷明史定為三百三十二  
卷并目錄四卷為三百三十六卷本紀建文帝改稱惠  
帝列傳據元史裕宗睿宗之例改稱懿文太子為興宗

孝康皇帝與獻皇帝為睿宗與獻皇帝別為一卷表增

功臣外戚列傳增閹黨周延儒溫體仁收入姦臣列傳

本紀列傳俱增贊語其餘各有增減改易總其成者大

學士張廷玉也謹案康熙十八年

詔修明史 召試彭孫適等五十人 入館纂修以紀

載互異考覈未定尚書奉

勅纂修於雍正元年葉繕進呈二年

詔諸臣續成其事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明史始告

成先後閱六十餘年視前代之尅期訖事掛漏舛誤者

冷廬雜識卷六

相判天淵洵足為一朝之信史也

詩酒券

太倉王蓮心太守宸以畫作支酒票嘉善黃壽青觀察  
安濤因求題圖詩者之多仿而行之凡索詩須以酒將  
意名詩酒券作歌紀之有彼以酒來我詩去一紙公然  
作憑據之句

圖作佛圖

徐阮陸師宦成解組以平生所歷之境繪圖三十四幅  
各以四字標題首頁曰圖作佛圖自題贊曰忽夢忽覺

獨來獨往海濶天空水流花放萬里行脚十年折腰青  
山鶴怨白髮蟲雕梯仙無技博鬼無力視此牟尼卽心  
卽佛

桐鄉

桐鄉由崇德分縣始自明宣德五年其名甚古漢河東  
郡聞喜邑舊名桐鄉今爲聞喜縣屬山西絳州廬江郡  
舒有桐鄉朱邑爲吏卽此地今爲舒城縣屬安徽廬州  
府

水龍

救火之器古惟水袋唧筒順治初上海縣唐氏得水龍  
之製於倭人久而他處漸傳其製其行於天津縣者法  
尤善城內外置水龍四十八各隸以二百人人皆土著  
按期練習武力無事仍安常業有事則一呼畢至蓋卽  
寓兵於此而使之可守可戰遠勝於召募流民以捍衛  
者矣

葛壯節公詩

葛壯節公績學能詩不愧儒將佳句如游趙氏園云生  
機三徑草風味半床書夜登金山云鶴鳴山月悄露吼

海天空商山遇雨云水聲歸壑健雨氣入林昏又登第  
詩云事業人皆爭一第功名我自勵千秋異日致命遂  
志此語已爲之兆矣

劉園

湖北武昌府城內劉園乃明故藩遺址在將臺驛之東  
北因山西構建於乾隆癸丑歲吳白華學使題曰露園  
通州劉純齋太守錫嘏爲作記并題聯云挹朝爽西來  
杯底嵐光飛隔岸望大江東去簷前帆影度遙空園第  
一門西向內僻地數畝皆繚以垣有祠祀花神題聯云

冷廬雜識卷六

十

五百年爲園主人高臺曲池點綴江城如畫裏十二月  
催花使者和風甘雨氣氤香國得春多北有茶社榜曰  
來鶴游人於此小憩第二門東北隅南向內有梅苔鶴  
露山房小天台白華亭諸勝俱在東偏向西小天台之  
西有佳山草堂向南可望江景入第三門一小徑東有  
吸江春草二亭徑盡有堂三楹向東顏曰一池秋水半  
房山堂東有池池東有樹樹陰環繞涼意襲人於此避  
暑最佳堂之北卽主人內室園不宏敞而幽邃靜逸脩  
然塵外洵爲鄂州勝地丁酉歲余屢游焉曾題詩云一

徑穿雲入樓臺深碧虛人爲盤谷隱地是輞川居舊作  
藩王宅今成處士廬不勝懷古意憑眺重踟躕莫負山  
林勝幽踪且暫淹江聲走虛壁嵐氣逼深蒼古砌蟠藤  
曲疏籬引蔓纖好詩捫石賞寫景韻重拈吳白華學使  
有詩刻石

四代同堂

道光丁未科庶吉士伍肇齡四川邛州人年十七曾祖  
時格祖琨父榮光皆存四代同堂一時傳爲盛事

父爲部民

歸安張蘭渚侍郎師誠撫閩時兼攝閩浙總督事其封

冷廬雜識卷六

翁在家親故往賀翁曰我不意作兒子部民君何賀耶  
聞者傳爲佳話

璞玉之喻

孟子璞玉之喻蓋本左傳製錦數語戰國策王斗之言  
尺數魏牟之言尺帛趙客之言買馬其命意略同而遣  
辭各異可悟文法之變

學字詞

李易安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香夢符  
效之作天淨沙詞云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

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墨字又增其半  
然不若李之自然妥帖大抵前人傑出之作後人學之  
鮮有能並美者

齊少宗伯

天台齊息園少宗伯召南出制科起家乾隆癸亥

御試翰詹諸臣題爲竹泉春雨賦人皆不知爲

御書宗伯作獨稱

旨特取一等一名擢閣學其賦

天語褒獎卽寫入

冷廬雜識卷六

七

御筆畫卷之後裝潢成軸宗伯因賦詩紀 恩云賦比  
相如定不如卻登 玉軸五雲書武皇縱歎凌雲筆祇  
聽傍人誦子虛宗伯之從兄周華性怪詭爲逆犯呂雷  
良訟寃錮刑部獄數年乾隆元年 恩赦出至湖北爲  
道士子某迹至武當山迎之歸年逾六十乖僻如故自  
作詩文署地輿字隱以配呂之天蓋樓宗伯戒之不聽  
會熊中丞至台周華突出獻書有狂悖語劾奏置周華  
極典宗伯坐是落職

活人種竹



明嘉善孫賢良詢善岐黃術醫痊不受酬贈惟種竹一枝於宅傍久之成林自題詩有活人種竹不種杏之句雅韻高風未易求之近世

班馬異同

元和蔡鐵耕雲癖談六卷詳稽錢制源流其論馬班異同最精謂平準書云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又云編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曰鑄三銖錢既言其重矣故曰文如其重曰識曰半兩既言其文矣故曰重如其文史公一字不苟若此漢書概作重如其文便有不可通者馬班優劣卽此可定

陳太僕

陳勾山太僕文章德業爲世儒宗典試分校所得士皆天下英俊其典湖北試也書榜畢監臨范中丞燦謂公曰楚有諺云若要好看黃孝今黃岡孝感中式人多衆所膺服後所取士張夢揚等五十三人登甲榜者十之六七是科落卷公一一別其純疵明白批示發卷後下第士子多來求見公指以要領各得其意以去有劉龍光者聞公講論感激欣喜至於泣下次科聯捷成進士

懋官御史終其身執弟子禮公嘗賦書榜詩曰干枝烟樺欲燒空淡墨先題後押紅要好由來有黃孝茂尤適得五人同前五名皆黃岡孝感縣人

禽言

黃霽青觀察禽言詩引謂江南春夏之交有鳥繞村飛鳴其音若家家看火又若割麥插禾江以北則曰淮上好過山左人名之曰短券把鋤常山道中又稱之曰沙糖麥裏實同一鳥也余按此鳥卽布穀爾雅所謂鳴鳩鳴鵯者是也本草釋名又有阿公阿婆脫却布袴等音

陳造布穀吟序謂人以布穀爲催耕其聲曰脫了潑袴淮農傳其言云郭嫂打婆浙人解云一百八箇者以意測之云云吾鄉蠶事方興聞此鳥之聲以爲扎山看火迨蠶事畢則以爲家家好過蓋不待易地而其音且因時變易矣

烏爾吉祭酒

蒙古烏爾吉氏時帆祭酒文譽卓著尤好獎掖後進壇坫之盛幾與袁隨園埒而品望則過之幼聰穎七歲時塾師以馬齒菜命屬對以雞冠花應訖隆己亥庚子鄉

會試連捷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官終庶子敷  
歷清華閱二十餘年未嘗與直省學政及鄉會典試分  
校之役兩試翰詹並以三等左遷蓋祭酒雄於文而楷  
法不逮故每試皆以此見絀初名運昌乾隆五十年遷  
庶子時

命改名法式善法式善者

國語黽勉上進也

三殿五城

唐麟德殿有三面故稱三殿亦曰三院今京都五城兼

冷廬雜識卷六

五

中東西南北而言蓋卽此義

聊齋志異

蒲氏松齡聊齋志異流播海內幾於家有其書相傳漁  
洋山人愛重此書欲以五百金購之不能得此說不足  
信蒲氏書固雅令然其描繪狐鬼多屬寓言荒幻浮華  
奚裨後學視漁洋所著香祖筆記芥子園畫傳等書足以扶  
翼風雅增益見聞者體裁迥殊而謂漁洋乃欲假以傳  
耶

宋四六

彭文勤公有宋四六選一書又採諸家書爲宋四六話

名篇傑句美不勝書茲錄其爲時傳誦者鄧溫伯立哲

宗爲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

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系四海之望末云離明

震長縣帝祚於億年解吉漁亨灑天人於萬宇洪景嚴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問安

視膳之餘樓攻媿光宗內禪詔書云雖喪紀自行於宮

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陳正甫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

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慙四海望治之心然

冷廬雜識卷六

六

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己之欲能寫出帝宗心事蘇子瞻益州

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

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李伯玉爲侍講誤犯穆陵嫌

名上章自劾有旨免罪震卿爲草謝表有曰講學方新

聿陳古誼臨文不謹誤觸嫌名凜雷電之震驚倚乾坤

之涵育臣若稽虞典舜日重華載考夏書禹稱文命如

揭日月不以山川有耳目者皆知豈齒牙之敢及又曰

姓所同名所獨既重犯於嚴威功惟重罪惟輕乃大恢

於聖度蕭獅峰登科歲第一人本趙忠定公故事設科

以待草茅士凡豫屬籍挂仕版者當遜避唱名日陞蕭  
為榜首謝啟有云豫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當先無汗  
馬之勞鄧侯何功而居上用宗室及  
蕭家事

未昏守貞

女子未嫁守貞歸震川以為非禮作論辨之後儒往往  
信其說此一言而有乖名教者也今以諸家之說正之  
朱氏彝尊原貞云自昏姻之禮廢而夫婦之道苦民至  
有自獻其身者矣蒙之蠱曰見金夫不有躬貞也者後  
世之所難雖過於禮焉苟合乎從一之義是則君子之

冷廬雜識卷六

七

所深取耳曰古者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附於皇  
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而况其未昏者乎謂  
之從可乎曰夫婦之道守之以恒而始之以感夫男女  
異室無異火澤之相睽自將之以行媒之言信之以父  
母之命委之以禽納之以純帛則猶山澤之通氣其感  
與之理已深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因其所感不以  
死生異其志乃所謂恒其德也禮女子未許嫁而笄燕  
則悉首許嫁笄而字則為之纓蓋至嫁而後主人親脫  
之凡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則從之之義也

武進劉文定公書徐貞女事云歷觀古史所揭獨行卓  
行諸傳為中人以下男子示矜者不諱過情之節豈一  
一規撫經訓云乎哉况女子哉仁和趙氏坦書貞女張  
素雲事云禮習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  
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斬衰  
往弔禮經之文如此夫既葬而除者以其未成昏也斬  
衰而往弔者存夫婦之義也其不著明嫁與不嫁者聖  
人固不以守義強人亦不禁人弗為殆欲人之自盡其  
道焉耳此聖人之深心也且許嫁之命非出於父母乎

冷廬雜識卷六

七

吾知守其初而已吾何容心於其閒也哉

箴

中歲自省深愧言之不能謹行之不能敦學易荒而交  
易濫也因作箴以自警言箴云言之甘歎徒累已德言  
之直歎或遭憎嫉將擇人以抒誠又患無知人之明哲  
人緘口今吾獨石負氣自矜逞才為能曷由守樸以保  
身行箴云百行之善令聞未遽宣一行之惡已蒙厥懲  
善惡之幾辨之宜審稍縱即誤敢不凜凜勿謂善蒙垢  
可弛勤脩勿謂惡無損致招悔尤已往難追後來當勉

早夜以思孜孜實踐勵學箴云人無賢愚非學曷成理  
無精粗惟學乃明譬彼嘉樹本固斯發又如泉流源遠  
不竭研嗜宜篤造就乃深古聖敬脩尚惜寸陰矧余小  
子敢逸豫以放心噫嘻歲月易逝其肯爲余待耶今茲  
不力得勿貽後之悔耶慎交箴云哲人求友必尚乎德  
以義以信是當取則衆人得朋恒徇乎私相優相狎慎  
勿效之親賢遠佞爲功匪易在持厥守兼擴其智昔者  
君子擇交至精結納勿濫切磋有成今予小子奈何不  
慎觀人無識應物失正悅不若已咎將日增庶用告誡

冷廬雜識卷六

五

尙其敬承

朱莊

杭州湧金門外西湖濱長豐山館俗名曰朱莊朱彥甫  
中翰俊別業也臺榭明麗花木幽深中有寒雲樓攬全  
湖之勝尤爲登臨佳境荷池數畝花時香氣襲人池旁  
有亭曰觚亭中翰自爲之記題於壁其辭曰亭在水木  
明瑟軒後軒占山館之勝清流環匝壘石爲山雜蒔花  
木左則重樓相望而右構造此亭戊戌冬落成形半方  
有兩角而未名高子高甫名之曰觚余欣然應之曰子

之善爲名實獲我心也觚之始爲酒器與筴尊異  
於宮室曰觚稜其形方而有角蓋峻厲廉隅未嘗不適  
於用其或與時俯仰如脂如韋甚或破觚以爲圓觚哉  
孤哉汨其真矣觚又兼簡牘之義將與客共登斯亭琴  
樽間作可操觚而賦之抑觚之諧聲爲孤予抱西河之  
痛有年矣孤影子立與世寡諧洵子之善爲名實獲我  
心也夫闢地有亭亭成有名因亭之方有兩角而名有  
觚皆物之後起而偶然者也太虛爲室明月爲牖造物  
本無盡藏將逍遙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與渾沌者  
游則亦忘其爲觚矣而何有於此亭也與道光己亥春  
正長豐山民自記

冷廬雜識卷六

五

詠史詩

南康謝蘊山中丞啟昆詠史七律五百二十六首琢鍊  
名貴自成一家句如玉檢封中呼萬歲金童海上引三  
山漢武帝十載羣思二京賦千秋絕唱四愁篇張衡益州  
刺史三刀夢建業將軍百丈船王濬學道卅年呼宰相  
讀書萬卷作神仙陶宏景朱三跋扈淒涼詔鄭五平章  
歇後詩唐昭宗屬對工切妙合自然正不必以議論見

長吳穀人祭酒爲作序云公事纔閒吟箋已設一燈搖  
雨如夢古人萬葉呼風忽來好句恰能寫當時吟趣也

不繫園

明季錢塘汪然明孝廉汝謙嘯傲湖山製一舟名不繫  
園題詩云種種塵緣都謝卻老耽一舸水雲間又作不  
繫園記其略云自有西湖卽有畫舫武林舊事豔傳至  
今其規至種種不可考識矣往見包觀察始創樓船余  
家季元繼作洗妝臺玲瓏宏敞差足相敵然別渚幽汀  
多爲雙橋歷水鎖之不得入癸亥夏偶得木蘭一本斲

冷廬雜識卷六

五

而爲舟長六丈二尺廣五之一入門數武堪貯百壺次  
進方丈足布兩席曲藏斗室可供卧吟側掩壁厨俾收  
醉墨出轉爲廊廊升爲臺臺上張幔花晨月夕如乘彩  
霞而登碧落若遇鸞鷖蹴浪歌樹平橋則御欄卷幔猶  
然一蜻蜓艇耳中置家僮二三擅紅牙者俾佐黃頭以  
司茶酒客來斯舟可以御風可以永夕遠追先輩之風  
流近寓太平之清賞陳眉公先生題曰不繫園佳名勝  
事傳異日西湖一段佳話豈必壘石鑿沼開邱壑而私  
之曰我園我園也哉黃參議汝亨爲作不繫園約標以

十二宜九忌十二宜云名流高僧知己美人妙香洞簫  
琴清歌茗茶名酒不踰五筵却騶從九忌云殺生雜  
賓作勢軒冕苛禮童僕林立俳優作劇鼓吹喧填強借  
久借汪又有小艇曰隨喜菴曰觀葉曰小團瓢曰雨絲  
風片近日西湖船若半湖春搖碧齋四壁花宜春舫十  
丈蓮煙水浮家小天隨等皆堪游憇然如不繫園之有  
廊有臺則未之見也

葬會

浙西流葬之風由來已久

冷廬雜識卷六

五

國初德清唐灑儒先生舉親葬社約吾邑張楊園  
先生履祥推廣之分八宗宗八人立宗首宗副凡社中  
有葬親者宗首副傳之各宗首副彙八宗弔儀人三星  
致葬家八宗宗人之子俱會聚卽登社約曰某年月日  
某人某親已葬使未葬者惕然以七年爲期過期不葬  
者不弔所以示罰也後又增一條八年葬者亦酬其半  
以存厚也自後續行者少流葬之風仍然道光辛丑年  
吾里邱雨樵茂才青選復舉葬會糾同志四十人於四  
月望日各資錢五百赴會所拈闈以定應得之人卽予

錢二十千為葬費如願讓他人先得亦聽其便錢存公所豫備碑灰等物不得攜歸磚瓦等購自窑所價視肆家特廉歲推二人司其事每歲人各出錢二千給四人葬事費不耗而事可久其法最良倡始於西柵而東南北皆效行之吾里善事孔多此舉為稱首誠能推而廣之使天下無不葬之親豈不美歟其在窮鄉窶人或以用碑費大則朱子白雲葬法價廉而工堅最宜效法世俗又有以糯米搗和沙灰謂尤堅固可久抑知暴殄天物不可為訓湖州某方伯歿後棺用沙方木葬用糯米

冷廬雜識卷六

五

沙灰迨其曾孫貧而無賴竊發棺售之遺骸暴棄雖其孽不在用糯米一端未始不因此增罪戾也

陳殿撰詩

漸水陳秋 初殿撰沈工詩時楚有寇氛作詩貽友人云  
桃花破屋開殘雪燕子空墻語夕陽時皆傳誦

著述當自定

程篁墩詞章負盛名求其文者多門下士代筆歿後刊集大半贗入瑕瑜互見昌新吾學業醇篤其集為後人所編俳諧筆墨無不具載為全書累知文人著述必當

及身自定也

齋號

南宋後始有齋號而史傳皆從各志書繫號始於景定嚴州志近日錢警石學博海昌備志從之謂數十年來友朋相呼俱以齋號詩文著作自署亦然若竟略之亦為失實然齋號每出已意字則命之親長者多詩文自署究不當舍置也

昭君詩

冷廬雜識卷六

五

詩人之思日出不窮即如詠昭君者唐宋以來佳篇不少近代更有翻新制勝者略識所見於此天低海水西流處獨有琵琶堪喚語斷絲枯木本無情猶勝入心百千許胡稱君玉重信不重色玉貌三千替不得穹廬若使詔留行金屋歡娛豈終極一傳禍水入後宮燕燕盡啄皇孫空自謀則過君謀忠畫工毋乃真國工沈一辭宮闕出秦關長得丹青識舊顏為報君王休愛惜漢家征戍幾人還顏光敏漢主曾聞殺畫師畫師何足定妍媸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劉廷遠嫁呼韓豈素期請行似怨不逢時出宮始覺君恩重臨去猶為斬

書師趙 胭脂零落倍銷魂急雪嚴霜泣暗吞敢向琵琶

傳怨語至今青塚亦君恩那彦成 戰骨填沙草不春封侯

命將漫紛紜當時合把毛延壽畫作麟臺第一勳許宗彥

無金贈延壽妾自誤平生沈德潛

玉泉雪水

高宗純皇帝巡蹕所至製銀斗命內侍精量泉水京師

玉泉山之水斗重一兩塞上伊遜之水亦如之其餘諸

水濟南珍珠重逾二釐揚子江金山下中泠重逾三釐

惠山虎跑各重逾四釐平山重逾六釐清涼山白沙虎

冷廬雜識卷六

唐

邱及西山之碧雲寺各重逾一分遂定玉泉為第一作

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又量雪水較玉泉輕三釐遇佳

雪必收取以松實梅英佛手烹茶謂之三清嘗於 重

華宮集廷臣及 內廷翰林等聯句賦三清茶詩

天章昭煥洵為

昇平韻事

器銘

器之有銘由來遠矣見於歷朝者不可悉數茲擇近人

所作辭旨簡質者錄之方望溪侍郎硯銘磨而不磷靜

以守黑又澄泥硯銘甄之陶之久益堅琢之磨之好且

完善而藏之德乃全錢竹汀宮詹國硯銘懷孔之璧守

老之黑又筆管銘母用汝鏡可以百歲紀文達公截刀

銘當斷則斷以齊不齊利器在手孰得而參差又瓜硯

銘無用者半益之以枝蔓君子厲文鑿於茲硯金冬心

缺角硯銘頭銳且禿不修邊幅腹中有墨君所獨梁山

舟學士自用硯銘磨不磷涅不淄堅白之德吾所師又

小硯銘不彫不琢完爾太璞又摺疊扇銘一闕一闢造

化在手明月半規清風滿袖程易疇學博小員硯銘余

冷廬雜識卷六

唐

能方弗能員宜與而相周旋吳江周叔斗茂才夢台印

泥盆銘紅泥田玉龍耕種垂蜿蜒收合名乃有年孫愈

愚明經筆銘三寸管一丈舌慎持之有鬼責嘉興錢警

石學博泰吉印匣銘保其名在退藏用之不輕終身滅

楊至堂河督硯銘涅不緇蕉葉白知其白守其黑說心

研慮介於石高伯平明經朱硯銘勸六籍文字之益惟

中藏者赤余嘗作筆銘云純兮兼兮判厥品朱兮墨兮

視所近勤習慎持用無不宜又墨銘云色開德馨體剛

堅而用文明早夜研摩以成我名

周文忠公

明周文忠公鳳翔遺集七卷其族孫源搜羅散墜於嘉慶癸酉付梓集中論籌兵餉略云摧鋒陷陣則無兵旣中呼庚癸則多兵殺賊攻城則士不力唾有司背噪擊戕道將則力又云夫此健兒美衣食飽妻孥酣酒肉皆四海之窮民敲骨抽髓鬻男嫁婦以供之者也乃當敵而敵愈猖勦寇而寇益潰甚至調一大將援某地不過以一二千人往而又多浮額一遇大敵縮而自保寇退則割平人級以張功蓋罪擄掠飽颺而入饒吹紛如矣

冷廬雜識卷六

臣

指陳當時情事切中其弊公召對嘗陳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又嘗論學曰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奚能見道昔朱陸之辯虛心求是也今之辯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愈晦矣論史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母后宦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膏粱子弟共天下宋與奸臣共天下元與宗族共天下趙氏吉士續表忠記備述之稱為名言公盡節時貽父母書云國君死社稷臣子無不死君上之理况男忝列從臣官居講職乎父母生育教誨以有今日男幸不虧辱

此身貽兩大人羞男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為報矢之來生萬祈珍調康茂勿以男為念日晷已促不得盡言讀此知當日或臣有以親在為解者皆無所逃罪矣

沈又希先生

秀水沈又希先生范孫為文高古不近俗年七十猶應秋試迄不獲一第嘗誨其孫蓮溪觀察濂曰我困躓極矣汝兄弟取科名必易雖然所望於汝曹在品學之醇遠科名尚在所後主平喜為詩客游四方一時名士皆推重之尤與山陰童二樹山人鉅相契二樹寫梅花於

冷廬雜識卷六

臣

雪香齋友人方輅懸諸齋壁時正苦寒百蟲盡蟄忽有一蜂徘徊頓上繞花不去先生作歌紀之有云雪梅畫梅蜂食明劉雪湖畫梅寺壁蜂食其鬚殆盡見王遂東雪湖梅譜序樹翁畫梅蜂繞株遙遙相去二百載淋漓大筆同沾濡凡六疊韻而三樹疊韻至百篇一時傳為美談

錢景廉先生

嘉興錢景廉先生復由縣丞官至大興縣知縣每舉蘇文忠公遇民如兒吏如奴語而申之曰民果不良亦奴也吏果良亦兒也然大勢吏強而民弱吏黠而民愚故



每事必持以平胥役相與語曰曩者百姓畏吾儕今吾儕反畏百姓矣聽訟必令兩造各言是非於憤爭時伺其隙徐出一言而決嘗曰家人詭詐不悉其顛末尚難定世直况小民見官長多畏憚更加以聲勢使不能言何以聽焉兩造具服即判牘尾俾堂上審視其不識字者吏朗誦使聞曰稍緩則弊生矣以是所至無留獄先生之子警石學博以文學昌其家孫曾濟美其食報遠矣

吳小宋大令

冷廬雜識卷六

五

仁和吳小宋大令章祁以名孝廉宰蜀之蓬溪縣視民事如家事尤以振文風端士習為先務嘗曰邑宰於民最親於士為尤近接以禮聯以情字以推誠相與之心動以束脩自愛之念未有不樂於為善者不此之務而徒咎士風之不醇可乎以故終其任士無干文網者在官三年以勞瘁卒邑人感其惠建祠奉祀紀以聯曰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故曰仁者無敵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此以沒世不忘

武昌府署聯

湖北武昌府署聯惟周太守廷綬所撰最佳三十城表率九郡先驅億萬姓屬目相看刑賞惟求孚衆志廿載司曹一麾出守二千石仔肩孔鉅清勤不敢負家聲詞致穩愜可誦

疏用嗚呼語

明史吳廷舉傳巡撫應天諸府改南京工部尚書辭不拜稱疾乞休帝慰留已復辭且引白居易張詠詩語多詆諆中復用嗚呼字帝怒以廷舉怨望無人臣禮勒致仕其疏載集中有云親友勸臣治任每誦白居易月俸

冷廬雜識卷六

五

百千官二品朝廷屨我作闕人之詩寮吏止臣辭官輒舉張詠幸得太平無一事江南閒煞老尚書之句又云比無官守將近先廬沿途訪藥尋醫已至吳頭楚尾東湖路近難忘水木之心西廣雲深益動首邱之念罪深渤海事聞不待報而行身等羈鴻路盡失所歸為恐嗚呼零灰久冷焰豈復燃老馬已疲齒無復壯古今一道也而日暮途遠老病之人又復夜行冥走以餌虎狼之口以葬萬仞之淵此豈人情所願有哉臣言至此肝膽畢陳危苦盡露矣夫奏章體宜莊重而疏慢若此其獲

謔也亦宜

金元玉

明上元諸生金元玉琮酷嗜學書寒暑無間每夜作書以五寸長燭為度燭盡而止王百穀謂詹仲得趙承旨之皮陸文裕得趙承旨之骨惟元玉能得其髓文徵仲好收元玉書蹟都一篋貯之名曰積玉其為名流賞重如此可知業未有不勤而後能傳者世之士夫耽生前之逸樂欲冀身後之聲名妄矣

海忠介公

冷廬雜識卷六

松江府志載隆慶初開吳松江久無功及海忠介至吏請為行署於江之北岸公素儉樸而命擇所居務深邃人卒不解詰且略出巡視師召二千戶一主簿入數其不職斬之席藁埋屍事後萬眾駭愕并力疏鑿閘月而畢而三人故無恙發其所埋悉是大豕按明史稱忠介秉剛勁之性懲直自遂似未必用此權術况以豕易人豈無人見而能令萬眾駭愕耶疑志所載不實耳

水仙

伍子胥屈原孫思隱峴皆有水仙之稱五代徐鉉考亦

稱水仙杭州西湖又有水仙王祠仙而稱王尤奇

猴經

藥物中有猴經乃牝猴天癸治婦女經閉神效李心衡金川瑣記云獨松汎之正地溝山高箐密巖洞中猿猴充切土人攀懸而上尋取所謂猴經者赴肆買易多至百觔此可以補諸家本草之闕

傳臚

往時會試在二月乾隆十年始展限三月以待春溫往時會試揭曉後例以磨勘需日於五月五日 殿試初

冷廬雜識卷六

十日傳臚乾隆辛巳年

高宗純皇帝念多士守候時久命速行磨勘更期四月二十一日 殿試二十五日傳臚此後遂為定例 殿試後閱卷大臣擬列甲第名次進呈

欽定於二十四日先拆前十卷按名引 見名曰小傳臚傳臚之日諸進士有不到者小傳臚之日則無敢不到恐名在十卷中傳宜匆遽不及趨赴而獲咎也

汪太史

錢塘汪韓門太史師韓雍正癸丑進士早歲工詩中年

罷官後一意窮經著述宏富初入詞館習國書賦龍書五十韻李穆堂學士級見之歎異攜其詩入八旗志書館館中見者多不知其辭所自出學士曰吾尚有一不知者何况君輩由是名益著茲錄其詩中開十韻竝自註於此垂訓肇

龍興天命開承基繼奕世自兩文成來榜式大海額爾

詞臣所專肄經大義微言史編年紀事各各窮幹枝往

往破疑或綜博定清文瞭焉寶鑑對清文釋凡二十一

百八綱領三十餘毛目二百類蟻磨運左旋龍賓呼十

冷廬雜識卷六

三

二弩磔形模點圍循位置清書乃修飾蒙古字而成

見雍正間御四聲該仄平萬物括開閉約之宗諧聲

衍之蘊六義太史論詩謂習俗所尚曰輕曰脆曰新曰

巧而余之意則在不輕而重不脆而堅不新而舊不巧

而渾竊謂近人學詩皆沿袁隨園流弊此言可救其失

魯雲崖大令

江西新城魯雲崖大令成龍滋政勤敏暇即觀史以為此有用之學足裨吏治宰懷柔時士瘠人滿旗民雜處食常不足且多火災乃勸民積穀每二十五里設倉一

所而荒歉有備其救火之法則設為木籌每火起輒攜至火所令民運水互相救應連水一火給一籌火止繳籌因其多寡而予之錢鄰里不相救者有罰自是懷柔火不能災

皇甫養亭先生詩

同里皇甫養亭先生櫛績學能文兼工吟詠與秋畦公交好嘗自題公詩稿絕句云暈碧裁紅幾幅箋清吟流播五湖船林泉高致詩如畫著色丹青趨大年我亦耽詩讀鄭箋只今般若未登船平生自笑如潘緯古鏡工

冷廬雜識卷六

三

夫枉費年

西湖

天下西湖三十有六惟杭州最著福建福州府亦有西湖朱子集中西湖詩云湖光盡處天容濶其起句云越王城下水融融對句云潮信來時海氣通乃閩之西湖也道光戊子年浙闈主司以此句命題蓋誤以為浙之西湖詩也

西湖詩也

羅漢像

西湖雲林寺淨慈寺皆有五百羅漢塑像聖因寺有貫

休十六羅漢像石刻昭慶寺又有象山金貞女繡旛五百羅漢像貞女許字同邑黃氏未嫁而夫卒聞訃奔喪入門守節於事舅撫嗣之外手繡此旛寒暑無閒者十餘年而後成苦心堅操彌足重也

### 童二樹畫梅

童二樹畫梅少粉本時於月下濡翰縱橫欲側皆成妙畫故所繪無一複者鉛山蔣心餘太史上銓見童畫梅寄以詩云我不識君見君畫每對梅花身下拜幼時友人劉鳳岡夢童化為梅二樹因以為號生平題畫詩往

冷廬雜識卷六

三

往奇驗嘗元旦為周進士世績題畫有第一朝開第一花之句是年周發解湯容焗有僕僮乞畫藕因題詩曰具此清淨姿何為乎泥中僮數日殤

### 孟子外書

史記謂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風俗通則謂孟子受業於子思而孟子外書又謂孟子學於子思之子子上此書乃後人纂輯諸書而成其說有與孟子異者如陳仲子卒孟子誅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

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九泉兮夫孟子方以仲子為烏能廉安肯稱之如此辭亦淺易不類

### 百家唐詩夷堅志

王介甫選百家唐詩當刪取時用紙帖出付筆吏俾於謄錄易以四韻或二韻詩王不復再視故所選不皆佳洪景廬撰夷堅志急於成書妄人多取太平廣記中事改竄首尾別為名字以投之徑以入錄致為後人所訾其矣著述不可假手於人也

冷廬雜識卷六

三

### 明倫堂聯

學宮明倫堂聯遂甯張文端公鵬鵬所題最為堂皇博大先聖道竝乾坤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皇教同堯舜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 小山詞鈔

宋晏叔原幾道小山詞鈔一卷補鈔一卷其裔孫儀徵形甫廉訪端書從

御定歷代詩餘及四庫全書小山詞錄出刊行黃山谷序稱叔原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

也論文自有體而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  
資千百萬家人饑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是  
叔原之為人正自異於流俗不第以綺語稱矣其長相  
思一閱語淺情真尤為集中別調長相思長相思若問  
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見時長相思長相思欲把相思說  
似誰淺情人不知

飯飯錄

台郡近多古賦宋心芝學博嗜之成癖自吳建衡以下  
迄於明搜羅三百餘種編次成集詳為考證顏曰飯飯

冷廬雜識卷六

三

錄馮柳東教授題詩云荒草秋墳世代遙赤城山下晚  
蕭蕭殘甍零落千年宇一片苔花認六朝遺篆荒涼佛

窟山南朝太尉手書傳宋曹太尉勳墓碑乃其手書今已出土永和故事

分明在訪古來尋癸丑賦台州有永和九年歲癸丑余亦題其後云

蒼翠遺文手自編標題遠溯建衡年從知漢瓦秦碑外

別有千秋翰墨緣墓門荒草碧迢迢劫火沈淪閱幾朝

重與品題傳姓氏九原遺恨可應銷宋工書兼精篆刻

曾司訓樂清縣不久即告歸杜門謝客著書自樂識者

高之

藕湖泛月圖

舅氏家笠澤之藕湖嘉慶丙子迄己卯余從舅氏周履  
松先生森游讀書湖上時與諸表兄弟放舟湖中吟賞  
忘倦道光甲午表兄周鐵霞舍人士燭繪藕湖泛月圖  
屬題塵事牽率未有以應丁酉冬自楚改官歸卜宅於  
笠澤東偏距湖三百餘武過從頻數撫景興懷譜金縷  
曲以踐前諾云屬鴨欄邊路儘詩人烟波嘯傲放懷朝  
暮彈指番風催信早一夜紅英徧吐又詠就奉芳新句  
畫舫沿流忘遠近看娟娟纖魄遙峯露香霧外曳柔艣

冷廬雜識卷六

三

頻年浪迹拋吟侶想姮娥多應笑我抗塵何苦千里  
扁舟尋舊約勝地移家小住重領略江鄉佳趣三五涼  
輝邀其醉待更闌便宿花深處清夢穩狎鷗鷺

賦重發端

試賦最重發端唐宋人所作流播藝林者如裴晉公鑄  
劍戟為農器賦皇帝嗣位之十三載震海鏡清方隅砥  
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自香山性習相  
遠近賦噫下自人上達君威德以愷立而性由習分韋  
豕畫狗馬難為功賦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

則誇妙於鬼神李程曰五色賦德動天鑿祥開日華陳  
佑平權衡賦仰民不迷茲器維則賈餗蜘蛛賦涼風起  
兮秋初步簷宇兮躊躇黃酒秋色賦白帝承乾乾坤情  
然鄧解園丘象天賦禮大必簡丘園自然宋祁王畿千  
里賦測圭於地考極於天風雨之所交者道里之必均  
焉陳元裕大椿八千歲為春秋賦物數有極椿齡獨長  
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熊元君人成天地  
之化賦物產於地形鍾自天賴人君之有作成化工之  
未全此類不可悉數近代名作雖未能上追古人其見

冷廬雜識卷六

完

稱於世者亦可約舉焉吳祭酒錫麒秋聲賦迺野千里  
危樓一角油燈欲昏酒夢初覺起古愁於虛空盪余心  
於眇邈并萬族之可憐激寒吹以相撲蔡明經壽昌白  
桃花賦竹外水濱春風寫神呼之欲出此中有人趙霖  
召伯埭賦路過蕪城當川原靜處以凝望見古埭蕭然  
而寄情邵堂蓼花賦白蘋洲外黃葉村邊魚梁淺水古  
渡寒天輕陰閣雨遠樹梳煙四圍空闊一派鮮妍蔣念  
晉春山如笑賦林嵐景色翰墨神仙山光鏡裏人面春  
前章光蔽西山探梅賦餘寒猶峭眾芳未妍關心昨夜

惜別經年東崦西崦之路欲雪未雪之天逗韶光於歲  
暮識芳信於春先顧成俊桃花源賦花塢兮沈沈隔紅  
塵兮碧岑張炳菊花枕賦積秋一囊絨香萬片睡味能  
甘澹格逾綯

漢唐

漢之衰也何進召董卓以速禍唐之衰也肅遣召朱玫  
而致亂是以聖人御宇博選輔弼之彥而謀必僉同厚  
集宿衛之兵而權必獨攬也

宋石經

冷廬雜識卷六

早

宋高宗御書石經今在杭州府學大成門外兩廊壁中  
曝書亭集謂左則易二書六詩十有二禮向有學記經  
解中庸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片石右則春秋左氏  
傳四十八碑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非足本矣秦檜  
一跋吳訥樵碎云云以余考之左易二書七詩十中庸  
一論語七孟子十一右春秋左氏傳四十八通計八十  
六碑秦檜跋刊在詩經碑尾者尙存楷法迺整宛似思  
陵乃其人既遺臭後世則翰墨亦為儒林所羞稱雖字  
畫端好適為此碑之玷耳

浙閩號舍

吾浙閩中號舍按千字文字排次祥代天翼代羽協代  
 竭元黃洪荒盈昇火帝人皇弔民伐罪毀傷難量墨悲  
 作聖空谷禍因惡積君二十九字皆不用東文場祥至  
 器八十七字祥字日辰列寒暑秋冬開成律調雲致露  
 翼龍鳥始文乃衣推讓有陶周商生問垂平愛黎臣茂  
 還壹率歸鳴在白食化草類萬蓋身西五恭鞠豈女貞  
 男才知必得莫罔西文場地至覆八十六字地宙月宿  
 彼靡已信可器西文場地至覆八十六字張來往收  
 藏餘歲片陽騰雨結霜生水出岡號關稱光珍奈重蓋  
 鹹淡滑筋節官制字服裳位樹虞唐發湯朝道拱章育  
 首代羌遜禮賓王鳳竹駒場破木及方此髮大儀門傍  
 常惟若嫩慕烈效良過改能忘談短恃長使獲儀門傍

冷廬雜識卷六

聖

東夾道絲至習十三字絲詩羔景維克德  
 名形表傳虛習西夾道欲至  
 資二十七字欲染滌羊行賢念建立端正聲堂聽  
 福緣善慶尺璧非寶寸陰是競資皆自  
 北而南至公堂傍西夾道父至溫二十一字父事日嚴  
 與敬孝當  
 協力忠則盡命臨深履薄風興溫獨自南而北計共二百三十四字共  
 號舍一萬二千三十間每料應試人數多則一萬二千  
 餘少則不及一萬以故錄遺鮮有損棄者明初棘闈與  
 杭郡庠相連天順間守臣奏士子屢有作弊改於城東  
 廢倉地舊用木舍萬厯四十年御史李邦華易以板水  
 絕火患號衙向為泥道嘉慶九年阮文達公為巡撫整

之以石往時號舍一萬餘間人數多時添設廠號不免  
 風雨漂搖之苦道光初鄭夢白中丞與當道創議捐資  
 擴增千餘間自是士子始咸得所焉

三字經

童蒙所誦三字經相傳為王伯厚作此流俗之說也周  
 公時無六經之名不當云著六經大小戴禮記乃大小  
 戴所撰不當云註禮記困學紀聞尊蜀而抑魏其所敘  
 述蜀先於魏亦不當云魏蜀吳爭漢鼎經史之大者疏  
 舛若此其他可無論矣

冷廬雜識卷六

聖

任昭才

阮文達公記任昭才云昭才鄰人善泅海余撫浙治水  
 師時募用之昭才入海底能數時之久數十里之遠余  
 所獲安南大銅磁重二千餘斤兵船載之遭颶沈於溫  
 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命昭才往圖之昭才用  
 八船分為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  
 自引八巨繩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  
 船為一番繫既定乃撥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  
 變為空船浮起者數尺矣復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

之石船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番數日之久船與礮畢升於水面矣余擢昭才爲武弁以病卒於官按宋費袞梁谿漫志云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歿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府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壽以聞賜以紫衣昭才之計正與此同其力尤不可及惜遽卒未得顯用於時

教子

冷廬雜識卷六

四

明代女子工科舉之文者惟孫忠烈公子文恪公繼室楊文儷仁和工部員外郎楊應解之女也教子成進士者四人鑛鑛皆尙書銜侍郎錄太僕卿史載鑛主大計力杜請謁以言不見用累疏引退卒諡清簡嘗曰大臣不合惟當引去否則有職業在謹自守足矣鑛爲吏部考功文選郎澄清銓法掌南樞時礦使橫出妖人噪衆爲亂鑛請重典治之遷卒四出給事御史交劾鑛濫殺鑛乃三疏求去然鑛去妖黨竟蔓延十餘年致煩王師兄弟之志節經濟卓卓可稱知其稟承母教者不獨在

文章矣

戴石屏詩

戴石屏詩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明徐巨源世溥效其體云羈旅客中客亂離身後身蓋易寫景爲寫情也唐僧澹交寫真詩云已是夢中夢更逢身外身以活句作對其體稍異

從祀

朱竹垞太史孔子弟子考著錄九十八人從祀者七十九人從祀崇聖祠者二人顏子無繇曾子點尙有十七

冷廬雜識卷六

四

人不在從祀之列薛邦申續申棠公伯寮廉瑀孺悲公罔之裘序點仲孫何忌仲孫說孔璇惠叔藺常季子服何賓牟賈鞠語顏涿聚竊謂公伯寮得罪聖門自應見黜此外似當陳請補入

逸民列傳

後漢書逸民列傳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陶靖節五柳先生傳仿用之北史用此語尤多

明代縣令

盧少樞柘州縣令蔣某蔣假役夫壓死事捕盧論死破



其家賴謝茂秦入京師曰其冤繫獄十五年得釋馮已  
蒼舒以議賦役事觸縣令瞿四達遂以他事羅織下馮  
獄未幾死獄中明季縣令威權乃若是

王節愍公

錢塘王節愍公道焜明史附朱大典傳後其詳見於陳  
勲所作小傳云乙酉

王師南下子孝廉均勒名仕籍公曰甲申之難余可以  
死而不死將有所為也今家亡國破我父子世受國恩  
死且晚矣爾死則尚有老母在我死則汝可以有辭是

冷廬雜識卷六

異

我一死而上報君父之恩下全母子之誼復何恨遂自  
經死均為童子時割股以療母公沒事後母色養備至  
窮老江鄉終身不仕忠臣孝子一門盛事人猶以為天  
之報施善人何其窮厄如此嗚呼自此論出宜其士氣  
喪人心壞士大夫蠅營鼠竊敗名教而頹風俗豈細故  
哉陳氏此論不徒為節愍父子表微且可激勵千古之  
人心特誌之

屠太守

杭州屠琴臨太守倬好蓄奇石有異品三十六枚各

以名 秦階符 太古雪 紫雲迴 嶺上晴雲 天

風海濤 烟江墨嶂 小劍閣 九疊屏風 一寸樓

臺 玉女窗 壽者相 紫衣定僧 半面鍾馗 漁

丈人 銅仙佩 米家硯山 玉浮淵 珊瑚網 玉

鏡 柘枝舞 掃藥杵 百結連環 青芝 玉井蓮

半段松 丁倒蓮房 束筍 飛龍骨 蠟鳳凰

玉辟邪 霧豹 角鷹 戲鴻 江天一鴈 子母雞

海月 太守自作三十六峰圖同時名流題詠殆編

太守初以縣令居憂甫服闋

冷廬雜識卷六

異

特旨授袁州知府不一月調九江越七載病歿蓋居憂  
時已病寓居維揚竟不能之官嘗有句云頭銜已署五  
湖長遙領匡廬又一年比歿齊大令彥槐輓以聯云一  
病負殊恩九派滄江懷太守十年成大覺二分明月弔  
詩人

集字聯

送

集字始於東坡之集歸夫來辭近時人多集蘭亭序字  
作楹帖如室有山林樂人同天地春 惠日朗虛室清  
風懷古人 目攬九流修向錄情游萬古得彭年 一

人知已亦已足畢世自脩無盡期 室因抱水隨其曲  
竹爲觀山不放長 風人所詠託於古靜者之懷和若  
春 與世不言人所短臨文期集古之長 得趣在形  
骸以外娛懷於天地之初皆得雅人深致三韓馬朗山  
觀察慧裕嘗集蘭亭序字聯語成編刊行摘錄於此永  
懷當世盛所樂在人和 當大人之事聽賢者所言  
坐山林以終日觀天地之大 畢世脩爲嘗在已一生  
遇合盡由天 無事在懷爲極樂有長可取不虛生  
人品既爲時所仰天懷嘗與古相期 清品猶蘭虛懷

冷廬雜識卷六

四

契竹朗抱若水和氣當春 醫家聯云能脩其事同良  
相得過斯人自承年 又摘錄其集洛神十三行字聯  
云侶疇交以信詩禮志從先 人無信不足言是心之  
聲 言詩明素志抗禮接歡顏 神清悅我志辭達解  
人疑 神交以志合心遠爲情牽 長言清以厲素志  
遠而超 和其聲以流詠超衆志而爲言 神靈中南  
斯揚烈心遠淵明自解詩 詩禮託先人之蔭嘯詠明  
素志而道州何子貞同年太史紹基集字對句最多  
嘗見其集爭坐位帖字聯一冊錄其尤者於左九功惟

敘使勿壞百度得數而有常 宣德道情文乃貴明微  
謹始禮爲宗 與其過縱何如謹到得能誠自會明  
豈願文才過屈宋勤思聖道仰顏曾 明月同行如故  
友異書難得比高官 兩足不出門半尺一室坐擁書  
百城 行事莫將天理錯立身當與古人爭 聞常言  
輒有至理愛別致便非本心 且自思立足何地豈可  
輒抗顏爲師 藏異書貴得初本收古畫須檢裂文  
有三尺地身可坐到五更時心自清 如張子野真辭伯  
是李將軍乃畫師 誠意功夫唯謹獨匡時事業貴知

冷廬雜識卷六

四

人 時事亦當參古禮人爲不敢恃天功 對月橫安  
高士榻論文喜得古人書 縱目古今還自省側身天  
地一無言 倫理只從天事見功名貴自本心求 古  
易九家皆見聖尊論半部足匡時 然名香宜對古畫  
見明月又來故人 書城高大能藏道心地光明始愛  
才 時問其過我尤喜願同此心君莫疑 目未曾見  
莫言怪心所不安斯謂危 悟到前身應是月數來益  
友莫如書 豈獨安分守身爲事欲作頂天立地之人  
將相公侯蓋亦有命射御書數皆謂之文 若知者

行其所無事故君子名之必可言 坐榻橫書升臺校  
射然香品畫對月開尊 武將宣威自天而下文臣紀  
盛如日之升 瞻言古人便若同世措置難事亦如平  
時 揆高度深九數所極指事會意六書之綱 天爵  
在身無官自貴異書滿室其富莫京 力排異端將軍  
破賊心存天理行子還家 見人之過如已有失於禮  
既得即心所安 力排衆論乃見獨是心師古人自爲  
一家 習八分書得陝本貴存百家目自隋志傳 尺  
書可當十部從事名作便是五言長城 就已然情知

冷廬雜識卷六

四

未來事於獨居地見大衆心 有功不伐聞過則喜爲  
道日損積德能升 縱橫百家才大如海安坐一室意  
古於天 天爵崇高初無階級書城割據各異門塗  
意之所忽過從此長衆有同欲功不可居 聖業顏曾  
清名李郭相才文富士品裴王 參三六九易數皇極  
斯寓合百二十國書魯史乃興 何必開門明月自然  
來入室不須會友古人無數是同心 戴聖祖高堂士  
禮從知家相作子長事安國尚書真見古文來 士禮  
守容臺本東魯兩聖人所定佛書破藏海是南朝衆才

子之文 明理自平居莫到有事時存兩端念置身須  
得地當爲從古來第一等人 行路有何難我曾從天  
柱九疑終南紫閣太室三塗直到上京王者地得師真  
不易所願與高堂二戴安國子長相如正則同依東魯  
聖人家

明季大臣

明季大臣率多庸劣可笑如桐城人給事中孫晉遇樞  
臣張鳳翼於朝房自言其鄉恐罹寇鳳翼曰公南人何  
憂賊起西北不食南米賊馬不餉江南草間者粲然皆

冷廬雜識卷六

四

笑又秦撫甘學閣駭不解事賊至不遣兵手記下都虞  
侯縛治左右給以親往則緩服盛輿從逐之薄暮宿一  
堡聞人馬聲其下將棄之去前驅傳曰督師來相見懼  
貽告以賊難扼輒怖急還走茲城門以飯盛謹錄鎗社  
不敢張目視又熊文燦督師之受事也神志愴慨自失  
疏言臣至斬黃兒被賊近一歲而野有雜鶩倉有稻梁  
沿江饒給盜之招也若盡遷民與粟閉之城中俾賊無  
所掠當自退中朝見者無不哂笑又豫撫常道立持軍  
不整饋遺供頓邑索千金久駐襄城陽言遮捍唯許實

貪其無賊有殿軍未盡候者傳曰賊至懼而顛左右掖  
之始上奔避民舍兩齒相擊又楊嗣昌代熊文燦為督  
使其上彝陵討賊也駐彝陵一月不進取華嚴經第四  
卷謂可謂蝗已旱公然下教郡邑且以上聞當時朝廷  
用此等人掌兵國事安得不壞

### 四書逸箋

應城程是菴進士大中四書逸箋接據精博有足補集  
注所未備且有足正集注所未及者摘錄以資參考東  
帶說字云在腰為腰帶在胸為束帶腰帶低緩束帶高

印盧雜識卷六

聖

緊公西華束帶立朝蓋當有事之際倉卒立談可以服  
強隣卽折衝尊俎之間意泛作禮服非 賓客周禮注  
大曰賓小曰容為君臣之別 民食喪祭何晏集解引  
孔氏注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  
重祭所以致敬 吾豈匏瓜節孔注匏瓜得繫一處者  
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  
帶一處 蒙竹孔穎達疏菜王芻也 本爾雅 竹蕭竹也  
正鵠皆鳥名鵠小而飛疾大射禮鄭注正齊魯之間謂  
之題肩皆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取以為的 宗器鄭

民注祭器也 華嶽華山名嶽亦山名周禮豫州山鎮  
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云河南曰華河西曰嶽  
舉二山與下二水對 慶澤獸陰鹿山獸陽 寡妻趙  
注寡少也嫡妻惟一故曰寡 鼓樂趙注鼓樂者樂以  
鼓為節也 麒麟二獸名郭璞云麒麟似麟無角詩疏麟  
黃色一角角端有肉作一獸誤 乘屋趙氏謂乘蓋其  
野外之屋蓋為田事計宜豫完其在田之宅若邑居之  
屋已入而處之矣 徙趙注受田易居也蓋井田之法  
不受田則不易居無輕徙者 大略趙注略要也言井

冷廬雜識卷六

聖

田未及其詳已舉其要大要者大事之要也潤澤其餘  
事耳 詭遇橫而射之曰詭遇 今茲茲年也今茲猶  
今年也 營窟二字各一義禮運注營者營累其土於  
地上窟者窟穴於地中 市井古者因井為市故曰市  
井 南陽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疏云岱山卽  
太山在齊之南四書備考引南陽府之南陽縣誤 黎  
民黎本訓衆又訓慮此當訓衆蓋言五十七十衣帛食  
肉其餘衆民亦不餓不寒 君子之澤新鄭高氏曰澤  
謂容貌色澤猶禮云手澤曰澤也蓋五世之內其人雖

不可見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音響尚有稱述之者至於五世見其人者亦皆已歿而形容音響不復可知若君子之流風餘韻雖百世可也五世安得遂斬邱民趙注邱十六井也邱民謂邱間之民得乎邱田之民便可為天子猶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之意

小詞長調

作小詞貴含蓄言盡意不盡韓南澗霜天曉角采石蛾眉亭云倚天絕壁直下江千尺天際兩蛾橫黛愁與恨幾時極 暮潮風正急酒闌聞塞笛試問謫仙何處青

冷廬雜識卷六

五

山外遠烟碧作長調貴曲折而清空一氣王沂孫摸魚兒云洗芳林夜來風雨匆匆還送春去方纔送得春歸了那又送君南浦君聽取怕此際春歸也過吳中路君行到處便快折湖邊千條翠柳為我繫春住 春還往休索吟春伴侶殘花今已塵土始蘇臺下烟波遠西子近來何許能喚否又恐怕殘春到了無憑據煩君妙語更為我將春連花帶柳寫入翠箋句二作各極其妙

彭澤父

明兵部尚書彭澤守徽州將遣女治漆器數十使吏送

其家澤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詣徽澤驚出逐日吏負其裝父怒曰吾負此數千里汝不能負數武耶既入杖澤堂下杖已持裝徑去澤益痛砥礪歷著政聲此事大有古風按吾邑李臨川先生樂見聞雜記載一事亦與此同壽光劉文和公瑒致政家居封翁尙在一日文和他出乘轎歸第封翁偶同客在門文和不知引避封翁盛怒欲杖之客不能解竟以轎杠加責此等家法豈易有耶

歐陽公七律

冷廬雜識卷六

五

歐陽公七律卓鍊警健處令人百誦不厭如唐宗徵公主手痕詩云玉顏日占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上杜相公云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此最著稱於後世者餘若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州田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送王平甫下第亦調高響逸東坡才氣雖大若論風格恐猶遜一籌耳

夜紡授經圖

嘉興錢文端公陳羣之母南樓老人善繪事公會進畫冊於

高宗純皇帝題詩卷首并題清芬世守四字公幼時父省親於信安南樓老人授公兄弟經夜必篝燈課讀以

其餘輝躬自紡績後三十年公奉母於京師寫夜紡授經圖題詩云母分兒飢終朝誦讀不可以為粟母兮兒

寒終夜咿咿不可以為衣解一夜長秋月自母日嗟汝父行役兒不學我廢績廢績婦所羞不學人所惜紉之

釋之亦今夕誰予和嗚促織解促織鳴絡繹聲柝上衣手中絲手中絲繁中餐兒母啼飢兒母號寒為誦孟子

終七篇解昔孟有母恃子實怙汝今不勤學吾何見汝

冷廬雜識卷六

五

父他日父歸行見撻汝撻汝猶可毋棄先人緒譬厥紡千萬縷一失理紛莫數思之思之淚下如雨解兒踞膝

下將母勿怒兒請卒業然後寢處奇文難字母訓母詰英聲華詞是獵是咀母曰樂哉天實助予聖賢在上實

聞此語解後

高宗純皇帝閱公香樹齋集見其詩

特賜題二絕句云篝燈課讀澹安貧義紡經鋤忘苦辛家學白陽譜繪事成圖底事待他人五鼎兒誠慰母貧吟詩不覺鼻含辛嘉禾欲績賢媛傳不愧當年畫荻人

冷廬雜識 卷六

公復乞當代名公題咏成軸其孫潤齋中丞臻因索觀者眾慮其致損乃摹勒於石恭和

御韻題詩於後有願將世守清芬句凜誦王言勵後人之句

西湖秋柳詞

歸安楊秋室明經鳳苞博雅邁倫屢試不得志賦西湖秋柳詞以寄意前後積七十二首情味並勝於西湖竹枝詞外別開詩境摘錄於左以擬窺豹一斑云回首東風十萬條畫樓亞處關纖腰香車去後游驄散開殺紅

冷廬雜識卷六

五

關第四橋玉鈞簾幕自年年紅粉飄零更惘然惆悵披香秋色好無人曉起聽涼蟬會芳故苑最魂銷花月當時如細腰悽斷御溝流水外昏雅歸去認前朝霏霏涼露溼池臺太息芳年去不問記取總宜園內樹也愁天外鴈聲來芙蓉吹墮謝家船隄樹重攀又六年自與秋槐共零落行人愁蹋故宮煙露條煙葉漸闌珊翠館人歸夜正寒月落平湖秋色遠夢回幾度捲簾看

明登科錄

明洪武四年登科錄一甲三名二甲十七名三甲一百

各一甲一名吳伯宗授禮部員外郎一甲二名三名及  
二甲皆授主事三甲皆授縣丞浙江中式三十一名杭  
州二明州五紹興十一金華一嚴州一温州二台州八  
處州一嘉興湖州衢州三府皆無其籍貫有民籍儒籍  
軍籍站籍之分是科二月十九日殿試二月二十日即  
張掛黃榜宣諭除授職名

鴛水聯吟

道光戊戌秋嘉興折餘三茂才鴻慶與其友數輩結鴛  
湖詩社每歲四集分題後限期收卷乞名流評定甲乙

冷廬雜識卷六

至

前五名皆有酬贈事歷三秋編成十集擇其尤者付梓  
名曰鴛水聯吟摘錄絕句數首以當管鼎一鬻子夜冬  
歌云窗前種天竹歡來發幾枝采之當紅豆一粒一相

思海鹽黃龍瑞雲清寄郎尺素書呵凍字不成更有模

糊處淚與墨交并嘉善黃松孫憶郎去遠道獨自

高樓憑郎意飛作雪妾心結成冰秀水孫嘯巖十國

春秋吳越雜事詩云褒功恩禮冠當時試讀煌煌鐵券

辭孤負江東明大義不曾一討五經兒秀水于秋淞源

一字褒譏屬史官橫征事合子虛看廬陵千古如綠筆

尙覺文章公道難孫淵夏日圃居雜興云紫茄白苧影  
參差一徑濃陰月上時竹榻夜涼詩夢醒莎雞啼出豆  
花籬平湖賈敦良送燕云玉娘湖畔草萋萋王謝  
亭臺路已迷惟有雕梁舊時月隨君直度海雲西海鹽  
吳彥宜延燮

弔腳痧

弔腳痧證至速服藥不及必先外治急用糟燒一大碗  
燙熱入斑貓未攪勻乘熱熨四肢數人用手連拍之冷  
則更易熨至小便通轉筋自止再飲煎藥可以獲痊此

冷廬雜識卷六

至

方同邑張雨杉茂才光裕所傳云其親歷療治多人世  
俗所傳之方僅用燒酒無此神應

蔡浣霞先生

吾邑蔡浣霞先生鑿揚由儀曹出知延平府風雅好詩  
公事之暇於署中大觀樓集同人及其子伯翼隴尹鴻  
恩季成少尹鴻憲為詩社更唱迭和佳什甚多摘錄數  
首於左囉噴曲云四面安帆幅南鄉定北鄉黃河凡九  
曲曲曲是迴腸石魚不上水銅鳥不轉風琵琶曾暗  
卜只在九江中浣霞幾卜金錢信思君別淚多雙懸明

月鏡分影照脩城伯翼 懸香云迷迭長繫恨鬼妻欲悟

禪果雲金塔小印月玉環則齋甲氣氣合螺文宛轉連

相思灰一寸心字亦迴旋游仙云十二層樓紫玉

簫閣風四角綵雲飄紅嶺有恨難通月碧海無情易上

湖殿上不知方朔貴窻中但倚阿環嬌七臺真錄依稀

在重註黃金字半銷浣霞 彩鸞招我到蓬瀛姪女瑤妃

一笑迎五岳真形杯底隱十洲新記袖中成靈田草長

呼龍種小海書回附鶴行曾記瑤臺扶夢起入門應識

許飛瓊伯翼 雲飛大綬紫羅裳歸去三臺夜未央珠袖

冷廬雜識卷六 五

迴風鸞尾瘦玉笙吹月鶴翎涼笑傳宮拍雙聲引醉乞

天厨九醞方雲笈內篇仍背錄桃花何事誤劉郎季成

羊車

周禮考工記羊車註謂羊善也若今之定張車疏謂漢

世去今久遠亦未知定張車將何所用但知在宮內所

用故差小爲之謂之羊車也釋名羊車羊祥也祥善也

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隋禮儀志羊車小兒數人引之

漢代或一人牽或駕果下馬梁貴賤通得乘之名曰牽

于是羊車未嘗駕羊也南史宋文帝潘淑妃傳帝好乘

羊車經諸房淑妃密合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去戶羊

輒舐地不去羊車駕羊始見於此晉書胡貴嬪傳亦言

特不言以鹽汁灑地引羊車

浙西要害

宋王仲言玉照新志載其父性之於建炎已酉春上浙

西帥康允之書乞備兩境言極激切是冬敵騎果至取

道之境悉如所言今觀其書切中浙西要害符錄之杭

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蘇會稽因錢氏建國始盛請以其

西境言之北有常潤下連大江浙西觀察使治所在京

冷廬雜識卷六 卒

口蓋相距數百里形勢也其東滄溟離海山際天風濤

豪壯然海門中流至淺狹不可浮大舟匪夷狄能窺其

南則浙江以限吳越惟州西境無大山長川虛怯可虞

錢鏐始因宣徽羣盜米直曹師雄作亂自鄉里起兵保

有臨安至敗黃巢於八百里威名益振遂分建八都於

兩境精兵各千人互相策應浙城縣聖安都杜稜守之

富陽縣靜江都聞人宇守之臨安縣石鏡都董昌守之

餘杭縣龍泉都凌大舉守之鹽官縣海昌都則徐友及

北關鎮則劉孟容臨平鎮則曹信浙江鎮則阮結又置



都知兵馬寨於龍泉臨安以為援建八都堂於府第日  
與幕賓聚議至建霸府也累世皆大興寺於西湖匪特  
祈福為觀美而已實據諸峯之險為候望也結婚宜款  
節度使田頴犄角以備江南李氏蓋錢鏐本臨安人又  
立功起於西境故知此形勢為盡惟能保其西境由今  
觀之今昔雖異利害一同自餘杭龍泉無五十里地名  
霍山平路如砥可徑抵城下龍泉拒安吉廣德甚邇今  
日議者惟於蘇潤二州置帥宿兵不知西境乃先務也  
某愚憊過計萬一敵騎過江金陵不可攻豕突直抵安

冷廬雜識卷六

吉廣德以搖錢塘則數百里響動是邦危矣伏望台慈  
察一方之利害從邦人之至願考八都舊迹別行措置  
聞諸朝廷使金陵宜款與我相為表裏出兵據險守要  
事無不濟餘杭臨安兩邑土豪比諸縣最為驍銳擇其  
守令例假一官以鼓舞之使扼其要路逾於金湯之固  
矣願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兼及守  
禦之策獨遺此書故備誌於此

冷廬雜識卷七目錄

陳忠愍公	陳學博詩
西湖長生祠	天一閣
都門竹枝詞	禁咒治病
馬從龍	子衿非淫詩
孫泰倡和詞	房暉遠
劉後村	更迭交戰
雜喜	嚴比玉藏書畫
唐冰溪先生	沈姬傳方
吳烈女	歸宮詹
戴益生	刑名幕聯
知不足齋叢書	府州縣同名
著謎	改官詩
寫書求官	今勝於古
追尊稱帝	地志
姚兵部	沈書士詩
阮文達公聯	許秀山
學官聯	檳榔

許氏科第	樵李
趙儀姑詩	理財
大佛寺聯	鹿坪師聯
世次	鼠
唐明府	戴孝廉詩
沈胎簪詩	葛壯節公駢語
上官皇后	避諱
劫寨	明關編
吳中行	經學五學
柳仲塗作銘	劉柯
斛銘	養一齋詩話
龍井寺	菴助公駢聯
竹杖漫則	九言聯
妝域	觀龍舟詩
歸去來辭序	顧橫波小像
一字師	千字文
劉太史詩	姚明府
思忠錄景忠錄	徐阮鄰師詩

冷廬雜識卷七目錄

二

李芝齡師詩	元駢體文
梁楚生詩	學醫宜慎
岳王祠聯	惲南田詩
評蘇詩	鐵畫
沈觀察	湯將軍殉節詩
金總憲論詩	吳雪坡詩
岳小坡詩	蔣禮山
舅氏周愚堂先生詩	字宜从今
朱梅叔	題棺
關侍郎	江西三魏
明狀元爭奪情	沈觀察詩
嚴伯牙詩	韜光
西山文集	乾霍亂
石灰	劉忠義

冷廬雜識卷七目錄

三

冷廬雜識卷七

桐鄉 陸以滌 敬安

陳忠愍公

同安陳忠愍公化成由行伍積軍功官至提督威望著一時故例提鎮不得官本鄉

上以非公莫能膺海疆重任破格授廈門提督道光庚子倭夷擾浙東

命沿海嚴防特移公江蘇抵署甫六日聞舟山失守即帥師馳赴吳淞口審度險要列帳西礮臺側以居三易

冷廬雜識卷七

寒暑未嘗解衣安寢優待士卒犒之厚而自奉甚儉或饋酒肉必峻卻之時有官兵都吸民膏髓陳公但飲吳淞水之謠每潮來必登瞭望戒軍士曰平時宜休養毋輒來轅如有警呼之不應刑毋赦嘗與制府牛某大閱見近地兵多弱而上江各營較強牛曰是可當前鋒乎公曰近者皆有家室慮且服吾久無離心客兵恐難恃及戰果先遁壬寅四月乍浦失守公益鼓勵軍士以大義喻之時他邑皆騷動惟吳淞左右恃有公安堵如故五月夷船大集公登臺守禦日夜不怠初八日自卯至

已發礮千餘門傷大夷船五火輪船二夷人勢欲卻適牛制府攜兵出城夷從諸頭望見置礮於橋擊之牛急召守小沙背之徐州總兵王志元來而王已遁去牛懼亦遁眾兵隨之皆竄夷人復奮力攻擊公孤立無助猶手發礮數十次身受重傷礮折足簫穿胸伏地噴血而死年七十六民間公死皆大驚曰長城壞矣老幼男女無不號泣奔走夷酋入城登鎮海樓酣飲或作華語曰此戰最危險但有爾陳公安能破耶酋大笑有武進士太湖劉國標為公所賞識隨行戎間忽創負公屍藏廬

冷廬雜識卷七

叢中間十日以告嘉定縣令輦屍入城殮於武帝廟面如生事聞

詔賜專祠予騎都尉世職淞江人哭公哀作詩成帙顏曰表忠崇義集寶山王樹滋為作殉節始末記余特撮其大略并錄詩之佳者於左云一木難支大厦傾將軍殉節萬民驚丹心料有天垂鑒白日愁看鬼橫行公已成仁甘就死士惟見義竟忘生怒濤夜激蘆花岸陰雨靈旗戰鼓聲 上海王城 皓首不能生擊賊丹心惟此死 酬君 上海陳培庭 肘常旁掣生餘憤掌僅孤鳴死竭忠

崇明施子良 右師那洩驅車後壯士勾卑在列時 上海

林曜 事到艱難惟一死身經保障已三年 上海曹樹杏

陳學博詩

同里陳友梅學博錫績學能詩晚歲以歲貢官青田訓

導蕭然一瓊吟哦自得歿後遺稿散去余從其孫邦柱

處檢得數首存之芝田云百里芝田隸括蒼一城斗大

似村鄉龍鬚草細密成席 龍鬚生草如龍鬚土人

卵石圓高築牆 民間磚牆甚少大 曉雨採樵閑女慣

八外都有鍾氏聚族而居不婚外姓生女不纏足自幼

耕田砍柴嫁後入市交易其夫守戶而已謂之番民

夜燈課讀塾師忙 師有兼夜課者人家子 何當羣鶴重

飛集科目聊增藝苑光 明末葉庚子鶴大集一邑中式

亦寥寥矣 國朝一百六十 餘年以來登科者僅四人

張希賢女也許字沈氏子未幾沈卒誓欲歸省遂縞素

以往隻影執紼克修婦道閱八載病亡其節可嘉賦詩

以俟采風者未識夫君而終身願託依其半惟木主入

室便麻衣八載冰霜潔千秋節義稀他年塚樹上鴛鴦

定雙飛讀秦紀云若教博浪斃秦皇定見扶蘇帝萬方

始識一椎非倖脫天心正欲速麻亡

西湖長生祠

西湖長生祠極多楹聯佳者莫實齋侍郎題諸城賈東

臯總憲光孫長生位云憐才心事無雙教澤深長留學

校知已生平第一師恩高厚竝君親山陽李芝齡師宗

昉題汪文端公長生位云政竝白蘇遺澤遠文成雅頌

繼聲難抗郡紳士題帥仙舟中丞長生位云兩浙人來

歲祝選湖山勝境雙隄門外風流繼唐宋名臣又題劉

金門侍郎長生位云歸興託尊鱸一代文章留北闕清

芬接梅鶴百年風教在西湖

天一閣

甯波范氏天一閣藏書凡五萬三千餘卷閣在月湖之

西宅之東牆圍周廻林木蒼翳與閣閣相遠明嘉靖中

堯卿少司馬欽歸田後構以藏書其異本得之豐氏熙

坊者為多書藏閣之上通六開為一而以書厨間之其

下仍分六開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司馬歿後子

孫各房相約為例凡閣厨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閣

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

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厨者罰不與祭一

年擅以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典鬻者永擯遂不與祭乾隆間

詔建七閣參用其式且多寫其書入四庫

賜以圖書集成嘉慶間阮文達公巡撫浙江命范氏後人編成目錄并金石目錄刻之自明嘉靖迄今三百餘年遺籍常存固由於遭遇之盛抑亦其立法嚴密克保世澤於勿替宜名垂不朽為海內藏書第一家也

都門竹枝詞

都門竹枝詞不知何人所作語多鄙俚其描摩逼真處

冷廬雜識卷七

五

亦足令人解頤時尙云多多益善是封條拉扯官衙宋字拙遠代旁枝搜括盡直將原任湖前朝京官云轎破簾幃馬破鞍熬來白髮亦誠難兼車當道從旁過便是當朝一品官候選云昔年黃榜姓名聯此日居然掌選銓堂上點名堂下應教人不敢認同年考試云短袍長

褂著鑲鞋搖擺逢人便問街扇絡不知何處去昂頭猶去看招牌教館云一月三金笑口開擇期啟館託人催關書聊禮何曾見自僱驢車搬進來觀劇云坐時雙腳一齊盤紅紙開來窄戲單左右竝肩人似玉滿副不向

戲臺看

禁咒治病

禁咒治病自古有之往往文義不甚雅馴而獲效甚奇殆不可以理測余內人之乳母顧嫗其父曾習祝由科傳有二咒甚驗一治蜈蚣螫咒云止見土地神知載靈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勒治法以右手按螫處一氣念咒七遍即揮手作撮去之狀頃刻痛止一治蛇纏咒云天蛇地蛇蛇騰青地扁烏稍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蛇出蛇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勒凡人影為蛇所啄

冷廬雜識卷七

六

腰生赤瘰癧癢延至心則不可救名蛇纏亦名纏身龍治法以右手持稻穀一枝其長與腰圍同向患處一氣念咒七遍即揮臂置稻穀門檻上刀斷為七焚之其患立愈又治蜈蚣螫方急以手向花枝下泥書田字勿令人見取其泥向螫處擦之即愈

馬從龍

明史載列女谷氏徐姚史茂妻父以茂有文學將之於家數日鄰人宋思徵責於父見氏美遂指連錢為聘物訟之官知縣馬從龍察其誣杖遣之及氏下階茂將扶

以行氏故未嘗出閨闕見隸人林立而夫以身近已慙  
發緒推茂遠之從龍望見以氏意不屬茂也立改判歸  
思思卽率衆擁輿中而去氏乘閒益死從龍聞之大驚  
捕思思已亡去因疑似之迹而使貞婦含恨以死此由  
於辨之不精而發之太驟也聽訟者可不慎與

子衿非淫詩

子衿非淫詩蕭山沈補堂豫引晉書左貴嬪羅思賦彼  
城闕之作詩亦以月而喻月謂如果褻狎之什豈有  
椒壁之寵而寫諸彤管者乎證據甚確

冷廬雜識卷七

七

孫泰倡和詞

吳門孫月坡茂才麟趾家貧嗜學尤工填詞旅食金陵  
與江甯秦雪舫邵門耀曾交好倡和成編孫送雪舫之  
豫章詞云帆影搖雲潮聲咽雨客裏暗添離緒櫻桃門  
巷送春天忍教拋故園尊俎簾櫳日暮抱湘瑟拂絃愁  
誤倚危闌料合青魂夢相隨柔艣長亭路幾箇啼鴉  
幾簇無情樹看山此後共誰游嘆才人也如飛絮辭家  
最苦道彈指歸與便賦怕君歸儂又扁舟遠去西子粧  
秦亦有詞留別云鶯慵燕倦春殘還又扁舟催理短短

蘆芽引著片帆千里驛門不用栽楊柳已是魂銷流水  
待新詞譜就鴟絃彈處怕人垂淚滿江千是恨南朝  
勝迹怨碧愁紅無際坐向蓬窗多少舊情重記渡頭一  
枕游仙夢袖帶匡廬雲氣把歸期再訂黃梅熟後棟花  
風裏陌上花二作皆有情味

房暉遠

隋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  
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房暉遠進曰臣聞竊窈淑女鍾鼓  
樂之此卽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暉

冷廬雜識卷七

八

遠此言根據經術又能導君以正深得獻替之義五經  
庫之譽良不虛也

劉後村

宋劉後村克莊知建陽縣時詠落梅云東風謬掌花權  
柄卻忌孤高不主張言官李知孝梁成大効其謗訕鄭  
清之力辨得釋後賦訪梅詩云菊得陶翁名愈重蓮因  
周子品尤尊後來遂判梅公案斷自孤山迄後村其自  
命高矣惜晚年爲賈似道一出志節未堅能毋讓和靖  
獨有千古哉

更迭交戰

李自成攻宿武周遇吉悉力拒之城圯復完者再傷其四驍將自成懼欲退其將曰我衆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番進獲不勝矣自成從之前隊死後復繼官軍力盡城遂陷按南未張猗守南劍州禦寇分州兵爲數隊令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既飽遣之出城便食第二隊人度所遺兵力將困卽遣第三隊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不乏盜之計深合古人之法惜爲自成所用也

冷廬雜識卷七

九

報喜

婁縣姚春木上舍椿晚學齋文集謂吳節愍公不從薙髮自縊死所遺家書題日報喜徐璽丞無念乙酉閩門殉節亦稱喜終居士蓋明士大夫固以盡忠爲喜耳苛論者未之知也余謂苛論者蓋以好名之積習深也抑知其激發忠義慷慨捐生實足狀翼名教愧天下後世之苟且圖存者如是則好名正足貴耳奚病焉

嚴比玉藏書畫

比玉太守家藏書畫甚多道光甲申春曾與董石農

山人榮同觀最任者如李龍眠真武像趙承旨洗馬圖戴文進夏木垂陰大幅俱入神品又文衡山雪景大幅自題詩云雲埋嶺樹雪漫漫天削芙蓉萬玉攢小窳不辭山路水十分詩思屬吟鞍李流芳山水自題云每愛疎林平遠山倪迂筆墨落人間幽人近卜城南住爲寫東風水一灣亦皆妙品

唐冰溪先生

同里唐冰溪先生琦熟精史漢文品極高乾隆庚辰鄉墨煥進請學稼一節中比云凡人有所學當自識其爲

冷廬雜識卷七

十

吾知有不可不如者而後知有可以不如者人有所請當識師之爲吾而知有舉世不如者而後知有舉世皆如者筆意清雋非巨眼亦不能識也生平有潔癖每赴宴飲必自攜杯箸以往終席盥漱十數次初得中正榜引 見後以口噴氣以手拂塵

上以爲書馱子後班遂撤不引 見人皆以此咎先生登第後歸部銓選時年已五十自以無濟世具不之官垂老猶以授徒爲業年七十五卒於分水書院

沈姬傳方

單方之佳者不必出自方書往往有鄉曲相傳以之治病應手取效者吳江沈姬服役余家曾傳數方試之皆效備錄之 痔瘡用皮硝煎湯乘熱薰洗此方治熱毒皆效 小兒雪口瘡馬蘭頭汁擦之 眼癬大盃幕布以晚米糠置布燃糠有汁滴盤取抹患處

吳烈女

永康吳教諭士騏之女宗愛字絳雪國色也幼慧十餘歲父教令作詩詩輒工兼工繪事嫁邑諸生徐明英早寡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僞總兵徐尙朝陷處州游兵至

冷廬雜識卷七

七

永康邑人糜鼠尙朝令人宣言日以絳雪獻者免衆議行之以紓難勢洵洵絳雪念徒死貽棄梓憂乃僞請行至三十里坑投崖死年僅二十四道光癸卯桐城吳廷康爲永康丞慨絳雪死一百七十餘年邑人無以文發之者爲刻其遺詩二卷而屬海甯許農部桐爲之傳予述其略如右且摘詩句於左秋夜偶成云香綠漏永薰還冷錦爲愁多織未成春曉寄二姊云山含軟碧猶春雨門掩濃陰半落花春日有懷素聞云疏風小圃宜鶯粟細雨新蔬採馬蘭憶外云貧家蔬筍憐佳節驛路風

波阻遠人又寄外弟絕句云貧賤驅人少勝籌天台境好任洩留尋仙不是韶年事好遇桃花便轉頭

歸官詹

國初順天鄉試主考官用翰林同房官用部曹行人中書等官而直隸省實缺知縣及候選進士亦皆用之見常熟歸孝儀官詹允肅康熙辛酉爲順天主考官入闈誓辭前此士子競趨聲氣官詹守正不阿一秉至公榜發下第者譁然肆詆冀興大獄時蔚州魏敏果公象樞以朝端重望步行隨一僕攜紅裙藥至官詹邸第門外

冷廬雜識卷七

七

行四拜禮曰我爲

國家慶得人復賦詩以紀事謗者乃息其誓詞有云絕黃緣奔競之階務求實學杜浮薄誇張之習不採虛聲對閭公堂退無私語期諸同事各矢此心倘或爲利營私徇情欺主明正國法爾伏冥誅甘受妻孥戮辱之慘必膺子孫絕滅之報潔誠具告神其鑒之

戴益生

嘉定戴益生孝廉增性情誠樸學問淹通乙未歲見於京師如舊相識遂與訂交丙申出都後不復相見戊戌



得其來書云與閣下別久矣晴窗孤坐輒復相憶引領南望悄焉於懷去春得書知已啟行往楚及固翁謂男氏固

軒先入都又接書并惠筆墨二種其厚愛銘戡良深

屢欲作答實緣楚水燕山鱗鴻渺便相知不在形迹諒

不責其疏懶也客秋閱邸抄知閣下改就教職都中朋

輩咸謂閣下失計而增獨心悅誠服其欽佩有莫可形

容者夫牧令之難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以視苜蓿一盤

詩書萬卷尋古賢之樂儲名山之業其得失何如有定

識有定力閣下於此真不愧一定字增春閣四寫故我

冷廬雜識卷七

七

依然自知猿臂將軍封侯無命不過逐隊入試盡其在

我不敢作上林棲一枝想也教習已報滿以教職用

聖恩高厚適如私願固翁說閣下已就館者上甚慰固

翁人品學問實可師事惜遠寓東城不得昕夕過從耳

茲因固翁南旋之便率勛布臆臨穎馳溯不盡覲縷戴

嘗有述懷詩句云耽書枉自窮三昧作客何堪過十年

讀之令人感喟無已辛丑歲聞其以疾卒於家年僅四

十命不副德遇不副才是可痛也

刑名幕聯

汪龍莊大令為刑名幕賓時書聯座右云苦心未必天終負辣手須防人不堪近有人贈刑名幕賓聯云求其生不得則無憾勿以善之小而弗為語亦警迨

知不足齋叢書

歙縣鮑萊飲先生廷博寓居吾里之楊樹濱好學博聞

尤喜蒐羅散佚乾隆時開四庫館獻書七百種

欽頒圖書集成旋刻秘籍數百種日知不足齋叢書進

呈

乙覽

冷廬雜識卷七

七

宸翰賜題卷首有知不足齋奚不足渴於書籍是賢平

之句

睿皇帝復 賜以舉人

兩朝褒寵可謂極稽古之榮矣所刻叢書枚訂精審風

行海內嘗謂與其私千萬卷於已或子孫不為之守孰

若公一二冊於人與奕禮其水其傳今其孫曾輩以書

為業奇編寶笈價重藝林蓋猶食其報云

府州縣同名

今天下幅員廣遠府州縣同名者甚多彙記於左以備

考錢竹汀宮詹潛研堂集中辨名篇尚有遺漏茲所記者較詳亦未必無舛誤處俟再考正

府同名

太平 安徽廣西

州同名

通州 直隸江蘇

開州 直隸貴州

趙州 直隸雲南

甯州 甘肅雲南

永甯州 山西貴州

縣同名

會同 湖南廣西

海豐 山東廣東

瀘溪 江西湖南

清溪 四川

鳳臺 安徽

安仁 江西

石門 湖南

桃源 湖南

龍門 廣東

石門 浙江

永安 福建

新安 河南

興安 廣西

石泉 陝西

石泉 陝西

樂安 江西

甘泉 陝西

石泉 陝西

石泉 陝西

太和 安徽

清河 直隸

山陽 江蘇

山陽 江蘇

海陽 山東

東鄉 江西

甯鄉 湖南

甯鄉 湖南

新昌 浙江

廣昌 江西

建昌 江西

建昌 江西

安平 直隸

清平 貴州

鎮平 河南

鎮平 河南

石城 江西

興甯 廣東

咸甯 湖北

咸甯 湖北

大甯 山西

廣甯 廣東

華亭 江蘇

山陰 浙江

三水 廣東

甯遠 湖南

永定 福建

安定 陝西

宣化 直隸

昌化 浙江

德化 江西

安福 江西

建德 浙江

唐河 河南

永福 福建

三縣同名

東安 直隸

龍泉 浙江

龍泉 浙江

西甯 直隸

新甯 湖南

新甯 湖南

長甯 江西

永甯 江西

永甯 江西

懷遠 安徽

定遠 安徽

定遠 安徽

安化 湖南

長樂 福建

長樂 福建

四縣同名

太平 安徽

新城 江西

新城 江西

箸謎

北史咸陽王禧傳載著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蓋以諷貪墨者也袁簡齋太史詠箸詩云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醜中能知味也否即本此謎之意按中州集周馳詠箸詩云正使遊護口

何嘗廢直躬寓意似勝袁詩

改官詩

道光丙申至楚需次自知無濟世才陳請改官賦詩云  
見鷺小隊降心從學步邯鄲苦未工三復昌黎盤谷序  
出山深悔負初衷 紅塵滾滾撲征衫墮落何由肯換  
凡宦海波濤深莫測幾人安穩得收帆 撫字催科雨  
不勝有絃可改蹇堪乘思歸若待秋風起欲脫塵鞿恐  
未能 簪筆雍容志已虛不如歸去舊蓬廬高風輸與  
瀛洲客萬卷名山正著書 吾郡馮太史登府 求賢大  
現為甯波教授

冷廬雜識卷七

七

府禮優崇科目居然到阿蒙袁袁諸公多偉略不才何  
用濫竽充 中丞周公之時命侯秋開分校後方伯張公  
岳松謂當一視縣事乃決去留不然將後悔  
余力辭 書生濟世少奇猷得就閒曹願已酬莫恨雲  
始允 衡升未竟有人平地尚淹留既改官作歸興詩云此去  
真為泛宅行扁舟江上訂鷗盟酒從黃葉聲中醉詩向  
青山影裏成高枕連宵酣旅夢小牋沿路記歸程掉頭  
笑謝風塵侶圖史蕭然萬慮清 百丈雲梯未可階寒  
蘊仍問舊生涯祇慙報

圖心終負且喜還山夢竟諧書卷隨身無恙在田園樂

志有人偕卜居擬傍漁翁宅若雲煙波處處佳

寫書求官

大唐新語李襲譽謂子弟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  
城有賜田十頃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可以充衣寫  
得書萬卷可以求官汝曹第勤此三事何求於人夫寫  
書而僅以求官見何卑也然必有萬卷之書始可求官  
亦豈易事耶

今勝於古

祭之用尸也葬之用殉也媵之以姪也刑之以肉也婦

冷廬雜識卷七

六

人之以廢疾無子出也古也有之今則亡是今之勝於  
古者

追尊稱帝

唐世追尊稱帝者高宗子孝敬皇帝宏業即尊稱為帝  
是以父尊其子也睿宗子讓皇帝憲追尊於元宗時元  
宗子奉天皇帝琮追尊於肅宗時是皆以弟尊其兄也  
肅宗子承天皇帝倓追尊於代宗時是以兄尊其弟也

地志

錢竹汀宮詹跋成化四明郡志云王文恪公撰姑蘇志

楊禮部譏其不通或請其說曰此蘇州府志也而云姑蘇不正矣文焉得通常時傳誦其言予謂文格撰述夫有所受未可非也試卽宋元地志之傳於今者言之梁克家三山志陳耆卿赤城志楊潛雲間志非宋之州郡縣名也徐碩嘉禾志張鉉金陵新志秦輔之練川志非元之路名縣名也志蘇州而以姑蘇名何渠不可史家敘事地名官名當遵時王之制行狀碑誌亦史之類也若蘇州知府而易爲吳郡守施諸誌狀則爲非法至於詩賦記序自可不拘斯例竊謂官詹引三山志等書以

冷廬雜識卷七

七

排楊禮部之言其說是矣至謂行狀碑誌亦史之類當遵時王之制則地志獨非史之類乎而豈得同於詩賦紀序之可不拘斯例乎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有云志書題古地名自宋代已有是例核以名實良有未安此誠持平之論矣

### 姚兵部

歸安姚鏡堂兵部學塲學問賅博品尤高卓官京師數十年寓破廟中不攜眷屬趨公之暇以文酒自娛朝貴罕識其面曾典貴州鄉試門下士饋贄金者力卻之惟

贈酒則受因是貧特其出不乘車隨一僮持衣囊而已所服皮衣冠毛氈半見其轉每于道中羣兒爭指笑之兵部夷然自若也嘗賦梅子詩云臭味偏於吾輩近風懷莫遺女郎知一時推爲絕唱其他佳句如謝人送萊云但使斯民無此色願教我輩味其根送閔貢甫之揚州云養志未須嫌祿薄讀書大好是官閒皆清妍絕俗

### 沈菁士詩

烏程沈菁士比部同年丙瑩幼耽吟詠以家貧親老奮

冷廬雜識卷七

七

志功名刻苦攻舉子業通籍後遂專力於詩所造日上其寓感詩有慨言之深得主文誦諫之旨歎嗚憫權法也鳥將雛雛飛在路隅有鴉有鴉善取子空中一擊無完膚手爪毒網羅觸鴉有罪分不可贖鴉與雛何怨雛與鴉何仇與鴉亦無怨與雛亦無仇只緣攫取口中哺乃墮其腦格其喉口中哺曾有幾性命鴻毛判一死饑不擇食至於此吁嗟才安得粟滿野甚滿林鴉鴉鴉鴉兮化爲祥禽俾哺下也美人織當戶五色工纂組可憐機中縷縷縷皆辛苦吳蠶作繭口卒瘁吳蠶作繭蠶復蘇獻

爾者誰心臆粗剝取入已肥妻孥剝藹一何酷蝨在藹  
中哭蝨哭渺不聞生機漸以蹙宛轉將死未死時我爲  
請命前致詞蝨兮蝨兮好護持生子明年還吐絲

阮文達公聯

嘉慶初阮文達公撫浙爲鄉試監臨題貢院聯云下筆  
千言正桂子香時槐花黃後出門一笑看西湖月上東  
浙潮生歸安王勿巷侍郎以銜之太夫人八秩壽辰公  
賀聯云多子兩魁天下士侍郎乾隆乙卯狀元大年三  
歷太平朝錢塘魏春松觀察成憲之出守揚州也公贈

冷廬雜識卷七

注

聯云兩袖清風廉太守二分明月古揚州又題吳山呂  
祖殿澄心閣云仙佛緣中湖山勝處樓臺影裏雲水閒  
時是真能吐棄凡豔天然入妙者

許秀山

臨海許秀山布衣保壽種花尤愛蘭菊菊種多至百餘  
每至花時五色繽紛先君子恆從乞種因書聯以贈云  
噉淡飯著粗衣谷屬圃圃終歲樂伴幽蘭對佳菊花枝  
爛漫滿庭芳又題其琴鶴圖云流俗不可侶伴身惟鶴  
琴山空涼月皎亭古綠陰深雙鶴有仙骨七絃皆道心

幽居恆真賞長此滌塵襟許精於醫爲人診病不計酬  
金曾傳余秘方試之皆效附錄之以濟世治頭風用頭  
風膏藥入草烏末少許貼之治牙痛用北細辛五錢薄  
荷五錢樟腦一錢五分置銅鍋中上覆小碗紙糊泥封  
勿通氣緩火熏之令藥氣上升至小碗取塗痛處治刀  
傷久爛用生糯米於清明前一日一換水浸至穀雨日  
曬乾研末敷之治火燒傷方雞子煮熟去白取黃猪油  
去膜二味等分搗勻抹之

學官聯

冷廬雜識卷七

注

學博向稱冷官以其位卑祿薄不能自豪也蘇州教授  
李時菴恩浦自題大堂聯云掃雪呼僮莫認今朝點卯  
轟雷請客都知昨日逢丁堪發一噓蕭山傅芝堂學博  
錢作聯自嘲云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係官語  
更講妙然事簡責輕形神安泰仁和宋學博成勳有聯  
云宦海風波不到藻芹池上  
皇朝雨露微沾苜蓿盤中又孫學博學垣聯云冷署當  
春暖開官對酒忙是均能道寒曉趣味者至福清林譯  
之作游儉常是官卑廉自辱林官海濱教國初人

直可作官箴讀矣蘇薄儉常足官卑廉自尊見明姚宣  
以題其堂聯林開見錄左忠毅公光斗官中書時嘗  
蓋襲用其語

檳榔

醫書檳榔治瘴川廣人皆喜食之近則他處亦皆效尤  
不知其性沈降破洩真氣耗損既久一旦病作不治莫  
識受害之由嗜之者終無所警也余按宋周去非嶺外  
代答有云川廣人皆食檳榔食久頃刻不可無之無則  
口舌無味氣乃穢濁嘗與一醫論其故曰檳榔能降氣  
亦能耗氣肺為氣府居膈上為華蓋以掩腹中之穢久

冷廬雜識卷七

七

食檳榔則肺縮不能掩故穢氣升聞於輔頰之間常欲  
噉檳榔以降氣實無益於瘴彼病瘴紛然非不食檳榔  
也此論檳榔之害最為切要知非特無瘴之地不可食  
也嗜檳榔者其鑒之

許氏科第

嘉慶道光以來仁和許氏科第最盛駕部謹身閣墨房  
評云數來族望囊中能有幾家問到科名榜上視為故  
物稱許可云允當

檇李

嘉興本檇李地所產李卽以是為名色紅肉脆而味絕  
鮮吾郡果品以此為最惜不可多得皮有爪痕相傳為

西施所搯此殆飾說耳而文人賦檇李者必及之如朱  
竹垞賦云傳諸故老一事矜奇遇入吳之西子臙脂之  
漣舟移經纖指之一指量心賞之在斯何造物之工巧  
分化千億於來茲雖彼美之云亡兮芳艸若或觀之金  
學博介復詩云此邦書越絕彼美憶西施指點痕如檢  
流傳事不疑沈明經翼詩云爪痕千古在入市合輸錢  
皆指此也

冷廬雜識卷七

七

趙儀姑詩

上海趙儀姑女史柔歸安汪參軍延澤之配也天性高  
朗有丈夫風骨博習經史兼工吟詠著有瀛月軒詩集  
句如殘紅盡落啼鶯老衆綠新生好雨多五夜懷親空  
有夢十年遣日只憑詩春晚云纏脫春衫換夾紗東皇  
何事便思家杜鵑聲裏斜陽暮深則幽窗避落花俱始  
妙

理財

三代以下善理財者莫如劉晏不善理財者莫如王安

石一則利國而不傷民一則害民而遂病國也

大佛寺聯

西湖大佛寺有沁雪泉其題聯云沁雪時寒泉一片清  
虛照徹大千世界開山成寶相十分圓滿想見丈六金  
身語特雅切

鹿坪師聯

沈鹿坪師作對聯警鍊自然入爭傳誦恐日久散佚備  
錄於此太均神祠云德竝高祿猶衆之母慈同大士則  
百斯男烏程城隍神祠云一城捍天下兵丹心貫日月

冷廬雜識卷七

語留身後誓鐵面凌霜神為張睢陽像臉色黑以有為厲鬼殺賊語也吾里李

臨川先生祠云德仰儒宗次立功次立言歿而可祭於

社名垂史冊古遺直古遺愛過者猶式其閭嚴比玉太

守之母蔡太恭人四十生辰聯云長日綠衣孫抱戲盛

年紗幔子傳經蔡太恭人輓聯云禮重延賓七載倍欽

陶母誼訓垂翼子一家齊凜敬姜箴李鶴杉學博日熾

之尊人秋霞先生允楓輓聯云慙未因羣隨謁紀慘於

見紹輒思康鶴杉從師游而師與秋霞先生未嘗謀面德清陸號菴先生震

東七十壽聯云地本仙居鳩杖親攜筭藥餌官真吏隱

鶴鳴小酌詠梅花時官山居教諭湖州楊氏祠堂聯云祠開著

左新門第村紀關西舊世家題某道士居云受錄開宗

千秋香火人閒世棲真卜築一室煙霞物外身官台州

教授時督修文廟題堂聯云事可問心甯任怨功難藉

手敢辭勞

世次

漢書孔光傳孔光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後漢書光武帝  
紀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之孫也皆連身敘世次北  
齊神武紀六世祖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湖生謚謚生

冷廬雜識卷七

皇考樹乃離身為六世後人敘世次皆離身如穆員陳

子昂柳子厚蘇子美父誌稱高祖上一世為五代祖五

世祖是也

鼠

爾雅豺鼠於釋獸以四足而毛謂之獸也埤雅隸鼠於

釋蟲以其為穴蟲之長也鼠之種見於爾雅者十有四

有同名而異種者為鼯鼠一在寓屬一在鼠屬有與鳥

同穴者為鼯至釋鳥之鼯鼠釋蟲之鼠負則與寓屬之

鼯鼠皆名鼠而實非鼠矣

唐明府

吾里唐明府炳由庶吉士改官桃源縣令歿後有挽之者云天上謫仙此去依然參桂署人間隱吏今來何處問桃源人皆稱其雅切

戴孝廉詩

杭州戴孝廉兆元工詩嘉慶戊辰會試詩題天臨海鏡友人某以病倩戴代作詩起聯云善納真如海能容卽是天以是獲售而戴竟不第坎壈終其身

沈胎簪詩

同邑沈胎簪大令淮受業於先君子工篆刻能詩以拔貢官山左懲胥吏之弊賦感事詩云爲宰百事難尤難在胥吏以彼閱歷深况加嗜欲蔽奸猾本性成乘閒工窺伺翻案或緣情見利豈思義警猶虎而冠出柙人爭避去詐復去貪要在能駕馭苟能燭其奸盡法無輕恕安得清風來好驅大暑去言之可謂深切又有揚州雜詩云一椽遺宅沒寒蕪瀾息波平井已枯三月煙花春似海更無人問董江都香漂粉泊悵無家啼徧垂楊刺莽鴉一賦蕪城已淒絕不堪更訪玉鈞斜綽有情味

葛壯節公駢語

葛壯節公以水師起家擒斬海盜不遺餘力嘗僞作商舟以誘賊屢獲巨寇賊懼爲之謠曰莫逢葛必不活官鎮海總兵時巡洋勞瘁感暑臥病甚劇時開閩省盜船百餘攔入浙海大府檄公率三鎮兵船總巡公力疾前往先以書馳告曰寸心自誓期盡瘁以事君一息尚存敢偷安而負國時道光戊戌年也公官瑞安副將時會稽宗滌樓侍御稷辰贈聯云武穆兩言不愛不怕文成一訣卽知卽行公嘗手書一聯揭於治事之堂曰持躬

冷廬雜識卷七

庚

以正接人以誠任事惟忠決機惟勇并自作壁窠大字顏其堂曰威惠論者謂能不負所言

上官皇后

漢書外戚傳孝昭上官皇后立十年昭帝崩昌邑王賀卽位尊爲皇太后賀廢宣帝卽位爲太皇太后是時后年僅十五耳而有太皇太后之稱乃史册所未有也綱目書后立時年五歲與漢書不符按后立於昭帝始元四年戊戌崩於元帝建昭二年甲申年五十二以此推之白應從漢書六歲爲是漢書又曰昭帝崩后年十四



五云此四字當是行文

避諱

古來避諱改字至今尚有沿用不變者漢呂后名雉改爲野雞梁武帝小名練改練爲絹唐高祖之祖名虎改虎子爲馬子太宗名世民改民部爲戶部吳越文穆王名元瓘改一貫爲一千宋英宗名曙改曙積爲山藥宋寇萊公爲相諱司公移避其名改爲准地名尤多吾浙虎林以避唐諱改稱武林嘉禾以避三國吳太子名改稱嘉興括州以避唐德宗名改稱處州其他更難悉數

冷廬雜識卷七

劫寨

守城者必劫寨昔人之言當矣今爲廣其言云禦敵者必用偵誘敵者必用伏攻敵者必用開占人制勝之術大率如斯

明閣禍

江陰楊大令寧謂有明一代如王汪劉魏其害固不可容言其餘諸帝自太宗仁宗而外未有不任奄人者按明史載永樂三年命太監鄭和帥舟師下西洋八年命內官馬靖鎮甘肅馬驥鎮交陞十八年遣東廠合刺事

因謂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開始然則明之禍莫甚於宦官而宦官之禍實基於太宗也安得謂其不任奄人哉

吳中行

吳中行劾巫主張居正得直諫名然終不可爲訓流及既衰遂有闖黨御史智銜受業趙南星門而疏詆南星爲元惡者

經學理學

言經學者宗宋必斥漢言理學者宗程朱必斥陸王何見之小耶試觀本朝孫夏峯湯文正理學皆宗陸王而未嘗悖聖道也東吳之惠氏東浙之萬氏經學皆宗漢而未嘗悖聖教也譬之登山者或自南或自北其路之平易遠近不能皆同要皆望是山以行不迷於所往則固殊塗而同歸也

冷廬雜識卷七

柳仲塗作銘

柳仲塗爲其外祖父伊闕縣令太原王公作墓誌銘其文首紀葬之年月與地末紀名字三代與卒年中敘事

實則全述其舅氏信詔之言蓋仿昌黎襄陽盧丞墓誌銘述其子之語河中府法曹張君墓銘述其妻之語例乃變體也銘語亦簡質云男賢若父女賢若母斯焉爲誰柳開外祖名兮傳於世骨兮歸於土洛水邙山千秋萬古

劉軻

唐劉軻行藏最奇初爲僧繼爲道士後進士登第以能文章名所作農夫詩有云農人不饑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語特精妙軻爲僧時因非遺感感夢而精

冷廬雜識卷七

儒學策名任史官見南部新書

斛銘

常熟將兩亭制軍陳錫之父侍御伊魯銘其斛曰出此入此厥惟公平有易是者天殛其人制軍謹守家法凡週遷除輒蠲佃租外叔祖周葵園先生以清收租斛內嵌木一方視他斛減二升刊字於木口少收幾粒多收幾年至今遵用之

養一齋詩話

詩話類取近人之詩易涉標榜惟山陽潘彥輔孝廉德

與養一齋詩話論列代至明而止其論悉稟聖人詩

教之旨以心術行誼爲本以氣骨韻味爲主近時詩話

當以此爲首矣略識數則於右三百篇之體製音節不

必學不能學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學也神理意

境者何有關係寄託一也直抒已見二也純任天機三

也言有盡而意無窮四也不學三百篇則雖赫然成家

要之纖瑣摹擬餽餽淺盡而已 學詩當先求六義唐

以前比興多宋以來賦多故韻味迥殊 詩積故實固

是一病矯之者則又曰詩本性情余究其所謂性情者

冷廬雜識卷七

最高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耳其下則歎老嗟窮志向離

離其尤悖理則荒淫狎嫖之語皆以入詩非獨不引爲

耻且曰此吾言情之什古之所不禁也於此豈性情

也哉吾所謂性情者於三百篇取一言曰柔惠且直而

已此不畏強禦不侮鰥寡之本原也老杜云公若登台

輔臨危莫愛身直也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柔惠也

樂天云况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直也不辭爲俗吏且

欲活疲民柔惠也兩公此類詩句開卷卽是得古詩人

之性情矣舍此而言性情詩之螟蠃也性情二字頗不

易言更勿誤認 吾學詩數十年近始悟詩境全貴質實二字蓋詩本是文采上事若不以質實為貴則文濟以文文勝則靡矣吾取虞道園之詩者以其質也取顧亭林之詩者以其實也亭林作詩不如道園之富然字字皆實此修辭立誠之旨也竹垞歸愚選明詩皆及亭林皆未嘗尊為詩家高境蓋二公學詩見地猶為文采所囿耳

龍井寺

西湖龍井寺重修於乾隆二十六年明年仲春

冷廬雜識卷七

七

高宗純皇帝敬奉

慈輿省方南服

駐蹕湖濱旬日之中

翠華四至

觀酒宸章三十有一自來名勝莫之能比見於浙江巡撫莊有恭碑記余於咸豐元年重九日往游寺宇全圯殘碑斷碣偃仆荒草閒僅存秦淮海祠廡三楹壁間刊龍井題名記及無錫秦小峴侍郎瀛一跋一記謝蘊山中丞二詩因恐數年之後并此亦毀急錄之以備湖山

掌故跋云謹按始祖淮海先生以宋元豐二年至杭州與龍井僧辨才善有龍井記龍井題名記並見集中元豐二年己未至今乾隆六十年乙卯圖七百十有七年而瀛以備兵浙西至龍井龍井記故未襄陽書今壁間碑石乃明華亭董文敏仿米書補書者龍井題名記則尋覓不可得瀛既屬長洲周璣敬慕先生像選工上石竝補錄龍井題名記鐫像後付華井僧嵌置寺壁無錫裔孫瀛謹識記云龍井之名何以著以辨才僧居龍井著也辨才居龍井何以著以余遠祖淮海先生為辨才

冷廬雜識卷七

七

作龍井記者也先生以紹聖初嘗由國史院編修出為杭州通判矣而其與辨才往還則在元豐二年時先生方自淮如越省親過錢塘與參寥訪辨才於壽聖院之潮音堂憩龍井亭據石酌泉為之題名又為之記乾隆乙卯春瀛監司浙右過龍井既嘗慕先生像竝補書龍井題名錄諸石嵌龍井壁閒既而思曰吾祖文章氣節與蘇文忠略同兩公於杭皆有遺跡今文忠與李鄴侯白刺史林處士竝祀孤山稱四賢而先生則無有祠而祀之者龍井故先生舊游處不可以無祀爰於隙地拜

屋三楹中奉先生栗主而左則以辨才稱焉瀛嘗按先生游龍井與辨才善旋別去其後先生倅杭在紹聖初辨才示寂於元祐八年是先生再至杭州辨才已歿而龍井之名猶特以先生與辨才而著

聖天子時巡蒞止

親洒翰墨

天文炳煜照耀山谷蓋賢喆之流風遠矣龍井故在風篁嶺上俗稱老龍井今龍井距風篁嶺半里許所謂壽聖院湖音堂都不可考方先生倅杭即道貶處州是以

合廬雜識卷七

按

無政蹟可見今栗主稱杭州通判者以先生嘗奉有倅杭之命則從先生官宜也祠之落成以嘉慶元年十二月朔日董其役者前浙江臨海縣知縣無錫華瑞漢龍井僧廣浩浙江杭嘉湖兵備道無錫裔孫秦瀛撰翰林侍講錢塘後學梁同書書詩云杖策呼龍伴夜吟揮毫對客聽潮音封侯那敵識蘇面說傷同來印佛心淮海無雙推國士衣冠中歲宴瓊林倚筇久作歸歎想篁嶺風泉托意深被謫杭州又處州孤稜十載夢仙游熙豐紹復憐諸老黨相遷移到遠阪烏鵲欄杆人去後古藤

花影月明秋雨深溪路黃鸝語彷彿先生在上頭丁巳夏日謁少游先生祠二首南麻謝啟昆

薌酌公輓聯

先君子薌酌公諱元錚生於先大父秋畦公臨海縣學官廨時乾隆辛丑年也道光己亥以浙司鐸合郡迎養署中先君子精八分書法求者彙集應之不倦性嗜花栽植盈庭四時燦爛不絕興至則縱遊巖壑或與二三朋好論茗倚杯優游永日與人仁恕誠恪惻隱急難不及甲辰九月以中風疾棄養台人上弔者皆哭失聲投

冷廬雜識卷七

按

贈輓聯錄其尤者於左山陽郭太守恆辰云鍾舍怡怡看三徑香多自識人如菊淡鯉庭侍養悵六年吏隱遽聞詩詠我哀長白雙協鎮德云七十載德望常尊子舍銜鯉濟美克成名進士萬人峯吟踪重到仙區化鶴歸真定列上清班武進馮明府翊云鶴伴恩桑榆言嶽重遊六十年前來處去鯉庭茂桃李檉書可讀五十言在歿猶存蕭山張學博錫成云名成鯉對話錫鸞封最愜心鏡水辭官先君子於戊戌歲攝會稽縣學事霞城就養聞卽栽花病還作草忍撒手金英正放墨潘猶濃臨海傳學博兆蘭

云閱歷徧名區玩水登山七秩精神欣矍鑠笑談貽講  
幄栽花賭酒五年杖履憶追陪臨海洪明府瞻陞云隨  
宦海為汗漫之游樽酒常攜中聖中賢無非樂趣就祿  
養於降生之地名山久住是仙是佛合有前因同里孔憲  
采填詩

竹杖浸廁

刑傷飲小便止痛解毒獲效最神秀水諸襄七宮詹錦  
之先人有為縣吏者憫刑人之痛苦每竹杖必浸廁中  
久而後用之如是者數十年迨宮詹顯達人咸謂因是  
得報

冷廬雜識卷七

九言聯

九言輓聯難得佳者嘗於仁和陳子誠茂才世敬家見  
其尊人座聯云蒙二爻以子克家為吉筮五福得考終  
命而全用經語妙造自然

妝域

杭堇浦太史道古堂集有妝域聯句詩并序云妝域者  
形圓圍如壁徑四寸以象牙為之面平縷以樹石人物  
丹碧粲然背微隆起作坐龍蟠屈狀旁刻妝域二小字  
楷法精謹當背中央凸處置鐵鍼僅及寸界以局手旋

之使鍼卓立輪轉如飛復以袖拂則久久不能停踰局  
者有罰相傳為前代宮人角勝之戲如武林舊事所載  
千千日下舊聞之放空鐘之類蓋藉以銷吹花永晝題  
葉間思所謂妝域者也詩長不備錄摘其中開十韻云

烏三匝未棲蕉白回仍剝趙信蓬卷無根株渴洞亂清

濁沈嘉轍徐時影續翻急處勢騰蹕尺息氣渴猶蟻旋

局殘屢鶴吟趙信文窗紛合圍紅袖競關撲快奪金

百錢偏輸玉雙珥信迴腸託防閑匪石設謠詠太鴻摧

鬢婢爭看扶腰女初學眉翠側輕鈿臂瘦動寬獨世

冷廬雜識卷七

人語喧行廊花光颺繡栊焯琴寫情狀絕佳

觀龍舟詩

嘉慶閒

御製觀龍舟詩命諸詞臣賡和皆為水嬉嬉字韻所窘  
鮮有合作錢塘陳荔峯師嵩慶和句云四海魚龍呈曼  
衍九重珠玉戒荒嬉蓋是日方以崇儉黜奢詔宣示中  
外故詩意及之

睿皇帝大稱賞論為諸詩之冠由是寵眷有加遂躋卿

貳

歸去來辭序

陶靖節歸去來兮辭序一百九十八言敘次詳盡語樸旨深有此辭必有此序而其美始全近世坊本往往芟去不刻謬矣

顧橫波小像

程春廬京丞博雅嗜古所蓄書畫甚多余曾於其姪銀灣參軍世穢處見顧橫波小像一幅丰姿嫣然呼之欲出上幅右方款二行云崇禎己卯七夕後二日寫於眉樓玉樵生王樸左方詩二首云腰如楊枝髮如雲斷魂

冷廬雜識卷七

鶯語夜深聞秦樓應被東風誤未遣羅敷嫁使君淮南龔鼎孳題識盡飄零苦而今始得家燈煤知妾喜特著兩頭花庚辰正月廿三日燈下眉生顧媚書

一字師

李紳吏正叔孫媾之媾讀為救咎反之誤楊廷秀吏正千寶為于寶之誤齊己早梅詩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鄭谷收數為一張詠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開殺老尚書蕭楚才改恨為幸程風衣嗣立蒲頭白髮來偏早到手黃金去已多周白民振采改到作信告所謂一字

師也他若范文正公嚴先生祠堂記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改德為風蘇東坡富韓公神道碑云公之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輕重然一趙濟能搖之張文潛亦能為政宋省試賦題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滿易皆曰詣南門而聽焉惟魁多士者改詣為出王貞石御溝詩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貫休改波為中任翻題台州寺壁詩前峯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有觀者改一為半陸舉之巖邊桂樹團丹露石上苔花閣綠雲王蔭伯改團為

冷廬雜識卷七

生改閣為動張虞山養重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王漁洋改增為生陳香泉奕禱斜日一川泝水北秋峯萬點益門西王漁洋改峯為山是亦於一字分工拙也此類尚多未遑悉載

千字文

周興嗣千字文今之科場號舍文卷及民間質庫計簿皆以其字編次為識取其字無重複且眾人習熟易於檢覓也雍正元年禮部議准鄉會試硃卷字號將千字文內不佳字樣揀去荒帛伐罪毀傷悲虛禍惡竭盡終

賤離顛虧疲逐邱第境弱傾困滅弊刑前青冥黜譏極  
始辱耻逼索寂寥散累遺感淵委蓄宰饑厭故祭祀額  
悚懼恐惶核垢駭誅斬賊盜捕叛亡魄孤陋寡愚謂其  
七十五字又亞聖孟子名應避及數目四五六九等字  
與號數複亦皆勿用余按鮑氏知不足齋叢書以千字  
文編頁改禍因惡積句為祿因功積蓋亦以字之當諱  
而易之也

劉太史詩

陽湖劉美初太史嗣緒天才藻發早歲入成均與莫賢

冷廬雜識卷七

七

齋侍郎齊名年過四十始以第一人掇南宮朝野皆以  
大魁期之而劉則以闕作未佳慙憾成疾 殿試時書  
卷潦草遂不得鼎甲所著尚綱堂詩集佳句如江遠全  
浮樹山低半入城霽雪他鄉樹春燈獨夜船野水自成  
渡亂峯爭入樓江上春陰孤店外客中寒食百花前好  
春似水難消劫名士如花易散場夢來好夜連天遠情  
到中年比海深棋局在心還斂手酒杯如影不離身吐  
屬雋妙不愧名士風流劉久困名場羈旅漂泊感慨無  
聊之意悉寓諸詩如身世漫將書慰藉姓名都與刺消

磨全家別後貧兼病獨容歸來哭當歌琴餘焦尾聲都  
死燭燼傷心淚亦乾生原有恨偏同世歸已無聊况異  
鄉萬念總由蠶自縛一生祇有蠶相憐情辭悽惻讀之  
尤令人慨嘆奈何

姚明府

道光庚子曠夷陷定海邑合姚履堂懷祥赴水殉難越  
九年其友謝厚菴參軍蘭生以明府分校時藍筆所作  
詩刊石吳山祠中杭州太守徐信軒先生敬為作啟徵  
詩詞氣雄壯結段尤佳云當夫神祠月黑山阿雨來遠

冷廬雜識卷七

七

聞鶴笙自天而下明府披上清之法服駕逍遙之雲車  
陟降在庭摩抄片石靈旗東指茫茫怒濤成鼓無聲妖  
烽絕燄歎葬身之得所吾從焉夷聽招魂於異鄉誰非  
宋玉邈彼英爽庶幾樂胥嗚呼顏魯公握拳透爪之氣  
早知在爭坐位開岳鄂王怒髮衝冠之詞宜對峙樓霞  
嶺上

思忠錄景忠錄

參軍又纂思忠錄景忠錄表揚死難諸人錢警石學博  
為題長歌敘述甚詳其辭曰謝君昔日曾從戎軍門論

事驚凡聳有手恨不能殺賊濡染大筆思勸忠凡死夷

難盡箸錄託始吾浙之甬東姚知縣懷祥福建侯官人全典史

福甘李縣丞向陽雲南昆明人先後死朝廷重寄果何人漫

言死職無文臣不見乍浦同知韋逢甲山東上海典史

楊慶恩山陰人與夫運餉知縣顏履敬甘肅人皆不避賊圖

生存事間荷褒卹乃其武臣死雖同蔭其子孫武臣

首數陳提督化成同安人吳淞作鎮若山岳壯哉至死猶橫

稍從之死者有六忠韋印福錢金玉龔齡垣許林許攀桂徐大華皆領官兵亦與其難婁

縣廩生楊秉把撰六忠傳厚菴云尚有外委姚雁字不愧將軍之部曲厦門與虎

冷廬雜識卷七

門大角連沙角閩粵諸將多死綬提督關天培總兵江

陳連升及後來甬上四鎮亦卓犖壽春總兵王錫明處

其子鵬舉總兵葛雲飛更有朱家父子兵金華副將朱貴大寶

山頭在慈溪死尤酷死雖酷功實多從死之士卒其名亦

不磨所惜張總戎朝發功罪猶殊科同時有直筆若文

若詩歌謝君一一勤搜羅天知謝君劇好事先遣收藏

棟閣字乙未鄉試厚菴從事外藤姚公異時攝職之永

嘉突兀堂前見題識葛公雲飛楹聯在瑞安副戎署厚

完人造壘得合并力透紙背想忠義更教華蓋謁雙忠

陳忠毅公丹赤馬忠勤公璘同死耿精忠之難馬公

之姪顯姿家人張亦寶亦死焉有祠在溫州華蓋山

古傷今同一致同官率錢新崇祠碑傳遺文急編次先

人紀錄有思賢厚菴之先橫山先生應芳有續以景忠

思忠可連類開緘字字光芒寒讀之使我慘不歡粵西

方探赤白丸願以此激壯士肝嗚呼小魄勿莫衍即日

蕩平罷征戰安良除暴賴郡縣豈無治行稱最善請君

更補循吏傳

徐阮鄰師詩

冷廬雜識卷七

州牧解組歸林下優游娛情詩酒著有抱碧堂集行世

詩尤長於七言律句如秋感云百蟲愁語古今感一笛

涼生天地秋山汜水抵鞏縣云陰谷雙輪雷入地頽崖

一線井窺天山行云樹顛野戍雲欄路山鱗人家石築

門初冬石背山旅夜云十月苦寒邊地早一樽清話故

人同游拙政園云四圍花淑鷗眠艇一徑松陰鶴候門

寄懷吟谷叔豫章云九派江流歸棹遠一春柳色小樓

多清華流逸不愧作者又江船雜詠絕句云江迴灘繞

百千灣幾日離腸九曲環一櫂書眉聲裏過客愁多似



富春山情味絕似漁洋

李芝齡師

李芝齡師於嘉慶丙子年繼汪文端公來浙視學秉文端公之訓以衡文一時名士皆荷裁成無滄海遺珠之憾公游浙時賦詩云 詔持使節莅南邦紫塞迎 鑿

荷 澤龐 天語寵褒文第一 九日喀喇河屯 行宮 召見奉有考試差第

一往視浙 溫旨 師恩泣感士無雙 辛酉選拔師為嘉善錢舖 學 題茲行過師故里 搜才期副 丹宸望 上有浙江人 不勝知己之感 用之才繼響難賡白雪腔 時接汪琴 卷師之作 五夜霜鐘催早發

論 冷廬雜識卷七

扁舟寒雨下吳江 秦黔萬里將吟鬚况此名山似畫

圖得友更欣逢白傅 時同年吳棟 華廷琛守杭 無詩或恐負西湖淡

粧濃抹皆奇格秋實春華總與區多少榭楠期入貢肯

遺大澤夜光珠情文斐妮迄今士林猶能誦之

元駢體文

元駢體文不及宋人之精警而鍊詞工雅亦有足采者

茲就文類中摘錄以識其概閣復丞相阿木爾謚制起

云邊外開邊四達弗庭之域將門出將三持分閭之權

姚燧左丞許衡贈官制起云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

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為承氏之先

覺姚燧耶律鈞贈官制起云臣克厥艱而始民以其德

子焉能仕皆由父教之忠王構丞相蒼刺罕贈謚制起

云予故宣力於四方所賴人才之協助天不憚遺於一

老其何治化之成能程鉅夫丞相卜憐吉封河南王制

起云撫帝業之艱難爰思將帥啟功臣之盟誓宜及子

孫謝端御史大夫相嘉頂利封謚制起云列爵之等以

馭貴孰加於諸侯王元勳之胄而象賢宜膺於三錫命

吳激謝賜禮物表起云接地風雲際會親逢於明主麗

天日月照臨遠及於老臣盧互賀親祀太廟表起云九

重御極太平端拱於中天萬舞奏庭順禮告成於清廟

虞集賀正旦表起云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

會同溥博如天之為大謝端賀親祀南郊表起云四方

於理事天致恭已之誠三年而郊卜日叶用辛之吉楊

文郁賀千秋辰起云陽當居於大夏方收養毓之功震

一索為長男載啟亨嘉之會姚燧丞相塔刺哈追封洪

陽王制末云嗚呼何但上下床盡餘子可東之高閣如

失左右手慨正人不作於下泉王構翰林承旨姚燧父

冷廬雜識卷七

植贈官制末云於戲貞風千古歸然不廢魯靈光太史  
一家嗣者無慙漢司馬鄧文原許衡妻敬氏封魏國夫  
人制末云於戲夫婦相敬如賓亦既追榮於偕老公侯  
必復其始尙其啟迪於後人王士熙太史令王恂贈諡  
制末云於戲元氣所憑不存亡於生死九原可作尙哀  
榮於始終徐世隆賀東昌路平宋表末云駿奔效命正  
海內一家之時虎拜揚休上天子萬年之壽鄧文原賀  
聖節表末云廣文王有聲之詩載歌律呂衍殷宗無逸  
之壽虔祝華嵩

冷廬雜識卷七

梁楚生詩

杭州梁楚生女史德繩爲冲泉少司空教書之女歸德  
清許周生駕部宗彥平生惟耽吟詠著有古春軒詩鈔  
卽景呈夫子云薄雲漏日明孤塔新水涵秋淡遠天送  
接山四兄之粵西任云江山勝處詩尤健兒女多時宜  
亦愁皆集中佳句也

學醫宜慎

程杏軒醫案歷敘生平治驗頗有心得惟治張汝功之  
女暑風用葛根防風等藥遂致邪陷心包神昏肢厥旋

用清絡熱開裏竅之劑而勢益劇變成瘧證而死因謂  
暑入心包至危至急不可救藥而不知暑風大忌辛溫  
升散其初方用葛根防風切耗陰津遂致熱邪入裏觀  
此可見醫學之難憶道光癸巳仲秋三弟以瀕年十五  
患伏暑症初見發熱惡寒頭痛延同里某醫治之某醫  
道負盛名診視匆遽誤謂感寒用桂枝葛根防風等藥  
二劑而神昏肢冷余時方自郡城歸更延茅平齋治之  
以爲熱邪入裏用生地元參銀花連翹竹葉等味竟不  
能痊人皆歸咎於弟而不知實悞於某也并記於此以

冷廬雜識卷七

明學醫之宜慎焉

岳王祠聯

岳王祠聯云百戰妙一心通用兩言決千古太平又云  
子孝臣忠決戰早成三字獄君猜相忌偏安還賴十年  
功又錢伯瑜中丞聯云萬里壞長城歎息北征將士中  
原指半壁傷心南渡君臣又王之裔孫鎮南爲浙江運  
使時修葺祠宇題聯云天章褒臣節想當年竭力致身  
忠孝兼全萬古精誠光日月祖訓衍家傳願奕葉承先  
啟後蒸嘗勿替千秋俎豆炳湖山皆警策

惲南田詩

武進惲南田格畫花卉爲

本朝第一而詩字亦佳時稱三絕所著陔香館集佳作如送江西羅飯牛云長天孤鶴又西飛八月新涼到客衣歌吹竹西留不住滿江秋月一帆歸湖上張李二子在閩南不至云十年吳客不聞蕭珠樹三山人夢遙秋到閩南人未返愁心多作海門潮格韻俱勝

評蘇詩

蘇長公詩才雄氣豪獨有千古然不善學之每流於粗

冷廬雜識卷七

七

紀文達公評公詩鉅匠處切中要害有裨學者錄數條於此南康望湖亭詩八月渡長湖蕭條萬象疏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評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家萬里投老得歸無評云但存唐六聲貌而無味可咀此種最害事而轉相神聖自命曰高相或嘗嘗慨嘆曰俗蓋盛唐之說愈多而盛唐之真愈失送范德孺詩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黃韭試春盤遙想慶州千嶂裏暮雲衰草雪漫漫評云太落送行詩窠自此真可贈徧天下人者讀孟郊詩詩二首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

昏花佳處時一遭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水清石鑿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蠡竟日嚼空螯要當鬪僧清未足當韓蒙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不如且置之飲我玉色醪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饑腸自鳴喚空壁轉饑鼠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有如黃河魚出膏以自煮尙愛銅斗歌鄙俚頗近古桃弓射鴨罷獨速短蓑舞不憂踏船翻踏浪不蹈土吳姬霜雪白赤腳浣白紵嫁與踏浪兒不識離別苦歌君江湖曲感我長羈旅評云

冷廬雜識卷七

七

卽作東野體如昌黎樊宗師諸例意謂東野體我固能之但不爲耳然東坡以雄視百代之才而往往傷率傷漫傷放傷露者正坐不肯爲郊島少一番苦吟工夫耳讀者亦不可不知

鐵畫

蕪湖筭工湯鵬能揉鐵作畫花竹蟲鳥曲盡生致又能作山水屏障好事者以木範之懸於壁或合四面成一燈鍾鑄之巧前此未有湯歿後其法不傳或有仿爲之者工拙懸殊矣仁和朱茂才文藻賦此有句云乍看似

墨潑絹素山水人物皆空嵌風飄秀色動蘭竹雪摧老  
徐撐松杉華軒道人有寒氣盛暑亦欲添衣衫最宜推  
燭曉春夜干枝萬蕊發翠巖元明舊蹟共諦視轉覺暗  
淡精神械摹寫絕妙

沈觀察

吾邑沈青齋觀察啟震幼時父介亭封公庭光館於外  
母孔太恭人親教之讀太恭人有寄外詩云窗下看兒  
溫魯論燈前教婢揀吳棉及夜枕先愁明日米朝寒又  
典過冬衣等句皆紀實也觀察官運河太恭人板輿就

冷廬雜識卷七

四

養戒之曰毋慮不足而多取一錢毋恃有餘而多用一  
錢穉文恭公隨其言為題慎一齋額觀察即以名其詩  
集集中佳句如日影半窺樹山光高入城夕陽孤鳥沒  
春雨一篙深僮沽酒去白磨墨僧叩門來惟借書疎雨  
斷橋驢背酒淺灘孤艇驚傍燈皆有雋致觀察博學多  
聞兼工尺牘其幼子秀生乃暮年所得馮星實鴻臚應  
相以書賀之觀察荅柬有云插成陰之楊柳我本無心  
畫依樣之葫蘆君其努力吾里北棚外分水書院為觀  
察所創地有三元閣觀察手題聯云天錫名山儲二酉

人登傑閣兆三元

湯將軍殉節詩

咸豐癸丑年二月十一日金陵被陷將軍祥厚力戰殉  
難總督陸建瀛乘輿遁為亂兵殺時武進湯雨生將  
軍胎汾寓居金陵於城陷之次日賦絕命詩投城北李  
氏園池死年七十有六遺命薦席捲埋竹園內以手卷  
百餘殉後拋棄殆盡詩文稿亦散失惟絕命詩為僕攜  
出得傳先是將軍之祖大奎官福建鳳山知縣父荀業  
隨任乾隆時林爽文之亂父子同殉邑人呈請

冷廬雜識卷七

五

救建父忠子孝祠將軍以難際世襲雲騎尉官至樂清  
協副將工詩愛士有古名將風服官三十年以病告歸  
居金陵二十年將軍嘗題聯於金陵所居之堂為藝林  
無多賦指誰為三德容南嶺以南北海以至是殉節洵  
北千萬里開雲自在到頭還愛六朝山至是殉節洵  
克繩先烈而不負

國恩矣其絕命詩云死生輕一瞬名義重千秋骨肉非  
甘棄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藁葬母子  
慟平生積罪尤將軍之姪成烈刊以徵詩并次韻作哀  
輓詞云授命臨危日成仁蹈義秋全歸能繼志絕筆見

詒謀翼鏢心仍壯沈埋骨未收遺命以蘆席捲埋竹園內雙思堂下

水清冷更可尤陳書談要略公曾刻金湯十二等諸書去歲嘗以戰守滅賊諸略

上書江督陸建瀛恐賊有卒擊畫已經秋保衛乘城績

道光王寅噴夷犯順公與在籍紳士周開麒艱危在野

謀燎原詎易撲覆局竟難收赫赫誰當路能無眾口尤

陸帥自九江一晝夜遁歸江甯安慶因之而陷金陵龍虎

潰復嶽采石扼險之師入城金陵因之而陷金陵龍虎

地一夕黯然秋祇有聞風遁蘇撫楊文定先駐江甯間陸帥遁於九江即日遁還

京口復遁江甯無末雨謀黃巾猶未合赤幟已全收白

髮丹心炯身殲孰可尤家國無窮恨當茲多難秋枕戈

期遂志投筆未成謀莫洩心胸憤何能涕淚收從戎吾

計決報復庶無尤一時和者甚多錢塘張亦茂茂才炳

詩最佳附錄於後碧血四十字寒潭萬古秋林泉能赴

義忠孝故詒謀盡室艱誰託孤城黯未收鬼雄知不瞑

迅望掃嶺尤江南誰覆餗歎口自陽秋尸有王彭祖才

無孫仲謀鄰防軍太玩逸老策空收退舍帆何遠翻難

阻石尤陸帥自九江駛風遂使窺三郡徂春又及秋金

錢縻內帑玉帳待成謀佩憤敷天積瘡痍遍地收卻

思籌十二空憶策嚴尤將軍曾刻金湯十二風雅思公

昔質管萬个秋王辰之夏曾乞公鑿竹宦從鷗比澹田與鶴分謀

名有湖山識忠皆翰墨收男兒森大節雙字亦殊尤

金總憲論詩

仁和金檜門總憲德瑛詩骨堅意警不主故常其評昌

黎桃花源圖詩云凡古人與後人其賦一題者最可觀

其用意關鍵如桃源陶公五言爾雅從容草榮木莪四

句略加形容使足摩詰不得不變七言然猶皆用本色

語不露斧鑿痕也昌黎則加以雄健壯麗猶一一依故

事鋪陳也至後來王荆公則單刀直入不復層次敘述

此承前人之後故以變化爭勝使拘拘陳迹則古有名

篇後可擱筆何庸多贅詩格固爾用意亦然前人皆於

實境點染昌黎云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

則從情景虛中摹擬矣荆公云雖有父子無君臣天下

紛紛經幾秦皆前所未道大抵後人須精刻過前人然

後可以爭勝試取古人同題者參觀無不皆然苟無新

意不必重作世有議後人之透露不如前人之含蓄者

此執一而不知變也觀公此論可知其詩得力之所在

矣

吳雪坡詩

同里吳雪坡上舍鉉堂少嗜為詩出語清俊以不善謀  
生家計日窘有友媚事顯者招之往謂從我游則饒裕  
可立致吳力拒之託詠燕以見志云社日重來覓舊巢  
一雙飛處傍花梢莫誇王謝門庭好恐被尋常百姓嘲  
晚年益肆力於詩斗室酣吟蕭然自得無僭石儲不顧  
也著有棄餘偶存草錄其最佳者於左詠史云小勇憑  
血氣大勇尚智謀荆卿狗屠耳翻與虎狼讐覆燕不足  
惜終負於期頭至今易水上悲風常颭颭咄哉張子房

冷廬雜識卷七

乃欲效其尤游硤石東西兩山云紫藤花外啼暮禽碧  
雲寺前數峯陰雲根倒挿下無際絕壑奔流泉瀑深夕  
陽欲落猶未落何處炊煙出茅屋槎枒怪石立如人  
路寒磬響叢竹送見云我已無家別兒今別更難一身  
何處去雙淚幾時乾世路風波險年華草木看此生須  
努力菽水望承歡秋海棠云誰彈粉淚染猩紅蟋蟀欄  
邊見幾叢絕色從來多晚嫁休將遲暮怨西風

岳小坡詩

嘉興岳小坡上舍廷枋少右 丑性嘗剗左股以療母病

後父病劇又剗股以進病尋瘳及父母歿哀毀骨立朝  
夕慟哭不已聞者感歎好讀史工韻語尤長於七言如  
溪上晚步云風定一蟬嘶獨樹雨餘雙鷓立枯枝舟中  
即景云細草碧分游客路遠山青落酒人危憶凌鏡蓉  
云廿年孤館詩人淚萬里浮雲壯士心俱堪諷誦

蔣禮山

臨海蔣禮山明府履以名孝廉官閩之德化縣有循聲  
調南平縣適臺匪滋事大帥進討過兵絡繹供應不貲  
遂致賠累清查案起名列虧項三等中落職羈閩八年

冷廬雜識卷七

始釋歸歿後其友太平戚鶴泉教授學標為銘以哭之  
云鳳凰之出為世文章風雨冥晦墜詔而傷啁啾小鳥  
得意方翔仰首問天其理茫茫蔣好吟詠嘗郊游得句  
云疎竹曲通徑寒梅高過牆頗為時流所稱其寓閩中  
時有句云妻子田園多割捨未能拋得醉時吟可想見  
風趣矣

舅氏周愚堂先生

舅氏周愚堂先生植幼即嗜學尤好吟詠嘗賦采桑曲  
云鳩聲喔喔喚輕寒泥滑青郊行路難愁絕桑陰春欲

暮一痕濃綠上眉端人莫不賞其風韻秋試不得志授  
例入成均應京兆試題詩閣中云威栗吹聲急譙樓漏  
已深高堂千里夢矮屋十年心曙色明寒曠秋香溢上  
林良材焦尾識莫謂少知音放歸後益肆力於詩家居  
震澤之藕湖有復古桃源洞因繪圖題詩見志云我是  
漁郎慣招隱桃源久住不迷津

字宜從今

錢唐古作唐今之錢塘縣作塘蕩陰古作蕩今之蕩陰  
縣作湯純留古作純今之屯留縣作屯關古作關今之  
邠州作邠荏平古作荏又作荏今之荏平縣作在太山  
作太今之泰安州作泰非若太原太平太湖等之仍作  
太吳淞江作淞今之松江府作松載在輿圖達於寰宇  
皆以從今為宜

朱梅叔

吾里朱梅叔明經翊清烏程籍少擅才藻有聲庠序閒  
秋試屢見黜感憤之思皆寓之詩道光辛巳鮑漢姪鄉  
試僥得復失因作閨怨詩索同人和朱有詩云傳語長  
門姊妹家漫題紅葉寄天涯夢羅村裏如花女猶向溪

冷齋雜識卷七

七

頭自統紗見者皆為閨筆與張夢廬學博交好甚篤無  
子其女適夢廬之子餘齋明經光錫妻卒後子然無家  
遂依餘齋以老嘗賦五十自述詩云荒村風雪數歸鴉  
孤館悽涼閱歲華悵望千秋還著我側身四海已無家  
酒澆竹葉都成淚笑索擔梅幸有花多謝孟公投轄意  
不教萍梗向天涯其卒也餘齋為之棺殮而無力營葬  
其徒周蓮史太史士炳與同人謀贖金助之屬余作啟  
曰蓋聞自古皆有死必藏幽而乃得所歸博愛之謂仁  
能澤枯則其施更厚是以掩埋之典詳於禮經窀穸之

冷齋雜識卷七

七

規載於左氏俾蒿里荷慈雲之覆庶楊郊免暴露之悲  
况夫望重師儒生同鄉國緬其品而同殷景仰述所遇  
而其切悽傷生前之落魄無依銜憂已極死後之游魂  
未莫飲恨尤深如已故明經朱梅叔先生幼秉異姿長  
通羣籍才高命蹇行潔途第六十年青志懷鉛療貧乏  
術五千言遺書在篋嗣業誰人晚託壻鄉遽游仙島家  
無尺寸之土旌鮮期功之親未卜牛眠莫崇馬鬣荒原  
蕭瑟猶淹兩世之骸淺土飄零應墮九京之淚在死者  
既難瞑目惟仁人能不傷心某等敬慕儀型謀營兆域

所捨金以布地用集腋而為裘幽靈克安功德無量惠  
及泉壤永垂梓里之芳聲載之簡編可續麥舟之故事  
此舉樂助者六十餘人集資百餘金遂并其父母妻之  
柩合葬於珠村以其餘資屬幹齋存息供歲時享祭焉

題棺

德州程正夫自作一棺題曰休息巷作詩曰板屋蕭然  
四壁周愚人息矣聖人休山陽阮吾山司寇蔡生自製  
棺題詩其上有未死何妨暫貯書之句蕭山汪龍莊大  
令治壽木題前和口汪龍莊歸室并作詩云平生願力

冷廬雜識卷七

志全歸六十三年幸庶幾得到藏身真爾室居然無縫  
是天衣材從楚產緣非偶制比桐棺魄可依蓋後何時  
真論定經經素履任褒譏吾里徐瘦生茂才終身不娶  
自署其棺曰獨室并題聯云埋憂待荷劉伶鍾行樂先  
題表聖詩先君子薌叟公於台州購得嘉木製為棺題  
曰止止居書聯云一生倏忽少壯老萬事脫離歸去來

關侍郎

仁和關雲巖侍郎槐官中書時以善畫供奉 內廷入  
詞林後直 南書房充 四庫全書提調官兼 武英

殿提調寓齋前植雙松中羅羣籍為退息之所適

賜詩有松下敞書寮句因恭篆松下書寮四字為齋額  
儀親王贈詩云柳邊歸院金蓮燭松下仙寮玉局書梁  
文定公國治贈詩云青松白鶴望蓬萊中有神仙讀書  
樂皆紀實也侍郎督學廣東時遵惠研溪先生之教童子  
有能成誦五經者為青其衿士風翕然丕變奏覆試童  
生加經文一篇遂定為例

江西三魏

明江西三魏良弼良政良器以道德著新建人

冷廬雜識卷七

本朝江西三魏伯子際瑞叔子禧季子禮以文章稱甯  
都人皆同胞也 良器有弟良貴官最顯而黃氏明儒學案遺之

明狀元爭奪情

明閣臣李賢奪情羅倫爭之而見黜楊嗣昌奪情劉同  
升爭之而被謫皆狀元也可為科目增光張居正奪情  
修撰沈懋學與吳中行趙用賢謀各上疏吳趙皆受杖  
去國而懋學疏章為人所持不果進乃貽居正子嗣修  
書又與工部尚書李幼滋書爭之遂引疾歸是亦可謂  
賢矣



沈觀察詩

沈蓮溪觀察少工四子書文登第後歷中外三十年名益重年屆六旬遵乞歸怡情吟咏詩不摹擬前人而思筆超雋迥軼凡近朱買臣慕云城東抔土春草春巖將軍墓近作鄰當年上書不報糧用乏邑子一薦離風塵布衣懷綬綬少見守邸掾吏驚逡巡但誇富貴耀鄉里無怪愚婦輕買臣侍中素貴見陵折牀上小吏彼何人恩讐報復禍亦及悔不道中行歌長負薪決計云掉頭決計出風塵落葉朝衫脫有因萬事不關歸里日百年

冷廬雜識卷七

七

難得去官身首迴清渭思華省道遇桐廬戀舊民布襖青衫聊自適豆羹芋飯未嫌貧南中春暮云乾坤到處鬪戈鉞風景南中尚儼然燕子梨花三月雨河豚柳絮一溪煙暖浮士女湔裝水晴泛兒孫上冢船只有老懷難自慰朝朝北望寸心懸無能云已廿人笑百無能風味蕭閒亦自珍菊影半窗留客酒蟲聲四壁讀書燈少年偶作逢場戲老去真如入定僧若論文章身後事胸中五嶽尚嵒嶒斷句如秋興云樹高留月久石瘦宿雲多夜坐六月明蟲絮客燈暗鼠窺人懷蒼石上人云詩

格瘦於藤絡石基心尖似筍穿牆山僧云墜地虎鬚堅似鐵窺窗鬼眼碧於燈皆清雋可諷

嚴伯牙詩

同邑門人嚴伯牙鎮比玉太守之長子也從宦滇南以縣丞在滇試用道光丙午永昌郡回紇肆擾上官命司軍餉兼督鄉勇助剿時賀制軍長齡巡察嚴密不攜騶從突至營中羣僚皆以休暇他適惟伯牙在焉由是垂青逾格以軍功薦擢縣令伯牙嫻於吟咏在軍中不廢翰墨到處留題著有餐花室詩稿從軍云關門山色帶

冷廬雜識卷七

七

斜曛羽檄交催轉餉勤馬迹千盤尋漢壘蠻叢百里關蠻雲枕戈易醒刀環夢投筆猶爭翰墨勲早晚枚臯馳露布饒歌歸聽瘴江濱西征曲云幾堆白骨葬荻蕪是處青山叫鷓鴣麥飯紙錢寒食雨又添新鬼哭頭顱斷句如呈少穆宮保云年少自知更事淺官卑愈覺受恩多由寶甯調任荔波入都引 見留別滇南云一卷隨身無長物九州行腳笑粗官語皆清俊

韜光

由靈隱至韜光路約里許石級三百餘山徑曲折沿路

皆修篁密篠濃綠杳深醉人心骨僧家以巨竹臥徑側引泉相續不斷泉聲丁丁然靜聽移時塵慮都滌比至山顛四望空澗近挹明湖之江遠望滄海又別有一世界菴中題詩甚多恭讀

高宗純皇帝御製句云翠雲入叢篁赤城盤登障正如登高而呼俯視衆山皆培塿矣

### 西山文集

學者編先正文集往往蒐羅散佚以多爲貴然或不知簡擇并存其酬應世故不甚經意之作致貽後世口實

冷廬雜識卷七

七

則雖意在表揚適以累之真西山先生以道統自任而集中詩文往往推揚二氏其爲史彌遠特授正奉大夫文稱其寬宏而縝栗剛大而粹夷有尊主庇民之誠足以衛王室有忘身殉國之節可以通神明又全國賀正且使人到闕紫宸殿宴致語口號勾合曲詞有兩國交馳通好使八荒同作太平人聖歷從茲天共遠年年玉帛會楓宸等語皆爲後人所訾始編集者疏於審別不能汰其失歟

### 乾霍亂

乾霍亂心腹絞痛欲吐不吐欲瀉不瀉俗名絞腸沙不急救卽死治法宜飲鹽湯探吐外治刺委中穴亦妙此證王宇泰證治準繩謂由脾土鬱極不得發以致火熱內擾陰陽不交而吳鞠通溫病條辨謂由伏陰與溼相搏證有陰而無陽方用蜀椒附子乾薑等藥竊謂乾霍亂亦如溼霍亂有寒有熱當審證施治不得專主熱劑吳氏書開發治溫病之法辨論詳晰卓然成一家言惟此論尙局於偏恐誤來學特正之

### 石灰

冷廬雜識卷七

七

仁和縣志載明成化時湖墅凌知州煜家有一黃斑虎自南河游至投凌之後巷諸門不閉虎入據廳上大吼一聲凌衆破壁逃避虎遂登樓時凌之孫婦抱嬰兒未起虎偶捩壁壁倒適覆婦身不遭傷害地方奔告有司卽召獵戶二十餘人擒剿彼此相顧失色無策可施一老者合以石灰入稀布口袋兼帶竹縛火把擇輕健七八人升樓屋揭瓦進日光虎必仰首卽搖灰袋眯其目繼將火把下燎虎必開口墮以堅利長鎗入口內不容轉吮乃呼衆獵戶登樓交刺之如其策果擒獲不傷一

入罪送官司各受重賞按吾郡某典亦嘗以此法擒寇  
乃道光年間事也時方歲歉劫掠時聞典主豫選眾健  
兒守夜并儲石灰刀械一夜寇至壞大門將入眾健兒  
出其不意以石灰噴之寇目皆眩刀械齊發遂被擒

劉忠義

嘉慶十八年直隸教匪林清謀逆實賴陝西咸甯劉公  
斌首發其事黨與擒而期會誤得以即時戡定公為滑  
縣老岸鎮巡檢勤其職為民畏之嘗飲酒監生所酒半  
私語公曰是邑將有變亟去官可免時八月十五夜也

冷廬雜識卷七

因時微行村落中聞治兵仗聲甚厲偵鐵工具知賊李  
文成與林清首尾謀逆事告守令皆難其事即訊鐵工  
以得李文成牛亮臣親致之縣訊文成折其脛賊始與  
林清謀定九月十五日期至是不及待九月七日奪城  
門以入公時居典史署聞變即更短衣持械出遇賊於  
衢前擊殺二賊子嘉善皆死事聞

贈官知縣諡忠義子寶善陞襲雲騎尉改文職為貴州  
某官此事詳見上元梅伯言戶部會亮和  
規山房文集乃聖武記所未載者

冷廬雜識卷八目錄

奔走

名字沿誤

芋

三蹟五典

晁具茨詩

文終文質

古今人表

藥詩

二母知人

馬

李德裕張孚敬

擬旨

荀崧女

翔字

鳩槃茶

獨寢不慙於魂

冷廬雜識卷八目錄

四字異體

楊修劉顯

烏程三相國

孔子弟子考

久任 名號謚

田田錢錢

勝錄

作者七人矣

揚无咎

鄉會試題

奇名

宋猶山詩

李鶴杉

遷居詩

父子能詩

三石公詩話

徐鶴舟

王曉菴

一綫天題辭

道情	場屋中忌諱字
土物	兩世秋元
竹夫人	像
西征日記	恩科
袁隨園	志學箴
麗辭	高文端公
婦人悼亡詩	油汗衣方
未相國	勞孝廉
岳忠武于忠肅	詹生姪詩
給燭	徐觀察
錦囊集	難經經釋
董枯匏	任子不齊
晉唐文章	聰訓齋語
陶宏景	除夜詩
五律句用仄聲	王微之
黃綰	桑水部詩
張浚	切
市	邱大理

詠菊	鄭中丞詩
韓文公闕佛	嵇叔夜
芭蕉樹	泉甘而酒冽
陳士奇	鄧侯
作文增益	殉葬
朱侍郎詩	採芳集
三元	蜜丁馬甲
七上黃鶴樓散人	良心官
自鋤明月種梅花	朱文正公詩
兄弟同登科	孔太恭人
譚滌生詩	黃韻冊詞
垂訓樸語	卓倚兀
先生	來歙傳
終篇用也字	貪生倖福
呂氏春秋	王穀賡
陳樸堂詩	徐敬齋明經
顧媚柳是	菊酌公撰聯
歷代甲子紀元表	靜宜女史詩

甲癸議

孔宥函司馬

三石公聯

壽序

犬門

家傳單方

江忠烈公

大錢

姚梅伯詞

笙鶴樓

陳參議

周遇吉

赤水元珠

赤城雜詩

小琅玕山館詩

冷廬雜識卷八目錄

四

冷廬雜識卷八

桐鄉 陸以滸 敬安

奔走

詩予曰有奔奏傳箋之義各不相合正義乃強合之既以奏為宣布之義又以奔走之義屬之其說難通傳以為喻德宣義於奏之義則當矣而奔字難通惟箋以歸趨為義其說最協蓋奏走古本相通也

名字沿誤

冷廬雜識卷八

漢司徒王况或誤作玉當作王音宿玉巾字簡柄作頭陀寺碑巾當作巾唐倪若冰或誤作水當作冰宋米元章名芾或誤書芾从巾當作芾从一巾說文作市古鞞字雁湖居士李壁宋史誤从玉當从土作壁趙與襄宋史誤作裕當作寰元康里獲獲元史誤作獲讀若夔當作獲讀若猱又鮑照不當作昭謝朓不當作眺此類尚多

芋

芋在處皆有而蜀地尤美王子淵僮約凡四言芋曰養芋日發芋日雁芋日香芋蓋物土所宜言之不厭其詳

也

三墳五典

三皇五帝之書春秋時尙存三墳五典是也秦以後無傳傳者乃偽耳嬴政之酷酷矣哉

晁具茨詩

五言詩於第一字第三字讀斷七言詩於第一字第三字第五字讀斷晁具茨沖之集中恆用此體如四海皆行路吾何必此途乃第一字讀斷也五十年昇平一迷都驅萬騎出關西金蹀躞微鳴躡影錦連錢不動追風老去幽棲誰比數傳君詩一邑人驚乃第三字讀斷也出郭借人乘豈肯自誇騎入大明宮借有三千兩鍾石定無八百石胡椒乃第五字讀斷也

文終文質

諡以文稱者至多而諡文終者惟漢蕭何諡文質者惟宋羅從彥宋錢惟演初諡合敏而好學貪以敗官二法諡日文墨二字亦史册罕見

古今人表

漢書古今人表後人多以疎舛訾之惟錢氏大昕謂其

冷廬雜識卷八

二

列孔子於上聖顏閔子思孟荀於大賢孔氏弟子列上等者三十餘人而老墨莊列諸家降居中等孔氏諸素具列表中儼然以統緒屬之其敘次九等祖述仲尼之言論語二十篇中人物悉著於表而他書則有去取後儒尊信論語其端實啟於此梁氏玉繩復為之攷且謂別於九品確當為難毫釐之差誠所不免而履經傳寫秦脫尤多非盡班氏之咎按人表自三皇迄秦聖智賢愚凡二千百十三人後世藉以考鑒得失可為法戒之資唐韓佑仿之作續古今人表十卷惜不傳顧氏棟高

冷廬雜識卷八

三

作春秋人物表分賢聖純臣忠臣功臣獨行文學辭令佞臣讒臣賊臣亂臣俠勇方技十三等又列女表分節行明哲縱恣不度三等品核較精然採列未備觀人表體例有殊修史者誠能循班氏之軌辨析九等代繁以表俾一朝淑慝之分犁然顯著不有裨於勸懲之道歟

藥詩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陳亞之喜賦藥名詩藥詩者始於唐人張籍有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下枝之詩人謂起於亞之實不然也余按梁簡文帝集中有藥

名詩如燭映合歡彼惟飄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鈔華試  
作粧等句是藥詩亦不始於張籍矣

二母知人

王珪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口而必貴然  
未知所與游何如人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救具  
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潘孟陽母劉  
晏之女初孟陽為戶部侍郎劉憂日以爾人材而在丞  
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試會爾列吾觀之因徧招深  
熟者客至劉視之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向末座慘

冷廳雜識卷八

四

緣少年何人也日補闕杜黃裳劉曰此人全別必是有  
名卿相二母知人一信之於未達之前一察之於既顯  
之後其識鑒皆不可及

馬

十二生肖中免蛇猴皆不人卦象凡言虎之卦三履頤  
而說卦不及焉言馬者八卦坤屯賁大畜而說卦取象  
且有三卦乾震坎知馬之為用廣矣

李德裕張孚敬

李德裕以蔭人官乃抑進士科張孚敬登第在部觀政

迨議大禮擢學士諸翰林不與並列後乃盡黜翰林官  
視古大臣忘私進賢蓋迥殊矣

擬旨

明仁宗時夏忠靖公原吉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  
公公日子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  
否而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旨哉言乎宜  
至今因之不改也

荀崧女

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崧小女灌年

冷廳雜識卷八

五

十三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詣平南將軍石覽  
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訪遣于撫率三  
千兵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奇節如  
此紀載罕有惜昔書僅誌此一事而不詳述其生平

翊字

丹鉛總錄謂後周皇后服制受蘭則服鷲衣聽女教則  
服鶉衣歸甯則服翊衣鶉鷲字惟見此蓋蘇綽所制也  
余考翊字字書不載而鶉字則見於爾雅釋鳥云鶉雉  
鶉雉註今白鶉也江東呼白鶉亦名白雉宜云翊字惟

見此乃合

鳩槃茶

太平廣記夫為婦吹火詩吹火青唇斂添薪黑腕斜遙  
看煙裏面恰似鳩槃茶鳩槃茶乃佛經語或作拘辨茶  
究槃茶茶畔茶弓槃茶皆一也言變形似冬瓜也以是  
為喻狀其容之醜也前乎此者莊子有之云甕登大癩  
獨寢不慙於魂

劉勰新論獨立不慙影獨寢不愧衾蓋本晏子春秋獨  
立不慙於影獨寢不慙於魂魂字實勝衾字

冷廬雜識卷八

四字異體

四字異體而音義皆同者惟麤粗猶麤麤古麤俗粗猶  
通用

楊修劉顯

魏武題活字於門楊修知其嫌門潤又題合字於酪杯  
蓋頭楊修知為人一口梁武署沙門訟田者日貞而劉  
顯知為與上人二子之才雋矣然卒為所忌聰明何可  
恃乎

烏程三相國

明季烏程有三相國所居相距不過九里時有九里三  
閭老之謠朱文肅公國楨倡均徭之議東南大水又請  
改折德澤及人鄉邦推重沈淮結納客魏溫體仁奸私  
誤國閭里差稱之三人皆載明史而府縣志列傳獨詳  
文肅事實沈溫則諱而不書肆志一時頃名千載嗚呼  
此亦足以為鑒戒也

孔子弟子考

宋竹垞太史孔子弟子考謂歐陽子有言受業者為弟  
子受業於弟子者為門人試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受

冷廬雜識卷八

七

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  
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  
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  
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曰門人治任將歸入  
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云云然余觀論語童子見  
門人惑此當為孔子之弟子不得謂是孔子弟子之弟  
子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此當為子夏之弟子不  
得謂是子夏弟子之弟子也孟子門人問曰夫子何以  
知其將見殺此當是孟子之弟子不得謂是孟子弟子



之弟子也以此證之朱之說豈其然乎

久任

牧民官必使久於其任而後與民相習得以盡撫綏之略明興百餘年開澄敘官方勤求上理居職最久者如趙登知湖州府自宣德至正統十七年劉綱知甯州由建文二年進士官府谷知縣遷擢在甯州三十四年吳祥知嵩縣自永樂至宣德三十二年中葉以後此風漸渺吏治亦不如前矣

名號諡

冷廬雜識卷八

八

堯舜禹稱名湯稱號文王武王稱諡由質而文即此亦可觀世運

田田錢錢

女子雙名最多獨辛稼軒妾田田錢錢因其姓而名之與其他雙名者異

臆錄

浙人鄉試每以金貽臆錄手之善書者潛遞關節屬其臆卷殊色鮮明字畫光整易動閱者之目亦有已獲科名者貪得厚利冒應是役甚至私攜墨筆點試文中

簡則可得重酬此風始自紹興人沿及諸郡道光丙午秋試士子一萬一千餘人其不購臆錄者祇三千餘卷僅得售三人蓋以字迹潦草校文者以辨識為苦輒屏棄不觀也猶憶壬辰榜後謁見房師樂平齊星舟先生雙進嘉慶丙子舉人官終石門縣知縣先生謂汝文佳而字體模糊耗我半夜心力始能辨晰尤賴主司愛才取墨卷校對方得人穀爾時購臆錄者未多而弊已若此幸遇樂平山陽天津三先生不致擯棄知己之感畢世勿諼也

作者七人矣

冷廬雜識卷八

九

作者七人矣王氏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包氏謂荷蕢荷蓑儀封人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程伊川又謂作者之謂聖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是也袁俊翁四書疑節則謂專指當時而言宜主包氏之說特封人本以得時行道為心初不與彼六人同行當以微生啟易之此說創而實確

揚元咎

楊姓皆从木惟宋清江揚元咎祖漢子雲从才不从木二千年來典籍中不多見也

鄉會試題

鄉會試題首題論語則次題為中庸首題大學則次題為論語三題孟子此定例也道光庚子科山西首題德潤身心廣體胖次題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以無論語題主試皆獲譴吾浙鄉試出大學題關中必有火災故老相傳康熙初三次皆然康熙癸卯首題生財有大道一午首題無所節王子首題如切如磋六句庚不用其極自是以後浙闈不復出大學題蓋沿以為例矣

奇名

冷廬雜識卷八

十

明番禺羅賓王官南昌府同知罷歸築哭斯堂於里門此堂名之最奇者吾邑馮學博嗣京取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之意築別業曰大悲巷此巷名之最奇者朱竹君學士視閩學時令士子入采一石築亭署中供之各鐫姓氏於上顏曰三百三十三上亭此亭名之最奇者洪洞范滂所著雜文名草草草此書名之最奇者

宋物山詩

宋物山大令乾隆戊申孝廉中歲幸扶風七載即挂冠歸著有紅杏軒詩鈔其宰扶風時案牘之暇不廢吟詠

所賦小遊仙詩有云本是瑤池會上仙浣紗小詣玉河邊自言愛女佳期近又索黃姑助嫁錢暫插朝天白玉簪歸來依舊擗雙砧七襄任汝織纖手爭奈銀河負債深甫報瑤池桂樹秋武皇又作絳河游上清畢竟論門第怪道登仙總姓劉漠漠春陰淡淡煙揚州未到早腰纏早知駕鶴飛昇易悔讀黃庭五十年盡皆有為而作斷句如陳思王墓云姦人有後天難問才子封王福未慳虎邱云廡下千秋高士少水邊三月麗人多亦研鍾入妙

冷廬雜識卷八

十一

李鶴衫

李鶴衫學博博聞強識才藻富有小試口長鬣呼餘皇賦受知於學使李芝齡師入邑庠第一人稱為李長鬣道光甲午闈作為副主試歙縣徐廉峯太史寶善所賞而正主試以次藝犯下黜之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題文用血氣二字旋於乙未獲售入都太史招之往使在弟子之列李獻詩有名傾元叔登朝日恩感昌黎薦士年之句寓都門得詩盈篋編為北行草其贈端木鶴田舍人一律最佳詩云歲星游戲往人閒車馬盈門自謂關一架藤花留散吏

舍人寓寄 十年徽省話清班海隅應 詔恩原渥日  
紫藤精舍 下讎書老未閒料得草編三絕後 舍人著易指已刊 等身事業  
付名山

遷居詩

舒鐵雲孝廉寓居吾里鄉思橋偶與友人書云比張融  
之居建業彼尙多此一舟若相如之返成都我并無其  
四壁沈青齋觀察見之卽以南花橋老屋借居且寓書  
曰但住無妨且行弗顧所望泥金之捷先賁蓬門耳舒  
因賦詩以謝有云南花橋頭秋水綠扁舟願寫移居圖

冷廬雜識卷八

七

移居之圖尙可寫美此高義今則無時乾隆甲寅歲也

父子能詩

宋浦城詹應之慥詹元善體仁父子能詩厲樊榭宋詩  
紀事皆遺之應之寄胡籍溪詩云雨過溪頭鳥篆沙溪  
山深處野人家門前桃李都飛盡又見春光到棟花春  
懷示鄰里句云斷牆著雨蝸成字老屋無聲燕作家元  
善幽居詩云投老安閒世味疏深深水竹葺幽居牀頭  
昨夜風吹落多是經年未報書風致俱妙

三石公詩話

先伯父三石公詩話謂吳穀人祭酒深於友誼少與沈  
臞菴交最篤臞菴病劇適自嚴江歸急往視之但及一  
執手而已因哭之以詩云我作孤游君獨愁獨愁春去  
又成秋半年愴我方歸棹一病聞君已臥樓舊事可憐  
如夢過輕帆幸不被風留只爭片刻猶相見得見能教  
不淚流清空一氣讀之悽惋今觀全集中所刊已皆改  
易云無限淒涼對素琴曾於賤子託知音友朋實有家  
人意風雨甯渝生死心獨立無端斜照冷此情千古大  
江深但逢峯嶽泉吟處認雨魂歸楓樹林氣格雖較莊

冷廬雜識卷八

七

重然轉述前作之真摯竝錄之以質精於斯道者

徐鶴舟

同里徐鶴舟布衣石麟籍隸烏程少孤而貧訓蒙自給  
程鈞軒茂才倡梅魂詩索和於人徐作為所賞以女字  
之未娶得痲疾乃更刻苦為詩病三十載忽起程方將  
送女畢姻而徐竟以傷暑暴卒其從姪春鄰為刻遺稿  
以行世其梅魂詩云仙姿縹緲總無形歸去羅浮與洞  
庭玉笛吹殘空自怨瑤琴撫罷遺誰聽雪寒孤月村邊  
白煙冷數峯江上青欲覓芳蹤何處所滿林香霧夜冥

冥斷句如淡煙三畝竹斜日一村鴉山雲秋帶雨海月  
夜生潮桃花山路分諸澗楊柳人家聚一村俱佳

王曉菴

震澤王曉菴處士錫聞學究天人尤以濂洛關閩爲已  
任崇禎甲申之變欲死者再父母強持之乃止遂閉戶  
不出窮約終身嘗賦絕糧詩云盡道寒灰不更然閉關  
豈復望人憐平時空慕榮公樂此後方知漂母賢何必  
殘形仍苟活但傷絕學已無傳存亡不用占天意矢志  
安貧久更堅與吳江潘次耕太史未交甚篤嘗遺潘書

冷廬雜識卷八

古

論史學云世稱良史三家司馬氏陳氏歐陽氏龍門進  
呂雉於本紀而孝惠兩少帝不序子宏尙著其名前少  
帝且逸之陳壽帝魏退蜀名吳寇忠武而賊壯繆永叔  
於亂臣賊子一切帝制子之名號稍正者悉被貶黜干  
古謂之良史良史矣紫陽綱目俗尙薄之下至季漢書  
宋史新編誰復罹齒故知良不良在乎幸不幸不在義  
之正不正事之核不核也持論精覈最爲潘所服膺云

一綫天題辭

西湖飛來峯下一綫天巖洞幽深爲避暑勝境關雲巖

侍郎題辭刊石云龍洞竊窺鷲峯嶙峋岩松偃蓋湖草  
敷茵六月無暑四時有春聽泉品石養性怡神字作八  
分體秀潤可愛

道情

徐靈胎徵君穎悟絕人游庠後厭薄時藝歲試題詩卷  
後徐郎不是池中物肯共凡鱗逐隊游因是見黜以布  
衣終其身於學無所不通尤精醫術名重一時好作道  
情一切詩文皆以是代之自謂構此頗不易必情境音  
詞處處動人方有道氣若有涸溪道情行世錄二首於

冷廬雜識卷八

古

左勸孝歌云五倫中孝最先兩箇爹娘又是殘年便百  
順千依也容易周旋爲甚不好好的隨他願譬如你詐  
人的財物到來生也要做猪變犬你想身從何來即使  
捐生報答也只當欠債還錢那裏有動不動將他變面  
你道他作事糊塗說話欲偏要曉得老年人的性情倒  
像了箇嬰年定然是顛顛倒倒倒顛顛想當初你將  
將哭作笑將笑作哭做爹娘的爲甚不把你輕拋輕賤  
也只爲愛極生憐到今朝換你箇千埋百怨想到其間  
便鐵石肝腸怕你不心同意轉邱園樂云做閒人身最

安無辱無榮無惱無煩朝來不怕晨雞喚直睡到紅日  
三竿起來時籬邊草要芟花邊土要翻香蔬鮮果尋常  
饌只聽得流水潺潺鳥語關關頑兒癡女跟隨慣綠蓑  
青笠隨時扮也有幾箇好相知常來看看掛一幅輕帆  
直到我堂灣帶幾句沒要緊的閑談細細扳買碎魚一  
碗挑野菜幾般煖出三壺白酒喫到夜靜更闌

場屋中忌諱字

場屋中用忌諱字往往被黜嘉慶丁丑孔梧鄉學博卷  
已入額旋因詩中聖化二字見擯以死亦言化也嘉善

冷廬雜識卷八

六

陸孝廉浚工制藝道光癸巳春闈首藝識者決其必售  
陸亦自謂文可奪命矣榜發竟被放比闈落卷則主司  
已填中式名次復塗去以次禁用鴛鴦二字也捧卷大  
哭目盡腫奪得病卒於都中丙申 殿試何子貞太史  
卷已列進呈十卷之首旋以大行二字為闈卷大臣某  
公指出改置二甲第八名應制詩賦尤宜莊重袁簡齋  
太史已未朝考詩題因風想玉珂以聲疑來禁苑人似  
隔天河一聯幾被斥賴尹文端公力爭始獲雋家鯁漢  
姪辛巳秋試三藝俱為主司所賞以詩有嫦娥如許近

句見擯又汪龍莊大令乾隆乙未科會試中式第三大  
總裁稽文恭公以燈右觀書詩中用重瞳字史記不專  
指舜不便進呈移改四十六名可見衡鑒者抉擇精嚴  
卽應用字面亦當審慎也

土物

杭州省會百貨所聚其餘各郡邑所出則湖之絲嘉之  
絹紹之茶酒甯之海錯處之莞嚴之漆衢之橘溫之漆  
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惟吾台少所出然近海海物尚  
多錯聚乃不能以一最佳者擅名此明王恒叔士性廣

冷廬雜識卷八

七

志繹之言也自今觀之如杭之茶藕粉紡綢紙扇剪刀  
湖之筆縐紗嘉之銅爐金之火腿台之金橋鯊魚亦皆  
擅土宜之勝而為四方之所珍者

兩世秋元

道光丙午科浙江解元嘉興張慶榮乃嘉慶戊午解元  
張廷濟之子猶及身親見之六十七名歸安鄭訓成曾  
舉丁酉己亥甲辰三次副車年甫二十五時人為之語  
曰四科鄉薦咸推鄭兩世秋元豔說張

竹夫人

保抱攜持朕不忘五夜之寵轉反側爾尙形四方之  
風宋李公甫所作竹夫人封詞也工妙鮮匹朱熹香同  
年又仿毛穎革華之例作倚玉山房夫人鮑璵璵傳有  
云夫人撰有抱青集子夜歌云感郎綢繆意許儂情久  
長郎意雖云熱儂心祇自涼肯以雨露濃而忘抱冰雪  
郎自竭郎歡儂自盡儂節蘭蕙有幽馨桃李多豔姿阿  
儂無他好虛心足郎師寓意深婉得風人旨

像

張華博物志黃帝登仙其臣左徹者削木象黃帝帥諸  
冷廬雜識卷八

侯以朝之後世祀鬼神用像蓋昉於此

西征日記

吾里孔雅六學博憲采績學能文尤敦品誼嘗游秦中  
歷主古華文昌岷陽書院講席訓迪諄諄士心悅服以  
文就質者甚衆坐是得眩症遂歸撰西征日記備載游  
蹟有云蘭州北門外橋名鎮遠以船爲之橫排二十四  
隻自南岸達北岸每船相離等丈船填上石頭尾用大  
鐵索囊磚石沈河底復用大鐵鍊連貫之鍊環大如盤  
余兩手不能舉一環不知幾何重也兩岸均有鐵柱插

沙土中大合抱出地約丈餘相傳爲明初所鑄船面鋪  
大木板數層以草土填平沿河聯以紅欄凡往來甘涼  
口外者悉由此橋車馬日以千計諺所謂天下黃河一  
道橋是也冬河冰合制府率僚屬祭河神始拆船橋車  
馬皆行冰上正二月開冰泮仍駕以橋冰橋之最可危  
者在將泮未泮時兩岸冰已有罅漏車馬仍往來如織  
旁觀爲之寒心習慣者自若也雅六有渡冰橋不果詩  
云腳踏黃河冰魂飛白塔山黃河對岸山峭險而峻冰薄  
危乎艱往來車馬馳開關已溺猶將測朱顏如何以身

冷廬雜識卷八

九

臨深淵父母髮膚同一斑不如仍上望河樓頭去崑崙  
星宿影落杯酒閒望河樓在南岸今爲皇華館

恩科

本朝待士極優凡有  
覃恩必有鄉會恩科  
萬壽恩科則始於康熙五十二年歲在癸巳時士子以  
上六十萬壽請開恩科事下禮部咸以舊制所無難之  
大學士王公揆時爲尙書獨口以  
萬年之

聖主當六旬之大慶此豈有成例可援若以糜費為嫌則民間家長生日子孫僮僕尚不惜出所有招集賓客矧富有四海而區區計及於此遂如所請以上立命舉行自後乾隆嘉慶道光皆踵行

盛典

皇太后萬壽亦皆有恩科而道光三十年開正科十恩科五其計十有五科

恩澤之源

文治之隆互古未有也

冷廬雜識卷八

二十

袁隨園

袁隨園詩名重一時近則譽為洵薄者多且詆其晚年放蕩之失平心而論其為宰時清勤明決無愧循吏嘗言為守令者當嚴東家奴吏役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其為政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遣無稽留者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所簿記相質證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無犯滿雪之奸民皆斂迹又其生平事母孝友於姊弟篤於故舊嘗為亡友沈凡民司祭掃三十年如一日程

編修晉芳死負五千金往弔焚其券且撫立其孤喜汲引後進成就者眾蓋其經濟行誼皆可師法惜為才名所掩也

志學箴

楊至堂河督與林文忠公同官有年文忠以學有經法通知時務行無瑕尤直到古人書贈楹帖河督因作志學箴以發明其意云士希賢日尙志博五典敬五事先植基經典史漢唐宋漢學精於訓詁唐學詳於義理宋學深於義理學無異非唐則典章制度無存故注疏為尙非程朱則風俗人心莫挽故踐履為先其於學之實事求是也凡七

冷廬雜識卷八

二十

略原其始若九能餘技耳思濟人務求已依於仁壽命久古讀若已詩施邱久與以韻六月久與喜韻蓼莪久與耻韻○漢鏡銘長保二親利孫子作吏高官壽命吾友高伯平之子行信以說文字作篆刊之附跋謂論學大息羣儒之聚訟良然

麗辭

趙清獻詩有春窗惱春思一枕杜鵑啼之句司馬溫公詞有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之句范文正詞有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之句韓魏公詞有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之句林和靖詞有羅帶同心結未成

之句後學每以之藉口競作麗辭不知惟立品如數公乃可偶一爲之若後生小子沾沾焉於此求工鮮不爲心術之累

高文端公

滿洲高文端公晉由監生授泗水令洊歷府道至兩江總督晉文華殿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之任未嘗一日立於朝

特恩殊遇近世罕有其比

婦人悼亡詩

冷廬雜識卷八

三

悼亡詩多名作而婦人悼亡詩絕少吾邑孔瑤圃女史沈青齋觀詩云甘同蔗境亦何曾卅八年光感廢興七品頭銜添白髮一編手澤其青燈從隔歲來無益命入殘冬續未能風雨南窗思往事偷生此際獨沾膺語獨沈摯又嘉興戴蘭英女史詩云一曲離鸞唱夕暉輕塵短夢萬緣非可憐稚子情癡甚猶著麻衣待父歸亦悽婉動人

油汙衣方

油汙衣麪塗法最佳用生麥粉入冷水調勻厚塗汗處

越宿乾透以百沸熱湯和皂角洗之油化無迹

朱相國

高安朱相國軾九歲時父攜至巨室某氏某見其文秀問讀書否對曰五經甫讀畢學作破題時方築室因以鋸木爲題公應聲曰送往迎來其所厚者薄矣某大奇之攜之登樓以小子登樓令對公應聲曰大人不閣某知爲偉器令在家熟肄業以女妻之

勞孝廉

勞孝廉文元杭州人工制藝有聲嘉慶己巳會試首題

冷廬雜識卷八

三

君子喻於義一節文有云小人之喻足以盡天下之利天下之利不足以盡小人之喻識者謂得喻字之髓榜發不售旋以病卒士論惜之

岳忠武于忠肅

文人立論往往好逞偏見如魏叔子謂岳忠武不當班師侯朝宗謂于忠肅不諫易儲非社稷臣皆拂平理之正仁和應潛齋徵君攜謙云恢復者一時之功也受命班師萬世君臣之正也武穆之全者大矣終宋之世將無一人跋扈者誰之力也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



无成有終武穆之无成乃所以有終也此論出而忠武之心白矣袁隨園云大臣者以安社稷為容悅者也彼正統者得罪於社稷人民譬如吏棄城將棄軍遺敵之擒而僥倖返國幸矣復欲償其官蔭其子孫此何理也夫忠肅固社稷臣也但願其君有治世之大功不願其君有謙讓之小節就使博一諫名未必遽干主怒而不出此者其所見者大而用心純故也此論出而忠肅之心白矣

眉生姪詩

冷廬雜識卷八

眉

眉生姪秉樞幼穎悟八歲學為文落筆雋敏異於常見道光癸巳游庠年甫十三旋於丁未入詞林乙巳春闈後留寓京邸嘗賦都門秋思詩為諸名宿所稱茲摘錄其二首云人海茫茫自溯洄遺愁聊復一樽開孤吟欲與秋聲敵百感都隨月影來未了名心休作達慣經離恨轉生才頻年書劍飄零極不信黃金舊有臺 麝煤燒盡雁書沈迴首鄉園思不禁雲裏關山孤客夢月中砧杵萬家心生偏耐冷憐秋菊倦即知還愧暮禽檢點寒衣更惻悵緇塵痕比去年深又高唐州詩云滿院程

琵琶夜分離人到曉不曾聞夢魂先要尋家去那有閒情管雨雲語亦清俊

給燭

殿試不給燭歲試科試亦然制科雜錄云康熙己未試博學鴻詞晚出者十餘人皆給燭竣事洵為破格掄才道光間濱州杜石樵侍郎鄂督學浙江士子亦得給燭吾輩某生能文章而構思甚遲作字又拙歷試以不完卷被黜年四十餘猶困童子試比公按試某日晚僅錄首藝公命給燭完卷俾游於庠逾年遂登賢書公之待

冷廬雜識卷八

眉

士寬仁類如此宜其躬膺多福後起熾昌也

徐觀察

婁縣徐玉崖觀察長發備兵蜀中建昌接僚屬之暇輒與諸生講學民安之忘其為長吏達官年七十乞歸賦詩留別有句云風雨將關防失足溪山大好要回頭語意深切可為懸棧者指引迷津

錦囊集

武康徐雪廬孝廉熊飛采輯當代雜流詩為錦囊集二卷頗多佳句節錄以廣其傳秀水錢梅號玉崖賣肉非

溪橋下以好詩貧其家乃肩二竹筐置篋首羊胃雞跖  
鳴臚于中售諸市以自給筐下詩幅鱗次遇小異流俗  
者輒出以贈之登凌秋閣云江涵斜日千砧急人倚西  
風一劍寒金陵懷古云天際楸梧留二寢雲間宮殿失  
千官 嘉興郁心哉字秋堂寓乍浦以沾菽乳爲生業  
自稱粗糲腐儒和王墨莊移居詩云占斷清陰數畝陰  
水村茅屋作煙霞先生不種門前柳漁父空乘渡口花  
春暖聞鶯初轉藥月中放鶴自煎茶世人那得知名姓  
此是方壺隱士家 海鹽張炎字淡玉嘗賣餅平湖之

冷廬雜識卷八

三

清溪日肩爐釜行吟村落閒得句就村夫子索筆硯書  
之餅爲兒童攘竊一空弗顧也咏白菊句云老圃月三  
徑曉霜秋一籬爲時所稱 南漚張宏字野樓少工詩  
以嗜酒致貧困頓不能自給辱身爲門隸循牆覓句終  
日不休春日吳門道中云渡江三日雨寒食一村花登  
閘港橋云風濶片帆來極浦天空一雁度斜陽 華亭  
朱鐸字愚谷爲卒之子嘗於鄰館見綱目殘本讀而悅  
之因蓄錢購書苦不能多見人輒問家有書乎乞借讀  
後得高青邱詩大悅之朝夕誦誦下筆輒似青邱後以

父老更役爲獄卒閱十年院司讞獄借衆獄卒至蘇州  
及期當歸謂衆曰我爲獄卒以養父也今父死我何獄  
卒爲然不可以是辭於官因循至今公等自去我不歸  
矣遂赴水死聞者莫不悲之怨歌云昨夜春風來庭前  
弄顏色不用下珠簾是儂舊相識焚香云焚香小閣前  
幽緒忽悽然親老愁更役詩多那換錢風花判落溷山  
豆莫成田坐憶當年事生涯亦可憐 甘泉湯振宗字  
繡谷負才不遇嘗依人紀綱鹽筴往來豫章荆楚閒苦  
吟不輟蒼唐淡村云風雨空庭花落後江湖秋水雁來

冷廬雜識卷八

七

初卽事云華髮無情催客老青山不語看人忙 平湖  
陳文藻字愚泉以薙髮爲業年未及冠卽工五七言後  
爲童子師專意吟咏所詣益進游僧院云看花香引路  
坐石蘚侵衣郊行云漁艇迎涼依柳泊村雞報午隔花  
啼秋日同人村店小飲云負山茅屋松成徑臨水漁莊  
竹擁門 錢塘阮松字秋山業薙髮所居與余慈柏學  
博爲鄰學博擅墨梅阮得其指授閒作小詩亦清妙有  
神韻雨夜懷友云聽到更殘倍寂寥西風送雨轉蕭蕭  
空山一夜泉流急人隔前村舊板橋

難經釋

徐靈胎難經釋辨正誤謬有功醫學其釋分寸為尺  
分寸為寸云關上分去一寸則餘者為尺關下分去一  
尺則餘者為寸詮解明晰可謂要言不煩

董枯苑

秀水董枯苑茂才耀其父石農山人家法書畫皆秀  
逸詩品冲淡似草蘇州句如浮雲拂澄宇白日下危檐  
雲淨淡溪色松高落翠陰又咏蘭不開花云孤芳不  
媚世空谷甘寂寞移種庭階前幽懷欣有託真意不在

冷廬雜識卷八

庚

花勿厭得氣薄不見木槿花朝開暮還落浮榮亦何為  
吾將藏吾樸寄託高曠即此可見

任子不齊

秀水盛泰川大令百二任城書院學海樓釋奠先賢任  
子記謂任氏譜載任子少孔子六歲楚以上卿禮聘不  
就有詩傳禮緯考及逸語三篇其弟子有東門子高蒯  
伯儀皆他書所無當表出之

晉唐文章

歐陽公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坡公云唐無

文章惟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蓋取其意識高卓合於  
樂天知命之旨耳若論文章此豈足以盡之至於宋之  
文章苟持此意衡之其惟坡公之赤壁賦乎

聰訓齋語

桐城張文端公英聰訓齋語有云讀書者不賤守田者  
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四語可括諸家訓辭千  
萬言

陶宏景

陶宏景受知於齊帝迨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

冷廬雜識卷八

庚

假道奉表及聞譏禪代又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合  
弟子進之夫既自號隱居何乃與人家國事且忘齊帝  
知遇之隆而干寵新朝游膺恩禮以是遠擬巢由得無  
有餘忤耶

除夜詩

文衡山甫田集除夕詩至多其中寅除夕雜書絕句情  
味最勝千門萬戶易桃符東舍西鄰送歷書二十五年  
如水去人生消得幾番除多事關心偶不眠隨人也當  
守殘年不須更說新春事來歲今宵在日前人家除夕

正忙時我自挑燈揀傳詩莫笑書生太迂濶一年功課  
是文詞小童篝火潔門關爲說新年忌掃除卻有窮愁  
與多病無因歲晚一般驅逐夜遲遲燭有花家人歡笑  
說年華人生勿苦求身外常得團圓有幾家

五律句用仄聲

五律無一句全用平聲者一句全用仄聲如孟浩然送  
友東歸起云士有不得志栖栖吳楚閒杜少陵蕃劍起  
云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齊已早梅起云萬木凍欲  
折孤根煖獨回皆是此類尚多

拾遺雜識卷八

五

王微之

困學紀聞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  
陸農師詩注陳耀文正楊以爲王微之胡曠拾遺錄以  
爲元微之按陸農師佃和孫勉教授詩仲舒玉杯足瑕  
類中散珠船不光彩自注云中散謂王微之則陳胡之  
說皆誤

黃綰

明史黃綰爲紹興知府以寬大爲治因覈陳沈獄爲張  
璉桂萼等所誣被徵士民哭震野爭致贖綰止取二錢

漢劉太守寵後此可媲美

桑水部詩

桑悅甫水部詠古詩時出新義王文成公祠云千載武  
宗輝廟號多緣新建大功成于忠肅公墓云黃屋何緣  
重入塞可憐只論奪門功皆可作史評

張浚

楊誠齋謂張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  
備嗣之議二也誅范瑄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  
蜀四也卻劉黶以定江左五也然其功固大其過亦甚

拾遺雜識卷八

五

多前人譽之者衆矣青浦王蘭泉司寇昶論尤明暢大  
旨謂宋南渡之時天下形勢尙可爲高宗以軍國重事  
付浚而乃剛愎自用致四十萬人坐喪於婁宿之手四  
方震動兵氣沮喪宋之不亡不獨諸將力戰之功亦天  
幸耳且浚而以恢復中原爲己任則曷爲劾李綱擠趙  
鼎宋室中衰小人盤互僅僅一二賢臣而復出死力以  
傾軋之專權固位桀驁自雄其心尤有不可問者他如  
王庶小將也信之而殺曲端鄆瓊劇盜也在之而拒岳  
飛邵宏淵驕卒也護之而敗李顯忠好惡拂人故三督

師而敗劔良臣絕迹於內良將離心於外士卒糜爛於疆場宋之天下有可為而卒至於不可為皆沒有以致之愚以為其材甚庸其識甚闇其量甚狹其自用也甚專宋儒以南軒故交相推重不敢作一指摘語最可異者至以諸葛武侯比之或嘉其不主和議彼韓侂胄曷嘗不伐金也司寇之言如此余又考諸宋史如張守與浚力爭不當罷劉光世兵柄呂祉不可合撫淮而浚不從仇念說浚以精兵自壽陽漢上徑趨雋京浚不能用汪伯彥既貶浚與秦檜援郊祀恩起伯彥知宜州浚嘗

洽廬雜識卷八

臣

薦秦檜可任大事富平之役楊晟吳玠力言勿輕進郭浩言當分守其地犄角相援俟釁而動浚皆不聽又以督府乏用議加征於民又不救陳東歐陽澈死且奏胡璉筆削東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將璉追勒編置蓋其生平瑕類未可縷數矣

仞

仞字解包咸七尺趙岐八尺王肅四尺應劭五尺六寸朱子注論語從包注孟子從趙程氏出謂度應以尋為八尺度深曰仞必七尺是則包說為長矣

市

市南方曰市北方曰集蜀中曰疾粵中曰墟滇中曰街子黔中曰場

邱大理

淮安山陽邱侍講象升官大理寺左寺副時吳三桂倡亂軍民為所惑逃人五十率眾悔悟來歸刑部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邱引律文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等之曰百姓脅從者不少若絕其歸命之誠祇益堅其為賊耳眾避其言遂駁正上報可旗人有與父異居而後母與鄰人私者父憤不能制語子曰兒為我殺之

洽廬雜識卷八

臣

子夜殺後母及鄰人於室自歸有司有司論極刑部院擬擬如所論邱持不可曰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彼承父治命手刃父臂而以大逆論無乃非春秋之義乎乃以兩議上詔特從末減其半反大獄類如此

詠菊

先君子最愛種菊每至秋日繁花滿庭時招同人宴賞嘗賦詩以寄興云叢叢秋色映煙蘿老圃霜飛未改柯

氣可凌寒無礙瘦品能耐久不嫌多一庭清影超塵垢  
三徑幽香伴嘯歌好約前溪素心侶東籬晨夕試相過

鄭中丞詩

鄭夢白中丞小谷口詩鈔調秀詞雅卓然可傳行間感

興云半杯入于其誰論寸管從教堂北門東海羽書馳

赤緊西興鐘鼓斷黃昏驚沙雁影寒雲渡小隊鴉兵細

柳屯懷絕曹娥江上思九旬慈母九重恩津門新樂

府云堆鹽坨後船頭擊鼓聲琅琅大包捆載來蘆場

萬夫連臂如雁行一堆兩堆作山立千堆萬堆苦未息

冷廬雜識卷八

赤足踏沙白於雪海門落日寒無衣得錢且免全家饑

東門換米西門歸道逢主翁不相識衰奴夜擁飛輿出

紅燈高宴梨園客十字圍思水忠毅疏潞客談冀北何

地無江南呶呶啞啞水車動綠楊委地春髮鬢長官一

片心農夫千日力甚盤畫出十重圍白沙化作黃金色

斥鹵可耕渠可通古今農事將毋同吁嗟乎落落海濱

地茫茫古人意居民懶畚鍤逐魚鹽利豐碑下馬拜

賢王昔痕綠上斜陽字繡句如長城驛云書本夕陽人

影淡甚盤亂石馬蹄斜新綠云含笑眉痕初嫁女稱心

袍影乍官身歌風臺云貧賤人情邱嫂谷娘危世味太  
公羨青山鎮云分水入江湖尾大背山成屋市腰長皆  
刻意新警不落恆蹊

韓文公關佛

韓文公關佛而詩集中多贈僧之作後人疑之余觀其

送惠師云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醉吾嫉惰游者憐子

愚且諄去矣各異趣何為浪語中送僧澄觀云浮屠西

來何施為擾擾四海爭奔馳構樓架閣切星漢誇雄鬪

麗止者誰送靈師云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巡

冷廬雜識卷八

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知制紛紜聽其然皆語含規

諷與關佛之旨未嘗相悖至與大顯三書則為後人譌

託可無疑也

嵇叔夜

竹林七賢惟嵇叔夜不得其死余按晉書稱康恬靜寡

慾舍垢居瑕寬簡有大量而竟橫罹酷刑則以不禮鍾

會遂為所譖嗟乎士君子處世何可以貧賤驕人而不

恪循禮節哉

芭蕉樹

王漁洋居易錄云邊司徒華泉詩自蘭秋雨聲不種芭蕉樹或議之謂芭蕉不得稱樹因引花開詞笑指芭蕉林裏住以為既可稱林顧不得稱樹耶余按芭蕉樹見於維摩詰經又謝舉羽避暑崇法寺詩云棋局雨生苔蘇文袞裳晴挂芭蕉樹同已先言之矣

泉甘而酒冽

泊宅編謂歐陽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五年東坡大書重刻改泉冽而酒甘作泉甘而酒冽王漁洋以為賈勝原句今按集中作泉香而酒冽香字不如甘字為佳

冷齋雜識卷八

兵

陳士奇

陳士奇駐兵重慶為張獻忠所執大罵而死可謂死得其所當士奇督學政時好與諸生談兵及秉節鉞反以文墨為事軍政廢弛石砮女將秦良玉圖全蜀形勢請益兵分守十三隘扼賊奔突置不問蜀以是擾然則蜀之罹禍士奇不得辭其責幸以死報國不至蒙詆於後世耳

鄼侯

漢蕭何封鄼侯後漢鄧禹城宮亦封鄼侯皆屬南陽郡

音于盱切禹更封梁侯定封高密侯宮初封成安侯更封期思侯又更封鄼侯定封朗陵侯獨何未嘗更封且世承鄼封至王莽敗始絕高后時何子祿薨無嗣迺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婦人封侯前此罕見

作文增益

作文固無取冗長然用字有以增益而愈佳者如歐陽公作書錦堂記云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今昔之所同也後增二字作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乃覺更勝又作史炤峴山亭記云元凱銘功

冷齋雜識卷八

兵

於二石一置茲山一投漢水章子厚謂宜改作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方為中節公喜而用之黃山谷題仁宗飛白書跋末云譽天地之厚贊日月之光華臣知其不能也集中作臣自知其不能也增自字語意乃足於此知作文之法不得概以簡削為高

殉葬

秦穆公殉葬百七十七人三良之賢而亦與焉康公陷父於不義乃知魏顆陳尊已其賢洵不可及後世殉葬之俗猶未盡革至明英宗遺詔始命不得以宮妃殉葬

此真能恤人命而祛傲習者

朱侍郎詩

海鹽朱虹舫侍郎方增愛才若命寒峻之士尤加意拂拭士論翕然歸之道光甲申八月考試翰詹詩題昨夜庭前葉有聲

上特賞其詩二三四六聯

硃筆加圈拔置一等第一遂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陞內閣學士詩云西風昨夜吹庭館忽聽窗前颯颯音落葉滿階驚曉夢涼聲一徑動秋心夕陽古渡仍紅樹斜月

拾遺雜識卷八

長

疎簾尚綠陰此日籬邊聞語碎舊時枝上憶棲禽幽懷偶觸高樓笛清韻還添小院砧瘦碧半叢餘芻草濃青十里滅平林回思烟柳紫遙浦又見霜楓染遠岑獨有蒼松留勁節曾霑雨露九重深

採芳集

平湖錢孝廉步曾刻其五世祖起隆制藝一卷名採芳集皆摘四書中艷麗字句遊戲成文嘻笑怒罵無所不有如妲一字題文云宿痼也以爲仙姬姣倖也以爲嬌客在媒或以衆見其聞尚存廉耻而灼乃備極其形容

優隸也以爲俊秀貧實也以爲豪華在媒早以微言溫語任意相欺而灼乃更從而點綴又云本以婦人輕信之耳灼復鼓彼如簧遂使母氏專權父雖欲禁之而不得本以深閨獨處之嬌灼竟誘諸覲而遂使高堂未許女先遙慕之而如迷灼之巧者意僅切於肥囊灼之拙者幻亦生於閱歷倚以彼列諸冠蓋卽是蘇張游說之儔灼之老者口舌旣堪惑女灼之少者容貌并可悅男故以彼略試逢迎遂諧秦晉婚姻之好描寫若輩情狀如鑄鼎象形又妻辟繡題云竊慨今天下之多不廉大

拾遺雜識卷八

長

抵皆其妻爲之也其母題云且天下容有不愛親之子斷無不愛子之親一妾題云且三代以上多丈夫三代以下多妾婦上競諧媚而妾在朝下盡逢迎而妾在野持論奇快皆可作當頭棒喝

三元

趙雲松觀察贈三元錢湘船閣學詩云累朝如君十一箇事蹟半在青史留蓋指唐張又新崔元翰宋孫何王曾宋庠楊寘馮京王巖叟金孟宗獻元王宗哲明商輅也張又新孫何王曾宋庠楊寘馮京王巖叟商輅史皆



有傳王曾宋庠商輅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若張又新之諂附敗名王宗哲之降賊倫生適為科名之玷耳按遼史王棠傳鄉貢禮部廷試皆第一是亦三元也趙詩不之及何耶

本朝三元長洲錢棨乾隆己亥解元辛丑臨桂陳繼昌會狀官至內閣學士

嘉慶癸酉解元庚辰會狀官至江蘇布政使皆克敦行誼無愧名臣

蜜丁馬甲

嘉慶丁卯科浙江鄉試詩題挂席拾海月紹興呂學博承恩詩云蜜丁曾共品馬甲亦同名為主司賞識取中

拾遺雜識卷八

甲

三十四名按蜜丁見海物異名記云蜜丁魁蛤之子也李時珍本草綱目謂卽瓦屋子又名蚶馬甲見韓昌黎詩云章舉馬甲柱關以怪自呈洪氏注云卽今江瑤柱周必大亦有詩云珠剖蚌胎那畏鶴柱呈馬甲更名玃呂詩未見佳始取其運典新僻耳

七上黃鶴樓散人

湖北黃鶴樓踞山面江為登臨勝境道光丙申冬余宦游武昌曾登七次窮攬景物作口號云半年家寄武昌郡七度身登黃鶴樓領取江天無盡景平生奇絕是茲

游迄今人事遷流勝游難再因作七上黃鶴樓散人圖章以誌當時吟躅云

良心官

秀水朱梓廬休度官山西廣靈知縣慈惠誠信人不忍欺蒞任七年休養生息民日遷善百姓皆呼為良心官

自鋤明月種梅花

自鋤明月種梅花句復見最多宋劉翰種梅詩云惆悵後庭風味薄自鋤明月種梅花趙復自遣詩云老去空山秋寂寞自鋤明月種梅花元薩天錫詩云今日歸來

拾遺雜識卷八

甲

如昨夢自鋤明月種梅花明卓敬詩云雪冷江深無夢到自鋤明月種梅花

朱文正公詩

嘉慶初和坤伏誅

御製詩頒示臣工朱文正公和句有云寄語普天諸父老共驩曾亦事陶唐措語得體為一時和章之冠

兄弟同登科

兄弟同登科世所常有而咸豐辛亥恩科浙闈兄弟中式者獨多秀水陳丙曾陳壽曾平湖方釗方鈞歸安

張興義張興詩瑞安黃體立黃體芳皆同父也秀水陳  
合儀陳合瑜則同祖也而餘杭褚維璠中式二與其子  
成績中式二十六名連名其徒仁和金繩武亦同榜獲雋褚是  
金氏課讀尤為科場佳話

孔太恭人

嘉興朱九山觀察其鎮之母孔太恭人昭慈幼嫻文翰  
書法亦工年十三父筮陔明經廣南客游山左中秋玩  
月賦詩云今夜團樂月清光萬里同恐添慈母思不敢  
說山東一時皆稱異之觀察書法秀勁負盛名於時蓋

冷廬雜識卷八

聖

得於母教者多觀察授館職後由京寄書稟請迎養作  
三絕句示之有瞻雲且緩思親念好把文章皆  
聖朝及暇日鳳池須記取舊汀鷗鷺莫相忘之句

譚滌生詩

杭州譚滌生茂才廷獻幼有神童之稱詩不作庸以後  
語所著化書堂初集佳什綦多節錄四首寓言云顧免  
豈長圓滄桑幾更變人生不稱意坐覺微軀賤山樵墜  
有蒼美人如可見羨和鞭日車欲去不得戀盛年惜早  
衰清鏡悲顏而望遠生古心涕淚如流散行路難云讀

書盡萬卷頗識忠孝字學道行十年與君斟酌仁與義  
人生百年不為少追逐衣食非我事行路難聲莫悲今  
日是昨日非攜手出門望白日惟見浮雲東西南北飛  
遺興云江鄉聊寄跡流水繞書堂深竹有人語野花隨  
徑香相期與農圃招手話耕桑習靜空山裏閉中日月  
長送袁黎谷歸新城云予已不得意子今行路難江湖  
尊酒別風雨柁樓寒士信無長策貧尤戀故歡蘇蕪山  
下是欲采路漫漫

黃韻珊詞

冷廬雜識卷八

聖

海鹽黃韻珊孝廉憲清才調儷著有茂陵絃帝女花  
淺波影等院本為時所稱小詞亦工浪淘沙一闋尤饒  
情韻云秋意入芭蕉不雨瀟瀟閉庭如此好涼宵月自  
纏綿花自媚人自無聊 別恨幾時銷認取紅綃鳳筆  
音苦鴈書遙醒著欲眠眠著醒燈也心焦

垂訓樸語

吾邑陳太華學博其德明季有道之士著垂訓樸語遺  
後有云省閒言語以補誦習則拙者斂省閒心思以釋  
義理則愚者通獨立於萬物之上乃為有志能屈於萬

物之下乃為有養人非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仍是  
好人故以過告我者愛我之甚也以過責我則我之師  
也若以過容我諒我則彼為君子而我不適成為小人  
乎吾人居心常以好事望人常以好意度人縱使百受  
人欺不失為忠厚君子又惜陰說云凡人縱以百年為  
期十歲以前尚屬童蒙五十以後又屬衰耗止有四  
十年可用精力而夜復當其半歲時伏臘冠婚喪祭諸務  
大略又費十年以此思之真所謂一刻千金語意警迫  
學者皆當書之座右

冷齋雜識卷八

卓倚兀

卓子倚子兀子皆無木字司馬溫公書儀可證今書作  
桌椅概流俗之誤也

先生

經書先生之稱名義各別論語先生饒謂父兄也見其  
與先生並行也謂成人也孟子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  
也謂師也先生將何之謂學士年長者也儀禮上相見  
禮若先生異爵者謂致仕者也今人稱師曰先生而凡  
當尊稱之者亦曰先生蓋其所由來遠矣

來歙傳

後漢書來歙傳父仲娶光武祖姑而隗囂將王遵乃以  
歙為光武之外兄且歙之孫稜尚光武子顯宗女稜之  
孫定尚顯宗曾孫安帝妹稽其世次證以外兄之稱則  
仲當是娶光武之姑耳祖字疑衍文

終篇用也字

困學紀聞云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  
終篇用也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余  
謂終篇用也字始於爾雅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凡用也

冷齋雜識卷八

四

字六百九詩牆有茨君子偕老篇亦然荀子榮辱篇孫  
武兵法行軍篇論語孟子亦有此體公羊穀梁二傳尤  
多唐宋以還韓文公祭潮州大湖神文柳仲塗李守節  
誌蘇東坡酒經陳止齋戒河豚賦江浮溪胡霖誌銘皆  
仿其體為後世所傳元姚燧仰儀銘終篇用也字四十  
一乃四言體又格之變者矣

貪生倖福

唐太宗宣宗武宗皆以餌丹石殞身憲宗懿宗皆迎佛  
骨後即殞庸闇者無足怪其哲者亦然則害於貪生倖

福之私也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此以詭譎之術誣聖也又謂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此以比黨之說誣聖也當日懸千金而人無能增損高氏誘謂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良然

王穀暭

蕭山王穀暭大令宗炎學問淹博性尤恬退家有中人產僅足溫飽既通籍遂杜門不出築十萬卷樓以文史

冷廬雜識卷八

果

自娛子端履入詞林即貽之書曰我已知足汝當知止毋戀浮名而失真樂也因亦乞病歸大令著有晚間居士集嘗謂宋藝祖以受禪開基通鑑自不得以魏爲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綱目自不得以蜀爲僞讀書論世其說至精又自題竹園圖詩云百尺樓邊半畝園梅花結子竹生孫此中合與幽人住香到芹泥綠到門五十年來髮已絲天街塵染碧衫緇頭銜寫入農書裏不枉人稱老畫師可以想見其風趣

陳樸堂詩

嘉善陳樸堂上舍世鈔幕游粵東判牘之暇不廢吟詠有感懷詩句云家難識路何須夢詩易窮人不敢工頗爲時流所稱

徐敬齋明經

同里徐敬齋明經斐然歸安籍博通羣書探研不倦尤好爲古文之學自唐宋以迄

國朝採輯諸家辨其源流擷其精粹彙編成書其論唐文云唐人無韻之文率不可讀昌黎突然起八代之衰柳州起而與之敵古文一道華路藍縷之功以二公爲

冷廬雜識卷八

果

首習之之精醇可之之警拔枚之之倜儻表聖之安詳襲美之縱恣魯望之簡古其嗣音也顧宣公之沁人肺腑衛公之絕塵而奔於韓柳雖非同調亦斷不可混爰彙選而論定之他若漫郎之醇澹異常獨孤之菁華未備張文昌流傳甚少皇甫七客氣未除以及劉賓客白香山李玉溪羅昭諫諸人各有所長均非正軌概從舍旃其論宋文云自韓柳闢古文之一途至北宋而極盛蓋宋初尚沿唐季之習柳開鄭條穆修張景之徒挽之而不足歐公得昌黎文於破籠中登高而呼學者響應

曾王三蘇輔而翼之但徠涑水河南盱江二劉三孔潤色其閒秦黃晁張后山方叔之流克承其緒於是北宋之古文冠絕古今嗚呼觀止矣南宋之文導源北宋顧扶疎勁健則有之而微傷於剝而不留和平醇正則有之而究病其直而少致然粹然無疵文與理兼到者朱子而外實繁有徒亦學者所當從事也文鑑止於北宋兩宋合選寥寥罕觀而宋人文集搜採兩難南宋集尤少即藏書之家亦未數數見數十年以來北轍南轅風檣篷底有所見即借鈔或錄草稿以歸自辛酉迄壬辰

冷齋雜識卷八

吳

首尾三十有二年得文一千七百六十七首釐為十有六本顏曰宋文偶見極知不全不備掛漏良多然後之君子欲遴選兩宋文者其或將有取於斯今其書皆散佚無存惟所刊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及今文偶見行於世

顧媚柳是

龔鼎孳娶顧媚錢謙益娶柳是皆名妓也龔以兵科給事中降闖賊授偽直指使每謂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即顧媚也見馮見龍紳志略顧蒼河東

君傳謂乙酉五月之變君勸錢死錢謝不能戊子五月錢死後君自經死然則顧不及柳遠矣

蘇响公撰聯

蕭山繆磐谷上舍安邦慕游臨海有姊卒於家而甥已遠出七年不通音問其友代作輓聯不當意質之先君子乃為題云七載思兒望斷雙魚空墮淚三秋夢豎影拋隻鴈最傷心繆為歎絕又仙居王某治痘有名其戚撰聯贈之屢改未就先君子援筆書云身居仙境成丹易手補天功保亦多一時咸歎為工切

冷齋雜識卷八

吳

歷代甲子紀元表

仁和董杏旌明經醇博通羣籍嘗以六十甲子為格取史鑑所載歷代正閏紀元年號按格分注以便考索名曰歷代甲子紀元表第一甲子為黃帝元年第十一甲子為夏少康自有仍奔虞之年第二十一甲子為商祖辛十祀第三十一甲子為周孝王十三年第四十一甲子為周赧王十八年第五十一甲子為晉惠帝改元永安之年第六十一甲子為唐昭宗改元天祐之年第七十一甲子為明孝宗宏治十七年明經生於第七十六

甲子之年正月書成通常五十初度乃咸豐三年癸丑也

靜宜女史詩

鯤溟姪之繼室靜宜女史陳葆貞嘉善陳樸堂上舍世  
鈔之女稟承家學雅摛清才著有綺餘書室詩稿如秋  
夜對月有懷外子云孤月上林端秋光滿畫欄遙憐今  
夜客不向故鄉看虛幌誰同倚征衫淚未乾男兒四方  
志所歎爲饑寒豈有封侯願空教別故鄉料應思骨肉  
誰與話溫涼懷感三年刺人添兩鬢霜上堂親已老何

冷廬雜識卷八

五

日理歸航聞粵中有警寄外云落拓江湖客行藏不自  
由那堪羈旅日重抱亂離憂處踐無奇策依人豈善謀  
歸期應早定江上理扁舟百越愁回首高堂有老親賴  
年無信息此日又烽塵長是傷離別何由其苦辛願隨  
飛雁去重作嶺南人王昭君云紫塞長門一樣悲何心  
終老向宮帷不如絕域和親去還得君王斬畫師楊太  
真云一死能教國難平馬前值得早捐生紅顏若向昇  
平老未必君王不負盟保陽萬中作寄外云紛紛塵事  
擾居諸誰識清閒福有餘儂不鳴機若謝客且來同讀

古人書品誼文章泣鬼神世閒如子台長貧請看乘傳  
成邨客何似臯家廡下人石門方幼穉參軍廷璐稱爲  
洗盡鉛華得正聲非虛譽也

甲癸議

烏程嚴鐵橋學博可均才高學富脾睨羣流某進士來  
見叩以漢書事未盡了了則曰君僅知時文耳吾失言  
矣其玩世傲物類如此嘗搜輯唐以前文爲全上古三  
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手自繕寫歷二十  
七年而後成以無資未得付梓著有鐵橋漫稿十三卷

冷廬雜識卷八

五

詩如虛窗三面水老樹半邊春一路聽流水前村多落  
花峭帆追日去驚浪蹴山回潮生滄海白日落大江黃  
皆得唐人三昧嚴爲建德教諭時義烏有高才生某爲  
忌者所誣見棄於其父事聞之官大吏欲爲超度萬難  
措辭嚴聞之乃爲甲癸議一篇致其房師問撫韓芸舫  
克均督部見之大稱賞據其說入爰書事賴以解其辭  
備載稿中大略謂甲在外二十八年擁高資歸而其妻  
先死其子乙年二十六既舉秀才儀表出羣丙與乙素  
有隙丁睨甲貲黨丙而擠乙稱乙姦生子甲耻之逐乙

而事聞合長合長以律無文不能決上之大吏大吏入  
 奏下百官博議癸議曰竊謂乙事尋常耳可以片言昭  
 雪人妊十月九月而生者常也妊七月而生者壽考  
 者世間多有俗說妊八月而生難育蓋不確闕澤在母  
 胞八月叱聲震外見會稽先賢傳其不及七月者黃牛  
 羌種妊六月生見魏略其逾十月者荀氏孕十二月生  
 苻堅呼延氏十三月生劉淵張夫人十五月生劉聰見  
 晉書載記慶都孕十四月生堯見帝王世紀鈞弋夫人  
 懷昭帝十四月乃生見漢書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見  
 拾遺記  
 拾神記陽翟有婦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見嵩高山記  
 大康溫磐母懷身三年然後生見異苑長人國妊六年  
 乃生生而白首見外國圖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  
 生見括地圖老子託於李母胞中七十二年見瀨鄉  
 記老子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而白首見神仙傳載籍  
 極博妊逾十月者悉數難終甲在外二十八年而歸而  
 乙年二十六蓋其妊二年無足為異宜片語昭雪丙丁  
 宜不論大吏曰癸議以謂妊二年允哉據以覆奏於是  
 甲乙復為父子如常余按元史黃潛傳云母童氏夢大

拾遺記

卷八

星墜於懷乃有妊歷二十四月始生潛此尤近而可徵  
 者  
 孔宥函司馬  
 曲阜孔宥函司馬同年繼鏢詩才超俊深以學力氣韻  
 直逼古人詩稿盈尺刊未及半錄其最著者高郵湖作  
 洪湖抱天影炯為智者憂萬古波濤居一線隄防留大  
 官日召令買石窮山邱以石抗蛟怒築堰如長蚪下堰  
 楚州腳上堰淮山阪汨汨水衝錢化為屨與鱸久客熟  
 湖水嗚咽胸中流寄山陽潘四農師用陶詩擬古韻澤  
 國累年饑大官無歲荒小吏朝暮謁上堂復下堂戟門  
 列風旆鼓角吹蒼茫絃酒客在閣涕泗農在場一隄障  
 龍蛇城郭參邱邱度支竭租賦水與金低昂老兵抱歛  
 臥腹飽防河方久客傍淮甸閉戶空嗟傷揚州雜詩廿  
 載邗江路行吟動值秋客懷看月滅往夢與雲浮野竹  
 山光寺清風文選樓旅遊復何事飄泊問沙鷗藏川兩  
 無補聰明百不能宦情曉岸月詩境雪山僧霄落川光  
 改編樓夜氣增又停江上棹來對驛樓燈皆卓然可傳  
 宥函於咸豐四年秋來游武林徧探西湖諸勝屢過余

拾遺記

卷八

齋嘗卽席賦詩相贈云東山游釣暮雲邊經典傳家媿  
汝賢莫歎無衣聊卒歲其憐有母傍餘年荒術鮭菜新  
醴醪上國鶯花舊管絃廿載夢回江岸曉鷗波萬里接  
烽烟所作楹聯亦挺拔可誦題錢武肅王祠云吳越之  
閒至今樂土漢唐以後無此賢王輓涇縣包慎伯明府  
世臣云衰白際時艱孤恨荒愁蹈東海而死文章憎命  
達片言隻字與北斗長垂

三石公聯

從姊純葆伯父三石公之長女適同里歸安丁學博仁

冷廬雜識卷八

壽

咸賢明淑慎三黨交稱其歿也年僅中壽三石公哭以  
聯云墮地而半齡失恃提攜保抱端賴重闈想當年教  
養恩深倘泉下相逢應亦怪爾來太早宜家而衆口稱  
賢龜勉勤劬克襄內政悲此日死生路隔縱命中有定  
獨何如我老難堪

壽序

壽文始見明陶學士安集至歸震川而益多方望溪作  
壽序有云以文爲壽明之人始有之然其知體要者尙  
能擇其人之可而不妄爲而壽其親者亦必擇其人之

可而後往求今之人則不然其所求必時之顯人而其  
文則備之村師幕賓無擇也其所稱則男女之美行皆  
備而不可缺一焉而族姻子姓之瑣瑣者竝著於篇其  
言可謂切中然非特壽序若是卽祭文墓誌等亦然卽  
此可見世俗之陋鮮不慕勢利而喜夸大也

犬門

官府案牘有更易一字而輕重懸殊者吏胥每藉是以  
舞弊惟通州胡大宗伯長齡之封翁嘗改一字救人之  
生可以爲法封翁嘗爲州吏承行盜案犯供糾衆自大

冷廬雜識卷八

壽

門入已定讞矣翁知衆犯因貧苦偶作竊非真巨盜言  
於官曰此到案而卽承認盜情必非久慣爲盜者今首  
從皆斬似失入矣官以上司催迫不及更繕招冊爲辭  
翁請於大字添一點爲自犬門入且言某仰體公好生  
之心竝無私弊官悟而從之一舉筆削而拯十餘人之  
命宜其食報於後按五代史張居翰改詔書一行爲一  
家免蜀降人千餘其事亦有足稱

家傳單方

單方之神驗者可爲世寶余家傳有數方屢試屢效濟



人多矣恐久而失傳持誌之刀傷用芋葉末糝之

日各采等分晒乾 俟霜降日磨末受溼氣爛腿用松香不拘數盆中用

水慢火煮以焚一炷香為度取出松香

取出松香人冷水中方能凝結膠滯換水再煮如此換八次水煮入炷香時候松香之

毒始盡研極細末入猪油搗爛調勻用隔紙膏攤之其

法以長薄油紙摺成兩方塊一面鑿滿錢孔一面攤藥

將兩面合攏藥摺在裏面以鑿錢一面向患處貼上線

隔紙膏式

半紙鑿孔一切瘡用檳榔木繫子穿山甲血餘雄黃硃砂黑

冷瘡雜錄卷八

砒大風子肉各二錢五分研極細末入土硫黃七兩五

錢煮烱為錠菜油磨搽日三次牙縫出血名牙紅用元

明粉研細末糝之一切無名腫毒用鮮桑枝火熬向患

處薰之小兒頭爛名染癩頭用銅青一錢瀝青一錢松

香一錢蓖麻子肉四錢同搗爛以布一方如染癩頭大

攤藥包患處跌打損傷用冬瓜子炒研細末溫酒沖服

三錢日二次

江忠烈公

江忠烈公忠源字岷樵湖南寶慶人山拔貢舉於鄉為

學官道光二十八年新甯逆匪寇寶慶公與弟忠濟忠

濟忠淑集族人團練鄉勇屢挫寇鋒事聞擢知縣賞戴

藍翎發浙江試用權知秀水縣事時浙西大水公請帑

十萬撫卹上官從其請明年補麗水以父憂歸相國養

尚阿經略廣西招之隸烏都統募旋以勞陞同知募鄉

人千餘日訓練之寶慶民善鬪公又善撫之故所至破

賊楚勇之名聞天下賊竄長沙屢追殲之由知府擢道

員賞花翎湖南效用寇退而土賊四起瀏陽遵義堂為

百餘年盜藪聚黨萬餘人公整楚勇剿殺賊五千餘獲

冷瘡雜錄卷八

大礮百餘火藥無算復剿湖北諸土賊戮首至二萬餘

人升按察使奉

諭赴江南大營會江西圍急率楚勇赴之與賊日夜鏖

戰賊用地雷破城公自缺處出奮擊先後斬賊二千餘

城旋修固賊復穿地道六公率勇自城內迎掘破之自

五月十八日被圍至八月二十三日賊始乘風遁去城

幾陷而獲安公之力為多

詔賜二品頂帶復臬司任未幾皖城告急

詔命巡撫安徽時舊治已為賊據改省治廬州公至居

民大半逃散方訓練撫輯而賊率萬眾來攻外援不至  
十二月十六夜賊乘大霧縋城且發地雷四更城破公  
力戰受重傷弁某強挽公下城以嚮進公嚼其指乃釋  
手公遂投水西門塘死年四十有四秀水莊芝階舍人  
仲芳紀公事甚詳今節錄之如此譚滌生茂才輓公詩  
有云悲涼許國身奔走亦以疲枝柱閱數旬飲泣人登  
陣雖緩雀鼠掘誰爲膏油遺逍遙七千人犄角空相持  
軍門大星隕山崩走熊羆皆紀實之辭也

大錢

拾遺雜識卷八

錢

咸豐甲寅年以軍興費繁始鑄咸豐重寶當十大錢重  
四錢四分凡百錢用通寶八十重寶二浙江於八月廿  
二日頒行設大美官錢局主其事考重寶錢文始於唐  
乾元嗣後南漢劉龔乾亨閩王延政天德宋仁宗慶歷  
神宗熙甯徽宗崇甯理宗端平嘉熙遼穆宗應歷金章  
宗泰和皆有重寶錢歷代錢制有小錢而亦書重寶者  
唐乾元遼應歷是也大錢而不書重寶者如唐開元天  
佑宋大觀嘉泰嘉定淳祐明大中洪武天啟之類甚多  
然重寶之義似於大錢尤宜至歷代之當十錢如玉莽

之么泉一十祇重七分三銖後周五行大布永通萬國  
唐乾元重寶開元通寶五代李璟永通泉寶王延義永  
隆通寶宋慶歷重寶熙甯重寶崇甯重寶崇甯通寶大  
觀通寶金泰和重寶元大元通寶明大中通寶洪武通  
寶天啟通寶其製輕重不等最重者莫若洪武通寶錢  
當十者重一兩錢制之便民而通行最久者漢有五銖  
錢唐有開元通寶錢皆小錢也其行大錢而不能久者  
錢重則耗費繁而無濟於國錢輕則盜鑄多而有害於  
民今能酌輕重之宜而與時變通自可行之久遠也

拾遺雜識卷八

錢

姚梅伯詞

鎮海姚梅伯孝廉變生秉異資於學無所不窺尤精於  
倚聲著有疎影樓詞自題疎影調云天門海嶠倚綠梅  
擲笛清響如嗚夕隼雲盤秋鶴風嘶高寒或是同調江  
淹宋玉憑千古總一樣愁深歡渺儘半生鏽缺蟬徽託  
與美人香草 儂自狂歌自賞當前任羸得流俗評笑  
兩宋三唐換羽移宮落葉詞仙多少江篷荻雨花簾月  
且暢寫隨時懷抱算拂牋香北茶南但欠紅兒嬌小此  
可想見其寄託矣

笙鶴樓

杭州吳山城隍廟後淳素房至鴻樓俯瞰西湖境絕超曠明胡宗憲禦倭時曾於此籌議海防樓額為董香光所題落成之日胡命酒讌賞海內文士與會者十七人各賦七言詩一章後燬於火志乘失載馬秋藥太常履泰獨悉其事因書額以復舊蹟道光乙未昭文蔣寶齡繪為圖一時詞人賦詩紀之茲錄二首於左樓臺傳勝蹟笙鶴想遺音世事有興廢青山無古今尚餘秋葉叟能話老梅林舊地喜重築迢迢異代心 歸鶴徵 笙鶴遺

冷廬雜識卷八

遙賦遠游太常蝶去更難留神仙縹緲尋常事我欲榜書壽海樓 戴熙

陳參議

錢塘陳午橋參議鴻官御史日稽查戶部銀庫屏絕苞苴終日危坐官人進茶湯皆謝絕之越十年庫吏侵蝕案發刑部獄成供惟陳御史任內無染無弊公論始出嘗建言輪班日講以為康熙乾隆開設官使日稽進經史講義討論益精義理愈出辨別益確施措愈明兼可鑑別其才猷考驗其學識既備咨訪之具印諸簡括

之才識者稱為千古名言

周遇吉

明史周遇吉傳載其守甯武城陷巷戰為賊執大罵不屈縣之高竿叢射殺之自成集眾計曰甯武雖破吾將死傷多自此達京師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甯武吾部下甯有子遺哉不如還秦休息圖後舉刻期將遁而大同總兵姜瓖降表至宣府總兵王承蔭表亦至遂決策長驅抵居庸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復開門延之京師遂不守賊每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

冷廬雜識卷八

總兵吾安得至此是遇吉之守甯武必不輕於一死故為賊所憚如此乃榆次人王珣所作節錄補間謂李自成急攻城語守陴以周遇吉獻否且屠遇吉間之使人絕己城下見自成大罵竟為賊磔殺胡天游石筍山房文轉信以為實且斥正史陋妄而詆遇吉之死為不合於義果爾則遇吉特棄城以界賊賊亦何必刻期謀遁哉

赤水元珠

孫文垣赤水元珠闡發醫理有裨後學惟載製紅鉛之

法爲白圭之玷又推重石鍾乳以本草有久服延年益壽之說遂譏朱丹溪不可過服之言爲非不知本草稱延年之藥如蒲黃石龍芻雲母空青五石脂菖蒲澤瀉冬葵子等味未必皆可久服本草又稱水銀久服神仙不死而服之者鮮不受其害是豈可過泥其辭乎善乎繆氏仲淳之言曰自唐迄今因服石乳而發病者不可勝紀服之而獲效者當今十無二三經曰石藥之性悍真良言也尊生之士無或方士有長年益壽之說而擅服之自取其咎也大抵服食之品宜取中和方免偏勝之害

赤城雜詩

余自四十歲後不甚爲詩固由性懶亦以此道難精徒耗心神無益也在台州時詩興尙劇嘗賦赤城雜詩附錄八首就正大雅祖德清芬守一瓊軒楹遺製尙依然登堂重認梁間字手澤存留六十年秋哇公司錄臨海題字猶存師門自昔受恩偏瞻拜空祠意愴然沈鹿司鐸台郡最久台人士奉祀於祠子舍遺書零落盡不堪回首十年前廿年舊雨溯依依苜蓿休嫌壯志違孔梧鄉司訓臨海朝夕過從藉

破岑 杯酒深談故鄉事便教沈醉亦忘歸 半畝空園

護短牆春來消息問羣芳閉門漫道閒無事排日栽花

課正忙嚴親性嗜花栽植滿庭古壇槐影鬱蒼蒼金碧樓臺接

上方自開名心銷已盡漫勞仙枕夢黃梁八仙巖祀純陽真人香火

絕 踏春山徑路天斜勝侶招邀羽士家西北高樓簾

盡捲夕陽影裏望桃花八仙巖在城西北隅春日遊人皆於此登樓觀桃花雙

嶺峯前路乍分一聲樵唱隔林開秋陰夾徑鶴無語中

有幽人眠白雲 石徑巉巖步履遲碧雲深處去尋詩

夕陰欲合山光暝猶爲泉聲住少時

冷廬雜識卷八

小琅玕山館詩

嚴比玉太守詩因未見全集僅識數句於三卷中今刊此書甫竣適比玉長子伯牙大令銜歸自滇持其遺稿小琅玕山館詩十卷見示云於甲寅歲在黔付梓三十年前酬贈之作皆在集中回憶一堂聚處選韻聯吟會幾何時而萬里招魂中年永訣亦可傷已展誦旣竟補錄十首於此相見坡云幽澗越嶺聽絕巖連雲度深谷開要塗峻坂障前路峯轉迷西東崖暗失晨暮怪石猛虎門細徑修蛇赴接武漸盤旋交臂各驚怖陰壑籠晴

氛曲阿積寒霧下碧懼高趾沿壁阻澗步亭亭戀夕陽  
 欣欣對嘉樹念舊顛面艱懷新賞心遇相見幾時歡川  
 險猶踰願散賑行云校場千人萬人立但問歡呼不開  
 泣一人日給米一升行者日少居日增民兮免散亡民  
 兮脫溝壑陳陳相因太倉粟安得盡以濟楚獨不言撫  
 字言催科羽檄紛紛民奈何當官誰學監門鄭圃獻流  
 民補荒政寄懷定圃云竝世此良友斯文一作家步履  
 皆學問氣味近煙霞閉口種青鑣循陔補白華相思不  
 相見明月幾回斜揚州贈三弟崑圃廷琮云東風催客

冷齋雜識卷八

六

買蹄舟又向揚州作小留鰕菜五湖葦舊夢鶯花三月  
 種新愁但容人海時相見何必家山定其游為語看雲  
 眠亦得詩成還送屋西頭 尋芳湖上屢招邀強與離  
 前慰寂寥微夜笙歌聽北里隔簾花雨話南朝客中鄉  
 淚隨春盡身外閒愁借酒消占得二分好明月阿戎真  
 比阿龍超到家日作云迴棹重尋水一灣綠楊影裏叩  
 柴關兩年足履江湖險萬里身從殿陛還宦味略嘗雲  
 其淡行裝乍卸夢俱閒只愁一紙官書促容易歸山又  
 出山九月同人壘屏山登高云年來我亦悵離家插到

茶蕙感髮華萬里鄉心驚落日一庭秋色在黃花吟情  
 未許權租減帽影無妨帶醉斜知是明年又何處好留  
 鴻爪印天涯雨霽云幾日濃陰也遠村寒波綠漲舊沙  
 痕春風吹過廉纖雨一路落花紅到門杭州別竺雲云  
 風月年年紀勝游無端離思動殘秋路迴日落人何處  
 獨上西湖舊酒樓板橋云曾向秦淮訪六朝明漪瑟瑟  
 柳條條一官萬里行將盡秋雨秋風又板橋

冷廬雜識續編

桐鄉 陸以湑 敬友

冷廬臆言

明以來重次千字文者多矣各競妍巧小道有可觀焉  
丙辰五月課孫誦習因續次成篇韻不協於譜字每更  
其義語或失之俚良由率爾寄興致違繩準亦以見才  
智疏淺遠遜昔人為可慙也諸作皆不避字蓋臨文不  
諱之義茲亦用其例授梓代錄幸 大雅君子正之

道光甲辰後歷五年甲辰九月丁先府君薨時公憂自  
台州歸里閱五年已酉二月 吏

冷廬雜識續編

部選補杭州府 時當夏暑武林服官學舍寥落幸離俗  
教授六月到任 緣謹隨老母宅於斯焉仰止

孔聖德高極天傲垂箴猷日星並懸萬世師表法誠永  
傳殿宇靜邈傍侍諸賢丁祭鉅典引爵布筵慎治禮樂  
兩階位嚴湯浴馨潔施被衣冠俯額伏拜神壹躬端祿  
食空際稱職最難恥貽誚譏何可即安往者少歲弱賤  
寡能受業習勞束脩自行巾箱寓賞故稟必温糠火夕  
照慮淡志真疑義紛積口問耳聽頗亦領會屬思淵沈  
論宗樞正詠慕阮精力薄軻政辨黜儀秦乃陟海岱王辰

鄉薦是冬 驅車移情登嶽浮河超崑陔涇摩碣輶載稽  
計借北行 詩囊盈遵路縣杳因造

帝京近瞻輦轂宮陛連雲公孤卿尹列任非輕仕途取

用青紫同榮矯首九霄功績莫建辭尊居卑姑適我願

丙申釋褐以知縣即用分發湖北丁酉夏呈改教職僚

友謂封疆大吏由縣令起家者多矣當以遠大自期余

以才短 杜門恬退困眠飢飯月陰滿身岫翠對面學解

陽山峰巒延 宋高宗石經今存八十六碑在

互環映窻隔 堵碑審別 大成門外東西兩壁理宗賜函

子監諸生碑亦在東壁又蘇文 楹畫耽翫 聖七十二賢

忠公表忠觀斷碑二皆墨寶也 聖七十二賢

像石碣在 染筆命銘磨墨作讚元理抗晉隸字效漢涼

尊經閣下 冷廬雜識續編

殮傾觴熱寐資扇短牋畏答異書默念經史子集廣助

聞見

石渠珍藏假讀罔厭 仁和陸銜珊光祺典守 招致舊雨

餘姚吳蓉峰麟書烏程鈕和村福蘆近在咫尺同僚而

兼舊識情好最洽其餘二三素心時復過從談藝道古

藉破 嘯歌啓燕都藍特設垢累散遣主陪賓讓杯酒競

勸鹹薑甘筍嘗新給膳形骸并忘釋帶去弁交歡比漆

要約指劍盤桓信宿翦燭達旦每恐辱罪敢務馳逐得

閒猶仙無譽是福起步亭臯絳赤悅目露圓浦綠沙素

聚玉枝葉環羅日為嘉木凌寒松多知 閣格獨 池西格

年手植今 批飄丸妍荷張蓋覆李翳迴廊蘭鬱虛谷菜  
鬱然矣 根冬肥柰果秋熟奉杞收黍灑裳藝鞠手伐園條腸飢

渭竹歸禽房鳴潛魚池育市槽飽雞場薪牧犢西眺城

垣學解距湧金門甚 駕言出游伊誰云從雅人意投逢

近出城即西湖 佳客借游六橋三 談禪入廟坐釣臨流巖阿尋洞溪背

竺間留連忘返 據樓郡縣遼曠足蹟幾周東南有美岡遙水長靈氣所

鍾華綵發煌燿寶映射律音宣章龍鱗振舉鵬鳳颯翔

名通魏闕紙貴洛陽更劭篤寶本基勿荒盟心廉直守

體謙莊量似巨川操等澄霜規矩不虧祇承懼惶庶乎

冷廬雜識續編

三

獲祐推重四方相此烝黎皆存物則君父定分大常攸

立夫也恭淑婦矢貞節昆弟棠茂士友芥合勉茲夙夜

踐履敦敦若男終畝植稼營穡如女紡絲寸抽尺絜維

彼庸愚善訓弗率姿性殊下內亡外的幹求金銀矜恃

聲色富甚趙孟侈過號國統綺充床壁璇竟席驢駒騰

驥羔雁結納戶壁深寘帷帳倏接晝聆優唱晚奏煩瑟

麗妾調笙寵御拱策巧語令容笑嚙動魄賊好惠疏嫡

佐愛切封靡而家轉益賊刻鳥飛獸駭在田利執捕騾

斬羊毛羽烹滅悲感驚號顧之傷惻竭欲瘞殆處泰道

逸橫霸惡肆頭毀禍逼貌弊易丹髮凋催白曦朗豈再  
晦燁其具邱土委化餘威頓寂殷鑒具邇省已宜密選

想皇初實始生民黃農宙遠墳索孰明奄及中古簡牒

詳陳唐虞景運觀象察衡器使百工二八上陞禹稷庭

堅左右秉鈞琴絃解阜鼓吹和平傅野呂磻英父嗣興

勒誅叛盜清制兵刑羣倫欣躍謂藉陶成克忠與孝敬

叔睦兄兒蒙扶持感賴慈仁吉慶弔祀曲盡隱誠糧稅

早貢康豫綏甯洪惟

盛朝

冷廬雜識續編

四

丙曜增暉漢戎悚謝塞羌說來州伯軍將府事堂故纓

組俊妙韓桐王槐草莽微臣匡濟匪才宰邑楚地旣排

且徊息機改圖養親良佳 丙申在都早有改官之志捧

違其才必將隕越親意亦 續次千文以寫厥懷 微需次知牧令洵不易為任

重次千字文彙編跋

蕭子範胡致堂皆有千字文獨周興嗣本最著重次其

字者明山陰徐文長渭仁和卓人月珂並稱於世惜未

得見迨餘姚呂裁之章成叙明一代之事名曰野述辭

極詳贍近世作者益衆若彭文勤公劉金門侍郎鳳詒

楊春圃學博世英作尤為世所傳誦余友新城羅鏡泉  
學博以智搜集諸家歷三十餘年得二十一篇錄成一  
編將以付梓余於丙辰夏五嘗次其字作冷廬臆言今  
讀諸作彌愜宿好復次成篇以為斯編之跋語愧未工  
厠前賢後恐不免貽誚續貂爾

惟周興嗣夙號多聞奉武帝敕次千字文廣列倫物富  
隸索墳頓凋元髮藉達赤心壹夕屬草終古垂名載筆  
續為渭與人月若呂章成寓指益密呂章成野述首云  
大明洪武受命嗣  
天末云臣呂章  
成拜手敬書 邇時巨手皆嘗陟歷上卿持衡庶官率

冷廬雜識續編

五

職黃甲充賓 丹陸傍宅

丙照光天

辰垣拱極皇哉燁曜

重華宣績

化駕夏商言法禹稷俯賴拜賈八音調律唐時王百  
皇帝有真  
聖德頌千文首云奉 天承運 垂墨床星映平上去入  
尊榮安富文武聖神乾隆時彭文勤公 御製全  
韻詩恭跋有云 丹筆露垂墨床星映平上去入  
自初而竟 高宗純皇肅深賞之楊春圃  
太上皇帝紀元周甲授受禮賦恭頌千文首云  
聖人御宇甲子壹周福祚綿延業駕千秋丙辰上  
日嘉慶元年 廟皇御位 帝命沛宣 增歲  
初登大寶祇受薪傳基承夙夜 繼照當天

冷廬雜識 續編

縣息履祐交推嚴眺傳席孝答親暉九如欣慶百福洪

嘉帳俠羔燕飧佐爵杯琴劍成會笙阮優俳劉金門侍  
郎阿雲巖

館師八表千文有云雲巖相公 國之元老 龍  
龍首歲登朝最早再歷丙辰嘉慶建號綺甲周八年高

德劬末云竭微恭敬詠雅音長永增百祿願奉 縣邑遼  
千觴楊春圃有嚴慈八十雙壽徵詩啓千文

漠地承星宿市場據巖溪水環岫沙岡薪飄田路黍覆

阜懸批柰莽有鳥獸祀釋廊深甲邨土舊丸墨勒圖豈

譏寡陋楊春圃武義縣志跋千文首云縣稱武義蓋自  
李唐近連金郡南達永常末云嘉慶甲子簡牒

筆邑人世英 徊顧根本宗訓貽昆瞻祭廟貌感想儀刑

節守矢直量等涇澄慎辨嫡妾謙睦弟兄位連桓信寵

冷廬雜識續編

六

糜冠纓四知謹始松鬱桐榮楊春圃楊氏譜跋千文末  
云綵牋詳也巾箱寶諸甲

辰閏月拜 道寂端居首務勸學潛磨巾箱朗張盤燭帷

手敬書 下寐忘竹素理熟每闕始疑動虞禍辱遵五禮規輕萬

鍾祿已非盡改躬行最淑處約飢疲給糴止足賤彼曲

阿憚惶身束王研雲寶仁廟學篇千文首云君臣既位  
覆載永平物號曰萬人得其靈致中作極

執壹惟誠末云顧筆懸箴對 少女必箴靜貞曠遠姑意

紙勒策道光四年閏月五日 莫抗母猷實善隱並孟高容超號淡形骸委垢器宇恥

滿筵平坐莊床晦登晚裳領濟楚分別投剪取火傾湯

內助烹膳尺寸罔虧毀誚孰敢魏古愚標有  
女訓千文 似茲佳藝

六六一





ZW

21181800819252

Z121.5

156(1140)

斯新設色妍逼綺統寶過璣璧池荷露浴階鞠霜潔濕  
方驚賞碣碑競刻彭文勤公作往  
年曾見石刻用稽往牒厥體攸殊

果能立誠甯慮其疏空虛施鑿圓妙藏珠氣凌岱嶽流

沛川渠毛羽矯轉轡軻驥驅抽紙摩象不亦說乎伏念

孔子德劭業建俶脩羣經煌映霄漢戶聆瑟歌庭誠墻

面同堂敬侍實茂條散性得所近鈞克表見漆園肆論

公羊定傳正則傷悲龍門史讚策資治安奏侈封禪都

京典引靡弗愛玩魏晉受命奄起俊英操矜樂府植感

洛神步兵詠懷令伯陳情陶耽尊酒嵇解養生飛觴歡

冷廬雜識續編

也

唱金谷蘭亭真機既遞弊染更移目駭璇組耳煩絃絲

絳紫累葉青翠橫枝黜浮制紛恃韓退之詩盛李唐姿

巧接跡老杜精微白也仙逸畫仰王維囊秉長吉雞林

譽騰驢背思結秦師何堅趙樓誰即東野孤寒西崑工

切自是以來閨運相尋幹迴鼻弱永叔主盟辭歸湖美

志造沈冥斯道再振語要常存雲蒸曦旦通書二銘餘

馨布扇乃及於明

聖朝啓基威靈蓋世

梧宮恭默

槐殿臨御功并兩大海由仁被左臯右伊陞庸特貴滅

霸施政伐惡踐義洞寥盜捕城清賊去宰尹讓廉黎兒

綏又塞外雁臣軍營魚麗異木戎納珍稼羌致嘯聚落

魄州郡食惠夫杞服農婦紡獲利猶惻困顛舍糧薄稅

棠陰積眠菜畝禽餓秋暑穉盈冬涼薑具筭鹹芥肥丁

男悅豫士當此日願適而康河懸在口楹讀飽腸勞且

對壁游厭招房釣謝礮石飯稱籃糠駒恐催景鳳聽鳴

陽談故鱗比緇綵賜翔仕途簡任弁銀帶玉驟躍輦馳

攝衣陪轂匪日熱中匡扶忠篤甘雨隨車罪叛誅逐民

冷廬雜識續編

謂慈父國舉良牧鼓吹雅南和聲易俗笑我荒愚泰恬

晝辰祇執短檠發蒙溫習因閒效擗才力幾竭甚慕諸

家的射矩絜煩懼香亡將收入集幸賴羅君從事獨賢

早夜敦勉問察積年好友遙離欲合無緣遣使假求初

勿畏難出牋寫竟可云鉅觀後有作者宜詳審焉